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〇六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二〇六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白茅堂集四十六卷（二）

〔清〕顧景星撰

福建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白茅堂集四十六卷》提要

白茅堂集卷之十七

甲寅 康熙十三年

乙卯 康熙十四年

痛飲
燕
五月川水大至
七夕前夜對月
七夕雷雨
秋庭
淒飈
九月十五日病中得劉千里訃
雪中雙鶴
冬月晦總戎蕭公暨仇恭人訃至予正除正君服
重以斯痛
荆岳二首
金沙湖觀魚大雪
夜雪
鴻雁
雪晴
丙辰康熙十五年
元夕前一日雪
初四夜述夢
瓊花白頭翁畫二首
過廣教寺贈天章大師
春日對酒述懷二十八韻

春色二首
枯江行
雷雨
聞王師收地和李東皋四首
寄答高台州帶。二首
懷施愚山解任家居二首
洞庭龍女歌
寄徐東來有引
贈丁太守四十韻
竹下偶步李賓之題丁御史墨竹韻走筆成
浴蓮菴龔端毅公令蘄水時建
贈等觀有[illegible]
戲贈胡翁廸公
釣車
獨不見
咏通靈臺
月下見綵蝶
蘄近郭四景舊無咏及各題絕句
鏡湖口二首
桃花村
桂花亭
烈女墩

過雪上座東輪閣見其同社與兄可吉皆有詩爲狀
六律次第得之
擬張人文敘附一詩
秋夜書懐
禹廟
燈下閱歷
王寳臣舉明經來書云且結諸生局耳
紀錫
支鍊師
戰場
村外曉行

再宿東輪閣 四首
秋山 二首
聞徐子星來藩于楚兼懐令弟子宗太年公子燕
斯賦玉樓未語有傷懐抱
子星將至
驚雷
豫章 四首
冬至日十一月十七日見綠萼梅飲中步楊用修九言
冬筝 自註一百韻
氷雪
夜雨梅放

除夕雨木氷兼憶兄思菴大名署中 八首

白茅堂集卷之十七終

白茅堂集卷之十七

甲寅 康熙十三年

正月五日雷雹雨冰明日雪深二尺

艸野惟愁歲乾坤未龍兵入春翻雪虐萬里動軍聲袖襍憐兒女詩書漫使令艱危身他歷夙昔理潛評厲乞湖中見髯夫鱷波鳥外橫前春落天狗過午耀長庚飛檄求饑頊虛弦莫善驚妝攘羣盜賊稱亂果何名昌云洞庭氣見前歲有城郭樓堞旌旗甲騎出沒往來蓋兵祥也又杜少陵呈湖南親友詩云木綿豈自屢豈洞庭有屢氣聯

雨中讀騷

秦火不焚騷雄魂正可招斯文宵磨滅奇筆本孤標側想來冠劍橫行按斗杓山猶孫聖曆木作伍胥潮異代增憑弔千秋死鬱陶灰心宗社殞吞恨虎狼驕痛飲誰名士行歌果寂寥孤舟今夜讀風雨下蕭蕭

羽書

羽書都失實賊態本分明閫外無嚴令軍中只數驚牛羊收遠堡桃李放空城木柵兼山砦春深總廢耕

苦雨聞大兵過

入春七十日無十日晴明戶下雷霆宿堦前蛙黽生居人空井里巢燕語柴荊多病兼愁歲其如提甲兵

窮寇嚴山路雲中出鼓聲馬驚嚴放瀑軍過道成溪兒女跳頭伏旌旗水上迷渡河曾撤柜莫惜錦障泥英山縣古

襍田鳩山皆也江南滿漢合逐此來接山木道下逕處

門徑非全僻春來草木長雞隨霧起斷續若香安穩留書卷弃亾看道傍中宵憂害地萬馬備荊襄

不留城市跡嘗愧鹿門人料事難隨俗沈吟動損神空村花自豔春日柳仍新朝野歡娛日蒼黃起戰塵

恆雨水至

雪雨連正月波濤潑遠空江山帶甲滿日夜羽書同遠岸憐麋鹿除寒少鞠窮常年當此際只愛北窗風

夏夜載酒約李嵩岑並舟

玉宇無塵夜銀河欲下來乾坤方血戰漁牧盡驚猜郡小仍多壘官閒卽見才州守李公頗整暇扁舟呼酒伴齊向芰荷開

拜新月篇 九月

拜新月新月可憐新彎環眉共鬬斂約態同顰來伴閨中薄命妾也應獨照關山人威夷斜傷銀河落淺夜空林動烏鵲流螢點點曝衣樓薪火沉沈校書閣櫂歌何處采蓮歸織錦誰家蕩子妻金波餌影魚龍避玉甲頤痕激濫啼鐵衣出戍關河遠刀斗敲殘五更轉角唱長簫撩似雲洞庭不夜波如坂山川詰屈道難窮上游城郭幾回空委地羅裙羞結珮連天飛帳盡懸弓此時月沒傷將笑復嗔雲生焚炬撤戰能腥風起艸頭多年魅火來相照蒼生不救道何為聯翩如環歲斂馳惟有南

山薛蘿下時時西堂游游衣

得胡蒼恒書並緝園詩(蒼恒別墅在河上名緝園)

金閶分袂三十載欲寄短書無雁魚夢見洮岷初服返可知橫水緝園居晚年樂事冇尚卷千古高名惟二疏方李周劉程鄭賈(方爾鉉鼎爾振亨李元齋起濬周大周士璣又叔士現子原鳴皋劉黃石元璜倬際甫世會鄭梁父應明賈靜子開宗皆中州故人久不得音問)斷腸存歿更何如書來大雪前四日怪底山桃開數枝頹然忽起見微喜老矣不題游俠詩狂態且宜猿狖友幽情只許鷺鷗知經年鼙鼓震天地不到先生洗墨池

寄余澹心並懷杜于皇紀伯紫

金蘇詩老金陵客卜築雞鳴古寺東幾處梅花烏榼酒一床緗帙白頭翁往來可有茶村在(適有謠傳)風味逍遙憶寥同閒道城南屯萬馬故人愁絕亂雲中

與內子泛月

乘月泛南浦星河在水中仙槎如有意送上廣寒宮艸舍無烟火蓮房老水濱江鷗三五點錯認白衣人(時居民盡逃)

江陵石刻歌(有序)

齊梁之世荊州重鎮皆王子爲之牧荊州有長林縣樂府有常林歡常即長也古詞不傳有云得之江陵石刻者

鳳旂龍馬出荊州鐃歌鞞舞雜淸謳借問常林在何處

襄江岸北峴西頭迎得山公齊拍手由來羊叔但輕裘羌羹乳酒歡未足紅裙翠黛爲誰愁

秋夜獨泛訪鹿野

白月山魈鏡青荷繖女衣夜深腰短劍打槳過魚磯四郊烟火斷一艇芰荷通欲聽蓮花漏山中訪遠公

乙卯(康熙十四年)

畫柳自題聊以遣哀

夜來雷雨撼長橋春在垂楊萬萬條畫中枯柳生春意吹向東風也動搖

行園

春花春鳥舊年華不見斯人秖歎嗟聊爲春光時出戶若非兒女便辭家新墳寒食山山雨(巳葬安正君)落日孤城處處笳華髮上頭精力減亂離何計作生涯

安正君釵篦婢子旦夕陳之

牀前小婢淚盈盈牙篦珠釵旦夕陳不分嫦娥偏耐老蛾眉一月一回新

春日

柳糝花飛百艸蕃晴明天氣蜜蜂喧須知地下無情客也逐春風解返魂

鏵粲鋪賓茵鴨池綠毛紅掌動漣漪梨雲杏雪都如舊翠袖紅欄不見伊(雲林異景志浮光多美鴨太原少尹樊千里買百隻置後池載浮萍數車入池爲鴨茵予小池名茵貽)

兒女聲聲孺慕悲東風寒食燕來時最愁細雨黃昏後
獨向西窗理舊詩

乍晴

雨聲初止杏花開才捲緗簾燕子來自笑閉門過一月
堦前碧滑滿蒼苔
一月雨聲不出門開簾忽見杏花繁多情欲對東風語
折向樽前總斷魂

春愁

薔薇芍藥宜輕日筆笋槐芀喜夜雷晴雨兩般分造化
窮愁老我若栽培青天淚逐鶯聲落綠盞恩從水面開
欲賦結腸腸已結 見李獻吉詩 不堪詩酒強安排

西牕

人道狂夫老尚狂不知狂老最悲涼飛書屢責監河粟
得酒還勝辟穀方花落杜鵑啼翠譪雨餘土鴨亂芳塘
閒談往事深杯送坐穩西牕八尺牀

痛飲

五十年來事分明秖自知莫酬春艸慟添得落花悲奔
走惟餘骨饑寒不到詩若論消息理痛飲信吾師

燕

燕燕殊靈鳥年年社日歸聞雷隨蟄出帶雨近龍飛杏
紫紅猶亂梨花白正稀可憐王謝儌傳不到烏衣

五月川水大至

荆門四百五十灘水急倚帆欲上灘牛酒馬頭成故事
綺羅帳底盡新歡蛇龍峽口三春漲風雨銅庭六月寒 山海經洞庭作銅庭 野寥不關軍國慮柴門乘漲賭漁竿

七夕前夜對月

參旗西壓斗杓斜銀箭催更漏轉賒忽向山阿覓游荔
不來明月采荷花盤風環珮聽青瑣盡夜香纓姿絳紗
試問河邊機上妾清宵肯降五雲車

七夕

今年風雨作七夕拜月題詩憶去秋雷聲隱軫阿香馭
雲色蕭條天女愁幾處雄關屯虎騎可知清夜賞龍樓
洗兵欲挽銀潢水不返江河東北流

秋庭

一夜西風惡秋庭轉寂寥粗疏幾點雨穿過破芭蕉

婁颸

婁颸中寒肌宛轉痠徹骨 古蔴切 時適苦不停日月劇電
速京風感安仁秋氣悲宋玉四野況蕭條暴師久川陸
壑從臺駘弔矢向升陘復庞倪轉係累雞狗盡殺戮修
眉皆兕婁馘耳盡弱肉念此五內摧私哀不須哭兵戈
幸未罹農稼喜且熟努力滔艸間呼兒共饘粥

九月十五日病中得劉千里訃

君證無生忍吾偏愛別離方修廬杖禮又動蒙門悲病
卧驚仍起人傳信復疑幢幢燈下影鄰雁一行啼

雪中雙鶴

飲啄如高士孤清伴老翁雙寨殘雪下似步月明中皎潔原同色毰毸欲御風翛然江海志未肯受樊籠

冬月晦總戎肅公暨仇恭人訃至予正除安正君服重以斯痛（公與恭人皆甲寅冬卒）

二千里外如天上三十年來似夢中阻絕兵戈鴻信少參差瓊管鳳臺空靈衣玉佩魂難返故劍遺弓見尚雄聞鼙耍離墳吽土五更腸斷白楊風

荊岳（時調蒙古吐番兵屯荊岳○二首）

貔虎送尤多巴籛竟若何域中驚鶴淚海外動鯨波浚塹非長策氷湖且未過比聞蒙古衆雨雪爛豪靴

疎雨打房門瀟瀟似水霰幽人耿不眠孤燈晌寒檄徵兵吐番部中夜荊南戰撤撅厺不歸蕭條眼中見

金沙湖觀漁大雪

水暗雲濛濛南風轉從北前山乍不見寒雨變爲雪飛皃細若塵驚雁起無列陽魚遂湥沈灘漿看漸涸千罾低著地渴烏盡高揭有若蟹爪筆寫取枯蘆荻江湖善變幻耳目眞若滌孤舟宜遠觀風燈夜岑寂

夜雪

獨酌不成醉朔風搖樹柯地寒山雪大林寂夜聲多燈蕊來爽結爐烟緒縷過懷人坐永漏尤恐夢蹉跎

鴻雁

鴻雁喜江湖南飛宿且呼一行銜雨雪萬里少音書

雪晴

日出照東洛四隴爭皎然梅花有春意艸色入新年左軍追薛急（時陝亂已降）邊徼受降偏獨把一杯酒沈吟殘雪前

丙辰（康熙十五年）

元夕前一日雪

江北雁應重春深柳未芽（年前臘月念一日立春）濃陰自元旦疎雨灑山家闤闠無燈火（居民未全返）闕城競鼓笳亂雲雞日馭急雪攪風車入室流芳歇長宵凄戾加（漢武賦秋氣憯以凄戾）燒殘金蔔茴愁對玉薮花麋野頻傳箭（岳州麋國地）孤臺已弔鬢老懷憂戰闘滿顧祝桑麻艸長收書帶錢空覓畫叉時平足饔粥醉醒是生涯

初四夜述夢

獨鶴警寒更栖鴉識天曙瀼瀼曉霧生啞啞出林去覺來理殘夢年往慕猶孺地下平生人哀哀淚如注

瓊花白頭翁画（瑒瑟花俗謂繡毬一名聚八仙一名玉蕊楊州蕃釐觀以代瓊花第一二首通韻）

滿院瓊花雪作毬爲春描画爲春愁瓊花開後春過半山鳥愁春也白頭

楊州玉蕊看蕃釐客散花間野鳥啼莫是夜來甘露重黏將花瓣盖頭飛

過廣教寺訪天章大師

空山春雨足亂放杜鵑花瀑響猨羣喜天青鸛陣斜客來尋舊竹僧仌焙新茶作者今何在風流憶永嘉

春夜對酒感舊廿八韻

五十年稱艾于今又五年天時與人事恍惚兩推遷羅亂違鄉井還家改市廛所遭無故物相見失周旋賤質雖蒲柳貞材慕梓楩江河苦奔注歲月恭流連蟜蟻兒童領雞皮姹女咽可悲還可恨堪笑復堪憐死者何先後生焉總棄捐海宮哭龍女天上莛神仙夸父蛇應膕張翁雀故儇休談龍漢日且說赦禎天奄尹奸方紾邊隅禍又延捺丸𢌿關陝燃箭陷幽燕社稷今朝敵凶渠

隴右偏戳膂膐作口斷首股爲肩一統收南渡長驅搗灞川澳零新士服（新士見周禮注）行坐養生篇臟腑經三十心腸緯萬千綵衣風雨變環珮漢臯烟苦對㳿山夕堅存舊日氈酒傾常五斗韋絕已三編烏兔蕭條送蟲魚黯淡箋赴凶多袒免（朋友之服）挂劍竟荒阡歷歷情如此蒼蒼理又玄三番瀛浪淺幾寸月輪朒𩮨歲真胥葛嬰嬀覶老籛善哉姝復善痛飲說燹堅

春色

春色自年年春光欲醉眠新詩成枕上舊恨滿花前江水枯千尺（今春水枯異常）沙灘走槖駝春風傳艸木天意向干戈

枯江行（正月江水忽涸龍礙下有峯巖高二三丈）

蘄江怪石古有名龍眼浮玉雙嶙峋（兩磯名）齊磯積布更奇絕（兩磯名）橫江壁立風濤嗔三春雪消尤汗漫惡浪掀雲瀑星漢大船晃雁看欲無兩岸馬牛行不辨今春水落千尺強曳霞橙練沙洲長千巖萬壑水中出棧楂牙錯森刀鎗父老扶觀駭嘆息百歲生來不曾識相傳正德三四年楊子江乾海門塞是時流賊起霸州中原無地無戈矛龍船忽報南巡狩八駿真從西母游昨聞山頭介蟲鱉鼉死龜僵動千百蝦蟇十萬入濠城家鴨鵞飛娟阡陌（龜鼈異見蘄山中蝦蟇家鴨見孝感縣皆乙亥年）吾儕小人何所憂年豐兵偃更無求五風十雨調元氣海不揚波江靜流

雷雨

艸生趁子魚兒上社後尋巢舊燕來攀折柳條兜涕淚摧殘花事半風雷出車幕府招兵急徵匠陰平斬木回（時議用車戰徵兵匠）苦雨春江還滑沸柴門霑溼不須開

聞王師收地和季東臯韻

將帥依茅蕝　君王聽鼓鼙有無通爽道消息問蠻溪歌哭風聲雜江山雨望迷更誰非赤子肝腦踐塗泥

雨止愁難止無眠直到明楝花開旋（太公聲）落芯艸拔還生（芯莎同此艸拔心不死）兒哺傾巢鳥僮編護笱荆稍嫌雙耳寂且喜客談兵

逕開人罕到林靜日初長荇葉山邊綠松花水面香披

圖麋子國占象軫星旁（天文志軫第一星名長沙子）　消息眞猶未偏
師在沔襄
陰厓闕木客積雨長楓人慘黷愁天地征誅議鬼神鐵
橋縣自昝銅鼓鑄猶新凹嶮騎羣盜獵塲起舊塵

寄答高台州（培）

故人忝作天台守如我重向天台游天台窈窕在寥寐
故人交誼尤綢繆雲丞水立鯨鯢集徑仄城尖旌旆愁
采藥不驚仙客伴胡麻依舊洞門流
君侯昔自臨江至曾代愚山寄俸錢酒徒轢滿覔累月
窮官囊空幾半年秖愁海縣無供億偏念山居闕豆籩
晚節漸于詩律放開緘應笑落梅邊

懷施愚山解任家居

我在臨江日日病君來處處索題詩愚樓醉寫就亭句
甘林飽擷雲根芝（雲根亭愚山所建）　當時爲樂欲無敵別後追
歡徙爾爲高枕玆從兵革後楚山吳水足相思
白鷺講堂今在無宛陵高臥復誰俱隱居黃海或白嶽
烽火鈐岡又鑑湖（吉安有鑑湖）　千里愁心纒鳥道十年旁訊
斷洪都（自江右得書普云洪借音對）　出門滿路嘷豺虎落日空山愁
老夫

洞庭龍女歌（用馬貫五松龍女韻）

涇川小姊洞庭女暮牧㹀龍夜行雨騂駕迎歸魚賸愁
海天春風浩無主犀釵劃水魮珠滑（魮音皮見山海經）　紫衣帝
錫瑕璬八星機維霧虛妃君龍縞淩波女態襪銀漢迴
光月漉漉桂華倒映麗鱗屋洗妝洛日瀛浪紅起擲谷
青兩蛾綠餌郎靈藥十千年榆傍植柳姓在天七條絙
水彈哀絃九州平地移寒烟

寄徐東來

窮巷馬頭別愁思今未開官猶藍縷選人是滑稽才疑
義著常把憂時句嬾裁江邊倩黃鶴爲我問東來

贈于太守四十韻（成龍字北溟山西永寧人順治辛丑授廣西羅成令丁未陞四川合州知州再陞黃郡丞駐岐亭署通城縣庚戌入覲辛亥大旱賑飢攝糧捕事民甚德之甲寅盜起麻城以撫勦功陞黃郡守發奸擿伏有神明之目岐亭春秋柏舉地即水經赤亭俗謂赤爲岐音近也）

戡亂思元老時艱產異人門閭公自大廓廟策應新書
爲蒼生讀才眞席上珍起家官象郡戮力定猺民開闢
邊陲重迍邅物望伸量遷還濮爽易地屢經綸擢昇宜
鄂省何人秉國鈞光輝占翼軫慘澹別峨岷分署岐亭
小雄關柏舉蹲壺觴新父老香火舊涪津畧綴勞兼綰
黃堂甄比鄰種花過下雋（通城漢下雋）　減稅到蘄春入覲置
宣室除堦詿紫宸獻圖開鄭俠開槀定王恂倉卒炎方
變矜逃險路塵萑苻何反覆山砦本嶙峋淡入騰單騎
冲撐借兩甄汾陽鐵面具諸葛白綸巾苦志扶顛沛奇
謀動鬼神聲兇勢血服開府受降頻慷慨孤忠淚艱難
百戰身論兵從白髮拜命且朱輪上殿蕭南郡齊名第

五倫詔乘天廐馬賜出上方緡泫綱仍操斧持水更飲
醇蕩平惟鎮靜凋瘵總寬仁地熱餘蒸溼川多太淼泯
大筆時閒道苦雨動彌旬旌旐搖青雀雷霆舞黑蜦水
田愁擻拔芻藁勞酸辛邑少千金室秋遭萬井湮請蠲
情敢後補漏計胡陳褋被蘇瓌儉狐裘晏子貧偏分仁
祖米自有孔融賓入㑹臨皋鶴登槃赤壁鱗江山仍錦
繡詞藻見幽璘愛汝波瀾闊相看肺腑眞風霜留竹節
雨露倚松筠節鉞嚴疆地丹青老大臣居平恒許與策
力肯逡巡

竹下偶步李賓之題丁御史墨竹韻走筆成

窺園（吾園名）墨竹來瑞昌（墨斑種出瑞昌）聚雷（吾亭名）一亭當中央

西邊落日影不薄聯緣南磵連東岡吾廬卜築已十世
豈數洋谷名篔簹傷鄰不插麻藍界近道仍益茅茨牆
蚤春雛篬（音雛忽筍請　或作籠篬）動千個兒把釆（音乖兩　刃乖）函翁籃
區微蓬鈴鈴摻地脈一夜苞簃過人強枝枝健拔高出
毋不省太歲如今長幅巾六月掃石坐冷颼彷彿天雨
霜屑冰赤腳何足羨少陵大叫胡其狂綠烟滿眼露湆
瀝赤日不怕宜壺觴淵府江斐動靈瑟星宮眞人溼羽
裳頗疑折丹處西極搖落帝臺甘醴凉（折丹處西極以出入風帝臺之漿並見山海經）橫厓猛雨碎珠雹劉泉走鍧鳴宮商或時風贙（音犬魏都賦蕭蔌風贙註贙然分別也）避驫駴（音彪越馬驫駴驚炎也）有若勍陣衝荒
疆天寒夜黑山鬼泣缺月正出當星張奔妻視藥枯桂

旁老翁上拂瓊琚鏘剛風倒揭豹尾立蛇頸婀娜千劔
皇前山烏鵲欬驚踣似欲銀漢橋杠梁爭飛野鴨響江
澨仄翅旅雁疑瀟湘磥砢節種號扶老實中笆類名盤
腸（竹譜見）百年生理肯握齪一竿截太歸滄浪畫工苦思
獲一二片爭直欲兼金償彭城墨本且珍惜況有萬個
青琳琅前者王孟端繼以夏太常二公遺蹟予皆藏五
丁操火寶繪堂安能緹襲百鍊剛即今屏蹟少六逸對
君青眼倩飛歘此君世外果奇絕入門負看誰王郎竊
憐貢粲恐俗物吾廬未可施凝床

浴蓮菴龔端毅公令蘄水縣時建

放衙歸太紫絲鞭明月清波看浴蓮一代風流今不見

鐘聲叩出白雲邊
浮沈宦海綏抽簪文采風流過嶺南處處內人隨拜佛
不曾重到浴蓮菴

贈等觀有跋

等公今之支道林慧業禪概予所欽三生石上尋叕㑹
五粒松間長道心花艸滿園鐘磬靜圖書萬卷薜蘿深
須髯略表男兒氣對酒當歌梁父吟

等公爲恒度大師弟子合肥龔公友善昔公宰
蘄水予一至菴歷三十七年再至丙辰三月六
日書於浴蓮菴之秋影樓

戲贈胡翁廸公（胡善塤）

兒能捕魚女盪槳年年來往東湖上老翁不冠雪滿頭
醉醒船頭酒盈尊生平愛山愛成癖一卷靈文懸肘腋
七政璇璣炙輠談兩界山河隨手画老蛟哀冤作人語
寶珠煌煌跽龍女白鶴仙歸我再來青囊經在誰當許
弘農太守公著書華陽山人徒爾愚一心愛山復愛水
兩手捉龍還打魚湖心夜半生光怪一翁突出當前拜
橫吹鐵笛曲未終跳入龍宮鼓澎湃勸君休更學劉累
技就千金人少知春來莫放屠龍手恐是蛟虎變化時

釣車

蘆荻參差日影斜釣筒搖動好收車沙邊先被魚鷹識
飛向前頭打浪花

獨不見

白日地中生朝朝照畫楹堂前新社燕花裏去年鶯鏡
射盤龍影琴含彩鳳聲傷情獨不見起遶藥欄行

咏通靈臺

終軍賈誼東方朔三少當年在漢朝夭折下僚兼放逐
千秋孤憤倩誰消玉溝本自流春色金屋何曾老阿嬌
造物有情憐不得通靈風艸總蕭蕭

月下見綵蝶

莫將周昉画圖猜不是韓憑遶夜臺橫海軍中明月夜
綵衣飛去復飛來

蘄近郭四景舊無咏及各題絶句

鏡湖口 兩湖有漁嶼近日俗子築堤橋

短蘆高柳酒旗飄蟹舍漁庄水到門撤却石橋船子渡
望中烟樹即桃源
射鴨灘頭打槳頻鮮鱗出水白如銀儘湖一曲無多勝
只少風流賀季真

桃花村 蓮市湖舊有石刻桃花村裏人家

桃花村裏有人家壓酒當壚更賣茶兵後絶無遊舫到
更誰開地種桃花

桂花亭 治東一里佳泉奇石老桂叢陰

六月寒泉好浸瓜但除冰雪有芹芽一從桂樹為薪後
泉際芹芽浴水蛇

烈女墩 元末寇亂有張總管二女義不受辱投湖中後人指二石墩曰烈女墩亦曰彈子山

姊妹相牽紅蓼洼不爭閨閣賦懷沙 不爭時諺猶日不料 即令秋
水強千尺肯沒波心兩髻丫

過雪上座東輪閣見其同社與兒曹皆有詩倚牀
六律次第得之

十里殘荷帶夕曛遙瞻傑閣勢凌雲波明黃葉千株濛
櫂過青山兩岸分烟靄忽聞清磬落袈裟時有妙香熏
貪觀年少新詞藻借坐禪牀且論文
高級我登雲亦登青巒疊疊雲層層龍宮許讀劫前偈
魚版敲回定後僧四野秋蟲連竹響隔湖明月對人升
花村新有文公塔 吾友石公塔在隔湖桃花村 此地長懸不盡燈

把酒禪牀醉作詩瓦盆罍盎兩淋漓曾推白足登高座
日喜青山有画師甘雨張魯二生淩角堆枰連蔓摘石榴垂實
亞簷低入擔風月維摩病滿院奇香愛木犀

少年歲月苦蹉跎行樂如今奈老何到處青山懷故舊
幾莖白髮傲嫦娥望中烏鵲安棲少醉裏乾坤血戰多
竹院談空良不惡教兒得酒便來過

湖光入望晶然平割稻田家月正明隔浦似聞黃犢與
度橋時見白衣行即看耕鑿承平象遠念征誅涕淚橫
不是攢眉陶令癖酒醒無那倚樓情

明月高懸近上方水邊蓮葉報更長惠遠于水上作十二蓮葉漏徑
通五柳幽人宅地是千華選佛場水長到門無路行夜

深歸路有漁航高歌金石詩成後似與殘鐘般短床

擬張長人文敘附一詩

屈指交游盡憐君意氣眞同時黃犢健俱作白頭人著
述窮偏富詞章老愈新千秋吾黨事珍重百年身

秋夜書懷

梧葉作乾聲芭蕉弄長影裵褱明月下仰視天宇靜佗
方正脩闕此境竊多傍毋乃刀砧餘皇天所加惘惘鴻
飛復集幕燕巢尤穩守土得仁人斯民愛鄉井去年介
蟲蠶乙卯夏蘄州龜蟲登山死者數百頗抱憂思耿果遭陽侯厄海示
天心警冬江枯見根春浪愁滅頂所慮供億煩滋爲國
中宵診以寬大消亂終宮強靖至治如堯湯水旱首必
省

禹廟

江邊禹廟倚崇墉挈杖來登眺遠峰中夏山河三代舊
陶唐黼黻歷朝從晴光暗壁長搖水雷火枯松倒似龍
天外九疑何處是孰圭南望想溫恭自注溫恭用虞典昌云結語甘人未
道

燈下聞雁

樓頭秋月明新雁又南征恐下愁人淚燈前只一聲

王寶臣舉明經來書云且結諸生局耳

傲立文壇四十年青山老去半青氊巷同馬糞香人口
詩似龍標落筆傳痛飲毋呼烏椹酒傾心願執紫絲鞭

若云且結諸生局更有新書奏幾篇

紀鶴

後園有鶴子鼓翅打雛鶴小兒見不平一彈中左脚因
而善養之日飼以鮮臑如此兩月餘霜翎漸成鍔鉤喙
解其縛乘風倏飛去兒童拍手叫彼鶴亦錯愕韓愈救
溝鶻支遁放馴鶴良驚雖不同一往迷今昨此鶴予亦
悲舉觴殊不樂七日鶴復來咿咿鳴屋角止我烏皮几
飲我龍瘦鉢異類戀恩私敢言人性惡若以此觀之物
情良不薄一曲劉琨笳凭兒淚雙落

支錬師

亦在人間住翛然養道眞潭中畜雷雨衣上繡星辰鶴

骨朝天簡龍文拜斗巾須知步虛裏雲路少風塵

戰場

剡箭沙洵白骨橫火燒瓦礫水衝城孤魂欲向悲風訴化作秋來蟋蟀鳴

村外曉行

曉霧林梢彩寒天日道斜叫晴山喜鵲映路水紅花椽槐黃茅覆魚窠白葦遮隔河烟藹處漁牧幾人家

再宿棗輪閣四首

我宿棗輪閣如登書畫船跳魚鬪跋刺涌月動淪漣野鶴巢窗下孤雲到坐邊待看湖日出樓檻鏡中懸

天冷晝應短山幽日自長詩成猶咒筆經罷伺焚香奉母分佛供留賓下廣牀夜深鐘磬定明月照龍堂

卷裏沙蓮華經聲集晚鴉瓦爐燒艾蒳粉壁挂袈沙就日懸乾果洵泉煮苦茶捹關無俗客自供佛菩薩（薩梵唱如沙）

選勝竹林西長鍬手自提課徒巡眾地閱藏上樓梯流水羣魚浴空山百鳥啼多君能好客栗里酒堪攜

秋山

秋山坐欲夕樹影亂湖尊黃葉打肩落回頭疑有人

寒露更聞雷黃花熱未開久貧無客到問病只僧來

閒徐子星來𣸣于楚兼懷令弟子宗今年公子燕斯賦玉樓未語有傷懷抱

馬首南來消息真還疑樓艤出淮沚寒燈短榻聽新雨竹徑茅堂望故人擬折梅花迎使節定齋敘鄂上輕輪離憂最是思公子石磴山枉慟幾巡（燕斯當就予泉石飲）

子星將至

兒童跳舞寒子狂江頭日日望帆檣願將一陣南風起吹上東京父老齎（自河南按察移任）

發雷

丹元令怒搖火鈴龍烟顱頂懷不廷夜焚絳宮百怪呈瀧洶海水日背行六鰲抃舞山岳崩此聲非聲鬪非鬪嶠倨扇欻笞電霆雀鷹飛逃屍狗奔（普云嶠倨三尸名雀鷹屍狗七魄名）見道精魂一寸寒秋螢殲彈擒捕亟未停一噫斗起搏書

雙睛颯然毛骨悚春霖闇陽揭地金烏升叩齒回向東華君鳴呼人間變幻俱非真吾今喪我夜耳聽（列子湯問篇師曠方夜耳俯首而聽之韓注古音夜被古通用言低耳近被也）

豫章四首

殺戮豫章大孤城兩被圍（戊巳之變重有斯難）鼓妖鐵樹火劍左聲龍飛（鐵樹宮水碗鳴又天火焚其宮觀）新鬼陰天哭生人白晝稀夜深看斗分青氣正霏微

天狗吠七國妖氛連五車終然歸掃蕩其奈且丘墟復嶺燒荒入流氓歐脫居荆揚原接壤閩粵更何如（閩粵盜叛）

不殺方稱武和衷始用師江湖兒寇汛（兒多日寇兒寇多日兒寇乙酉丙辰太湖羣聚白巾為號人因稱之今漁叛皆白衣旗）關隘羽書遲盡剿寧非策

來降亦有辭　聖朝恩總大反側更休疑
禁軍屯萬帳起烏向荊州西部盜命荊州向起烏諸名將面鎮遂堅風
雲色安知將帥謀揚旗岳陽岸繫艦鼎湖秋民事齋係
極其如轉倘愁

冬至日十一月十七日見綠萼梅飲中步揚用修九言韻

大雪十五日後微陽回綠萼欲向牆角參差開未擬疲
驢走上灞橋公似見隻鶴飛自孤山來題分東閣官梅
動詩興時值故人置酒臨高臺好吟杜二巡簷索笑句
不用三郎羯鼓迎風催

冬筍一百韻自注

濛濛千竿雲蠶蠶五更雨嗷嗷寒猴唬咬咬梅禽語媿

意連鼓動蹙節伏蚍跗行須木柔隨想入土錐鑿同一
說古孕字箟音苔筍名笨錐同錦綳帶湯浴香水得酒與寶袜解更重
氷肌訝初襯纖纓脫蘢覆玉趾露柔嫵近齒惜齧痕親
唇嫌媄蠱萬以藪醴酒也廣陵浴女以少酒釀湯中筍蘭揀之脫殼非浴也纖纚云云小爲貴也擣
覆女人腰衣名蠱濱與切讀爲有冷含揚環玉臍損孫壽齵當其在空
谷愛護若處女黔霖月望八則斫日忌五掃林禦淫蠱
遠井避房卤種植錄八月雨多則筍多凡伐竹于日則蚳每月初五日以前遇血忌日伐之則不
蚳月逢五日忌伐宜用辰日又井水鹵不宜虎灌遠太公聲則平聲文苑英華劉寬夫有劉竹記逾時
筍必翁失壁節即鹽椆析多冬縣遮欄要秋斂筍音宜竹花也
筍音紂易根枯死也竹十六年則易根凡竹謂之公聲臨下聲問也椆偶同縛艸爲人形以機爲析因風自鳴
用駿兜豕斂說文箭之乘文連總竹禁人也脩嗅逐豨豕僮旅齧野壅忍挐

何隨展難學道慶與豲具還九勿二切豕發土求食也爾雅麋鹿日蹤華陽國志何隨字
季業司空武之後有人盜園筍隨恐盜者見潛挈屐歸宋書沈道慶隱居武康有拔屋後筍者道慶曰此欲成
林更買大者與之詩勞協律咏攻謝凱之譜方法準贊寧食單
漏魏武韓愈有和侯協律咏筍詩晉戴凱之著竹譜南唐僧贊寧著筍譜小說有魏武食單不載筍事
挑新急掩露移故須遇雨小宜恤繭栗大勿誇臂股如
桶固脊觡多筋費齟齬撲形較終葵盈握中齋杵也脊肥吁
計切觡竹加切角六本也楊用修云角張也周禮註齊人謂椎曰終葵中太公聲籜乾潤茸茸苞
棠欖楚楚甲觝表璹瑁柔泉裏璜琥乾音寒鳥獸與人初生細毛也柴薾
本字欖尖本字觝龜甲邊也琥璜皆玉名一說璜黃玉色如柔泉茲本南方珍詎充北
客筐出山盆狠籍入甗但爭估值饑蔫荻椒蝶聽媼
姥甗郭本字說文蔫萎也焉聲蔫菸也一日痿也筍諸采筍一日日蔫二日日菸蔫燀通湯中瀹肉也爍

初沿切怛譏虺死弔竇喪樵牧豎虺毛弔見世說新語薤桂尚非儔
畚蒿盥弗醜有如南檳榔合啜西醬蒟畚山蔥蒿山蒜醜目與切食
經荀未備詁義我當補再從林中論次取烹剝語龍鐘
吞無恙孫孽庶得所把植當春雲疏削省溽暑論平聲把與通
菇生氣知鬱蚒熠椵歎朽歲久化青寧孔穿藏鼯鼠竹鼯
椵積葉雨後生菌可食其陰溼地積年朽椵掘出夜有光如螢淮南子腐草爲蚒即馬蟻有光者蚒風熠燿指
此莊子不箏久竹生青寧註青寧似蚒食竹椵孔讀太公聲潔愁蠕蝨集治必綱蘿太
容步防歀搖樹侵斬稜楸竹不通風或生蟲蝝足蟠蟠然必削之龍脊發小蜘蛛好
在葉間作網積楸音只根木頭上曲也从禾斜陽斡半蕭迎旭露多滑震象
爲蒼筤東南固其圉蕭音詩青筤色易繁辭震爲蒼筤竹陛佃日幼竹也竹根引東南故
震爲蒼筤竹也漫山任獮猴取潤仍潛嗅貛貍詎能筅插黠豈

逐圂擽丑珍切豫恥傳切吳都賦擽豫杝桙註猭徐奔走也鼠窮追貌䶂埋本字苑竹木茂也俗傳埋貍猫則引竹行相埋皂角剌及插胡麻蘇或埋石灰則筍不外出秋霆歸寒泉白露漉赤

栩跂穴貢宮駒般山聽交虎咆茅令土熱熾篠潋萌怒

有若燒蛟龍大旱則斯舉夏小正十二月宮駒貢註蟻走地中也月令十月虎始交自九月至此皆冬筍萌動之候爇音氣芟艸燒也般讀如詩般其雷應鍾琯律動暢月陽

氣煦巧發天地房肓令生機敷長安朮始窖貧子夜乏

緒火逼艸橋花瓜茄亦粗有艸橋京師藏花果處有以與切此狩山中

人飲水歌燕胥衛寒抒新蔬釀鱻䑋肥筣風味本自殊

食力亦非偶栽培苦用心採治略可語𢈠𢈠辟風日鬃

幏覆笲筥鬻市謹葢藏遠寓竭封緒幏莫卜切幏布也一日車上衡衣笲音頻盛棗栗器筍譜盛而苦風非藏也茭蒲僮奴隸萵苣敢偏伍薦飯鄙

蘆荻包魚傲樓櫚四者皆有筍名鰻鱁河豚也博雅作鱁江南人必以蘆荻芽芼之樓櫚苞中卯魚子謂樓魚蘇子膾有食樓筍詩易包有魚方物雖各珍風尚毎相迕越

㭬甜飣餖蠻俗酸筋縷顧玠海槎錄筍大如臂湯泡去苦汁投井水中二三日取出縷如絲縷醢煮食之

解酲稍藉酢漬蜜良足嘔雷茁固已廿雹斑

不妨苦酢古以為醋字雹班亦竹名嘔五與切衮林號乾脂加𥻘稱肥脯衮音溫說文以火溫肉也筍腊筍脯並絡與人製就林間

䕭筆總失真犯鐵亦弗許衣熟乃推取乾之䏰音葉醃藏肉也慝刀貴同類桑槃擬元緒碎同梨墮切筍忌鐵刀筍遇竹出刲中堅可為刀元緒龜怪譜筍以桑柴煮之見劉敬叔異苑筍譜孫煮不久非食也

樹瀨勝萱出齲脂膏爛胜膩瀡滫不猶俞澆之以清泉

脫濡鞹登俎滌鬵留餘洎啜味到棖距椒食少則良韭

黃蹉可輔留逼上聲把彼注此也洎音忌汁也左傳去其肉而與之洎又灌釜水籩加清

廟薦品列中山府薮閎大雅篇藥入神農部中山王食華筍菹有十二品大雅何以蔌之維筍及蒲醒醟麴生遁消渴文園瀹淡湯液

攻瘕滯痰煮主醟音詠酒失也麴生葉法開元記本艸筍主解酒毒消渴化痰添食破瘀療瘕布軍帖淡卽痰遙思帝俊丘毎厭相繇沮花開峨眉龜貫結軒

轅圃山海經附禺之山有帝俊竹林大可為舟又禹殺相繇其地不生五穀禹湮之三仞三沮尋竹生焉蜀志綵眉山菩薩竹有花眉州進士程堂寫其狀于中峯乾明寺韓詩外傳黃帝時鳳皇食帝竹實大如雞子竹葉層層包裹味甘勝蜜生溪竹茂密處日久乾枯而味常存乃知鵷鳳所食必非常物也鳳凢有

沃食甘蔗瞿曇毋二者未遂奇舍茲復奚數山海經山之南有州鳳之凡卽鳳卵也以圓言故曰凡大荒西經有沃之國鳳皇之卵民食之菩薩本行經大茅王得仙道老不能行於于出求飲食以籠盛仙懺樹上獵者請是鳥射之血滴地上生二甘蔗日炙蔗開出一童男一童女男名甘蔗王女名第一妃此瞿曇得姓之始瞿曇此云甘蔗入林望淞霧相地頻偊傳

蛇行慮蹳踢鶴步戒鹵莽雙𨓏或駢插孤笲毎斜拒長

鞭環蛈蠷微長發培塿初如蚓墳㪅漸若墢起壆旁逃

旁籬斥側突𣿅粘堉竹根形如鞭其嫩者俗謂之竹蛈蠷皆蚊別名身多節觸之則屈臥如環也平聲境上聲皆土微起貌墢音發耕起土也䳸又去聲足斜蹳也𣿅私屑切說文𣿅榮散之也此言糏斥土崩落也粘壞同龜寀正雖雪㾈角方戴土卬烘動若匱剕

凌行復取颻音溜食棖鼠雖太公聲讀如雖州㾈野羊角落上艸生其上以狀筍戴土也詩卬烘于煁剕音事以刀剕取也凌太聲觸籓簳肓朒趿曲勢尤努鑮圻鐊鍛镕

棖疱鞋釘鼓𪃟音權角屈也朒音衄借為縮義趿致本字爲鳥尾也疱瘡起如泡狀筍棖須未出似之釘太公聲入春間胆螬伏凍鮮腐腐不待謝豹啼元憐䳱

螺俯間太公聲胆敗肉中蟲也鑮中𧏙白蟲似之腐音酉枒木臭陸務觀日吳人謂杜宇曰謝豹杜宇鳴時筍出名謝豹筍嬰䳱螺蓰東海屈如鸚啄筍有似者奴癡壓碓磨兒戲𦋺罌甁令欲

扁蝠愧此戕賊功聽其風雨吐閬雷會張王槊雪正悉婁
臂彼蔽禾拳又若茅拔茹（唐太公聲張王並太公聲發毋拍聲也易連茹本音如韻書上）
聲侵晨趁殘月入夜縛巨炬饕從貐貐爭食指復昇弄
（貐貐豪豬善發箭弄見漢書陳遵傳當仰說文虎之訛亦兩手承也與弄義通姑從集韻音舉）潑廝耆
欲泣小窗篙滲乳西壁斷足鎗呼兒豫須拄（頤纖同耆子耆然響然傳音翁崇奈霍國切莊音押說文入皷刺血也）

氷雪

積雪晝夜明千林杲無影黑知遠山叢白見雲外嶺已
聞江東灘㵐恐水到井坐廬餓鹿入平地飛鳥隕慚無
掌中施（太聲）忍態束縕請茲亦鳥獸災豈獨斯民旹疆場
正拒闘劇賊復潛逞承平衣冠宰陷作猨猱尹持氷難
作㢢何以充軍稛理亂本牽連無以靖鄉境

夜雨梅放

春晚行兵地（昌云晚猶遲也）梅先處士家詩題清夜雨酒酹太
年花攪悶巡幽趣驚心感歲華來朝對珠樹爐側判交
賒

除夕雨木氷兼憶兒思菴大名署中 八首

氷雪連旬未放晴曆頭小盡接新正自憐兒味中年減
長記撮親此日生（今年小盡先子萬曆戊子是日生）爆竹頗爐兒女事
戇饞欲梲老人情毋餘慘澹二更夢嘗在高堂膝下行
擊鉢高歌百歲裝火鞶雙槃吐長虹不成富貴先黃髮
郤笑詩書敗乃公（漢書敗乃公事）濁醞開懷傾倒後世情趨諸

埽除中春來花蕚巠巠發且願兒曹有父風
逢茅老㕦奈狂何縱酒須同酌白波（東漢末初平白波賊勢如卷席酒令因有卷白波）
秦塞已聞收鞏渭閩山新喜戢干戈提封火速
江城少塵路訛傳小邑多我自兒啼臘祭餘白眼
醉兒嫌
木氷豈是少陽災緹室須教琯氣回占歲瘼藜生莫蚤
橫江鵝鸛陣還開疆場鎮靜宗臣體師律分明將相才
民力果能寬內地歲將同舉太平杯
春艸池塘句有無良辰佳興未全孤遙思棣蕚三千里
點盡寒梅數九圖（都城女子冬至日畫梅一株八十一花每日臙脂染一花名數九圖）官
閣小孫勤拜跽華筵丘嫂奉屠蘇椒花我已無人頌潑

夜呼兒蘇酒爐

一更戌鼓一更風鼓倦更殘燭見紅撲屋打林珠爰大
驚鵝亂鴨霰聲中江干流孛愁縣嶨境上將軍尙彀弓
明日朝元詣變理上書誰伏日華東
風俗隨人重歲除坐殘更漏聽高車庚申不爲尸蟲守
甲子何勞處士書燭錠火開金菌閣硯牀霅吐玉蟾蜍
搔頭自聽秙康嬾短髮蕭蕭不用梳
歲事還須問老農書生懷抱亦何慵懸車問道終期進
岐路嗟厓幾處攻竹折短垣時墮鳥雪高山寺不聞鐘
詩成消醒雞聲起燄尾千杯莫厭重

白茅堂集卷之十七終

白茅堂集卷之十八

丁巳 康熙十六年

元日 四首

羽旗

王華亭解組歸贇鬚白盡矣

對酒當歌行

荆湖 四首

春色

送趙使君赴軍前

鄭尉分餉荆州

賦得羌兵助鎧鋋

當鑪

張長人書來云喪長孫遣哀不忝

野日

蘡薁

流民

夜聞糧艘嘘噢 二首

葺園 二首

小園散病聞蛩鳴聲

西塞山

武昌行寄楊兵部兆傑

孔總戎過訪

春游

宿希水

朱店逢君華君藹二弟北來兼得兄大名令書

馬鞍山迯道就飯田家

大栁樹被伐

沙河

郗城蚕發

望花山

落月

虎步山 二首

曉行 二首

光山

長源童子持酒問詩

雷打石

醉題

望光州懷胡蒼恒

書懷

官渡板橋

息縣路 二首

王岡大風

范張祠

眞陽道中

宣城梅淵公寄空山無人圖

白泉山

仲夏三日

五日竹瓦店主人出赤靈符丹砂酒

後一日

贈韓子新鼎業

留別徐公

還家臥病凉雨連日寄徐公

步過東輪閣

重九後二日寄荅徐公

秋思擬李賀

不聞雁

子星書至亟問近狀兼寄詩敘

蛟潭

復雨

秋雨

夢哭婦翁蕭公

子星寄酒價

白茅堂集卷之十八終

白茅堂集卷之十八

丁巳 康熙十六年

元日 四首

換卻塵寰作玉京瓊雲瑤島盡崢嶸風從兌上金戈響春向郊東綵仗迎 明日已亥立春 道斷千山飛走絕巧憐萬死画圖呈 雨風木介死上有人物花卉如雕鏤繪畫 逕湲正好回車馬擁褐洸吟酒細傾

中國山河本至陽太平天子正垂裳即令木介非常事會記當年有此祥獻馬終看來緬甸牽羊已見伏秦王 順治十六七年楚地雨木水康熙元年受滇將孫泰王降 時平但飽長鎗米災青迂儒說未央

綠鬢還鄉學老農廿年無復毋尸饔杯棬箕帚傷心罷雪卷螢書作意攻志行洛疇劉技尉經傳山海郭弘農閒情本不關時事最喜春生酒盞醲

正朝飛雪勢加崇半月郊原一望同似坐佛光銀色界可如龍藏水晶宮路斜竹樹傴僂過溝踏玻璃提徑通此景園林渾未得便須折簡召山翁

羽旗

羽旗報何事中夜馳道左四顧何寂寥流庸半遷播雞啼雲中丘犬吠雪外火出師供憶多凶歲盜羣夥循良幸為政 州守李成才 境內㘒帖妥王道尚寬柔斯民庶幾可

王華亭解組歸[illegible]白盡矣

王君別我令婁東十載驚看淚眼紅銅墨一官仍潦倒
江湖雙鬢若飄蓬種成桃李民皆喜家近柴桑老倍窮
莫向四旬人結友回身轉盼白頭翁

對酒當歌行

勸君莫憶少年事對酒當歌莫憔悴老憶少年哀轉多
當歌對酒可奈何我初二十髮垂踝長歎毋效孫公和
絲絲髮太十存一一綹二毛颭尾拕十年蹤蹟狀萍梗
世事翻覆尋干戈窮搜萬卷饜飲腹荏苒歲月江奔波
哀吟遽有子荆句皷髭勉賡蒙叟歌素琴倚壁蝌蠃篆
遺挂上有鼅鼄窠交游開筵淚沾臆低高宿艸霜留科
曲眉一笑曼卿太吐舌三疊文同過春風發妍花滿柯

有鶯雙雉聞山阿朱顏欲改歌斯匿流水故是恒河沙
（桑何切）夜來猛雨何滂沱飛花亂點庭前莎呼兒夃酒斟
紅螺我今詩成兒試歌當歌對酒愁奈何老憶少年悲
轉多

荆湖 四首

梁帝城南花艸斑（元帝陵在荆州津陽門外）哀猿客淚墮潺湲高樯
雨集黃牛峽長劍雲屯白獸關地嶮漢吳分割據燒殘
秦楚舊江山（秦伐楚燒夷陵）陣前傳箭春風急五郡徵求力信
難

更移西旅作南師（調征陝西兵援岳州）千里樓船上瀨時 聖主
論功超不次將軍料敵定須知會聞束馬行兵忌豈惜

椎牛報命遲泥淖紆回巖壑邃偏裨幾道共安危

伐山車戰舊無聞（新造縣車）入棧何勞須騎軍平地弓刀
開萬馬欲空旗幟仰孤雲山加礮疊龍頭岐水過囊沙
燕尾分白帝陸梁營赤岬千秋漢將勒功勳

荆吳千里沒陽侯二麥春滚望介休窪處荒江留雁戶
熙行上道戹龍舟聞雷毋視公田雨獲歲差摭艸莽憂
安得官私倉廩實更無輸輓向邊州

春色

東郊春色起可以問桑麻空樹雷驚燕清池雨種蛙牛
羊仍在野兵馬幸無譁惟有徵夫急王師正出車

送趙使君赴軍前

攘攘荆南路戎旃數往來江流春日動戰地野花開護
陣須持節籌邊毋上臺懸知能作賦獨有仲宣才

鄭尉分餉荆州

三峽冰澌後荆江漲起時懸燈千舫寂渡馬兩軍疑宰
肉今誰是投醪大將爲豆區狠戾甚珍重是民脂

賦得羌兵助鎧鋋

蠻俗輕生死兒童慣負戈下田銅鼓動上陣盾矛多象
齒雷聲長蛇涎水面過天威想諸葛安猛近如何（水西安氏其先本孟獲將有功于漢傳家至今吳三桂滅之仍相隨寇楚孟獲後今又爲猛氏）

當鑪

經旬淹伏枕春色擬登樓花借家家看河通岸岸流日

長怳燕雀門靜掩槐楸酒味鄰姬問當壚笑未休

張長人書來云喪長孫遣哀不公

書到吾愁汝悲來可奈何哀須學道遣老自別離多白
髮微霑酒青天且放歌索居良會少筆札當經過

野日

兵遠孤城靜風吹野日荒艸相跳蚱蜢浦浪擺鶖鶬謀
食思爲客經時未理裝關山惟直北道路少豺狼

瓊蒿 楚人謂之雷蒿正月生沙明中

園蔬時待灌風味喜嘗新蕽蕻先雷出沙田受雨勻寸
裁青比玉小泻味全珍不見流離子茹芽耐苦辛 蕻空太聲
艸心長也先韻如字泻音勻湯中瀹出之本作鬻

流民

江上流民滿紛紛到未休村歌行乞食水宿學挐舟 沔陽流以皆行賑生理 聚散關戎氣軍農豈異憂金錢趨幕府肯起
視田疇

夜聞糧艘噓興 吳下運到協濟軍需五萬石

燭下栖鴉定微風山雨來愁多任春晚香到覺梅開正
月江門冷三更畫角哀吳艘千纜引怪底作喧豗
首尾戎聲應荆吳轉運同片函傳將令百丈鬬西風米
價行當減軍需得緩充餘波及流殍餉足勝年豐

葺園 二首

荒艸漸廬舍遊來成四鄰園丁既老病灌溉殊苦辛辛
負廡鹿巖翻嫌大豕鄰非關籬落缺斯媼抱爲薪斂淡
生理困未忍加罰嗔尋思插茨棘刺手傷吾仁物情好
苟得刑罰誰見敬疆埸且寇盜小犯安足嗔惟當宣風
化浸使薄俗淳士林尙廉恥敷教修彝倫上無苟且政
下有讓畔民干戈自偃息化日長如春

昨宵風雨壯日出課我僮樊攡 郎何切博攡攡落籬 既粗葺設酒
邀鄰翁媼稱孿樹相枰瀝亦得通三申守望義再講和
睦風皆云前擾取多出于流庸蓐炊而露食廹此水旱
雞鳴苦勸隱憫語罷還淚忡假若設官權豈亦容剿攻
皆言武昌時以逆旅多以命詔除逆旅十里立一官將使老小貧戸守之罷閣縣 處分一失職
擾敓紛相從艸野弄金革朝廷問玉弓人性本忠厚天

心原大公懷柔王者術今格道所隆播瓜有何益蹄稍
終無功乃知鄙夫志用意苦不洪感軻遘世亂何以託
吾躬漆女恪園葵安知中所恫

小園散病聞蚤鵑聲

貧居少賓客散病喜林泉就樹看行蟻回頭怪杜鵑把
書忘日昃糴米問江船齊菜青青色登盤亦可憐

西塞山

岩嶤勢不羣百丈起江濆樹影摩黃鵠樵聲落白雲險
爨千古共開闢兩儀分不盡東流水朝宗日夜聞

武昌行弔楊戎部兆傑

武昌城中氣蕭瑟門戸家家閱貲宅通衢戎馬亟發居

一半妻孥寄山澤前春賊馬騰滇中十家九家烟火空
殿前龍虎更番下閣外貔貅百億供樊湖百里波聲起
富者大舸貧艓子樓船亦有翟珈粧草鋪非無韎韐士
經春大屋更無人汎宅浮家作雁民别開洲嶼魚鹽市
編作鄉村舴艋鄰洞庭蜃樓事頗怪江陵蚌鶴憂尤大
翠徊驪出昭君邨雕題坐嘯賓郎寨賓郎地名在慈利縣茅岡寨之南犛攸出入之所由一徑入江頭夜月照蓮營爭聽啼烏壘上聲車挂
綠簾推歷錄縣簾新製車名以禦礟矢普云秦風五楘梁輈註歷錄也孔疏五處以皮束之文章歷錄然又車行聲一作轆轆箭看石鏃汰丁寧左傳宣四年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著于丁寧註丁寧鉦也山川不用亞駝咒秦詛楚日告于丕顯亞駝大神行師但
使居民富寬大緜來眚沴消詔書要使羸瘁讀漢文帝時山東吏布詔令民雖羸老癃疾扶杖往聽願少須臾無死思見德化之成當時持節楊兵曹
諭平交趾誇功高歸來慷慨轅門語愁死丹心戀聖
朝

孔總戎過訪

郭外春陰合山容澹澹遮泥埋留虎跡溪彤瀑桃花重
到新旌旆仍閫舊鼓笳飽騰諸士馬眞否向長沙

春游將往大名

謀醉須千日春游待一金自知生理拙猶有故人心兄
弟馮淡藉江山費苦吟風塵儒服賤白首少知音

宿希水

掩關人不戍樹冽自臨風四顧蒼茫邑孤邨蕭瑟同月

明沙白外犬吠水光中幾杵疏鐘動寥寥天宇空

朱店逢君華君壽二弟北來兼得兄大名今書

坐馬逢吾弟停車喜不禁已通南盆信兼得北來音出
笑衣冠改歸仍耕鑿尋抵家才百里耘耔及春深

馬鞍山逃道就飯田家

紆迴路復迷復嶺萬松齊行舍有樵逕無山無鳥啼斷
橋扶野葛履石渡危溪寒食農家飯分餐過午雞

大柳樹被伐俗因樹為地名

馬鞍山勢連黃岡前有古柳參天長行人呼作大柳樹
六月憩息來風霜何時斬析臥道左枝梧輪囷相撐僵
大梃十牛徙咫尺細榦猶足專車廂有如虎死睛閃灼
文若龍墮神飛敭會聞社樹不翦伐况復閱歷如甘棠
山靈侘傺悄不得恐有怪物號雲陽既非用汝作梁棟
斧斤先作薪樵用論價無過估萬錢急公只合軍前送徵車材我行暫見三歎息撫御停車涕霑溼三百年來雨
露恩春秋用盡風雷力孔明祠柏青銅柯艸堂柟樹尤
婆娑千秋每下詩人淚爲有襄陽杜甫歌

沙河

磷磷石子清見底短短芹芽初出泥沙間流水自成路
飛過鷺鷥全不窺

郝城蚤發楚宣王滅郝徙此今名舊街黄岡麻城兩縣地元末徐壽輝初據此

村口烟作雲不出門如雲前騎望不見後嶺看漸沒升

霞燦金烏落月倘懸白水嵜目前朝湫隘屢而折郟君
背從此苦遭彊楚滅曾不比附庸有何會盟列并吞勢
必至割據代不絶土宇旣阪章盜賊仍艸竊上帝居絳
霄豈識蟻闘穴干革何時休沈憂不能掇

望花山

蚤晏烟嵐改岡巒斷復聯水邊沈黛色雲上出流泉雁
遊花時雨鵶飛犂後田亂離民力損艸麥共靑芊

落月

落月徑一尺規中影更多仙人下羣島（仙人月中影似）桂樹轉
婆娑枕簟高樓夐關山征戍歌分光到行客愁絶對金
波（羣島一作瓊島）

虎步山（土豪初平）

山上復山下回風谷口生長征人力倦仰羡鳥身輕（大嶮）
岨愁聞戒乾坤未洗兵石頭新戰血猶灑舊行營
縣谷龍尾石截道虎頭關更上松上路方知山外山出
雲南向少落日鳥飛還天末思浮弋遙疑翠靄間（浮弋山名）

曉行

溥溥艸露光瑟瑟映朝陽人語鳥鳴樹馬行牛服廂物
情皆自適春日興難忘回首湘沅路烟塵正杳茫
生意俱在曉百昌爭發時教風弄楊柳連夜發花枝旭
日明蜂眼輕陰報燕知春來造物力晴雨總相宜

光山

光山山高高且長中有神仙金玉堂青天忽覺雷雨動
陰崖不測蛟龍藏巳聞鬭水似轂雜復等沙蓏頹磅礴
當年四十八塢主倘雷洞穴埋刀鎗（戊申五月十七日龍起溺人畜無算又崩石壓行人牛馬此地界連黃州明末有四十八砦云又傳有人曾入洞穴見有金堂玉室劍戟森然）

長潭童子持酒問詩

山勢全如楚關梁控搤雄荒村無父老解語得兒童問
字還持酒言詩喜發蒙豈知弦子國亦有互鄉風

雷打石

崔嵟百尺立霹靂五丁開汹澑看如篆龍蔡點作苔嚴
端蒼霧窟嵌下白花堆畧作游山意停驂蹔水隈

醉題

作傻裴寬婢支銷于頔錢昔人稱豁達無事問迍邅俯
仰憐今古關河老歲年此身須痛飲但得酒如泉

望光州懷胡著恒

我渡春風嶺遙思白鷺河伊人知宛在故舊復誰過才
大聲名泰年增感慨多緝園詩總好高適老如何

書懷

欲落未落月一鳴再鳴雞行子起裝束主婦爲晨炊我
生蚤漂泊苦被津梁欺故鄉正用武遠道將奚爲非無
膠泰交棄置久若遺我有賢伯兄清廉令皇畿前遭卜
商痛哀哭傷心脾願保金玉體母淚兒女悲明年予悉
婦子悲更莫支蹉跎迍邅慰今始役輪蹄念我同氣親

敢辭道路疲晴雨日一易僕倦馬亦饑維時二月中桑麥青未齊鳥啼櫻桃花紅遍高樓枝當罏出粉黛含笑開臉醲滿酌持勸客客懷何所疑丈夫服纓組皇路正清夷游子念故鄉硜硜懷所思

官渡板橋

山雨昨夜過河邊添小槎水流橋自撼沙浪日生花磅礴中原大氣烟楚塞遮雞籠羣盜靖好理舊桑麻（羅山縣雞籠山截衆旄斗之）

息縣路

柳葉開時艸盡芽陰晴沿路惱風花孟婆今日顛狂甚吹落嬌娘皐面紗

汝陽東太接淮陽少婦春游作隊行樹下幾輪車子歇布帷開處見紅粧

王岡大風

長風動地至千里無遮闌黃沙眯人目白霧如龍蟠六鷁且退飛況我之羽翰四僕當兩馬岡阜愁盤跚輿前更挽緈勢若爭飛湍雖無波濤險信有行路難春溟氣候變晚日破林巒努力俟開霽中原平且寬

范張祠（汝陽金鄉鋪張邵墓在焉鋪名金鄉者以范式山陽金鄉人也）

廣野春欲陰孤雲不成雨稍稍日脚散向午翳復吐前過范張祠碑字僅可數當時生死交信誓孰肯腐春秋載祠典故事只雞黍奈何茲廢墜責屬風化主頹檐支蓬蒿白日閉環堵老柏依古陰開門竄蒼鼠空祠既寂莫荒壠復何許野棠賓牧豎斵碣脂磋礲其旁即鄉亭過者若弗覩古道信陵侇今人棄如土

真陽道中

亂後中州路陂陀尚艸萊荒墳狐兔走廢廟鬼神哀傷路井誰汲無人花自開年年春社後不見燕飛來

上蔡道中

江湖老雙鬢車馬更長征才豈因年減詩還對景成軾前看落日麥上見孤城懸瓠池邊事將軍善用兵（李愬祠土人稱白馬將軍廟）

道傷子

清晨發灈水薄暮抵武津荒原少烟火黍地無人耕行逢道傷子容貌何伶仃手持叉而機（昌云見元史屏作夏弱作聲）頭裹花布巾哀歌不成調苦訴流離情上客且攬轡聽我歌崇禎寇起二三年四野無雞鳴雞鳴既已盡明年無哭聲千里盡蕭條賊馬亦不行蝗蟲厚一尺飛翳惟艸根流亡百一二火伴無鄉鄰即今有黎庶盡是新長成皇恩本浩蕩水旱仍相侵修河用壯丞應調皆餘丁東南近格鬪江楚募新營且引官家錢充作南征兵畏戰復潛逃不敢歸父兄名雖有五籍身是開封民我問前代事淚下如雨零截聞征戍情愁愁令心驚

經上蔡僮僕病遂止舍人尹高陵李子正（訊攜酒）

過存留別

雲雨昏四塞北風天更寒始(一作試)花桃李樹一夜齊摧殘仲春感冬氣疾癘民鮮安一僕病呻吟餘馭悟不歡邑有賢令尹邂逅勞馬間提攜美肴饌慰我加盤餐短襟仍偶駐長鋏何曾彈青錢勸與從重壘陳壺簞君誠金閨彥宦仕蘇閩端郎今綰銅墨下吏良難獨簿書苦從事顏色視上官安能及行客未面披心肝七晨滯逆旅風雨苦闌珊行行待明發欲別仍盤桓

洪河大風

楚塞苦愁雨中原更苦風日輪微見白春半已殘紅捲地沙塵惡連天荒艸同洪河水清淺吹浪過橋東

西華風雨

猋風撲面來飛雨颯然至扛舁病僕愁霑濡車徒倦難鳴茅店小雅梟古祠廢前途望修阻住足苦無地參差桑花倒沈重柳條縋鬖鬆滙蛟龍驪泥作其內後風逐前風衆風成一吹呼號千里來覩若雷霆勢誰爲灌壇長足使風伯避叱馭車驅之羇人亦何畏川原自古昏陵谷幾遷易斷碑臥沍潦斧斧不得覩當時畫鴻溝世遠失地志寥寥千秋下一發阮生喟(西華隋洪溝縣相傳楚漢分界地一云在今河陰郎廣武)

清明鄢陵道中(舊說荊州之鄢陵音焉陳留之鄢陵古鄢子國也鄢音晏以音近借爲从阜非从邑地俗作鄢前漢地理志作傿亦讀今從祭讀)

宵來星斗見今日是清明河上風烟冷鄢陵州樹晴梨花奈霜雨布穀喜春耕物候他鄉換行人作遠征

三月四日鄢陵道中念兒輩當遵制除母服

吉祭今朝是淒哀苦未捐只須勤誦讀何必痛杯捲一月無書寄他鄉有夢牽買山吾且置誰贈墓田錢

雨後過鄢城

四野無邊雨長河送穩流麥齊初見燕樹綠始聞鳩社日趨歌舞春郊放馬牛普天皆帶甲中土幸無憂

窪地水如天鄢城帶左邊日銜樓影直魚跳浪花圓白屋停征騎紅裙坐酒帘無漿消客渴含笑啖榆錢(榆錢嫩時婦女取食問之云消渴解心火穩睡)

尉氏弔阮籍

嗣宗生魏代沈默少其倫事業惟詩酒清狂近道眞奸雄作知己妓婦當情親涉世無聊極風流少後人

朱仙鎮岳忠武廟

勳業當年誤千秋寂莫中香盆焚夜雨麥飯冷春風朱栫更新廟黃河沒故宮高淒變陵谷魂魄尚英雄

頭斷臨安地心依五國城神旗常北指墳樹向南生靈武誠何害安東勢已成勞心秦相國汲汲事休兵(使二帝得歸在高宗不過紫衣一見南內一遷而已二帝不歸則宋之康王晉之元帝矣秦檜恐破和局必陷以大戮忍鷙至此)

汴城

雲陣喜從東黎明又北風人烟河口黑船火霧心紅城郭新朝築魚鹽古濟迴陸沈歌舞處地下憲王宮

述維陽女兒

朝妝上畫堂盥頮奉姑嫜暮妝結蘭佩低聲問夫壻朝妝暮妝殊未已不道年華劇流水幾時零落平陽家轉盼含顰杜秋里華林小苑墜芙蓉首蓿春淺玉露濃月照宮牆人不見高樓何處動歌鍾

渡黃河

誰道黃河惡奔流萬馬驅東風吹過去不用挂蒲帆（馬疾走从馬从風會意吳都賦樓船舉驅而過肆蒸借驅以形容之周伯琦謂借爲帆字非）

胙城

封丘縣大道傍有碑曰漢高帝遇翟母進飯處（史傳不載小說訛傳）

風塵迥莫分廣野又斜曛芳艸連青隴梨花和白雲暴行初入望河水似猶聞嘗憶蘇門嘯無言對阮君

帝子艸中劍王孫淮上竿微時一飯重知己獨逢難際會何容易泥塗且鬱蟠傷心瀨江女高義掩壺餐

咏韓信

進食千金報酬恩更不疑君侯無所負端的負鍾離（鍾離昧）

進食千金報登壇一命輕君侯無所負端的負酈生（酈俗音力本音麗平聲左傳公子友敗莒師于酈穀梁作麗公羊作犂如平聲是）

大伾山下見瘞者

我行大伾野遠望浮丘陽前逢富家瘞言之山之岡簫鼓震山麓鈴梵喧緇黃緦麻遠親屬擠攤百夫行泉臺用上賓（石晉時俗紙錢文曰泉臺上賓）高載十車兩賓朋各有贈齋送百千強雕鏤作機偶羽幢風飛揚剪紙象天神金甲耀日光瓔珞流蘇縣瓛瓔夾兩旁明燈四十九一一銜鳳凰沐棺畫雲氣刊木攢黃腸白金鑄魚躍黃金飾上牆前頭郭郎舞背後虞殯倡連車載婦女上壯何彭彭雖然襲衰絰露面紅粉粧髻鬟不復鬌隨風蘇合香忽當生存日華屋多專房我思古人誤不歎今人狂殉妾於焚馬聘死又嫁殤大棺夾婢子裸屍嬪玉牀人生到屬

纊萬事都茫茫奈何生人愁想像無何鄉君觀兵火地骨髮紛填僵丈夫則報級婦女如驅羊此何競榮盛彼何遭殀殃同爲聖皇民而忍罹慘傷養生及送死王道本有常四海風俗一九州人命長

入大名境

入境識仁風田疇接望同桃紅倚村女麥暖臥孩童拂艸怯新燕尋香亂遠蜂羽林前牧馬笳鼓不驚農

思菴兒大名署

八載聯牀別蹉跎今始來試收相見淚須盡洗塵杯皓月銀缸爛和風玉蕊開放衙淡夜諦不遣漏聲催

月夜絃歌

悠悠明月上細細管絃生傾耳對銀漢孤光流素檐下
飛螢照合就影落花輕此地憐清夜他鄉正苦兵

濬縣

殘春過欲盡初夏晚風冷花落雨無事月來山似醒懷
人頻中酒起夜自開扃烟艸濛濛外沙頭聽鶺鴒

自內黃至封丘

提封古衛韓樂土盡凋殘舊蹟河身改新邦治理難麥
秋風當雨（花地少雨多風麥得風而長）苡種日猶寒民事今方急征
符幸少寬

見帷車外賣花者

白鼻騧騾夾畫輪羅帷粉面怕黏塵賣花聲過緗簾下
未必秋波不惹春

渡河值八旗呷刺昂邦章京送馬長沙

鴉牙河上列帆檣朔日援師正敵行決口濤聲聞狐子
天邊樹影認黎陽旌旗八色趨行帳雲錦千羣進上方
（各官進馬）肯信燕臺多駿骨御閑畜乘總騰驤

大梁吟

中原白晝風彭彭氣候少雨但多晴來麰齊熟四五月
布穀間啼三兩聲土屋青帘出牆外市集紅粉礙車行
閭閻兒女竟老大但願年豐無甲兵

汴城楊柳枝

柳麥晴明鶯燕嬌牡丹芍藥正妖嬈出郊盡道雕輪好
肯信江南畫舫搖
新學南妝淺畫眉炕牀貪繡坐多時妾生不識鴛鴦
幾度尋思廷線遲
車鈴丁丁感妾心郎乘白馬厺時音纔聽却被風吹斷
小側雲鬟整玉簪
樓前大道綺牕臨樓下行人憩柳陰短衫風急馬蹄疾
知是少年歸厺心

河上詞

庄頭妮子年十四嫁厺經年未遣回懷中哇子倩郎抱
騎驢同厺看娘來
阿孁家住隔黃河專艙買渡百錢多郎有蘇州紗首帕

與奴罩面避風波
生小何曾識亂離前朝但聽鼓兒詞夜來得被爺娘說
五月黃河大渡師
道傷瓜果好嘗新況是長途饑渴身齊跨羸驢遠庄厺
多買雞鴨飽軍人

郾河

南路漸聞蛙沿溝生水花江湖切歸興浩蕩羨浮苴柳
潤凝朝雨河光學晚霞郾城今夜月飛夢欲還家

上蔡復阻雨 二首

我亦困陳蔡往來風雨勞鹵梟隨霧出淫潦帶河高翅
溼黃鸝悶沙渾白鷺淘行行又流涕待米甑兒曹

經春復阻夏書信倩誰將無食憐兒瘦空齋坐日長兵
戈愁故里風月咏他鄉縱有相如賦還家典鷫鷞

東南第一峯（息縣道中逢鄉友）

馬首一峯見家山已近看溼雲生斷續落日隱巑岏旅
館花無賴南禽語漸緐倘逢漁父問答未到長安

汝寧道中南望雷雨晚借山寺納凉

蛟龍澤國起雷雨傷山通北日荒荒外南雲隱隱中斷
虹看奔鳥乳燕接飛蟲四月田疇美新苗覲好風

楚山直復重飛雨在何峯赤日焚黃道青天挂白龍野
干偷汲罋（干當是犴省對犬也見佛典一云玃音近之譌）渴鳥候齋鍾薄暮共
前寺凊凉話北宗

尼臺（陳蔡皆有）

百年過強半親故盡堪哀鬼伯邀皆去劉楨嘯不來定
愁餘我在懷抱向誰開猶逐風塵轉三番過尼臺

淺渡

春水徒杠拆今年作淺流玉驄連影渡白鳥向林投路
緩行歌起天長暮雨愁漢家封拜國此地富陂侯（漢地里志世祖改封平鄉侯王霸爲富陂侯十三國志和帝永元九年置富陂縣以多陂塘故名廣輿記作富波誤）

楊庄市集聞楚地旱（二首）

茅瓦千家聚雞豚市集場村童逐簫鼓俚婦乍喬妝楚
俗勤淫祀山田緩插秧比聞霖雨少盜賊莫猖狂

落落千秋事勞勞七尺身丹心慚劍匣白眼據車茵露

氣聞芳杜江鄉想釣緡只愁兵與歲兼並動黃巾

息縣蚤行

雨過麥頭低清風曉露披關門迎翠巘雜樹語黃鸝採
火初逢獵洵粳喜見糜忍冬花蔓發處處壓茅茨

麻城山行

高嶺穿雲入平疇俯畫枰下山盤鳥路隔壟使牛聲瓜
覓枰中見葵榴屋角明雨暘頻問訊難得是升平

西陵憶先子詩句即景續成

汝陂南去家山近重把先儒好句誇苦鳥急呼收刈麥（日云姑惡鳥）婦鳩閒啄漫鋤麻百年想見中原盛老我來游
兩鬢華欲識東京舊風景逢村撲鼻棗兒花（三四八句先子咏北諺你嫩攬待回汁我棗兒甜半日）

初三夜月

落日又落月微風生夕凉嘗思開鏡滿作意寫眉長羈
旅愁何黯黯星河夜自光到家憐皓魄惟照讀書牀

嶺上坐

嶺蔭花枝潤風長暑氣降過山雲影黑聽谷鳥聲雙幢
露林藏寺巖懸瀑倒瀧終輸漁父樂閒讀在篷牕

歸來

遠征遲棗返多病歲華侵得意還孤賞將詩莫浪吟近
鄉詢米價到處望甘霖師旅因飢饉吾憂不在今

穆陵關

天氣如欲雨艸蟲鳴滿山野花分瑣細礀水仄潺湲上
嶺聞人語呼風愛鳥閒前途尤起伏已近穆陵關

靈沙河渴

山轉河源細分流燕尾岐日明沙射眼堰斷艸通陂高
岸巢鷃鷉空塘落蒺藜軍符頻采買何以給王師

喜雨

三月不雨四月同楚山雲氣何蟲蟲難堪觸熱褦襶子
且落下用簑笠翁水龍交嗁郭公鳥渾江正起魚苗風
旌旗萬艦備攻戰只在洞庭青草東青草湖與洞庭接

宣城梅淵公寄空山無人圖

馬首傳書到風塵帶笑看殷勤感知己珍重報都官竹

下烏皮几松間鵲尾冠憐君善圖畫爲我再濡翰

白泉山麻城一名白額有響龍潭飛泉百道望如積雪

雲破碧嶙峋沿溪屢問津亂泉晴似雪白石遠疑人康
樂非無屐華陽亦有巾平生樂山水偏與困風塵

仲夏三日

仲夏蘇華月榴遲客路難轣車村犬吠簦帽野童看水
鳥翻荷葉山花翅射干射干花如鳥被爭傳兒女節不中老夫
歡

五日竹瓦店主人出赤靈符丹砂酒

向曉雲連地邀明雨度山震雷翻日出晴色落江灣紫
府懸新佩丹砂駐老顏乾坤同作客車馬任間關

後一日

倦游春盡擬歸來五日炎途尚未回燕語似傳鄉國信
好花須讓故園開菖蒲艾葉爭迎眼桑葚荼蘼正醱醅
西樓料知兒女意松間補醉紫霞杯

贈子新鼎業

古義今誰在虞龍韓子新螭碑信陵仆馬鬣大陽湮燈
火門新廟松楸倣故宅子新復信陵公子祠更葬李獻吉昔賢惟下士
後死式先民嘗展嵩孤往擔登復幾巡神交饒歲月作
遇即情親仙蹟招黃鶴秋風動白蘋鑪頭餘苦酒旅次
嫌嘉賓燭武何曾老相如豈厭貧白頭漫慰籍愛汝性
情真

酉別徐公子星

離緒江聲起休嫌五兩遲欲行仍緩棹小別亦相思世
態詩相勞觴燈酒共持鬢緣憂國白狂任衆人嗤蘊結
時携手清談定解頤歸裝秋色瘦物候芰荷衰雨氣愁
畢涇天京尚緲綿還家離菊放好報白衣知

還家臥病京雨連日寄徐公

襆被還家日離愁黯更真西風寒到雁細雨病依人佳
句時開篋交情毋覺新挽鬚兒競問叩戶客來頻冬日
茅簷暖寒山篳戶堆相思訂相見三月埽花茵

步過東嶺閣

水落羣鷗集殘荷扇晚香開門一拄杖沿岸倜褰裳榭

葉時驚雨茱萸正待霜沙彌能喜客頻過贊公房

重九後二日寄答徐公

艸莽偷安敢厭貧今年南北愧風塵山中閉戶逢重九籬下看花更幾巡兵火蒸牽千里夢酒杯難負百年身江城聚首仍牢落自整風前烏角巾

秋思擬李賀

濃雨既下百冷清（立秋後逢壬當微風靈霂俗謂之霑雨）蓼紅滴淚玻瓈明歸梁雙燕冷如客幃下寶鬟情脈脈裁桐作書寄遠人寒色彎環上雙碧

不聞雁

是物關兵氣遲來又可疑蕭蕭枯葦折索索晚風吹野鴨何多冀食鴈自不饑江湖滿弓矢宜爾慎栖遲

子星書至亟問近狀兼寄詩敘

伏枕經秋禮節疏鷟看芳訊到茅廬過蒙皇甫千緘字略報君房五句書栗里潛夫終落拓花溪病叟藉呴噓詩筒酒甕尋山屐爲道年來百不如

蛟潭

老樹藏巖半木隈舊聞蛟窟此中藏稍飛黃葉烏銜去倒寫青天鸛影來洞口三珠兒自弄花根一柱鐵能開阿誰采藥犂陽錦割取乖龍左耳回

復雨

山中十日雨不止雨止輒思十日晴露寒翻見海棠放霜降更聞螻蟈鳴籬竹外邊霞色變梧桐枝上夜聲生老來秋骨苦彌急其那愁多無酒傾

秋雨

年少秋燈宜夜雨老來獨夜喜秋晴非關負米爲肩累（蔣病肩臂書肩重若負米）無數寒蟲作耳鳴二豎豈因貧賤侮高眠幸遠鼓鼙聲即今柳長肱成廢春起呼兒好代耕

夢哭婦翁蕭公

阜帽青春脫戰場鬢絲衫袖尙郎當都傳譽欵甘興霸苦愛淸狂顧野王獨處尋思悲舊境夢中灑淚哭華堂當年一劍今誰弃（弃詳見前）好甍要離古墓傍

子星寄酒價

乙夜嚴城漏鼓齊脫冠酣叫燭花低（儀在佳賓堂讀公詩達旦）新稿高閣憐雲物盡取奇文作品題鈐下幾過游徼火吟聲直接市門雞還家獨對西園月難得山翁醉似泥老取魚蟲註一經誰甘蓬底拾枯螢持來寶鈔鴟夷黑換得春杯妓眼青（普云酒清也）湖海交游于頓少滄浪憔悴屈原醒艸堂欲漏公須記歲暮山空雪霰零

白茅堂集卷之十八終

白茅堂集 卷之十九 詩目 二

還山諸公雄楚樓譙別
贈黄撝宰
贈王雪洲
雨中望西塞
得鹿城希眞四弟升秀詩步韻寄答
姪徵遠辭歸昆西之
山園雨夜示徵遠
徵遠別後夜雨
龔庄奇樹把酒作歌
再奉　名十二月二日過黄梅雙峰寺二首
牛湖渡

欲雪
雙廟岡二首
始雪
急雪
南陽述懷
晚晴望積雪
山店
應山道中
望胎簪
渦河
武陽關

王程
聞河凍
雪止
明港驛月夜
流民
感事
確山遂平道中
龍駒行
郭店題四皓圖
河南嫗
鸒鸑

西平道中氷文作花
臨潁作有序
臨潁道中
高樓
落月
鵶
開封道中
開封
祥符道中
黄河
渡河已與兩兒燒肉野飲烈風作

津吏

輿中臥病入濬縣望紫金山不見

寒夜懷山中諸子

過滑縣

暨僑二

十一月二十二日午內黃道中眩墮車右肩骨斷

大尹李以理子燮騎馳三十里過慰榻上口占

養病大名署中立春日口占和思嵚韻

白茅堂集卷之十九終

白茅堂集卷之十九

戊午 康熙十七年

東濬崖

新年預念鶯花好破臘纔踰豔雪香（十二日始立春）已辦大瓶春作社須開老口笑當場望衡接宇兵戈外鍊藥吹笙水石傍我有書淫兼酒癖從公次第乞仙方

夜雷雨

野燒雲遊暗枯田火未會夜深風挾雨雷奔雪殘花（十二七日始雨水占書正月震雷必雨雪恒寒諺云雨水前雷雨雪披披）布被多年冷春杯逐日賒偷安巫老意消息問長沙

次日微雪

氣候今年異雷聲昨夜奢春雲破微鍔晴雪落輕花穉麥聞巫穗蔓蒿漸吐芽（去冬汚陽麥成穗）明朝交雨水著力壁

新茶

蚤起行園招滄翁

侵曉春黔恒漠漠半晴半雨欲如何青山帶暝鳥啼賭白雪作花香滿坡編來欑棘已長大乞得桃椑苦不多（杜子美有乞桃椑栽詩）折簡便須招賀老黃冠肎向華門過

春日結廬

春山昱日暖尤融拂羽鳴鳩處處同萬點飛殘紅杏雨一枝不動綠楊風偷公已到頭毛禿縱飲嘗愁酒盞空新結瓜廬容我老（魏略焦先楊沛並作瓜牛廬裴松之云當作蝸）且將種樹課

兒童

來鹿歌 有序

武昌府有馴鹿不知所從來直入徐方伯紫薇堂實

客賦來鹿歌時

上徵文學之士公下檄促之適聞鹿事因得諷公

武昌桃李蒸雲霞城門朝開踏落花甡甡瓊角自何處
步入紫微使相家自饒文采配天祿不害生物同騶牙
會圖漢代三公華會來臨淮太守車
聖朝威德同天布象馬重通賓耿路獻瑞來登君子堂
長鳴頻使幽人顧野外休驚采薇女公筵豈少嘉賓賦
殷勤爲請相公恩放汝長林豐艸去

瓜廬 戌

土室聊安病山人載酒過桃花烘日暮楊柳受風多笑
語春杯細狂吟野鳥和素心栖畎畝東帛待如何

花信

花信今春緩櫻桃紫尚含光陰乍開合雨氣轉沈酣遠
色種蠶績微陽破曉嵐山行怕露溼騎馬滑難堪
楚俗嬾成癖農夫緩治田水須芒種雨晴喜麥秋天冬
煥牛羊病春寒氣候偏師行要糧食專望是豐年

野蔬

野蔬因雨廢盤案頗蕭條芹葉青泥老藤花紫玉搖擄
觚愁鐺冷索飯念兒嬌采藥無筋力空慚白柄鍬

示長人康伯漸鴻恂度諸子末篇憶都門相知五

愁心似春日白髮如艸生借問君少年日月今安征含
生役血氣誰能盡無營苟活戎馬際憔悴江海行誓將
絕城市又不習躬耕顧憐兒女瘦惻愴老大情昔賢嵇
飲啄豈非悟榮名道雖鉤金重事有鴻毛輕桑田四月
綠細雨鳴倉庚題詩寄良友載酒須細傾

山陰孔徵休嗜酒苦無節得秫七百石不能了麴蘖陶
潛事躬耕倏起令彭澤杭秫既不收蕭然自怡悅有無
亦偶然奢約豈工拙安能學夷齊采薇事高潔

君平昔賣卜斷事不思慮日晚即下簾蚩蚩抱何趣胡
不沽美酒陶然此朝暮忍使二寸錢置之無用處

結廬在城隅而有山林樂巖石偏崔嵬老樹亦錯落遶
亭數畝竹扶行皆可握有若萬柱杖插向青山腳日攜
五斗酒呼兒共酣酌取醉眠北窗無勞計清濁

校書卯金子執戟東方倩豈不羨賢智嘗爲達人嘆爰
鶡鬻鍾鼓沐猴被巾冠多病徒感恩居然自驚惋士爲
知己憂女爲悅己盥縞紵可貽投何必在組絢

寄張大中丞 朝珍 一百八句

節鉞二公貴勛庸獨汝賢金符當楚服玉燭正堯天喉
舌參元輔班曹邇 御筵禮容黃閣亞恩眷紫宸專開
國班茅土前驅盡弩鶩家聲聯奕葉蕤苑數神仙邏理
湘沅地星辰翼軫躔山長鎮貢鴻苕忽指朱裁畫境原

分陝臨湖詎禦邊銅庭藏蜃氣巴阜滲蛇涎漢水經賓
檝晴川望㬰州震驚愁老弱道路隘扶牽反側惟推惻
差糧豫誚餉當陽全恃杜率道緊防鄂壁壘新天塹連
屯鎮陌阡聽烏知賊遯躍馬許誰前廟算奇能合神功
妙莫詮諾書飛鳳尾密勿啟龍牋三接康侯錫兼司大
將權賜衣臨譜繡寶鈒爛星躔指顧蕭何律韜鈐尚父
篇張弛連七校瀟灑據中堅氣與秋天杳樓貪夜月懸
鼓聲傳箭寂笳韻入風圓水陣調鵝鸛山營象率然將
兵多益善愛士曲能全著意憐廝養因才赦小愆頻收
間諜用不廢得臣鞭倉卒易交持殺鞠任鞶騑呂氏春秋[illegible]鼓
輈輈莫不載悅殷音鷖寿讀如字竟無輪輗困秖覺度支便膏血西山

後剏痍幾歲連傷心惟搶地炊骨政呼天前堯天字借言覆幬自
得明公理滚知召父賢殲蒸嘻婦子菱香采嬋娟大水
陽侯惡恒暘熯妭傾嗔消巴郡火拜涌耿恭泉正紡天
吳遊鑿弧海若遷魚人還得守郎舟鮫雁戶委歸田康熙十五
年大水公向水拜之一夕減數尺繦褓否新乳錐刀異往年量依丁口
賑無復俵身錢多士慚環堵何人佩珮璵羅經揮五鹿
講席見三鱣燈火書生事羞將國士延字誰訛畢爛學
已到安紘社酒逢章甫書香理舊氈求師多闕澤入帳
登彭宣閤院開覺含鼍門給廩廨憐才仍悒悒求易毋
戔戔部曲銜軍令官曹慎品銓國恩宣浩大民俗返蒙
顓老我衡門樂逃名蔀屋眠鬧雷蚯蚓唱被雨蘚苔鮮
五字嘗三祝長年願一廛如公紀明德州待史臣編

初晴

初晴猶未乾閏月尚春寒病起尋藜杖兒扶看藥欄含
桃收客供細筍畜漁竿誰道王程急無心據馬鞍

湖外志喜東州守普云李公成才

湖州青青亂麥苗楊花飛盡最長條夜來山雨平明水
略似江南蚕暮潮
村村茅茨有鳴雞個個門前木沒犁夏木陰濃烟火接
黃鸝又似去年啼

寄沔陽廣文張登三

張君知我有酒癖許我歲致五十石日照先生苜蓿盤

俸錢那供高陽客如君此事亦足傳世間無代無高賢
杜陵酣債愁司業賀監金龜醉謫仙長安有米吾不索
州[illegible]色尚書有期吾不屑秖今秔秫君未收不識闕支可
能得麴車逢著口流涎渴鮒蹄涔也可憐長瓶纍纍慰
君寄沔水如天好放船

寓樓望黃鶴山

鶴山山色家家見支枕看山月日新向午小樓初睡覺
紅亭綠樹數游人

夏蟲詠 十八首

蝙蝠

烟火茅簷下蚊雷合暮時亂飛如乳燕突出似蛛絲技

已慚鼯鼠（鼯有語吾二音）貪原類竊脂不才偏得壽千歲欲奚為

空廊閒窸窣（音窸卒細聲字从六俗作悉牢非）古殿少光輝毋向梁塵伏嘗霑暮雨歸亦能羞白鳥難忝客烏衣一落兒童手何曾解奮飛

蜘蛛

負巧惟羅織稱能善斡旋誅生清夜裏摩腹晚風前蜂目宜遭縛蛾眉恪被纏高張扗何處落月後堂邊

蜥蜴

種中號龍子壁上學魚游掉尾雌雄逐藏形隙罅虛傳致雲雨不見吐水漚月下花前地時時一逗遛

沙雞

艸間是何物聲急五更前易下征夫淚難欺懶婦眠織時枝響側聽太女牆邊誰念離愁苦長吟七月篇

燈蛾

背暗情雖切投身亦太愚如何當皎日翻作伏蓁蕪炎熱心生理脂膏竟喪軀憐渠滅明燭坐對月萃孤

蜻蜓

前身原蛣蜓變化藉蘋藻睥睨橫雙眼娉婷騁細腰羣飛報雲雨獨立上菱苕為要尋芳徑無心避伯勞

蟈

反舌何多鬧（蔡邕以為反舌蛙也）微蟲更可歎水雞憐味美土鴨

象聲緜鼓吹將軍第荒涼行路難城頭星月落亂點聽更殘（宋時五更鼓聲亂點謂之蝦蟇更）

蚊

量身微黍米血國噬三千出入參帷幄縱橫滿陌阡潑宮防利口驕野敢高眠欲待秋風起凝愁紈扇捐

蠅

營營何所為擾擾未曾休赤幘鄉亭長青袍從事流坐來交足喜頓起失聲愁滅跡霜天下炎涼不自由

蠅虎

得意惟窺間乘危太跳梁微腸思弱肉奪命飽羶鄉度險時潛縋擒生只獨當山蜂須側翅花底最周防

螢

腐艸能光怪良宵趁露飛礫場燐火亂圯冢漆燈非映水應難數凌晨漸欲稀簾櫳還失路誤入坐人衣

蜉蝣（爾雅郭注叢生糞土上一說白羽蟲羣飛水上尋死隨流有浮游之義）

傍岸朝飛雪隨波落絮如力依雙槳渡影逐晚風疏翅小還文理身輕乍疾除不堪鳧鴨唼打浪賺鯈魚

螻蛄（雄者能飛）

質與螳螂類潛宜暗穴藏縱情投野燒乘遠撲燈光喬得朝眠穩還須夜飲防雄飛豈爾輩一奮得踉蹌

蛩蜩（蟪蛄之先鳴者）

遠近斜陽外乘風嘒嘒鳴幾株高樹影十里下山聲杜

字輒無語蜩螗先已生何如洗雙耳松畔聽吹笙

蟻蠓

蟻蠓艮微細如塵復似烟團飛初過雨蟲起晚凉天毎
爲吟詩苦嘗遭撲面前附聲何太疾眼底見胡旋

綵蝶

鳳子來何處衣裾繡兩重化生推國色食邑許花封莫
彼游絲罥恒憂曉露濃紛紛多命薄鸎燕轉愁儂

蠶蛾

已盡纏綿苦偏教嗜慾恂封情換眉嫵半夙竭柔腸素
纈明魚子餘紛問蠶筐同時多少恨畢命在阿房

豆娘子 青色細蜻蜓

小名豆娘子別號紫夫人行雨慵難起翾風戲幾巡合
歡藏薤葉弱立向青蘋來去還依舊心心在水濱

千江一月圖 爲張撫軍題樓在江夏洪山

玆山蓄靈秀合景蟠嵲隆結宇冠林末江風傳鼓鍾投
心向太烏寓目窮秋空晴見海門月迢寥銀漢東經天
發孤櫂行地迆長虹張公起江海襟度同沖瀜飛盍激
清賞逸趣凌鴻濛功成燕尊俎語洽聆金鏞峴首揖叔
子土山懐謝公風流寄千載江月無終窮

王黃湄招同清風道人魏名陶昆陵毛子霞登翼
際山晴川樓病不果往書示黃湄

漢湘東注江門西禹功黃鵠嶺雙峨孤峯遠指翼際立

雲中烟樹樓臺齊當年息嬀有祠廟更傳神女居羊跡
桃花夫人即息嬀也陽臺山乃羊跡之譌晴川百尺歷唐宋得名本以司勳
詩氷脂賊馬昔南下咸陽一炬無遺椽毛人遊魯擲粉
堞魚鱉顛倒欺氷夷遡來結搆更丹碧弔古竟同丁令
威恒河斯匿石不改浮屠元度來何遲西秦才子富文
史鍾[illegible]洒素行相隨前身仲宣無乃是况有數子偕招
攜江城景物值初夏馮高嘯傲同評題洞庭青艸在何
處樓船血戰巴陵西風檣迅駛短兵接落日莫要要太聲
長戈揮宜君健筆磨盾鼻媿我臥疾支枯藜詩筒急啟
令兒讀破顔卻枕聽新辭請君且勿發高唱恐驚困底
巫支祁衛矦能知杜陵病即今我病君當知北山煮石
南山芝

春柳放舟圖爲張南村 偕持

牙檣江上千艨艟中有一老南村翁附戰艦來楚腐儒肯八
健兒隊破浪直乘宗慤風隨處雲巖酉壘瀟盡收烟雨
到詩筒花前酩酊拂圖看卻移清夢歸江東

荅黃湄黃鶴樓夜坐見柬韻

鸚武洲前百尺磯晴江空鏡落斜暉形同北斗城三曲
烟繞浮屠樹一圍旋放釣筒先待月倦飛好鳥蚤知歸
此生自合漁樵伴不是山中戀白衣
丈人堅坐更何之日暮樓頭有所思自愛振衣招白鶴
誰家吹管亂黃鸝空留歲月憐雙鬢敢向乾坤數二兒

天壤王郎原不俗筆牀茶竈肯相隨

五日前 是日皇太子千秋

江城五日明朝是車馬喧闐異舊時獻壽五雲朝鶴駕
出師連月禡龍旂滄凉風雨留歸客寂莫蒲葵伴酒卮
病裏儘教詩債積不堪憂思贈相知

同即山晴川閣望黃鶴樓

對峙烟通岍二水分流浪夾城坐久長風生兩腋
雙
詩成短劄動離情淹留書劍吾何事來往鷗鳧他自輕
看弄漁舠歸去好故山松桂更峥嶸

過于北濵夜飲

破費軒廉使筵中見殺雞曾從鄗夫飯一薦庾郎齏帷

幄間尊俎江山息鼓鼙角巾相對好城上已烏啼 軒輗永樂時浙江按察使布袍蔬食賓客或至殺雞時人云軒廉士殺雞大破費

還山諸公雄楚樓讌別 樓舊在襄陽徐公更建于江夏

樓成雄楚都斗絕瞰江湖形勝資籌策登臨借壯圖曆
朝須報主求野豈吾徒明日扁舟返秋光滿荻蘆

贈黃撝宰

含香新下御爐邊曾馭天風過海堧歸倚長松繙玉簡
半為郎署半神仙

贈王雪洲 追輿同予歸[illegible]

君是金閨彥曾熏畫省香幾年甘繖傲一意喜翺翔秋
影樊湖樹春洲杜若芳輕橈獨來往吟咏向滄浪

雨中望西塞

雨中望西塞縹緲沒雲間兵火千番過江山萬古閒奔
雷藏斷壑寫瀑下孱顏何事丹巖裏題名虎豹關 石上虎豹關三大字吳明卿書

得鹿城希真四弟 升秀 詩步韻寄荅

麟鵠芳艸帶江濤遶屋渾栽苦竹林餬口儘求如聊米
鑱頭偏撥管寧金騰猨毋愛凌雲骨老馬全消伏櫪心
出處何關青史事把君詩句漫沈吟 來詩出處動關青史事可能梁父只高吟

姪微遠辭歸崑留之

我昔居東吳顧汝方幼稺及汝總角時識汝飛騰志既

予再東歸相見輒垂涕離別動十年安能不悲慨遺書
須盡讀餘蠱豈難遂良玉苟不琱山川失其媚倥傯武
昌城倉猝行李至秉燭看須臾自審非夢寐頹場蟲帶
甲逢彼方屏氣談笑調公卿周旋略苛細予躭蔣詡居
遶屋萬竹翳壁畫水艸牛盤登秋風鰥舉頭北林月晏
坐小山桂開襟接等夷溫言撫諸弟老我病徒忿念汝
心獨記時事正仳倆浮生豈容易欲歸未忍說重見情
轉縈征帆欲順雁芳艸初罷翠遠行愼疾病寒露暑未
退小弟方歸來遲汝成一醉 時呂省試

山園雨夜示徵遠

山雨颯然至林塘欲暮天風驚未敗葉沙潤始通泉長

枕看兒輩重裘稱老眠江東有游子衣冷念裝綿

徵遠別後夜雨

離筵未終觴游子憯不樂再拜別我前老淚爲雙落十年一相見翻使襄抱惡夜雨江上舟秋燈竹中閣兵聲動天地豺虎正紛錯行矣慎風波歸歟謹棲泊

龔庄奇樹把酒作歌

龔庄怪樹名紅楊離奇臯兀扶風霜攫拏老幹干穹蒼邛崍杖叩青銅鎗盤棍硠礧方一丈涌蠻削崿橫頽塘龍鱗結湊百鼉鼊升沈作勢爭摧藏擘衣拾級躡碥磴高低坐臥堪彷徉空林老鸛作人語夜下南山騎石虎萬里長通碧落雲千年曾作青春主我生所見何足誇

天童晉栢雙槎枒致道觀前七星檜觀音巖下娑羅花龔君下見三世孫蔭影科頭弄白雲攜兒我亦來沈醉醉看扶桑曉日暾

再奉 召十月二日過黃梅雙峰寺 花橋下有柳公權碧玉流三大字及栁子厚破額山詩有石魚頭尾形畧具躍躍欲上

詔書趨北闕乘暇入招提秋樹明如錦晴霞現作霓菊醪從客載竹杖倩僧攜李白青山意重來路不迷路轉青山合橋穿碧玉流石魚疑鱍刺溪鳥學鉤輈老志雲中鶴閒情澤畔牛歸來栁子熟消息問枝頭

牛湖渡

冬水及馬腹牛湖新渡頭青山落荒艸白霧隱行舟欲

雨村楓暗輕寒晚稻收楚江足洲渚浩蕩羨沙鷗

欲雪

倦僕行自勸迴風揚楚歌山川正欲雪日暮衝風多高樹無靜枝疾流無停波陽鳥方南翔我馬今北過自非懷寶士 聖德諮巖阿英才自龍見狂簡夫如何

雙廟岡二首

雙廟岡忠孝路古人忠孝今豈無躑足多因名利誤郵亭廟貌雙堂堂枯木寒鴉幾夕陽張許聲名香萬古至今尤說文天祥 文山過此題詩圖春一調枯木句即其詩也

雙廟岡古今路古人曾蹋今人路今人蹋著古人墓來車去馬不得休我非名利何所求著巖毿毿自長好肎

今李白惭丹丘 白遊長安後乃有思元丹丘詩

始雪

同雲晝日霧遠結青雲端試飛數點雪來報關河寒侵晨略盥頹過午未暇餐反披子陵裘不把子陵竿呼兒一斂齒畏路聊爲歡

急雪

急雪度關山橫飛拂馬鞍到村飾漸正著瓦白猶難望遠春烟似褰帷夜色關主人前勸酒風噎不能餐

南陽述懷

驅車日北邁日日皆北風沙塵淨雪後短晷逼嚴冬行行南陽近蒼古思隆中血戰荆益間廿年無挫鋒秖今

東南鄙何地非烟燐客從巴陵來告述何恩恩兵家尚
隱秘他說又不同王師亦已老彼寇仍未窮毋思服剴
獲再起諸葛公時羅光助亂永清四海內談笑百歲翁我病
臥桑麻秉性甘愚慵有司迫上路夙夜增怔忡銜恩莫
知已丘壑許微躬援毫疏短句故里膺滚衮

晚晴望積雪

浮雲罩積雪雪上又出雲白石還同色流泉渾不分林
枯烟火散日入晚霞熏極目羣鵶外南天正戰氛

山店

中州流冗甚盜賊莫應多孤館宵停燭荒村夜打鑼寒
雞啼太蚤賓雁晚來過只恐明朝雪關山更轗軻

應山道中

黃沙吹作雲白霧變爲雪登頓多嶔崎我馬骨欲折宿
灰揚野燒層崖默積鐵嵯岈相石間半日踸甲裂山頭
前朝跆民賊迭爲穴聚散三十年念此腸內熱穿林見
微逕茅茨隱榛棘乞湯暖手足就視烟爨滅大道何蕭
條民貧苦難說環堵多遷移啼鵶坐嗚咽

望胎簪

我望胎簪山爲憶胎簪子斯人不重遇蔓州風已靡當
時容同生雄挾鸞莫比二女不同行蛾眉妬如此亷娃
非一態何用相衡訛合之則兩傷離之則雙美燦燦廸
功郎滚精六朝理天祿乘子雲風流落金齒作者雖不
多馳驅服先軌寥落仰莫承停車一徙倚

渴河

春水亦難測經冬車馬過頹沙埋倒柳碎石皺微波紫
棘困疇少黃茅豺虎多未知身好在莫問路如何

武陽關

武陽關路前崚屹路長僕子行且歌山相落石疑虎伏
老樹寄生如烏窠

王程 得邸報限期

王程遂有期跋涉遑偃蹇晝行步尺蠖夜臥縮寸繭夙
昔惰疵成貪酒筋力緩烏啼絲𢥞閉爨汲井華晚扶病
冒霜露雪凌增慘澹解鞍日入後燒火中夜飯虛名動
天聽臣罪眞莫逭裋褐蚤歸來朝班豈堪點

聞河凍

關山雨雪客行難冰斷黃河百尺湍草野豈知王憲急
聖恩惟望簡書寬眼花連嶺雲中樹骨折殘橋馬上
鞍却憶柴門高不掃此身偃臥媿袁安

雪止

雪止見屛顏層巒接九關望中靑隱隱莫辨是雲山

明港驛月夜

明月升東嶺淸光下滿簾閨人歸雪厩獨步立風檐酒
力愁難減醫方問屢添長宵不成寐舊韻且重拈

流民 四首

狼狽持兒女遞亾狀可傷空勞擕釜甑逐地乞壺漿上
竈留蓬壁樓車棄路旁明年如有歲漂泊可還鄉吕三可者疑之
南服生兵火中原困餉糈太平惟望歲寇賊可徐除郡
縣愁開墾君王問羽書尋常曾委積莫只緊軍儲
齊列歲云暮荒凉道阻長兒童問爺媪今我向何方河
北深粗熱江南戰未央縱令恒産失切莫濫流亡
草間誰少婦見客小遲留車下風鬟亂回頭尚自羞捨
藏寒粥飯包裹舊衾裯多少離鄉妾紅粧笑暮樓

感事

讀書悲樂土講易警履霜我行朗陵野目擊心内戕禋

歲一失所草草之他邦布衣尚完潔神色已倉囊誠恐
水旱接何以支死喪上負軍國賦下無兒女糧議蠲既
不實派賑徒空名誰將閭井苦灑血陳明堂　皇仁等
嗟哉拯救非一方嚴吾外士馬寬我中邊疆元逆怖天
威顚隕先滅亾餘兒必螭醖歲月聊支牚巧遲兵所賤
拙速道豈臧臨岐緩簫兮總爲蒼生傷

確山遂平道中

路傍莫種田種田還是路羣馬散亂來襍軼縱横杢連
秋兕水旱民逃客難住野豆落艸間迷離走飢兒田租
一以逋牽連到親故褁頭見責隷欲愬逢彼怒不見催
符來府吏紛若騖殷晸郡主愁愍民爾能悟

龍駒行

朗陵道上紅塵趨喧傳天廐來龍駒繡旗十隊紛前驅
犛纓緣象貴不如玉山之穗可絲秣臥以五色番氍毹
蓮花鋄釴蓋嶽巔玲瓏鞍鑾七寶俱天人牙帳軒勇氣
叔燕秣越如飛鳧中原車騎忽滿野百萬驊騮盡南下
歷踶蹴躤神鬼愁跑斷欲震長平死漢皇開邊來渥洼
唐宗十驥功堪誇鄧公竊愛大宛馬見杜甫驄馬行註汾陽特
賜獅子花即今此馬非凡種銀潢天駟光芒動春間滿
血流眞珠夾鏡雙瞳搖珌琫建功神駿不在多人間凡
骨徒駛駛龍乎龍乎㚈努力洞庭千里騰烟波

郭店題四皓圖

皓首商山老何繇到廟廊行藏中自定感遇亦何常塴
跡同黃石神交奈子房酬知先隱去芝艸正煌煌

河南嫗

河南多老嫗奇醜因無比莫測其因繇氛之益有以炎
運末遘患流賊亂天紀妓娟繋馬頭仳佳棄村里及至
國家初嫁夫有兒子今年五六十辛苦事生理數錢賣
麥飯吹火作餅餌秖知垢歲濬豈解醋沐美物有醜爲
貴觽事率如此寄語新少年紅顏勿爲喜

鷺鷥

乍喜見何物㳟邊雙鷺絲向陽水尙淺隔着看魚兒

西平道中水文作花

翌日揚冷光水花見風力剌飾水艸形天然匪彫飾渡淸堅到腹十日消不得嘗愁滑馬蹄復恐過埓泐桑枝鳴蕭條仰視羲馭仄昨宵蓄風威月暈𣪠在北荒壠無麥牟空村有荊棘廿里西平城客子宜蚤息

臨潁作

從西平取道郾潁將出汴梁值郡縣遞送岳陽戰馬自祥符至確山斷續數百里僕至潁止舍羣馬適來在外殘雪初盡明月在天夜之方中商音四起皆邊徼之苦調燕秦之勁聲欻𠈌乍隊短吟不長四子之禽暮號九寡之婦曉哭殆無過此昔漢壘楚歌敵姬伏劍晉陽長歗羌寇解圍音聲感人亦云至矣撫枕而聽遂寫于詩

收人守明月中夜唱邊歌歌罷還相歎關山離別多馬嘶烟艸地營隔洞庭波願得除烽𤐣從今罷荷戈

臨潁道中

前村試借問行李可能安米麥今年貴茶湯欲辦難空原風莫莫落日樹團團蚤晚流民返寬恩望縣官

高樓

高樓何峩峩峩峩立中野即之更無人老鴟翻古瓦稽麥生井旁破竈依牖下嚴風四面來日腳白灑灑聚落既不存神叢久無社松柏失青葱塵埃化爲赭孤烟更何處躑躅停我馬樹下兩三人將無翳桑者

落月

月落不到地淸光先自收霧高方掩鏡雲飾欲如鉤狄曉始遊路苦寒方未休氷鬚彈復結塵襟拂更浮少壯遊歷處南北浪游悠悠不相識豈解長上聲年愁

鷃

獨樹一鷃語今年人事多背郎看總太計吏又來過野少蘐萆渠田無遺秉禾中原果蕭索雪麥更辛哉王山長云起句下皆作鷃語

開封道中 秋願熟

遙村瀘曉烟冪冪如春雨梁州歲差熟稗麥先出土流民鮮北至驅除畏官府奈何優渥餘不救焦枯苦嘗若哀鄉孤抱乞西舍乳一七足生涪誰能不哀楚諸公富經濟此事吾不取破屋防乞兒何云守筐筥

開封

當年灌汴京河伯太縱橫睟怒高千尺哀號埜一城昔天逢壞刼就地起刀兵日月從茲改山河遂盡傾洪武北伐駐蹕升爲汴京建文三年辛巳河決灌汴天順五年辛巳灌陷北門遂降爲省崇禎十四年辛巳小決十五年浸城盡沒中原會風雨光嶽舊精英節鉞還歌舞輿亾迹老成華胥餘何夢樹下輟誰耕入市花經眼停鞭酒送行不須憐物色好在問蒼生神水年年徙金堤費玉牲

祥符道中

已老山林客征途事苦辛如何造物意不使有閒人秫

馬向中夜登車未及晨邢堪霜雪重添病在風塵

黃河

居人掩閭臥客子裝已發殘蟾挂樹梢老犬吠牆窟鷄鳴奪頭渡蹀躞不得歇且喜水未堅帆檣坐超忽中流指黃雲旗尾南向揭扢濟無風濤神宜報肥腯鼓聲金龍廟碧瓦高嶕兀相傳趙宋臣墊此懷沙骨祀典易代存千秋豈能沒惜哉史氏遺事蹟莫可核俗傳金龍大王名謝緒宋南渡死節者碑載其事今復增水神四大王而五矣一說地名荆隆口俗訛

渡河已與兩兒燒肉野飲烈風作

野火炙牛肉班荆傾酒瓢須眉看若此行旅太蕭條樹上冰猶結河邊雪未消狂飈驚頓作聲甚海東潮

津吏

黃河本官渡何事呼舟遲津吏磬折前敢愬長者知修船未及已萬馬臨河渭羽書急風火不得少透迤此馬西北來駿足亦易疲餵養一失所賠責在有司小津浮梁過大水舟檝施疾驅渡河公出境心則夷馬爲三軍命愛重非過宜禡牙亦有祭冬官亦有醫馳驅何足貴當敵乃見奇騂騑一已建駑劣還追隨哮㘚數聲動號令山不移衝鋒覘礮火奪將指麾旗豈材若猛士凌志報恩私食人幾芻豆致命成功能宜艱乎謝津吏君言良可思懿德有如此壯大胡不歸

輿中臥疾入濬縣望紫金山不見

黎陽本嚴邑雨雪獨逢年雞犬閒行豕車牛頗群萃土風類陶穴沃野總畇田入廊廂房少逢村廟宇連廟宇見史記封禪書門攤來籠貨叫喚半花鈿歲暮忻兒女時豐看市廛馳驅到畿輔旅病轉迍邅正好指車臥撇同警枕眠加餐方味別訪藥歲時遷玉女脩真處仙蹤若個邊

寒夜懷山中諸子

酒薄不成眠裘衾冷如鐵海素漸籠煾幾燈將就滅去年嚴阿人高枕茅茨雪生平竹林意不向諸君說賦詩亦偶然敢同作者列頭白未著書歸來尋禹穴

過滑縣

城池古帝丘滑水納群流原燥偏宜麥民勞幸有秋雪晴天色正風定晚烟稠一統前朝盛燕雲十六州

豎儒

江湖一豎儒貧賤老狂夫六十無聞見行藏敢漫誣白頭風木痛青鏡歲華徂慚愧山中客蹉跎入帝都

酒癖刪前戒妻亡斷後婚性因宜艸澤夢不到金門飢烏下平地行人登古原踟躕傷長路鬱鬱共誰論

十一月二十二日午內黃道中眩墮車右肩骨斷大尹李以理予癸騎馳三十里過慰櫬上口占

折肱聞叔子斷臂有神光二者吾非偶遭逢事異嘗登車良憭滄中道幾傷從擊目愁民物微躬詎毀傷奇肩幻山海蟲臂述蒙莊已自捐雞肋何時復鳥張遠叛仙

今問惠寫葛洪方命駕過存畧寒燈接話長不材增擁腫多難習僂凉骯頓今何用皇恩放故鄉

養病大名署中立春日口占和思菴韻（復閏十一月某日聖旨）

隨車偃臥逾半月門外馬嘶都不聞已作墜街死學士誰爲木手李將軍河邊氷響風開凍雪後春生日破雲有　詔未容徵士臥長安車馬正紛紜

白茅堂集卷之十九終

白茅堂集卷之二十目錄

己未（康熙十八年）

旋閩草

白茅堂集卷之二十己未詩集終

白茅堂集卷之二十

己未 康熙十八年

發自大名縣是日大風沙

風霧蓬科轉驚沙迸坐飛 孤蓬振起驚沙坐飛言振而後起坐而復飛也 孤城中隱見杲日外光輝愁病春難療驚花興轉稀但逢村釀好澆地拂塵衣

成安道中群兒

看客群兒喜斑斕製作成乾坤方長養寇賊莫縱橫東鳥春知起清漳水漸生京畿師律整秣馬不妨耕

邯鄲

邯鄲大道長絡繹出鮮粧皎日鄲紅袖春風滿白楊醉

游金勒馬華館玉甖漿花鳥思三月樓臺隔女牆有無留幻蹟到處說黃粱作會邮童喜題詩賈客狂叢臺今寂寞園墓總荒凉日夜西河水無心送夕陽

邯鄲旅夜

蕭索盧生夢千秋誑未休我來但高枕百尺且登樓市柝時驚馬南茶不計甌風威起中夜城上誤更籌

沙河烈風

午日忽不光衝飆涸清晝霧作五里昏沙驚連岡走仰觀若犂滿儵變蕉葉痠不有駿鳥炭將無麒麟鬬行人苦何似坋甕相雜蹂車馬曳蜣螂形容醜蝬犾牛浚潰馬通焚輪舞臊臭口鼻并盡遭污眼耳幸不受蕭疏半短髮塵土行未夠安能出埃坱去與浮丘遊洗頭玉女盆礪齒神漿潄古有御風人覓哉列禦寇

自沙河至邢臺

沙閱邢臺路周遭似雪明日斜風有影春淺麥無聲旅次頭添白天邊月又新老來肢恐廢瀕次坐浮名

堠戶仍留牖桃符總換新舊畿原氣象父老尚真醇累月愁爲客長年病著人誰言當聖世國綺不稱臣

趙魏三分地金湯百戰餘山河原混一聲教舊車書艸樹高平冢風烟鉅鹿墟興亡弔今昔伏軾但長噓

未覺筱輿穩難勝病骨勞衰創肩右袒側帽首偏搔野曠牛羊放天清鸛鶴高試乘風色定緩緩過平皋

郭巨廟

郭巨埋兒處千年廟貌新地留愚孝蹟天與困窮人古栢微存翠寒鳩懶報春王侯多壠墓荒艸臥麒麟

河朔

七輔雄河朔縣華接帝鄉吳羅物燕市北妓半南粧將帥論功峻杯盤屢舞長何人工諷諫聖主誦長楊

沙岡行寄李東皐

北風吹沙作波浪沙淡馬牛力難上僕夫攘臂相歗呼爭前十步不一丈車輪袞袞塵蔽天鐵轡革袒愁木墜東皐老人定無事倚杖空山候杜鵑

豫讓祠

橋下乞兒匿七首大國上卿馬不丕骷髏溺器生紅腥
銜宮怒魄應牛吼斫衣三躍呼蒼旻老臂神血不在身
墜沈三版禍太酷水鬼跳訴黿龍嗔夷城滅族舉易舉
不恨中行惟恨趙詶恩有異何足疑國士待臣國士報
風從坎上寒滄京千年神火熒空桑雄魂髣髴挾長劍
日暮靈旗回晉陽

趙州老人年九十六

神宗赤子皆七十如汝老人今更稀人間肉譜李守素
海外胎仙丁令威遠祖曾傳靈壽杖新朝不脫水田衣
自言親種橋東柳巳見孫枝四十圍

麥科

麥科風漸肥鹵地夜回涇冬乾未爲患秋雪巳得力西
山饒水泉耕溉出玉粒溝洫苟復行豈仰南漕給刑書
與丘甲王制久巳熄趙襄武靈風秦設商鞅術後來更
爭戰府調輒非一所說在富彊而民轉愁瘠禍本從驕
奢漸積成僭逆滔天有藩鎮流血滿郡國清源慎名器
民牧宜切責上以廉恥風下用勤苦食黃金可糞土制
從遂堅苹君莫歎天時人事良可惜

滹沱

此地名危渡逢春水驟生遠從雁門塞來繞卧龍城落
日無邊白長風自作聲太行峰北向都拱舊神京

南信二首

南信久不聞賊情竊如鬼羽檄晝夜飛帳殿封片紙鄜
鄜抵宛平夾道一千里快馬馳健兒蹕跋黃塵裏行倅
來黃州三問方啓齒苦訴軍需難民貧欲枯髓環瑱古
所禁粟秸惟稱使但除餫餉餘野贊纓拾矢攻圍今幾
道取用固不訾內顧金錢空外仍泥沙委民勞傷天和
冦擾恐中起敢問常平倉儲偫今有幾
物情苦不齊今貴昨尚賤賤俵而貴徵蒼皇豈能辦官
胥敢作慝王令有嚴譴釁插一文錢乖崖親用劒食多
生者寡賊去民亦散所奪多空城將軍猶野戰采木必
在山瀦水必因澱誰能富國家不仗民力羨

定州

往日中山郡防秋倒馬關昔人征戰死今號髑髏山令
節逢簫鼓春風出黛鬟冶游仍若此回首淚長潸

栢鄉光武廟廟前兩石形如人中斷俗傳光武所斬書生王楷碑焉又臨城縣鵓鴿井亦云沛公避難處

漢代與王蹟流傳恐未眞英雄不妄死帝業且風塵習
井雙栖鴿荒祠兩石人書生偏語怪碑版立嶙峋

夢邢溝

正月無啼鳥垂頭惱拙鳩一旬行上谷昨夜夢邢溝春
望聊沽酒寒深巳破裘若非　天子詔容易到幽州

觀燈

上谷獻歲寒未減榆火初鑽試煮冰燕姬對月慣沽酒

楚客朝天來看燈紅粉坐車南國麗黄衣騎馬喇嘛僧
（昌云音拜麻 時語紀實）家山烟燧知何狀病惄春杯强自勝

見歌舞

江楚衙鯀地兵戈更幾年别離春色外歌舞戰場邊帝
里風光好倡家結束妍但除征戍婦樓閣盡神仙

保定

幽朔無兵事庄徒在在閒日高清苑樹春度紫荊關角
觝呈新伎魚龍舞百蠻今朝燈火節駐馬一開顔
兒女鬧元宵（陝其年云正白大方）相沿自歷朝花燈太平鼓風月
美人簫寶馬回金勒優倡試舞腰冶游莫歸去盡意騁
春嬌（鐵鞬小鼓入春亂敲名太平鼓）

安肅蚕發

皎月金樞落榑桑曉日升鴉聲翻細影鴨嘴破春水殘
[illegible][illegible]留枕前村正衍燈小山松桂緑一夢一回登

高碑店故老述舊

我昔遭寇亂屠戮城郭空從容免鋒刃奔走翻路窮肌
膚裂荆棘蟣蝨棄鬅鬆風烟怖鳥起四顧逃溪叢欲渡
河無船叫號咨嗟翁十號九不應烟火生喉嚨碎首老
負節扶掖攀覬孥沿溪採枸蕨聊奉飢腸充盡室既南
下反戈逢內攻殘貉既續狗一馬難成龍蕭條返泖澱
痛哭辭江東擬從先兆側羸送王孫終脱桒不綴枝猋
艸無華風折肱謁 天子汗脊慚群公丈人述丧亂約

畧奔波同白頭頗忘事回首心猶忪 聖皇御寰宇恵
澤及昆蟲東南不足慮神武方優容殷勤教兒子努力
事春農乾坤正整頓四海同時雝

元夜月

烟花勸客嬾雷連村酒沽來困頓眠簾下美人簾外月
冶游今夜定誰憐

涿州雪 二首

河水琉璃凍雲山鉅鹿長燕圖傳督亢（平去二聲）漢里指樓
桑先主香燈在華陽蔓艸荒偶來馮弔客風雪過良鄉
連月晴光好渾河凍未開春寒住流水密雪淨浮埃走
馬驕嬖覽富鑪宫醱醅遥思故鄉樂玉笛吹江梅

喜遇梅耦長于施愚山坐上明日耦長以愚山詩
卷索和是日始能力腕次原韻

風煖晴初捲銅蟾凌未開正愁羇旅寂忽報故人來老
我林泉客如君天下才千金值底貴肯上郭隗臺

送葉道子之任濟寧

易州美酒玉壺傾二月都門送汝行正及落花鶯語亂
不傷芳艸馬蹄輕山東近日流民衆淮右連年水勢横
充國屯田真第一乘閒聚米細談兵

春分前累日大雪岳州捷報至又聞豁江右逋賦
姚給事締虞講也書示山長康伯同賦

燕京春色真可惜六街九陌塵雲日夜來黄霧横疏星

比曉城中雪一尺去冬幽都雪霰無中州九月氷載途
更聞閩粤海欲凍老榕坼裂萬枝枯邇來地氣有如此
東南飢民復何似　詔書盡放榮陽倉役夫愁絶黃河
水昨夕捷書來洞庭歡聲一日騰神京　天子御樓親
受賀群公執簡更譚兵　聖人不用歌黃竹路上還多
負薪哭但令四海升且平此是九天珠與玉豫章逋賦
愁多年一朝大賚皆與蠲癃瘝淚涕漢文詔滿朝盡說
姚崇賢我來非索長安米敝裘僵卧依然是獨此聞之
不勝喜更誰高會聚星堂爲我將詩傳一紙

附春雪呈　大人兼答舒康伯先生　顧昌

長年不合身爲客眼底離奇換春色去年旅食江

夏雲今年寃對燕山雪燕山雪花大如手長安紛
紛勸春酒朱門鑑舞不得停紅鑪煖炙金盤丞我
來長安高閉門雪風不厭清心魂杞中老人慮天
墜憂時兀兀窮朝昏門前剝啄提壺使軏昇蒼頭
問誰是手開絲絡疑酒瓶發緘乃是舒君字舒君
雅意特好奇有酒不問問我詩墨膠筆凍指欲直
天寒索我枯腸爲只今可喜書中語昨夜籠童聲
天鼓黃門泣訴鄭俠圖　詔書軫恤流民苦吁嗟
黃門眞古處此中更有病哀安曷不求恩放歸去
吁嗟黃門眞古處

撥悶柬王山長

市酤雖貴典春衣衚衕泥深晝掩扉昌云京師小巷曰衚衕按說字衚見說文通衚也又與洞通山海經梁渠之山有鳥名囂其音如鵲食之止衕然則衕非近代俗字南齊書蕭諶等引兵叔鸞林王于西弄註南方曰弄北方曰衙衕則北魏已有此語蒙古國語作衚衕雲外已聽
南雁叫樓頭忽釣魴魚肥敢將白首隨朝請正莫青春
作伴歸兵馬漸西巴峽定故山桃李更芳菲
灃州王舊令詩伯仕路浮沈感二毛弟子曾持三鱓獻
門雛爭集五陵豪王官武學教授自知歎傲憐予共莫以身名
晒酾曾南望長沙春色遠三湘風物且旌旄

喜遇邵子湘知故人蔣頡揆老病兼傷簡弃楊公
自識蘭陵邵子湘枕函嘗秘蔡中郎上來潮信孤山轉
東去江聲鐵甕長楊氏草亭猶未改蔣生竹徑莫教荒

雪天遇汝長安道驚喜還流淚兩行

雪夜懷友

西山數點雪一夜滿長安念子披裘客北風江上寒戀
知馬首南歸日倘寄梅花春已闌

簡孫豹人兼示許先生先生崇禎六年舉人康熙
九年進士山居又十稔今同孫布衣名至昔云許先生自俊
與君行年皆六十君髮全白我猶黑舊日交游盡老蒼
長安少年好顏色九衢車馬轟如雷相逢握手黃金臺
松雲不散夢長住杜宇欲啼花正開窮年只愛山中趣
艸服曾遭猿鳥姤厭次先生未著書杜陵老子何曾賦

丈夫出處難兩妍許家玉斧何其賢金鑾對罷還高卧更向金門稱謫仙

曹正子園亭偶集

一時風雅南皮會恰有蘭亭廿四人詩就不須金谷罰花飛堪作錦園茵疏狂楚客每山屐潦倒先生漉酒巾後約海棠開爛熳衝泥騎馬不辭頻

感舊東董蒼水

襞君書劍將游粵取道江干過艸堂（蒼水浮湘集有六年前過飲予艸堂作）喚婦到厨親斫鱠呼兒出塾侍焚香百年良友能重見五載深閨已悼亡讀罷浮湘詩一卷天南今亦換滄桑

萬歲山（遼始築土山宋宣和中汴京築艮嶽綴幸群鳥飛鳴主山者唱萬歲山鳥雀迎獵金主移艮岳花石于此亦號萬歲山歷代為游幸之所）

禁城朝日敞曈曨元武門前望鬱葱種就虬龍皆遶殿教成烏雀解呼嵩蕭條雲氣來天壽嗚咽流泉出故宮歷代相傳行樂地更無杜宇敢啼紅

遼后梳粧臺

梳粧臺在龍池側但過元宵鎖禁門一自神峰移艮嶽不堪荒艸問梁園鴛鴦夜雨猶驚夢螞蟻春風解返魂（南海子螞蟻墳俗傳金遼戰地亡卒所化年來漸少）何處關情最悽愴煤山山下淚潺湲

社日耿茂伯招守醵酒酥豚

醍醐潼乳舊曾聞社日開筵喜見分今日割肉多于昔不獨歸來遺細君

寄康伯巷子（有序）

康伯出示今秋九日登萬柳堂不果還飲王山長齋詩屬和題久清明矣忽思東坡在嶺南以小陽春與客作重九有詩云今日我重九誰謂秋冬交然則與會豈有定期哉山長前有鶴林七七花空盤之句今杜鵑花正開寄語山長宜速高會

晴光已近清明節見汝今年秋日詩看花自作我重九落帽豈必龍山期屋發杜鵑真爛熳堂開萬柳正參差同游不用殷七七來日攜尊任爾為

清明

金魚池畔水初生玉蝀橋頭取次行記得徐奇筵上句五陵荒艸不清明（越人徐奇𥰭在龔尚書席賦詩惟有五陵原上艸荒烟莫漠不清明坐中有泣下者）

寄諸兒

清明春過半經眼少花枝鬱鬱吾真老星星髮欲垂風烟回宛馬露布啓王師（時納西款將役楚疆）且喜長途靜真嫌策蹇遲筍泥抽謝豹竹雨叫黃鸝書帙愁霑潤匡牀莫動移釀泉宜此日鋤圃念諸兒夜讀能無廢山杯許略持歸期吾屈指花信肯相欺且買街頭柳分春照酒卮（兒童[illegible]）

赤鷹 天寶時申王有高麗赤鷹名決雲兒弘正間亦曾入貢

赤鷹渡海何年事萬里風雲未可呼殊種混聞誇黑白
奇毛豈肯辱泥塗朝霞起處飛難認獵火明時望亦無
呂紀丹青窮羽族不曾收入百禽圖

黑兔 嘉靖九年淮王進白兔中鄭道多而喂毛蟲之螢也頃京師忽有純黑初亦甚貴聞更有青黃赤者

年來玉兔遁人間底貢初傳出白發天女自然無厈黜 寄汗亭見北[illegible]錄
宮妻何日借容顏影當魄月全成黷色映朱
龍客帶殿持向侯門索高價歡呼不惜買千鐶

曹子清餉藥

韶光閉戶惱不徹況復病痁多晏眠半紅半白杏花色

乍煖乍寒三月天藥盌繩牀嘗廢日他鄉逆旅動經年
世情交態寒溫外別有曹郎分俸錢

東佺廬

老我來緇京雒塵寧都魏叔白綸巾東園綺里雖歸去
終是留侯門下人

聽友說過城

城頭千里目沙樹雜荒涼雁起風聲碎雕來雲色長貳
師曾被困都尉敢言强事後書生膽高談笑武皇

報國寺松

龍身爭天蟜 音杳 咬 鶩字共岩嶤骨格真殊相風霜歷幾
朝翠華曾駐輦珂路日揚鑣不見淮南桂千秋自寂寥

耿倦伯贈墨原韻

半畝茅齋闢廢墟蕭閒乞得此生餘怕參史局隨君贊
嬾與文園賦子虛已老終宜題鳳字從今戒作換鵝書
豹囊持贈君知我歸注殘經辨魯魚

三月朔觀保和殿 時巴陵獻捷是日上祀鄧將軍法駕丁夜出

王春觀朔當三月一體當參入九重玉漏漸催高閣鼓
雞聲翻後景陽鐘並堪麋鹿隨班簉自有夔龍位靖共
遶日旌旄騰露布山林惟喜際時雝

出體仁閣 二首

星晨曉爛天晏晹旌旗辨色整班行 天子新開廣文
館賢良對策省東堂茜英風灑宮桃嫩碧線春垂御柳

長宴罷鈞天憶前夢蓬萊原在白雲鄉 昌日先君嘗夢羅公洪先持制旨召爲欽文院官
罰柧飛觀鬱相望龍尾穿行下建章欄楯幾重通碧落
玻璃一道壘虹梁掖門馬立嘶芳艸故苑花飛出禁牆
野服何緣到天上並無三策答君王

清宵

僕本山林駘宕人芒鞋暫蹋軟紅塵清宵悶對孤燈坐
兩月驚看白髮新詩到長安惟贈答酒因多病亦逡巡
鄉園細雨茵蔯綠挂壁曾留墊角巾

醉爲友題畫册 四首

城穿社穴忍荒蕪妖夢乘車入也無鼠子如今都敢爾

何人寫作醉貓圖　右醉貓

署梳翅鬢倚彫牀小院風微豈宛香笑把金針藏線底

有誰來看繡鴛央　右罷繡

欲界微蟲愛寶開寒天鴝鵒喜毰毸看他撩亂梅花上

鼓翅翻身到地來　右交鴝鵒

深竅藏丹負恐遲花邊抱厀欲奚爲莫教錯認隆中客

此是幽人打算時　右抱厀

向愚山乞綠雪茶 愚山自製茶名

薊北春深到貢芽昨蒙　恩賜啜天家清明門掩黃昏

雨消得宣州綠雪茶

從愚山得貽上見寄詩帙

榆錢飛送白參嬰餐見家園梅落時連日如癡緣底事

敬亭封到阮亭詩

曹選人送蛤蜊丁香

鯧鮓河豚筍饞羹江東風物可憐生薊門一味眞堪戀

蛤蜊春深賣滿城 蛤蜊黎利二音

鹹地花枝不易生丁香幾樹解含情何如歸唱江南樂

散步長林聽蚤鶯

送𪄠長游西山兼致施尚白

名山如高人相見苦不早蹭蹬行塵埃耗𥇍令人老帝

城眄西北雲氣白漾灝萬疊與千峰高深亂嶠昊崟崎

都官齋東髮富文藻刻虞詮翁看卣然起幽討 卤卣本字 先

朝昔傳蹕不獨玉泉好紛葩逐春開落翁隨秋掃流泉

夕陽下東望舊京鎬回首天壽雲旍旛正縹緲君攜錦

囊出得句輒傾倒我病悋追攀愁傷夙寖抱愚山老喜

事從筆天下少揖山與山語曠若逢商皓詩情雕謝客

賦格纘文考二子騁奇思冥搜幾飛鳥倘逢秦宮人覿

續定難了吾方整歸轅還山拾靈艸

送黃舜民游五臺同青門子賦

太原五峰秀橫絕金天隈俯結大地骨渾凝元化胎嵌

嵔覗白日紺谿藏奔雷下通毘嵐風中有壞刼灰當時

丞陰火爛若恒星隕騎鸞眾眞至跨象文殊來仰攀鐵

鏁絕倒見多羅裁河聲地底響月窟嶼冥開頭陀苦行

住木客吟詩哀自非智勇力想像生驚猜董公天下健

方寸崋嵬首夏襆裝縕言往清涼臺高凌帝釋闕雲

漢低昭回豐隆不敢震彷彿喻嬰孩手持玉女篆口服

羞官齋漱氣漱五濁縱心游九垓山花拾芝菌雲頂烹

莓苔奇情發藹藻微義掞複芟予方困都市十日三冢

霾糢糊巾車裹皴面蒙塵埃南鄰有花樹只尺難追陪

風飄榆錢白似落江城梅嘉君騁歷覽愧我非仙才頗

擬淮上棹東行窺徂徠

四月三日　恩旨宣放

聖德包無外天恩許遂初顚危來道路拜舞下階除采藥

求身健逃名愧術疏還山書細讀食蕨敢言餘 杜工部詩食蕨

不願餘

諸子旗亭讌別

旗亭一杯酒磊落萬古心風塵豈素志車馬來駸駸與子雖異鄉顧盼皆知音浮蹤雲雨合意氣江海深良辰共激賞爲樂當自任旋童出妙舞絲管何愔愔中坐起踊躍南望松竹林枕書足駘宕縱酒非荒淫且聽氣出唱莫歌梁父吟各保金石志敢輕纓與簪

留贈宋寥天

獨坐公孤貴千秋道義尊樞機宜密勿摶挽正乾坤八座科條整公前總憲中臺政府存瘴炎方拒闕順逆劇平反歌頌今祈父經學老叔孫父學讀 風塵勞物色月旦別人

倫艸野原疏放行藏貴討論山川間吳楚聲氣到丘園冠帯多年棄烟霞喜自需暫來登鳳闕晉接喜龍門雅誼成高會推襟無俗言蒲帆南去路清夢繞啼猿

答愚山寫別

先生非爱祿老去本躭閒流水無心住孤雲不戀山會須存直道莫只愴離顏我爲虛名誤形骸困往還畫舫清波送高林鳥哢閒誰云薄冠蓋秪自戀雲山緣酒歡詞客丹砂駐老顏江天一萬里身與鶴飛還

附　送黃公還山　　施閏章

故人看又去羈客坐含愁把酒不成醉何年同復游才偏稱野史名已徧皇州鄉國烽烟裏休登黃鶴樓

強起非君志京華且復春嬾充虎觀客閒許鹿門身冠蓋看今日湖山讓此人狂歌自通隱未老豈長貧

出東便門至渾河寄答耦長

楊柳綠纔勻清陰夾道新乳鴉飛自喜沙燕遠迎人沙燕不巢屋 舊路初回轍渾河更問津　聖恩深似海乞得是閒身

望遠一停驂岡陵水氣涵鄉音半楊子京口大江名楊子 村樹似淮南書劍書憑載青帘酒易酣佳人隔雲末愁思滿江潭

次張家灣

亂日修途漸鬱烝歸舟乘興快先登試聽一路催晨鳥

且覓長安六月蠅薊苑風雲原慘澹是日回顧西北氣黑黃甚 漢家宮闕舊崚嶒只今回首留遺恨未向昌平謁舊陵

猛雨聞雷聞是日上躬禱

一春思猛雨今日挾奔雷似向江門起如從峽口來仄飛憐拂燕亂點滴新槐身是天涯客愁心亦頓開

泊天津

海近風雲幻天空湖汎長魚鹽當稼穡蟲蛤足餱糧水滿鷺兒喜荷生燕子忙夜來靈雨過楊柳弄青光

夜雨志喜東秦補念

幾月隔雲白雷聲猶在東可能宵澤遍敝使漕河通艸樹宜宵雨禾苗王曉風腰鐮如有用不怕動長弓

流河

北下滹沱水東來上谷長夾河芳艸色沿岸棗花香涑
雨波文亂輕雷海氣涼天南雙島公極目是江鄉

雷雨晩來霽牙檣集暮村吹漁船上犬迎客水過門市
火先星出歸鴉背月翻夜高闇鼓角猶指舊烽墩

青縣道中見夏雲

斜日照平地亂雲如雪峯仙人海嶠出煅鍊金芙蓉當
春數雨土黃霧爲昏蒙楚粵正攻戰數州尤鞠凶山左
榆無皮江東焦稑穜修河衆流絕漕艦告不通愍惻匪
慈壽　聖人在齋宮遽下罪已詔拜上天壇封太皇太后步禱宮中上降詔罪己四月十五日率群臣躬禱甘霖隨至清風倏汛掃布雨鞭靈
霳始覺雲氣正庶幾粱豆豐黔黎望蘇息四海心理同
紀綱肅辰宁艸野皆恲懞惟當太智巧飲食安顓蒙高
談儗匡濟樂禍非英雄

舟中懷同行南下諸子

扁舟并南下雅意喜相知爲有青山約誰歌白水詩長
淮秋水闊六月藕花陂歸興正如此清風五兩吹

重懷施愚山高阮懷

離別動十載浮生能幾何新人不如故舊好況無多磊
落心猶素山林髮未皤著書公等在老眼試摩挲

京國頭幾白山林眼自青君來傳信史我太抱遺經講
學聞東魯論詩憶就亭十年良友淚更爲傑長零謂徐誠也

夜過滄州

渤海梅雄郡征帆挂月過問途行地坼進艇犯星河得
雨高粱起逢村稚子多未知澱汝路流娐近如何

舟月

沙岸維舟夜檣烏月正當羽蟲騰夕露水馬喜清光蘆
葉全無暑樫花亦有香魚蝦雜湖海風土近東昌

東光道中

岸曲船頭轉帆開幾葉蒲今朝風迅駛昨夜月糢糊短
艸閒耕牸殘陽蚕螗蛄可能凭水檻一棹下東吳

旋風

曠野雲生地殘陽月在天乾風蟲竿角直上似狼烟淮
渴千艘阻河流故道遷東行倘未得吾櫂止清淵聞河道阻

故城道中望雲雨不至

塏爽燕齊地江淮鑿道通一河縈若帶四野望如空傍
海飛霖雨長天斷螮蝀鄚城何處是前月頓帷宮鄚城爲任丘縣三月丁酉上幸鄚城觀魚○庾信馬射賦帷宮宿設帳殿晨開

運河渴仍過大名消夏由衛河過館陶作

地徑館陶僻扁舟獨向西道遙蒼耳塞水上白雲低落
日無歸翼晴空有斷霓丘陵何寂寞沃野鬱青齊

大名署中呈思葊

大暑若罏冶避煩何所之臥君北牕下自有清風吹開
軒面綠樹把酒聞黃鸝豫擬還家樂烏巾相對時

大西波爾都加利亞國貢獅子寶刀歌 有序

國王豐阿肅遣陪臣本多白勒拉進康熙十七年到
京按爾雅狻麑如虦貓客有賦者寫形未合酒間代
作

大西波國金天西金精帶劒生狻猊兔脣虎面黃髯鬣
頂傍豎耳獰貓貍貘眥鹿肋尾若犇㠋前雞距名懸蹏
川爪出火星流鐵睚眦非怒乃其怡吮舌嗇意攫不威
入閶闔畫流傳非問程十萬瀛澥迷雕題璩耳僸官隨
天王紫夏聖徇齊牢籠四夷如醯雞太常典禮紛鑾儀
佅儛拜舞𣄃丹墀大食寶刀何足奇裝房鋂鏤賤為犀
燭銀火玉金鎕銻百斤一尺青頗黎聖人埀拱恭默思

不寳遠物姑柔綏付之虎圈外庫司臚卿浛譙齊將歸
上尊擡羊三个髀酌之靈醽金罍登宜春葦路芳艸萋
上林陰圍所不恢晾鷹古臺駒佽飛習戰不鑿昆明池
侍臣揚馬無所為羽獵不賦閉毛錐乃名太史各九圖
邛作白狼能賦詩兩階干羽八佾躋自歌自舞鸞凰嬉
丕翔孕抱無卵麛四靈郊藪皋巢柚其餘胎鷇可俯窺
武功適奏文德輝代身金人排四陛旅獒越雉世所希
東方合利來何時闓明九首領厭頤文康詭狀前祝鼉
銀韉帶車淸廟鑾咏弓慎矢扈國持賡歌史策萬禩埀
不比張衡贊賦辭 唐初康居國貢獅命張九齡作贊虞世南作賦

庭槐

言庭六月秋槐陰倚南樓宿雨曉猶滴溼雲晴未收蛻
蜩鳴帶澀雛燕語新柔且喜無猜與栖飛得自繇

槐陰

槐陰不受暑涼颸朝暮吹清晨花滿地昨夜雨低枝隔
葉黃鸝窺蝶乘陰鶴引兒吾廬當此月梧竹更參差

寄懷徐子星聞自荊州回鄂

龍上辭劉表幽人遯竭冠論交非偪疆入世總艱難暮
齒燕歌劲朝烽楚客看極知林壑小養拙寸心寬
頭白經離亂蒼生尚寂寥風塵愁萬國雲物望清霄嬾
慢酬知己謳歌荅聖朝昔賢懷一飯處士敢言驕
聞道王師勝戈船下岳州荊南初復地湖北可寬憂轉

饟能無匱籌邊遂有樓幽棲今亦穩半壁倚君侯

雨過

雲攤蛟龍過炎天斃夕涼輕雷殷行雨皓月洗新光夜
鳥栖難定飛蟲溼更翔江湖何限好清冷到菰蔣

攻魃 有序

大名縣八里庄民郭虎娘婦本月十九日不知何村
人打旱骨將本庄新葬某姓處遷厥首開墳登時打爛
按西域有厥𡖖軋之一其鬣取頭蹴分擊近北俗遇
旱或指野冢是魃考彼聚衆發而戮之謂之打旱骨
雖冢主子孫不得阿狗似埋報怨騁茲藉口人痾
訛言夜妖偏矣詩以紀異

夏杪劇旱乾涷雨僅濡瓦秋殺行欲焦淡溝土膏藉椎
埋攻旱魃譙擊鼓聲啞異俗本西羌何時入中夏凶奸
動無賴扇亂驚四野朝聞開封劫呂云陳留志阮隨爲開封令吏報外賊劫甚急南方圖恭局上幼亦甚急日夜伏南塘馬謁言壞風化律令安可
假刑政尚不修徒然望霑灑

夜熱

鐘鼓傳更短煩炎覺夜長銀河無水氣列宿鬬光芒飢
僅愁鄉井叵變改戰場比聞三峽浪洶湧出湖湘蜀水大下調防甚嚴
楚地蟬聲唱江鄉稻蚕收衡州鬪遏羅川水更防秋甲
胄都如火嚣囊莫暗浮凶秊兵後有戰鬬且難休

夜靜商聲起荒城鼓角聞星搖壁壘陣月暗羽林軍蛇
豕山猶伏猨猱性自羣中宵思萬里轉覺正紛紛
輸粟豪家易危疆受牧難報災聞處處治理豈漫漫戰
地瘡痍襖中原骨髓乾數州新寇復迫切望王官

旅次憶揚陶雲兼懷令弟芝田

夜氣知秋近微凉起白蘋水搖星亂鬬雲過月重輪豁
旅仍留滞疎狂浸隱淪得聞知已好幸展性情眞
誼執通家舊情看會面初竹林依幕府盜櫛把良書滌
蕩兵戈後風流諷咏餘欲知淡意在定有狎樵漁
令弟雙瑚璉文場製作姝玉堂今獨步赤管許誰俱司
馬來題柱終軍么棄繻老夫三倒後高譽欲傾都

七夕熱

七夕當三伏炎威滿太虛河梁奴鳥鵲月窟爛蟾蜍大
地同炎餾凉堂狹掃除小苦堂內屋狂殺子雲居王子雲大厦漏不能葺于堂內苦小屋自云避暑

夜起納凉

竟夜蜩螗苦中天閣道明渴雲行自逐晴漢轉無聲氣
候互萎變炎凉合送迎田家秋正急雨澤望西成

飲何文水署齋初作大名服闕重得大名

少府初分魏博城重衙恩命出神京三秊父老頻回首
舊日兒童兩度迎可但韓琦能愛客魏公玉杯宴客相傳作大名時事
誰言何武不知名天涯兄弟還成別取次松醪與細傾

風欲雨

日腳穿雲漏凉蟬響奏齊塞垣風母起河畔雨師低殺
氣迴雕隼秋聲入皷鼙比聞焚棧道賊火華陽西聞攻賊衆中

立秋日雨

驕陽豈無節秋至中夜雨敧枕聽樹梢初如響機杼清
風入櫚戶點滴漸可數晨光微曚曨渠穗欲輕舉澶淵
近多盜洹水劫尤愈郡邑徒彌縫夸張鬪榛楚郡邑多虛報開荒不能賠賦者或相率爲盜青齊易子食骨肉化豺貙須防黎陽倉
豈吝左藏府毀穰理固然澳搖慮于侮何以致太平秊
豐破囹圄

還過內黃值李以理于道

囘車漸南近歲稔復何憂七月棗梨熟凉風禾黍秋斷
蟬連遠樹落日隱浮丘喜與故人遇停鞭一逗畱

老翁吟

老翁童頭牽阿婆畚鎌在手行且歌高低齊唱農家曲
婆餅禾焦蘆䕸禿君不見直南田地數百城可憐賊退
無人耕朝廷急遐官人厺前日武功更何處

開州蚤行

句陽隂湫露蟋蟀鳴艸間久客惜時叙倦禽思故山牛
羊隨日出戍邏帶星還此地粗霑雨農庄幸少安

黃河 連歲河水爲害今甚涸

河伯驕秋水昔年正淼茫魚龍初欲伏鴻雁已高翔屢

報沈牲馬虛傳見鳳皇 訛傳鳳皇見郟縣 何如杳雲雨與國作
豐穰

車下喚舟渡舟中仍坐車亂流難破浪殘暑尚蒸沙引
纜沿灘過衝風下碇斜 逆風行有下碇法 來時千斛小萬馬正
喧譁

臨潁旅夜與兒昌說史寄葉四掌院

史贊前王烈生當不諱朝 上諭纂修明史雖有忌諱之語亦不治罪 未知論
末造何以附宗祧蜀漢須非寇江陵亦系蕭廓清歸
聖世直筆可明攄
筆削今誰秉綱常準大公正裁刪義犬礪俗表鍼工趙
裔丁零絕唐季建業終莫令濡赤管刻廟起悲風

狂言與亂世眞僞苦難分翊戴原羣策譌傳誤六軍妖
尼贋公主黃帽詐儲君稅虎休推問湖陰已寇氛
捧日乾清正崇朝遐侍移老成極調劑奄豎豈能爲禍
劇陝蒼烈時幾漢獻危空餘拜杖血沾灑溼丹墀
下殿驚熒惑升階脈至尊如何天語誤濫許外臣言臚
寺糾儀注長秋秘寢門史書存大體雜記恐非倫
祧廟承平久宮庭肯典儀建儲明詔在愛子出封遲挺
擊誠無謂爰書實可疑未央女子入不見漢成時
復社何關係声标亦偶名國家無黨錮習氣怪書生孤
立元夫寒危亾節士名至今江左痛莫不表忠貞
大孝惟尊養乘輿迎太妃午門回鳳輦子夜泣龍衣政

府慚家令皇衷重姒徽當時泥經術張桂未全非
別廟非無禮承宗軌亂常春陵宣祀考濮國祇稱皇太
室同鐘虡明堂配祼將興都兵火後園寢幷荒凉 興都承天府
景帝原居攝江南謚代宗上皇還玉璽南內豈金墉盛
德能三讓親籓定益封孝孫惟配饗典禮盡禋恭
土木艮孤注澶淵策已疏奪門非得已奇貨竟誰居秉
燭南宮夜鳴鍾前殿餘扶天功稍緩愁絕老尚書
天子雲端坐長安日下望寄書秋雁少移帳積雲長復
碎曾相許和親且慢營玉關仙仗入朝議盡荒唐
聞說金川變從亾寶幾人南奔都未紀西内事難眞顧
盼孤臣淚淒凉芳艸春虛傳不封樹漢廟有明神 相傳金山

口有天下大師墳

龍鳳初稱宋高皇未建元師聲項羽罪哭臨楚懷孫名
登林兒斥碑仍故主尊鑾城非盜賊魯史可重論

句容縣高皇帝湯沐邑也有碑紀年龍鳳帝討友諒爲龍鳳之君發喪事與漢高同○錢謙益有學集云寧王奉高祖命纂通鑑博論于至正二十六年特記廖永忠沈韓林兒于瓜步庚申外史以北人紀南事多所未核其云風浪覆舟師泛漂林兒之記詞所謂君其問之水濵耳按博論當大祖時已不流傳但君齋林兒非高祖示萬世之本意且殺宋[illegible]似

聖德同天大南來本義師烈皇非勝國　御製有豐碑
陛下詢前史詞官仿漢儀諸君無鹵莽垂訓是元龜
褒貶春秋義微辭一字中史官無論贊歷代失雷同稽
古唐虞典因之渾噩風後來誰折衷臆論豈能公

野女嘆

白楊老樹連岡生搔搔瑟瑟皆秋聲短衫大笠荷筐筥
木蘭女兒未嫁人宮雲潑天如染墨風雨欲來休拾麥
還家但令釜有煤身上單衣濕亦得 北俗拾穫豆皆稱拾麥

信陽山家

枳剌藤稍接四鄰蕎花秋蝶往來頻山童隔水收魚笱
野老逢人正葛巾亦裹青梨都過眼黃鸝白鷺漸相親
蹉天日暮散風雨無數遠峯來向人

天中書院 汝寧府城北五里土人云本名二君閣三年前太守爲二君山朱神仙建碑稱朱子開趨衛公將至遂易今名毀朱子碑

天中山下二君閣無影塔前朱子碑高榜署書新刷寫

三秊歲月好推移荒原立馬看雲雨蒿目當途滿蒺藜
莫以丹砂問句漏蒼生何計起瘡痍
太平左道更奚爲勢極災生悔莫追諸將下樓孫策怒
一羊能語魏公疑讀書牢相究窮理好弄兒童總未知
講學從來闢白鹿千秋獨有晦菴碑

汝南道中雜述

誰開阡陌報新功白艸黃沙處處同古道多秊無轍蹟
輪蹄毀入麥田中
中原物色盡荒涼落日平岡蔓艸黃且看岡頭人馬影
一般南北往來忙
私販連艘亦建旄銅盤錫鏡積官艘多齎鈔貫啗津吏

覓大朝廷任汝曹
厩馬盤風鬪餓烏官櫳處處有遺芻模遊記得櫻桃樹
換却前年魯酒壚
北來初見白蘋花一路停車問酒家客子自慚塵土面
偏他雲鬢賽新鴉
天目雲溪接渾茫汝南自古亦仙鄉放歸山水憑吾好
壺裏嘗思費長房 長房汝南人漢書壺公縣壺卽瓠俗譌爲壺尊
廢池懸瓠水溶溶此處平淮第一功聞道雞籠山寇解
路人唶唶說于公 楚賊黃金龍平後汝南府雞籠山寇亦解時守憲徐公惺脩黃州太守于公成龍平之

汝陽

八月助夜作不知天向晨明星閃朧上隔堡聞雞鳴鄰
家半逃徵苦救荒田征畸零地畝少猶得勉筥楊路有
飢婦人淚面蒙沙塵棄子啼艸間回視涕縱橫誰家試
收養衣帶題生長他鄉得苟活是昔生離骨肉朝廷降內
帑給領宜貧民司農奏蠲免利反歸兼并弱肉則強食
入蠹同不平拋荒坐何故佃子良苦牟私租既輸盡說文北道名禾主人曰私主人自曆糟糠貧內顧謂妻子討有狠䟴行俗作狽呂云傳說狽音貝狼屬狼後二足短狽前二足短狼無狽不立狽無狼不行相離則不能進退故世言事乖頓者謂之狼狽按說字獸之相負而行者惟蛩蛩之負蹷也狼不必狽相負始行山海經凡言多狼不聞有狽爾雅無狽六書統溯原狽生子或欠一足二足則相負而行然則狼子形或不具者非有其類也說文犬部無狽足部䟴步行獵跋也狼䟴者仰顧風狼跋伯琦正譌云猝遽謂之狼䟴別作狽非此說不誤又曰狽狼屬分一足復誤矣正字通謂狼狽从犬改作狽䟴迂泥此習于世俗流離狼狽之義而不察耳均田頗良
忩勢況豈得勻分別作甌賑復飽奸吏籯中胥思所以
何策拯民生反覆盡百慮不如民牧清

郭林宗訪黃叔度處　汝陽道中碑

獨世存知己千秋不易逢我思黃叔度時有郭林宗偉
絕龍蛇用欣然鹿豕從名山青在眼無那白雲封那奈辭
外史名天祿流傳笑僞書狂生之棍柢俗子安稱譽嘉靖時崑山王逢年僞作天祿閣外史輯漢魏叢書者皆妄收之詳予說字著述還餘事斯人妙
卷舒三公不爲貴仲舉見何疏蕃嘗云黃叔度若在吾豈敢位三公

郾城道中始聞黃鳥數聲折荷花一枝車中作玩

微雨輕車過郾城新秋霑地水才清數聲黃鳥巧相呼
一柄荷花嬌有情井甃寒泉堪洒濯瓦盆秫飯解逢迎
葉間珠露能消渴何必金莖賜長卿

寄李檢討因篤

虞卿取相易解印亦不難公子問何人侯嬴起長歎李
生關中特弱冠工詞翰才名動天子上殿惟儒冠君羨
豈不美獨伲非所安白雲嘗孤飛瞻望悽心肝哺烏號
故巢莘鹿鳴辛酸陳情伏玉𢀳拜表辭金鑾丈夫意氣
貴貴必榮纓縶出處果如此長歌賡考槃

黃城山

露行心神靜炎熇猶未揚兩山得交蔭艸木留青光始
見松栢林迤邐連高岡磵花雜紫翠古冢啼蒼鸒日出

衆鳥散跕跕丹霞旁高下楚關近經途忘徂長

羅山道中

八月火雲熱四野如烟燔耕牛既賣盡所過多空村青
蒿尚塗頭何有黍與豐長河場砂石煙爍成病根流離
或客死道側壘孤墳旋風就地起彷彿奔精魂買刀者
誰子偶語依頹垣官符未團練此輩胡潛屯羣行要無
賴藉口求饔飧覩此得無慮欲語聲復吞

羅山

鐵輪鏗石逕輴轆入雲松返照明歸鳥空山搖暮鐘澗
枯僧遠汲沙白虎留蹤借問安禪叟何時起渴龍

纖月

纖月挂東井參旗曉更明胡為在中路不合作𥙿征帶
石看山色連峯數舊管嶮罔埋劍砦地近鄂王城桐葉
落微露楓香滴蚤晴丹砂山果細白雪浦鷗輕自憂江
山麗日歸歲月更時艱未可料狠虎正横行

孝感道中

巖石如沃焦苔蘚散絶壟何時風雨來一洗蒼翠色長
河無纖流沙上有奺蜮小舟若蝸牛失濕行不得膏澤
不下民望天有潑畫豈知三農尊實掌六師食村庄出
羣少挾梃脅富室此舉固難堪何致相殺格行人腰帶
刀甲仗眼所習我聞太平民不識矛與戟

楊邮喜雨

雨過泉聲落瀏離白滿山電雹無處所雲物轉高閒便
有犁鉏出須呼襏襫負還官家秋稅緩蚤晚赦書頒

餘霏

聚散長天雨餘霏遠弄姿雲中留勢久空際下來遲映
日還如濕隨風忽倒吹可能霑渥遍千里出鋤犂

至牛湖聞黃郡大旱有司議抑米價轉益騰貴繫

憂家口念徐公相見在郎車中寫懷

行旅來相報江鄉雨尚無官民爭米價經濟有迂儒六
月芙蓉死連山竹箭枯艸堂歸隔歲杞鞠莫全蕪多病
行須息危途喘未蘇火雲高鵲嶺秋水落牛湖自乞陶
潛食之自皆自難爲黃閣趨無才待金馬不是慊蒓鱸往者

災雖降明公善補苴何當用霖雨澁澤及潛夫

蚤渡牛湖

小雨沙無跡湖天澹沱長日威掀浪破霞態學江光舴
艋撩菰葉鶺鴒坐茂粱今年少魚米藻荇當餱糧

至瓠店張玉參拜車下

洛落張公子談經每過從相逢拜車下喜我到山中最
畏朱游懃依然曾點風老憐幕脚舉可共訪崆峒

羊蹏山芝有序

漢川羊蹏山以形似也其稱陽臺者音近之譌一統
志女郎山舊名陽臺在武昌府城西三十里又陽臺
山在漢川縣南五十里並誤已未春五色芝滿厓谷

岳子起霞徵詩紀與徐方伯易名采芝

羊蹏一峯秀百里瞻孱顔何人强解事喚作陽臺山嘗
時起雲雨髣髴盤烟鬟秦精不敢秘毛女開雲關化爲
三花樹高下巖巒間逍遥起霞子俯掇矜褊斕山靈待
巨筆遂有佳名須將毋甪里叟近在烟波潛陸龜蒙或號天隨子
角里先生故村在蘇州洞庭山烟波潛在漢陽城北取崔灝烟波江上句今失其處或云在漢沔間昔賢
妙出處後進難追攀吾慕漢陰老忘機恣往還

宋高宗御書孝經書有真艸賜秦檜者檜有跋石刻在今興國州儒學

趙家天子揚奎光神筍書畫兼擅長金題玉躞北庭公
臨安四庫還輝煌備兵不復思河汴三十年來號清晏
詞臣侍講資善堂游藝新開緝熙殿南唐硬黃書孝經

草師衛瓘眞黃庭中官宣賜丞相檜何似眞觀縣衙序
遺蹟何年作搴勤卷終小楷師臣跋西安學官屏不存
此本何繇在興國孝經之義夫如何是君是臣眞可嗟
乃知搴勤有深意千秋堅誠安可磨西安府學碑刻甚富相傳有以檜跋孝經及韓侂冑書派刻者一老儒懷脊出之韓書無聞孝經今榻者皆裂去檜跋

送輪葊歸長洲次原韻文果字園公待詔衡山之孫中書舍人震亨之子歲乙酉年十九棄儒爲僧以母老反儒系將軍招至幕府仍僧服辭歸

楓落吳江冷暮秋騷人一葉趁雲流竟誰高致稱龍尾
切莫多癡效虎頭拄我百季節竹杖送君千里木蘭舟
客中嬾聽風鈴語只合吟詩學惠休

聞地震邸報七月二十八日庚申時加辛巳京師地大震聲從西北來內外城官倉軍民死不記其數大臣重傷通州三河尤甚總河王光裕壓死是日黃沙沖空德勝門內湧黃流天壇匇裂出黑水古北口山裂大震之後晝夜尽動先是正月至三月京師數黃霧雨土夏各省告旱上下詔罪己令內外大臣各疏自陳

三春黃霧塞雨雪烖徵期氣泄中央土行占五日思坤
輿愁皴坼鼇足失棓持上殿傷元老周廬蹐六師如何
台象拆不獨極句弛天文志極後四星名句星信則地動下詔眞哀慟陳
言敢飾詞深秋無白露八月苦朱曦積歲陰陽沴中原
艸木衰兵戈纏劍外關塞備西陲自古安危理惟須聖
主知

到山園口占示兒

手引兒童笑一回四山松竹淨無埃苦瓜食後思同味
傳語山僧試道來

初出春明梅子黃到家離鞠晚生香雙峯寺下題詩客
載酒還須縱老狂去冬北行紆道雙峯有歸來梅子熟消息問枝頭之句今年果于梅熟出都
水淺芙蓉豔欲流一尊相對賞高秋而今無限瀟湘興
欲采蘋花果自由柳子厚破額山詩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住木蘭舟而今無限瀟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

詩劉菊水

卯金先生有奇癖愛石不數襄陽翁風期學璞略相似
筆下偪碑稱文雄掉頭錢穀笑銅臭請急提點宣尼宮
龍門屹峪在何許扁舟游浪趁上庸江行敞克廟兩岸
碍雲石肩青覞霚開箱袍服眞左肘叫扑拜舞驚奴僮
前年生從候白雉甗甑廢峒惟蒿芃眼前何物可君意
怪石聊作先生供打頭屋漏不芥蔕經行得志摩心胷
拈詩但說琢磨趣講學毋寓他山攻銜辭暮府忝郎竹
隔水照見房陵峯粼粼百尺盡可掇掘挐欲撥發竭能
歸來傾筐夸示我黿蠵虎豹隨形容天西采玉鄜勃律
鬱林滿載慚玲瓏如拳比栗亂鞅鞨一一瑩滑非唐碧
瓦盆菖蒲兔牙茂冷厨苜蓿盧盤空時賢嗜好殊不爾
簋金鈕玉酰鮮釀燒灰便可伐三醜豈有捐貅飴兒童
疑君學仙解辟穀金鑪爛燐羌殘餐看君研田頗豐殖
上有三十青芙蓉明朝攜覽正嘉會上壽不用稱華松
長休璵僢値底傀題詩潑墨來老翁顚翁石丈遠寄語

千秋石友一再逢會待初平牧羝起鞭風把袖麥崆同

詩句艸蟲畫四首

蜜蜂胡蝶生情性

栩綃飛盡日初香蝶餧花房蜂放衙南陌西園各游戲
不知紈扇妬誰家

偷眼蜻蜓避百勞

銅青綃帔細腰支照水穿花要勿疑恰是春光濃似酒
枝頭睡殺伯勞兒

一股蟲厥忙萬蟻

横艸曾經戰幾回策功羣小亂成堆漢王若用千金賞
奪得烏江一體來

百須花叢亂千蜂

來朕大目盡梟雄也妬春風粉黛叢玉樹可憐無禁籞
一齊闌入後庭中

下雉雪東曹尚白 五首

前日風雷苦鬭喧昨宵雪霰壓頹垣袁安自是三公骨
怪得人來掃席門

燕市霜菘壘玉盤薑牙合啜水精寒自從厭却侯鯖穢
依舊黃齏韮齒酸

瓢傾罌側太愁生半字開元使不成一斗老春新貰得
牀頭兒子與門生

朝來何客問寒暄幾首新詩腹自捫料得撥爐無事事
開窻只看謝公墩 謝墅山隱處在城東湖中暫寓在墩南

叉手吟成聳瘦肩幅巾風雪打湖天當時誰詠林和靖
小謫風流五百年

戲題李義山遺事 蔡寬夫詩話白樂天晚年極喜義山詩曰我死得爲爾子足矣義山生子遂以白老名之長晷無文性

死生如臂屈伸間安得人人識舊鐶總是文人癡不了
義山生子認香山

曉發富川

明發富川口灘回舟透迤星光雞唱力 昌云悉力而唱也 雪屑
雁鶩蹇蓬底聞人語漁燈過樹移楓香明蚤爨覺與薄
寒宜

十一月二十二日夜大雪兒輩勸飲

今年當此夕右臂已支離還勝還今日扶行慰老衰寒
江來鯡鮪春罋破酴醾拓舞仍金戟輕拈許重卮叫呼
狂欲死淚倒與能爲多少關山道羇人惜愛思

沔陽游雲于贈天子呼來不上船圖

青蓮居士眞仙人汲精縱飲期天民已從竹溪號六逸
復向稻山眠幾春當時飯顆笑杜甫上書賣藥良苦辛
散金擊劍不快意何緣誤蹋咸陽塵憶昔開元太平日
白也紅顏方匿跡伯倫自合老糟丘賈誼無須到宣室
沈香子亭花晝長曲江柳絲春鶯香定然長庚渦入井
未是歲星游帝旁城璨隴冷惱瓔子笛牀玉手停君王

醉狂作使高力士何有熞罵黃頭郎風流千載難再得
游郎索紙開摩拭屋梁落月揚冷光似見當年好顏色
鸕鶿項勺鸚味杯白魚一尺黃銀䰳輕舠載酒兼載書
長嘯滄浪偕汝來滄浪在沔陽

冬晴讀賴古堂詩

開箧淚落臆降心讀汝詩聰明蠟紙潤冰動日華斯每
得清新句嘗思點筆時年年梁苑雪詞賦更誰奇

歲暮逃病苔郎山

遯世非無悶窮愁泥殺人數憐知已問難與俗情陳雪
滿空山夜風搖書𥩈晨今年梅信晚未寄一枝春
王霸仍懷愧陶潛本念兒困窮愁失學門戶弱誰持拄

杖添腰痛收書念力衰君看鹿門老有子印纍纍德公有子名煥官太守
自檢平生事誰知行路難再登人主殿三郤進賢冠生
理仍馮籍形骸任控摶殷勤故人意書到囑加餐

梅下偶展梅村集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敘中山
王女事又有過玉京墓詩亦言及之當時通州
白在滑琵琶曲彈崇禎十七年喪亂狀梅村亦
有詩巳未除夕前一日書

梅村長句變不足前年曾向梅邊讀今季展見玉京歌
上有辮瓣乾梅花玉京道士春風手名在平康好姿首
玉燕簪來苑內花銀驄繫斷門前柳明年兵火過雷塘
紅袖扳鞍泣幾行詎有亦新歌水調空憐才子賦連昌
就中細說中山女窈窕芳年才十五宮中未進張麗華
門前誰是韓擒虎吳詩當時錯認韓擒虎張孔承恩已十年江南往事與六
朝元夫孤立僉壬驕何曾瓊樹臨春樂吳詩設詠臨春瓊樹篇秖
是金陵王氣銷錢謙益詩云豈有庭花歌後閣也無杯酒勸長庚此公論也黃旗斗
衞光搖炬紫氣鍾山遶如許宮牆雨洗拾留璃舊內月
明無處所當時祁阮更何人盡道南朝獲貴嬪吳詩依稀記得
供阮同時亦中三宮選可憐未識君王軍府抄名被驅遣豈止貂璫藏衖陌儘多
秖獨在風塵教坊別錄琵琶曲颾栗吹殘風斷續白首
開元供奉臣傷心天寶吞聲哭吳詩中白在湘姚常侍孤山處士
老清狂三十五番春信香狂來索共梅花語欲按新聲

總斷腸

白茅堂集卷之二十終

白茅堂集卷之二十一目錄

庚申 康熙十九年

白茅堂集卷之二十一辛酉詩集目終

白茅堂集卷之二十一

庚申（康熙十九年）

李益三梧桐樹下家僮度曲圖

碧梧如竿新逝娟兩僮侍立淸且妍花前檀板乍一拍雙聲一縷裊紫烟流泉娟娟下絕壁玉戛丁東珠的爍忽然變作蘇門琴有時裂破柯亭笛游絲落絮春茫茫徵歌捻管心飛揚詞中絕妙張三影格外風流李十郎可憐海內蒼生淚謝公莫奏東岡伎我老嘗貪春晝眠桃花千樹中山醉

鈕園暇撿得魏木叔（灊）前歲所寄書（魏與予同徵獨得不赴）

萬山谷一老兵後有來書不赴君王召眞全處士蔣春

霜梅蕊放永日竹烟虛自愧歸栖倦牽兒漫把鈕

兵公送李因兄之武昌

隱隱旌旗太江山雨氣渾孤舟仍緩棹野店要開門高嶺牛羊下前村虎豹屯輕身入江漢憔悴任乾坤

梵閣同僧住曾無命酒巵山谷隱佛鏡雪盤俯花枝老去憐朋偶春濃惱別離君逢徐孝穆爲我說相思

銜泥燕

來往華堂燕銜泥故壘添低飛掠晴浪巧折避風帘更與題屏樹輕愁蛛網黏高樓合梳洗莫去汚香奩

過雨

過雨蒼厓濕貪春立望時泉聲刻漏水楊柳相風枝茁艸使吾逕新泥蛤杖藜故山花事好吾意惜園葵

荅龔震仲

前夜月離于畢向晚雲開一方過雨池塘盡白斜陽柳埒初黄

鳩鳴紅杏欲吐魚跳靑芹怒牙賣字得錢抵酒典衣邀客看花

生埋一丘一壑世事爾公爾侯懶開爛斷朝報不看陰晴牀頭

籬下菜名嬾漢林間鳥喚思歸午夢驚回不記時人說者都非

雨雪傲甚東方樓圖

愁霖何太苦雪覆失芳春旨畜藏無語雙鳩坐互嗔勞薪車試爨端木飯難顰只恐江湖客翻爲憔悴人貪禽仍場翅野鶴豈多身世亂憂生拙長飢敢厭貧

楊秋屏餽米徐子星米船亦至東謝二公（韻十二）

沈淫無日夜竟欲倒銀河野水連雲長流限泊岸多龍蛇爭起陸鳥鵲未安窠琴盆鯨靑犢馮誰卷白波大軍稜毳帳羌父爛豪靴孤戍盧如蓋寒城艸似蓑供輸股骨髓牽輓費戢戢霧重迷鴻雁風悽墜驟駝越罽泥墮竈橫潦陸成渦敢諱因人熱曾無裹飯過白頭靑眼在一劍十年磨風雅存知已花前一放歌

闖大軍由漢中進復成都疊前韻

今年客燕趙歸棹阻漳河赤日高槃火飄風一路多江
湖紛雁戶盜賊密鱗集且喜巴陵定尤防灩澦波役六
鞋斷𪇗(𪇗音汝唐景龍中民謠兩足踏地鞋𪇗斷)供吏扉爲靴厭見星生
匈愁占月有蓑似聞開越嶲可並下牂牁(牂牁今貴州地)舞
艦增浮鷁兵符遞錦駝(唐有明駝使非邊塞軍機不得發)連橋爭破浪
百丈御盤渦急峽千夫喝江陵計日過(變例甚急)鐵橋銘幸
早劍閣碣誰磨願得無災害扶藜聽凱歌

鴉拔麥餘鄖山秋屏

舊聞老鴉能種麥今茲反有拔麥鴉春田水漲麥根爛
風孽千百啼哇哇短竿長畢逐不去叢爪亂作㐌巴沙
已經大旱少粒食蕨葛不待生萌芽榆桐皮盡刨木柹
孳䜺擶鷟龍胡嘎麥秋尚遠留怪作高原潢潦成汚邪
燭陰火精失炤耀漏天補室愁皇媧日中三足濩不炊
分身墮地繇千蠶今年九烏熯萬里今復變化胡尤多
蒼生有鼻帝當怒忍令白骨穿枯麻借聞西鄰溢少婦
服見鴉子號褒爺五兵不足凶歲繼竊恐疫癘還交加
上元日月血餡赤中天黑眚來相磨(雨水之辭也)朱門哑笑
云等道持抱珠玉餓則邪老夫食指半百口經旬爨冷
愁如何鹽溺幸貸麥園聚故侯難飽東門瓜祝天雨霧
鴉亦去高檐下照宜留畚大賢爲政定感召且看二麥
飛輕花

襲仲震攜酒過存時仲震將之漢陽

雨過園林紫燕飛海棠落盡送君歸不堪臥病頻攜酒
秖囑春寒莫減衣人事盡從離亂改交情竊恐惠莊稀
漢濱橋閣崔嵬在可許當年王粲依

壽饒木倩

行年皆六十相祝豈無辭冷暖留雙眼乾坤數二兒和
光鄉黨笑遵晦鬼神知何必尋商雒山山有紫芝

題芭蕉下團扇美人

枕上昭陽夢不成起披紈扇繞堦行夜來無數芭蕉露
滴作長門秋雨聲

池上夜坐

萬蒲割水蘋初齊新筍抽梢葉漸低露淨游魚爭出食
月明山鳥暗移棲衰年多病宜花政中酒三更坐竹西
自喜從來無俗客柴門不用一丸泥(九泥仙人方回事)

先生何所爲荅蘇次公郡丞

先生何所爲我爲公不暇讀罷陶潛詩猶應遠公社林
間一尊酒對影恒獨瀉拔艸藝冬畦栽菜桑樹下好雨
滄江來雲乞生四野新松喜得活修竹已先灑衡菁倘
餘閒緩步擯官馬不作習池遊山杯尚堪把

病中喜晁陵將侯齋至訂病起之約兼柬秋屏

將君別我十四年江上相逢頭并白音書不寄心疑變
及見元卿失心疾自從海國乔綜觀柔田半換星霜移
登樓復鼓長江檝(見晉書)老眼厭見旌旄馳我昔曾家澱

湖北漏西艸堂君所宅楚天雲雨隔湘妃海畔風濤發
泉客愛君無恙守丘園幅巾逍遥湖上村自分漁火照
簡編何人夜雨敲柴門屛隊騶呵長安陌其季青門出
關岸高幘子湘健直閣金公豫章舜民君亦扁舟來七
澤使君擁節從潯陽秋屏旻綫小隊綠沈槍悵人賦就
但昇朗明月便可支胡牀故鄉沅澧枯千尺洞庭橘柚
無生色入奏誰爲鄭俠圖叩門乞陶潛食干戈何地
不紛紜旅𩛾啼烏弔落曛秋水蓴鱸君憶我春江花月
我思君還山臥病嘗高枕苦雨經旬竈觚冷羹藿難辭
百口愁止酒毋教十日醒就中風雅冠鄉枚最愛揚雲
作賦才病起便須支竹杖掃除三徑望君來

秋屏樓岡任臣頡揆賡臣過飮竹亭

一亭當萬竹赤日午生凉坐久松籟靜隔湖荷荇香故
人來欵曲林壑有輝光同作吳儂語相憐是故鄉

風雨

雷聲耕雨急雲氣著林幽不謂當三伏居然似九秋蓼
花騎浪舞荷葉受風柔已報籬根没高江送急流

故人龍眠子樓岡來自滇

丘園趣已遂疢疾胡纏縣坐卧繩匡牀不知日月邁四
季少賓客況復屛丹鉛故人龍眠子貽我瑤華牋于時
苦淫雨是夕光景鮮披開蒼白雲吐出冰雪團把君十
載作高唱風欄遥坐中鉦鼓動轣轆東南天忽然西山

雨飄飄仍來前得升神靈至聽于精微稿投荒過古梵
浪跡游朱鳶天心厚荒徼要使文章傳麻瀤汝歸來忠
孝益以宣庶幾風雅末與子聊周旋

六十初度秋屏樓岡任臣侯齋賡臣集窺園分韻

山中艸木閱季華歲歲長看五粒花豈意滄田三變後
麻姑來降蔡經家

誰喚多情杜牧之當筵唱出斷腸詩十年已覺楊州夢
一曲清歌慧淚垂

月明絲管倍嘈嘈竹塢雲堂秋氣高欲擬玉山修禊事
尊前恰有小蟠桃妓名兒先玉山之雲堂分韻

負瓢風雨太婆娑慚愧當季春夢婆破額山前前後事

馮誰畢似老東坡

頡揆東下與三之鄂仲震滯漢陽

青燈不管別離愁細雨思君江上舟一水東西分客恨
伯勞燕子各清秋

今季離恨總難栽鄂樹江雲相對開苦憶瘦零龔仲子
空留詞賦在陽臺陽臺見前

又懷蔣卿

楚江迢迢秋色吞秋宵歸客夢還家扁舟欲去且未去
細雨落盡薔薇花秋薔薇名月季

毘陵蔣卿七十三出門捆載背辭翰到老還爲衣食累
論交始識讀書難

秋楚有譁兵徐方伯攝巡撫相幾敉戢亂兵逾已

步韻寄朱大

傳聞羆虎功無敵在眼沙蟲怪轉多隻手斡旋愁氣進
幾年妖孽到人痾樓頭嘯吼原無事帳外讙譁敢若何
見說老羆當道臥肎容獾子鼴相過
軍事陰符許獨知毫釐千里辨安危康莊履覆悲前轍
敝器如扶忍後時反側秪看元帥令指揮先控鬼神奇
自聞潘鎮賢留後八郡甘心餉六師
公卿丞問滿長安近日堪誰大築壇樂毅有才仍未薦
韓綵縣用不冠彈鋏饑鷹啄胃恆思掣野父憂時每罷餐
可信南州徐孺子得官將相救凋殘

病臥江干細雨中嘗思虎帳坐春風半囊亦乏難呼酒
幾篋黃精莫奏功峴水他年須墮淚滄浪無事只書空
行吟近有朱翁子何不焚書論五戎

友人倣裝北上徐公坐之冬日軒中即席四詩留
之步韻再寄

車馬京華似蹴叟紅塵牛鐸往來聲我歸故里身磐石
君去長安看奕枰自有黃金憐駿骨莫輕白璧換連城
何如冬日軒中坐細落簷花酒對傾
幾載寧湖遍寢興艸蓊風雨讀書燈淸宵擁髻嬌通德
長日論詩坐老僧數雁聽秋過陣陣看雲染塔上層層
留君無奈春風酒十月黃河已合冰
路過邯鄲地氣嚴酒吞十斛始無嫌烹來石鼎龍頭蠢
望斷風帘燕尾尖屋下馬通誇艾納門邊盤曲當緗簾
豪兒未熟嘗雖蚤爭及南方諫果甜
鳳閣龍樓本不遙泰階平處即青霄斗回玉勒交情苦
漫把金杯興自饒舊雨可堪羇客感天風不斷海門潮
馬蹄得意歸來疾已辦詩筒和酒瓢

攜雨湖雙鯽致友人

鴻雁非無侶每常少寄書風波四百里攜得一雙魚

友人攜予所餽鯽入高觀堂徐公即席作歌戲荅
原韻

雨湖積雪一尺强魚庄蟹舍雲茫茫老漁赤脚雙罾張

銀鱗發剌蘆根香欲烹釜鬵未忍嘗攜來聊當尺素將
何緣尊俎登高堂紫薇仙人富文章酒邊搖筆雙眉揚
廚刀細擘飛秋霜淞鱸槎鯿何足方豈其食魚必河魴
詩成梅影未過牆蠟花低印金鳳凰老夫布衾冰作囊
地爐無火腰脊僵西鄰破壁匹練光鰥目不寐看天槍
十月丙午見萬十開本因彈鋏來武昌翻有美鯽充篚筐使君大
笑頰臚張才子作事未可量

高處厚張石虹攜酒問疾步處厚韻 二首

子野愁來奐奈何每餘襟袖酒痕多相思命駕無千里
春夢勞君可一過苦竹鷓鴣風外聽黃雲鳥尾望中吡
張衡朱穆皆高士今夕尊前且放歌

銀蟬頻教細馬馱一時二妙得相過短檠蝴蝶燈花落成鼓蝦蟆漏點多坡老調羮名骨董崔家詩集號婆娑宋崔鶠有婆娑集三十卷擁爐咀嚼吟君句忘却寒江月下蓑

步石虹韻二首

氈裘風雪在長安尊酒論文夜闌太史不堪牛馬丞老夫眞怕鵕鸃冠九成埋甕書何事雙婢爇燈態更難翦笠上頭歸去穩一枝緇竹坐江湍

張翰聲華動帝京門留雙屐輒三更重逢鄂渚清尊下一別江湖白髮生未許庾嵩腰自放傑正病腰但教文舉坐嘗盈新詞字字流傳好說盡城頭疊鼓聲

俞將兄弟

俞將兄弟麒麟兒心孔聰明我最知敢受兩番牀下拜實驚雙璧坐中奇八龍過二還餘一兄弟凡十一人說禮傳書更受詩自恐韋勤耆無益陶潛諸子盡蚩蚩

黑隱文作張顚看舞劍器圖見贈徐逸吾題長歌倚醉和之

公孫大娘舞劍器張顚得之草書理練光出𢬵白帝愁春霧連蜷墨龍起開元名士眞酒豪公孫玉貌如花嬌當場看舞不看劍回風落雪聲蕭蕭君不見項莊拔劍樽前舞坐上眞人氣如虎旁觀注目心膽寒巾拂流傳夸樂府劍器即渠舞舞也以象項莊六朝變爲巾拂大娘舞劍但舞神老顚看舞不看人黑生作圖畢似我欲我更看蛾眉蟒鉦山老人氣諠眞題詩許送雲安春顚來忘郤王公貴我亦當年脫帽人

毛客山會建移具見過酒半拈韻丞筆和

毛子來相訪開門引鹿車攜詩吟夜雪擠酒插梅花社本枌榆共客山鬼陵人人如海嶽遐遠游心倍苦求友興偏奢劉表傾三雅延鈞賦八叉令情彈畫燭半醉側烏紗屏障書曾徧旗亭句足誇爲歡期永夕城上起慈鴉

荅廬陵趙國子原韻二首

往歲扁舟游左里嘗聞高士說南州神仙詭祕東方記鬼史離奇干寶搜國子多著名山及鬼神事太公國瀬零同變幻百季歲月與雲流楚天風雪愁岑寂今夕逢君得唱酬

少季擊劍學縱橫短髮青樽秖自傾彈鋏豈同門下士高談每屈老先生地過衡嶽還聞雁家隔湘沅苦聽鶯阮籍不狂人不識坐中白眼最分明

子星送名酒雉兔羮料等物次來韻

戟門傳箭夜深開戶外高呼送酒來雪後幾雙新雉兔春前五味點椒梅登牀取醉飄爛熳脫冠大叫無嫌猜滄州杜二肎寥落西川節度眞憐才

李鏡月自西陵返武昌述三游洞之勝次韻

自聞李益詩中畫似讀王維畫裏詩洞口花溪無客問雲邊鳥路少人知徜徉清發游天姥彷像磨崖續漢碑何似西陵身到日穿蘿躡磴一搜奇

歷盡東南灘兩奇巫山西去接三危近聞蜀道還開闢
尚有秦人借嶮巇樹杪白雲凝似雪花間淸露舐如飴
吟成謝朓驚人句絕勝蘇門獨嘯時
曾羨圖經說二陵空聞白帝未曾登題詩君到三游洞
選勝予思萬壑氷谷口寫雲飛鳥避崖前拍手老猿應
向長五嶽平生志聽向樽前喜不勝
塌來羈旅詩偏好老去名山興倍增行坐自攜駢竹杖
興衰嘗說六朝僧天風過帽頭毛禿春霧霑衣瘦骨稜
不似虞卿愁著述一生心事苦僜登（僜都千切訛作儋）
立春夜柬子星（鄉賴工師已下俱）
青陽仍自斗邊回紫殿新頒鳳曆開且喜　皇威收遠
徼不須雲物望靈臺閣鈴戍鼓東風送爆竹燒松午夜
催見說風流賢使相須春馬首插江梅
聞子星緩步行春是夜皎月
春光漏泄暖初回雞勝流蘇萬戶開半日和風移綵仗
一天明月照樓臺玉簫奏處歌聲細斑管停時酒令催
緩步不妨攜父老肯過處士一探梅
友人送炭
江城價重雙烏銀主人無計炊勞薪天風稜稜欲下雪
梅蕊粲粲將開春提攜滿籠鵓鴿色絕勝雕繪狻猊蹲
郤憐東野有佳句暖得曲身成直身
雪夜書贈游雲子黒隱文二處士二子各作夜雪

共醉圖
嘗向秋風怨別離相逢濁酒為君醺江城夜雪眞如晝
旅館寒燈合有詩觿出諸侯聲自重鋏彈夸舍遍偏奇
一雙何阮今名士連手能來慰所思
舟中再疊前韻寄子星
挂帆明月便東回沙嘴船頭未忍開拍岸濤聲喧鄂渚
隔江樹色隱陽臺燭燒旅館騰騰醉書到兒童得得催
春酒驕堂須再約枝頭豆子驗青梅
小除夕風雪繫船漢口
彈帽籠頭短後衣擁爐淸話冷霏霏坐淺篷底天如夜
雪滿林園客未歸老去雕蟲何自苦同來旅雁各分飛
一杯椒酒憐兒女稍擬西牕可共圍
辛酉（康熙二十年）
檢書得王黃湄去夏關中所寄詩次韻
梅開水仙香滿帷帷前綠水吹春漪開箱喜得郤陽句
酒潮紅暈生兩頤當年金馬竟下直沱江花甸來牽絲
聲華自許夕郎貴迢遞不復相追隨盛世需材要梁木
扶持如得棟與榱白衣不肯服黲紫（黃湄在憂）布帆南下張
輕颸相逢稱意倍倣儻自媿少文眞樸椎千秋不惜為
君瀉一字便可稱吾師華燈小妓我所暱（唐姬兒）粧梳被
服何祁祁背人濃笑作唐字有時無語低雙眉馱將駿
馬號白鼻膾就躍鯉名黃雖良宵三五天色淨玉鏡挂

向青琉璃荷筒勸酒葉作苫蔗漿藕汁還淋漓竟忘鐘
鼓別織鉅未覺石鼎誇新奇鶴樓千尺雷雨至似向嵩
頂啼嬰兒吁嗟此樂難數得飄蕭素髮奔朱巘閣中一一
賜大官饌江頭還采幽人蘺感君義氣飲醇醪誰言漁
父貪糟醨長歌寄我索我和病起作答仍參差今春鴻
雁正北鄉臨風莫怪感書遲

附 夜坐長歌奉懷　　邵陽王又旦

梅雨已過風披帷楊柳百尺涵晚漪荆屏下榻林鳥
宿獨坐夜半偏支頤憶昔扁舟游鄂渚借騎官馬鞧
青絲勒州遺老不我棄十旬並坐行相隨黃鶴樓高
照江水半天雲氣扶華榱日輪當午正執熱登樓千

里來凉颸指點江山縱雄辨大言貴爾揮神椎巴陵
萬馬正馳逐洞庭六月勞王師扶顛賴有兩節制坐
搤波底巫支祁郊外芳華綴紅縿市樓仍貯千蛾眉
金錢季少買歌笑桃花廟畔乘斑騅是夕月明天宇
闊江門萬頃堆琉璃先生特遣長鬚喚提攜百榼何
淋漓燈火千艘遠明滅鱗官貝闕焉足奇醉來手提
如意舞意氣傲殺幽井兒綠波碧草別南浦朱顏青
鬢愁奔曦只今南郡息烽火戰場幾處生江蘺樊口
春風三十度惜哉不復賒醇醨眷能角轉明河上星
蟾照戶光參差髣髴見顏色故人應訝來何遲

懷子星

去年秋閏春歸早山杏園桃早放花疏柳數聲啼巧舌
新巢二月理慈鴉峭帆別後緘書少得予歸來兩鬢丫（客為予作丫髻道人像）
有蕀墓門行自刈栽松結屋是生涯（公擬為予先墓置田景星結廬著書于此）
憶昨迎春東陌頭就中緩步見君侯青天白日還無事
父老兒童且共游竹箭江聲頻勒馬桃花流水一扁舟（予別東下公還荊州）
長竿短棹行吟慣尚剩巖陵老敝裘

答許荊山

坡老當年赤壁游泛然一葦在中流幾榻清話三分後
七月秋風古渡頭兵火幾番喧戰旅江湖依舊冷魚鉤
憑高弔古幽人事賸爾詩成獨倚樓

菊以不落為德俗傳介甫詩句謂黃州菊瓣落后
城作長歌不知其實無之予適在黃賦君不見

一章

君不見屈平好奇餐落英（爾雅落始也）弘景晚服仙骨輕黃
州何如鄧州產霜中落瓣皆虛名圓花高懸準天極抱
本不離君子德臨川詩句偶流傳后城老子三太息君
不見百榕聯綿同一棍果大合抱毋尚存木名女貞菊
女節歸枝墜紫何纚纚君不見伯姬堂上焚尾生抱柱
死原嘗春陵六國時勢去何人附公子花開花落真等
閒色衰愛弛無媸妍舜華朝暮何足道松栢歲寒貞可
憐君不見花奴羯鼓環兒舞十二闌干叫鸚武搖落徒

傷秋士情飄零秖恨春風苦士鹽醸幾青玻瓈淵明采
采循東籬試將百本階前種會看霜華饜介時

巴河東友

亦冬歸舟祇除夕風雪打門不得入今春桃花爛熳開
扁舟復向巴河來黃泥岸遠沙嘴溼著屐欲上還徘徊
巴河水濤酒如雪五月荷花紅勝纈君家玉腕擘藕絲
十日樓頭醉亦得

過袁三山茅齋哭王賓臣

坐中斗酒雙淚流故人已失王子猷代問尚有老袁燮
世態休譚癡虎頭荀觽江城舊風物柴荊門戶此淹留
鄭虔交誼黃泉在數卷遺文且代收

五日客臨皋猛雨三山季過八十不笠而至攜酒
賦詩率次原韻

荒城風雨惡此邀正佳哉小子提壺去先生拄杖來衣
從沾溼好與爲友人催節物看仍喜衰顏莫更哈怡谿台三
奇悲歌醪在眼淺醉暈湖腮闊臙臙花竹藏身重草萊
往來成二老吟嘯獨孤陪長律偏能好江淹不盡才

金會公寄長歌惠紈帶等物奉答德嘉安陸廣文

前年別子春明門北風千里黃塵昏劉蕡下第眾所卹
心雖抑鬱口不言我櫂扁舟竟東下渾河高帆穩如馬
何須彤管問牛亭且喜青山還魏野君才俶儻無與儔
當筵落筆鷹脫韝成都未遇楊得意宛丘豈老蘇子繇
讀君長歌爲君舞瓊食三周拊其股七尺珊瑚當面碎
一竿蔗杖前頭取世間兒子徒紛紛巽升豚犬安足云
詩來獎借毋乃過乃知先輩心殷勤君有寄贈兒昌詩織成鞶
帶雙鴛鴦吳綾兩端爲一束何如李白宮錦袍不妨杜
甫鯨文襮篋中珍重時獨看美人贈勝青瑯玕詩成擬
寄愁難寄欲報慚非雙玉盤

送陳帝侯鄉試

元龍淮海氣偏豪百尺樓頭臥正高自古雄飛多草澤
幾年雌伏在蓬蒿駿才顧影須歆玉勁翮逢秋會解絛
老眼對君誇賞識陽春有調豈孤操

送李君之滇緬

淮海豪名四十年不甘白髮老江邊殿頭曾見彤戈擁
盾鼻驚看麗句傳已許土山攜妓樂還期銅柱靖風烟
金章紫綬尋常事肯數城南尺五天
解組歸來興自饒不關出處倍逍遙湖邊秋色思張翰
雲外星光卜五喬大壑長松原獨立小山叢桂只頻招
軺車萬里君無苦爲感殊恩答聖朝
使臣新奉紫泥書九坂羊腸好叱車說下尉佗原陸賈
君言曾使交趾諭平蜀徼用相如出師六詔功無敵衛伐三年
算有餘自是廟堂多勝畧江湖滿地穩樵漁
白衣曾到聖人前是日巴陵提正宣子入覲三月朔拜舞轉從
東閣出栖遲還向北山眠楚天嘶喜兵聲遠吳會仍教

旅思懸汝公受降功蚤奏便收花石理平泉

點定張長人新詩畢

斯人德難及老公叟心虛同學先開道論詩數起予山
川酉僞筆絲竹讀藏書閉彭壽常事本來恨不如

歸舟

春風吹五兩送我上黃州偶作招提客誰為汗漫游涼
蟲鳴何夕孤館與先秋江面魚龍穩明朝一葉舟

還家對月

秋空色太淨月華無處生飛揚羽蟲音斷續蛻蟬鳴枕
簟還如客簾櫳坐到明無人識幽思此夕獨含情

藥園東何雲子 可化 二首

老人艸堂苦白茅緣垣梧竹俯荒郊不勞車馬江干駐
畧似狂夫萬里橋日晚枌頭歸野鶴雨餘葉底落山椒
別開藥圃無他物伴著鑱棍木柄鍬

藥園不是公畦稜太聲小築牆東處士家老子雪殘初聯
起手提長鍤種梅花

紀虎 十一月二十八日

吾先有思遠學道遠尋市采藥入蒙蘢誤蹋猛虎窼于
時牝方乳出遭獵夫斃二狗餓穴中兩雅虎子狗漢律捕虎一購錢三千其狗半之瞍瞍僅能視慈情畏袍褒歸取獋灑飼明夕虎父
來似會仁者意從茲遂弭耳周旋若廝隸襲郎虎子馱
出郎虎父騎施藥市井中兒媼笑相示毋須赤刀厭誰
謂爪牙利我從灌園初除榛結茅茨呦鹿讓我卒野干
稍知避頃來苦積雪山徑壁犬鼻黃獨末見苗白鏡無
所事何來害馬從闌入笆籬內白晝覘其蹤老羆或三
四艸窠竊殘食儕匹恣游戲余曾祝戒之勿得久留滯
老虎獨遲行恃猛無所畏猶覘鄰人豨意在飽饕噬獻
虓莫誰何其如忒貪婪神官誅必及律令非敢寬城中
出健卒邏逦皆火器一丸中要害空皮頓顛墜昔聞弘
農守清惠格異類宗均牧九江後漢書宋均字叔庠南陽人宋謀暐云謝承漢書南陽宗資父均趙明誠金石錄宗資墓在南陽知宋均當作宗均宋說是故從之不復檻穽置
處士能好生饕貪感其義我無先賢德撫己良自喟

李東皋游越得鶴制舉文四首索長歌

東皋先生文章伯老將幽燕最矍鑠紅顏射策金馬門
看花欲徧長安陌已許庭筠賦八叉不道於陵迷五色
韓公國學何足重山公皂囊眞可惜山城斗大出牧遲
孤筑夜奏聲呦咿綠莎黃鳥靜無事淸簟疏簾仍賦詩
一從神虎挂冠去筆牀茶竈長相隨璣珠零落懶收拾
門生過客紛齋持扁舟忽作西湖客肯負靑山幼輿屐
生平著述等烟雲囷象掛朱惜不得故人許子前歎嗟
寶鼎金鼓藏泥沙須知鉛槧流傳本散在雒陽人士家
少年場屋摩娑久藝苑曾傳靈寶手老眼還應見徹明
苦心郄被良朋有君不見呂文靖頭白功名登執政當
時試卷秘閣藏翰苑羣公說先正又不見杜荀鶴蠟燭

揮毫何錯落錦緹什襲麗公家二百年來見風格先生
四章垂日星呼兒稚誦眞典型會須十二龍賓守莫遣
風雷下六丁

江雪

駿馬斲冰髮山磎少路通黃河無渡子江上有漁翁

白茅堂庚申辛酉卷二十一終

白茅堂集卷之二十二目錄

壬戌 康熙二十一年

寄劉愚帆孝廉

秦輪閣招蘇別駕

銷甲

懷蔣愼齋 永修

晞髮

答康伯問字說

健兒

撿篋見梅淵公 清 前寄短札竝天延閣詩集

讀淵公北渡詩并賦

寄施愚山

懷麻城梅九

忽憶陶元酌

王氏姪 棣 書來說阿翁日坐竹中覓閒人談野史

耳喜寄侗菴表弟竝招之

寄龔千谷

懷曹子清

江行

子星餽冬服貂煖耳

集卯山樓步子星韻二首

青櫟園遺墨 有序

酒間答石虹

和潘太丘婕妤怨

聽行僧[illegible]推

李因兄四次[illegible]步卯山韻四首

張翰五石閣爲[illegible][illegible]題

程頌季錢荷擘尾雁圖

重九後一日李因兄徐卓崙踏月過飲寓樓明夕

漏下一鼓各以詩至把酒口占令兒昌書之原

韻二首

步石虹聞雁韻三首

聞汪舟次 楫 出使琉球

漢陽太守行

哀葉訒菴寄九來道子淵發蕃九

答葉蕃九兼寄江南于制府

附 賦呈黃翁先生 崑山葉澤森

見賣雁

見烹雁

野鴨

醉歌答友人

留別徐公

江夜

讀屈太均烈皇帝御琴歌

懷陶季深

舟蚤

寒晚懷節山

把酒放歌

借周屺公評選宋元詩夜讀

聽屺公論予詩並說游華岳狀

屺公別後暮雪得袁三山書並詩

壽王恂度

寒山風雨夜

大雪

收雪

銘湘妃竹杖

除夕

白茅堂集卷之二十二目錄終

白茅堂集卷之二十二

壬戌 康熙二十一年

大軍滇南凱旋復征海

閩海樓船出滇池峻棧平普天宜息戰諸將敢驕兵按劍原宸斸提戈再廓清輪臺開罷役絕島更專征智哲仍憂盛安危莫漫評瘡痍覽大詔盡改雜徭名桑柘能無擾鶯花漸有情白頭須料理洗滌舊長鎗（三足補）

見龔端毅公送陶季深歸汴梁詩至今楚宮人結束自言好公自註懷亦方也

舊筆西傳在開緘淚轉新可憐私結束尚念楚宮人

附 和黃公　徐惺

奇服何人好梳粧時世新細腰君不慣不是楚宮人

二月十四夜月把酒懷子星

春月淨如秋春缸蟻正浮懷人立清露離思滿江樓仕路浮沈慣交情黯澹愁何時一尊酒相對數更籌

對雨

獨處寒書冷春寒未換衣不風花自落細雨燕雙歸多病抛游屐長愁閉短扉兒曹須貰酒爲我餞芳菲

月

誰輾水輪動長空駕碧烟清光欲墜地皓魄不依天倚望三更正扶疎半影偏人言有靈藥何日降神仙

趙子昂水墨卷子明皇詣五陵望金粟岡圖

吳興筆妙流傳久著意丹青作史論（眞元二韻）天寶犂華堪
想像宣和白帥叟傷神橋陵金粟還培塿鳳翥龍蟠總
棘荊不見蔣山雲霧暗就中松柏已成塵

寄汪悔岸

伊人何所在宛在漢之濱白水明初志青山作故人時
操飲鶴觞自著小島巾比興因魚鳥悲騷寄釣罠著書
黃髮在取爻白頭新老至愁宗炳幽栖念孔淳春秋聊
偃仰螢月繼昏晨長夏鶯聲滑高眠憶所親

淫雨少霽

長夏風雨無時休少霽還應出浦遊江流洶洶日下動
戍樓漠漠雲邊浮漁罾低角結茅屋禿鶖埸翅迷芳洲

沔湘魚鼈食人肉豈但下田愁不收

曉晴

江浦今朝霽層峯破杳冥林間懸宿雨葉底動春星野
爨依山徑羣鷗聚遠汀水雲淩絕處風物轉清冷

立秋

立秋今日是向夕豁炎氛電影雲邊略（左傳吾將略地杜註略行也）
雷聲雨後聞且期清夢穩仍索酒微醺不覺銀河墜山
鍾知夜分

夜熱

落月搖江曙銀河抹遠峯秋聲知欲起幾杵隔湖鐘

贈蔣愼齋

玉笥聲名久金閨籍蚤通起家雲夢右（初授應山令）召値日
華東殿虎人爭艮庭烏瑞頗同一麾飜出守七縱竟誰
功（在平越服七十苗砦）用武時方急專文道本隆滇南猶猰貐湖
北正蜚鴻亂後儒冠賤公來德教崇詩書出嶠壁玉石
叟磨礲九面霾雲處三湘惡浪中道州詩總好嶽麓記
尤工舉世多徐淑何人似左雄無私惟化雨有意振清
風絺綌還朝日經綸在爾躬北總于正趾有過訪通翁

秋江

雲光乍收放隱忍作風雷七月三江口檣帆未易開渾
流魚大上拍岸浪驚回獨有漁師喜扁舟信往來

致雪上座向蘇別駕乞鶴

綵鸞朱鳳共丹丘玉質霜姿閬苑遊振影星辰宵午夜
將鶬鳥嶼必淩秋何季遊別青田圖疇昔飛鳴赤壁舟
俯仰不忘江海志崢嶸下作稻粱謀主人仙骨蘇耽是
有客僧伽支遁流緱嶺莫教笙韻遠烟霞長爲洞天留
多君吏隱眞堪近老我幽栖合易求倘許孤山載歸去
相將浩蕩爻浮鷗

飼鶴

叟無欄檻放林幽蔭石銜泉許自繇鶴陣雨來愁垤蟻
魚苗風起急沙鷗卻看飲啄非凡匹郎與蟲鰕豈浪投
萬里海天寥廓地花陰有夢遶十洲（十韻平聲）

李適菴偕雪嵩問疾適菴示所撰花間詩餘

屛居幽隱欲忘形兩月詩書手未經盆石瓶花消白日曲房小几誦黃庭乞柔煩暑秋須爽病起逢君眼自青聞道雪兒歌最好試排新令老夫聽

半生澤畔苦行吟一卷花間乍賞心方丈適來師子座能宮先有梵天音恰皮小史調金磬絶勝收書動玉琴竹裏石牀人罕到流鶯啼過短牆陰

野燒

楚俗好焚山不必大旱舉杜詩大旱則斯舉縱杉足脂液熒熒燭秋雨始從敲石得漸使陰巖明從然殺昆蟲不足驅猛虎曾焚焦先廬亦使驪山豬勅午切字林引詩徹彼桑豬煽燄疾遍風茅茨敢安堵古人重燎獵何乃數鹵莽况當未蟄

伏飛蛩失處所舊俗常歲終今茲秋未徂戲弄兵家兒曾無戒行伍蕭條前王墓野樹餘楷栩誰撥北邱灰往認石室主室音主藏神主石室也大夫以石爲主今王墓云石室者墓上石室也蘺棍舊鬼泣葉羨神狸舞當時菁葱乞搖綠映江滸安于植竹箭戎吾辨九土所以民牧畏樹藝非小補覓泉雲中迴長松石邊柱回憶太平時潑山滿禾黍

送燕

八月歸何處人言海外回細身翅惡浪小膽怯秋雷箇箇將雛去雙雙作伴來明年應待汝春色書堂開

寄劉愚帆孝廉

我昔西陵十日客客懷日日醉秋光臨邛琴心不得意新豐酒價誰當償高林老幹桂華發曲池小亭竹葉香清狂每憶坐中態爲我寄訊劉眞長

褒輪閣招蘇別駕

水氣裝樓閣秋聲帶芰荷風京何處雨雲暗半湖波酒待沙鷗買舟偕漁父過好邀蘇奉議散髮一高歌

銷甲

月暗天河顯江平電影長入秋尤汎濫在野轉荒涼儉歲多談鬼連營尚聚劊比聞軍府政銷甲莫息忙

懷蔣愼齋

五年楚澤領文衡六月單車返帝京進學有同韓博士執經長憶魯諸生賦才屈宋看前輩制稱王唐最老成

漢水晴川山色舊登樓不盡仲宣情

晞髮

暝色千山外月明飛鳥還臨軒坐晞髮爽氣滿柴關欲洗干戈服長同木石頑彭喬未可遇不覺二毛斑

答康伯問字說

斯文義軒後微義竟誰紹智愆識其情遺象存理要流傳有晉體臆說恣攻剿瑣碎雜百家無能救沈溟鼎鋞各與狀鼓家亦難校沿襲誤後學從然痛先覺六書非細事宣泄技道妙囊括二儀間津梁五經與我勞夫如何十載心力耗變通固無方苦辨非執拗學官曾有時覆瓿君豈料庶幾桓譚知不惜劉歆笑兒童干祿梳廢

塑兔園鈔規矩恣高曾咨幡轉相告老眼困昏花研精矢期耄莫怪和者稀陽春本孤調

健兒（裁兵多爲乞丐亦有流落爲盜者）

廟算貢神武敗天息戰塵健兒齊解甲多難得全身僇力彊埸淨歸田耒耜新疇躋留白羽涕淚別青蘋椎髻非前態吹簫亦乍貧棄腥猶蟻聚貪血尚蠅屑莫作林猿放仍空圈鹿馴由來看此輩自合貴經綸軍令今季肅恩波異日均五風十雨歲好在太平民

撿篋見梅淵公（清）前寄短札並天延閣詩集

帶甲半天地時維乙卯春書來憐老叟緘發見斯人阻絶同離亂歎期共隱淪中原還轉鬭旅食倍逡巡勲伐

歸龍虎（禁軍屢報功）　皇威仗畢郇崇文開內閣飡駕出清晨露布馳南服封軺向北辰不才慚詔使之子賦嘉賓邂逅長安道裏迷紫陌塵追尋仍谿忤懷抱孰情親壇坫爭雄長源流可具陳近來元白體要說駱盧新響極鏗鏘調功從纂組勻衆家矜麗藻獨子向清眞詩卷人千里沈吟動一旬老成誰毀譽師法有先民

讀淵公北渡詩再賦（紀前京口瓜洲之亂也）

北征與北渡讀罷總吞聲異代同顛沛千秋欲斷魂乎嘗紀離合何足涕滂滂白髮傷餘痛青衫賸舊痕山川南國壯成敗六朝煩王氣消應寢兵氛變海門連雞皆瓶豕鬪鳥亦飛翻舉事英雄敏知時俊傑尊飈艦何處

至儒服不成奔難認牦頭鬻虛名豹尾幡書生留直筆浩氣放詞源歌哭傷山鬼宴京接嶺猿世情如各學詩格與誰論莫怪瞿硎客悲吟老故園

寄施愚山

聲價燕臺起詞壇三十年論詩愼毫髮取致輒翩翩經術師東魯疑難問服虔講學白鹿院續註紫陽編旌節何知貴綸巾秪益妍笑談傾蓋內肝鬲肆筵邊縢閣重題句蕭灘再檥船分攜嘗涕淚剸見轉嬋娟十稔瞿硎假千秋別業偏（宣城有千秋嶺）書來逢燧內客到艸堂前　聖主徵求急無才偃臥堅集賢叨共籍翰苑賀除遷（施遷侍講學士）愴別青門道輕舟濟右旋光芒占北斗烟水望南天

筆削看公等褒彈定孰賢家乘恆檢點國史舊流傳列女曾無忝儒林要幾篇（愚山書來說先日崖桂崖二理學劉貞節入明史列傳）鬼神淸夜動日月此心懸東觀須三入羣書在一詮陽秋有私撰莫遣涸丹鉛

懷脉城梅九（映月）

入門郎修竹迴檻得林泉柿葉當軒綠爐峰帶醉妍玉童雙侍立銀甓迭陳前倚曲催觴政徵酬擘綵箋停車余戴笠投轄爾開筵（丙辰夏予自天雄歸造君楠梨軒卬占挽車變入郭戴笠郎登堂指賤姝頭鬟翦人笑我狂）灑落看賓主門闌識後先中丞宣力舊（之爲）槁木灰心禪（之頗）大義懸天壤餘才精簡編（君家世有集）嘗思先友重倍覺後人賢安否兵戈外窮愁歲敘遷僧歸頻

問訊青到失周旋人曾憐花藥爲歡憶管絃藤梢青未了洞猨白依然吟望終今日相思落月邊

忽憶陶元酌

忽憶陶元酌清姿定解愁王戎出塵表張緒正風流作字貪殘几吹簫獨倚樓觴行白波令博賭翠雲裘把酒思今夕邀歡悵白頭涼飈有何意楊柳欲驚秋少壯須爲樂韶華不久留若論衰朽恨歲月此生浮

王氏姪（棣）書來說阿翁日坐竹中覓閒人談野史耳喜寄侗菴表弟玆招之

君覓閒人談野史我眞野史一閒人不知君欲談何事但願閒中老此身三逕分明尊友益一叢慈孝感天倫

吾廬歲挺千竿翠供得王猷看百巡（蔣詡竹中三逕惟羊仲求仲之從與之遊其不妄交如此見三輔錄唐明皇苑中有叢竹笋不出外顧諸王曰父子兄弟相親當如此竹因號義竹郎今慈孝竹也見天寶遺事皆野史）

寄龔千谷（士稹）

谿嶺通家誼關河隔望遥生徒皆老大處士獨孤標櫪馬前騰躍津龍竟寂寥皇情虛保傅大藥失松喬夢見愁言別魂歸竊賦招覆興僥涕淚廬墓遠雲霄延攬推東閣詩文冠本朝後來看似續恩賜絕班僚水部郎官美淸門物望超分曹財下直詞客定聯鑣桐雨當時約萍蹤幾歲漂病沽燕市酒歸唱故林樵自笑逃名拙寧知俗態僥幽潛狎魚鳥飲啄歎鷦鷯水鯉書曾寄秋鴻信轉沓無將鴿桃李冷落森山椒

懷曹子淸

早入龍樓儤還觀中秘書鳳毛擬王謝辭翰比應徐仗閱東曹冠官階內府除文章光黼黻賓客滿簪裾愛汝金蟬貴偏當繡虎譽周旋逢輦下導引謁宸居（當爲予引龍尾道）綺席邀春雪雕鞍散直廬情親何縫綣餞別倍踟躕老我形骸穢多君珠玉如渼慚路車贈近苦塞鴻疏敬箧長篇在看雲短髮梳白邊人近遠離思可能攄

江行

空闊風威過行雲避紫巖遠托南浦雨漸見夕陽帆細浪鋪紋漪輕涼透葛衫前頭誰古廟水鶴滿松杉

子星饋冬服貂煖耳

我本山中白衣客綠鬢當年棄黃綬披莎不作飯牛歌鉏園未覺司馬醜昔賢晦跡嘗淸狂焦光躶體蹲道旁仙家別有五銖服九華冠子芙蓉裳衣冠同世本不惡（杜詩衣冠與世同）羽皮豈必追羲皇前年野服見天子至今裹再拜明光裏鹿盧玉具舊不疑回頭含笑稱作上歸來松下眠淸風蕉衫艸屨河上公孤卿結韈吾不貪宛子纈袍吾不榮（音融）顧郎誰道難衣食製帛車中亦堪給織成麟獮珊瑚鉤何妨義取無虛日后城氣詎高雲霄紵鍘來更弋綈袍呼兒酹酒佩明德誓不往換鸕鷀杓

集郎山樓步子星韻

知已能牽學扁舟乘漲來月華臨水浴秋岸倚天開鷗
鷺飛無準魚龍太復同今朝登傑閣作賦愧非才
羣峰齊貢秀萬卷豈云貧正下蒹葭露偏如艸木春晴
川千樹薺新雁一行人秋水來何處瀟湘在白蘋

書樸園遺墨 有敘

黃安張樸園先生文章卓拔晩節尤高書法鳴啟禎
問長君孝廉希良叔火後收綴燼楮裝潢成帙跋畧
云先君子換鵞經終歲臨摹形神畢肖後愛趙松雪
俏逸姿媚及見邢子愿所臨右軍十七帖變為蒼健
卷中與子姪數行是其晩季筆也今觀先生書誠如
所云而長君跋亦復遒麗有法激賞之下悉筆賦之

當與知者共歎也

樸園先生人中龍白頭萬卷巢雲棲學書初亦出李衛
筆法直欲兼王鍾楷眞行艸尤奇絶有數吳興趙松雪
晩季老健更入神指力能伸屈曲鐵長君硯北尤柄思
此事中人那得知家雞野鶩浪評品狐腋雉頭眞足奇
邇來華亭頗姿媚孟津新裁雜篆隸弘正風流不復存
嘉隆爾硬無人至君看皇象與元常九方相馬非驪黃
神行不必工點畫結構豈在安邊旁唐之顏柳宋黃米
後進摹臨但形似寧知四子別有神宛若芙蓉出秋水
樸園遺蹟世寶持況有羲之復獻之挑燈重向秋月下
三日坐臥寒山碑

酒間答石虹

梅川金生善屬文黃岡張子尤辛勤孝廉聞一知有幾
如此二子皆超羣前季春明送金子下第劉黃眞公矣
今季南宮第一人頓使聲名滿燕市張生意氣無留難
歸來還對菖蒲盤丈夫起艸有千卷不數花枝博一看
驪珠出水光照乘尺木潛淵龍未醒或潛或見亦偶然
風雷變化何曾定我薛北關臥南山世上浮名總不關
君餘東峰明月好那能猿鶴共追攀 張廟子詩有送子東峯明月語

和濟太上婕妤怨 蕭孔菴詩云一自居長信宮前近廊聽昭陽畢有月不得盡情看

金屋銀河落珠衣玉露寒昭陽在何處秪作月宮看

聽行僧撻椎

城上烏棲碧霧籠夜闌鐘息梵王宮行敲銅板秋街月
響入梧桐落葉風何處錦衾初破夢道人敝衲起觀空
經過野外橋頭路時復一聲山水中

李因兄四友圖步郎山韻

我屋名梧巢君樓亦復爾上有青旻雲下有白石水當
其引露時清淚亦不滓背聞風雨聲只在晴天裏 梧桐
巽緣蔽秋空能鍾不須雨縱橫十畝間不減渭川滸斜
月射映篁金翠堪俯取幽人如是觀與作青鸞舞 看竹
泰山何巖巖其峯乃名丈小挾風雷飛白頭堪一仰開
山必遁甲鬼鑿費奇想拜罷七尺軀嵬峩太天壤 拜石
先春梅已榮餘寒復成霰誰剪瑤臺冰坐使銀海眩風

前落亦佳戰敗玉鱗片絕勝六出花乘痕消水面[illegible]

張翰五石圖爲卓侖題（翰字翦上白門人）

落筆畫一石意態何激昂須臾三石復四石勢若五老相顧頏胸中磈礧寫不盡墨瀋淋漓如斫陣酒闌燭灺索我題似向元章袖中認呼兒急捲還主人不爾攫取君莫嗔我家癡虎有故事不怪偷兒怪兒神

陸翰手殘荷蓼尾雁圖

夜雨蕭蕭蘆荻黃雌雄相逐下橫塘艸根驚覺魚兒躍扇破殘荷幾葉霜

重九後一日李因兄徐卓侖踏月過飲寓樓明夕漏下一鼓各以詩至把酒口占令兒月書之原韻

鶴頷雲飛白滿秋落日黃登高悲令節尊酒後重陽征雁風聲細晴川練影長萍漂皆楚客楓落憶吳鄉水雪開詩卷江山入酒腸白頭生俯仰紅燭故傍徨忽枉瓌篇奏如登絲竹堂兩篇驚擊鉢三倒向匡牀木下陳蕃榻先沾荀令香推襟眞磊落懷抱冒摧藏尉氏非無阮嵇山亦有康桃源何魏晉艸昧自陶唐流水花千片參雲木萬章升沈憐白日寤醒笑黃粱寒暑分裘葛炎涼異水湯形容看遂老年告倩誰當爲余徐吾績嘗思鑿壁光同心比金石一調繞塵梁洗盞須斟酌科頭恕老狂疎星散屋角新月戀迴廊客况對鵬鷃兒癡蠟鳳凰

今宵果何夕葭露正蒼蒼（右和因兄）

昨夕弦初上（九日上弦）新蟾殿九秋卷書還滅燭把酒獨凭樓笑傲看誰敵疎狂老未休文章千古事宇宙此生浮（二語集杜）自許原龍性遭時輒鼠憂雪霜侵短髮花月試雙眸畢卓縛休急陶潛釀未篘持螯思蟹側采菊定籬幽取醉耽蓬華高歌撥坎篌居然曳龜尾誰道學龍頭薛荔雖堪被芝蘭實貫掇隱招山曲咈嵫擬畔牢愁俯仰襟期狂羇栖歲敘流乾坤誰磊落江漢此淹留秋水龍蛇復疎林鳥雀啾嘖窺君共賞絕調若爲酬桃棗仙人蹟蒹葭處士洲盧敖何足羨汗漫且同游（右和卓侖）

步石虹聞雁韻

賓雁初鳴侶關河次第聞低飛驚畫角欸起亂愁雲秋怨銜蘆晚霜寒接翅勤知幾憐汝最不與瞥見羣

秋老無消息連朝作陣來耳邊嘗倒枕愁重且銜盃大澤千檣集平原萬馬開（滇師凱旋幾漢口）幾回栖宿地耍被暮笳催

江北猶遲到湖南且未聞鏵聲搖棧雨鐃吹出邊雲鬱鶴紛千里貔貅返六軍蕭條洞庭上落日望餘氛

聞汪冊次（楫）出使琉球

懷慨汪郎出使時天風玉節手親持殷勤餞遍長安句未得儂家一首詩

漢陽太守行

雁門太守身姓王（普云說詳戊申詩當雁門大守行自註）至今樂府傳篇
章雁門太守近誰是不在雁門在漢陽漢陽太守山亭
後（自註吾鄉音偶在今宜興縣漢封蔣澄爲亭侯正字通云應天府志謂作吕洑陽吕山在洮湖之上風土記昔吕母得道于此廣韻島后切叢字記吕山在常潤二州界元人仇遠詩吕姥峯高翠倚天洮湖春水綠無邊皆爲也正韻闕而山丹鉛錄定爲與而山漢亭侯郎其地而音后轉注古音叶韻而音前南山侯故地奇字韻而音胡三書皆叶荊扞花所稍而前後亦有或疑而山郎當字之誤亦非今桐城有而山讀若衡與漯陽宣興山山按同名或曰本从了从一山作而从了从口或从山从了並無義闕疑可也一說海篇音后當作从山从后字說文亦無而吕或疑郎省尤非吕郎吕皆吕之誤諸字作鄭許氏曰鄖鄏高山之節也子結切郎節後前山之節古文詩如是集韻从山从節省作即字宣同兩爲作吕附于此吕姥當作吕姥也）
才妙思文中王（句出歲經粉）韓愈古體超八代軌經環堵聯
翙翙筵除郎位白雲署（筵音延筵也筵本作筵仕）九關虎豹紛羣

璿公時彈簡屢在手中宵清淚涵兩眶帝曰汝從省粵
獄公公鼠于彌猖狂柴車襆被抵五嶺慮四午夜私焚
香吳極郭六久沈滯雪寃不復飛炎霜爰書疑欵千二
百我公一一爲平章（事昔本）還朝報政稱上旨中天繼照
逢陶唐巳聞王甫伏僵礫肓令竇武罹凶殃于時賊馬
飲江水公適熊耳來滄浪禹功磯頭一橫槊禰衡洲畔
千飛觴明年毛人墜粉蝶公巳玉棺歸帝旁維公遺愛
沁肺腑香鐙俎豆如桐鄉我家鹿城溵洲側滆湖沈水
遙相望臨淮旣從復舒蓼巳經十世居齊昌枌楸重到
問父老聆公軼事從感傷峴首碑文誰誦得公有令子
名賓坊頽封克倡頽揆和亦如頽濱名太揚因知清白

遺子孫（聲遺去）玉淵才筆尤從橫我從二子一握手見公
彷彿疑龔牆旌賢砥俗國典重詔書訣蕩開天閶輶軒
儻下采風使聽我漢陽太守行

哀葉訒菴寄九來道子淵發蕃九

知我山林癖君家好侍郎婉辭閒入對春色喜還鄉未
覺台垣貴須知處士狂三篇繙孝緒五句答君房何日
捐金管經時下玉堂（翰林掌院數兵侍）月災登東壁青衛在文
昌令姪僧虔俊諸昆過末强棲巢皆鳳子門戶正鷯行
藥譔當歸語（君未卒前諸嗣郡寄書數篠無字惟當歸一枝）仙無益壽方功名
難白髮身世竟黃粱宗伯松楸肅寒門德澤長招魂那
忍賦飛夢玉山旁（君爲家先宗伯瑞屏之倩）

答葉蕃九兼寄江南于制府

葉生西行謁制府慷慨爲論河渠書三江故道久淤塞
兩吳貢賦天下殊葉生讀書善攻覈尋源疊疊元明初
淮張增額後至正相仍不復能消除秋糧濫稅納絲戶
徵辦何有荒字圩司農仰屋第籌算鄉老抱帬從嗟噓
葉生上書追辯晢欲使民力東南舒退聞制府三嘆息
股削不救當何如比季楚地困水旱正供加派兼軍需
玆焉葉子亦目擊抵掌向我還軒渠長篇出贈浩格老
意氣矯健辭敷愉稼軒樓上望同甫拔劍斬馬非庸儒
我昔移家玉峯下茜涇艸堂曾有無孤城鐵騎一闖入
高門大宅皆荒蕪相公樓閣作佛舍尚書伐閱佗人居

蔣山松栢斧斤盡豈數金家嗥貔羆（玉山蒲節在蔣涇墓在蔣山故人子金粟家）蟠龍峯頭僑所住火獵毀葬先賢廬（二蔵先生別業任蟠龍崩鎮山也）世年躬耕在谷口何故始守傳京都公車苦劝州郡
廹雪竄慘澹行趦趄憑轅眩墜右臂折兩月扶掖形枯
株君家侍郎知我癖宛轉入對龍顏愉放歸春雨王麻
麥倒騎烏犍尋村酤逢君羈旅話桑梓但願畎畝無追
呼文章經濟君滿腹雖伏豈得長菰蘆何當用汝作卿
相亦若制府攎良謨朝廷寬大三階正豐艸長林著老
天

附　賦呈黃翁先生　　崑山葉澤森

鸚鵡洲前逢顧翁翁家舊隱蟠龍峰自從世亂傳金

聚一支楚澤留遺縱少年挾策獻天子終買才名人
共擬國事俄驚西維駝臣身且牧南山豕放舟故鄉
尋故陌玉山佳處無遺址千載風流亦已休百年壁
櫬還如此丞相門前馬矢高尚書第中颭夜哭吳楚
亂離同一轍傷心歸剪舊蓬蒿金沙湖上堪垂釣亦
登山顛足長齡但有林泉臥白頭何須姓字來丹詔
山鬼雲蘿亦有情艸堂猿鶴能無梟拂袞歸來仍著
書愛看溪畔桃花笑每游湘楚輒思君昔舊如翁復
幾人我媿無文謁顧況君言惋歲遇王筠我本玉山
人不得玉山住異地聞翁說故鄉娓娓故山舊游處
一夜鄉心思不堪醉歌獎唱望江南迸君杖履吳閶

月蹋遍青谿與翠谿

見賣雁

高柳南來萬帳屯雁門關下起黃塵江湖到眼幾空闊
便有街頭賣雁人
叫月啼霜萬里程木光沙影拂縱橫提攜細看風翎色
或恐前宵是汝聲

見烹雁

下食稻粱稀矰羅伏禍機滕中砂艸重怪底不高飛（雁腹不能斷草皆捲如碗丸臟內沙石滿中○昌云鴈于鹿切鷖鳥食已吐出皮毛如丸也）

野鴨

霜前蘆荻盡秋後稻粱肥水面翁翁起沙頭一一飛緣

毛溪鷁姑落日野貍饑何似鵜鶘拙終年守釣磯

醉歌答友人

瓊玉老人頭已童艸亭結在荒城東客來牀下拜何事
問以世故惟書空負櫑思義鴞立瀨抱郄長歎牛鳴宮
王侯失勢鼠變虎好貪得志鰍為龍紛紛紹臭不濯
誰鍊玉骨金芙蓉定宜大阮眼兩眼聖賢撥棄糟丘中
子路瞌瞌堪百榼尼父汲汲還千鍾勸君莫被腐儒誤
毻身痛飲真英雄

留別徐公

十年六度武昌行壇坫因君狎主盟此後莫教風景異
只愁公去雪山輕與江漸落魚龍寂遠渚低飛雁鶩聲

歸向蓬窗高枕臥煙波回首不勝情

汀夜

村樹看如霧淵流未盡降星光能白夜漁火欲橫江裊栖扶頹屋浮苴攤斷杠虞衡請何事惆悵倚蓬窗詩云不知虞衡所奏請者何事也

讀屈大均　烈皇帝御琴歌

君不見黃帝煉鼎于荊山相傳弓劍留人間漢高斬蛇三尺鐵一朝武庫飛炎燼又不見先朝神物世罕識御槍長插御座側成祖文皇帝御槍舊在武英殿藤有刀痕有七星皁旗上箭孔勢移代隔不復存雲能變化安能測烈皇在日薰風絃至今燼莽爭流傳予所見不一休將萬國遺弓痛溷入文人長恨篇

承和宮詞誰所作牽引荒淫恣誣謔輕薄為文海內諸兩朝風雅全零落歐春讌九本尋常過錦水嬉非色荒一自清心書袞袖不聞曲宴舞霓裳番禺逃客靈均後老筆騷情眼常遴何須儉句向休文郤教綺語傷者舊烈皇初登極令宮女繡清心寡慾四字于袍袖歲時讌都不述惟柳吹春燕九過錦水嬉天寶霓裳等語扇生搖摩沿襲山河盡是烈皇遺鐘虡銷沉萬古悲刀劍磨錢茂陵石野鴉啼上海棠枝大均云烈皇繡于海棠樹下

懷劉季湲

風濤舟楫信多艱不信魚書太不還夜半空林聞花落江頭望斷月明山戊午曾訪予於竟月似君知己我憐君欲遣鄭子君奈何偏吐文同三語書

也應夢裏示東坡潘介丘作季湲迹也

舟蚤

曙色霜在地晨雞有餘號檣烏欲飛動仰視明星高舟子恢鼓角雲中望旌旄霧散遠山出沙邊方理篙

寒晚懷郎山

歲晚人輕別梅開客已還素心敦麗澤白恰對江山風起搏風急天昏落日殷懸知幽賞處高檻坐屏顏

把酒放歌

青童酌酒黃雞唱落日趨山纔一丈放歌一闋酒一杯碧山已在紅輪上東家禴祭西椎牛高堂鐘鼓今荒丘呼尊試喝明月上與取天邊白玉甌

借周屺公許選宋元詩夜讀

艸亭人不到滚夜正幽棲蹊葉時過虎空林鼯報雞借書終幾卷沽酒貯雙提明日晴光好邀君話竹西

聽屺公論予詩並說游華岳狀普云屺公名斯盛寧波人辛丑進士授郢墨令或涇海陵事論劾蒙赦縱游五岳焉

尋常看患難栥沐出埃塵嗜古能孤詣論詩異眾人自為泰地客空負游天春我亦神游者逢君情倍親百誌予幼有詠太華詩又嘗為泰山府君上梁文蜃樓縹緲黏星漢而知乾風烏疏迴隔波游而不見

屺公別後寄雪得袁三山書並詩

新知一人去故舊一書來消暮西風雪孤舟何處回把詩潛自玩懷抱向誰開不掃茅堂路季季閉艸萊

壽王恂度

前春我上麒麟殿隔歲君朝左掖門三策待時猶綠鬢十行供下讀黃昏卯君視汝季登忝甲子從新數上元蒲柳未應欺顧悅百齡嘉慶好留兒

寒山風雨夜

寒夜空山靜撿櫳香消燭灺火微紅瓦盆堦下丁寧雨碎鐵簷頭環佩風坐老漸多長慶句為謀恐放酒杯空朱樓正擁貂璫宴不問蒼生凍餒中

大雪

大雪壓頹垣無煩更閉關孤松如病鶴三逕抵滚山

收雪

山山晚滃如春霧點點漁篷似白鷗未試內方酘酒法

一瓢先淪入茶甌（內府有雪酒法）

銘湘妃竹杖

八尺裁來已過肩不同邛竹與桃枝手中一把湘妃淚何處雲山是九疑

除夕

鼓角荒城起寂寥蘭鐙桂炭爇中宵餅心湯注催梅蘤簾額春回重柳條得寶護船喧將吏太平來歲少征徭金花臘酒多多貯留待仙翁醉洞簫

歷徧艱危金石身故山霜雪老松筠浮名何用誇詩史艸澤從來有外臣變化試留桃竹杖風塵不上華陽巾郎看四野春生後隨意江頭採白蘋

白茅堂集卷之二十二終

白茅堂集卷之二十三目錄終

白茅堂集卷之二十三

癸亥 康熙二十二年

人日大雪見小兒書韓退之詩有崩騰排拶波濤飄揚譁譁陰機等語不覺失笑戲步六一翁頳州韻一首

迎春枝頭尚含萼 迎春卽木筆 一夜飛花點林薄隋家綵女關剪刀不及天公巧裁作萬山色合忽漫汗千里雲低失彖廓且乘戔臘積威稜明日恐遭春氣爍 八日立春 南園已報竹腰折北壑復看松頂落艸窠半陷疑蟠蛇穴口微鋪識藏貉山僮栖竈火不烘 栖音皕迸薪枝也說文作梧 病馬舐瘡烏欲攫何嫌餘粒施饑禽時見瓦溝挨凍雀欹樓豈少百斛醞生平竟之幾緉屩朱門神仙烟霧質高堂絲管非不樂溫柔別助豪家歡清冷但供學士瀹瓦盆盛滿坐練幃鐵甲須勝 讀平聲 臥沙漠詩成白戰聊自雄上馬不用宣武矟卻嫌昌黎太鹵莽覓取醉翁同一噱

又步子瞻聚星堂韻

臘月靈蕢少一葉 小盡 猶及春前逢日雪 諺云臘三白宜稻麥 二儀灑濯無纖塵何處關山不奇絕雖無搏片一尺圍 退之詩雪片一尺圍 已壓樓枒幾枝折林端隔水乍有無塔頂半空時見 太公辭 滅題詩十指如戀僵筆落不待背後掣饕頭香邊削柴泥醉面聊因撒鹽瀨未知東郭苦何事履穿不憚禿屑屑 漢王艮傳往來屑屑不憚煩俗謂作屑六書無屑 老夫閉戶坐自如啓

牖拂簾時一瞥潁川禁體初偶然後來肴山還繼說我無勍手敵二公戰罷哥舒持半鐵

兒昌讀書太平寺蘄治東九十里靖明山弘治年重建見鍾文云云蘄志山與寺並失載

汝攜書劍入名山萬仞峰頭不閉關欲策龍蛇青嶂側試聽雞犬白雲間佛龕太乙來挑火僧座靈𡎺許獻環此地星辰如可摘自無塵想落人寰

寄金會公德嘉

殿頭唱過第三人不有高聲出自陳壬戌一月大駕謁陵十月延試進士德嘉以禮部第一臚唱三甲故用范鎮事對策幸能酬宿志立朝同是報君身蘭臺典故增秋傷帝里風光正小春爲語玉堂新學士太平相業丕經綸

十年外翰已名高新試絲綸舊緑毫自有朗評操月旦敢云世態薄風騷山中細雨肥黃獨天上春深醉碧桃廟算功成方偃武郅隆艸野慶同遭

江漢英靈自昔推張生元是不凡才希良禹門龍餤雷嘗蝕滄海蠙光月正胎脫劍狂歌皆楚客兩人相識在燕臺卽今君已稱先輩有信斯文有後來

題歸高士畫竹藏字元鼎震川孫文休子也

太常墨竹名天下夏昶歸老文休亦瀟灑元功別得彭城法醉後解衣方一寫一枝贈我挂草堂是時繞屋插新篁始知筆理侔造化洋州胷次吞篔簹元鼎取神兼取肖雨至如嘯風若笑卽令折取一枝來正看旁觀無此妙夫夫老大尤清狂死肩白髮雙耳長所南畫蘭不畫地千秋志士同感傷附禹帝丘三百里放勳葬處留遺址山海經帝俊竹林雙梢慭惹蒼梧雲九疑雙梢竹亂痕淚點瀟湘水元鼎畫此人少知日暮易水空篋歸只今披髮飄然去莫道前身是畫師

烈婦行有序

麻城生員蔡作楫女六歲能誦女誡二十適生員周克孚之子方旦始終五載而方旦沈痾者四年方旦殁氏卽時自縊康熙十九年六月十一日昏定也周先世有生員弘祚妻劉氏守節四十年温陵李贄作

傳又舉人弘祁妻俞氏舉人弘烈妻李氏皆以不食殉　神宗皆旌表嗚呼何周氏婦之節之多也蔡女尤烈鄉人歌詠紀實以俟　國典焉

蔡家弱女周家婦丹心玉貌仙家姝飽聞汝南周姓郡節義事曾讀東漢班姑書雖云伉儷五裘葛第有藥爐親起居事夫誓擬同生死七尺梁練千金軀炎炎赤日西山暮撫屍慟問泉臺路秖知大義貴捐生沒絕須臾忍回顧非圖冢上鴛鴦飛不爲墓前連理樹當時何物斂隨身溺酒逢頭舊衣履君臣夫婦兩大倫國破家亡死幾人息妃不笑何難殉蔡琰還鄉再誤身人間萬事悲堪觸使我欷歔淚頻續請將烈婦鄉里歌彈入馬上琵

琶曲

懷李欲仙

艱難多態日儁爽見高標詞翰耽雲月江山遶麗譙鬪
茶桑苧水沽酒綠楊橋欲極論詩興春波買畫橈
往日徐元奭幽栖向薜蘿一菴名落木曾雨憶寒河友謙夏題元奭菴也欲仙曾問詩于元奭鄴下遺音在由拳秀句多昔云李嘉興人師
承風格好試變楚人歌

玻瓈方鏡 曹子清贈

披香侍臣金玉姿贈我四寸方玻璃光如寶劍出瑩拭
形比玉印無刓劉塗黃鉧碧作什襲云是疏勒狻猊皮
何時金猊破鵝殼聞昝火脅年公二聲來渠胥鍚鉛磨揩賊

銅質纖脊不起眞神奇漢宮四靈何足貴唐家百鍊從
爾爲碧空秋水兩瑟瑟中有雲气非瑕疵持來焰膽徹
骨冷六月古雪崩峨嵋人言此物出龍藏鮮妥不敢汚
淫潦空山佩入竅百怪變魖蛧蟓何繇矙暂將擕此訪
五嶽毛女豔換螢光之寒輝但許宓妃共肎炤世上凡
須眉

春夜

亂雅栖定一燈明帡閣懷人欲二更不是耳聾春總靜
梨花淡處雨無聲

大風雨無酒

短籬菜甲已全淹池水優堦一夜添怪底兒童無酤處
狂風吹落酒家帘

憶兒昌山寺且招之

震雷發春蚤高下驚蛟龍念子遠郡下雨雪空山中貪
幽亦何爲涸俗寡所通負笈虎豹窟讀書龍象宮問子
所爲跡老懷始悸忡斷齏兩塊響爨鉎三尺童遙望飛
鳥外孤城鬱蒙蒙百里晴春色六時高梵鐘山深嵐氣
邃竊恐疾病攻苦節不可貞兒其念老翁

寄卜簡莽 陳癸

樊山峙江滸前對吳王臺吳王廣譙復誰繼赤鳥事業
今塵埃武侯久不作公瑾安在哉揚波泙漭堿曲嶼我
行弔古今心哀西河令公簪撫字誰言百里非龐才前

年振旅洞庭北艨艟萬艘巴變開曉蟋蹲蹲數舸旋抗
議乞消無嫌猜行師大道有禾黍捉人夜吏停喧豗賞
心閒閣弄柔翰放衙立仗生莓苔碣來鎖廳論羣彥磅
礴六埶惟兼該鹿鳴擢儁果良士兔罝登用非凡材曾試文武領解皆出門下更闌攤書富賓客乘閑授簡陳尊罍古來豪
俠盡流水高臺胥遺蘼蕪蒿萊何時載酒名公等絲澒正
潑葡萄醅題詩丞寄山水奉一夜飛學凌江隈

二月十六夜示兒

中春戊子時辛酉積雨初晴月上後小兒驚報東北隅
天光鋒裂無星斗初疑列鼓施火鞭攋搦金蛇劃牕牖
乍如秋燹奔凄飆漸若陽烏墜林藪炮煸不補耀魄寶

羣帝驂翔赤熛怒范范閶闔誰叫開往事曾談百[illegible]天
鬭傷咋舌指地雁兵士搖頭說天狗我聞天裂陽不足
燥潑年凶亦嘗有前時彗茀無足恧盛德救灾洵非偶
問君此異胡爲然天裂非裂理須剖玄冬雪雹雷電作
驚蟄不聲亦孔醜茲乃雷電之未成隕火流星僅同咎
小兒妄喜天眼開跪地祈求拱雙手老夫懍然亦有求
只願年豐足美酒

和叉人花影 五首

楊花雪起春雲薄冶葉倡條爭錯落才因斜日拂墀頭
旋逐清輝上簷角輕裾數步惹復留嬌燕一雙閒不啄
美人遲回忽歸去佩聲已在臨春閣

荏苒上瑤臺多應月殿來可憐長信妾奉帚幾徘徊
難假丹青畫休誇粉黛鮮承來紈扇上水墨幾枝妍
飄盡殘紅葉未開梢頭宿鳥動毰毸月明正送氍毹上
賺得狸奴撲幾回
秋水奩開望若空一般紅紫亞簾櫳游蜂浪蝶分明見
不得身親阿堵中

放魚

栁花霑露水蒲塘蝌蚪逐隊蒲芽香塘心圓浪識鯉尾
噞喁不屑同鯊鰭老漁提網雨中立眼若鶻鵰覷潑入
大魚中網萬目震平聲叉孔穿逃小鱗急我疑水府人間
同高潑飛走如虛空吹沙鼓浪各自適暴鰓欲訴含悲

風杜甫慈心有佳句洗魚磨刀魚眼紅我今縱汝[illegible]
水直到[illegible]溟東復東

寄題子星東田 五首

不羨歸營綠野堂高觀山畔理東莊稻田茅屋兒童舞
恰似江南烟水鄉
買犢心情不問牛柴車素杖也風流客來莫問人間事
較雨量晴且自繇
郎山臺榭倚芳叢墅裡青疇穲稏風無數隔江烟樹綠
相思都在雨聲中
勳業文章辛幼安稼軒小築足盤桓就中風雨雲烟態
輸與先生靜處看

與公試結醉鄉緣半讀仙經半種田對把龍膺木瘿杯名傾
白墮倒眠牛背看青天

紅心白芍藥 俗名西施吐舌

當堦穠麗廣陵花朱闌翠帟相周遮𠂹𠂹酥乳宜甘露
灩灩光儀燦曉霞就中一種稱奇絕嬌姿別號先施舌
彭城舊譜不曾聞近來好事爭傳說可知絕艷洗鉛華
楊妃一捻何足誇白色每瓣有胭脂指痕者珠額正看丹的注玉肌
罥住守宮砂便嬛䓘約宜芳讌銀燭雲屏私巧倩吐齊
流丹百媚生九成帳裡無人見江城風雨月瀟瀟柔麻
桃李盡蕭條可憐造物偏抃當不斷人間花月妖

懷楊秋屏黔中

天兵前未入使節已先行龍籋非無驛犍狪亦有城蕪烟盤馬路落日望鄉情報政三年最裁詩次第成過聲銅鼓定土物葛袍輕扶老思卭竹何時寄一莖

春分

六旬淖瀝不出戶戶外階前滿碧苔露井小桃初綻未雨簷新燕忽飛來平分春晝琴書冷半入江風鼓角哀況濫秪愁東下疾黿鼉窟近楚王臺

不憀寞

三月三日雨如注上巳清明皆不晴可憐花事半塵土欲采江干無杜蘅何處檄書催協漕（官派民戶協運軍造船亦前所未有聲漕太）已銷金甲未春耕家貧且喜無多稅況有杯中不憀寞

恒雨

初日出不高雨腳墜平地泄雲何其多恐傷山川气十旬但滃𣑭少散仍靄霺新雨換舊雲雨盡雲可易今年節候晏月閏當夏季慮彼亢暘時農夫愁灌溉土膏與民力二者理難繼竭用不復餘焉能弗凋瘁良苗懷清風薙艸須糞埴高下惟白波何以分畛埒國雖三年豐不敢一朝匱剏痍肉未平念之足酸鼻宋鈃華山冠雖饑不忘世安得風雨時陶然民生遂

聞友人在廣陵

當年隋柳幾株存送客春帆每斷魂明遠賦成休再續樊川夢覺已三番（予不到三十五年矣）懷沙丞相西州路（史相閣）野祀將軍東郭墦（黃靖國）君到依然花月地可能一飯弔江村

東南一線𨋬輸過煬帝功高闢運河十里簾櫳新粉黛千年城郭舊笙歌土風送嫁姝鄉易俠客登樓薄暮多寄語兩江賢制府（于公成龍總督江南西）後來號令復如何

邗溝開後更繁華誰取蕪城作帝家歷代山川亾國夢六朝鶯燕返魂花綺羅別淚猶嫌溼簫鼓新聲莫競誇惟有多情江上月年年如鏡照天涯

海口風濤急暮潮車螯蛤蠣滿吳舠能無痛飲十千酒仍有吹簫廿四橋水調紇那誰更唱瓊花壁月可憐宵

太平樂事還堪賞白首狂歌荅聖朝

多鼠（淫雨後忽多此蟲爲害）

爾雅釋鼠屬厥類十有一（爾雅郭注分十二誤也文鼠鼨鼠豹文鼮鼠當爲一條詳予說）今茲竊屋產不刋鼷鼶匹（據注疏皆非人家耗齧之鼠）何爲陰賊性秉此猥賤質毳如穬亾插眼若椒實劈蛥蟓尾文杜狗比頭瘠色非塵埃糝丕劇蝪虺疾橫穿螻蟻宮半奪蛣蜣窟蝘蝠失其門蠼螋竊游宅掘潑益窮夋熏灌輒旁逸荷莖莫能塞櫺萆安得窒（二物俗用塞鼠穴）白蠟匿垝垣黑夜乃羣突恣淫逐牝牡踢歷聲窸窣俗傳磨秏夜（正月晦夜）鼠子嫁娶日細物象簞筐幓裂雜餌餌以此持贈之庶冀兇齧齧我施彼不報轉肆奸須力牀頭運齒

骼樹腹摎聚梟倒下循橦繩仰行跦𪇆壁盤旋姤箱籢
香汗蔽袜袒圖書罹毀傷何有稾薜積笮空害𢾭鬍果
籔斵褸䌰衒釭滅明燈緣鼎鼳鼸飶雜窠偶遺卵曳抱
技百出或時墜醲讐䂨蕆變惡汁栖棬黏次餘几案㯋
爪跡䵮䕃有遺菌失屎（从尸水尼弔切）透帷帟嘐聱𨼢未休眠
㝱聑難畢忽若工數錢又如雉雊麥兒驚冢重裯婢忩
䞶枕席騁黠逾翻掀何曾畏訶叱紙㷧殘月映破牖疏
星入舞類傀儡輕儇同猨猱躑衾邊跳踉過急攫遽無
及忌器非所云手板豈暇擊睢盱更喪間狡猾慣投隙
貧窶遺穿窬厚封尤矙室博場酒肉臭聚首闔狼籍奈
彼貪饕情苍我蓋藏窖秋圓竃葵瘳春益蘭蕙苗莘空

忍齕殘根盧若爬剔迎貓總無功昏莫任狂猘有若獝
紀頹洿司失其職愧非唐房仙亦乏許邁術造物雖弘
含于汝亦奚卹茲焉畧敷說妖異且未述地支冠龍虎
何義取此物行露惡（去聲）穿墉幽風紀穹窒古聖所共惜
張湯故援律亦戉除蠧蟲若輩忍充斥追吼碩鼠詩令
人坐於邑

戲和梁溪蔣路然見鬼行書黃恭臣鍾馗按劍圖

梁溪蔣君自言七齡曾見鬼鬼狀髣髴如髑髏髑髏之
狀更何似眼肾骨稜（陵去聲）如猴頭此後十年又見鬼鬼影
頤䰢態難追求猰貐爲心藥又貌髼風咽雨呼朋儔蔣
君見鬼第如此旁有一翁微笑起陰陽晝夜本平分陽
則爲神陰則鬼蔣君說鬼苦未詳老翁說鬼非荒唐宙
逴伏戶竈有髻聚隅鮭蠪西洪陽變䰧跉山一脚夔罔
䆗出水繈腰長古墳元狀把春杵幽巖慶忌乘車紵神
䰠主胙魈蒐客（䰠說文作魈唐韻丑利切山海經俗本譌作䰠）倶以跂踵傔虎
倀鬱荼度朔啾不盡發向八表橫侹擾依叢附艸作吽
與荒坡𥝥䌰親酒漿周公食以十二神黃金四目僩方
相莨弘羿覡硜擩染越幾秦譆紛祓禳餟膏既設杜主
位礲氏至饗天子賜其餘怨毒各幻變經史枝載都平
常艸間蒼狗襪呂雉車前立豕驚齊襄赤章道士誦沈
約陰兵使者追姚萇瞿曇更說種種鬼怛挪奇娛含遮
（梵音𩲡𩴂）狂奧闍訶雉吸精气吞啖𦋐血無比方諸如所說

未足詫老翁聞見幾𢝅惶往時炎精失芒耀白晝萬鬼
來堂堂江中魚鼈盡無首道上鳩鴿紛盈眶家分五厲
作瘟疫人有二豎藏膏肓已聞黑眚鬭高廟（孝陵有黑白二鬼鬬）
復道猵來登御牀（猵俗字本借出以有聲如貓也宋徽宗宮中怪或云朱溫之厲所化張猵毅甫耳集从犬作猵字書不載崇禎末宮中亦有之）揚州爭看紙錢市宛下閒賣
定伯羊裴陽泥樹呼苦苦睢水潰腳流湯湯刑天干戚
舞何事國殤弓劍知誰彌青㷋燐火徧野哭一聲戞鎧
（去聲）驚熸藏版圖半厲亡也河道達交錯成鬼鄉盧杞藍
面鬼子母蔡卞亦是大鬼王鬼伯血拇齝人肉鬼民頂
巳篆開張箕卯帝拜畫文字㩳僁蟲代無渠央自頂老
人遂又見蟲額爪臉披衣裳薜蘿何曾恭窈窕東陽羣

怪來僛佯易言情狀乃盡露詩比如蜮眞可傷或時岸
幘對阮侃儳忽改面欺嵇康閃厥妖蠥莫此若東方欲
罵空誰當終南義士訶不祥按劍四顧徙徬徨嗚呼陰
陽異道本如此何用磔須瞪目按劍四顧驚徬徨

贈詩僧方濬

年少愛山居聰明自讀書經行過虎窟得意閉蝸廬茗
盌松花落香臺貝葉舒苦吟饒悟入精進更何如

廬山陸道士

汝向匡廬住雲中第幾峰峰峰藏霹靂落落隱蛟龍蠹
葉書八篆綏花帶佛供當年陸修靜亦聽遠公鐘

新夏

空山雷雨半夜至屋後笋高十尺強夌晨簷霤有餘滴
敞牖几席生青光候禽一月一回變新夏百花百和香
日長無事羨漁父江天清曠歌滄浪

為友輓歌

閒居本多感日月劇轉轂人命不可延天道亦何邈朝
開賀者歌暮隨弔者哭堂堂廊廟姿奄忽附鬼錄人生
會為鬼鬼亦還虛空鉤深竭萬慮生死終憒憒求仙但
蒿里訪道誰崆峒錯迕非一端冥然儵長終儵終亦何
悲賢聖久暌嘆纍纍丘壟中塵埃古魂魄祕器非天棺
華表無語鶴白日不我臨黃腸閉幽槨黃腸亦以閉隧
道亦已開粉黛假美人亭亭下泉臺形骸竟非我榮鬱

何有哉俯仰平生人憯切令心哀

賦得常懷千歲憂

人懷千歲憂庶幾年可百苟無百年慮䏈䏈生旦夕學
童雞始青慾容髮已白白髮無一知何異在襁席登高
望城邪鬱鬱多廣宅悲風來何時艸露委如積秋情一本
作晴非尋遠郊下有腐死魄野土胡慭慭饑䶃吹枯栢𡾰
車回修涂鶴蓋交廣陌汲汲何所為蚩蚩類行役尊酒
雖云歡少壯忽焉擲喆士豈養憂來日良可惱

四賢詠有序

世多以范蠡張良相提而論又以良李泌並舉其事
本末不合又不言昭代陳遇略序三子終以陳表出

焉

范蠡

范伯鷙忍人扁舟避逃豫成功本陰謀取叓亦狡獪行
貨活子華寧知故人賣素交且不保君王復何怪鑄金
表相思未必終所恚所以鴟夷皮不在烟波內

張良

文成眘避世寄託亦何詭奉履圯上翁殊非奇絕事處
讓穀城石安有赤松子秦讐一已報漢冕貞脫屣殺身
悲薛彭例頸笑餘耳博浪若成功匹夫當沒齒

李泌

長源慕神仙事與子房異處人骨肉間帷幄皆密計既

當猛虎步能爲羝羊退無心簪紱榮何有膏粱味安言
麻姑酒輒撫洪厓背跡彼苦用心透迤終一世

陳遇

中行曹州豪悲時每長嘯山長本微官前時已埋照際
會風雲王經綸笋談笑三授至上卿期期不奉詔丹青
謝凌煙宅兆陪高廟奠矣不可攀千秋獨孤調

偶吼五高

司馬相如

長卿慢世流越禮喜自放潛挑鳳琴心不恥犢褌狀託
疾家茂陵文君且無慾大隱東方生金門等佻宕悲哉
會稽守憯矣齊王相富貴能幾時聲名轉凋喪

班彪

叔皮產扶風遠害輒三徙讜辭折隗囂先幾脫天水再
事竇將軍終歸漢天子三公卒不應百里奚尼浼初高
曾連節末繼龍門軌所志在春秋因成太初史

徐幹

偉長體清玄太行（太公聲）獨修備飛蓋臨西園騰觚友曹植
旌命回當途組綬辭上艾覩其所著書微言諷當世居
然儒者風荀悅非等類篇什亦偶然聊與七子輩

左思

太冲明陰陽詞賦乃餘技求爲秘書郎自表非避世三
都詎難成十載跡自閟入雒二少年鼓掌笑何事一辭

記室命遠謝閭門使龍種亂洛陽冥鴻已先逝

索綝

索郎通天人談經蓬休咎中原禍且作豫事返林藪究
塞鄉黨間有問但搖手當時郭參軍于智亦奚取哲人
審治亂默識（太公聲）非尚口卓犖觀古今陳編得師友

寄兒昌

盛夏不知暑縣泉飄翠微雖無陰蘙凌（太公聲）長有溼雲飛
雨雪能毋苦清凉亦可依高蟬咽新響愁未製寒衣

簡州刺史張六菴

前歲軺車路神君說尉氏（道出公舊治）九年皆上考十歲長
嬰兒師帥原非苟循良遂在茲陽城寧自拙何武更無
奇涕淚操符牒周旋費整施閭閻肝膈見氷檗鬼神知
竟許泉明臥毋愁仲叔饑仙翁原辟穀斧子只餐芝弘
雅通諧笑貞誠邁等彝煩歊北牕下時有惠風吹

病甚寄石城

貧困遘賤疾五瘁無良功（瘁牟務二音見周禮注疏）我本離俗士天
行胡見攻人言膚革患未足多憂忡譬彼過隙駒霑淫
雲忍容嬰咻夜起坐顧見餅罍空山鬼弄築臼離月窺
房櫳斯文信憂患造物原顓蒙千秋竟誰託愴惻思明
公

龔柏子獨過湖問疾託寄詩石城

百年逢華穩阻絕水侵籬落日歸雲嬾留賓放棹遲窮

愁從東縛臥病轉支離短劄馮修翼因君寄所思

六悔 有序

六悔者輕讀書妄作文不力田汎言貧醫則昧道未聞也昔人曁詩人救之意云爾雖然終焉于道奚有

癸亥閏六月四日倚榻書

汏衣笥猶存竹馬棄未敝老不費歲時倉卒可以致天地雖長久人生儵如寄造化無全功孜孜畢何事大道如嬰兒安知有書契總角誤受經鹵莽老始悔欲罷復不能居然竭思慮 汏漢本字

妄陽長嘯人姓名莫能識匯跡賣炭翁行藏本難測 水經注孫登嘯處又云共縣共北山 或言孫仙翁蘇門騎阮籍一嘯傲已能

殊非潛龍德嗣宗晚若悟縱酒廢著述大人先生論爛熳未爲得滅棄風雅流庶幾近玄默

古人重力田生事有秖棋饑則可以食寒則可以衣接輿蚤躬耕沮相不足爲邵平晚學圃故侯何有哉束髮瀰文墨不識鎡與錤至今宅南畝莫辨東西畦吾非慕溫飽悔不師樊遲

昔賢恥言貧庸俗無可說殘羹杜甫悲叩門陶潛拙富貴吾自捐焉用傷人惜節士如丘山許與志莫奪相彼中朝士肝膽伏秦越匹夫有金蘭匈裒滿光悅歡情懽不渝衣帶爲君結

少壯恃血气耳目誠聰明九流頗汎覽未治黃農經疾疢老偕至腐心猶汗青時無王老師莫乞參朮靈眞人教同向漱液鍊金形澄神摒七魄內視守三庭雖非不死術庶可安頹齡

延齡亦何爲欲問大道津形骸固云假還用修吾眞四壽不易伏七盤仍紛紜情棍似芳艸撩亂逐陽春繇憂撓 太公曁音閙 我志馳騖傷我神何當衆慮靜瞥見光景新持吾六悔意聊以悉平生

述目

我生兩眼日月精瞭灼萬古無逃形不知何物忽來入有若左烏右兔相升恒天以日月爲兩眼雖有薄食終眞明燭龍兩眼作晝夜北極以下無光晶至人能不作

眼用沐浴四象萬景澄華陽老人未聞道八十自詡方瞳青

閏月十一夜喜子星至自武昌

公來叶我夢我病待公瘳今夜藤蘿月方知枕簟秋空堂留一榻緊竹有孤舟會面神猶王新詩費倡酬

子星破曉問疾口占

破曉車聲到柴門猶未開忘形同素榻拋杖坐蒼苔字豈麗公撥鄰招王翰陪 公言欲卜鄰 築欄娑遠俗乘與便重來

附 卯房原韻　　徐惺

短榻能同答開懷病卯瘳竹陰猶帶暑梧月已先秋

身世餘雙鬢乾坤老一舟漁歌江上晚次第賡酬
泉石重遊處林光依舊開笱蕢穿綠樹屐齒破蒼苔
君自湖山主余應杖屨陪不因知已病此地有誰來

答子星

十年重踢江城路父老歡呼隘巷看隔水飛青山色舊
遶湖是樹暮雲寬黃樓吹月歸雙鶴斑竹平安長萬竿
此地尚存狂阮籍都忘禮數竟交懽公前駐節晉郡二鶴乎雖後人得之以雛歸公月下高吟羽衣若念舊相識飛向黃樓夜月來少焉二鶴唳空而至又曾索竹種余答云使君大有王猷癖愛我盧邊竹萬竿雨後許移三千箇便須日日報平安今成林矣

又簡

不冠從杜甫饒體任焦光瀟灑貞名士能來舊艸堂照

顏前夜月共坐此繩床連日詩篇好沈痾竟起將

十三夜坐月將曉奉簡

君心比明月對月輒思君萬里通秋氣孤筝表片雲淚
宵烟霧合向曉水天分獨坐籠聰不子夜歌三伏熱如火與郎籠聰坐籠
縱通林蟬不耐聞
城上金笳激江門鼓角悲平分一片月看落四更時皎
潔偏連夕清暉未滿規陰晴卜來夜珍重待新詩

十四夜月

修竹吾廬好終朝對此君晴陰無惡木背嶺俯孤雲井
畔微堪摘籬邊藕未分半年拋杖屨鄰里不曾聞
江聲靜夜起山響入秋悲今夕月幾平聲望高樓人立時

新篇謝希逸謝有月賦逸興庾元規魚鑰沈沈後相望一賦
詩

十五夜月是日立秋

楚天秋色異鬖鬌自湘君山近嘗行雨江深易作雲澄
輝迴難得暑氣漸須分忝馬申篋匭書來日夕聞
一葉井梧落秋聲何處悲捲簾蛩語內倚杖月圓時絲
暈開中夜銀河瀉半規知公定相念此夕獨吟詩

附奉和　徐惺

海內文章伯于今獨有君門連千頃月樹冷一溪雲
丘壑身原重詩書志不分高懷勝冰雪得句定相聞
寂寞才偏富窮愁豈漫悲我來敲戶日君正倚牀時

看竹影千尺坐花月半規故人情未已日日送新詩

十六夜月滇黔凱軍過江上

微風動林末秋意起西清更得今宵月能知昨夜明千
帆天外下萬戶寂無聲近識將軍令乾坤欲洗兵

送子星還武昌

涑雨開帆未停舟晚重過往來逕千里相送止詹阿几
杖留金石烟雲鎖薜蘿昔賢虛訪戴嘉話後如何

立秋後二日夜半烈風猛雨震雷約二時許擁衾

十六韻

中夜雷聲厲滄江怒雨來投符下東井倒瀉出河魁剎
劃高閣破崩轟厚軸隤亂雲奔虎兕駭電躑虺豗皺浪

桅檣鬭批林灌栵摧雎䟿逃罔兩飛丞墮胚胎火熾炎
官避金巾斧吏鎚與椎通又音椎江湖信虛受嚴谷總誰譙游
激乾坤用聲光造化才無從知起伏敢以數排推物異
聞頻有流傳頻近災隕形成栲栳畱篆認煤炱寒火藏
枯木朱烟發炏灰遂能司殺罰亦以警愚騃懔懍天威
重逡巡斗建開向明還起立吟望一徘徊

病中聞愚山病

太史平安好聲名老帝畿書來紀春孟節換已秋衣汗
簡酬恩遇漁竿冷故磯素有請告之志思歸應有病不病亦應
歸

病起簡雪上座訂湖游

湖上新秋興端居未易忘長風蜩蚓散斜日稻菱香詩
卷開清供袈裟共釣航一亭名接葉隨意卧禪牀

湖晚

晚照下南浦斜光連遠濆荷花紅入浪菱葉白如雲閃
熱思氷盌乘凉濯葛巾豪橫鬭歸漿跳沫喜濺裙
烈日落偏遲餘曛猶半涯水腥魚伏處讀如字月上烏飛
時湖色因空靜榔聲出浦移炎威隨日減日日盡幽期

遣兒曆之黃梅婦家

午熱歇鞍馬蚤凉重葛衣三年似秦贅强半侍親闈百
里分黃梅雙峰雜翠微當時羅待詔山水亦光輝

寄張石虹有懷王茂衍孫蔚

昏宿已流火秋陽猶鑠金若無清夜月何以洗煩襟湘
水懷八闋撥奇嶽蔑潑四愁君定賦惆悵爲知音

寄蘇元穉雍伯

江山猶可識仙客竟重來詞翰夯無敵功能首更推賦
詩明月浦釀酒白雲堆氷雪炎天淨檣燈斗柄迴科條
原易簡襟抱絕塵埃比屋無幽隱重門輒洞開樊湖秋
水渡落炤武侯臺病起期相訪樓船一命杯

送人之衡陽

秋老湘潭木葉黃扁舟西去楚天長山圍嶽麓皆羣從
水到巴陵始大方

懷劉菊水任常德

水迴嶂合鷓鴣啼秀句聞君處處題我對青山但西望
一生夢寐武陵溪

殘荷

秋紅徐鏡裡清冷水雲鄉落瓣猶堪玩浮萍亦染香晴
塘明熠燿細雨益鸄鶩采采南溪女瀰漫尚幾房

七夕

雷雨因風去良宵更可憐月涵螢淚少雲作貝文褰細
影蜘蛛度凉聲絡緯連女兒不乞巧雙拜祝翁年

秋日

爍金今用事大火欲西藏野日無聊白徐楊幾葉黃傳
芭秋名鬼去燕客思鄉風物年年舊惟添短鬢霜

陰兵篇中元前夜作有序

蘄俗七月朔夜于景佑眞君廟伐鼓吹螺以小鉦巡於市名放兵望夜如之名收兵兵謂鬼也此十五日內士庶家各祭亾者又自九夜至望夜七日內斂錢作佛事所謂盂蘭盆經道書云中元考校也有司皆出行香收兵之名最爲悽絶作陰兵篇

雙星旣已別孤月又不圓凉飆動四埜凄咽鳴寒蟬艸根上清露隧道聞流泉纍冢無人行新故皆荒阡禮魂本楚俗設食哦靈篇花燈散川陸唱嘆盟諸天吹螺高嗚嗚擊鼓湲鼘鼘何以名收兵此名絶可憐鬼中有國殤聞螺來獨先炊時鼓角急魂聽猶辛酸幽冥莫能救度維眞仙爲我謂司牧此理殊不然惟當保民命瀕海無戈鋋苦酒消獄蟲况乃王化恬

聽蟲

蚯蚓搖身唱寒蟬出蛻鳴微蟲得情性亦自喜孤清啓壞吟風細分林杲月明短長聽更苦助我賦秋聲

贈不味

菌露生瘡痏秋蝨劇虎狼袒肩胷不怕白足自無妨擔杖宣佛號聞鍾出上方楊枝時漱口長作妙蓮香

兼山過艸堂出贈山水册子

吾家癡虎賢孫子筆墨縱橫足使令不譆文章攻篆籀潑彩山水入丹青袖邊雲氣生朝爽䆫裡鷗鳧亂遠汀經夏老夫惟伏枕柴門爲爾一開扃

題兼山雲中盤猿圖

登高望白雲開青山出山以雲爲衣袒襲亦不一峯峯有鐘鼓往往羅仙佛雲開蓮華涌雲合翠微失峯頭吸壓世混沌莫能詰塵際覩諸峯掌中看梨栗秋雷頃刻過征雁不終日四面千里來神遊一週畢艷從隱百怪倣像能幾筆試問白足禪一笑抛楖栗

從秋屏楊公得蔣俠齋訃

浮生空閲世老至况多悲往往傷離別年年哭故知才聞江筆盡人向杜陵衰不識羊求侶交游更與誰哀極欲無淚悲來聲轉吞如何月梁夢不到故人魂冷

落玄亭客荒蕪瀉水村蘄州先生別墅論文推後進惟有郤青門

理舊詩見晦山願雲大師評語

三十薙髮辭妻孥四十道塲無處無當機出世不縮朒裂眥潰圍眞丈夫婉我老猶女兒累憑人認作馬牛呼名山窮死未歸去何日雲栖證窣屠師塔在雲棲

發董若水

五茸城外班馬斷五茸城中人賦詩高堂更燭苦不醉痛飲狂歌[illegible][illegible]爲白艸薊門春寂寞紫簫歌館客分攜今宵入夢有何意秋衾月落抱相思

答柴九來

黃金臺畔著先鞭老我遲回已隔年兩月懸分太倉米
三春空負酒壚眠高情憶鶴歸吳苑九來在長安有憶鶴詩小舫
留賓學水仙曾寄鯉魚書不到思君須買下江船

荆南荆州建將軍府

荆南形勝安開府綱領中原鎖百蠻昔日玉環爭要地
更誰金劍獨登壇三分制據吞吳國四達山河擁漢關
桑土綢繆欽廟算卽今江表蚤安瀾
江上孤城聚八旗殿前日夜羽書馳簫笳每旅初旋凱
龍虎新軍再駐師阻嶮公孫兵不守屯田諸葛計何遲
山河一統尊王貢
聖主圖經千夜披

詔書上將虎符分鼓角新從三峽聞千里連營壁壘陣
專城萬竈羽林軍不勞供億寬民力但鎭疆埸卽策勳
十載平滇輸輓困正須約法罷紛紜
秦川公子昔悲秋曾賦城南舊郡樓沙市楚都故城仲宣所登也一說當陽縣
滿目山川仍故國最時愁吊動淒愁荒江自換妻婁
艸沙鳥長隨汎汎卅幕府威嚴須善地山公未要習池
游習郁池在襄陽山簡都督荆襄

覩石藩生倣予書因訂菊醉

石郞下筆眞天姿不獨臨池且賦詩自是縱橫才子致
何須彷彿老夫爲卽今我法兼卿法轉益多師是汝師
衰病艸堂蓬逕塞菊籬期爾一銜巵

郃陽王烈女墓表歌有序

郃陽王給諫幼日寄王烈女墓表唐金紫光祿大夫
檢校刑部尚書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眞卿書撰給
諫稱亾姊豈若李北海蔡少霞魂書邪幅末長安王
巖摸文新安汪濬集字濬欲傳烈女故借臨摹耳上
下筆勢珠貫繩引亦奇物也

梁山甞謚寇郃陽夜鞭怒馬馱鮮妝王家女子名新玉
十六未嫁深閨藏百良堡西百尺井鑑光照心徹骨冷
一顆珠還龍女宮半泓泉浸姮娥影天都布衣姝好奇
掀髯起寫顏公碑初驚古冢出斷碣旋疑北海書雲麾
我聞鐵石摸逸少與嗣綴文頗稱妙顏公碑版重當時

不得其書稱不孝顏公意氣凌秋霜汪生下筆須戟張
悲來欲作招魂賦蔡州碧血飛南岡

錢舜舉宮人敎鸚鵡圖

蔡浩宮人隴西女性忍金籠養鸚母五更暗起不梳頭
閶闔輕敲言語濱應十二歲鞵小銀漢斜沈宮漏悄
不及雞坊食祿雞一聲唱徹天門曉

懷等觀

歸依米汁佛自號香嚴老對酒輒逃禪相邀必傾倒藏
書幾千卷弓韱戛長爪筆法寶宋元自運亦復好蚌盤
鹿角格麈柄虎須艸不姁貪夫求廉者亦不討別來豆
花雨颸散旃檀杪得句沈吟餘饕韻時一遶碎支已愁

白貪志可清醼落葉寄相思遙遙失飛鳥昔云討有求意左傳曰討其國人而訓之

寄吳萊陽 璡

幽居騁遐矚浮雲莽容裔身在江漢間神遊滄海際彼中有佳人蘭茝結泼締仙都近只尺安期可遙詣鱷濤旣偃伏蜃樓日開霽作吏非風塵蠶匿本逍遥賦同木華偉詩與蘇髯繼疇昔論斯文君才頗瑰麗嘗思浮丘侶豈羨金門邃率意有吾曹中原幾兄弟帶艸色罷青白雁秋已遰夏小正九月遰鴻雁遰往也音地又音帶退閣得新詩覽風倘相寄

書趙昭儀傳

漢武皇后初入宮千燈萬扇如游龍水晶璧帶黃金屋雲毋屏風白玉虹博古圖銅虹卽金釭也專房擅寵春秋度阿嬌顏色長嬌孺子夫一入逐新歡頓使君恩等朝露索居恨恨情無已宛轉蛾眉幾回宿長門本是館陶園椒房翻作平陽里郎官亭東艸樹秋城南桐柏轉幽黝顏音有周禮騶莊騶平鄭康成莊讀若幽恚極能令生百媚情移祗覺延于愁漢宮寵辱豨來變陽阿歌舞夸飛燕赤鳳兒歸不復來張家公子時相見昭儀恣意復幾時簾南聲飽誰家兒從牀投地不肯食蓬頭觸柱胡爾爲當年阿嬌嬌欲死買賦長門妹可喜人言合德體生香何至咆號遽如此綺紈鉛飾總成塵始終修潔李夫人薄鄉欲歔終不見甘泉圖薔宛如神被中若失平生貌帳裡應無佳麗魂

書班倢伃傳

增成外舍詔入時陽祿館中兒不啼後庭恩重一辭輦昭陽語燕雙來棲秋風紈扇且未棄長信奉帚猶嫌遲心傷淚隕最何事寂寥空抱黃金歸

未央瓦硯歌

古香漢宮瓦上有未央字細看眞贋誰未知臧埋金盤頗精緻當時蕭何造未央壯麗畧似秦咸陽鳷鵲鶴翔冠坌聲鴟尾飄颻牝牡彫甍甍一朝箭入昭陽殿銅鼓臺成金狄怨焚火橫燒長樂宮擱牙細落蜚廉觀鄴都歌舞不多時渭水漳河總廢基馬蹄蹋碎游人踐蟋蟀唫

幾夏艸悲吁嘘此瓦復誰取文房列入宣和譜可憐尺埴十萬錢猶勝長陵一杯土只今南內高馬通琉璃破歎逢蒿中老僧拾盞伽藍貢夜夜蒲牢吼梵宮

老人

老人喜問事閒客幸頻過自理愁中鬢猶能醉後歌山空新月蚤水靜夕陽多秋興應難減相招采菱荷

久不晤澹巖先生年八十餘好學不倦

落落才難盡悠悠長閉門下帷承白髮倚柱讀黃昏徐勉談風月延之教子孫似公能遠俗吾道自應尊

見紅葉思訪康伯東衝山

碧落下秋色千林幾日紅擬騎匹馬去訪汝萬雲中廢

谿風前狄江湖雨外鴻空山多獨悟吟𠯋與誰同

慰王恂度

與汝爲兄弟相看各二毛荆𦶜一已棄井臼竟誰操五岳終難去千秋且自豪莊盆何所貯盛滿必香醪

聞鶴

寒月冷山骨棲禽多不聲胎仙獨警露空谷響三更葉落風無凝舟聽夢亦淸知君志霄漢引吭更長鳴

上冬二十七日喜故人陶季湊至

故人忽入門雙淚隨拜落離别三十年音容兩縣邈前秋癰門痛憐恍知未確君來從何方是否疑夢覺舉言欲無端反覆動問數上感存歿悲中敘懷抱惡樵蘇旋吹爨羹湆雜餚臛涕罷開笑譚村沽試斟酌長安米不貴貧郭産仍薄兒女各成行須眉對猶昨予歸尺素書錦囊若佩著愚山阮亭說鐫筆可時援新詩戒輕作淸心聽一二賢惱立霜鶵𠯋憶同學時慚稱佗山鎗將軍故邸第予歸翁公報寰蕭赤棘纏野葛歌舞撒如烟車魚近誰託言從雲杜宰一踐季布諾老興挍風雲高懷待揮櫂歸帆拂滄浪更期廬山約何當畢昏嫁攜手游五嶽

附　戊午秋喜顧赤方書至　陶　澂

飢者夢飯不忘食躄者曳足不忘起而我離羣寡所聞得書𦘦能不狂喜靳陽顧子我執友癸巳别之途二紀前年㳄江爲佳帆僅一登堂視諸子今年寄[illegible]

武昌書鉻落秋蠅忽滿紙中間𨇤褸蛛未畢大約因風寄心隨上言𠎝勉幸勿急俗學紛紛盡波靡年來撰述聊自娛汗漫無成古人恥下言德耀竟淹沒大息斯人長已矣悲凉作謌須老兄遠道丁寧益如此篇中再云髮欲白歌笑依然未豁齒念子湖邊猶食貧伻嫁關心總相似恭承惘歎感且媿絶勝加餐遺雙鯉持書數日讀數過側聽傾情宛尺咫歸來諄復話兒輩世上交情等閑耳吁嗟乎同心之義金从堅豈徒託交有終始

虎卜圖

兩爪攫地勢欲前尻高尾竪如旌竿人言此圖是虎卜虎雖饕噬還繇天皇天好生意叵測縱虎貪殘爲物賊天心悔禍會有時猛虎還遭鉅牙食

哭施愚山　十一月初五日

慟絶愚山子交情隔死生爲文未見止在日已高名起帥鳴光路詞林志晩成銓才矜尺寸一字必經營孝弟誠無忝風流定主盟充身皆血性取友切嚶鳴　聖主遴茹拔幽人以彙征明陪覲閶闔獨步入承明丹地班行異花磚內直行前朝存典故纂議尚從横會蕞勞羣智分明待秉衡三年勤大事呂東萊撰大事記期自堯至漢武以三年成病終未卒業五度歷王正變我書頻寄愁君病未平靑燈無火發白𣥺問歸程神鬼留訶護時流漫品評敬亭雲月損千

聊用宣城

雪花

日午黃雲蔽江城釀雪天寒威應漸重雨點不成圍欲下隨風嬾將低取勢旋花根有春意薄潤到枝邊六出原陰數初飛試盃寒微微背日腳細細落雲端凍雀爭黃葉寒鴉反翅看門前報漁艇酒至覺憂寬

始雪

瑞雪似芳草年年一度新郊原汗漫合坳垤淺深勻寒中梅花病風光柳絮春陳言莫相污覓何要清眞雲際縱因風屑屑望不窮氣溫時雜雨寒結半留空水漾冰沈綠江楓葉剩紅兒童解弄筆圖畫慰愁翁

拂廬乾自好錦韉（箋薦二音）灑猶過酤肆全開慢漁郎不被簑山雞窩正暝野鹿跡尤多空谷誰相訪持栝且獨哦

木冰

蒼翠圍林滿都貧夜氣爲飄瀟批竹葉邪豎著松枝鎧甲仍成象嚴凝已報知春風動殘臘莫遣少陽衰

懷雪嵩方濬兩禪士

湖上毗盧閣清修閱歲年月明滿秋水雪淨得冬天詩就香筵後梅開筆塚邊素師須斗酒（懷素飲酒以陶情）莫學遠公禪（雪嵩）

獨坐一鳴磬雲深長閉關流泉斷絶壑與雪滿前山掌飯慈饑鳥披衣正戒環苦寒詩思瘦都在亂峯間（方濬）

苦寒

洞庭以南大河北江漢東來本界灘層冰積霰霧復霧峯頭雲過映天黑冷猿抱臂山魈啼狼虎糗人行不得誅求歲暮物力窮朔風慘澹無顏色

待酒

遠山似瘴天迷迷空巢老樹無歸棲罍乾甕冷酘未熟海日又下花枝西

苦冰

崢嶸層冰高遠近嶺壑燿白日爍不銷明月夜來照城頭無啼鳥樹下有冰鵲風木時自摧凌陰詎能鑿儲泉裂崩瓮餘瀝膠釜斛蔣逕誰更過袁門信難掃前年出

王師千里冷軍竈已閙澆作城還堪斲爲砲即今兵革靖海宇如再造和氣須來歸貞元本天道

喜張長人過

丞凌馬蹄反雪花猶在襟十年一握手相歎爲知音客至開籬落兒扶入竹林（予兩人皆兒扶）往來看二老童稚亦欣欣

白茅堂集卷之二十三終

白茅堂集卷之二十四目錄

甲子 康熙二十三年

梅臥
酹亾儛有志
元宵口號 五首
杏花
驚蟄雨
山茶梨花
海棠林禽
桃花
李花
琇毬花
梨花
晚梅
紅花郎
松花
蒲芽
花落
賞落花
元妙觀玩月
酒渴不寐曉起見東皋詩
范爲偶次杜少陵雞栅韻

漁竿
僧繇
燈花
巧石
同雪上人聽鵑
鄉儺
子弟 二首
上弦月
每子鷲
偶作
哭思庵兄

書陶季深詩集 十韻
讀季深福州食荔支詩
文徵仲書楊鐵崖與先玉山花遊曲冊子戊子歲見之吳門想見至正太平時今讀季深詩嘆賞其工補和之
架格行
雨後
戲詩爲友人
卯事贈蘇元眉 二首
三月二十六日說字起帥成夜大雷雨紀夢
五老磬石歌

白茅堂集卷之二十四目錄終

白茅堂集卷之二十四

甲子 康熙二十三年

梅臥

科頭驚老罷（昔云說字杜詩毎用老罷猶老公也）謀口尚依人未審今年燕銜泥何處春日高雲細度沙白艸初新醉臥江梅下愁銷更幾巡

酹亾僕有志

辛苦僕夫內一朝何所知蔬根存轝壞竈角有枯枝馬巖千侯家龜趺將相碑九原無異土于汝復奚悲

元宵口號 五首

一

荒城岑寂大江過不舞魚龍已十年父老亦憐風月好

沿門爭索買燈錢

新年門海息烟塵社鼓村簫属野人百福萬年須獻祝五風十雨太平春

元宵舊例列仙班寶炬香烟識聖顏閒道嵐游新耀武殿前不用駕鰲山

假面獅兒跳八蠻村農亦道看燈還一年好景催租過惟有春頭半月閒

滿街燈火亂兒童鐃鼓喧闐處處同等待三更騎馬去更無燈火月明中

杏花

不雨無經雨枝頭色轉滋候催春到蚤開向社前時[illegible]

（臘月十九日立春）簫鼓迎燈急樓亭待燕遲玉人何處醉楊柳未參差

驚蟄雨

收燈驚蟄節膏雨正相宜力淺輕雷助陽回萬物知白生沿磵水紅漫出牆枝上番占花信豐年幸可期（杏花蒲牙先發豐年兆）

山茶梨花

山茶太紅梨太白吐破擣冰眞可惜兩株爛熳立東風一種妖嬈出南陌夜庭如水天澄澄絳羅生綃雙作燈形雲欲攔銀橋下碧霧輕揩寶鏡升昨日春來又春去粧粉半殘紅淚雨樓頭開謝經幾春回首新人看成故

海棠林禽

海棠林檎相炊紅時世競逐新粧同似調丹粉未勻稱已見翠袖相遮籠玉容著酒雲屏裏嬌重寶釵扶不起曾聞西府擅蘇華何向南園儗桃李勸花雙酹金叵羅晚風高樓簾幙多東家趙女西秦娥齊顏等色君奈何

桃花

劉阮當年洞口迷桃花依舊發前谿成陰結子渾容易何必元都觀裡題

李花

誰散星精作玉葩風光二月屬山家一亭夜色明如雪不是梨花是李花

綉球花

顆顆玲瓏碧玉攢曉來露重壓欄干不知何處春風妒
蝴蝶飛來滾作團

梨花

一夜霏霏雨如歎復似愁當風小飐手對月倚高樓棲
絮飛伴隨桃花逐淺滿獨餘香粉重點綴在庭幽

晚悔

嬌顏笑春風玉璧不留露空意隨陽時斷魂開滿樹牽
雲綻畔𦶜照水溪邊路山側亦有情折過橋東去

紅花郎色紫生田野雲等花相孫如錦叢中游女謂之紅花郎

吳田雨水勻野卉發芳芬拾翠逢行露看花到落曛輕

輕掠燕子翻亂動羅裙趁地無游冶蕭條牧馬群

松花

嫩葉攢枝出新稍五粒開彈風惹黃鳥臥雨糝蒼苔柜
粒香與和蒸黎色拌蜜山中有餘地千樹倚雲栽

蒲芽

蒲芽未出水水底有春風一雙兒尾鯉擺入艸窠中

花落

月月有花開月月有花落何事獨傷春多情自愁著若
使花開長不落若梧雲結英娥活君不見昨日之日非
今朝今世之世非前朝興亡自古有遞代繁華不久成
蕭條金谷玉兔日西趨東流之水長滔滔物故遷見新
有新必有故隧道澌泉臺沼開驪山宮殿牛羊路勸君
花下日進觴仙人示我不死方閬閬九野鞭三光六鰲
跛足立淸淺麻姑綠髮如秋霜

賞落花

滿城新綠悟春闌樹底殷紅樹上殘便可邀歡重把酒
一番開謝兩般看

元妙觀玩月

鈴鐸微風靜仙都夜景多玉蜍緣綺井鐵鳳撲星河體
道知盈昃合光豈濯磨大羅天上色市地湧金波

酒渴不寐起見東皋詩

不寐夜過半春宵天正寒清飆支枕聽殘月少人看皆

酒因年減憂時屬句難東皋有愁士長嘯在林巒

施舊偶次杜少陵雞柵韻

鄙性不慶腆恒愁雙飛迫舒雁亦易孳春卵未忍哭生
成就行列見客張兩翮二月山艸芳殘縷正綠乇微溫
風日下肖視脊脫幘盜啅與羣雞花畦不須隔野塘縱
游泳棲息省欄柵泥融新燕喜蹀亂歸沙跡豈惟制水
努亦少扼阨擲沙避集萍藻鳧鴨同袵席任其鼓雛抑
覓兒孤狸尼疫黠雞齒啣憨勇與之敵婆娑既充玩貧
宴且有益衰年謀轉拙衆口嗸未析非求東堂餉不效
於陵愁竊計升斗售無聊此其一詩成發微笑酬叛愁
亦釋豈美伐氷家牛羊滿阡陌

漁竿

野色漁竿外天青日下遲春風著水夻釣艇受風移孤覺江山靜仍憎鼓角悲時不思岳牧生理賦蒼黎

僧芻

雲山物外暗春晝雨中香履空瓶甖慣空齋艸木長拂鳩呼階側游鴨轉寒塘獨坐那無酒僧芻許貰將

燈花

絕勝五螢芝銅缸玉蕊乖拾從明鏡側寫上美人釵柴可代膩送燈西照穩餘輝靜女知蘭香頻續燄不畏曉風吹

巧舌

多言厭紫燕百囀勝黃鸝賭色勤勤報山光處處啼蛾

封行白忿蠶穴窺浣栖莫近離愁耳羅衣溼豔妻

同雪上人聽鵑

西先抵身毒亦有杜鵑鳴西域交叭哩別喇迦竺諸國皆有杜鵑萬里能啼血多生恨不平月斜山不曉春夻客心驚何故天津北中原無此聲

鄉儺 事詳文集鄉儺志論

春社作已畢土風尚儺驅雲旂夾翠罕鉦鼓趨中衢婦稚候門喜羅拜陳牲醑田蠶及雞豕禳祝憑神巫彤幾列神像被以紅錦襦中坐天寶帝左右雙明妹太尉復何人題額黃金塗鳳冑雷將軍位與睢陽俱郎君白玉面細馬腰雕弧酒酣招百戲囉嗊何紛拏假獅西涼舞鬖髯騎蠻奴假聞涼州破西向悲唏噓千秋事已往此舞胡爲乎既非周禮制汾部仍荒蕪祈年比蜡臘鄉鄰聊歡呼獻酬若大酺釜中寧有無

子弟

黃葛銓衡三楚士黃其昌葛寅亮當年日月正中天朱門子弟卿著麗白屋生徒豈棄捐大小洽廉遵舊典後來文雅異何[illegible]卿逐匹石空回首雨露何繇畜梓楩經義論才豈不磨焚香撤幕禮如何孝廉問一能知幾科第登三實未多宋制科惟吳育登三等肯信南山終蕪蔵曾聞西土起菁莪不求溫飽英雄志歲月逢茅仔細過

上弦月

水底半規月雲中月半規何如樂昌鏡兩地未逢時蚤逐中星落團因合朔遲刀環思婦髮燭滅數佳期

毋子鸐

乳伏恒相守雄雌性更調引雛就芳艸側腦看雲霄栩下浮萍破蒲過細影搖橫過避魚虎一陣淚花漂

偶作

沙觜鷺鷥踏影水面魚兒打花俗謂魚躍水爲打花舊雨菁芊新雨東家蝴蝶西家

哭思庵兄

老淚三日竭涕洟猶自揮憑棺更一慟白日無光輝君本服儒素良吏于皇畿勇退卽今少享年登古稀優悠

且無何奄忽遂見逆平生鮮兄弟遲莫何當依吐詞與
骨臆何以寫我哀靈風若髣髴山雨陰霏霏

書陶季湊詩集 十韻

老交惟陶季交情託始終不忘知巳誠真有古人風五
字高岑潔長歌李杜雄精神經慘澹氣象轉洪濛放意
親魚鳥爲農識稑穜妻孥仍自得時命豈能窮進莫諸
侯客江湖一釣翁纏綿清夢在瞻望兩心同命駕期玄
度匡廬約遠公摩崖須健筆共勒紫霄東 季與予約

讀季湊福州食荔支詩

嶺南竹肉良足奇丹山鳳圓人莫知仙家絳雪果何物
不及建州紅荔支叡佗桂蠹經時至越王蜜樵堪遥寄

側生三日離本枝鮮姿不到中原地閩天五月熏風晴
纍纍垂實光青熒日中萬樹同時赤種向千家各異名
纈几顆顆鼉文纈玉盤的的驪珠丞肉豐粉膩梨花嬌
核藏酥乳丁香瘦 釵頭紫十八娘皆細核 倘醒一吹心脾涼豈必
帝容甘露凝未能郵置通五嶺但有鹽漬來江鄉嗚呼
往事不足道十萬殘師屯越嶠酥藏一顆三百錢蠟丸
柑了何曾到軍府偏能致遠珍異儂罷舞彫筵新五侯
食客詫未見指動不數嘗黿羹我曾入閩值冬煗惟見
千林萬株綠從觀譜譜未一嘗秖取君詩再三讀我歌
彷彿花定曬不生有口空咨嗟終是吳兒說甘橘生憎
北客比崙荔

文徵仲書楊鐵崖與先玉山花遊曲冊于戊午歲
見之吳門想見至正太平時今讀李湊詩嘆賞
其工補和之 陶庠云康熙戊午四月八日余在京師南城得觀文徵仲楷書小冊點畫波發如秋蠅冊前書至正戊子三月十日合稽揚雜賴皆茅山老人玉峰才了南後往游石湖觴妓瓊英過寶蓻寺坐衍羅師西軒對碧桃花因為瓊英賦花游曲玉峰和之云云面敘仲自記錄詩時在正德甲戊六月廿又三日距諸公樂游之日巳百六十七年矣今公徵仲又年百六十有五勝事之無間今符能移人情如此追和其韻系諸仝方吳山雨齊開溟豫聲公勝游惜春風載得紅粧碧湖裏門徹新錦膈烟水花枝灼灼當寺門美人鳴窗曳鋒幕折花不語獨徊步腸斷鷺夾道傍墊可儂遊展不復來至今空憶芙蓉杯相逢且與試茗盌莫問從前舊歌假夕陽一片湖水酉所公素壁堪重題春鷚自是催花使宛轉猜能啼數四蠅頭小字誰學箋殷勤為記花游篇

石湖雨歇春濛濛碧桃萬玉瓊春風鸞笙日暮畫船裏
美人嬉游絳河水琳宮旛竿花作門繡羅似曳金輪帬
艸平如鏡回纖步落花舞上真娘墓千年恨魄今復來
當筵勸盡瓊英杯地下頤兒可金盌人間零落紅牙板
斜陽依舊與天西翰林弔古重評題何人寄入梅花使
蛻墨臨摸已三四幾珠才入開錦牋感時爲續花游篇

架格行

明星東方高一丈殘月西峰兩相向巳啼架格三五聲
婦子牽牛出門堅崒嵂何處悲鳴鳴江頭大艦閧喧呼
納務編戶有新例日出官符選點夫

雨後

楔子梢頭壓正低春山萬樹綠幾齊雨過百道懸泉響
杜宇飛來不敢啼

豔詩爲友人

曈曨綺户曉團圞珠鏡光錦衾留膩粉翠鬢換新香蟦
胎綴蹀躞鳳步動秋眙休令賦六憶誰堪怨七襄文簫
矜遇合碧玉正年芳欲得千金笑還應典鷫鸘

卯事贈蘇元省

縣邑東巡日樓船破浪來趨陪逢讀律坐久接談杯令
節方修禊和風到艸萊城西有仙蹟披窻更登臺
江聲來浹泗山色積岧嶤時雨桑麻起行春景物饒便
乘青雀舫擬到綠楊橋何似臨皋下清風鶴可招

三月二十六日說字起艸成夜大雷雨紀夢

騰雲驚中夜雨急雞鳴遲雷公暗奔趵自以電火隨焱
風逐點滴捎撇背橫施吾臚轉不漏寢夢安如飴慌惚
眉盛開十二高欽欵恒星聚成字乃在天中逵垂玄燦
八角來往羣貞窺茲實文字祥于予兆奚爲書成見宣
聖此事吾頗疑心精落寤寐結習非神奇

五峯磬石歌

高堂靈壁立五峯五音清越含其中呼僑可似郭休鐵
刻魚不用張華桐鮑菴學士昔購此吳文定公物雕臺位置
齋齋裡何年青艸生龍宮已見蕣苔發燕几野人拾來
供艸堂酒酣披髮摩青蒼㗊龍墜若箾瑟即所行歌
徙激叩丁鈴數聲江月白鶴鶴離巢驚磔格有時梵響
同槌椎似對仙翁謝鐵笛沈家阿翹呼欲起唐文宗太和九年宮人沈阿翹進吳元濟方響光彩照十步星鎚發其聲石氏珊瑚隨手擊墮丸擿鼓
恐不如敲盂諸聲詎能及五峯五岳爭窮隆峯峯似有
豐山鍾裊陽米老但矜謝三十二朶青芙蓉

木假山歌

堅根千年臥沙磧是木非木石非石蛇穿蝎齧如水洄
縣磴空嵌巖高格坼爲雙峽孤爲峯高不盈仞細盈尺
離𡾊豈假斲伐工鋼豁居然巨靈擘康干孤朶老能化
西海仙槎理難覈卽非秦代木客留定有饑墳秋鬼泣
柳州曲几卽堪斬莊叟輪囷自應惜牧兒野火偶未焦
樵豎斧斤愁見析古林朽櫟生螢光土花盾蝕神奇藏

龍頭博山亦尺木出雲見怪此中足

關帝廟

策功三鼎足漢壽一亭侯開濟同諸葛宗祊有豫州華
彝香火遍旌旆鬼神愁帝謚何時上千秋恨未休

五月十三日暮雨俗謂關雲長磨刀水

硫江筆影立猶挂漢旌旗午夜靈風起千秋暮雨悲偏
隅雖正統宗國已顚危北地賢王在傷心廟哭時

折蓮

白蓮花在水空際卻聞香不覺炎天熱偏來夜氣涼墮
菱六書故古衍字緩花中須翦翠落瓣打傷央開落無人處呼兒試

折將

暑

山容失清楚暑气鬱滃濛潤物莫如雨蕩空惟有風蛟龍春起盡（壞蘄水 條城）川瀆脈泉通側想陰宮雪長明萬壑中

望囘山

勝地留仙蹟前賢宅此間（元結）巖中藏白屋江外只青山遠渚有帆轉遊雲擇岫還峯頭報落日重疊見孱顏

圻湖

荷芰遠聞香漁舟出浦長月光濯兩槳明滅水中央艸樹弄山影禽魚安夜凉當年風鶴警春浪隱千檣

晚江南于督府（成龍）

江寧白萬戶三日服麻衰一自海中介恩威公後時溫公千里哭諸葛百蠻悲別有山陽笛臨風慟故知

葡萄

大葉蒼藤倚屋栽一枝馬乳挂千枚最憐明月清霜下滿地虬龍踏不開

泊長圻壞風雨

泝洄緣訪舊檥棹復如何身世浮氾外江湖夜雨多濤聲來沈上橈響有漁過金錯囊全罄中宵獨寤歌

巴河舟中

河聲帶大江秋水稍欲落南風擁高浪崖竇轉洄澓前

山上霽日宿霧倏如剛應知夜雨來飄灑向豆蔻炎歊不肎退時值三伏末俯舷裛清流庶以瘵肺渴江湖幸淸宴腐儒老丘壑浩蕩宇宙間猶然昧生活客言五月中岳陽雲氣惡千里巴陵湖波心涌城郭（五月廿五日）憶在庚戌秋此怪曾一作山靈亦蒿目人事卒焉託望望西風麈雲中眯黃鶴安得起謝公風烟一清霽

過西塞

半江落影波光亂千仞衝雲鳥上難東對九磯青不斷輕舟一過一回看（水經注西塞山東對黃公九磯）

鷺

灘邊輕下時雪羽暎山岬點出碧波暈行褰青荇遲泳

流魚避影瀾動汝先知忽啄纖鱗急低頭偃素絲

鷗

鷗鳥亦高格翛然如忘機每從青艸起背共白雲飛水遠天長外晃翎雁綮稀往來仍聚散隨意掠漁磯

浮漚

回旋澆滑下散漫大江中浩蕩隨軀侶漂搖共釣筒巖心傾乳挂風面石潭空一夜淡山雨洪流萬壑通

釣

松逕出幽谷褰裳坐水涯地偏魚食靜風起釣絲斜世外吾何事年來鬢已華懷秋者誰子霜露隱蒹葭

書酒媼前葵扇

紀寥黃泉呼不回崔嫈老體爲誰開他年我若登僊去
頭取茅龍載汝來

聖雁

江淮猶昔熟雁障已秋風八月關門路千山一道通呼
羣飛下食接翅起長空聞道車師北黃沙十萬弓

鄭宥臣先慶過訪

詩人推鄭谷饒句吾清新似爾躬耕者遊如鄭子眞老
子得良友斯世有大民今子聯游僅字長公書聯先生自隱
淪山中安口眼境外接芳鄰就養歸來日秋風滿幅巾

八月十四日哭孫得熊昌之子

昨日醫前見今朝泉下鬼何用別彭殤泫泫只如此

生死往來路癡情望汝還曾聞羊叔子樹下解探環
汝父當今夕簾前立白衣囑兒魂且住莫向武昌飛兒
亞絶痛呼其父

聞幼儀將至

惻惻不如意悠悠空向人難談今夕酒蟻國夢中身下
第儀兒滯空山夜雨聲書來聞小阮一笑慰離情

送友人遊南嶽

萬古朱陵洞中宵紫蓋重石船已飛去禹碣在何峰九
面瀟湘見三妃羽旆從誰將與盡淚一灑嶽祠松

兒昌歸

長風送汝去細雨正歸來慰問情交切提攜笑語開英
雄餘事業歲月忍蒿萊刻志無溫飽艱辛見汝才
貢院吾無苦己卯犯房考諱壬午內艱後則不與矣名場一散仙每看人
進取競莫辨蚩妍巨筆雖竣得論文覺汝賢千秋甚俯
仰努力學前賢

舟中調御孫

載汝扁舟出茂林大江風浪雨霽收藏鞭影從渠放
下上牙檣許自任狡獪解逃虬婦口典見釋跳梁終逐野
干心直間樹樹南州路捕得如拳笑不禁

月下芙蓉

寒花眞木末照影向金堤柔若嬌容變早白午紅暮紅名嬌容三變
涼天雨露低無人淺院裡有月小樓西何似孤山畔寒

梅處士妻

季秋一月無風雨

重陽過十日病足一登臺瑟瑟秋天外亭亭旅雁來絶
無風雨意不見菊花開前有一尊酒南山對舉杯

答李因兒過蘄風雨阻訪原韻

乘潑秦淮雨凝來小姑山下大潮回雨聲蕭瑟平蕪去
風廹滿帆隔岸開愛客難邀三弄笛愁予盼望一登臺
不勞冬半茅堂約卽到江城共賞梅

題藥地畫松

報國寺松天下奇西山萬樹尤庇虎泰嶽五株旣補種
致道七檜還枯枝少室峯頭白如雪如鴉老蝠黏瑶脂

華陽洞口但植此天風玉笙雙童吹畫圖二老何代客
衣冠漢晉蒼須眉臨摹落筆妙神理攢針拗鐵槮離披
艸堂高挂萬籟靜坐觀兩耳聞清飈黃荃花鳥現春日
東坡菜把含霜滋此圖不獨松有響厓前襴底聲流澌
一老横琴坐不鼓一老背立疑尋詩藥山道者昔贈我
自言得意盧山陲已被風雷六丁取何期物色仍逢茲
當年畢偃不復見墨花零落誰寶持揮毫一掃二百字
但愧外孫無好辭長鑱久瓣入山用伏靈詭怪如蟠龜
攜還屋下對絹素青牛豈出休驚疑

再得李湲書

啓明與長庚東西互相望織女慕牽牛盈盈限河梁不

才與夫子同心生異鄉浮蹤有睽隔至性無參商謫傳
到兩地訊問苦不詳號咷後得笑歡娛無比量落月送
幽夢長風來遠檣自言三十載得上君子堂中饋已冥
莫呼兒貰酒漿試收兩行淚且盡今夕觴會合能幾何
復在天一方素書月一束道路險阻長丈夫志弧矢豈
不懷故邦山陽舊釣瀨秋水多菰蔣趨鶵弔芳艸梧桐
墜高岡行行其努力世態終茫茫得李湲冯傳在壬戌冬詩見壬戌集李湲舟車集丙辰訊傳詩故人消息是還非每夜占星指少微何事潞陽江上信十年前直到今稀癸亥過蘄州志喜詩三十餘年記別離中間蹤跡兩參差相逢各有千秋淚忽覆尊前是此時

曝竹齋半寄子星題十二韻

自斧十畝竹雲氣勝瀟湘恭筍龍蛇見秋芝傘笠長傾
筐乘雨過入釜及時芳齒䶩鳴䡄䡄觜濡燗乳羊膺尤頭
臭莫鹿角更觧張皆芝菌名小雨蜉蝣出初晴蝕蝗揚二蟲雨後
日出生菌上衒奇還五色別狀啟千房有房者名羊肚斉橹加鹽豉
輕憐熊沸湯食餘無剔刺茶澈必旗槍就日隨簷挂經
冬蘊褢藏思尊難比滑采蕨恰同香欲識幽人味長瓢
許共嘗

風波港望道士洑

秋容全在水九月蓼花天豈敢憚行路所思經歲年雲
迷村消外山斷夕陽前此地風波惡聞名亦可憐

七磯雨道夜

病目逆三月風霜復見侵孤舟一夜雨慘澹百年心戍

火江村黑山鐘落葉渡神交寧料我襆被此哀吟

犛湖口

泌流灘聲小魚龍夜不波江長銀漢短地盡楚天多霧
隱孤城矮說文短也雲開一塔磨祭風臺下路來往熟漁歌

贈子星山猿

山猿吾所習獶性慣超騰敲板下來食讀書嘗守燈烟
霞朋與共羅網害何曾劫伎惟清嘯聞歌輒善譍非因
使君借謝渾有鄭使君借猿詩幸免柳侯憎題贈卯山老調馴看
最能

壽道公

圓頂三生相修持一老翁安禪仙子窟剛棘楚王宮樹

影滄江外鐘聲落照中雲關終日掩此地有支公

郎山牡丹芍藥二會在春季僕十月始至遍讀名篇續十韻

我來值冬候生意在花根莖帶微陽煖苔留春雨痕枝枝憐紫玉種種出名園想見圍三尺（花面大者徑尺）齊開各異盆縻陵姿旣擅洛下譜尤緐沙燕輕相掠遊蜂靜不喧千回㤀遠砌百兩可盈門揚觶無多罰留賓有一兕好山同謝墅約會待春溫不見東園老看花到子孫（孝熙年河慳東園牡丹無種自生有人欲分移掘根見石銘云此花變爲飛來種只許人間老眼看有李嵩自少看此花至一百九歲）

坐晚霞閣步子星韻二首

小閣倚孱顏風雲曠兩間斷鴻江外落宊鳥日邊閒籬菊猶含態梅花競吞攀遊人誰共賞爲我啓重關

竆孔園蒼郭嚴樓三兩間遠帆如不動暮靄自長閒日入山尤靜江淸月可攀不辜乘興至高枝出松關

詩叙鹿

瀟落兀卿意名山興更長幾年離故國春色就他鄉藍詩高杖枝湘竹插滿囊道書紅袖奉詩卷緣緗裝六十纔先甲乾坤一老狂始婚有仙艸共采白雲傷

郎山樓逢秣陵孫郎粵中至二首

建業饒佳士孫郎果妙才皎如珠浦月淸敵嶺頭梅紅蝶爲雙佩丹砂服幾枚嚌香生滿坐知自莞中來

鵠嶺岧嶤起風烟俯市闤開牕納雲物落照滿江山絳雪逢靈藥青莎見玉顏不須司馬賦縹緲出人寰

夜話龔端毅公詩句用韻志感同子星賦（丁亥冬公贈予詩有云對爾調雅操白雪關心夢毋刊黃州陽亭酒盡廣芭太多以江山冷竹樓○四首）

青簡當年留直筆白頭弟子在蘄州揮殘鶴嶺今宵淚灑斷烏衣明月樓

曾記分明別南浦不堪痛哭過西州更誰傳說當年事白社題詩下酒樓（公在虎丘索予長律百韻爲賦）

魚鼓幾回來鄜苑鶯花無復舊揚州可憐風月枉伊笛剩有江山王粲樓

故人話舊情何切生死交情有合州對酒吟成腸斷句

夜泛歌微郎山樓

爲龔端毅公祀浠川次子星韻四首

川獄英靈逝沒猶如公眞是軼倫才陳遵勝客餘尊酒郭泰門生半艸萊尚有曲池埋碧藕（浴蓮池公所建）空憐官閣發江梅一生蕭瑟狂歌裏誰解千秋庾信哀

往事孤城傳箭急隱囊羽扇最風流攀條幾下江潭淚斷雁長憐楚塞秋碁履蒼涼留蔓艸樓臺落日半林丘卿今檄梨收功地父老含悽記未休

詩格廬州長句好秋原萬馬靜銜枚六橋明月三春舫五里姑蘇百尺臺詞賦久隨梁苑盡笙歌無復季長來南山桂樹何緣酹老去漂零濁酒杯

花外斜陽覓弔處獨餘老樹發秋彀二疏祖帳還丘壑
萬卷藏書入夜臺往往山陽横笛淚年年春雨杜鵑來
浠川兒女餘香火縹緲荒祠酒一杯

答于星讀予詩

把酒發長歔胡爲中夜歎衆人但齒莽誰識千秋難明
公善討論標格惟高寒雄談肆激賞披瀝明心肝斯文
滿天地觸感誠無端蕭條物外意屈勉山中餐性情本
不夭心力安能殫生平與夫子臭味同金蘭放情塵壒
外攜手浮丘歡凌風駕黃鵠相堅同林巒

附　讀黃公茅堂詩集　徐惺

我讀茅堂詩中夜起三歎作者固不易讀者良亦難

一讀秋月明再讀秋風寒秋月照人目秋風摧肺肝
想其落筆時感慨來無端何以抒離憂願言勸加餐
五車既以畢毋令心力殫灼灼百卉榮不如九畹蘭
鴻雁滿天宇安得平生歡回頭送飛鳥策杖看林巒

火渝茶館

壟薮在東田値此苦寒節趣民務蓄菜月令重採擷歲
時紀荊志醎齏歷霜雪幽居若老衲一味囤禪悅芋菘
既在眼蒀瀹煩羅列晦庵嗜薤辣鋫食不能輟五鯖吾
不知三韭實非褻前時寄竹菌風味比玉潔火候認湯
聲清泉石邊咽今來共葵藿意匪重臑折小摘爲情親
蕭晨必重設

少一韻補之

秋園灌一畝張王小春節白餟與綠葵傾筐正堪擷土
香帶宿雨並肥如嚙雪日暮呼鋫觴幽意良可悅素羹
貯三五先後參錯列高談發名理雙箸時一輟朱門酒
肉臭豈忍井丹褻隱之昔清操盤餐示脩潔天寒豐色
湛齋剸刀聲咽欲起斸冰菘畦風恰吹折提鑱興未已
放杖歌一闋溉釜更烝湘歡娛看君設

陳山人齒一老張口過橋

攢眉不入廬山社何事橋頭笑口開應是聞鍾相契後
獨支杜杖過橋來

閒雲圖

雪滿高樓日暮時繡衾寒擁坐多時起來不管金釵墜
笑打簷前冰筯兒

立鷹圖

空山瀑布無人處可似連成海上時兀立蒼鷹聰不呑
月明惟共老猿知

倚柳圖

玉環雛笋內家粧粉面微酣賽海棠莫看東風惹楊柳
春愁診重入蘭房

倚梅圖

六龍徘徊延冷光江梅十月迎微陽含情倚倚盼春愁入
小立纖腰脚無力瑤臺青鳥知不知姍姍雲步來何遲

月落紅綃人不見幾回倩手寫崔徽

寒夜子星攜酒

小犬吠復住主人齋閤開堦前雙檢到花外一燈來侍
久奚童喜天寒旅雁哀當杯上明月譙鼓莫淺催

題栗隱文倣石田山水卯爲隱文詩

石田書畫雖書沙觥中風雨兼烟霞晚年弟子有徵仲
詩格推倒還酉涯栗生後起關中傷二百年來追筆陣
凝神筆落未落時匠心遂與神工競少年門第霍驃騎
讀書擊劍歆游遨報仇曾借嵩陵俠金盡五陵空結交
三春芳艸湘沅綠刀劍無綠買黃犢與地發漫王仲宣
愛裡胡琴劉昆復有時槃薄臨長風目送萬里江山窮

別寄閒情書豆蔻亦能眉黛寫簾櫳男兒遭逢無得失
卯今年華方四十束縛難同櫪下駒耳藏不鼓王門瑟
楚山高兮楚水長手開雪鷁三丈光坐上驚回孫彥古
尊前絕倒顏長康君看筆力眞無敵長槍大劍英雄色
長留工寺在人間豈獨石田老人今再出

東鵠峯

晴川樓外盡江湖鏡子堂中好讀書幾度呼船風浪惡
隔江烟雨是君居

吳綬寫予小像

老夫面目眞難畫畫裡青山畫得無只須畫作空明境
畫裡須知有老夫

風雨子星詩酒至同兒昌姪維禎次韻

客懷寂歷霜外雁寒夜停燈江上樓雨聲颼颼龍蹴耳
風急葉葉蟲鳴秋詩挑野叟有波意酒送麻姑百不憂
阿戎小阮強解事老筆逢公敢唱酬

山樓看月次韻

停歌看明月明月勝清歌不有故人酒如茲良夜何析
聲生遠壑漁父辨江沱忽觸離情苦樓頭一雁過
回燈五十宵徙倚姝未已歌聲落前江宿鳥驚欲起玉
繩隱薄霧月鏡淨如洗高吼反招篇素心適如此

桂實堂言別

秋杪風濤壯衡寒一葦過但知人宛在肎問夜如何分

火殘星落聞鐘後夜多花時仍把袂莫爲唱驪歌
冬桂猶垂子寒梅預弄春終年庭館寂高臥歲時新杖
屨忘酬酢江山自主賓別離仍不惡風雪一歸人

同維禎昌醉潘氏五芝堂

寒月下城闉星河欲向晨留賓好兄弟窺客太夫人五芝堂聯句有云凌杯破寂寥太夫人贊之起舞凌雙燭狂歌達四鄰尋陽風
雪夜陶侃不全貧

泊夏口懷子星

江汭維舟夜霜明未肎眠大星排霧出寒月近人圓雁
侶號吹斷烏啼客思懸簾櫳雙燭影新句更誰聯

同箬公夜飲秋影樓讀其近作詩餘

長至來朝是禪鐘動夜分語謝前後際滔問未曾聞陶
令惟求酒支公本好文浩歌長短句亦足遏行雲

贈金亮言思默故人頤之子

友道觀生死凡情殊不然爲憐任昉子欲著絕交篇但
堅凌霜骨仍存舊日氈青山作屏障好在枕書眠

山僧說靈虬茶虎賓掌道場相傳仙蹤崩出

四野寂無人明月照高樹僧來貢茶約且向蕭齋住長
瓶貯春雨烹斎傳陸羽身上木蘭衣猶帶山中霧靈芽
清士福盤曲來鳥路千歲賓掌翁門徒始焙作鳳棲山
下水久付擲瓷污煩師一卓錫濺涌須復故虎跑持地
與龍井伽藍護神異倘再開還能覿仙姬

雙雁

鶼鶼過平沙飲啄忘弩彈何時失隄防罿羅忽牽絆白
錢得一雙不羨鮭蘘換奈此雲中姿忍充眼前玩水寒
藻荇沒雪滿蒹葭亂斷陣寫遙空誰爲鶺時伴冰池倚
病鶴枯松落荅鶴斂翮恐汝罹深窠藉稚亂入間盤刀
俎羽屬珍翠胖捨身雁王慈折網仁者識護生理固爾
兒患不莫但放汝發春風努力養修翮

獨酌

獨坐理殘樽黃昏雪打門貧來無芋栗老去問雞豚野
燒時過嶺山村夜入村瓦盆珍重在留得醉兒孫

晚雪

歲晚江湖感慨生閉門風雨滿孤城鄰家匆過牆頭酒
竹外時高屐齒聲薄暮同雲尤惜澹梅花雪片太分明
盧仝牎下曾誰到秪是相思無限情

與雪濤二上人讀卯山詩

徐陵詩幾卷清似玉壺冰正坐梅花宿邀來竹院僧江
雲低暮靄山雪灑春燈每到驚人句狂呼不自勝

示幼鐵因致中栅江

龍飛舜靖始首輔正文康密勿經綸手扶持社稷良平
臺欽璽命西守驗銀章苦志調元化無功紀杜房澤從
雍里衍派別楚江長五世宗驃騎玉山封驃騎將軍錢塘縣男初年
徙兎岡總督徙家無爲州兒兒岡宗臣如貢舉子弟列門牆嘉靖戊戌文康

如貢舉日岩公成進士患難交存郵羈棲各故鄉莒州避仇家斷先君子避難家
崑兵戈臨海徼書劍理殘編合志同膢臘維恭爲梓桑
庭階推小阮詞賦敵長楊書就還休上詩成句寄將潮
游回蘇苑問省到茅堂似爾彝倫重今誰出處妨囊擕
燕市月枕醒鶴樓霜健筆空羣輩威弧獨嘯張笑談根
血性次第訊行藏汎愛難知己常情費付量雷陳原不
易申顧必同行梅江中文定公之孫先後傳衣鉢文定亦狀元宰相從容
濟廟廊素心敦故舊畫省一仙郎翻覆爲時態擠當表
義方如斯堪激賞爾好幸無忘得釋虞翻恨何須阮籍
狂關河吞吳楚烟浪匿瀟湘月下人曾到冥飛意已償
山空還雨雪江廣怨風檣溫藹潑杯物星河爾夜晕蠟

從游子服背老幼安於後會頗相記吳門蔡瀚舫

照水梅 九首○有跋

疊瀧作竹臺香生別樣柳月來惟影在雪盡認花開面

面臨粧鏡明明向水涯石湖驚未覩鶴譜定重裁

爲嫌寒日照不受雪花欺池定潛何引風來却倒吹潑

潑灘月姊故故惹江妃萬樹羅浮種炎方亦未知

最宜高岸種偏向水邊尋影與雲痕動香生樹底陰易

樓窺絳蔕蜂抱仰檀心何處却相賦風前更苦吟

冷豔連朝發高橋襯幾枝緊漁蓬底見幾獺影中窺魚

浪沿堤唆鷗風掠岸吹若從樓上望只道未開時

月魄雪魄豈尋常上苑前頭占衆芳一陣暗香尋不到

枝條陰處喜迷藏

身是三千第一姿分明映在影娥池因何却扇春風面

任是旁觀不許窺

莫近風波妬女津有誰妖豔雜川神東君無限相憐意

一味低迷惱殺人

似怨東風開謝纔教人背面費疑猜玉容寂寂低明鏡

一任蕭郎喚不回

冗管吳歈豈易酬須憑好語作纏頭千秋俗盡陰何筆

恐被東皇笑不休

照水梅花藏向下面波對影弄態獨殊酒間難得

九首他時有高襲虞和先橱笑語者請留東堂之

詩甲子十二月十七日白跋

二十八日大雪 二首

蜡臘報功畢閉藏春始生有寮停庶事

聖主愛民情 節十九日各官封印 瓶水呵還凍山禽瘵不聲但聞農

畯語三白及嘉平 是月小盡元日立春

開道新開府 蔡天顏 扁舟載雪行旌旗風不動匕馬寂無

聲炤野千村靜連江萬堅明重臣惟政簡銷甲事春耕

松陵吳漢槎兆騫江南才子予未識其人悲其文

近聞自關外贖還志喜

吳子投荒萬里行親朋一哭已孤征山依絕塞黃雲盡

水遶高驪漢月明贖得蛾眉存似殺收將駿骨死猶生

悲君頭白歸來日豈異河梁餞子卿

白茅堂集卷之二十四終

白茅堂集卷之二十五目

乙丑康熙二十四年

白茅堂集卷之二十五

乙丑 康熙二十四年

大雪懷雪松雪岸二上人

黃雲莽復合大雪又紛紛雙鉢知何處孤鍾竟不聞暝煙迷野豕邨火噪山君近郭人蹤滅溪橋渾莫分

雪甚

積雪滿前岡千林勝月光虎蹯朝陷跡獵客夜挖榆鷹隼無容擊狐狸不自藏關山雨雪曲嘗激壯夫腸

惜雪

氷解不流濁簷聲半壍坪最憐殘雪盡竟似落花悲斜日涓涓白新波細細吹秪須呼酒伴更約踏青期

氷已迎陽綠山宜北向看候匡永変(太聲)在邊岸竹枝乾艸色青前見蒲牙碧玉寒老僧高屐至磴路尚漫汗

鴨

碧水穿花鴨春泥掩白沙波間同泥搗雨後亂鳴喈散隊翻萍葉敎雛傍荇(太聲)芽嘗思杜陵老勤數向鄰家

晴郊

日暖風初正(四方定位之風為正孤虛為邪)鳶飛身始輕短帘迎客指疏磬出林聲令節無煙竟荒涂漸艸生百愁何以釋惟有醉空城

述感

陶兒與杜子失學為家貧貨殖原非偶生涯豈與人浩

歌寒食酒起舞落花春桃李知人意年年一番(太聲)新

暮雨懷季深幼鐵有約不至

薄暮雨如霧垂簷獨坐時霏微近簾幙霑濕滿花枝野岸齊煙艇東風轉(太聲)酒旗所思仍不至迢遞失前期

脊痛 二首

脊骨春來痛攤書坐屢斜簾開風顫燭夜靜雨催花脫酒拋甕藥呼兒看煑茶連朝殘熟未煩汝問東家

老去尤貪醉平生劉阮師有何稱意事第許快心詩遠害看麋鹿行吟答鼓鼙蛩蛩四十載(周旋世難斷自二十)纔得鬢如絲

山城

二月山城春可憐青回柳條生曉煙候禽知雨鳴不住芳艸未萌香已先永日悠悠閉竹逕出門渺渺惟湖天百壺倒盡亦容易且須一斗囊中錢

琵琶歌

琵琶本出羌中聲四絃膈膊風雨生漢家何季得遺調流傳樂府同琴箏細君遠嫁氈裘屋馬上贈行惟此物明妃環佩魂欲消濩索涼州後人續六朝以往尚最多太真獨愛涼州歌三尺鵾絃傳賀老一枝玉笛和寧哥康崑崙段和尚一回彈一回唱左手急右手緩裴興長曹綱短紅莛袖手終讓伊眼前忽覩呼韓妃珊瑚枕上夢初破膓斷延前呼出遲繡襲解處銀環小鳳頸龜身

裝七寶一絃誤犯條脱鳴似惜兒啼驚自抱黃金卻月
刻兩邊烏孫香纓綰左肩乍彈破撥苦寒調邊風朔雪
來胡天錦帆珠雹灑歷落萬葉嘈嘈白翎雀訴盡娼家
離別情再翻蕩子思歸樂中華自有琵琶聲戰場鎧甲
刀劍鳴可憐脂玉春風手背向沙塵塞外行五絃別自
貞元起此器玲瓏更孤耳畢撥揺動涇原城番馬驕陵
灞橋水會[illegible]小大仍將同仙韶坐部陳當中至今兒女
憂入髓蕩魂失志皆言工曲終低遶還三弄頭上花枝
安不動龍彈羅幞悄猶聽卻疑飛下奈[illegible]鳳

茱蘁

未放黃金蕊高抽白玉莖入蔬猶丞及過雨正叢生日

炙香如蜜春淺色向榮紫藤開謝後游治更多情

客言夜行見神鞫虎遂記其事 二首

幽冥神道理或有拷虎爲虎神理負生人負理神自知
三五猫兒巡撿汝東家寡媪昨失豨西家少婦無伏雌
躐籬伐屋騁牙爪𪇆𪇆白晝行逼遠天生萬物各有命
餵肉飼芻皆分定貪饕念汝亦天生每尾捉來一百棍
虪鼻鼳地旋豎尾四劍插斷腰豸豸宜督出帥天明歸
脫卻毛衣爲道士生靈入口天曹知誰堪恣噬任爾爲
酒樓上梯血任胳天符鎖取歸幽司神燈照鞭撲碎下
明日林間毛血灑憤豚放野了[illegible]無前郵鼓聲作春社

趙子昂八駿圖

子昂畫馬身學馬三丈氍毹鋪屋下水月童子覲中心
翰林亦是忘形者驪黃待譜不足遵蚊身魚狨尤非眞
雄姿逸態自超絕不鱗不角皆麒麟曹霸八駿多其一
韓幹圖成十四匹毋須定認穆滿乘泰政追風儀儵七
池萋楊柳堪繫時圖中揺動東風枝康王泥馬神靈盡
十二天閑歸幹離

湘靈鼓瑟

湘川流急淼帝子有遺音萬古別離地一雙哀瑟心巫
雲無處所楚雨費招尋大外宮商散猿啼斑竹深

詠荊軻

白衣易水上已分作專諸如何變前志欲學藺相如燕

丹豈楚璧督亢平上太三計與商於誤抱生還意非關劍術
疎

懷仰山

二月春未分慈雅坐無事新燕偏蚤歸含情落花地浮
雲忽西馳雷雨驚動植願解百結腸蕭疏領天意帆帆
上水風葉葉雲際吹欲往悅夢遲飄然爲君至

白雲山訪與百子 四首

綠煙高處白雲遮二月山僧入采茶野火樵斤都不到
屏屏開上杜鵑花
景定兵戈記不眞白雲山下起黃塵叢條長養君休伐
留與他年避世人

古寺煙滚大道傍午時鐘板出雲堂種松道者歸何處已見新梢百尺長廣教寺在山下順治初天章禪師重建

龔家老樹大離奇曾記來遊十月時珍重主人高興在開樽重肎索新詩戊午歲有龔家奇樹歌

龔庄夜雨

文情貴久要信宿變山椒崖爪風連樹泉迴雨徹宵話延同榻坐酣半百愁消竹外仍留艇來時水沒橋

江夜行

霧暗疑無地江渾漸急流隔林迷店火織月送行舟滕上彈孤劍觥邊汎宿鷗長年忘勞酒舞枻向前洲

泖流入蘭溪偶攜譜册展對念此趣可與宮耕共

題一律贈之

百丈牵江嶼艮因邛友行獨攜書一卷坐玩月三更樹色疑城近鍾聲喜夜晴山川清絕處應好著宮耕

等公壁倪鴻寶山水大幅無舟帆人物甚高致

遠水無舟檝空山惟老春但能來看者即是畫中人不復知黝壁周禮黝堊鄭注黝讀曰幽長宜拂素塵何年賞淨土遺墨愛忠臣

苦雪戲柬欲仙

雨雪芳艸遲連月花告病河聲夜來高衆壑起奔競側聞前年春三版忽告浸使君立城頭水伯虔受命我昨山中來梅花尚春孟鶯蟄雷先聲冰霰知轉甚郊原好

桃李咫尺阻游泳僧梵緩齋鐘流雲澀清磬一句乏牛酒素榻坐偏醒恐累李先生竟成耒陽令

尋第三泉

分茶陸處士戴笠老坡仙荒艸迷前路名山仗後賢蔭蘭空磧裏煙雨大江邊誰道爽癸失廉泉在目前欲仙求之五年不得其處

綠楊橋

悠悠今古事杜宇一聲中誰臥橋亭月偏當酒旆風舊堤無老樹野店發新叢往蹟知何在溪光處處同

步月

歛聽步禪磬遼香開夕扉天空月自舉雲過性無依碧

艸夜猶見新花風不飛維摩無廣地于此足忘機

雷霆

雷霆不在空礙開志士胸雷霆不在地願鼓壯夫氣高天豈無門下土空云云南山勞苦柏不擊魑魅羣

答丁燕公

旅次忽罹衆病中身始輕故鄉時入夢乖白尚勞生訪舊心頻悸聽詩耳半傾余偶病聾未須愁弄闊千里渭陽情

同等公塘上步

靈雨應公聲時過清光舒柳芽小蜂諺云如蚼小之小頻撲面輕鳥亦搖花行見寒塘影回看落照斜哥斯雖老衰不改舊恒沙見楞嚴

夢醒

禪鐘百八歇曙鼓聲欲動我夢未到君君來入我夢月明花暗落候鳥竊先啼攪帶方及晨留光照梁棟

蘭溪

飛雨自東𡏖湍流抱西岡（源自英六合東溪西流過新水縣入于江）沿河聽沙𡈼曲折逼舟航旭日水上出澄光蕩青蒼石壁閱人代流傳半荒唐陸泉既已失丹井安能詳筆沿訪墨竹地橋猶綠楊向非蘇黃輩佳境何繇章空明四十里三月春艸芳撫影歎變化懷賢多感傷

穀雨

江湖上春水歸雁感秋心邨隴望不見浦雲淺復深蕭蕭來穀雨漠漠過前林十畝仍須課山中報候禽

艸堂

艸堂蕢帚淨清露發梧桐弱葉娟娟影疎簾細細風看花憐眼暗脫帽恔頭風驚是今朝到杯愁隔日空佳音來故傳（聞蔡伯通觀察湖北）失喜語兒童蚤晚山樓客高歌慰病翁

入夏

山畦水滿流泉淺楚天入夏竹陰陰老人晝長苦多睡稚子聰下時高吟新茶在眼夢破後舊殺不登愁至今少年潦倒戀丘壑兒爾江湖遲暮心

孟夏

孟夏萬綠齊江日照林藪櫻桃最先熟黃鳥鳴前後時平氣候正麥秀無飄蕩作息見柴荊連邨蔭桑柳邨姑短褐出筐筥隨翁嫂插花必滿頭野果常在口往時追呼急恐怖到雞狗新令革里胥歡聲動童叟　朝廷昨巡狩莽蒼閭閻首所過輒蠲租方知帝力有鄰朋冒來集三五伴井臼野外無囂氛田家剩春酒

唐濟道中

光風麥浪四十里僕夫中歇重行行山花迎客似含笑杜宇初來無幾聲店看野老爭席坐俗漸買牛成耦耕已輸春稅邨里正（時輩里正）況乃連年無甲兵

題王恂度柳舟二十二韻

王郎奇夫姿幼負青雲志寄暢山水陰讀書靈谷寺才高折先輩姓字已赤籍鬱卯鍾呂聲抱藏瑚璉器青氈故家物兵輸不曾棄摩礪飽經綸思爲一人娟天安佩筆入坐試準前例倒屣中郎迎結職卿尉至北堂且歸養杜戶貨高致兒曹昏娶畢不受向平累壎篪恭中表倡和篇帙積作書大令如摛辭子安避老夫蕭齋住往往旬月對夜雨羅酒漿兒曹必羣侍溫恭弟子職誨誘長者義富貴不必求烏衣自當嗣名山展先集（名山閣集學憲公著）貽穀良不易深刻著豐碑松楸蔚蒼翠（學憲立碑墓碑）柳舟新結搆大榜自署字墉垣自前朝風雨長薜荔池西竹影薄斜日芳艸地茗盌無俗賓方知靜者事

浙鴻載酒見過

風雅不歿蕤識君方寸心有時一尊酒價重雙南金戴勝鳴忝陌胡桃落戶陰麥秋風日暇乘興更招尋

登靈山一名靈谷風雨忽至簡怡度

茲山諸靈異遂以靈名山怪石巧合狀有鼓人石甑危人有石如斧劈十數道靈雲貪往還老衲不下龍王生曾閉關泉聲雜風雨咫尺聞追攀

鳳凰山下岳喆故宅廣濟縣東五十里宋忠武王子霖開家鄉借弟霆逃黃梅山中泰檜改岳州爲純州霖因改姓山淳熙初從封爵姓鄂霖十五世孫全沐陽令又五世文源始復姓焉霆裔蕃一說居廣濟諸其後也詳黃梅岳氏家譜

岳飛存鄂姓韓信匿葬兒呂按陳弘緒文集蕭何潛送韓信兒于尉佗改姓韋今男西土司韋氏其後也異代藏宗譜承恩問本支何人詳逸事有客弔荒祠寂寞空山裏猿聲日夜悲

五里橋文家信國公兒天祿爲宋領鄉薦教諭廣濟縣人元不仕隱居縣之五里橋十世孫大才字希周幼孤事母至孝嘉靖十八年舉人有氣節仕興化府同知致仕張平山壽五里橋圖興化自作長歌今尚內文姓皆稱信國裔而天祿圖附子孫不徙居世業儒不應制舉猶古衣冠家風不墜焉

廬陵文信國苗裔偏鸞中組豆傳宗子家乘累長公衣冠郁隴僻燈火小橋東興化長歐在何人吏采風

蘄灣別張長人復寄二十二韻

張子夙孤尚屏跡邊城郭觀書博九流超然悟無學茂林鮮雜檄蕭洒事著作晚歲貢　帝廷悠心本丘壑終南一回首長驅出京維不拒大將軍誰爲金張客憶昔君定交文雅忻所託命駕白茅堂詩成索繩削明年造君廬語笑宛猶昨轉燭二十年艱難爽前約邀來謝亦作謝與與再入張融宅是日靈雨收風雲正清廓作詩足雜誦改席忽歡噱白日松上行疏陰散庭蓀長君展卷秩季子行膾腥香雪仰橙花亂向杯箬落上言良友誼下叙天倫樂離合何足歎相見喜無作功名付兒輩氣誼吾曹許許與必千秋愛君眾高格幽栖繫我思雲水莽參錯望望如不窮凌風倚江鶴

寄鄭宥堂

君前過江上訪我來茅齋相逢何足快不遇亦復佳美

人若雲月婉孏難常諧凌風慕羽翰極目仍天涯

湖夜

魚星照止水魚出蕩星光星多魚亦衆兩兩爛中央

湖月二首

十里荷花繡錦開月明輕槳掠花隈花開翡翠分明見更有神仙上葉來

一葉山翁白板舟乘槎何必問牽牛清光直下三千丈蕩卻銀河令倒流

夜大雨雹電

雷從起處起雨向幾峰來罔蛹蝃無地幽巖刹欲開漂零神女馭旂剝楚王臺白屋如山穩濛濛寄水隈

五日篇二首

長安五月天中節九陌香車更鬪舸彫盤競出七貴門寶勝爭傳五王宅妝成時世盡弱梳裁就羅紈堪攬擷齊臂雙股五兵釵拾得同心兩頭結江南錦纜象飛鳧燈火秦淮天下無楊柳條長開水檻石榴花葉照通衢（金陵五日婦女簪榴花過午棄紅滿街）新侯邸第更家令舊院歌娼覓念奴萬福香囊長命字五文絲縷辟兵符別館綵華疑禁籞不下朱簾閒笑語遊人吏說雨花臺開簫鼓每過投書湣飄香蘭艀落瓜田呷浪魚龍爭角黍風俗綵來重兩京水嬉自昔傳三楚年年此日鬬橫豪澆酒傳芭打桂橈畫舫避來荷葉亂鴛鴦飛去菖蒲高曲池芳艸梁園

敗小艓清波漁父採江上且憐風日好不須痛飲讀離騷

菱華往事無人識（公聲）流傳錯迷江東事青娥小監捕蝦蟆此是漢宮舊年例（宮中歲時冊當皆云年例燕京五日太醫院官旅旗鼓吹赴南海子捉蝦蟆）藥仙仙術非今朝漢皇亦持斷蜴育禁中豈向外遊說閶闔惡少生謠言中山府裏原如此爭道蟾蜍來月姊葫蘆繫臂服五兵茭糉宛男名九子江東五月分明記燈舫遊嬉好天氣隔岸誰傳潞鎮書五城不設闌門吏毬門射柳更何年錦障舞馬鐵連錢裝豹邀歡金服匿琵琶送酒玉嬋娟蘭湯浴起添香澤鬬艸分曹來禁所鴛鴦假暖繡囊肥（蒼閩名以錦囊繫腰下）楸枰踏上襜褕窄

江鄉蕭瑟遠風塵菱葉荷花惱殺人欸乃一聲雲際去不知何處弔湘君

酒間戲作謎體十二首

長信前身恨未忘平明奉帚望昭陽幾時背盡腰支力得近天邊日月光

雨聲鼓子響棚牙（宮中謂傢頭回兒爲鼓子花）鐵馬冬丁怨落花欲舞春腸身未慣胡旋眼底不勝斜

箕帚微軀不自持翩翩鎮日傍簾幃獨愁細雨瀟瀟夜辜負微風倚少兒

遣儂高住不勝愁立近鄰家燕子樓只恐東朝風日好護花油幕一齊收

漢武離宮夜不眠通靈臺上望飛仙日華初罷迎風館便送名香上九天（右掃晴娘）

一聲高去一聲低露冷花陰月轉西蟀蟋寒蟬聽得慣學儂伊軋到晨雞

常貪風露翳梧桐紅女相邀明月中一自提攜歸院落傷人門戶受樊籠（右紡絲娘）

庭額長身黑喙䮕自纏絲絡吐銀牙都傳化作仙娥去歐出天衣五色霞

三眠困頓可憐嬌長日橫陳賦粉腰生小房櫳竹木出桑間忽闖玉驄驕（閩育遊馬出頭猴）

嬾整腰身倚竹筐渾將愁緒作心腸洞房未窺雙肩樣

蚤被人呼騕褭娘

躶體盈盈白玉膚浴時密室伴羅敷多情莫認驪駒媚身段分明問小姑右馬頭娘○驪駒媚見霍小玉傳藥中海馬別名似蝦而馬頭

李嵩觀潮圖追和玉笥生

吳山翠洗城頭高錢塘遠望翻秋潮君王黃屋臨軒駐峰頭玉殿連岧嶤朱簾緣樹在雲表石磴細路盤空穋夾城直接鳳皇苑飛檻欲通烏鵲橋天空飈壯八月半雷奔雪𢧐三山遙大江起涌號羅刹萬里倒吹來沃焦潮頭蠻奴詭出沒波心騂馬爭雄驍彩棚緣岡列市肆鈿轂隘路相遮邀周密乾淳起居注龍山以下貴邸豪民綵幕二十餘里車馬駢塞幾無行路西興一帶亦皆抓縛錦繡有弄水戲如俗兒番住等百餘人皆持十幅綵旛踢浪爭雄直至海門迎潮又有

踏混木水傀儡百戲弄等葛嶺搴姬傾府出西湖此日停箏簫海門不記備走舸君臣半壁還宣驕翟衣倚徙扈步輦翣扇婉轉隨纖腰何如東京作元夕彷彿六院朝神霄鐵轡江鳴刺罕入金缾酒盡英雄銷捲天惡颶避不得鱷唬淚哭厓山坳天吳不靈海童怒蟠龍翳鳳全蕭條嗚呼事往不足弔何代不鼓鴟夷濤李嵩摹畫到臨本玉笥慷慨留長謠展圖罷酒發悲嘯山風白晝生哀號

不得徐公信四首

行藏奕局本難論白日無緣有覆盆寵辱不驚黃叔度賓僚且看翟公門洪纖　聖主無遺察憔悴孤臣定拜恩老我病中吟望苦手扶藜杖立江邨

武昌亂卒脫巾時半壁戡危一手支固結散金嘗劇寇便宜犒節飽援師即烹死狗臣無恨得戮封豨死不辭疆圉功成頭盡白止應地下老親知

山東廉使舊知名馬首香鑪隘路迎賜璽九重垂聖眷鐫碑十郡見輿情上書德裕曾防謗李衛公有新修元和辨謗略樂府吞陵亦有行卿使廉貪成雨截也應公論蚤分明

昔李江表救饑民元夜窮山大雪行鬼物坑壕鳩面聚使君熅火馬頭生曾無儋石留私廩頓有倉廒滿百城公賑給立義倉十載驅場心力竭雨能銷甲事春耕

大雨

苡種五月初土潤天氣變落日輿層雲星辰避飛電傾

河竟通夜破曉勢未倦合沓混二儀綢繆蛟龍戰雷奔磵水落迅疾逾竹箭水頭一丈高何有下田佃吾廬幸乾爽闤闠已淤澱衝澳愁新秧豈暇惜瓜蒐客來倉皇說妖蟆起山縣牛馬下浮屍茅苫逐洄漩君看太平時何歲災不見皇天至廣大暑雨有咨怨但愁貪殘用民命蝮蛇賤淫潦君莫憂乾坤自清安

藕花

艸綠飛雛燕猶餘滿眼春藕花真謚治絕代立作人葉陰魚漾影風翻鷺蔽身誰爲濯纓者落落問江津

蝦

淺岸波痕綠朝暾雨後紅雙操長戟起鄰伏短蒲中傾

麗留同飯包荷傀滿籠最憐能曲踊捉搦閙兒童

宣德皇帝水仙綠萼畫有御撰一詞軸尾頁墨林氏讀畫樓兩小印記云周侍郎所藏

侍郎有天癖夢畫入骨髓看畫如讀書反覆嫁未已生平所提攜隨地富儲庤因作讀畫樓高臨秦淮水宣宗太平日幾暇嗜圖史紫禁繞煙花華堂護燕几吳綾點筆妙龍脊粲文綺斜日下西清晝成不移晷丹青一濡染每見天顏喜當時畫院臣往往亦稱旨水仙姑射姿萼綠娉娟子王母語雙成漢臯方碩爾宮籨出粉牋搖拭陟釐紙彫屏立傛華一笑發玉齒留藏質慎庫竊出廟後市從此落人間展轉入檇李墨林既零散畫樓亦

摧圮訶護猶百靈錦贉重包甌燕都昔陷失寶翰存復幾大劍熏風琴持換珊瑚筆茲圖有宸誤押用文書璽苟非兵火厄流傳定千禩講筵惟六經聖德豈多技帝非宣和君遊戲聊爾爾神光炤素壁展拜欽仰止寤寐義皇人因知承平理

貪鵲行紀異也

鷹山有老樹英山縣古鷹山寨也接蘄東南界不識生何年年深多穢穖普云音秖主木上扁頭說文從禾禾音稽徐鍇曰從木貪鵲來其顛巢高逾十尺屹屹凌風煙睢盱謝彈弋矯健雛攀緣忍過大鸞鳥勇乃狀題肩鷙鵲不敢窺白蛇逃匿延父老竊指此凡羽安得然與河必此荳薦欲無膏天粤西有治鳥樑在懸巖避樑澤中守望艸樓也昆吾若康瓠昆吾圓貌聖壁雲霞鮮夜深作鬼怪風雨來人間毛衣嚇婦女炙盤登商船鶻鴉形似鵲遙翳灌木端銜矢轉射客后羿從弓彎旗竿立家鴨焚巢有鳴鳶山經與史志所在多妖祆寃鵲本仁鳥巍居借鳩鶡低棲罕遭害紫紱何為焉高危不知懼險難在目前靓此三咄唶作為昌云小雅作為此詩貪鵲篇

憎蚊

虎狼雖食人殺傷頗相當蚖蝮不犯干艸間亦無恙細身有蚊族么麼比塵埃乃以人作根居然血為釀紛紜豕突與唐突嬲鬋帳曾無忌諱意過耳作悲唱集膚初不覺展轉失所向利觜劇蜂針一飽若鷹颺踰垣莫能

禦窺隙豈暇妨貞女亦吞聲露筋苦遭創古言忍癢難酷毒勝刀仗鼷鼠食郊牛甜口終命啓越鄉界滯地肝蠻隱煙障黑蟆盛嶺南白蛉多樂淑既復孕樹頭仍閃出禽究奈何造化心有此襞容且斯民患瘡疥皇天豈能忘惟當盡掃除始拜清風貺

聽蛙

朝聽百鳥嚶暮聽蛙黽鳴今夕正嬲夕繇星燭縱橫東西互聒諜不識何經營人情有喜怒于此生愛憎憎則比吃鬪張文潛賦蛙者之呼吃者之鬥意在營山樂愛則比鼓吹意在輕公卿田家卜水旱我聽皆和平市嚬閭萬口豈暇為譏評前年國用武銅鼓生蛤蟆能空聊澤夜深聆秋

聲年因或變化害稻同蝗螟葯灰故加殺姬公非不仁
呼兒勿剪艸一任持頤情雷轟雨又至爲汝添新汀

三洞（大冶了山有風雲雨）

了山俯大江倒影半江水懸巖在山腹三洞高下迪風
門谽谺開雲霧昏旦起晴天灑飛沫左右逐風靡蛟龍
互逼逆窟穴漩莫紀弄珠見青童浴岫出神魪漫爰昔
避世結屋幽竅裏濯櫻倚石竈砦削就蝘蜓何年起祠
宮香火忝郵伻號爲元貞人祀同木居士蜊形佛金碧
御物列鬃几扇拂侍黃冠道州必不爾殷從崇祠後山
水得清洮三洞少遊人猿聲亦微音淫祠匪訛妄流俗
方未已不見西塞山亦祀玄貞子

陽邏大士閣

香礎倚巖阿雲柤臥薜蘿長江迴地軸高閣納天河磐
纜驚湍少扁舟乘興過聽鐘夜方半何處起漁歌

雨後望江山次郎□韻

炎暑當初伏風雲遽報□晚煙生市井急雨亂江流乳
燕橋邊落歸鴉鏡裏投主人偏愛客浩蕩此栫丘

醉竹影亭次韻

山僾夜不扃明月下空庭幾杵鏡初動三更露欲零平
看江霧白不見遠峰青俯仰何須問人間一酒星

鄭谷口灘

樂道江東老何年事楚遊大名仍谷口三絕配台州曲
妙猗蘭操秋生杜若洲扁舟肎留滯來往狎沙鷗

夜大風雨同道公

夜宿旃檀閣牛頭香滿衣蓮花燈影瘦梯葉雨聲肥水
纍龍新起堂深鴿忘機定中聽未審音是海潮非

山夜過次韻

閣上疏櫺面面開炎天卻扇共登臺雷聲忽動滄江外
雲氣都從漢沔來詩格香匳渾漫興燭華金剪莫頻催
似公老去才難盡欲和陽春未易裁

攜酒豆花下聽秋蟲雪上人采花爲供

豆子雨已熟安禪詩亦成秋蟲籬外急明月露中聲小
隆凉堪坐伊蒲供更清及時須采摘修蔓倚階生

翠微堂納涼次韻

銀河入夜光秋近漸微凉萬瓦燈明滅空江氣渺茫行
雲巫岫接蔓艸楚宮荒衆籟偏岑寂蟬聲到竹牀

讀邁種叔損詩

黃州有狂客端毅老門生嬾慢無他事粗疎忘世情秋
光來好會新月儆南榮莫唱傷神句山陽一笛橫
狂歌一撫劍李白始揚眉滄海留詩卷乾坤入酒卮奮
飛還溟涬栖息穩南枝往日懷人句重吟鬢欲絲
自識浮沈趣出山老大年興來援得筆叫絕見新篇興
策傳先業聲華到後賢多君繼繼信有美鶚鳴

滋陽橋汎月

月露凌銀漢湖光四望通荷花汎綠水不信是城中李
白郎官會知章刻曲同酒徒堪著我詩句讓韓公
玉輪猶未半橋上見纖毫水影青龍臥雲光烏鵲高悲
歌憐故老（賀文忠沈于此）痛飲合吾曹午夜休回棹花前一進
觴

七夕苦暑與子星此山堂限韻

明晨交秋暑何酷火雲燒空上紅旭階前蟋蟀唫不聲
始覺流光坐相促九霄沆瀣不下來欲捲銀河向身沃
蘇星漸出如撒沙斜月還須滅明燭安能赤脚踏層冰
幸免少陵腰帶束姮娥擊破玻瓈杯一片清光落如玉
扁舟欲過滋陽橋手把芙蓉勺秋綠橋頭沽酒橋畔醉

來日佳期猶可續詩成長句苦難酬倒盡百壺歡未足
洗煩直待炎歊除樹杪涼風鳥始浴

江門落月

夜色正蒼蒼迢遥見下方亂山渾宿靄落月點江光鴻
雁關河動風煙楚塞長白蘋初起處天盡是湖湘

贈陳子山叔堅兄弟兼致令尊省齋

太丘聲望冠朝端又向趨庭見二難才比元龍眞獨步
書多天祿許人看孔璋詞賦時爭美仲舉門庭客盡歡
老我自知文筆退愧無佳句答琅玕

閣上見雲峰甚奇

銀蟾初挂戶赤日正銜山雲狀天魔起風聲少女還江

光晴似抹煙色晚尤殷身在虛無裏樓臺縹緲間

聞李岵瞻詩

江上秋聲起高臺悵暮涼總含軍浦雨（黃軍浦在鄂武洲上）風度
佛堂香把酒空深酌攤詩好細商關西有才子龔芝許
翱翔

題畫

雨點大如栗山行飄笠卯任風吹過去不打老僧眉
雲氣著頭禿巖溪石髮垂老僧來去路只有野猿知

果老倒騎驢圖

果老倒騎驢問渠是何故祇恐向前差忘卻來時路

趙松雪馬管夫人蘭竹爲一卷

龍種燕山客人傳趙子昂內家新賜素御墨寫飛黃嚴
識琵琶調淒閨蘭蕙香森森數行竹風雨泣瀟湘

黃鶴樓望風色

黃鶴自翩翩臨高臺以軒青峰入雲際白浪起江門湘
水涼初落沙洲艸尚蘇關山滿秋色頓爾憶家園

聞一道人（有序）

丹陽鮑氏女名師櫟自號聞一道人（[illegible]西廣文）隨
之任遭亂怙恃皆喪依所親轉泥荆江未幾所親死
聞一芳齡已二十二歸竟陵截髮[illegible][illegible]院娘卿堂蕭然
檢書禮佛長婦聞之鼓棹往視一見[illegible]淚能大幅作
丘壑尤喜作大士種種相有詠溪鉦詩溪外聲徐疾

心中意䌷連是聲來耳畔抑耳往聲逸詩既慧心書
有晉恣又一紙叙病云苟天不假年負恩不淺襲雲
感動送歸問一起盥柳越數日病革起坐于波羅密
多心經撫枕而逝年二十四乙丑秋余客江夏得覩
道人詩牘及蕺山許觀衞所爲傳而綴以短章
女媊夜光訒照見階下拜鸞鏡不成愁娥眉太須請多
生不滅慧質幻性長在頗疑月上女來此風輪界刀兵
卯騷屑託體冇泓昧盟漱事清齋心修白無礙假令永
歡宴安得蛩脫解人間良可哀回頭露霑難
喜北山至聽誦新詩
昨冬紅燭下風雪共秋亭隔歲黃花候鷗鳧聚晚汀新

詩如錦繡起病勝參苓今夕南牕月欹牀試一聽
歸東田晚歸東山
今日樂相樂得作東田遊青山銜落照白水映危樓指
點鷗鷺慳怜凉鸚鵡洲那堪人世幻不抱古今愁籬花
全荒艸朱門半綠疇未嫌歸路晚星影在林丘
絕句
影外山千疊雲中樹幾行風帆全畫理露艸作秋香
中秋臥病石城以詩見慰如體步韻
我生寡學昧一鬨立志不移貞下愚壯年孤落空江湖
堅道不見如守株讀書萬卷復字無吟詩排落眉與須
聱牙詰屈苦無㮣不識世間伊吾啼斷胡爲乎石城仙
翁語且呼君勿高歌暇豫之吾吾五車不用長勤劬勞
心風雅多曲迂雕鏤肺腑曾不病我聞此語如啜茶仙
翁吟詠仍不拘爲世造化勝老夫君不見文同吟苦骨
貌癯反將詩戒笑大蘇我今不能步亦步趨亦趨江天
雲物聊取娛吳臺楚榭今已蕪東山樓閣貞畫圖今夕
是何夕明月如水壺清樽瑤瑟不得醉病臥黃公舊酒
罏
子星給諫過空香閣次子星韻
鄂王城瞰大江湖城內中峰百仞孤停午門前車馬駐
良辰花下吏人趨雲迷鳳嶺青山合水散鸚洲綠岸紆
小聚便應成勝蹟南樓得似兩公無

次唐六如天香月姊圖韻
天香玉宇望參差縹緲霓裳展桂旗自是雲中有根柢
人間分得兩三枝
徐果亭集黃鶴樓
我與徐學士同登黃鶴樓一時名勝集千古漢江流落
日濤聲大浮雲雁影秋不知身是客嘯傲向滄洲
寄題王咸中堯峰石塢五勝
妙高峰
望裡楞伽紫翠重秋聲時聽妙高鐘海門銀浪金山月
移到堯峰第一峰
響山

晃峰西下是龍湫白鷺乾飛雲雨收怪底殷雷猶在耳
前山正放瀑泉流

百丈松

艾蒳霜皮雨露濡千年根幹鬼神扶四松高士君知否
不羨秦家五大夫

竹逕

久知張廌廢逢迎客到仍須取逕行不識是松還是竹
曉煙春霧不分明

藤門

山家門户石巉岏春老藤花蒂屈蟠細雨半掀青蒻笠
萬條纓絡仰頭看

次高謖苑九日醉歌韻

空山有鳥啼翁胡窺軒遶檻聲相呼侵晨驚起不盥櫛
似對郭恕秋風圖偉長才高最好事果亭青絲雙絡來
提壺茱萸插鬢且催醉茂村掛缶歌烏烏茂村謖苑別號老夫
得酒雙光景不復彈鋏歸來乎隔日傳看達夫句使我
咀茹悠朝餔自慚颸皺比糠秕未暇精凝聊存揄楚咻
豈復得佳句青鞵廿載離東泉塵胃垢黷思擺落疥象
洗腋勞文姝坐中昨夕皆吾徒龍山戲馬得似無嘲談
美妙與孫盛坐今老嗲甘盧都留賓日落仍勝觚玉山
自倒嬿人扶千秋此日卯陳跡垂與後來須可惜

贈唐鑄萬大陶

唐子西川傑論兵似老泉君著衡書才奇如灩澦詩好任流
傳山鬼湘江瑟離歌蜀國絃何如沽美酒取醉漢陰邊

果亭再集吸江閣步子星韻四首

最高菡萏一峰開上有凌虛百尺臺光抱琵琶遊日下
秋過鴻鴈拂雲來尊前杞菊堪留客笛裏關山莫漫哀
身似孤鶩猴嶺鶴楚天飛去又飛回

鵲山巖壑是誰開莫道詩章舊日臺仙客未歸君且住
古人不見我今來談深西嶺金盆落夜午江門畫角哀
昆弟南州新句好朝吟花下可千回

未要眠雲三徑開且看積翠九成臺山鞋踏破黏雲過
野衲移棍帶雨來洞口可存毛女跡事見志松聲猶爲楚

宮哀混高似聽瀟湘瑟怪底衡陽有雁回

九日離過一甕開提攜雙榼再登臺似憐白髮愁難醉
更遣青州送得來果亭復惠見泉老去逢場渾漫興酒酣拔劍
不須哀孫吳事業黃軍浦獨上峰頭望幾回

卯山招同謖苑成中玉符果亭鑄萬北山集桂宮
堂客散再奏樂聽雨

壁歌妝清讌新月尚在西主人稱未醉上客車已齊舉
燭爛星光庭館紛提攜妖童剩妙舞十步香羅袿千中
有佳俠美目何低迷一囀車子喉壯心爲悲悽湘娥簾
外聽疎雨來淒淒重傾一斗酒擊節關門雞

答謖苑留別

僕昔游婁東嚴霜正淒緊酒盧結七子纏綿類琴軫摘
星登佘峰喝月貪夜飲別來即離索未登風流藪遭逢
得高適懷抱鮮畦畛一讀黃初詩狂呼遽能忍方圓沴
度內跳踶文章境變此砥柱能遂識風雅本餘才作繪
事高簡過文敏持以贈我行心神坐清冷江干疎柳意
日下冥鴻影公公重相思離愁在孤艇

題畫

綠樹黃茅屋青天白雁飛望中誰得似湘浦是邪非

次石城扇面贈別韻

十載我與公歲必一相見茲來四閱月甘苦共簸僎君
子自赤心小人任藍面我讀子長書最愛滑稽傳何以

遺慨慷使酒弄君硯有時醉後書潑蹴佳人練裸裎坐
露井夜午不知倦中天倒長河前江竄飛電風詩感蟋
蟀節候悲太燕常懷舊雨人獨袖秋風扇回首東山莊
松菊殊可戀丈夫貴千秋小別胡繾綣
秋圃一老翁胡麻種初徧五岳想眞形時吞乎中卷藏
之苦不泛浮名敢言衒白也本布衣何用當世薦坐看
酒鑪側石子煨未爛遂下香爐峰一上金鑾殿天子賜
調羹大官出珍饍與同彭蠡歸事與青門餞瀟湘白蘋
滿孤櫂秋浪濺時無素心侶獨與承禎善天邊雁影隻
雲際片帆便往往苦相思殷勤戀知眷

關西房貞靖表忠碑前雙白松圖 李屺瞻索題

絕粒空山死不辭關西人說表忠祠 祠甲申也鄉人私謚忠靖建碑曰表忠
何年少室雙松影來比孤臣兩字碑荒壟未邀青史
筆霜皮定感杜陵詩千秋愚更還同致應借風雷作護
持

即山置酒話別

慨慷一杯酒寂寥千古心相看有何意相重是知音落
日鳥飛疾公帆雲外滾佳人一回首離思滿秋砧

歸舟

歸舟初離武昌城半挂蒲帆穩穩行斜日沙汀疎柳色
西風村落小兒聲干戈偃息漁樵靜禾黍豐登戍柝清
珍重老來丘壑事最如人意是升平

紀盛二首○甲子冬

聖主中原繼統承熾平海宇正豐登六飛宣省臨南國
九拜齋莊展孝陵父老壺漿還涕淚史臣簡冊大揚俶
何如漢武裔山祭封禪功成更不矜
鍾山雲氣散多時閣道崇岡產玉芝 勅補祭楸巢鶴
鶴依然陵寢護熊羆典章祭日齋宮肅碑版端門 御
翰垂 上以祭歷代帝王日命內外百官皆齋于明高帝親製文勒石 多士濯將周服久
更從陪位識威儀

十月七日晴暖百菊正放與兒擢拈得十四寒偶
擬天池體得百二十四句

牡丹菊譜焚多端別有清姿愛莫嬋移近南榮宜暖燠

藏淚冬盡未闌珊淫霖罨忌天行犯溽暑恆愁日氣奸
雪霰不經閩嶺蟠桂髓同芋蔗郁郿若論瓊樹無雙匹
定屬瑤光散幾撐殿鼓千龍堪上賞冊封九錫足登壇
欲修圃政先傚約爲訪花田命駕値在在燒荒妨壞蚓
離離穉艸蕪胡蝶三春護蝸牛獨六月勤將蠅虎彈
養就相苗蒔水土培成莖幹比瑯玕扶持四面紅藜䕩
正直中央翠筱竿曉日微烘金瑣碎霜天初潔玉瑚鑽
不除敗葉名花稱細引新泉倚紙盤狀老蝦兒時颭扇
瓮成蚌子尚盤桓空山晷短哀蕭艾斷雁風銜急羽翰
在野采條惟杞綠忽逢高岸被荃丹香生有客循樵路
淚落無人坐釣磯是月翠芳消旖旎逆風何處動旃檀

蒼苔落照橫楓嶺瀟灑虛齋亞蓼灘冒雨賓王尋作得
巡籬靖節把仍看正無羇在傷鳴鵠肯信行藏感蟄蟠
南浦艸枯人寂寞漻塘荷盡水瀰漫霏微薄霧蒙階砌
蕭槭涼聲下井韓此際恐令無竹葉先時亦已醞芳蘭
柴荆冷落誰通夙賓客來過想伏鸞風雨淒葭思鮮膾
餘糧榭欒半凋殘淒清準擬邀佳會節物難教詒阿瞞
摭異記元宗幸寧王宅曰大哥好作主人阿瞞請爲上客太眞外傳上在禁中自稱阿瞞又五代史傳北人多自稱老瞞猶老耗也
教婦大盆斟泚灩邀鄰折簡迓蹣跚提壺豈
待王弘送椎髻無愁廣漢干適喜鮑苓來破艇詭令爲
藥癯雕鞍山家樸素拔泥缶禪塔蓮花出死棺百本盜
庭闌覆仰千迴曳杖造廟欒側愁桂籟傷生意故共洮
臯菁樹乾言落者妄酷愛圖經稱女節赤憎上第號羊歎傲
氷欵凍須相友欵冬爾雅作欵凍墜露芙蓉欲似難磬盡化工
眞太巧形容品彙有諸般圓如盌鴛張車蓋燦比星羅
會見升鑾狀波斯乘篆篆佛頭妙相本圓門清分隱巘
疑龍幽黲色懸梢凝馬肝十様雜糅鮮黼衮萬鈴搖動
想和鑾幾枝濟彤休嫌瘦齊學豐肌未覺胖矜穠兩行
掀綵藉琉璃百器奉烝盤閒居列屋嬪娟侍小立團屏
錦繡攢揚宅香車奔門鬪荊州繡襖氣何嘽如茲遶坐
偏嫻雅似爾修姱賸紉紈雙鈒作勞鄉莇蚤一既請醻
當燿潘口脂嫩染猩盆脆面藥微酣獮髓瘢黃慧飛丹
胥半掃白調胡粉面全塿若非色目緣前牒敢以裙釵

辱令顏總守貞心能抱柱爲含幽意遠憑欄野芹未許
同登豆蔲茹還須上食單帶露英蕤揄眼易入湯橘瓣
黠牙酸延年甘谷問仙客泛藥西京貢大官甫里調饑
偏作賦三閭憔悴自應餐薦從水檻層層映酌對山雲
淰淰寒午夜孤芳青女惜老大悲思白頭寬芭蕉半裂
鳴甘悅梧子多時爛藥凡仲蔚蓬蒿開逕窄阿戎緗帙
倚牀攤自宜環堵低三板恰見南山露一巒悅節眞逢
花處士蕭晨兄有竹平安嘗憐夕月敧高枕每步秋光
著小冠今日尊前渾淚倒莫嫌險韻太漫汗

連夜夢

分手悽悽淚牽衣話不休花梢瓶風色柳外緊行舟兒

女歸來喜情交別後愁可憐秋雨夢夜夜卯山樓

送果亭歸昆山

江城霜淨拂征鞍楚水吳山一路看欲寄鄉書苦難徧
但逢羨故道平安

得金會公張石虹書寄答

羨從二子友皆仕教官時劍氣必騰斗珠光方孕池太
平崇肯遠　天子聖文辭同與譚經術三千較禮儀二
春秋禮記注　一星占柱史中秘冠群司先後操金管雍容
集玉堰权孫驕弟子隨會念前師撿點平生志淺惟舊
日知泉栩花紫皆獨力汁高期勿嘆名成晚千秋正兩
爲

白雞

不浴無泥淳呼來飲啄齊人群看鶴立映水似鷗栖雛
下窗初滿蛸猶月正低尋常多赤羽恥說稱侯雞

夢見

殘月排簷才嚴城鼓能拋下宵愁不寐夢見廣陵花

劉倚廣成自武陵省丈歸

洞庭紅葉落飛舞共氷花念爾扁舟過湘川水尚奔往
來鴻雁路浩蕩斗牛槎五岳吾猶未桃源信可誇

病中長至寄李濬自荊州歸寶應停舟見訪

冬至夜長天滿霜明星爛爛蠟燭光雞鳴兒女出羅拜
錦襜犀下前趨蹌或持廣飯祝長壽亦有果何隨偎偟

荒城此禮久不舉吾家腰臘猶烝嘗故人陶李忽相訪
磯邊綰卻荊州航予時敲枕苦淡悶司馬獨拜龐公牀
精鑿作壽且致語花間請佐春風觴潞女婿絲蘿成匹
中山斎垣贋秋苡當年李白郁宮錦還山自詠芙蓉裳
三杯舒共展長史脫帽踞看孫大娘詩編旋積出懷袖
剝薤兒木珍丹黃午平嚏適丁敬禮不克就正陳思王
別疏二子各與字震也蔚翮相次行與君世世作兄弟
柵州先友毋相忘盛衰生死迭漏泡仰有樹立揄揚當
如君闕世最老大發攄徐溢爲文章寒余恂悠眛講究
夙昔丞登絲竹堂兩人手學執先朽誅辭慕志何人當
世間萬事多錯迕後來離合誰能量即今行止不自得

摩崖匡阜成荒唐李前有此約復言今日値長至天道更始
無垠央向來別君三十載再三十載猶安康倘過貞白
二十歲便見思遠百歲强丁寧珍重皆可聽新詩載賦
銷宮商感君情語特眞篤使我狂態還飛揚疾呼鄰嫗
老春醬便可弗肉炊黃粱知君飲酒似飲醋此日甘飲
如沙糖少年俠事偶說及笑謔不妨兒在傍階前短檠
豈暇顧朝暾竹影已下牆同行貪路苦逼促西風漸動
搖牙檣行行且止語未足語間淸淚丸從橫人生百歲
幾慵聚壽命即短名垂長將子慎旃能勿忘丘陵常望
白雲鄉

酒間託李濬寄王幼華

昔與王司諫論文庾亮樓江聲連夜起月照萬山秋鶴
去書難寄人來轄欲投可能令阿季再得到蘄州

別季滄後

天末歸心急寒江日緩流饑烏啼客路征雁先行舟豈
少旗亭酒難消別浦愁經過栗里宅同首仲宣樓未識
因人便還能作楚游長裾須一曳終不事王侯

贈姚汝山 淳燾

近代師儒重先生經術長辭章追屈宋制義倣王唐蚤
歲金閨隱班曹書省堅回翔留鳳閣仍歷烏郎岳牧
家聲舊吳興世澤昌劒靈干鏌地公烏程人莫干山相傳吳王鑄劍處書
帶鄭玄鄉大父孝廉有康成之目銜院曾分燭掄才果擅場火山

誰得夢永鑑自涵光兩主閩試五緯方躔軫卿雲遂入房投
戈微 廟算講蕪適時康江漢恢南國風雲動大荒妖
氛消地鴈正氣燼天狼夫子持文柄諸生識義方勸成
多闕澤公論說歐陽六月參嚴雪三秋解荔裳詩書漫
漸被篙嵎解崤踰禹甸何寥廓虞峰落渺茫黃陵鷓鴣
路青艸貝鱗堂行雨愁神女雄風憶大王望衡瞻九面
聽瑟過三湘聲教通礪磧江山合莽蒼孤城原屬楚劍
地本因郭蘊務宜英傑操持必紀綱清風文瀾拔穢政
太丘臧什詩姚公德政誰與信不減昔時陳太丘根荄能無變御薅定不妨
栽培瀼雨露批擲瀕秋霜菡萏將前抓俏花其片黃郎公即鄖南
繼將志堅永靖兩王公而亨推樂易永修蔣公成紀慎端詳李叩浙公老

我藏巖壑看君立廟廊黃華如見采弭棹問滄浪

月食詞寄徐公 三首

士不知巳過州牓胡由張明鏡處暗室何以揚清光鄙
與夫子交一見一歎絕欲提方寸心中天比圓月圓月
懸中天流輝照羅幕獨翳在一宵何況青銅質寧碎百
神鑑莫損七寶光誰剜內蘇吻為我呼天閽
天閽靜迢迢織阿本高駕顧兔失清光群星忍安舍東
方有啟明揚輝不相借寡婦聲鐃悲壯兒彎弓射光復
體自然群星轉歷夜願君比明月無用過悲咤
天狗垂涎時餅餌覩明月靜久惜寒輝開奩歎長發浮
雲雖不言烏鵲若有謂何當手中巾飛去拭瑤闕

不得因兒書

總月青燈炊愁多夢不幽故交書到少懷抱見何繇我
念江東好君憐楚塞游春風五兩便莫不過林陬

讀東皋八十自壽詩步八韻增四

東皋神仙流行年始八十看花不拄杖健犢兎莫及書
淫破萬卷錦囊富篇什前輩勝幾許後生可徐汁彭澤
晚挂冠京雒蚤請急娛情自肥遯出險忘坎習抗秩收
幾何歸閒樂昀隰大笑東方生金門苦羞澀題詩起自
祝枯韻義難襲持觴欲登堂風雪不堪笠願君躋上壽
春酒歲必執正復如我詩數字有廿

送方濟還甯明山

石逕入窈窕回巒知幾重雪高松際丸烏下午時鍾斷碣無人讀空廊有鹿蹤題詩向厓壁長倚白雲封劫火不能燒空山長泬寥寺名遺舊志鍾欵認前朝寺以山名之于帖踏雪迷歸路隨緣嬾挂瓢獨餘雙艸屨留向杖頭挑

歲除

入冬多病塞門居昔日猶杜門見江淹賦艸艸流光逼歲除老怯耐寒人耐雪春風須待一旬餘新歲正月十一日立春

白茅堂集卷之二十五終

白茅堂集卷之二十六目錄

丙寅康熙二十五年

雷雨

書贈徐公子

送王擔人還朝

題了猷齋

寄題宵熱巖墅五咏

天語樓

平野堂

耕古居

含佛閣

覆花軒

雷雨曉起

夜飲問卿山

送蔣京少歸陽羨

江棹

初暑

林檎

五日廢苑龍舟

雨後得月

讀安陸郡司馬張夏鍾母陳太安人行狀時司馬

註誤赦後猶以交代覊留詩以慰之

懷卿山

讀定山堂甲申存稾痛哭之餘起書二律二首

過梵宮見閣古古遺詩四首

輓王山長二首

題友人湖居

望江外雷雨

雨散

采蓮女

烟墩

大赦

六月苦旱寄徐公

七夕前三日

病中見月

瘧七十日詭儱閉厥亟久矣李因兄自高觀貢卿山先生書藥至枕上執手涕泗橫流次日寒熱又大至少退口占呈因兄權懈卿翁

口占題青溪老人秋山圖未成句

白茅堂集目錄卷之二十六終

白茅堂集卷之二十六

丙寅 康熙二十五年

元旦試筆

龍集康熙廿五年九州萬國戴堯天聖人自奏雲門曲
父老齊分大酺錢春入江湖真浩蕩興深魚鳥倍流連
浮生甲子初加六得際升平是散仙

江泊大雪

一雪照四野荒林纔小舟竟無沽酒處十里是黄州

元夕

幾載逢佳節閒閒頗寂寥今年樂事異漁火作元宵

元夕後一日至東山小隱

夢中能識路別後少新詩賓客來還幾亭臺亦稍移春
寒凝碧艸細雨潤花枝歌舞追元夕牢騷憶舊時西閣
殘雪在東閣小梅遲三月多鶯燕相期問酒旗

夜大雪霰 四首

拊缶狂吟酒態生閉門十日廢逢迎不知東郭高人屐
何事泜泜踏雪行

江城雪霰連十日肩玉拋珠損化工獨有斯陽老詞客
下簾謝客詠春蟲 予舊有淝腮疑落葉模火亂春蟲之句最爲子星所賞

芰荷得水珍珠濺瀑布懸巖淝沫能似勸幽人蚤安臥
時時穿孔打銀燈

多年布被冷如鐵夜長獨穪如嬰孩丞問風流卯山老
新詩紅燭對誰裁

與卯山談鬼

兩間河獄總英靈莫道天人事杳冥不向君王見前席
閒來說與長公聽

送幼鐵奧遊

汝今在海行我夢已先到蠻烟瘴雨地風氣若不好飯
粉枕榔件休聽珊瑚鳥 山呼本名 滑滑時一聲應思故鄉道
紙舟一拳手此別姝艸艸山川卯與僻佹偉足幽討東
與萬里路回棹須及蚤愛惜千金軀遠遊深自保

久雪初晴同毛會侯飲徐電發寓齋出盤情本事
詩讀竟夜

春風新晴美人面況有良朋共清讌屋角參旗寶炬銷
城頭更鼓明星見徐郎兩卷本事詩消得毛生一解頤
阿婆三五曾塗抹背憶江南盤冶時

電發楓江垂釣圖

淺水輕舟不繫時竹竿籊籊手親持鯉魚尺半誰甘得
跳雨翔風我自知

山風颯颯動岩阿水面風來念念波水底有魚潛汎息
不貪君餌待如何

三泖湖邊鱸鱖肥漁洋山下鷺鷗飛披衣便乘魚須笏
留著緡竿插釣磯

洞庭三萬六千頃漁鼓山歌盧荻風知君身在巖廊上

心住五湖東復東

次電發東園漫興韻

購來十畝閒閒地花樹魚波次第成最是主人無俗事
一犁新雨看春耕
未過寒食起新烟幾樹梅花暈楚天何必習家池上好
春城人上木蘭船
輭艸行過屐齒輕不須虎落借柴荊故人日日閒來往
花外何妨少送迎
未見飛英點碧苔晚梅初報一枝開花間但許佳人到
明月還應載酒來
漫道山村隔城郭不知城郭有山村田家一自風流甚

漉酒花前倒大盆
賜青幸有兩人同不負深紅與淺紅明日借來還未晚
滿簪花護帽簷風

晚梅下同會侯次卿山韻

靈谷千株同雪積鄧峰萬樹與雲平別來十載勞魂夢
看到江城但棘荊昨夜澹烟猶蓓蕾今朝風日正晴明
高觀樓下枝枝發恰對天涯老弟兄

為毛會侯題雲林卷子

清風吹谷山落日下秋水幽人識公符其意倘佯圖畫裏
展卷見倪迂題詩報毛子

湧月臺在上三大字在黃鶴樓石刻侍曾孟德書汲也

不見卻月戍鮑明遠詩頁下見城岸曹公卻月戍虛佇湧月臺月來照石
鏡月公聽春苔有客攜樽至何人吹笛來浮雲無處所
嘗傷大江隈

望長春寺前後桃花次韻

翠嶺斗絕一千尺開到緋桃第幾層簾下每來呼酒客
寮邊時喚茶僧春城夜起迎朝旭夜雨虹生隔院燈
正見楚人攜冷盒游燕新買出江燈游盒俗名桃花盒有賽

高觀山再看桃花次韻

得時山下賞桃翁曾見山桃幾度紅鹿苑當年圖寢地
兔葵今日楚王宮正宜細雨門深閉不是看花客莫通
惆悵郊原春色賤小開樊折惱村童

春分前一夜風雨始雷電枕上讀卿山約來日候
桃花詩

江門電影落春際始聞雷燭燒作過半參差花盡開詩
成燒燭看與劇許誰陪恐損天桃色東風百尺臺

風雨甚念雪臺上桃花

石城山上石城翁種出桃花別樣紅聞公荒無梁苑艸
慣來風雨梵王宮河橋乳燕泥初重柳巷新鶯語乍通
為要平安問消息頻教脊磴乞兒童

月下聞笛見雁行

山色遙江城江光入夜明新蟾晴更小歸雁夜無聲作
客三春莫誰家一笛橫高樓有桃李飄落不勝情

爲軒前牡丹奏樂催粧

江城牡丹大難得徐家亭子慣栽培春陰護葉滋滋長
曉日催花緩緩開椀掠漢宮晏粧重光輝隋苑綺紈栽
房櫳妝出非容易絲管須教得得催

清明日和卯山韻

今朝清明美風日郊原幾處踏歌行桃花滿地苔猶濕
柳絮垂條放未成亂後乍逢新士女老來多興是浮生
珊瑚寶玦王孫地認取花宮舊郢城

招邀稚叔損看細雨牡丹

牡自稱號花王宜以仙姿嚴衆芳帶雨臙肢愁半濕
荷風彩袖欲輕揚朱衣咎拭何郎汗翠被如開合德香

已道藥欄張宴待衝泥莫惜紫絲障

雨中餞海棠

東園桃花太無賴一樹海棠開更緜高枝穠蕊鶯銜落
弱帶垂條蜂抱翻來往沾衣春靄霂飄颺點地月黃昏
臨風餞雨無他計日日新詞命酒樽

雨中玉蘭

玉蘭佳種來西蜀蓄蘭十尋高出羣隔歲含苞霜長養
晚春齊放日氤氳豐頤著雨啼清淚仙掌凌空攬白雲
植向階前眞愛惜謝家瓊樹可如君

步月竊聽因兄琴

綠烟夕已滅明月墮我襟花外一燈出有人彈素琴飛
揚紫霞想浩蕩江海心豈知絲桐內掩抑千萬音世無
鍾期賞誰繼幽蘭吟夜久聲亦息窅然無可尋

李廷珪墨歌

仲將墨妙不復得南唐廷珪最得名宣和以後盡北去
一鋌價重千黃金自從南內兵馬入廟市玩好紛來陳
篋中忽見潛谷拜神仙頓覩山高與陵將軍獲示我
閱世計經八百齡瓢殘兩面作圭趄下有戲海龍虎鯨
孤桐黍斷蛇腹坼膠梣（音岑本草作秦皮）豈得長堅貞何人喜
事過辟稷商金不啻九錫榮（破碎以金補之）多年珠麝色香盡
從有其質無光精古家蟾蜍寶漢代柯園鸜鵒須老阬
紫狸柔錐烏玉玦惟此二物偏空新難從易水辨眞贋

不若近代求方程（于魯君房）先朝龍香落塵空腐瓮吮舐兒
童爭李超小技賜國姓（廷珪父）金陵破後歸曹彬但兜壁
黍纍佛寺盛衰貴賤中幾更嗚呼盛衰貴賤中幾更廷
珪廷珪何足論

蘭

移根出幽谷濯葉上華堂白日照芳樹佳人閉洞房簾
櫳淡幾處細細襲衣裳

題叔損述悼詩

人間寫盡相思字地下曾無古押衙毋對春風好光彩
忽聞鸚鵡與琵琶

臨春結綺圖

龍蟠虎踞帝王州鐵鎖消沈王氣收（昌云遒言晉事）江上賀韓
方對壘閣中張孔競梳頭炎天冷剩清溪月楚塞遙橫
赤岸秋誰寫烟花入圖畫六朝金粉古今愁

望月湖

水光亂碧艸斜日照曈曨白鷺不安下懸飛明鏡中青
山四面靜烟樹兩湖通幽趣本難愜孤絣思釣翁

贈友人

五陵年少真少年驕騎白鼻春風前有心不敢下馬揖
笑㮚黃金八寶鞭

梁谿五田弟（嵗）游襄陽

未覺江東遠相逢鄂帝城雲中鴻鵠路沙外鵓鴿聲春
水蒲帆小青洲荻浪平銅鞮舊時曲忿忿若為情

觀妓

佳人出著嬌歌舞竟良宵撩得周郎顧含嚬整翠翹香
從雲髻細洒向露華消曲竟翻衣換猶持鳳管調

題坡仙杖笠著屐圖

蘇公在黃州初歷三爽食坦步隨所之郊原春艸色乘
與渡樊湖扁舟下西塞同悅訪洲老江雨忽潑墨雷嶐
蓮花頂橫潦半縣邑杖藜入春泥杜老有遺則何妨就
農家借彼屐與笠大賢服纓組衣緋勝微縲忽形名利
場安往不自得歸來與鳳栖處處留洗墨至今池旁竹
梁發點翳跡高蹤日游戲時人詎能識塵埃一[illegible]忽風

雲滿胸臆若看圖紛中想見猶龍德

桃花源圖

國家承平日何地無桃源雞鳴隱茅屋流水當柴門山
川有餘靜艸木含嬋媛兵戈一擾紊嚴穽生煩冤洞幽
積自昔世遠沈仙魂臨臨武陵上秦客今安存虛問淵
明記難信羅含言很谷繼衣顇一斧先綱後迸入善遊
世險地步田園想緑白雲外有無安足論

江源

滲雪敂已左清風亦徐回山谷新灌出泉響答江瞭淅
覺村樹遠遙指湖光開數峯落明鏡一鳥帆邀來水從
羅州轉廻抱央王臺嬌石有遺蹟孫曹安在哉

夜涼

夜涼彷不寐城上隱悲笳孤枕先知雨陰燈自弄花蟬
齋秋樹靜鵲影月痕斜未卜東籬賞今年可在家

雨至

青蜓飛艸際白鳥亂湖潮龍起雲爭道江昏雨度遲滿
收紅粒稏晚種綠莢葵孫稻須霑足秋光宵最空

秋水

秋水仍多態柴門影動搖兒童添釣瀨小徑出山樵設
網新防鼠鳴金為迎貓寬租明詔下田野更蕭條（公冬詔免）
（今年田租之半春夏水漲蛟龍四起溺人畜無算秋䲡化鼠害稻）

寄汪苕文（琬）

相見長安鬢已班歸家著述老蒼顏集賢何詩封西嶽
學士何因太碧山再晴乾坤黃卷内堯茶樓閣白雲間
東吳十載無書寄何日扁舟共往還

書顧宸杜律注解

洛陽杜甫僅漂泊身歷三朝竟可憐百歲亂離都强半
一生悲恨向誰宣虛傳魂夢吞吳句賞有風騷當史篇
遂人王沐題杜集目詩史詮苦梁溪顧修遠千秋心事與昭然

觀洞庭戰圖

銅庭門開闢九派匯其間以外疑無地中央忽有山東
南爭險阻控帶到前蠻混一前朝功澄清帝力艱戰圖
懸素壁野老損朱顏盜賊仍通寨萑苴竟往還妖氛能

不作雲物自長閒張樂何年事軒皇杳莫攀

書武進陳撿討維崧遺集 四首

憶昔雷成共倅時布衣奉　詔入彤墀珊瑚欲架不生
筆鉛槧斯燃午夜藜書舫傷離酉餞席紫髯坐對拂滾
卮己未四月君俊于十七歲閣 少微猶向江天炯恐使雲香失羽儀
落拓江湖不負春雲郎亦是可憐人君變章 鄂君繡被知
誰擁荀倩霜庭豈惜身君復悼亡 引紼龙交難見夢奔輪生
友亦宿中宛陵曾遇文康賞老眼寧知獨苦辛王文康[illegible]稱揚
聖俞三百年無此詩君于予亦云
主上端居更好文年來四海靖妖氛宸章製就常分賜
學士書成輒上聞封禪茂陵猶有待昌言長統竟何云

仲長統著昌言未成而卒 幸晉肥藻盧王體欲向蓬萊散五雲
武進文章獨儷駢宣城詩句老尤堅施閏章 君宗愧未酬
當代精爽猶能映九泉鈴閣秋風虛畫燭玉階落月冷
花磚感明孝緩今都盡頭白山中只醉眠

山齋漫興

山齋日靜漸與露迅步疎籬打二更野鼠斜緣新月影
病烏獨折枯枝聲老來詩律渾不細何貴豎子成虛名
若炊西川杜工部性耽佳句要人驚

散步

落日萬山幽空林雨氣稠藻寒魚不食雁至葉爭秋散
步如無病過鄰問歷霧盃來吾語汝消得有愁不

蟹雁

蟹肥知秋候同時出水鄉沙鳴山雨急霜落稻粗香設
皆南人便關弓北俗强乾坤少生意弱肉賞堪傷

九日雨

沙上蕭蕭雨江邊汎汎船魚蝦通小市鴻鶩喜平田令
節今無菊經霜尚禾蓮年年當此日把酒痛杯棬

香烟

明窗有焰火一炷必雙烟風定交舒卷雲委嬾折旋息
調初入靜鼻觀欲安禪幻性成生滅虛空適自然

蟋蟀 二首

秋至蟋蟀吟露重亦轉廊哉惟嬾婦驚竊略出大淚大

髙燭月冷地僻莎蕪細振羽韻悠揚㜸身矜進退相攸
橫帥能不羨金距戲蹤穴自藏機當場軒勇氣蜉蝣落
衣裳蛺蝶毀金翠重汝鯁介情霜吟得幽意
搬穴偏多怒臨門亦自威通宵鳴不息努力爾何爲弔
月寒蟬斷桉風絡緯移惟茲最感激涼露欲零時絡緯青色而身長別是螽斯之屬喜登樹鳴俗名紡絲娘舊說卽蟋蟀誤

咏三隱 二首有序

三隱者宋代蘄春人今蘄人莫能言感而詠之

吳瑛字伯仁英宗時簽判黃州以虞部員外致仕起吏部郎復起知蘄州皆不就著作失

伯仁起齋郎發書黃州守入爲虞部員挂冠方畢首臨
流獨長歎種竹還漉酒歡笑延嘉賓絕口不臧否青氈

就盜乞力田門生耦不顧尚書期賜冠狎鄰叟世遠言
亦湮著述曾不行高躅留史編微名僅身後

林敏功 敏修敏功字子仁別字松坡神宗賜號高隱處士有蒙山集有弟敏修字子來有無思集馬端臨經籍考亦載之

松坡節氣士少小負學術一舉偶見遺塞門仰弗出經
通井大春名比皇甫謐隱處非盜聲率性不就徵子來
實悉弟豹席共牀筆湮沒無思篇零落蒙山集立言旣
不朽傳後豈難必所望賢達人名山拾遺帙

咏孔稚 二首

執諒固臣節攖鋒非智人英雄本多忌瑕隙茲無因魏
公旣虎視少府非龍馴負圖卽弗附川壯終殘身志高
功不就慷慨悲元升曹操爲司空還融少府不與許偏辭傲僞及被誅習脂獨往哭撫操怒收脂欲殺而意解詔之曰元升卿故慷慨
輕時非厚德傲世實難爲嵇康有何罪鍾會必殺之上
書三千人從使忌者疑君看帶箭鶴不及負涂龜谷酉
養生論從爲達者歎鍾會論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爲物用無益于今有敗于俗今不誅無以潔清王道于是下康獄太學生三千人請之一時豪傑皆隨入獄會悉解諭散遣竟誅康

贈陳兌侯

陳君制杭詩絕倫題詩往往皆天眞卿能用汝問我汝
我汝豈能師古人少陵家學熟文選及至運筆殊清新
三唐近體變六代貞元以後無敦淳歌行七字貴磬控

慢馬斫陣方入神八家文字豈史漢甘與鹿門爲後塵
覘君用意都細斷秋毫鷹眼青瞵瞵感今論古尤正直
有若三殿垂長紳旣無曲逆飽康粃豈有君平愁賤貧
五車勸君日努力千秋宜負男兒身

湖村

湖村寒壘裏蕭瑟最愁人露重花禁蕊冬溫草更春鬧
雷魚動數晾網雁驚頻惟有垂綸客無心對水濱

魯肅灣俗稱魯媳婦灣舊有子敬廟而甘興霸廟在西六十里富池口祀祭尚盛

河干嘗歎甘興霸風節當年子敬同汗簡渺茫三國志
荒祠烟浪大江東一灣回洑千檣避兩地靈旗五夜通
香火只今偏寂莫止餘優孟述英雄雜劇中單刀會是剖湘界時事也

十月戊寅二十七日夜大雨震電

天公爺號令人事復如何十月雷霆作三春霰雪多態
態仍發鐵泛澤更揚波欲作羅浮客長途未易過

己卯日大雨震電

雷電千山雨黃雲一雁飛甕儲時起視杯酒不成揮斜
復猶難測兒童莫厭饑昔年甘旨鼓典盡少君衣

赤東湖留船歌

天寒木落湖不波千罾夜哺來江沱流澌赴逕迅竹節
一夕沙棠迆坡陀漁師高唱依艇出似聽軍令移咸歌
大船賈男小船從禮行醜貌穿兩蹊渴鳥俯仰烟浪動
漸見行列盤彎彎鄉聲四合駭鵝鷺誰桌一起驚飛鷗

老魚竄急反擲出鱊鱅水面先遭羅網紉目密絓白小
鮹鰍萬一逃䅘窠常年十月輒斯舉有若火獵燔秋柯
江湖盛漲接淌流寧識小大居無何澤民窮困拾殘食
未要好生陸沴和先生來覩亦偶爾能答且作留船歌

答田餘庵慶年

章家昔日好花樹今向田家庭內栽薄游神交如我老
美陽文運待君開九流四庫同天祿萬簽千峯藍斗魁
率土車書尊一統　聖朝仍變楚多才

答謝田宣慰

里鼓山川千八百忽傳芳訊出荊州美人貽我特珍重
文采如公誰匹儔杜甫苦辭錦鯉段李邕義取珊瑚鉤

報君媿之青玉案佳句倘賡須再訓

四季薔薇

秋薔名月季歲晚發春花香色寒天短枝條細影加青
蟲仍化蝶銀跡尚留蝸霜雪休欺得庭梅莫漫誇

太息

氣因愁病短太息轉能長夫子亦何歎浮生空自傷百
年如過鳥岐路悵亡羊頭上蕭蕭髮依劉也不妨粵吳遊岀
未果將往東山

臘月十七日乘風二百四十里舟中作

歲盡復爲客書來促我行乍遙爭馬力帆疾助江聲春
遍風沙起天寒雁鶩橫未知垂老趣得遂故人情

歲事無關我扁舟覺日長榜人時問答江色半昏黃手
冷撥香灰爐存尗酒漿漸難飛動意慚媿鬢毛蒼

是夜月

二更殘月上五兩尚孤征墜浪迎船白疏星迫地明山
容無雪意戌角已春聲自喜囊中淨荒江率意行

昔丁肋庵垂釣圖

曼倩文章滿屬車長卿退著茂陵書聞君曾作東巡賦
只在秋江把釣餘

成仲謙饋千谷二節使載酒過東山招同錢飲光
方輿三觀陳多演劇欠飲光韻

性峯百尺卯山臺衛雪今年兩度來豈意歲寒逢老友

罷金門謁師（尚璽曾奉詔撰琴曲有百篇師五建皇極大風垓下諸操）咄哉稚子智
竟薙難陀髮世出世間事妻琴豈膠葛姤問金鏡論使
我塵翳豁浩蕩雲水寬石頭路非滑公公莫相思南山
富薇蕨

千谷招同諸公盛集開遠堂分咏

纈屏繡幕春雲凝殘月疎星照不入君侯愛客砂堂開
南皮北海皆奇才鬱金酒釀來萬里（紅毛國釀）中山洞庭何
有哉袁公不妄通賓客不是知名見不得七盤妙舞歌
錦茵四挂冰弦鳴絡索六街已寂燈火收庭燎客散嘶
驊騮兒童見月舞空手春女蹋歌猶夜遊太平盛事久
不舉朱門酒肉徒尊俎置郵遠有鄭莊賢投轄真逢孟

公主阿多一曲勝秦青唱罷玲瓏醉復醒諸君莫漫誇
雄筆樂語風流亦可聽（優人致詞日樂語）

讀丁澹汝問山集喜贈

玉蘭未白護艸青百舌喚起黃鸝醒閉關十日不迎客
奇文一卷堪屏營閩山萬里海天闊丕釐栟櫚鍾英靈
廣儀鄴下寬才藻近日復數溫陵丁嗚呼大雅久不作
對此心神動磅礴胸盤元氣謝琱鐫思入風雲恣擲擢
公家甲第韋杜同一門三鳳鳴河東流傳爭頌機雲美
倡和難分軾轍工軺車往往勤油素聾舞悲歌皆有故
篇終意愜心自知格力冐被時人誤白頭慵容坐盱衡
一臥山中四十春豈知鼇坫紛趨後尚有泉江舊典型

送丁助庵游衡嶽

天地大文神禹碑蝌蚪肥蝸蟲形模奇君今往讀[illegible]
恐有怪物驚蛟螭芳艸鷓鴣迎客路晚春洞庭[illegible]
名山到處題應徧嶽麓真添[illegible]詩

再題助庵[illegible]日卽送其游南嶽

昔我經過富春路曾到嚴陵釣魚處清光七里啼子規
兩岸紅飛合歡樹江山不見披裘人雲溪更想張元真
畫圖彷彿者誰子就中面目如相親建安才調丁儀是
眼底名流疇似爾賦成擬獻蓬萊宮琴聲撞碎咸陽市
扁舟冐作武昌遊弔古投詩鸚鵡洲觀君五嶽起方寸
何事一水垂綸釣朱陵紫蓋杳何許洞庭濤沫吹如雨

翩翩倘遇魏夫人滄浪更不尋漁父

鵑山望桃柳

春城過雨柳齊牙弱綠參差俯萬家半醉沿山鐙屐齒
紅從斜日看桃花
桃花淺處暖雲浮陌樹紅粧倚翠樓正是瀟湘春色好
明朝欲買洞庭舟

題李相如恕

老子猶龍後神仙有鄭侯異人非不見吾道豈難諶太
古山川在隨方杖屨留白衣與蒼狗往事總雲浮

和諭庵山陰寒溪十咏原韻

瀑脊橋

昇觀常聞瀑布香澹烟流水護雲房溪邊略勺無多大
看作天台小石梁

寒溪

萬松深處講經臺彌勒樓門面面開白石亂從雲外落
紅泉又自硤邊來

蓮池

遠公飛錫大江邊偏向峯顛種白蓮五色車輪非實相
須從華界認金仙

風篁逕

護持錦褓長千竿入逕清飇冷冷寒穉筍遠籬帘謝豹
不愁野鹿夜銜殘

龍潭

百尺寒湫湛不流不知春夏但知秋道人莫作荊南夢
已定山河十二州輪公于兵興時寓澧州龍潭原吼及之

桂月堂

澄輝如鏡印寒泉老兎迷離不記年曾展清光供七佛
一輪又落艸堂前

分雲館

半崖中斷東斜驃騣鏈流聲靜裡閒坐下不須師象猛
老僧與到欲騎雲

堆藍室

不敲鐘磬六時閒爲愛春雲夜竹關無數峯尖爭洏没

念珠落却數青山

聽虎軒

長松餘地即柴荊領取寒溪乳虎聲寄語躶身諸學子
橫擔柳標不須驚

響閣

龍蛇萬樹銜蒼烟不盡潮聲大海連自把鐵頭尋善地
開山不待給孤錢

輸公遊大理後歸寒溪用梁玉立韻送之

萬里天西阿耨河一枝卬杖逐經過摩醯自具三伊相
哥匿何妨兩鬢皤楚水瀟湘雲物幻越山風雨海潮多
十年收拾歸瓶盋此夻安禪老薜蘿

題程子猷書

野水浮秋空絕壁入雲盃蕭蕭枯荻風波聲在孤樹
達底無他物中藏老瓦盆寒魚宿何處斜日透蘆根

書王黃湄遺集

斯人歸厚地吾道失長城把鏡頭顱老遺詩涕淚盈百
年纔強半七卷畢生平小別猶相怨其如永訣情黃湄詩僅七卷有坐黃鶴樓待予不至云蘄州大了吾所敬如何杖屨背相違

春分後一夜雷電通曉竟不雨

震電江門大峯頭雨更無倒衣驚旅客占候惑潛夫曙
色穿花白山光帶露濡相巢新燕子著意掠平蕪

春夜雨六詠和因兄

疎星雨

燐螢沒西浦急雨來峯頭寒星光上下添却水中涵

夢破雨

枕簟乍驚回無人堪說與階前滴瀝聽似共山翁語

鵑月雨

正愛空山靜清光叫子規誰教玉鏡溼紅淚滴花枝

簷花雨

細細落簷花沈沈動春酌疑有故人來青缸發紅萼

佛燈雨

林閒山猨嘯安禪坐未成空堂龍氣入自起炷長明

山木雨

蹋蹋春燈外殘殘樹杪來楓人一尺長昨夜有輕雷

贈王琴伯 梓

王郎㚘我示新詩讀罷持觴喜捋髭蹋屐妨勞風雨閒

賞花多在杏桃時薊門自失論文友王黄翁溼石猶存老

故知李叱騷二子皆王鄉人我有扁舟洞庭興愁看春艸燕參池

雷雨

疏簷雨腳雷聲息水際晨光始動蛙山閣陰陰飛乳燕

江城簌簌落桃花戰爭功伐將軍大貪賀朝廷寵數加

父老頻思垂拱治都忘帝力事桑麻

寄贈徐公子

天上麒麟[illegible]中臥一[illegible]食細帙養不戀錦韉鮮進

學思韓愈十齡似馬遷喜拈新綵筆初坐[illegible]青[illegible]

通家訪書屏世訓傳風塵開道路老眼看騰騫

送王擔人還朝

送子長安三月行春風祖帳動江城緋桃激激霑猶濕

弱柳垂垂絮未成裴楷清通終僕射山濤先後鈐詮衡

聖朝治理須賢急好為蒼生礪濯纓

題于獻畫

桃花漸合皆白雲白雲漸合青山分桃花源水在何處

空天一片青氤氳

寄題曾熟巖墅五咏

天語樓

百尺起嶙峋連雲繡桷新簾前轉河漢簷際病星辰露

布西黄閣奎章下紫宸海天晴眺處萬里落烟塵

平野堂

一岫名鳥目三江吞白沙虛空迷震澤雲氣隱楞伽戶

牖栽丹藥笙歌出絳紗平山與綠野瀟灑更何加

耕古居

勞躬非負耒萬頃硯田寬自製烏皮几私修鵝尾冠帶

經鋤亦拙挂角讀何難書籍幽時曬安君靜處看

飯佛閣

自閉六時關逃禪亦未閒聽潮知海汛唱梵諳漁山露

下垂珠絡雲升象寶邊欲參彌勒義只在閣門間

覆花軒

芊眠分小苑曲屈隱芳叢絲管催春急簫鼓以客同芳容入盤鏡迴影過簾櫳折贈九珍惜粧樓候曉風

雷雨曉起

雷雨一宵足鳴泉響翠微頹雲留向曙返渐落餘霏入望花無幾黏天艸漸肥正愁行不得杜宇遶人飛

夜飲問卿山

亂蛙鳴似雨剪燭二更初爛醉猶呼酒問公正讀書江天漁火暗花氣晚風疎定有驚人句羈愁一破除

送將京少歸陽羨

短燭未見跋明月已在西今宵愴離別坐到里門雞杜

宇叫濃綠參差催柔犁老夫速歸去公餘酒正堪提

江樓

岸柳行行送江雲片片迎半洲凍雨過前路晚凉生波細漁郎晉山遶鷗影明揚舲無俗韻蘆荻受風聲

初暑

暑林川氣橫幽禽弄秋聲茅屋日初上荒村烟乍平炎炎及亭午雷雨動空城畦水今春足山山鵓鴣鳴

林檎

園中林檎好顏色海棠頻婆同臨姿從來尤物易遭妒況復疏垣難護持鄰女偷拈花密處癡兒生摘果垂時歸來邀樹看濃綠幾丸落落剩高枝

五日廢苑龍舟

荆王在昔鬬繁華綵女裁綃作面紗十里香輪連寶馬三條樓閣雜烟花可憐梁苑生荒艸空弔吳宮有暮雅今日龍舟廢池裏不勝清淚落胡笳

雨後得月

昨夕照何處今宵臨酒杯清輝閱萬古與我暫徘徊歸鳥影中度孤雲江外來懷人對河漢悵望楚王臺

讀安陸郡司馬張夏鐘母陳太安人行狀時司馬註誤赦後猶以交代羈留詩以慰之

兵火遥憐靖八闉板輿何意失艮辰麻衣司馬他鄉淚岐路亾羊宦海身酒釁刼金問孝婦辭償述慈親

著書幸有名山葉下報重泉斷織人太安人男令元對時有人藏金酒罌中以愧卹勸勿曰太安人不可易曰不有孝婦何以成吾廉名其人責讓而歸之夏鐘初令清源廉謹所致惟前荷蕭張太安人喜曰只此足甘旨嘗教爲政之餘著述藏名山可也

懷卿山

去年擬作羊城遊山川人事成阻修卿山老人勸我住挐舟促返寒江頭是時風雪正改歲廵悔一笑消離憂通家兒女出羅坐潑醅瀲盃爭獻酬椒槃上日堆粉務畫鼓午夜撾燈毬蚕春冰霰迴十日櫻萼瓊玉搯雙眸穠花作檻待淑景開尊落月高簾鉤折風翠尾燕剪瀲跳雨綠傷鶯簪流山西女兒態回轉娛客佑舞揚清謳一聲飛上九天去弱縷細穿車子喉鳳箋鸞扇不仃醉

錦牋麗製紛相投苦留行李善爲樂漸見靡艸枯芳洲
洞庭惡浪不可渡况乃萬里尋羅浮呼兒造都[illegible]樹[illegible]
自消旅食輸扁舟我困真空索竪石公負[illegible]見[illegible]河灰
沈吟對酒惱何益且用痛飲爲身謀獨憐[illegible]嫂[illegible]白髮
連雞薄俗誓乾餱還家仰屋無朋儔炎熇[illegible][illegible]江樓
黃金但董五侯第黃讒自急朱門騶與公同[illegible]金五嶽
何物敗意孤千秋眼前謠詠不足行脚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難周
嗚呼男兒一人知已可無恨卯今世態全悠悠

讀定山堂甲申存稾痛哭之餘忍書二律

痛昔孤臣已出亡江東黨藉蔚羅張狂歌讔語堪吞舌
褦帽亡鞋尚呆剁靈武旌旗消息斷長安咫尺灞陵荒

千秋此案憑誰判問取懷寧與貴陽公以不屈賊拷掠甚毒劍少瘳脫身南還中道罣名逆黨哀感北弃第六句用桓溫不過灞水事

其二

青原禪老歸雙樹白髮尚書返道山九地相逢應慟哭
二京遺恨莫追攀翠華龍馭風雲散碧艸駝眠歲月閒
往事豈堪重憶說獨餘野客淚潺湲癸卯予有追和公憶方密之詩四首

○烈皇帝陵名翠微山

過梵宮見闕古古遺詩

海内何人闕古古江湖放跡一馱頑赦前大索曾藏壁
老難亡命蚤度關命[illegible]名曳杖渾忘垂白髮橫刀毋自看
青山詩篇百卷雖零落浩氣常留天地間爾梅奉赦因冀端毅之請

其二

思君昔日過蘄春髮剪頭陀七尺身蕭寺暫依因待我
酒樓高嘯爲懷人何顚游說眞名士張儉還鄉豈逸民
不有平生最知己乾坤容汝舊逋臣辛卯古古過蘄垂訪時予在梅川古古止該長益寓待四日不至而後厺初端毅公之請赦又長益密說之

其三

一枝禪杖鐵爲龍幾輛亡鞵老自供跋涉萬山原叟炊
關河廿載未消烽朝廷寬大恩隨放司寇條章早上封
千古英雄滿襟淚哀鳴聽入六朝鐘

其四

怪爾曾爲溧相師崚譚制舉有何奇至今江表生徒輩

不解河汾教授時盤劍養牛同日賜錢氈撒發暮年悲
艸間生活非公意誰取遺編續楚辭予弱冠與溧陽相國論文以留侯郎侯聯予而楙國內終悲夫

輓王山長岱

教授除官惟百里簿書澄海歷三年與民清靜王蔡雨
老友神傷顧彥先敝廬欲開愁點鬼玉棺雖下未爲仙
文章政勣能如汝實許聲名後代傳

過友人湖居

綠樹倒明鏡清波搖短扉白鷗如紫燕日日掠簷飛新
楓佳人臂幾荷獺女衣有時高咏罷雲雨過湘妃

望江外雷雨

亭午雲峯失翠微千巖萬壑鬱炎威肯天急雨翻盆過
白晝驕龍挾子飛劈歷楚王臺畔路漂搖神女日邊衣
誰能宋玉高唐賦注目空江倚釣磯

雨散

暮靄依山盡千峯斂夕陽星辰自位置雷雨故何方艸
露月明上蟬聲風引長西畦有良稻時雜芰荷香

采蓮女

朝炊白蘋上暮飯青荷底口輔蓮花香知儂食蓮子

烟墩

江堡孫吳制烟墩立井幹陰肯通警急晴色報平安開
國關梁有乘危盜賊幾番仍抛鼓角風雨壞旌竿新戍
依稀設沿厓守望單書愁虛列戟此輩轉撥九甌脫空
寥地干輙執柝難得開太平世萬里盡安瀾沿江燧火始孫權自西陵至建康一日而達今墩皁有存者順治末嘗復置之

大赦

不雨自正月奇災開北平天心本仁愛　帝德廣流行
番馬非無警管子見弘羊豈足烹聖朝資爕理經國問匡
衡

六月苦旱寄徐公

赤熛怒銜火龍乘入夜星球落如斗自春雪霰淫霖多
漂廬殺畜蛟鼉吼夏至不雨四十日何至枯焦到稂莠
山中羣盜白晝出臧筥負筐形赤醜五月以前直北旱

聖人齋宮滚自咎皇天倒運銀河流却向南方移雨
府開放下後北雨霑足老夫食指歲益增負郭磽确才百畮三旬
九食平常事昨復連朝斷箕帚西鄰老僧許借我腰鐮
下田如割韭春成玉屑不成粒輸金作廩餘作粿觸情
不學王修齡世上仍無謝仁祖豈惟世上少仁祖貴負
到門搯兩肘一飯不報非英雄怨毒于人亦難有故人
遠居五百里幾欲寄書恥開口君不見臨淮不啻居巢
貧當前慷慨指一囷恐公歸詠江南春腐儒仍為饑餓
人

七夕前三日

大星明復滅雨氣動今宵已見銀河沒先妄赤菅消荷
陰魚出食梁熱燕離巢牛女年年事千秋未解嘲

病中見月

明月背病客偏照池前樹鶺鴒知我心啼聲但求昭

瘧七十日詎能閃厥垂死矣李因兄自高觀貸卵
山先生書藥至枕上執手涕泗橫流次日寒熱
又大至少退口占呈因兄權斛卯翁

故人書到魂蘇後生死交情涕淚中四大七旬投水火
英靈一綫返剛風未知青鏡從今改且喜丹砂濟老翁
廿載白頭成久約向禽五獄定相同

口占題青溪老人秋山圖未成句

老人家在青溪住繞屋青溪萬章樹有時曳杖看青山

寫入秋風輞川句

白茅堂集卷之二十六終

白茅堂集卷之二十七目錄

蘄州顧景星黄公著

男昌編輯挍錄　暢　昌　晨　曆　昭　昔　昱仝挍

白茅堂集卷之二十七目錄終

白茅堂集卷之二十七

奏疏

敬呈四事疏

湖廣黃州府蘄州貢生顧景星謹奏爲敬陳四事以張
神武以光聖德疏臣於九月初四日禮部侍郎署尚書
臣管紹寧提督學政監察御史今陞太僕寺少卿臣陳
良弼奉　旨試臣南北直隸七省貢生第一十一日到
部本月初二日武英殿廷試訖者臣伏讀　上諭民間
利弊許大小衙門舉貢監生員陳奏來看伏惟　皇帝
陛下神聖龍飛中外具瞻幽明屬望綱維既立節目徐
舉如臣分位何敢僇言然臣既以流寓蒙　恩試拔不

忍上負　陛下敢昧萬死竊謂閫左利弊猶緩朝廷利
弊宜先謹繹旬日列四事於左伏惟　陛下詳覧焉臣
景星皇恐死罪頓首言其一曰車駕宜駐淮以張國勢
陛下承運即位南都海內仰戴爲神人主然以　先
帝臨之則　陛下臣也三月之變書契以來所未有臣
子所不共戴天閫內外義師合起已破賊關中爲　先
帝復讐而江南不聞出一旅加一矢將來何辭以對義
師乎況今死賊遊魂苟存旦夕非如前日豨突豨勇不
可制也其逸入楚境者蝎面累創掠野剽食不過寧南
侯偏裨力可盡勦臣竊謂　陛下宜駐蹕於淮大集將
吏蒐乘補卒聲言討賊而實不動降艮玉顧書懸厚賞

使大江之中羽節相望牛酒日至獻馘執俘內鼓軍愾
外借聲援用兵大計無逾此者　陛下豈可坐失機會
阻海內忠義之心乎夫人情孰不惡勞喜逸雖賢聖不
免然堅於圖功勇於改過故棄膚寢之情而成非常之
功昔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齊桓公妻以宗女有馬二十
乘公子安之無返國意趙衰咎犯乃醉公子載以行漢
高入咸陽封秦苑囿府庫還軍灞上故重耳卒伯諸侯
而漢高奄有天下　陛下自五月即位以來安居宮禁
將謂萬乘至尊不宜輕動而長江天塹恃以無虞乎臣
前於七月初十日仰見禮部恭上武英殿御座是時天
氣晴朗忽有黑雲自西北來猋風堀堁霹靂擊碎大中

橋居民屋瓦震二人蒞天以警　陛下欲　陛下號令
征伐如天之有風雷也八月丙辰朔日食張十一度五
十七秒分野爲中州　陛下龍潛之地天之示警亦云
甚矣伏望　陛下念已往之失圖將來之成聚奮一幸
中外改觀臣故謂　陛下宜駐淮以張國勢者此也其
二曰宜罷大工等役　高皇帝定鼎應天闕廷制度務
哉壯麗誠使後世無有復加　陛下龍飛武英乾清首
行修葺其餘宮殿宜在所緩而大工繁興耗散軍餉臣
謂不可以已乎當國恥未雪正　陛下臥薪吮膽之時
而非修未央宮之日也臣前廷試時見匠作數百人從
東華門入每十人執一小旗爲小隊百人一大旗爲大

隊自日出行已刻乃盡須史之間轟豗築削喧嘩邪許
聞於國中曾不三時復引隊出自日入行黃昏乃盡臣
竊大懼夫雜作之徒多四方乞匄工部傭僱而來而無
賴子弟妄行保結今逋寇未殲輦轂之下尚多反側設
此輩有覬覦宮門筦鑰者　陛下將何以制之乎且遠
近聞之必謂　陛下安江南無恢復意臣謂宜罷大工
等役者此也三曰宜停大昏禮夫大昏萬世之嗣也以
承宗廟以母儀天下顧不重乎故訪有德而後聘六禮
而後備奩見而後迎廟見而後正位蓋慎之又慎也
陛下自五月登極七月即勅禮部選在京內外良家子
送掖廷親選民間訛傳中貴且出都城暨淮揚不問門

第少壯爭相嫁娶以近傳遠將謂　陛下何如主乎且
陛下大典所關不更有急於此者海內義士枕戈待
命義不顧家此令一行衆必解體況今宮中給侍有人
矣御物粗備矣　陛下自謂較龍潛時何若也較五六
月時又何若也昔孫權以妹嫁昭烈作珍珠步幛欲嚇
昭烈昭烈卒不留意竟取幛鉤銅鑄錢以充國用唐太
宗時隋通事舍人鄭仁基女容色絕世文德皇后聘爲
充華魏徵言女已許人太宗大驚廷臣或言未字太宗
竟從徵諫痛自刻責以女還鄭　陛下聰明勇斷遠邁
前古臣下不能仰體致此譌傳風聞一播奈　陛下何
且　陛下今日丁　先帝之變則在衰禮國方用兵則

在軍旅軍變之中皆無昏禮伏願　陛下熟思之四曰斟酌將相臣聞國有將相勢有內外權有重輕臣輕君重則安外重君輕臣重則安內重外重漢文帝於周亞夫是也內重唐肅宗於藩鎮是也今不可不內重則矣臣竊見興平伯高傑等各擁外重之勢而閣臣史可法出鎮揚州分扣存缺入饋資咨步兵不滿二千掾吏幾於百六日與傑等議倘和事易曰剝牀以膚又曰履霜堅冰至　陛下謂諸鎮之力僅能廹脅一宰相而已乎此外重之弊也臣愚謂興平伯寧南侯宜稍稍調置昔宋南渡諸將各雄視汪藻疏言劉光世距賊數十里若不相知偃然宴飲張俊自明州引兵至溫道路一空韓

世忠掃鎮江儲資盡裝海舶焚城郭爲逃遁計至秀州放兵四掠執縛縣宰以取錢粮辰翰召之三四而不至元夕取民間子女張燈高會用古法皆當誅然不可盡誅也莫若擇有威望一人盡護其軍雖朝廷親軍亦聽節制據藻斯言張韓所爲略同今日然史稱南宋功臣必曰張韓劉岳何者待之得術節制得宜也劉光世或屯鎮江池州太平韓世忠或屯湖北武昌九江江陰岳飛或屯湖南宜興蔣山位雖藩鎮聽調立功將無分疆兵不戀土爭地之患何繇而生臣故謂宜如汪藻計委重相權相重則內重當令何者一軍俾可法自將與諸將掎角相宜應接韓信稱漢高善於將將　陛下正將將之時矣且今江北諸將反戈鬪爭非維楊一城乎陛下誠能繇楊駐淮犒立行殿是　陛下六飛清蹕之地孰敢復爭太阿指揮移屯進取孰敢不服離如晨星聯若首尾孰敢復離所謂將將莫如此者伏願　陛下熟計之以上四事　朝廷重計非臣分位所當言草莽微賤不識忌諱昧死上言　陛下不以人廢言臣死且不朽爲此具本親齎甘冒斧鑕伏候　聖旨　自爲字起至齋字止計若干字紙二張　右謹奏聞　崇禎十七年十月十一日某臣某疏

上書

代南京太學生上閣部議　大行皇帝廟號書 崇禎

十七年六月戊午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紹天繹道剛明恪儉揆文奮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廟號思宗　明皇后曰孝節貞肅淵恭莊毅奉天靖聖烈皇后初禮部議乾宗毅宗　閣臣定思宗部臣更議正宗毅宗　詔用閣議至是忻城伯趙之龍用是書請改正閣臣高弘圖執之弘光元年二月署禮部管紹寧申請更號毅宗〇大清謚懷宗端皇帝莊烈愍皇帝陵曰思陵

伏聞相公閣下議　大行皇帝尊謚曰紹天繹道剛明恪儉揆文奮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廟號思宗生等私議竊有未安謚法曰道德純一曰思大省兆民曰思外內思索曰思念終如始曰思謀慮不僭曰思追悔前過曰思以前四者則未盡以後二者則不安昔周哀王弟叔襲殺哀王自立少隗又殺叔襲謚曰思漢東平王宇犯

法僞言改悔謚曰愍漢後主卒魏謚安樂思公北魏沍
跋弗文謚愍皇帝金閔宗爲忽土阿里出虎所殺陵曰
愍陵宋高忠仇陵曰愍陵其在后妃如衛子夫巫蠱事
自殺謚曰愍晉恭帝禪位被弑后褚氏崩於宋謚曰愍
凡此多示之貶辭　本朝代惠王長子以武邑王坐法
謚曰愍　世宗皇帝第八子均王殤謚曰愍凡此或坐
法或愍殤也　大行皇帝紹天御宇十有七年勤求乂
安身殉社稷普天異痛謚之以愍殆臣子所不忍聞今
在京太學生百三十有七人目眯詣闕陳請伏惟閣下
酌而更奏之生等死罪皇恐頓首上

議

建文皇帝景皇帝廟號議崇禎十七年夏議復懿文太子謚興宗孝康皇帝　常妃曰孝康皇后上建文君謚曰嗣天章道誠懿淵恭覲文揚武克仁篤孝讓皇帝廟號惠宗　馬后曰孝愍溫貞哲睿肅烈襄天弼聖讓皇后　景皇帝謚曰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顯德崇孝景皇帝廟號代宗汪后曰孝淵肅懿貞惠安和輔天恭聖景皇后六月乙亥遂頒告天下

崇禎十七年六月禮臣請上　建文君　景皇帝尊謚廟號議　建文帝爲惠宗　景皇帝爲代宗草奏臣顧景星私議曰臣按周禮天子謚太師率瞽而廞作匱謚瞽矇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太史大喪遣之日讀誄太師誦詩者以其美惡考之於民也太史讀誄者因其陰陽稱之以天也臣子莫不欲褒其君親然而必考之民而稱以天故於南郊明不敢欺天負民也則謚非子孫所得私也謚也者所以章前王勞役稱也記曰王者祖有功宗有德祖與宗者功德之至也漢景帝元年丞相申屠嘉議功莫高於高祖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德莫盛於孝文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宣帝特復詔以武帝有功德宜尊爲世宗立廟樂群臣議廷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夷廣土之功然多殺士卒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畜積至今未復無功德於民不宜如詔書獻帝時蔡邕又建議曰漢承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古禮至孝元之朝康衡貢禹始建大議

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爲宗不朽孝宣尊崇孝武爲世宗夏侯勝執議不應爲宗至孝成皇帝時議猶不定古人不敢私其君父如此其至也光武中興廟稱世祖孝明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至孝烝烝廟稱肅宗比方前世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臣下懦弱莫能執夏侯之直臣愚以爲孝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宜省去邕之持議復如此劉歆亦以爲天子七廟常數也稱宗變數也苟有功德則宗之如殷太甲則曰太宗太戊則曰中宗武丁則曰高宗是三君者有功德故稱宗初無常數以三說考之帝必稱宗已爲衰漢之亾禮然而詞體之

君褒崇至親若不得已故自漢至今行之至於勢有不能禮所不可今日追宗懿文太子建景二帝是矣懿文已有議之者矣　建文仁柔無功德不可云悪　景皇帝當已已之禍王室將危賴帝持之乘輿返円　景皇帝雖若有功德然　英宗復辟八年然後崩而　憲宗立若　景帝稱宗將躋廟　憲宗上乎是使憲宗不得繼統於英宗也是使天順改元不得爲　英宗有也所謂勢有不能也臣伏讀實錄建文元年追尊　孝康皇帝廟號興宗嘉靖十七年追尊　獻皇帝廟號睿宗知者以爲失禮成化十一年改成戾王爲恭仁康定景皇帝不稱宗可謂得禮今也稱宗是短累朝所謂禮有不可也臣愚以爲興宗惠宗代宗三宗之稱非所以章前王贊後嗣也臣景星謹私議

復經學議崇禎十七年

臣聞昔者聖人述爲詩書易禮春秋以敎學者未嘗有所專授也聖人没學者各治其性之所近非治書則不聞詩治詩則不聞易葢五者相通而致其精於一焉小儒謂聖人傳易於商瞿子木傳詩於卜商說禮於曾參丹求公西華書則三千之徒並授而春秋不能贊一辭爲此言者妄也列國卿大夫多能貫通而及門之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矣謂有所專授何也秦焚書阬儒聖敎澌滅漢人因有授受不相竄同宜帝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自漢至宋士之博悟者又能以已意通之蔡邕猶廣大荀其說不至甚邪僻則亦不斷也　高皇帝既定海内恐士不醇一悉宣諸家傳注以程朱之易詩蔡沈之書陳澔之禮胡安國之春秋立學宮非是則不名正學取途既狹末流相沿而五經之學荒矣周禮儀禮爾雅左氏公穀不以取士猶廢之也治易則不求理數治詩則不辨事物治禮則諱凶喪治書則畧禹貢顧命治春秋則刪叛弑一經之文一家之說如此況其他乎　先皇帝詔有能五經應式者優異之士間有應者然而仍科舉八股之業於經實無所得嗟乎弊亦至此先王之設學也大昕鼓徵視日納屨爲術也備爲敎也勤今也不然上丁有司開門而祭禮畢而退升降上下莫能習是非得失莫能别鉶籩犧象竽瑟柷敔莫能舉其名而辨其義尊經之閣莫有弆藏明倫之堂莫有論說嗟乎弊亦至此臣愚謂　陛下與天下更始不宜僅守故事沿壞習夫民有四而士爲首士也者出與天子共治其民處則學行風鄉族不可不重也重士莫先復經學其次重敎官其次嚴貢士漢有天下是時博士如賈誼董仲舒張禹韓賢蕭望之匡衡皆以經學前後顯有大政大疑執經辨難他如井丹曾丕周舉許愼折像之徒風聚士類當時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五經復興曾叔陵五經縱横周宣光五經無雙許叔重折氏客詵朱

雲卿段節英中有佃子趙仲平但說天文論五經□□之朝黨錮殺僇後先相望士之守經抗志者必不可變孔融荀彧尚能懼曹操之心低回没世不敢□此漢所以相延可久也晉元帝初用賀循荀嵩言王弼之易孔安國之書毛萇之詩鄭玄之周禮禮記論語孝經杜預服虔之春秋皆得置博士當是時奸宄滑夏雲擾風起而士之附淸門守名敎者屹然江左此東晉之相延可久也宋光孝偏安朱熹蔡元定胡安國諸儒申明絕學維持其閒又南宋之相延可久也夫經學晦則聖敎不明聖敎不明則亂臣賊子不懼臣愚謂〻陛下宜令府州縣學置五經敎官必於一經中能通諸家傳注辨

難不窮者許充之如古九品中正月旦察諸生學行之賢否揭於通衢尤賢者貢之督學督學試敎官及諸生之尤貢之禮部禮部貢其尤於天子天子廷試擢其尤如張禹鄭博士遷光祿大夫韋賢鄭博士給事中如此則貢士嚴敎官重矣使之朝廷開講於學升降上下有所習是非得失有所別鉶籩犧象竽瑟柷敔有所□其名而辨其義尊經之閣有所弆藏明倫之堂有所論說如此而後謂之敎焉然後士有所守官有所試嫌疑有所決異同有所晰禮樂兵刑有所施如此而後謂之學焉

立後議

匹夫無後而立後非古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士庶人有身而已故天子諸侯大夫無後者立同姓之子若孫者爲後所謂大夫者公族之別子有采地立廟爲宗故不可無後而立之亦先王之所許也於是爲所後者服三年之服而至於其父母降服必以期何者坊民之溺於利而忍其親也今也不然大夫非世官没則子孫或爲士庶此古所不必立後者也不必立後者何也無世官故也無世官者子生不敢問諸朝身没不以其後請禮也今俗士庶人無子取同姓之子若孫者爲子以子行爲子至服所生爲伯叔父之服以孫行爲子至服所生爲兄嫂之服此人倫之奇變名敎之

大賊也問其故初不過利其恒産甚至爭訟相殺戕父子之親決嫌疑之坊亂尊卑之敘朝廷不禁有司不治鄉黨不以爲怪不可哀乎禮曰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言祭殤爲宗子其諸父昆弟無後者則爲壇祭之是古人無後者之不皆立後可知也今也士庶人有恒産者必立後無恒産者則皆傒若敖之鬼不重可哀乎且士庶人必立後禮無明文禮曰支子後大宗無曰支子自立後也傳曰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各有分親無曰士庶人有貳宗也然而士庶人立後行之已久人情不可廢也惟當令之曰爲人後者不得從所後者爲之服以同於大小功若緦麻也

稱必曰嗣父母生父母嗣父母在爲生父母期可也洞父母没爲生父母三年以此坊民民猶有溺其利而忍其親者

策 皆甲申冬作

守令

天下之不治而民不勸黜陟之使歲遣而吏益不廉捕捉之法日行而盜賊益盛者何哉無字民之官有殷民之吏朝廷用人實與名背故也國家以銓選委冢宰財用委司農典章委宗伯刑法委司寇興造委司空井然莫不有制而子養乂安未得所委何怪天下不治而民不勸吏不廉而盜賊益盛也夫子養乂安在郡守縣令

閭閻獄訟之民不知天子而知有郡守縣令者也郡守縣令與百姓最親昔趙簡子好察尹鐸治晉陽以寬晉陽之民因尹鐸之寬而不知簡子之察孟嘗君好貨馮驩捐息而薛人不知孟嘗之好貨漢昭帝好刑罰黃霸佐河南獨和緩河南之民知上政和緩而不知好刑罰宣帝好文法而實緩仁嚴延年守河南尤嚴酷河南之民知上政嚴酷而不知寬仁繇此言之郡守縣令賢不肖卽閭閻獄訟之民所以臆度其朝廷者也郡守縣令其掌道揚風俗顯善勸義礪廉恥問疾苦恤惸獨廣文教備兵凶決寃隱平賦役而聚歛不取焉漢制州郡錢穀則有簿書參軍諸縣歲盡以墾田租稅上計則丞尉

下詣郡課校未嘗專付守令也何則誠以催科聚歛非免有不便於民有不便於民未免笞箠詰筭德教衰矣故以錢穀委佐貳而守令坐治之使民知上重德教而租稅力役蓋下之宜出以奉上而非上之所苛求也國家官制既置通判主簿掌錢糧而其實專責守令戴星出入敲搒競爭朝廷以此第上下考凶荒兵糴徵輸役期輒斥不少貸甚則朱輪組綬之貴爲赭衣犴狴之囚不肖者無論矣中才卽未免苟且避禍民惟知上重聚歛而賤德教且視長吏如此其賤也其自處如此其鄙且偷也何以稱道揚風俗勸善顯義礪廉恥問疾苦云云乎故曰朝廷用人實與名背也且古所謂循良非今

所謂循良也古之循良如汲黯蘇章之徒嘗矯節違制發倉廩其府大臣稱薦天子嘉賞而今有其人乎借令有其人大臣必不稱薦天子無繇嘉賞豈惟不稱薦嘉賞必且得罪其不得罪而稱薦嘉賞者必徵賦無欠之入徵賦無欠未免有不便於民而笞捶訐筭以足之者古之循良如是乎故曰朝廷用人實與名背也此所以黜陟之使歲遣而吏益不廉捕捉之法日行而盜賊益盛民益不勸而天下不治也今在京六曹皆以類從事則縣簿宜從郡判主錢糧縣令從太守舉德教縣簿郡判既以錢糧殿最斥不稱職於德化無所損國體無所傷守令果循良能移風易俗者擢以不次而判簿廉潔

者亦如之如此有黠隲不奉法守令不自愛盜賊不息而民不勸者哉

兵制

國家兵制有可議者焉周制分建諸侯各治其甲兵諸侯封其大夫各理其采地地有限而法易周其後吞併滅國以爲州縣勢之至變無如此然而自昔以來有判諸侯無判州縣秦知其然盡郡縣天下而授以兵其後聚兵鑄於咸陽兵備弛而秦乃亡漢祖仍秦郡縣置兵守之兵不出於農遂不得不爲二又不可盡縣邑置郎將於是有列郡有王國有侯國郡以太守典武事都尉佐之歲教兵則侯國之相從焉而以兵屬太守太守屬

之天子征伐下虎符調之唐初分天下爲十道道各分數十府上府兵千二百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府置折衝都尉聽於刺史凡人三百爲團團有校尉人五十爲隊隊有正人十爲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甲伏衣裝糗糧器用人自備皆分隸諸衛有事符契發之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則罪其刺史可謂善矣開元末府兵漸壞不可用於是募長征兵曰彍騎彍騎變而爲藩鎮議者往往惜府兵之不復而彍騎之階亂也是亦不然封建變而爲郡縣井田變而爲阡陌租庸調變而爲兩稅司馬法變而爲尸荊蒼頭技擊爲教士之四萬會稽之五千勢也府兵爲彍騎彍騎爲藩鎮亦勢也當開元時

府兵不復可戰矣不可戰因盡撤府兵募戰士而事勢一決不可復收以今觀之唐初作法猶未盡善宜乎勢之愈趨愈下矣何者天下既定驍卒虎旅不可盡留京師勢必分駐諸道此府兵之始在開創初亦不得不然特爲日久承平之用則疏矣是當參漢初之法行之且夫守天下之道有二防微杜漸則判逆不生形格勢禁則奸盜不起漢以侯國之兵屬太守太守屬衛尉衛尉聽之天子所謂防微杜漸也都尉佐太守典武不復分太守之權使人民土地城池征役一歸太守太守責之令長令長各治其縣太守約治其郡所謂形格勢禁也於是更有京衛南北屯期門羽林之軍爲天子六師巴

蜀三河潁州諸處則有材官上郡北地隴西諸處則有車騎廬江潯陽會稽則有樓船所以居重馭輕犬牙策應備緩急戰攻者也唐既廢府兵持節郡守虛擁名號防微杜漸之意弛形格勢禁之事去叛鎮九起束手受制豈非法漢之未盡善哉然而漢至桓靈州牧無異節度董卓袁紹袁述公孫度之流禍亦隨作何也建武中興罷都試都尉并職太守罷材官車騎樓船還民伍蓋當是時義師不勝用故去前日之冗員其實與廢府兵何異厥後內衛單弱外鮮彈壓鮮卑遇境歲歲戰爭羽檄分馳牧守坐大然而終不得罪牧守典兵爲作法之弊也天下之勢利害相倚則興除不易乘時更始則[illegible]

華不難今省會有大帥有都司要害處有兵道有司府
有參將郎漢材官車騎樓船似亦足矣而盜賊[illegible][illegible]則
又調客兵與守令同城此何為者苟且一時非久長計
也且今守令不治兵一旦寇盜竊發則守令無措是何
異與劍徙房授矢徙旅拱手而已耳豈不誤哉夫民壯
馬快義民弓兵保甲團練哨船巡捕巡檢淸軍同知非
所謂州兵乎今秪供乔丞追呼問果能禽姦守汛焉不
也果能蒐乘補卒訓練戰陣焉不也守令無權客兵不
便所謂防微杜漸形格勢禁何居乎昔王守仁巡撫江
西惟善用守令其剿桶岡諸賊令守令各統兵千人知
府邢珣自上猶居人坑入知縣王天與自白面峪入知

府唐淳自大庾縣聶都入知府李斅自穩下入知府伍
文定自南康入俾各建功卒平劇寇及逆濠之變南康
知府陳霖九江知府汪頴無兵遁而守仁復許府縣得
便宜起兵於是戴德孺兵至自臨江徐璉兵至自袁州
邢珣兵至自贛州李美至自新淦李楫至自泰和王天
與至自寧都王冕至自萬安遂以破賊今誠能法漢以
典武責守令以淸軍巡捕巡檢等職佐之訓練保甲壯
快弓義而總兵兵道犄角策應分地而理弭亂未萌不
使斧柯費於兩葉軍國久遠之圖孰有便於是者哉

巡按

國家有耳目有股肱巡按副都御史者股肱之臣也巡
按御史者耳目之寄也與天子剖符而出問民疾苦自
監司下皆得糾舉其權最雄緊而其人則以代君相之
責非有器識而已也然而人有廉直性成如張綱蕭玄卿
不刻薄驕忍如江充不必御史臺之官皆[illegible]可交爭
權也近代資格必御史臺賢者固多不肖亦往往用
好惡行包苴巡按一歲一遣長吏在任三年經二三
輩貪緣彌縫不暇矣詩不云乎吾何適從此之謂也議
者曰宜[illegible]御史大夫分覈許巡撫交參安往不得廉
直嗟夫縣者苞苴庇吏卿以苞苴固身今以交參為能
卿以交參媚上矣衛鞅治秦秦民言不便十年而秦國
大治皆來言便衛鞅曰是亂化之民也盡遷之邊城今

若以交勸為賢諸道承風爭逢執政何異言便之秦民
乎且夫賢才限於資格老死不得一試而僭任者輒非
其人宜明主所大惡也是故惟其才不惟其官漢宣帝
以博士孔光行風俗則嘗以博士為之范滂以光祿四
行按冀州則嘗以署郎為之順帝以侍中杜喬光祿大
夫周舉尚書欒巴青州刺史馮羨等行天下則嘗以侍
中光祿大夫尚書刺史等官為之雷義為灌謁者持節
行風俗則嘗以灌謁者為之宋文帝遣散騎常侍袁淪
等巡行則嘗以散騎常侍為之唐太宗以右僕射李靖
太子少傅蕭瑀涼州都督李大亮等行天下則嘗以僕
射太子少傅都督等官為之矣如是不可故以[illegible]差

巡之官也臣又按先臣夏元吉徐息勉等於建文元年以本官巡天下永樂十九年敕尚書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十三員各同給事中一員巡天下洪熙元年布政司周幹按察使胡槩參政葉春巡視江東浙西八郡不拘資格其間雖有如巡撫巡按按察輕重久暫之不同要皆差巡之職也臣愚以爲巡按不必差臣差遣不必定期不必臺臣則取才廣無定期則作用神取才廣而後得人作用神而後民勸不亦善乎巡方者天子之事也　上自擇人焉可矣

募兵

自古戰陣未有不以兵多而敗輓季未有不以募兵而

亾者秦用白起王翦并天下天下既定欲公然散軍衆不可於是銷鋒鑄鐻築長城戍五嶺起阿房驪山陵以盡其衆及勝廣盜起苦於鮮兵盡發徒奴擊賊其數反多于前三歲之中章邯亾數十萬坑於楚二十萬而秦遂亾東漢末羌戎亂黃巾賊起募陷陣名義從設屯塲不一而足其後州牧皆聚重兵分爭禍作而漢亦亾魏有四征四鎮而司馬懿得以亾魏孫權以強者爲兵羸者補戶而曹丕得以亾吳宋伐魏大募武勇江南白丁輕進易退因以敗北魏孝文募宿衛十五萬驕恣不制慹修大臣朝廷不敢問而魏祚遂隕安祿山反封常清等募兵旬日得十餘萬賊以鐵騎衝之流血漂野唐世

宗募殿前軍朱太祖卽藉以受禪靖康之變王倠孫無紀律至毆殺倠望敵先潰往者己巳用金聲計募兵僨申甫者將之開武庫授甲兵人錢一貫布一疋乞匄餓殍旋用殄酒出彰義門肝腦塗地繇是觀之可不悲哉可不戒哉人情孰不戀鄉土愛室家其躍然應募者率游手無賴特欲爲盜賊而未便耳今驅令烏合裨以器仗非有忠義激其內威力制其外不至倒戈已爲厚幸而欲血戰破賊萬不得一說者曰募兵爲害固多利亦不少秦招三晉之民以實內地漢高赦死罪從軍以禽英布武帝募置七校威振匈奴文帝募徙塞下邊境爰固晉馬隆募士破樹機能周世宗募亾命盜賊平秦淮

繇是觀之募何害於事則請應之曰古者募兵於富盛可一再行而衰亂絕不得舉何以明其然昔秦孝公募晉人耕秦地不使之戰戰則皆秦人漢武帝大出師征南越募兵置七校以示內重亦不令戰戰則中尉勍旅文帝募民徙邊輒先爲城郭廬舍若土著然然後勸以連伍申明軍法泰始中馬隆立限引弩三十均弓四均者得與募僅三千人周世宗以盜賊殺人者充禁軍泰淮既平仍悉實之理繇是觀之非倉卒苟且可知矣行於勢有餘而不行於力之不足也　國家兵制有屯衛有民壯有保甲平時簡練原偏擊賊一旦賊起而屯衛民壯保甲爲無用其故何也曩時軍籍強半饑寒老弱

猾者兼冒餼糧遇較閱執路人賃充日䏻罷閱而賃充之兵不知何往矣自京營暨外衛莫不皆然州縣民壯謂之門戶私相買賣謂之頂手有司視同兒戲積獘相沿至於此極今將曰廢募則無兵募又害不勝言然則柰何曰請姑就保甲行募令有司親閱汰老弱疾病募壯勇者補之不得買僨倩賃四時教習不得如法者斥補如前募之平日而不募於臨時不廢募而無其患矣

水軍

步騎兵之奇者也舟車兵之正者也舟車之用難進難退易勝易敗故正多而奇少比者築金陽城以海船運營江口大或萬石小亦千斛貨財婦女充牣其中椎牛

釃酒集衆挂席行則舳艫相銜止則舷舻相比日入帥舟鳴金呼鳴以次相應至初更譟聲乃息以臣觀之非兵法也夫水用舟如陸用車車非不可用而房琯之敗何耶蓋其地不可戰也豈其敵不可勝也其車蓋非車也古者戎路之外有四車廣車以橫陣也闕車以補闕也苹車以蔽陣也輕車以衝敵也三車恒不出而出以輕車故在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抑磬控忌抑縱送忌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言其輕也戰車以馬任車以牛故在詩曰檀車皇皇駟騵彭彭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言戰車也我車我輦我任我牛言任車也晉楚戰於邲晉以屯車楚以輕車晉乃

大北琯車重牛多故以敗也惟舟亦然昔者伍員論軍敎比陸軍法大翼當大車小翼當輕車突冒當衝車樓船當樓車走舸當驃騎其用不同故可制勝若專用大舟兵法所忌也吳伐楚乘艅艎楚人得之旣得環而守之吳又因得之何者艅艎遲重故易得也公孫述起浮橋鬬樓以拒漢兵岑彭褭直進冒突露橈等船逆流上飛炬焚之曹操舳艫相銜至赤壁黃蓋望見曰可燒而走於是以小舟數十灌以魚膏自下流乘風同時舉火操兵大敗晉盧循叛襲建康聯艦下而劉裕出以輕舟伏神弩破之梁賀瓌攻晉德勝以竹笮聯十餘艘爲一屋蒙以牛皮設睥睨如城狀而晉王存勗以士三百人

擁舟進斷其笮以木甖盛薪膏燃火順流燒斷聯艘周攻唐壽州唐人大發樓船蔽江下周將張德永牽鐵鎖斷之引輕舟隨擊唐軍敗溺金宗弼輕舟鋪板板上加土穴板擢槳運轉如飛韓世忠海鰌大不能輒發盡爲所焚賈似道大舟爲營碇於江中非號令不得發碇元兵小艇上流攻之似道軍半溺死故水戰莫烈於火攻莫拙於聯舫莫利於輕艦莫害於大舟兵法曰圍城者虛其一面虛則待敵出入而我可周旋在陸猶然何況於水今洋船笨大鹽糧滿江紅等船愈不習戰多合無營陣無論敵至難禦設一旦風起火作禍可勝言臣以爲之海船不可恃也不得已而用且請什伍之十艦爲

什什有長什必相地相去若干丈令可旋轉開合啖金七聲爲率什長以次應餘不得應不得呼喝仍以梭快鳥虎四船仿戰如車之有輕車而洋沙船如屏車廣車可也臣更有言者防江非防海也背泖非阻水也壓戰且窮高阜水軍不警上游臣竊所不解宋趙范有言固淮則有江否則河港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趙元鎮策僞齊南侵當數路並進上流謫船造役聲搖江湖建業鎮江雖有重兵無益於事今閩中窮寇聯驅入豫楚事勢大有憂長江二千里藩籬不固豈獨淮揚爪俄一路爲慮哉諸將爭鎮各圖安富一切要隘不問

朝廷用兵部計保蒜山城金圖招海船以島合無律

之衆屯附下流應何爲者豈欲爲巷戰計耶臣所不解者此也臣又聞之水軍無營陣整暇而已無舟楫利用而巳至於江防畧如新圖云

經論

詩論 施愚山曰此論有羽經翼傳之功發先儒所未發迂儒不得借口駁朱也

顧子曰吾讀春秋而後知言詩者之失也詩與春秋相表裏者也四始六義三科九旨其用心一也不知春秋不可以言詩以春秋言詩則莫如正名正名則淫風其大者矣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夫婦之道不可以不正也春秋弑亂之禍皆始於夫婦之不正故淫風詩之大者其氣婉而辭微而章非獨不刪而已今之言詩者曰不刪淫風以見風俗事變之實耳此未求乎其旨也又曰東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月出東門之楊皆淫奔者所自作非刺也未有刺人而反爲彼之言以自陷於所刺之中者也辨之者曰言刺者是也使果出於淫奔放蕩之口而聖人取之則所刪何詩也以故知言刺者是也以予觀之二說皆失也鄭小序亦失也何以言小序之失曰小序於新臺牆茨鶉奔南山猗嗟則言刺於二子乘舟則言國人傷而思於載馳河廣則言有禮於定之方中則言美是從知新臺牆茨鶉奔南山猗嗟爲淫風宜刺而不知二子乘舟載

馳河廣定之方中爲淫風之流禍皆刺也昔魯文姜通於兄齊侯而弑桓公春秋書曰夫人孫於齊不言姜氏絕之也及其薨也曰葬我小君文姜惡魯人之不仇也若曰魯人以爲我小君云爾及莊公即位春秋不書當時有謂莊公爲齊侯子者聖人又惡夫不爲君正名明微也故書子同生而詩取猗嗟其辭曰儀既成兮襄我甥兮借詩人微辭爲莊公辨也夫莊公聖人且惡之衛宣烝庶母夷姜生急子又取急子之妻生壽朔是爲宣姜公子頑又烝宣姜生戴公申文公燬許穆夫人宋桓夫人公然繼絕爲諸侯通婚姻於大國春秋至此廉恥盡矣天理滅矣其不正較莊公何若也記曰同姓從宗

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名者人治
之大者也故春秋於吳孟子卒則曰孟子卒不稱姓不
曰昭夫人於哀姜之外淫而死也不許致廟其致廟也
春秋則曰禘於太廟用致夫人義禀然不可犯今數子
者吾不知其何以名其父母也謂聖人忍而美之可乎
不也故知二子乘舟刺也與書葬我小君同謚曰衛人
以爲公子云爾載馳河廣亦刺也謚曰許人宋人知守
禮於終而不知正名於始吾不知何以名其外舅姑與
外兄弟也定之方中亦刺也謚曰營宮室必先宗廟吾
不知何以祖禰其廟也是數子鄖賢不得稱爲人也此
詩之微意聖人之大旨也晉獻公烝於武姜而生申生

爲世子生女爲秦穆夫人與衛宣公公子頑同申生之
死晉人不知恥而謚曰共與二子乘舟同春秋則曰晉
侯殺其世子申生其世子云者與我小君同於詩述渭
陽與述載馳河廣同其辭曰我送舅氏謚曰秦人舅重
耳矣是以武姜妻獻公也皆刺也故申生之言曰天下
豈有無父之國哉急子亦曰有無父之國則可此又二
公子之所以死而以微辭自痛也左丘明檀弓高赤皆
不知發失之大者也范甯有言曰左氏以鬻拳兵諫爲
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文公納幣爲用禮是居喪
可得而昏也穀梁以衛輒拒公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
叛父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公羊

以祭仲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窺也以妾母稱夫
人爲合正是嫡庶可得而齊也以是推之其失不亦大
乎鄭文公淫於叔父子儀之妃曰陳嬀生子華子臧公
殺子華於南里殺子臧於陳蔡之間事與申生二子同
蓋天之惡之也仲尼法天者也自仲尼之諷刺說者不
明而晉衛之淫風流衍至於秦始皇誅嫪毐幽太后茅
焦曰陛下車裂假父撲殺二弟假父二弟之稱豈不辱
哉夫詩與春秋垂教一也使聖人嚴於春秋而弛於詩
是自矛盾其說而顛倒其義也是獎逆而教亂也無是
理也且衛之淫亂甚於鄭晦庵之言曰鄭甚於衛衛猶
以男悅女鄭皆以女惑男衛人猶多譏刺懲創之義鄭

人無復羞愧悔悟之萌故聖人言放鄭聲不及衛信斯
言也是衛宣公公子頑之事猶不足怪而夷姜宣姜之
罪可薄也無是理也且天下未有女不惑而男能蠱者
楚子元蠱文夫人卒不能亂使文夫人亂則子元亦公
子頑也夫鄭淫在下衛淫在上衛惡浮於鄭不待辨而
明者也野有蔓艸褰裳風雨蘀兮有女同車序皆指他
事而朱氏皆以爲淫風觀鄭六卿歌以餞韓宣子而宣
子善之伯有歌鶉奔以享趙文子而文子知伯有將僇
則衛之淫於鄭可知也聖人言放鄭聲不及衛惡之甚
也晦翁亦未之思也夫旣曰淫風則出于刺者之口與
淫者之口皆不足辨也朱氏駁小序後儒又瑣瑣然以

駁朱殆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者耶我故曰讀春秋而後知言詩者之多失也蘇氏謂聖人惟嚴於禮與春秋而詩則無所不有不得以繩墨法度求其間信斯言也賊經之大者也

禮論

春秋聖人之所甚嚴也禮聖人之所甚寬也何言乎寬也記曰禮列而之革變而從時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禮也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者也豈惟因人情而已雖聖人行之亦將有無是禮而爲之節文以成禮者焉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哀

而出涕蓋情之過而無是禮於是脫驂爲賻以成禮伯高之死無所哭又情之不足而無是禮於是哭諸賜氏以成禮夫惟無是禮而皆可節文以成禮則禮之意甚寬故曰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而迂儒守之乃有聲諸生孔鮒之言禮而禮遂絕於秦叔孫通知之始寬於言禮而禮復興於漢不幸又有劉歆之言禮王安石之言禮孔子曰生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不其信哉故聖人不違俗而爲禮不違俗而爲禮則五方之民各有其性而不合於理者有之矣聖人以爲雖不合於理而不必不合於禮此聖人之寬也何以知之於喪祭之禮知之夫鬼神之無形人生之必有死而不能復生不復生則不能飲食御物理也無形而求有形尸是也已死而求其生復是也不能飲食御物而齋以飲食御物飯腥苴熟是也皆古俗之不合理者也聖人以爲不可盡違也於是抱孫不抱子迎牲不迎尸天子復則稱天子諸侯復則稱某甫貴者則復於廟寢四郊而賤者止登屋貝玉醢醢之數貴則多而賤則少以此號於人曰是禮也雖不合於理而不必不合於禮也君子又惡夫言理者之或病夫禮也故又曰禮者理之不可易也然而理有不盡此者故善衛人之送葬而歎季札之號子薄虞氏之瓦棺而笑桓魋之石槨謂芻靈之備物而嘆作俑之不仁此又聖人之言理也故

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法而已矣予讀遼史更生儀誠不合於理而史臣稱孝殆亦知聖人之意者耶如必拘拘然議之斷斷然辨之則禮眞有時絕矣嗟乎是惡知禮意也哉

白茅堂集卷之二十七終

白茅堂集卷之二十八目錄

經論

經辨

史論

白茅堂集卷之二十八目錄終

白茅堂集卷之二十八

樂論一

六經之說昉乎漢漢有古文一篇言易詩書春秋禮樂之敎曰經解從而經之矣經解非仲尼作也仲尼未嘗名爲經也弟子尊之曰經云爾尊之曰經止易詩書春秋禮不及樂列樂爲六刻六緯爲十二則漢人經之緯之也樂者何十五國風二雅三頌是矣季札聘魯請觀周樂太史爲之歌詩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是詩卽樂也孔子正詩卽孔子之正樂不必曰詩外又有樂當爲經也且夫陳其器明其數祝史之事也祝史之事

不可爲經詩闕笙詩以其有圖而無文如禮之魯鼓薛鼓也使仲尼含詩別定樂當如魯鼓薛鼓而魯鼓薛鼓之圖不可稱經也樂德之象也非象德也夔后夔之石於辛已之廷則成淫聲御季路之瑟於尼父之手卽爲正雅何則德固然也大韶在齊不救齊亂大武在魯不救魯哀漢哀始正樂而祚移於莽宋徽稱復古而國亡於金何則德非其德也德非其德者器數則是而樂則非也景王不覆大林亦惑心疾隋煬不作翻調亦亾江都宋仁不鑄長鎛亦徂風眩何則逆沴感諸聲非聲之召逆沴也故曰惟樂不可以爲僞夫以器數言樂皆僞也人有不歡而笑不哀而哭笑哭是矣而情不在笑哭

之情人自得之頃莘人曰讀人曰爾如是笑則欲如是
哭則哀不能以語人不能以笑哭語人猶不能以器數
言樂司馬遷樂書器數之遺也當時已不能用所謂制
氏之鏗鏘是矣而其後劉歆荀勗李照阮逸之徒鰓鰓
焉辨尺𧽊之古今黍體之橫直曰樂在是豈賢於仲尼
哉作者不以器數言樂謂詩外別有樂經秦火不傳者
妄也復益而樂作非懸一定之器以爲樂也

樂論二

或曰夫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樂與詩禮列爲三
而今曰詩外無樂經何也顧子曰夫子斯言非論經也
論有天下者也采歌謠審風俗以正人心其始事也故

曰興於詩改服色易正朔殊徽號申明其政刑繼事也
故曰立於禮形容其盛德鋪張其功烈以和陰陽以祀
天神人鬼終事也故曰成於樂五帝不相沿樂樂之精
微非器數聲譜可存也王莽奏立樂經通儒所不道故
夫儀注聲譜小相工師之事也夫古樂失傳久矣開元
十二章之譜近世鄭世子三百篇之譜濂浦黃氏國風
之譜果何所授哉善言樂者去其淫哇哤雜焉斯可矣

春秋論

天之將欲名大鹵而大原也聖人之教將欲衍乎四裔
也則必先引而進之而徐而廣之也自有天地中夏蠻
異於四裔波濤蒙茸之所宅鳥獸跡迒之所交其民蝸
橧而巢處摶食而抔飲衣皮而葢薪忍親而娶同後聖
人有作制爲城郭宮室冠裳簠簋五常十倫之教興焉
日趨於文明寖廣其邊幅而後知天道之始終不僅於
吾世而已也神農氏之有天下也地方九萬里無所謂
中外之防三代而後斤斤焉然而有苗鬼方淮夷始皆
狄焉以逞所謂引而進之今其地與民則皆中國也嘗
武之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徠商頌曰惟汝荊楚居國
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不來享莫不來王牧誓曰
暨爾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所謂引而進之其後夷盧
微烝三亳阪尹則已列荒服而今其地與民皆中國也
葢徐而廣之也諸蠻戎狄錯於中國不始於春秋隱公

二年春公會戎於潛秋盟於唐特見於春秋之書之始
也聖人不以爲病也不病者何聖人知天道固然也晉
惠公分吾離田秦穆公誘陸渾遷於伊川皆天之引而
進之文公三年傳曰秦遂霸西戎徐而廣之也襄公四
年傳曰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請和莊子
遂盟諸戎又天之引而進之貞王後陸渾蠻氏大荔陰
戎皆爲中國徐而廣之也故經書莊公二十三年荊人
來聘書僖公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書文公九年楚子使
椒來聘書襄公十八年白狄來書襄公二十九年吳札
來聘書成公七年吳伐郯入州來書昭公五年徐人越
人伐吳書哀公十三年於越入吳皆引而進之乃至今

列五等與會盟不一書於是篳簬藍縷翦髮文身卻冠
秋紳之鄉被苫蒙蕀豺狼狐貍之與居皆今之禮說文
物之中華矣皆從而屬之也蓋天之欲名大鹵而大原
也衍聖人之教於四裔也非欲大原名大鹵也非欲四
裔亂聖人之教也明乎天道達乎春秋則自吾世而百
世而千世安知不不如是而已也而從曰仲尼嚴中外
之防曷亦未觀乎天道之始終而憬然於其故也

辯

尚書辯

或問書伏氏孔氏之異無問矣問今之說書者說者曰
堯典虞史記唐堯之事舜典夏史記虞舜之事大禹皐

陶益稷禹貢則虞史述二典所未備夫既曰舜典作於
夏史而又曰虞史述二典何也應之曰說者之失也唐
虞夏若三代有國之號堯舜禹者白虎通以爲謚也謂
堯典作於虞舜典作於夏是也大禹皐陶益稷禹貢又
帝啓以後作也大禹皐陶二篇皆曰若稽古禹實稱謚
曰禹敷土故左傳引虞書皆曰夏書也或曰堯舜禹非
謚也名也歿而謚周道也前此未嘗謚也堯典曰有鰥
在下曰虞舜曰咨汝舜舜曰咨汝禹君前臣名禮也應
之曰謂禹皐謨作於虞而名之似也謂虞典虞史述而
曰稽古可乎而曰帝舜臣名君乎蓋古者不諱也名猶
號也號猶謚也歿而謚周道也者言周之公卿歿必謚

非謚始於周也或問微子之命曰左傳蔡穆侯將許僖
公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諸逢伯曰昔武王克
殷微子如是司馬遷曰武王伐紂微子持祭器造於軍
門肉袒面縛牽羊把茅以迎武王王釋之使復其位二
說非乎應之曰非也是時微子未入周也武王反商政
政繇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不言微子微子
不可得見也見且不可得其肯迎乎周頌曰有客有客
亦白其馬白殷色也微子不臣周用殷禮也大雅曰商
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
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冔冔殷冠
也畏天之命賓服于周而服殷之服示不臣也不億之

子孫且不臣況微子乎或曰樂記曰武王克殷下車而
投殷之後于宋何以謂之投也應之曰否漢儒之荒言
也當武王時微子去之久矣若如記與史之言則武王
爲無禮而微子無異劉歆之事莽劉縣之附櫟耶律余
覩之喬金甑孟頫之戴元也烏得爲三仁乎成王既殺
武庚求微子封於宋賓而不臣微子武王未之封也紂
曰投乎或問洪範曰紂亡箕子逃於朝鮮武王克殷之
二年訪箕子箕子陳洪範何爲乎陳洪範也應之曰否
左傳曰晉陽處父聘衛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
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一之
其不沒乎欒書救鄭武子不欲戰或謂欒武子曰子之

佐十一人不欲戰者三人而已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祁奚請老舉其子午與羊舌赤傳曰君子謂祁奚善舉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據傳所引皆洪範古並以爲商書也秦焚古文漢儒傳經者不一許慎說文引曰貞曰𠧩爲商書是矣引西伯戡黎爲周書則又非也且夫商曰祀周曰年洪範稱十有三祀其爲商書明矣或曰武王存箕子之志不稱年而稱祀非乎曰非也子以爲十有三祀者史臣記事之辭乎武王故爲之辭乎記周事而用商稱無是禮也既革命而爲此辭其誰欺乎或曰樂記曰武王釋箕子之囚使之使之矣曷爲弗陳洪範也曰否箕子武王不得使之也云使之誤猶云投

之誤也且箕子之告微子也曰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若使之是臣僕之矣箕子不忍也十三祀者帝乙之十三祀非武王也殷二十八世皆稱王而帝乙獨謚帝當其在位稱王故曰王訪也多士篇曰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酒誥曰自成湯至於帝乙成王畏相以是知能訪箕子也或曰服虔杜預謂箕子爲紂庶兄爲紂庶兄則爲帝乙子安得稱王訪之乎曰非也微子之篇稱箕子爲父師以位則師以親則父王肅馬融謂爲紂諸父是也或又問維誥曰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說者曰成王幼周公代武王爲辟至是反政周公叔父故稱王爲子蔡氏曰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

位何復之有復者成王命周公往營雒而周公復命於王云爾謂成王爲子親之之辭也蔡氏之說可謂辨矣然以臣而子其君何也應之曰否不然成王雖幼君也周公雖叔父臣也古嘗爾汝其君親嘗伯叔父其臣未有子其君者也五經當熹平刊定之前皆秦篆隸書篆隸書子與于文近而譌也易賁于丘園陸德明引黃穎本作世子丘園是文近之譌之證矣朕復子明辟當是朕復于明辟也復如周禮宰夫諸臣之復註謂反報於王也數稱孺子者非呼成王也金縢曰公將不利於孺子乃二叔之流言非對揚之辭也孺子與明辟其稱懸絕既稱明辟不得復稱孺子也曰孺子其朋其往曰孺

子頒政不暇曰孺子來相宅曰孔觀朕子懷德曰考朕昭子刑盍伯禽與營雒於其往而告戒之故曰朕子記曰亢世子汯於伯禽是也曰予旦以多子越御事則多子實在又不止伯禽此伯禽與營雒之証也王曰四方廸亂未定於宗禮亦未克敉公功廸將其後先儒以爲成王報公功而諭伯禽之辭又伯禽與營雒之證也雒誥多斷簡不盡如今說也或曰立政曰孺子王矣何謂也曰非還成王之書也當是時同姓異姓於流言不無惑於是公述入告之辭以示之進異姓三事僕尹曰孺子王矣進同姓文子文孫曰孺子王矣就流言而破其惑非拜手稽首于明辟之前而口不絕呼孺子也其曰

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拜手稽首后是則公八告之辭矣或曰然則公數稱冲子非卽孺子乎曰非也雒誥曰已汝惟冲子惟終勉伯禽與多子能保終也故雒誥之辭一則告王一則戒伯禽營雒之事使嗣王觀德於朕子所謂考朕昭子刑是也刑者型也冲子者幼少未有知識之通稱也君奭曰迪爲前人光施於我冲子召誥曰今冲子嗣皆對前人而言猶云元子丕子也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王之自稱猶予小子鞠子也小子同未在位者公自稱也公旣反政而召公告老故曰同未在位也凡稱子云者固德尊之美稱如雍姬告其父曰雍氏將享子於郊曾西曰吾先子之所畏是則稱子矣然

而至於大君不可以子稱也何以明之釐王時曲沃武公賂王請命作無衣之詩曰不如子之衣安且吉今君子病其無禮此君不得稱子之證也古文微子篇曰我舊云孩子王充曰紂爲孩子時箕子知其不善先儒正之曰孩當作刻刻害也謂箕子不得稱紂爲孩子也周公可稱成王爲孺子乎狡童之歌寓諷也非直斥君爲狡童也晉文公未葬襄公凶服從戎先軫曰子墨縗絰以在喪猶世子也禮所謂君薨太子稱子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天子諸侯無故不稱子今成王旣釋服而周公稱子可乎踐土之盟經書衛侯爲衛子盍是時衛侯出奔叔武攝位非王命所加未成爲君故稱子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曰孺子其圖之舅犯曰孺子其辭焉亦未成爲君曲沃武公虜晉哀侯晉人立哀侯幼子是爲小子侯以哀侯尚存幼子未成爲君也今成王非未成君而稱孺子可乎內則曰國君世子生三月之末妻以子見於父姆先相曰敢用時日祗見孺子成王非始生也稱孺子可乎魏帝芳以燕王宇之子入繼議燕王表章稱謂何琦追論曰子尸天祿不敢子天子以明王者之尊禮也周公大聖禮繇聖出肎子天子乎君臣之大綱不可不辯也

改月不改朔辯

仲默蔡氏曰三代雖正朔不同皆以寅月起數朝覲會

同須歷則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會皆以寅爲首伊訓元祀十有二月商建丑之正月也泰誓十有三年春周建子之三月也改朔不改月數也其說似矣吾嘗疑之春秋魯史也從子正未聞不改月數也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祀於祖謂建子午之月明堂位魯君以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謂建子之巳月左傳曰至皆正月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亦謂午未戌亥之月也其疑一也僖公三年經曰春王正月不雨六月雨傳從而釋之曰自十一月至於五月也是經紀子正而傳從

寅正其疑二也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傳曰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曰丙之晨云云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十二月丙子晉滅虢遂襲虞執虞公史從子正而偃從寅正其疑三也郊特牲季春出火鄭氏謂建辰之月十二月八蜡鄭氏謂建亥之月一篇之中言時則夏言月則周其疑四也易臨至於八月有凶先儒謂臨建丑月之卦爲貞觀建酉月之卦爲悔故曰凶是亦夏正其疑五也詩七月流火六月棲棲十月之交四月惟夏六月徂暑春日遲遲卉木萋萋鶬庚喈喈采蘩祁祁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

新畬於皇來牟皆從寅正而蟋蟀小明又從子正所以知從子正者蟋蟀在堂寔正九月候也曰歲聿云暮則知從子正矣小明曰我征徂西至於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日月方奧易云其還歲聿云暮采蕭穫菽二月建丑月也所以知建丑月者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故曰其除風將解凍故曰方奧行役經年故曰載離寒暑過時不歸蕭菽至是始采穫故曰歲聿云暮采蕭穫菽豈不懷歸畏此反覆在三百篇或從寅或從子其疑六也周禮仲春擊土鼓歌豳詩以逆暑仲秋迎寒亦如之仲夏斬陰木仲冬斬陽木皆夏正其疑七也然則云何旣而

思之無容疑也傳以寅正釋經者也非反經也農卜月令則自夏商至今者也季春出火述農事也十二月蜡紀王制也雜記明堂位孟子紀王制也周禮逆寒暑斬木述農事也三百篇或述農事或紀王政者何也風人之辭不可以一定求者也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春而狩者以夏正言也周正之春夏正之冬也所以知爲夏正者左傳隱公五年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下文云古之制也故知從夏正之朔爲言也春秋皆周子正而書狩獨從夏正者何也註所謂虞人修其常職也建巳之月古以爲正陽之月幽王時六月雨霜詩則曰正月繁霜以正陽之月曰正月者省文也益見

詩不可以一定求者也易臨八月有凶者諸解不一不足詰也八者陰數也月者陰象也復之七日不必曰月之七日則臨之八月不必曰歲之八月也至於周改朔改月數並改四時之序昭然見於春秋無容疑議者也寅月又名十三月尚書大傳曰夏以十三月爲正平旦爲朔蔡邕獨斷亦云夏以十三月爲正漢人亦稱正月爲十三月陳寵曰十一月陽氣萌諸生蕩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人以爲正夏以爲春此又三代改四時之證也十三月者豳風所謂三之日也商洛鼎銘曰惟十有四月豳風所謂四之日也皆仍年前夏正言之也當春

秋時諸侯不皆用正朔不獨曲沃莊伯而已惟魯以頒
羊告故孔子有取於魯史舉而歸之天王曰春句王正
月明乎建子之月爲春爲王之正朔也何休曰王者孰
謂文王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杜預曰元年春句
王周正月杜言王周者以王歸周也董仲舒曰王次春
正次王仲舒之紆說也劉歆曰春秋于春三月每書春
王歆之誤解也王莽因立春王門莽之踵誤也周建子
者子月爲春則卯爲夏午爲秋酉爲冬周人蓋以十二
時之首爲十二月之首晝夜之交爲歲交日月之會爲
歲會一陽始生爲歲生而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藏於
季卯周易首乾而終未濟貞下起元之義也子水之王

也而木生焉太陽生焉故爲春卯木之王也而火生焉
少陽行焉故爲夏午火之王也而土生焉太陰生焉金
生焉故爲秋酉金之王也而水生焉少陰行焉故爲冬
冬之爲言終也夫萬物之終萬物之始也故曰原始反
終原始反終者生生不息之義也於是五德互藏其用
然而仲尼病其亂寒暑榮落之序故告顏淵行夏時惡
夫不奉周朔故取魯史書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者申
明周月也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申明周時也而或謂
仲尼以夏時冠周月誖之甚者也且夫伊訓元祀十二
月云者安知非建子之月奉嗣王祇見奉王歸亳安知
不以日至之月爲重也蓋三代以來皆重日至也泰誓
十有三年春者又安知非建子之月其以十月紀歲首
者秦制也漢至武帝始改以秦漢史証經又誖之甚者
也蔡氏徑疑四時之序與君崩不改元之說而曲爲之
辭後儒紛紛焉自生訟者也

生民詩注辯

后稷之誕傳史之說異矣史記曰帝嚳之妃姜嫄出野
見大人拇跡而歆然說踐之而心動如孕者居期而生
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牛羊不踐云云後人多踵其說
按經之文曰厥初生民時爲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
以弗無子履帝武敏句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
育時維后稷爾雅曰武跡也敏拇也毛氏曰履踐也武

跡也嫄從帝嚳而覲于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也毛傳蓋
依爾雅以武爲跡而不以敏爲拇謂爾雅不可盡從也
不以歆爲動謂古說不可盡信也高辛氏之親行禋祀
姜嫄得踐所往而禱於天郊禮所謂玄鳥至之日祀以
大牢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是也王充吉驗篇曰稷
母衣帝嚳之衣坐息帝嚳之處而娠身充之說郊禮帶
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而非有履大人跡之事
也經之文曰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
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先儒曰先生
首生也達小羊也羊子易生無留難也凡人之首生副
坼皆害其母而姜嫄無之此說非也首生坼母下體非

臣子所宜言也如者助語之辭猶而也達者利也生而利達也副者疈之省文也周禮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時百物註曰疈辜磔牲也天子祀高媒則用大牢高辛氏惟精禋禱祓未嘗疈坼牲牢本無菑害適顯上帝之靈而居然生子也經之文曰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氷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毛鄭皆謂天生后稷姜嫄承天意而三棄之所以示異王融謂姜嫄于帝嚳崩後十月而生稷寡居生子爲衆所疑故三棄以著其神其說皆非也嚳祀以玄鳥至之日稷生以氷始堅之月不爲無人道而衆何懸疑之誕寘之故經無明文惟觀夫堯亦帝嚳之子也

母曰慶都記者曰堯生於丹陵其母在三河之南寄堯于外氏伊長孺之家或者稷之三寘亦有播遷之事邪世遠言湮莫得而攷矣若如史與鄭氏言是姜嫄履跡一淫婦人而上帝妖祇稷爲無父之子安乎哉穎達又曰史楚世家陸終娶鬼方氏女曰女嬇孕三年不乳乃剖其左脇獲三人焉剖其右脇獲三人焉簡狄剖背生契契亦大賢而此則美其無災害穎達斯言是眞以副爲剖其說尤妄也蘇氏曰麒麟之生異犬羊蛟龍之生異魚鼈神人之生異常人何足怪蘇氏亦見麒麟蛟龍之生何狀孟子曰麒麟之於走獸鳳皇之於飛鳥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豈必不類而生乃以章聖賢也且

天傳記所載啓母脇而生者有之矣不盡帝王聖賢也謂契剖母背而生與世傳塗山氏女孕而化爲石禹叩石啟北方而生子故名啟其妄何以異烏孫昆末生而棄于野烏銜肉以食之單于怪而收之卒以弑父槖離國王侍婢遇氣大如雞子自天而下因有娠産子棄馬闌馬以氣噓之不死豈亦神人邪天壤怪異固無乎不有而近於誣者不可以說經何也孔子不語怪

六書故禫字辯

喪禮之有禫許愼曰除服祭也从示戴侗改从衣其說曰禫除服之名也諸家謂既祥則遷主于廟二十有七月而禫禫則祭皆本鄭氏鄭氏云禫之祭也玄冠朝服

既祭緌冠綵端黃裳終月而除之侗案禮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再祭謂練祥也夫葬而練禮也過葬而猶不廢使禫而果有祭則三年而禫反可廢乎鄭氏所謂練祥而不禫何也禮始虞曰哀薦祫事再虞曰虞事卒哭曰成事葬而小祥曰薦此常事中月而禫獨無辭何也禫而飲酒從御作樂無所不佩皆復其常而獨緌冠綵端何也緌冠綵端與夫纖之爲黑經白緯于經皆無考鄭氏之鑿說也侗謂禫非祭名也而又何緌冠之有蓋三年之喪既虞視齊麻既練視大功既祥則麻衣輕於緦矣不言禫何時而除是禫宜从衣爲除服之名也河南張烈曰戴駁正鄭注與欲要改禮从衣作禮之曲說

異諸儒以禫从示爲除服祭名誤也張戴之說如此按禫經傳史皆从示自高唐二戴以來不言禫爲除服之名非鄭氏以爲祭非許愼改从示且除服也曰除矣何必立禫之名喪大記曰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雜記曰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閒傳曰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祥與禫皆並舉而言祥旣爲祭名何獨禫不得爲祭名也閒傳又曰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說文纖細也則是細葛之名輕于麻矣綅淺絳也則是較小祥後練冠縓緣之色加淺較大祥後縞冠稍爲鮮明縞鮮色也鄭氏以纖爲黑經白緯于經傳雖未聞然而漢儒去古未遠故說經

多以時事釋之侗烈于祥不从衣而禫獨从衣何據也喪服小記曰宗子母在爲妻禫言父在宗子則爲妻不杖不禫父没母存則杖且禫矣重所宗也又曰爲父母妻長子禫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言除服當禫祭惟厭于所尊則不得禫祭也若禫爲除服之名則是宗子母在爲妻除爲父母妻長子除爲其母不除有是文義乎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矣而有君服焉于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除而後殷祭禮也註曰殷盛也君服旣除乃得爲其親行二祥之禮以申孝子之心其禮大故曰殷也言二祥縞練之後厭于君不敢禫祭君服除而後大爲合祭以申之非不以一辭及禫也雜記曰凡喪小功以上非虞祔練祥無沐浴言非此曰祭則不沐浴也不言禫者喪大記所謂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閒傳所謂禫而無所不佩檀弓亦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則禫而沐浴復寢可知無容議矣非不以一辭及禫也儀禮士虞禮曰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疏曰禫言澹然平安得行四時之祭則可從吉事先近日用上旬爲之是二十七月之上旬行禫祭于寢若當祭月則從上旬祭于廟然則禫祭卽吉祭卽用吉祭之祝辭戴氏疑禫祭獨無辭戴氏未之思也同文舉要禮从衣齊明盛服以行事與戴氏禫之曲說何異烈不從禮而從禫何哉邪

說文妾字辯

說文妾有辠女子給事之得接于君者按周禮奚三百鄭玄曰古者從坐男女没入縣官爲奴無才知者以爲奚今之侍史官婢也考周禮無縣官之文玄安得曰古者云云誤一也又周禮世婦掌女官之宿戒宿戒云者齊戒也又媄女當宿而有戒如姅變之類也本字于世婦鄭曰刑女掌宮中事誤二也玄有此二誤又秋官罪隸百二十人疏云盜賊之家男子入爲罪隸女子入爲舂槀選其善者爲役員其餘以爲隸民據疏說其餘亦放爲民矣然而周實無此法也孟子不曰孥罪人不孥夏書甘誓曰我則孥戮女此臨三軍之矢辭非通行之

洿令也借曰盜賊之妻女當没爲奴婢必大逆無道者
然後没之周公立洿何以逆知後世大逆無道者如是
之多而立制奚女必三百人此必竄入之僞文也又天
官所統有女奚女遵女醢女醯女鹽女幂地官所統有
女枕女僖女稾女姚女府女史非罪女也鄭皆訓女奴
以時諸古皆失也没罪人妻子者春秋戰國事也秦人
遂爲律令漢因之王莽末年令天下奴婢還贖爲良朱
子綱目書之曾是周公不如王莽乎唐政和公主親番
將阿布思妻雜伶優中奏樂公主不樂曰妾雖至愚以
爲不可曾是周公不如政和公主乎又周禮太宰九職
任萬民其八曰臣妾聚斂疏材與三農園圃虞衡藪牧

百工商賈嬪婦閒民列爲八職非罪人也左傳僖十七
年晉惠公在梁梁伯妻之孕過期卜曰將生一男一女
男爲人臣女爲人妾及生男名圉女名妾皆以賤名之
非以罪人名男女也句踐行成于吳請臣請妾是固罪
人之稱矣豈必得接於君乎說文謂得接于君誤也
漢以來公主命婦自稱皆曰妾妾爲臣事之通稱云耳
一說从辛苦之辛執事辛苦也一說从立說文誤从愆罪
之辛而又引周禮僞文足爲後世滋害也

李賀非隴西人辯

唐書李賀傳賀隴西人鄭王之孫按賀河南雒陽人非
隴西也其證十四唐世族譜天下李氏十三隴西第一
居皇族第二隴西非皇族其證一也宗室世系表秦將
軍李汪生曇曇四子崇辨昭璣崇爲隴西房璣爲趙郡
房高祖初封兄博乂爲隴西王中宗封宗室者僭思訓
爲隴西郡王故宗室譜有隴西房厥後隴西分四房姑
臧武陽燉煌丹陽賀非後其證二也本紀高祖隴西成
紀人按成紀之屬隴西秦制也漢武帝分成紀爲天水
郡遂屬天水即唐隴右道之秦州後爲雄武軍者是也
在高祖時不應稱秦郡劉子玄曰作史者立傳多取郡
邑舊姓爲王氏必曰瑯琊臨沂爲李氏必曰隴西成紀
其證三也貞觀十一年分諸王爲都督刺史食諸邑鄭
王元懿爲鄭州刺史所謂小鄭王房子孫多在河南賀

當是王裔其證四也賀有河南府試十二月樂詞其證
五也皇甫湜爲陸渾尉賀有題皇甫廳雒陽城外別皇
甫詩又仁和里敘皇甫湜云雒風送馬入長關崆峒敘
別長如天陸渾縣隋置今屬河南府有陸渾山在今嵩
縣東北四十里崆峒即汝州之崆峒其證六也許公子
鄭姬歌桂開容花名鄭袖入雒聞香鼎門口蛾鬟醉眼
拜諸賓爲謁王孫請曹植芯鄭姬入雒見賀其證七也
長安崇義里滯雨家山遠千里雲脚天東頭自京兆至
雒陽千里在京兆東其證八也始爲奉禮憶昌谷山居
犬書曾去雒鶴病悔游秦入太行曰雒南今已遠其證
九也昌谷者福昌之谷也賀昌谷詩云燒桂祀天几郎

女几山水經注作女機或譌爲女杭女枕其山在福昌縣今爲宜陽縣俗稱蘭香神女上天處有昌谷水在縣西九十里源出陝州東流入雒賀別業在焉故有蘭香神女詩發歸昌谷詩春歸昌谷詩憶歸昌谷山居詩昌谷北園新笋詩其證十也自昌谷到雒後門云解馬投饌都東家名廖者鄉曲傳姓辛賀以左傳晉大夫辛廖比鄉人之善卜其證十一也雒陽福昌王莽時宜陽地孫綽高士傳孫登在蘇門山晉書作宜陽山賀開愁歌旗亭下馬解征衣請貰宜陽一壺酒其證十二也送小季之廬山曰雒郊無俎豆其證十三也銅駝街在雒陽漢所置賀有銅駝詩落魄三月罷尋花去東家益下第

歸里其證十四也新唐書因賀有隴西長吉稚顏客又有刺促成紀人之句遂曰隴西人不知賀亦文人故習耳如杜子美醉歌行自稱西漢杜陵老杜陵漢宣帝陵也故曰西漢杜陵子美鄉在焉豈可謂子美西漢人乎千秋之羅發於今日亦爲一快因著辯焉

史論

周平王論

周之營雒周公之智也蘇子之論不然蘇子曰周公既葬成周而成王葬公於畢豈有意於遷者此言非也葬公於畢從文王也從文王者所以尊親周公也太公封於營丘欸於周而葬焉故五世葬於周從太公也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者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以形勢臨東諸侯晉齊雖强未敢貳也而秦何自覇哉此言又非也形勢東臨諸侯莫如秦秦子嬰之亡未嘗遷都也夫周衰自夷王始矣厲王奔彘淮夷寇之幽王死於驪山犬戎寇之未嘗遷都周之禍不因遷都明矣方是時周社稷不絕如綫平王之遷不得已也使平王不遷外偪於犬戎而内忌齊楚秦晉安知不爲幽厲續桓王伐鄭鄭射王中肩不因東遷而後敢射王也周襄王之可射久矣昭王之成康不遠楚人膠舟溺王豈亦有遷都之事乎蘇子曰魏惠王畏秦遷陳考烈王畏秦遷壽春皆不復振此言又非也

是皆不振而後遷非遷而後不振也且春秋時諸侯或自遷或爲人遷許靈公遷於鄭請遷於楚楚遷之於葉復偪於楚請遷於晉許大夫不可而楚卒遷之於城父其後晉又遷之於容城當是時不遷得乎邢畏狄遷夷儀衛畏狄遷帝丘邢衛固不振也不遷而滅於狄不如遷之以待諸侯之救者庶幾猶可復振也且夫古公不嘗遷岐乎衛戴公不嘗遷漕文公不嘗遷楚丘乎及文公而衛又盛有革車三百乘國人爲作定之方中之詩衛不必因再遷遂不振也蘇子曰古公逐岍而居事無難者衛文則恃齊而存耳此言又非也古公棄其土地逐水草庶幾免於亡焉耳使古公不遷必亡於狄雖難

亦遷也衛文能恃齊而存不能恃齊而不遷周平王雖遷諸侯不能背周逆戎秦襄公則以兵送王至於文公伐戎收周土地人民獻於王而曰不如衛之行齊不亦過哉平王更二十四傳東周始亡使平王不遷或再有驪山之禍吾恐懸狐陽人不待赧王而遷矣蘇子又曰齊遷臨菑晉遷新田皆其盛時自餘畏寇而遷信未能振斯言也豈待蘇子知之彼不得已而遷蓋以爲不復振不猶愈於卽亡乎隋都關中煬帝遷雒亦盛時也不能不亡晉懷愍不遷都不能復存徽欽不遷都復爲懷愍使宣和末卽南遷號召諸將安知其不如紹興之行國而李綱輩必爭不過曰我能往寇亦能往京師士女

百萬不易動搖而不知大勢已去非一不遷可守也綱等又不知出太子於外如晉元唐肅故事而謂國勢在遷不遷不已惑乎吾故惜靖康之不及遷而哀平王之遷其事勢有如此者嗚呼悲夫

衛靈公論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今之君子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寡人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覩於閨門之內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而靈公愛之有士曰王林國有賢必進不能進則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謀之而靈公說之史鰌去衛靈公爲之郊舍三月琴瑟不御鰌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顧予曰吾以是知靈公不賢矣士之賢何如孔子靈公不用用公子渠牟王林國慶足史鰌公子渠牟王林國慶足史鰌賢之小者也靈公足相知是以進用孔子聖人也靈公不及知是以終不用夫士之進用必其主之才智足及知則其主可知矣故曰不知其主視其賓此之謂與齊宣王之爲君知淳于髡以爲聖人而不知孟軻魏無忌知侯嬴以爲天下智者而不知虞卿齊魏終不振或曰知小賢亦小賢也安在爲不賢乎曰不然國有聖人不得進則賢人進焉矣有大賢爲不得進則小賢進焉矣至於進小賢則不肖者亦得

進焉矣齊景公不進孔子進晏嬰司馬穰苴而梁丘據亦得進楚昭王不進孔子進子西而藍尹亹亦得進夫吳不進孔子進伍員孫武而宰嚭亦得進衛靈公不進孔子進公子渠牟王林國慶足史鰌而彌子瑕宋朝亦得進所謂進小賢之敝如此也安得爲賢乎哉孔子之對哀公非孔子之言也孔子曰必也正名未覩於閨門之內豈聖人之言乎

秦論

有以係天下之心而疲天下之力皆足有天下秦是也天下之心甚衆而不可齊也力甚衆而不可奪也所以係之疲之無多端焉夫所以係之疲之者何其初不過

方隅令天下莾丕不暇不以一成爲小不以數十年爲遲若是者葢取天下之大權而守天下者所甚憂也秦自惠王欲并天下其勢未能設不幸而六國不從秦關不閉秦且疲於六國必有乘鬬虎而拾鷸蚌者奚以得天下哉幸而六國從秦關閉秦得以逸待勞六國之民西向而望心忌强秦久矣老師敝賦所以備秦者至矣然而秦不遽取也取蜀所以係天下之心取韓取魏取趙取楚以疲諸侯之力最後取燕取齊繇掇之耳秦之取天下如是焉耳豈惟秦也吾驗之吳楚吳將伐楚伍員爲三師以擾楚楚出吳歸吳出楚歸數年楚大疲吳遂克楚豈惟吳楚吾驗之三國夫武侯之智豈不知魏不可遽取而數侵略者何擾之也幸而武侯不死屯田踐更之效行歲出强兵以疲魏又幸而司馬懿不悟開壘決戰莾丕不暇天下未可知也不幸而武侯死司馬懿悟姜維之才不足疲魏魏之力全而蜀困矣豈惟三國吾又驗於宋夫契丹女直蒙古皆以數十年擾中國幸而中國稍强能以逸待則天下未可知也不幸而中國弱士馬糧餉盡於彼凶荒盜賊繇於彼彼逸而我勞而德祐之社稷壇土而奉元矣是故有以係天下之心而未足以疲天下之力雖蜀漢不能有天下不足以係天下之心而有以疲天下之力雖元亦能有天下吾於論秦而得之然則取天下者苟能係天下之心而疲天下之力足矣守天下者毋令敵國有以係天下之心而疲天下之力其亦可哉

禁挾書論

始皇三十四年李斯上書令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所職天下有敢藏者詣守尉雜燒之天下至今罵之寃儒疑陳涉起二世召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問故皆引經以對則其時書未焚儒未坑也叔孫通陸賈孔甲酈食其皆秦儒而叔孫有弟子百餘人漢高引兵圍魯魯之諸生絃歌講誦則又不獨未坑儒而且聽其集生徒習教事矣顧子曰秦始皇李斯何嘗焚書焚書者漢高蕭何也漢高初入關蕭何惟取律令圖書說高帝還軍灞上項羽入焚咸陽火三月不絕於是藏在博士者蕩然無遺致羽焚者漢棄之秦則何嘗焚也或曰秦之焚書漢儒同辭將天下挾書者令下三日不焚黥爲城旦惟醫卜種藝之書不禁胡云漢棄之顧子曰秦用李斯計愚黔首不令知有古今而貯在博士者固在也或又曰太史公曰秦焚詩書於史尤酷詩書多藏民家得以復見今曰博士藏固在何也顧子曰秦令非博士職乃雜燒史旣明言矣諸侯之亾其籍不始於秦漢人不議本朝惟秦罪是歸焉耳且夫挾書之禁至惠帝始除是高帝猶然秦也其曰蕭何取律令圖書者不過兵賦刑法地圖諸書明非典墳丘索六藝之書也是故僞經雜出

張覇趙賓之徒起謂非漢祖君臣所致乎我故曰書不
然於秦始皇李斯而然於漢高蕭何也

隋論一

隋初有戸三百六十萬平陳得五十餘萬大業二年遂
八百九十餘萬蘇軾曰其政術必有可觀惜無傳焉軾
之斯言徒據其多寡之數而未察其實耳隋制男子二
十始爲丁十六七年間何得增戸四百八十餘萬生聚
不應如是之速也按史南北寖亂民依豪室高頻病流
冗之多立輸籍之法毎月五日縣令巡民隨其黨爲團
於是浮客遝爲編戸煬帝興役民多逃亡裴蘊奏行貌
閲騐老小許民糾得一丁卽令代役一歲中得丁二十

四萬餘新附口六十四萬餘帝歎戸口皆實全繇裴蘊
繇是言之隋不過令郡縣勾管浮客追回逋亡而已耳
而豈有奇謀異術不可得而傳哉當是時黃小盡入版
圖帝因按圖發卒一無所遁丁壯男女死傷過半江東
之役一敗涂地故秦發閭左而亡隋窮戸口而蹈亡
秦之轍者頻蘊也今夫富家巨室必有不役之僕況天
下之大乎以天下之大無不役之夫其迫至矣趙簡子
以尹鐸爲晉陽也尹鐸曰以民爲繭絲乎保障乎簡子
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戸數簡子謂無䘏曰晉國有難而
無以尹鐸爲少晉陽爲遠必以爲歸其後智伯攻襄子
襄子曰吾何奔乎必也晉陽先君之所屬也尹鐸之所
寛也民必和矣乃奔晉陽沈竈産蛙民無叛志則夫尹
鐸損其戸數之德也繇是觀之隋之亡國不亦宜乎

隋論二

開元十二年有司言庫藏皆滿文帝曰朕既薄斂又大
賜用何得爾對曰用處皆出納處常入曾無損減故爾
乃更開左藏之院以受之論者曰隋之富強史傳未聞
他術意者苛取於民者也乃其時天下承平數行蠲免
賞賜輒數百萬段煬帝末亦嘗除婦人奴婢部曲之課
不聞苛取於民也而其所以富強者何蓋墾田多賦入
衆雖或蠲免不足以損是時天下均田之數千九百四
十萬頃大業中遂有五千五百八十五萬餘頃周秦兩

漢所無而隋有之宜如是之富信斯言也則隋之所以
亡矣隋墾田數之多猶增戸口數之多也古之善謀國
者寧有虛府毋有曠土寧有曠土毋有重稅寧有重稅
毋有蠲免文王問於太公曰爲國若何太公曰王國富
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之道富倉稟此所
謂寧有虛府也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闢草萊任土地
者次之此所謂寧有曠土也劉晏曰王者愛人不在賜
與善救災不至蠲賑賜與蠲賑則國用闕國用闕則復
重斂矣此所謂寧有重稅也隋以地狹人衆者徙就寬
鄉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人人受田人人有賦故增墾
如是之多夫均田行於元魏當天下大亂土府去聲讀曠人

稀以威力勸其國中迨北齊後周倣之卽難行矣何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安得人人而賦之可謂極擾矣極不善矣迨夫囷鹿充盈餬免市惠奪人擠后與以壺餐人雖至愚不以爲德史臣不知罪作法之貪而盛稱富強之利豈通論哉且夫隋之富强吾知之昔者秦之兼並六國也六國之朘剝於民積世累年而充牣其府庫者舉而歸於秦秦之富强者天也不有以安之窮奢黷武以失於沙丘隋亦兼並南北南北之朘剝其民積世累年而充牣其府庫者舉而歸於隋隋之富强者天也不有以安之窮奢黷武以失於江都故觀乎秦知乎隋觀乎隋知富强之禍禍也者上有餘而下不足也如鄭

夫治家極升合之算守倉箱之積而不知伍佃之將公田儔之將廢也綺帛粱肉委於宮中而不知僕婢之饑寒抽箕捐鍵之竊發也噫不獨秦隋然也故極論之爲後世戒也

論正統論

正統之論類感激而爲之者歟其說皆未公也天下公器也得失之故有公道焉三代而上無論矣秦滅六國六國之後還滅秦漢高以布衣乘盜賊之餘以亟秦而黃巾實亟漢曹丕廢獻帝纂漢司馬師昭炎卽弑纂曹自是而下南北歷朝纂弑吞滅類相踵也唐之高祖因宮監起兵女謁宦寺終覆唐郭威以天雄節度逼禪晉趙匡胤以歸德節度逼禪周石敬瑭借契丹滅唐契丹還滅晉中原卽借金滅契丹金滅中原理宗借蒙古亟金蒙古還亟宋而韓氏卽借宋名號亟蒙古天道[illegible]私爲善是報不信然哉然則正統將安歸晉人志三國正魏統晉得之魏也宋人作綱鑑正周統宋得之周也元人謝端正金遼統元得之遼也皆私也謂正則皆正謂不正則皆不正也鄭思肖曰晉六茹那羅延者隋文帝也宗武昭王暠七世孫者唐高祖也於是統不得爲正惟三皇五帝三代漢宋正然則其間嘗百年數百年其君不得爲君相不得爲相乎雖有賢君不得如桀紂幽厲之虐相靈之亂夷赧劉禪之昏庸乎雖有賢相不

得如廉來之惡林甫國忠之奸秦韓史賈之欺誤乎曰彼[illegible]正統之君相甚矣其言之激也歐陽子之論純乎[illegible][illegible]乎純乎實蘇子右歐鄭子不與隋唐爲宋諱也爲諸[illegible]存也故曰皆有私與激而言皆未公也若夫歷代得失之故有可言者是則天道之公俟諸聖人質諸鬼神而無所疑慼焉者也

白茅堂集卷之二十八終

白茅堂集卷之二十九目錄

白茅堂集卷之二十九

龍鳳之君論

頎生曰予讀史記至陳涉項羽而知司馬遷之爲良史也陳涉以匹夫稱王王雖六月而所置遣將相竟亾秦羽雖敗嘗與漢高比肩二王固不得比於盜賊劉知幾曰涉子孫不嗣社稷僨聞羽如齊無知衛州吁已耳安得稱世家本紀諱項籍而稱王知幾此言未爲得也謂涉羽不得稱世家本紀可也謂不得諱項羽而稱王豈知遷者哉遷之義高帝之志也何言乎高帝之志夫首事誅無道秦者涉也尊義帝者羽也羽弑義帝高帝哭臨三日高帝不敢忘義帝以爲君於是不忍假項羽爲非王故涉亾則置守冢三十家羽亾則發喪哭臨其以魯公葬羽者義帝封也所以不忘義帝非假羽也羽與高帝稱王自相王者也自王故不以羽王爲僞也且春秋書赴告遷不名籍而稱項王赴告之辭也遷所以爲良史也有明　太祖事宋龍鳳之君奉正朔拜官稱承制文告必稱上龍鳳九年封丞相吳國公奉宋主座於中書省過必拜之十年甲辰進吳王十二年宋主卒　太祖發喪明年丁未始稱吳元年以是觀之宋主於太祖不止漢高之義帝也且夫張士誠陳友諒盜賊之雄太祖葬以王禮比於涉羽況宋主乎洪武元年八月庚申師入元京元主走八年六月詔曰庚申之君四月殁

於應昌於元主尚諱曰庚申之君況朱三乎彼其入宋
子奇上書總制府謂龍鳳當絀朱正統改紀元政上門
不之許也自劉基請輟宋年號而史臣遂書韓林兒豈
太祖之志哉或曰宋主之死於瓜步廖永忠實沉之
卽使出永忠非　太祖意也夫史遷於項羽且稱王而
明史於龍鳳之君則斥名稱賊使　太祖不得如漢高
豈良史哉故引遷之例以論之

明封建論

崇禎十七年五月南都擁戴畢議六月齊庶人智鑑等隨勲戚朝謁廷臣歸咎禮部八月又議稷潞唐魯桂諸王國崇宗室擯斥景星追論封建一篇

昔者封建未嘗不欲大本而抑末故王畿千里諸侯百

里使各君其民而食其土非朝會燕饗其供不上於天
子盍其時九州漫漶其君非其世家卽其勲勞足以得
民類皆强有力而能有此一方者非若後世風雲景從
之臣有賴天子之尊顯者也故土地兵民錢穀不得不
悉畀委之旣畀委之矣日積月累漸臻强大侵陵蠶食
彼此相加執不至幷吞不止秦懲其弊盡封建改郡縣
不使後世有尾大之患至於二世天下紛紜陳涉揭竿
郡縣瓦解卒莫有如周召之相共和鄭武之立平王晉
文之復襄王者始皇立法之敝也漢高帝懲秦敝盡王
諸子而景帝用鼂錯謀削七國地自是枝葉衰微王侯
竊大物宗室未有能與一旅加一矢於咸陽者至二十
年後而世祖起於布衣則景帝之立法之獘也晉以諸
王子爲將出領重鎭劉曜陷長安害愍帝而元帝得以
安東將軍卽位建業唐貞觀中皇子出爲都督刺史習
軍旅天寶之亂肅宗得以元帥卽位靈武議者從懲七
國八王之禍謂宗室不足崇獎不亦過哉明興封十一
王據要害綰兵柄　高帝慮至深遠也逮　成祖起北
平自懲其事奪諸王兵設三司以監之長史之權不及
縣丞昔舜封象於有鼻則謂之放今使居一里之宮絕
外內之通拱手側足仰儞有司撤護衛之軍斷朝請之
禮不敢與聞政事天下諸侯無罪而等諸放夫無罪而
等諸放是萎其枝葉而痺其手足也如謂　成祖之制

百世可無獎宣宗朝逆煦何以叛於樂安武宗朝逆濠
何以叛於南昌二王之叛莫得而禁之則立法之未盡
善也明矣而其後因之不收藩封支庶不下十數萬富
宗之子插眉樹頰敗游城市貧者流冗很戾乞匄爲傭
熹宗初聽宗庶應制科崇禎中詔自將軍中尉下許換
授吏任亦可謂善矣而諸親郡王單弱如故劇賊突與
束手罹禍可勝痛哉一旦緩急求爲晉元唐肅不可得
矣夫封建同姓非爲恩也以自固也而以自錮悲夫

挺擊論

崇禎十七年七月臺臣請申究三按景星私論挺擊一篇

諫之道亦多端矣有直諫有曲諫有反覆而諫有逢迎

言諫諫之善者也有訐上有雷同有要功有徼名其不
善者也夫善諫或曲或直人知之矣何謂反覆反覆有
二有嘗有變趙奢之補缺奏闕王見之捨贖更奉此得
於主者爲之嘗非魏文與大夫坐曰寡人何如君羣臣
皆曰仁君也翟黃曰君非仁君君伐中山不以封弟
以封子君非仁君文侯大怒逐翟黃黃起而出文侯色
不悅問任痤任痤曰寡人何如君也任痤曰君仁君也文侯
曰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臣是以知
君仁君也文侯喜復召翟黃拜爲上卿此所謂變也何
謂逆逆逆迎亦有二有嘗有變唐肅寵張良娣欲冊立
良娣危廣平李泌切諫廣平以安此得於主者爲之嘗

也趙孝成王新立秦攻趙求救於齊齊曰必出長安君
爲質趙太后愛少子臣長安君左師觸讋〔讋作〕願見太
后太后盛氣而胥觸讋入趨而跪曰老臣願望見太后
老臣曰老臣竊有請老臣賤息舒祺哉憐之願得補黑
衣之闕敢昧死以聞太后曰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矣
太后笑曰丈夫亦愛少子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意解觸
讋因進說太后出長安君此所謂變也漢高將易立太
子張良諫不聽因謝疾不視事太傅叔孫通稱引古說
以死爭〔辭去〕上佯許之終欲易之呂澤強〔劫〕張良曰必爲
畫計張良曰今天下安定上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
雖臣等百餘人何益此不可口舌爭也良知上有難致

者四人遠在商山誠能厚幣卑辭使辨士固請宜來
從太子入見亦一助也澤白呂后遂致四人從太子入
見上驚書不復言易太子事夫良之致四人與以太子
何與也四人亦不言易太子事而漢高自不忍者何也
良知不可口舌爭是故遠交而後近攻也此亦所謂變
也故事莫大於易儲而諫莫嫌於近攻　神宗末鄭貴
妃有寵訛傳上將易太子一夕有妖書自宮門迄衢巷
皆遍大索獄起既株皦生光乃具獄後十二年狂人張
差梃入禁擊宦者執付考訊刑部主事王之寀訊出
鄭戚羣臣交章上攻貴妃因語侵上上大怒此其爲諫
不善莫大焉矣何也人情孰不厚於所安閨閫之內嬪

嬙之間雖在匹夫朋友親戚不能奪況君臣乎此不可
口舌爭久矣且易儲未有跡也而爭之爭之不已則攻
之攻之勝皇三子與貴妃得罪攻之不勝則太子危臣
按尚書傳兒不恭厥咎狂皇不建極厥妖下人伐上之
痾漢武帝時有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成帝時女子陳
持弓年九歲闌入大水至闌入未央宮鉤盾中又男子
王褒上前殿入非常室靈帝時有白衣人入德陽門唐
睿宗末狂人段萬謙上大極殿擊欄檻宋宣和時鬻果
夫至宣德門釋擔戟手罵張差之事妖正類此謂差出
自鄭戚則王褒輩豈盡有爭立不軌之謀乎前日妖書
今日梃擊一也宰臣惟宜淡自引咎若曰妖祥之作變

不虛生遡者大駕不視朝大禮未舉此是天戒非出人爲臣等不能燮理消弭致有茲異伏惟皇上軫念人妖出御外廷與臣下接講求修省以回天意如此則妃戚安妃戚安則上安上安則太子安而出閣視學選保傅徐而請之卽上有他意潛消嘿奪之故曰大忠無所拂悟辭言無所排擊善諫者操其末不持其端解紛糾者不控拳救鬭者不搏戟不善諫者反是故漢高欲易太子諸臣不能奪而四皓能復其位武帝欲殺太子諸臣不能奪而壺關三老能白其冤何者地疏而嫌遠也地密則易疑嫌近則易激吾見其敗矣尚望濟哉諫之不發偷焉者也嗚呼孰謂大臣之道如是乎而卒至大獄以愆悲夫乙酉四月南京亦有狂人詹有道忽入禁內以手書宮門篆高聲指斥皆下人伐上之痛

嘉靖大禮前論

十七年六月南京議上　皇考先福王謚曰貞純肅哲聖敬仁懿恭皇帝或言宜十六字比獻皇帝禮臣力爭景星私作嘉靖大禮前論先見勳臣又有言宜後思宗者　上切責之

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爲其父母降服又曰父在爲母期三年非聖人之言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出延射曰僨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蓋惡之也董子曰天子所絕臣下不得立蔡世子逢丑夫是也王父所絕子孫不得屬魯莊公之不得念母衛輒之辭父命是也然而孔子不爲輒以是知爲人後者之降服其父母者非也宰予欲短喪子曰於女安乎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舉父母而並稱之以是知父在爲母期者非也聖人沒漢儒多亂經卿大夫不行三年之喪哀帝始許博士弟子持喪三年唐上元初詔父在爲母齊衰三年先儒議其議出武后明與斷然者爲定制父在母沒亦三母世宗以興王卽尊位稱　孝宗皇伯考　興獻王皇考二者定不刊之典合聖人之意行之而無憾者也而楊廷和輩執故事不欲考興獻意何其瞶耶禮有古不必行而必不可不行者則行之有古行之而不安者則不行聖人於其所不安必求所以安世宗之考興獻以求安也議者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禮不若文乎曰非也爲子云

者兄弟之子猶子也若必爲適子則以孫後祖將兄嫂其父母以曾孫後曾祖則將子婦其父母乎兄弟繼統而爲之子是兄亦可謂之父嫂亦可謂之母乎議者曰胡寅論漢宣程頤議宋英皆曰宜降所主爲伯叔父興獻王宜稱叔考是不然夫史皇孫絕於孝武故宣帝不得奉爲皇考然而至於八年卒稱皇考興獻王非有所絕也非有所絕而稱考無不可者且夫漢宣後昭帝不必爲之嫡子也如必爲之適子則將曰皇伯故戾太子皇兄故史皇孫有是理乎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大傳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以是知爲人後而降稱其父母者非也程頤之議歐陽修韓琦辨之矣胡寅本安國

兄子安國養爲子絶其本生没不爲心喪止服世父之服陳振孫以爲人倫之變然則寅議何足稱哉且夫謂爲人後不得顧私親者王莽之論也何得取以證經或又曰世宗定後孝宗夫武宗後孝宗矣世宗如又後之是兩後也或曰天子絶期服宗廟中無稱伯之禮是又不然宋眞宗疑饗太廟祝辭禮官曰昔唐玄宗稱中宗曰皇伯考德宗卽曰高伯考請稱太祖如唐故事則皇伯考之稱古行之矣世宗之舉張璁之議亾於禮者之禮也太公封於營丘八世皆反葬於周孔子以爲仁臣故知爲人後而降其親服與稱者與父在而降服其母者皆非聖人之言也二者至明而後定

嘉靖大禮後論

六月禮部臣錫疇請建　皇考恭皇帝專廟蓋欲矯　肅宗祀太廟之失也命下廷議七月丁亥祀　高皇帝以下於奉先殿以　大行皇帝祔九月丙午上　恭皇帝陵曰熙陵十月升臣言　恭帝比於獻帝皆定專廟不祧遷　獻帝與　恭帝同祀再下部議景星私作嘉靖大禮後論

嘉靖十七年實錄九月辛巳恭上　獻皇帝謚臣景星伏讀而歎曰嗟呼初　世宗與臣下議禮張璁桂萼排衆議於禮意合四年九月光祿寺丞何淵揣　上旨言　獻皇帝啓聖之功德甚大宜於大廟內立世室與　列宗同饗璁萼聞而非之更上議　上允璁萼別立廟不與　太廟同門又稍遠不使鐘鼓相聞祭用次日不敢同於所尊原父子之親定君臣之位酌制於前古而立法於後世無容異議者也十七年致仕同知豐坊上言宜建明堂配饗　上帝下禮部議尚書嚴嵩曰　獻皇考　孝宗同氣宜爲一世合祭同位　上允嵩請上尊號曰睿宗知天守道弘德淵仁寛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配饗　上帝於玄極殿嵩之罪可誅也臣謹按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所謂同者如殷之陽甲盤庚小辛小乙漢之惠文及哀平晉之惠懷及成康及安恭唐之中睿及敬文武統貫相承親則兄弟獻皇帝雖貴爲天子父未嘗君臨天下忝北面　武宗者也漢張純議立親廟曰祫禘高廟陳序昭穆舂陵四世君臣竝列以卑厠尊不合禮意今　獻皇帝武宗臣也如之何其躋之躋之失有五稱宗上混大統一也生事　武宗没而合祭臣躋君列僭之大者二也古非在位有功德不世室三也公然配上帝於明堂四也禮加而無已謂之濫五也有是五失在　世宗爲誣其親在嵩諸臣爲誣其君嵩非不知而引六世九世之說以逢其君諸臣非不知而姑依叚以竊位其誰欺欺天乎曾文公大祀於太廟夏父弗忌躋僖公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忌逆祀而弗止也展禽曰弗忌其有殃乎旣而弗忌死其葬也焚煙徹於上夏言身爲首輔陷君父於不義而不能以死爭也則去之矣而不能去也其卒死於市

也非有㚇乎臣謹按大禮前爲是後爲非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則又　世宗之謂矣

建文帝出亡論

甲申十一月鴻臚寺少卿高㚇箕倮木虎九言得太子於途㚇箕攫載送金華之浦江或密以聞命内臣馮進朝追及紹興降諭曰朕念先帝之子卽朕子若果東宮朕尚無子卽立爲太子乙酉三月丁亥會鞫得實自首姓王名之明兵科右給事戴英等廷勲咸九卿以聞丙午復會鞫之明坐僞妃童氏外議洶洶景星私作建文出亡論一篇先是有男子王畜又名王璽僞僞爲定王太監谷應珍驗實伏誅又有許爲周王者事覺亡太公太子諱慈烜乙酉二月謚曰悼永王慈煥謚悼定王慈燦謚哀皆賊害

事有不足與衆共明而卒明之者洪永之高麗女是也有本與衆共明而卒莫之能明建文帝出亡是矣元順

帝寵高麗妃奇氏高帝毋以爲誠其後收高麗周謚女于元宮寵之永樂時亦寵高麗權妃當時有作爲宮詞以諷之者所謂不足與衆共明而卒明之者也建文君之出亡也實錄不書惟云正統五年庚申十一月有僧年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以黃帋爲書令徒清淨持詣思恩土知府岑瑛執送總兵柳溥至京會鞫自吐姓名楊行祥河南均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牒僧　上命錦衣衛錮禁四踰月死獄中而遜國記言　建文帝爲僧歸國在天順初程濟從亡日記則云正統二年十一月師至浪穹戊午入粵己未欲還滇不果庚申春題詩寺壁有僧自詭潘泉以聞詔械入京寺僧皆逮師遂及焉九月至京會鞫自詭者楊行祥論死師亦吐實命舊中官吳亮迎入大內稱老佛或曰金山口有天下大師墓碑在景帝陵北二里按實錄楊行祥之至廣西在庚申十一月越四月而死則在壬戌夏日記言九月師亦至京朝野所記不勝牴牾野史附會家乘妄增而出亡始末海內疑似在當時雖無饟王之嚴禁不免楚人之夜䜣若非文皇盛德其流言扇惑何如哉史稱建文髻自焚文皇臨屍而哭曰吾欲爲周公輔成王孺子何至是而是時天下未有嘩志所謂與衆共明而卒莫之能明者此也漢僞太子據唐僞太子賢一時莫辨義士所腐心奸雄所借口臣是以論之論夫流言之害大義也

呂按吳文定公寬文集中載史彬墓誌銘甚詳世傳彬致身錄皆其子孫附會妄撰竝從亡數十人皆僞也又今雲南所傳大師往蹟皆附會武定府獅子山有遺像詩額京師山陵金山口相傳有天下大師墓皆不可考

郊祀論

洪武十一年詔曰國初遵古制分祀天地南北郊于心未安自今以春合祀于南郊共永定爲禮論者曰大宗伯大享之禮殷事昊天上帝竝祭社稷別無地祇之說五經四書止曰郊曰禘竝無南北之文可以知漢儒之謬按郊者郭外壓野之交故其文从邑从交會意天子祀天于近郊故曰郊艾南英曰冬至祀天于南郊之圜丘迎陽氣之始也非祀天之形也夏至祀地于北郊之

方澤迎陰氣之始也非祀地之形也南北郊之祀分陰陽之氣而迎之非分天地而祀之也議者徒見孝經有父事天母事地之文遂有天地合祭若夫婦同牢之義而以神人禮之如是則所謂地者殆將姑姬其貌勢必至於道家之妄于山川后土之神冠以天妃聖母碧霞元君之號而後已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然郊社以其爲覆物載物之始故皆稱上帝然則南北之祭謂之皆祀天可也凡器用陶匏明不以人道祀之也而欲爲之合祭以象其配偶嗚呼何其誣歟至于南郊之壇位次徧及于周天之星宿北郊之壇位次徧及于嶽鎭海瀆丘陵墳衍是直以南北之祭爲分祀天地之形矣又何陋邪艾說是也夫祭始于有火食俯仰天地若不敢忘于是祭報興焉後世因以之爲禮燔柴泰壇以祭天瘞埋泰折以祭地迎于坎壇以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四坎壇祭四方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風雨見怪物皆莫不有祭此後起之禮已日趨于煩矣夫百物滋味莫非天地所生高下坎壇莫非天地之體而爲之壇焉坎焉燔焉瘞焉庪縣焉以是爲天地之饗如人飲而含以米貝齋以醯醢孝子之心若不得已焉耳故曰天地之祭宗廟之祀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非直以天爲地夫地爲天婦比于合巹同牢之義也于是而考天妣地兄日姊月異端裔

俗種種異焉夫婦瘞後古之禮而聖人習焉者何有不敢有不忍有其舉之弗廢也是故至敬不壇掃地而祭大圭不琢太羹不和玄酒不醴䋎鞂蒲席犧尊而疏冪白樺杓盥而酌用陶匏示反本也故曰德産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而又何燔埋之理之有聖人之事天亦惟精微而已矣迨夫皇羽皇席設而末世天尊富媼之稱遺褻斯極夫祀于南郊迎陽也日月星辰風雲雷雨從之五帝及佗神可罷也祀于北郊迎陰也嶽瀆山澤丘陵墳衍社稷從之餘小鬼神可罷也當其迎陽非廢陰也當其迎陰非廢陽也而配以夫婦議合議分豈窮理盡性之論也哉

賈季論

晉襄公卒狐夜姑迎立公子樂趙宣子使人殺公子樂於郫立靈公夜姑亦殺陽處父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終疑夜姑在狄必作難荀林父曰季能外事且舊勳請復之郤成子沮之不果魯文公七年狄侵魯西鄙公使告於晉宣子因夜姑讓狄相酆舒酆舒問夜姑趙盾趙衰孰賢夜姑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以斯言觀夜姑可謂能補過矣夫酆舒不問晉爲政何人而以盾問者何其意固在晉也夜姑不怨晉忠報而曰盾夏日之日將以止狄人之謀晉而章盾之可畏也出奔不忘故可謂非其仁哉衰䘮下人盾好上人喪身名俱

泰而盾不免弑君之名謂甯為可愛盾為可畏可謂非
其智哉故里克示狄弱而狄再來夜姑示狄强而狄知
斂刑丘向陰之役仲尼不書不書者何不足書也不足
書者狄不大至也不大至者季故也故左氏善之善者
何善其出奔不忘故也能補過也知人也善辭令也君
子節取人之善之義歟

洩冶公孫寧儀行父論

宣公九年經曰陳殺其大夫泄冶傳曰陳靈公與孔寧
儀行父通於夏姬衷其衵服戲於朝泄冶諫之公以告
二子二子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其洩冶之謂乎杜預曰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故

不為春秋所與而書名此杜氏之失也孔子於荀息引
白圭之詩非與荀息於泄冶引大雅之詩非奪泄冶泄
冶死於亂朝故書殺其大夫罪陳靈公也龍逢比干諫
於淫亂之朝而死孔子以為仁泄冶亦諫於淫亂之朝
而死孔子以為過乎春秋善則與不善則奪有善有不
善則一與一奪故十一年冬經書楚人殺陳夏徵舒與
之也書丁亥楚子入陳亦與之也書納公孫寧儀父於
陳奪之也當是時楚人遂縣陳既而聞申叔時之說乃
復封陳左傳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
禮也杜氏曰二子於君弑之後能外託楚報君之讎內
結强援於國故楚莊得平步入陳討賊此言又失也公

孫寧儀行父與靈公同為淫亂又殺洩冶致靈公之弑
者二子也楚莊誅陳弑君之賊又復其國善矣故經書
楚子入陳入陳者不有陳也左傳謂其有禮者與楚也
非與二子也公孫寧儀行父功不掩罪誅之可也而納
之故書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奪楚也所謂有善有不
善則一與一奪也左傳益曰書楚子入陳書有禮也納
公孫寧儀行父於陳衍文也所以不論納公孫寧儀行
父者義以推而見也故曰杜氏未之得也

甯殖論

謂天無報乎董卓廢弑而然臍謂天有報乎曹操放弑
而稱帝謂天有報王莽之奸必亡謂天無報霍光之忠

亦族為是說者背失之衛獻公無道其臣甯殖出獻公
而立公子剽十年而殖病名其子喜曰吾得罪於君君
入則掩焉矣若必為掩之豈真能悔罪哉為其子固寵
已耳殖死喜與公子鱄謀復公公曰苟復政孫甯氏祭
則寡人於是喜弑剽入獻公甯氏專政公患之公孫免
餘請殺喜公曰吾非甯氏不至此事未可知止也公孫
勉餘卒攻殺喜左氏曰罪在甯氏穀梁氏曰惡獻公夫
罪在甯氏而惡獻公何也惡獻公之不君也不能自殺
而假手勉餘誠可惡矣然而處心積慮賊[illegible]答勉餘之
言甯喜固獻公殺之也經曰甯喜弑其君剽罪喜也晉
人執甯喜衛殺其大夫甯喜與其執之殺之之辭也人

臣麾君立君勢不得不竊權歸已竊權歸已苟非婦人孺子至愚極懦鮮克久甚霍光雖忠而光婦弒后從而掩之有陰謀焉故其子不免以謀逆亦族豈惟人事有天焉操子丕受禪傳國四世疑天於操漏網及司馬昭廢芳立髦髦不能甚手劍登車身殞車下讀史者往往悲髦不能如衛獻處心積慮以誅甯喜嗚呼或取甯殖觀之乎殖死而喜誅操死而髦報天也報之遲速則人事爲之也不於其身必於子孫豈不信哉

仲孫貜論

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其無以休賜乎孔子曰望其壙皋如也墳如鬲如也可以休矣又記曰兎焉日有孜孜

斃而後已此非聖人之言也何以明之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曾子曰聞之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以問子游子游曰昔者夫子遊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夫子曰若是其靡哉死不如速朽之爲愈也夫死欲速朽爲桓魋而言卽不爲不爲桓魋者言之也故曰答子貢之言與記之言皆非聖人之言也曾子將死謂門人曰啓予手啓予足予今而後其知免夫曾子斯言蓋謂身體髮膚全而歸之以爲孝非謂士之立事功名德者言之也士之立事功名德者視雖死猶可有爲也惟視雖死猶可有爲故不忍以死自斬而絕意於身後故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昔者中

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主謂不卒事於齊故也乎主苟終所不嗣事者有如河乃含欒魴從之伐齊齊盟於檀淵偃蓋能以死視警羣臣伐齊視死猶未死也燕入齊閔王蠋賢欲臣之蠋絕脰而死齊之亡大夫聞之曰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與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蠋蓋能以一死激亡大夫以存齊視死猶未死也衛靈公嬖彌子瑕而疏伯玉史鰌病且死謂其臣曰吾罪也必陳吾屍以諫靈公往弔之造然而謝爲退子瑕進伯玉鰌能以其屍諫雖死猶未死也仲孫貜病告其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其先無罪而絕於宋其後

必有聖人今孔丘博學好禮殆其是歟爾必師之僖子卒說與何忌學於仲尼請於魯君與之車使適周而觀禮仲尼之業於是乎大備僖子生未能用之而能補過於身後僖子雖死猶未死也夫人惟視一死無復用而後乃眞死矣眞無復用矣繇是觀之事功名德收諸身後者何限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聖人不以一死斬人我哉曰答子貢之言記之言非聖人之言也

伍員論

甚矣子胥之寃也初子胥出亡欲存太子建建苟存子胥必庶幾其爲重耳又庶幾乎若宋若鄭者爲秦穆也與建奔宋宋亂奔鄭晉頃公欲因建謀鄭鄭殺建子胥

秦建之子勝奔吳吳不用退而與勝畊於野固未嘗一日忘楚及進鯯設諸得用於吳又庶幾勝爲𢾗耳而闔廬爲秦穆此子胥志也平王卒闔廬不能入勝於楚矣是子胥可以去矣而不去謂迷吳世讐報楚非吳不能也當是時費無極巳赤族欲報者無可報而必欲報者何勝在也報楚矣可以去矣又不去勝未得入也未得入者吳不爲義而貪利申包胥子西敗吳於軍祥辛讀如猝未得入也子胥故身立吳廷以覗楚不幸死吳猶死楚也死楚者死建與勝也死建與勝者死父志也於是而君臣父子之義盡而謂掘平王尸鞭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曰吾今而後可報楚憶不亦愚乎吾知子

胥不然也公羊高曰子胥去楚挾弓而干闔廬闔廬將爲之興師復讐子胥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臣之義復君之讐臣不忍也當是時子胥謂有待也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不與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也有事於河曰天下諸侯有伐楚者則寡人爲前列楚人聞之使囊瓦伐蔡蔡請救於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爲無道君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於是救蔡伐楚遂入郢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穀梁亦曰吳壞楚宗廟撻平王之墓昭王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無憂無君

父老曰有君如此賢矣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之一夜而三敗吳昭王復國夫居君之寢妻君之妻撻平王之墓吳人爲之司馬遷曰辱平王墓以子胥故見其非子胥自爲之也遷是也又曰日暮途遠倒行逆施夫是時子胥方欲入勝也而曰日暮途遠倒行逆施豈子胥之言哉此則遷之誤矣子胥不云乎事君猶事父也而謂其鞭尸爲至愚者之事不已甚乎死不讐君無如屈原原之九章曰從子胥而自適使子胥鞭君原肎欲從之乎以原之心推員之志可以知員矣若夫勝也卒亂楚劫惠王殺子西嗚呼是則子胥之志也

蘇秦論

秦自惠王至始皇百餘年間遂幷有天下誰爲之蘇秦爲之也蘇秦主從陽爲攻秦秦陰受其利蘇秦秦之功臣也張儀主衡陽爲奉秦秦陰受其禍張儀秦之罪人也夫陽爲奉秦而秦受其禍者何也秦被山帶渭有巴蜀漢中之饒其地富故其俗易淫其民好鬬故易亂穆公殺函之敗秦有戒心其君子勞於外而不敢亂其女子勤於內而不敢淫故在詩曰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而遂成秦數世之强遂衡之說行六國皆西向稱臣秦始日益驕而淫亂作呂不韋嫪毐之徒卒絕嬴氏始皇幷天下不二世而亡此衡人者爲之張儀之謀秦李斯之悲秦也故曰張儀秦之罪人也夫陽爲攻秦而秦受其

利者何也向使六國不從秦必易六國而日議加兵於六國六國亦日議加兵於秦秦不數十年秦力屢矣自從之說行諸侯合力攻秦秦始畏六國不敢出函谷者十五年貨力足以自養甲兵足以自固勢非有借於外而以待諸侯之弛諸侯之備弛而秦之氣益銳故一出而滅蜀勝趙拔義渠戎二十五城而諸侯攺色喪氣不敢復言抗秦者從人者爲之也猛虎被逐丞而負嵎其初未敢攖人也環而譟之各舉其器以擬之如是者移時虎之氣定而人之力弛忽起而與人方將奔丞蹂躪褫魄失聲避爪牙之不暇矣而奚虎之能得耶蘇秦之謀秦鄭國之富秦也故曰蘇秦秦之功臣也夫六國急於近効不計久遠以用秦秦急於近効不計久遠以用儀儀秦急於近効不計久遠以用秦六國舉得而驟失之其可畏如此噫夫豈獨儀秦然耶

四公子客論

人之度量豈不固區別已哉毛遂既定楚盟左手持盤血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插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孟嘗君夜食一人蔽火光疑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刭以此客多歸孟嘗君夫四公子之爲公子與客之爲客可知矣客固陋公子何淺哉當是時區區以詐僞相傾故四公子之客如是而止耳而列國諸侯尚權謀功利相彷彿漢高帝歷

小節貴大畧酈生之揖嫚罵英布之就館舍不問有比飯之事樊噲之解鴻門四皓之定太子不問有持盤之驕豈非度量超越遠乎嘅乎世安得漢高而後爲之主哉士之不得其主鬱鬱俛就者又豈少哉是故士難乎知己知己者難乎度量之謂歟

田橫論

田橫既自殺以其頭馳雒陽漢祖爲之流涕閒橫尚有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聞田橫死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能得士也顧子曰田橫何嘗得士哉當酈生說下齊橫遂以爲然罷歷下兵既而漢兵入臨淄乃烹酈生犇博陽與其徒五百人入海可以不返矣漢祖使人召之獨與二客詣雒陽又慚而自殺何爲者也五百人不知勸王之寧死海中也而詔之而又來來則皆忿自殺又何爲者於是知田橫未得士也夫小信破義小忠破謀惟霸王之主惟能不用故陳平之詐韓信之亡英布之反尉陀之驕而漢祖用之漢祖能用不信不忠以定大謀成大義故諸將嘗叛漢而漢卒王田橫用小忠小信而不知大謀大義故五百人無一叛橫而橫卒亡也此智量之別也非眞霸王之主孰能與於是哉

蔡邕論

王允既誅董卓蔡邕動色悲歎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邕爲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

怠大節天誅有罪反相痛傷豈不共爲逆哉收付廷尉人皆寃邕而罪允以今覯之王允斯言未爲過也始邕以直言爲閹侍所中因徙朔方赭衣抱拳全室流離可謂難矣及宥還畏禍亡命吳會十有二年無意功名而且以彈琴著書終老牖下矣使邕如梅福長流江湖豈不高哉董卓擅權辟署祭酒補御史遷尚書不三日而周歷三臺伊何爲者卓蓋借邕致天下豪傑不加望外之榮無以市德故擧之髡鉗之餘爵之卿貳之上且邕有何功遂封侯食五百戶祿五十萬夫無故之利聖人惡之邕初議卓不可受尚父之稱而自當顯位何也今夫捕鳥者擇其黠者以爲囮彀米爲飼濾泉而飲凡所以慰囮靡弗至也發而出於野寘之叢薄之間悲呼羣去羣鳥至日暮翩然投於羅者衆矣夫囮未始樂爲是也而鳴致衆鳥謂非囮罪不可也邕卓之囮也邕未始樂爲是也而厚祿高位將以風天下爲邕之類者而邕甘心受之謂非邕罪不可梧帝召邕鼓琴行次假師稱疾而返卓每讌集邕輒贊事鼓琴後遂爲表薦卓時卓已爲大尉封郿侯進相國廢少帝放太后傾倡人主邕謂宜益隆委任厚其爵賞豈欲卓加九錫封安漢而後已哉然則邕死不亦宜乎

王猛論

顧子曰王猛人言霸王之佐也惜其志小而急富貴借晉而佐秦雖然猛之志豈如是哉始猛隱華山桓溫伐秦入關猛被褐謁勸急渡灞水其意欲用晉也旣知與溫不兩立乃佐堅猛之心苦矣及其死也曰晉雖僻陋正朔相承臣沒後願勿圖晉鮮卑我之仇終爲人患宜除之蓋始終未忘晉也豈獨是又嘗知慕容垂必圖晉欲因垂子令以公垂堅不能從其後垂果勸伐晉若此者不可謂無意也猛知鄧羌不忘部將而用之豈不嘉垂不忘故國而顧欲去（上聲）之耶猛之心誠苦矣善乎李德裕之論陳平也曰陳平不偕魏無知故卒誅諸呂不偕漢猛不偕晉矣嗟乎此所以爲王猛也歟

李敬業論

王莽篡漢翟義以故宰相方進子起兵誅莽不勝而死武曌篡唐李敬業以故僕射勣之子起兵誅曌亦不勝而死二者人共惜之顧子曰敬業豈可與翟義同日語哉武曌廢中宗囚睿宗極惡涵天海內憤怒不借太子賢而三軍之左袒必也敬業索狀類太子賢者奉之詭曰賢實不死幸而其事不成不幸而事成將遂奉之乎抑幽而殺之以滅口也奉之則無是事幽而殺之吾恐廣陵之兵不旋踵而指敬業之胷矣敬業宵問計于魏師溫師溫曰公旣疾太后囚幫天子宜身自將兵直趨雒陽山東韓魏知公勤王附者必衆鄭汴徐亳士多豪傑烝麥作飯待我師久矣敬業不然之曰金陵王氣宜

先并常潤爲霸基觀斯言也敬業先自爲覇計豈眞匡
復帝室者哉其奉僞太子亦陳涉之懷王孫心項籍之
義帝已耳不奔而事成勢必殺僞太子以及廬陵王則
不然僞太子廬陵王不兩立不至晉八王之禍不止與
其有晉八王之禍何若一賈南風之禍哉敬業之不勝
唐之福也嗚呼初高宗欲立曌李勣畏死勸成之至於
其孫家滅祀絶褚遂良直諫被戮酷豈若是魯乎魏玄
同之言也曰人殺鬼殺亦復何殊天道好還可不畏哉

孫昌齡論

刑者先王之所不得已也不得已而用故赦亦不可輕
記曰王三宥然後制刑三宥者聖人之仁而終於制刑

者聖人之義也故曰三宥然後制刑刑之大者孰踰殺
人殺人之大莫如子弒父臣弒君妻弒夫春秋書趙盾
弒其君夷皋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夫人遜於齊三者非
其自弒而仲尼罪之不疑葢以謂君臣父子夫婦人之
大倫必責則開後世無忌憚之奸與夫曲謀行殺者矣
律有謀殺有故殺謀重而故輕至於因案自首則與赦
原所因之罪此後世律法壞聖人之義多矣殺人罪之
大者惟問事之枉直不宜問爲謀爲故秦女休父爲人
所殺休覘之數年取其仇頭宋有燕士通鄰婦及其姑
婦妒醉士擠於溷死豈可以女休與奸婦同其重乎太
平興國初涇州有婦怒前婦之子斬其子候漢昇帝時

廷尉處因有方年繼母陳殺年父年就殺陳豈可以淫
婦與方年同其輕乎葢爲親復仇不可與凡律同科也
齊莊公淫於崔氏崔杼弒公於門內太史執簡書曰崔
杼弒其君杼殺之其弟至又書又殺之其弟又至又書
乃舍之杼不得已不諱弒君矣若如律言亦因案自承
豈可免所因之罪乎葢弒逆不赦不可與凡律同科也
熙寧二年登州婦阿雲於母服嫁韋惡韋醜陋謀殺不
死案問自首登守許遵引律殺傷不死而自首者減罪
二等奏入下兩制議王安石是遵宰相文彥博以下皆
非之帝竟從安石御史孫昌齡本附安石進至是不直
安石帝怒貶昌齡明年詔案問因犯殺傷而自首者減

罪二等著爲令亂大綱壞大義孰甚於是哉當阿雲謀
殺夫直殺之矣其不死非雲志也昔沛郡唐賜就人飲
酒而病疑其蠱也語妻曰吾死破腹視之賜死妻破賜
腹視五藏縣令奏妻剖夫屍子不禁止不道當死劉毅
曰愚婦痛遵往言兒識不及理宜哀矜顧凱之曰法移
露屍猶爲不道今在妻子忍行凡人所不行宜如令議
詔從之夫剖夫死屍爲不道阿雲推刄生夫自首即減
論可乎淩遲減二等絞是猶死也設有應斬絞自首即
可減二等不死乎慶曆初寧州童子九歲殺人當棄市
仁宗謂童孺無殺心罰金入死者家此與減阿雲何異
使童子殺人無罪則凡仇讐皆可教童子行殺建初中

有侮辱人父者其子殺之詔貰死張敏謂殺路不可開駁帝詔孝義童子尚欲不赦聽殺平人可乎神宗減阿雲直慶曆餘弊耳如日案問自承宜原所因之罪則趙盾許世子止曾文姜崔杼皆有可原而仲尼一字之誅爲過當矣安石之學何從出哉世但知熙寧理財之非而不知其刑法之失措也故因昌齡極論之

張僧徽論

昔漢舉孝廉士或矯情盜聲王莽曹操之徒亦從是出飾僞亂眞猶曰不知而舉也乃若市井貰交執附儼然辱弓旌何爲者种暠始爲縣門下吏謂王諶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能相違意欲自用一名士報

國然則所謂孝廉尚忍言哉陳蕃行郡有孝子趙宣居親壙二十年蕃訪而見之並見其五子問焉皆壙中所生蕃大怒曰甚矯非人情生産其中淫褻鬼神名教之賊也抵之罪以是律之鄧攸郭巨不惜殺子戕天性害名敎不得爲孝攸巨且不得爲孝廬墓何足道張僧徽廬墓若在漢嘗事耳而當時表其閭僧徽自以二百絹請韓思彦爲頌焉有孝子請人頌已而又餽二百絹僧徽貰交執附可知思彦不受絹固請受一匹戒家人曰孝子餘勿用思彦誠以爲孝子乎不然也旣已詔表之矣不爲頌則輕朝廷故不欲爲異而受其一匹戒家人勿用則一匹猶未受耳此思彦之明也廉者必明子故許思彦廉吏而著僧徽之僞爲盜辟者愧焉若梁童子吉務代父死得宥不宜應州郡之舉乃不愧爲孝也夫

白茅堂集卷之二十九終

白茅堂集卷之三十

志論

蘄州志敘

沿革兵考總論

江防總論

邾城 參南郡 潯水

南北界 部羅州 僑郡

石穴洲 五蠻

潯陽 新蔡

震鄰總論

戸口總論

唐戸口 宋戸口

元戸口

貢賦總論

種樹 條鞭 丈量 滿滷 丁錢

征榷總論失

榷茶 榷酤 限田世田

國用總論失

錢法

桓靈稅錢

郵政總論失

免租 倉法

破分

封建總論

歷代封建

拔閥一則

職官總論

巡檢

選舉人物總論

隱逸 文苑

疆域總論

三國 南北六朝

轄治 分野

白茅堂集卷之三十目終

志論 全書丙午火此雜論偶存者

蘄州志敘

蘄州春秋無攷秦置南郡有蘄春縣歷代因革大畧可攷而其詳推而後知之今城臨大江領縣二上接武昌下援潯皖中聯豫州其或中原有事大江不免用兵亦地勢然耶舊未有志嘉靖初蘄人渠縣令甘澤始爲之凡九卷官給刻印尋燬於火又二十年括蒼翁公學淵以貴州參議來僉憲關館延鄉大夫恩恩太守王儼懷慶太守郝守正鄉貢進士陳吉言高陽楊芳庠生田子藍鍾圻更加蒐輯爲十二卷亦給工印刻是後未經修

補崇禎十六年張獻忠陷蘄又燬然其書於古今十得二三逮版圖焚失老成蕩然湖廣副都御史何騰蛟更築城郭延問父老莫能稱道時先君子家於吳更撰蘄志一百卷起左氏春秋傳襄公二十四年壬子是爲周靈王十三年楚子伐吳爲事跡之始止崇禎十七年甲申計二千一百九十餘年賅古今之變竊著作之林自郡縣有志以來未有如此書者卷帙繁重慮難梓藏歲次甲辰景星讀禮之餘不揣固陋竊因成功太其繁複補以論辨益其義指皆出先君子而景星衍述之首沿革兵考次江防次震鄰次戶口次貢賦次征榷次國用次郵政次封建次職官次人物次選舉次疆域山川次城池番署次民風次仰占次災異次物產次佚事次祀典次老獲次鬼神次書籍次詩文共六十卷其書指遠言大義主傷通以其成一家之言也故曰顧氏蘄州志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非老於典故莫克澡

自古帝王將相未有不寶圖經爲祕典者蕭何獲秦圖書識天下要害張禹條記風俗爲賢宰相李恂使幽州圖寫山川屯田聚落魏武獲田疇從盧龍開道破敵梁武用張弘策知江路進取唐宣令韋澳纂次風土利害宋祖得樊若水知采石廣狹故治國必咨文獻用兵必得鄉道是故君子重之自世祖詔南陽撰記風俗於是郡國始有書若聖天子詔郡邑博聞之士俾各討論

則九州之內理亂之故賦役兵戎之政民物風土之宜陵谷遷變之殊險阻津梁之要如指諸掌豈不大備已哉

沿革兵考總論

古者用兵多東北利用車馬後世用兵多東南利用舟楫春秋魯襄公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伐吳無功而還十七年吳伐楚戰於長岸取艅艎歸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略吳吳人踵楚減巢及鍾離二十七年吳圍潛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吳弒其君僚楚聞亂而還定公二年楚伐吳師於豫章潛師於巢以敗楚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以舟師伐楚遂入郢六年吳終纍敗楚舟師求

南舟楫之役見於春秋如是而巳厥後莫盛於三國暨
南五朝武昌蘄黃建康廣陵爲必爭之地夏商周蘄無
考秦屬九江漢屬江夏領縣三稱蘄春侯國晉屬弋陽
唐屬淮南領縣四宋屬淮西元屬河南明屬湖廣皆領
縣五旋復爲州領縣二齊梁置羅州領齊昌郡以刺史
領太守隋開皇初新得地於陳開總管府加號使持節
煬帝罷之唐懲安史之變出來瑱爲蘄黃節度使厥後
亦罷遂領而巳宋初黃州未下置防禦使後又罷南渡
置安撫鎮撫使紹興後又罷理宗時元兵數犯淮置統
制防禦屯田安撫諸使明　高帝得淮北以指揮趙應
清率所部兵防蘄洪武二年立守禦所十一年升所爲

衛後命吉安侯陸仲亨出鎮建文初削諸王兵衛防變
出侍郎夏原吉駐鎮嘉靖六年廷臣言正德時霸州流
寇入楚如無人之境洞庭浩淼盜賊出沒請設江防憲
臣駐岳州江防有憲使自此始爲藩封巳革護衛復設
下江防以鎮之承平既久視爲冷員故前代出鎮之官
屢置屢罷也以用兵言之則蘄黃爲吳楚門戶元伯顏
登武磯議所向先取鄂州及蘄兵遂無敵說者謂據上
游順流而東振綱挈領洸允建瓴之勢然也然而自康
王爲舟師距吳終楚之世卒莫得志何耶魏武以中原
數十萬衆被江下而孫權率江東六郡脆弱之卒當天
塹龍頭窮追之地以禦之而敗魏武於赤壁李皋則自
江右溯流破李希烈於蘄張俊亦溯流破李成於蘄或
順流而敗或溯流而勝豈有定哉攻守之勢異也有攻
之才後能守有守之才後能攻攻守在人不在地矣

江防總論

王者建都設險依江河以爲固中原無事則都河南中
原多事則都江南其勢然耳江南之都建業武昌臨安
建業久不過百年促不過二三十年武昌則吳大帝黃
武元年自公安徙都至黃龍元年下建業烏程侯甘露
元年復遷武昌明年還下建業自吳及宋五朝以都畿
所在皆有重鎮一鎮失守首尾騷然魏據中原有州十
二以廣陵壽春合肥沔口西陽置重兵以備吳漢陽重

兵以備蜀吳據江南有州五以夏口武昌牛渚濡須爲
重鎮以備魏晉自永嘉南渡江表戒嚴在在有兵未
秦貞制末年荊揚徐三州半沒於劉石始以合肥淮陰
壽陽爲重鎮洎苻堅東平慕容暐漢水長淮以北盡爲
堅有晉亦因劉石苻姚衰亂之際則進屯襄陽江陵夏
口武昌合肥壽陽淮陰北軍至復敗衄移徙奔戾不勝
言蕭齊以襄陽壽春爲重鎮以傳於梁梁自侯景之亂
江南淪陷于高齊止以夏口淮陰爲重鎮陳氏比於梁
士宇彌蹙西不得蜀漢北失淮肥以長江爲界大業中
北伐得淮南北地至呂梁爲舟師所破盡沒於周復以
長江爲界後宋石京口不守隋沒而陳亡矣文帝統一

方州東南至海西至燉煌北至五原於是大江解嚴計凡為邊境被兵禍者四百年大業之朝凶疫征繇洊至李密倡亂周泓明先失江黃唐定李密平蕭銑江表生息幾二百年可謂安矣元和後李希烈高駢黃巢馮敬章朱全忠相繼難作五季密礪僅得偷安南北分爭仍前塗炭宋之守戍橫江新洲貴洲蒜山西津北固練壁譙山薄落盱眙彭城號為兵藪明自定鼎江防承平正德時霸賊劉六三過大江隨亦撲滅正統後蘄乃為荊落重地雖設憲臣文弱無用癸未之阨不可殷鑑乎哉圖江防庶以見首尾應接之勢卽是以求瞭然於上下數千里之內矣

邾城

黃州邾城者楚宣王滅邾徙其君寓之漢因名邾城高帝三年項羽封吳芮為衡山王都之黃祖使甘寧為邾長吳赤烏四年陸遜嘗以三萬人戍邾晉屬弋陽郡庾亮鎮武昌與西陽太守樊峻守邾城是也其後為石虎將張格度所陷城遂廢今在黃州城西北俗名女王城或曰女王城者黃歇封邑也蘇子瞻曰女王隋永安郡城之譌未知孰是又傳在今舊街又傳在東南百二十里濱江南對羅洲孫權與羣臣泛舟風起欲取羅洲今譌稱蘆洲者也邾益寓城非本國也志稱小邾誤矣小邾者邾挾之後夷父顏有功於周封其子友于郳為附庸在今兗州滕縣齊桓公霸郳犂來附從進爵為子列於諸侯謂之小邾子而楚宣所滅之邾在今兗州之鄒縣所謂邾婁魯文公十三年邾文公卜遷於繹杜氏曰邾邑魯國鄒縣有繹山戰國改曰鄒說文曰鄒古邾國是也春秋昭公十九年邾人郳人盟於蟲郳卽小邾也通志黃州邾國地後為黃國之境說欠考舊志因之又云黃古邾國邾邾之譌

蓼

舊志曰蘄州在春秋為蘄國地介江黃間先君曰據杜氏說春秋江國在漢汝南安陽縣今信陽之息縣之西黃國在光州定城有黃故城雖嘗同隸弋陽實介黃州治四百里蘄豈得介其間邪舊志誤以江為九江黃為黃州耳蘄在春秋無考亦無所謂蘄國者又據左傳杜註弦為軑今光州蓼今固始貳軫絞三國地無考意者蘄在其間耶景星曰春秋楚伐江卽今汝寧非九江也潯陽記九江一烏白江二蜯江三烏江四嘉靡江五畎江六源江七廩江八提江九菌江春秋為吳楚地名豫章秦立九江郡晉改潯陽郡非春秋江國亦非禹貢九江黃梅縣志云梅邑在唐虞屬揚州蘄春郡新蔡縣殷周仍之春秋屬楚鄒縣同有蔡山有五阜湖與九江府接壤產大龜禹貢

九江納錫大龜世傳出此其說尤可笑也唐虞殷周時安得有蘄春郡新蔡縣之名邪考黃在春秋有二楚人滅黃今光州也有定城廢縣黃川故城皆其地也又惠公敗宋師於黃杜預曰外黃縣有黃故城五代史梁太祖問李珽何謂內黃珽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外黃在今雍內下黃為北齊所廢在今陳留一統志云外黃城在今杞縣據上諸說九江黃州非春秋江黃明矣又晉志東萊國有黃縣亦非春秋之黃黃州則因戰國時黃歇封地故以名州黃岡黃陂黃梅黃安又以黃州得名耳朱文公九江辨彭蠡以上為荊以下為揚則蘄在荊州域楚得地大

荊揚皆楚故俗稱楚蘄至曰蘄國不知所據後漢地理志始有蘄春侯國益升縣為國在東漢不在春秋也蘄果麥地詳疆域考

南郡

禹貢九江孔殷過九江至於東陵九江今岳州府洞庭是東陵今巴陵縣是而秦之九江郡則水經注壽春縣故城楚考烈王自陳徙此秦始立郡治之兼得盧江豫章之地也又經曰江水東得青林口注謂出廬江郡之東陵鄉尚書所謂過九江至於東陵者也通考蘄屬九江郡隸揚州圖內復因漢江夏郡有蘄春又隸荊州圖內其實荊也非揚晉書地里志曰六

國時其地為楚秦取鄢郢為南郡漢高分南郡為江夏郡之蘄屬及置十二州因舊名為荊州統南郡傳說謬據此蓋秦之南郡地大北抵襄陽南抵江夏西北舉唐鄧而蘄屬九江不與焉漢乃割南郡北境并九江南境為江夏郡蘄始隸焉南郡別自有十八縣蘄在秦屬九江在漢屬江夏謂蘄為南郡誤

潯水

潯本作尋漢屬廬江郡在江北蘄地也所謂以蘄陽之尋水并豫章之柴桑而立郡是也晉志惠帝永興元年分廬江之尋陽武昌之柴桑乃立尋陽郡始治江南潯陽記云古蘭城地

南北隸郡

先君曰宋書州郡志晉惠帝分弋陽為西陽國屬豫州蘄陽縣居西陽之第三及宋武盡得河南地蘄丞為宋有至明帝後魏南侵淮北及豫州西境悉遺陷沒則宋亦丞失之史稱得失靡常攷據難定加以載籍多燬不可得而詳焉以愚觀之豈待梁陳在宋季紛更難詳久矣今參考以質博聞者宋文帝紀元嘉七年罷南豫州并平韓豫州八年割豫州秦郡屬南兗州十二月罷湘州還并郢州十六年正月復分郢州置湘州二月分長沙江夏郡為巴陵郡屬湘州閏八月復分豫州之淮南為南豫州二十九年罷湘州還

并荆州孝武帝紀孝建元年分揚州立東揚州分荆湘豫州立郢州於郢州立安陸郡大明二年復西陽郡三年割豫州梁郡屬徐州七月分淮南北復置二豫州四年以徐州之梁郡還屬豫州五年移南豫州治淮南於湖縣六年改豫州南梁郡爲淮南郡舊淮南郡并宣城八年六月以豫州之淮南郡復爲南梁郡復分宣城還置淮南郡十二月以王畿諸郡爲揚州以揚州爲東揚州前廢帝永光元年割郢州隨郡明帝泰始二年分豫州立南豫州三年罷南豫州五年二月分豫州揚州立南豫州四月割雝州隨郡屬郢州割豫州義陽屬郢州以郢州西陽郡屬豫州六

月罷南豫州後廢帝泰豫元年閏七月割南豫州南汝陰郡屬西豫州以西豫州廬江郡屬豫州元徽元年割南兗州之鍾離豫州之馬頭又分秦郡梁郡歷陽置新昌州立徐州四年割郢州之隨郡置司州以上或與蘄同郡或爲蘄所屬或隸蘄廢置紛紜殊無一定尚論者難言之考蘄地當宋武初因晉制屬豫之西陽郡文帝元嘉元魏南侵豫及淮西皆不守播與往復歷三十年至孝建元年又分荆湘豫立郢州所謂度郢州是也於時西陽屬郢矣又五年爲大明二年復西陽郡不審所謂復者復自魏耶抑省而復置耶明年分淮南北復置二豫州後魏南侵淮北至於瓜步豫州西境悉役陷没長淮遂爲北境則蘄入魏矣魏地形志曰以齊昌郡齊昌縣屬北江州恐即此時也泰始二年割郢州西陽郡屬豫州其時蘄又屬豫或者旋爲宋復耶泰始五年又度豫大氏終宋八帝六十年反覆如此蘄舊志但云宋屬豫州之西陽郡欠考

羅州

漢初十三州一司隷州其十二州立十二刺史文帝以御史不奉法遣丞相出刺靈帝中平五年改刺史置牧而郡守則止守一郡景帝改名太守或以尚書令僕射爲太守或以太守入爲三公然而實刺史所

轄之官也唐武德初改郡爲州改太守爲刺史天實初還改州爲郡改刺史爲太守南北朝往復紛爭史志難考蘄當梁天監初柳慶遠帶淮陵齊昌二郡太守而王僧辯傳又有羅州刺史則梁初已改宋齊之制升縣爲郡不屬西陽而羅州不審何帝置或在簡文前耶至敬帝分齊昌五郡置西江州此時羅州又當廢魏地形志曰北江州領郡六蕭衍置魏因之齊昌郡居第二則梁初又嘗屬北江州矣大氏曰縣升郡曰郡升州州有刺史郡有太守其置齊昌郡即郡置羅州如今府治之有附郭耳

南齊昌

陳初北失淮淝以長江爲界蘄亦在所失天康元年周炅復之炅入朝田龍升復叛入齊炅又復之至宣帝盡復淮南經紀淮北則齊昌以北全復於陳陳書大建五年五月齊改縣爲郡者並復之七月戊申罷南齊昌郡南齊昌者因失齊昌故僑立也至是復齊昌因罷僑郡

石穴洲

魏自太平眞君七年有河南淮北地以大江爲界郡雒陽水經注曰蘄口洲上有蘄陽縣治徙石穴洲按即今掛口南對之洲宋時鴻宿洲也不審魏何時而徙先是延興末詔州郡十丁取一以充行戶泰和末

遐募武勇十五萬人號羽林虎賁旋復損抑兵民流穴江北大亂或者徙治此時耶不則在太平眞君末或太和中也石穴洲詳見疆域考

五蠻

北齊書大象中司馬消難舉兵反於時北距商雒南距江淮東西二千餘里巴蠻多叛推渠帥蘭雒州爲主號河南王以附消難按蘄在漢屬江夏自光武建武二十三年徙南郡蠻七千餘口於江夏界中此江淮有巴蠻之始水經巴水五蠻居之今蘄地也宋元嘉末又於西陽立十八縣以處豫部蠻民至是作亂

景定新城

舊志景定四年元復攻蘄守臣王彥明死之安撫使王益因遷今治按理宗本紀景定三年八月丁酉築蘄州城知州王益落階官正任高州刺史制置使汪立信上蘄州新城圖然則前此已遷治矣益以知州帶安撫使而彥明是蘄春縣令非守也蘄自嘉定十四年陷于金宋復之至端平三年爲元太宗八年復爲札剌温火兒所攻孟珙解其圍嘉熙元年又攻三年又犯境史皆未言蘄陷惟元史張晉亨傳云中統元年晉亨之子好古移戍蘄州宋人攻蘄好古力不敵死之嚴實傳亦云宋人攻蘄勢甚張中統元年即宋景帝元年也又宋史地理志云嘉熙元年蘄春治

宿景定元年移治龍磯然則蘄舊城自嘉熙已失凡二十餘年或僑治宿松境或攻或復其保民江上實則景定元年也至三年今城成乃圖上耳蘄志謂四年元人設砲白雲山舊城陷始築今城者誤也嗣是相持十四年至德佑元年元人以舟師造城下管景謨始以城降元因廢舊城即新城治之

辨譌二則

盧氏續志沿革論云蘄在春秋亦以國名又云楚以郢爲南郡晉武帝時南郡郢治江夏秦以蘄國屬之此說謬也先言晉而後言秦使人疑爲苻洪之前秦姚弋仲之後秦乞伏國仁之西秦而此三

秦未竄江表何得有郢若廱秦不宜後晉而言且周秦時安有所謂蘄國者沿舊志春秋蘄國之說而誤

盧氏續志蘄字說引湖廣舊總志曰說文蘄从艸斳聲江夏有蘄春亭徐鍇注諸書無斳字惟說文菥字註言江夏有菥春亭疑相承誤出也菥字音獻考江夏亦無此地疑是蘄字之誤神農本艸有水蘄即芹菜則蘄字當从斳篆文訛爲斳爾諸書又以蘄作鄿以邑代斤而單字既非諧聲又無取義愈覺支離近時一州守書稿言蘄州產竹不當從艸公私信之相承至今則蘄之訛爲斳安知非

此類乎此說又非也說文邑部無鄿艸部蘄篆作蘄艸也斳聲江夏有蘄春亭此說亦誤也前漢已有蘄春縣不當言亭又說文菥註江夏平春有菥亭又菰註江夏平春有菰亭菰菥文近兩引皆未修說文之誤而徐鉉仍之今盧氏志引舊總志以菥爲旂尤誤又諸書有从艸之蘄無从竹之蘄謂當从竹者妄也爾雅芹水葵蘄茝蘼蕪又薛山蘄薜白蘄又茭牛蘄本艸牛蘄即今馬蘄當歸亦名蘄不當以蘄定爲芹也廣韻說會爾雅翼本艸綱目皆謂蘄與芹同其說非是徐氏謂諸書無斳字固是以愚考之蘄乃細葉艸之總稱當从蕇斤聲蕇音膽葶藶也細葉艸也史記沛郡蘄前漢地里志作鄿斤可改从邑則知蘄从蕇非从芹从單也又按鍾鼎文晉姜鼎銘取乃吉金作寶尊鼎用旂綰作眉壽保其子孫周叔液鼎用旂眉壽又伯碩父鼎銘旂匃百祿文竝作𩰫即古祈字旂从㫃斳省聲而子史以蘄通祈即旂省譌諸家竝未發明又按說文革部靳當膺也斤聲所謂當膺者馬膺橫勒俗謂之絆胷徐鍇曰靳固也靳制其行是也借爲禁止左傳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顓孫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俗本譌作靳字彙正字通皆收靳不悟靳从革非从堇六書

有从邑之鄿無从斤之靳也謂靳當从斳又妄也詳予說字斤艸邑三部蘄斳鄿註

震鄰總論

天地如身然天以南爲首地以西南爲首中國山川東北行故關隴爲項領汴洛爲心胷吳楚爲腹腑而江河如人之有大小腸焉江自岷嶓數千里注於海治則臟轉輸海內貨力之所趨亂則師旅所必經如人無病則二腸盛貯水穀濟泌別汁傳變溲溺疾則爲結爲滯爲泄爲淋醫家之所必攻而赴伐通利之劑交投而內亂矣大人拔一毛而身爲之動而況腹腑大小腸乎古之良醫何如扁鵲扁鵲脉病能洞見五臟癥瘕齊桓有

疾治在腠理知後五日當入血脈既在血脈知後五日當入腸胃既在腸胃雖有聖人望而卻走矣故曰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而身可活也今夫蘄濱大江西南自荊襄順流千里而遙東北至吳千里而遙其陸北接汴維淮徐千里而遙舟交馬錯數千里之衝春秋伐黃滅江滅黃滅弦滅六則皆蘄之脣齒邦也彼其時公侯子男星分棊布不若後世有所屬隸其於鄰國繇役所不及而安危所不加宜勿書然而伐號假虞梁薛滕恐傳曰楚強凌江漢間小國小國多畏之則其事有可書者秦漢而下漸用舟師三國兩晉宋金元其間侵略征調屯戍徙民清野盜賊流亾殆無虛

歲如人老衰病腸胃之間水穀作祟不日而月又何怪哉使有良醫治在腠理血脈十日之前不令至於腸胃不亦善乎故自蘄左右前後千里內有關疆境者書之而千里之山川險阻關驛間道井恐之使後人知攻守進退之決鍼經絡之方不獨蘄而已易曰震以其鄰戒之也作震鄰考

戶口總論

顧子志蘄至戶口而歎嗟乎吾以知牧民之難矣夫子過衞衞之民繁夫子曰庶矣哉庶哉之歎蓋畏之也諺曰山大多刺棘國大多奸黠故牧喪亂初定之民易而牧承平既久之民難也蘄在唐以前戶口無考元末大盜據江漢民十喪六七洪武初不過千戶至二十四年有一萬二千九百三十五永樂十年減七百宣德減一千一百正統減一千六百天順減三千三百至萬曆止七千七百餘戶洪武初墾田三千九百七十餘頃至萬曆野無遺土而數不加多豈非所謂牧承平既久之民難耶崇禎末兵凶洊臻有司苛斂歲無虛日膏脂煎熬血肉狼藉戶口田地十耗其七癸未以還變爲空山豺虎萑嘷鵂鶹晝翔弘光時詔副都御史何騰蛟更築城郭民稍稍壘石爲屋纔數十戶父老涕泣思治指示兒輩井里故址願復見太平以死使有良吏尚寬大蠲煩苛招致墾闢四五十年可復萬戶觀洪武生聚之效豈

有奇謀秘術不可得而聞乎故曰牧喪亂初定之民易也書曰畏於民碞此之謂與

唐戶口

德宗建中初李希烈反淮西僭號楚鄂州蘄春皆希烈有後雖蕩平至於穆宗江漢間盜賊橫行敬宗始命崔郾治亦僅彈壓之其間兵既如此而元和國計簿云淮南等道兩戶養一兵食貨志云長慶後三戶養一兵按天寶之盛天下戶千萬元和僅百四十四萬十失其八而募兵之不在八十萬內者尤多而曰三戶養一兵者何也其實一戶養三四兵矣史臣欺妄如是哉

宋戶口

開寶九年定天下縣四千戶以上爲望地理志崇寧大觀閒蘄春蘄水廣濟皆望黃梅羅田皆上其戶一十一萬四千有奇口十七萬有奇則望縣終二萬戶矣考蘄春郡在唐盛時戶二萬有奇口十八萬有奇而崇寧戶較唐增九萬口較唐止增一萬何也宜昔人疑之是唐率以七口爲戶而崇寧以二口爲戶豈不可笑矣乎周宣王喪南國之師料民於太原仲山甫曰不可料也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天之所惡也王卒料之後幽王爲犬戎廢滅徽宗亦不謂其少而大料之史臣從而夸飾之不知實少

而惡事也靖康之禍不亦宜乎

元戶口

太宗八年當宋理宗端平三年夏四月因宋州郡廢降乃括中原民戶定賦稅初惟事進取所降之戶分與將士自一社之民各有所主不相統攝至是詔括戶口以大臣忽都虎領之民始隸州縣羣臣欲以丁爲戶耶律楚材以爲不可衆皆曰我朝自西域莫不以丁爲戶豈可捨大朝之法從亾金之政耶楚材曰不然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爲戶楚材因又定賦稅上田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以爲永額朝臣皆謂太輕楚材曰慮將來有以利進者則漸重矣楚材寬中國之民而又慮遠元安得不與宋安得不亾世祖不用楚材法立十路宣撫司定戶籍科差條例有元管戶交參戶協濟戶於諸戶中又有銀絲全料戶減半料戶止納絲戶止納鈔戶外有攤絲戶淘金戶儲也速䚟兒所管納絲戶復業戶漸成丁戶戶旣不等賦亦不同初猶不至大股削輓季賦役漸横人不聊生盜賊並起法日密而弊日增而元亾矣

戶口後論

國之治亂視民多寡固然與周官司徒職掌都鄙井田定賦不料而知其數自是而下代有耗益善養民者不

過一千萬戶漢武窮征傷文景大業媱虐殘開皇天寶耽樂亾開元宣和奢縱喪崇寧物盛則衰大氐如是然而史載戶曰實不足徵何以言之宋大觀元年天下戶二千八十萬有奇而口僅四千六百萬有奇則二口爲一戶矣口益削而編戶益多政益衰而法益密宋之所以亾也元一戶率五口明一戶率六七口永樂元年天下戶一千一百四十七萬有奇口六千六百五十九萬有奇戶增洪武初七十八萬有奇口增一千二十九萬七千有奇明年戶僅九百六十萬五千二十口僅五千九十五萬四百七十十年安南併入版圖戶一千九十五萬二千四百三十六十一年僅九百六十八萬七千

五百二十成化二十二年口六千五百四十四萬明作僅五千二萬倏增忽減莫測其故則不實可知雖然周宣料民春秋所譏然則周禮所謂周知其數者非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本也漢地理志謂禹平水土九州人口千三百五十三萬三千九百二十三周列五等之封千七百七十三國口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杜佑謂平王東遷五千里內天子之御自太子公卿至於庶人千一百九十四萬一千九百二十三凡斯言也可謂愚矣且夫爲國在得民得民者得其心也豈林林總總之謂哉夷吾陰謀傾鄰國之氓商鞅墾田招三晉之衆何異估儈涂人以爲親戚遂南北六朝僑立九州借

封五嶽夸張掩飾抑又甚矣故曰戶口多寡實不足覘治亂也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即一郡以例天下焉

貢賦

禹貢田九等揚州土塗泥田下下豫州土壤墳壚田中上今豫州惟宜黍麥不宜稻揚州宜五穀其江松江上江古之三江謂曰澤國今青龍白蜆稼穡如雲其江入海今蘇州之太倉松江入海今浙江之上海虞貞之將有不如後世之土反宅而水歸壑者古今所以異也故揚州在古下下在今上上豫州在古中上在今中下荆州在古下中在今爲中上斷多荒山俗垸垾硐潦易災在荆州最下故明列入下州洪武初民田起科畝三升三合五勺萬曆田上則畝米五升下則三升州雖下等田多上則民乃告困不可不察也如曰禹貢田列第八唐宋縣列望而今不得以下下則田嗚呼是烏知古今之異哉

一條鞭

三代之有國也事簡而用儉故取民寡後世兵戎水旱邊防御供籓封百官事繁用廣不得不取民多唐憲宗時分天下賦以爲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即今起運撥運存留之始是時大亂後籓鎮擅竊縣官不能專利故設是法宋初削平州鎮文臣典籓奉法循理錙銖絲粒皆爲上有然而取酌中之數定爲上

供年額餘悉付州縣樁管以待支費一則州郡宿備可以備不虞之用一則理財定制可以關不肖之心蓋後世良法也明興墾田雜征賦役之制中葉大備嘉靖末一條鞭法天下便之起運撥運存留力役并昔不亂使國家無大故遵是足矣末季寇災孳孳不肯有司欺民無知比匪吏胥潛加濫派條鞭復爲民困下怨而上不聞也今準萬曆全書爲條鞭考加編宗祿冗員靡費出一時之舉者已經變革且欲存其實故亦錄云

丈量

至元十七年定諸路差稅課程增益者即上報隱漏

者罪勿履畝以搖百姓仁宗復令民自實作弊者許告首罪有差如是民不聊生盜賊蠭起史稱有司貪刻用事富民黠吏因緣爲奸以無爲有是固一端耳民思祇令自實安保無隱隱匿加罪譬如持果餌誘孺子而責其朶頤也豈可哉此洪武魚鱗丈爲不易之法矣

溝洫

甚矣興利之難常情之難破也自井田廢後世不能復行豈惟後世不能周公復起吾知不能何以言之井田行於中國所謂漢江以南潍淄以東不能爲者不使強也然而可不師其法師其意先王制井田不

惟均貧富實以備旱潦故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溝澮廣四尺洫深廣八尺澮廣二尋深二仞川則因勢自成所謂兩山之間必有川是也溝瀉於洫洫瀉於會會瀉於川旱則蓄之潦則泄之此井田之意也而後世不於溝洫之制變化是圖不亦惑乎蘇恂執畛涂道路之說謂非塞谿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不能泥亦甚矣謂盡天下之田必井是誠不能謂變化溝洫於隴畝塍畷間不能可乎隴畝塍畷即古溝洫河池陂堰即古澮川因隴畝塍畷廣濬深浚使一頃之田必有渟潴相其高下方圓以爲曲直啓閉豈必塞谿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而後能之乎自秦鞅壞溝洫以爲田後世遂不復以田爲溝洫所謂常情之難破也是說也先儒固及也

丁錢

漢高初爲算賦令年十五至十六人出錢百二十治庫井車馬武帝征伐賦重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民困多自殺子昭帝始減口賦錢元帝時貢禹請以七歲出口錢年二十始算晉戶調徵有田者北齊列九等戶富者稅錢貧者出力唐初授田者歲輸粟謂之租隨所出絹布綿麻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不過二十日謂之庸此明初銀力差所繇出也德宗天下大亂

戶口不明欲料民則生事欲據籍則無徵欲蠲除則國賦於是揚炎立法不論黃小以貧富爲差而丁役一歸兩稅此嘉靖末一條鞭所繇議也宋太宗照口輸錢大中祥符除丁錢嘉祐四年詔無業者除放有業者減半其後隨田起徵英宗復別徵助役錢元豐後催差保甲又紛紛矣紹興戶口亾失趙坦請以現在丁米二分敷於田畝一分敷於身丁漕司言如是則貧民亦當輸米二斗不便請盡敷田畝樞密院王廸亦請丁錢隨田帶稅洪武初軍民有未占籍而不應役者許自首二十一年始令取殷實戶應當不許僉點貧民二十四年令徭役差徭皆隨田糧應當田

一項出丁夫一人是則丁錢出於田畝首相管地若丁錢自僞國李昇王審知錢鏐馬殷計丁俵鹽收錢入官初名丁鹽錢太宗相沿未革改錢納絹謂之丁絹其後鹽盡通商民無所俵而丁絹不廢又其後以錢折絹遂謂之身丁錢明初議者謂宜如大中祥符除去爲是周禮雖云七尺而征六十而舍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井無職者出夫里之布然而古今異勢論者之弊不可勝言不若徭征歸諸丁米戶口行於供上則公無廢事而民生裕如其議如此嘉靖始議一條鞭法一條鞭者謂理甲如牧羊一鞭驅之足矣隆慶萬曆法乃大行以各項差役供費通計一歲

用銀若干丁取三分糧取七分其往年編某爲某役某爲頭戶貼戶者盡革有丁無糧者編爲下戶量納丁銀其役謂稱條編飛詭灑派下戶逃匿弊復叢生崇禎末丁銀漸增有司別徵烟戶助費或議丁從戶口不宜從糧而條鞭之法又紛然矣

種樹

善哉課民種樹管子地員篇地一施再施五施五粟五沃五隱（音隱赤色肥土也）五忞（音木名也初生始長也）諸土不同然有史貨殖傳曰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間千樹梨夏千畝漆渭千畝竹齊魯千樹桑其人與萬戶侯等木千章竹竿萬個佗果蓏千鍾得比素封之家衛文公復國樹之榛栗椅桐梓漆董安于治晉陽公宮之垣廧以蒿荻苫楚足用爲矢龔遂守渤海鄭渾守魏郡課百姓種榆陶侃鎮武昌諸營種柳韋孝寬撤諸堠種槐諸葛亮成都八百桑李衡武陵千樹橘以是觀之足以裕國富民反壤而種淡藝厥相雨露流泉濡漸以榮無耘耔之勤坐收厥成可慮可食可爲材薪今也童土不知剪植蓬茅蘙虎狼跧匿以是觀之不可惜哉北魏夫給田二十畝種桑五十株棗五株榆三株元世祖課丁棗二十株雜果十株令下輒行宋建隆初令郡縣定民五等種雜樹百毎等減二十爲差

桑棗半之令佐春秋巡視太平興國七年立農師勸種樹熙寧六年勸種桑不趨令定要里布爲之罰其河北種桑多者起稅民以爲病不果行夫種桑何病民而不行蓋樹成起稅故也令下輒行者不稅故也故善種樹罰而不稅會典不種桑出雜木罰出絹布洪武二十五年令鳳陽滁和廬戶種桑二百株棗二百株詔天下皆相土樹藝不亦善哉 惜哉其廢也漸

征榷總論　失

榷茶

宋茶榷之禍孝宗極矣饑寒無賴以命爲販愈不可制使宋之君臣審度利害罷沿邊榷務與窮民生活

之路縱中原費賈之利不禁而民將不販入金矣夫
茶鹽一體邊境患同河北不榷鹽誠以鄰邊慮驅民
爲亂鹽可不榷於河北茶卽可不榷於江南而羅織
陷阱鋌而走之計亦誤矣宋私茶如今私鹽卽以鹽
論往者漕艘夾帶遣中官刻兵捕捉於時運軍數千
持刀杖格殺自焚其艘朝廷莫能禁沿海郡縣私鹽
告變不可勝數何者小民死利上之人盡室而行之
秋毫窮治相迫至於此極矣昔劉晏爲轉運使造船
每船費千緡而實不過五百或病之晏曰使官吏有
賸錢則船堅好夫欲船堅好倘賸利官吏欲國堅好
不賸利小民可乎明之茶法善矣而私鹽處置未盡

當計利之臣往往以嚴法請豈不聞李沆漕艘載鹺
之事耶

榷酤

崇禎十七年十一月江南徵酒稅官給票每酒一觔
納錢一文改糟房爲官店違者依私鹽律治罪從總
兵官杜弘域請也謹按周禮萍氏掌幾酒謹酒幾謹
酤竊多少及非時者不盡禁酒也漢高禁酤三人無
故飲酒罰金四兩蓋踵秦偶語之禁猶未榷也文帝
賜酺許聚飲五日武帝喜兵國用乏始榷酤賊莽引
詩無酒酤我爲周酒在官之證設官賣酒犯科條罪
至死唐違中以還私釀私麴者沒入家產五季相沿

法益峻後漢犯私麴者棄市後周麴至五觔上者死
江南吳越諸僞國莫不榷禁宋有天下人情安樂有
司議開酒禁朝廷詔隋唐來相習久一旦開除不便
少寬之私麴至十五觔酒入城三斗者始死後又斷
城郭私造至二十觔鄉村三十觔者始死敢持酒入
京城五十里諸州二十里內至五斗者死所定里數
外有官署酤酒而私酒入其地一石者棄市乾德初
詔至城郭五十觔以上鄉村百觔以上入禁地三石
以上有官署處五石以上始死此擬雖以月紾兄姑
徐而史稱爲法益輕亦捋耳盜鈴之說矣夫酒先王
不以禁爾風曰爲此春酒曰朋酒斯饗此民自造酒

大東之四章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逸詩曰何以贈
之清酒百壺此民相遺贈以酒未聞酤于官且禁往
來也伐木之詩曰有酒湑我無酒酤我鄭玄曰酤買
也此族人頌王之恩意言王有酒泲莤之王無酒則
酤買之然則王酒且有時買于民間賊莽之言豈足
信哉酒醋民間日用之物禁之以罪利而美其說曰
吾以防民之以酒流生禍也豈亦防民之以醋流生
禍哉法立而民死不勝數於是流生禍不在民而在
官矣明高帝惟薄稅業酒麴料之家餘一切罷熙然
日受大餔而飲於上尊也自賊莽以來酒禍始絕
榷茶始唐德宗而害極於宋孝宗觀裴休條約王質

疏論蘄六產茶諸地場務所在禍亦至此哉上與民
爭酒則民死於酒上與民爭茶則民死於茶上以是
爭下以是死上下交征國且喪亾何利之有茶酒之
榷如爲兩阱於國中仁主除之使民無法可犯而民
亦不犯法故曰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國初沿元制茶
猶嚴禁洪武十四年駙馬歐陽倫以私販撲殺厥後
禁漸寬會典雖有私茶鹽一體治罪之條而罪條所
列惟曰出園茶貨與無日引客與販者初犯笞三十
再犯笞五十三犯笞八十僞造官引乃處死又其後
止嚴於邊市其腹內產茶地方布政司給引聽牙行
塡報一如宋通商故事於是茶利歸民不啻三十賦

一自貞元以來茶禍始絕小民視茶酒爲日用當然
不爲不知其害而且不知古之有是禁也蕩蕩然如
平兩阱爲康莊而使之游不亦快哉

限田世田

崇禎十三年冬工部主事李振聲請限官品占田一
品田十頃屋百間以下遞減下部議不便寢十七年
十二月禁民田私買賣其或買賣者令納稅熟田畝
銀二分熟地畝五釐山塘畝一釐給弘光元年契尾
永爲世產按漢武帝時董仲舒請限民名田帝不用
哀帝時師丹請限田定諸侯王至吏民奴婢等數亦
寢不行莽曾一再行天下然怨卒改其法夫向執順

情詞之經濟背而強之是曰迂儒仲舒師丹輩迂儒
之經濟豈名世之經濟哉

國用總論 失

錢法

洪武初鐵錢概行禁止各布政司鑄局取辦本處銅
礦及廢銅器民間古錢兼使不令銷鎔蘄無產銅之
山惟江南白雉舊置銅場與蘄接境厥後罷鑄局場
礦亦遂廢永樂時病鈔不行禁用銀錢景泰錢鈔皆
不行因許民間用銀嘉靖末奸徒盜鑄捕禁嚴拜金
背錢沮不售部議公私惟行白銀隆慶初令買賣貨
物值銀一錢以上者銀錢兼用以下止許用銀崇禎

末錢法大壞盜鑄甚夥百文不盈一寸謂之棗核錢
識者謂如隋煬大業之鐵葉劉宋景和之綖環削薄
喪亾之兆也或用舊錢官復禁革時道士洑煤徒掘
得墓錢盈其中皆宋元年號有大中通寶者洪武初
鑄也此國初古錢兼使之證不禁舊錢亦便民良法
議者訶盡革然後時錢之值定豈其然哉

桓靈稅錢

漢初三十稅一桓帝畝加十錢陸康抗疏以爲亾王
之法何哉按錢值先後不同漢初米一石萬錢宣帝
時一石五錢元帝時一斛五錢先儒疑賤不至此蓋
亦未察錢值貴賤耳高帝初病秦半兩錢重難用令

民鑄榆筴錢故一石至萬武帝元狩後全用五銖故
一斛止五當是時國家號最富都內水衡少府揔八
十三萬萬錢當八百三十萬貫元帝時王嘉言外戚
貲千萬者少千萬只今一萬貫東方朔云臣奉一囊
粟錢二百四十通歲計之二千八百八十以三說觀
之西漢五銖之貴可知至元帝納王莽女為后有司
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觔為錢一萬萬是黃金一
觔才值錢五千至哀平末五銖多遂極賤賜死者棺
人錢三千非舊值矣王莽更鑄小錢一值一幺錢一
值小錢十幼錢一值小錢二十中錢一值小錢三十
壯錢一值小錢四十大錢一值小錢五十謂之錢貨

六品黃金一觔值小錢萬大錢二百金賤錢貴所謂
一觔金易一斛粟其後民間不便童謠云黃牛白腹
五銖當復建武中興果復行五銖五銖既行價值如
舊觀董卓廢五銖更鑄小錢錢賤穀貴一石至萬可
知非五銖之值矣當桓靈時民間正行五銖而桓帝
於常賦外每畝稅十錢靈帝欲鑄銅人又每畝調十
錢是畝二十錢矣以西漢元帝時米價準之幾當四
斛一畝稅至四斛有是理乎雖貴賤不同不必四斛
而歛重可知此陸康所謂亾王之法也古者錢以為
幣用濟凶荒非民間日用常行之物孟子曰以羨補
不足農有餘粟女有餘布百工交易皆粟布李悝言

一夫治田百畝畝收粟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一夫
五口人月食一石半百畝之入以其十五石為稅九
十五石為食餘四十五石石錢三十計錢千三百五
十社閭祭祀用錢三百餘千五十為五口之衣先儒
疑其太少是亦未詳當時錢值之重也自周至兩漢
大約錢貴時多如較明末則錢二十值銀不滿一分
矣漢五銖甚貴二十幾盡一畝之利故酷也先儒偶
未察此

郵政總論 失

免租

昔漢文帝令富民入粟拜爵粟入多支數歲乃除租

事出權巧其實敗壞風俗民趨末業矣隋文既富強
用漢故智數放免後人往往思慕歎息烏知其有不
盡然哉管子曰民予則喜奪則怒先王見予之形而
不見奪之理故民可愛而洽於上也漢文既除常租
建武三十稅一未幾度田民乃怨咨煬帝即位除婦
人奴婢部曲既而增置軍府發民為兵叛者四起季
子梟不云乎以吾為邑宰於斯買道而葬後難繼矣
蕭何治未央宮曰要使後世無復加善謀政者使法
可繼而無復加足矣陰取陽放豈治國本計哉

倉法

荒政莫如積穀積穀莫如倉法漢之常平許民貸在

官之粟宋之廣濟廣惠募民穜在官之田權三倉之法莫如社倉朱元晦言王氏青苗未為不善但給以金不以穀處之以縣不以鄉職之以官吏而不以鄉民士君子是以不能行夫給以金不以穀則有入手濫用之弊處以縣不以鄉則有寫遠難受之弊職以官吏不以鄉人士君子則有奸胥侵盜難補之弊故洪武倉法處之四鄉道里之中僻隘農民易於領納領以富戶則身家愛重無敢盜竊有司歲驗春放秋收歛放豐收則不至紅腐遇凶荒發賑然後奏可謂善矣然而有憂焉四鄉道里難以詳驗委以富戶每多抑勒故數十年輒廢其在城郭又僅虛名聞使者

按部即先借名依散擡數搪抵掩目捕雀上下相欺豈法真不可行哉無良有司故耳有司廉明即無不可不然元晦之法與介甫何異雖尤善於洪武奚益哉

破分

明之冷欠宋之破分也淳熙時朱熹封事伏見祖宗舊法州縣催理官物已及九分以上謂之破分諸司即住催版曹亦置不問繇是州縣得其羸餘以相補助貧民些少拖欠亦得遷延以待蠲放恩自朝廷惠及閭里自曾懷用事除此法盡刷州縣舊欠名為隱漏於是毫髮銖兩取必登足懷以此進身取宰相生

靈受害冤痛曰淺諒哉斯言崇禎四年考選科道有在任征輸未全者值　上怒下戶部尚書畢自嚴於獄於是州郡催科冷欠皆為實徵一分告欠則銓選不遷一夫逋租則株連九族誅求之慘不上聞　上以為能臣閭之民力不可盡吏才亦不可盡也

封建總論 失

歷代封建

舊志謂蘄古無封建自正統封荊憲王始按姓苑漢弘農太守蘄良蘄春侯之後鄭樵通志略云不詳何許人先君曰蘄春侯陳浮後漢建武二十三年封浮卒子專諸嗣專諸卒子篤嗣見後漢書陳俊傳水經

注作三十年封良豈其後而以國為姓者耶又按前漢百官公卿表太始四年江都侯蘄石為太常則得姓遠矣隋有蘄春郡公達奚長孺見隋列傳唐咸通三年封叔祖紺為蘄王見懿宗本紀周顯德六年封後梁裔朱熙誨為蘄王見五代史宋孝宗興隆四年追封韓世忠為蘄王見宋史明洪武初封康茂才為蘄春侯追封蘄國公子鐸嗣侯亦追封蘄國公鐸子淵二歲未襲封實食祿二千五百石洪熙初追封皇四子瞻垍為蘄王皆古今之封建也然而皆未之國正統八年遷封荊憲王於蘄凡傳八王又荊永定郡王荊富順郡王荊都梁郡王荊德安郡王荊永新郡

王荆樊山郡王荆都昌郡王荆桐城郡王荆岷青郡王則皆建府於蘄矣志記荆滁遣桐城岷青而宋以前俱不載且蘄在魏屬弋陽在晉宋齊陳屬西陽魏黃初三年封曹彪爲弋陽王見三國志晉太康十年封汝陽王次子羕爲西陽公見元帝紀宋孝建三年立第三皇子尙爲西陽王見孝武帝紀齊永明三年改封武昌王子明爲西陽王見南史齊武帝紀建武二年誅子明以蜀郡王子文爲西陽王見明帝紀和帝中興二年以武昌西陽益封梁王蕭衍見南史梁紀梁大寶元年封西陽郡王大鈞邑二千石見梁書太宗十一王傳陳後主至德元年立皇弟叔穆爲西

陽王見陳書二十九王傳周有西陽公宇文溫見北史周宣帝紀其間雖有之國不之國者要皆封建往蹟而謂古無封建不亦疎乎又周武帝建德初高延宗僭即僞位改元德昌封莫多婁敬爲齊昌王元末劉福通僞將呂某封蘄王今蘄治東二里有呂王城又古之僞國矣

辨譌一則

盧氏續蘄州志載蘄國公薛祿宣德初爵陽武侯漢王高煦反命祿爲前鋒旣平高煦歸京師佩鎭朔將軍印帥師巡河至蘄黃遇敵進戰有功加大保宣德五年卒追封蘄國公謚忠武按祿膠人也永樂十一年以靖難及北征功封陽武侯洪熙元年充鎭朔將軍巡邊其後高煦反祿充先鋒擒高煦於樂安城復充鎭朔大將軍巡邊戰于鳳皇嶺收孳畜數萬加太保卒贈鄞國公謚忠武譌鄞爲蘄改鳳凰嶺爲蘄黃云出實錄載入蘄志謬

職官總論

漢重郡守二千石謂與民最親所舉必上廉厚吏嗟乎有以也夫然而高帝則貴明洽景帝則選寬愨武帝延光初則尙勇猛知兵光武中興則課兵民水火故吏才在濟時而已近代惟視年俸遷轉與撫按薦舉輒多便佞賄賂中大吏意嗟乎尙可言哉蘄在古或爲州爲郡

爲路爲府爲縣舊志宦蹟考十不得二三例不敢賢否統曰名宦夫考之不備則志無足取輿論無所申則民嵒不足畏今自漢以下見諸史集志記事蹟可考者總曰宦籍爲類十二首才力次勳烈次忠節次循良次廉謹次儒吏次文吏次鯁直次遷謫其下則記貪酷記叛賊至於事本非叛而致寇棄地罪同於賊則記誤國臣其官凡曰刺史太守總管達魯花赤知府知州曰治中別駕同知曰參軍通叛推官曰縣令丞簿掾史尉吏目曰學正教授訓導曰節度使安撫使制置使防禦使招討使屯田使觀察使團練使江防使曰統領都統制兵馬鈐轄指揮使千百戶曰守備曰巡檢曰驛丞曰都大

監茶酒監湖伯使倉庫使曰王府官屬凡若干人其人之骨已蕩爲冷風陰爲野土其姓字或見或沒於國史稗乘陳編敗楮之中雖其子孫亦不詎遠祖若宗之美譏何似焉知千百年後有所謂頑生者起而闡之褒之貶之誅之使復粲然于耳目之前嗚乎可畏哉筆千里之地禁婷是非較然明白而況宰天下者乎

巡檢

巡檢之官始宋或數州數縣管界或一州一縣掌巡或巡邏江湖馬遞捉捕私鹽茶皆主訓練遮邏機察之事仍聽州縣守令節制而都巡檢則以才武大小使臣充職稽各路巡檢得失明初於地分濶遠控扼要害則置須鐵印許糾發所在巡按而其後秖以吏員充之不得比丞尉見守令奔走伺伏與胥隸等嶄巡檢司二　一洪武二年設一正統五年設承平久減徭額兵哨十之八每司弓手不過二十人嘗爲盜緝捕上官而竄之崇禎末流賊掠境鄉民立砦自保有司慮爲亂禁之民益忿怒撫臣言宜聽立砦　上然之詔與砦主懸賞格如宋故事而巡檢之官遞命於山寨矣十六年有鄭巡檢者領弓兵守殘城頗幹可使忘其名

選舉人物總論

選舉之法如江河之日下制藝無用之學轉相授受上

以虛文責士下以虛文報之其有砥志勵精思竊竹帛融冶道德翱翔藝苑千不得一焉崇禎中　上厭科目詔三途並用行保舉習騎射設裕國足民奇謀異勇之科廷議紛挐撓不果何者偶儔之習久而昏盲之淡也或曰明白　成祖專尚經藝二百年來名賢踵出安在其病哉是不然豪傑之士矯然自見代其有絕目非然者莫不波流艸偃溺聲華於一時喪影響於後世悲夫悲夫惟漢近古以孝廉取士雖處士益聲同於無用然而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聲價者不少不猶愈於虛文相欺弄者乎嶄之儒行孝友忠節廉介隱逸尚義文苑特立傳其進士鄉貢歲貢國子生姓名皆存于編

隱逸

世之治亂士之顯晦雖曰人事實有天焉天之所顯不能使晦猶天之所晦不能使顯也是故五緯集而文教興天地閉而賢人隱夫隱有二有樂道而隱有避世而隱樂道而隱者其世可用而不用如嚴光高獲之流是也易所謂遯世無悶者也遯世而隱其心未嘗一日忘世而事有不可於是高蹈遠引久益自信如梅福梁鴻之流是也卜商氏所謂戰勝而肥者也夫戰勝而肥者彼初豈樂爲是哉陸機有言遯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恆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盜名

勝慾則偶影之操矜窮愈逢故凌霄之節厲也故避
世而隱者其心審度回翔知顯之不如晦也然後損
落江山甘心魚鳥非若樂道者之直情而徑行也蓋
苦節之貞也故曰天也今據志所載數人錄於篇

文苑

夫崑山產玉東海孕珠而荆璞隋寶見非其地山東
出相山西出將而何參信越長非其鄉故掘井取水
用不異於江河敲石求火功不殊於鑽燧何者寄無
嘗體生匪定方文章之道理亦然也故曰神芝無根
醴泉無源才人之生固不貴哉宇宙之大斯人之夥
其間秀質豈可勝數間者傑出知浮生之有盡慕立

言之不朽俛首抗臆刓精竭慮思爭光於日月冀壽
名等金石而卒力蹙氣窮賫志而歿又不可勝狀也
登文章之籙代不數人地不數見子雲而上成都不
聞有揚長卿以還臨邛竟無二馬繇是觀之區區方
隅必求所謂文人以實之不綦陋哉夫人著作必如
伶倫之權度胡曹之衣裳後世利用不復可廢不則
歲月飄忽銷為土灰有何創建急於不朽或齒毀櫱
盛嘒嗡風雲户傳詒癡之符市集訝鼓之舞及蓑衣
已拱雄劍不靈愛我者矜情異我者忌勢而役作者
孤行好諷自見淘沙揀金吹毛求類豈不難哉自傳
謂劉賓客云似君詩文當有神守必精神塞天地著

作侔造化始不在恒列也

疆域總論

周諸國荆州地可考者楚夔鄀黃鄖由麇羅巴穀隨權
都十三國揚州地可考者吳楚舒黃弘蓼蔣巢桐六鍾
離十二國楚兩見荆揚者何地界二州之境故也貳軫
絞三國地無考左傳桓公十一年鄖人軍于蒲騷將與
隨絞州蓼伐楚杜預曰鄖在江夏雲杜縣蓼今義陽郡
棘陽縣東南湖陽城文公五年傳秋楚成大心仲歸帥
師滅六冬楚子燮滅蓼臧文仲聞蓼與六滅曰皋陶庭
堅不祀忽諸杜預曰六廬江六縣蓼安豐蓼縣蓼地兩
見又漢有蓼城縣屬千乘郡晉屬樂安國山東地非春

秋之二蓼漢地理志南陽郡有比陽湖陽二縣據大明一
統志今南陽府唐縣也鄖今德安府也義陽故城在孝
感縣安豐則六安州然則隨絞州蓼又別為鄖之附庸
如舒之有舒蓼而非揚州十二國之蓼為公子燮所滅
者耶又考舒蓼文公十二年傳羣舒叛楚令尹子孔執
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杜預曰羣舒偃姓舒庸舒鳩之
屬宗巢二國名羣舒之屬十四年子孔將襲羣舒使公
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宣公八年楚為衆舒叛伐舒
蓼滅之杜預曰舒蓼二國名杜氏誤矣通鑑釋例曰舒
有舒庸有舒鳩有舒蓼非文公五年既滅之蓼明矣而
水經沘水註以滅蓼滅舒蓼為一事又鄖氏誤也舒蓼

若以地近蓼國而名一統志曰舒城縣有故六城夏封
皋陶之後於此括地志曰蓼國今固始通志郡邑略曰
蓼壽州霍丘縣唐書武德四年立蓼州領霍丘今蘄北
有四流山西南流入蘄水縣東流入安慶北流入霍山
一統志曰英山縣本蘄州羅田東鄉地宋淳祐間有鷹
山寨英山之譌也咸淳初即寨立英山縣爾雅邢疏曰
兩山相重曰英也合諸說考之固始舒城六安霍山英
山蘄州蘄水廣濟羅田皆六蓼地公子燮所滅者也一
作鄝集韻作鄒或作飂非晉志春秋三十一國失其處
而飂在其中則飂非蓼也路史謂當作鄝姬姓侯爵並
非從左氏傳是蘄舊志曰蘄在春秋爲蘄國戰國因何

所據耶

三國

漢初分南郡爲江夏郡仍隸荊州蘄春屬江夏建安
十三年曹操盡得荊州何夔傳曰建安中袁術與橋
蕤攻蘄陽蘄陽爲魏固守則蘄已爲魏有赤壁之敗
南郡以南屬吳吳後遂與蜀分荊州於是南郡零陵
武陵以西爲蜀江夏桂陽長沙三郡爲魏而荊州之
名南北雙立是此時蘄屬吳建安二十五年孫權自
公安都鄂分江夏郡爲武昌郡屬以武昌下雉尋陽
新陽柴桑沙羨六縣皆江南地而蘄改蘄春郡又省
郡爲縣屬弋陽郡魏又改弋陽爲西陽今之光黃州
地也黃初三年以江北諸郡爲郢州四年吳擄叛將
晉宗於蘄春復置蘄春郡先是宗爲蒲口守將叛入
魏至是擄宗還齊王芳本紀云自帝即位至嘉平五
年郡國縣道多所罷省俄或還復不可勝紀大氐蘄
初屬魏赤壁敗復屬吳文帝時又屬魏繼又歸吳三
國無地理志參詳傳記如此

南北六朝

晉武帝僑置牧司南渡分荊爲湘或離或合至宋又
分揚州爲南徐徐州爲南兗揚州之江西悉屬豫州
分荊爲雝分湘爲郢爲益分廣爲越分青爲冀分梁
爲南北秦及北魏南侵青冀徐兗及豫州淮西北皆

失於是又以鍾離置徐州淮陰置北兗而青冀二州
則治贛榆土字彌蹙而郡縣益分益小或一郡一縣
割成四五四五之中更復離合史臣不能詳舉大約
以州統郡郡統縣州曰刺史郡曰太守縣曰令或不
曰令而曰內史侯相縣令之次曰左縣長以主新置
之縣左長者縣令之分司也當後漢初江夏即徙居
南郡蠻晉時西陽有五水蠻五水者浠水蘄水巴水
赤亭水西歸水也元嘉二十五年以豫部蠻民立建
昌南川長風赤亭魯亭陽成彭波遷溪東丘東安西
安南安房田希水高坡直水蘄水清石十八縣同蘄
陽縣屬西陽其中希水蘄水係蘄陽地可考餘或蘄

地或非蘄地歷覽記志無從得詳其後諸縣旋廢為屯永光元年又以蘄水巴水希水三屯為東安縣宋入南齊南齊入梁二史皆無地里志又不能詳至隋祖可考

蘄治

蘄治在漢不詳何地水經注曰蘄水南對蘄陽洲入於大江蘄口洲上有蘄陽縣徙又曰臨江有公石山南對石穴洲洲上有蘄縣治卽所謂徙者也蓋鄘道元就魏時而言故又曰江水東逕蘄春縣故城南漢世祖封陳俊子浮爲侯國也以是案之故城者卽今治西五十里羅州故城也志謂漢高封英布駐馬下

山在羅州故城西而故城有西河一統志謂包絡羅州舊城之西卽桑欽所謂蘄水出蘄春縣北南過其縣西至蘄口入於江今西河驛水出推口者是也公石山今名龍峯山逃西至十三磯者是也十三磯水經註謂之黃公九磯一曰九圻也龍峯山上流三十里南岸曰韋源口水經註謂之韋口東有韋山韋乃韋之省也以此知漢之蘄春至梁名羅州皆治於西河而今濱江之城則景定三年築時知州王益率民保鴻宿洲鴻宿洲者卽桑氏所云蘄陽洲鄘氏所云石穴州魏時嘗徙治於洲矣元地里志云嘉熙兵亂廣濟黃梅皆僑大江中洲不獨蘄爲然矣

分野

先君曰貞觀中李淳風撰次象志因漢書十二次度數以唐州縣配焉所謂分野是矣一行以爲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曰北戒曰南戒吳越周楚在南戒蘄舊志曰秦屬南郡漢屬江夏郡爲荆州之域屬星紀此言不然也舜十二州禹貢九州復分十二州十三州以至瓜剖豆分割郡隸省之不同而其上應列宿當有不易之理卽如蘄古揚州地秦爲九江郡九江地廣兼吳周楚而有之至西漢改九江郡爲淮南帷蓐屬江夏郡江夏古荆州地蘄於是時如揚人而籍於荆井里墳墓在揚固若也唐分天下爲十道淮

南道隸十二郡而蘄春郡列第九唐志云淮南道古揚州域漢九江廬江江夏等郡廣陵六安及南陽汝南臨淮之境也其揚楚滁和廬壽舒爲星紀分安黃申光蘄爲鶉尾分鶉尾者翼軫也又云盡陳蔡汝南逾淮源至於弋陽古陳蔡許息江黃柏沈賴蓼須頓胡防弦厲諸國皆壽星自廬江九江負淮水南盡臨淮廣陵至於東海皆星紀壽星者角亢星紀者牛斗也予按蘄東南至德化縣一百八十里則所云星紀之九江北至固始縣四百四十里則所云壽星之蓼東北至六安州英山縣三百八十里東至宿松縣二百里則所云星紀之桐六皖云黃蘄屬鶉尾又云黃

參屬詩星何也一統志曰黃州府入翼十二度未知是否景星曰分野之說三代有之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皆有分星以觀祇祥左傳日食星孛占列國之變漢人以戰國十二屬牛女十二星七雄屬斗七星五車五星而天市垣二十二星又雜有所屬晉天文志出李淳風詳於天而不知地唐十道志出梁載言詳於地而畧於天宋王奕中興天文與費直周易分野蔡邕月令章句又各與其州次躔度則云出陳卓范蠡鬼谷先生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考陳卓魏太史令不宜敍序范蠡鬼谷之前京房西漢人不宜列譙周之後且州郡諸名非戰國時有

陋妄可知鄭樵取天竺說華夏僅占牛女下十二國而規外分野華夏所不見利瑪竇言天九重日月五星各居一重二十八宿六等之星在第二重地五大洲中國則五大洲中亞細亞洲百分之一耳其說又無所究竟也天道甚遠孰能經界如此彈丸居荆揚之交誠難辨晰姑錄歷代地理天文志備考

白茅堂集卷之三十終

白茅堂集卷之三十一目

志論

民風總論

仰占總論

白茅堂集卷之三十一目終

志論

民風總論

五方之山澤燥溼出産飲食曰風土時候之寒暑先後性情之剛柔長短曰風氣行有貞淫忠佞事有冠昏喪祭之不同曰風俗制禮約法同律度量衡齊天下之風俗曰風教風土得之地風氣得之天風俗風教得之人風土風氣古今不得而遷而風俗風教則與時變革者也夏之民忠入商而變質商之民質入周而變文所謂變革是矣其權在上曰君公而在下曰士士者四民之首士風正則俗正士風不正則俗不正士風所繫不亦

大哉三代之士吾得言之夏之末士多不義故在書曰惟夏之恭多士不克明保享於民至於百爲大不克開而夏遂亡商之末淫酗率下士不弔國亂故在書曰殷遺多士弗弔天大降喪於殷而殷遂亡至於文王乃克變之烝然向化故在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維新之命不可見而見於風俗故在詩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寧之猶言救也以之救寧訓安其教也故在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當是時士之賢者莫不得用故在詩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東遷之後風教日衰然而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故在詩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當是時士多不得用者敦本力田有公劉之遺不敢作爲淫亂而士女皆知守禮故在詩曰思媚其婦有依其士又其後風教益衰士力田而女勤織者不復多見故在詩曰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悅又其後風教又壞鄭衛之間荒淫成習故在詩曰惟士與女伊其相謔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當是時小國一二老成從而在之而憂朝不聞比黨不信相與詆諆欺衙故在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嗚乎春秋之亂始極矣又降而有洙泗之斷爭又降

而爲稷下之横議浸淫失職變爲游俠而焚坑之禍起以是觀之俗之善惡世之升降國之存亡皆本於士士風所繫顧不大哉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益言士也長民而有風化之責者於吾言庶幾視感焉

宗法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所謂別子者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也爲祖者別與後世爲始祖也繼別爲宗者別子之適長子繼別子與族人爲百世不遷之宗也繼禰爲小宗者別子之次子以其長子繼己爲小宗而其同父兄弟宗之也丘文莊曰大宗一宗其繼別

子者是也小宗則四有繼禰之小宗同父兄弟宗之有繼祖之小宗同堂兄弟宗之有繼高祖之小宗三從兄弟宗之至於四從則親屬盡所謂五世則遷者也是謂小宗先文康從而衍之曰禮繼別為宗之下止曰繼禰者為小宗未及言繼祖繼曾祖繼高祖文非安得知之葢禮言別子之適長子為宗宗者大宗也故遂言別子之次子不得比於大宗自使其長子繼已為小宗而已欲剖曰適長支庶之辨而辭有未暇故即曰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大宗是已五世則遷非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而何故曰大宗一小宗四合為五宗說固然矣

然而大宗直下則易明小宗旁出則難紀況不遷則一定遷則屢易故小宗宜加講焉大宗毋下一世有適子必有支子不問人若干皆自為小宗之祖各傳四世適長玄孫各得繼高祖之宗五世則遷者謂下繼高祖小宗一代又自以曾祖為高祖而其故高祖祧而不祀而新宗子亦不得復為四從兄弟之所宗也豈惟大宗之支子即小宗之支子亦如之葢凡為庶子者皆上不得繼人下則為人所繼各將為禰為祖為曾祖為高祖各將屬盡而遷焉故欲明大宗可無侯圖說欲明小宗非圖不可大宗雖非世冑不得立而小宗莫之禁也小宗立雖大宗可知矣因設名布敘大都一毋生二以見適庶之辨以著小宗之原自諸侯析而為小宗凡九世而止孰為繼禰孰為繼祖孰為繼曾祖孰為繼高祖孰為親盡而遷皆疏於下庶幾為明宗法者一助云

宗法圖

按嘉靖更定律制凡為人後者必稱嗣父母本生父母應襲爵者從嗣父母應貤封得請恩並及生父母不許稱本生為伯叔父母宗法為人後之禮始定

諸侯某

按禮宗法乃封建制為諸侯庶子設今除世襲外仕宦大家宜各譜系以始遷始有爵者推正適一人為大宗其同高祖者推四世嫡長一人為繼高祖之小宗以下如之

鼎 某嫡長子嗣侯
鼐 某次子始封所謂別子為祖者如鼐有弟不問若干人皆為別子準鼐
鼎下世世長子皆嗣侯庶子皆如鼐
鈛 鼐長子始為大宗
鐩 鼐次子自為小宗之祖如有弟若干人皆
杓 鈛長子二世大宗
鈛如有庶子為庶之弟者皆準叔祖繼禰為小宗之祖
棟 鐩長子繼禰之宗
沐 杓長子三世大宗
沐如有弟子為沐之弟者皆準叔祖繼禰為小宗之祖
沂 棟長子繼祖之宗
烱 沐長子四世大宗
沐如有弟子為烱之弟者皆準曾叔祖繼禰為小宗之祖
烜 沂長子繼曾祖之宗
坤 烱長子五世大宗
烱如有弟子為坤之弟者皆準高叔祖繼禰為小宗之祖
垧 烜長子繼高祖之宗
墉 烜次子

名自爲小宗之祖又世世傳子皆知之不別疏

炳 沂次子
烜 炳長子繼禰之宗
城 炳次子

泜 棟次子
煜 泜長子繼禰之宗
垑 煜長子繼祖之宗
埭 煜次子

焯 泜次子
埤 焯長子繼禰之宗

樞 錡長子繼禰之宗
洙 樞長子繼禰之宗
燂 洙長子繼祖之宗
增 燂長子繼曾祖之宗
㙌 燂次子

灼 洙次子
堲 灼長子繼禰之宗
培 灼次子

泗 樞次子
焯 泗長子繼禰之宗
堵 焯長子繼祖之宗
堂 焯次子

烓 泗次子
堅 烓長子繼禰之宗

至仁則六世祖玉璠之六世祖繼禰以棟爲高祖又以棟如之此毀矣後六世沂洙泗分俱祧

棟 錡長子繼禰之宗
沂 棟長子繼祖之宗
杰 沂長子繼曾祖之宗
垍 杰長子繼高祖棟之宗
仁 垍長子繼高祖棟之宗
瓊 仁長子繼高祖沂之宗
玖 仁次子

任 垍次子
球 任長子繼禰之宗
琳 任次子

墉 杰次子
代 墉長子繼禰之宗
琅 代長子繼祖之宗
玕 代次子

備 墉次子
瓚 備長子繼禰之宗

瑄 備次子

炳 沂次子
烜 炳長子繼禰之宗
俶 烜長子繼祖炳之宗
琬 俶長子繼曾祖炳之宗
瑊 俶次子

价 烜次子
琢 价長子繼禰之宗
璞 价次子

城 炳長子
信 城長子繼禰之宗
璘 信長子繼祖之宗
琈 信次子

伍 城次子
璠 伍長子繼禰之宗
琠 伍次子

泜 棟次子
煜 泜長子繼禰之宗
垑 煜長子繼祖之宗
修 垑長子繼曾祖泜之宗
瑛 修長子繼高祖泜之宗

佛 垑次子
琨 佛長子繼禰之宗
[illegible]
理 佛次子

埭 煜次子
位 埭長子繼禰之宗
璈 位長子繼禰之宗
琖 位次子

佶 埭次子
瑛 佶長子繼禰之宗
琇 佶次子

焯 沂次子
埤 焯長子繼禰之宗
偃 埤長子繼祖焯之宗
珷 偃長子繼曾祖焯之宗
琰 偃次子

佔 埤次子
琁 佔長子繼禰之宗

樞 鍒次子文自爲小宗之祖 叔父 鍒

洙 樞長子繼禰之宗

爔 洙長子繼祖之宗

灼 洙次子

墳 爔長子繼曾祖之宗
垓 熚次子
增 爔次子
臺 灼長子繼禰之宗
培 灼次子

俠 墳長子繼高祖樞之宗
似 垓次子
伽 垓長子繼禰之宗
仕 墳次子
倬 增長子繼禰之宗
侑 增次子
侶 臺長子繼祖灼之宗
佽 臺次子
傒 培長子繼禰之宗
値 培次子

琯 佔次子
琚 伽長子繼祖之宗
琢 伽次子
理 似長子繼禰之宗
瑤 似次子
琉 俠長子繼高祖洙之宗
瑜 俠次子
琮 仕長子繼禰之宗
璋 仕次子
珪 倬長子繼祖之宗
珣 倬次子
瑚 侑長子繼禰之宗
璉 侑次子
珠 侶長子繼曾祖灼之宗
珮 侶次子
珩 佽長子繼禰之宗
璜 佽次子
珊 傒長子繼祖之宗
珉 傒次子
珞 値長子繼禰之宗

泗 樞次子

焯 泗長子繼禰之宗
炷 泗次子

堵 焯長子繼祖之宗
堂 焯次子
堅 炷長子繼禰之宗
坦 炷次子

倌 堵長子繼曾祖泗之宗
偉 堵次子
俊 堂長子繼禰之宗
傑 堂次子
侃 堅長子繼祖之宗
偕 堅次子
倫 坦長子繼禰之宗
倬 坦次子

琛 倎次子
琭 倌長子繼高祖泗之宗
珂 倌次子
珍 偉長子繼禰之宗
珇 偉次子
珈 俊長子繼祖之宗
琥 俊次子
玥 傑長子繼禰之宗
璘 傑次子
環 侃長子繼曾祖之宗
琅 侃次子
玢 偕長子繼禰之宗
玕 偕次子
玒 倫長子繼祖之宗
玠 倫次子
玤 倬長子繼禰之宗
玟 倬次子

景星曰宗法之不行久矣先文康敘此圖而先王父錄之家乘中記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同姓雖百世猶親也故有百世不遷之宗而五世則遷者非誠親踈也先王

制禮不敢有過焉漢以來重世族而譜牒之書備官
論定吳立大公平魏立九品中正稽世族子弟月朔
第其賢否江左之亂國姓改革而高門猶世其家五
季紛紜宗法譜學盡廢去先王之教益遠矣蘇子瞻
曰先王教衰父子異居兄弟相訟禮讓之風息而爭
鬬之獄繁以合族之法爲迂濶不必行求民忠厚而
易治也難矣遠哉斯言夫使人知有本家知自愛於
天下何處焉故取右圖附民風考以寓先公敦本厚
俗保家維國之志云

立後

會典凡民無子者以同宗昭穆相當之姪承繼則許

先同父周親次大功小功緦麻如無則擇立遠房亦
許乞養異姓不許洪武二十九年令義男隨義父姓
襲官職者當封贈義父母此爲土官武職建立邊功
而言非文臣許異姓承襲也律有遺棄小兒三歲以
下雖異姓仍聽收養即從其姓以卹孤也非許立後
也丘濬曰古者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小宗絕
則不爲立後國朝親王初封未有繼則之子而國絕
則亦不立後益古禮也親藩且然况庶民乎今庶民
家生前以昭穆相應之子從幼撫養亦律所許若死
後爭告承繼無非利財產而已使其籍係軍匠雖官
府務之使繼彼肯從哉宜敕禮部定制前代名賢之

後或本朝曾有大功顯爵者許以宗法爲法先求繼
禰小宗次繼祖之宗次繼曾祖之宗次繼高祖之宗
四宗無人然後及疏族不許失昭穆之敘若不承父
命不序昭穆爭爲人後貪利忘親者宜禁勿許文莊
之言如此夫立同姓已非得已而民間富豪往往潛
養他姓昔鄫子取莒子之子爲後春秋書曰莒人滅
鄫晉升平元年剡縣陳素婦潛以女易鄰子成童祠
祀家忽見鬼皆其先人至門便住別有羣小來座噉
食婦懼吐實還男鄰家唐有私養屠兒子令術人召
鬼鬼短褌持屠刀踉蹡入曰烏用爲是此秦皇晉元
所繇不永天下也夫屠兒豈知大賈小吏事哉鬼神

假以眎人耳繇斯以覩不當立而立鬼神所不與而
又從而爭訟蛆出戸閾犬歌梅花嗚呼不大足痛哉

方音方言

韻學生於言語言語生於聲音聲音生於風氣故有
清濁輕重清濁輕重者一字之中同出脣齒喉舌牙
而脣有脇脇齒有齊差喉有虛實牙有兼半舌有微
捲半捲此則四方之不同沈約定其清濁輕重東冬
江陽虞魚庚耕所繇分別而洪武病其多偏蓋各有
得失也邵雍四聲用辨二天(先天 後天)神珙四聲原譜一
母一母微差諸子頓遲至於字母既立亦可旁通隨
其風氣以立母子叶之所繇用矣凡叶之道上母下

子母以天定子隨俗易無失母兒無失母字母子皆
易叶之失矣古以方音叶叶是也今以古音叶叶非
矣方音方言不同方音易別方言難曉方音可証以
文方言必証諸事如春秋傳勾吳邾婁於越大鹵矢
胎伊緩於莵是方言也使之明詁必同郭公而楚鼠
曰璞齊蠅呼羊桼蟲名程吳玉稱肉越鹽爲餘是方
音也楚語見經史者今又迴異後來不同當如今昔
故志方音方言俾考古者會文通義焉

歲時服飾昏喪 附記十條

七夕穀板

七月七夕荆王宮人乞巧製穀板事始宋代夢華錄

云京師七夕貴家結綵樓於庭謂之乞巧樓又雕木
綵裝欄座紅碧紗籠飾金珠牙翠一對有値萬錢者
或作村舍田陂種麥穀其上按唐俗已然王建宮詞
畫作天河刻作牛玉梭金縷絲橋頭每年宮女穿針
夜敕賜諸王乞巧樓

儺

楚俗尚鬼而儺尤甚蘄有七十二家有清潭保中潭
保張王萬春等名神架銅鏤金艘製如椸刻木爲神
首被以綵繪兩袞散垂項繫襍色帉帨或三神或五
六七八至十餘爲一架焉黃袍遠游冠曰唐明皇左
右赤面塗金粉金銀兜鍪者三曰太尉高髻步搖粉
臉而麗者二曰金花小娘社婆鬋而翁者曰社公左
騎細馬白面黃窄衫如俠少者曰馬二郎行那一人
肩架前導大纛雉尾雲罕爆槊格澤等旗曲蓋鼓吹
如王公迎神之家男女羅拜鷄豕疾病皆祈問焉其
徒數十列幢歌舞非詩非詞長短成句一唱衆和嗚
咽哀惋隨設百戲奉太尉歌躍幢上主人獻酹三神
酢主人主人再拜須臾二蠻奴持紲盤舞有大獅首
尾奮迅而出奴問獅何來一人答曰涼州來則相與
西望而泣爲思鄉懷土之歌舞畢送神鼓吹偕作婦
女至門掩泣霑衣而別先立春一日出神於厦具儀
簿隨土牛後春分後復入匱藏焉按假獅即唐天寶

西涼舞亡國之音胡爲乎來哉張王者張巡也萬春
者雷萬春也以爲儺神不知原起或者因巡厲鬼殺
賊一語故以驅厲而以玄宗爲厲主耶崇禎後儀仗
無復鵲觀獅舞如故

抓拉揪子撇兒

天啓末婦女梳尚浮渲易髻以髻盤旋甚緩名揪子
輕幬名撇兒猶唐末因髻拋家髻服妖言不從也男
子戴抓拉帽即查剌之轉音遼道宗名查剌燕居戴
六瓣緊窄帽後因以名之崇禎中爭尚抓拉猶揪子
撇兒也

纏足 纏去聲

纏足不知何始楊用修云六朝樂府雙行纏疑始此
又云安寧知州董氏藏漢雜事秘辛一卷記桓帝聘
懿獻梁皇后事云自踝至足長三尺二寸足長八寸
脛跗豐妍底平指斂約縑迫袜收束微如禁中乃知
纏足始漢用修好奇不察文義既云長八寸非纖縮
矣脛跗豐妍底平指斂胷其天姿非指纏縛也約縑
迫袜言收束履支袜膓衣今袜肖也隋煬帝詩寶袜
楚宮腰劉綏袜小稱腰身李賀寶袜菊衣單徐賢妃
纖腰宜寶袜是也張禺山謂史記臨淄女子彈絃纏
屣當始戰國張說亦非也說文纏踐也非纏足也惟
焦仲卿詩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知始漢魏間畢

粧漫錄云李后主始教弓足據李義山好好題詩詠
玉鈎則唐已鈎矣今俗削木如棊子承踵令趾向下
纖削而直如笋初生始天啟中據元人詩踏春小靴
紅鴿嘴鴿一作鶻則元已有之羅襪見雒神賦褕襪
見王潛夫論釋名曰有底曰襪無底曰袴太白不著
鴉頭襪李後主剗襪下香階皆與男子所著同特曲
項如鴉耳近則洞底曰鄰袴說文曰袴脛衣也致虛
閣雜俎云太眞名錦袴襪爲藕覆則漢唐已有之降
萬前長過半骭天啟初短緄上髁五行志所謂下不
足也

長裙

古婦女衣裳曳地近短至露骭五行志所謂下不足
也復齋叢記云成化時婦女衫裙曳地

矮冠大袖

萬曆前士大夫高冠窄袖末年矮冠大袖婦女亦如
之五行志所謂上不足也

丱角

女子未嫁丫頭古俗也父老云正德時猶然雜記曰
燕則鬌首是也唐施遠詠蘄州丫頭何不梳妝嫁
太休被人嘗嗔作丫頭只因誤聽貞姬說號閤千秋
與萬秋今專以呼媵婢非也廣陵女兒雙髻名丱角
字書作妑音琶非也當作丱古侍童亦丫髻太白詩

黃頭奴子雙丫髻

女子拜

丈夫揖而折腰女子拜微離膝宋太祖問禮官王貽
孫引太和中幽州從事張建章渤海國記以對云始
唐武后此說非也釋名曰丈夫拜曰趺趺跌然屈折
至地也婦人曰扶自抽扶而上下也古樂府隴西行
云伸腰再拜跪然則漢已然矣近來驕貴女子正立
捧手著乳微下之而膝不動貌不恭也

嫁女坐穀

女子嫁坐一斛穀插食筯數十父兄掬穀撒之以女
登輿按京房嫁女雞鶴神在門令撒穀豆其說久矣

盜碗踹臼抱質跨鞍塡粧餵飯皆極俚俗近亦不行

紙錢

喪祭用紙錢始唐王嶼漢人瘞則瘞錢名曰寓錢嶼始剪紙代之今以祀鬼神蘇易簡云神不能神隨時之態

唱喏萬福

周禮大祝辨九拜四曰振動鄭氏云兩手相擊也楊升菴云今倭人曲躬拍手爲拜亦古遺意何燕泉云揖俗曰唱喏古人相揖作此聲唱喏者引氣之聲也按宋人北庭事實揖不唱聲名曰啞揖則爲衆嗤笑契丹人置手胷前而不聲宋人以爲恠云今承元之

後揖不唱聲久矣唱者唱言也喏者所作唱之聲拱手至地大唱聲曰大喏禮之隆也拱手至膝細聲唱者曰半喏禮之殺也女子揖必唱萬福今皆無之惟姆戲教嬰兒引手曰喏民間婦女相見曰吽吽猶曰唱喏亦唐宋遺風也

仰占

仰占總論

仰占步候有可觀者焉然而天道難明不可一端盡也二儀五緯宿離薄食暈珥朓 慝贏縮圜角孛犯飛流有變乎上必應乎下天文家言 縶縶可按而儒者非之曰人非應天天應人耳記不云 乎外政不修陽事不得謫見於天日爲之食內政不修陰事不得謫見於天月爲之食天變所起本繇人事而曆家聞而笑之謂爲一定之數推求交道定時刻躔度分數五星進退順逆遲留見伏無一或爽諸家各勝靡所折衷先儒謂天道甚遠三國時黃權以乾象正統在魏而月犯天王蜀主殂晉末歲犯天關庾翼憂晉而石季龍閉關梁武惡熒惑入南斗下殿自禳而魏孝武西奔又若星流紫微劉聰死彗掃太微符堅敗火守帝座呂隆破金入端明海陵弒豈末數小術所能測知以恐言之天道無常善惡應焉而已趙尹史見月生齒齕大畢占有兵變趙君曰天下共一畢知爲何國也四尹史其後公子牙謀弒趙君魯

昭公七年日食晉侯問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者對曰魯衛惡之是年衛侯魯大夫季孫卒襄公六年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楚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七月昭王卒由斯以談諸侯陪臣得占日月不獨天王與王后而已然則梁武敵應天象之疑庾翼天公憒憒之語不可以解乎故分野之說始春秋戰國說雖不純事變恒應古語云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天變所來皆宜引咎雖替天共主而兵革水旱輒有應者故取角亢氐斗牛翼軫七宿中日月五星之變係楚分野者錄以備考事應顯然者亦附記焉

日月變

日月變何也日月未嘗變也祲氣所爲也祲氣本於地故此見彼不見以所見占之如隔紗縠乘風烟望燈炬光體暈搖紗縠撤風烟息光體如故故知日月未嘗變也日月未嘗變祲氣掩之而曰日月變如日未嘗虧月掩之而曰日食月未嘗食塯虛當之而曰月食皆以見者爲文也凡風雨雷電霜雪雹霰暈適背穴抱珥虹蜺皆非天故天裂非天裂也天鳴非天鳴也日鳴非日鳴也日並出非日並出也日有黑子非日有黑子也日鬭非日鬭也日如蕉葉非日如蕉葉也日中見三足烏月中見兔及日月中見他物非日中見三足烏月中見兔及他物也兩月相承非兩

月也星流隕非星流隕也恒星不見非不見也五行之氣爲之故日月變與雲氣同占

雲氣

雲與氣不同高者曰雲卑者曰氣久者妖星暫者虹蜺以所見占之亘天者氣也非雲也高者災遠卑者災近以色占之乍歿者雲非氣也緩者災遠疾者災近以形占之

雹

六七月之間火來乘金金畏火而伏十五日而伏極巽伏也如是鬱而爲風風轉於空雨遇而聚日炙其外雨如熱湯下遇伏陰故凝爲雹雹之爲言薄也陰來薄陽陽不自忍也其將作也纖羅不動仰而望之有雲如羿如犬如青白幢如翅鬐如亂旗如幡帶雷運運錯亂電暖暖無度陽氣散也風之行於天而未及於地也則暴風時作雨雹蛟龍興凡有此雲氣雷電者災將作也焦氏易林曰白雲如帶往往來處飛風送迎大雹將下擊我禾稼僵死不起

虹蜺

虹蜺者何雨見於日衝而成色也虹之爲言訌也蜺之爲言睨也其體正圓人在日上雨下山原所隔睨而見半也其占屬土屬土者何雨少陰金氣本乎土也霰雨後虹見地氣泄也小雪不見地氣閉也不當

見而見故日旁虹天投蜺皆思不睿之罰也虹蜺有色而無形雨氣深則日衝深雨氣淺則日衝淺衝者日體之影也日影入隙必圓登樓望水自下望之則成虹溶溶青入雌水中屈竅作圈酌而灑之空中飛揚五色瀾轉有人在山下背日望之則虹也潤中登山面日望之皆霧雨理可知矣淺深自映復有兩重日其深者爲雄日其淺者爲雌也呂日如朱王風賦雄風雌風雄曰虹雌曰蜺皆霓類也舊說虹有物如蝃蝀吐氣成者形如大蝡者驢首就釜井飲者淫婦女者如弓兩端有首者說雷如鷹者如狍者如王孫者如婦雞數十中可食者如小兒者皆災也變也無形理也常也

星流隕

火土之氣非水則不交不交則閉閉極則泄泄而上衝遇陰則雷電遇陽則流隕暑燠則多寒肅則少故曰流星非流星也經緯常星有定次焉有定數焉無流隕也或曰星無名者善流隕亦非也流隕之大者起滅自地上望之若起某滅某者實則近於地遠於天占候家指某宿某度占多不合矣然而亦以國土所見者占之星隕成石亦隕火也高極則爲孛彗隕犁及地則成石如人身中陽清爲氣陰濁爲血氣不當出而出則爲汗血矣炮火引綫知雷電矣雷斧雷墨知隕石矣故曰星隕非隕也漢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而復至雞鳴止與春秋星隕如雨同陽不足而陰乘之望之若繹繹而隕非星眞隕也

風雷雨雹非時之應

先君曰春恒寒雨雪夏多旱春多燠夏際多寒夏雹秋多風秋冬之際虹冬多雷冬雷地多震冬震雷春多恒寒雨雪甚則木介夏多伏陰則多雹冬多晝陽則雲如峰起多雷電矣先君曰國有兵政則多風國有敗政則多蟲蟲旋風也旋風猋風也有厲政則多雷有亂政則多虹有急政則多恒寒雨雪有亢政則多雹有苛政則多旱陰謀伐上則恒陰是故多風則弭之以禮多蟲則弭之以舒多雷則弭之以法多虹則弭之以嫌（別嫌明微也）多恒寒雨雪則弭之以寬多雹則弭之以悔多旱則弭之以原（原赦也）恒陰則弭之以愼易曰震無咎者存乎悔其此之謂歟（多多有之猶言或也）

風占

先君曰凡雲東奔風從西來凡如是相反者謂之鬱屋殺百物民多疫雲東行風從東來凡如是相順者謂之暢風物昌民泰

白茅堂集卷之三十一終

白茅堂集卷之三十二

志論

白茅堂集卷之三十二目終

白茅堂集卷之三十二

志論

五行洪範衍總論

論曰五行之說祖洪範初夏侯始昌傳夏侯勝說與劉向同而歆獨異京房易傳董仲舒春秋繁露又各殊焉證據春秋或離或合宋儒譏其附會盡目爲妄歐陽修撰唐書五代史稱春秋不明災異夫春秋文指皆不明言何獨災異鄭樵以五行爲巫瞽之學止紀天變日食星逆行山崩地震水旱火災大風而已物怪人妖舉而廢之其論曰天地之間災祥萬狀人間禍福冥不可知若之何以一蟲之妖一氣之沴繩以五行又若之何以一視之遠一言之徐一衣之偏一冠之異關五行之沴樵之斯言未爲達矣春秋鸜鵒六鷁鼮鼠冬麋螽蜚桃李冬華皆記之樵奈何廢不錄且夫彭生伯有之妖易所謂載鬼張弧也投蜺龍見易所謂戰野無首也鼓㲉自燒易所謂鳥焚其巢也秦師超乘王孫滿知其必敗伯有歌風趙文子知其必亡晉定執玉卑坎爲加憂之義也熒惑退三舍震存乎悔之義也王風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左史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奈何貌言不爲身沴乎避凶趨吉夏侯諸儒之所存心也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故禨幾也聖人垂戒之微旨也於是述先學志五行庶幾求前儒立言

之指焉

洪範衍

聞諸先君曰劉向以五事配五行說本夏侯氏與天文五星樂律之書皃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劉氏從而衍之宋儒疑九疇本九則詆諆劉氏然疑雜圖蓋劉意深特其說未盡合耳經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一皃二言三視四聽五思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何以言之升降俯仰血氣也胚胎血氣之本也故皃從水雨水也正月坎九五始雨水九月天杞見雨止水始涸皃恭血氣和則休徵時雨不恭則狂狂則咎徵恒雨水失德汎濫淫佚故為大水

為不潤下地忽變甘醎或涌溢飛鬬皆不潤下也滑伏為界故為介蟲之蠥魚水族也故為魚蠥鼠水屬也性陰賊故為鼠妖豕黑色善下故為豕禍服制所以飭皃皃不恭故為服妖支離淫亂故為下體生上之痾其應為僭為纂狂之罰也凡物不當上而上者皆是也水色黑故為黑眚黑祥眚自內生祥繇外致也坎為隱伏為加憂故為恒陰為夜妖惟水沴火沴木沴金沴土凡我沴彼其咎在我不在彼也聲成言言成文文明离象也故言從火離為日為電故暘火德也言從則休徵時暘不從則僭僭則咎徵恒暘雨少陰之氣金德主順也僭則不順火來乘金是為燥

金故不雨也火失其性則不炎上凡火光轉行火不燓熾熒熒不與爨火歡散皆不炎上也天殞火不為不炎上何也天火炎下地火炎上天火太陽也地火雲雷木石金水土之火也故地見流火為陰火為不炎上天見殞火不為不炎上也不為不炎上故但為赤祥也飛揚就燥為羽故為羽蟲之蠥雞羽屬赤色為正故為雞禍蝗介而羽離象金騎鬬蚘是生蝗蠥赤為火沴水馬火屬也火氣盛故為馬禍火藏發竅於口舌故為口舌之痾為詩妖為訛言熒惑為妖則旨識與也離為乾為大腹為聲為烈故為鼓妖凡物不當聲而聲皆曰鼓妖也火色赤故為赤眚赤祥惟

火沴水沴木沴金沴土東方震震來虩虩故視屬木木藏發竅於目故為目痾於時為春奧則螟蟲啟草木茂視明則休徵時奧不明則豫替者之行猶豫也豫則咎徵恒奧凡無冰無雪霜不殺草冬溫桃李冬華冬不雹而雷冬春雹春無雷春不風雨春秋大熱秋暑復榮愆陽亂生皆恒奧也亦木沴水少陽之氣所泄也為木不曲直連理側生易種皆不曲直也為草妖木類也曲直為龍蛇故為龍蛇之蠥艮為狗艮東北方少陽之位素問曰春水令其畜狗狗蒼色為正故為狗𤞤木色青故為青眚青祥惟木沴水沴火沴金沴土金主聲聲主聽聽主耳耳屬水金水清寒

則耳中空空則聰聰則休徵時寒不聰厥咎急如聾者徧急自信則急則咎徵恒寒金主網伐網伐過激故恒寒也爲金不從革金自成毀不聽陶冶也爲耳痾耳聽官也西方兌兌爲羊鄭玄作陽虞氏作美从火養賤女妖聲也故从火从羊省聲與鄭氏義同卿漢書西南夷傳嫣也說可兩存故爲羊既羊白色爲正也金通氣爲毫毛故爲毫蟲之蠥爲虎妖金色白故爲白眚白祥惟金沴水沴火沴木沴土五行宅中爲土五藏宅中爲心心之官則思思睿則休徵時風風土氣之發思之象也不睿則霿霿則咎徵恒風甚則霾霧矣爲不稼穡不稼穡者不旱潦而百穀草木不實也凡石麪聖米野麥稆穀稗艸化稻稻化稗艸

野蠶成繭地中得米穀皆不稼穡也爲雨土不風不霧而塕塕孛孛然而著於物也爲虹蜺土氣淫泄陰陽亂合也爲瘟疫火土交厲也爲人痾萬物惟人善思其爲痾也爲民多癡多狂悖多暴厥死復生生異形男化女女化男男女具體童子暴長是也爲蠃蟲之蠥螟類也爲華蠥男女媾精艸木媾榮國有女禍華孽乃生爲心腹之痾爲果蓏之蠥果蓏仁藎象人心也爲牛既牛大心而少慮者也土色黃故爲黃眚黃祥惟土沴木沴木沴火沴金土宅中而寄王失德則衆沴歸之故惟水火金木沴土災之大至焉矣王者有震德則不爲災易曰震無咎者存乎悔

釋五行之沴

聞諸先君曰五行生尅常也沴變也生者尅尅者生變政復仇淫亂侵淩故曰沴沴之爲言戾也厲也劉氏說未備也變不勝舉舉其概。水沴火者爲二日三日十日並焰爲日影百千爲日中黑子爲日鳴爲日鬭爲日如蕉葉爲月晝明爲夏寒[illegible]霜雪爲夏秋大雹亦爲蝗穿地出飛而不飛爲北方赤氣如火不旱得之當旱大旱得之當雨爲蟲鳥銜火焚民居爲油酒變水爲魚鱉大上沴金者爲二月三月多月爲月隊爲月失蟾蜍爲月中見物爲金物汗液如銅仙淚下六鍾出淚渾儀液流者是也爲鏡妖如鏡中不

見頭鏡中鬼出是也爲井中生石筍生金陰爲陽柔爲剛下犯上也爲梁柱生芝家有毯也沴木者爲木木少陽氣衰也爲木無故腐濕爲男蠥倒生爲多鼠沴土者爲山崩頹爲土潰水出爲晝晦爲桃李冬華爲木不然亦爲木沴火。火沴水者爲水變臭變赤變酒變苦水鬬水逆水飛水漏水然水嘯水衍水立爲雨如熱湯爲地境地境者地實無木火氣化水遠望如水焰見物影如陽燄之類也陽燄者地實無水望之灩灩炎炎然若是也夫火明在外水明在內明在地內故曰火氣化水也爲冬雷電桃李冬實冬春雹爲南方黑氣如水大雨大水得之當旱不雨不水

得之當疫爲鼠羣渡江河爲蜚蝗甚則齧牛馬沴木
者爲樹中有聲有血有肉有文爲艸木自焚爲火從
服物出爲謡妖如謡中鬼出畫圖變異門壁器物有
形像文字是也與訛言同占爲雷震殺人畜爲植物
變作生物爲空中有聲爲旋風大作沴金者爲金物
傴僂爲釜底有文爲石中有文爲石中起烟火爲刀
劍火出爲毛髮火出爲窯冶變爲天鳴爲鼓妖爲鐃
中有人語爲石言爲井鳴爲天裂見人物天非裂陽
不足光如激電也所見如所占凡此皆火感震氣而
爲之爲雷火鎔金不灾木亦爲赤雨雪沴土者爲地
然爲井忽變鹽爲腐臭爲地忽增長爲地死如灰爲

地產石麪爲井中無故得腐肉得死人爲地中飛鳥
出爲井泉竭爲瀵血爲地得饌食爲殞風氣爲赤風
霧爲雨焦穀○木沴水者爲恒奧爲冬不雷而雷過
奧則地當震爲冬春雹爲水生毛爲墻屋氷華爲蛙
蚓冬鳴沴火者爲天火殺物爲倏中衣冠成灰爲火
中出花鳥蟲蛇爲木不然亦爲木沴木沴金者物自
動或動且鳴爲物自失如門牡亾之類是也皆震氣
爲之爲金生毛爲金玉生芝爲雪絲爲雷火鎔金灾
木沴土者爲井中生樹木爲艸木驟長大爲地中雲
氣起如龍蛇爲地中得大木爲地生毛如絲○金沴
水者爲河池氷華爲雨水爲水中無故生花爲水紋

如畫爲介蟲登陸爲江河無魚沴火者爲火不熱如
聖火千年火是也爲碑生金石金類鑄立則爲火也
爲躍冶爲金鐵物飛沴木者爲物自壞爲木中有聲
爲艸木作旗幟矛盾車馬狀亦爲木介爲木自斷裂
爲蛟龍秋起爲雷火灾木不鎔金沴土者爲地中刀
劍聲爲土石成花鳥樓臺爲地中得兵爲地生毛如
氂爲銅器生毛爲地鑄須流爲井氷爲井中虹出爲
地鳴○土沴水者爲水忽不流爲水變甘爲河淸爲
醴泉爲甘露沴火者亦爲日影百千爲日出地入地
有物來鬬爲地起熱氣爲地中生肉爲地中鳥獸出
沴金者地忽金屑亦爲須流爲星隕如雨爲雨血雨

草穀雨魚鼈雨毛雨金雨錢雨諸物從其類占之多
由風灾土德爲沴感乎少陰雨物臨異也沴木者爲
地中涌出樹木草木成人禽形爲枯樹復生爲梁柱
生枝葉爲儀仗生華爲木生毛爲華實非其種爲芝
艸朱草凡陰不干陽子不尅母反是則爲沴變不可
枚舉惟地震地陷地裂地中歌呼聲山移山搖山鬬
屍變恒陰數十日雨土地生土錢地中人出塚中死
人出入物孕多損怪恒陰雨土者爲金木水火沴土
凡撰圖於左方

洪範五行圖

一曰水 六 皃 後宮 庶謀 禮

恒雨

大水 水失性見於天爲辰星逆行爲亢角動搖爲出蚤爲出晚當變天妖及彗星爲經天晝見

水不潤下 湧溢 非鹽池井忽變鹽與水沴火同占

介蟲之孽 黿鼉螺蚌蝦蟹虸蚄蟊

魚孽

鼠妖

豕禍

服妖

下體生上之痾

黑眚黑祥

恒陰

夜妖 鬼气晝出鬼影晝地鬼哭若嘯與人逢逆

水沴火 見于天爲辰星與熒惑色黑爲辰與熒惑相守

日赤出日影百千 日中黑子 月鳴

日闘日如蕉葉 月晝明 夏寒

夏隕霜雪 夏秋大雹 北方赤氣如火

蟲鳥銜火 油酒變水 魚鼈大上

水沴金 見于天爲辰星入太白爲抵太白爲逵太白當有謀變兵憂爲辰入月辰

月犯食月並出 月墜 月中見物 金物汗

夜月失蟾蜍 鏡妖 井中生金石

梁柱生芝

水沴木 見于天爲歲星黑

木冰 木無故腐徵 多鼠 鳥孽倒生

玄武見 木不然

火沴土 見于天爲辰星出房心間爲填星黑爲填星有氣如魚形命曰餌魚

山崩 土濆水出 晝晦 桃李冬華

泥塗上封草樹

二曰火 七 言 外敗 厥官 吏

恒暘

火災 火失性見於天爲熒惑逆行所居留三月至九月作前作後作左作右亢角動搖兵喪火旱

火不炎上 平地宮室火光轉行 火燒 炊爨不興

羽蟲之孽

雞禍

蝗蝥

馬禍

口舌之痾

訛言

詩妖

赤眚赤祥

火沴水 見於天爲熒惑與辰星合命曰濟當飢旱逵跡如勾命曰勾已爲夏月辰色赤

赤風霧 江河水變臭 水變赤

水變酒 水變油

水變苦鹹 水鬭 水逆

火漏 火然 火燔淫

水行 水立 雨熱如湯

地鏡 冬雷電 桃李冬實

冬春雹 南方黑氣如水 鼠草渡江

蜚蝗 空中有聲

火沴木 見於天爲歲星變赤

木中有聲 木中有血 木中有肉

水中有文 草木自焚 火從服物出

畫妖 雷震殺人 及非時霹靂

植物變成生物 旋風大作

火沴金見於天爲熒惑太白合命曰爍當有喪不可舉兵爲熒惑逆行入月順行入月
金物偃屈　釜底有文　石中有文
石起烟火　刀劍火出　窯冶變
天鳴　月裂　鼓妖　鏡中人語　石言
井鳴　天裂見人物　赤雨雪
毛髮出火　雷火銷金　不灾木
凡金物石鳴皆鼓妖
火沴土見於天爲熒惑與塡合于犯當旱將軍亂爲火夏季逆行爲塡赤芒角
地然　風霾紫赤　井水變鹽及腐臭
地忽增長　地死如灰　石燬　水泉竭
井中無故得腐肉死人　地中瀆血
地中飛鳥出　地中得髑食　臭風氣
雨焦穀

三曰木八　視　相　庶民　工

恒奧火失性見於天爲歲星失舍爲芒角動搖化爲祅星
木不曲直　連理　倒生　變種
草妖
目痾
龍蛇之孽
狗禍
青眚青祥
木沴水見於天爲歲與辰合謀變更政
無水　無雪　霜不殺草
冬温　冬多霞　冬日無光
桃李冬華　冬不雷而雷　冬春雹
春無雷　春不雨
春秋大熱　秋暑復榮　愆陽亂生
水生毛　墻屋木華　蛙蚓冬鳴
木沴火見於天爲歲與熒惑合大旱
天火殺物　篋笥衣帛成灰
火中出花鳥蛇蟲　木不然

木沴金見於天爲歲與太白合兵喪大水爲歲與太白鬬有內亂爲歲食月
物自動　物自動且鳴　金石漂浮
金生毛　金玉自芝　雪絲
雷火鎔金灾木
木沴土見於天爲歲與塡合有內亂
井中生樹木　草木驟長大
地起雲氣如蛇龍　地中得植木
地中毛如絲

四曰金九　聽　將　庶物　兵刑

恒寒
金不從革金失性見於天爲太白失舍爲芒角動搖化爲妖星爲經天晝見爲長星
耳痾
羊禍
毛蟲之孽八
虎妖
白眚白祥
金沴[illegible]見於天爲辰星色白爲太白壞遶辰星爲食辰爲太白北離申酉命曰反生爲月戴太白
河池氷華　雨氷　水中無故生花
水紋如畫　介蟲登陸　江河無魚
金沴火見於天爲太白色白爲月食熒惑
火不熱　砰生金　羅帀
金鐵物飛　夏雹
金沴木見於天爲歲星色白爲月乘犯歲
物自壞　木中有聲　木介
草木作旗幟[illegible]如車騎狀　木自斬裂
蛟龍秋起
雷火灾木不鎔金

金沴土 見於天爲塡星白爲月犯塡

地中刀劍聲 土石成花鳥樓臺

地中得兵 地生毛如氂 銅器生毛

地中涌流 井中虹出

井水 地鳴

五曰土 五 思 君 霿 事 尸

恒風

霾

土不稼穡 土失性爲土星逆行爲失次上一舍二舍當大水下一舍二舍當天裂當地動

黃 彗

穀草無故不實 聖米 野麥 穭穀

稆花稗草 野蠶成繭 地中得穀米

蒙霧

雨土

虹異

瘟疫

人痾

女訛 骨肉相食 死復生

生異形 男化女 女化男

男女具體 民多狂病

童子暴長

羸蟲之蠥

螟

蝥妖

果蓏之妖

心腹之痾

牛旤

黃眚黃祥

土沴水 見於天爲塡與辰合命曰邕沮戒用兵

水停流 水變甘 河清

醴泉 甘露

土沴火 見於天爲熒惑暈

日影鬭動 地起熱氣 地中得肉

地中鳥獸出 星流

土沴金 見於天爲塡與太白合有兵爲塡入月國有憂

地中金屑銀絲 隕石 雨石

雨血 雨肉骨 雨木五谷草實花葉

雨魚鼈蟲 雨釜甑 雨毛羽

雨絲縑絮帛 雨金錢 雨鐵湏

雨硫黃 雨涕汁 凡雨異物

當聲不聲

土沴木 見於天爲塡與歲合大水國飢

地中自湧樹木 草木如人禽形

枯木復生 梁柱生枝葉

儀仗生華 朱草 芝草

華實非其種 木生毛

金木水火沴土 與人痾同占見於天爲五星聚命曰更始數終復始亦曰天元

地震 恒陰地震 地震雨土隕石

地震水出 地震火出 地震日食

地震大風 地震而雷 地震星見

地震山崩 地震陷裂 地震鬼哭

地震萬物雷同 地陷

地裂 山格 山移

山鬬 屍變 恒星不見

地中歌呼音樂聲 地生土錢

地中人出 塚中人出 恒陰雨土

人物孕多損怪

洪範禨舉二十則

水不潤下厥狀不一魯襄公二十三年穀洛水鬬紹興十四年樂平縣井水西行聲如雷穿墻毀屋與田水鬬於樹墩良久各返故壑此水鬬也鬬者陰陽交

盛也苻堅時長安地中遠望若水近見人物此水鏡也水鏡如陽燄遠望若火近則無鏡者陽之衰也晉穆帝升平四年凉州澤中火起此水然也然者陰之盛也凡大水中皆有火小水則無漢質帝時海溢此水溢也溢必上盈下虛陽在陰下也光武二十四年雎水逆流桓帝二年泗水逆流此水逆也逆者陰將盛也春秋時三川震而涸此水漏也漏者陰將衰也元至正二年八月揚子江一夕涸水嘯也嘯者此涸彼溢陽居陰後也唐德宗貞元四年河流入汴一夕而復水衍也衍者陰之盛也玄宗開元二十二年黃帝祠古井作浪水踊也踊者陽之動也正德十年文

安縣河水立起成冰柱高圍俱丈而中空順治壬辰夏蘄州安平鄉李姓池水噴起二三丈其端迸散如珠水立也踊與立者陰之動也凡不潤下皆火沴也

鼠北方子屬水類也晝伏夜行有盜賊之象劉氏以為青祥班氏以為黃祥皆非也宋淳熙五年江陵鼠千萬蔽塞通衢色黑白青黃雜當此之時屬青祥乎屬黑白黃祥乎雀鼠近人者也與六畜之妖同占羣渡江河國有苛政盜賊將興

舊說龜能陸處非極陰也魚去水而死斯則極陰之蠥矣故龜生於水而游於春木類也其說非是凡介蟲皆屬水性潛伏雖飛亦伏也易離為鼈者虛中象也蟹蚌龜蠃鼈類為水中火

服妖皃不恭之罰也記曰樂由陽來禮由陰作敗禮滅度淫賊陰德故皃不恭下僭上則罰見於水舊說以為木為火非也

皃不恭厥咎狂血氣僨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思不睿則有下體生上之痾舊說以為木失德非也

恒陰者幽陰之至坎象也後漢志曰恒陰中興以來無錄者陽嘉二年郎顗始言之其說非也後漢之與未嘗恒陰至是始有也久陰而雨恒雨也久陰而寒恒寒也漢史莫辨惟數書恒陰也歟又以蒙蜺大霧

當之皆非也蒙蜺大霧者土氣泄也思不睿之罰非恒陰也恒陰者非雲非霧不風不雨如吳太平三年唐景福二年沈陰四十餘日是也與夜妖同占亦為水沴土

劉氏云思不睿則有脂夜之妖脂者其在人腹中肥而裹心者也心區霿故有脂夜之妖五行志曰有脂物而夜為妖若脂水夜汚人衣淫之象也按心下脂者心包絡也屬水夜妖當為皃不恭屬水凡晝晦鬼哭見怪物皆夜妖與恒陰同占焦氏曰庭燎夜明追古傷今陽弱不制陰雄坐房（房讀如分）

雹三出中虛狀且不一也如卵者如桃李者如柸

桄者如杵如斧如斗者如人獸頭者如龜鱉者如小兒者大如牛羊者如環玦者彈丸玲瓏者或中空得蟲稻麥絲綿磬酪字紙藥物者舊說以爲恒寒非也夏秋雷盛陽雨水陰氣來脅陽不能忍激而爲雹其過在水水沴火也冬春雹慾陽不和怒與陰索陰不自遜搏而爲雹其過在火火沴水也亦以其時其狀占之亦爲龍雷之蟄冬震電雪雹並作陽不閉藏政分人離

蠅蝗蟓皆羽類火沴土也蠢醜皆火蛾螢蜻蛚生於陰化於陽是故蛾螢螨火蜻蛚螨雨

雞金火之禽也羽毛文明與雉同類故雉聞雷則响

陽氣起雞則孚育雞無雄以卵塗竈煤而苞出之感火氣也水歲則雞多死水盛火毀故多死也劉向以爲冠距屬兒屬木非也

空中有聲爲火沴水沴金地中有聲爲金木水火沴土凡金石陶器有聲爲火沴金木有聲爲金沴木劉向以爲聽不聰屬水非也火虛中言之象也鼓妖作邑有訛言有亂兵

劉說兌爲口犬以吠守言氣毀故有犬禍從金非也旱歲犬多狂火勝則木病故多狂也邑犬多狂貴人有憂

冬雷電爲火沴水冬雷不電爲木沴水占主冬春恒雨不恒雨多疫蝗雷電災微雷不電災火冬與必虹虹必雷不雷當雹不雹地當震不震當春蟄夏秋旱

金石物自動自失爲木沴金震氣爲之也凡金石木陶冶銷鑠成賊成器皆從革之象有聲則爲金火沴木性浮有其沈者金石性沈有其浮者不當沈而沈金沴木不當浮而浮木沴金

先君曰凡口耳目責五行者附麗言之也推象以占物者也劉氏以口舌之痾爲言不從是也從天文屬金不從革非也言者心之聲書云惟口出好興戎其口舌之痾之謂與

劉氏以目痾爲視不明是也從天文屬火不炎上非也詩云惟此聖人瞻言百里惟彼愚人覆狂以喜易曰見金夫不有躬其目痾之謂與

劉氏以耳痾爲聽不聰是也從天文屬水不潤下非也詩曰君子信讒亂是用惔誨之諄諄聽我藐藐其耳痾之謂與

劉氏以心腹之痾爲思不睿是也心宅中官則思詩云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其心腹之痾之謂與

劉氏傅有皇之不極皇極非五德匹而劉氏附益之非也恒陰從水龍蛇之孽從木馬禍從火射妖因事從類如杜伯則夜妖武乙則心腹之痾日月星辰亂

行則天變至於下人伐上人倫大變不可言五行災
祥故公之

祀典

祀典總論

荆王得祭山川之在境內者郡王得如之州衛官又各
有當祭故首志王祭次州衛官祭祭必先社稷故首社
稷風雲雷雨山川城隍郡廟焉孔廟之祭不宜消此列
古有學無廟釋菜奠幣即於學漢始廟於太學闕里太
守太祝各一人明帝永平二年以周公孔子並祀於郡
學桓帝元嘉三年三月立孔廟卒史碑是年五月始改
為永興元年也唐武德初郡國皆立周公孔子廟貞觀

中許敬宗奏天下州縣置三獻官開元二十七年詔諸
州廟立十哲七十二賢位贈公侯伯有差宋則州縣莫
不有學學莫不有廟其後衰亂或廢學而廟存洪武初
罷武成王廟十五年四月詔府州縣皆於學專祀孔子
廟仍曰文宣殿仍曰大成建學舍以居生徒厥後學舍
虛設其實廟而已矣廟則從祀典言矣嘉靖十[illegible]定禮
制頒樂器祭器春秋上丁行禮[illegible]久禮數[illegible]奠聖
朝有所更訂焉

先師廟

西漢元帝時匡衡議宜以孔子世為殷後帝怪其語
不經遂寢成帝綏和元年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
以主殷後從梅福請也封爵自此始平帝元始元年
追謚孔子褒成宣尼公謚號自此始東漢安帝祀七
十二弟子於闕里祀弟子自此始皆止立廟於太學
及闕里魏文帝修魯郡舊廟廣為室屋居學者學廟
始合一唐乾封元年追謚太師天授元年封隆道公
皆有圖像開元初圖七十二賢於壁二十七年進謚
文宣王顏子贈兖國公餘贈侯伯祭用明衣牲牢其
後革明衣宋建隆三年詔廟門立戟十六枝用正一
品禮太平興國三年詔令後裔襲封文宣公真宗大
中祥符元年上欲謚為帝廷臣言孔子周陪臣周止
稱王不當加帝追謚文宣王桓圭一冕九旒服九章

公十哲侯七十子五年改稱至聖文宣王大觀四年
詔門戟二十四王執鎮圭崇寧四年改用冕十二旒
元成宗謚大成至聖文宣王大明洪武初國子司業
宋濂上言荀況謂性惡楊雄事王莽王弼宗莊老賈
逵忽細行杜預建短喪馬融黨權勢宜黜司參侃坐
饗堂上而其父食廡下非禮上不直其說謫濂安遠
知縣三年詔封爵如故門戟黜楊雄從祀十七年
定祭器祭服儀式太學用木主天下廟像如故成化
十三年周洪謨請尊孔子為廣運帝不許弘治初程
敏政復請黜馬融王弼戴聖劉向賈逵何休王肅杜
預荀況宜別立叔梁紇祠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

氏配享程珦朱松從祀下禮官議不可嘉靖元年張璁申前議九年定稱至聖先師祀殿中南面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與十哲皆祀殿中東面西面諸子皆曰先賢某子祀兩廡其從祀諸子自左丘明下皆曰先儒某子罷公侯伯諸封爵申黨申棖疑本一人存棖去黨黜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勝劉向賈逵馬融王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增祀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又以行人薛侃議進陸九淵出林放蘧瑗鄭衆鄭元盧植服虔范甯七人各祀於其鄉啟聖公叔梁紇別祀以無繇點鯉孟孫四氏配享程珦朱松蔡元定三先儒從祀撤塑像易木主前代之議至是始定萬曆三十二年增周輔成祠啟聖祠

兩廡位次

洪熙元年德平訓導年富言兩廡先賢位次失序甚者闕而不舉詔禮部考正頒示而訛謬如故萬曆初瞿九思論兩廡位次之失時無采擇上聞者序齒則史記載澹臺滅明少孔子三十九歲宓不齊少孔子四十九歲不宜居商瞿少孔子二十九歲高柴少孔子三歲者之上如循家語七十二弟子解之序則家語先澹臺滅明次高柴次宓不齊次樊遲次有若次公西輿次原憲與今序次不合如循闕里志之序則闕里先滅明次遲次憲次公晳哀次曾點次顏無繇次高柴次宓不齊次樊須次有若次公西赤次原憲與今序次不合如循闕里從祀之序則先滅明次不齊次遲次長次憲次公晳哀次曾點次顏無繇次柴亦與今序次不合如循史記弟子列傳之序則列傳自滅明至漆雕開雖同而司馬耕樊須有若公西赤又互有更易若曰神主東西相參於世代前後又不合公羊高周末齊人反在申棖之前伏勝秦漢間人反在顏噲前孔安國漢武時人反在周末穀梁赤前董仲舒漢景帝時人反在漢初高堂生前王通隋人反在漢武時毛萇前周惇頤宋太宗時人反在漢宣時后蒼前歐陽修宋真宗時人反在漢平帝杜子春前張載宋仁宗時人反在唐韓愈前程頤顥弟也反在顥前朱熹宋孝光時人反在神哲時司馬光前薛瑄正統時人反在宋寧宗時陸九淵明王守仁嘉靖時人反在元許衡前若從祀先後爲序則董仲舒祀於洪武二十九年不宜躋淳祐九年所祀周敦頤程頤張載之上后蒼王通歐陽修祀於嘉靖九年不宜躋唐貞觀二十一年所祀毛萇杜子春上胡瑗祀於嘉靖九年不宜躋宋淳祐元年所祀朱熹上大氐因前東西原位未加移定加東廡第二十八位顏何已黜即以二十九位黑狄居之不復移西廡第二十八

位叔仲會以補之第三十七位有況已黜即以三十八位穀梁赤居之不復移西廡第三十七位公羊高以補之西廡第七位公伯寮已黜即以七位樊須居之不復移東廡第七位司馬耕以補之第十八位秦冉已黜即以十九位公有定居之不復移東廡第十八位奚容蒧以補之東廡移祀改祀革祀者惟曾點顏何荀況劉向鄭衆盧植服虔王肅杜預九人而西廡移革者有顏無繇蘧瑗林放秦冉申黨公伯寮戴聖賈逵馬融鄭玄何休王弼范甯吳澄一十四人矣此廡之闕既不補以彼廡之主愈遷愈上所以後儒反在先儒之前也議者徒見周宗廟昭穆嘗

為穆不復互遷不知兩廡諸儒非有父子之親祖孫之嫌惟當序齒如訓大禮必簡遷移不免煩亂然則人主四時廟享惟孟春特祫各祭於寢[illegible]夏禘秋嘗冬烝則皆奉享廟之主合食於太廟時祫而入時烝而出倏此倏彼何不憚煩況從祀改革或更數十年數百年一易何煩之有即孔子在洙泗惟顏無繇顏淵曾點曾參昭穆不亂餘自當齒[illegible]又古[illegible]神主所書多謬如公析哀當稱公皙子公有定當稱公肩子公夏首當稱公夏子公良孺當稱公良子叔仲會當稱叔仲子步叔乘當稱步叔子句井疆當稱句井子穰駟赤當稱穰駟子左人郢當稱左人子石作蜀

當稱石作子奚容蒧當稱奚容子宰父黑當稱宰父子鄭國家語作薛邦史記避漢高諱作國復誤以薛作鄭當仍稱薛子邦邽巽家語作邦選史記避諱作邽選復誤以巽為巽當仍稱邦子選又林放牧皮公孫尼子孟懿子孟武伯秦冉顏何及經傳諸儒當入公孫龍子當黜其四配十哲說始於唐厥後升顏子為四配升顓孫子張補十哲議者疑宰我短喪冉求聚斂稱十哲未當然而孟子不云乎宰我子貢智足以知聖人則宰我有若之賢不在子貢下也南宮适漆雕開有若公西赤原憲皆孔子所與不得與祀殿中而以偶從陳蔡之十賢當之豈定論邪瞿氏別議以論語所載諸賢祀殿中而以家語史記所載祀兩廡說近是敢俟議禮者

樂舞籩豆

洪武初孔廟樂舞六奏六佾人主躬釋奠則否成化十三年遣官詣告闕里八佾籩豆十二比於神祇祖宗嘉靖初張孚敬議太學六奏六佾籩豆十牲太牢府州縣籩豆八牲少牢府用樂舞州縣不得用樂舞蓋謂樂器樂服樂舞生縣小莫辦至於籩豆之實形鹽槀魚棗栗榛菱芡白餅黑餅糗餌粉餈韭菹醓醢菁菹鹿臡芹菹兔醢筍菹魚醢脾析豚拍酏食糝食圜丘方澤宗廟之品皆如之嘉靖減籩豆為十為八

未明言所減何品致薦物不等以褻神明毋乃不可乎洪武初㴱水令以牛代兔醢何異王莽淫祀不能備物以雞當雁犬當鹿邪宜　高皇帝大震怒詔所在犧牲鼎俎如制陳薦非境內產寧闕勿代厥後有司怠玩雖境內產亦闕矣正統六年令小縣不及三里者春秋但行釋菜酌　二聖之意宜定制或以餅餌糗餈𩜁糝脾析豚拍菁韭棗栗醓醢菱脯等物四方逆有者充豆兔鹿菱芡芹筍或有或無因地酌充所以然者代近不誠闕近不敬毋寧酌用以告敬誠也敢待議禮者

啓聖祠

嘉靖九年詔曰顏子曾子子思配饗於堂而坐父路皙伯魚於東西廡未安其改從啓聖公祀禮臣言顏曾孔孟孫宜稱先賢某氏立主配啓聖公孔氏饗如明詔瞿九思曰孟孫氏之賢無明徵曾皙則夫子所與僅與孟孫同科且不得稱子而稱氏可乎瞿氏之說固也夫禮有推而進者有放而不致者二王之子孫得用王者之禮推而進者也啓聖公孟孫之祀亦推而進者也啓聖公亦無明徵者也正考父之賢不得祀放而不致者也氏與子皆有賜姓之稱後人借以稱有德者氏不必歉於子且古不嘗稱有虞氏陶唐氏夏后氏不嘗稱孔氏孟氏仲尼氏子輿氏乎不必更議者也惟啓聖之祭有先一日預祭者有即日分祭者有即日先祭夫子然後祭者夫子雖聖不先父食禮也灌將致其精明之德也正祭未舉先日用牲灌非禮也太學之祭天子釋菜故遣官分祭郡縣從之非禮也其即日先祭啓聖者近是宜主祭官序其職以具官服告祭啓聖祝文不當曰茲因春秋仲特用祭告當曰具官某茲因春秋仲上丁謹遵制典敬推原先師至孝用先祭告於啓聖孔公以先賢某某配某某從祀若是者所以明有孝也牲灌粢質明易祭服用佾樂以祭先師明所尊也或曰伯魚孔子子也顏路曾皙弟子也不子先父食乎是不然禮有統於尊者啓聖公爲之主則伯魚路皙從祀也祔食也敢質議禮者

鬼神總論

中庸曰鬼神之德其盛矣乎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夫既曰不見不聞而易曰鬼神之情狀何也情狀則非不可見聞者也杜伯彭生之妖虢莘之神陳寶節來之祠魏榆能言之石見之聞之虢氏之舍王表之妖不見而聞之灸排因有言曰形之與气相爲有亡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者有有其气而無其形者此精微之獨異也然而亦有有其形而有其气者夫有其形而有其气者杜伯彭生之類是也有其气而無其形者虢氏王表之類

是也有其形而無其氣者木石䔢艸作人物狀者是也傳史雜記耳月所及非誕妄也或曰妖孽非鬼神夫妖孽者鬼神爲之所謂鬼神之情狀云爾德與情狀非他體物是也視之聽之見滅閒絕不視不聽見在閒存正遇則正邪遇則邪故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矣劾而求之饗而格之敬而遠之問焉以誠受命如響此鬼神之德而聖人事之之道也

白茅堂集卷之三十二終

白茅堂集卷之三十三目

文序目

白茅堂集卷之三十三

序

續文獻通[illegible][illegible]敘

宋儒馬端臨撰文獻通考自三代迄宋嘉[illegible][illegible]年間典章經制以類相從總二十四例端臨沒二百餘年松江御史王圻續之增類六曰節義曰道統曰方外曰氏族曰謚法曰六書於田賦增黃河三江河渠于學校增書院義學自宋寧宗迄明世宗爲卷二百五十四實馬氏之功臣近代之龜鑑有足傳者辛卯春不孝內艱豺毀之餘取是書再閱惜其取舍不純論說未定于是芟其繁穢者三十餘卷可增者又不下數十卷自非抵天

府之秘蒐民間之藏不獲詳備今且未能姑就其刪本名曰續文獻通考刪訂而爲之序曰君子著書如良工制器木屑竹頭殘綜斷綆有時亦收而榘矱刀尺之間必有所棄非然者則不能成器以適於用王氏之言曰余之續通考也有感於宣聖之說文獻也馬氏之背言乎文則備矣言乎獻則未也故作節義考以爲獻云王氏未明乎獻之謂矣夫獻者賢也虞書曰萬邦黎獻言黎庶之賢者也是故方策可按謂之文老成之言謂之獻及其在方載獻即文矣四朝之史自有忠義友孝列傳如曰近代聞見恐史不勝收將闡幽褒微別爲一書可也義犬猫猴蝌蚪附文獻後不亦愚乎昔錢若水不

錄太宗馴犬事識者稱其得體道統之說豈容以自署而中才爭附不知其非夫所謂道非堯舜禹湯文武伊周仲尼之道乎道之於人如天有日容光必照聖帝明王伊周堯舜之統忠孝禮義伊周仲尼之統必曰某傳之某某亦陋哉古有四民今增二氏厥教盛衰動關理亂紀之可也姓氏名義淤嗣梵譯彼教自詳詩僧女冠尤近媟褻載之何也諸牒之書不下百家鄭樵已收不必複見氏族故事兔園冊類取綴何也釋道偽書語多不典如云日月姓出道經天地姓出山海經夫天地日月安有姓字道德山海安有是文耶此出佛經與段成式諸梟記耳六書通志既列不必複見諸家論說且

不勝收書評與六書無涉凡此皆所刪者也田賦增河渠善矣乃詳黃河而大江派滙全闕詳太湖而洞庭彭蠡諸水皆略詳三吳圩塘而他隄防利害不書經籍于成書多遺漏而不成書者多濫載或標名相類雅俗不同或本自一書評選異目或傳奇唱說與樂書並登或脊讀稗記與正史齊稱凡此皆所當訂者也自杜佑撰通典鄭樵倣之撰通志馬端臨又倣之撰通考故通典未備者則增如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是也通志所詳者則闕如年譜氏族六書謚法是也三書表裏義宜爾矣大氐著書益銳則讀書益畧讀書益博則著書益難此學人之通患也今王氏續馬氏後數百年當又有續者倘義例未既若決江河沛然日下矣然[illegible]貫與功臣耳某又洪源功臣哉是爲序

重刻鄭所南心史序

崇禎十三年正月蘇州承天寺井晨夕白氣屬天或如飛泉颺颭僧際僧浚井得鐵函甚固則宋鄭憶翁思肖所著書也名心史思肖義節見史傳襍說皆著錄錢某大絕詩又別著大無功十空經一卷皆詭言也又自敘著書一百二十卷不傳今井中書秘記史不載者十數條詩文二百九十五首泣鬼神而貫金石四百年泉土中物一旦赫然讀者聞者紳士婦女賈傭牧豎莫不悲涼感激繼以撫膺泣下欷咽無聲噫乎孰使爲是當思

肖著此書藏之石室錮以重泉庶幾他日精神見於山川此思肖志也思肖不能擇時而使之顯也而若或使之非思肖所能爲也宣和末中原無事汴京歌鐘沸天士大夫褒衣譚不急之務忽得范質晉記述少帝遷黃龍府建州十八年苦甚悉一時傳誦欷歔至錄藏秘閣又滁州廢井得石匣藏鄭向五代記其錄曰自宋將命終紫游位云云嘉定初有人於林屋洞獲一簡太歲壬戌云云明英宗正統中得之如前又真定龍興寺佛耳得靖康異變記一卷崇禎己卯太學生李嗣玄始出祖綱靖康傳信錄建炎進退志梓行又汪若海靖康蹄書元杜清碧谷音詩選一時盛傳又宣和遺事記二帝蒙

壓投上皇坑中作滷與金史甲徙太后太原尹畢從阿
里出虎畧同蓋當時從難之臣秘記不傳而忽傳於已
庚丙歲中憶其誰使之哉遺事卿阿計替南燼紀聞後
人僞入小說地里年號多謬惟心史最奇士大夫爭傳
誦年來漸罕有言者友人懼其遂不傳也謀更梓問序
於不肖夫書傳不傳傳之遠不遠皆未可知必也人心
維持然後楮墨堅於金石不然雖山頭羊公之碣水底
杜侯之碑罕能舉其文久矣然則是書也以晦而存安
知不以顯而亾天下事以晦而存以顯而亾豈獨是書
也與哉曷亦人心維持如火不絶於陽燧水不絶於鑑
諸庶幾其不亾焉矣崇禎歲次甲申嘉平月

讀史緝論自序 書火于丙午

夫論何爲而作也書曰時維三公論道經邦孟子曰不
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此論之所繇昉也繇前而
言之有德在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繇後而言下位無
輔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此論之所繇別也論語而
下莊列管韓新語昌言皆論也其以論名書如王充論
衡王符潛夫論桓寬鹽鐵論徐幹中論桓譚新論杜篤
明世論陳亮酌古論胡旦演聖論陳岳江鄰幾春秋論
呂大中漢論孫甫唐論絫卷積冊不獨一篇一章而已
大鏡往緦來援彼證此論家之法也然而古人往矣名
實事功浮沈景響智者莫得盡之今夫閭巷凡鄙[illegible]
所習一旦婦姑反顧兄弟鬩牆其是非曲折不得以聞
垣之人遙斷之至於百里內外親戚控訴信使往來其
情實較難得也至于千里內外道路傳聞情實更難得
矣況千載以上陳編所著從而吹毛求疵逞臆非更
立爲論豈不多事已哉雖然居嘗念之天地至久遠矣
人生其間至嘖同賾矣帝王將相百家九流生死成敗賢
不肖吾得而數之何者生於其後也以後視昔如大椿
之視蟪蛄期頤之視殤子則以今視後又如蟪蛄之視
大椿殤子之視期頤而吾之生死成敗賢不肖又無所
或逝以是言之論何傷乎僕生平不喜臧否亦不喜人
臧否人顧嘗作論百數十篇先後各有所爲故其旨牴

牾不一文踳駁不純元結之詩曰未能救世患諷諭以
全意蓋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耶惟其不得於時而庶
幾以言外之旨求知於後世故視吾身爲期頤爲大椿
爲蟪蛄爲殤子蓋聖於尚論者淺也是集未成書姑名
讀史集論

讀史筆談序

事理之椒在天壤如刻星既往之不可捫搎如爚火洙
泗之斷爭非雅言之開義稷下之横議起戰國之鬨風
孔子修春秋本魯府故文言卜之徒一辭莫贊丘明高
赤始各以意爲傳而遷記固書之論斷與焉夫史以記
事論以明史記或毀譽失真論或胷臆反嘐聰明淡奪

桯下習以為忌觝牾容隱劉晝亦所必訶故或[illegible]
非竊同立異仲尼不作無所折衷而要以宗經原道[illegible]
理平情者為是吾友唐弱公先生產於窮山僻志[illegible]
毀訾嘗惡文之齟齬甄勝臯比之擁嚬覽蒟目獨抱癖
心於是有筆談之作談而曰筆於義何居經曰事[illegible]言
史載筆劉彥和以為發口為言屬筆為翰出言入筆筆
為言使口舌諸諸者易敝而毫毛茂茂者無窮筆談之
所以命名哉蕭繹三筆不言而美惡用彰洪适隨筆雜
言而純義亦見然而世之立論得失殊途握觚於偏解
矜激乎一致者有之矣而弱公競競不敢自以為是束
書卑辭問於不佞弱公可謂虛心篤志古君子之人歟

吾聞君之先世有唐畢善相有唐瑾號知人弱公殆欲
物色幽隱風鑑古人也耶畧加評隲為之序

吳太安史論序

古今有一定之是非聖人斛衡抯度而出而不得與民
變革者也愚者不知是非智者取是非而非是之溫陵
李贄曰是非亦何常之有今日是而明日非明日非而
後日又是矣信斯言也亂天下而有餘今夫山川郵駋
之近遠象緯晷躔之羸弱可坐而定也藏腑經絡之部
穴短長鳥獸蛸翅之翮甗種色木理華藚之縱橫緒細
苟一或異則為痾為妖為孽老聃曰果蓏有理人倫雖
難所以相齒而謂人事之是非無常有是理哉是故析
言破律亂名改作言偽而辨順非而澤執左道以亂政
者殺此聖人之是非也自生民以來變故多矣賞罰褒
誅失當不少然而有一定之是非使今日果是明日安
得非明日果非後日又安能是彼不知是非而非是之
是好惡之無常而非是非之無定也莊子臚[illegible]胈之
驗惡夫是非非是之不定也吳太安先生史論折衷諸
家最為平易要之不偝聖人所謂是非者近是後生今
異者讀之爽然二三老成洒然而興歎也予嘉是書莽
而內之僾筍歸以教兒若夫李溫陵之言得其指而用
之是有用之言也不得其指而用之誤後生之言也莽弃本字漢書陳遵傳有尺牘人皆藏弃以為榮註音舉藏也弃他書不經見弃既訓藏不得復言藏弃从去於義

無取當是莽之譌本作莽說文莽兩手盛也从廾光聲共音六

廣濟縣志序

廣濟縣本漢蘄春地古碑周靜帝大象初始立永寧縣
唐天寶改永寧為廣濟云漢魏六朝事蹟人物見史傳
者惟蘄春周隋以後書事多從郡名故志濟邑徵往事
為難自立邑千餘年山經野史卒坐湮失至今日而始
有志蓋成於漢崖黃侯侯以關西名儒宰是邑甫下車
值用兵鄖西陸運數千里耕者廢耒讀者廢絃公力請
得寬民困歲祲請蠲田租之半於是輓轤版築謳歌弦
誦之聲相聞三年而奏治署以內釜魚甑塵所入倅盡
捐修學廟偕士子賑貧急晦朔讀令暇日講學凡山川

文獻風土利病靡不研心先是王生臨編志垂就公取
讀晉之繙補考論遂成定本向非公裕民力興文教使
得優悠從事何克臻此哉今
聖天子留心民隱是書也當登之天府比諸金鏡豈獨志
一邑而已哉書成濟紳士悉書命序僕陋悶惡足序惟
序是書所繇成與公美政之不朽云尒時大淸康熙丁
未孟夏

艾千子先生文集序

歲癸未景星從先子避亂如金陵遇東鄉艾千子先生
忘年下交數攜酒食過承恩寺僧舍揖先子曰郎君後
來斯文之寄也南英殆將以身後託焉明年弘光改元

先生亦至金陵冬十一月景星上書不達辭部出通濟
門不獲往見又明年先生歿于閩乙未正月予訪友過
杉關于時賊火未滅頹屋三楹一棺厝地土人曰艾千
子先生也先生殉節有子未歿閩關扶柩布政周公元
亮與二百緡俾歸葬賊至其子曰歿于賊不孝也委棺
踉蹌悉野燹未及幸矣夫予撫棺大哭市雞酒瞝而酹
之旣知非先生柩間者皆笑然不可謂非哭先生也自
是遍求遺書得天傭子其里人黃華暘王如桂收而梓
之者也又五年得原本生時所自定其遺亾者甚多姑
取二本按補而爲之序曰明專制義取士士視古文爲
末學于是模範于史庸肖而不以爲非鹿門荊川震川
數君子思有以救之氣力弱不能與古角方是時制義
猶未大詩也至艾先生時並制義許矣先生駁論僞體
大暢厥辭其爲古文祖史漢禰歐曾使學者知所原委
碩集內論制義居十七喜英氣淩人以是病其未底雖
然豈得已哉推先生之心蓋秦越人之易醫而子輿氏
之好辨也先生文行卓然其始人稍稍疑沒後稍稍信
悲夫先生晩畜一妾有輕薄少年張廿八者乘垣而啗
搆大訟至上聞　上曰艾南英江右名士惡有此先生
聞之不屑也先生嗷然不滓病惡如仇見天下亂志在
殉國居恒誦原涉言婦人始皆宋伯姬陳孝婦也不幸
而遇強暴不能死遂淫佚以終其身嗟乎恐怖苟且之

移人也士亦觀其終焉而已矣若先生者始終英氣不
可想見乎哉此所以哭先生也集凡二十卷

蘢瀨文鈔序

順治庚子丹陽楊公持節治下江兵過艸廬首問人才
予對以廣濟鐲千里醇驥張長人仁熙公喜取二子詩
誦之尤善長人予介二子而見公遂序長人詩行於世
張子名旣著海內梟倆張子詩張子不欲自是也有作
輒寄予可否黜竄無諱蓋大雅之士遜懷如此又十餘
年蘢瀨文鈔刻成問敘夫張子始從歸安茅氏入者也
從茅氏入云者從茅氏所奉ム大家而八大家之號始
茅氏故云從茅氏入者也茅氏之文自謂得歐陽永叔

之逸氣而近日之奉之始於豫章之艾陳及夫虞山蒙叟論出海內以爲定評側柢後儁皆詣獻吉大復元美于鱗卒歸茅氏夫詣之誠是也惟日取八家段落章句因筆揣摩爲流連不已之文其病將毋同歟張子始從茅氏入而其後抉破樊樆凡見諸議論可采而觀焉且吾之所以敬張子者不獨是張子靜不鹽利學有根源靜不鹽利故辭無諛夸學有根源故格無蹶弛而又不妄交游老屋童山褐袍蔬食兒孫解文下見三世與鑴者爲至于磯點結轄鉏鋙詰屈以爲振奇千里時有之千里皆狷而介介或近驕狷或近媢張子又免于斯二張子不道也鄙予謂張子而急取歸安震川諸書度閣

十年蓋不欲其同筆揣摹與俗習同也今張子倬然成家以名世而予且瞠若乎其後矣而又何所置喙哉

方僂岡文集序

鈍齋光啟堂二集者桐城方樓岡孝標所著也歲已丑樓岡舉進士予方家玉山退處淑浰之間見所爲應舉諸作璗之其尊公坦菴先生先君子執爻也述其淵源以示不肖且曰是文有經學有道乞是韋鄭子弟不獨爲名公卿而已越十六年班荊於虎林始樓岡未湊知予因其弟邵村而知之戊子邵村令將蒞來虎林相晤於合肥龔公舟中既而祥刑於楚予已自昆返浙高軒過訪清譚竟日至是與其兄復同[illegible][illegible]林益樓岡邵村

及其弟與三敦四奉兩台人竟隳事白自塞外賜環而歸也又十年樓岡遊滇遠有坎窞之凶乖峋嶁麻纇緇服者三年迷夫洞庭波息衡嶽雲開昆吾精鑿九投淬而愈鋼荊山貞玖七日火而不變可謂難矣庚申夏過浙計別今亦十六年其間浮沈禍患數難更僕而樓岡神王容睟豈非學道有開而能若是哉出其詩文讀旬日樓岡亦索予詩文爲之序且徵序於予夫天之生才必有爲也得時則許身稷卨失志則發憤著書樓岡當盛時父子昆弟出入承明從容講幄　天子字之而不名一旦非辜廣輙萬里越泥坂勿吉之鄉洪阿稽多洪之險蹈沮無地戴光有天而樓岡僅有高麗牛二頭柵

栖一所縈索躬耕養親學易其爲詩也和平愷悌非鬪道而有是哉其餘山川物產風俗人事陳蹟墜聞所不傳於中國者詳求而載記之故曰天之生才必有爲也才人之文亦無無爲而作者嘉萬間李何王李之文倉洪丞之體同筆矯情折腰齲齒歸茅橋之單緩挖沓其失也均詩或蹈襲鋪張多所無爲及夫袁江鼎於公安鍾譚鳴於竟陵或瓦馬泥車戲效兒童之弄或枯楸萎蔓愀游墟墓之間是雖列於詩人總無關乎大雅樓岡之文之工者則時賢僅有之文也詩稱自遜之然其紀事言情鬱蒼演漾亦未可多得至於患難操存議論弘擴明道誼而正人心而樓岡庶幾近焉文者心之聲行

者文之柢先君子道乞之許不洵然哉知巳實希樓岡必三歎矣康熙庚申八月

毛會侯文集序

遂安毛子會侯學邃於經史百家爲文章最富歲巳未與毛子同奉　召至都門余乞病悤悤南歸未獲緒論丙寅聚晤沙羨四閱月始得窺厥渾灝毛子長於文而愼於詩出其餘情爲宋元頓挫宛麗之詞大端以典雅巨篇推其獨至以其進於所謂大家者夫八大家之説始於歸安逮天慵石莊出專稱八家錢虞山欲爲之滌蕩其源流辨濯其垩垢酣情東漢增潤六朝亦可以爲難矣廿年時雜釋典非其純粹商城侯朝宗者儁士也

不喋志於是曰八家何足學必也龍門扶風然後可是固然矣然而檀弓左孟管韓鴻烈未有能搏心揖志闓其籥鍵而縱其浩瀁者豈眞世遐風遙爲不可復贖也哉今之作者有兩端入於八家則藐視六代澌於斬比則志鮮疏通才固不可得兼而流風亦兩見其下故有韻之文今則家懷蠙璧至於掉臂散行羽翼周漢賁希闕焉毛子是故不以詩爭鳴而以文擅海內志於文者皆欲得毛子一言揚亭酒樓李邕碑版所至奮集然亦無有知其蘊藉洲其武庫足以愜毛子之心而爲之肸然放杖毛子則亦俟之而已矣毛子浮江漢涉洞庭覩岳麓之奇吞九疑之勝一如子長南游而後返故於其歸也序其前後集三珍重焉而爲之别

周鐘遺集序

有明以經藝取士　世廟前文體正士交游不出於鄉　神廟後文體駁海內俊傑合梓其文稱大社時則金壇周介生鐘偕臣銓仲馭鑣張公亮明弼沈公疑幾東鄉艾千子南英臨川陳大士際泰羅文止萬藻章大力世純烏程唐宜之時無錫馬素修世奇各有選刻風尚分馳太倉張天如溥張受先采長州楊維斗廷樞建社而東林益盛海內談道德氣節文章之士多歸之魏奄因以此中名士禍　烈皇帝既誅大奄瀾雜頓開都門士女貰酒相慶時則予嚴君建定因虞因二社而道德

氣節文章比出會　上信陸文聲言追論東林浙黨命御史逮問張溥采等禁立社天下之士未有感志卒不能禁雲間陳臥子子龍夏彝仲允彝幾社又大行予時總角爲諸生取　神廟以來坊刻社選數十種射其人之忠許廉婪與夫古文詞之能否工拙十六七中亂後南行得見千子公亮受先維斗公疑僞臣宜之臥子皆豪君執友與予忘年交餘或先卒殉節隱遁不一惟周鐘正大辟當賊陷京師僇搢紳或死或逃或遁授僞官有人袖中出一紙檄檄遂傳播是時鐘得逃歸入言檄出鐘　朝廷信馬士英言元年四月庚申光時亨周鐘駢斬西市嗟乎鐘昔爲諸生談忠孝節義推奬士類因

鐘知名者不勝數嘗知黃石齋道周淩茗柯義渠倪鴻寶元璐於始釋褐時結淡相知一旦縣絕不應如是公亮爲予言兗哉吾友簡臣過予旅舍垂涕淚出鐘離長安時所爲騷辭曰兗哉吾弟讀之雖惜往悲風不是過士之不幸亦至此哉王維儲光羲嘗受賊官以一二詩辭自明者不死今鐘亦有騷辭在呑冤飲刃與奸臣逆子同冒惡聲士之不幸亦至此哉鐘友多君子抑在下僚或屏棄不用蒼踤未有申救者使鐘不卯南走或亾命且不死而鐘不忍也鐘以不忍而死非不智也鐘名滿天下僮僕健兒酒傭餅師無不知之遂爲道路指名者所詭而又以東林犯忌鐘之死名死之簡臣旣集其

平生著述論策序記尺牘若干卷屬序予獨感與諸先生論交提手譚笑而鐘姓名不齒於人類嗚呼悲夫士亦潛修於身已耳毋結交鶩名譽無益簡臣姑藏其文待事久論定可也時丁亥正月

奚仲雪制義序

歲已卯與同社石霞曹子仲雪奚子集棠劉子試於鄉三子者售而予以經藝犯主司名字已售復置三子者梓平日所爲制舉經義之文而奚子屬予序夫制舉之文體制不知何時始相傳始王安石考安石所爲與今異又徽宗嘗擬爲之與南宋數公作有至今在者呂東萊文鑑亦載張庭堅尙書義可考也無所謂四股八比者國朝成弘前體裁亦人人殊順是而下流波漸靡夫何使以至於此極也文運衰敗可不歎哉場屋之作尤多不傳吾謂奚子可不梓而奚子梓之且梓居恒所課不已過乎雖然呂文靖咸平初試卷當時藏秘閣以爲典型王禹玉作龐頴公神道碑龐家酬以杜荀鶴試卷張才叔自靖人自獻於先王義而胡致堂誦傳之豈非以德業文章重耶奚子志遠才高卽不梓恐有藏之者矣然則梓之庸何傷

癸未房書汯智序

庚辰夏麻城曹石霞有已卯行書汯智之選行世矣此則石霞與嘉定汪介人選癸未房稿而致予去取者也

去者十之三入者十之三仍名汯智二子各序其選之旨而予更有說焉自古理亂用汯戡亂用智二者因時變通以之論制舉之文亦若是矣今之言汯者曰大家曰先正以救時習僞雜偭偝之弊是說也予非不佩之然而天下多故請只沾沾守一先生之言噞喁濡沫曰是爲眞儒爲正宗今天下安賴此耶昔漢儒說經不肎齒同鼂說而文章事業偲然可觀國朝進士起家如王威寧伯越項襄毅忠予肅敏子俊韓襄毅雍馬端肅文升王襄敏以旂諸如十數公者其制義不必皆震澤荆川昆湖方山也而震澤荆川昆湖方山其勳伐不必過十數公今　天子聖明宵衣旰食不救天下之多故奈

何束縛才士使之如出一家趨翔步尺曰眞儒正宗不亦固哉夫八股非可觀人也然卽是以觀其眞僞機潔忠奸邪正未嘗不得見也豪傑之文有非尋章摘句之可得而論者亦觀其才智有用而已矣是則予去取之義也崇禎甲申三月暨望楚人顧景星題於崑山樂彼之園

黃漢川制藝序

黃先生玉鉉字振公漢中之洋縣人號漢崖一號漢川束髮食餼給於書無所不讀制舉之文能自名家與弘正諸先生頡頏順治戊子舉鄉試十六年己亥特恩再會試成進士高第　上召諸進士賜坐賜茶是時重守

令之選康熙甲辰授湖廣廣濟縣知縣值用兵鄖西發輸抗獎歲且凶因請大吏以狀聞　上俞請前後蠲銀四萬餘兩漢川爲令恩威有方招流亾勸農業明獄訟久之士民競爲歌詩勒石衢巷又議爲祠漢川謝不敏引功令固卻衆欽姓字於版立學宮東牆外丙午分闈鄉試盡慎以求得八人皆名士聲氣之文揚帆結納顧一相識士之貧者未昏葬者捐俸賙急凡此皆漢川善狀而指摘去位卽以此漢川眞實無介不能脂韋坦然無拔樲有古循良廉潔風去位之日殘書敝极朝夕不給士民灑涕失聲或餞贈之一錢不受讀書綴文蕭然自得七不以家皺頰望漢川有爲漢川制舉文識者徧天下其門人袁集三百首王黃門雪洲爲之序而吳儕於予且曰傳者清淵王美申選明文例也憶辛卯美申過予臨海言有明人制藝百家家各爲傳予其序諸子許諾未與今見其書於漢川所漢川曰幸爲我傳毋如虛諾美申也遂用美申例傳漢川後有選者含漢川豈得哉

李東臯歷試年譜序

有辭存而器亾者三代盤盂之銘山海九鼎之文博古金石諸錄所載是也有器存而辭亾者周宣石鼓半存半泐魏孝文宣武收獲南齊鍾虡強存音調散失者是也至於辭與器俱亾而謂存其說則又不可勝數故說

存不若器存器存不若辭存雖然三者一有可存則君子不廢東臯李先生編其生平場屋文目都爲一帙曰吾文其火亾矣獨其歷試年月知已姓氏卷牘品評存諸吾心猶可存諸吾手吾編而識之倘亦所謂辭亾而器存器亾而說存者耶吾以是知東臯君子矣夫君子不忘本今之人率本制舉出身及其貴賤異執後先異時其視制舉若或嚼矢而聲之或敝帚而享之或弁髦而蔑之以至倍背師門管蒯故傳求其不忘細席以事君（晉荀子臨難不忘細席之言評講說之席　也甲子引子夏作昔席評昔日講論之席）不忘絺紵以事友豈可得哉夫騎屢返取楚人所以歸心若贅致哀仲尼因之興歎小物如此大節可知故曰東臯君

子也東臯又名其編曰歷試年譜年譜云者姘乃集微
而號大事近而旨迂乎乃東臯亦有所本昔韋表微著
九經師授譜呂居仁詩學得自豫章集陳師道潘大臨
以下二十五人爲宗派圖譜此東臯譜所繇名也譜而
曰年感慨係之矣東臯以科目佐銓曹守處邑敭歷中
外所至著聞是固東臯之賢而益歎諸先生之能知東
臯也若予自鄙齜盗聲受知不少旣蚤自棄去髮今種
種而於知己嘿無一言視吾東臯愧矣愧矣詩不云乎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是則予與東臯所同志也

資社序

徃予爲孝義社序謂文社始於唐人之爲詩至於宋而

蹴鞠棊子博簺流刹唱說皆立社而社之義荒矣制藝
之有社醵飲而已矣偭是俳非賤懷貴棄又不如市井
技藝者之氣意相許也斯說也疑信者半嘗 神宗末
士始稍稍爲社竄宇晏安聲氣遙集於是張天如周介
生商牘達四方而大社興焉有名山業華鋒諸選文先
君子於都門立定因廣因二社是時鄉壁塾兒粗學呫
畢亦相立社嗚呼太平之盛極矣逮夫東林末流正邪
夾襍操戈下石起於同堂至有娼婦變面秀才結盟之
譏社義之荒孰甚於是故予聞社未嘗不疾首掩耳而
丕也惟孝義社憂患相赴貨力相扶有周禮閭族之義
又若所謂禬禮哀圍敗者予固最善之而猶疑其不終

春秋襄公三十年諸侯之大夫會於澶淵以宋災故傳
曰謀償宋財也旣而無償於宋會而不信君子尤之信
之不可不終也如是何子商衡曰近日吾黨有社曰資
資者道義相資也云爾所治則制舉業其人則十其地
則蘄之黃梅九江之德化方百里內月一聚焉不以寒
暑風雨爲阻文旣成割雞脫粟酒數行而油油以退是
十人者期相終始式好無尤有王蘊寶者爲之長其人
崇信理學文則取醇樸典雅行則上忠厚正直若是先
生信乎疑乎予曰若如子言信矣能終焉不亦善乎逸
詩有之曰淑愼爾止無載爾僞書曰人莫不有初鮮克
有終無僞而有終君子之所慕也何子負牆而立曰先

生之言遠矣請書之爲諸生箴時歲在丁巳

顧氏歷代列傳自序 書火於丙午

姓譜撰至數百家三國尚門第魏立州郡中正品第高
下歲有簿狀唐七姓彼此相詆各自著書朝廷爲置官
論定其重族望如此雖然處族望有二難焉地執旣高
爲時所忌刁協欲盡誅王氏宋明帝以族大殺王彧元
伯顏勸順帝滅張王劉李趙其難一也子弟繁庶或産
敗類王敦反王導伏地謝曰亂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
出自臣族其難二也復有八患八患維何一曰凶德蛸
蜥元黥是也二曰隸事屠羊乘馬優匠是也三曰音僞
如簡雍姓耿幽州語簡爲耿故在南爲耿在北爲簡四

曰省文如邴爲丙橋爲喬譚爲覃五曰避諱如莊爲嚴
慶爲賀六曰避仇如張遜本聶新潛本孔七曰淆雜如
隴西趙郡爲李叱李亦爲李高護亦爲李范陽爲盧莫
盧爲盧奚什盧亦爲盧邾婁爲婁莫多婁亦爲婁後又
爲盧蘭陵爲蕭石抹亦爲蕭八曰變失如李穆改拓跋
李屯改獨孤閻慶改大野田弘改紇干是爲八患予顧
氏得姓有三禹封黃帝後爲顧伯以國爲姓湯滅之惟
少康庶子曰無餘二十餘傳至元當王越七世孫無彊
失國騶搖自立爲閩越君漢惠三年立閩越君爲東海
王別封其子爲顧余亦以國爲氏炎帝有子顧相氏封
蜀以姓號國二氏子姓傳於今歷觀往史顧氏忠孝文

章彪炳先後絕無奸逆敗類尤足異也既免二難又無
八患合而言之得十善焉俯仰愉快於是集漢至明若
干贊爲例十一曰儒行孝友循良忠直功烈節義文苑
隱佚列女方伎神仙共如干卷凡所以博考具陳者何
哉欲吾後人知本源如是功德如是有一不肖卽是圮
顧氏二千年之族爲二千年之罪人噫可不畏哉是書
也爲二千年來之公是非爲顧氏子孫所共鑑予小子
安能私背成命曰顧氏歷代列傳附襍史云

丹陽賀氏家譜序

往者承平士庶家通顯一二人輒稱名族各祖其祖不
通譜牒其單門後戶生聚鄉墟歲時祓臘洗腆上壽支
庶并如不受他貴人爲祖伯叔兄古道未墜矣如此數
十年來動稱合族大臨諸共利而亦徼其害焉不乎故
單複中外姓氏四千六百六十五唐邵思姓源存二千
五百五十季蕩析簡辭滙淆南宋丁維皋譜名族百二十
而已不可流溯歎息歟洪武中編修吳沈據黃冊編姓
千餘多微不著弘正末戶至一千三百餘萬可謂盛矣
世家甲第江左稱最丹陽賀氏一著族也始祖士莊元
末自平江徙家志軒始居蔣墅至中泠先生文章功業
大著領銀臺時少宰賀文忠公謂人曰丹陽吾可通譜
先生曰事要可久吾祖平江宗蔣墅如千世矣後先生
以不附大璫落職　烈皇帝召還賜璽書節制天津軍

務堡屯濬築一一思可久計弘光改元以尚書晉宮保
不附權相致仕居二年景星以文見知於先生先生不
鄙後進丕使偕四百里如崑山以所撰家譜命序嗚呼
先生豈無謂哉昔桓彝好德六世而至彪楊震五傳而
至修奕世儒宗爲帝師相亦盛矣逮百年後而桓玄之
姦楊素之勢皆冒以爲祖道有隆汙代有升降不可不
慮也故賢者居人國必爲宗社慮久安居家必爲子孫
慮久大吾於此知先生矣既不獲謝因載拜弁簡以復
先生云

黃梅程氏家譜序

黃梅程氏族譜曰程之姓自周伯符始成康之世爲夏

官大司馬慈五世伯休父宣王大司馬十四世嬰趙司馬十六世叔本遇孔子於剡傾蓋而語者也又若干傳東晉新安太守元譚有德政遂留家新安之篁墩詔賚嘉之賜田宅自元譚下幾世靈洗梁末以兵禦侯景謚忠壯又幾世顥字元皓顥字元諫元皓之裔羽遷河南元諫之裔大雅遷浮梁始分南北宗南宗至宋有都官員外祈祈生晃黃梅縣令因家黃梅予按姓譜地志文王封密作邑於程然則伯符以封邑爲姓今西安府咸陽縣是其地矣成信侯嬰有祭邑在趙世世勿絕是爲趙人漢以後分徙不一 歙州程氏家譜元譚晉元帝時新安太守宋德祐元年追封忠祐公靈洗梁青州刺史

宋寶慶三年追封廣烈侯元泰定四年增封忠烈王云或以元譚爲漢建康中人守新安殆非也三國吳分漢丹陽郡置新都郡晉改新安郡則元譚爲晉人無疑史載靈洗休寧人侯景亂起兵保歙黟以拒景元帝授以本郡太守累封縣公贈鎭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子文季善騎射多幹略亦爲新安太守與齊戰齊人目爲程虎一統志不載元譚亦無宋追封事黃梅縣志晃江西浮梁人祥興三年由進士令黃梅值英山寇起率民保一方一統志載程珦父遹寓居黃陂珦後爲本縣尉於黃梅不錄程晃夫姓氏之書莫重於六朝與唐家譜則倣自泰孔鯏歷代世家多各箸著與史志表裏其子姓

繁或增葬而援拾墜放亦復不少故君子慎焉晃後公爲黃梅巨族茂才俊字逸足明經竟家皆推產兄弟贍邑饑寠凶年大出粟邑侯欲聞於朝俊不可其廉退如此三丈夫子允遐允徙允遵允遵出嗣與弟信皆文而贊舜冠群儁其在城郭聚落烟火盈千或以文顯或以武著次則孝弟力田戒懼嬉媚有漢賢萬石之風有韋家花樹之談梅邑之裔又將其昌逸足撰家譜如干卷詳而不誣簡而有則藹焉其可思蘇明允有云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生矣逸足歷敘得姓以來攷據史志期以傳信余因得論其先世大畧質諸程氏且告采風君子焉

鍼灸至道序

帝王於天下如人一身人於一身營衛腧穴血氣經絡之流行壯夫之恭病者之苦初皆不自知而發於彼而應於此有道焉不可得而紊也帝王於天下治亂得失天人休咎嘿敚潛移初亦不知而發於彼而應於此有道焉不可得而紊也故聖君賢相內則知一身而外則知天下黃帝之原起瘉神農之辨藥性伊尹之立湯液非執也道也內經素問靈樞明堂鍼灸脈經皆有道者所爲也秦越人知是道望而知病其稱見五臟視垣外神其說耳非真以目見腧內也王者之道自然非家至自教而感召之捷亦如是也內經諸書傳自中古至唐

寶匳中有太僕王砯者注之宋仁宗令王惟德鑄銅人
爲式卽今所傳銅人圖是高麗獻黄帝鍼經頒行天下
於是注者十數家亦旣章明較著近日學者罕能知之
豈非至道之難通乎家君游執之餘間取詮次穴從其
𧏮病從其類其卷其葉按目了然名曰鍼灸至道益通
其道者之於天下也其如視諸身乎舉而措之無難矣

代茶錄序

陳石莊嘗言飲與食並稱穀不可一日無而茶有時或
鈠茶之精好者非太平之久不能致益先王德澤之餘
雅人高士最盛之福也遠哉是言茶自唐德宗始盛榷
税半天下怨毒於民至南宋極矣觀唐裴休條約宋王

質盜論可謂寒心靈芽瑞卉化爲木孽艸妖雅人高士
其忍坐胡床操椀匙清譚而細啜之也哉金章宗定制
七品以上其家得食茶光宗禁自五品以上元末則勾
追催併非法苦楚洪武除前禁三家村田舍兒皆得眞
茶三百年來竟不知是味乃上方寶泉撥而與民日用
之也然則所謂先王德澤之渥惟有明惟最不獨雅人
高士之福而已今古事殊製煮亦異陸羽茶經溫飛卿
采茶錄茶事之最古者不可用於今惟宣和中鄭可聞
銀絲氷芽法差近欽李元平采造錄則紀近代最詳雖
然一茶耳太平則天子宰相講求饕逃比於清客大曆
建中天下多故貢茶不至杜鴻漸與楊祭酒書頤渚紫
筍茶兩片此物恨帝未得嘗靖康北狩感石僧獻茶從
子驚愕南向哭不亦哀哉蠏沸瀹泉幡幡瓠葉亦可助
清風而滌淡悶何㝵能治作柳檢權枸骨絡石十數種
皆有方法余悉得之合高淡甫湯品增損曰代茶錄客
來隨宜以飲亦山林窮百合香之類將以贈絕俗苦行
之士且見飲啄俯仰之自得云

許荊山印譜序

荊山許子長於六書以所摸印譜見示展卷燦爛若搘
半鉤於汾脽辨尸銘於栒邑也自炎皇頡史之制不傳
汲冢竹簡間出當時莫得其名而强名曰鳥跡曰科斗
其後又有所集古文奇字者多謫誕難信刻國鐘鼎各

以其公侯卿大夫之功德形於字體如子孫之字或持
刀秉翟承寶之文或土禾異从正若後世發書芽押各
隱其義孔子曰書同文言列國之不足徵也矣今之言
古文者籀篆不分金石溷取或錄一字於商彝或竊一
文於周鼎印記分寸古今襍陳號爲名家尠不病此夫
以剝泐譌繆之餘夸奇詭異刀錐利鈍之下指拙俑工
實於六書無可下筆不揣其本斯爲陋矣惟漢代小篆
義可解說故叔重宗之苟能專工足以證誤予方著字
說得許子所摸愛其工而序論之聊與許子就正焉

潘介丘印譜序

潘氏五丘人人有集僕旣皆序而行之矣介丘詩最晚

見而又以其暇精六書岐鼓秦碑籀史斯翁而下數十百家攷覈異同所作印記之文平生尤富夫璽印始於三代周禮司市通貨賄以璽節魯語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冶逆辭去追而與之璽書賈逵曰古者大夫之印亦稱璽也其在六書五曰摹印大約與刻符同意蕭子良以刻符摹印合爲一體徐鍇謂符爲剖竹字形半分別爲一體而摹印屈曲塡密則秦璽之文鍇說是也摹印之别有書如今上方九疊而將軍所佩專用栁葉取於軍中疏明易辨士大夫私印則小篆可矣乃今流傳漢人印譜或用列國鼎文而列國鼎文實非同文之殘體六書之軌[illegible]也故知漢譜多偽不足信也已介丘之論以謂俗書亦有可取如鳳凰之凰本作皇而單名凰者不宜用皇鴛鴦之鴦通作央而單名鴦者不宜用央權因事起義非踳駮是亦一說也介丘偶取予字說一二讀之殴神歎咏既不笑揚雄爲覆瓿而予亦欲試王筠之讀蜺因書數語發明介丘本義云

白茅堂集卷之三十三終

白茅堂集卷之三十四目

詩序

白茅堂集卷之三十四

序

陶季深詩集序

顧子謂陶子曰子爲詩勤矣其旨可得聞與陶子曰夫詩之言持也持吾之志以求之者也故玉必雕幾而成器志必刊尌而成辭徼也箸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徼志尌矣而未逮焉顧子曰唯唯否否陶子曰可得聞歟顧子曰夫詩不可尌志求者也何也詩以風爲首興爲宗賦比非興不生故爲宗宗也者生物之名也興之生也無倪追也無跡故比於風風始於地中動乎葭莩之灰清引條達响噓蕩條鳴咽飃颮捎林轉石放乎千里曁乎無埶其至也莫禦其息也無聲而詩之道象焉十五國風多征夫游女悲希感觸而天下之至文生焉童謠市讖不知其然而然而吉凶治亂應之漢人五言國風之亞也自然渾厚不假餙琢魏又其亞也晉宋以降古意滋失然而猶有知者沈約謂之直舉鍾嶸以爲直尋劉勰稱思合自逢非研慮所果是也故詩要於尌意存於不尌意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言至道不可以求得也是故游神冥莫之外而遇在耳目之前刿慮終日之間而獲之俄頃之際也是詩道也陶子瞿然曰唯唯再拜而陶子來楚出其詩讀之洒然如脫煩暑而濯之清風也如登靈臺望雲物而倏[illegible]之自至不可强遏

陶子盍有味於予言乎若予不敏請事斯語矣時順治癸巳

陶季舟車集序

寶應陶澂字季深一字季以字行其考隱君子予集中誌銘所稱明處士陶子範先生者也季深蚤失怙恃崇禎末廣陵亂蕭然攜家避居吳閶有運期德耀之風予時家崑山交季深在順治丙戌季深方棄制舉寄廡讀書發憤思別自表見予爲蕭將軍館甥季深爲上客因得晨夕詩成必交相論酒闌燭灺每至夜分五六年間予游白下廣陵臨安四明天台季深必偕辛卯予歸蘄季深公寓金壇游展所到聲名翕然交愼持擇詩文亦

如之癸巳從萊陽之光化過蘄示新詩予喜而爲之序三十年蹤跡鉛迕書問牢落然未嘗彼此能一日忘之康熙癸亥上冬季深自寶應之景陵復過蘄驚喜持抱而泣蓋前此各得譌傳今巍然在也季深哀集辛卯後詩十一卷屬論定噫乎季深二百年來山林無此詩矣往日季深得予底厲爲多立格修辭亦足相望予苦傳而季深約實勝予焉新城涂酉曰使季而遭逢得時當必行所得行言所得言安能涉覽五嶽觀風乎蹟窮才詩歌以力進古人哉噫乎涂子向使季深以制藝登科或挾名譽傳說過施槃騷前修嫮媆後多田宅爲子孫計親戚賓客御僕問訊貢供之樂數十年一旦長次

骨化土灰知識消亾姓名熸滅何如貧賤討論縱覽山河萃精文辭長以不朽爲千萬人而不一遇焉者哉季深之詩千萬人而不一遇矣今知之後世知之予故不復論其詩而志其志道之同合如此康熙甲子三月三日

阮嗣宗詠懷詩註自序

魏人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少有濟世大志太尉蔣濟辟之不應濟怒乃就職旋謝病歸後復爲尚書郎又以病免曹爽輔政召爲參軍辭以疾司馬懿爲太傅受顧命辟籍爲從事中郎懿卒師輔政復爲大司馬從事昭繼師求出爲東平相旬日而還復引爲大將軍從事

中郎乞改步兵校尉籍以世亂逃於酒爲放誕之行禮法士疾之如讐司馬師保護得不死嘗爲詠懷詩八十二章自有五言未嘗如是之多蓋始籍也疾奸雄弔禍亂流連反覆得小雅離騷之義焉先儒謂籍在晉文代慮禍亂愉託廣遠指趣難究於戲是烏知籍哉籍魏臣不可曰在晉文代也或曰曹丕篡漢司馬亦將篡魏何負於丕當是時蜀漢在籍不悲漢而悲魏何也曰籍始終魏臣也按籍景元四年冬卒年五十四然則生於建安十五年曹丕篡漢籍甫十歲父瑀爲魏丞相掾受恩久籍未知往事故曰始終魏臣也孟子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籍故深被司馬氏知世傳其代延臣

作請九錫奏恐非出於籍也卿信有之其周旋避禍心亦苦矣然而鍾會問時事沈醉不答未嘗爲伐蜀請一策世又傳籍爲鄭沖勸晉王牋乃有曰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曰自先相國以來輔翼魏室末則曰臨滄洲登箕山以諷之是勸退之文也以是觀之使籍得竊國與司馬氏不兩立竣焉可見魏末之有籍如漢末之孔融然而融蹈壯趾之凶而籍得明哲之義是尤賢也其詩顏延之有註不傳後無復說者友人汪衡篤學尚友日爲注諸景星唯唯退而六晨夕卒業於戲古人往矣不相質矣論其其世尒已未通者仍俟後之君子

梅聖俞詩選序

宋有天下承五季離析學士奔波篇竿楩匹七十餘載至天聖景佑兵革偃息天子好文王孝先范仲淹爲之相推奬士類然後有尹師魯穆伯長輩奮力古文然未嘗工詩工詩獨梅聖俞蘇子美號蘇梅最後與歐陽永叔游又號歐梅莫如梅最著梅詩今具在陸務觀稱爲濬遠宋元晦病其枯苛姑勿論論其源唐至中晚古聲篾矣何者中晚病初盛緐重競爲淡泊以希自然而語尚清新反流於薄是之謂以復古而失宋不取裁前代而取裁中晚如聖俞一時名高指退之爲正鵠拾長聖之餘論使英雄者生茍同代間不無恭長廣武之歎矣當太祖初柳開梁周翰高錫范杲相與復古稱梁高柳范爲宋詩文開闢始開慕退之東野更名肖愈號東郊野夫趣識如此詭稱文宗空一時不能度越而韓孟之聲滿天下太宗朝王禹偁田錫附和與起眞仁朝楊大年劉子儀纖細駢儷追聖俞出譏矯前習良難得哉惜其體多不出韓孟而時時取法玉川此所謂英雄者生不無廣武之歎其間簡遠濟拙咀嚼味生誠有之是則所以爲聖俞者王文康嘗稱二百年無此詩指此類也萬曆中公裔禹金刻宛陵詩自唐劉太眞始太眞詩多不傳爲聖俞集六十卷無匹失吾友施愚山欲選刻之務使聖俞眞詩表見當世屬余論定夫善定人詩別開

一境移作者之情變從前之聽使聖俞在且啓然若遐而況讀聖俞者哉既卒業歸愚山愚山既錄余所選之目別以宛陵原刻見寄因書前論爲聖俞詩選序

徐存永詩集序

侯官徐存永函所著尺木堂詩三千里問序存永不既勤乎哉存永論詩高出近代得古作者之旨當正嘉時尚氣骸傀力萬曆後爭爲清新孤濟數十年來無復克振雲間諸君稍追王李近則爭尚李何漸爲初盛轉而長慶徐子舉非之以自然爲宗夫至於自然則凡氣骸傀力清新孤淡皆有將不得不爾非有矯揉爲之者卿如七閩東南壯麗其山水若武夷栟櫚絙緣榕諸九漈

贆滑輪旋矢激是亦天下之至奇矣是皆山與水勢之
自然如是而非有所强也其閒鍾爲人才使其詩文亦
如山水勢之自然如是不已至乎自然之理巖口成獻
雷咽則悲其爲文章光明易直而變化極焉夫不知有
自然而矯揉以爭門戶誠詐也存乎詩凡千餘篇緐簡
纖穠奇正一歸自然其鋪敘始終排比聲切多至二千
言靳章而有餘更僕而不厭古作者或難盡其用而存
乎能之豈盡其用之難自然之難也孔雀東南飛爲古
長篇第一非長之難自然之難也周秦之文漢魏之詩
晉之書元之詞不易及者自然也學者之要無他求其
自然之氣餘魄力淸新孤濟則可也

宋頮石詩集序

顧子與錢塘宋子論文不合勃各罷去明日宋子復於
顧子曰夫子殆所謂齟齬而求沽東南射兒而西北其
矢者與齊人有女而美色語人曰吾女奇醜致其女三
十不嫁竊觀夫子非不欲天下之美名也而詡才大名
易滅才小名易梟有若豔世之訾謗勦鑿之言者然竊
見夫子名曰滅不至三十不嫁也幾希顧子曰歎子來
前子將以謂今之文之逕若而人者役持之宋子曰才
大者持之顧子曰歎才大者持之是有泰山之高僚負
不稱山有黄河之滾諸水不爲川夫樵采者不登岱眾
閒者不涉河百里之內陵麓陂池父老童孺皆得名之
至語以岱河哩然曰欺我何者占高滾之勝不若近耳
目之前也天下操觚爲文者有二焉才大者所見博其
操術恒驕持論恒恕才小者所見狹操術恒恭持論恒
隘二者交相譏而交持文運之衰盛何者天下之大操
觚之彀所謂岱河之才不多見至於陵麓陂池在在有
矣是故以此抗彼恒不勝千此借一陽文則陽文辱一
貲有千侏儒則貲育敗故其道勝則衆人之譁譁不如
一人之諾諾其道不勝則一人之諾諾不敵衆人之譁
譁故曰二者交相譏而交持文運之衰盛吾子持不勝
之道與人爭吾見子三十不嫁矣而奈我何宋子曰否
是激論也他日宋子以所著來質崒乎其高也淵乎其

滾也而聞不過闤闠譽不上侯王宋子不信吾言哉宋
子曰否否夫厭庸衆之心非天下之至行也餙彫鏤之
巧非天下之至文也擠吹毛之疵非天下之至論也盜
一時之聲非天下之至名也吾信吾道質千載上下之
賢而已顧子听然而笑剡然而起因書其言爲宋子敘
宋子名畸

肎堂詩序

粲谿彭年著有拂蓮堂詩予聞聲數年庚寅冬過於越
把臂懽甚數日辭渡羅刹而東出肎堂詩曰是與拂蓮
源同而委異者邪子其肎許肎爲我敘夫子與彭子聞
聲雖數年把臂無句日遂操筆敘彭子其人其詩毋乃

不可雖然以有堂詩敘彭子不盡彭子請自敘以兕彭
子可乎始予七八歲背塾師之約竊爲詩賦古文辭束
髮酷好李白學爲白出以質人人皆唯唯既訓詩至杜
甫而聖學爲甫出以質人又皆唯唯齒稍長知開元天
寶諸家進而貞觀嗣聖溯其源流距六朝追十九首出
以質人又皆曰唯唯飫膏粱者思藜藿襞錦繡者愛大
帛年來間取大曆元和之音出以質人莫不唯唯如前
乃予詩數變而世之有之者無異辭豈予雖變而有不
變者存邪抑世之有之者知其一而不知其又有一也
夫詩家離立才情不同或體致稍近本領自殊試取數
十百篇隱其姓名示學者能辨晰者無幾如是則妍醜

得失彼惡知之夫人姿力相望即可同心智趣不侔迥
若異類詩易言哉彭子是集廑百篇畧備衆體試出示
人疑不過如有我者有彭子而我亦不過如衆人有彭
子者有彭子彭子以爲孰知已孰不知已乎雖然世之
有彭子以有堂詩而有堂詩不盡彭子謂予可以兕彭
子也乎哉譩歎未也

張長人詩集序

予弱冠與劉子千里爲兄弟交知張子長人千里長人
皆梅川人梅川漢蘄春地唐武德初置永寧縣天寶改
廣濟自武德及今千餘年不聞文士嘉靖中有寇山人
學游以詩名從王元美吳明卿游詩格大氐相類傳矣
未可久也王參議大謨張太守子龍劉秀才養微楊舉
人大縶四子者予聞之千里王參議詩嘗見之三子未
之見也行矣未可傳也夫行而不傳傳而不久雖曰有
奇不奇然未有眞工而不傳傳而不久者士亦求其傳
之可久而已傳之可久奈何得於天而感於人得於天
者自然也感於人亦自然也至於自然則奇正仙鬼輕
俗寒瘦如其天而止何原派之分而矯枉之繇作與夫
原之說始六朝而派之說始宋原者各有宗尚不相是
非唐之詩人猶如是焉耳派者矯枉過當至於相爭明
之晚季獘始極焉夫矯枉過當則自亾其天自亾其天
而欲感於人弗可得矣永寧立邑千餘年其間操觚豈

勝數而或行而不傳傳而不久豈非不得之天之故與
歲戊戌始盡讀長人詩其言曰時獘雖滾愼勿相救中
郎救濟南至於誂退谷救公安陷於弱美哉長人可與
言自然矣自然之詩隨遇肖志無有方軌語出獨創不
知奇體備諸家不病襍予每以自詣今於長人發之若
長人與千里使各盡其量求合於古人之工者豈非永
寧千餘年來行而可傳傳而可久者邪

病中唱和序

病中唱和詩者曲周王公與予倡和作也歲壬辰王公
從御史臺出按楚治兵下江適湖南羽檄交馳荆揚大
旱公方移病臥護諸將千里晏然其性情才識躋[illegible]顚

静足以勝亂故也夫理無事之時惟恐不好動而理禍亂惟恐不能靜何驃騎云我不如此卿等何得存桓宣武云我不爲此諸公安得坐談所謂動也孫叔敖之甘寢秉羽費文偉謝太傅之圍棋孔文舉之談經劉越石之清嘯所謂靜也動靜雖關性情而經濟存焉則公今日之詩是矣公之爲詩簿書敲搒喧諍盈前意有所屬輒裂紙尾當移病掩關値丁亦有采薪之憂日照樹頭公使已在門徐起應之撾鼓傳送如公事節級屬於道或柱笏艸堂樵蘇不爨清談移日計公得五言近體四十五首予八十首爲一卷黃梅鄧大尹梓之公落筆頃刻數百言直舉胸肌有豪傑風先宮諭有言豪傑之文

雲蒸龍蔚得意疾書奚暇計工拙哉以之況公其似焉矣昔白香山與元微之倡和又與劉孟德倡和裴楊荊潭倡和皮陸嵩陵倡和楊大年同館倡和凡如是者或同吏事或皆閒曹或偕退隱儻山中人得事筆墨而公兵刑鞅掌何以獲此庶幾見公贍豫鎮靜如是焉耳公諱顯字純伯崇禎十年進士

僻園倡和集序

予同年友大中丞濉白佟公當大清開宇受
世祖皇帝知眷節鉞三藩功在社稷勒國史矣年服政輒歸卜別墅於金陵長干里取杜甫百年地僻之句詠泉明心遠地偏之詩命曰僻園水石清華杌藤奇樹穜武自異域皆二三百年內物高臺曲池回谿遂徑則有農艸堂長林桂嶺桃李園蕊香津玉蘭叢牡丹臺松磴藥圃竹馬醮村公不以德望驕人日與故交文士陶咏太平遠近聞風分題寄賦王將軍山陰之觴先飛騎玉山之社不能過之詩卷歲如車軸而此則東山宋觀察荔裳偶倡而衆和之者公之園遂名滿天下夫古今園亭苑囿甲此十百倍者豈可勝數荒烟蔓艸漫然磨滅雖定昆之池昆獄之山瀦波一同拔地幾里不能與香山綠野輞川浣花爭名後世地以人重可不念哉佟公嚮朝開濟身泰功成先人之憂後人之樂晚營此一丘所謂地以人重可以不朽矣公溫恭好德金玉其相

聚則可喜離則可思儻以山林老賓客一觴一咏俯仰其間比之華岡之裴廸峴山之鄒湛不厚幸矣乎然則儻亦可以不朽矣

郭石公集陶詩序

江都郭石公集陶句成示顧子顧子曰吁吾於此知古今詩人之所以異焉古人短咏長言無一字懈鍊字成句鍊句成洤如尉繚所云上將殺其半中將殺其三若姑息濡忍此自庸將恩有餘而義不足矣或散體零句亦項羽垓下之戰分騎數隊四面馳下斬漢數將還復一處今人則不然如聾邑四十萬衆連營接壘非不盛強而挑其一旅輒敗如連環馬貫厥其一馬餘馬皆倒

故古人之精神嘗勝今人之精神嘗敗古人能以其精神流轉天地之間而分寄於百代文士之心目今人識力尚多不能往合古人望其流轉天地之間而分寄於百代文士之心目得乎夫集句宋元人讌會分題以資觴詠後人倣之遂為一格試鳳咮之膠弦觀靈蚍之續體抑亦取才鍊氣之一㳒也而郭子得之郭子詩不下數百篇皆自出機軸不傍古人其集靖節詩如朱亥袖鐵椎椎殺晉鄙奪其兵符如韓王五百壯士出趙壁樹漢幟變化以用古人而還即以古人合已㳒詩道盡焉矣郭子勉乎哉

周宿來詩集序

當啟禎間詩教楚人為政學者爭效之於是黝色織聲橫被宇內雲間諸子晚出掉臂其間以大樽為眉目追滄溟之揭調振竟陵之哀音既而宮聲全往天倪不靈有不如公安竟陵之足移人好者於是後俊雜以元和長慶熙寧元祐之聲而雲間之詩益衰矣周釜山出思檄柮之敦厚溫柔使事工切五言則長卿之長城歌行與錢劉為方軌參選體於少陵冶六朝而貞觀一時雲間之詩又將振東南士論將推釜山執牛耳而釜山不自滿假下帷寘擇沈子文聖曰向使前四十年吾聲即與大樽鼓吹江左彼細聲竊吟之徒將無喙息而悉然而為功於當年不若為功於今日作者之氣全而亂者之取舍辨矣釜山論詩大氐高潔和平翼從部郎山守處州有惠柔之政清剛之操郄餽辭金皭然不滓詩不云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予詩有惡溪漁父行是其事也

斷雁吟序

老友杜于皇才情妙天下初不知其有令子也甲辰冬始識其長君湘民與論古今人品詩格瞭然不疑問所為[illegible]斷雁吟十八首哭其弟栢梁作也颯然如飄風如[illegible][illegible]桐破筑如聽泉三峽如荒雞遠號如桓山之禽流沫折翅逐子之猿三擲三躍始讀而悲繼之唏噓於邑不知其所致也湘民言其弟穎悟善詩十數歲即有雨鬧多向夜秋氣晚歸燈之句又聽蟲入幾層天淨雁微痕皆近日異陵集中佳語弱冠喪母嘔血斗許轉牀榻苦吟有云風前黃葉夏能飛果以夏月卒以予觀栢梁詩慧則慧矣焉得壽湘民哭之目欲智可謂至性過人矣夫文章者性情之至也性情之至能使薄者厚惏者廉奸臣逆子油然忠孝之心生舍是皆落邪墜惡朝華暮萎不足道也矣湘民性孝友岸然貧約多呂力驕騎八尺駿弓六七石左右轂浚拾[illegible]囷旋指磬控盡其妙而以之為詩忠厚惻怛伉宕倜儻如其人近聞于皇乞米廣陵搋贖道人贖者何謂向五窮贖妻子贖已即長往不來號不來子今有子如此可以自贖老子可以

不來矣

廬山詩序

秋暑過湖上幢公設茶果出廬山詩問序逃玉川疊泉三峽五老諸勝疊疊然手畫口繪入耳牽神予家太山二百里且數過其下未嘗一游人不病予未游而予亦自不病其未也何者蓋其奇勝嘗得於志記之筆舌高僧文士之譚說取所嘗游他山之峯瀑巖谷雲物怪變[illegible]未嘗不廬山也然則謂予久游善游可也可以[illegible]詩矣雖然予於廬山未能似元亮而師何其似是遠也歟庚子初秋玉山居士顧景星題

許有介詩集序

許友字有介侯官人父豸字獬若崇禎辛未進士浙江提學副使有介爲名士有別墅在烏石山搰圖亭巖壑之勝崇禎時閩以僻境晏安風俗華侈有介家既給足變童舞女詩酒談讌無虛日任俠結納輕視一切順治初周櫟園亮工官方伯物色得之奉爲上客櫟園徵入部院有飲章誣告往事督閩者劾下刑部獄詞及有介繫刑部一載事解乃出又三載以病癒卒始予過閩求閩之才士於撫軍則舉有介與徐延壽存永陳濬開仲謂之侯官三才子而有介之父爲家宗伯王斵試時所得士也以故有介與[illegible]弟子列執禮恭甚長不六尺肥白如瓠譚笑風發酒[illegible]搰筆[illegible]騰或爲詩詞[illegible]

枯木竹石奕奕有致比之襄陽眘山顧胷中嘗鬱但不平若圖鹿鬻鶴怦怦怫怫不樂生者則不善涉世故也然而風流自勝在獄時嘗作羣鴉話寒圖櫟園爲長歌或言於　世祖取覽稱善卒年三十餘有米友堂詩八卷閩之稱詩自唐歐陽詹始此下姑不具論論其近者洪武初有十才子席元太平故習辭情嘽緩始則古田張以寧志道繼則福清林鴻子羽最著倡爲盛唐體閩人宗之永樂朝楊文敏公榮以臺閣見長王襃中美王恭皆山王偁孟揚號三王而高廷禮彥恢最著彥恢選唐詩正聲品彙自爲嘯臺等集規倣三唐以合調爲工閩又宗之景天時柯潛孟時喜敷疎成化林俊待用學

疎硬而彥恢之派漸以漸解弘治則布衣方太古元素傳汝舟木虛黃門許先子諱啟衷惟鄭善夫繼之最著是時北地蹈襲少陵繼之聲笑潛移木虛闊放自喜林高以來滐度一變嘉靖中王愼中道思引武進唐順之上下其論取材初盛與慈谿陳束章丘李開先順慶任瀚窩顛熊過平凉趙時春丹徒呂高號八才子而繼之之倩程侍郎應亮亦舍其家學騁情穠郁隆萬時布衣鄭琰輩馳名中原其流亞也搢紳則鄧原岳汝高謝肇淛在杭山林則徐𤊹興公林章初文康彥登龍又嗣響柔旻棐文忠向高林宗伯堯俞又率僅先長太公諱皆有集行世此閩詩之又變也迨公安竟陵迭出更奏塵路淺言

秋墳鬼唱林茂之輩亦東食而西宿惟曹能始堅守高曾不少俩倩才高手敵遂欲包舉前賢務爲恢濶暮年頹唐酬接漸無可觀時目能始爲曹派興公爲徐派予嘗評能始如故宮廢院敞麗窅弦金粉燕泥剝落埃漶興公如細[illegible]水村舍碧礿清佳自具難語高淡纖履陳昂如[illegible][illegible]一二窯器不識商彝周鼎此閩詩之三變也[illegible][illegible]雖變而有不變者存以其地僻遠不與吳楚爭[illegible]然而閩詩不患無渠墨而患平易傑弱獨有介横絕不可牢籠以砲礧結轖之抱爲佶屈聱齖之辭掉頭攘臂蹣馳其間亦云傑矣遭亂破家流離縲絏其怦怫固宜今集中有學啞學瞶學瞽學擔糞學炊讀者悲

之復好譏如蟲蛆了髮是也或比諸汝舟若元美所謂作風語者豈其然乎丁酉冬有介既出獄遇予金陵抵掌笑談（抵音紙側擊也譌作抵）意氣如昔獨其詩益悲明年哀所作緘寄乞敘予未及爲先（太公聲）以書勖（俗作勗）毋白苦有介善之而未能也而卒鬱鬱以妖悲夫予不忍以存亾負有介取而序之兼論閩風之先後如此

等觀詩集序

崇禎庚辰予至蘄水合肥龔芝麓先生尹是邑建浮屠賓曰浴遊樓曰秋聲爲公餘逃禪之所賓主恒度大師惠遠道林流也王子雲金卜公黃慈雲王五岳奚仲雪與予相與倡和爲詩三十七年前事矣人世滄塵飛光烟滅今歲丙辰予再至而先生與諸子皆駕幽山恒度墓樹已拱游內舊游先後物故故知既失新知未逢悲愀寂寥莫此爲甚恒度有弟子等觀仍主舊賓行年亦六十矣聞予至甚喜延居秋聲樓顧其人質樸若不文者明日見其書[illegible]充斥几杖[illegible]甕盆[illegible][illegible]卉位置不凡呼酒與飲亦不辭出宋元明名書畫論日斜花外娓娓不倦最後出所爲詩讀之驚起曰有是哉屈子不云乎樂莫樂兮新相知予殆樂矣等觀詩幽而光工而能拙至其慷當以慨憂思孔多求之冠蓋中不可易得而得於袈裟舍勸聞過者果折腳鐺郎其短枕杖鉢唾壺不亦異哉予既評定其詩二日卒業而喜而序之

雲溪櫟著序

張子耳聖撤講席歸故山十餘年矣錄其詩文索序夫張子亦知詩與文爲道廣狹之異乎詩之道廣文之道狹窮山絕壑聞見不通感慨唫嘯自足成家不必廟廊軍旅而後謂之詩也故曰道廣文則非貫擥典策揚搉事理博訪故老鉅公未易言者故曰道狹雖然文非不可道跡鍵戶以上下古今出門合轍絕代懸符是其道也而詩於仕路風塵應酬齊雜所失尤衆無他性情間學其爲廣狹不在遇也張子既歸故山書籍散軼收其遺亾悉厥精呂猶足抑郊島而儕蘇黃則所謂雲溪雜著是張子逃時枯瘦人也而其詞訣愉張抗傲人也而

其詞和開敏通雅人也而其詞質𪗋齬踽踽人也而其詞暢夫張子蓋忠孝慈諒人也宜其文詞若此故曰性情問學廣狹不在遇比者泳大江浮雷澤登會稽東南勝流心折張子乃張子所得則在窮山絕磵遁跡鍵戶時張子名士淑予集中有贈張廣文歸養序

張公卜詩序

公卜張子詩自敘詳矣孝子之思哉張子幼慧長歷艱阻詩詞多述禍亂行年四十賊氛翦平自謂酒鐺茶臼書卷詩囊始有清潤之氣而詩詞亦隨變追思庭訓頗惜光景且曰知命已逾淚憑血氣悔與願集庶幾老而有成悲哉其言張子困頓場屋匔慮嘔血盡在經義而

有韻之文不取繩尺縱橫譎駭若自成家視世之走趨橅擬縛壁坑塹者異聞嘗咀嚼殆海錯中𩟎子彭月不可不食不可多食領略異雋而止者耳至其頹然自放飲予圃中有見贈言靜若飛騰豪邁宋寬敖翔審視以一謦一欬一吼一觴有東晉風予愛其高率周旋最久游廖廓倦飛知還悠然而樂唳鬭九皐謠成獨酌飲斯啄斯不鶴不落塵埃枋榆笑彼羣雀予雖不敏張子可謂知言又有林深雪在戶山月小當樓鳥雙入啼韻風憐客送香林影千山月燈横短架書秪餘竹影斜陽下送過東鄰三五家語慨清矣一時閣筆予少張子十歲精力漸頹張子須鬢斗皤賈勇若少年何患無成哉再

三四十年觀張子自敘何如也己酉冬月朔

二上人遺詩序

西湖僧心函善近體詩與士大夫辨論聲韻切反字櫛句比沾沾自喜或詭非僧所宜心函不答會臨濟嗣法諸公來靜慈見而喝之函愧不復啓口他日過予於時仲秋攜游葛嶺涼風下興出於谷口黛乎木末萬葉槖搖曳膝踞石戛爲苦吟因出一卷曰幸公序而藏之不足爲人道也予惟西竺有詩詩各有體八字爲句三十句者名阿㲋吒闡提爲結偈六字名偈者爲初偈二十字偈爲後偈或減六字爲句名周秋荼過三十六字爲句名摩羅不卽五七言排律絕句乎且韻本西域聲則

三千有餘在契四十有二曹植通般遮之瑞響感漁山之神製厥後晉宋齊梁皆稱祖搆著之歌詠命曰讚佛若能精達經旨洞曉音律三位七聲次而無亂五言四句契而莫爽其間起擲盪舉平折殺放游飛却轉反疊嬌哢所謂梵音深妙小悟大乘而曰詩學音律非僧所宜豈通論乎後十年予過西湖心函歿矣其徒無藏本惟付予者尚在又三年毁於火生平所交沙門善詩者莫如瑱恒箕寄有獨菴艸十卷卓犖可喜貫休齊己之流也心函最晚出稍能法魏顧二師予筆不存函別著韻圖在屏亦失可勝惜哉間取記憶十數首摘句十數聯錄爲一卷聊記名字庶不使乙沒焉

半舫齋詩序

弟希眞言詩三十年矣吳下言詩者必推希眞始則峭蒨模畫須眉曆輔之間而其致韻纖乃肆駃吁噫欬唾而其氣豪今也疏宕含蓄出入元和大曆而以開寶爲宗放筆攄情不礙於格其間有陸機之笑唐衢之哭劉四之好駡鄭五之叶後悲而非傷譏而非嫚讀者因然怳躍然喜詩人之性情於斯在矣雖然古人謂詩能窮人豈必淵憲黔婁啟期東郭而後可言詩哉蓋窮也者研磨之謂也慮以深而周境以困而逢處靜約者其天全詞什苦者其味雋故必以直叟明師爲浛家拂士斲雕爛韋爲徑度輸槷必如是而後動而逾出焉窮而益工焉仰鑽不得其高深而望焉未有涯涘也希眞言詩不可謂不久用志不可謂不深天姿高而學識博而孤詣正未艾也處餘駒於高唐徐更齊調引田連於海嶠乃變琴心希眞其尚有進於斯乎其尚有進於斯乎康熙戊午九月兄景星雨中書於窺園之聽雨亭

徵遠詩序

吾顧氏德業文章傳世者其在玉峯則少保文康御史桴齋方伯雝里莒州茂儉延安端木錢唐漢石宮諭開雝宗伯瑞屏明經抱山大鴻所撰述皆發抒勳勞氣節萬曆初莒州以避讐來蘄著楚思賦王元美擬之潘陸妣朱孺人字柔英少宗伯子謙之女以扁舟從至先曾

王母李安人館穀之亦著有雙星館集吳明卿爲之序而行焉莒州之孫太學爾常於景星從父行太學公之子茂才公蓋公和孟有令譽皆年壽不兼初予避亂之吳公蓋友愛最厚公蓋易簀予撫厥痛哭孤需誠甫八歲絕慧予嘗置之抱中其師金翁遜有道處士也稱是兒當遠大字之曰徵遠予返楚徵遠成丈夫爲名士其間予兩過崑相見輒歷涕道父祖往事徵遠親愛予如所生今年夏五擔笈來楚留之窺園一月暑雨青燈兒曹環坐當驪場帶甲生死仳離乃能至自二千里顛頓一室豈可易得哉既出新篇就正其制舉之文則宮諭宗伯之遺軌側望光穎如鋏出匣是天下之利器也諸體詩雅俊劉麗冷然善焉今天下需才方壯夫不爲彫蟲而徵遠猶蹟逢腋俛首章句將無爲之難者行之遠慮之精者神之通而其蟄蛻變化未可量焉者哉徵遠將問業長安輦下諸公必能剖荊璞而拾驪珠予獨痛其先人之湛殁再世矣續弁揚光必在子夫行矣勉旃不肖雖老猶可問道焉康熙戊午中秋後六日

王青侯詩序

王子東隅篤行君子也爲梅川名諸生其尊人青侯砥節好學鄉黨比於陳寔吾聞之何生商衡云遺集若干卷兵火散失東隅求之十餘年得古近體詩數十首於鄒子亞公手自鈔藏予過黃梅偶得讀之頗有繩尺擬

古樂府數章尤傑出惜不見其全詩文之傳不亦難乎然而古人往矣精神借一二篇亦足以自見若夫僕僕伺隱侯之車汲汲鏤和凝之板有道者不出諸此青侯爲詩歛量鍛鍊其志未嘗不冀其傳也乃今散失不傳而猶一二存焉豈非其精神有不可澌滅焉者在哉東隅丞涕請序曰庶幾先生一言以傳其一二吾因以歎東隅孝子哉臭味可以慨然開門祊可以僾然見即斯編也青侯如在矣東隅其少慰諸

女甥張芸詩序

萬曆初先芭州太守茂儉公自崑山移家於蘄著楚思賦王元美敘之比諸潘陸妣朱夫人有雙星館集吳明

卿敘之稱引古昔自唐山下凡十數以相況今存於家騷賦古體洎晉魏律洎開元天寶老成頓挫絕閨閣習當時惜無班惠之遇使得執卷觀故事八表七誡不難成焉百年而有清河氏女外甥名芸者芸之母予姊行也予自蘄移家崑山芸嘔啞學語指以之無輒能識稍長莊淑靜慧湛玩筆墨予愛而教之予還楚十年芸始笄而歸於葉葉崑山鼎族簪紱滿牀閨門內秉禮言詩文雅相尚壻道子今進士出守濟寧者也年少才高以七書掇上第子南衒材左右軼而超乘應奉攡簡五行下而不遺幹務之中于唱喁和比予來長安於道子見芸所寄步韻諸篇有蘇蕙之辭奪得李衛之筆洎女楙詩字如其母昔者朱夫人之能文也得於舅氏皇甫兄弟而今也芸與楙之能文也得於葉氏圭門之內也予無皇甫才眡芸多愧而道子以筆墨刑于可不敬哉後此者道子磨盾鼻艸露布芸亦將賡杕杜而汎梁輈豈獨糺縱戰士之袍枹鼓和門之內哉芸之詩蓋正風之遺響非香㢘之淫豔也己未三月玉山老人景星書於京師之邸舍

和山堂詩序

楚人操詩政在正嘉間則李賓之繼則吳明卿又繼則袁石公鍾伯敬凡四變而賓之明卿爲正聲袁鍾而後亦鄶以下無譏焉今之稱詩者知石公伯敬之偏枯亦

卒莫能實之明卿之寬厚豈真時代上下之然哉讀書不多用心不苦無明師勝友礱礪鍼砭唐突風雅利害灼然以此妄冀立名夫何可得蓋詩貴辨體體辨而後辭工辭工而後體由我出古之作者部居離立車異軌同及其天倪動合妙處不傳如寫鹽入水鹹澹焉分聽風摵竽宮羽若一自非神明精究細嘶毫忽因合求離於離知合其於作者未易有當也而區區談目前之變角訟數君子之間豈不淺哉予以是求天下士四十年僅得而幾失之潛江朱晦仁名下士也遥山先生數爲予言今夏始相見讀其和山堂詩矜愼持擇如其人而磅礴瀟淺沛乎有餘古詩自三謝以還近體則三難而

上皆能尋聲按節茹馥咀華朱子可謂篤志斯道者矣夫古今作者如林異同互辨審能衡鐵炭之氏卬柑乙雀之輕重所謂辨體而後辭工能如是矣豈復區區鄉背於數君子之間哉噫乎湘沅放客辭雖近雜秦川公子情易悲秋又當問悔人於行墨之外焉歲丁巳

和山堂詩選序

悔人復裒錄其和山堂前後詩若干屬予論定爲選若干以謂和山精甲在是說者曰今之論詩者曰詩貴善變明自何李凡三變而有今日美矣盡矣斯說也未爲達論請爲悔人畧論之宋以前姑置論自近始元末明初景濂伯溫嫿情豔習縱詭麗滂洋之辭爲一變高楊

四子別爲一變閩體則張志道林子羽及三王而高彥恢最著爲二變三楊臺閣體三變長沙別爲一變何李四變用修昌穀別爲一變王李五變湯若士徐天池各別爲變袁江六變曹能始別爲一變鍾譚七變雲間復尊王李別爲一變本朝梅村鼓吹長慶爲一變近日名士趨初唐爲二變又漸趨於宋爲三變夫新新不已天之道陳陳相仍物之理數見不鮮人之情其變蕃無有準極而亦各有所至焉故諸體中間其各至焉而已耳今試觀歷代樂府郊廟及淸商正不一矣其詞格具在也孰含茹之惝蘊之則諸體如迎刃如破竹不求之樂府譬之不識六書徒習艸楷源委旣昧流態承轉何善

變之云有故必以樂府爲三百篇之津梁爲諸家之絣貫學人之指南惜哉時之不講也悔人學勤而意壯不事門戶故無變更之煩而有自得之趣此吾所以選悔人也而進以樂府與論之其將持吾說就正於山長豹人愚山阮亭黃濬其年諸君子必更有爲悔人論焉

丁濟汝詩文集序

聖人以五經設教文居四而詩惟一詩亦文也後世岐而二焉才學亦罕有兼者觀今天下之文莫不以鹿門震川遵巖之所崇尚爲歸錢海虞艾東鄉陳新建林[illegible]其說盡變何李王李之體至於詩百數十年來已數變叟稚乖趨移情換態求其無衍支失源之弊者惟聞風

爲能明初古田張志道福淸林子羽倡爲唐初盛遠宗彥恢正聲品彙出以體潔爲美調合爲工於以輔翼張林疏通穠纖爲說甚備海內翕然宗之其自著獻吉等集大約不出王孟高岑劉長卿李頎近是其天一朝有柯孟時林俊用弘治則方元素傅木虛跳蹀自喜方是時北地之學滿天下鄭繼之始而隨之末年慨自悔嘉靖中唐應德薛八才子盡斂北地信陽仍取初盛關則程侍郎應亮最著萬曆中葉文忠公林宗伯淵在杭鄭汝高皆有集行世迨公安詭泯竟陵孤悲迴脫俛遂之情落葉秋蟲之響亾國之音哀以思殆其是歟惟曹能始傑然堅蹀如鷙鳥旣立不動風毛太學徐興公爲之

羽翼才孫能始而僻致滑整特目爲曹徐二派是亦不然閩之詩非不數變而有不變者存自張林以來高曾渠𩆜離而復合布衣之雄如元素木虛與公鄭琰林章康彥登陳昂林古度之徒錚錚自賞當七子盛談鍾譚頹流啖灺流息灰爆濺發必也閩風之足尚歟傑赫在閩辨晰閩才揚扢頹瑤雖然求其詩文兼美戛戛其難之晉江丁雁水先生間氣篤生高翮文園仕歷中外輒行萬里以衡艮起尚書郎度支鹽筴持節虔贛凡章程政治民物風俗設施爲事表著爲文本於天而成於學而梁㒸乃孝康熙丙寅春

命臬湖北鬥壘老臥山林明年春始一通刺謁者蓋二十年神全而一旦心儀又得讀其問山堂集每繙一篇如坐索征南碑三日莫能去不滚愉快矣哉其詩包從郊祀則杜賈乾元之唱和游歷則子原龍城之哨㵾惆㮕則次山春陵之悱惻五言頡頏黃初七言出入垂拱近律蔆鐙開寶至於鋪敘長韻材用法度搖擺有餘又元微之之稱少陵而竹枝小豔香歛嫵婉出其餘緒有紫雲詞在秦㳅蘇黃間古樂府陳隋盧駱無所不肖此先生有韻之文也記序碑志諸作嚴簡比臨川閎峭如廬陵而無時賢摸擬誾茶冗長之弊在近代與青川金谿埒袍非所及劉子元有言自古文人才學識三者兼有兼長而於先生兼之噫不亦難哉傑自束髮交游內台碩竊聞其教五十年來矣未敢有所諛譽今於先生不翅覼縷而然序閩風之源派以正告天下後世焉

洪山寺詩文集序

江夏治東一十五里有山曰大洪按大洪山在隨州此則昔稱焉者也元江夏郡公金華黃溍有武昌大洪山崇寧萬壽寺碑記唐寶曆二年釋善信至洪山維時大旱鄉人張武陵禱於龍淅將用羊豕釋弗勿殺以三昧定力入諸龍宮三晨大澍斷足餇龍白液滂流儼然入滅覲聞於朝賜號建寺宋末隨州被兵土著流冗荊湖制置使孟珙遷其衆於武昌而洪山寺額並徙於是然則今之洪山名非昔有故曰此其僑焉者也一統志大洪山慈忍廬尊者道場有斷足巖其記仙釋則云寶曆二年釋法信自五臺山禮曼殊師利太和二年在應城壽寧寺引刀截脇其說皆與碑異楚府右長史王綎撰碑陰記稱黃鵠山崇寧萬壽寺於洪武癸亥移建王遂以高僧如海居之亦化已已更額寶通是則以今洪山即古黃鵠山考黃鵠山亦云黃鶴今城內之蛇山也按地志謂因黃鶴巖作黃鶴樓與地志通城有黃鶴山蔦洪邁讚此又名同里異而王長史指今之洪山爲黃鵠殆非歟洪山在古既不詳何名而磯名黃鵠亦不審其故意者衆其形似如鵠武之淵遍蛇之峰抑或偶因翔集如落雁之浦鳳皇之臺而任彦升稱荀瓌駕鶴店圖

經謂費禕登仙寰宇志以爲王子安時俗流傳又云呂嵒曲說訛談不足辨矣陵谷易位名偁不同其故又奚能勝識哉大清康熙上章孟陬玉華山甥滇洱水飛時則大司馬玉如張公執鉞湖北方伯郎山徐公是遏是截迨夫洞庭肉沈襄陽泥到惟我內地犇攤奠斸兩公以清轡來游兹山剪櫯𩮜施上起臺榭可登高明可遠眺望易燧櫓而浮屠借槃擎以手搏蓋其經綸權巧如此而大洪之山自兹以往可不曰太傅之峴僕射之陂哉潛沱朱生爰裒衆作若賦若詩登梓授工刀板在手顧謂不肖君其敘諸因序其端末後之志山川者或有考正焉

金會公詩集序

金會公德嘉初舉鄉試讀其文異之既而金子投刺不值投以詩老成頓挫因神往金子有年己未春始晤於京邸其容溫以粹其言謙以質詩擬開元天寶而文以韓柳爲宗渠𩞀外以己意行之文筆若此傳矣顧世尚未有名金子者予於是有爲金子獻者二焉夫詩文之理如天之生物胚胎乎元氣達出乎句萌故筍必重籜仁必堅核萌以蘊爲胼蘊系下而萌系上樞以斗爲璣仰者斗而俯者樞順逆相承陰陽相生不如是則氣不固氣不固則物不成詩文根於心必先固其氣固其氣必先實其裹裏楞而氣泄於物則爲胎夭爲蛋殰故多讀書以實裹寡著作以固氣今之譊譊然楞裹而泄氣者也其爲金子獻者一學問之道循環終始生生不一原始要終所以存也有初鮮終所以亾也日知所亾毋亾所能其道在勿驕名小起則小驕名漸起則漸驕名大起則大驕己之學問未必進而諂諛者日至焉過則不聞諫則不入居然自以爲是而不知其卽於亾也是故君子疾歿世而名不稱焉疾歿世而名不稱者疾夫名之蚤成也名蚤成者歿或沒焉名晚成者久逾章焉是非時之曹好者能名之也今子毋儕而名不儕而名務勿驕今之名焉而驕者皆僅有初者也其爲金子獻者二金子溫粹謙質有必傳之藝固其氣毋驕其志金子其擇吾言乎

張石虹集序

造化之用主散至人之用主合天高地下萬物散殊造化之用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至人之用焉萬物之有性命雖造化不能一之亦不能并十人百人之氣力壽考於一人而至人合千萬億人之用於一心以爲神勇以爲智壽所謂心用也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詩文者心用之至神也嘗與張子石虹論心用曰凡物有質則滯於用惟心之用如風風無質者也視無形聽無聲颮𩗗萃之焰而播籠口之絲遂颼號颯山嶽波濤地如匽椮及其細也嘶鋍歊孔吹萬雷同物不能自聲而

風聲之此風之用也又如火火無質者也托體而與焉
星星熛熛陽爲蕭丘陰爲海燃賚原炎罔過物而化其
炖非炖也而熠非熠焉物不能自燭而火燭之此火之
用也心之用如斯二者余觀石虹有心用者也心用者
不滯於質故喻諸風火風有橅乎火有笵乎以橅笵言
詩文是猶橅風而笵火也橅風笵火以語天下之至神
吾與石虹不信也石虹之鄉以文名者宋前不概見元
與凡諸冏濳大臨大觀兄弟文集罕傳有明王夔澤廷
陳最著夔澤孫孝廉子雲一翥敏提狂簡名於時晚節
甚高詩文遂披放潦倒嶄在宋前亦不聞文士林敏修
敏功兄弟在江西詩譜二十五人中敏功無思集四卷

高隱集七卷敏修蒙山集七卷今亦罕傳夫五行之秀
山川之蘊蹟千年一人焉必其能合造化之不能合而
合之斯至神之用也吾讀石虹所撰古史同太極西銘
皇極啟蒙諸解楊椒山應山兩忠烈張江陵賀江夏諸
傳論修明史書皆善嘤乎文章先後火妻薪傳吾于石
虹嘗以休文遇王筠爲歎梅川金會公德嘉才人之傑
出者以余言爲然然則石虹亦可以自信已矣康熙庚
申秋

趙國子集序

正德時盧陵趙濬菴先生諱鋭布衣徵辟參王文成軍
平濠亂弟孝廉諱銓霍山靈壽兩邑令有聲孫鳳白諱
口萬曆辛巳進士天啟中尹鹽城不附魏璫免官崇禎
初起刑部主事恤江北刑多所平反上皆是之生明經
諱圻癸未春李公懋明辟爲記室參軍策謝寧南侯事
冬入都上臨軒試之拔貢生第一則今隱君嶷宇國子
之考也國子才尤奇幼以制藝見知于艾東鄉李大虛
兩公遂吉袁亂奉母辟之南京甲申之變上書史相
國相國大奇之薦於朝卒爲權臣所逐最後游閩粵與
瞿稼軒張別山善閩粵既歸版籍而國子已黃冠施藥
矣嘗西至鳥鼠北盡幽州栖華嵩巢泰岱隱衡山撰述
甚施凡所至帝王陵墓先賢遺蹟風俗物產泐碑斷碣
災異鬼神分部集記余嘗見其辨徐巨源論邛竹蒟醬

事西湖說考證精當議論恢偉卓犖可傳至於感激發
憤長歌當哭抑又多焉國子以詩投予竝出諸作問序
吾聞古人有言身既隱焉用文又曰藏名山待後世國
子何用予序哉西塞老漁顧某書

黃鶴樓集詩序

武昌城中有山蟠蛇而長古名黃鵠俗曰蛇山按黃鵠
卽黃鶴括地志云因黃鵠磯作黃鶴樓唐圖經云費文
禕仙去駕黃鶴憩此閣伯程作記遂實其事或曰任彥
升獨駕鶴之賓乃荀叔禕非費文禕也世俗傳流謂仙
人因岩蒨游化鶴一統志又云黃鶴山在通城縣若
洪遺跡舉不足信惟括地志近是唐前不甚著名謂

勲灝作七言律未有激賞者李白天才俊放見灝咏閣筆杳至金陵鳳皇臺擬其體然後灝詩名而樓益著山川之重文人乎文人之重山川也古往今來此樓題咏不可勝謄大都不足疥玄覽之壁暇日集諸家詩别彼俚歲表厥風華命曰黃鶴樓集詩亦猶王貞之集釣臺李庆之集天台用孳之集桃花源也武昌山川雄悍控搤黔蜀鎖鑰吳楚自古用武之地飒使吾得陶咏光景優游文墨有如是者邪讀玆集者可慨然歎念太平之樂矣康熙十二年秋八月

白茅堂集卷之三十四終

白茅堂集卷之三十五目

詩序

白茅堂集卷之三十五

序

龔百子詩艸序

錢牧齋序吳梅村詩云詩有不學而能有學而不能有愈學愈不能予嘗不直其說夫滄浪之歌聞諸孺子競病之韻出于武夫偶動于天別無撰者可謂能乎陳伯玉弱冠未知書高蓬夫五十始工韻可謂不能乎原伯魯不學閔子曰學殖也不學將落今謂學而不能愈學而愈不能是沮天下之學人而獎其自畫也夫人質秉鈍敏則有之相如腐毫枚臯立就二者誠不可强同而于學則一也故夫詩有才力品格之殊而未有學而不能者其終不能必也不學乎龔百子少以制藝鳴于有司頓挫塲屋老得貢大庭飛動侘傺無所攄所乃始爲詩初未嘗學學焉而輒工視伯玉則遲視蓬夫不爲後百子之先艸堂先生有重名于古百子其嫡叟也所居羅州故城之東白雲山下有西河東南流滙爲大湖出石穴山入于江去今城四十里百子野服扁舟徜徉逵俗歲不一二入市當富年時裘馬擊劍任俠解紛閱歷亂離撫境異致有韋左司王右丞之風故其詩亦時時似之至于薑桂之性頭白益堅若加纓芾不爲榮終丘林不爲悶者疑王韋所未能焉予第四子晨百子館甥故予知百子居家好學狀而其詩未始問世世亦未之

知焉因書詩册之右方以告世之志于學詩者

李東皋詩序

東皋既解組歸里老眈吟咏每手書成帙輒用示予反復咀茹有味乎其言也夫詩貴有品三百篇作者未嘗主名而本事成篇因心造語非有緣聲襲體刌短挈長而七情著焉百度存焉變而為五七言為樂府歌行近體始各有主名鍾嶸立論始言品禮少儀問食品曰子亟食于某乎說者曰人情于品味有偏嗜云爾文蕭屈芰武飽齊餒不与衆同好故足口實焉高廷禮選唐詩名曰品彙品而曰彙通人之言也然而其品各列亦鍾氏之旨焉予讀東皋之詩嘆其有品其為詩也若奇山遠島窈窕杳冥彪歘猩啼魚跳蛟舞使人謂而不敢入入而莫能窮其蘊蓄其嗜古獨濬故能本事成篇因心造語以成其品今夫衆人之所嗜也習而莫易則南稻北麥也羣然大噉則屠嚼宰烹也久矣夫詩之鮮品矣予故讀東皋之詩而曰此東皋之詩之品也

潘太丘詩序

樂府自唐元白張王出而漢魏之風流醞藉不復存矣七言歌行至盧仝韓愈出而六朝唐初濬婉隱縟之製蔑矣雖然諷諭之切事調聲月食之諵詞宕致後之倣者輒亦莫能及焉上虞潘太丘詩人之奇者尤長于歌行猛虎黠鼠青苗巫醮捉匠馱夫嘵角諸篇砮噘幾張發刺紙上作者之須眉欲動而讀者之笑哭橫生亡于元白張王盧韓外別陳一席昔宋王文康見梅聖俞作謂二百年無此詩然則文昌仲初退之玉川後乃得一人耶硎焉不亦難哉予于太丘云爾矣太丘越士而楚寓焉吟原騷其動涌于胷中者皆是物也太丘豈今之人哉豈今人之詩哉

王黃湄詩集序

六經何先乎先乎詩何言乎先詩也感通情動而形乎聲嬰婗嘔啞是生音匀賁枹土鼓必有謳謇是故詩誌載賡易有爻韻夏掛節奏謂之樂采齊肆夏用諸禮太師受之世史掌之詩之為道莫先焉詩之為言志也志之所之而已矣其後四始既分六義殊趣然而風雅所作辭有主名逮夫河梁用五栢梁肇七永嘉龍朔近律乃興騷[illegible]形[illegible]分門競爽浸淫末流家操一說合己為是[illegible]己為非譊譊乎嚻嚻乎而風雅衰矣六經之[illegible]晦于今而詩之道愈追而愈後郃陽王黃湄[illegible][illegible]工詩自三代至于有明凡屬篇什靡不攬究戊午遇黃湄于江夏每夕酒茗登鶴樓萬屋燈滅九衢露下予兩人談飲不休讀所為詩贊為高岑為李杜既以為六朝為漢魏其詩不墮門戸即意想之所開聽情聲之自動故諸家之長不能外此夫黃鵠一飛識山川吉皇放足無培塿何有心目之間所存大也黃湄既歸關中益修其業

居二歲庚申信使惠所作問叙值僕卧病遣報名刺面
巳秋病良已与沱江朱君語及六經莫先之說朱君仰
而思渙然而寤曰子之言善已哉曷書之爲王先生叙
是歲十一月望日

幼鐵紀游艸序

兒子幼鐵文康公七世孫也幼有神童名慕楊鐵崖之
爲人因字幼鐵年十二卽列諸生屢見知于有司蚤失
母祖母撫之家貧苦讀書思以揚其親而世事蹉跎落
落寡合祖母下世益悲慼有不可一世之概天荒地老
星移物換之悲繇金陵走齊趙入京師公卿望履倒屣
而幼鐵不屑結轍其爲詩也上下三唐機杼已意陸通

狂而左徙怨咄嗟隱痛悉有爲而作焉嗟乎幼鐵亦知
少壯之變乎天道十年一小變三十年所遇非故矣予
昔家吳幼鐵纔撫床再晤已爲丈夫頃相見于蘄須眉
蒼然其間離合輒十年凡再離合而幼鐵犀壯感遇不
能無變後此者安知不悔竆而貞復乎達天道者竆達
安之而已矣又何怨康熙戊午孟夏五日叔黃公書

蝟庵詩序

予耳湘西宋蝟庵名久矣每于人間行卷見片羽一臠
今讀涉江艸皆五七言律也夜雨挑燈吟聲與鶴樓鐸
響相答益詩至律體漢魏之醞藉聲韻之能事畢矣苟
能工之儲潤州七律一篇不爲少而杜少陵二百餘首
不爲多蝟庵下筆從横擧錢劉西崑長慶宋之歐梅蘇
陸無不似焉余學律四十年覩茲橋古少陵有言老去
漸于詩律細然則律豈易言哉

潘燕丘詩序

上虞潘氏三世不析著矣燕丘兄弟五丈夫皆以文名
太丘燕丘詩尤工予得二子藏本毒讀之太丘奇兵不
擊刀斗或鉦進而鼓退燕丘喜整旅秩秩如太丘麾諺
野沓収爲我用燕丘高曾太白佐以晚唐門庭之內壎
倡篪龢叶同气之歡分路揚鑣極競爽之雅聯珠有集
比玉爲八於樂天倫于斯至矣昔馬氏五常杜門三秀
燕丘昆弟有焉豈獨于詩家睹盛哉

潘再丘詩序

予既叙太丘燕丘詩而再丘之詩最後見句琢字琢似
燕丘每下硬語則亦太丘之風骨也尊人允隆先生舉
孝廉守崇義勤事而歿太君蕭然囊篋挾五子避亂于
虔中無以爲生太丘設筆墨廣市賣字貯再丘方角丱
也太丘教以詩書太丘嘗爲廣文鹽井提舉棄去仲丘
介丘再丘燕丘皆知名士仲丘介丘之詩吾尚未見而
三丘詩如予所稱不誣也當吾世有一門孝友又風雅
齊名豈非諸夏禎祥而君子訢聞樂道焉者哉杜甫之
詩曰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其斯之謂歟再丘厲長
琱鏤高韻氣意頤叩至于應接之間溫溫誾誾神采[illegible]

如然後知風雅之本事廉吏貞媛之原流其所繇來者
深矣因讀再丘詩而識其家教之可風如此

思菴詩序

吾兄思菴以賢書上第宰大名縣十稔而致政其郡邑士
大夫建祠勒石復叙其德功于民社者三十四條繪圖
歌詠其最鉅則禦水積穀弭亂輯軍卓然古良吏風大
名土瘠而宅虛水經注河水逕元城縣至沙丘堰者是
也漳衛二水夾鏡交流衝決城野自昔爲患隆慶二年
漳決高村再決分水臺縣令李本意倉卒督民脫衣累
土以塞而民已魚矣康熙辛亥兄莅任之明年視堤岸
頹圮者修築示式過壬子夏五月暴雨城摧捐募完雉

堞六百丈七月衛水果大至縣令立水際不去投衣冠
洪波中矢以身禦而水止三版邑故有豫備義倉儲偫
無實辛壬兩歲蝗蝝災民卒流殍縣宰多方計賑在任
十年間于城內李茂𨒪馬大嚴霍庄凡五處積粟至三
千石俗驍而易惑有訞尼成氏自稱九天聖母縣宰遂
往禽之焚其旗纛解其黨閱四年乙卯白蓮教起很數
萬陷新河縣既討平之斬渠魁六十二人而大名無一
脅從者魏博當孔道滇南難發禁旅出討芻糧既峙牧
圉不驚凡此皆德功于民社最鉅又嘗昏夜有盜乘城
參神奔告即往格殺其感孚若此而大名縣志則兄手
自纂修于丙辰歲故諸事皆遜謝不書兄弱冠以制舉
業名亦嘗爲詩一卷逮寄命百里簿書蹐襍日昃綴帶
吟詠自如凡數百章魏惟度憲選入石倉詩續海內得
取而論之致政四載引養一樓興至筆小[illegible][illegible]亦二百
餘紙博采輿聞瑚造奇藻郭弘農山海之贊陶華陽藥
物之疏掇入篇什悉開妙義至其和平之聽吉人之辭
嘗有躁妄坐消名理皆雋斯又進于道者矣稱灣張子
曰思菴以理學之實爲良吏修齊止足其近于道也宜
哉予裒其前後如干卷叙而傳示孫子也焉

蘇次公詩序

北涙蘇次公以別駕莅黃政尚清淨暇則負手嘯咏移
晷清話自號鶴山人既承乏攝郡護理江防憲使軍事

綰三印領十數城閒放自如時時多病厭見簿書政亦
克舉一日景星讀所爲鶴山詩喟然而嘆夫詩之道大
矣上之郊廟朝廷以及山川風物莫非所載而古人獨
曰詩以道性情然則性情者四始六義之本天倪人事
之兆也故詩有得于學者有得于性者讀書萬卷下筆
如神得之學者也語無師授趣脫凡塵得之性者也以
余聞北涙蘇氏武勳絫世惟次公以文鳴髫齔即慧解
自天非謂得之性情者邪及覩撫郡時自述六十章泓
崢蕭瑟不可言有空山老宿雨雪獨立之悟有藐姑仙
子烟火都絕之姿問次公何以都得如是笑而不答嗟
乎次公古之慧業文人不厭宰官身若王摩詰白香山

張無垢公家玉局皆是邪皆能保根本之聰明而享人間之位壽次公鼎富春秋方隆事業豈止以摩詰諸公望之亦公珍重康熙辛酉七月

蔣玉淵吳越放言序

杜子美南客吳越渡錢唐游鑑湖上會稽窺禹穴詩皆不見而僅叙于壯游及贈太常卿張垍詩中後之論杜者言其在齊魯秦楚巴閩夔巫幾不知有吳越游豈客吳越時暫邪抑其詩不自存邪逸邪以余觀之疑其逸也吳越山川之秀麗風尚人才之爾雅以子美之才收奇拾瑋不容不盛故知其逸也常州蔣玉淵東南詩人之冠所至油素必攜奚囊輒滿其在吳越自乙巳秋迄

丙午冬詩如干首目曰放言計所作實不止此興至落筆人多取去或者子美吳越無詩亦猶是邪若夫余游吳越前後十餘年間歷諸郡邑在金牛最久篇什不下數百以爲不足存棄去今笥中所存前後財四十餘章然後知玉淵之不可及也田埶衡西湖志餘輯古今諸作恨佳者難多而玉淵以一人之才舉寫萬狀包搯衆善豈不難哉或曰玉淵卽子美後身今來以補不足然則余敢与玉淵相提而論過矣過矣

楸堂遺稿序

嗚呼此吾故人徐燕斯之遺詩也燕斯今方伯公子是之子康熙辛亥公以參籓駐淛余始識公子年未壯厲

而癯雙瞳秋水既稍見其詩歌心甚喜一日以刪中燕筍籩豆招公子公子隨其叔子宗至當風啜茗竹聲颼颸燕斯時時顧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索袷衣服之予是時變趣宗而看衛玠羸若有憂焉燕斯又与兒昌善每肩輿竟造竹下曰且欲詣君未敢起居君庭上也予星按察大梁又二年燕斯肄業上庠掃館于長安余聞訃與兒昌北望而哭昔王濛有如此人不得四十之嘆而燕斯之年又蔪焉豈不痛哉燕斯配張氏學士公遐女性賢孝又受貞節宋太姑之教教孤兒沂經書皆口授姑李夫人病篤氏刲左臂以進李夫人卒不起氏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嗚呼燕斯有令妻可慰于地下矣又

聞燕斯曾過黃梅禮大醫禪師像若有悟入命終時趺跏而逝然則徇命安禪視去來如屈伸臂禮三十不爲殤况燕斯之人之詩亦可不朽今所存詩自焦山一首以下皆在蔪作皆余與兒昌讀而賞之者沂字治清捐弱冠予夔而敬之燕斯又有令子承考志而繩祖武余淩厲望焉惟是存沒之感永訣之痛不能不老淚潸之一灑于楸堂遺稿三歎而書之壬戌九月

秋亭倡和題詞

甲子菊秋石城徐公方舂和東山僕自蔪以一葦衛裘洪波濤鼓北風沙鳴江山四百里八日而後至懷于濟定高唱[illegible]館于[illegible]散堂旬月公詩如干首皆[illegible]

飛觴騰觚刻燭擊盆之頃或盅和濟泊十九首正始之音或寄險蕭疎百一篇高嚴之作筆花欲舞帶落如飛僕既偃蹇追隨而玉峯姪維貞兒昌亦邯鄲學躃公都爲一集名秋亭倡和夫倡予和女見于𥙷兮漢晉以還三唐益盛長慶時白樂天与元微之名元白倡和復引劉夢得爲劉白倡和裴晉公与楊常侍有荆潭倡和陸甫里皮襲美有嵩陵倡和宋則楊大年諸公西崑倡和蘇黃倡和才角力敵流傳美譚今公與次雲發八九而兒輩望洋其何以稱雖然其以快一時之雅集憎百慮于姸詞亦不可弗志矣

幼鐵心聲序

予初讀幼鐵紀游詩多感遇之作以其有楚狂騷怨進而言貞復之道以廣其智慮而入于和平歲甲子復來楚自公取舊作綴次新篇命曰心聲其雄壯則天飆海濤含蓄則幽繆蠶絲聽漢郊之簫笳奪制氏之鏗鏘鼂者之詩果一變此自然之候也夫詩至自然詣斯極矣是故延之恥彫繢之名子瞻有水雲之喻憶戊午秋予遨郃陽王黃湄夜坐鶴樓極論黃湄上溯魏漢騷風以至皇娥擊壤游體晰義作數千言予曰詩道無作譬如今夕江廣月明羣山動踊樓臺有無賈客楊人漁師酋妾莫不以爲佳黃湄聽未及終捐手歎息幼鐵則是以思其冬于自然幾希矣蓋詩有性情聲色不可得而捨也幼鐵秉誠好義人如其詩聲色性情躍然帋上此所謂心聲也詩不云乎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如是可以勗幼鐵矣歲之九月七日書于蘄州白茅堂

淡香亭詩集序

淡香亭集者句章張子嵩耕集也余知嵩耕從周子屺公盛稱其詩甲子冬始與嵩耕締交乙丑春迴盡讀其淡香亭前後作諸體悉備而五言古最工架幾漢魏節以六朝五言律亦唐人遺響昔杜子美于同時少所許可而五言古獨稱蘇渙靜者許以黃初于元結則讚其秋月華星五言律于裴迪楚岫千峯湘潭一葉之句謂其勝錦何者雕翰之工當時已入作者心脾不待後世

知之矣嵩耕于茲二體獨盛詩家詣此不既多乎哉家本華胄有茂先之奇書趣尚遠游慕子長之放蹟波瀾無憾得失自知又豈待僕敘而後信夫作者哉質應有詩人陶淑格最簡老愚山阮亭以爲山林無二三君亦如少陵不妄謏使見嵩耕又何以目之

止山閣詩序

甲子冬僕訪卿山徐先生句月聞遂有秋亭倡和數十篇經春再至得讀止山閣近詩益先生之詩雲行坎止本造化之無心隨物能之屢變當夫結轡燕臺馬鞭山左嘯傲華中梁苑陟夔峽之險遊望洞庭之淵瀾淢決凡以助雄想自是歲必數從焉止山閣者取義良止

高睐黄鵠山顛俯覽城郭周睨漢沔峯巒沙嶼隱約百里伏雷電而抱黿鼉及夫霰雪既同皓月一碧高吟叩檻谷風響答千態萬狀貢于目前而先生坐是閣穆焉喀然遠思忘我世之所謂得失譭譽不足芥蔕于虛衷其天定也天以神全神以識勝是故舉落齊觀煙雲皆活僕從先生言詩二十年矣觀其卽事寫情會心揺筆豸至千言畧無點竄今此帙中多与僕訓倡而聲律益格逸勁不拘昔燕公在岳州披老居黃郡人以爲江山之助若夫先生益以意興助江山非徒江山助文筆也詩力日益健就乙丑近作而記之

湯次曾樂府和序

三百篇亡而樂府作樂府者三百篇之苗裔也制氏之音亡而鐃歌鼓吹作鐃歌鼓吹者制氏之變音也故相和清商雜謳省比于風鐃吹比于雅郊廟比于頌代有遞遷淫裔瀰襍亦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云爾六朝而後至于三唐復稍稍變于是有太白子美長吉仲初文昌諸家古題新意創于劉猛李餘新題諷喻盛于居易元稹至元楊廉夫始爲詠古明李西涯袒述其意專成一家隨句流之短長調鏗鏘于喉舌于時李獻吉亦擬其體作十餘章惟西涯最富錢虞山遂謂有明一代第一當夫成弘正嘉作者皆有樂府大率撫范古辭衣冠偭禹甚至濟南稱如胡寬之營新豐徇易斅字卽鸚已有緊何爲者空蒙叜之獨推西涯也矣說者又謂樂府音律久失其傳必如西涯乃眞樂府信斯言也西涯樂府果何從而得之閻爾梅曰唐人近體五七言多不中律惟王右丞惟能曉了此與蒙叜論西涯無異夫十五國風多羇人思婦卽事贈答之言小雅士大夫以及宮寺直寫怨誹之作豈一一按宮商而後爲之邪大白不工撫捻而清平一調遂叶霓裳三奏子美未聽宮牆而贈花卿一絕卽入水調歌頭長吉諸作雲韶樂工盡合絃筦據賀本傳賀之爲詩多不先立題豈得先譜聲邪以是知辭生于情聲生于辭初非以辭合聲而後謂之樂府也樂府之詩心可得知口弗能授博習既久油然乃

生西涯既不泥古亦不從時叩醯擊壺取逺况遡和適劉亮聽者忘疲是則西涯所長百餘年來嗣音亦少近則湯子次曾起而和之詞如其體章如其數典故注于題下議論非踵從前或操越鳥之音或鼓楊惲之缶可謂奇矣僕束髮學詩卽殫心樂府四紀以來僅四百餘首謬爲海內推許及讀次曾撰惝怳旬時聽海水則移情見華山斯拜下不洵然哉使蒙叜尚存不知何以目之後有儗者亦可奘君苗筆研矣

程子猷詩序

詩人有不得其名而名焉有名斯實矣吾得一人焉曰程生子猷子猷産于歙山[illegible][illegible]所謂三天子之鄣也山

川蟠繆外幽傀而內清虛其俗封殖尚賈子猷獨任俠
卒爲俠累客江漢者數年多蓺以畫名于時往往自題
咏匿不示人初予于士大夫屛障卷册一二見曰是必
有異旣而子猷以詩來謁五言絕句佳者竟入王孟之
室始大礜于人而疑者半予乃進子猷而言曰詩至五
言絕難矣攝繁音于四句之中搭萬象于廿字之內空
際雨香水中鹽味是天倪之至而非傷傳臭臭者之所
能爲也自古傑作仍有較量打起驚見近于詞曲巫山
錦樹未就篇章必也辭不傷格意如其體自然非研慮
之所畀而書篇趣嬋起結渾然斯爲至矣子猷時有合
處所謂外幽傀而內清虛將毋得山川之秀欤且夫詩

不必多名不必嗽近代陳昂嘗其纖屡誰物色之鍾退
谷一言而白雲之名遂起故曰有不得其名而名焉者
若茲是矣閻立本文辭不減儕輩竟爲畫所揜今但知
子猷工王墨之技而不賞其詩不亦過乎因取其佳者
如干篇授梓使知名子猷之詩自吾始

之楚吟叙

僕年未舞象卽受知于龔端毅公公時亦弱冠筮令蘄
水秦毖犯邑勤撫紛如飛檄傳箭中雖容講蓺一夕屬
和芳草詞限燭一指成三十章公目而笑之公後奉
名入京載離寒暑星移物換僕亦避難玉峯遂初豢賦
矣丙戌冬公讀禮南還相遇于丹徒計已別八年離愁

會喜橫從中來風雪吳閶論詩益密又十二年丁酉聚
于秣陵得與公子千谷壎箎世好而公孫叔損是歲始
應[illegible]之祥又二十九年乙丑千谷以水部郎持節觀
察于楚骨肉之分彌篤叔損与其兄邁種各以篇章遺
贈出奇競爽比玨聯珠葢自端毅公數世上家學相承
以逮于是而叔損出其秋聽閣詩餘見示僕喜而序之
誠閎之[illegible]吟行墨之間劍光哲爛則以是春侍觀察出
都星軺左右所作也道里三千得詩二百揚雲油素無
有其富子建畫鞭不足爲難或見風塵甲騎紅粉流離
寓目傷懷低吟夏鐙讀者凄悱欲絕文心感人亦至是
哉叔損之筆如春花瑚盎秋月冰壺哀玉之聲一傳方

諸之淚欲滴其才性過余甚遠矣僕癸未在江南又嘗
上侍贈尚書公旰衡時事每至涕零葢与君通好四世
矣今老放山林回思弱歲亦惟知已知之哉叔損無謂
傖翁好譚陳事也

隨笈艸序

始僕受知于龔端毅公時髮未燥也五十餘年遂成今
古其與千谷壎箎之好亦三十餘年康熙乙丑千谷觀
察于楚僕乃見其令嗣邁種叔損兄弟又見其詩叔損
詩若詞僕旣喜而序之而邁種之詩慷忼多風行墨之
間琳瑯鏘動僕又讀千[illegible]　乾清召對四律[illegible]晏
五十韻敦龐縈遒以爲似杜必簡必簡以寄[illegible]之

氣醞子美大雅絶羣之才益其所培者厚也迺種學本庭幃自端毅以來所培最厚老鳳噦音雛鸑嗣響揚自然之律呂過仙雲之往還信邁種有焉邁種篇章盈篋而隨笈艸則自庚申北游迄今入楚所作五言古步趨少陵近體在劉夢得郎君曹許用晦之間警語奇思時迸見其胷中有獨往之致而不爲時尚所動揺此之謂詩品今之爲黃初七子爲𨒫拱四傑爲開寶爲長慶各挾一家膚似形剽者得如邁種之直書所得者邪邁種之先以文章名世吾見其四代矣黃文疆之有瓊琬陳仲弓之有紀羣所謂培之者厚豈獨如必簡子美辟章垂裕而已哉傑益以奕世傳人望吾邁種矣

丁勛庵詩詞序

錢塘丁葯園與其弟勛庵海內謂之二丁比于建安儀廙云勛庵有鼓枻集屬予論定于時暮春良夜左觴榼右丹鉛童子頭觸屛風時時因予高叫驚起嗟乎勛庵之才天下共驗勛庵之志則未之或知也書曰詩言志觀志然後可以論詩使勛庵以科名進身弓旌應舉無不可者而其志乃不在是弢光晦聲壯游爲樂放蹟于軒轅之都無諸之野過二京而思衡涉三湘以弔屈所爲詩詞滄凉悲壯江南庾信蕪城鮑照無以過是吾郎是知丁子之志跡其寄託又未能漠然無事在吳閩時皆論兵節度幕府指蹤制勝抑搔痌瘝才情智略之見于一二又若此昔杜子美爲嚴季鷹參謀撿挍劉文成亦主石抹宜孫二公所贊畫莫得而知然而素心本恉傺侘無聊亦可愀然概見矣善乎杜游之論漢二丁比之楊修此前人所未及知而以之況勛庵杜子可謂知言嗟乎士不易知知人尤不易丁子溫慜質啇若不勝衣而氣吞萬丈頡頑作者益其能晦者蹟之約而不能晦者辭之工海內自有以知丁子者矣

輪公詩序

[illegible][illegible]永陵時待詔文衡山以文章見知人主名與梁蕭子[illegible]唐李邕捋翰墨逄于四裔子博士壽承名亞其父曾孫尚璽啟美崇禎朝遇主一如衡山三先生風裁大雅

溥海至今想見而啟美尤以直節終嗚呼信國之有後四百秊不墜云輪庵大師者尚璽公仲子也名果字園公稱奇童子尚璽佝難師秊十四患難出處如昆吾之金九冶十淬而卒用瞿曇氏之孝以報所生十年笠屩出五嶽外西至闍耆崛伽毘黎河訪迦葉遺蹟其山河詭幻風物動植之奇一收于詩與楚慼諸集竝行益以忠孝文人得道故智同惠遠詩比湯休而機用文字則洪覺範之流也今棨精舍于山陰之寒溪他秊詩派宗門或稱文園公或稱輪禪師其斯人歟兹錄其前後因緣與學者共知共見非泯叙公詩而已也

鍾祥夏子詩序

昔歲辛丑聒鍾祥夏子于齊安時太守龍眠道岑何公
令似龍牧令遠兄弟邑宰長洲徐亦史客則方還青與
三姚彥昭皆龍眠人商城練石林歸德陳簡莽梅川劉
千里漢陽李雲田郡彥王子雲寶臣袁倩修洪念專皆
一時名士江城雪月連袂倡酬夏子季最少頡頏其間
是時　國家開闢未久禁網疏闊官是土者上下得適
其志吏廉民樂客子儻佯其間髫髭明室中葉太平之
風吾黨一詩出雒陽之片紙隨傳旗亭之雙鬟蚤昌縱
酒狂歌不知盛事之難再而歲月之易馳也歷二十六
年丁卯夏子忽軒車顧我于高觀之邸舍回思攸聚江
城良如夢寐昔日同人歸道山主芙蓉十之七八矣自

顧老傖不勝楊柳江潭之感而夏子風裁臻粹譚藻粲
花出其詩索序嵯峨泙漈磊落多英海內勝流自有以
目之而予獨恨不得與夏子親近切磋雨雪空山懷人
獨立夏子則黃鵠高翔鷁鶂自賞予之不及夏子豈待
言哉昔龐德公司馬德操望衡接宇以為樂杜陵老與
畢曜巷北巷南十日不逢輒歌偪仄吾黨其能漠然于
邂逅之間乎若謂千里同堂百世可俟是固雕虎淸風
蟲螽喓趯安知後來盛事不勝從前夏子倘過昔時碩
果幸言老夫無恙

傳奇麗則序

天之延通萬物者曰風風之在人曰氣氣出曰聲聲成
文謂之樂天有八風人有二氣物有五聲聲有六律調
八風和二氣正五聲協六律先王治樂之本焉古樂不
作淫哇獿雜漢武立夜誦夜誦者秘不宣露其後如此
夜[illegible]夜夜曲夜度娘讀曲微吟之類其流亞也然而當
時樂工能明陰陽奇賌之理與亡治亂之朕者往往而
有今也不然詞曲采于文士聲調聽諸優伶詞曲之有
借犯賺殺十殺自元始如天寶之入破殺袞後主之邀
醉舞破恨來遲破恨家山破非美名也國初全襲元調
康陵初變餘姚為弋陽發揚蹈厲往來喨嗷于是兵
革中起　定陵初海鹽新聲謂之浙唱南風不競邊鬨
日與其後魏良輔創崑腔一字四聲搶拍過度可謂美

矣然而極悲哀幼渺之致別有鐃鉦鼓笛笳三絃鞮琴
方響檀板木魚名物細十番與蘇祗婆屈茨琵琶篳篥
打沙羅伽巴剌般何異識者憂之近更有小唄吶小喇
叭火不思叉而機踹雞水盞鞮琴蜾譙殺急危亡國之
音也　定陵時傳奇有玉茗堂四夢崇禎中太僕寺卿
阮大鋮造春燈謎燕子箋桃花笑弘光時為兵部尚書
又造井中盟雙金榜而江南亡矣大約謂事苦錯謬世
穢人鬼其時轉相摹效數十百家伴侶之曲與而齊滅
玉樹之歌作而陳亡風氣之徵應如景響有若賓常令
言雚聞之當復何如痛哭哉監妻蠱女馮筵觀聽指覺
婉娛動容失情搽心帷幕之內綺紗句欄之下[illegible]

姬暮爲河間王教之所必誅端人之所切恨則何如忠孝節烈懇樸鄙俚之所爲哉虞山毛氏刻傳奇自元及近代數十種雅俗不辨鄙誕爲多己丑居吳閶新秋無事取毛本並坊本合芟之錄三十四種分雅豔二部題曰傳奇麗則麗則者風人之賦也亦猶詩餘有取辛幼安黜晏叔原者雖當家見笑庶可與大雅言之其有懲于風氣之故畏于亾國之音乎雨中燕香壘記

虎媒劇引

封邵宣城太守不仁則化虎左飛龍編工曹不職則化虎鄭襲爲門下騶無狀則化虎游章范端爲里役苛人受錢則化虎譙平不孝則化虎牛哀不弟則化虎鬬庭

妹袁州僧好竊盜則化虎李積私嬬殺命則化虎人之不忠孝詐佀無厭者往往形未化而心已虎矣至于本虎也反若知仁義邑有賢吏則渡江則出境有高士則負罷受騎則銜鹿供食襄陽秦孝子病則往乳之今黔峽間虎媒神祠者相傳乾元初尚書張鎬女事也又天寶末濵浦勤自勵妻杜氏大曆中鄭元方妻盧氏亳州人聘舅氏女皆父母奪志磨笄待死向非虎馱必至玉碎而鎬女不過遠謫訾期何勞於菟惟是畤豬龍作旣士女仳離墮虎狼之口不可枚舉而神靈變化使人知虎狼中猶有仁義者此造化之用心而吾友卜子傳奇之所繇作也玄宗幸蜀未歸劍州葭萌丞歸益昌界冬虎嘉陵江忽有老婦人自稱十八姨恆來民家不飲不食每教諭曰但作好事莫違負神理若爲惡事我當令猫兒三五個巡檢汝語畢輒不見然則以卜子當十八姨以虎媒作猫兒巡檢可乎庚戌牛女渡河夕虎頭公筆

佟中丞移鎮虔臺序

順治十二年巡撫福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佟公奉命移鎮虔陽爲福廣江湖之交鈐轄府八州一縣六十四衞七所二十八惡山黝谷聳峒箐𥱊獠苗蠻獞所交錯挾藂把㭾撥丸揭竿之衆禨處　上既以簡命畀公其友人顧景星聞而喜且告之曰虔撫之設始明孝宗時

汀漳賊蔡郎鋼等與郴惠南雄賊合用鎮守太監鄧原議設鎮於是四境少安正德時何積玉叛安遠程鄉之踞大帽樂戾二反東鄉王浩八起姚源陳福一譟華林溫火燒潰象湖張番壇等攻陷郡邑池大鬢則合樂昌苗聳浰頭橫水左溪桶岡僭號稱王矣嘉靖時曾維德亂龍南劉松匆瑞金劉操剽寧都王五侵安遠葉廷春剽黃鄉鍾趯京寇永寧朱猴子楊立譬上杭曹餘權聚漳州蔣璇巢覆鼎藍瑯穴縣繩陳營玉盤白葉蕭鐵古嘯苦竹賴友瑚跳保昌劉海覆武平阮仁聯大埔看牛陳宗祐猖惠州溫象壽揭陽王子文犯會昌李紅頭圍始興賴清規屠漳韶如是者不可殫記而張璉則僭號

改元矣隆慶萬曆間謝福通號鄢賊黃朝宗號翁源賊唐亞六號從化賊葉楷號黃鄉賊梁宗富號大廟賊江月奨號岑岡賊天啟時有桃枝賊妖賊贛賊九連山賊崇禎中賊陳萬鍾淩秀流毒江省益終明二百餘年蛾聚鴟張若此其甚其故何也王新建云盜賊日滋繇招撫太濫招撫太濫繇兵力不足故他鎮治盜多利撫而虔鎮多利剿弘治諸賊金公澤則剿正德諸賊王公守仁周公南則剿嘉靖諸賊潘公希曾吳公山李公顯朱公紈龔公輝陸公隱則剿隆萬諸賊張公翀李公棠江公一鱗蒙公詔則剿崇禎中陸公某則剿然而剿已復發如泡漚起滅其故又何也賊當四發道里迢寥瀾頫

在汀州桶岡通郴境博羅受禍于南安遠絕援于北狡兎之窟三而韓盧之丞七語云鞭雖長不及馬腹賊習見兵力不能滾入狠子跳躑倭醜聯結故不得不剿今也不然夫物極必反亂久思治汰又變剿而用撫昔宋中葉兵力懦遣使相招撫招已復畔靖康大亂人轉思治江東士馬亦日盛于是周十隆謝小鬼等六十餘火一招即定今者梅窖洞黃鄉九連山五指石鋌崄者有之逋逃者有之無告者有之莫不求草莽活旦夕望北山而流涕臨流水而太息亦不知有幾故曰撫便帰者佟公按察浙西平太湖誘致綏戢無所血刃獰夫畝卒旗牌劍頸談笑而致樽俎之下及巡撫八閩治以簡靜

八府之民不震不懾鞬韣彍弦與襏襫耰鋤者同其笑語非賢相大將能如是乎故于其行喜而以告冀其有撫無剿順天之道徠人之情寧戢干戈以登太平吉甫之頌爲君賡焉

送倪玉繩序

日猶熱也月猶滄也風猶是豪豪蕭蕭水猶是滔滔也峙者山也方而下者跖也噬嗑者齒忽便溺者二孔也無有異而至言市朝風尚輒曰彼時此時雖號賢有智之人不能無變則何也噫可慨矣然而善觀變者于其時而善觀人者于其變崇禎十四年六月上縶蔡奕琛奕琛言去夏六月臣同邑諸生倪襄贄於燕士張溥之

門歸語縣令丁煌言溥大有力立可禍福人溥結黨聲援陰握陛下黜陟之柄　上震怒逮問煌煌服詔下襄獄是時溥已卒公論伸溥　上用御史劉熙祚言取溥所著書覽而善之因遍閱溥諸弟子姓名襄適從獄上書　上廷鞫曰襄何罪且善文其赦襄襄感泣誓以死報　帝既殉社稷襄書生無可死從步至留都禮部請試七省流寓貢士而襄以夏邑籍舉第五人爲選吏始襄裘馬交游佳公子也聲名籍甚爲名下士無何詔獄囚既出折節礪行期立功名報天子而今則寄食江湖與予別八年矣遇于虎林幾不識爲故人疑其黃冠也既而相與太息字之曰玉繩君安往曰吾將挈妻子鹿

門吳氏終吾世焉許玉繩生平五變爲佳公子爲名士
爲詔獄囚爲選吏今布衣長往其不盡時之變之與其
時之變之與比者海波飛立颶風吹山作平地大江白
浪滔天九首四翼三足之怪出沒君慎無往上虞君之
故鄉重巒邃壑可以觀草樹之蕃落閱候物之遷化悟
陰陽之消長蚤息而晏起飽食而安溲毋登東山弔謝
傅毋陟覆巵悲康樂毋南望大海想徐福之神仙毋西
眺笠澤思句踐之甲楯吾聞鳳鳴玉京之洞眞仙往來
雲表雪肌晨肇栢碩所未遇予其往焉吾與子之故人
吳公慝在日寒月熱風絶海竭縮鱗弭鬣毋爲豫且得
于是舉酒三歌以送之

贈謝游戎序

丁亥吳大飢前榷游擊將軍長洲謝雄退居吳趨巷一
日以五合粟爲七口炊再日糧絶又再日疑不復活有
故人徐某過而問焉見戶無屐屨盎無粟床無衾婦子
嚶咿枕籍曰歁殆矣馳還取婦簪釧得米二石薪鹽衣
履帷衾之類畧具鬵湯餌戒蒼頭直送入室謝蹩躠起
曰夢也邪呼妻子共取湯餌牀下烟火數日病起來告
且泣顧予曰嘻彼徐君何人也曰逃名布衣也富乎曰
不富網譽哉曰否噫人言東漢多君子蓋其時以廉潔
取士士多矯情飾行網譽于時而時重之今也貪薄成
風不以爲恥而能奪妻子之好救疏交之急其出于中
之誠然而非網譽也信矣夫出于中之誠而非網譽此
逃名而名隨之陶朱十九年間三致千金耳未足爲富
而當時得貨殖之名朱家郭解致千里客士之困者多
歸之是未必貧而當時不名爲富何者豈非以其操術
不同而獲名隨異邪則名又安可誣也謝舍太（太聲吳人方言郎也）
吾爲子爲文子持太遇如徐君者示之遇不如徐君者
可勿示也

張廣文歸養序

古帝王皆養老內則載五帝三王之禮至矣而五帝三
王養老之至不僅如是也伊祁之老鼓腹而嬉曰帝力
何有於我哉帝力且不知而何有于養養老之禮其衰

世之事乎漢靈之于袁逢魏文之于楊彪高貴鄉公之
王祥後魏于游明根後周于于謹天子袒割上饋脫劍
執珽再拜長跽乞言可謂有禮矣當是時郡國板蕩中
原陸沈老稺轉溝壑而儼然虛文揖讓胡爲哉故禮行
于朝之不若行于野也天子敎民養老不若孝子自養
老歲賜爵級給帛酒肉不若耕者足以食蠶者足以衣
雞豚足供伏臘旨酒肥羜足速父兄夫然後鼓腹而嬉
曰帝力何有于我然後可謂養之至矣吾友張子積學
强仕矣敎諭某縣念親老辭歸曰士淑聞之寠而仕者
爲養也富而仕者爲名也吾蠶而衣耕而食歲時伏臘
甒甗足實寒暑未嘗違溫凊未嘗失杖屨不出于鄉無

屺岵之望有俯仰之樂不敢苟且奉升斗爲生我憂噫若張子豈非所謂自養其老者哉世之貪祿位幸䞂封燿閭門而誇里閈者不少其樂誠過張子邪卽令
天子賜几杖乘車濡輪以張子故吾知張子不舍此趨彼若張子信自能養其老矣于是釃酒而爲之歌歌曰伊祁遠兮禮教衰修德于家兮福祿來不仕曠義天知之於樂慈孝天所釐何以祝之兮永矢弗虧

送許先生南歸序

崇禎六年崑山先延安公同嘉定許子位先生舉于鄉予髮未燥也讀其制舉行卷慕之弱冠遘亂自楚家吳十年間未得見先生季既壯自吳復楚値先生于黃岡

尹徐亦史坐上稍讀其古文辭又十季遇余虞山盡出其古文詩歌相斟酌先生名滿天下不以孺子爲不可教而其勤求也如此今
上庚戌試南宮擬第一旣啟彌封第一至第五皆南人主試者避嫌移置第六明季周櫟園畱先生曲江譏別敘見寄適与兒子昌燒筍晚飲讀其言有曰河清人壽難俟者歲月日時地迴天高無定者東西南北予語兒昌先生老矣因述其先後感遇爲之淚出罷酒戊午春予臥病江干閱科鈔許自俊與景星同在徵名中則益悲先生季事之晚而且喜其巍然存也予苦辭弗獲復奉温綸扶病就道眩運墮車折石肩骨今春始抵長安見先生神氣愈王步行塵𡗝裾履趨蹌每過訪笑譚激賞與二十季前無異也及讀其應制璿璣玉衡賦賅搢理象攟纙黼藻數二千餘言昔楊炯季十一待制弘文館見靈臺銅儀後二十季始追賦其文不能過先生炯賦稿末感馮唐之淤郎署楊雄之困天祿梔譚學通而不遼張衡術邃而歸田炯益于天道人事出處之際若有憾焉今先生齒尊道成文富名立出則適然處則順然夫何憾矣東方朔二十上書梁灝二十登第流俗皆傳爲老季白五十名見梁固四十科名皆傳以爲少然則老少者至人所不居顯晦者達士所不論也先生辱書于予曰某當謁選縣令棄矣南歸惟子大賢爲我敘

之他日三生石上有此因緣矣嗚呼斯言較曲江譏語爲尤苦雖然不見夫伏生申公乎然則先生季方壯學方進白雲在天丘陵自出予与先生相思相望豈其有極哉先生南買車予鼓東枻期聚于胥山泖水之間斗酒上壽致足樂也勉矣哉先生行矣康熙十八年巳未四月五日

白茅堂集卷之三十五終

白茅堂集卷之三十六目

壽序

江防參政李公壽序

易母八十壽序

金母壽序

曹丈壽序

黄郡太守蘇公五十壽序 代

朱公壽序

潘太君七十壽序

廟寺序

修蘄州儒學廟序

重建烈士廟序

杭州建金剛禪院序

蘇州府修勅封東嶽天齊威靈大帝行宮序

建三官廟序

修龍磯寺序

修石鼓寺序

華亭縣修城隍廟序

社壇北菩薩庵序

語錄圖像序

言峰禪師語錄序

天峯禪師語錄序

文昌化書圖像序

白茅堂集卷之三十六目錄終

序

江防參政李公壽序

大江自洞庭合沔漢盡荆揚之界其間綿山亙嶺雄郡望縣交錯唐置淮南江東南江南西道宋置淮南東西江南東江南西路路猶道也洪武二十五年分十三省爲四十八道湖廣凡五道曰蘄黃道江陵道漢江道湖南道湖北道按察分司名道之所繇始也東漢末三國江防乃重唐宋沿江立總管制置使明洪武二十二年三月庚午朔命吉安侯陸仲亨以所部駐蘄州建文二年命侍郎夏原吉出鎮其後承平蘄黃道廢弘治始議兵備嘉靖七年立上江防駐岳州十五年立下江防駐蘄州皆專領兵柄此江防兵備所繇始也下江則聚四省要害東南壓潛皖潯陽洪都西盡雲夢北控汝南地方數千里百雉之城凡數十屯衛數十所職司啟集躍馬帶刀褒衣結綬之士趨丞執事望烽聽鼓操筆提劍而治不亦重且專乎季來有事河海而江防之任益重歲辛丑虞門李公奉敕駐蘄益公以御史臺出臬東浙禦寇復歷上郡雕陰邊徼之地　上察公廉正晉大參轄四省要害專兵事頋今漢黃德安以監臬分治復有巡守屯田鹽法驛傳皆得參兵事以交司錯理惟交司錯理事不盡專故江防之官尤長而居任甚難雖然

嘗公在御史臺七貴八印最稱多賢而公爲所建白必居右　天子可之百僚服焉及在東浙歷上郡雕陰而東浙上郡雕陰之以監臬分治者又稱多賢公每所設施必居右　天子可之百姓安之衆論歸之是公歷內外至難極重之地未嘗不專屬望也久矣今來藩江漢訊疾苦蠲得失禮賢者舉四省要害之地期月而治益公能一切與民無事夫誠能與民一切無事則勘亂致治將相才矣豈獨數千里內屬望而已哉蘄州刺史王公循良佐理于公岳降之辰介景星序敬述其所難專而不得不專屬望焉者爲我公進一觴焉

易母八十壽序

易君稚恭少季知名士也其先積善有可言者父曰象新先生王父曰寓庸先生曾王父曰錦川先生錦川才既高好俠不肯俛首爲諸生萬曆中以武舉官東粵使酒狁伎亦嘗爲詩每言丈夫遇承平不裂馬革博血食生無所施居數年鬱結以死而寓庸有至性擔簦踰五嶺扶杖不能成步無資糧西南海十五年築土室以居定省上食如事生父後稍稍教讀取脡脯之入謀歸葬錦川公而瘴癘病作卒于嶺南配曰張孺人鉛山令張公之女當寓庸之行也爲之紉縫泣與矢曰妾固知君不得舁父西嶺南矣備局之髮請以尺布封寓庸泣而領之孺人家居緋洗自食教其兒卽象新也寓庸亦至

而象新已卯角爲名弟子員白母欲往孺人哭失聲曰固然然汝父竄死汝往又誰助之未亾人奈易氏後何姑族成立以故象新麻衣二十季期一得當以歸祖若考而成二親之名試于有司輒上等鄉黨稱甯庸純孝天之報善必在是流賊陷蘄象新以母老不忍遐害人皆疑天道夢夢嗟乎是烏知天道哉天之于善人也若或薄之于惡人若或厚之事往時遷而後知宣孟之忠四世必復欒黶之惡三傳乃彰班昭有言天命祐善灾惡非有差也其道廣大百葉視如一體豈不信哉今太孺人季八十強飯而㩉恭將以經術起家天之報必在是然則甯庸父子之死以成其孝太孺人之寡以成其

節非吉祥善事乎故于太孺人八十之辰稱天道以賀且卜太孺人之必享上壽而君子之必昌且熾也

金母壽序

古者與其人友登拜其親于堂禮也登堂則上壽不必于其生辰于生辰始稱上壽非禮也古者與其人友入則孝出則弟善必勸過必規今也不然與其人友多不知其親其親亦不知其子之友王珪與房玄齡魏徵友珪母曰吾未知若與游者何若玄齡輩過珪珪母闞而後知之珪友雖賢而當時不聞有登堂之禮亦亂世之薄習矣吾黨金子自束髮雁行出入閭閈長而魚貫揖讓于庠所與游姓名無不達于母登堂上壽宜不必今

曰而今日則世俗所謂禮也例有辭以祝衆以予爲屬賦詩五章以祝之

有鞞者㮕亦碩其實維此淑人克詒燕翼以錫令德一章

有苞者穄亦榮其篡豈弟君子鞠我不忘介福永臧二章

曷鑒于他肆嫿不佑（嵇康幽憤詩恃愛肆姐姐當作嫿娶豫切驕也）匪勉繹思無敢或愐信于朋友受福孔有三章

羔豚既鉶醬瓠既飫豈伊異人昆弟友生矢音作歌將母來諗四章

舉禮維醵飲酒維偃凡今之人莫古肯綦是用作歌以楷子孺五章

曹丈壽序

曰逢尊而長年者非爲其歷事久而見聞多哉故古之

人主豆觴國叟拜迎三壽三壽者三老也國老是矣秦則有三老之官庶老也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其後因立鄉三老爵一級如秦制在郡縣亦得與聞政至上書言事壺關三老令狐茂伏闕明太子寃湖三老上京兆尹功效與御史爭可否白馬三老朱英奏太守治狀下詔褒賜濟陽三老上寒朗治狀朗得名見辟司徒府黃霸守潁川吏民興于行誼則賜三老爵帛韓延壽守左馮翊有兄弟爭田則三老自械待罪鄭大巫祝僞爲河伯娶婦西門豹則投三老河中其賞功服罪如是時亦謂之鄉部書故必耆有德者爲之明初設郡縣耆老名曰鄉約亦得與聞有司政事月朔詣于學

講　聖諭大誥約束子弟王制曰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此三代之遺意也今之鄉約不然惟取材力足奉公趨事而已耳嗟乎豈先王遺意哉吾里曹丈年五十衆推而任之期年而閭黨悅父老皆曰鄉約劇役也自曹丈爲之某之繇役均某之難紛釋隸卒不叫于某某之堂丈年雖二毛才猷勝吾輩得不具羔酒餉之間禮于顧予顧予曰嘻曹丈亦知古之居斯任者乎一旦　天子詔父老問民疾苦有司功罪丈能言之不平則更爲丈紀其事

黃郡太守蘇公五十壽序 代

聖天子御宇二十有六年龕削逆亂擯斥山海舉窮髮

鄙服日月霜露所照隊納欵願朔搢數萬里如黃帝所治四海以內則爲畿輔二行省十四郡百六十七州二百六十八縣千一百五十六而與　天子共治者宰相郡牧賢二千石是也昔在漢代太守入踐三公列侯不勝數職綦重哉今楚于諸行省最大而黃爲三國六朝以來之重鎮時則褒乎蘇公元眉前　予告名臣南頓中丞公之長君來爲牧伯當中丞右籓山左時 不佞 奉教有年與元眉不僅遊集近又家爾介得忝從事以是知吾元眉頗悉中丞公忠勤廉惠有大功德于齊秦章貢之人　朝廷思之賞延及世元眉幼稱才子逡巡不仕期以經術掇上第既而主敵謂　國典不可久虛于是綰綬如越藉箸行間劍槊圖書交相錯也自侍中丞公歷諸州發倉蔡訪崆同鷄梟繹問鐵駟板屋之雄風弔錦樹射潮之遺蹟又嘗自五原出塞覽台吉掃穹戰地發爲詩歌激抗頓挫如高常侍岑嘉州迫夫別駕洞陵海水飛立戈船下瀨師旅敢與甌駱破疆島民流散王袞文武之臣惟蘇公是恃崇墉如雲雷礮外禦撥艫近艘回颿反𢗰　皇帝威命以次蕩平白璧紫貝孔翠桂蠹卒獻于朝蠻戶馬氏飆蠣蘊藻依水而食　皇帝嘉與晉級正一品擢守于黃是時用武川湖九黃供億罷劫之民欷欻未息拊摩抑搔如不及又從而煦嫗狂哺之其稅賦以時稱娖無擾所增輸軍前折料皆刻

寶數揭示鄉戶用數乾沒槽斷輻輳肩碎之屬悉有定程諸獎既革民利迴與凡厥所爲操術有二曰廉曰嚴嚴非待人所以持己廉非潔己所以式人持己以嚴故夜無媿金式人以廉故下無怵吏數年之間維黃稱最治太守晏坐庭內蕭條投衙告稽者抹十可一當其折獄疑于鬼神鄭他郡大案臺憲輒倚會讞莫不孚允昔黃次公趙子都古之聰明彊力人也然而問馬先牛用巧鉤距亭鳥攫肉奇目佗胥元眉不然自能曉了閒楚紳有集厥事跡將爲成書用風示在位甚盛舉哉前此黃郡盜藪竊發樵棘式遏欜鼓夜鳴自公來思歲以斂戢禁旅所經闠入街市彈雛射䴏椎斝酒流罩見鴉䲭

拱手避諫牙前故態因緣爲奸太守明習文法鉏豪蠹吏白巾猝出府門凡此譽聞遂于遠邇豈諛頌哉古昔太守銅虎符竹稱爲將軍元眉自海徼治師媚于鈐署故于黃境千里之內山川形勢城池險阻指示脩備明于聚米又以暇日汎羅洲臨赤壁想孫曹之用兵俯仰吳王之臺泳游樊湖之口往來臨皋雪堂綠楊之橋前賢基履故地歔欷觴咏慷慨壯凉遂爲一代詩家冠冕昔子瞻樂黃之東坡山水清淑取白樂天別號以自署按樂天起家盩厔亦嘗三典名郡入爲尚書封晉陽縣男子瞻典郡者七再入翰林兩除尚書三班侍讀至今公稱坡公亦曰坡仙元眉名既著時亦稱眉公眉仙豈

非先後輝映五百年名世之昌期哉漢代黃霸桓虞第五倫爰延鮑昱之流所謂入踐三公列侯者皆起于賢二千石元眉寧多讓欤丁亥孟秋中浣元眉五十懸弧楚紳士寫書以祝章見委遂掇其梗概爲之詞雖然不佞之敘公祝公不如楚紳士之詳且備必有彙爲編帙者不佞將踴躍而觀焉

朱公詩序

古者郡牧皆有治中長史于一郡戶口錢穀賦役聽斷之事可否裁決與守通簽而其職則尚掌攷政厥望甚重故愼選清流以舁之得其人則刺史優游相協以理鄂司馬上虞朱公以經術致身筮仕百里由臨汾晉今職楚士民聞之手額相慶問何以忻忻如是則皆曰公之在陽城也善政聞于四方嘗汾水泛濫往禱于河河遂安瀾而土瘠轉沃此西門豹之用漳潤鄴也歲值蘊隆自暴請雨甘澍立至此藏封之惠西華也建社學以敎子弟設杠梁以通行旅恩澤洽于彼治聲達于 朝聞其忝汾來鄂之日民挐轅丞二三百里彼遠其父母而我獲其福星烏得弗慶此公之始至而鄂人已豫必其能鞠我也及治鄂三季凡輪囷蟠錯難若叢脞之事如蝨冑脅游刃有餘如拆亂絲綜繹悉解今 聖天子以清愼勤礪中外百職自輔揆卿士以及行省臺憲守牧小大莫不寅亮師濟仰荅 當宁而公之操節展猷

尤可歷歷數武昌濱大江上接洞庭傍通漢沔爲川蜀門戶下挈吳越千里而遙檣艫水陸之衝師旅所經輸餫雜役肆應無窮常戴星吐餔以赴事非公之勤乎湖北首郡一大都會臺憲之所臨軍旅諸大政所自出而別駕稱半刺其典戎事亦古刺史加將軍之義所轄州一縣九獄鞫黟緐率多無情之辭或太守不暇則別駕聽之而公每斷一疑讞必三宥片言既折閉閤加恩罰無抑寃罪無失入可不謂愼乎 國家綱維最重廉恥公苞苴不行水檗自矢其職兼句管水衡關榷舟檝艇䑸之稅悉除忝之滄浪唱荅欵乃漢濱巨艦高檣乘風上下雖烟晨月夕無所禁訶緣其立心維知便民爲利

儉約自繩簾可甚魚杯惟酌水昔淯河老人詞朱世良曰府君非唯政善清亦徹底公今如之是清愼勤三者交至　聖天子錄名于展賢冢宰書思于笏都人士又當爲　國家得人慶矣維月壬之朔値生申之辰都人士躋堂上壽而以敘言屬不佞竊謂今之爲文以壽于人者率多溢詞若不佞所稱公當無媿願益思所以無媿者而日躋焉其爲壽且千載都人士其謂予言爲然歟因拜手而爲之序

潘太君七十壽序

歲丁巳予始定交潘氏五兄弟敬之愛之非爲其文也有大焉者潘氏先爲金華人始祖月麟徙上虞高祖瑞

正德舉人歷官御史與李獻吉王伯安先後友善劾大璫劉瑾拜杖世宗皇帝復其官巡按蘇松生龍川荊山荊山萬曆丙辰進士龍川多著述生允隆登崇禎己卯賢書令安南崇義地介交廣逃亡無賦以下考卒于官士民哭之孺人李氏命五子曰毋受賻玷而翁五子不受賻貧困播遷入虔長子太丘設幄賣字轉徙都門以順天舉明經司教滇南提舉鹽井棄官寓楚爲諸弟次第娶婦而不肯分炊太丘無長物諸弟亦不有私財或售文及受生徒摯悉付太丘太丘陳之太君太君頒而付太丘太丘以給諸弟閨門妯娌無間言共娛悅太君太君撫諸子諸子以次撫諸弟及孫子太君卽無圖林板輿嘗以今日良辰江鮮園秀受諸子諸婦觴呼方今風俗壞敗漸恩生分鬩四美五常元長幼春之風者其有幾通侯盛族怨起纖末誶語聳帚翻反角弓沴氣槁荊樹妖犬歌梅花不可痛哭流涕長太息哉洪武初集慶周氏浦江鄭氏皆已同居十餘世討南宋至洪武二百餘年經刀兵猾宄彝倫攸斁之秋而草莽敦德醞釀太平有如此者今潘太君能舉宇宙禎祥之氣萃于一門五子皆有豪傑不可一世之槪而能雁行柔順和樂且孺此詩美綽裕而易占餘慶也非立乎彝倫之大焉者哉辛酉五月太君七十之辰五兄弟交游登堂上壽景星老臥荒山爲文遣兒子代祝申通家之誼焉

若夫壽臧熾昌夫人而祝之矣吾獨稱其大者以頌之

修蘄州儒學廟序

順治十一年詔天下郡縣學廟兵火廢者有司能捐奉修建皆得疏聞命吏部紀錄十六年己亥刑部丹陽掛公以按察司副使駐蘄右文輯武爲　天子使越明年軍府城郭繇役利病罔弗釐舉德導禮齊率先有司計所部郡縣之有學廟凡四十有四而蘄則所駐邑故首修之州守遼陽王公仔厥任官玆土者咸出廩祿鄉大夫士游於是庠者醵貨力勸事而楊公以文屬景星按學與廟本二古有學無廟釋菜奠幣卽于學漢太學闕里始立廟六朝仍之北齊令郡學立孔顏廟此郡有學

廟之始唐武德初郡皆有廟未及縣貞觀中許敬宗奏天下州縣置三獻官他如立社開元二十七年詔諸州廟立十哲七十二賢位徽公侯伯有差其後州縣莫不有學學皆有廟然邊徼下邑多無之晚代衰亂庠序頹圮武學廢而廟存以故唐宋文士之碑記多言廟不言學洪武二年冬十月辛巳詔天下郡縣學廟並建嘉靖十年改大成殿曰孔子廟有殿有廡有堂有齋有庫有閣有亭殿廡以祀聖賢閣以尊經庫以藏籩豆琴瑟亭習升降肥牲犧堂以講論齋以居教官及生徒之來學者歷代禮至是釐正猶與盛哉久之郡縣學仍空名士鮮游習禮教不行而士風大壞可足悲矣兵火以來勦

爲茂草所謂空名者又十不存五蘄之學傳有宋元[illegible]教授廳記洪武初知府左安善摸朱書體刻于壁錢敏王坦趙應隆莊觚數公先後修之崇禎十六年正月庚辰賊毀順治五年按察副使山東范公鳴珂始建殿九年曲周王公顯築垣芟薙草萊材埶不固隨就摧歎無廊廡堂齋物力之難不可歎哉雖然使邦邑無賢豁望之鄉非廢廟而鴻都之門亦有學如其多賢則杏壇泗水不必宮牆素木瓠葉可當俎豆繇是以言德教盛衰豈系于是　天子右文楊公用咎　天子鄉大夫士宜用咎公景星敬書册箭以復

○○○重建烈士廟序

烈士廟者蘄人以祀南宋義士王玠也士者何玠未仕也廟建于紹興初歲久廢明景泰某年太守金公銑更建入王彥明並祀之嘉靖中先日嚴公奉命按浙得李誠之之後詣其家祭焉歸蘄與按察翁公謀建祠頖宮之東與秦鉅玠彥明號四節而玠之專祠自紹興來稱爲烈士云崇禎十六年賊陷蘄焚寺觀廨宇廟巍然存碑記失居民不知何神越十年癸巳四月戊戌震電大雨雹己亥烈風拔木坍垣牆仆坊表廟掀揭無餘豈神有怒而然與邦人有知之者謂神當南宋將頹士氣如綫而能凜凜守義可不謂丈夫乎廟見五百年不可廢也問顧子顧子曰嗟乎予閱宋史及蘄志王玠者吳郡

長洲人字介玉徙居鄂州黄庭堅謫官鄂玠以文見知紹興初舒蘄鎮撫使孔彥舟自荆湖徙蘄聘玠入幕幹辦公事初彥舟事東平太守權邦彥獲罪叛去至是邦彥爲書慍咨彥舟不自安値韓世忠破劉忠于湖南俘馬友順流東下彥舟疑圖己欲北降劉豫問于玠玠曰總管不與韓公爭先立功報君父何忍甘心降豫君誠欲反幸先殺我孰謂王玠而從賊耶彥舟怒沈玠並妻子于龍磯時紹興二年六月十三日也王彥明者不詳何地人甘澤蘄志云蘄州人仕石晉劉知遠詔起不受自沈于江及讀王儼廟記則以玠爲蘄黄鎮撫使以彥明爲理宗時蘄春守景定三年元兵犯境力戰[illegible]彥

明不屈挈妻子自沈江中夫謂玠爲鎮撫使彥明爲蘄
春守者僞誤也謂彥明爲晉臣者澤誤也蓋役晉都汴
梁劉知遠因之數以兵南侵未得江表蘄時屬僞吳楊
溥溥禪位李昪爲南唐都金陵于時蘄有進士陳起丁
必稱則屬南唐可知南唐得地于吳吳在僖宗時即有
淮南江東北周顯德五年得南唐之江北舒廬黃蘄宋
開寶八年曹彬定之蘄未隸晉漢何得有詔起彥明之
事耶理宗本紀景定三年八月丁酉築蘄州城知州王
益上新城圖王益爲守非彥明也彥明蘄春縣令也當
寧宗時蘄之職司死者衆而李誠之秦鉅之死尤烈誠
之東陽縣人知蘄州嘉定十四年春金人犯淮誠之任

滿當公閧難作而止曰吾何求哉吾年七十矣于是麾
死士設守具數與僕散安貞戰多所斬馘安貞使使持
書脅降誠之僇使而還其書會朝廷命權殿前司職事
馮坰救援坰遷延不進策應軍徐揮常用棄城遁城遂
陷子士允從子士宏鏖戰死妻許氏子婦趙氏王氏孫
女和娘瑞娘以及一行僕婢皆赴水死是年三月十七
日也（誠之子婦事見萬曆初福建副使方豪字思道棠陵集）秦鉅者丞相檜之曾
孫通判蘄州城破巷戰歸而自焚有老卒見烟焰中著
白袍者識其鉅也冒火抱鉅鉅叱之裂衣就焚死鉅子
浚澮皆偕死殉節者十人焉又有統制官一木將四軍
按一夫南宋之時毅然十數公者在海內不多得而先

後于一郡遇之不可謂難乎乃或祀或否于祀典得毋
闕與漢宣帝時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樹木以問劉向
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况于能神寶鶴時石勒時
雹起西河災及數郡以問徐光光對曰臣聞介推帝鄉
之神也歷代所尊而廟存不祀後學無聞風雹譴告或
如是耶予既述其事以復邦人士而復進僧德澄者而
語焉曰廟既成大爲神主合祀祀如宋封爵曰宋鄂州
流寓義士王公玠知蘄州贈朝散大夫秘閣修撰加正
節侯賜紫章服李公誠之蘄州通判贈五品秘閣修撰
義烈顯節侯秦公鉅蘄州防禦判官贈承務郎趙公汝
標蘄春縣令贈承事郎林公棨蘄州主簿贈承務郎甯

公時鳳蘄州教授贈承務郎嚴公剛中蘄州錄事參軍
兼司戶贈承務郎杜公鍔贈通直郎孝子李公士允士
宏秦公浚公瀚其未經褒贈者統制官孫公中御將秦
公士旺陳公興曹公全丘公卞蘄春縣令王公彥明耐
食軍校李斌凡十九人泮水之詩曰無小無大從公于
邁言忠義無小大也庶幾有以發幽光而激末世於名
教不無小補哉

杭州建金剛禪院序

海內猖妨極矣緇流益衆而布施益寡傑恆憂之憂之
者何非憂彼流之不繼也憂天下之妨也天天下之治
也其民恆有樂生之心樂生故畏死畏死故求福求福

故地獄天官之說足以懼愚民以懼動故好施好施故
無貪婪攫噬而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天下之劫也
其政促其民無樂生之心無樂生之心故不畏死不畏
死故不求福不求福故地獄天官之說不足懼愚不足
懼動故不好施而貪婪攫噬之心生焉聖人之治天下
也刑政不足假以鬼神佛者西域鬼神之尊其祀于中
國如中國祀孔子其教入中國遂與孔子相表裏故天
下治佛法正天下亂佛法衰今天下凋劫極矣民囂然
喪其樂生之心惟吳越小安上乘禪師自太白來虎林
建金剛禪院搆于巳卯未有殿又十三年辛卯闢基爲
殿及大悲樓齋堂數十楹以飭四方之僧師荷畚函丞

風而手足皸瘃衣不掩骭與衆戮力院始落成而旋不
至大兵屯之餘藜藿不飽征輸繇役倍于西北道宮梵
宇甲[illegible]蕭[illegible]豈非仁者之憂與雖然善治國者治民心
而已若使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貪得橫取治之以刑罰
不[illegible][illegible]之以鬼神不懼示之以禍福不動若是者佛之
衷于民之劫乎我必曰民之劫矣是故好生樂施之心
爲上者當鼓舞而振德之不必從佛法起見也

徐州府修勅封東嶽天齊威靈大帝行宮序

四海之內有五嶽泰山之岱宗爲首泰之爲言大也宗
者何以其爲生物之宗也出風雨見怪物不崇朝而雨
天下泰山之功最大古帝王封禪之典尤隆雖然予
嘗論之泰山之在兩大其神最貴其琮上帝如公侯之
于天子故曰五嶽視三公而今稱帝其失始于唐濫于
宋既曰岱嶽帝君矣而又曰青帝是以五帝之一爲其
神矣且夫帝一而已青赤黃白黑五者以所御之時與
方位言之如月令天子四時異服旂也天文有天皇大
帝有五帝座如天子御政之所各有座非曰有五帝也
鄭玄因五帝疑有六帝然則北斗主秦楚梁吳趙燕齊
五車亦主楚秦燕趙斗牛又主之十二諸侯又主之謂
有數泰楚燕趙可乎威靈仰赤熛怒諸名者讖緯不經
之說今稱東嶽威靈又若以名爲諡矣齊人始作八祠
一曰天主祀天齊之淵水二曰地主祀泰山之梁父齊

記曰天齊泉在臨菑泰山與天齊皆指其立祀之地今
稱東嶽天齊又以天齊即泰山矣酉陽雜俎云今天帝
張騎白鵠上前天帝劉騎白龍下遂爲嶽神說尤誕不
足道洪武三年六月壬戌詔曰五嶽之神人所莫測職
必受于皇天后土予懼不敢效前代封爵特稱某嶽之
神禁僧道設醮奏章上表投拜青詞永爲令後嗣遣官
醮祭仍多俗稱非神所樂受也吳郡有神洪武初建兵
火後幾廢矣廢則烏乎可記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況
泰山之祠祝釐禱禳之所依而小說所傳父老相述亦
足譬細民之非心而鼓舞以從于善里中長者醵而修
之而予遂亦樂道之惟進諡號之譌以告遊　祖制崇

貫神也弘光元年春正月

建三官廟序

道家言天地水府爲三官葢自然有神若盤固黔亂聖
而不可知之者而鄙說往往實之如玄武北方七宿也
則曰静樂國太子文昌斗上六星也則曰梓潼令張亞
子又謂字黄帝時怨女國皇爲神農師他如周伯老子
王蓬絮造父奚仲王良軒轅蚩尤本假借名星乃謂皆
其人死而神見于天以至天地日月列宿雷電風雨皆
有姓名字誣妄甚矣其稱三官則曰漢陳子春三子也
陳子春不知何許人且夫自有天地即有此三官官者
物之宰也道家曰三元元者善之長也執位等威輔佐

上帝在群神上人無日不仰見天俯見地火食水飲空
無日不思報故天子祭天地大明夜明五嶽四瀆諸侯
亦得祭風雲雷雨山川之在境内者祭者報也士庶人
咨不得祭將遂不報已乎故奉三官報天地水火也而
曰漢陳氏子則吾何與焉人無不本天地水火以生如
無無父母之子而頑不思報與不孝大逆無道等世無
不孝大逆無道之人則皆奉三官之人也

修龍磯寺序

江漢合流至大别山有禹功磯南爲黄鵠至赤壁洪流
稍北汜況淡漫二百里至蘄春勢欲衝灕有磯焉曰龍
眼水大輒砥柱江中如金山小孤江過是漸南引而東
形如半環中流有洲是爲鴻宿洲盡則又有磯曰浮玉
與龍磯東西峙所以置馳波而駐淑氣而鱗阜夙麓歸
然若冠冕出城内者得此捍衛焉龍磯勢尤壯春水方
高秋濤未落西面而望滮滮沖淋頽讓不前近在十步
狀態欻作澌灥澎渠汩从日音見涌坌擲瀉泓淋碕靇輣颸
颩始若有忌旋若有畏疾趨爭驅然後按轡水之情狀
然也上有寺始熙寧中王師南征載軍仗數十艘風急
浪惡龍伏舟中所謂江湖小龍是旣克濟詔封順濟王
立祠致祭士人亦遂祠于磯嘉靖末增高爲寺雲甍雨
椽風鈴露板蟲蟲波際正德時霸州賊順流下商賈蒼
卒捨舟匿其中賊畏其險竟不上崇禎癸未寇至水暴

長嶺以濳者又千人磯有功德于民不獨風水捍衛而
已且夫南宋時王玠爲孔彦舟幕客不從彦舟叛彦舟
怒沈玠並妻子于磯王彦明不降元自沈磯前今岸北
烈士廟是邪濁水之彭咸想胥江之白馬短歌長歔泣
下沾襟烈士廟前年風雹毁鄉人修之寺未有修者水
漖既迅百斛之舟牽挽難上而老僧漁父𠜾刀刀俗作片
檗晨暮致少薪米或開放無事之人喜烟波淨瀨逃囂
避暑間一致焉總戎賀公時時來葛衣羽扇與諸衲荒
日以此知公之賢而又仍議修寺謂不宜日先生易爲
我序夫公以武功捍衛一邦而有叔子峴山之興而繇
述乎于是叙之他日落成即以爲記

修石鼓寺序

一統志蘄州南一十五里蟠龍山石鼓院有麻衣道者無藥禪師二眞身蘄州志云石鼓寺宋咸寧建明天順初承恭院古重修萬曆末兵燬濟北李公郡侯仁和錢公皆有記言有二石鼓寺一在蟠龍山爲麻衣無藥道場當治之西北一在羊子墩當治之東南二公之說如此羊子墩寺今存蟠龍無院院在安平鄉庳陋不稱所謂眞身者一統志云石鼓山在蘄水縣北一十里巨石如鼓叩之作聲而蘄之寺院得名不詳何故錢公曰瞿曇家言木石金革鐘磬鼓板可號衆者悉名楗椎石音常止心能止觀取譬云爾李公引堪輿家以實之二公

之說荒矣且宋年號無咸寧咸寧晉武帝號也後凉簒僭號也舊志誤二公失考葢寺實有石鼓父老云城南閘濠內有鐵牛與石鼓昔人以鎭風水者牛爲一中官掘出數見光怪會荆藩災乃復瘞今失其處然則石鼓眞麻衣無藥眞身古有而今無復何疑哉兵燹後寺復就圮僧叔惠者募修之乞爲叙僕近叙貞慧正覺又叙石鼓不幾爲三寺化主取笑大方雖然白香山蘇子瞻於詩文無所不有號廣大敎主然則竊二公之美名以解嘲奚爲不可

華亭縣修城隍廟序

明高皇帝實錄洪武二年修正祀典封京都城隍王爵府州縣公侯伯有差禮臣言城隍之神不詳所始先儒謂旣祀社不應復祀城隍故唐李陽冰縉雲城隍記謂祀典所無惟吳越閒去聲有之然張說有祭城隍文杜牧有祭黃州城隍文太和中李德裕建城隍祠于成都不獨吳越爲然又蕪湖城隍祠建于吳赤烏二年高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書于史亦不獨唐爲然自唐以來廟徧天下或賜廟額或頒封爵或以古人遷就附會如鎭江慶元寧國太平華亭蕪湖等郡邑皆以爲紀信龍興贛袁江吉建昌臨江南康皆以爲灌嬰皆妄也今京都郡縣亭祀之所屋而不壇非禮所宜宜以太歲風雲雷雨諸天神合一壇五嶽四瀆天下山川城隍

諸地祇合一壇春秋專祀詔曰可著爲制明年去封號稱某府州縣城隍之神毁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而今府州縣祀仍稱封爵塑像所謂神之誕辰十謹異五或曰以始築城之日則不應十五其同但俗流傳久愈譌誤今蘇州府稱指爲 高皇帝說大不敬松江府則洪武三年知府林慶建廟宋以前在舊店政和中遷城東南隅至正初總管楊伯野台改建今地以縣城隍三附祀兩廡比于太守縣令云華亭城隍之專祀則自崇禎三年知縣鄭友玄始俗既云紀信又云吳始封陸遜爲華亭侯今[illegible]別有廟建至正初而信愈無徵事不足辨爾雅隍虛也許愼曰有水曰池無水曰隍易城

復于隍勿用師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今稱城隍之
言城墟久矣不可復正矣古人非竈中霤皆有祀謂祀
社不宜祀城隍祀城隍宜如社不屋其說亦因今天下
城隍旣仍國初封爵秩自三品至一品旒章自七至十
二像旣復壞矣不可屋神之號曰鑒察司民則比諸太
守縣令也可某年月華人將有事于廟以文爲請予惟
神之靈響廟之始末詳在碑記不具論姑引國史以正
其失焉

社壇北菩薩庵序

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土以
爲社而祀之報功也此天子諸侯之社也周禮二十五

家置一社祀田祖也詩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此庶人
之社也其後因社祭合飲以通鄰里之歡故亦曰社不
聞社祀有釋氏之祠而社祀有釋氏之祠則近代爲之
也土地之神卽社也佛寺謂之伽藍伽藍者梵書土地
也近又土木雕塑爲伽藍又爲土地分而二之非也于
是社壇乃有屋宇不以祀土穀先農而有佛菩薩伽藍
之象焉江夏縣社壇在北勝門外舊有壝壝神叢久鞠
爲茂艸康熙巳未僧昭斂結茅其下奉佛菩薩伽藍而
社壇名存而實泯矣夫社不修于在位之有司而修于
棄家毀形之浮屠氏吁可哀矣然而佛菩薩慈惠爲設
與后土之神澤物利民其義一也聞昭斂庵成位大士
禱菩薩前甘雨立注以是視之又何必封土不屋而後
謂之社祀東井句龍而後謂之神哉昭斂思有以廣之
而募于郡中因書其冊以就正知禮者

言鋒禪師語錄序

歲乙卯資教天峯性公退居多雲以龍門一席囑言鋒
是將檀施益衆學徒盛集海內復知有伏虎道場則言
公提唱之力多也丁巳春訪予窺園相見傾倒隨以語
錄見寄讀擻行如咀椒欓毋恨諸方一味烹熬直同嚼
蠟不惟如是且幾如狙狐猱靚提機引戲抹粉登場姿
笑端耳安得有踢倒篦子掀翻窠臼者其人邪夜與兒
輩擁鑪煨芋偶言及此兒昌曰使吾儒僅遵周孔庶民

嚴奉國法卽在臨濟一派亦遵守高曾豈不天下太平
秪恐踢倒掀翻轉生公案予大叫拍案酒盞振落因書
爲言鋒禪師語錄序

天峯禪師語錄序

世祖章皇帝萬幾之暇頗參釋理名見玉林書曰三接與
西泰遊玄教師並蒙寵遇海內言佛者益盛
今上纘照耀心聖學搭襲二氏並育萬物洋洋大哉竊惟
佛法凝與與時隆替明　高祖時如西齋楚琦愚庵智
及全室宗泐蘭江淸濋翟所謂十大比丘說法禁城聲
動朝野泐則涉于危而蒲庵來復不免金槍何其與之
隆而替卽至于此極哉啟禎際言佛者天童密公爲上

首五十年來流支衍派分路揚鑣非朝廷之寬大不至此康熙初天峯性公自吳來止三角之龍門士大夫聞聲想慕于初未之知大廷尉葛谷李公嚮予言旣讀其語錄訊其人本儒也未幾復往吳而龍門一席付其法屬言鋒今年秋言鋒寓書于予曰峯翁于此間機緣未支不久當來冬果自吳來機緣未支之語詎不信哉𡵓讀言鋒撰述如見雷將軍知睢陽號令天峰壁壘重飭其精嚴當復如何也

天子道在右文時當拒武江黃千里且幸無事士大夫猶閒暇悠優聽講雨花之臺荷杖孤雲之角不亦朝廷之寬大佛法之郅隆也哉峯公法派緣起詳繹堂沈太史敘中

文昌化書圖像序

文昌化書世傳箕筆（箕俗借乩）梓橦張亞子自述前後身事九十七條河陽游雲子懷才而隱者也工丹青取九十七條作一百零三圖郭天門中丞見而異之彫板于金陵有少年指爲妖書首告當事夫化書鄙俗相傳之書耳以爲妖則過矣巡撫湖北劉公白其誣劉公移鎮川湖載其板入梓橦以七曲山有文昌舊祠云戊午夏予見圖奇詭瓌偉不減張僧繇圖離騷夫繪畫始于六書之象形而黼黻十二章其始事也至于鬼神情狀易亦言之禹鑄九鼎象其狀也周禮天官神仕者掌三祠之法以猷鬼神注猷圖畫也水經渭水注魯班以脚畫忖雷神楚祠天問序屈原見先王宗廟公卿祠堂壁畫天地山川神靈古聖賢怪物行事即所謂猷鬼神也帝王借以設教騷士託以寫懷方外高隱之流往往用以驚世雲子之圖化書意正如此雲子將自楚之吳亟募鋟板恐士大夫未能達情請予以贊其行嗟乎昔魏文侯聽古樂惟恐臥聽今樂則不知倦善民化俗者與其莊言引經曷若傳奇俶說之入人深也然則可無疑于化書也矣

白茅堂集卷之三十六終

白茅堂集卷之三十七

碑記

白茅堂集卷之三十七目終

白茅堂集卷之三十七

碑記

休寧縣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廟碑

地之在禹貢九州之內者曰漢何昉乎昉於漢有天下五帝之時皆曰夏禹繼舜改虞曰夏自漢遂不曰夏而曰漢漢之名至今著也漢戡秦亂驅除開闢東幷朝鮮西收甘京南下交趾珠厓北服朔方幕南郡縣其部落衣冠其旃毳以至車師大宛昆明龜茲之屬莫不臣妾獸面鳥言之匭梯航重譯之域環而內望號曰天漢其制作之盛人物之美恩澤之久入人之心至深且遠也王莽以安漢公篡天下無有逆其詐者而又孔光劉歆

之徒委蛇而爲之用及篡弒既成海內始冷然明其故故世祖無一成之旅起於南陽曹操以天假之雄挾天子威令爲登高順風之呼天下又無有逆其詐者孔融荀彧之賢皆爲之用及篡弒既成海內始冷然明曹氏父子之奸而哀蜀主故蜀雖　國人思而祀之并其臣自諸葛亮下及事定國者皆立祠迨晉中葉神州陸沈於是思漢之心益切豪傑盜竊名號以有國劉淵自託爲漢追尊蜀主爲孝懷皇帝李雄據三川國號成至壽以蜀人思漢更號曰漢劉裕稱漢楚元王後歷八世六十年後又六百餘年劉暠起於沙沱自謂漢裔天下憐而信之亦歷七世三十五年劉巖稱漢於嶺南亦歷四世五十四年豈惟是也其他盜賊如邯鄲王郎安定盧芳僞燕公孫淵晉義陽張昌隋河東劉武周唐濟南劉黑闥盛州劉龔蜀王建（五代史王建改元天漢國號漢）金宣宗時兗州郝定元太祖時錦州張致順帝末沔陽陳友諒國朝成化時鄖陽劉通其篡弒則若劉粲時靳準梁侯景唐朱泚皆號稱漢以煽動天下何者漢之功名綠來著也地在九州之內曰漢地人曰漢人稱之至今不改不其盛哉予讀史陳壽不與蜀統及爲蘇則傳言則聞魏代漢發服痛哭文帝問之則鬚髯戟張正論以對此又壽之微辭與蜀也逮夫習鑿齒出而蜀統明朱熹綱目成而論始定元中統初有郝經者亦著書以蜀繼正統自謂

奮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嗟乎元之去漢千餘年於漢無涉也而其臣低回感歎不能已而其言有如此者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不其然與當昭烈時曹操有中土孫權據江東蜀僻西南猶雜處獨諸葛亮蔣琬數人枝梧其間其號爲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則關張是關張落人才匱日暮途遠收之桑榆雖一武侯何益其不得不令人哀而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是時關侯及事尤烈故至今祀在張侯右自帝王至匹夫婦孺皆尊且親之久而溺神若可呼籲亦人心爲之未必鬼神之情狀然也嗟呼可謂極盛耳已祀之盛者唐贈太尉張巡宋封鄂忠武王岳飛二公者人皆以忠

唐宋之心祀之然皆不得與侯比肩侯祀像在天下不可數算即一邑不知其幾邑與里亦不知其幾歲乙酉休寧縣廟成縣紳士以大尹西川何公意索景星記因記之且告之額曰漢前將軍漢壽亭侯之廟從漢爵也神志也不書姓者神千古無兩也嗟乎漢亡已二千年而地曰漢地人曰漢人然則吾世猶漢也猶漢也則其思而祀之也不亦宜乎漢謚壯繆爲法受詘也不書廟之年月出貨力者姓名例得書碑陰大明弘光元年孟夏穀旦

孝女曹娥廟碑

記曰死而不弔者三畏壓溺橫死者莫此爲甚焉人以

死爲歸歸者鬼也鬼者幽苦之所都也聖人悲之故旐曰明旌器曰明器諱其幽也溺則淪淪幽苦之尤然而汨羅之屈胥江之伍擬爲之叔先雄上虞之曹娥以忠孝至性陟爲明神彼高明之家委命邃室含玉襦珠考鍾伐鼓務乳賈地華表概雲代間不知其幾而魂淹魄沒豈復可問哉歲己丑予過孝江覽娥祠廟重脩刮楹雕机列俎左爲碑亭在娥墓前墓即度尚平使[illegible]焦夫收葬處索靖書不存存蔡卞書碑陰有之寺二大字不知何寺斷碣勒其陰者讀畢且歎因爲贊使勒石庶與娥姓字無磨滅焉

贊曰孝娥婉孌而女被髮亂流用之如虎混混洶洶夫豈有路負父而出孰測其故世人汲汲處於懵昧娥也至性超洸燭晦汨羅有屈胥江有伍與諸先生日月千古

台州靈雨亭碑

雷霆水火風雨生殺萬物者天之權及其誠也匹夫匹婦可感而致之兵革取守順逆生殺天下者君之權及其變也匹夫匹婦可奪而施之故一夫[illegible]稼穡不成厭甚耰鋤化爲戟矜一人[illegible]則雨澍旱已風返火滅物阜盜息朝廷尊親其系吏治顧不大哉台州古爲荒服山深海近風雨不時吏難治地尤難治人臨海城吳越王所築慶曆九年海溢壞城更作九門十

竇水戒十年十數年一渢溢萬山環城雨浹旬則洪流怒奔達泄失理民其爲魚故臨海患水獨甚水患既甚多所決淪計一縣內閘八斗門四塘四十碶二十六瀆二十八圳二十二圩岸百三十水乃非大至不爲害決淪多而渟滀少不雨一月流絕圳涸乃更憂旱山海雲氣與中原異龍鬬雨鹹川漏風颶所謂吏難治地山多竹赤子弄兵數爲槍盾箭甲兜鍪不假金鐵吏朝坐堂日昃退食輒一不服譁起瞯覗所謂尤難治人順治辛卯按察副使耿公治台之明年民既[illegible]服值大旱禱於山川禱於樵夫祠禱於令公祠樵夫[illegible]者令公則公考萬曆時尹是邑有德於[illegible]之越三日爲

壇城北公自用符籙嘯召日色赤白瀕洞隱轔斧吏受令雨府河傾台之鄉大夫王公立準曰豈平詩所謂靈雨非乎公來與學偃兵郵民不具論去夏災起清河公以欒巴之術滅之今又立致雨夫雷霆水火風雨天之權而公誠爽感致謂之靈雨不亦宜乎遂與台人作亭東湖曰靈雨因造予而言曰以台人述公靈詠蒸禱有請將勒石傳信焉予適樂聞其事又世交於公之先因爲記公縣崇禎徵辟至今官諱應衡黃安人理學子庸先生之孫

火星祠碑

歲在壬辰楚大旱春蘄災秋又災大吏以狀聞 詔免

今年田租之半按察僉事曲周王公禱於神洪雨滂澍焦禾復青乃謀祀火問顧子顧子曰聞之古之占火或主數或主象或主神春秋昭公九年陳災裨竈曰五年陳復將封夫陳水屬也火水妃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此主數者也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申須曰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若火作則宋魏陳鄭當之於時爲五月以丙子若壬午之日此主象者也明年夏五月壬午四國災鄭子產大爲社祓禳於四方祁於玄冥回祿禳公九年宋災士弱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入火於是有祝融閼伯相土之神名爲火祖以祀之而紀時焉此主神者也象數不可爲而神則若可禜雩而禱之者無已其主神乎公爰度祠南門之內四旬祠成屬顧子爲記顧子曰詩不云乎靡神不舉靡愛斯牲今以旱祀火古之遺意與火祖官於天宗記曰季冬祀來年於天宗天宗尊不可遽祀因其官而祀之如堂廉遠不得遽闕因在位而闕之不亦善乎遂復於公爲之記

貞慧寺碑

蘄州東山大伽藍唐貞觀中僧弘忍建弘忍隋末黃梅人廣德中賜號大滿禪師嗣四祖大醫禪師法所謂五祖是寺初名貞慧咸亨中別建於馮茂之東遂皆名東山自達磨耶孤傳至是而五宗皆出其後五宗惟臨濟

最盛宋哲宗時南嶽下十三世演禪師嘗禪師十四世自禪師青原下八世戒禪師九世秀禪師嘗往來兩山居之佛幢華禪師者臨濟下三十二世嗣聖恩壁禪師止匡廬之歸宗歲丁酉郡紳士迎居東山繼演老五公而起則師也此其源委大畧云當貞觀時蘄治去今西北五十里宋景定三年築今城先是荒山大江無壓井城郭而寺之在壓井城郭近在五百年內耳崇禎兵火寺巋然在僧海蓮募修之工稍集年饑予引范仲淹皇祐初治浙事諷當事當事以爲然明年棟杜榱楠甍甃無摧撓敧漏者則蓮爲之也又明年建方丈庖湢則總戎賀公因華禪師爲之也於是海內更知東山爲諸方

寇嗟乎佛法衰王繫時隆汙末流滲濫不足殫究然而桑門梵宇莫盛於今各奉宗師離立宇內皆有刼建懿蹟而東山實先价偃曹山繇唐歷宋凡一再興於今復振可弗識與寺自洪武十五年僧祖鑑修正統十五年法洽又修舊碑泐無考見於志今華禪師與演老五公當爲此庭列祖蓮曰不碑後恐愈沒前事僉曰然礱石乞文爲記俾來禩獲聞如是共出貨力自職官至庶姓書於碑陰

宗遠禪院碑

萬曆中海內晏然風俗醇樸學者喜譚性命顏山農何心隱之徒間竊佛氏參吾儒李宏甫逃儒而釋智辨皆

足移人於是佛儒其辨如綫先大夫中歲謁部得郡判病足不仕侍曾大夫處林下所從游多顏何弟子故間取佛氏以廣情而遠俗焉而同里故江油令張公日新指揮浯公某田公某文學易公約菴高公某陳公某爲齋會買蘄城東堧構屋數楹號八關社亦名八公社八公卒而鹽法副使袁公世振新其故楹與耆老僧黃吳僧太空大定歸宗更名宗遠社宗遠者取陶謝諸賢於惠遠云爾兵興以來人亾社火自建而廢凡逾十年黎藿所拄颸颸還焉僧慈舟者蘄人亂後棄家爲沙門走海上十夏蠟歸關址爲堂殿廊庖十餘楹時大旱饑民有賴傭作以活者地東西南北若干丈附用若干戸頒外望南湖諸山明秀如鏡中小舟雜鳧雁荳樹蔽略彴斷續春秋興覲晴雨變態鐘鼓悲壯旛幢[illegible]颺院成仍名宗遠乞文勒石余惟佛法自黃初至[illegible][illegible]中國之民始披緇剪髮意當是時不啻與幸有之歎而諸賢樂而與之游何哉蓋有感於中而託以自廣云爾于嘉蓮衆善而名又善焉亦重有感於前人故爲記彍廣古切

橫岡山眞武廟碑

廣濟之鎭山曰東衛曰橫岡隱秀磅礴其顚有眞武廟眞武者北方牛女宿之別稱祀其神不知何時始而今盛祀于均州之嵾山即太和山水經所謂雞君山也俗謂非眞武不足當之故又名武當其名見水經亦由來

久矣國制有提點司之凡荊吳豫數千里之民皆走祀而數千里之境內亦各以其山之出風雨見怪物者皆爲眞武立廟記不云乎夫神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故誠以奉之即不嵾也可不誠以奉之嵾其神乎然則橫岡何必不嵾至於神之旨遠俗所傳述謬儒所不[illegible]通人亦不病傳曰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言鬼神之德之盛也云爾舊未有碑康熙九年四月邑人徵文勒石

邵侯王公免役碑

夫使民得免追呼奔走之苦而安畎畝畢其力之餘爲政固不大哉其要有二曰賦曰役賦役非大害不足見大

利今日差夫是矣秦漢以來差役代受其敝宋皇祐詔
郡縣徵役錢僱募即熙豐法所繇始元祐更復爲詳兩
法皆窮轉而爲義義起於江左當是時戶口殷實誠使
於義輓季上贖人稀法以數更而敝而久而無敝者莫
如隆萬時一條鞭法丁糧兼派以養排夫此古先王致
民財以緣庶人在官者之意也居恒誦爲良法云蘄濱
大江當孔道舊設排夫百三十名擇有物力者主領曰
夫頭民不苦擾官無廢事　國家鼎革因事取濟兵燹
之餘未酌前制旌纛歲出羽蓋相望推車挽舟不得不
借編戶則坊郭居民當之居民不及屬十一而差役輒
十二單丁雁戶在所不免棄日廢業喫咻疾首以爲大

害十餘年來塵井不增而征徭加困嗟乎有是哉順治
十六年己亥郡侯王公下車而歎曰是爲可病吾民今
戶口苓落墾田皆招大江以南貧民而弱不任耒耜者
廛聚貿易復以役迹去豈非有司之過哉今約法不以
役及則逋者宜集窶匠當不招而至於是按籍得原設
排夫銀歲七百二十兩擇有物力七人分領之蕭氏部
院縣報如所請公又下令曰視吾鄉籙以關漢武完盡
衛境爲界毋遠勞吾民令下歡呼自堂下聲達四郊因
相與礱石紀事從而邪許者自郊聲達署門外而以文
屬景星嗟乎民之苦樂惟刺史休戚之使一旦免追呼
奔走之苦而安里井畝畝之樂非所謂大害然後見大

利乎侯之德不可磨滅法之不可更易有如此石侯諱
宗堯字銘一號東廣寧人

黃州安國寺放生池碑 代徐參議

黃州安國寺旁有蘇子瞻放生池居民占業久就汙淤
牛浴豕涉鵞鴨呷唼諠黽繇產鯽鱧不生歲癸丑某巡
郡縣爰止寺中弔坡仙之遺蹟慨惠政之久墜出俸若
干就居民贖還官稍加疏浚仍爲放生池以寺僧主之
唐白居易守杭即西湖爲放生池宋神宗大有爲之君
聰明自許更絃拓綱用兵西夏有事交瀘法令毛舉斯
民頓困是時子瞻守杭濬西湖灌溉田畝歲放羽鱗贏
介數萬億計爲天子祝壽在黃亦然所謂云何謂夫人

主好生齊年如天不必好大喜功勞神外物求海島之
靈藥問神仙于齋房第使百司奉職守廉布公小過不
敢忽一物必得所即臣子岡陵之頌愛君之極致矣今
天子聖文神武薄海內外闓澤汸洽上下鳥獸魚鱉
咸若而猶數放肆赦永除肉刑華部寺之苛條賜高年
之酒帛率用舊章無所更易蒸蒸熙熙品彙獲寧雖禹
流湯網不足稱聖德又何唐宋之上所能企其萬一
哉某既復是池亦以宣揚　皇仁無細不被遂爲頌勒
諸石
乾坤清寧品物含靈內翹蝡迤罔匪　帝仁天波涵濡
包括海壑曾是汀池而曰放生過亦無小善亦無細性

命羣分仁者一視百爾君子推恩廣惠我作頌辭風我屬吏

建蘄州養濟院碑

康熙十年　詔天下有司賜民高年酒帛有差又　國制郡縣各有養濟院廩給矜寡孤獨篤癃無家不能自存者限若干人有司率奉虛文支粟多詐冒非盡孤寡篤癃無以自存者數既有限結黨相拒而孤寡篤癃無以自存者不獲升斗流亾殍殣憶可哀矣蘄州養濟院未建窮獨散居其中詐冒實亦有之夫朝廷出帑以養老孤而有司痌瘝不切是謂不稱職江寧徐公以兵備道駐劄于蘄因卜城東獄廟壖廢若干丈出俸建屋二

十餘楹有垣有房有湢有偃㵾之地有堂以便官吏呼名發粟汰其詐冒者不入捐資買田若干以備原額外有貞矜寡孤獨篤癃者取所獲計口授米至於湯藥布帛之類公又不時施濟既建于蘄檄所屬二十一城如制宣　皇仁卹無告也公之德溥推而行之不篤望于官蒞土者之諸君子也哉

漢口義冢碑

先令孟冬掩骼埋胔所以息菑沴達陽氣也漢制因之刺史守令之賢者賑卹訟獄而外視茲爲重宋富鄭公知青州大旱饑民死者爲大冢葬自爲文以祭康熙辛亥兵備參議江寧徐初入楚境歲適告凶多方賑救所

活不下數萬人老弱疾病不起者量給薪蒸遠方饑浮或浮屍江上多年淺土或狐埋虎跑公申命地方悉行收瘞而蘄則耆善某某僧某某聞聲興作莫築義塚收骨千有餘具漢口近爲沔陽流民占窩魚渡爲業小舟鳧雁點點江面操楫雖多覆溺不少公因造快船于沿江險闊處哨伺風波赴救覆溺買田用贍水手買地以備掩埋舊日窮困無力棄置風雨草莽及楬棐以待無人收葬者而今皆得黃壤七尺青蒿一堆嗚呼泰獄之蟲苦酒頓消螞蟻之墳春風亂聚誰謂死者之無知哉使上之人寬賦祥刑哀矜勿喜民得養生送死無憾物無夭札水旱不興豈非堯舜之盛治有司之奉職哉是

用鐫石以彰公德垂永久其義田若干畝義冢地若干丈費價若干兩勒諸碑陰

建蘄州文昌閣碑記　代徐公參議

蘄州學宮在麟山之陽大江前遶南望大冶回山如列幛池邏數十里前官茲土者修建廟廡及門而明倫之堂僅楹立未有齋舍啓聖之祠尊經之閣址尚豐草歲辛亥某奉命分守值大旱率屬僚徧禱顧瞻宮牆高覽形勝其地枕山麓頫平衍南山遙拱江水直逝不復砥柱蘄士僉曰明萬曆時江防副使翁公于浮玉磯建閣是歲賓興數人相繼魁南宮者不乏今浮玉閣頹圮學廟左軸廢四年來鄉貢寥寥信斯言也非人事之不齊

惟地踳之可信邪爰覘巽方有臺前廢籓遺址拾級二
成高可一丈招諸士問之日是得爲閣則辰巽嶙起武
者形家所欲建邪閣建則將峩峩而冠若若而綬邪僉
曰然于是捐俸首唱屬吏紳士鼓舞趨事癸丑某月日
吉蠲牲告廟考鼓庀工秋仲閣成棟高三丈有奇基本
埆阜並臺高四丈有奇載集紳士登而落成四民堵觀
讙嘖萬口閣南北向僉議南祀文昌北祀魁星文昌者
俗傳爲蜀張亞子魁之爲文从鬼斗因塑土爲像按天
文志斗第三星爲貴相太常理文緒東壁主文章奎主
武庫孝經援神契謂奎主文章故闕里大成殿前杏壇
之南有奎文閣貯古今圖書建于金章宗大明官制閣

有典籍一人凡朝廷有事於聖廟則禮迓香帛庋于閣
中以族行事非魁星也世因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爲
爲魁星然而明憲宗亦既褒封文昌帝君矣魁星流俗
亦久不復考正從俗可也顧俗多祀于櫺星門內外近
聖人之宮殊非典制今則去學廟百餘武祀之高臺傑
閣遠近輝暎羣山翠飛長江練曳或亦詩人和夕陽而
美澧水之東注云爾乎晉人有言其山崔嵬而嵯峩其
水泙渫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況斯理學文章之邦
也多士可不進思斯義黽哉勖哉

飛仙臺記

城西南臨江有臺曰飛仙蓋古蹟云按志晉人羅眞於
乾明磯飛昇履跡猶在宋賜號眞人一統志曰羅眞人
名致福晉黃梅人修道縣北鳳臺觀丹成有老人來曰
某龍也有病願療之與之藥而去後致福於觀北高上
二說不同或者兩異人耶晉無黃梅縣黃梅隋縣也或
者修道於晉長壽不死而飛昇於隋耶一統志又稱石
鼓院有麻衣道者無藥禪師眞身今無有也或者小說
方外之謫多不足信而志妄收之往往如是耶乾明磯
已爲荻江中別有磯曰浮玉舊名新生蓋江流衝決土
汰石出登以爲閣又古無而今有者飛仙臺栩栩然與
浮玉相見燬於賊者十有三年予登磯求所謂履跡無
有也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彼麻衣無藥眞身豈亦如是

耶陵谷有時而遷何有於朽骨塊石與此閣使果有是
人人果不朽跡之不留何傷使其人不善雖桓魋之冢
猶存董卓之廟未毀豈可與延陵季子之墓峴首羊傅
之碑同日語哉是故君子不重也臺之有閣建於崇禎
中郡守濰陽唐公築女城謂形勢不可無衛塞當時民
居鱗次今赤礫青榛城雉齒齒循江而東無復敝敞則
閣尤所宜有乙未歲鄉人復建之攝衣而登指顧百里
南則興國大山峙其前謝枋得之所隱也北則鱗阜鳳
城迆其後荆王之所苑囿也右顧龍磯王玠王彥明所
殉節也左指鴻渚汪立信王益之所保民也西河之嘆
豈必魏武牛山之泣何如齊景美濁世之登仙貴化去

而不見則亦足悲矣後之登覽者或有感於斯文

分守道徐公賑濟記

皇帝即位之九年庚戌特命山東布政徐惺分守武漢黃三郡始公以進士典中書爲世祖皇帝侍從多所獻替擢都諫條上天下大計剴切明直參知山左號清剛第一有司望風慴讋而公威而不猛周察民隱如恐不及歲辛亥春韋車按楚駐于蘄夏大旱赤地千里扶病顧禱遠近流冗洶洶忡忡於時倉稟虛耗一切荒政久廢不講心熱形顇思所以拯之者百計廉無顧石恐席衣褥易米太夫人宋夫人李盡出簪珥佐之慕義者繼踵乃爲粥於路在郛者三遠鄉

各占聚落撽所部如之計二十一城自冬徂春活饑民不可筭數庚癸息呼於營壘老弱免於溝壑抄盜不作境內宴然公之功德可謂厚矣冬大雨雪單騎入山衣不暇煖日不再食所至饑民擁馬足炊烟粥香隨馬而起除夕尚在窮山夜漏三鼓馳歸望　闕行禮畢復急赴元夜太夫人遣吏齎語曰勉之毋以省我爲念公有司僚有□名□持中太夫人語如前其家□如此十八日乙丑雷電雨雪平地深二尺公在石人山有老人三五貿貿然來公曰嗟父老苦寒可就粥曰否欲粟乎曰否民年八九十矣經兵凶可屈指未見官府入山賑饑欲贍公何等面貌耳子又聞公在山東立老老幼幼二社每出羣兒數十百跳趠前後此送彼迎數十百里不絕其老人登百歲者至十數或扶杖詣馬頭擎夯笑曰敬貽使君出握中果蓏膚核皆熱公欣然受之蓋天性誠愛視民如父兄於子弟如骨於肉宜其煦嫗親附有如此者公之活民也無汲黯之矯制有孔光之稱貸人臣不當如是乎方公入賀　萬壽饑民攀留不可得灶爇爲香擁蔽道路郡人貌像拜祝如山東共刻石以頌而景星爲之記復俾歌吟傳於無窮

奕奕楚甸湯湯江漢洪跨磅礴維南屏翰革路堅啓兵輻甫息發軔抗敝喁喁戢戢熯毀饑穰于支相循雨穀於野句巳火行旱之蟲蟲公來自東雲之容容露我菅

蓬藋拳未紫㽞桃雪谷公之來思烟生鼎足出溝登衽被骨以肉兒不宵啼野無行哭鞠我烝黎恩若含飴帝力廣大公功懋茲楚甸奕奕江漢湯湯德音不忘保艾永臧（八年己酉七月武昌漢陽黃州雨焦穀九年庚戌五月熒惑入南斗第一度）

世宗皇帝御劄記

世宗肅皇帝當　毅皇帝用武之後內力罷勵諸臣習故事講繩守帝乃嚴勵振起修明百度賚以非常威用不測平臺白簡之封頻繙乙夜祟山黃鉞之詔屢下司徒最被知遇無如張公孚敬夏公言張逐而桂徐小臣建杖讜戍終身不還者莫勝數獨先文康公自諭德層事侍郎尚書歷十年入閣　聖恩優渥道合魚水小疾

則　御製湯液賞功則賜樂器宮娃其他歲時大慶頒
賚不碑紀　帝將巡承天公方宿端門門戶夜半文書
官齎捧　寄諭一道印記一顆蓮池匣鎖鍉雲鶴包裹
一副　諭曰朕躬詣　顯陵特命卿留守佐　太子代
理時嘉靖十八年二月十二日也至十四日　上御奉
天門召至平臺親授　手敕有內而宮闈外而邊陲大
小諸事悉以付卿之語　上既還京公上所賜手敕銀
印　上悅慰良久曰卿可留傳子孫其後夏言得罪命
同公繳前御札言所上札留付文書房公所上札仍
恩賜面諭如前計四百餘道皆親灑宸翰側封政事文
劄驗記或用御押其遇出尋常如此公贊佐密勿諫草

多焚雖子孫莫能言況他人乎唐之房杜史傳無可載
之功如公是也公薨諡曰文康文周公諡也康名公諡
也周名之諡不亦榮乎公所謂刺實錄不詳而通紀崇
信錄諸書流傳失實當時奉　命留守者四臣鍔德鼎
臣贊㨿公嘉靖十八年四月初八日密奏尾署衣　敕
留守太保兼太子太傅宣城伯臣衛鍔少保兼太子太
傅遂安伯臣陳鏸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臣顧鼎臣參贊機務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臣張
瓚未有武定侯郭勛而練川識餘錄云勛同受命又何
誤也人間未見實錄從而信之十三年大同兵亂上欲
出師盡勦公密疏曰大同老弱數十萬強者閉門自保

弱者被其驅逐大軍至未免玉石俱焚請諭總制劉源
清總兵官郤永相機勦撫無勞六師　上從之皆因吏
部左侍郎張潮啓覆生員一疏幾得罪公自陳略曰臣
於舊冬間候選生員有疾病不能給衣藥死者有凍餓
死者有離親子者窘迫難以彈述念教官月奉米與廩
膳生員三名等爾非如有司衙門官冗費多況浙江江
西等大省各學生員多至數百者已議裁革又在邊地
方近年選補百餘員矣堯舜御極不使一物不得所可
忍此曹啼號宛轉於輦轂之下哉　神宗時江陵為相
沙汰生員科臣引公疏爭之以上二事國史既未詳而
人間私錄遺漏錯誤不足徵已矣先是崑邑未有城公

築之倭入犯崑邑獨免今之崇功祠有司春秋祭用少
牢雖華代不廢云右御札一道論醮科青詞公雖委曲
撰上而輒以水旱凶荒感動明主非小臣倖諒可比者
公易簣時取片紙授其孫鼐尚寶司丞元山公也曰書
之吾未了五事復鹽法以備邊計輿兩京山東河南水
利開稻田以省漕運經理宣府薊州遼東山西邊備以
保障神京經理甘肅進復河套以保全陝經理松潘以
保全蜀時元山公方寸亂書松潘作松盤此片紙景星
得於公七世孫維禎嗟乎公太平過主相業莫名若茲
遭逢可謂難矣謹裝潢　御劄於首附片紙於下共為
一卷藏於家亦　世宗傳留子孫之命歟皆

大清康熙己酉仲冬宗六世孫景星謹記

月仙臺記

古人功業文章著於時修身以名後世者其丘墓第宅
游覽經止之處後之人或爲之碑碣構亭歌詩示歎
雖窮山僻壤屢廢數興豈獨子若孫守之而已哉嘉萬
間中原無事士大夫爭工文章而理學尤盛先曾王父
兄弟比之河南二程封參議公彷徉山水所居仝勝坊
第在城東豪之東半里許有小阜曰松岡以古松名有
峯曰拳石水曰流觴池曰源活畝曰三槐堤曰烟柳亭
曰月先軒曰惜陰堂曰仁壽封參議公謝世桂巖公不
忍經營聽榛圮弗葺惟臺藏封參政公冠履桂巖公年

八十登輒涕泗最後自剪爪髮瘞之子大人及景星兒
時皆誦讀其上崇禎末寇焚城傾矣大人自吳歸船川
莽藥土而崇焉時四郊荒蕪未有屋宇屬焉得江湖城
郭之觀謀爲臺更名月仙不忍亦其先云介古人第宅
有臺如許州濮頫陰之思故南昌徐孺子之思賢成都
揚子雲之草玄鄣德韓魏公之休逸吉安劉文安之聽
明址至今存是數子者功業文章著當時名後世故其
爲臺歷千百年父老猶能識之月仙臺數十武有井桂
巖公藏藥石丹砂人已竊取盡拳石峯壘高三丈今秖
一石踞竹木中大人於石南結草廬僅四布席石樹負
鉛塹東北草亭縱橫二十笏日與景星等諸孫聽其誦
讀悠然有遁世之樂焉於戲陵谷遷矣不朽者存見斯
文者曷誌斯地順治十二年冬十月

仙掌閣記

富貴聲色衆人之所娛而聖賢之所逃山林癯儉衆人
之所逃而聖賢之所娛其故何也聖賢高覽遠想知富
貴聲色之脆而難持也故不求豈惟不求或身處富貴
聲色懍懍然恒若不足於山林癯瘠者其意識高遠固
然夫意識高遠有生而天縱神智曉冷有長年涉歷厭
薄人事如是逃其脆而難持取其貞而可久視世之經
營事功不轉盼爲陳迹况富貴聲色乎吾友楙侯張子
少年蕭散有出胥漢意中更涉歷厭城市安山林廿年

於茲所居筆巒構傑閣名曰仙掌夫仙掌非漢武故事
乎青龍以還入關弔古驪山崒於前渭水流其下其址
已不可問而士之能高覽遠想者莫不俯仰欷歔悟盛
衰之有期感宇宙之無盡今無暇遠論試與子游乎城
市昔之章臺戚里吹樓舞榭縱酒賦詩之地呼盧角技
之朋皆化爲叢莽陰爲野土游鹿蹴於吳宮野竹笠於
梁苑而歸而登此閣覜高憺眺覩春葩之方施閱秋谷
之搖落順乎自然之榮瘁而無盛衰之悲及夫微聽林
籟閒觀丘壑風雲會栭櫨霜露入簷牖使人有乘扶搖
吸膠葛之意而後知所謂仙掌者義在斯乎由是以言
富貴聲色安能與山林癯儉爭修短哉張子與道人五

之心蘭者游倘然吾言即書爲記

正覺寺轉輪藏閣碑

蘄境內有寺四十五在城內者二曰鐵佛曰正覺正覺建於大業僧道信始闢鳳山後徙黃梅破額永徽初賜號大醫禪師宗門所稱四祖是也洪武元年僧正司明鐸重建俗稱鳳山寺亦曰四祖寺有轉輪藏閣鐘鼓樓爲殿左右翼有僧寮榜曰七葉殿中有[illegible]至日朝元萬壽節官吏相率望闕行禮明末[illegible]火未及歲久淼圮前郡侯篤鄉約蕭某修葺十之二輪藏鐘樓則頹盡矣今侯辰韓王公修舉廢墜官廨祠廟次第新之而正覺亦捐俸若干俾鄉約鄒某董事某復捐私貲幷所

募財貨建閣與樓是舉也有五善焉地勢形勝登覽指顧數十百里昔李允則守雄州撤墩堡建浮屠意將無同其善一也寮居僧正統境內緇流清查糾戒無匿奸竄籍爲有司憂而正殿又爲官民祝釐朝賀之所語曰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顧令墮廢甚非所以稱尊朝廷意今者上殿下寮香灺當廷燎伽藍立綿蕞善二也寺當西面眺望高明弘治五年司禮監大監蕭敬錦衣衛指揮孫瓚相與建亭左阜曰江北清趣浮梁戴恭簡公爲之記歷百四十一年歲癸未燬今幷建與麟山四見亭[illegible]少中二勝善三也佛樓鐘鼓朝暮百八出乎梵宮[illegible]城號平與闕門之擊柝牙營之響角間長之箛鉦鏗鍧相應誰敢犯吾丁寧而傾吾彗匏者其善四也輪藏之說梵言叱咤人有聖道知轉輪王心念降伏輪即爲轉聞有貧女不能誦施內愧自悲誓一旋輪上輪爲轉轉不休漢昭烈有言勿謂善小而不爲不洵然哉是乃教人積善以法王法爲王法不又善乎一舉而五善備焉皆郡侯之善也是宜記康熙五年二月

孝義社記

有名古而義非者今之社其一也社今醵飲而已矣唐人始作詩社自杜司戶審言始今廬陵之西原有詩人堂云宋元踵而行之遂有禪社茶社鞠蹴葉子博簺唱說手搏梳剃吟叫諸社社之名義遂濫而莫濫於明末

之制藝社居恒論之社之善者如淳熙初朱文公之社倉社學河北之鉏社元前至元之苜蓿社明洪武初之里社正德時丘文莊之家社嘉靖時先中和邠州之義穀社此治世之社熙寧初京東之弓箭社建炎中兩河之忠義社崇禎中陳士業之守望社此亂世之社皆有益於國家與其合少年佻達治舉業無用之學談士宦熱中之事失德起於乾餱憂患不相衛恤則何如老死不往來之爲愈矣邇者武昌陽邏鎮亂後烟突謹數百有長者遵洪武制立社曰孝義集鎮中之有父母大父母者十人至數十畝而與之盟遇有喪則人出一金一布無他醵會惟此施彼報數十人中有喪者之家無復

數襚衾之不具而傷孝子蔡孫之心者嗟乎不亦善哉推而行之治與亂皆可是周禮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葬瘞也云爾近吾里稍稍舉春社餕餘醵飲讙浪而已於俗非有裨益豈微無益已也昔元祐時王景亮與鄉里浮薄子結社純事嘲誚後皆及於禍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新城縣吐納泉碑

杭州新城縣南六十里廣陵鄉有泉焉在湥山亂磧中坎不數尺日再盈虛應潮泉之類也土人謂之活水甕官臨坎而呼應聲瀵漩漩然盈坎而止少焉漩漩然涸呼未嘗不應旱而禱亦然沿海之濱泉之應潮者無慮

十數處而此泉僻在窮壤是以尤無聞焉縣令泰安吳侯易其名曰吐納泉將建亭其側會予來杭侯喜曰是泉也待君而著幸爲我記之予惟蘇子瞻官東武時謁南有常山泉爲吏民雩祀之所未有名號子瞻命曰雩泉且爲之記曰古者誦吁嗟而求雨今民吁嗟其所不獲呻吟其所疾痛亦多矣吏有能聞而哀之答其所求如雩泉之可信而恃者乎予聆斯言可謂婉而切矣今民有口吏無耳而吐納之泉呼禱輒應若有心有耳者校雩泉尤神侯以文人爲廉吏又子瞻之流也凡民吁嗟呻吟侯能一一答之否乎民有請而弗得則曰是非吏之罪也泉之有神亦帝之吏也則無請而弗得帝之

靈與神之能與因爲詩遺侯刻於泉左曰呼則盈兮雩則霖兮維泉之神兮便宜以利民兮維吏之能兮吁嗟泉兮胡弗匱兮吁嗟吏兮何以無愧兮吏兮吏兮以是爲視兮

免夔陵馱夫碑記

康熙十八年二月王師復岳州觀兵洞庭之南將䌛歸州巴東恢取全蜀時湖北布政使司徐公惺權駐夔陵運餉後繼皆取給于湖北郡縣水陸險隘艨艟數不利行舊用馱夫囊橐以負高若墜雲湥如出淵卒石致三斗崴硊踣斃不相收視亦十四三而民間計里出夫一夫斂僱募錢數十緡疾首盡心莫此爲甚其夫行不

百十里或遁去則又責之郡縣不勝力而仆者則鞭壯夫兼負行不數十里項折筋絕僵殞巖谷春雨會流泉溪暴發作梟非咫尺之間阻嶺相望至于東馬縣車皆輟千里而外抑又難焉于是徐公湥憂之請于大將軍兵主王其畧曰巫夔按巢巴歸爲四川東隅門戶附文寧羌漢中爲四川西北隅門戶歷代用兵東西並進首尾互擊今階文寧羌漢中應陝西大軍進剿而巴歸巫夔一路直抵重慶叢山插天傾流入地旁通施州苗峒林深箐黑騎不聯鑣步難成列夫躍馬鳴鏑鵰搏隼逝蹺壁瞰町疃褰旗拉稿旁者滿軍之長也援高絕壑蛇行保捷胡猱偃火鼓追諜聽鉦秋者漢卒之能也以漢卒

馳平原猶以滿軍盤岨曲勢均不可今彝陵巴歸既有滿軍彈壓大將軍兵主王駐荊州據中堅之勢指撝綠旗聲援趨便前軍入飛鳥後旅則蟻附取陰平之間道搤沅湘之要害易熾趙人之壘摟伏石門之山信漢卒所能至於漢卒需糧不須遠仰內地何者益就水草者騎之宜也因刈穫者步之利也輦車在路者運重之拙也出鏹易粟者輕齎之便也今惟族巫山一下本司屋驍餉銀聽各營公買如是則禁旅不致衝犯幽險有蠲糗不繼之憂民間不致疾首蹙心有斂錢僱運之苦漢卒得輕裝施巧以收其成功湖北數年供億疲斃之殘黎不填于溝壑外則國用不虛糜內以保全其元氣用

兵之善疑莫如此是時大兵前驅巳過巴東二十里抵西瀼與蜀境接公又言曰比者屢據塘報歸巴百姓賊殺僇過半屋室燬燒無存信然如此是有他無人大軍經臨供億安出昔諸葛亮南征數因糧匱班師其後乃課屯田爲先守後攻之計今巫夔至重慶沿路洞砦自昔出沒爲害近因賊協誘鬼鼠其縱聞我軍至必撤糧塢壁伏莽瞯伺昔武侯入蜀誠張桓侯惟德服民遠哉斯言今日之謂矣維各提鎮恩信至誠感孚洞砦蠻猺不動雞豚無擾彼必革心內嚮爲我先驅出粟助軍還民歸業賊既遠徙無所接援我則銀到有可售易豫備以待全師乘機以聯攻取如是而不開西蜀之門於進

與之首者未之有也提督徐公治都以公言入告上可其奏遂用漢卒前茅易米以銀公復慮綠旗深入米未即得復出錢僱民舟以官糈先運若干萬石繇襄河入罷彝陵馱夫省湖北民夫陸運銀兩不下數十萬河北之民如屣得抛父子相賀喜極流涕踊躍仰天讚國萬年綠幟彌山抵于西川禁旅闐闐伐鼓淵淵桓桓將軍威德是宣庸蠻羌濮僰犵氐蠻髳角稽首壺漿後先嶮屾負戴今茲免焉民力以裕軍期弗胥飴耇得養丁黃以安云誰之恩其敢忘旃宜勒金石繼諸峴顛大清康熙已未仲秋蘄州顧景星撰記

興曠寺圖記

興國州北境濱江之山岫巘與蘄相望者赤馬金竹五龍九頂荊大小枒一作钖凡八山其荊山相傳卞和得璞處而鈣有古寺據郡博士柯沅仙記寺名興曠建於東晉屢燬復建嘉隆間尚衍頂覺萬曆中迺正相繼上持考志無所謂興曠名義亦未詳兵後村童子師占佮含沉仙念古蹟勿廢謝桐子師掃除狠籍延江右演如亮禪師四請而後往居二年遂爲諸方道場之一師子故人也辭家緣起見子序贊中既以書來述山水之勝好事者作圖師各爲咏囑之侍者索余記按圖以問得其大端寺後羅漢峯顛跌坐雲表前若浮屠湧出地中者寺乾相輪也南面馬馱山怪石縣倚綠磴上虬壁

礀爲洞曰無比有異僧隱此遠眺山麓小河縈帶帶上
隱然繫牛環者古橋也觀音洞在其左內有自然生成
菩薩尊者像衣赤黃皁青木蘭白艷皆莓苔也鐘鼓二
印作金革聲外爲彌陀巖三面棧巖西向落日白蛇作
鱗飛下盎泉也舊有菴筧泉入釜鼎猿渴鹿往往銜去
僧不奈棄之菴遂廢前即九頂山最上大泉出焉渟爲
龍湫黝然如鏡出土滿而流溉境內田可十頃遶田烟
火錯落右顧白岩峯仰鑽霄漢羣巒護焉峯白若射的
難陟陟則見其若堂若牆若畢若房洗頭之盆長煥若
湯壁烟火錯落處若大村聚蓊蚤蘋嵐氣溷使然也循
山東下得路度尹德橋水遶寺前曲折數十里匯于河

入于江又東湧泉塘是泉也如跑突而小清濁日三易
或曰脈通小孤故應潮或曰源在大山中伏地出故遴
州志皆不載而表出于師去與國治四十里去蘄治亦
四十里地僻且瘠逕澀篠葦之所宅兵火不到庚申八
月余犬馬六十之辰師風浪渡江再以圖至曰老比丘
攜山水面目祝公不壞身是日師說春雲秋雨冬寒夏
暑所不礙遮與時師入三摩提或塔此與山河不壞余
必更有記焉

陳稱白住篔川記

丙戌十二月予在金壇大雪擁爐飲酒談弘光節義士
及陳稱白稱白者荊州人予同年友也授銅仁推官上
書詆馬相國相國怒欲褫職科臣袁彭年爭得免改知
餘慶縣距南都數千里稱白老狂知其無恙否忽持刺
者自外至書方外陳惺予驚起曰豈稱白陳惺邪何以
至此稱白入緇衣帶繩髮鬖鬖白相見持泣述其遭亂
爲僧之故述已大哭予訶稱白大丈夫頭顱可捐只今
棄妻子棄鬚髮何哭爲稱白曰吾老妻兩兒在荊州存
亡未卜吾棄之吾官苟且就遷不失一縣令吾棄之辮
髮宵爾亦可混俗吾棄之今爲比丘一窮困無聊老耳
而入視爲不祥呵辱之逐哭其得已哉因出二紙前尚
書中令賀先生招住篔川詩也迢遞家山夢裏歸虛容
不壞片雲飛無端邂逅憐同病血淚腸紅染素衣詞客

誰憐羅隱窮鴻飛亦不計西東餘年總覺風流盡蓮社
猶堪託遠公予語稱白賀先生逆世謝客號淨香居士
幾絕人世與予不介紹而知之予何悵稱白曰然吾將
老於是昔李卓吾爲麻城人所逐問馬誠所招住黃蘗
因大哭然則吾哭又烏能已後數日盡載書籍往篔川
予有詩云何必杖履訪高人高人具眼自識汝指賀先
生也稱白因先生詩中語自號楚雲楚雲住篔川先生
又有詩荒園春寂寂有客遠尋盟草木多愁思君來作
楚聲尚隔日常路松風已覺幽年來賓客散時見野僧
游自是得讀書饗酒肉或遠出數日不歸先生亦不問
僮僕皆知敬而愛之遂不哭先生戒其猶子以楚雲才

子棄官爲僧其意皦然下此者一等汝從作出世交可
作方內交亦可諸子敬造雲如先生言丁亥八月訪我
虎丘執手歎甚復出一冊皆先生往來詩劄屬予爲記
以志知已之感且曰予生平有三大感而先生不與焉
感開羅天子不與我小兒女無向平昏嫁之累感張獻
忠殘破家園斷絕歸路令我一切喜捨感老婦悍妒不
置妾姬無王處仲開閤放姬之苦亦無白樂天賣馬楊
枝之戀流浪爲僧恣情山水得良師友飯命授悅講求
生死是三大菩薩慧劍法癡慈威所及餘是言之先生
不過親磨闍黎護法長者耳予大笑如來既證菩提謂
提婆達多爲導師而于燃燈佛前無所說法予爲子記

質淨香居士居士其許我知言否

鬭蟋蟀記

鬭蟋蟀吳中尤甚余買得一侍兒吳江人初秋涼雨促
織遶砌亂鳴覓數頭養之因詳其法其一品格頭項肥
腳腿長背濶頭圓者爲上青翅麻頭有銀絲數條曰青
頭麻絲若六條相抱名絲環紋不堪用次頭黃血絲翅
黑腿白曰黃頭麻絲次金翅銀絲頭曰白頭麻絲次紫
金翅紅絲腹曰賜紫金魚袋次黃色血絲頭兩尾裊動
如蠶曰羊角尾俱以牙白爲上次黃色肚長而頭銳曰
托肚黃次紫黃色身有紅鱗大如胡麻子牙紅而銳白
戍黑曰錦衣以上七種最貴號將軍絕有力名百腳
蝍蛆所化甚難得若止兩肩有鱗名香色肩鱗不用
若頭小項翅窄腿細生於淺土泥坑向陽之地者爲最
下二教養熟豆漿調蚯蚓糞填籠底宜暗處日餵水漬
黃米飯一粒多則過肥或茭白絲瓜花羊眼豆花熟栗
菱芡飽血蚊子水跳蟲熟鰍魚牛犬肉清泉芥茶忌鹽
酒醋煙炙橙橘諸香臭與人鼻息白露後須索三尾者
是雌與之媾得子如粟縱之去若無偶則失意而乏擊
緣不堪若雌雄初食命曰狂吸斥去三鬬其白露後開
鬬重九後止鬬鬬必大小相配開鬬之家大署其門曰
秋興懸流蘇設錦褥以耀之編竹櫺爲鬬柵長尺高四
寸濶八寸狹其兩頭皆有門大如芡實柵中儼然以開

閘之外別置一柵以新鬬勝者居之怒鳴支支然令未
鬬者振羽般辟久之啓閘斗然相遇即汝鬬激之不甚
鬬亦不力先時米艸日暨音雍俗名趨績草一莖六穗
或三穗對節生取莖長五寸餘披其首如麄燕然用以
便驅撥予嘗以水晶盒爲柵雲母石爲閘撤闌蓋盒了
然見鬬四闌司掌鬬之人名當堂亦稱軍師勝負之權
強半係之每賭其人驅撥有方先負後勝曰復讐先勝
後負曰玩敵有相持抱人立者曰對壘各自旋轉或合
或解曰團練互搏而倒各東西立柱喙矜鳴曰自保敗
者斂翅疾趨則勝家得一注截去牙齒斷腿股擺擲勝
踊爲全勝得全注以鼓吹小旗扁紅帛金花送歸第五

竪涂開闞家率立竪學蟲畏熱畏寒熱卽捲鬚是眼昏喫豆芽尖葉左鬚失視偏右右鬚失視偏左兩鬚失尤不堪用行遲重是積食倒滿水中小紅蟲糞結熱蝦婆井華水浸食廁板上虬亦佳頭仰莕蒻湯或煎芥茶洗踢股練牙發水跳蝨聲嘶血蝨子主之蔻茶夢點咬傷亶便調蚯蚓糞點瘡口九月不鬭十月卽死若造窩上臘月尚可活或放去蛻作白蟲如蝨狀蟄土中明年變蛬或以子種者冬化入春則偃吳人鬭至獲百金者則鑿銀爲小棺密瘞之江北呼爲窸窣一作啣啣江南呼爲趨織蟋蟀促織之訛也古字作蟋蜶別名莎雞絡緯王孫蠶斯蜻蛚或云色微黃羣飛不鳴而多子者蠶斯

色綠身長大飛鳴少子者絡緯也京師籠懸檐緯檐下秋夜訴風短長斷續羈客爲之心痗寡婦因而淚隕北人謂之歌哥南人謂之紡絲娘亦能鬭大約物性多好鬭鬬雞鬭鶺鴒鬭畫眉黃雀在在有而爸茲鬭騾駝與牛西域鬭豕越嶲鬭羊永嘉人鬭魚漢昌邑王鬭虎李陽華吳孫慮鬭鴨粵南長鬭蝤蛑晉桓靈寶鬭鵝又有鬭鶖又有鬭鶉鬭鼠鬭蟻鬭蠅虎鬭鼅鼄物既好鬭而人又助之甚矣人情之喜鬭也賈秋壑當金兵南下尚與妓妾博徙鬭蟋蟀或誚曰此相公軍國大事耶此又東坡所云清遠閒放之士好鶴而成其高而衛懿公以亾其國也

如是庵放生池記 代徐參議

蘄治東一里如是禪院有池廣三四畝可以蓮因近城郭寧采莫禁僧亦廢理適予在黃州復予瞻放生池居民爭以鱗介投入而遠鄉樂善聞聲與起癸丑夏予自黃來蘄淸風水濱薄曦竹外手撫御者停車入院老僧石平告茲池久廢常有匃夫捕龜籍饞又近湖多鼉匃夫挈刺鼉鼉深夜哀吼不可忍聞願亦作放生池予聞愀然卽下令禁捕籍者于時池而浮萍綠皺不見山影數日萍動疑龜蛇泳游萍日漸稀彌月萍盡羣魚喁喁鮻刺兩跳長者踰尺不知從來沙彌云或日大霧起池中疑他所飛至昔流水救渴寶勝稱名放生功德不可

思議得毋慈悲感動適我樂土耶予笑曰有是哉沙彌勿妄僧遂施食解說十二因緣爲諸魚作福

重修赤壁記 爲參議徐公

赤壁有二一在武昌之嘉魚一在黃州城西北蘇子瞻以黃爲周瑜故跡據水經江水逕烏林南註黃蓋敗魏武處又左逕百人山註黃蓋詐魏武大軍所起也盛弘之荆州記蒲圻縣沿江一百里南岸赤壁瑜破魏武于烏林烏林在赤壁東一百六十里又水經江水左逕赤鼻山卽今黃州赤壁也一統志黃州本名赤鼻而嘉魚爲瑜跡無疑予覽形勢考故志知多舛謬且有閒經不載者如黃州舊云春秋邾國雖杜佑馬端臨一代通儒

失于諟正宜志楚者之漏矣按左氏傳楚宣王實始徙
邾漢地理志有邾城建安時黃祖徙廿寧爲邾長吳赤
烏四年陸遜以三萬人戍邾晉鎮弋陽郡庾亮鎮武昌
與西陽太守樊峻守邾城是也今在黃州府西北俗名
女王城或曰女王城者黃歇封邑子瞻以爲隋永安郡
之譌或曰邾在黃治東南百二十里臨江城廢則邾
之爲城非本國也放龜亭志云毛寶事按寶守邾城爲
石虎將張格度所陷放龜者寶部下卒之非寶也其舛
誤如此至於志所不載父老言大冶回山西北小嶼臨
江曰獅子磯地有平石刻醉寅孟德書五字有散花洲
公瑾散花勞軍處蓋孟德自荊州來畧地至此若云赤

壁在嘉魚則曹兵敗卽北忽何緣至是南岸舊有華容
鎮泥濘葭葦孟德使老弱先行踐而過之者是耶赤壁
在黃州無疑而女王之爲永安亦子瞻說近是然後知
子瞻考古精當弗誤也當夫孟德水軍八十萬獵于長
洲所謂釃酒臨江橫槊賦詩非醉寅也耶公瑾以一旅
之師指麾破敵實千古之快談英雄之盛槩而子瞻僅
雍容翰墨得之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之間乃今赤壁著
名在此不在彼嗟乎賢者于其地顧不重哉赤壁臨大
江橫迤可一里沙洲蘆荻漸見瘞敗春水方高檣帆遠
避秋濤既落車馬陸行無所謂鶻鵂之危巢蟄龍之幽
宮陵谷變遷因已如是兵燹後枝梧亭樹復非舊觀某

奉命分守登臨數至念子瞻文章氣節知無不爲爲無
不傳在黃則參寥子陳龍丘潘邠老兄弟輩與之游結
廬臨臯自號東坡今海內樵漁愚孺輿夫竈妾皆稱東
坡然則子瞻名益著亦在居黃以後哉某篤我遙情新
茲堂構既志景仰復考訂地志遺後之君子

東山小隱記

江夏黃鵠山在會城中東西亘數里起伏蜿蜒俗稱蛇
山其中峯岸嶨曰高觀高觀在黃鵠磯東故又名東山
而磯西出于江有黃鶴樓世傳仙人呂嵓橋濟黃鶴事
引崔司勳詩爲據司勳開元先輩而呂渭之孫嵓會昌
中舉進士不第司勳詩不應指呂唐圖經乘鶴者費文

禕梁任昉記本謂荀叔瑋舉不足辨獨是山雄峙爲會
城之望必有名流鉅公與山相資不朽而世俗謁傳山
靈不受也康熙庚申石城徐子星登覽此山隮磴而上
身漸高則隔江羣峯隨肩頷踊出北見漢沔入于江南
顧大湖滙于內目極二三百里顧而樂之是時榛莽拄
衆鼯貍之所窟宅茅茨十數落落亂石畚篠間于是謀
地于民難剃劇壤因其隆埤相勢疏鑿規畫旣開棟礎
斯立初負竹屋數椽名有竹園次第度築漸以袤廣工
成丁太夫人艱退而讀禮于此其中有堂四曰此山曰
柱貫曰栖雲曰翠微有臺二曰牢籠曰高觀其前與峯
齊向皆雉土頹石疏之得巖壁數丈擁臺如屏有樓三

曰卽山爲寢息之地高者曰半峯小者曰鵲巢其藩屏于右者曰西爽有閣四曰止山曰皆江曰吸江曰空香有亭三曰舫曰秋日烟半有軒三曰洗梅曰語石曰花影其又因樹爲屋曰樹屋公又以匠心爲之閣或平步而登不知其下有堂也磴折幽邃花樹蒨茂不知屋內有閣也諸皆南向對江外八分山若開如黛長江東下練曳百里金口黃軍浦可指而示也鸚鵡洲爲雉堞所蔽惟見稱腰綠草黃鶴樓遠在其右藍僅如髻黃龍寺在左凭欄俯視碧瓦朱甍如小李將軍金碧畫鼓鍾梵響與空香閣相荅其後高嶺多雜木怪石風雨空濛輒欲入雲前爲楚藩宮城廢址四面各距數千武自昭王

建國歷莊憲康靖端愍恭八王而止于王華燈今居民莫敢屋無他樹四時草色長青以此隔截離樓宮觀闤井廬舍望之皆遠在里許外故憑眺最幽此其大畧也總名爲東山小隱而公自爲記讀記則如游壺中僕以甲子冬攜兒昌來寓秋亭飽風雪之觀有秋亭唱和集乙丑夏復攜昌時二子館于空香閣與翠微堂相接堂與閣前皆有臺是時秋水方上江身漸高風帆上下兩岸皆攬公日以詩相挑每清宵出月纚牀各據瀰下三鼓視城中燈火盡滅天河爽爽近人公曰占淮殳亦都爲一集按宋陸游入蜀記云黃鵠山一名石城山而公鍾英石城海內稱石城先生此山名適合山舊有元規樓奇章臺今莫能問豈非往蹟留傳之久必以其人爲重哉張子石虹有東山小隱賦而僕爲之補記且述黃鵠所繇名用告後之志斯地者毋踵神仙悠謬之譌而以山資公以公傳山山靈斯受矣康熙乙丑孟秋廿有五日

白茅堂集卷之三十七終

白茅堂集卷之三十八傳目

傳

白茅堂集卷之三十八傳目終

白茅堂集卷之三十八

傳

李時珍傳

李時珍字東璧祖某父言聞世孝友以醫爲業時珍生白鹿入室紫芝産庭幼以神仙自命年十四補諸生三試於鄉不售讀書十年不出戶庭博學無所弗闚善醫卽以醫自居富順王嬖庶孽欲廢適子會適子疾時珍進藥曰附子和氣湯王感悟立適楚王聞之聘爲奉祠掌良醫所事世子暴厥立活之薦於　朝授太醫院判一歲告歸著本草綱目年七十六預定死期爲遺表授其子建元其略曰臣幼苦羸疾長成鈍椎惟耽嗜典籍

奮切編摩纂述諸家心殫釐定伏念本草一書關係頗重謬誤實多竊加訂正歷歲三十功始成就自炎皇辨百穀嘗衆草分氣味之良毒軒轅師岐伯遵伯高剖經絡之本標爰有神農本草三卷梁陶弘景益以注釋爲藥三百六十五唐高宗命李勣重修長史蘇恭表請增藥一百一十四宋太祖命劉翰詳較仁宗再詔補註增藥一百唐愼微合爲證類修補諸本自是指爲全書夷考其間瑕疵不少有當析而混者葳蕤女萎二物幷入一條有當倂而析者南星虎掌一物分爲二種生薑薯蕷菜也而列草品檳榔龍眼果也而列木部八穀生民之天不能辨其種類三穀日用之蔬罔克灼其質名黑豆赤菽大小同條硝石芒硝水火混注蘭花爲蘭草卷丹爲百合寇氏衍義之舛謬黃精卽鉤吻旋花卽山薑陶氏別錄之差譌歐漿苦膽草菜重出掌氏之不審天花栝樓兩處圖形蘇氏之欠明五倍子構蟲窠也認爲木實大蘋草田字草也指爲浮萍似茲之類不可枚舉臣不揣愚陋僭肆刪述複者芟缺者補如磨刀水潦水桑柴火艾火鎖陽山柰土茯苓番木鼈金柑樟腦蝎虎狗蠅白蠟水蛇狗寶今方所用而古本則無三七地羅九仙子蘄龍香豬腰子句金皮之類方物土苴而稗官不載舊藥一千五百一十八今增三百七十四分一十六部五十二卷正名爲綱附釋爲目次以集解辨疑正

誤詳其出產氣味主治上自墳典下至稗記凡有攸關靡不收掇雖命醫書實賅物理伏願皇帝陛下特詔儒臣補著成昭代之典臣不與草木同朽萬曆中敕中外獻書建元以遺表進命禮部謄寫發兩京各省布政刊行晚年自號瀕湖山人又著薖所館詩醫案脈訣五藏圖論三焦客難命門考詩話以子建中貴封文林郎顧景星曰余兒時聞先生軼事孝友饒隱德晚從余曾大父游讀書以日出入爲期夜卽端坐其以神仙自命豈偶然與詩文他集失傳惟本草綱目行世蒐羅百世採訪四方始於嘉靖壬子終于萬曆戊寅凡二十八年而書成舊本附方二千九百三十五增千一百六十一

贊曰李公份份樂道遺榮下學上達以師古人既智且
仁道熟以成退以媿之槩純通明

王大誠傳

嗟乎奄宦之禍自古有之然而巷伯孟子勃貂其豈嘗
蘇繆賢春秋府稱賢有功者漢呂強唐馬存亮嚴遵美
輩以忠節著以予觀之卒皆天性謹畏強辭都鄉侯存
亮推讓樞位遵美袴衫給事不願執笏皆有社稷之功
形忘濯掃之職史傳以來凡幾人矣而左悺李輔國元
振朝恩則往往有漢自武帝用宦者至極靈設黃門北
寺獄專主刑柄厥禍乃極唐自開元拜三品將軍列閣
執戟逮天祐放弒分崩易曰君子慎始又曰非一朝夕

之故不其然歟有明五帝至於 英宗任曹吉祥 憲
宗增置西廠自是兵刑重典多委奄豎 神宗優柔不
忍禍釀天啓若當是時人主能禮法裁抑大臣體統自
持戒覆車之轍警履霜之懼不亦善哉 神宗初刑獄
繇故事五年命一中官至大理寺謂之熱審奉敕稱使
者黃蓋騎導南面中座尚書下皆左右列刑部主事王
大誠進曰春秋尊王人而奄尹不列朝著今天威只尺
中官何敢南面敕書上使者與尚書當列前據座上疏
曰國家欽卹刑獄五歲命司禮監太監一人會三法司
堂上官審錄事屬特恩禮非夙議自 英宗正統十四
年太監金英始 武宗踵而行之其接見坐立行事之

儀不見會典方中官到寺詔命臨之大臣左右列[illegible]
趨走於前誠畏簡書非因使臣也今使臣儼然南面[illegible]
人臣體惟 陛下鑒 英廟 武廟往事慎始幾[illegible]
令此曹驕寵貽患疏上不報初授太湖令邑有無賴子
弟鏞會破家亂俗大誠使衙幹誘其長八人與之飲飲
酣曰御史有所按問悉縛送御史及在刑部外戚某錦
衣卒擘子爭財自殺事聞下部訊治自偵至暮內使詗
問數輩尚書屬大誠大誠徉往弔慰自殺者子稱黃倉
皇吐實歸具詞平允其罪錦衣嗣得全 上與 中宮
大悅歷官雲南督學副使廣西左參政以母老致仕歸
歷十六年而母八十有二卒服闕不起卒年五十三贈

朝議大夫大誠字惟允蘄之廣濟人萬曆八年進士著
年號憲泉子有名山閣集五華書院問荅槩皇讀所著
書知其人生平大節如劾宦官有足多焉故述明奄禍
所繇治焉乎

吳亮嗣傳

吳亮嗣字明仲廣濟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知南充縣
六載奏最轉兵科給事中練達政事忼慨論列無所阿
避以是被忌叢生四十年冬詔起協理戎政尚書舒應
龍總督以寧陽侯陳應詔總督三大營亮嗣抗疏曰臣
聞漢衰用閹宇為大將軍魏季以曹詡為中領軍陳之
將亡以蕭摩訶任蠻奴掌羽林宿衛今應龍八十衰老

僅任衣冠應詔產自紈袴陛下不監前代任將之失而以二人當軍國寄事可寒心有旨報罷時西邊孔亟議封爵驕縻廷臣慮不成亮嗣奏曰昴者臣聞西部各還巢穴號令不行於五路雖領大衆名號實卑度其情埶不能舍封興難其儻往忽來若去若就者要我耳臣謂封詔旦夕拜惟彼驕我怠不可不深慮四十一年五月奏曰臣聞苦口之諫藎臣所以亡身切諫之臣人君藉以保國出乎治則入乎亂始乎安常卒乎危喪敗之機間不容髮未有狃目前之安閉直諍之口而國不危且亂者唐之玄宗宋之徽宗始皆太平天子當其全盛非不有豐亨豫大之形可樂可娛媚子諧臣獻萬年之觴

賡無愁之曲遂政事漸弛人心渙解一夫作難宮闕塵飛王孫貴主嘆麥飯之無從柱國冢卿蒙白衣而對泣向使稍存節愛惕若在心顯遂忠良綢繆未雨豈至是哉臣竊覩陛下有天寶之驕樂有靖康之逸情不避斧鑕爲陛下言之臣聞孝者人道之本治天下之大原也陛下仰事太后不過後縟儀拘曲謹塗宮闈之美觀杜臣庶之議論已耳甚至以佛事爲孝醵金搭俗飯僧建寺祖宗在天恐所不安是陛下子道有未盡也陛下深居晏晚園丘方澤太廟之祀不出良辰令節嬪御歌舞沈湎醉鄉俾晝作夜所謂致敬鬼神又不過假數萬金錢供[illegible]流羽士之厭伏陛下祇事天祖亦何矯誣大臣國之股肱或虛其位以示其不必有諫臣國之耳目而言婉言詳言約言舉付故紙堂簾高遠踢地隔天陛下臣道君道有未盡也東宮不使親近儒臣瑞王過期不婚皇孫十年不見於牀在旁竊弄威福陛下兵餉交迫亦未盡也比者遼東平樂堡之役彼衆我寡彼飽我饑扶傷血出萬死以衛社稷而陛下吝三軍一飽之恩委全師十萬之骨羽撒徑億章疏旁午陛下則不過日點用一員巡撫寫敕與他而已耳臣謂今日之患有三空五難府庫空兵甲空人才空藩祿難給邊備難支習俗難破有司積蠹難稽宮府睽違難達三空五難交臻並極將有不可救之禍臣安得一望見陛下嘔出心肝

於前哉今天下得無事者祖宗二百年之深恩至於陛下釀危取亂種種而是伏乞陛下以唐玄宋徽爲殷監觀其昔日強富安佚後來禍敗決裂亟與大小臣工圖改絃易轍之計又奏曰自古中涓之亂人國也恃人主不知至於知罪不問爲禍愈大內監杜茂揎杖殺四品武臣自悖罪重乞哀解職陛下奈何不問內監高寀虐閩有年又欲開禍於粵粵民激變衆反怒撫臣夫刑餘詈言儕之獰犬之梟跳何足上汙聖聽其帚賊號敢辱陛下哀鉞重臣竊覵陛下不深罪益肆賜張怨閽撫袁一驥論劾挾黨露刃脇執一驥輒禁同知陳豸昔汪直劉瑾有此橫行乎今九列空虛權璫弄柄而陛下不下

廷尉壞祖宗法失求世訓臣恐奄宦之禍自今萋之至於他日更有甚者四十四年秋白虹見長星亙天奏曰九月三十日臣於京營巡視見白虹直貫霄漢十月初四夜彗星見彌月不滅芒侵斗極臣甚惡之振四方封事或人而猿形犬生八足牛豝豕豝日色無光雨石雨土雷火烈風地裂龍鬬又禁河水赤如血大同地震粃城垣房屋壓死人畜陛下略不覽省東方發難戮我人民數十萬陛下無一哀痛罪己之詔生長深宮高居簡出一御文華殿則稱過勞賜邊兵十萬錢即稱過費夫金玉珍寶非守國之具女謁宦寺非禦侮之人一旦告急計且安出伏惟明天子省察開鐵失利上以楊鎬經

畧遼東至則與總兵李如楨爭相見禮亮嗣奏曰鎬如楨奉命督師貞鉅任重乃以講禮之故尚未相見山海關總兵柴國柱亦與參將徐應名爭禮求去夫國柱去年援遼因留關上未聞裹糧坐甲乃憍憍與裨將爭禮昔李愬有平蔡大功且元勳受子戎服拜伏道左以見節帥欲使蔡人知上下之分今何時何事而國柱不修廉藺之好應名敢懷水火之爭事關邊事陛下留意亮嗣在諫省十餘年不調天啓初循例陞太常寺少卿三年制授中憲大夫給假歸逾年鬱鬱以卒其論開原鐵嶺遼東情狀熊廷弼楊鎬得失尤詳茲不載

論曰神宗顯皇帝在位四十有八載海内熙熙自擬至艾不覩變更錢鈔曆日一年號之文外寓爵祿奉天朝之朔承平悠久歷代所無然而燕安積弛亦古不經見宮闈有永巷之隔大臣無三接之禮朝綱失振邊圉墮防衰敝之來茲焉實始至於帝德容厚同諸覆載絕去忌諱涵蓄和平雖景運之隆實光天之量嗚呼休哉任痺有言曰其主聖者其臣直觀吳給諫可慨矣給諫家居聞上崩痛哭曰安復得此聖人哉

贊曰穆穆神廟三五可登春臺日永天高氣清主仁臣直憂盛危明鼎湖淚隕嗣代難臻粵懷明德念此蓋臣神游往世我心則癯

汪宗文傳

汪宗文字絅先學者所稱洄濱先生者也家貧教讀取束脯供二親有單寒者更備饘粥以待萬曆二十五年舉于鄉授江西上高知縣多盜宗文至數月寧戢大水橋梁壞爲浮航濟人而自操版鍤率衆護田入爲部郎榷河務鈔關除太美耗熹宗中出守南康星子都昌間多盜逋昌水沒坊治之如上高以暇講學白鹿洞遠近從之　烈皇帝宵衣圖治邊徼必親擇吏以宗文爲雲南按察副使治兵金滄撫土司長官補調衛戍皆有法度每慮囚執筆躊躇嘗中夜掩燭流涕在官十七月而原次獄八十有三人巡撫都御史薦進右參政以老乞休得予告蠶人貯栻榔黃茴於盤屈一膝舉手着頂泣

曰翁期何時來　上問宗文賢特進階右布政以寵之
歸築室鳳凰山著黃老家言年八十三卒盛暑家貧三
日乃殮形體不敗所著玄滙集易解不昧堂詩兵火失
宗文師桂巖先生為理學弟子寬厚容與無疾言厲色
時當太平六承綸誥一進階可謂身名俱泰者矣子某
有文名登卒孫衡成進士知南平縣薇方為諸生皆雅
好學

袁世振傳

袁世振字抑之別號滄孺始祖斌扈從　英宗有功拜
武略將軍孫祿始家於蘄世振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授
臨川知縣請水次建倉臨川始無漕兌候守之苦善論

文知艾南英於童子升金華府同知戶部山東司郎中
鹽法壞商鈔不售諸大煮鹽哭於部堂世振上十議僉
言不能行私相誚笑上覽奏知其能特拜兩淮疏理鹽
法按察副使賜璽書疏理之官自茲始先是國戶專利
弱買麤賣引滯不行國課匱乃行套搭涘種引五年前
行引五年後套搭淡積引轉沒見引復積新鈔無所售
商益困課益不入世振立十綱涘以一綱行舊引九綱
行新引向以新引四十八萬聚責於二十萬舊引之商
今散行於三百餘萬超掣中以通其困期十年盡復故
政令甫立羣商歡赴數日輸銀十四萬兩未兩月而十
倍之完解額三十四萬還搭套三十四萬補司庫六萬

邊商新價四十萬析揚埠暑不問於庭鄰之滯引皆爲
金錢因募兵與各場竈勇犄角連營營以三十人為率
相去二三里編次甲乙捕私販者乙營獲功則甲營治
罪癸營獲功則九營皆罪期年涘大行舊額外溢七十
萬　上降敕嘉獎加一級留任泰昌元年疏報成功繳
前所賜璽書云臣初立涘解其套搭速其超掣而內商
疏矣九邊勘鈔到淮即令親相買易不滯於[illegible]之手每
引得價五錢五分歸辦糧艸而邊商疏矣減斤搭引隨
時伸縮不使淹積不售而水商疏矣自丁巳倒疏一年
迄庚申下解散役凡疏理四年徵解餘沒等銀入太倉
二百八十六萬三千六百四十二兩邊倉一百五十六

萬三千六百五十四兩銷賣新鈔一百八十四萬二千
九百四十引有奇行積引一百三十萬有奇此疏理以
後歲額之數也括助遼餉銀二十三萬兩有奇司庫內
餘積漲綱一十一萬兩有奇折價補庫一十萬兩有奇
兩淮課額舊止六十萬近年雖增六萬然每年借庫十
萬外與未增同自臣疏理併入額內而商亦不覺其增
若十年後舊引盡銷江南增銀五萬餘兩太倉之停壓
可補也淮揚食鹽初年行七萬三千餘引徵過沒餘四
萬六千餘俩近雖大減每年亦六萬兩入庫預給邊商
之引價可使循還不絕凡此皆疏理以後額外之數也
疏上特諭留任會嫉者謀去世振用其黨世振鬭厰不

乎力乞去　憲宗立奄黨誣世振贓詔下揚州府推訪
坐募兵建淮提菴浪費二萬兩被鎖貫夲諸商擁足泣
不絶日代納足世振既放歸疏理之官亦以議裁去鹽
法又壞矣其後朝廷思其功崇禎五年起爲揚州海防
副使兼理鹽法未到官卒著有鹽法綱冊十六卷
顧景星曰予讀綱冊嘆其才可用而小人撓敗足惜也
大鹽課自弘治改銀給邊初以爲便厥後引滯不行課
日虧又不能復轉粟迎疏理法立令行流水其意以爲
司庫歲可增貯十萬十年百萬有邊警一紙取用亦事
至便者而坐費二萬免官劉宴爲鹽鐵使慮人牽制以
書遺宰相元載載即以漕事委宴宴得盡其能一歲輸

粟四十萬斛入京師錢亦十倍率諸州米儲三百萬斛
天子以鼓吹迓東渭橋其爲鹽鐵使歲剜鹽錢四十萬
緡宴至六百餘萬緡後以楊炎讒賜死籍其家兩車書
數斛粟悲夫袁副使畧與類

陳福清傳

陳福清滁州人家貧好大言至正十四年從　高皇帝
起兵淮甸渡江拔采石取和州下鎮江僞漢鄱陽之戰
福清在上舟見賊伏艨艟中方發砲急負　上越七舟
砲碎　上所御舟　上立賜蟒玉珠耳環福清以箭鏃
貫左耳懸之　上曰壯士壯士授蘄州衛千戸尋調陝
西河州衛卒返葬蘄鳳凰山舊志不載國史失書畧見
桑田錄　上大封功臣福清不與人情惜之
顧生曰人亦安知　高帝意哉介子推刲股飫晉文紀
信代漢高皆諱而不賞何者王者賞功正告萬世使三
子加上爵書旂常是晉文賴食人肉而生漢高明高命
不在天而在信福清豈可哉或曰韓成死如紀信追封
高陽侯不以爲諱何也曰是不然鄱陽戰死者追封三
十六人矣福清不在死事之典也言清卒以所賜蟒服
葬父老言有蛇嘗出山麓左頰貫耳璫今有時時見之
馬伏波卒壺頭石窟中後見蛇如百斛船大豈餘靈有
同然者哉

蘄守唐世炤傳

唐世炤字伯闇廣西灌陽人舉鄉試崇禎六年知蘄州
七年流寇犯境募壯勇積倉粟占相江山形埶戰守之
地諸少年竊笑而世炤益急城東一里有古渡曰白馬
久爲堤捆之合兩湖水架十丈木橋寇至則撤城北五
里曰迎水溝掘溯不及江者五丈爲敵樓塞之築長垣
以繚之西北亦築長垣迤邐於江西南築女城爲門二
曰鳳山曰龍磯兩湖既通一水瀠瀠圜亭壽嵋烟火絃
歌相望十里八年春寇犯境諸縣閉城塞道路惟蘄納
鄉村隣境數萬人九年秋寇破廣濟世炤督精勇三百
去城東三十里而營夜半潛馳入城邏卒皆睡忽擊鼓
坐衙執邏者曰汝不見一馬兵入城耶笞之與一人符

務曰疾馳與其隊長喨至營見世炤方坐啜粥則又笞
之曰汝何後或時偵得賊所率健卒往襲輒獲首級婦
女牛馬器械而還時巨寇在外三月城中宴然諸少年
游傲酣飲曰何此老傖債至是世炤閒罵曰止恐後來
思此傖債耳十年秋總督熊文燦撫降賊過蘄荊王具
酒食張樂召賊首飲欲與從官觀其狀貌左右諫不聽
世炤[illegible]擐甲佩刀選精勇百盛飾彀弓朋矢舉牛
酒[illegible]遂屏綵竿硝火諸戲俱入曰身是唐某閒殿下
宴無以爲樂諸兒有小技願獻之王大喜即令丞馬射
鍛拍張角觝世炤親射殺林中一鹿炙而分啗之周旋
竟日而罷在蘄七年八禦勍賊以勞嘔血卒長不六尺

目光電照戶微啞而善談笑卒後有某守催科甚橫衛
軍借漕事入民間搜索淫子女有鄉大夫輸緩繫而械
之舟中時大旱疫諸年少乞匄枕藉於路十六年正月
張獻忠遂陷蘄州進陷蘄水黃州漢陽武昌皆屠之顧
景星曰崇禎七年秦寇初渡河張獻忠始爲營長八年
僞稱八大王十年總兵左良玉破之獻忠窮迫投文燦
文燦請許獻忠屯穀城授以官九月與諸賊首老回回
一丈青等十餘營從文燦過蘄止關廟時予年十六爲
唐侯所知入謁唐侯曰能公不得死所矣侯驚顧曰郎
何妄言對曰張獻忠最狡但好殺必爲後患赦諸賊首
立斬獻忠大軍所駐衆未必敢變也諸賊本不相統一

惟宜厚其餼賞分諸總兵麾下令建功然後授官今遽
授官且不可奈何許授地昔王仙芝出入蘄黃蘄州刺
史裴渥爲賊求官約罷兵仙芝與黃巢詣渥飲詔拜仙
芝左神策軍押衙巢竟朝廷怯弱又怒爵不及已毆仙
芝仙芝亦叛劫蘄州渥走賊勢始不可制事今疑與類
聞荊王召見諸賊恐瞷虛實宜有以示之侯變色曰善
促詣具入王邸明年獻忠果叛屠穀城　上怒斬文燦

江防副使許文岐傳 湖廣總志稿〇已入明史

許文岐字我西浙江仁和人崇禎七年進士以部郎出
知黃州府多惠政十三年擢按察司副使下江兵備十
五年冬荊王薨先是以巫蠱殺世子世子見形燭龍小

持兵作祟鬭狀妃桂氏怨弄臣郝二王薨籍二家二遁
匿妃下令捕得者即其家貲賞之諸王子日偵伺明年
正月張獻忠破廣濟參將楊文富營城下有小卒與郝
奴酗告諸王子曰郝二在諸王子丞文富營大索文富
怒拔刀曰實在奈與爲兄弟交若索急反矣諸王子蜂
擁公署言文富反宜遣文岐曰信宜遣實強寇壓境郝
民不習戰倉猝慮生變諸王子醜詈前引革帶呲之文
岐怒造王府陳狀妃令內豎謝諸王子擁府門惡聲遂
於內妃自捧祖訓持鎖械出諸王子奔去流言撼文富
文富益不自安會武昌客兵叛縱掠過蘄城外諠焚殺
文富亦劫關廟殿谷上流有燒鹽船數十艘州守曰是

可取備犒命隸縋城與民爭取長綆引縋入文岐立下令止而西北雉堞已十數丈墮賊悄至東五里庇耳石殺數人而去夜大雪守者半散歸賊緣城入文岐方巡城捶守卒西門樓火驚曰賊薄城耶西與賊遇被執日中見獻忠獻忠反手據地曰知州耶兵備耶賊衆曰詐兵備獻忠佯驚曰嚇兒輩無抑揖就上坐明日屠蘄以所存壯丁二千屬之令移文黃州執諸生千餘將殺之文岐力爭獻忠斷諸生右腕截耳鼻乃縱或曰至白杲鎮夜燒肉飲酒抱樽者竊泣文岐曰若爲誰對曰小人練總楊其幸賊不識若識死矣公將柰何文岐曰吾欲有

爲也某曰公所領蘄黃人蘄黃人誰不德公者舉事反掌耳文岐切齒曰謹得張獻忠頭報　天子死無恨遂與獻忠所狎優童戴三晝謀謀者走報獻忠夜分被害有難民張銘見狀彌月麻城諸生蔡信之得其屍顏色不變須髯戟張哭斂之扶柩三千里歸錢塘文岐天性忠孝風裁敏達守黃州四禦強寇其死也民皆痛之弘光元年贈太僕寺少卿

經歷李色鮮傳 總志稿

李色鮮井陘人以歲貢爲黃州府經歷蘄守唐世熠卒羣寇逼境巡撫以色鮮署州事短小若老嫗頗多智有逃賊數百詐稱官軍入郭無符信民不納賊毀垣殺傷入色鮮單騎往察其人多病袍服刀箭又做惡遂分所募壯士家飲食之暮雨雪密令數騎馳報曰大軍至諸募士盡甲賊倉皇遁去凡攝事三月權巧應變多類此使爲長吏其蹟當何如耶

金宜人傳 蘄州志

荆輔國中尉常瀟妻金宜人父篆母楊氏劇病中婉亾乳[illegible]治嫻詩書美容貌髮長委地年十七適常瀟瀟父中尉翊鍪母韓恭人事張太淑人孝太淑人寢疾宜人從韓恭人侍湯藥必親必慎持舅姑之喪盡哀如禮崇禎十六年賊陷蘄常瀟率家人止破屋中有民婦指蹤宗室也賊縶之去宜人揚袂曰君九世宗親今日之死

順受其正往矣九泉下相見顧諸子曰努力與汝父母大父母黃泉下相見賊怒白挺交下與諸子皆粉碎死是日死者宜人四男兩女一壻內外孫十二人合室一百七人焉瀟被刀仆地明日復蘇賊去斂諸屍皆焦爛惟宜人屍半存葬東鄉黃岡王一翥誌其墓瀟傳雅能詩以賣藥隱一翥贊瀟曰遯跡荒陵息心蹈節得其實云

張節婦傳

顧子曰予自識六甲方名即知列女傳益受於先貞姑劉姑賢稱禮宗崇禎二年巡按御史以聞奉旨旌表稱貞節故予自幼及長聞人間貞媛欣聞而樂道之甚或

繼以涕者廖氏者蘄之崇居鄉人也父曰均用為里中
長者廖年十六適典史張忠祿五年生二子忠祿計偕
如京師病歸廖非澣濯不解帶忠祿病革曰恨汝年少
廖俯首泣忠祿又言廖遂齧斷食指以為誓忠祿卒殯
姑雖謹姑病煮湯藥喝而一目盲姑卒喪葬不累六親
而皆能成禮教二子為名諸生崇禎末寇薄境廖攜二
子棄家得免又四年卒年六十四長子克栐甚孝二婦
事廖如廖事姑昔淡楊元珍女禮娃有姑賢禮娃又賢
生二子娶婦又賢廖近似之克栐以母卒之明年衰絰
造草堂稽顙乞為傳是不可不傳也況欣聞樂道如景
星者因為傳繫以讚書三通一以歸張一入蘄州志一

存南渡集中

贊曰二南變風三綱解紐烈士貞嫠時亦一有展如之
人懿德靡忸彆雲駋指蘇卿顯首足以風士豈非礪婦
昭我金管傳嶽永久

潘中丞傳

故巡撫順天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永圖崇禎十六年
死於涂涂可死也罪可原也永圖字君懷鎮江金壇人
幼孤嗣於伯兄家貧苦學崇禎元年進士授戶部山西
司主事巡視太倉舊庫中貴人張彝憲來按部仍淩折
士大夫永圖與之抗五年進浙江司員外雲南司郎中
出知歸德府流寇犯歸德守備宇內定謀內應永圖積
薪署門與妻子約必死自引內定乘醉同飲食臥起內
定不得發懸重賞得死士值夜大雨縋城下襲賊
營賊解圍遁八年陞山東按察司副使理遼餉太監盧
維寧總督永圖又與抗維寧言於　上　上不問明年
大清軍逼畿輔天津副使以遷太督撫檄永圖兼攝
餉尋兵變有司閉門自衛永圖曰是驕兵作亂矣單騎
出曉以利害許支倉糧衆譁止收其魁戮而貰其餘不
問有糧二十萬石阻津門奉旨速抵擣十年丁嗣父憂
臺臣以他事論調降十三年補長蘆運判十四年以河
南按察司僉事監遵化軍十五年八月巡撫順天整飭
薊州邊備九月協界嶺失守率兵赴嶺副使鞠思讓調

尖哨臺兵薊州失守　上聞大怒收付錦衣衛拜命訖
名將士與之酒衆不忍仰視永圖曰咄胡不飲背者吾
守歸德禿強寇保孤城自謂一日奉天子命可橫行萬
里外而今任事六十日孤軍力盡以死天邪吾非負
上　上非負吾還過遵化父老號哭遮留相率詣闕下
上大怒曰朕既用整飭薊州薊州失不殺何乞衆乃
生致祭剪紙招魂哭而太時年五十慨慷慕獎進後輩
士大夫多悲之歿五年其弟永圖以墓中之文請黃岡
杜濬而以傳屬蘄州顧景星於是按狀並所聞於永圖
者為傳焉景星曰予讀漢崔實論元帝多行寬政卒以
墮損遂為漢室基禍長嘆流涕以為知言明有天下二

百餘年　顯皇帝寬大極矣朝野婾安四體解㑜　哲
皇承之如病瘵蠱　烈皇若藥瞑眩然而癰蠱膿說文四
瀆痞積難除蕭娘呂姥之讖小艸北山之誚比比是宰
相卒負　上恩　上始厭薄臣下臣下益畏法相欺隱
致症不可湯火金石於是痰瘀百辟狂痒瘛瘲牽連顛
仆豈不哀哉潘中丞保雎陽禦劾寇解散兵可謂壯矣
時蹶命窮猶至於死嗚呼悲夫若潘中丞猶可原矣

朱彥實先生傳

順治十四年按察副使汪公䋙昌檄蘄州儒學崇祀鄉
賢官爵姓名懸立主入祠而傳誌亾失宜訪其後裔有
藏之者或墓門之石有存者於是醫學官朱存問稱高

祖中憲大夫敘州府知府誠嘉靖中崇祀公考蘄志祀
典不載父老咸言故鄉賢祠無誠主存問泣爭不得他
日公過艸堂問故景星述先衛輝公遺事以對先衛輝
公性至孝額所居之堂曰永懷國子學正林公琚爲之
記朱公誠有詩見州志先公端人也其取友必端朱公
宜在祀典明日公移請學使者檄俎豆如例存問喜丞
安平鄉孔雀灣告墓得碑陰事略則愈喜還告景星稽
顙垂涕淚乞爲傳曰庶使後世毋復泯泯也景星曰嘻
乎人之不朽曰德功言爾非朱公貽先衛輝公詩吾何
從知之且朱公安知歿後百六七十年而以一詩著又
安知衛輝公有雲孫若而人而爾斷章一二言而信其

爲崇祀也者噫況立不朽之大者哉按碑公諱誠字彥
實治春秋正統戊午鄉貢第三人仕四川劍州知州以
才力調徐州河功成陞敘州府知府礦賊亂練習鄉勇
守禦復從大軍征剿賊平蜀王列公入告召對賜金賜
蟒加正三品俸陞整飭檢林副使辭予告馳驛歸里居
二十年不事請謁捐貲建廣積倉蘄民賴焉卒年八十
二孫良相四川學博持敘州名宦錄上[illegible]公
檄州學崇祀良相立石墓門表其畧云時嘉靖三十六
年九月也　先朝非軍功詔使四夷不賜蟒服公名對
賜御食賜蟒國史宜有書者兵火後子姓中衰鄉黨不
能言吁可悲矣公六子長璧恭江縣主簿舉孝子次奎

臨清提舉司次環直隸三河教諭俱成化歲貢次埜河
南陝州同知次基出穀賑饑旌奬義士次堅陰陽典術
環長子良臣弘治甲子舉人河南確山縣知縣次子良
相嘉靖歲貢四川來安縣訓導公之崇祀在嘉靖三十
六年志成於三十一年宜志祀典不載今據實傳公並
記其子孫如此

賣紙翁傳

士之處亂世甘肥遯潔已而考終必有名以處此夫肥
遯逃名惟恐不遠今曰必有名以處何耶君子可逃名
而不可令人不能名不能名者惟老聃然而以柱下名
蒙莊老聃之流也而以漆園名儀封石門不名其名而

以儀封石門名毛公薛公儀石之流也不名其名而以
博徒賣漿名梅福毛薛之流也而以市卒名其次或以
一藝一事名陶安公以冶名沮溺以耕名陶朱以貨殖
名韓康臺佟以賣藥名嚴遵以卜名許陽以巫名申屠
蟠以漆工名梁鴻夏馥以傭名馬瑤以兔罝名姜岐以
蜂豕名朱勝之以牧名尸鄉翁以咒雞名朱桃椎以織
屨名又其次以癖名丘䜣名傲顧凱之名癡其下不得
其名而因自爲名高鳳自名爲貪王烈自名爲販劉伶
阮籍畢卓王績陶潛之徒自名爲酒又其下至以疾辱
名闕跛支離疏以形廢名者也陸通以髡狂名者也皇
甫謐以風痹名者也費貽以癩名者也任永馮信以青

盲名者也仲長子光以瘖名者也是皆豪傑者逃名之
至而保名之固也凡此不勝數彼夫孔融禰衡嵇康志
本逝世者而遘禍若此豈非無名以處此哉賣紙翁則
今以販名者也應舉不第爲游俠晚年折節讀書能說
古今治亂辨人品嗜酒與市儈伍或物色之輒不應曰
我賣紙翁也非所謂必有名以處此者耶有名處此則
知名可也知名爲誰儲子稠若也羅州人與予善

程隱君家傳

程隱君德六字倩侯據程氏家譜始祖元譚東晉元帝
時新安太守有德政民請於朝留之遂家焉卒賜葬地
宋德祐元年追封忠祐公十三傳靈洗梁將軍青州刺
史歿事諡忠壯宋寶慶三年追封廣烈侯元泰定四年
追封忠烈王又二十傳宋宣議敦臨自篁墩徙居率口
明熹宗朝光祿寺署丞士光字國賓者隱君考也生三
子隱君爲適長六歲塾師說黃香孟宗事泫然流涕稍
長讀司馬遷傳慨然想慕其人光祿曰昔者子長年二
十卽南游江淮窺九疑浮湘沅北涉汶泗講業齊魯
及仕巴蜀略邛筰昆明還報命而見父于河洛之間卒
以遺言撰史記以成父志吾忝在光祿之署于太常
閱四方負道先朝典故竊欲有所述而[illegible]汝慕子
長卽不宜跼蹐里巷于是挈游江楚[illegible]漢陽學使者
試拔子隱君第一既知非土著循例罷之曰勉矣歸冠

南畿可也是時流賊渡河荆襄名城多陷隱君奉父歸
休寧念世亂仕宦無益乃服賈養二親以孝聞　上方
舉孝弟郡議舉隱君辭癸未大疫隱君病甚夢神人與
藥曰吾宣靈王也而孝帝賜而壽十二翼日果瘳閱十
二年乙未母戴安人卒枕而不能起告光祿曰大人無
苦兒且從母地下游語昆季曰善事大人語子姪曰謹
奉大父言畢而絕太母卒亦諱十二日賜十二之夢果
可云郡邑聞之表其門隱君輕貨財其與人賈輒多推
其羸與同賈歲凶每代貧者稅鰥寡孤獨孝子節婦不
能存活者便往周繼隱君之卒也士大夫皆悲而弔之
年四十八顧子曰予嘗游新安新安人言程孝子感歎

事且云宣靈王姓周名雄宋南渡衢州人事母孝爲木賈往來徽衢間溺死屍逆流數十里雄母聞之曰吾兒也哭而來屍忽起立揭一手西指土人異之爲立廟迎宗病有道人稱衢州周雄獻藥服之良愈詔訪于衢賜王爵諡宣靈其後徽大疫有道士至黃坑施藥問姓名以衢州周宣對考一統志不載世俗固喜妄傳而稗史亦多遺失若夫至誠乎格如隱君夢中事亦理之可信者哉隱君子八人長祉已酉鄉薦登卒餘皆國學庠生其第三子祺文行最著請于兵部尚書總督江南于公爲隱君誌墓而不佞補傳以俟地志之謐斬云

蘄水周氏世傳

蘄水周氏廬陵周必達之後徙家金壇正統初隱士允初徙蘄水三子仲宏太學生仲寬舉人成都府知府仲安歲貢生仲宏生環與其同堂弟瑄珊珏璽不析箸蒸自隱士同居三世矣事聞旌表環賜冠帶環生易縣學生舉孝子蘄令署其門曰閔孝姜義易生國勳郡學生以子光德貴封文林郎光德萬曆十一年舉人字翼明教授章丘課士以德行甲乙有士黠訟縣令移謝于學光德曰明倫堂乃斷獄地耶裂其狀用是人愛廉隅章之人爲構周子講堂焉升四川渠縣令公服絳阜皆布夏稼害于蝗走社壇哭甚哀越日蝗禾復起麥秀兩岐巡按以聞明年將報政聞父病投劾歸閉戶綜博羣書

著周易似言太極圖說卦象衍義巡按御史求鄉賢縣令游主庭以光德對檄興廷之輿人蹟光德墮池中趣僕夫澆水馬腹令至光德笑曰予喜乘馬馬逸耳家居無疾言而僮妾嚴肅嘗寒病熾爐火爇其襪一婢就解搗太益子至乃解踝已爛膚七尤鄉飲大賓崇禎祀鄉賢二子長韋玉次健行韋玉稍慢健行益遜以是相友愛光德臨卒命絳布公服斂韋玉易以繒不瞑健行爭如命乃瞑當寇亂匿于走馬岡兄弟結艸爲廬廨寇至則伏榛莽寇去返臥苫由閱四年寇而後去之廬側枯縱復生智井泉溢自是家有凶喪縱必啃啃作聲泉必一涸健行亦以介潔聞光德家食時操江都御史胡東

漸舊出其門使來逆焉健行往報有好豪橐千金請釋叱去蕭然而歸光德曰眞吾兒也天性樸魯記誦日不數十行而能終身不忘十試鄉闈不第退而著十三經析疑周子世業諸篇充歲貢廷試第一主司愛之酒罷遣妓侍明燭坐達旦妓說與諸貴人諸貴人目爲周迂健行學惟主敬烈風震電夜亦顚倒衣裳而與日月食率子弟亟拜復明乃已堂中書范魯公家誡令子弟旦夕雒誦或開門外丞尉道呵聲坐輒起曰敬父母官當如是邑有貧子鬻兒償逋鍰健行贖其兒而請于令令感動盡除案之貧而逋鍰者年七十値歲凶親交多笞粳菽爲壽可十餘鍾悉鬻糜飤餓者以子壽明貴封

文林郎壽明字天格年十五通一經又十年舉崇禎丙子鄉試第一丁丑進士除臨海令臨海嘗苦寇壽明濬渠引東湖逆三里許廣三丈北注於河以拒寇台州衛額軍三千荒屯田而責餉縣令一不應則脫籍走海門爲盜巡撫檄壽明清軍指揮千百戶袴韡執戟郊迎壽明從容閱驗捕脫籍者囹圄其家室逋者[illegible]歸伍辛復海門倉備給賑均派糧差盡革積弊辛巳[illegible]不雨至七月瘟殍橫枕醫賑不遺力嘗攝寧海天台縮三印而[illegible]務具舉以卓異薦僅調知曲周曲周先此失守壽明[illegible]濬城池三月報竣　上奇其才名入中左門問禦賊機宜同對十三人壽明與滋陽令黃國琦特嘉納甸

日京師陷壽明乞丐南歸奉二親入山臺笠麻鞋十餘年不履城市更字栢心心明志著敦和堂集即其先世同居之堂以名云

世祖章皇帝詔舉遺佚有司以壽明應壽明呈稱禍亂餘生伶俜孑立因戀雙親遂欠一死母氏旣喪旁無弟影一父一子依倚爲命父年過七十臥多于坐藥多于餐壽明中宵無枕席之安戶外鮮跬步之跡豈意上臺不蒙憫察猥及賤名上污盛典感痛戰慄父子相對血淚千行未出門庭親心如此若經遠離情事難堪

皇上風忠孝以礪天下必不責忠臣于不孝之子恭惟宸衷錫類不置仰請　聖朝俾遂終養壽明詞情哀婉竟得請健行卒壽明亦如健行居父喪辛丑閏七月病將屬纊引其子手摩脣曰痛甲申不得死

顧景星曰予聞之鄉父老崇禎末流賊屠蘄水周壽明二親得不死者以賊知臨海廉吏也周氏世有儒行其感賊宜哉壽明名對語不傳辭徵終志盡傷可哀近[illegible]總志者不載且多俪諸舊志先正而竄入輒非其實嗚呼不可痛哉予旣辭纂修而于周氏五世不能黙然因爲周氏世傳貽後之君子

楊鶴傳

楊鶴字修齡別號𤀹水武陵人萬曆甲辰進士除陝西雒南令雒南有歲額鐵金中使驛騷鶴力抑之土豪蘇

燮才不法適其子詣縣鶴屏人與語曰令有一事非而翁莫辦能爲來乎明日燮才馳騎至立榜死衞人喜相賀調長安令政成名入疏陳時事言可危者七語極剴驟授浙江道御史兩浙巡鹽疏通引課歲額無闕嘗延百一歲叟翁及八九十歲老人行養老禮風流翔洽名動一時歲餘還朝請興水利濟邊餉謂涿州房山薊州齊雲遵化遷安盧龍撫寧豐潤以至濱海地有泉可田者宜聽富民開墾量多少給價水利旣興可當東南漕運之半又請北直隸山東災傷諸縣許發銅器抵賦報九鼓鑄不報御史劉光復以名對繫高[illegible]刑部獄鶴[illegible][illegible]評並請示東宮講讀日期定皇長孫冊立典禮皆不

報元旦朝賀有廢弁伏端門刺御史夌漢翀刃中頷血流禁地上止令五詰疏請正法報知而已出按貴州貴州土司水西最驕蹇鶴單車入諭以朝廷恩威水西壁服因疏請得敕控轄各宣慰司割蜀之烏撒使隸黔以分其勢黔衛指揮王勝祖誘至賊首楊奇有功或忌之刺殺勝祖事未發或暴風飛雹從𥦗櫺入積[illegible]鶴驚曰是殆有冤事耶雹止而告者至即捕得欲立杖殺鎮遠持不可鶴曰異日土司不戢禍必出此人後數年水西果叛即殺勝祖者誘之也鶴父家居有盜入無所得焚其廬鶴在銅仁府候代聞即東下省父朝論難之部郎李篤培曰君親一也親有急棄官歸于舍倫理固

然諸公何怪耶起補四川道御史邊事急疏凡七上皆留中遂抗疏自劾挂冠南歸父沒服闋除大理寺左丞遷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晉僉都御史巡撫南贛丁繼母憂歸時崔魏用事獄案大起熊廷弼之督遼也由鶴薦坐是削鶴官階奪誥命居二年莊烈皇帝即位詔田間起左僉都轉左副名對平臺賜茶酒瓜果命坐詢時政帝皆領之故事副都再遷必吏兵二侍郎無何尚書缺陝西賊起驕兵譟于固原總督武之望[illegible]卒上命鶴往迎賊賊捷于延綏再捷于寧夏加太子太保賜飛魚服蔭一子後薊州失守鶴遣沿邊五大帥入衛而自移鎮長安陝撫劉廣生甘撫梅之煥皆以勤王

出關關中虛賊乘間侵韓城鶴撤回已出關之裨將二人間道疾趨大破賊賊復嘯聚鄜延延綏賊王加印攻陷府谷鶴遣杜文煥圍府谷斬賊千餘級加印遁走河東而西路賊神一元原東西兩路慣戰官兵復攻破保安諸城袪討之斬一元其弟一魁突圍出破慶陽鶴方回鎮聞慶陽急即返撫寧遣調將士計賊衆不勝剿傳示招撫前此請討帑金十萬至是上遣御史吳甡齎金充賑撫使賊乃乞降解其衆數萬給金歸農而一魁爲千總官結以信義一魁有健卒千餘鶴令隸參將吳弘器也撫寧處一魁必挈輜移書政府曰神一魁鐵騎精壯頗善用兵若有急調發可資一臂益欲一魁離寧塞

也其處分如此後一魁亦頗建功宜雒賊又犯陝撫練國寧請鶴東之至耀州賊已破金鎖關殺都司王廉而點燈子上天猴等劫掠韓城諸縣鶴破之斬首千一百六十級保安餘黨推劉六爲首遣總兵賀虎臣往討斬首五百餘級生擒劉六方是時大賊數萬爲羣者十數營小賊不勝數先是延撫招降賊首左掛子驕縱偷林巡按李應期誘取誅之會勘官陛見上問陝西按臣何故殺降廷臣遂皆言撫失計上命姓查奏鶴方駐鄜延將返固原防秋而賊李老柴獨行狼等攻破中部鶴疾趨耀州賊首滿天星金翅鵰亂點軍一丈青等邀于路[illegible]倡降各不滿百人內有婦女鶴亦開誠納之值甘肅

總兵楊嘉謨東冏之軍合力進剿俘老柴等捷未上果
以降局就軍中逮問而鶴亦先以剿賊無效自請[illegible]
矣初一魁撫後患其營丁茹成名驁跳遣卒劉金密啟
鶴鶴許之茹成至立斬以徇降衆皆譟一魁懼及聞鶴
被逮曰楊公得罪吾屬寧有生理遂反鶴子嗣昌總督
宣大上疏曰皇上如不棄臣乞賜[illegible]俾以白衣隨
任効父討賊倘臣果有寸長用臣未晚如其不効請身
先士卒圖死賊手以贖臣父萬一之罪疏三上不許值
姓同奏向者訛言楊鶴禁剿縱賊並無前項明文上意
解遣戍江西袁州久之歸卒于家年六十六嗣昌聞訃
抗疏得俞旨復其官後追論勞勩贈太子太傅加蔭一

子

論曰自古中原賊亂無如隋之大業宋之靖康小大也
聚不下數百數而隋宋以亡明末秦齊豫楚經賊焚殺
殆大無聲行旅斷絕軍中情狀莫得其實剿撫是非彼
此異論功多罪過影響流傳盈庭旣議于上野史漫記
于下嗚呼悲夫當神宗時長安大道殺人投劄并而莫
得主名凌應登伏端門行刺而主上不治[illegible]是之非[illegible]
始于此科道諸臣上書幾于唾罵狡童之歌無所忌憚
帝亦優容之以是羣下習爲驕逸崇禎中郡邑兵備久
弛旱蝗天行羣盜蠭起流離劫殺初無占據官軍整旅
滔滔轉戰而已賊又多掠丁壯驅脅當鋒愈殺愈多宜

難爲剿至發帑金專官齎諭此撫彼叛遍起泡沒撫局
誠難撫剿兩窮惟帥師是罪楊太傅功名墜壞勢固然
歟有集十卷皆其子孫收拾殘落詩篇雖約慷慨多風
其撫剿情形可堪痛哭備詳太傅奏疏中

悔岸汪公家傳

公諱繼昌字徵五號悔岸先世自唐越國公至宋秘書
丞[illegible]教支庶緜始析居于歙曾祖德潤明周王審理祖
起莘萬曆丙子舉于鄉父然明先生諱汝謙以詩文名
天下好施樂善折節賢豪屐碎不出耽西湖山水遂卜
居慕陸甫里閩水仙之風爲方舟湖中植花石藥欄酒
罏茶竈書皮筆牀名不繫園三竺譚經西泠延妓四方

名士集無虛日縱心條暢數十年舉子女六悔岸其季
也然明弟仲方無子起莘命以爲後垂髫補嘉興弟子
員食廩餼順治戊子領鄉薦己丑成進士方是時西粵
新入版圖上重守牧之選以公爲瓊州守旋授廣西左
江參議伏莽鯁塞二年而後達是時左江烽火千里撫
郵反側招徠赒贍軍民大悅李定國全軍壓境定藩檄
援蒼梧先此左江所隸州縣官未赴任者俱聚南寧倉
猝無備衞從相向公自洗其裝招輕舟共濟時領兵賊
巨偏匝定藩急命輓輸于東粵倘至而梧州失公收兵
救梧而桂林已破會禁軍至隨恢復諸城甲午洪經略
聞其忠勤檄至幕下董軍儲乙未春數嬰父病涕泣五

請得給假歸然明果特時病猶得半載承歡沒而含斂無憾悉以田園舟楫餘與書讓之諸兄獨處一廬請終三年之制經畧謂禮宜降服不許因舉衰從戎丁酉春補湖廣按察司副使備兵下江駐蘄州江防之有憲使自明嘉靖始當文安戚蹂躪之後荆王請得憲臣督兵護潛邸故其職掌漢黃二郡有轄直隸之安慶河南之汝寧江西之九江地開方萬里城郭三十有八守令衛所帶甲對章之士仰令麾下公至以民間戶婚田土悉歸有司唯簡鍊防禦察奸固圉爲已任蒞境利害必詳求之制祿外一錢不入城中士子參參具酒食延課又清學田出俸鈔以獎誘之嘗擯導從問民疾苦登覽

名勝引觴賦詩不能委蛇事官或諷之弗改也是歲盡征滇大兵過蘄黃挽纜除道徵民夫千側戶出一人蘄城纔數百家少驚則鳥獸散公哀愍徊徨減其數而夫猶夜吠不止將軍揚帆直上竟不持一牽野艇迎於九江蘄艦乘風江濤歎薄艇櫂稍遲乃以徵夫不足迎送不恭傳言責讓遂絓彈章或勸委過有司猶可回斡公曰有司奚罪彼屬意于我耳越月被逮邵老幼奔號曰仁公以吾曹累何處叫閽公曰父老無憂

天子聖神吾當與父老再見于此衆持筐酒送二百里外閭閻嘆息之聲兩月不絕

上果寬宥削官放歸父老子弟復迎二百里外既解官浮家漢上絕口不談時務布袍盛榼往來山水酷嗜書集古金石文日仿數紙長于尺牘並工詩不以示人居漢濱二十二年而門無雜客數還武林省墓念黃鶴晴川輒復來楚癸亥十月小疾長君文孫朝夕侍牀之夕命童子扶掖登樓笑顧長君吾生平懍然諾而快施與以故畧無玩好聲伎身沒之後惟此廳前樓下稍花木數株表老夫未展之與其通邁如此年六十七

顧生曰余嘗在金壇張先生公亮爲予言西湖汪然明隱德君子子徵五儁才也他日宜與友後余在武林得交然明先生及公持節來楚述張先生言顧郎才子他日當與爲友以故相得甚歡竹逕艸廬屏騶過訪坐必

終日或過籬外輒止導呵曰毋驚幽人之夢也癸亥十月聞公訃設位哭而然父老聞之皆哭蓋公之立德在消民夫公之去位即繇于立德嗟乎有是夫陽城元結不底于勳蘇公刺暴覲人罔極公固瞿然公子爲公狀亦避不書是固然矣烏可泯焉康熙乙丑九月七日景星追述爲之傳

李新傳

李新字庚伯蘄州人爲諸生時輯忠孝錄居鄉恂恂孫讓萬曆戊午舉人禮部閱卷以字畫譌誤罰停會試一科同學恥之傲然弗以爲詬也家貧無以爲養謁選授潛山縣知縣遷南京兵馬于木末亭題慎方正學詩投

筆痛哭陛戸部主事權臨清鈔關請免車稅以甦民[illegible]本部員外郎中出爲陝西按察使僉事分巡隴右道流賊亂秦中巡撫奏令監軍數出奇殺賊賊縛艸爲形以射經四年念親老力請致仕俗傳蘄鳳凰山麓杜甫李白相遇處購爲園池呼魚調鶴與同里詞人張效鍾吟詠有詩數卷清壯多風癸未張獻忠陷蘄執紳士令跪拜新倔立罵伙賊爾非陝西人乎本道在陝西爾餧馬賤卒耳恨未蚤斬剮耳此我父此我母此我妻及子息伙同伙竟抱父屍就刃獻忠瞋目視良久以掌擊額曰快哉老子今日看殺汝等求生不得獨汝眞好漢令掩諸屍于郭東鹿耳石獻忠後大書驛壁山前山後皆出

松地平平地栖成陰桃李笑栖栖比松千秋萬古還是松關西張秉吾題弔李新祠生曰賊屠蘄時予家以貞節感賊得免伏城濠岸無梯破樓閣樓下賊往來稱好鄉官李新纔算眞死節張效鍾者字期伯名太學生工詩書美鬚髯與生員陳正皆不屈賊拔效鍾鬚逐之且走且罵賊追及與正同梏殺又是時蘄諸生有陳顯元字長卿以五經應舉授衛輝某縣知縣死節尤烈其邑人立祠水旱必禱無子康熙初其甥浦某乃迎柩歸葬志蘄者逸其事而浦某又不能文悲夫傷哉牽連書之庶不沒其姓名云爾

蕭將軍傳

蕭將軍名世忠字[illegible]揚州江都人父某長八尺餘試進士[illegible]武將軍上輔軍都尉山東參將年九十四無疾卒母某恭人夢赤鷹入其幃而將軍生五歲時家有怪夜驚將軍潛持短梲伏覘若有人登樓展聲豁豁然迎擊之乃大鼠竊糞中膏積塵著尾故梯級有聲父聞而壯之及長膂力絶人能足蹋牆壁手促屋椽行誦書數行下能屬文棄而學劍以殺人亡命走徽州數年奔父喪歸遠近會弔千人率多貴長者慕朱家劇孟之爲人招納黠從技擊江都令苦之捕其黨盧大戈等置於獄將軍陰遣客至令鄉齎重幣謁令翁稱門下得數容見有間具以告出刀扨翁手書契約而還示令令大懼曰

不佞獲罪外舍客幸老親無恙公之德也盡釋捕者登武舉第二凡三舉於鄉不謁司馬選以俠名江淮間魏忠賢用事將軍潛之京師欲因皇極殿匠作圖便斫殺久未有緣迨忠賢伏誅乃繇天津入海窺蛇山賊砦歸語人曰易與也吾得萬金貨數十壯士製買船裝可盡燒其艦人皆竊笑而董公其昌獨偉之遂潛募拳勇治舸艦將爲驚世之舉讐家以通賊告巡撫捕急董公及松江士大夫力解乃免母恭人卒陳洪範諸大將賻皆甚金百兩左良玉東奔江西諸叛營恐附會將軍大言有有用我艱腳令上操江都御史高倬劄付遊擊公蕭請將抵安慶首殲其游卒整旅以待而良玉已返九江甲

申六月興平伯高傑爭地淫殺揚州進士鄭元勳以解紛及於難將軍先奉詔守鎮江士大夫爭迎之日得廿輿霸隔江聲欵則金山以南亂兵不渡矣日拵牛酒勞健兒用大臣薦給參將劄即鎮蘇州之福山數設海盜亦嘗身被重創 大清師畧地至蘇州刑部侍郎李公延齡招將軍時新敗於海上士無鬭志遂率衆降者協鎮蘇州以兵下常熟出入陳金鼓麾旗行流矢中馬策得一男子問之曰吾殺降鹵耳驟從抽刀將軍叱止曰義士也獲使去軍中多得婦女掠得盡訪其家還之隨以副總兵鎮松江提督吳兆聖兆聖有異謀將軍踞居多不入幕府謂其虞侯曰爲我謝吳將軍時不可爲也

兆聖忌之中以他事奏劾當下獄久之獄解兆聖反將軍廢門不通客李侍郎曰蕭將軍噬啗夙將且智明知人識時務今方集師入閩何爲廢門立啓多羅貝勒仍以副總兵官與汝欽恭整旅繼進巡撫蘇松土國寶宿有隙謂湖海沸羹不可無老知地勢者參佐其間飛牋啓貝勒中道追還令募兵備戲下無何又中以他事奪兵鬱鬱不得志日治第宅花石賜翎彈奕飾劍兒歌舞與名士遊澥予之得爲將軍壻蓋亦于軍中知之謂在先室人安正君行狀將軍鼎募兵時土豪仇義有俠名將軍書于板金牌招之居恒數以語侵國寶國寶益以及吳易敗人掠餘黨于義家得牌板遂誣通賊械送江

寧洪相國偉其頌貌曰是曲逆侯一流老夫且見爾立功飲吾一杯酒暫歸休可也白腰黨復起浸淫入嘉湖二郡浙江巡撫康知將軍檄致分領水師至雙林賊數千船突前方盛暑着將軍乘畫艦羸而與客奕還起手弓連發六人追盡擒之合肥龔端毅公客武林作蕭將軍歌在端毅集中居一年復以讐誣免既遘遭大難又出貲募兵多家盡落收償于揚不能償飛棄之生平有大志嘗爲親其俯仰痛功名不遂久之疽發于背腎劑腐盤盂鐃烙交下神色不動暮年猶能左右彀八石弓提鞭刀皆重數十斤不飲酒健噉食愛士大夫游談笑都雅亦稍爲詩年八十三無疾逝配仇恭人視含斂已

哭愴一慟而絕無子一女即先室人遠在蘄有故人金相國介弟爲治二喪合葬蘇州府吳縣某山開先在要離冢傍地阨改厝景星二十年未入吳而窀穸松楸尚未得一拜清明寒食祔祭於家悲夫卒於康熙丙寅十月景星追感知己而又重金相國介弟之義爲傳俾兒曹知外舅亦用賜於後祀焉

昔披韓端毅送蕭將軍赴鎮吳興歌過江氏族梁王孫蘭陵芳草猗朱門將軍突兀淮南起雄冠大梁家聲存詞揚謀蹤傾千人棄而學劍驚一軍盡護諸將猶大將樓船橫海生風雲江湖之間烽燧見捷書飛上麒麟殿插刀爭識臨淮旗免冑或露汾陽面紫髯萬里動陳高月高冷射鐵絲箭廷秋門開夜華出壁壘如山猶索戰前年幕府搖錦驄乘時自計韓彭同一言不合拂衣甲兩巾枳壘彈秋風我之門生公佳偕同揖酒楔吳市中圖書府第信羅雀笑談往往羣豪空乘春在馬門山上歸來顏色常相向健兒欲盡烏騅俠佬客同之垣閉帳今日忽來別我太州後復露封侯相兆土色動名馬

蜥豹虎湍山魄已喪秋隼脫僕拔若神補奇天馴骨態
眞賞戟雲斯坐上座即之乃是平原人天下黃金無意
氣倚才結客皆能貧公但努
力定禍亂千鎰五鼎成功身

寧都尹宋公家傳

故江西寧都尹宋公諱必達字其在其先江右遷楚自明經文衡公下皆爲黃州人公幼異慧四歲就塾八歲詩書易皆上口九歲居母孟太孺人喪哀禮如成人十六補弟子員十八受室于程氏事父席上公備有孝名避亂寓武昌張獻忠陷武昌驅男女老幼數十萬入于江公扶父挈程先從城闉水竇出無所往亦自投磯下有片板承載流至陽邏岸上人從洄湍中投篙起之是時浮屍蔽江鮮有活者人以爲獨公孝感所致無以資

生教村童小學奉席上公甘旨席上公卒周身周棺無憾順治甲午鄉舉辛丑進士知寧都以循良治劑邑邑有清泰懷德二鄉土寇屯聚劫徙荒蕪公請盡蠲逋賦招流亡貸牛種二歲桑麻彌望寧治瀕河夏雨決河水瀠廻三版灌城中既請神廟爲文讓禱食頃水落循故道而去按行壕上知歲久壅淤且多隱占據縣志疏濬之四月而工成廣七丈深半之引河通舟檝東西跨二石梁車可方軌自是邑免水患是役也鍤下白骨纍纍皆前代刀兵棄骸作巨坎十數以瘞祭而碑之使後人毋復廬井其上也自新建伯治兵寧都有南北二城南民北兵公曰古者寓兵于農有團練保甲弓弩社柰何

飭甲士而惜壯夫一旦不虞分守乎合禦乎甚不便豈新建之勦宸濠也守令各領兵邢珣出贛城王冕出萬安王天與出寧都強半保甲義勇于是法其意練義勇甲寅夏閩亂作而寧都已有義勇二千成一軍矣賊前鋒突至北城營將劉請議事而南城民雲集馬首曰公毋往恐不測公曰豈有文武嫌猜軍民疑貳而可以禦敵者乎策馬馳赴甫揖坐劉曰餉援不繼兵寡勢殊令君云何公曰今日之事且堅守人臣之義有死無二賊本烏合可一鼓而破劉曰公言是也我前公守公曰戰氣也語曰禽制在氣公前我繼之劉率所部亂流以勁弩發十數人賊少却公揮義勇橫擊大敗之方是時鄰

郡邑多陷羽書不通賊全軍集城下號六萬巨礮璺雉堞隨墮隨壘會都督許公援師至賊解去有管中軍者言於巡撫中丞曰寧都各堡砦多從賊請發四協官兵撲勦以威衆中丞許之仍取縣令結狀公曰賊勢猖獗非無一二脅從今又以脅驅之其坐家保妻子者皆良民若殺以示威某一官可棄七尺可捐此結不可出也四協以業經調發決難回軍公刺血上書中丞感動檄軍還事小定鞫逆案首犯稱彭榮實教我彭榮者邑之諸生曾與縣役訟語侵令犯者疑令銜之冀嫁禍脫罪公怒曰天道神明安可枉也不問榮論犯者如法汀師凱旋公出犒閭婦女悲歎聲隨傾橐解衣裘計口賑之

詢籍里姓名命老押牙送其家寧人建祠祝楚碑紀其事始公治寧邑鹽政寧人便之明初額食淮鹽新建改食粤其後苦銷引之累公請以粤額增淮額則商民皆便三上中丞書獲允益與新建先後補救無異義乃卒以粤引帶銷不及額歸咎免官寧人哭而送之餞貽皆不受路經閩道出豫章賊邏獲送其渠魁脅以兵公瞋目大駡我天朝清白吏從汝衆于叛逆耶賊分梏僕從而繫公于空屋斷飲食恐嚇不降當燒殺公齧指書壁人生同百年彭殤同一轍惟此徑寸丹不共洪爐滅守者竊供飯蔬曰此民所自食公食民食無傷也繫旬有七日忽夜半踰垣排闥持兵仗者數十人曰宋爺安在

我等皆寧民並僕從擁而去潛行達南昌方伯姚公驚喜曰公以至誠出于坎窞豈易易哉具舟送歸黃梅江督董公移鎮楚以舊屬往謁董公曰宋必達是必守孤城之寧都令耶不罪功歟而罷政罷吾過矣握手淚下曰吾茲以君各內部先還故職徐俟優叙可乎公辭謝再三既受咨無行意或問之公曰故吏如棄婦忍自衒乎卒不行所居臨臯江澥茅屋一區确田一頃隅衣補紩與農牧遊顧喜著述有古文辭若干卷考終之年六十有三崇祀鄉賢子庶常敘求衰絰及艸堂曰小子竊惟先人志墓之文將在她南傳則在于家行于國爲史乘之所采信敢再拜以請吾生其勿辭歟歟景星之友于公三十年餘矣恐不敘公昭昭之行而以側僻送拜受其狀爲公傳期以傳信故辭無溢焉

余節婦傳

閩人翁志謨妻余氏年十七歸志謨數月志謨從族人服賈久不歸舅姑年七十餘矣颶風海溢倉皇丞沉水中婦若有物承之者遂負姑出少焉翁亦出水退有少隧貲貸他處取歸僦屋賃田芓牧以養二人如是三四年而老翁殁姑傷其子而思其子晝夜泣婦亦晝夜禱祭人言汝夫在越如是祭者三姑因挈婦至錢塘志謨果在也歡聚五年舉二男志謨殁婦年纔三十遺腹復得男鄰火延燒氏屋家又蕩然又數年而姑殁前後喪

葬亦能成禮焉其教三子也曰毋覬覦賈商之子恒爲商耳腈高址下豈福哉以故三子皆知書皆服賈守禮達義非婦女子可多得者

顧先生曰予讀蘇子卿傳子卿來返老母在堂而其妻竟嫁未嘗不俯仰累唏以子卿之節不能刑於其妻李令伯之母亦棄其姑與子而嫁余氏嫗子然一窮婦人耳僶勉終養其舅姑而撫其子水火饑寒羈旅不少動豈不賢哉予過錢塘聞於老友宋穎石云

白茅堂集卷之三十八終

白茅堂集卷之三十九目

墓誌銘表誄

墓表

誄

白茅堂集卷之三十九目終

白茅堂集卷之三十九

墓誌銘表誄

明處士匋先生暨刁孺人合壟墓誌銘

先生諱鎔字子範姓吳蘇州望族曾祖某公諱某祖玉田公諱珏父鉢溪公諱皐皆積學不仕嘉靖[illegible]亂鉢溪公徙家淮安再徙揚州娶万俟孺人而生先生[illegible]落博極羣書游學吳楚間貧為童子師最後[illegible]始匋補邑庠繼娶里人刁公女歲祲刁孺人辟纑涵紝佐朝夕先生發憤讀書久益困復游學齊魯燕趙過塞上塞上李將軍某甥也相失二十餘年至是聚首晉經歲他日謂客曰昔皇甫威明之戒馬質仲公理之過幹貲

審其必敗吾甥年少驕悍吾不與同禍去之兗州數月李氏果敗先生在兗二年又困歸從學者多顯達而先生卒不得志暮年放浪每過弟子輒醉扶杖僛僛口喃喃曰嘻老賊生平何所得欲葬匋家側路人見者皆笑邑宰見所著莊注衍騷高其人表廬曰潛德先生生卒云云孺人生卒云云男一潡能詩文孫男一震尚幼以某年月日合葬於某山潡拜請銘予悲公四世之不遇也銘曰

烏之抟也必伏蠖之信也必屈與之齒者去其角車將發者軔其轂公侯之子孫五世必復

明處士潘先生墓誌銘

崇禎閼逢涒灘天地又大變鎮江處士潘先生殉節適
近傳其事客問於顧子曰有諸顧子曰然厥狀若何顧
子未答曰捐脰與抱石與絕粒與裹馬革與顧子曰否
若是奚爲殉節顧子曰未易言也且子以死廊廟死嚴
壑於節有異乎曰無以異全勇而死與全智而死於節
有異乎曰無以異若是奚爲其不殉節潘先生聞變臥
而湯淚作而曰吾不能爲宋陳東矣吾忍見東身後事
乎哉預定期而卒詩云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
此百罹尚寐無訛潘先生有焉他日其子永圖不遠二
千里致幣曰不孝不肖不克顯先君子先君子之終也
不孝惟遺命是請曰吾何命小子如欲誌我也則惟文

而可久者不孝不敢忘今葬矣未有銘不孝惴惴先君
子遺命敢以不朽微惠然後卜而納諸幽斯爲葬矣景
星感其情頎乎其至也不敢辭爲先生誌及銘
誌曰先生金壇人諱中立字抱真處士定宇公之子也
仲兄某蚤沒先生以孝友稱定宇公卒視不可含先生
踊而號曰大人慮仲子嫠若孤乎季在三號乃含衆僉
乃斂既徹奠主人不就位曰孤以仲氏嫠若孤行吾父
之志請合爨於是卽合爨居喪不入內不飲酒食肉將
葬形家謂不利季先生曰歎若知種樹乎厚籽其土毋
搖其根或菀或枯孫枝乃生詩云枝葉未有害本實先
撥今不論本而論枝葉爲卒葬先生貧授經里中得脡
胹卽遺嫠若孤孤卒成立先生落落任氣人多畏然好
賙與重然諾有友亾命[illegible]問而先生匿之
逾期爲之昭雪而後出之卒之日曰孺子前幸甚吾猶
及前而歸之故吾猶及全而歸之哉卒之日五月五日
日之午壽六十九萬曆丙子六月二十六日其生也某
年月日其葬也某山之原其地也元配荆氏孺人生四
子永圖永園太學生永固永、邑庠生孫男釆永圓出
孫女一永因出永圖以文名
銘曰蛹化濁亂令終厥身先生之節先生之明先生之
地可以殉死先生之志可以毋生玉璞金精完哉若人
嗚呼先生

明中順大夫山西按察司副使李公墓誌銘

公諱樹初字客天蘄州人曾祖諱言聞祖諱時珍太醫
院院判封文林郎嗣考諱建中文林郎四川蓬溪知縣
貤中憲大夫妣某氏封安人本生考某貤中憲大夫妣
某氏封安人初太醫夢朱衣人曰來報汝陰德覺而生
孫蓬溪未有子乞爲子蓬溪卒舉家產付兄弟而自以
菽水事嗣母舉萬曆四十六年鄉試明年成進士授戶
部主事天啓二年榷河西務寶源局銅乏派榷關備解
若干斤公不以擾民而自捐貲購銅又先期入大司農
能之薦於朝　名對上但稱聲音洪亮薦者大失望明
年以郎中司宣府餉鹽商輸粟不實按名責補商齎金

乞寢其事此遣之因中貴人爲之請又不聽繇何出知
陽和府魏忠賢遣其黨巡宣大自巡撫下望塵拜謁公
稱足疾不出　烈皇帝誅忠賢臺臣以方正薦陞山西
按察副使巡赤城口外立市怨中國不信公至勸石示
不欺順義王遣使厚謝公公亦厚報聞於　朝陞　諭
慰勞再恩授中憲大夫請移封本生父而自以中順大
夫落職築館湖上扁舟野服號西湖釣叟耽酒工詩有
頫餘澗緒數卷崇禎八年寇犯境公捐郭外大池決堤
通湖以衛城十六年寇陷蘄遇害年五十七配朱氏宜
人先卒繼封氏宜人偕歿生於萬曆丁亥四月七日卒
於崇禎癸未正月二十八日子三延慶貢生同遇害具

慶學生朱氏出全慶學生封氏出具慶子三之琯之玖
之瑤全慶子一繩祖以某年月日葬公東湖猴耳洞之
源公在陽和赤城皆有祠蘄則自其祖考皆崇祀景星
既受其子所爲狀爲李氏四賢傳而又爲公誌銘銘曰
仁術詩世職公先宜樹勳吉報靡嘗俎豆三世侯邦賢
處豐而約厥德剛毅魂雄魄猷國殤目極千里歸心傷
鍥石維幽旌曰明匪昭美門誘後人爾臧爾熾宜子孫

明周藩誥封輔國將軍竹川暨配鄭夫人改葬銘

河爲陵陸爲沉曲爲弧撓劍鐔從陽侯兮訴玄冥漢宗
廟有神靈前邦啓兮見臣民雲中君湘夫人曷往從之
雲霽霽豐碑改兆都亭侯天地奠位永清寧

明文林郎四川漢州什邡縣知縣郭公墓誌銘

明四川漢州什邡縣知縣郭公旣葬二十有五年其孫
郡學生思儀卜不吉改焉以狀請銘曰惟思儀先王父
得事吾子之先大夫惟思儀得知於吾子今改兆有日
矣未有銘惟先王父德可銘也敢吾子銘之且乞吾子
所聞而狀所不及者蓋公嘗事先曾王父桂巖公爲賢
弟子又先王父少桂公執友吾大人又嘗師公而吾又
友其孫是三世知公洵景星宜銘公諱承恩字惺寰其
先江西饒州人祖以清洪武六年知蘄春縣遂家焉五
世孫欽舉嘉靖十三年鄉試四川資縣知縣又一傳生
文孺文孺生公九歲能詩十六補庠生博學工制義古

文辭十舉不第以歲貢任四川崇慶州學正以學行薦
知什邡致仕諸生耆老涕洟遮阻有行百里乃去者是
時海內重講學公師桂巖公善周易卜葬災祥地理短
小精悍終日危坐而無勌容耄年聰明如壯弟子多成
名奉杖屨拜跪時比宋儒孫明復崇禎四年某月微疾
撫孫思儀頂曰兒知二氏不悖儒理乎索筆爲詩詩成
而逝生於隆慶二年戊辰年八十九配韓氏子羽翊翹
羽庠生生于汾思儀于汭于汾博學多藝與于汭皆蚤
卒思儀爲名諸生先葬蘄之龍蟠岡某年月日改葬劉
公河賓鷄山麓注河雒理數書經玉機微義詩文若干
卷順治乙未祀于鄉銘曰於戲先生以嘶爲明其生也

爲榮啓期而其葬也宜楊王孫公胡佳城易兆乃禎其
昌而易於式後人

清奉政大夫吏部文選司員外歐陽公墓誌銘

潛江歐陽埜躬致幣於艸廬奉其考奉政大夫吏部文
選司員外行狀載拜曰埜昔得從吾子遊於南都齒兄
弟也先大夫背矣子其銘何辭景星拜謝曰嗚呼吾何
忍銘雖然謂景星子弟行其又何辭重其返幣退爲公
誌銘按狀公崇禎十年進士奉政大夫吏部文選司員
外者今官也諱烝字憲文年十三董文敏公督學楚之
天啓四年舉於鄉不事干謁初授江都知縣江都諸少
多家無儲畜鮮衣裘革借身報讐長吏年非嚴數不稱

而公以不擾治之約法小故不得訟訟令跪於庭不謝
罪明日復跪久不自堪輒叩頭改悔至其發奸如神明
大吏有不執法必爭如法羣少年亦斂手好士疾病督
嫁喪葬出爲經營酬酢往來而竿牘絕　上用副都御
史史可法薦召見稱能曰燕魯多殘破可仍試知縣朝
廷無此例朕試卿等故爾於是復知滑縣滑縣賊小袁
眾數萬公身入降之賊爲語曰即近爺娘莫近歐陽甲
申召還會賊陷京師風聞東宮在隱忍不死　大清召
授吏部驗封司主事轉文選司員外典河南鄉試覺壹
以病未幾丁本生父喪哀毀不起臨終爲戒子書教其
爲鄉長者而已嘆息再三而逝順治癸巳四月十四日

也年六十四有集若干卷公廬陵之裔正德初諱綸者
徙居潛江之永興里六子棟柏析渠檄相柏隆慶二年
進士徵仕郎刑科給事中封父如其官卒雲南按察司
副使棟六子東漸東元東星東昌東望東美東元即公
嗣考以公貴贈文林郎江都知縣妣袁氏繼王氏皆贈
孺人東美公本生考妣莫氏移封如前娶袁氏封孺人
先公一年卒子三長埜貢生知縣未任次壆庠生次壆
庠生三女適云云孫瑀埜生璘玗壆出女孫四人俱幼
年月日啓袁孺人永興館之阡合葬焉銘曰
公之通昭明有融公之窮高朗令終窮與通與天乎人
乎百世而下視斯文乎

誥封吳太安人墓誌銘

宜興周御史以其太安人狀畧致史官王澤弘曰先太
安人棄不孝季琬於癸卯春仲閏月聞訃飲痛沒齒又
痛太安人懿善之未章也今祔葬有日矣敢請爲之銘
澤弘固謝以狀致顧景星按狀太安人姓吳氏維揚人
父曰少懷敦雅好禮太安人生而端靜萬曆四十一年
御史之考在調公始成進士舟次維揚少懷夢有神人
玉帶騎馬遺黃蓋金印各一明日在調公造門少懷喜
以女歸之在調公筮仕平陽府推官歷兵部督漕備兵
累進太僕寺卿通政司通政工部尚書總理河務歷官
有聲其內政資蔣夫人之賢而太安人實左右焉順治

辛卯御史舉鄉試明年登進士
世祖章皇帝重史館之選而御史選第一癸巳恩假歸
省居二年授浙江道御史有直聲丁酉春　命按楚楚
人德之戊戌丁尚書公憂服闋將奉母就養長安太安
人春秋高不欲行御史泣以終養請不允辛丑巡繼輔
命　新命擁按臣御史遂申前請而太安人訃至時癸
卯三月也御史謂澤弘曰始不孝季琬成進士授史館
嘉聞太安人喜不動色及按楚按畿輔有聲太安人乃
一領首季琬緣歲參奸背法究作欠致降級太安人不
惡遷職不喜其德量如此又曰季琬任楚未嘗寄一柑
鱁而先慈反道嘉旨來臘二十四日尚遺桂霜蜜橘糞

裹教愛無異孩提斯言也可以見御史之廉孝而太安
人之慈且智矣太安人生卒云云　覃恩封太安人御
史娶某女生孫男一某甫一歲女三字某某以某年月
日祔葬某山尚書公之阡

銘曰兒遺君羹母遺稿嘉食母于國食兒於家是母是
兒厥修孔嫜婺㷀遽捐哀謳紛葩從公于邁風馬雲車
旣披夕秀宜振朝華孫謀聿㳽流澂載遐

皇清通議大夫浙江參議前掌京畿道御史顧公
墓誌銘

公諱如華字質夫號西巘其先蘇州人洪武初徙居湖
廣之漢川曾祖諱某祖諱綺父開明公諱應曆勑贈文
林郎山東監察御史妣蔣氏贈太孺人開明五子公其
第三子也束髮爲諸生順治初始舉明經戊子直隸鄉
試中式明年成進士知廣平縣奸民周自好僞造印信
前令捕急逃入山東榆林引賊犯大名順德及縣境公
旣備守具開門盡納難民徐揆知賊梟榆林接于黃河
崔下寇復用生員周布南計領馬步鄉勇決河上流灌
之賊氼皆無算乃出乞撫榆林平癸巳夏漳水泛濫肥
鄉安城諸縣淩沒公先已培堤廣平得無患治廣平八
載丁酉詔爲御史廣平人生祀之祈年禱疾訟獄皆往
焉時初定大律大臣犯法孥不赦公進孝經疏義宛爲
陳說　上嘉納除去收孥江南沿海亂公疏請職守

上悉采其言辛丑巡按四川朝議裁巡方官召還京癸
卯巡鹽江浙乙巳入掌京畿道丙午出爲浙江參議未
山都疾作猶著病中移心集丁未莫春卒卒之日賦二
詩寄湘潭王岱前巡鹽時與華亭沈麟有布衣之交下
車先造其門遂與麟學士吳偉業賞月虎丘歌咏數夕
吳人繪爲圖學士作長歌記之公卒麟敝衣裹糧二千
里哭盡哀不告而去公四子鴒虬鵷鶵皆能讀父書公
爲文典重著書十數種皆行于世生于萬曆乙巳九月
二十二日卒于康熙丁未三月初三日享年六十三元
配高氏封孺人側余氏子女云云某年月日葬公于某
山鴒虬兄弟再拜請銘銘曰有莘苗裔迄諸無諸疆閩

閩越後啓姑蘇顧陸朱張六朝巨姓史册炳如代多巻
開爵及侍御繼起文章衡嶽岳岳江漢洋洋名蹟金閨
賀符玉式銅鼎初褰廣平箓仕榆林莽蕆艸竊筆符剪
先牙檝備豫衣御雷前駁車僕姑渠答鴟叫霆轟烟飛
飈驂神河天上兕建雲中屍浮蛾窟血泚蠑宮衆肘出
奇蹤足定討餘蠻華心碁兒拄喙百指盤揩三郡鼎安
千步平垂平地雄閭蘇藻豆觴春秋香火兒女閶闔巖
時予嘉天子曰都晉秩西臺謀猷女告啓沃鄭儀禮辨
向故鄉鄭馬寃馱囊中孝先天下國資鬻海命寵臨
訐論成監鐵弊絕牢盆天子曰俞京畿女視張輪既蕤
餉騠須避疏列六轡怡諷三能天子曰吁厥維亮哉力

痺經綸心殫弦誦李廣離魂庾成噩夢白頭著望卅角
知名博憐筍腹書過等身道重守玄安貽淸白成都幾
桑龍陽木橘時同電逝疇則于秋翺翔騷雅緜渺風流
永奠高原克昌厥後我作銘詩傳諸悠久

張母孝慧徐孺人墓誌銘

廣濟張仁熙積學砥行善文章景星畏友也夰其母孺
人卒葬之六十有八年是爲　皇淸康熙丁巳礱石補
誌以其文屬景星嗟乎景星信能銘盎予祖姑適廣濟
王鴻臚公圭門傳說張孝慧頗悉云張孝慧姓徐氏名
元象字竒孺孝慧其家謚也父曰存吾公諱來建奉議
大夫蘇州府海防同知母曰鄧宜人有內範始孝孺在
娠宜人有娩狀不遂而假寐見緋衣人進語曰十月我
當來痞而問存吾存吾曰若生男也宜貴女也其在堦
乎生必更十日巳而服定更十日生孝慧存吾絕憐之
閭里中博士張玉臺之次子雅才致許聘玉臺次子者
今縣志所稱天啓甲子舉人諱𢕟偉別號雪顛先生者
也初存吾之守壽州也孝慧生十歲存吾病刲烹脅肉
存吾大痛惜十二能爲詩文存吾博購經史彝鼎以娛
之而孝慧于經史外無所取及存吾倅蘇州雪顛就婚
焉明年春歸鄉試孝慧作詩送之是年夏舅來孝慧隨
歸道過京口報父書文辭婉藻拔後以山林觴咏相諷
動非兒女子所見及書與詩皆載仁熙所撰母夫人傳

中孝慧既歸張布衣荊釵事舅姑維謹諸母娣姒相謂
曰貴家女禮如是葢是時玉臺尚未貴也庚戌夏生仁
熙未彌月遘疾脫一玉彄環繫兒臂爲讖語以屬雪顛
丁寧之言凄惋欲絕嗟乎孝慧昏未三年兒呱呱未彌
月又不得見雪顛舉孝廉聲華蔚起時爲婦周星而其
舅正滯鈴逢厥命之不淑傷如之何孝廉上春官不第
卒年三十九今仁熙行年六十八下見三世讀書學道
老而彌篤子孫皆文行卓立不可謂報于天者不厚惟
以生而不識母嘗齧指出血思所以傳孝慧而孝慧之
墓尚無烏頭丸筒只尺黃紙之誥天邪時邪然而鄉黨
親戚傳說不輟者是則孝慧之壽且榮也生于萬曆辛

卯九月二十七日卒于庚戌七月二十九日生年僅十有九渴葬于廣濟縣某鄉之野豬孔子一卽仁熙今舉明經高等娶吳氏繼娶陳氏生四子孟佳勵庠生吳出娶兵科給事中吳公兗嗣之孫女太學生毓忱女仲佳晟叔佳最季佳昆音產皆庠生陳出晟娶襄陽府訓導夏時奇女最娶貢生劉醇驥女昆娶邾人藍應枲女曾孫四錫宸錫晟皆庠生勵出在爾知爾哉出宸娶庠生楊爾止女晟娶庠生吳楚璘女曾孫女二一最出一昆出元孫三洞生曠生充生元孫女二錫宸出詩不云乎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玉臺有焉其類維何室家之壺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其亦孝慧之謂

歟景星歎息爲之銘

乳母許氏墓碑

乳母許氏字秀蘄州人年十歲侍先姑貞節間曲禮列女傳大義極乳子備極勤劬于十歲猶含其乳年五十而寡生平言語起居皆法貞節癸未賊陷蘄予家以貞節感賊免害母二子長戊兒賊招予負鼓戊故罵曰孱奴安能吾請負之行數里仆被殺幼子閏兒迷走郊外亦依母獨從之崑山十年而返蘄予既老大或小疾母必撫而鳴之得一餅果必相貽康熙戊午予奉　召明年恩旨放還母喜笑扶杖迎于門曰果得吾願矣生平無疾是冬始多眠臥庚申正月十八日午終于予寢之右室生于萬曆戊子三月十三日享年九十三嗚呼痛哉二月六日葬時思圃貞節坊之西南銘曰

嗚呼此顧子之乳母而從葬于旌表貞節之姑

恒度大師塔誌銘

恒度大師別號懶翁婺源汪氏子蚤失二親依于伯兄束髮補諸生因讀本草遂思服食爲神仙棄諸生同仲兄施藥久之思爲佛棄家方外游跣足戴笠至浠水清泉寺有童子師方課制藝取筆代作衆讀而謀之先夕寺主堅公夢梁下蹲一龍因見師與語契合遂祝髮名梁焉受具足于雲棲分講席于開元與匡廬石照齊名崇禎中合肥龔公令蘄爲起精舍于城中大蓮池上時

流賊格裏眼數衝突牛馬墻下令君數出奇殺賊眼則烏巾葛袍過師談詩亦卽佛下料事子未弱冠謁龔公見師白頭抵掌風旨儼然當是時方外稱詩莫如東林寺道恒而師與頡頏歲癸未張獻忠屠蘄聞師戒行遣僞總兵胡三可迎師設食長庚庵有八老僧與堅公皆賴師免害甲申奉　詔至留都領十大毘丘　主大行皇帝懺壇講經天界寺　上令宮監齋賜紫錦袈裟石鉢多羅沈香等物仍返蘄順治戊子開土豪亂渡江居石頭庵有參學者輒舉臘月三十日果以是年十二月三十日無疾而逝首座道慳奉舍利于清泉之後山曰明賜紫恒度大師之塔越三十年道慳來乞銘銘曰

讀書講經施藥辟兵是一種智是不二門塔高三尺禮
拜天人文參滋苑禪繼傳燈

亾姊蕭淑寄葬磚銘

亾姊名梠字長存幼師於姑劉貞節能屬文年十七適
庠生蕭𢈔癸未正月冦賊居蘄（烈皇帝殉社稷流賊稱冦賊）驅婦女
折城姊投濠墜伏亂冦中得免𢈔溺冦賊杀姊浴濠號
哭曰長房𢈔字也曰汝何在水濱一冦應聲覓血視之
𢈔也解衣覆歸取所藏金斂之於予家從既所出挈之
潯陽六月病革十四日未時索水微盥誦準提陀羅尼
而卒年三十一椅棺時服寄葬於龍開河老馬渡漏澤
園之左嗚呼痛哉弟顧景星鐫磚而大人爲之銘曰斷

州顧重光長女長存之匠時平遷汝骨無朽

清誥封驍騎將軍都督王公墓表

公諱宋臣字柱石南陽淅川人偉骨相呂力冠倫少游
荊益雄傑自命順治初滇黔未入版圖公仗策來歸
章皇帝嘉之命從戎鄖郢今
上康熙五年滇蜀平江漢底定　上念楚豫要隘西陵弋
陽爲右重領晉公都督僉事駐黃州簡練將士角力較
技在扶攻駒阜廐蒸庶服日指顧勢勝環示將佐紀律
先鼎什伍賜外罰不旋踵賞無費留行旅憩于梐枑雞
豚放于營壘而尤敬愛士大夫士之賢而貧民之矜寡
篤癃者歲時賙給康熙七年鄖鎭叛卒匿大崎山擄牟
四出公揄斬渠魁九人撫其餘歸伍歲饑首倡捐賑
上開晉一級十二年冬雲貴叛起江表蜩螗公鎭靜自
處明年正月大司馬巡撫張公檄守武昌賊黨起陽邏
謀以元夜入犯公處分既定息燈火停漏鼓以疑之分
哨九門而自擐甲領十數騎周巡雉堞竟夜飲湯而蓋
而已賊又將乘夜焚漢口以搖武昌公偵賊所伏出兵
騎衝之[illegible]殆盡五月麻城東山賊起公請于巡撫[illegible]
兵剿黃岡山平冬十月江右賊出鄱湖陷湖口數[illegible]
州大震檄公精甲盡在武昌而所部多新募餉匱軍容
未振郡府于公備芻糗賜火槍百口遂趨蘄州令守備
累子[illegible]黃梅清江鎭擊敗賊船于斷腰會禁軍西上夾

攻賊收湖口星子諸縣　上大悅命兵部紀錄而公勞
瘁病作食少一升和門星隕櫪馬夜驚嗚呼惜哉康熙
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卒巡撫思公功疏曰據黃州府
知府于成龍報文前來臣不勝驚悼該將力瘁以死幼
子伶仃貧途旅櫬應否稍賜存卹下慰忠魂疏上賜祭
葬先是康熙六年覃恩誥封驍騎將軍元配劉氏封夫
人並封二代考妣如其官蔭一子入監讀書公子麟紱
甫六歲居喪成禮今且十齡黃人不忍其歸豫也留公
匶而公與黃岡王氏敘兄弟有年麟紱將長爲黃岡人
戊年十月二十九日卜葬縣東還和鄉楊畈之原既建
塋兆旣捺黃腸畏壘桐鄉永思無疆嗚呼哀哉麟紱聘

武昌府城守都督僉事李公諱兆捷女幼女二尗許聘黃州紳士屬文表墓據事直書庶有備史擇焉

徐母宋太夫人誄

皇清康熙二十一年二月巳卯徐母宋太夫人考終于江寧里第享年八十維太夫人秣陵郡望寇十南宋公之元女誥贈禮科左給事中河南按察使天嚴徐公之元配前兵科都給事中河南按察使今湖北布政使司加正一品徐公之母也貞慤醇粹譽溢邇遐登茲耡齡匪曰豈只恭之於公受知最後聞斯悠慟臥疴悴起東望不避緭寇未理論撰幽光先民所遺謚以彰德誄以述㜑敢託素存前茅彤史遂爲誄曰

仁氣產物坤母道修禮崇陰教詩贊栢舟在昔休明南國化美笄纚歸郤曰宋之子景衣拜帛同卿之堂逮事三世翟帔絸纊蟲飛轂夢鷄鳴起織尊章解頤夫子礪志如何昊天善不常祜一喪人琴永捐容臭茂年十九忍瘁育孤慈嚴兼仔成我大儒方伯起家通籍中祕南宮繼儁薇省是秩黃扉彥士青瑣夕郎貌當大道鳳噦高岡時太夫人澹泊居里有子廉直怡然以喜乘軺南邁定省昏晨不操一絹以慰母心比及還朝訓申清白毋以青蠅點汝良璧處有先廬食有糧糗甘餁若至吾不汝受大火忽直銅九震驚公時入奏剴切詳明

帝曰俞哉朕適南顧往蒞青徐錫汝節幹公既屆只歲值沴只朝賑於沂暮巡于齊時太夫人赫號自書佚士彫恕老稚何如維東之老榆糊土羹維東之稗水雪無行何以賙之有布有粟兒齒童牙挾纊鼓腹杖鳩竹馬後先相屬香燈畫像爲公請福時太夫人高蓋江鄉靜坐齋閣鼻若聞香申國告天願子如此清獻矢心臣職當爾江漢滋隆公來自東板輿至止有顏其容奩簪棬勺買米作粥元宵大雪使君野宿還以訓公爲母祝釐還以祝母上壽無期炎南告變湖北震鄰嘩羿銜矢頑童弄兵賊童黃金龍公時拜

命移臬大梁顧茲亂亂杖策靡遑躬蹈凶巢大冶之塢不震不懾以勦以撫繼戢麻黃梟萁蟻伏羽扇登車曾無

初服功竣靖寇職復慮因目蒿甘欽手倦爰書苜雋不疑作尹京兆平反疑獄毋則言笑維太夫人雋毋是同維公養德忠孝兼崇燧逼湖湘帝簡八伯聞命戒衛戴星遄發內顧勑婦奉母金陵楚方用武蹤注從衡鼓鼓贈葉多爲母驚太夫人曰汝往勤事援枹忘身毋念爾志公之來蒞荊岳用兵鯨鯢浪吼礌礟星奔輣艫之用陵埒山積櫐綷千艘百夫舉一沙籌難唱餫輓豈翼公之搵据弗遺餘力巫峽山尖瞿唐水猛九派分流萬艦雲動公又西後移鎮南荊王師嘽嘽遂至巴陵湘沅劃開亂是用靖囊橐餱糧惟公是問點蒼洱水蠻僰來同版圖既復崎嶇之功蒼頭傳言太夫人喜再飯示僮不

假甘旨公旋省合節度在狀臨淮代郭壁壘載張譁卒脫巾露刃幷銜發在旦夕不可猝治恩威既宣蠢爾知悔莫此危疆增我敵愾滇糧既殷辰艍（俗字辰州船名）孔急疏陳慌倔不䘏民力黔夫載迫湖北何堪羽書黃鉞晨夕㒰遑痛哭陳辭憂民匪細寬裕閭閻實維公惠水則有源木則有柢聖善至教君侯克子抽戈爰息四境以寧公將花具迎太夫人中宵心動有涕雨霑白衣來赴母已仙賓嗚呼哀哉孝子擗踊我何視息悲號乞杰匪今伊昔輿情忉怛臺章慰醑馬停蹀躞烏過啁啾嗚呼哀哉覩母之榮貤封已極赤舄烏頭旌還旦夕公無過哀強起飲食仰贊 皇猷大孝錫類林泉愁士抑有何知臨風躑躅寫此悃辭

白茅堂集卷之四十目

李夫人哀詞

白茅堂集卷之四十目終

白茅堂集卷之四十

祭文哀詞

祭赤東湖文

治東北十里滙曰赤東江水漸焉汨澥淴㳂鯪鱧鰽鱨魚鼈猵獺鱍泳出沒淪漣渟瀯瀠演旁薄飛鶩疑虛遥林似髮秋冬沛然趨江如久客歸而莫禦也羣漁截流布罔若雲高者斷籪下者笭箵罛罶罾罩洗擊榔鳴如見泉流於地而掇之也太歲月建在亥水官司收羣漁造而請曰維月某日役於湖湖伯至靈善聽厥得有以祝禱乎勲然未有以應曰若奚祝若病罔罟之數乎天物之暴乎將欲神縱所育乎抑病政之苛乎民之瘵乎

將竭澤以求乎衆曰多乎哉棄鱗積阜流脂瀦滙瀦陂泮涸不遺汙邪膠泥十尺出其蛹鰕登市若金在澤比沙鹽臙稾梃陳陳滿家顧子曰嘻其甚矣湖伯愛厥屬未可以祝吾聞楚固澤國嬴蛤是給無凍餒之民乏十金之室蕲治之頃十五其水蔚不足糞菰不足米水落川平沃野百里湖伯汙吾良田爲鱗介之宫久矣彼湖伯至靈善聽持是以責又奚塞焉遂爲詩俾祭而歌之横流滙兮原爲湖魚鼈游兮良田汚嗟嗟湖伯胡爲乎彼原之水胡滮滮高不潤兮低不灌湖伯應償歲之半維政之苛神則抒維民之瘵神則撫壤則棄兮川則取黥以息兮剔以補釃酒衍兮有腝豐衆維魚兮神報隆

帝黜隲今嘉神功厭豐年今祀永崇

祭族伯父宮保公文

年月日前貢士推官族姪景星謹以香醪瓜果束芻爲位致祭於明故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八伯父瑞屏公之靈招之若三曰皋公來自谷冷未克始侍公公事先朝械爲禮宗高議東觀典士南宮在家如國無政弗通甲申之春普天告變衣冠南湊集於纖旬國有典型衆諸文獻日仄戈回天傾石煉江左龍興位大宗伯公曰左公百夫之特大節不撓張我王國公掃冢宰百僚是式帝命我公爰祀於海龍旂寵行禮儀是倍讒言孔張公實無悔展齒槎頭山椒水涯貪相弄權武夫竊柄大命天移君王宵遁維時太翁八十臥病絕粒憑棺自比龔勝公既成服取酒自醮顧戀靈輀撫摩稚子家人不解公亦不語扁舟夜逝潛遵浙淆明室如綫作京於閩芒鞵累繭晝匿宵征一二愁遺尤公老成公又在疚奉詔奪情帳殿宣麻行宮授鉞長樂倡盟娥江蹀血大星曉隕中台夜拆肘腋奸生蕭墻禍烈昊天不弔公獨何辜堂堂武相命殞中衢撐天半壁支地一隅股肱忽墮喪我元夫詔下祭公行人至止哀誄甫宣悲風乍起有物來享逆流江汜卽之公屍弔者罷市嗚呼我公靈爽不死嚶嚶我公雖死可矣公之訃音景星先得設位豆栅招魂𦼮蘤逢士大觀百秭一瞀千

秋萬古公真不滅公家避難虞山之陂隔在泥水無繇告之一尊椎酹有淚綆縻哭公以公不以其私丙戌五月十五日括蒼戒嚴公出宿中川諸公餞別夜半帳下叛起弑于江心寺

祭族曾叔祖錢塘令公文諱成建崑山人崇禎癸未進士錢塘縣知縣

明故錢塘縣知縣顧公漢石殉節後五年維大清順治己丑八月既朏宗曾姪孫景星來杭過法相寺公匶在焉時無祭具以桑皮流泉稱觴而告曰甲申之變書籍以來所未紀皇皇有明粱元朱高曾莫比公獨不屈日中衣冠斬柴市杭民數萬被髮奔呼喪考妣九首齊懸惟公顏色潔若玭日有慈烏千百哀鳴過其厎材官僕兒張背翳指馭不死法相之旁桐棺三寸叙所買何以祭公桑皮之脯東流水又何慰公不哭而簽賑以喜公之一門冠裳五人盡於此日月所懸天經地義永不替嗚呼盛哉雍里忠孝炤青史

祭艾千子先生文

乙未正月二十六日後學蘄州顧景星謹以雞酒香楮致奠於明故孝廉東鄉艾千子先生之柩曰衣巾而投泮者顧所受也夏考功聞而哭之未幾亦聞訃也陳黃門之水死在二年之後也聞先生攜家入閩遲之又久乃聞其捐厯也始先生與臥子不合議起文壇今殉節同歸合笑九原交情正氣千秋凛然景星道出杉關見公之棺伏屍滿地賊火橫山幸野人猶誌其姓氏知忠

骸微護於山川隻雞盂酒酹公柩前儀具草草涕泣漣
漣不謂死生之隔難忘知己之言嗚呼尚饗

祭張七丈文 代大人

嗚呼七丈交四十年中間廿載吾則播遷聚首懽笑十
不二三長離遄決能無泫然生平姻婭今有其幾吾之
於子三世於此子之丘嫂吾之次姊子之冢婦吾倩之
子往予弱冠姊已於歸子未髫年說禮敦詩汝兄同伯
吾嘗謂之君家小季俶儻岐嶷豈期壯年甘滯窮谷豯
荼[illegible]犯豚甕秘豢豕獥雞緣牛養鶩亦農亦儒爲臧
爲穀齊裝久敬衛荆苟完一介不與千鍾匪貪去秋吾
來吾子出迓力疾娛賓蕭晨丙夜月莅幾觳雲耕頓[illegible]

人世優場乾坤蘧舍閒子易簀從余自制子之紲君封
肉左臂君臣夫婦義久壞潰庶幾聞風愧此鬚髮子形
雖隕子神或存何以對子子有後昆陳辭酹酒古義所
敦援筆抆淚吾無飾言

祭張公亮先生文

癸巳九月二十四日淮南陶澂至自華陽告公亮張先
生[illegible]歲[illegible][illegible]廢食哭是夜爲詩三章明旦設位寢之
東以殽果魚醪致祭哭嗚呼先生予今易徵往歲丙戌
謁公寒林谿年爾汝孔融禰衡公始友子慶而揚卿作
者在茲後先無愧我須公十於時拗二公笑謂我君才
則爾文章利病老子欲知君尙年少若成此指欲論嘵

哱鼓脣饒舌知己一言刺心刻骨公之爲文大肆嶺南
長虵猛虎不可制搏賦滕江鮑詩隸盧韓恣才略格縱
横嶄巖既放於文亦施有政避世淪身孤清獨嘆造物
於人用其有盡如公七十夫復何恨上有日星下有風
雅心同理同誰歟咈者荒草蕭條衡門寂寥剪敢設位
灌酒長號長號伊何要僕難數公聽在冥繇言無取令
我哭公舉摛其辭心傷語結公乎知乎

公祭兵憲劉公太封翁文

年月日鄉官某某謹以剛鬣柔毛庶羞清酌楮帛之儀
敬致祭於淸故　敕封文林郎河南內鄉縣知縣劉太
老先生之靈曰𡺸𡺸太華秉茲兌精叶爽降靈氏爲邢

金維此邢金代有巨人其在河東翁乃崛興作頌比晏
傳經擬歆成均鼓鍾丞歲蜚聲粵在明季事勢阻艱棄
儒服賈逵人職覯義急興作聳粟冬官　帝用嘉賚錫
以帶鞶臨淄之飢黔敖則粥越石之囚夷吾斯贖懷淸
之臺女也可築弦高之賢如何不錄亭名夢草臺號文
游春風坐上明月樓頭十千桑落三五箜篌厄從珽公
轄學迺投鄉與令名天降純嘏五龍謀寶一彪鳴買緊
我觀察猗與大作珥筆彤墀彈琴雉下　帝命觀察曰
予女甫典茲邦禁女恭肅功江淮滔滔杳公藩屏盼睞
綵衣涕淚縻綆翁也強飯公歟碩彪叱馭心忪聞雞夢
醒昨公來思雨雪霏霏梅迎玉節山繞朱旗蒼生企踵

徯蘇曷遲何來白馬使我心悲四牡在道雙鶴在門章
服開訃麻衣遄奔天道有此其又奚論翁靈來格鑒此
攀轅嗚呼哀哉尚饗

祭方太公文

維昔太公樹德孔嘉至性淵激蚤見童牙親老卧病自
烹左股居廬三歲乃復其所處時方泰學者川流衣裳
秩宇冠蓋雲浮弧矢四方糟糠六藝名士避席諸侯擁
彗羊城天末脂我柴車鹿門偕隱縞綦與娛琰宙可懷
貞期難對傒伏英姿甘是埋瘞空精寄滅書託所忠附
紼要離誰與伯通昔有高士曰丁鶴年亂離失母神來
告焉公嗣求母事與之齊父屍不得無以生爲蕆在敦

牂衘哀載往鬼神通之聖言不爽灘高過山泒大如屋
丈髮駢霜麻衣行哭痛鄉亂後白骨丘丘誰爲父齒血
沁乃休朝號猿應暮啼鶴和滿體皆創十旬九餓孤燈
燐引雙耽泉開柳車芻靈萬里歸來孑欽孝子人倫推
重締好姻婭闔門作誦天道惠善理復奚疑公靈永妥
爾後以綏

祭表叔父王公文

年月日謹以剛鬣柔毛庶羞清酌香帛之儀儆致祭於
表叔父稱翁王公之靈曰壽考人所難得而尤難者生
於治世而脫於亂離康寧爲五福之一又人所至願而
難則公鍾秀華胄悠優文物而年近期頤當　神宗之
朝海宇晏謐公則長轅之車曲柄之笠日與戚黨賓客
彈棊飲酒而賦詩晚季鼎沸寇疫相繼死亡籍籍而公
則長逝遠翥翛然而莫知兵興以來播棄丘墳仳離士
女而公亂定而返芳廬而止琴瑟在左酹醑在右皓首
而齊眉五華之遺書鴻臚之隊緒彼昔很施乃在吾弟
雕龍舞象而見知於有司公所愛者甥五世之單傳
而夢寐增前玉樹與蘭芝吾先子所休戚者中表弟弟
如紫荊常棣與本而連枝予六兒昭爲弟杜養公姥哺
抱而謖謖謂曾玄雲耳之在茲甲辰秋杪幅巾一葉泳虎
林訪烏窩而值景星亦客於浙西吾得家書弟與兒潮
作函馳報涕泣交頤蓋先君有治命而景星所籲禱一

旦如願喜極而悲及公歸來婦女迎門而笑語稚子呱
呱而試啼公幼勤經史老成目眚遂學馮信之避世扶
杖矍鑠而未嘗少衰初七下九含飴而弄而兩兒呢嘔
髮搖遶郄而嬉昭兒執經潮兒虎跳公听然而笑伺僂
傾耳聽其譏聚而推棃于時過省豚酒梁肉燔必親設
家庭禱勸研道論藝而信宿忘歸公乘少間曰汝兄弟
式相好也毋相尤也有如今日而念我唵嗞予捉弟臂
相嚮大哭叔與先君幼同寢啖老相砥礪而景星衍治
忍不如同氣之壎箎星在吳門聞公之訃觸感慘戚如
初寢考之時嗚呼痛哉世之壽考康寧令終好德如公
何憾所不足者未見吾弟之展施然而道有隆汙時有

先後薤華之灼灼不如松栢之遲遲天之祀人百代一
體而賢者昌後抑又何疑嗚呼我公公今爲芙蓉之主
今爲道山之歸爲化生於蓮花今爲託精于尼眞倘與
吾先子相見而相憐今如生平時公幸一言吾兒弟式
相好毋相尤不虧禮不殉俗而不爲乃父貽譏阿浙住
兒負紀祖武兒聪凝種恩勸則空景星而陳肺腑不敢
諱死者之無知日月晝焰星斗夜輝臨風灑淚誓此一
卮

祭李太淑人文

唯太淑人瑯琊毓秀祖德淵流六朝耆舊明室世廟文
修武茂惟大司馬膚功聿奏斯文載振誰實登壇婁東

二美佩魚蹤繼陳留之蔡扶風之班亦有才女琰昭出
焉玉峰望族隴西稱最司空太史珊中彪外帝用錫之
袞馬鬃帶又何錫之緇介績倫大尹綱武令聞蚤章一
命不拜角巾徜徉有齊季女如圭如璋既見君子爲龍
爲光嬡太淑人處華如素詩變清風吟就雪句箴管作
佩濟濟其具尊章稱孝媵庶忘妒惟我文憲慧見童牙
弱冠領解賦書五車射策登朝郁爲國華西曹才子南
國名家帝曰其咨命汝典學風檣瘴嶠至於南嶽算路
敢塗寡寡解駮漢水逢珠荊山剖璞嬰太淑人就養板
輿佩詩書禮珮玉瓊琚旨却卅鱗淡奉浮膚飲冰養志
救水稱娛嬰太淑人煦嫗慈愛思戀諸孫言返闕閭星
在里門猶子等輩拜母登堂母無纖痾昨星返楚病臥
林間忽接哀訃魂飛故山惟我文憲搶顙辭官多士雨
泣菅屐莫攀嗚呼哀哉楚何不幸遘公巨恫對此茫茫
視天夢夢值雨化之觀成遭風木之遽痛小雅廢兮蓼
莪狂士歌兮衰鳳嗚呼哀哉涼風起兮振庭柯洞庭秋
兮水增波峰祝融兮雁不度江小孤兮潮不波聯含兮
山鬼淚滴兮湘娥想星河之婺駕聽雲間之玉珂薦三
脊而莤酒雪雙涕以滂沱

祭安正君百日文　乙卯三月

君今辭世倏忽十旬生死之理譬若然燈明生暗滅明
滅暗生生人之趣漸滅神明之用漸生御光氣以還往

庶來格兮來歆

祭守備朱公文

蔬茗香燭楮錢致祭於清故蘄州衛守備朱公之柩前
而言曰傷心哉公乎世無皦然之明何取湛然之清相
與揚泥附塗兮宜公之死而不樂其生問公何以死而
猝然氣結問公何以致死而性直如繩白璧之琢磨兮
懸乎魍魎淵游夫清冷兮而終受制于蝘蜓傲然委命
兮視不可舍越期俟歛兮切齒穿跟須知神道兮增公
一位遂令世界兮少此一人傷心哉公乎尚饗

祭僕戴金文

戊戌十一月十日主人以豚蹄白酒紙錢祭亡僕戴金

嗚呼汝死七日矣魂魄猶近邪汝生四十年事吾十五年行止不欺終始如一臣僕之職不已盡邪從吾廣陵秦淮甬東天台豫章閩海軍旅羇栖罔不汝在汝又如燕如魯如閩如豫杙履裹足致我廬屋汝之精齊不已困邪隨我忍辱憂我枯槁縕我蘆荻肰我糠粃饑寒伏枕瘦瘠僵促問汝安乎領而瞑目汝非順受其正邪往予喜俠日澌萬錢及予歸楚拾橡采蕨汝不我病有金二百僞提付汝行恭適時封識如故汝不我欺我不汝問壬癸歲饑群奴偕鬬（楚音）汝歸自燕氷雪沒脛乍見依依長蹋阝訣且言否泰相循窮通有命汝見亦何定邪生平無粒縷之私無覆藏之行見小郎君低頭致敬式

得餅餌櫨梨浣濯以進雖問學君子何多遜邪嗚呼天不壽汝生于吳死于楚偕婦再朞一女不乳豈非命邪然而兵革刑僇王公士庶死非其所何可殫數汝不死于道路而死于吾手樅棺四寸土塚二尺送汝以淚酹汝以酒汝何恨邪徼倖富貴煇赫一時蓋棺之日泯無聞知予則述汝俾後知之汝不恭勝邪不厚幸邪嗚呼汝有知邪無知邪其尚能聽邪

水懺祭枯骨文

咸告於原野之魂曰歲爲大眚癘疫潰滋齒骸委藉胡忍見之日入星出卽聞汝啼覀逝髐骼殘殘肉屍骸是汝累汝胡不思受此漆食速去毋進螺鼓震動渠趣消澌如雛出卵永無入期

祭方親家文

人之大倫惟孝與慈源長流遠植厚條茲唯君先子治禮傳詩白頭亂帙寒燈敝帷家食不出薄游邑柳告墓留兒出疆攜婦坎占陰六允蕩易九鴉蜺居前龍蛇蓐後迢迢閩粤路隔五千凶音遂達兵火纏綿君皆在疚飲血呼天空陳素旐不及黃泉適予流竄君告厥孫子諸謂君嘗爲汝求獲君母骨邵武山陬載歸歷郴得正狐丘君哭謂予死罪莫贖君義天高我思地縮父屍不得窮民無告誰非人子丁此荼毒式夕予夢君母板輿右拈襍裘左挈氈毺言有息女敬託門閭靈爽來告得

壻毋信諸媒妁到門詞卑揖下第二郎君敢攀姻舍予恩昨夢蹴蹶起謝以是姻緣遂成姻婭書云孝乎惟孝拾天閶門有欸孝莫大焉君每一飯淚下綆泉延目南望剣心戟與灌火連疆關河轉逐扉屨辭家麻衰行哭刺身出血除卯夕骨四尺墳成平生願足君本儒素游藝岐黃逋人弘景隱士韓康門下刀圭中饋酒漿暮年樂志皓首淸狂太歲杪秋予坐竄園君來就我痛飲盤散（讀如踊）自云將死脈候在肝青陽載莫天命永殫地老天荒別長會短願子祭章及吾有限壽子一觴請子豫擬子文不成吾不受含予笑謂君君言且止我文不成子卽勿死豈期春半一臥不起吾忍負君前言戲耳嗚呼

哀哉有肴在俎有酒在觴君之聽之來格來歆

祭程逸足親家文

維程之裔溯自重黎典策所載後先嗣徽道統在雒百世仰窺源長流遠奕葉丕基唯君之生德性敦敏學則懐璞進斯脫穎禮通戴德易兼谷永六經黼黻羣書虞箕昔在漢代順帝臨軒大典贊舍程輔一言功懋聖教澤流後昆固宜美報爰及子孫君處家鄉輕利軒義出粟賑饑讓產厚弟鰥寡無歸勤施不替何以誄君宜諡曰惠干戈俶擾靜好琴書蟬蛻亂世有此潛夫蘭橈江潛筏筍山陬高士共嘆郡守式廬我締君姻歲在戊午徵軺北邁取道梅濟留連信宿抵掌笑語燭跋杯闌唱

予和汝出郊申餞策馬拾提碧流紅葉品竹彈絲君銜胡子虬髯頹須雞啼霜重分袂含悽予既南還養痾衡泌扃山入望八行難逃篤子不仕不堪有七多君知我此心如一明年見曆為君館甥教誨飲食同于所生婿非玉潤翁實冰清顛顛一室藹藹在庭擬以今秋來迓兒婦歸省待翁褰速諸舅昨客踵門赴帛在手奈何昊天君無上壽嗚呼哀哉君銜之訃余悲莫禁君今去我慟何可任朋友之好姻亞最親況在世外相知獨深君之昆弟二難比陳君之諸子如龍若荀丘隴雖隔足慰君神酹卮掬淚君乎來歆

祭龔五郎秉尊文

嗚呼痛哉君壽之不競也君有宜壽者四不可死者三幼而慧敏長而穎栗廣顙豐下長身玉立顧盼謦欬聲出金石君之頌貌宜壽者一愷悌至性出自天姿冬溫夏凊讓棗推梨弱冠有室孜孜不移君之孝弟宜壽者一學無內外文有心力炎天雪夜孤燈咕畢力行恐有聞見善如不及君之好學宜壽者一嘗行雪野遇有殭夫君為斂瘞瘞于路隅莫知主名揭櫫大書庚申之夏蛟龍起陸君收瘞屍力借廝僕凶年饑歲骼殘不足餒已盎餐往飽枵腹君之陰德宜壽者一不才微儌媿科大官君如成就遠大奚難泮水猶蘄國光未覩君不可死君自授室琴瑟靜好巾帨屢縣熊羆未兆王轀珠含

畫君翁媼君不可死椿萱老大奈此雙親亦有兄弟塤篪龢鳴乍看橫槻不見過庭君不可死嗚呼痛哉謂君宜壽將子毋死一旦溘然事寧有此蒼蒼者天為善不親茲茲后土薶此璧人形骸石火魂魄冰清堪塡劉壓竝袞王琴或者緱山鶴到天上樓成侍玉皇之香案在地下今修文閻君將逝蓮言可聽視三生之來去如一臂之屈伸尊公有道哀不損心柩前立嗣用慰宗祧星流光繼魄死明生然而君雖解脫我輩鍾情陳辭當哭莤酒來歆

祭陳太淑人文舉目母

致祭於　皇清誥封太恭人待贈太淑人陳母張氏太

君之靈曰我聞在昔厥有歐陽文忠是謚孝忠孔臧內
艱護匶扶過淸江李覯才子爲文祭饗擬以孟母善於
比方僅十八字言簡義長今太恭人篤生令嗣公沙五
子長者儲卿當代鼎儒璧到璉器恩敎母儀慶繇善積
覼縷無取連章奚翅祭用觀文亦復何媿儲鼎撰狀頗
悉平生言言孺慕奕奕徽音曰哀曰誄爲傳爲銘精詳
別載玆不再暾秋雨淒風助君孔痛束此生芻悲無問
賵勉矣孝子愼毋毀慟顧念蒼生善哉珍重我歌安世
以薦嘉芳嘉芳既薦以告靈饗靈饗既告德音不忘於
乎尚饗

、大中丞王公哀詞

巡撫鄖陽等處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崑山王公私祚崇
禎十五年李自成攻陷鄖公力戰被重創方收兵鄖野
有　旨逮問甲申譴戍吳淞乙酉死之于是哀之其詞
曰
歲紀星壽兮夫子南征凌洞庭之瀰波兮隱衡陽之嵥
峋撫湘纍之舊羈兮過襄蘭之故城弔平員之忠直兮
慕夫人之感慨哀賢哲之遭亂兮乖失時而左遷歎有
世而已然兮心何時得暫忘蓋聖人終身補過兮曰是
道何足藏懼日月之不我與兮冀收桑榆之末光世重
軀以慮難兮訊殺身之無功苟膚髮之免存兮雖哀棄
亦何傷憐私心之不可懲兮詹苦節之不可貞何摧蠻

之阸㦎兮莞悱鬱而莫信違靈氛之所詹兮式先民之
是程知時詎不可兮文爲獨此營營日吾憾咎者之未
逮兮乙之鼂吾以行阽危死其非悔兮奄浮飆而上征
荐泰厲使先驅兮後國殤紛御綏朝三嵕莫九疑兮蓋
魂气無不之涉洋海之零丁兮歷陵陽之委蛇弔古帝
之幽蹤兮名含靈而問之曰司命不女察兮焉乃逝以
徘徊路彌曼以顚隮兮食不知其所抵帝元冥使彝予
兮魂欲逆而中止王鮪死不貳向兮矬羽隕不北飛凌
陽侯使竟渡兮吾終薄虛南圻背工視兮先行兮臨睨
故居吾將歸颸風縱其入門兮翊環狘拂先其若來重
曰大禹巍體兮仲雎文身箕子被髮兮接輿葬兒大時

不齊兮道有常經凡百君子兮空諷斯文

李夫人哀詞

吾友江寧李則友母明誥封正二品夫人康熙壬戌四
月二十四日終于正寢夫人姓胡氏郡望文臺公女左
都督文若公妹歸勳裔李公鍾雲之子諱當瑞字兆五
弱冠爲名諸生喜讀韜鈐更號投筆生天啟五年武進
士崇禎初選儒將第一歷官廣西行省都司寧太總兵
官階榮祿大夫夫人婉靜溫恪壼儀于鄉子如臨丞李
長女適庠生史育奕次適今方伯徐公惺次適太學生
馬時行榮祿公鎭粵時聞新安江氏有淑女備六禮聘
閨中竝稱夫人生則爰胡夫人聞江氏留粵曰娣姒之

子吾子也速迎諸迎歸無間言榮祿公嫒夫人與江撫
幼孤廷十二年江卒朋友哀毀齊衰期闋不就試江左
名士皆贊李益三知禮益三者則爻字也富于學善詩
詞吳越楚豫齊魯所至㠶盛名　上方許士子入粟得
以上庠位郎官徐方伯謂益三益三曰吾豈若以布衣
養母邪方伯嘆而止至是服母夫人喪哀毀逾于喪母
江景星之交益三則若三千于入楚時益三孝于親篤
于朋友義以誠禮容謙有光切礎其爲文章夫朋爻之
毋猶吾母也不容已于哀稱辭以哀之

徐稱母㚤兮林宗弔之生芻一束兮以當賦詩君志洗
骨兮不榮有位大孝守身兮俯仰無愧敎忠義方兮唯

此太姥秋蹌道階兮翺翔䵷府杯棬兮圖書晨夙兮與
居後狖鼯鳴兮鶖斯夜呼靈之來兮佩瓊琚潔巳盡養
兮將捲寡訓不率兮俗肆姐君獨樂兮恪純嘏上日星
兮下風雅洞庭兮瀟湘英皇兮宵光楚山迢迢兮吳水
湯湯怡予懷兮以東望夫人兮有美子孔譽處兮無疆

白茅堂集卷之四十終

白茅堂集卷之四十一

書䟦

白茅堂集卷之四十一

書跋

跋管子

劉向敘管子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向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公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今闕王言謀失正言言昭修身問霸牧民問乘輕重丙輕重庚十篇止七十六篇晁氏曰劉向定九十六篇今亾十篇晁氏誤也漢志止八十六篇向所定著列于道家葉水心謂非一人之筆一時之事是也仲將没對桓公安得及毛嬙西施事形勢解輕重諸篇皆後人僞補綴紛倣梁曾不待智者而辨

跋曹孟德注孫子

夫詭其觀聽敵人不測者田單繪牛以龍背臣蒙馬以虎劉錡飾兵如鬼狄青之鉦三鳴而奮擊句踐之士三行而自剄夫差之陣無所隱蔽援桴而鼓三軍皆譁是也是近于戲何足珍大敵惟其注目傾耳之頃忽變而突前蓋伏也曹操既破荆州輕騎一日夜行三百里是兵法所有兵法所有者武子曰兵貴神速是也連檣接櫓舳艫相銜則兵法所無也黃蓋曰可燒而走龍旗赤幔齊聲唱降是兵法所有兵法所有者三行自剄三軍皆譁是也操出營立觀則兵法所無泰師過周超乘免

曹王孫滿曰無禮必敗兵驕者亾無禮而驕不勝之道也吳人齊聲唱降毋乃哭而不哀固而操驕不爲備不亦不慎矣乎故曰兵法所無也偃旗者伏形也息鼓者伏聲也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者形聲伏也強而示以弱伏形也進而卑其辭伏聲也越罪人三行自剄形伏也無所隱蔽三軍皆譁形聲伏也惟上將惟能伏智故能制聲形之伏操不如是伏不能伏智者也不能伏智者不知兵法者也兵法無過孫子孫子不能盡其用操也云乎哉或曰戰國處士託爲之未嘗有所試也若夫今之用兵又非武書所能試者也

跋中論

曾子固敘中論云始見館閣二十篇及覽貞觀政要唐太宗嘗見復三年喪篇今亾魏志云二十餘篇知非全書也偉長鄴下七才子之一曹操特旌命之不就以爲上艾令辭疾不行庶幾知進退者與或以其書比荀悅豈非然哉悅不獨文章不逮出處大節安能望哉冉祿審大臣愼所從篇直指操輩考僞譴姦隱以自明其志貞故其文質其行忠故其言切漢末儒者舍偉長誰與歸

風角鳥鳴占

後漢揚由著書十餘篇名曰其平風角鳥鳴占也不傳今風角鳥鳴陰陽局鴉經東方朔撰假託也其術周秦已有用天干五情地支六情五行八風五音六律歲加月月加日日加時時加方辨鳥之音色風之聲響情之貞淫貪廉靜躁惟無欲而虛中者得之世傳公冶長識鳥音漢晉管輅傳載鳥語皆有韻鳥豈能韻哉用此術耳精於術則山鳴谷應皆韻不獨鳥語也杜夔之聽馬鐸佛圖澄之聽塔鈴兵書行篇葛鼓著一卷皆此道也介葛盧聞牛鳴知生三犧詹何聞牛鳴知墨白蹏楊翁仲聞馬鳴知眇目楊宣聞雀噪知覆車粟賈昌七歲解雞語逸神速姑解蛇言雖別有神悟而理無出風角者求一解人不可得也

跋韓致光香奩集

韓致光偓唐昭宗時翰林學士天復元年朱全忠犯京師偓從幸鳳翔進兵部侍郎承旨全忠怒貶濮州司馬哀帝天祐二年除原官不受四年復除又不受全忠篡偓終身不食梁祿高節若此香奩集一卷則閨房嬿媟屑詳襛衩粉黛之間與行事不類葉石林云韓熙載作也陸務觀南唐書言熙載生平著有格言及張逃三卷擬議集十五卷定居集二卷不言香奩沈存中筆談云和凝作及考唐藝文志有香奩集意者偓假此自晦邪即熙載以帷薄自汚避相位豈無謂者邪長康挑鄰女嗣宗狎兵婦士生亂世放言汙行以全其身有如此者雖然婾生窮欲之徒亦得借口嗚呼唏矣

書艾千子序羅文肅公集

聖人之言如燈取影賢人之言如印印泥聖人之言通而賢人之言不善求之則至于虣李獻吉勸人勿讀唐以後書亦猶退之非秦漢之書不敢觀云爾所謂賢者之言也求獻吉之意蓋欲初學熟周秦兩漢之氣不使後來文格𩜴其間見豈眞令人不觀唐以下之史若集哉艾東鄉莫不舉爲詬病是不善讀獻吉之書求而至於悖者也庚戌六月六日甚暑偶書示兒

跋錢譜

洪景伯錢譜集顧烜張台封演董逌李孝美陶岳數家遂號詳博實多可笑鼂氏譏董氏載太昊葛天之幣爲

無稽形製正可闕疑今洪氏強爲圖與項梁大錢公孫述鐵錢王則河陽錢吳越王錢例如今錢幕狀何也鄧通錢文帝命鑄也不當曰僞當曰私宋景和鵞眼民間私鑄又不當入正朱有荇葉萊子北齊有厚緊生澀天柱赤牽乾明皇建間赤郭赤生青熟細眉皆私也洪復遺漏至如歲將記牽牛借天帝二萬錢佛書曼陀多王以神力雨寶錢說本無稽洪蘖作一卷曰天品輕影清水孫先生嚴君平之類亦作一卷曰神品極可笑

偶書琴張七言律

琴張子七言律全體佳者少警聯如燕臺懷古天邊大漠寒雲遠地接平沙衰草多歸與人游日下偏憐襪家

佳峯頭不羨魚平山堂山從南出涵江氣雲自東來帶海陰西施山六千君子何無舍一代佳人獨有山和秦舒狐科制策論高第蟻窟勳廟詫大年蕺山游士每睃霞上梟妖姬長寫月中眉春與朝朝山作佛頭綠夜夜春生女面花香山寺天上有時人作語地中何處馬聞嘶躡方吳之野狐上對通天策羣蟻高登審雨堂廢城春游芳淵淺碧翻鶚飈河曲烟淡響鷓鴣避難巳傳維[illegible]屋未見河流下木鶩答友見客先觀無反氣閒談[illegible]道遺民結句如玉河橋有見餘嬌化作堤邊柳人去春歸只獨搖皆有味

荊岑寺募化冊子

宣和書院集書師貌古詩句嘗奉詔書張繼寒山寺夜

鍾句衆皆作城一人作亂山稍露旛塔帝置第一蓋城寺嘗俗不如山寺之幽吾尤愛摩詰深山何處鍾之句勝張繼今寺在城市輒多完好而山寺多廢豈非背塵逐俗使然哉予在南都游所謂五大寺無異市肆僧皆肥豬臈僧而阿殿王山之廣利寺有如來眞體舍利殿廊傾圮蝙蝠飛定一二老病沙門迎拜問訊氣僅能屬嘗致歎焉夏月有荊岑寺僧來謁自言寺鄰太湖司空山舊爲本淨禪師道場宅幽勢阻廢矣密雲弟子曰響泉者居之司空山卽司空原李白詩云卜居司空原北與天柱鄰雪霽萬里月雲開九江春周子充二老唐詩

話載白司空山瀑布詩斷巖如削瓜嵐光破崖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漲川谷玉案赤文字落落不可讀擷衣淩青霄松風吹我足則此山久入文字之品題而後遂無聞所謂背雅逐俗不信然與今之號青衲大師往往走通都交寇蓋而嚮老居此其人必不俗寺與僧皆不俗舍此向城市粥飯禪和作供養不可入宣和書譜況其他

竺道士冊子

道士竺筠箇雲中人狀若七八十歲自言百餘歲察其人無他異獨言嘉隆間事一二中薊子訓摩挲瀾成銅人曰曾見鑄此而已五百年未有證據當特信之道士

據聞見譃疊疊就令非百歲必廣交先輩名公巨卿而得之者至其不惑衆不慕利瓢飲簞食似聞道人也嘗書北巽小仙張平山尤長于龍曾見於寺壁潑墨作雲隨空掃之肘掣腕送色態輕重四面奔赴洶湧澒洞如颶起海濤烟旋水渦如乘輿羽儀萬騎駭驟其往而從龍也如磁石協鍼琥珀綴芥也如韓彭樊灌垓下之會也如虎豹犀象昆陽之敗也雲狀既備于東南隅始見所謂龍者見止角額目鼻牙頷五爪騰拏而逝尨猙可畏道士豈劉洞微苗龍之流與來蘄三年鄉人善其方謹建樓居之道正司姤而索賕有惡少索酒食不得召羣毆辱道士怒起提大石如拈瓦礫惡少乃驚走嗟乎

道士年甚老無係從囊餱行或傑然止或咯然定其與尼持頤長以無慮而不容若此然則士之潔身逃名以全生者必如何而後可哉噫可痛矣今　天子寬大不欲一物不得所余故以告當事而有撫民之責者庶幾緒仰叔而祀桃裡是亦體　聖天子寬大之意哉

僧定慧冊子

人有生而不腥食者釋氏云前身戒行頭陀若夫食殺無厭則與閻訶邏夜叉化生士大夫笑之曰牛羊不腥食豭猳腥食鵞鴨不腥食鵞鶴腥食蠡蟹不腥食蜻蜊腥食豈牛羊鵞鴨蠡蟹皆戒行頭陀而豭猳鵞鶴蜻蜊皆與閻訶邏夜叉耶狗有不腥食者豈戒行頭陀作狗

耶以爲謔浪云爾而驕慢不信之人舉相戲矜江夏有金氏子則生而不腥食者毋曰吳故給事中吳公某之女弟餘一頭陀戲舍覺而娩焉四歲晝夜哭有僧心明者曰是吾友也何緣至此宜即出家父母駭而許之易名定慧果不復哭心明亦定慧年十二父母泣抱歸一日逃入山尋[illegible]氏廢祠與老癲僧俱數年人無知者父母卒還[illegible][illegible]武昌太守梓溪劉公詫爲異人出三千錢與建廬廬墓四年去入岣嶁栽苕十餘年聞南京有花山三[illegible]戒師往從之又十餘年返楚止獅子山發憤燒頂然指叉鎖立錐欲以感動不信之人而不信者益相笑噫嘻人不自愚耳已謂定慧宿緣如其母夢誠不可

知謂其炙頂焚指曳鎖立錐于彼道中不誠信則不可
夫燒頂然指曳鎖立錐誠獲罪儒教然而士大夫信僊
教不如定慧信彼教宋二帝在青城百姓候南薰門或
爇頂煉臂割心鎖口嗚呼其亦可笑談戲弄云乎哉

張旭東明帖

項玄度藏謝客草書示董玄宰玄宰曰四聲定於沈約
狂草始於伯高謝客時都無是且庾開府步虛詞謝公
安得書必張旭無疑玄宰辨非謝書是也指為旭何據
乎狂草如畫鬼魅僞作甚多懷素千字文類是也往見
懷素墨蹟九月望冬筍二帖最佳與聖母絕相類與素
師筆徐天池謂聖母別是一種歎非具眼

錢氏二王真蹟

一武肅王鏐判崇吳院僧嗣匡帖一忠懿王俶判寶慶
寺取木植狀一忠懿報叔帖危素記曾任城王藏者吳
元年九月大兵入台錢氏遺墨略無存者五世孫尚德
亂定購求得三帖于兵中洪武二年八月裝潢成卷上
之賞賚甚厚仍還尚德按宣和書譜武肅喜作正書剛
勁整密惟御府藏有草書國子直講諧牒手簡二帖餘
俱散失今武肅崇吳院帖皆有司作僅龍德二年下一
押為真蹟忠懿寶慶帖僅身執十行四草字并押米元
章跋稱筆勢圓健此帖無可謂圓健者報叔有晉人風
慶元章跋必指此誤裝附寶慶耳錢氏子孫世居天台

山中緘守甚固中原之士亦不多見予欲搨一本勒石
兵至其孫持泰亟持去

跋草書

草書從隸隸有其理以隸模楷因命曰楷無圓不方無
縱不止方止之說其一端耳從艸作艸楷于何依以暴
易暴不知其非

王元美云京兆少年師懷素晚歲絕不作草俗筆亂真
可厭斯言是也謂京兆楷法似吳興此賜之似鳳謂草
似素師直狗虎耳解大紳更無一筆入門

素師法自獻之出不知者以為伯英也

南唐百馬圖卷子

百馬卷子南唐人畫無姓名有　宣宗皇帝御印記貫
慎庫中物亂後落人間天寶羣馬圖也御榻冒白巾衣
白衣者玄宗也按宋齊天子宴私著白紗帽太子在永
福省則白紗帽謂叙之等立湘東王引升御座猶著烏
帽主衣以白帽加之王敬則推高帝即位手取白紗帽
加帝隋天子視朝聽訟宴見賓客皆白紗帽白練裙襦
後周天子田獵白布衣而素裳唐制相沿六典燕見服
白紗帽下服皆白是也宮娃八人各有所執奚官十五
人黃衫鏤花玉帶金鉈尾繡抹巾烏皮靴馬項繫金鐸
力士五人錦帶似帔而長隨風飄揚隋唐文武皆有裲
襠䐡蛇裲襠即說文褙無袂衣也一當胸一當背短袖

覆脟而合紐于兩傍縢蛇錦表裏長八尺實以木綿絮
蛇此圖亦見當時服製圖今在吳門錢氏

髑髏弄嬰圖

髑髏而衣冠者衆見也粉黛而乳哺者已見也與兒弄
摩侯羅亦髑髏者日暮途遠頓憩五里堠者道見也與
衣披圖復阿誰見一切肉眼作如是觀

跋畫譜

楊契丹引鄭法士至朝堂指宮闕衣冠人物曰此畫本
也韓幹畫馬師馬董北苑以眞山水作稿黃大癡日
寫虞山晴雨正側張詢畫照覺寺早午晚三壁花光和
尙寫梅移船就樹郭河陽取夏雲作山巒暮霞鋪抹作

洲渚林樹宋廸敗墻高平曲折作山水米虎兒烟作山
林文與可波撇作竹趙子固章草作蘭蕙米仲詔驚濤
作石所謂畫師不是無心學也

米海岳畫卷

元章以校書郎補太常博士知常州復除爲書畫兩學
博士畫筆本仿唐人病唐人山水少有出塵格變用巳
潑醮筆爲之烟雲掩滃樹木濃重作夏山蒼翠態要知
公畫實不盡此鄧公壽畫繼錄言李元俊藏二紙其一
松梢橫偃淡墨畫成針芒千萬攢錯如鐵今古畫松罕
見其製一梅松蘭菊交柯互葉而不相亂今流傳罕有
[illegible][illegible]見項子京家藏一幅青綠山水明媚仔細人楓

疑贋不知元章書如其書書自有晉畫自有唐也生平
所作不過橫直三尺惟寶晉齋中掛雙幅成對今匡山
所藏多至八幅或得意盤礴不厭多亦寶晉齋中例邪
石田題句莫怪濕雲飛不起米家原自有晴山可以盡
襄陽家法沈詩集不載

仇實父採蓮圖

宋人王守正學周昉恨不盡其法於園苑寺觀名勝處
摭高隱竊士女態格下筆穠約欲語實父生盛世當吳
趨華豔地艮辰美景短陌長堤絲左無嫌中央不憶不
假一一矚覿右江南弄采蓮曲也頃來西湖秋容如鏡
何匡山先生出此圖想見太平越姣吳娃之盛嗚呼殆

所謂綢直如髮卷髮如蠆者邪

徐幼文山水卷子

徐幼文自元入本朝身卒之年月錢虞山辨張習甚悉
以呂志學題畫一語知幼文瘐死在巳未庚申而不在
癸酉也幼文畫高遠欲過倪迂流傳絕少亦鮮贋本此
卷得之梁谿邵氏末有文莊公寶五言古體一首清勁
可觀國初高楊張徐四才子知元祚巳盡淮張不終辭
而避之以遠害及內附自謂可共功名而卒之誅竄下
獄以死悲夫出處之難有如是夫

沈石田方幅山水

石田畫與詩字皆不易贋而贋者最多然壯老所作亦

山徑庭壯時起筆嘗弱老以補景不到爲佳玉[illegible]在
所藏吳公原博家舊物也吳公因推石田詩在西上今
絕何一首甚佳舊集刻本不載知公散帙不少可惜也

題玉息詞

雲間黄孝廉玉息詞穠粹駘宕老成處有風宋人予不
工詩餘亦有二百餘首昔廬陵李肖陂以𢹂剪燈餘話
沒而得不祭于社快哉吾終不肯醉攊如花句矣一笑

偶書二條

修竹萬竿天日新鮮綠光陰映童子荷衣黛染與竹色
無異手面皆碧如袁公毛女作伴左右
性喜夜坐惡漏鼓雞聲惟林鶴鷺露山鳥報更萬籟皆

避此心獨寂殊可樂也

書淳化帖

淳化帖今流傳者多馬蹄釘鉸及關中摹本其棗版贗
步愈以譌失而閣帖原本人間鮮存予家有之先王毋
十歲時從其父侍郎公在京師分宜相公過侍郎呼王
毋出拜贈此帖與貓睛耳環二爲其子求聘侍郎不
允分宜怒嗾侯給事劾以無能尸官時侍郎方推大司
寇遂奪位此帖歸予家紙似羊皮搨色極濃而微黄崇
禎庚辰流賊以招撫住蘄四鄙先子恐不能保遂贈合
肥龔公公持歸獻其父又二年卒燬于寇豈神物終當
化去耶

書廬江嚴十二賁五詩

蓋聞金遭衆口未免鑠銷玉被青蠅亦蒙點䵟然而金
玉無瑕精白固存何者患繇外興辱非已作也至于禍
有端嫁聲不暇呑冤諸深淵下之非所如是則嫠婦罷
穿針去 飛鳥能言出囹圄之孤囚釋縲絏之窮子况有
情深受得無鳴乎江南糧儲參政盧濬巖瓊以爲心水
霜操行從以苞苴不進惹苡來誣使境內之青苗原非
私斂給倉中之黑米本是官糧移粟不過于東西賦粟
聊權其朝暮是曰那借豈屬侵欺籍運使之贓非貴胥
麥橋廚傳之書敗筆殘瓊賣及祠堂决別樊姆天豈道
喪人盡心傷自頃以來紛紜多故文章無用搶頷奚爲

上帝板板從作昊天之呼遜海年年何處秋風之哭于
是參政有十二賁五質詩嗟乎應璩百一不盡騷士之
悲曹鄴五情難望詩人之救試藏倭笥且掩唾壺疑笑淚
廿而哭淚苦易牙不得其嘗喜容泣而哀容嬉老情不
通于少物類若此世態誰憐或者父邪母邪庶幾神之
聽之援筆慷慨臨書於邑

濟南分題跋辭

天地磅礴之氣鍾于東于山則泰岱于水則瀛河濟漯
高深滂衍見怪出雲盜古今才筆之蔽摩而新新不已
夫荏苒之精無如李杜嘗其東游亦歷年所今集中不
數十篇豈非撥抉未盡而蘊括之實難耶即濟南首郡

明嘉隆時李于鱗邊庭實許殷卿諸君挺生其地名勝題咏亦闕如焉綸霞田先生後來蔫起所至篇袟盈篋剞劂元氣成乎筆端蕭瑟崢嶸掃前人所未有在濟爲十六短章此十六章風流蕴藉王維之輞川有其潔盧鴻之分題有其選元結之琦[illegible]有其放蕩綸霞所著不下萬首五姑胥雜詠而十六首豹之一斑耳今海內家瑜戶璧可謂盛矣然而紛雜[illegible]濫竽亦自不少七言風體或躓于音律五字長短亦家數泛如且夫詩道如應龍中之則薄游萬里縮即可入芥甲覼縷道妙出入無間易不云乎吉人辭寡綸霞十六章此物此志矣

書中庸

中庸非言鬼神也其曰費而隱曰知微之顯而不可度思其要在使天下之民齊明盛服以承祭祀至末章乃明告之曰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以至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總結上文言鬼神之德之意有鬼神之德之盛乃爲率性修道極至之事功故其言鬼神者言性道也言帝王也若只管推求二氣良能便涉索隱行怪

書論兵機要

儒者紙上談兵誑焉而已耳世變若火民動如烟欲以一家言窮情叵測不亦愚乎雖然天下古今其爲道理一而已矣世有升降事有是非升降不遷之謂道是非不易之謂理監往則知來準今以知古無有疑焉無有憾焉之謂儒王沙曾子學成名儒著有雜論自戰國及昭代氣運之隆替事勢之違合情形之誠僞機巧之變化取而論之而論[illegible]論兵機要既非稷下之浮譚亦匪馬服之徒[illegible]矣何誑病焉曾子生當亂世[illegible]目擊[illegible]然思有爲于世而乃白首不第青氈猶壁上[illegible]鳥裝之故事燈前戰壘翻楚漢之殘書其誰物色孤蹤[illegible]人我貴知希嗚呼歎矣曾子遂書屬僕論定僕則安能惟誌曾子所以著書之意有以免于誑焉斯已耳

書式庵露泉集

禪人之爲詩別有其詩而非詩人之詩也能詩人之詩者自晉以下不過數十人近代禪人莫不作詩楊用修謂酸餡不爲則無取矣吾友劉千里云釋子枯禿一言片相可立地成佛而獨慧業文人非百劫熏習妙有是處以斯言求之亦洵然哉四明式庵禪師種智多生辭家丱歲得法于天童年甚少諸方奋推龍象頗喜爲詩拈花頌古不墮話頭咏月吟風全無窠臼蓋詩人之詩也昔蓮池立鈍敏兩法念佛作詩憨山門徒曾以作詩抵課誦余得式公詩燒上妙香展讀已而弁數言于冊

白茅堂集卷之四十一終

白茅堂文集卷之四十二目

尺牘

白茅堂集卷之四十二終

白茅堂集卷之四十二

尺牘

與曹石倉 甲申

數月來朋黨門戶益牢不可破天下事可知矣上天何苦以不忠不孝之人盡驅而北委諸先帝而留此極忠極孝盡在江左邪貴陽薦懷寧二疏與懷寧自辨揭帖大可詫老兄見否㲄笨術瑣充滿世界君上兄且安居弟部試後即束書出通濟門矣

答張公亮

函又多福即日蒙示捧讀愴然詞治亂繫人心不關氣運此語疑未盡也自古治亂氣運爲之氣運者即人心習氣爲之也如江河之波瀾濤推移而執不自已加寒暑之變出蘙榮謝而物不知人心不厭不止氣運不極不返列國之併吞不至秦始不止然而六國之後猶起而攻秦酈食其猶勸漢祖封六國後何者習氣未忘人心未厭也迨夫韓彭輩相繼滅而後翕然以厭而郡國之執成郡國執成郡國之習氣又作逮夫袁紹袁術劉表公孫瓚輩相繼滅而郡國之習氣乃止其他宦寺權戚宮妾之禍代作方其作也泯泯棼棼袁紹不至殺二千八漢宦寺之習氣不止朱全忠崔胤不至殺七百人唐宦寺之習氣不止漢不至覃越則竇梁之習氣不止唐不至安祿山餘禍展轉數十年則武韋之習氣不止

至于士大夫服先王之服誦聖人之言宜無禍于國家然其禍恐迂愚往往不召變則養亂靈帝黨錮之禍文宗甘露之禍昭宗清流之禍嗚呼豈盡天邪亦其召變養亂積成氣運不厭不止然後知士大夫習氣之禍有不在宦官權戚宮妾之下者矣必待習氣盡而後人心厭而後氣運轉豈不悲哉習氣猶存則人心未厭氣運未轉而亂未已雖聖賢豪傑莫能強也嗚呼則亦俟其習氣之盡而後可焉姑未暇論丹抵雄雞塌當覓一夕便談輕寒將護

與李賓侯

家宗伯訃至矣痛絕痛絕昔王章小女聞獄上呼四知

死者必仲卿弟前得報郎信之丞報仁兄勸仲莊兄舉喪以消流言李家人不信嗟乎果何如哉今弟轉欲勿舉喪仲莊宜急往金華告陳撫軍以乞恍投固山額眞必有以處此弟秋後方欲尾大軍而行先附一書與撫軍當否幸細覽之

又

宗伯死不愧古人作狀一事必知之深而感之至又手筆可孤行者則莫如仁兄弟聞宗伯爲太學生時憤朝政之失私作策數萬言其閒有實實可行者又上書譏某相公相公怒將罪之隻身遁海外代老頭陀寫經一年乃還官司成侍郎時請漢中臨淸鳳陽荊襄宜重兵

最後棄妻子入閩死節尤烈皆不必諱宋史成於脫脫殉節諸臣下至步卒鍼工僧道盡與表揚不諱也行狀貴掇大節至于制藝之擅場居官之嘗職俗手必贊者皆可勿贊也昔昌黎得子厚李漢而名益彰兄宗伯之李漢也兄幸草狀弟當作傳狀如畫之有朽一落俗手了無生氣矣

復以遜兄

下筆惟無心者能斷之禍福太公就無慾者能明之張華陸機潘岳之徒非不以死生禍福爲念而矛蹈不測豈非牽累太公就爲患邪易曰進退存亡不失其正又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繫者亡之徵不累則不繫不繫則得

正

又

蔡生詩淸潔可喜但胸中多一影子此病大難攻取段善才琵琶須十年忘其本領而況根于性情陶于道德者乎檇李歸來便與兄作世外計詩一紙三首兄讀之堪擊鼓唾壺否別書四紙皆近代事文章氣節于今掃地可惜之坐右消磨壯心

與汪介人

公而異才文氣如怒濤奔馬當縱其所如聽其自止此水到瓜熟火足味羨之說也寔絕不可令作論刻艾文章之道濫遂雜盡一刻木自以爲是矣論者古人圖將

對症有爲而作所謂借他酒杯自澆磊塊實與過厺白
骨無干天下古今事孰萬端涉世極深讀書極富不能
得其情狀柰何令兒輩置喙趙括徒讀父書故趙亾稷
下學士坐而議論故齊亂況才未必逮古人邪弟夔卽
君直道所見幸勿怪

與王觀察論丈量書 壬辰

丈量荒田一節因官病里長隱匿須履畝清獘愚民躍
然稱善及官役下鄉閧言不便其故何也鄉路寫遠有
一日二日三日之程派書弓手衙役供給紙價賄賂需
索不一今歲大旱蕨橡菱藕略盡所以無大殍亾者則
戶口少新畬未起稅故耳一旦丈量費將安出況荒田

乎在荆棘虎狼中自古開國荒田多行蠲免招徠墾闢
漸增富強卽以近代言之宋有天下當五代大亂之餘
至景德凡四十餘年天下賦租田纔一百七十萬頃又
七十餘年爲元豐始十四百六十萬頃外此仍多租賦
所不加神宗用呂惠卿手實法鄧綰抗疏不三月而罷
高宗初江淮荒殘更不租賦理宗令州郡排定保甲手
實丞相謝方叔力爭得罷金泰和中高琪欲閱民田右
丞高汝礪論止之元旣得宋命諸路達魯花赤勸誘開
墾阿合馬謂江南稅不實宜覈世祖慮擾民而止延祐
初章閭言熟田隱匿宜令按實不實者杖流數年民不
聊生盜賊蠭起繇是觀之利害瞭然可見洪武二十八
年令新開田地不起科所以勸墾闢也頃者大軍在境
飢饉連年藉口攤賠在在揭竿丈量一行必加急迫以
方招徠之時而行府怨之政事之不便無如此者夫先
王之政寬嚴相時故解網非好生也慮窮獸之搏也遺
穉非施仁也慮窮民之迫也孟子曰是乃仁術也云爾
如上臺必欲丈量曷少假歲月哀鴻稍集行之差易千
里安危懸在公祖公祖得民心未可更僕數何所忝忍
不痛切一言乎生二千里還鄉所期欲足因其關係安
危非強欲知人家國冒昧希鑒景星頓首

與麗州守論旱書

天災流行旱暍日甚老父母憂懼憯怛爲萬民請命治

生輩不勝手額然兩月來上自監司下至庶民袒裼呼
籲跣香壇壝如此不雨不宜更求鬼神昨雲雷稍興梟
風奄至拔揭廬舍損殺林莽此天以示怒而猶令無知
小民妄稱符籙縱誶嫚以褻天威理之甚不合者雲漢
之詩曰敬恭明神宜無悔怒願執事撤公壇壝遣還術
人昨見父老歷籲聚語皆言救荒無奇策但得緩征勸
富戶出糶則人情少安斯言有理凡民有餘備飼救之
毋虛負時日而望之愚術人冢相詒問輒敢奉聞皇恐
裁拜

與翟方伯論積穀書

去年大河以南吳楚大熟數十年未有故雖大兵民役

休息其間難得者勢易失者時凶豐十年率相準往者
飢饉加以軍旅有司束手相繼得罪公何故爲公私無
儲蓄而不預策於平時也楚俗愚褊不知遠慮歲凶富
戶封囷待價貧者詣門貸升斗不肯假而年穀一登遺
秉相望縮繹入城易錢錙銖掉臂不顧訶聧且多惡足
蓄以致出貿他境四五月間雨暘稍愆穀價頓踴封囷
乞貸如前豈不大可恨哉今連歲大熟明歲或不可知
春秋書大有年劉向以爲災何者變生於盛滿而禍伏
於不備也今也分令郡縣乘時大收穀前朝之制有社
義預備諸倉有羨餘有勸義民殷實輸助年來一切因
循大兵供億不可緩時刻輒加派里長勒取鋪戶倉猝

難應鞭撻隨之壑乎何荒政之不講也夫荒政不在凶
年而在豐歲豐歲勸糴凶歲勸糶勸糴則賤不傷農勸
糶則價不頓起二者所急於今則勸糴勸糴之法當自
官始其法云何鼎所謂社義預備諸項是矣且穀賤農
傷折銀不得如期足額何如勿令改折止納本色泥沙
狠戾之時一聞此令必踴躍願納以今年事勢計之兩
三月後本色所值過于折色利入于公而民不困卒者
遇軍旅凶荒出以應之而民不知此李悝所以強魏長
孫平載胄所以富隋也漢元鳳時以百姓未贍許三輔
太常郡以菽粟當賦古有行之者矣至於多方委積誠
在老公祖與撫按公祖神明其用某藪讀公經濟諸書

建倉講約易田等法歎爲救時良相故敢進言于無事
之時何者大有之年機勢可乘慮其難得而易失且毋
令上下交困有司獲罪執事留心景星頓首

與姜如須

舟中醉後望半塘水月如練信步至虎丘嚴風振條枯
影在地笑謂沈古乘此一幅郭河陽蟹爪筆法也今夜
月明試往看殊勝紙窗寒檠翻畫譜如何如何

答久上人

行若獨車輪嘗畏大道覆止若圓底器恒恐他物觸行
止既如此安得不離俗此唐一老衲語學者須不作俗
事不作俗想久之自不作俗語若碌碌市井中求其有

超然意不可得矣

寄龔仙居

到西湖無餘事惟舫無游女六橋無花柳湖心無亭孫
隄無芙蓉木犀保叔塔擢太一面南屏山脚葑寨數里
林處士斷碑臥豐艸中放鶴亭馬糞盈尺耳天台之約
目下家累羈絆正如驚雞贅字兩頭牽曳終日不能移
一步九月初定過山陰一了湘湖耶溪之緣有便過仙
居石梁天姥龍湫五洩當挈雙鳧以從

又 楚雲和尚五家艸法有爲帖

有爲而作文作須有用撫畫粉本將安用之星拜白

答陳稚白 乙酉冬

勞生世才二十五年一切已烟雲過目何況五六十歲老了世出世法忍辱第一奚有鄉里小兒之笑罵我長房不食饕餮惡蟲遂不得仙趣句踐嘗糞得覇吳今罵和尚喫屎和尚豈真能喫屎哉若真能喫屎真英雄真神仙矣

寄賀尚書

交文士如近小兒始覺其可愛漸畏其無賴魏武于彌衡楊脩亦如此耳

與黃陂令公楊簡庵

老父母治黃名績顯著伏聞歎息久矣第有爲執事一言鄙聞治民與以無事則智者無所舞其巧勇者無所

肆其怒與以有事則愚者盜巧怯者盜怒蠭起蝛射亂用是生如投鏰一節雜投而簿責之既無所主名忌憚跡絕飲章遞造俊其私讐竊爲執事不取也昔趙廣漢爲缿筩以購告訐則過戮得罪王沈懸賞格以求直言則稍稍不從何者人情喜訟造作誣偽抑之不息顧縱之乎教猱升木如塗塗附詩人之戒可不戒哉且匿名文書久奉詔禁而執事故違不便盡取雜投筩覽過封面火之道衢造過者知奸狀已露伏恐藏愧得以自新而挾讐者無所俊其意所謂無事治之老父母曰晏而坐恬澹條養太平之福何以尚茲其非游說竊謂吏治大體乞爾爲知我忠告鑑察不宣

答周櫟園

書賈來得芳問如渴飲玉漿種種惠書識精選當尺牘三集甚有佳義或令頤解或令汗下或慨當以慷或抗然以悲誠珍廚之雋乳藝苑之珠林也即當遵命作序奈且不暇敝地奇荒流殍滿道徐于星公祖募粟行賑移檄各縣活者實無慮數萬而粟入不繼饑民日集漸作疫症兵革息而饑癘作可勝痛哉可勝慮哉其家戶四十歲纔不支三兩月救死不贍四月以來不知筆墨何物再讀古文選持抗頹風一歸大雅雖作者未純而選者之大意已見亦定有續集用廣表章其前後作盡歸丙午一火零星收拾僅八十餘卷總寫一部呈合肥

公欲呈左右無力更寫竊謂嘉隆推王李近日推歸茅同堪嘔噦欲竭不敏綆短汲深櫟園足下可多讓哉適因敝鄉銀工南來藉便修候兼謝對非之釆此工能纏朱提如髮作器一器一纏長十餘丈盤旋成亦技之至精者矣倘取而試之謂其有合于作文之道否耶

與佟滙白乞葬錢塘令公書

自先母變後病眩運自分不復人間以家嚴故強勉視息年兄不以爲不孝而垂慰問痛可勝言感可勝言秋暮定奉先恩姑先慈兩匶歸楚盡鬻衣物度可買舟及家戶兩月糧足矣惟有一事乞之年兄族叔祖故錢塘令名咸建者順治二年　天兵下杭州解印遁去貝勒

遣兵追還不屈斬之臨刑士民哭聲震天　貝勒聰明
仁勇曰自渡江來僅見此知縣令棺斂露法相寺過者
酸鼻竊念錢塘之死非有拒師逆命不過太官不屈已
耳宋趙鼎發死池州元丞相伯顏具棺衾祭葬文天祥
死張毅甫收葬吉州謝枋得死亦許其子葬信州　大
清聖政優容度越前古有何介意既死之骨今家君親
具狀送臺乞轉達撫軍推恩許葬家君此來費出身任
如被杭人一文之賻家君不為也臨啟懇切辛卯正月
九日不孝昇星稽首

答張吉如

乳母來得正月四日書又得田鎮湖關二書　二千里外

半載之中三捧芳訊喜與感會老姐諸甥合門福祉甚
慰甚慰弟歸蘄值歲凶米價反過吳書籍散盡又無可
與語作草廬先母殯所半以安家服半與妻子處弟于
屏風中設一版二三日一櫛頮再飯之餘抱膝顧影見
日光移過然知復暮矣兄誠相念藏書寄三五種是望
蒙示七言律老健可喜惟用韻小未當耳即君近何工
課學者當擴識量為先不然百歲終面牆也癸巳三月

復潘大生

辛卯扶先母柩歸楚奉家嚴挈家人三十口株鄉衙泣
二千里之遙及抵蘄荒山大江蘆茅浩浩城中草屋百
餘間几榻倉凾皆用石以瓦代椀楪獨非兼肉不食飲

啾狼籍若有不克終日計者心甚憂之既而大旱地震
山裂[illegible]怪風大雹池水立如柱雌匹化為雄雞羣飛
登將門牙旗而雛虎發蹇鄉道或伏入竈厠下食其一
家盡取盆甕戴之銜床置戶外登牀人立肅舞或泅水
逐人不得齧渡船曾網以泄其怒太年官查丁男萬有
七百而虎連歲食男女千餘弟嘗夜讀書映牖熒熒如
兩點燐移過數武咆哮大震乃悟是虎又嘗暮夜垂頭
離腳童子執短梲捶地罵曰咄咄何不向有猪狗處去
弟不覺一笑楚地安危大約可知矣遠荷惓問感切令
兄中丞誌銘出杜于皇自是佳手辱命作傳雪夜起草
馮訓導厚敦狀是何人作筆執翩翩但江陰不安曰澄

江訓導不安曰分鐸縣丞不安曰尉古者丞自丞尉自
尉丞位在簿尉上今之丞非吾之尉也此時手習氣之
[illegible]弟亦成一傳兄試藏之開公亮先生墓草宿矣為位
痛哭為文哭之道遠不能致絮酒謹詩文各一通委造
人焚之墓前或求于魂或求子魄也周簡臣先生書來
[illegible]老友簡臣亦老矣二三忘年都自零落與言愴然
季滄在光化書一函委使者附太燈下呵凍不盡萬千
癸巳十月

復趙觀察辭崇祀鄉賢書

承諭先曾大父[illegible]巖先生鄉祀已今官吏擇日迎神主
入祠且感且愧即當沐浴造謝雖然有說先曾大父矜

於萬曆癸丑歷今五十年前兵憲呂公祖移文督學中
部崇祀蓄郡紳士各舉其先不謀于衆不問于家君遂
引先曾大父爲首至今又二三年竟未送主者曾大父
有遺戒也宗曾伯大父于萬曆辛卯李郡紳士不謀于
曾大父請核俎豆如例曾大父聞大動臨化戒家君勿
復諳我是非可久之道以此五十年郡紳士屢舉家君
屢止非不謀而舉家君哭失聲昔羅念庵過吉州見先
人神主泣抱歸唐荊州至引三桓爲詆笑家君非效二
公捲有先人之遺命在寧辜公盛德不敢獲罪于先人
伏爲亜察不宜

復許有介

六月廿九日書開緘如面念之悔生云云良足於邑然
何怨之掛也古今治少亂多聖賢處此或饑寒橫逆奴
款鞭笞分離蕭秣惟能不怨者身名俱泰足下奈不至
此而怨過之何志道而未之聞也僕怨人也然知不可
怨亦惟不可蓋無可怨者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
而致者命也至於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而吾之怨
安歸乎孔子五十知天命知此天也知此命也故曰不
怨天又曰予欲無言記者曰子罕言命言且多事況怨
乎眞足下以此自廣也別來仍處荒山先慈墳土未木
家君春秋高安故鄉四方盛歷所騁得一隙地種茅
與仰是神仙詩文雖于性情無益爲之猶賢乎已吾輩

無緣樹見則有立言一端足下壯年才倩荐代而咄咄
自疑毋乃因餲廢食懲羹吹虀邪屬望不淺努力努力
一詩聊達想見掀髯道里三千嘗焉變往乙未秋季其
日

與王子雲

廿年離思意外聚首再丞江干蒲帆東下矣王觀察公
見過其衛述先生之才之品之窮誦少陵寄王錄事詩
激之王公頗佇望不知復約秋後也前月雨土是月戊
戌震雹大雨雹殺麥豆蔬雞犬夜大風拔木壞廬舍坊
表壓死人畜先母殯宮石崩牆塌而棺與巨礎平移三
尺略不礙損此一異也毋素有神靈前殯崑山以小舟

載就大舟歸楚河高橋偪棺不能過逡巡水落五寸僅
能過之人以比子輿灑瀨定不爾也惟先恩姑寄空崑
山未歸殮一痛一絕少有因會使往經營矣二公節既
在巳東聞之甚慰賢者有後復何疑哉詩六章奉寄暇
豫希垂和比來饑欲死日飽涓川千畝徉來不能一飯
雲山在目何時詣五老侍杖屨游言之津津癸巳月日

荅方安劉

去冬坐蓬草小价至自吳傳有良書捧誦開函喜不自
定引類罕譬推獎殷勤何足下古處如此僕郄在南都
層層而蹤何足稱數而以魯連喻之山居力道痛自剗
除獨于文字放置不下將無疲精神于無用之地邪知

我如足下當有以規我何反過譽惠詩如玉斧斫七寶
月輪光怪得未曾有足下少年將來何可量恨乏報章
益增悉悚心親地隔豈有神飛

寄施愚山

市汊風少息得近體二首奉懷十九日抵章門夜北風
怒號黎明枕際窺雪高數寸忽鶴髮兒輿而至者后莊
先生也寒栗指直不得結帶后莊邀止廬中登讀書樓
望西山不見雪容如飛蝨莫辨天地少焉洲渚畧見雪
所平鋪皆受春水處晃然白波萬頃近午西山漸露如
夏雲奇峯不復作山觀矣與后莊公霖舉酒以絕足下
愚樓望閣皂蕭灘定不及此書爲足下一快廿日北風

益厲爲文禱張睢陽祠下甫出廟門旗脚漸轉南飆頓
作明日恐分宮亭之帆江口琵琶愁增離緒材官待至
吳城遣還

寄徐存永

別來載逾寒暑江漢雖上游來閩者絕少弟又僻處荒
境未得修候習中口中時有一抒永有介四月初若交
牀坐槐陰忽得艮書頤解倉翁八閩倥偬書生活計艮
苦弟十餘年來楚兵火後丕吳吳兵火後丕楚陽羨之
田未買柴桑之業久荒足下尚擁書數萬卷儻則蠹魚
饑炊比來貧困過足下要自義命宜爾別後得詩百首
雜文十數首足下變吾文恨不令足下見儻於四詩春

秋有所晉窺欲以二經表裏成論如韓詩外傳老大無
所見借此申意然爲之亦難矣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至
於春秋則曰多微辭是辭達孔子不盡然也元次山曰
處亂世患諷諭以全意然則辭有不能達而微言諷
諭或者無不可乎南平令顧吏也大計黜削流寓邯鄲
妻子居窮山竝日而食廉吏不可爲如此昔賢長往豈
得已哉衡量重輕久定於胷故耳虔臺開府前雖有約
穩侯數過非杜甫得意事遍思閩越無契厚可爲足下
介紹者徘徊傷悲柰何柰何有相知來官三山斷未有
不舉相囑也忍貧強飯

又

奉書喜慰五言律自然澹宕不減高岑吳曹能始先生
百八十韻敘辭淡穩波瀾老成起臥循覽至于累日甑
儈孫之画坐幼安之碑不過是矣然亦有說昔周幽王
遷東作文侯之命蘇氏曰宗周傾覆禍敗極矣而其文
旋旋焉與平康無異其頹靡廢墮不亦空哉建炎南渡
有侍臣劉子陛下歲二月東巡狩至于錢塘人皆笑之
足下扈駕下三十二句得毋類此且哀定多微辭在風
人尤甚不則非溫柔忠厚之教矣冬熱病寒使者言發
始修書山長水遠送目憐風敬想同之

又

來書見辭不疏率之罪誠所難揜扈駕下三十二句蟲

書未盡請明言之可乎夫智周者慮淺慮淺者辭遠慮
淺辭遠則忠厚惻怛忠厚惻怛何若子美子美達行在
則曰司隸章初覩南陽氣已新收京則曰須爲下殿丞
不可好樓居建都則曰雖倚三階正終愁萬國翻畢耀
辟璩除官則曰宮臣仍點染柱史正零丁送嚴武則曰
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其立言如此足下當一隅危
以盛自夸飾來書云貫一時之盛嗚呼何盛之有昔曹
俗好飾而無慮于是詩人作蜉蝣檜君亦好飾無慮于
是詩人作羔裘鄭叔段勇而無禮于是詩人作大叔于
田魯莊公媢于威儀不知大義于是詩人作猗嗟衛宣
公內政淫亂于是詩人作君子偕老其辭若美之其實

淺刺之足下云云殆笑闒之君臣效虛文而忘實禍于
陽井蛙之流耳以是云刺則可以是云盛毋乃遠愧風
人近慚子美乎人病不自覺僕病亦如之足下亦當痛
砭千秋遠道情兩見此足下書來今年正月十九日得
足下近狀于今年十一月晤林茂之許箬繭于白門知
移居甚若可爲柰何念櫟園與足下舉想斯在如形顧
影闒足下將棄闒孥孥他往誰爲劉表可以相依故國
山林飲露吟風且足忘老足下止矣

答陳士業

承惠方氏周易時訓最會太溫圖說太多近於雜矣易
理無窮千圖萬圖無不可者且有不能圖不必圖晉公
明不云乎善易者不論易也晨與愚山極論亦以爲然
愚山文人道人也白鹭書院語錄刻否轉索一部觀之

復汪掌懷

木蘭諸家說異本草綱目欠明東璧引白集生巴蜀涉
冬不凋身如青楊有白紋葉如桂而厚大無春花如蓮
花香色豔膩皆同獨房蕊有異乃眞木蘭此說誤矣是
木蓮非木蘭也白咏木蘭有紫房日照臙脂拆素豔風
吹膩粉開膩如玉指塗脂粉光似金刀剪紫霞之句又
李義山弄粉如傷重調紅或有餘刹長卿映日成叢益
搖風散錦茵菡萏千燈焰芳菲一兩句皆誤也段成式
云木蓮出忠州及卭州葉似辛夷花似蓮卿香山諦忠

州游臨卭白鶴山所見雲南志木蓮花樹高大葉如枇
杷花如蓮有紅白青黃四種是矣而木蘭則棱桂之屬
也左思蜀都賦其材則有木蘭棱桂並舉稱之東人呼
爲山桂陶弘景疑東人以山桂皮當木蘭爲非陶氏已
不知山桂卽木蘭矣別有一種似木蘭亦名山桂但皮
微香不烈耳梁于巴州置木蘭郡如潯陽之木蘭洲隋
改梁蕭安縣爲木蘭縣皆因木得名也木蘭縣今黃州
黃陂縣是有木蘭山古多木蘭故名一說離騷朝搴阰
之木蘭卽此阰陂同則楚之有木蘭久矣今土人以木
蘭爲附會可一笑也據蘊領韓保昇皆云木蘭高五丈
葉尖狹光淨背起三縱紋如圭葉皮香質與棱桂無大

異雖夻皮不死與木進玉蘭遠甚又木犀亦非巖桂淮
南招隱士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蜷兮枝相繚
山氣巃嵸兮石嵯峨谿谷嶄巖兮水曾波故後人名梫
桂曰巖桂安得以木犀當之木犀別是一類小爾雅謂
梫桂一名木犀叢生巖嶺誤也尸子曰春華秋英曰桂
言桂有二種春華者梫桂之桂也秋英者木犀之桂也
有實曰華無實曰英也但木犀有結實者春華夏實青
色似蓮子而頂稍偏花性熱入茶酒蕪霜多食動陽明
燥火枝皮皆不入藥非梫桂木蘭比也不宜附入梫桂
下弟謂本草綱目欠明者此

又

承問崇禎漏刻嘗聞諸先君先君曰十二時不可移易
者天也刻漏多寡則人爲之古曆晝夜百刻冬至晝刻
四十夜刻六十夏至晝刻六十夜刻四十二分晝夜
各五十一時分八刻一刻爲分者六十十二時共得刻
九十六爲分五千七百六十餘刻四餘分二百四十而
分布之十二時每時得刻八復得分二十是每時得分
五百蓋初初刻得分十初一刻初二刻初三刻初四刻
各得分六十是曰時之上四刻正初刻得分十正一刻
正二刻正三刻正四刻各得分六十是曰時之下四刻
總十二時爲刻百爲分六千此古法也漢哀帝增刻百
二十梁大同十年增百八十隋陳唐宋明皆用古法大

統曆全依元之授時惟授時長極六十二短極三十八
而大統遵古微變其法每一時大刻八小刻二一晝夜
爲大刻九十六小刻二十四以小刻六淮大刻一總爲
百刻上半時大刻四始初初次初一次初二次初三最
後小刻爲初四下半時大刻亦四始正初次正一次正
二次正三最後小刻爲正四子時則上半時屬昨日下
半時屬今日貞下起元一陽來復之義也正統已已曆
冬至晝刻三十九夜刻六十一說者以爲陰過於是有
土木之變自馬融定二分晝夜各五十以日出入爲限
而蔡邕謂星見後爲夜不見爲晝日入後三刻日出前
三刻皆晝晝漏刻五十六夜漏刻四十四鄭康成謂日
見之漏刻五十五不見之漏刻四十五與蔡氏爭一刻
是二分仍晝長夜短明知晝夜平分恒不使陰與陽敵
扶陽抑陰之義也祖冲之法冬至晝刻四十五夜刻五
十五夏至晝刻六十五夜刻三十五零二分晝刻五十
五零五分亦扶陽義也崇禎曆徐元扈用西泰法晝刻
四十八夜刻四十八長極五十九短極三十六各有零
分總爲九十六刻除太四刻又除太周天五度四分度
之一每度定爲六十分以合九十六刻計每刻三度四
十五分中星朔虛氣盈皆與大統不合此亦前輩屢欲
改正之歲差也惟除去五度四分度之一不無疑義先
君之說大畧如此弟於律曆不能窺其萬一竊謂漏壺

用刻百二十百八十不過增箭用百用九十六不過減
箭漢法以器盛四十八箭壺盛水懸箭上節而下之水
水淹一刻則爲一刻刻者箭中刀刻痕也計一箭二刻
四十八箭共九十六刻餘四刻正日未出已入之際也
日行雖有盈縮而天體之廣大度數之遠近自若也特
曆家算法不同如太初以九九八十一分爲日法太元
以八九七十二爲日法大初以四八三十二爲杪法太
元以四九三十六爲杪法或以一千三百四十爲日法
七百一十一爲閏餘郤子用三百六十分爲日法九執
曆回回曆泰西曆皆用六十其實郎大衍三千四十之
日法一千六百一十三之閏餘也天度古曆家亦有不

同虞喜以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六分何承天減半分
郭守敬以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杪其實
郎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之古法也立法雖異理
終一準惟是人定勝天若馬蔡鄭祖扶陽之義不可不
存語曰化國之日舒以長其斯之謂與又中星之說今
古大異此是歲差嘗考大統曆法前後諸說不同其曰
芒種與小蒲同立秋與大暑同爲說尤䟽至萬曆初定
冬至日在箕昏奎中按元年癸酉十一月十九日丑正
二刻冬至日在箕五度差授時曆四度而嘉靖初欲人
鮑希正謂冬至有一定之法多在時之八刻其說又不
精也大約中星分杪逐歲密移南北昏旦地形偏正高

下之異又無漏壺眞正時刻難以針指尺量而針性既
恒偏丙尺又遠近高低所以難論也中星一準斗指無
差郎知置閏得失上天垂象最易簡史記所謂舉正於
中是也見大火之西流而後知太史之失閏非往鑑乎
若夫歲差既久而執一定之說以爭之亦不知會通者
矣表景之長短望極之遠近昏旦之早晚日月食之分
數各有里差則中星東西度數分秒亦異未知今靈臺
法何如也

答談長益

承示李賀詩注博雅過諸家前曾益註可稱詳贍惟不
得其神理肯要正如楊蕭注太白耳某曩有注尚未脫

藁畧錄大端一二高明擇之徐渭注僞書也如臺城應
教人天子曰應制諸侯曰應教徐云郎應制榆穿莢子
眼柳斷舞兒腰漢武帝時有榆莢錢劉宋廢帝有莢子
錢徐云眼當作服顏郎身已老顏酡也徐云子淵淚濕
紅輪重輪本作綸誤爲輪漢章帝本紀二年四月詔齊
相省冰紈方空吹綸絮方空若紗薄如空也吹綸輕可
吹嘘也後人以爲婦女巾帔梁簡文枝間通粉色棄裹
眹吹綸費乳金輝起搖步紅絲發吹綸庾肩吾粉白眹
輪紅沈約書扇迎初暑紅綸映早寒庾信行雨山銘俱
吟錦帔並脫紅輪是也製如席帽面罩楊用修疑是煖
扇因梁張纘謝賚果然褥啟吹綸愧暖一語相踵而誤

耳徐以爲車輪燈花照魚目魚言鰥也愁不寐也易林魚鴨雞視是也徐云自謙非明珠神血未凝身問誰言在胎陰中七情未具我爲誰邪而今情累若此語最奇徐云見美色神蕩春坊正字劍子歌直是荊軻一片心莫教照見春坊字劉晏七歲授春坊正字帝問卿官正字正得幾字對曰諸字皆正惟朋不正諷朋邪也賀正用此徐云莫作書坊爲刀皆可極笑徐雖臆說陋不至此董氏子所謂擬仲者假託邪妄俱勿取申胡子觱篥歌序係四月而歌有今夕歲華落之句賀蓋用漢武故事宮人麗娟於芝生殿唱廻風之曲庭花盡以飛花席上故上句云直貫開花風天上驅雲行歲華落暵容色

也非賦秋也水光蘭澤葉重帶剪刀錢古本作澤蘭男錢澤蘭婦人和油澤髮一名女蘭一名孩兒菊女子小兒之佩也梁武帝時民間交易有男錢女錢稱錢婦人佩男錢爲字男之兆亦佩古刀泉長二寸許形如篆書泉字似剪刀一孔左文曰刀右曰泉用修在滇得花蘂夫人所佩正此作剪刀錢亦通今云帶上紋非是醁醽今夕酒緗帙太時書古本作綠醽對緗帙綠醽見雜俎餘書或作酃淥醽醁酴淥而無醁醽大堤曲即食鯉魚尾炙食猩猩唇國風牂羊羵首羊力在首魴魚頳尾魚力在尾鯉尾喻心力猩唇喻甘言雙關體也吳歌阿郎喫儂多少儂喫阿郎多少鰻鯽此意今云鯉尾猩唇

味美何關意趣十二月樂詞啾啾赤帝騎龍來啾啾無義理當作秋秋古樂府龍之秋秋龍飛貌也劉後村云賀有中表妒賀投其集圊中故傳世絕少鍾伯敬曰杜樊川序賀自定二百三十三首今正其數伯敬未深察耳外集二十二首正後人因杜序竄入舊云鼂子止得之梁子美家好事者爲之也高平縣東私路一首按唐高平縣有二一屬河東澤州今山西澤州高平縣一屬關內道原州今陝西平凉府開城縣澤州之高平太河南衛輝不過五百里若原州之高平去遠於肅宗廣德元年沒吐番不應到彼且外集語氣不類賀生卒年月史及李義山傳不載據杜序太和五年賀死已十五年

則元和十二年死年二十七則貞元七年生河南洛陽人非隴西也傑有辨今書上并惟擇之注嘉客繕錄不一不一

寄許芳城

弟歸楚無從問足下動定疑尚在越不知還歙久矣程非二言足下得丘明之疾痛也何如口占一詩清旨投杖適時平白髮城南眼頓清截取臂來成底話卻君心眼正分明令侍史朗誦當爨然放杖而起也新安江賦波瀾老成木玄虛之賦海郭景純之賦江得足下而三開足下著逃富公郎能受父書可喜孰甚程非二良友也是皆後來付託足下收視養虛於道益近道家言子

欲夜書修常居子欲不廢修崑崙崑崙在泥丸上三寸常居在兩目外背後五分存神注氣久必霍然況能不廢邪弟淚跡欲浦行還故山足下爲道珍重且云莊子嚗然放杖瞑池錄當作槩音槩加从口非

復張長人

兒之文譏矣論瑯瑯歷下歸安鹿城折衷頗當墨池記在小品中尤矯矯然有爲兒規者近尚八大家亶言起伏段落呼應爲工而不知行文之自然初非有意爲之也乃家居韓柳人握歐蘇自刻自評其篇幾段其處應某此兒童之見不足道也相美人者曰此段爲頭爲胷爲腹爲尻爲手足是磔之矣神龍騰空蜿蟺變化不知

其爲幾段也而曰吾一段伸一段屈若馭風若躡雲有是理乎自歸安鹿城之說出後生淺學折腰齲齒而古文荒矣畫竹者兔起鶻落胷有成竹天之生物也具體於胎不節節而生之良工揮斤不無節目而刌度先定辨士應變風生從容自若今之爲文正如傖農訐訟抵俗譌作抵掌竊擬往復訊荅又如媒學夫人簡言矜動愈見蹶鄙彼貴夫人談笑說鹽米意簡而言有餘故夫段落呼應指字凝辭爲工者是傖農之擬訟而獵媒之簡言也以兒才志埽滌掀翻何所不可顧取歸安鹿城月峯荊川箱閣詩書束之高閣如是數年弟雖駑當與兒極論之

示兒

兒曹近作何工課當擴識量爲先要從違難處入

與吳吉先

表姑夫計至其正在沈痾哭無聲淚令小閒遣小兒先弔喪次承諭新尹修志索其前撰令祖明仲先生傳前已[illegible]呈一通藏其稿不復示人矣令祖先生立朝鯁直身後論者不一其欲薦此傳抽集中使讀者刮目正自可傳數年前有人作他人傳者風影之論偶及令祖致前公作絕交之書今淡居黃公所修志有令祖傳只此已足其撰並不序事節取幾篇奏疏使讀者自得耳張劉二子手筆皆可傳足下往請申公論於將來惕浮言

於既往料必欣然握管也病愈即來會哭冬寒勉進餐粥愴惘不盡

示友

陳士業云冥器楮錢禮懺拜七不知果有益否而意在厚吾親亦空竭力盡情以求無憾士業斯言出康節卻子故僕於先慈先君子之喪皆禮懺七日誠以鬼神之理幽明之說不敢斷其無也晝而結習夜則夢之今之鬼神亦是結習久而成夢者周禮有贈夢則冥器楮錢禮懺七日謂之贈夢亦可也

于北溟郡侯

入夏天氣頗佳農事似可無慮長年喫飽飯便太平盛

事矣倚庇倚庇外寄到鮮筍六十斤此君淸風高節正
可遣侑退食也

荅蘇崛禪師

承教論良知明徹痛快陽明躍如未發之旨而大師演
發明之而得之者也但知能不得分爲二佛典云父母
精血二滴合成一滴大如豆子名歌羅邏是歌羅邏有
三事一命二識三暖卽知能之本此時五陰中塊然無
體區五陰中一切營爲知煖而命煖卽是其能故曰事
房生而知乳五官之知鼻先于口故知字从口知飢而
求乳是良知也與之乳而知乳是良能也知與能無內
外無先後孟子先言能而後言知可知知能無先後也

知者其志也能者其氣也志至焉氣次焉志之所至氣
卽次之之所至志卽次學者不明全體大用是以近于
告子或疑王氏專言知不言能此說非也王氏言知卽
其言能能務近務終其身反覆十數萬言亦言知能合
一而已嬰兒知饑不能辨良毒似乎知先而能後啗之
以辛酸未嘗不吐也能飼飼而不知入井之害似乎能
先而知後及至夫湯火未嘗不卻也是故聖人言致知
致知者致此知之能也通乎晝夜而知卽通乎晝夜而
能言知而遺能聖賢之所訶言知而撥能王氏之立教
言知而遺能亦卽大師淡中所謂禪縛也而王氏之學
荒矣某所見如是某頓首

復徐方伯 戊午二月

本月十九日正脅疾偃臥忽奉仁教汗背溼浹某少
壯失學年老多病素伏丘壑舉動疏狂沐猴不可被衣
冠爰居不可饗鐘鼓至於生平文字意至則爲時鳥候
蟲衰病別鶴豈可落筆中書之堂對揚
天子者耶若王文康知梅聖俞欲留于朝終不果薦盖
有以也若公祖舉主可弗愼歟某諸疾日親心氣漸失
州縣久有待詔非才近于竹中結茅半間效楊沛之瓜
廬[illegible]閉之土室攝入其中用養生家言塞兌導引以
畏生惟是八口饑寒周急賑危不能不望知己仕宦
二字非所敢聞別有呈詞附在州詳伏希收回成命又

鄉紳盧紘家產籍盡暮年一身力竭心竆欠一次耶劉
宴被籍止兩車書二斛麥今紱水落石出和盤托見通
郡莫不灑涕旣撫憲不便移咨江南惟有募化可求以
補不足勢非少寬限期必隨新例發還無益國家徒殺
竆窭老公祖幸乘春天之照轉請撫軍少假時日肉起
白骨正首狐丘老公祖之恩天邪親邪景星不勝代爲
哀鳴之至賤病倘不增亦拜見不遠不能把筆口授兒
書伏地皇恐景星又九頓首

附呈

謹呈爲多病無才萬難應薦事本月十九日奉憲牌
到州爲欽奉

上諭事內開本司查得蘄州鄉紳推官顧景星學德淵
醇文章淵博允宜薦舉所有該紳履歷事實合行查
取報司以便轉詳督撫兩部院具題景星正值臥病
捧檄驚懼感激慚愧如何可言伏念景星昔遭寇亂
流離江南順治二年秋　輔政叔德豫親王行查隨
以[illegible]官職銜開呈江南巡撫土國寶申聞多羅
[illegible]固山額真承制隨軍幾至軍中雙親齊病
[illegible]告懇歸籍未試民社曾之寸長順治六年
丁母憂扶柩還蘄嚴親亦逝貧苦流連奔丞乞食家
無[illegible]腹惟書廚心已瘁于饑寒力不遑于呫畢四
十年來著述絕少其或寫情月露寄趣戴魚壘市淺

言方悔少作卽今執筆于文士之前亦且流汗沮藏
豈堪玷名薦牘況野性靡麗取適起居又酷嗜酒飲
不二斗酩酊大叫中宵枯坐白書沈眠以致脾胃傷
損瘦矢數勤偶一周旋嘔唾不住雖鄉黨禮筵孫避
不赴愆劣若此何以上侍　至尊兼素善怔忡志慮
懵悅讀書則健忘搆詞益愚鈍耳順之年復嘗壯運
去歲八月內右臂染疾痠顫麻木有似風痺自腕至
指搔掐不知或當食失匕箸或臨書墮管瓢湯液尉
摩亦少停止驟一發動輒逾旬時顧臂自悲恐成廢
疾所[illegible]下須感而流涕雨露施惠蒲柳蚤凋雲水
閒心[illegible]歸延化日弓旌之責實不願聞老公祖衆
主責任談何容易舉之不稱何如勿爲生平知己誰
過臺下蟲續知聲大馬戀德倘別行發[illegible]曲成有造
樂借孝標之書時分仁祖之米求爵[illegible]叨庇延年
以其暇日綴綴篇章紀叙恩知鋪揚　聖德野人之
願自可千秋瀝膽輸情如斯而已脫有飾辭天日可
指不勝戰慄爲此

又寄方伯戊午三月

州詳去後小价歸來傳老公祖笑允無任感戴乃昨鈐
馬到門稱奉
聖旨嚴閱邸報六科公疏內閣開題竟不知何所繇來惶
恐失措其之無才多病既辱淚知披瀝心肝前詞已罄

惟在老公祖與撫軍公祖俯察寸悃今病能轉[illegible]
奉　名上聞　聖恩命也奈何伏冀轉懇撫軍據情咨
部草莽餘生所賜大矣撫軍一呈拜祈照察

又呈本州九月

病勢委果未痊懇恩詳憲咨部事七月內吏部題爲
請　旨事題薦人員起程日期俱限六月初十日以
前咨報如有推病規避臣部題參八月二十八日湖
廣巡撫部院憲牌到州准吏部咨開文選清吏司案
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本部題前事內開湖廣巡撫
張咨稱前薦人員王追騏顧景星稱病不能赴部
應題參八月初五日奉

旨既經諸臣以學問淵通文藻瑰麗爲舉該督撫作速
起送來京以副朕求賢至意景星伏讀
聖旨望闕叩頭三十餘年浩蕩　國恩艸莽賤生荷蒙
天語敢不匍匐就道柰病勢交果未痊旬日以內復發
眩悸鰥來沈細若昇扶進逆必中路仆殞天子召賢
原不宜以王憲伏乞老父母台臺轉詳部院少賜寬
假緩報起程日期俾得一面調治一面束裝河北苦
寒冰雪凝結非嚥治藥丸倘帶不可四壁磬懸亦料
理不易爲此再呈　康熙十七年九月初六日

沈友聖

十年內兩接翌音弟亦三寄書未審達否王莘亭歸數

不獲諸故人隻字及復往貴郡弟值遊山亦不得寄一言
函慎恨慎恨弟年來病多興減自鼓盆歌後毋誦王微
之滄海巫山之句未嘗不悲歎欲絕翁兄圖書琴瑟擅
勝人間雖無飛雞瓊樓定有桃花千樹今　聖天子振
武右文布衣之雄皆待詔金馬恐山人不免捉鼻豁張
敞眉嫵同於京兆乃細君亦在長安須說與夫人一
笑乎欣羨翁作問情語想亦掀髯也登山武靜而後結
函山之籍我輩詩命豈金石邪千秋大業乘時努力但
聊不盡

答徐盧給諫

十餘年前承領艸盧偕同李嵩岑江干一送嗣後[illegible]

絕迹候山中疏節仰欽良多老年臺先生雖龍威鳳實
爲[illegible][illegible]弟伏處草茅年及耳順矣胥皆痼疾逾三十
載[illegible]求[illegible]痰病脅竟似風痺當食或暈匕箸臨書輒失
管[illegible]夕善怔忡忽忽健忘少年記問百不憶一廢然如
此豈堪入見　至尊誤荷年臺與諸公對菲之采魂發
爲[illegible]今[illegible]力疾上路必中道顛殞年臺幸賜哀憐不勝
銘感昆山舍姪需誠偕徐學士來京弟得布悃函丈舍
姪備才有聲教誨想徐學士亦當言之引領北風臨書
震悚

邵子湘

石陽一別迄今江鯉無尺素楊陶老守潯防黃意台駕

訪勝匡山赤嶼則敝廬不遠乃竟爾寂寂殊增快悒海
內詩人如林確乎可傳如吾兄與山陰徐伯調正不多
得內外薦牘未睹姓名豈希世之珍不求爲售豫章之
幹并刈薪爨邪弟衰老多病故態全消回憶鐵潭酒後
問月揮毫恍如隔世今已力求當事養疾林泉倘驚胥
楚游三逕荒蕪百年粗糲猶可止故人宿宿信信也舍
姪需誠玉峯後起之俊由楚還吳囑令代候聲款之餘
想當把臂附函艸艸

且御大兄

道既佩長加以風鶴且喜兩地安堵老年兄弟還相慰
也頃得虞功金泥甚喜繼得涮伯兄虞功姪訃音悲痛

傷心吾老年兄弟惟大家努力參究無生此身如電不可追但波斯匿王視恒河水正自如故耳大兄既不作生子想惟是眼光不可不具聞目疾尚未痊豈復仍有累邪弟絕意續絃亦未買一婢子做官二字枯木寒烟外人之言大兄勿信

朱韶九

寶綸堂前飛光喝月回頭十載未覺迢遥日把册子以當臥遊載咏嘉章真如晤對老年臺坐擁琴書風流自賞而弟逢螢懶拾芸蝨久乾近因烽火四刻杜門未移一步惟與兒子講說六書取張爾公正字通補其疏謬卯于書幅上下行間作蠅頭細字命兒謄出遂已數十

卷名曰寅公說字待其成書亦小學之津梁藝苑之候鯖博物之子海也每欲作一小像代問手筆多失摘寫君得爲弟作山水圖中戴鶡尾冠撫烏皮几其真我乎其真我乎幸毋忘之舍姪歸囑令代候統冀佳音不盡翹望

張洮侯

歲月如矢別逺十年每無人獨處想見洮侯散髮亂頭坐書巢中其氣象殊可愛也此十年中弟病瀕死者再大痛者一已成有鰥料理白頭全非詩酒而輦下羣公不知燭武身衰江淹才盡矣每讀神仙傳疑世間定何所不有翁兄庶幾近之不識許弟下風問道否楚中今年秋旱大樹皆枯弟以痰溼餘症感茲酷燥瘡瘍便血種種不堪思作一詩寄雲間兄弟煎煮不成一字偬可知矣

盧文子

太公春于潛嚴郵中寄候諸兄弟而來音杳然二董行藏久無消息言念良友如影隨形起坐之間未嘗不在送別三章出入懷袖墨痕漫滅然後篋藏每秋風暮起輒思劈蟹觀堂蓴鱸之思不獨張翰也矣翁兄年來著述多少論定幾何當今與起文治海內君宗舍君奚適哉弟瓜廬抱郝藥畏全生聞說長安但有西笑昔年五子如健犢跳梁釜山長逝弟復病衰人生樂事豈可多得

鴻飛有路尚惠遐音因風瞻企

荅徐季重

再拜季重先生足下十月客下雉始接春初書善哉季重知我者太公春閎垣公疏狠來齒名是時實病不能就道倣省撫軍凡兩報部而銓部指名規避疏擬參處老蒙 温旨撫軍卽差送咨文檄府州星夜催廹扶病上車十一月途次內黃眩仆車下折斷右肩骨死而復蘇冀得還轅而內黃令李君不敢出結沿途呻吟今年燈節後始抵都詣部驗患不允代奏及入覲保和殿 天恩隆重賜坐賜茶饌徐蒙放還四月望前出東便門買舟擬來玉峯財至淸淵漕艘阻淺回櫂天雄避暑重九

後抵蘄郡者舍姪歸崑弟候函中已預白病狀善哉吾
重來教云云非淺相知能如是乎明史責任重大未審
諸公何以下筆足下所錄名臣紀又何等義例可聞其
畧否弟今行年六十自鼓莊岔塊然獨處維是食指縣
緐若無乞食之老潛如有少陵之餓子于此柰何當復
柰何來歲春淺意欲遊浙過仁兄作數日談便郵附復
手痛不多

寄念如三弟

於徵遠接手教殷殷關注淺仞雅情星之北上夫豈得
已徵遠幼鐵兩姪能言之老弟何以玉堂爲祝邪至台
教云百鍊能爲繞指否讀之破顏一笑老矣一切風華

喜悟正如天花墜時不黏無學阿羅漢體惟是文字結
習頗未能除途中折臂豈非因緣作祟安得掃除爲使
也慘如四弟何致賦玉樓客中兩夜撫牀一慟老淚交
零今遺有幾孤能仲父志否回思昔日慨慷論心玉折
蘭摧可勝腸斷老弟宜體先人遺教修身保生勢利聲
色裘馬少年當視如沸湯毒虺勿復相近昔宋元祐時
有王景亮與浮薄往來譃浪爲事皆羅巨禍愚兄目擊
時流不禁三嘆也訒老門施行馬自當如是愚亦未往
一面然其相知相成全在形體之外獻歲發春擬有虎
林之遊定過故鄉與老弟縷縷傾倒權此已未九月

王子房心日兄弟

睽隔兩鄉歷年一紀關心世好懷念師恩未嘗一日忘
之聞子房在長安紙貴心日書劍壯遊何以江漢之間
不杭一葦山中望眼其如我何前歲又復有人持弟刻
卷來調稱是兩世兄幼弟從崑山來往迎父櫬于廣西
沿途求助先師之卒于崑誰不知而楚人反信此妄子
彼既不知弟曾家崑且手一冊子開列前此輩諸公多
無名之人不根之談時方多事不可不詳訪而愼防之
弟途中已折臂今始畧能運動以此上負　聖朝乳伏
巖壑但玉峯絕頂尚欲攜謝朓驚人句來也

荅方樓岡

適承惠二千言反覆商樂府聲韻足下殆慕出緒餘以

相挑邪僕不能窺足下之蘊而不得不仰荅盛意昨蒙
索鄙作敬呈三四去後竊自喜何者醫不自治情畏敵
料翼足下登高而望嚮明而視知旗靡轍亂者安在而
府藏瘕瘕之或滯也足下謂僕樂府云云僕亦如子恒
所言文章好惡吾自知之耳足下云未學樂府疑其難
及觀足下塞外諸作以五言律擬之溫柔敦厚得風人
之旨今辭命句有六朝漢致貞元遺音何畏于古而自
疑難邪夫美人不同面芳艸不同臭[illegible]籠之胥然自
足爲容鷃先施之袿裳亦難其態[illegible]趨步而能詡
之樂府邪今之擬樂府非樂府也擬選體非選體也擬
少陵非少陵也蓋少陵熟于魏晉宋齊廟祀樂章鋪叙

沈鬱曹氏父子壯愾悲凉是則三別三吏麗人曲江之
本領矣綠時日維泰元何須橫撰病婦孤兒短長歌咽
今人時時效之祇見醜耳鼓吹淸商情文都異用修頗
獵菁華昌穀苦難多得足下云在滇南擬百餘首何不
相示也足下指僕用正韻以爲不必夫正韻一代令典
然而僕之用之惟五排中飛來峯一首峯在二冬餘皆
一東其淙字卽潨本字說文有淙無潨俗韻潨入一東
淙入二冬妄見邊旁分辯淸濁正韻一東收潨一冬收
淙太聲十七漾又潨淙然載不悟潨卽俗淙先儒失攷
故僕于一東不用潨而用淙且古韻東冬江然用謝康
樂田南樹園一首是矣又宮人出爲羽林婦此樂府題

也六朝樂府往往似排律唐初直以律當之至李賀雖
律亦古韻矣又僕艷體五更十五韻次宋畸十六韻亦
如賀東冬然用又嚴州道中八韻惟春用二冬計五七
排三百餘首僅用正韻此而已足下謂高陽張徐青田
潛溪義烏諸近體無一用正韻者此言誤矣高季迪坐
事誅于洪武甲寅先一年壬子充使雲南殉節明年青
田斃徐幼文于已未庾死獄中是時正韻未出也宋景
濂則手定正韻者楊循吉張來儀最後卒他如胡光大
陳允宗王時儉王孟揚周公敘諸公集中皆時時用之
足下未細閱耳足下謂正韻非謂詩詞而作則奈何以
韻書之足下謂正韻宗三百篇其實非三百篇也洪武
末更訂孫吾與韻會改名通韻未及流行逮箋說與陳
第詩音出而論正韻者始一變僕于說字中頗皆有數
聲借一義者則依聲爲義有一字借數聲者則義不隨
聲故律體非惟句終不容誤押在句中尤當審之僕按
義定聲不敢溷用惟樂府古體準四詩離騷以其爲五
聲迴轉之祖足下云五經詩易皆韻是也至引魏某云
五經有詩如五倫之有朋友何謂也易書禮春秋當配
何者一倫邪足下云徐袁鍾譚不爲樂府今觀四子惟
中郎數首思望太白樊籠天池橫出之才七言律別升
一座樂府可弗作竟陵讀曲懊儂且苦不老況其他乎
天資難強皆可勿論曩施尚白議僕樂府與諸體漢魏

六朝三唐無所不有而又時雜子瞻務觀大年僕隨自
笑如弇州云興到不須刪耳世之目弇州亦病其雜然
而說文不云乎五采相合謂之雜雜豈爲病邪足下謂
僕本不雜僕恐未能雜耳足下又曰錢受之雜也一篇
之中雜鄭互奏恐有持而議之者故詆譏滄浪須溪以
豫雜天下之口僕少時亦言之然非牧齋定評也牧齋
指摘滄浪須溪之評論獻吉之紕繆謂笑于鱗醜譏季
重友夏說皆可聽惟于樂府獨尊長沙諸體盛推嘉燧
是謂過矣寶之僅是一格長慶新題廉夫鐵體之後勁
耳松圓特謝茂秦宋登春以來之錚錚者豈可壓倒三
百年間鉅公僕揣邪僕往在牧齋刑中與語不合拂衣

起然當其是處未嘗不稱善也樓岡足下夫學苟至于古人自可信于後世孟子曰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然而瞽者亦信子都之姣聾者亦識雷霆之威足下愼重燭前信筆不罪景星頓首

與蔣玉淵

淸詩初集問尚陸續收入不患選者不精而患寄送者之濫先生將何以待之前刀板譌處仍宜詳訂如樂府中拙作東武吟頭上白日無根株乃用張籍語逸一無字猶寫手誤耳豔歌曉起綠牕鬢百昌吐香風鏡中楊柳色復照青樽中弟三十年前作久傳人口昨見在武進某君位下宜改正恐讀者疑尊選多屬移借不然則

笑某君于沈約集中作賊呵呵

與曹尚白

頃刻碑用銹鐵片浸醋中冬二三日夏一日夜取調鉛粉其尺牘紙上俟極乾以濃墨染紙背即成白文若醋多鐵少亦正如米南宮十紙帖所謂黃皮紙天性如染者甚達人以厚樸浸水染之亦近似兄臨天馬賦如出米手乞以此法作數幅爲玩

白茅堂文集卷之四十二終

白茅堂集卷之四十三目

贊

白茅堂集卷之四十三

贊

東方朔贊

東方朔豈滑稽吏隱者哉不得於主而逃焉者也始朔來上書自稱勇捷廉信可爲天子大臣羣臣謂朔不遜獨帝偉朔然而卒不用是時司馬遷以文史卜祝事上率上所戲弄而相如枚臯在其列朔猶不得比遷相如臯故朔曰臣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悲哉客難之所繇作也帝卒與視郭舍人等如是不滑稽得乎至於諫內董偃可謂直矣噫嘻使朔不死帝遂用之安知不如霍光金日磾後世論者曰吏隱曰滑稽何誣朔爲不得於主而逃焉而以一節目之矣相如

馮訓導傳贊 金壇人名厚敦江陰縣訓導

贊曰士之不能殺身成仁者非貧賤困辱之難忍乎貧賤困辱不能忍而能忍殺身乎　高皇帝重歲貢生歲貢生多陟朝右　仁宗後進士始專要津於是以老於場屋不堪鞭策者爲訓導之官士苟非貧賤困辱不能忍者鮮肎爲之昔漢重學官博士非名流不以處今也不重學官故學官亦不自重或不幸遇喪師失地則曰守令責也我奉一囊粟而已何與焉論者亦曰責守令者學官奉一囊粟而已奚與焉夫身處名教之地不以自病而論者習爲固然不可爲大哀乎馮先生官訓導年六十人謂可無死而先生必死且代守令之責至力竭而後死觀其生平行事豈非能忍貧賤困辱者哉而乃不辭小官慨然自表見殺身成仁然後知其能忍者大也噫彼守令與潘訓導安往哉所謂閻丞及十三諸生者又何人哉 閻丞名應元及十三生皆死節

小像自贊

此爲黃公也邪人之接面不相知心況從楮墨見者邪吾未綰半通之綸而厠士大夫之末才無寸長自訐管葛聞人之過掩匿益覆而於古人披瑕剔疵惟恐弗獲口日欲仕自比陶潛人爭歎笑已反怡然飲酒不過五斗狀若千鍾賓從車馬游於國中家無儋石庶乎屢空

讀書魚獵未嘗專門學博而不精文麗而不純跌宕經史脫畧公卿以譽爲辱以毀爲榮者邪 昌按此贊在丙戌丁亥間作

病中自贊

吾生得歲五十有二可以死矣死亦何畏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宛其死矣胡不遄死生於天地長於天地塞乎天地浩然之氣世所謂生吾所謂死孰是滔滔知其所止世所謂死吾所謂生寂然不動而返其真生非曰存死非曰歿四大五常蓋此身髮月生於西日生於東天地不盡我生不窮可以死矣可以無死朝聞道乎夕死可矣 昌按此贊作於己未歲秋

魚籃大士贊 二條

大士籃魚魚將何往魚在籃中如兒在襁我爲淰王于
淰自在江海洋洋羣生無碍
魚白大士我今出水當復何樂大士答魚繇汝貪著汝
離貪著得大快樂

畫鯉贊

神鯉爲物首角一握翼登乾五鱗備坤六我讀圖經厥
狀孔熟摇睛若目擲尾成雷嘘雲萬仞布澤九垓波臣
祭酒鱗族天才

畫鷹贊

有鳥鶻鶚秉金之剛目通於㟴筋力在軀戾飛九天與
神龍翔揚激雷電搏除不祥

野菜贊

頋予歸里歲丁壬辰饑饉無食藜藿之羹並日不給
偕婦於野採草根實苗葉遂不炊焉鼓腹自得各爲
贊之四十四種

野麥燕麥也有小米可作粥

周道茂艸我心忡忡旅穀聖米饑腸不充亦有燕麥弗
種胡光黍離之歌猶曰正風

蕨萁苦澀湯中薄出之榨出汁鮮藏皆可把皮搗爛澄水中布袋漉作粉甘滑一種逃蕨生水濱枝葉並水中卵薇也

爾雅書隨是曰蕨萁爲粔爲粄其甘若飴陟彼南山詩
人識之一曰逃蕨首陽之薇

芹水陸二種陸不如水陸根赤水根白味辛鹹而香可鹽作乾菜新食時淨洗妨螞蜞誤中或殺人吞土丸下之列子曰鄉豪嘗芹螫口慘腹

芹本曰靳國名是取刈在香艸與艾爲伍螫口慘腹彼
富何曾我佐清泉芬香熟愈

地踏菇生陰濕地雨過如采見日輒枯地雞以味言葦頭以形言雷後得者曰雷菇以候言菇類甚多無菌者殺人佩松榆栢皀角樹上生者亦殺人地踏生砂石帶土處如木楄而薄得麻子油良以碎甏片或銀環同煮黑則毒地有蛇故

爰有地菇蒸濕所凝雞距葦頭以擬形味毒或中人猝
亦難治饑腹神明服之不祟

馬齒莧俗名長命菜一名龍牙菜味酸滑多生園地根子可種蒸作乾蔬治癥塊血痢痔節間有水銀取淰洋本艸

龍牙馬齒藥中之英殺蟲消渴破痃癖癥我有大癥不
可以懲龍拟抱病文摯望明

孔家蒔蒔室去聲卯五家苗似薺說生北方沙地爲木類生南方堅地爲艸類其實皆木木南小北大耳臺粗如筋長尺許赤莢如虎爪鷹味味若而乳道家名金鹽丹與地榆同煮化石如羹試之不驗又名文章少見譙周巴蜀異物志

良藥金鹽淰可鬻石虎爪鷹味反傷非棘山海經講山有木曰帝屋葉狀如椒反傷赤實浮山多盼木枳葉而無傷郭景純曰反傷刺句也孔家文章美名疇
錫我師仲尼服之無斁

甜菜枸杞苗也味苦沸湯中煮壓去汁陸甫里賦杞菊蘇子瞻曰士之不遇窮約可也安在饑齧艸木既守膠西乃知之

枸杞叢生條直幹蓼謂苦爲甜饑者之口爵齧艸木命

之不偶惡乎疑乎陋哉蘇叟
鵝腸 葉圓而尖莖空中有白縷作小白花一名螻縷爾雅作蔆
艸曰鵝腸華於仲春柔枝弱本杏葉藺莖兄鶡則哇嫂
縷是珍頗疑名實非其王賓
公公須 即王瓜苗葉似落花生鬚卷曲如葡萄采苗頭沸湯中出渫食其根深掘四五尺乃得烹煮香如山藥
王瓜之生月令載紀昔讀圖經惟聾是已賢者黜聰厲
逭何取吾病不明聰或可矣
金花 本名南苜蓿二月發生葉如酸漿而五聚三月開黃花作子扁如螺旋北產葉尖花紫
寵命首蓿字曰金花玉環瑶柱厥聲何加艸自大宛馬

來渥洼賓服四夷雜皇漢家
狗脚跡 二三月布地生一莖五葉如狗跡味淡煠
布地而生有曰狗跡一本數莖圓葉五出烹之釜鬵其
鄉有慈我出東門笑悲交集
米麴 即茸母二月生葉如鼠耳和米搗作餅北人寒食尚之酒麴所用一名鼠耳
有艸茸母亦稱香蒿禁火作餌命曰冷淘得米則艮可
以糵醪感彼碩鼠思我樂郊
掠帚 地膚也一作落帚初生可食至秋長五六尺一本數十條束之作帚
地膚數寸苗弱可食藉餘秋凋埽除是職林宗好帚士
行遲彘彼非丈夫安事一室
鳥蘞 蔓也似野薔薇多葉二月葉可充蔬四月開淡紅花香嫩五月實熟紫赤色[illegible]採

椹取汁煎如膏可調食即覆盆子
堇實時熟月建當午療飢比甚調食勝蒟明明昊天照
臨下土誰則覆盆使我心苦
鳳耳 一名女兒花四五月高四五尺花如鳳鳥耳色數種每自變易結角尖圓如小毛桃又如人目觸則迸裂緊幅如李故又名急性子諸毒下生蜂蝶不采故又名妒蝶蛇過則惰爛故又名爛蛇取苗葉灰水浸一宿去其毒微酸孔黃湯中薄煮出之措方苣筍不如蒿薇蕻香美此最傷齒亦食物所忌惟煮肉投子數粒易爛
女子名花賦秉激烈少犯輒怒拳握眦裂既磔蚍蚘復
遠蠭蝶惜哉微酸亦有妒德
婆婆奶 地黃苗也可充蔬佛言初生人時惟食地漿逐切[illegible]見[illegible]土人云地黃苗耐飢多食動熱

厥初生民食有地漿鵲雞粗糲減劫所嘗誰非赤子乳
哺是當悲哉蔓艸取號耶娘
茅針 二月生白花如[illegible]出葉時[illegible]然味如飴煮粥可省米[illegible]同根[illegible]則有光如螢肝後方云避[illegible]人之境白茅根洗淨咀嚼或石上[illegible]末水服可不飢
菅茅賤艸六經是記取用洪[illegible]宜[illegible]茸以[illegible]厥
蒸若穗至賤則神腐生光怪
夏枯 似蒿莖微方葉對節生有細齒莖端開花淡紫色作穗生秋經冬入夏則枯此苗與香蒿香蕭莖蒢皆可沸湯過再淘浸去苦味拌油鹽食子惟鑿汁耳
半夏之春夏枯之秋茂彼落此天乎何尤傲寒避熱德
亦孔遒過時不采棄等薪燋
雞冠莧 即青葙子高可三四尺花穗直出而尖長如兔尾有紅黃白二種嫩時煠食味

如見
四月孟夏艸木載榮胡麻未種青葙已生聘彼霜華以
緌以纓鷄鳴絳績神游漢廷
水黃芹水陸皆生葉長大如白菘蒸曬作乾鹽菜與菘無別子無鹽久矣
惟澤有艸狀如白菘卬烘而食厥味斯同鑄沸滋泉言
采其叢無鹽三月聊以飧饔
湖葱又名水韭根似獨蒜而小多食昏目動瘀氣
湖葱山辛一名水韭接吻沾唇其臭盈口葱若曰聰韭
爲言久爾名孔佳爾實非取
紫蘇本草曰苴紫者入藥白者錫中薄煮之蝶食荊芥則宜生食
苴曰紫蘇本入笔品蕩鬱散寒性溫且緊湯液得之蓋

桂可屏起憎之功令人猛省
苦藚葉長有稜截出白漿夏作白花如毷子細粘衣吳歸命侯天紀三年吳平家有苦藚高四尺次年晉平吳安帝義熙二年陳益家亦有此異識者以爲苦藚者苦責也白是苦兵者十餘年今徧野生大者三四斤不宜火生拌鹽醋性涼亦止熱瀉八九月采根食
苦藚爲名猶言苦責天紀義熙厥妖亦大務務在原莪
莪有芾凶飢之萌如何不忩
灰藋藋音翟藜也俗名灰莧葉表青裏白有粉本艸以爲野莧陸德明謂卽薑茶皆非也紅心者名鶴頂藋味皆微澀而鹹與淡竹葉味畧同淡竹布地生如竹葉夏秋開花翠藍可變如烏喙可染色者是也灰藋一名金鎖妖
藋之別種一曰灰苕嬌粉如蝶翥風翛翛有堇之荍有
莧之藜爾雅不熟勤學是嘲

薺菜冬至前水雪後得薺而生也一作薺俗作地多在隙地與路傍畜牧處作土香二月小白花結子三角三月三日婦女小兒簪之云辟疫是月采莖刷壓辟蚊吳人謂之邪菜邪峙勸魏太子勿食邪蒿惡其名耳
邪菜初生惟椒是薔艸芽未出土色先改名胡不臧實
則爲涗亦有邪蒿我食何皐
油灼灼蘋類葉圓大一錢背一點如水泡一名芣菜沸湯過去苦澀須薑醋宜作乾菜根甚肥美又一種四葉合成一葉名四葉菜一名十字菜一名田字艸一名破銅錢
水蘋大者曰油灼灼于以采之於湖之泊啞啞鳧雁以
宅以託謀非稻粱俯取焉作
看麥娘高下二種在麥田中稷稗類也一名艸子似燕麥子如彫胡爾雅謂之皇守田根亦名守田俗名稿田翁

有看麥娘翹生隴上衆麥低頭此艸卬望布穀飛鳴婦
姑悽愴誰當穫者腰鐮而往
蔆科芰也葉下似蕨股湯中擣出之蝶作蔬得鹽醋良長藤連根拔起爛煮曝乾碓舂一斗米二斗藤當四斗米飯
兩角曰蔆四角曰芰加籩之品屈到所嗜莖若蕨股葉
如蝶翅清脂薦之吾享無愧
茭苗吳越秋種者良生水中苗白充蔬米可炊飲是曰彫菰
菰穗雕胡葉如蕉荻匹彼露葵可以薦客解饑得苗厥
相孔碩媲美維何非黃鑑白
山樝三種小者青紅曰茅樝其功破瘀起恉大而全紅曰棠杭大而黃白曰猴樝
杭曰檕梅俗亦罕識猱狖所落鼬鼺攸食實若丹砂核

如點漆功能起慣亦以破癖

櫟櫃子 木高丈餘卯結實又一種長而尖者名櫧味若充糧又可作腐

翻翻櫟棄于山之陵有櫧者實以襲以廩杜甫拾橡伯

奇采椁忠孝之思先民是程

雷菌 菌蒿之長聞雷而發也一作蔡本作蕈有青赤二種青佳赤可醃熏藏之

菌類三五惟蕈可烹艾實爲伍蓬胡並名不扶而直幽

貞性成春洲沙輭芬同杜蘅

薜荔 二種皆不華而實平如蓮房者曰木蓮蓬圓而酢起者曰鬼饅頭六七月青黑色內空而微紅有白汁搗爛布袋揉洗製如蕨粉釜中攪如膠洗井泉久之竹刀切加薑醋食尤解熱中實熱鳥鴉最嗜故名老鴉餡

谿巖窈窕薜荔嬋娟山鬼含睇幽人宅焉不華而實房

如渚蓮瞻烏爰止我往孤寥

葛根 亦名鹿藿藤蔓十數丈葉如楓紫花成穗結莢亦可食名葛穀冬取根滚搗得五七尺長者製如薜荔打爛代粥晒乾此同米麥作餅世傳後周李遷哲鎮蜀乏糧始造此粉其實非也

亦有鹿藿蔓施阿陵 施太公聲 可代飪粥豈惟解酲勇斷淡

沒澗見本根吾自不了徒憎葛藤

紫藤 蜿蜒十數丈二月紫花成穗垂如瓔珞取半開者鹽湯泊點茶開胃瘵噎晒乾拌鹽水蒸飯炊可省菜形如雀又金雀花木本高六七尺俗謂鷲兒花食法同之

金雀紫藤花同種異或紫或黃狀如鳥翅新炊間之省

汝齋茹貞茶得之開我胃胃

泥豆 野豆似黃豆而細粒亦有麻點者因歲飢多大可充糧或云卵薇也

藿非家蒔菽亦六穀凶年櫓生蔓延山谷此歎彼豐胡

有不足天道蕩平予齒公角

甘菊 生川澤者良花黃單瓣蕊高碎如蜂窠味苦者名苦薏不堪食甘者菊也吳人采花陰乾拆浸香擲中點茶單用亦佳嫩苗煠食或醃醋作菹與蒿艾茵陳蒼朮薺莧同但蒿艾等皆令人熱楚詞餐秋菊之落英指此落始也

藥苗可餌十有其六以病得仙因飢辟穀茵陳朮艾逸

人所服除慾開明不逮甘菊

黃精 三月生苗高二三尺柔莖竹葉大約似萱根生食戟喉葉對生者曰正精偏生者曰偏精苗煠作菜根陰乾九蒸九晒忌鐵器可充糧含一枚嚥津不飢蓋仙藥也與因土人製而貨之多雜蘿蔔

戊巳秉氣太陽含精充糧益臟久服輕身黃精悅性茈

藎健神品編食料功載仙經

馬蘭丹 多澤生葉如菊而尖長左右齒各五花亦如菊而單瓣青色鹽湯泊過乾藏蒸食又可作饅餡生搗治蛇咬

馬蘭不馨名刻香艸蛇菌或中利用生擣大哉帝德鼓

腹告飽泄毒不逢行吟用老

荊芥 苗煠作蔬魚肉忌之犯無鱗魚鄉炙與鯉犯紫荊食鱓飲燒酒殺人等疾

鼠蓂辛苦命之曰芥荊則云矜芥爲言介肉食斯仇君

子攸戒我食無魚咀嚼何害

蒼耳 一名菓耳莖有紫點高三四尺葉似豨薟厚硬俗名豬耳陸氏詩疏細葉蔓生郭璞云葉如鼠耳皆非嫩苗沸湯過清水再浸煠食北人謂之相思菜令夫婦相愛夏開小黃花結子如棗核而多刺嫩時采鬆葉食刺老則粘衣難脫燒去殼研粉作餅豨薟苗亦如

之
采采菜耳適彼道周有咬桑扈和鳴相求莢苡成實自
夏徂秋莽行衣絮何以解憂

鹿葱萱也苗如蒜甘而不熱鹿喈之花如黄躑躅沸湯薄出之曝乾巳放者名黄花未放者名金簪青萼尤佳地肥則重瓣或云重瓣有毒非別有一種重瓣者皆可蔬忌糖蜜同食令人善嘔古名忘憂不審何謂

萱艸叢生莖如躑躅鷺之纍之用以旨畜野有死麕庭
無呦鹿心之憂矣其何能淑

天泡茄爾雅苦蕺也葉有三五尖多生墟砌可充蔬四五月開小白花微紫結房薄膜五楞中懸赤珠如燈在籠故又名王母珠燈籠子珠中復有細子似落蘇子茄所由名味甘酢吳人糖蜜藏之蕺音真

苦蕺隰艸我命嘉蔬菀葵襍出感彼故墟花房秋熟赤
寶懸珠誰曰隔膜丹心炯如

蘆筍味苦澀灰水浸一宿漉湯中出熟煸得糖佳

風雨所會葦蒿是生紫萌素甲籦簋斯珍坐觀雲起立
聽笙音云誰之思西方美人

寶公像贊

紙上見公如公已死杜履入門神王且喜謂死謂生俱
屬妄見如目中花如雨中霰揮公出門挖影向壁吾方
嗒然公影兩失

金處士像贊

北客圖南姬長裙倭鬌髻南人繪北姝高鬟大珠珥結

東雖畧同神理不相似庸工貌高人其道亦如是人若
命我圖我圖則異是一斗好墨汁五尺藤溪紙爲寫溪
山圖知公在山裏

陳老醉像贊

先生而貌何所似澄湖水中酒杯裏譙周人見皆失笑
孔明老子心獨喜滑稽者流擧似君無乃大隱隱城市
其妻不識友識之歸問細君何者是

范君像贊

得度宰官身說法毘丘相蛻脫泥塵曠焉天放其微笑
者拈花而嘿然者放杖邪

程非二像贊

思石非抱石抱膝非捉鼻非二之隱情而畫工者偶得
注目而眠傾耳而聽如聞其吟吟聲喑喑

李東臯像贊

入銓曹出循吏仕而隱稱厥志其中洪者其外肆文如
其人豐且腴香山淶水眞率會君其祭酒我揚觶日給
五斗愼勿置古今東臯汝斯二

演如禪師像贊并序

演如禪師姓李字文卿豫章人少曾讀書多藝喜技
中山貌爲中書君爲人蕭散眞率于不喜俗客善生
生以母老還豫章母卒讓產遺婦而自爲僧返居蘄
茈江之滸有殿堂巋皃曰許眞君廟者所募建也于

異其人出塵若蛻因爲贊之
李生縛兔秋林所貴竹帛刑能俯汝絶技忽悟西來本
無一字拔鬚雞髮僨彼毛穎象兔齊縛神力勇猛我作
贊辭虛空鍾鼎

吳隱君贊并序

吳隱君威克者孝子也父華元以誠慤交于士大夫
崇禎末有丁員外郎奉詔采銅黔蜀與華元善挈俱
往病卒于黔凶聞至威克年甫十八躃衣苫屨辭家
遠犇行次潯陽値左良玉敗于賊舳艫相銜沿江殺
掠威克不得進甲申中六月南都李博士頒詔往蜀威
克從之張獻忠旣屠楚犯蜀黔粤滇雲皆震動督師

李若星駐偏橋衙捉五省要害將軍方國安屯常德
府蹙破後涉江之渡一翁挐小舟至熟視曰子何爲
者抑似重有哀者乎將何之威克泣曰僕無人也籍
居儀眞將求父骨于黔失路恐客死不得與父匯相
見翁曰毋悲老夫方將軍募客也可隨吾行至常德
以屬副將王某抵偏橋距黔尚六七百里王曰前此
不能相伴矣地嶮多苗其愼之威克泣別所過萬山
孤立有犾無雞犵狫乘亂戕刼遇棺輒疑藏金必破
之威克叩頭流血得免掠衣糧縶錮夜逸众跣乏十
五日抵貴陽見親暱擗踊氣絶經日始蘇徐乞募舁
大悲而告曰吾曹遭斯亂姑同寸進覓食衆曰吾曹
感君誠孝忍不助力于是取遵義山中間道舁[illegible]之
拾橡栗充食晝則同衆舁棺夜則相與撫棺涕坐達
旦二十晝夜至漢陽乙酉三月抵金陵以世亂不用
術家言竟渴葬焉嗚呼吳君可謂孝矣江寧史君代
爲其子孝廉豫文以紀予感史君言節錄大端嗚呼
其亦可以傳矣夫
贊曰嗚呼隱君吳氏之孝覔其然乎求櫬萬里返葬九
京丁鶴年之求黃沙之骨馬伯康之刲青烏之經智足
以達理勇足以輔仁跡厥生平義亦足稱可以焚樊君
雲之劵撒折伯式之財而亦不諱夫操術之奇贏懿軌
善行詳載于諸公之文吾滋未識其子而樂聞夫吾友
云

張長人像贊

名不必逃譽不必干此張子之朋閒出不必仕處不必
晦此張子之無悔洗濯其文追琢其器志于道據于德
游于藝而[illegible]遠乎山椒水澨全于天之和者歟故下見
賢主之門世囂囂此張子之不易遘也夫

蔣馭鹿像贊

彼何人斯亦仙亦逸撫牲牲者豈蘇耽而杖青藜也疑
太乙得毋驂鸞駕螭與雲將者游而附翼攀鱗僻何足
以匹舌出廣長目光千尺是曰馭鹿先生將邀抱犢山
翁而往讀書于石室

補恩卷德教圖贊并序

康熙辛亥大名縣妖尼成氏自稱九天聖女郡人丞
事若狂吾兒恩卷下車之明年也執之男女縱火觀
者堵牆尼受拷初若不痛苦久乃呼號乞哀遂盡火
其旗牌符劍解其黨後四年乙卯新河縣白蓮教起
遠近響應衆數萬掠聚落陷新河旣討平之斬渠首
六十三人而大名無一協從者兒剪亂于萌之力也
他日信史不可弗傳因爲贊補德教圖之左方
紛紛蠢生受惑不已智者守正逢人辨理民情烟動訛
言蠭起火降小兒爵興大傀七里作霧五斗納米唐賽
孽妖殷鑒孔邇巖巖大尹正直是與翦以萌牙義無茹

縈我思古人遐以媿美豹也西門僑歟東里沙麓爾瞻
衛水有泚庶幾千秋傳書信史

愼齋蔣公遺像贊并序

康熙戊午宜興蔣公來視學三楚景星特奉
召入覲未及謁公明年拜
恩南還公適來郡始得挹厥風裁讀其在衡陽時回雁
石鼓續舂陵行諸詩知公問學經濟越三年公歸道
山又三年晤公次子別駕景祁出示公遺像神采如
生按公諱永修中
世祖章皇帝御極之四年會試進士授應山令時山寇突
起賓發孝感皆陷公不請兵援恐爲擾民因率父老
子弟扞禦孤城修築雉堞斬墮者三百三十餘丈擢
异第一　賜衣內召會外艱歸服闋對策　太和殿
授刑科給事中浙江大帥疏爭文武相見禮公抗疏
彈擊且言不宜開藩鎭驕縱　上以引藩鎭爲嫌立
命至南海子回話公從容啟奏　上大悅曰眞諫官
朕正用着此輩人耳歷吏戶都給事多所獻替
今上改元二年出同知瑞州府擿奸發伏禽高安巨盜
數邑以寧升知平越軍民府瘡服生苗七十餘砦歲
癸丑升山東按察副使提督學政復以內艱歸起補
江西學政改湖廣方是時滇逆初叛士子驚魂未攝
公先履危疆於權火相望之中以文定武前此所未

有也　新恩考察應晉卿寺執志謙抑遂拜陝西行
省參政未赴而卒鄉賢名宦皆崇祀公有女孫許字
湖北布政子星徐公之孫未昏聞訃入門守貞家教
淵原遂及笄稱有如此者瞻公遺像感激欷歔敬志
梗槩而綴以贊辭
維公遠裔系自山亭神明上游姬旦雲孫柢源淡遠厥
祥誕生從經衡史緯武綱文牽絲遊仕百里于城盟亭
健令隆慮神君公在諫院羆臥鳳鳴禮爭大體議必持
平江郡擿凡公廼出丞仁願救戢雒邦用寧黎峩嶮擧
羅鬼是鄰椎首喙息碰角率耕玉葦叛作震懾黔荊詩
書牆壁黌席狐椽豐鳥稍集敖鴻數驚脊茲疲楚　帝

用儒臣潔已端嫂師嚴道尊湯湯江漢與與莪菁公歸
道山多士涕霑哲人雖隕典型尚存公二令子揚雲長
卿家學節孝施及笄纓齊女嫁衛訃遇城門我心匪席
獨纍終身節錄公善彤筦弗勝庶幾後禩感覽斯文

孝友莊君贊

醇風既杳醨俗相仍溫陵海濱厥有義門義門維何是
爲莊氏際磊其名石三其字媜豈馬援豐非張儉不負
鎦珠屢焚剎蝥弟婚未畢誓不入室復其寢處俟季成
匹稱姪痘旨往禱於神願以子代兒目頓明弟疾臥褥
盟香跪卜家有畜犬從而俯伏弟疾孔危割肉以毉厥
後兄病弟亦如之有友避兵橐金來付時平斸地封識

如故凡茲孝義豈媿古人潼流德秀荆茂田眞我觀薄
俗可堪痛哭惛若燃萁憂淡斗粟屋扁不斮君誠若斯
豈徒讚媺作此風詩

箴

古箴一

無執可以斷獄無心可以問卜有執斷獄獄必覆有心
問卜卜不告

箴二

莽生必陳根欲發必朽薪救火不以水薙艸不用斤烏
歸必茂林魚遊避水淸前軒知後轄監古識來今

箴三

靜以用衆動以察機審固後發當發勿疑愚爲仁導愚
爲智師初爻勿用數老變隨民之訛言亦孔之憂何以
息之異端勿施

銘

磐硯銘

有磐之石維其天高者爲山卑者淵山以防淖淵以泉
泉以潤物淖以田不鑿不确厥德全治而爲硯完且顓
銘於底晦自處君子之貞維其所

鏡囊銘

圓以體物虛以涵照靜則斂光動則發耀

浮瓠銘

挹汝爲箕山之瓢抱汝爲漢陰之甕汝頸爽然而斃汝
以形汝腹果然而庶乎屢空今以子備波濤之患此理
不必無事不必有吾與子俱瓠落而無用矣夫

鴛央酒壺銘

兩鴛央銜一菡萏左醲右醨菡萏左紐出醲右
紐出醨

斟之酌之維爾紐狂藥到喉言出口

黑端硯銘

墨同色水同德是以君子貴玄默華而燥道之賊

端硯銘

墨如膏沐硯如靜女雖不可藉亦不可厺

凸硯銘

凹非汪也蓋其久凸不利今利於後毫毛茂茂先汝朽異於齒舌之剛柔同於知仁之樂静

硯銘二

鉤繩相連升女重淵備余濡翰豈不艱哉艱斯逎傳飾此佩阿媒彼滓妃醮於冋氏登之尚卿衛以龍賓永傳子孫

蜀文石硯銘

平公三峽長嘯得硯巨璞禹鑿異狀獨見其滑波濤其光雷電聯坳盡罍川麓隱見奉以揮灑佐玆清晏致身明光丹青顧盼

龍文硯銘

彼何翁姿飲吾硯池天方渴噬霖雨驟施硯固有神龍則龕變龍不有功歸之吾硯

二琴銘

龍聽以角角以吟達龍性者知琴心 龍吟

君臣道合民事齊品物流形雲雨施 風雷

筆筒銘

總黑頭公攝管城子功成而退處於此

竹筆筒銘

小中篋龠大中量器其虛中也天成而外不假彫飾吾以宮吾毛穎觀動止之適

宮鏡銘 并圖

右宮鏡銘左右旋讀三言二章章六句左旋室君王宣文章云云右旋登砂堂樂未央云云四言二章章六句左旋承氣蕩滌中天滿霸云云右旋霸滿天中滌蕩氣承云云七言二章章六句左旋承氣蕩滌宣文章中天滿霸流夜光云云右旋吉卜春融蘭蕙香拱拂容華流夜光云云○昌按霸月魄本字稱音過臨力咨切

雜著

室謔

昭陽大荒落斗建單閼惟月既望晨光射牖家人朝饔七定箸寂顧子攡襆稍始轉動室人造而謔之曰譆日已大昕子胡不聞嘐嘐猎猎喚喚譈譈蚤作拮營㗳不敷勤子則惰黜於事奚成晨饔已滅子乃後興有客踐門冠屨倒摯眵眊直眡邪敧欠伸睢雜聊耿如寐未醒

容怒辭太子反訢訢褫襟盤薄叩頟拊髀擘耆治亂悲愍天人衆皆潛弢子獨自矜凡茲敦情胡不亟懲顧子訃然曰是何言與來吾語汝吾將爲賈易擔負抑將爲籌筴杵曰吾將爲博奕飲酒抑將爲倫駔奔丢吾將爲趨府儽閣抑將爲掃門入幕吾將爲乘障擊柝抑將爲抽箕餂橐凡此之類靡不夙興兢兢僛僛侁侁傳傳今吾兮罘告飽敗狳爲溫其性存存其情屯屯其舞軒軒其適言言浸想胥類盧牟八垠幡紹典籍枕机六經將老欨不知來往又烏聞夫狗吠與雞鳴於是逡巡而起披衣而歌歌曰不運陶倨甕不舞祖逖雞遽詡嫶讙出入悲焉期今日何日兮易谷嵎夷今夕何夕兮[illegible]今世何世兮羲皇華胥顧子歌畢室人乃笑人盡多才君誠不肖處俗無偕治生寡效終亦莫懲請從所好

淳于髡飲酒賦有序

戰國之士滑稽諷諫文采可觀莫如淳于髡髡對齊威王云云其後楚有宋玉玉賦高唐登徒其流亞歟司馬相如枚乘東方生又其繼也論者但言賦始孫卿屈原亦不察矣橥梧髡辭韻爲賦焉

齊威王大置酒後宮召淳于髡而賜之飲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句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王曰先生一斗而醉惡能一石哉以上賦序如髡曰髡拜賜大王之前

執法在傍御史在後胡卢切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當口切親有嚴客使髡侍酒即有切絭韝鞠𦝫奉觴上壽音守叶風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數賜餘瀝飲可二斗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覩偶豆切歡然道故音古叶户东方朔客難故户音虎私情相語魚許切而飲可五六斗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音流六博投壺音侯胡吟切相引爲曹音愁淮南招隱禽獸駭兮亾其曹叶下留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音爭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蘇簪切叶上禁簪日暮酒闌合尊促坐在队切男女同席履舃交錯倉队切杯盤狼藉音寂堂上燭滅音齊叶上主人留髡而送客音乞羅襦襟解微聞薌澤彼質切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音食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

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音長叶悲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髠爲諸侯主客叶如上宗室置酒髠嘗在側叶客卿及切

驅虎令代參議徐公

維蘄古蔘圖經是道厥山突複絡于江垂野田塝茀篁篠覡衙里人來訟犛虎充斥蘄道伐屋及于闤闠磨牙舐肦肉粻人羞豈其苛政黨汝肆虐豈有狐假爾翼爾角嗟爾毛蟲爾亦有知均來則渡現至則移予爰蜡祀亦既神汝空率有貓獵豕狻鼠嶮嶼徼蹊人跡所絕爾虓僥有汝空往宅狹鄉息壤我牧我畋敢抗而躪杙網弸山長弓勁弩火鈴藥鏑一發決背斂肋洞腋燒菟爇凋罠險出奇墮穽娭魄庖肉席皮吾有不職矢天知之去吾善馬吾職貫司前有不懲旣用燎汝祖裼鼻臘于公所吾今汝約空山亟跧螟蠓栖有蚴爲韓遷汝倘吾犯命不汝延捕同漢㳒一購三千如律令

捐造哨船招撫盜首檄代參議徐公

照得本道所屬境內大江自武昌至九江界八百里水面遼遠墩堡疏落夾洲長港蘆葦浩浩狐火篝於蒙翳長懺嘯於烟波舊日紅哨等船旣廢盜賊往往划艑出沒本道職兼分巡江防念非設專役難以巡邏捐俸造船三十隻贍養水手九十名每船兵快十名皆精選所部健步民壯捕役充用給以弓箭銃鎗刀叉火藥號旗信牌專于沿江晝夜巡綽鳴金吹角往來遊應少有風

聞飛槳前報倘遇盜警即發號砲聞聲聚剿猶恐江汎遼闊其船隻弓兵方陸續造添府縣職官勇躍從事自今江汎非復舊觀本道訪得大冶興國漳源口黃梅湖港等處素多匪類細知姓名居處親往拿出此曹搶地悲哭額破血流細訊其中頗有讀書之子大言痛感殊可痛恨夫惡患怙終過須速改汝等果能食葚懷音吞灰洗胃轉移之際即是良民本道姑藏過冊子爲汝等留一生路我網旣密何難一面之開爾匿雖深不啻十目之視現今地方繳上賊船具結在案已行申報上臺嚴檄所屬今後各哨日加緊密報功給賞仍申諭爾等地方或猶有不良埶許自首實心改悔同爲良善倘其狠心未革鷙眼猶存㳒在必行恩不再宥毋忽特檄

曉示保甲說代參議徐公

保甲之㳒始宋神宗始以畿內之民十家爲一保選幹力一人爲保長五十家爲一大保選一人爲大保長十大保爲一都保選一人爲都保長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告捕所獲賞格從事同保有犯盜不告者依律至元豐八年司馬光乞罷保甲蓋熙寧之㳒原寓兵于農其後與義勇弓箭社並行而民間滋擾是以姦生至保甲中往往有自爲盜者故光請罷之明王文成公變用其㳒行於江右南贛加以門牌稽察雖百世可行今之保甲皆古遺制也奈有司不知緣起視保甲爲衙前力

役乔丞供應之時多而什伍察奸之事少於是保甲爲虛文境有賊而官不知室有盜而里不發門牌雖給挂壁生塵告示屢張掉臂不顧本道非別有殊見惟遵國制及孚文成餘章其行於城郭鎮市則十家爲一牌頭百家爲一保長免其他差專掌門牌司警火盜各立簿籍查覈姓業按實詳書雁戶畸零一一添註按季持簿聞於所司其門牌各家挂一小而十家立一大面夜巡鈴梆十枝竹梆一件共爲一架麻搭火鈎托叉一副逐日挨送周而復始牌頭門首大水缸一口至于鄉村居民零星寥落以五十家爲一保長止給門牌其大牌等件不用昔北魏兗州刺史李崇村置一樓樓懸一鼓

盜發擊鼓諸村齊應咸守要路盜不得逸今以金代鼓一如崇法其簿籍按季報聞倘本保內有暗行不善及容留面生可疑之人皆許不時入報如本保容隱他保發覺者治本保長罪務令勸化睦婣糾查良楛與捕官巡檢表裏隄防則保甲不爲虛文而鄰鄙如視掌上先王所以周知民數弭盜防奸法在是矣恐民間不詳用茲曉示

曉示社倉說代

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雖有水旱凶災民無菜色豈賴之府庫充牣足備賑濟而已哉蓋民間各有蓄藏自足相贍所謂耕九餘三不在官而在野也後世義倉法長孫平最善收穫之際隨其所得勸導出粟置倉當社故又名社倉明洪武社倉設立四鄉道里之中使僻隘農民易於領納掌以富戶則身家愛重罔敢侵漁是亦法之至便者苟不平時豫圖一旦倉卒無怪築室道謀而掘井救渴也矣本道下車歲值大旱郡縣倉廪徒有虛名殫指拊心焦勞百計窮山雨雪親往撫綏時鄰境流民亦漸聚烟火嚴內郡縣冊報花名已不下十餘萬嗟乎此固予力所可及也而力所不及不知凡幾可不豫爲良法用期永久乎夫綢繆所以備風雨衣袽所以防漏舟考古酌今爰立社倉勸民出粟不勸限不定數聽其樂輸自城郭外四鄉

皆立一遇水旱就近給發既不支費正項一錢又不致遠鄉飢羸扶攜道殣是卽周禮遺人鄉鄙委積之義云爾掌以殷實不涉官胥一如富鄭公青州法今自蘄始爲三郡倡蘄民鼓舞數月間建倉四處是歲秋成擔負樂輸已如干石據該州申報在案矣嗟乎推此法也卽予力所不及必有采而行之者要令民間各有蓄藏所謂耕九餘三不在官而在野矣恐民不詳用茲曉示

答潘江如襍問

奉書垂問疑義十一則非有僻而難知甚矣子之善誘也畧就所問復于左

來問杜詩上番遮莫何義按駱賓王疇昔篇上苑曾經

柳絮新中園幾番梅花落獨孤及舊日霜毛一番新別
來芳艸幾經春李義山無愁果有愁曲推烟壓月抛千
里十番紅桐一行死張蠙觀江南牡丹幾醉能消一番
紅鬪九成將東兩個桃花樹恨殺朝來一番風番皆讀
去聲上番猶初番蔡夢弼謂番字作箇大强併遮莫舊
訓儘教亦非搜神記狸妖謂張華曰遮莫千試萬慮乏
宗問黃幡綽是勿兒得人憐勿音没是勿兒遮莫今言
什麼也賀知章荅朝士遮渠不道是吾兒亦此意
來問杜岳麓山道林寺是古是排按五七言古句句排
仗六朝體也杜詩是古臧氏唐詩所收入排律誤
來問杜慈恩塔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何以知西流

有聲也按天文志天漢天一所生疑流而成河漢之源
也起東北西南行道書謂黃河源自東而西下地涌出
爲星宿瀠復自西而東過尾閭騰于沃焦還歸于漢梵
言耶摩羅有大砂石流于西荒西流本此然風人之辭
不必據實李長吉銀浦流雲學水聲正可註杜
來問杜泰州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或謂有無風塞
不夜城或言月如晝孰是按二說舉非不夜猶言未夜
山高見月早也又杜銅官渚守風不夜楚帆落李義山
不夜見攙槍正此意
來問杜天闕象緯逼或作天闕天閥孰是按二說舉非
題是龍門伊闕之龍門也傅毅賦因龍門以暢化開伊

闕以達聰一作天闕証是
來問隱几蕭條戴鶡冠鶡見漢書師古註曰鶡音芬本
作鴋大而色青出羌中俗名鶡雞好鬬勇士插其尾於
冠或云鶡與鴋通然則子美果誤讀作鶡旦之鶡矣按
字彙鴋敷文切引爾雅鳸鴋鷃或作鶡鷃又引增韻本
作鴋假借作鶡大而色青出羌中又引說文鴋雀似鶡
又鴧古隘切似鶡青色出羌中鶡何葛切引顏注鳥出
上黨梅氏字彙杜撰混淆重出說文鴧从鳥介聲古拜
切似鶡而青出羌中鶡从鳥曷聲胡割切似雉出上黨
自屬二鳥又無鴋而有鳻府文切鳥聚兒又飛兒無鶡
字並似鶡之訓音義之誤自顏氏始陸佃曰鶡色似褐

故名佃說是也後漢輿服志虎賁羽林皆鶡冠又隱士
服之取勇退義杜不誤
來問杜汝與山東李白好一作東山或謂白山東人或
謂白擬謝傅孰是按謝公東山會稽臨安金陵皆有皆
傳爲攜妓之所皆爲白游處葛立之詩話頗詳白有憶
東山詩不向東山久薔薇幾度花白雲還自散明月落
誰家陳軒錄于金陵集紹興府志會稽山有薔薇洞謝
公調馬路疑皆後人附益未足據也白往往以攜妓艷
謝公不擬謝公號東山也白劍南之昌明人今彰明也
曾鞏序白蜀郡人一說生於清廉鄉一說青蓮鄉故號
青蓮居士近有釋了詩李白匡廬結勝緣學佛因自號

青蓮山中不見讀書處峰頂長飛瀑布泉若用前說非因學佛名蜀志彰明有大匡山有讀書臺隴西院是其故處白父蜀後有妹名月圓歿葬鄉內墓今父隴西院百步眾無確據杜懷白詩匡山讀書處黃鶴定爲潯陽之匡廬是也又李陽冰作太白艸堂序云陽冰試絃歌當塗公疾亟艸稿樵上授簡俾爲序李華誌墓亦云賦臨終歌而卒俗謂捉月溺歿妄也白卒於當塗葬於青山太平府城南謝公山是也謝公謝朓也今亦附會稱東山矣開元十一年白已流寓齊魯最久與孔巢父輩號竹溪六逸山東李白繇此得名耳

來問王建宮詞每過舞時分兩句太平萬歲字當中何謂也按樂府雜錄有花舞字舞舞人衣朱綠衣亞身於地令成花字始高宗時武后作聖壽舞百四十人金銅冠五色畫衣剣必成字有聖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萬年寶祚彌昌等字

來問備光義有飲茗粥詩伯敬謂粥字不雅憶茗粥見茶經是否按齊書武帝祀昭皇后茗粣粣音幘粽也風土記云南人多以苦茗雜糗食此眞粥矣茗粥直濃煮耳爾雅郭注可作羹飲者是也伯敬失考

來問義山錦瑟詩子瞻以適怨清和解之是否按李有所指莊生望帝借言意在悅愛春心耳頸聯明說種玉無緣泣珠有淚義山詩體往往如是若如蘇解琵結四語復何義題云錦瑟者卿少陵暫醉佳人錦瑟傷意義山命題多取首二字或謂令狐楚家青衣名義山嘗從事楚幕不應調笑侍兒至此

來問書名犨窠何義按升菴引墨池錄顏眞卿集玉堂嘉話義未明犨窠猶言擘窠字大如掌耳

來問足下咏春筍解籜有筋爾天籟異之句筋字何音義按說文筋指節鳴也亦作肑音近剝从竹者聲似解籜也物之多筋者莫如竹故筋亦從竹多節莫如竹故骨節音節亦借節交竹作索曰答故對答亦借答俗稱體肥曰怨子怨盧本切無廉隅也怨莫如竹故笨亦从竹也又凡从勹从丶者丁歷切有所主識也丶主本字也从勹从一者識畧切以手約物也勹中加一則爲勺韻同勺上加一則爲与予同義皆訓約也字書謬誤不辨

又答江如

接教索贉池錄贉池者書卷四緣空白地有所得輒書之十餘年來得數十卷餘冬丹鉛卮言類耳小有可喜尚未編出天氣少涼足下當就觀再蒙垂問固知足下善誘人也茂先博物考王尺於東晳休文達胤試雎寬於王筠足下得毋類邪東雨乍過茅堂暑減漫錄左編用代剪燭

來書繫辭說卦之六章先儒謂卿邵子所闢伏羲八卦

之位乾南坤北离東坎西兌東南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疑與此章卦位不合按此章先儒謂與第三章疑本一章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當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之上則离東坎西之位定矣不知其審

來書昭公二十一年晉荀吳與華氏戰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鵞何謂也按鸛飛旋而圓曰鸛井鵞飛列而直曰雁行鸛圓陣鵞直陣也徐無鬼篇陳鶴列於麗譙之間鶴列卽鸛陣也

來書參同契蟾蜍與兔魄日月氣雙明蟾蜍視卦節兔者吐生光徐渭曰取兔爲吐義似矣而蟾蜍視卦節不得解按天文月一星在昴東入昴五度陰宗之精爲兔

四足爲蟾蜍三足取象云爾兔象在月中而蟾蜍之精爲星以司太陰之行度魏公以十五日月之乾體已就盛滿於東與日相望故曰雙明蟾蜍卽月星專主太陰進退故曰視卦節卦節者上文震庚兌丁乾甲下文巽辛艮丙坤乙也太陰則專盈縮故曰吐生光也

來書俗稱詩云什何也按雅頌十篇爲一卷故曰什如什伍也國風多寡不等不稱什雅頌皆十篇爲什商頌魯頌五篇不滿十故不稱什蕩閔予小子十一篇亦稱什今稱某詩皆曰某什俗謬誤

來書李白東海有勇婦何慚蘇子卿注引蘇武勇婦報讐於武何喻按白時山東有婦爲夫報讐太守奏救之此篇以代魏鼙鼓舞精微篇也古辭曰闕中有賢女自字蘇來卿壯年報父讐身沒垂功名白詩本作來卿注誤

來問杜詩久出陶侃胡奴異怪爾常穿虎豹羣舊注陶侃僕千人容有此奴但別無出處按侃恐是峴之譌峴有崑崙奴能入水取劍後爲蛟所食恐杜以此比其獠奴耳

來書王昌齡秦時明月漢時關於鱗取壓卷茂秦曰可解可不解爲佳龍標此語於解云何按升庵云楊子雲賦欃槍爲闉明月爲堠龍標謂秦雖遠征猶在明月之郵漢則設關分戍此說非是秦時明月卽太白今月曾

經照古人漢時關卽咸陽古道音塵絕也太白十四字各道一半而龍標一語盡之若以不解爲佳榛耄昏語耳

來書王太常詩有興而比有一語興一語比者孔雀東南飛興而比也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一興一比其說如此按王說非是伯勞句亦比伯勞鵙也子建惡鳥論伯勞五月鳴聲鵙鵙也易林曰鵙必單棲鷙必匹飛燕亦匹鳥故取相形如豳風蛜蝛在室蟏蛸在戶蛜蝛鼠負也居必族蟏蛸蟢子也處必獨蛜蝛之族居傷蟏蛸之獨處雖賦亦比也吾聞詩有興而比有賦而比未聞兩句之間一興一比也

來書云洪武曆式有求醫治疾乘船渡水登高履險收斂貨財沐浴剃頭等字或云卽元授時曆豈明初猶未改正乎按禮居喪不翦翦子生翦髮爲鬌洪武曆指此耳夫剃頭不始元北史魏道武帝登國元年朝野始束髮加帽五代史突厥北域諸國至嘔厥律獨其君長全髮盛以紫囊孟洪蒙韃錄云上自成吉思下至國人皆剃婆焦如小兒留三搭頭在顖門者稍長則翦之在顋下者總小角垂肩上遼史云興宗重熙二十三年秋七月詔八房族巾幘道宗清寧元年詔非勳戚及夷离堇副使不得帶巾又契丹人給官乃裹頭巾富民要裹者納牛駝十頭馬百匹雖剃頭以巾幘爲貴同官人矣後

分南北班北班國制南班漢制各從其便金天會元年禁民漢服髡髮不如式者殺之有眞定李邈不從宋諡忠壯元混一華夏亦剃髮心史云尚書黃萬閒元兵將渡江卽剃三搭辮元史成宗大德五年雲南土官宋隆濟叛時劉深將兵繇順元入雲南調民供億隆濟紿其衆曰官軍將剃汝髮從軍則民不盡剃可知後至正七年選民間俊秀入學以有學者爲五經師朔望演衣幅巾謁先聖矣

來書胡笳升庵曰荻也與笛通笛止步擨捻而笳有拍何也按笳音挐又箛𥳑二韻升庵丹鉛錄別本作笳與哨同六書無笳字恐卽笳之譌未嘗言笛通也急就章箛笳起居課後先樂書曰箛笳葭時亭長吹鞭啾啾然其聲也吹之爲閭闔作休之節韻海曰笳哨同廣韻曰哨竹筩也晉書儀注車駕發吹大箛任吹小箛說文吹鞭也則箛笳似一物或曰鞭上作孔吹之呱呱然故曰箛又與樂書啾啾之聲不合樂府解題鼓吹曲引應劭鹵簿圖騎執箛似吹鞭與哨葉是一物今按嘯葉俗名哨子以籥爲之插管口得此乃吹此笳之遺製也晉書劉疇援笳而吹孫楚賦銜長笳以泛吹是也續通考引元史笳今之胡琴誤矣笳唐人謂之觱栗今謂之頭管李長吉申胡子觱栗歌誰截太平管列點排空星白香山醉陽陶觱栗歌剪削乾蘆插寒竹九孔漏聲五音足

李贊皇觱栗歌忽聞吹管鳴朔風皆言管不言琴也樂書謂鳴笳似觱栗而無孔六書正譌謂觱栗九竅皆角音並非十八拍辭非文姬作文姬曲調不傳後有董生者想像寫聲於琴此元史胡琴之誤也拍者解也解者歌辭之節也拍者拍抹也白香山琵琶行四絃一聲如裂帛琴譜四指齊批七絃曰打是也拍始於笳管寫於琵琶後人因又寫於琴也胡曲則謂之胡琴亦非今之提琴也董生後又有大小十九拍沈家聲祝家聲之不同詞皆後人爲之琴集樂府解誤注琰作也琴調又有楚妃歎七拍明君二十六拍皆後人作

世求世輔二童子字說

徵遠始有令子曰世探字禹亮於予爲從孫行丱角時予特愛之予歸楚禹亮得仲叔焉皆岐嶷克成仲世求予字之曰永孚叔世輔予字之曰長民因爲二童子字說以貽之大雅下武之章曰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言武王續似先王以求其德之所以符天人而爲諸役禩也是故易貞中孚禮貴孚尹孚之爲言符也信也成也德性問學信於己而符於天其養之之候如鳥之菢以求其鷇志一而神凝焉氣至而化成焉非求弗至也求之爲道亦曰誠信而已矣故孚之爲文爪下有子易曰中孚乃應乎天孚之義大矣哉求也可弗勉諸孟

子曰輔世長民莫如德蓋曰維德可以佐王道而覺斯民也是故天有四輔以相北辰黃帝七輔以運帝治輔之爲言扶也比也福也比而扶之適懷多福矣爾雅曰仳輔也許慎曰俌輔也甫者大人之稱長民之謂也其爲文也人从甫而爲俌車从甫而爲輔俌佐之俌古亦借曰輔也輔之之道淑慎而已矣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輔也可弗念哉

紀駱賓王墓

正德九年南通州曹某在城東黃泥口鑿靛池得古冢石刻曰駱賓王之墓啟棺章服如新少頃便滅曹驚掩之取石刻歸見揚州志世傳賓王始末互異舊唐書云初爲道王府屬歷武功主簿裴行儉總管洮州表掌書記不應調長安主簿武后時數上疏言事謫除臨海丞棄官去李敬業舉義署府屬敬業敗亡命不知所之郗雲卿序曰賓王高宗時侍御史天后即位頻貢章疏得罪貶臨海丞文明中與李敬業起義不捷逃遁陳振孫書錄解題引雲卿序云光宅中廣陵亂賓王伏誅與前說不合唐詩紀事言揚州兵敗逃亡孟啟本事詩云宋考功之問貶黜放還至靈隱寺夜月苦吟有老僧點長明燈坐大禪牀曰少年苦吟何事之問曰弟子題詩思偶不屬老僧即吟續之之問愕然遲明往訪不復見矣寺僧有知者曰彼駱賓王也敬業與賓王俱逃帥慮得

罪求亡人首類二人者以獻後雖知之不敢捕故與敬業皆得爲僧數說皆未實而本事詩所載尤可笑王勉之野客叢書從而實之按宋之問於武后朝爲考功郎與楊炯分直藝館睿宗初貶欽州賜亡安得見賓王老於越賓王與同時安得以少年呼之賓王有贈宋五之問兗州餞宋五送宋五之問得凉字詩豈不相識者其疇昔篇云一朝辭短褐六載奉長廊賦文慙昔馬執戟慕前揚揮戈出武帳荷筆入文昌則嘗爲武功郎矣脂車秣陵辭鄉國縈轡東南吏邛僰則嘗吏蜀矣解袂欲言歸執袂恰多違北梁俱握手南浦共沾衣則自蜀解官歸也秖爲須求負郭田使我再干州郡祿百年鬱鬱

少陵遷萬里迢迢入鎮川掛冠裂冕已傑粲南畝東皋
事耕鑿我任青門外象歸張涯資遂聯丹鳳闕舒舉器
龍津則蜀歸除臨海丞解丞歸長安未言上疏罪萬乘
官亦也又不言高宗朝官御史果乘驄馬發觸書云云
似家居時爲御史劾詔獄亦未明言其故而傳序失眞
然則以命爲僧確乎否也揚州志亦好事者爲之卽鄙
聖後赦而不罪豈得以章服濟漫書於此

徐文長遺事二條

會稽人述徐文長游京師時好大言爲嚴相國所忌閉
閣中令作青詞一日百首相國大悅厚贈遣之途遇盜
盜旣去文長大呼曰來橐中尚有銀巵盜大笑曰秀才

可留質酒後見知督府胡公廉滑自好嘗醉臥胡公榻
囊袖中所爲文偶有富商千請其家人書小赫蹏潛納
袖中若富人與文長者文長醉臥胡公搜出按驗文長
不知也貧則鬻文自給稍裕卽百方不能得一巨賈購
其帥青謀諸鄰老鄰老曰是固予能得之值大雪挈尊
酒一經訪文長文長大喜熱酒煮經出其紙盡書之胡
公敗文長佯狂持斧自擊破頭不死世謂文長始末以
狂敗嗚呼胡公文長知己也勳動當代以忌死文長之
狂不甚悲哉使文長不遇胡公不能成其廉不廉不能
成其狂士之遇不遇報與不報其辨微矣文長詩文格
無施遇才本天放稱其爲人

今日天寒客有杭人復道數事文長之椎殺繼室也雪
天有僮踞竈下婦憐之假以褻服文長大詈婦亦詈時
操欘收冰（昌按欘音瞿釋名曰四齒杷也）怒擲婦誤中婦死縣尉入驗
惡聲色問欘字作何書文長笑曰若不知書生未出頭
地耳蓋俗書欘作乍也尉怒報云用乍殺文長遂下獄
他日太守出素羅幃令書豔句文長箕踞咄咄太守怒
戒勿與食文長卽不食就桎下齧木日齧方寸而已旬
日顏色如常其後御史欲出文長慮獄辭久具一老吏
云改用乍作乇乍便屬誤殺蓋俗書拋作乇也文長遂
得出入出皆一俗字甚矣俗書之獘也在獄七年燒煉
藥物鍛土爲鼓擊之鏗鏗然（昌按丹方鑑源云萵苣用硫礦種結砂子又曰紫色

萵苣和土作器火煅如鋼也）文長嘗赤腳艸屨白布浣衣入酒肆坐
看殺鵝主人曰偕要食鵝毛那明日督府取鵞毳千斤
主人知屬文長丞謝文長笑曰釋矣但後有赤腳艸屨
白布衣者卽好酒食待之其任誕若此二子長曰角心
次門蘆皮角心歿蘆皮貧生平字畫尺幅值皆數金土
鼓亦一官長重價購去而文長之柩尚淺土嗟乎紹興
多奇山水不少謝家青山或曰先生葬久矣

討蚤檄

土蚕幺蚤衆醜僻蕺敢肆跳梁蠉動蠢情厥狀孔醜
燃燄脊長頸鋭喙産同蟻蜆化比沙蝨廿人血食□忘
爪牙乘啃襲虛惟投隙迹其假擬依庇伏竊

帳剎牀以宵欲撲滅之無從似鬼蜮之難得斯民不安於衽席壯夫展轉於中宵捫腹技癢懸拳之巧莫施拊髀防滑噬臍之悔何及爰從艸竊仿比拚飛是負肘掖容奸臥榻養患者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茲特檄爾進封溫圖夫人通判爲州滕氏領帳前捕捉司事號令專閫殄除魁期陸則機牀觸中蠱秦之馬必淖水則兩盂道設宋華之陣斯張（兩盂猶陣名見左文十年）清晨席卷須幕庭之必犁掃地窮追豈既脫之容遁別有清廝飛將梟雄籍本羽林匆爽義憤不借火鼓鹵已在吾目中足察秋毫𤼈固無勞聲請是皆爲吾外援（太聲）協助膺功惟爾滕手口拮据夯汝爪牙之倖暑宮庭清宴張吾帷幄之運籌

惟爾滕湯沐用賜堯節同安豈不榮哉捷書畫報恩賚肯行

戲代風姨辨花神彈事（尤展成有花神彈封姨文變其詞工春夜戲作）

青陽公主封姨稽首東皇陛下伏惟乾元統天萬物資始坤德載厚品彙咸亨妾忝叨長女貴次東宮闢闔以來吹噓不倦承恩濟暢宣惠悠揚佐歌熏之治舞泉虞弄蕤賓氣之和均調寶燭在邇人間秖候亦莫與京存縣索碧瑤立五王之宮幡繪星辰竊有諸姨之號啟行內壽徐得銅烏撥蕊上林無煩翦綵豈忍暫怠被拂少肆陵拔蕊有部內領錦官城事惜花御史某稱如宅心頗戊自曰敢擅僭倚少風開誣妾吼天之稱置妾擅地之辱（彈云今有吼天氏風姨）指妾一百五日之努數妾二十四番之威非恩禁火之時不失催春之信雨來五色是誰揚扢之能露釀千葩頗費呴噓之力偏反唐棣吹彼棘心莫不與以蘸樊助其張王過溼則滌蕩鬱診遭溼則汎掃蟲蠹養梢頭之荳蔻恩自含胎護擁裏之萌芽育同腐褓拂成麥浪碧繝連天麗出花茵錦紋匝地若言搖落豈屬鄙衷黃菊秉貞堅葉三秋綵茂紫薇嗣績稽宿百日紅酣梅飛雪下之玉鱗菟引霜前之金縷一日癢發二日栗烈不傷瀉豔之水仙六出春前五出冬後榮及苦寒之青女憐才若此竭慮何辭郎曰曲感美人之舞妾果無功若夫懽生獨活之搖妾寧有罪抑且金

錢夜落無事蚤凋木槿蕣萎何愛用老僧則扇藏班女彼自恩衰又若髮蒔衛娘奈何春容聽先鳴之鵜鴂秖用傷心憐無語之子鵑能無墮淚領錦城某檢校枝官激揚華職紆青拖紫對白抽黃雨露所施恩斯極矣顧乃貪天之功怠帝之力言之根柢性易飄揚織縟華於四時掌榮枯於一手色衰愛弛濺負惜春之名物換情移晴執不恆之咎如何怠我反是不思妾每行春未嘗不歎念搭欄之柳線一把難收奈結子之桃花五更錯恨妾心蕩蕩彼口嚅嚅敢伏堺塵上擊閶闔有懷瞿孛拜疏不周倘蒙廣莫之恩不勝解慍之至

戲與茅山鎮朱巡撿徵盤擻（來韻云巖飄冷署催徵盤卷四五十雙而來）

役失其七
四戱答之

門下河泊分司江村開府街彈雄緊鐵篆比於廵方塢
壁幽淡經畧會通圖𥞌考昔多用清流之士妙選不妨
江淅之才維茅山要鎭控帶兩洲絶壁千尋大江東夵
蹬口三戶漁樵則比屋可封豈無居人酺社皆倣盧不
羅聽鷄鳴狗吠之聲嗷嘈四境覬望衡挨宇之盛烟火
百家允矣巖疆欽哉冷署以門下之經綸勤幹嘗邑境
之鎖鑰咽喉鹿柴(讀爲砦)漁莊分遵句管塾翁堡勇爭効
馳驅且也伐鼉猾鼈夸部內之伙飛炙鮒美鱠友一鄉
之善士陸司山寨賜掌水衡一鮓不私豈媿當年江郡
雙螯自把何須定少監州於時秋矣田遺紫稻菊綻黃

鞏擺韈夜來偵彼橫行之甲士渠魁暗襲須吾捕捉之
雄鬪明火邏廵飛猾擒縱遽加剚縛用薦茅苴嘉君俘
馘之功助余尊俎之雅其始至也猶竪目而含怒其少
選也卽噴沫以乞憐宜允典刑姑諉軍政僉曰小醜敢
犯巖疆詎忍殘觟罰汙冷署昔彭越造逆難赦醢葅郭
索何知希遯烹鑊爰宣權氏載命女醢甕中漕粕膏鑵
白玉之臍釜裡兆鉡泣伏紅銅之殼第聞門下捡執未
盡豁頤實多豈以貴鎭之森嚴宥容羣醜之逋迭茲者
押司踈失撿點不周花名開列五十艸際奔逃三四放
楚王之鵠豈是無心烹子產之魚亦嘗聲罪維門下尚
茲洪度恕彼小迯惟宜綱羅四張捆載頻繼盡族類之

小大酋牟必收極摟索于萑苻尖圑並取務使反接而
至勿令乘間以逃我則集九賓以受降設庭燎而後見
俎前脫甲用其二而用其三(如用哲子于社之用)堂上肆筵卜其
晝而卜其夜美譚若此賞歎如何徵撒再馳無任懽笑

白茅堂集卷之四十三終

白茅堂集卷之四十四目

白茅堂集卷之四十四目終

白茅堂集卷之四十四

雜著

古松和尚眞體頌 并序

鎮江淨業禪院古崗大師所掛師蒲州人年十三爲沙彌五十游匡廬講南宗後居五臺名益著 神宗初遣中使迎入都師聞遁至京口愛北固金焦之勝居之萬曆三十九年入般涅槃云吾滅後二十年有宰官張姓啟我龕崇禎四年浴佛前一日工部尚書張公國維過其地夢一老僧稱七條衣缽明日至院見龕啟之如夢所見張公驚歎倡爲莊嚴戊子春仲予奉兩尊人將歸楚夜至院內其徒海鎮引從右廡

秉燭瞻視僧具茶爇香乞紀其事因作頌曰

我聞大乘法形神俱外道究竟涅槃盡消滅諸生滅云何示涅槃云何不壞身當知般涅槃即是妙莊嚴汝等試諦觀涅槃實如是

髓佛頌 并序

金壇丹陽門大僧嚴茂華煮髓人言乞救剖之得一菩薩觀者如覩稱曰髓佛頂禮戒殺者數百人予同年友陳慨棄官爲僧遂以珠香莊嚴供養時丙戌七月也冬予來從姑蘇慨出示方二寸許有帔如綿纓身及趺是謂僧伽衹衣袒右施無畏手目鼻刻畫指

自肉髓或曰髓瘕也或曰此召戈使國有大兵則是

贊輿按史傳雜記鳥獸蟲魚中嘗現佛菩薩像唐玄宗鷄武舍利文宗蛤腹大士崇寧初獲嘉職氏猪齒如來政和中眞州牛脛菩薩唐詢家雞子菩薩大觀三年吳郡邵興宗剖蚌得羅漢而鼈腹佛像尤多會僧慈舟至自楚搶地悲泣乞為文以傳方便說頌

雖三鉢底不受形盡虛空界爲極樂業識變化成衆生死病痛苦隨形具魚蟲鳥獸中有人苦與魚蟲鳥獸等云胡以人而讐物炮燔割剝相殺害若云性命各不同彼物我人理實爾云胡腹中病瘕瘵形成魚蛇醫肝心大士無相無衆生隨衆生相作方便或爲鎖骨淫菩薩或作刀猶惡羅刹或現面然餓鬼王或入牛羊示脫化

鼈中有佛佛作鼈卽此鼈是具足尊云胡作惡殺尊者炮燔無始大父母稽首大士大慈悲普令衆生皆自度湯鑊卽是靑蓮花脫離衆苦成極樂

僧上木募僧伽黎偈

山林陂澤澍大甘雨有䀹婆華異土殊根同時張王花實成熟如有血氣區別性命以胡因緣而聚處所得智巧手辮絮紉纓赤文升兩爲此屈眴若鳩頭羅衆本緜實無有分別乃至菩薩錙銖孔郭所施不同以胡因緣而聚處所實施沙門得智巧手裁熨鍼率成鬱多羅供養莊嚴人無垢地孔郭錙銖亦無分別謂是布施福德甚多則䀹婆華亦有功德長者當知是因緣事如種在地花實終生以因緣故福德甚多我說祇夜祇[illegible]如是

募燈偈

見諸有恣命爲我目我見何由日月燈燭見非我目日月燈我施非施自取妙明

募荳偈

五穀播植九州不同惟菽之性無土不豐粱粒可間饑糧是充淮南大黥以漬以碓煎而爲豋與醐酪同惟粥飯僧枵腹以備聞鍾而集如蕊聚蜂安見文殊出彼鉒中維大長者憫此鞠凶或豋或踊升合通融勝香花獻過伊蒲供居士作偈比之鬴[illegible]說文豋豆飴也夗聲孫愐一丸切飴者說文米蘖也釋名餳之清者爲飴形怡怡然也據此豆飴卽淮南王所造豆乳煎熬而成形怡怡然故借飴訓豋今

俗呼豆腐而豋與豆飴之名載在說文畧而不省豆之豌本从宛亦後人所制字聲亦義豆中至圓者言其宛轉也種出唐回鶻本名回鶻豆俗以豌音彎乃宛聲之譌謂豌同豋非正字通豌俗豋字並失考又豋見王禎農書从勞省聲一作䝅小黑豆也卽今馬料豆䝅見崔寔月令音畢唐史作䝅豆升庵謂䝅卽豌豆並未知其審

五祖貞慧寺重建鐘鼓樓佛幢華禪師作大僧伽吼居士顧景星歡喜爲作頌

如來多寶塔隨地涌出時師子大音王普震諸大千兜羅緜慈雲瀰漫覆道場帝釋阿修羅那羅延天宮大辯天梵天種種大妙音鐘鼓爲上首泥犁十地下持髮堅首上有頂及非想閧聲徧震動寶髻魯字光寶网吉祥光一一光明中齊發大音聲天人阿修羅娑竭跋難陀

憍梵乾闥婆聞聲盡悲恐雷聲海潮聲大風徧吼聲川
嶽諸大聲同聲相謄和燥陀摩由邏舍利阿勒掷演唱
諸妙音齊聲呵放逸晝夜各六時有情得聞響於一身
毛孔八萬四千數一一毛孔中一一普徧震無始諸業
習聞聲立脫亾清淨音聞根頓入三摩提或人具善根
舉手考妙聲如是一聲中復具無量善是名成就佛何
止作供養仁者當諦聽解義最爲善

代僧宏度發願募銅鼓偈

我佛大慈悲救度諸苦厄如何大雄殿朝暮捶灸革檀
何作犍椎如來昔說法諸天作臂吼鐘鼓非凡質聞昔
歐陽頠遠作嶺南客銅鼓獻梁朝聲與革無別我願諸

伽藍鑄作此功德膠角塑慈容於理亦當絕佛生至涅
槃未嘗著綿帛念是蠶命故何況大觔骼黐浴本至堅
煎熬匪脊血佛言諸衆生雖炙有餘業蠻背螳蛤醬入
齒痛嘈嘈人耳鬼神耳聽之不可得天耳與佛耳哀號
不勝聒十八伽藍神皆從聲聞入美音及徧視除此不
淨潔是名無垢地敢告諸菩薩

正覺寺募牆垣什物偈

云何七寶聚莊嚴虛空界云何修羅宮莊嚴與佛等云
何乾闥城飛行徧虛空云何日月牆輕薄如花葩云何
邪摩羅復有大砂石云何淨天宮醎穢四海水云何維
摩室萬億獅子座云何网明搶涌出於地中云何諸天

散華蕊隨手現云何須菩提食器隨生滿云何阿難弟
法服產母胎云何香桑女維車口中出云何多根樹慾
起現帷帳云何饑摩天象馬心化滅諸如所說者是踰
是非踰我爲檀越說因緣福報是伽藍常歡喜所欲隨
意得吉祥聖賢衆處中而受用

黃陂縣修藏經閣偈 并序

佛書至唐五千四十八卷大明正統五年御序六千
三百六十一卷崇禎末累增不下百卷夫藏之爲言
藏也梵言俱舍亦曰叱咤亦曰摘迦摘迦有三阿含
毘尼阿毘曇是謂戒定慧佛滅度後阿難結集素呾
覽優波離結集毘奈耶迦葉結集阿毘曇五百聖賢

復造鄔波帝鑠論毘奈耶毘婆沙論阿毘達磨毘婆
沙論又大小律乘四百八十九卷是謂經論律東土
又以諸經論爲顯藏瑜伽灌頂五部護摩三密曼拏
羅法爲密藏支那語錄記傳爲禪藏或摽四藏者經
律論外有咒藏諸陀羅尼是大論云四名雜藏也或
言五藏者西域記別分梵咒藏又經音義列八藏一
胎化二中陰三摩訶衍方等四戒律五十住菩薩六
雜七金剛八佛隋書云六千一百九十八卷唐法琳
稱三藏雜記原二千一百七十一部六千四百四十
四卷而唐目轉少何也按晉道安辨僞經二十六部
三十卷隋費長房錄夻僞妄三十一部八十四卷梁

僞作薪僞四十三部五十五卷隋開皇焚除僞濫五百卷唐麟德初道宣復著僞經論嗣後散亾兵火失初增新此五千四十八所繇名今增一千四百餘卷矣又如來演八萬四千法藏益衆生有八萬四千塵如來說有八萬四千法非藏表如是之數三摩竭經言須彌作髻研四海水山海可盡佛智不盡是言佛智非藏表如是之多當不輕菩薩品威音王於佛先所說法華二十千萬億偈悉能受持蠲累品千萬億那由乇甄迦羅頻婆羅阿閦婆等偈所謂說一卽多說多卽一非有卽有有卽非有而乎子博云佛著經八億四十萬卷何立言之滯也竊嘗論之梁江泌女

誦出淨土等經三十五卷大明仁孝皇后於洪武三十一年正月朔夢見觀世音說大功德經無邊秘密神咒爾時尊勝佛母救度佛母沙幹哩佛母各說陀羅尼一卷夫梵音字契重譯成文江泌小女仁孝皇后不曉梵義易變華音字體離合切翻彈轉何繇畢汪大安邑天神傳響尚皆譌廢帛橋支籥楚夏亦致參差而託言寤寐能無恍忽或謂阿難得法性覺三昧所謂聞經自能憶持舍衛有女名曰叔離其初生時衣從胎生厥後禮佛變成五衣鶖子在胎能令母智高王觀音亦是夢授元時摩些蠻麥宗七歲不學而識文字旁通土番白蠻諸書以是諸說爲世證疑

是故守經持正彼目迂儒不通方信變任述此謂智士多詭任是故理非一致論無獨勝也至於小乘儀執供養厭勝多涉邪道惜少別釐若夫如來所說二諦十地十處八會一偈半句融義妙詮眞如塔廟黃岐縣藏經閣兵後艸刱四無垣牆苦以白茅日光穿漏風雨斜入皴剝斷滕種種燒焚閻浮提人有能造數斗波小若菴羅大如棗核結塔敷坐齊祿艸環以爲供養如是功德皆如梵天今大尹蘭陵楊公宿植菩提現身唱導長者居士齊作願言是閣白茅當易瓦甃窣漏塗墐當禦風雨縢斷當續爾缺當補爲費不多功莫訾計居士贊歎而作伽佗

大梵天依離五天同音文如來實演說印度所重譯諸如波旬說支那後譯入如鑄諸藥石屑作吠玻瓈燒秫煉雜子假玉琥珀珠牙硨金剛椎堅脆別眞僞聖藏實如是阿究吒闍提閻利荼磨羅乃至半偈飾心印正眞諦皆如佛塔廟七火次第過然後一水災七七火七水復七火後風佛說不可滅若人具莊嚴功德等梵天何況求眞儀身心奉佛剎放光阿庾他算數不可說齊勞出讚歎成就轉法輪（簕卿蘄非亦許黃公說字）

正覺寺幽冥鐘銘

一切聲音從耳根入耳根不存聽於何自聽不以耳如跋難陀諸天世尊是聞非耳乃至幽冥亦復如是是諸

衆生罪業牽故各聞所聞隨聞悲苦或眷屬聲或此波
聲或業風聲是諸衆聲隨業因入天人命盡墮生龍腹
金翅食已還殤人中三處眷屬同時哭泣業因自聞他
卽不爾云何鐘聲徹幽冥界幽冥衆生聽無分別有一
頭陀精行具足以慈悲心誦尊勝咒咒已聲悉從心輪
出幽冥聞聲如從佛所作是思念讚歎如來以是念故
卽得安隱如失乳兒聞慈母聲如臨刀刑大聲喝放如
黑風船飄墮大海忽聞雞犬如得導師諸聲不同此聲
最徹憍陳如聲徹梵世天轉輪王聲徹他化天阿迦膩
吒佛聲所徹鐘聲徹處亦復如是薩陀波崙悲喜交集
夜磨慮迦合掌恭敬作是說已食將巨指交如驚頭大

衆聞鐘唵呼呢吽

雨華寺建大悲閣疏並偈

此山禪師以儒入釋首參天童下木陳牧雲費隱林野
諸老最後嗣法於松江船子二隱二隱上嗣林野此山
則臨濟三十三世孫也順治戊戌駐錫黃州安國寺脈
攝退院游山大師登座師別於城南沿瀆手闢荊棘名
雨華林今緇俗所稱雨華寺是也郡人楊進士與穆敘
頗悉夫寺之爲名始於東漢攝摩騰竺經西來止鴻臚
寺故今梵宮借名寺其在西域曰刹或曰園曰林曰精
舍曰寺皆譯用夏言也夏之寺必勑建乃敢稱爲然而
晉宋以來沙門有德措捐艸萊宸翰龍章往往隨賜皆
溪香水首開石寶之林鰲井餘泉卽闢徑山之勝此山
所𠀾謂之寺何不可適募大悲菩薩閣居士見聞隨喜
而說偈
我聞釋迦佛昔在舍衛城乞食洗雙足凡夫事無異祇
陀既舍地須達來布金牛頭旃檀香優曇波羅華纓絡
及寶瓶海雲金剛杵琴瑟諸樂器一一從空雨或現大
園林樓閣衆幢蓋勝衣上妙味而以一時至云何從乞
食得此妙莊嚴當其乞食時圓滿妙相具大悲觀世音
說法善現身明此圓滿故八萬四千相三十二因緣以
至恆河沙微塵數手眼手手各有眼手眼不分用慈護
諸衆生亦如手救目我今聚兩目還復展兩手我用不

爲少菩薩不爲多稽首妙相尊普願衆圓滿還以衆手
眼布施及菩薩

僧徹募建大悲閣疏並頌

黃州城內坡仙坊以蘇子瞻得名也坊內有洗墨池池
上有大悲閣昔子瞻爲成都大悲閣作記卽謂其爲黃
州作也可閣既久廢順治初僧徹者畚公瓦礫建維摩
方丈一區奉維摩壕相上座倫思復是閣爰有頭陀樓
版在予發大誓願行募諸方是歲辛酉予來黃寓報恩
寺與維摩鄰一垣唄誦贊佛管絃飄揚赤壁不移青鳥
忿翁晨昏傾耳樂而不倦然後知梵音之感人深也既
爲雨華說大悲偈而卽以音聞之趣爲是閣作頌

摩訶妙音觀世音湛定總持世希有卽以一切音聲海
普現無量大伽藍一爲美音二梵音三爲天鼓四妙歎
廣日妙眼及微聽如是以至徹徧視一一灌注由耳根
三摩氏從聲聞入梵天帝釋提婆聲僧伽婆吼大威力
鸚武孔雀共命鳥六時演唱微妙音以至塵沙細身衆
振羽扨股作箏琵悉能歌讚法界遍咏歎第一妙相尊
母陀羅臂一一具清淨寶目一一俱一一寶目通聲聞
千手執持無定相五兵繩索及藥鑵悉爲壞刼示諸有
刀山血林出沸苦地獄擁抱嬰兒聲我今宣唱大慈悲
仁者聞聲當頂禮

盂蘭盆敍

周禮儺磔禳驅辜祀厲之始也鬼無所歸則爲厲云爾
傳曰鬼者歸也歸矣曰無所歸何也曰養生送死無憾
者得所歸也水火刀兵疫宼凍餓不得其死者則不得
其爲鬼故曰無歸王政之所悲祀典之所卹也然則儺
以驅磔辜磔禳以祀何也曰實沈臺駘若水犂丘是厲
鬼矣故用驅爽鳩若赦之無後彭生杜伯之煩寃國殤
以兵死凶札以鬱亾非厲鬼也鬼之厲者也故用祀祀
有厲壇厲壇不勝祀則野祭與焉佛氏謂之烏藍婆拏
亦曰盂蘭盆華言解倒懸也譬如宼賊奸宄殺無赦鬼
有之則側以十二神執而食之鋌而噞敺而盜天民之
無告則哀矜撫賑鬼有之血牲大招以飽之今天下上
有聖人下多賢輔法明而恩洽百姓養生送死無憾
然則盂蘭盆何爲舉哉年豐而有飢寒政平而有瘝痛
無後失祀者雖堯舜湯武之世不能無地震壓溺版築
開濟之流亾京觀鱷鯨汙宮而豬之永錮者　聖朝亦
不能諱使鬼無知則已使鬼有知將不可與之哀矜與
之改悔乎此諸慈仁盂蘭盆所以舉也玉山居士書

雪岸上人募衣鉢偈

比丘既受菩薩戒于法空服如來衣露頂赤脚合十指
㩴請居士爲說偈處本居中空者黃是名摩訶僧祇部
開導利益空者赤曇謨屈多迦部是博通敏達空者皁
其衆名爲薩婆多精勤勇猛空木蘭迦葉部中稱最勝

禪思入微空者青彌沙塞部斯第一比丘自審空何衣
仁者應作何等施比丘得衣衣得空仁者喜施施得報
如是我聞舍衞國有女端好名叔離生時白㲲裹身出
長大變爲七條衣復有商諾迦縛娑生長梵衍那國中
其衣亦從胎中出得度變爲佛法服南閻浮提大洲外
過去千又七百國若有思念作衣者輒有二女桑中出
長跪口吐五色絲供養仁者作美服如是一切等因緣
須知悉從布施得仁者淡信勿疑惑桑女亦載神禹經
比丘既已得衣訖還須缽持與臥具大鉢小鑌九環杖
如是一切成莊嚴普蓋大千一切界袈裟一角覆有餘
掌中應量三種器智杖卓處六種動八功德水出淨瓶

淡服神通不可說顯密二一諦欲了知請從不疑門中入

石平入滅供

年月日淡友居士某以香花燈塗果茶食致供如是石翁大師惟師善行勇猛精進七十餘年如花在鏡忽然而來何所萃止忽然而去何所繫止何成何住何壞何空㘞然放杖去我何從生不說淡然不說偈者是西來本無一字一真不動萬劫刹那得無量壽是阿彌陀

西澤入滅供

年月日淡友居士某以香華燈幢茶食之儀敬致供于如是道場上西下澤和尚圓寂之塔前曰無始以來阿師安在入般涅槃何有世界竹篦在手不顧文殊衣傳

七葉橫蹋馬駒處林放光四十餘載道既朝聞業亦隨解溫容古皃爽致清神甘露頂灌青蓮口生既愛良友亦多勝侶白氎裁巾蒼松代麈公今已往刹那僧祇凡諸有學涕淚沾衣七尺塔高三生約在如是庵中桃花村外溪旁略彴門前剎竿子孫知慧留淡無過

石平墖銘

石平禪師諱海瑞蘄州人姓王母感夢而生性不腥食九歲白父母願出家禮清印禪師印上一世守德禪師德上一世顯章禪師皆宗臨濟師勤學執行方雅醇厚與廬山石照淡師道恆禪師友善於蘄東郊刈茅結庵[illegible]而歸湖古木修篁遂爲勝地崇禎辛巳大旱疫餓死載路頭顱相屬師負畚籠暴烈日中收殯千二百餘具得米斗即飲飢民而自食日不再爨明年迎千華三昧律師說戒又明年癸未流寇林院師趺坐松中不動寇目之而去徐拾瓦礫支松柵持誦華嚴于升須彌品至梵行品淡慧菩薩言下悟入郡人曾延按直隸王公珙孝廉盧公紘延師貞慧寺結廣嚴社兵憲洪公天擢郡侯張公登衢與焉復建院順治戊子蘄用兵好雄如辛巳又收瘞如前己丑之蘇州禮四弘律師習聖恩寺一年還蘄壬辰總戎韓公友爲起殿廊鄰境布施塡委郡侯王公宗堯建菩薩及帝釋殿官茲土者莫不信施有放生池田若干畝又五年藏經閣成予題曰

轉輪閣爲文以記而師亦自誌緣起甲寅春示微疾豫知時至二月十一日沐浴入龕而寂越七日封龕危坐如生遺命以全體墖於進市湖之桃花村年六十九夏臘[illegible]六十一其徒寂貞寂常寂則寂圓照廣照恩皆李又其兄照恩之徒普紹爲予詩學弟子偕來膜拜請銘銘曰

如來坐樹下上升須彌頂于時諸佛刹頓現妙莊嚴即如此淨土樓閣何由生以師行力故來入妙勝殿金網及帳蓋繽紛于珠瓔寶藏修多羅一一供養具我佛所說法八萬又四千而能解入者其門不多入菩薩摩訶薩法慧所第一說此梵行品令悟三摩提以何行力故

得悟三摩提緣師慈悲心往度尸陀鬼羯叱布怛那䐗
睺阿羅羅炎火咽睺生因師悉安穩方其起信時慧體
行爲用圓滿入法界慧用行爲體理事既相徹體用本
互發觀察涅槃界而不由他悟我今于夜半欲入般涅
槃卿往蘇迷山吉祥最無上七尺𣪍斗波天人所禮拜
猶如棗核塔功敵阿育王淨根試諦觀是塔不分別塔
然清淨燈處林而放光此光無起滅千劫彈指頃何況
不盡燈千燈悉如一我今銘此塔猶如綱明佛卿從定
中起而來相問答是故諸佛子合掌應頂禮

爲乳母禮懺疏

乳母許氏生卒云云伏念儒禮卹保抱之恩佛家有法

乳之譬敬延高德十僧虔禮懺文十部銜哀未定渴葬
有期一窆容棺卿祔貞姑之墓數行深刻佗年保母之
碑（合祭曰祔合葬亦曰祔又唐傳永字修期嘗登北邙山于平丘處回旋躊望欲祔于祖墓遂買地數畝曰吾之永宅也故從葬亦得曰祔）

焚敝屐文

非避喪亂冠屨離播匐伏嶮岨跋涉泥淤惟兩跬步曾
不少忝幸則爲敝屣之棄而不幸則送死之具嗚呼哀
哉捐之不忍藏之不可拔于後塵請用從火

四六體一

知五堂詩餘題詞

詩有別腸無悲歡之可學詞非一調視情文之所生故
何拘長短齊梁既開韻譜陰陽宋元乃盛爰及昭代人
握瑾瑜往合前檄家遵矩矱新聲欲度必步響于江東
片紙爭膾勝流傳于雛下值　聖朝右文之會實英雄
吐氣之秋廣陵李子　神宗宮保文定公之孫也家世
清華姿神儁爽許身稷契誰憐自比之愚尚論蕭曹輒
抱非時之恨既而䟴馬西衡宗祏南渡浮沈者四十年
漂泊者幾千里袁孝尼著書爲業家本淮南杜子美用
酒爲年身羈夔峽是以頗偃僧筆間製新詞既侘傺以
爲懷亦質鹽之相錯竊均憔悴思美人之目成元亮孤
高托閑情于跌宕長嘯則鶴鶩焚響微唫則蟋蟀娛秋
一関未終百端交集負州啼霜鷓鴣之悽感行路借巢

吟月杜鵑之哀動山川至其吐吞風流睥睨時輩劉貢
父詆諆不改寇平仲老大猶騃口過無心飲章遽作蘇
軾忠愛亦有野花啼鳥之嫌范鎮公明卒理三月九泉
之何然猶襲頭縲紲指口結舌當斯時也有變還鄉庖
鹿之雲山自統經年庯室置兎之性命繇人事異蔚宗
苦詞不書團扇四如越鳥吟聲尚出南冠斯烟鳴鬱之
固然然亦文人之結習也逮夫積陰解慍離照施溫戴
帝德之同天慶小臣之履地筆牀無恙談風月于今宵
蒯劍猶存問車魚于故友顏延之之竊聽籬下客吞烏
棲阮嗣宗之醉臥壚邊水清石見夫如是也復何患乎
若大依永緻密摛辭婉妍自項名勝悉見褒推吾無論

爲耳元默康茂玉山金粟虎頭書

奚囊唱和題詞

鏤月裁雲自屬才人之致春華秋霸不感無情之夫是以絃響奏而玄鶴飛車鐸振而黃鍾應斯實天籟之自然感通之必至者也逸庵善唱揚清唳于九臯因兄哉賡聲流音于三峽隨形而肖金寫于型有印即聲石縣在虡錄也花間一卷驅秦柳于顔行今復草疏百章擒李溫于座下夷旦雙鸞之喻誰云合則兩傷孟韓二鳥之鳴我則憐其並暢僕臥病空山閒渠七發君倦游于里獲此連珠濡筆手胝臨文心醉

秋聽閣鵑語序

古聲既邈惟存制氏之遺音樂府嗣興肇自茂陵之夜誦魏晉而下六朝以還驚心豔雍門之歌入耳賤陽阿之曲三百五篇既無戛拊八千四調始見萌芽其閒善相便串雖借樂工苦心經營必繇學士逮夫南唐靡漫漸啟金源北里娭哇遂傳元代浸淫襲習莫濫于今矣古汜龔子以機雲東雒之年奏枚馬西京之賦䌹裴萬軸家有賜書韻就八叉牘無留筆寄餘情于秋聽周美成之獨擅花間賭敏妙于春宵沈休文之頓成燭下其或廣筵碩曲秘院閒簫逗密意于低迷識多情之機警敘聲試墜豬語能通亦復寫怨青琴賦歌紅豆至其悲涼希倩恰比檀奴哀哉是命也夫黯然惟別而已是以

詞稱鵑語緒亂烏啼恨牽五百年前和盡二十八闋斯又含辛之曼聲纏綿之至致矣君誠才子僕本恨人駕警弄之文魚難逢變裏與琵琶之嬰鵡猶在窗前若夫渭水秋風楚樓明月誦李嶠之句能不悲來感王粲之愁淳堪遣此慨當以慷英雄之觸類無方老亦何傷兒女之鍾情不諱論原流于風雅則撼魂動魄莫過填詞吐性情于謳嗇必出口衝喉方成絕調貫珠幾班式玉當前欲明祖述之工請觀叔損之撰武陵黃公書於東山空香閣

橫江詞小引

文之至變莫過於詩聲之至清莫過于曲六朝肇始歷代增華十體所不能言爰以短長協律九宮猶有未盡因而換轉多端故淫思象外吐音纏于游絲限韻行間盤荷封于鞭影是亦小技之極難才人所不廢矣假令廣筵奏賦但如鄭刻卿之斷章遠道傷離惟效李都尉之五字亦何足繼欒欒之亢墜極新新于天壤哉代有源流情非沾滯是以溫李薰然侚一時之容態秦柳尤能融洽部之顧科命曰詩餘格固應爾豔辭謝之微妙本自江南喻好色之貞淫何妨淇上故夫田謳魚弄必言男女之私防露雞鳴轉見性情之正卽如陶潛閑情之賦本出繇欽定情之篇論者不知反訾瑕璧豈不悖哉近有才制者穆學並偉長曾著鄴下之書亦有玉臺

之詠性本澹泊與寄蕭森故能出正始之元音衍緜綿
之別調逢花解語聽鳥能歌怪蘇髯之不叶甄何偏工
愛黃九之多風豔辭強半至于柢原家學忠孝天懿風
人北門之詩來哲南陔之句可謂一飯不忘三商且待
者矣當其巴陵蛇蜈楚蠻鳥飛發屠連之矢頓解風雲
投張與之戈指盟日月劉琨鼓角時來橫吹之音柴紹
琵琶盡吁淒清之調逮夫水落石出天曉月移作者之
追憶無聊讀者更百端交集綠鹽紅蓼堅操何害終貧
翠竹白沙逸興恆懷故國傑舞招短棹輒問新篇于時
舊雨西亭春波南浦鸚洲草長疑翠羽之飛來鶴渚煙
高見大江之東公選名命集遂粵橫江昔瓦棺百尺之

閣乃在秣陵石城兩槳之聲兼聞郢曲皆有橫江並稱
佳勝此藝苑之流連文人之把玩久矣且夫意切於中
觸感而作英雄落拓藉風月以欷歔雲雨安排動江山
之蹤躡何施不可遇物能書匪獨詞家之長亦見詩教
之大以是言之茲集之旁通斷可知矣

瑤華集序

詩成爲樂導性情之自然樂生于聲本天道之至教自
賦始于周曲興于漢制作之變自昔能言然而淳于一
石之對賈賦體之心宗吳宮六字之聲通詞家之鼻祖
六代三唐類能小調兩蕪二宋漸啟長篇緣彼從前追
遡而降情雖涉于淼淼致頗極其精微堂下按歌絲竹

之恬不如肉聲中協律抑度之音則從心花間艸堂之
勝選于先歎餘韻譜之贍論于後久與詩人十體表裏
爲功字母七均低卬合度至其神來合莫妙極天然冰
瓦芙蓉是誰珊鍜風絲嫋娜無心卷舒能招造化之魂
亦動生靈之魄填詞之聖實有如斯遂覺李尉交河翻
成笨伯江郎南浦未盡幽情然而吹毛索纇披沙揀金
作者卿盛于今而選者罕能稱是慨然歎矣游目茲如
問誰壇長諸侯厥有京少蔣子蠙珠淮右竹箭江東玉
臺之生小清華乾郎之行攜油素于是珊瑑柙硯璿珥
裝書買百鎰之胡琴售千金之墮珥瑤函封至遏雲擲
地之聲玉躞投來璧月瓊枝之句譬則波斯螺子賭南

國之雙蛾東海鸞孃輸吳宮以八斛頓令選妝總下曼
睩騰光刺繡牀前殷紅滿手斯亦情文之絕麗箴衍之
妹觀也矣況夫白翎塞北紅豆江南或赤風戍壘之場
素月江城之下對關河而咄唶顧光影以流連鸏燭綺
筵忽思崔九落花時節不見龜年甚則臥阮尉之壚頭
泣乳新之舟尾凡茲感動能不唏噓若夫康衢擊壤順
帝則而不知比戶謳歌聽和平之自至蔣子斯集其亦
少女之微風元音之肇唱也歟

芙蓉舍塡詞序

樂府施於房中夜誦立于孝武換羽移宮仍多變徵麗
情寡調莫過清商以至箭鉢沙羅破離愁于邊塞黃桑

蒲于寫幽咽于鞮鞻莫不蝹宛纏綿激印凄若及夫唐
宋相沿金源以降琵琶綽板與曉風殘月爭高蒼鶻靚
孤並泐部參軍競勝聽曲句之拍則不溷宮商轉耳子
之喉郎難分竹肉是亦詞場之致極聲技之姝觀也矣
往在嘉隆作家林立庭言豔調四部附婁東之書傳粉
墨頭萬里徧成都之瑤衆茲以降莫盛于今嗟歎不足
繼以長言隱語未遑寓諸啼笑豈且韓娥移逆旅之情
田文下雍門之涕已哉秣陵李子南國風人西京才子
披新聲之金縷選衆筆之珊瑚動魄搖魂往歌來哭其
或燕居多感有跡無心恨薄倖青樓之名思慷慨黃衫
之俠斯亦壚頭狂士本自無他帳裏夫人得毋非是至

于離鳳斷絃哀蟬落葉慟安仁之遺挂鶡武猶呼麽子
荆之悲唸秭歸欲噤況夫山陽聞笛瀨水吹簫怨知已
之分飛受英雄之潦倒能無高捶禰枕碎擊椷壺亦有
宋玉東鄰王昌西舍情偶溪于觸處悲有感于中來紅
粉綺筵驚回席上攀花趁蝶空墜牆頭以上皆本事是皆哀
樂無力欲獻莫禁者也僕久不試音曇然獨處老催江
采筆花與別恨俱銷君定丘遲匹錦遽奪中分太惟逢
大雅之音隨傾下里之耳鼓師延之瑟玄鶴飛來彈瓠
巴之琴樂魚出聽云爾昌云說文引傳伯牙鼓琴鱏魚出聽陀書或作鱏潛畀魚志贊海魚無鱗形類琵琶一名樂魚其鳴孔鳥聞而卸㝉會識瓠巴

横江詞集序 代蔣京少

詩餘之作繇來尚矣本四始六義之正則變短唫長吭
之緒音蕭維摩遐發樂府初只五言晉樂志碣石諸篇
多孫三百懊儂讀曲小令之原流始開哨遍三臺大調
之纏綿斯極唐自李溫而下宋則秦柳以還莫不麗詞
金荃秀奪蘭畹然而近代作者亦有二難夫一字婉度
如絲腰鼓尾之自在屈申妙語天然猶鶻㔸凫翁之難
為断續泥填聲之清濁軋回護功多逐字數之短長則
神來句少且古者竹肉郎譜詩餘之辭今也轉喉惟唱
江南之曲嚴斜板眼寬論歌頭事義空爾必也無强迴
至端庶得無譏作者卿山先生人原威鳳才是虯龍繼
偉長之文章嗣仲車之節孝倚樓看鏡笑杜甫之感慨

奚為引手書空怪浚源之稿情未化緣夫凝淨宅心遭
逢險物孤雲飛鳥都涵百尺之潭瀠浪狂瀾不動一泓
之井蓄斯雅量有此佳章于時選勝江天高標風月山
分八字遠弔赤烏之年水自九江來沸黃軍之浦先生
靜觀湛若幽賞自如陶貞白之山樓通明四面管幼安
之青構坐穩十年以庾鮑之觿才仿宋元之俳體肆筵
授簡賓客南皮刻燭成篇潤色東里而先生倚聲各和
搖筆兵思鉢響停時便成數紙燭花偏後已滿千言橫
江之詞傳徧南國矣時則遂安毛伯吳下虎頭雪檝花
檣周旋最久皆詩握蹙爭願扶輪景祁後至亦得趨蹌
瑤恭集更推六國色三千嬛玫編中已自策名第一

春日集句題辭

春日集句者合肥龔孝緒之所作也覊棲失職侘傺無聊假豔感以攄辭邈離愁而觸抱行吟尹伯撫非忠孝之心慨慷揚惲秪是慌憐之骨加以河山興沓岵屺天移兄滯萃陽弟歸陸渾寫江南之遺恨應傚子山傳塞北之哀音空庭易水然或感激狂發歡盡悲纏自古佳人才子多失足于兵戈騷屑之場烈士壯夫難忘情于粉黛飄零之際是以壚頭醉臥無殊痛哭窮途鄰女目挑不異奇情丘壑境之所至感亦如之然而佳勝難留勞情易作斑騅欲去容餘牽雲曳雪之聲白駒遄飛何取弄月吟風之句聊借古人之往興織成今日之新篇文不害辭歌以言志

西湖攬勝題詞

百越雄風三吳右壤聲銷鐵馬瑞吐金牛靈蘊之所鬱紆方輿之所希遘時則瑯琊學士茂苑才人追東山北海之流風拾南浦西陵之軼事雕蟲奇字嗣雅藻于子雲落鴈沈碑辯隱文于德祖乃有前身蘇小今代馮憐寫紛鏡于烟波定香奩于畫舫亦能興隨油壁韻逸丹青訪虎跑之寒泉問鳥窠之故樹英雄百戰之蒸跡渺人一曲之考槃莫不廣搜奚囊細搜鉛槧蠟屐幾緉消幼輿之半生紬帙一椷當少文之四壁僕凉凉至止漱掞百端息杖履于當年曾何及矣領湖山于今日安用

文為維博學之足珍敢綺言之是傚張柳不聿率誌簡端

黃漢川太思詩卷引

前廣濟令漢川黃公內史名家當時國器讀書貧谷有天下已任之心結綬嚴疆非百里冗長之吏在官三穩試以多艱恪守四知終焉寡合下下定陽城之考行行避御史之驄投劾言歸道指雞栖之轂成事不說山存羊叔之碑闕令尹之箸政云何不以慍而以告蕭相國之三章頗約冀是訓而是行袵席既登轉切水火之懼父母孔邇難忘愷悌之仁直道在民太思有為歌以逆志非求采于輶軒感而有詩不必寄彼元結舒生彙集成編顧子敘言弁首

秋聽閣文序

龔子叔損鳳毛蚤譽犀角神姿其詩若詞余序之數矣復出文集四卷讀之卒業㩴然而憘曰嘻乎天之生才秉畀各異長于有韻或儆行不工意在遊辭則斂聲拙叶文人之病大抵如斯叔損席右姓于江東人人有集空長羣于冀北駟驪爭先故其為文竄焉風行爛然艘卷寄閒情于烟月王曇首之一曲堪憐寫婉孌于悲歡荷春倩之柔思欲絕亭臺暇豫光景流連既瑇瑁以裝書亦珊瑚而格筆西園公子醉心飛蓋之游南國才人抑軒滴硯之會數行赤牘楚楚清裁十色華箋英英雅

製且也撥奇若瀉唾壁如貧撥艸拾寒螿之光升昃軌殘蟾之影方厥顯勉殷以加茲至于沈酣近代博采名家王筠之船自鈔書頗多疏記鍾嶸之雅言衆作大有品評斯又匆掇菁華高餐沆瀣花影所以命集霞月所以名篇者矣僕手此一編坐嘗三例敢曰皇甫爲太冲之叙殳抑云張紘見應機而神催云爾

王母八十壽序

吾郡先輩王先生某瑯琊名家淵源積望游藝則百氏歸其网羅窮理則六經爲其稀裕山川逢輝潤之氣人識東亭江左饒縕藉之才賓推仲寶固已標楷當世根柢後學如斯焉者也蚤償元儷族出隴西是爲前觀察

鑑池李公之女遵化監軍金吾鎮撫之妹吾郡名士某某之太夫人離褓知書纚笄詔禮稅車之縢盡脊衣加景之姆皆禪敎高門相望守衆不驕馬倫歸隗箕帚悤其珍媲少君適鮑饗綶同夫恭巾鳴梭應呫畢之聲紩黹助公車之費迷夫阿敬臥痾仲祖稱疾撫龍唇而不御轉麈尾以長懷舉齊眉之案奋是藥苓犯濯手之湯肯銷氷雪尚期挽鹿遨爾騎驢更委地之黝髮纓同四寸欲終天之碧血盟指三辰所以遲遲吾行葢曰悖悖有子堂前乳燕事等衛妻鄰下丸熊慰過柳母是皆徵實聞見豈云借事簡編且夫瑕丘之欣車未行而帷堂之舊位猶在青熒短燭白變雙髭十載一線三晨五食

旣而矮生郊保箭及羅門箕尾已曳其練尤鳥翼莫靈其烈微太夫人則潛鉺續爾裝此夷遺溫令親府衣惟隔祖身代三稱之襲時逾百日有餘忠何異于納肝慟豈遜于炮腕悲動行路義震鬼神未有若斯之甚者矣先生遺文有鷦枝館諸集亥忠靖公茗柯敘之相如封禪留上茂陵季廸青丘藏因周淑又其次焉者也長君某次君某元季兩方機雲二士郝夫人之生東海遂爲王氏之母儀鍾夫人之紹家學不媿京陵之內範太歲在某日宿鶉火太夫人四百八十甲子日之二十又六則其縣悅之辰也郡人士介壽璜公之堂甹赧湛母之德禮也亦義也而某之門人翼翼僎僎卬敝廬而請者

屬皆扶風之生從無忝鄭田之弟子不揣下丕責以知言思僕方戒筆硯謝酬酢愐思遠之遺風慕景怡之脫節文言宜屏兒塞不譚顧以邑有大美事尚表徵書勘溢辭或奐輶軒之采述存逸事亦曰鄉黨之光

黃梅尹某公壽序

粵在

世祖章皇帝龕闢有夏版章九圍風雲鱗翼之佐資及叅葉霖雨股肱之烈樹諸旂常羣才緝熙元首經畧江漢乑廣初附南服時則廣寧某公于旬于宣內叶（同協）百揆外刻四岳爰鎮東粵壁于西鄖爽氣北隨 天子南顧偷物親于三接組敕逮夫奕世誠史策之逸軌曠代而

一遴者也

今上御宇埀統承基爾乃赫濯用武威彼遠方犀象之獻雖少阻于銅柱蠙魚之貢原相望于荊揚楚有三黃地當七達靡藂交于劇驂輓軵困于狹邑則維我某君來宰來牧我嚴我慈是爲方伯之冢孫氻戟之濟美天祿讀書上應觀政陸機妙歲宗慤長風始綰綬而下車卽禀冰而含哺郎邪之稻不髒蔡人之犬無驚軍中之饋以繯拾矢維正之賦幵不溢觔當大春潦橫道萬馬行餞靑雀前載黃能後追䮶羽驍以促期惜錦障而不渡金鞭撤捩木罌浮沈君則駕虹蜺爲徛約命黿鼉爲杠粱茭芻不出于閭閈棧材非斧于山林神設鬼施智

輪機進馲駝极負則虓噉亂流介駟銑裝則凬髮高蹕昔旦之間星言電逝若乃鴻呇鶴唳魚駭鳥飛移爨烟波支復鼓猴閒君之政祋負來歸關門夜開不下羊皮之祋（祋見說文孫愐丁外切毛詩古音考音示或說从示殳聲）亭長隨車時有牛欵之間至于里多關澤家績徐吾思我心之子矜吼彼都之士女公在泮水子之武城凡玆愚嬾未可殫述是以雷震一同河潤百里大疋之謠閒都俞鄰境之潛夫歎息且也地近韋杜家學鄭班祖母太夫人在堂夙秉義訓械爲術良堂日夜告遒清獻之焚香亭曰太白李青蓮之逸事公之才德足以媲焉唯此秋首值君攬揆梅之紳士小大從邁以廉泉爲春酒以鄙詞當輿頌邑有東南其畝之安國有億萬斯年之祝兵輯偃息民厝依熈

天子嘉歎召爲近臣使修先臣故事行有日矣然則歸謂史策逸軌曠代一遴者不又於是見哉

四六體二

迎兵憲呂公啟

皇猷布濩上游分鎭鑰之司碩德雍容下國仰屏藩之重江山有待高厚無私恭惟老憲公祖台臺當代老臣明時儁乂家近五湖之沚淸敵九峯之泉玉既韞而山則煇地已靈而人更傑因權用世藏器濟時雷雨經綸利建侯于艸昧風雲作覩廢好爵于聖朝當持節省方之初正執矩治秋之侯父老亟星軺之望廌紳思露冕

之臨某庸賤不才迂疎失當久僑生于吳下肯易姓予秦邦行將受福于桝櫲自賀長安于畎畝掞香掃道願同編戶之趨酌水抱兒敢效當門之迓

代梅生上方卹刑啟

軺軒東下潛占使者之星函谷西來頗識真人之氣傳從五嶺歌溢三湘爰停鞠獄之勞悛覩師儒之盛恭惟執事朝望山斗家學淵源先鄭後鄭說經互有異同大蘇小蘇論文遂歸一致姓字在爽鳩之上威名參鳴鳳之前兼以好德無雙誨人不倦盡安昌之客獨許彭宣見彥先之餘仍稱季雅某一介么麽書徒十上半生呫括力盡三餘豈鑑別之實難洵遭逢之非偶雖雛雉雛

尋常丈尺之間騕褭驊騮牝牡驪黃之外是所望于知
已敢曰求之衆人雖某自衒自媒風斯下矣在公爲衡
爲量我其試哉僉經雖上無尋雅上無常雅上有丈鬻上有尺

上元公請守憲徐公游蓮市湖禪院啟

伏以景運方升豈止臚囘黍谷惠風斯暢已知凍解冰
天當太平行慶之時正始和而布令視艸木向榮之色
喜近日者先尊恭惟老憲公祖台臺體道如春爲仁若
渴東漥壁豔紘猷偏鼂繹之鄉南奉璽書華路變熊渠
之谷攬江山之要害單騎諮詢作霖雨于凶年隨車沾
遐二十一城之統帥人仰參知百五十萬之饑民活因
魏國清廉孰媲海忠介之孤操經濟無雙范文正之已

任治某等同叨忻待有荷栟幪近謝傅之風流屢陪讌
笑快羊公之綦履增勝山川玆逢車騎省春之行竊役
文老瓷漿之逆娛公何事指四野之村烟侑酒無他藉
上元之田火伏希覩鬻俯慰稱觥燈兒銀河想見當年
祿閣月盈寶地身游此日化城水昔蘭亭湖今蓮市判
事何妨佛院教導必以躬親傴僂堵觀雜覓裳之舞部
旌旗山立瞻露冕之來臨雀躍龍門雁行鵠竢

候河南佟巡撫啟代某公

伏以天文角亢領都會于九州人望召邠表嶽猷于四
國曳履星辰之上應台垣左右相之尊握符風雨之交
當名世五百年之運恭惟老大人憲臺淸時黼黻奕世

珪璋六察總司洵百僚之是式兩朝開濟識老成之用
心帝曰元身往卜淵瀘僉稱我公峻極崧岳臺端霜肅
閫外風從惟緯武而經文故左宜而右有南陽用武之
地荊楚咽喉大梁孔道之衝神京心膂仰羣星之拱北
極泰階必倚于正中況大河之貫燕吳血脈實通于南
北軍需蚤峙戊巳之將士如雲廟算出師甲戌之維征
有日是仰一人之赫濯皆賴元老之經綸訏謨坐鎭笏
將軍之雅歌投壺譚言不驚羊太傅之輕裘緩帶某職
愧邦牧學本書生離關馳驅力徒嫓于叱馭平居私淑
願久切于執鞭懼督策之無能慶栟幪之有籍願以三
楚重地半壁巖疆玉華之烈談成㸚金甲之懸軍直擣

綠供師旅致繁單車江口春燈想節樓之明月馬頭出
色企中土之和風計瓜期之及時將葵心之傾日心旌
豫導手板遙持望斗瞻依下風懽息臨啟無任

寄答友人惠四六集

合儲爲饔飧聚膫成裘富萬卷於嫏嬛叶四聲於瑤琯初
疑寶華之女手披諸天繼若玉宸之君步虛九昊太平
文苑多唐代制舉之篇豔賦彙酉備詞家劉亮之體六
朝迨宋其間穠澹不同百代紛馳就中取舍亦異徐庾
逝矣齊梁杳然躍方響於鞮賓忽來感召應靈鐘于蜀
岫有若于喁桐魚扣而石鼓鳴苾挺挑而金錞奏豈止
風從雕虎飆動艸蟲而已哉足下才如積玉論比粲花

架形管于珊瑚燭爇麗豎御青箱之鉛槧攜爛脫燈
都官之句繡錦襲無蕤邪賦揚颯載之裴齋泖素所至
成書君目無全牛傑腕慚中豹折彥先于坐上分王朗
以枕中艸包清溪虛尋笛韻潮聲汨没遂變琴心況王
珣之一字體格偏于五雲看霙婧之幾碑坐臥貪堪三
日方前驫漘惟問縹緗道上班荆何勞縞紵久識馴龍
之性載讀放麑之文僕本散人君真作者眷言斯集借
作他山心儀豈啻朝飢手倦方拋午夢掩卷歎息臨潁
色飛

謝賀尚書遺米炭酒醬菜啓

價重烏銀勢出中山之桂粒傳白粲種從玉嶺之禾並

醬醽以提攜偕郫筒而至止正乏曲生之風韻忽來繼
客之胚渾三韭忽貧五漿非貴誘人有道欲以色笑而
當命提小子何知未先教誨而求飲食

謝程太翁許三見啓

伏以上壽登堂久忝通家之誼聯姻交拜偎從時俗之
儀日筮協祥衆謀僉吉恭惟封光祿太老親翁臺下欽
鄣世胄淮浙人豪蚤奏策于彤廷旋建牙于赤縣當華
故鼎新之際莫紀功多體謙光履順之貞適成高尚玉
題雕杖雍容陸地神仙銅柱銘勳矍鑠伏波老將倜跨
壚于湖上豈射虎于山間囊采三芝牛作施人之用身
留一劍猶知在腹之奇訪仲蔚之蓬居時來車轍拜德

公于牀下願奉橋衡花雨夜過閣放陳遵之醉客春風
坐滿門多魯國之書生愛丈人之真厚如兹叨長君之
歃盟伊昔繞堦蘭桂就曲几以周旋喬木絲蘿望高閣
而却止退念箕裘欲紹每慙弓治匪良第三小犬昌王
翦髮兒長康癡種纔學呫嗶敢云讀父之書似識之無
或者得臣之筆謬蒙眷注遂締良緣赤繩卯絆于太翁
白壁何煩乎雍伯引繫羊之傖父竟日歡呼賞竹馬之
兒郎片言結約快心有此佳話無前所願詩書繼緒無
如栗里之五男門戶增輝解作汾陽之半子蚤畢向平
之嫁娶便從赤松以敖游蹇修執禮勞三復以稱辭吉
日惟今載九頓而鳴謝

謝程親家許婚啓

結褵合好義莫重於百年傾蓋論心道已淡乎夙昔荀
應求之不隔萬里同聲洵意氣之相投千金一諾恭惟
老親家大元戎麾下蜩中彪外說禮敦詩數萬甲兵人
稱小范老了五千俘馘功歸大樹將軍領南部之師風
塵電掃靖西山之寇峒箐氛消蠹欒巴童欸乃閒中之
山水焚香儺女謳護犵狫之謳謌雷聲歡動于蠻方露
布欣騰於當宁璽書留鎮毋增岷岵之思綸誥覃恩蚤
晉驃騎之秩畫峴崘而爲界期帶礪以盟封敵萬樓前
明月能無飛獻堆香閣上臨風定有清笳問高堂執桑
梓之鄉白雲傲地卯下里結葭莩之雅青眼寒門以公

郎爲杜養豈止義兄弟之往來視猶子若嘉賓淡辱老
先生之敎憂扶來杖屨呼見妻孥謂令長媛有顧家閨
閫之風指三小兒作安定門楣之託曩稱管鮑今締朱
陳九鼎片言千秋快事爰解褰修之佩漫勞從事之書
佈肺腑于央嫫八行刳短想旋旗于蜀道萬點山尖伏
願麟閣早圖千載仰黑頭之瑾弁芴狀都滿一門舞白
首之斑衣餘輝應及于老夫大叚無慊于小友薔開細
玉特盟手以三緘書到萬金想啟齒而一粲

、候李親家爲大兒普請期啟

伏以五岳願潑盈欲觀成兒女百年事重届期以叶蕃
龜弱息皆長行齊得乾坤之一索鄙人無俗覬幸叨翁

丈之同心恭惟老親家台臺道德眞傳文章先輩畫襲
部歲射策金馬之門歷事聖朝別受玉麟之印讀山公
之啟事滿海爭傳聆王令之淸談元城自治幅巾致政
黑頭侍板輿之前襆被還山白眼異長松之下某謏陋
共學交重陰年合二姓之好謬託葭莩愧六禮之疏遽
思榛栗桃實贄而梅實七正庶士迨吉之時火在地而
參在天合古人四月之候殷勤所懇朓暑爲佳擕酒縶
羊竊效淳于之眞率勑婢牽犬何害隱之之高風太歲
辛亥日躔實沈維夏之初適月正望擇建除之定値宿
次于房日吉辰良敬已告于先廟施鞶結帨統所蓍于
尊慈以信以誠不稱不腆說文㠱長踞也讀若杞一說曲禮坐毋箕當作㠱

迎佛憧和尚東山開講啟

佛敎廣大羣情豈盡淵通誓力弘深上聖不忘機用諸
法以能仁爲本萬緣惟信解爲難不治不亂荀子說西
方之人有實有權考亭贊南宗之盛恭惟和尚逃儒歸
佛孤往不移說法歸宗傳燈鄧尉維此東山古刹實稱
中土仁祠暨自上元迄玆未覩貞觀之國老卒遇大師
孔邇非新滿祖之家風念諸子此日之奔逃在長者臨
時之誘掖頑如木石鑽研尚出光明醜劇蝸螺撥轉皆
成面目是謂移風易俗不棄一義三玄寶髮旋空行繞
大千之衆香花夾道遙憐五老之峰竚望曇華岩迎蓮
駕

代衆醮水官靑詞

伏惟帝君德配南离位居北極維一生六成之理在二
儀四象之先百姓日用而不知萬物範圍而莫過浴日
沐月升沈兩大之間載地包天別出三才之外其神功
也如此詞報德乎何居某等赤縣生人靑皇司命竊陰
陽之蠢動類水火之生成費消滴以至江河泄淵泉而
伐鱗介壽常未悟誒謂人情暴殄不悛皆成孽報祇承
知愚悲恐莫殫値下元誕降之辰發無始以來之願爲
羣生而普請匪一己之私干不求福惟懺罪罪盡而禍
自生勗來善懺往愆愆消而善滋長土茁堪薦芼以南
澗之蘋玄德惟馨酌用東流之水敬敷下悃所冀升聞

具有來因依科修獻

重修貞慧寺衆姓大懺文 辛卯

布施供養開衆生懺悔之門梵放熏修貫如來權巧之術如疾病則呼父母而賑救斯仰國王聶爾齊昌藐然秕粟值刀碓之痛定適煩惱之城空但逢石窟之遺民即是金剛之種子十年生聚冀克有成七日復來豈能終否維東山之古刹號中土之仁祠龍樹馬鳴變現而來諸夏象王鷲子末刼而轉初乘始則忍大士之弘開繼賴鑑闍黎之行力心燈種於鹿女法印傳[illegible]雁王占飛錫之神通代多賜紫演結巾之妙諦時滿眞丹故經兵火之摧殘歷顯天人之訶護娑羅葉變知當小刼之

年優鉢花開復值中興之會倚足尊之威力發初地之歡心長者三車舍衛之藏畢出貧婆一粒浮屠之益已盈更修摩塌之城廣設伊蒲之供魚龍影壁工倕掌握之奇鳥鳳[illegible]碑文士頭陀之筆並茂山而齊盛瀕貞觀以重興靜女縣千尺之旛吉祥風動沙彌布五印之字香靄雲騰經逾半滿以敷文法乘瑜伽而演教伏願慈悲大父哀憫衆生慧炷揚光下燭無間之地德幢普蔭上通有頂之天盡魔屬之支離皈依般若徧饑兒之煩領飽滿醍醐護因大衆之道場稍述同堂之感慨白玆剔發禿露覆藏五體齊投千聲頓失目垂滿淨當鏡有漏之因臂引姁陀乞不無邀之提

代韓總戎大懺悔文 辛卯

上帝好生萬國皆爲赤子聖王神武九州盡入黃圖値玆撥亂反正之時正合修德投戈之日藐爾彈丸之地傷哉鋒鏑之餘四野荒雞痛人民之寥落百年野馬何治亂之紛紜念某下悉微能上游重鎭自綿蕞而布幕象細[illegible]以開營三戸靖風烟幸蕩萑苻之澤十方成淨土重瞻祇樹之林雖緣多士之同心實賴諸佛之默護設茲供養側集僧伽合軍民普坐道場盡究親皆成懺悔現百萬揶延之臂刀鋌變作華鬘張億千堅固之軍修羅窟入藕孔

建藥師琉璃光佛燈塔疏 戊子

大千冥暗非聖日何以增輝黑業沈淪賴佛力于焉救苦自智珠之旣墜將法寶之俱湮苟非定慧之圓通悉爲聰明之出沒惟藥王知衆生之症教比丘然無盡之燈用火用光俟達人之自悟見明見暗聽大衆之徵心若一月而攝千潭合諸輝而成普照中邊昭徹縣淸淨之琉璃二分莊嚴解菩薩之瓔珞破四生之惑逃闇齊指開六道之幽天人共見蚌蠃無眼重淵㬎敞日之燭蠓蠛多情虛空聚皓月之影皆具炯然之佛性同瞻大覺之妙明談吐長虹現玉毫之瑞相缸垂繁蕊視金粟之全身偕登自在之天幷入光明之藏

守道徐公生辰衆僧禮佛疏

伏以皇恩簡在帝心卿見天心洪範演疇錫福由於積
福是以張倉上壽相業糸於歷朝定國高門陰騭流諸
奕葉感字所至霄漢可呼至於名旣大書御扆寧宜宣
付史官萬姓騰歡諸佛默佑比丘衆等伏爲分守湖廣
布政使司叅政徐 惺 熙朝砥柱元氣苞符經濟則才大
於身獻替則爾訓於外大小東之顚顇一變樂郊東西
楚之凋抏兩年化國飢民生活三郡約十數萬人治術
敷陳終歲曾一百八疏調鼎轉於水火小試鹽梅化訟
獄爲謳謌偃如風艸韓愈逐鱷公有驅虎之文孝侯伐
蛟公有拯溺之令蜡氏有除骴之掌公無境內之狐狸
秋官有立肺之條公無案中之猶豫女嬰乳育如新息

之有買兒線寡飽居如南陽之有杜母入子儀之壁壘
號令精明間元膺之案秋盜賊革服旗懸郄鮑之鯉壁
挂封識之綵錢冷庠厨香清宴饔慈孝弟以身教衆知
有行之原詩書禮以家傳道萃一門之內且也學如不
及謙川自若旣開忱以布公第倡予而和女七松處士
遂忘皂帽之狂五柳先生嘗醉白衣之酒皆我公之實
錄非俗筆之浮詞邇者車旆來旋憲章重煥敎學兼之
諸法振武卿以敎文撫事興懷登高孔歎攬山川之勝
概建儲閣於學宮禁网羅之利條寓放生於鑑沼闔橋
鐘鼓想當年絳帳之生徒變圃堵牆看此日蒼生之歌
舞奏於蕘之一曲魏闕心馳賦春陵之兩章民謠隱軫

行春郡國隨甘澤於馬蹏勸力農桑問天時於牛喘令
德受祿至誠感神昨聞岳帝降於署堂繼知 天語宣
於卿日昔潞公感江瀆之靈事已徵於傳記倘 聖人
垂宣室之問道可質諸鬼神維月廿六之日値公攬揆
之辰比丘等爰順輿情上干大覺吹大法螺擊普震鼓
願 聖壽之無疆與尹躬咸有一德澍甘露雨布慈妙
雲願德門之衍慶與封人並祝三多芝籯入宴橫簪捧
百歲之觴花蕚交輝滿牀列五世之笏自天寵命全楚
戴恩爲節爲鉞卿如來如意之幢大雄大慈仗尊天尊
勝之力仰瞻祇樹齊散香花不勝虔誠願祝之至

薦室人安正君疏 甲寅十二月

伏念過岙室人蕭氏名瑜生字幼佩法名雙修私諡安
正君生于己巳年正月二十五日酉時性秉端淑敎有
本源因善根而再來作散花之天女智行兼備蓮花月
上以同流乳育雖多阿那邠邸之七子隱徽皆禮法之
地生平無纖細之疵香澤婉孌琴書靜好脫綺羅而荆
布甘高蹈以偕臧茹苦萬千僅年五九綵雲易散非造
物之不仁諸法無常悟欻生之齊致自崇禎以後刀兵
刼難若罔聞知必多生以來淨業修持絶無沾滯臨終
示疾不減精神於本年十二月初四日戌時吉祥而逝
見大丈夫相不作兒女語初五日申時俟斂容色如生
屈申手足若兜羅綿解脫塵緣一刹那頃諡曰安正娘

德耀以何慚稱曰少君擬桓娫而匪愧𡠄星爰率哀子
及合家眷屬人等仰叩洪慈庚申法會修建道場五晝
夜伏願世尊掌施無畏臂接毋陁長福德之因緣作普
薩之伴侶見在安樂過去逍遙春花秋月皆圓滿之妙
容美景良辰悉天人之法界詩同無量普度有情上溯
先人均兹功德

白茅堂集卷之四十四終

白茅堂集卷之四十五目

家傳

白茅堂集卷之四十五

家傳

十世孫　天錫　述

男景星錄

景星曰昔者孔鮒撰家語江左謝氏有家錄顔之推撰家訓司馬遷班固之徒撰國史作自序贊其世家後參敘之先世梁黃門侍郎希馮著顧氏譜十卷今罕有見者明初解縉上言呂氏家約鄭氏家範特善宏布天下上從之近世高門大族輒有家乘詳世系紀恩綸而已於傳獨略夫傳之爲言傳也傳也者使後世有所徵說感動焉者也天下有道輶軒訊風下

邑闕左右一善則達之天子付諸史冊景星悲文獻之不足徵也已錄次大人所撰家傳采風者尚可垂覽焉

始祖隱士七官人

吾顧氏晉丞相雍之後蘄始祖元總管公初諱憲更諱士徵字季貞元平江路崑山州人相傳曾大父某懷孟路總管妣陶氏贈縣君二傳至武畧將軍妣趙氏十四子八子成立公小字福四就八子行次以七官人呼之舉進士乙榜至正中賊徐壽輝悉衆渡江襲陷武昌威順王及行省平章皆遁時李黼總管江州兼攝蘄州公年甚少在黼幕中江州陷黼闘門死公烝詣卜顏帖木兒請兵復江州進復蘄州以辟衆遂授蘄州路總管固辭其後州守以城降大明公遁依族姓于廬州路無爲州兔兒岡又徙英山最後徙蘄鈷鉧潭稱顧七官人躬耕自晦洪武元年令下武畧將軍全家徙臨濠安置公兔爲詩八十卒於永樂某年妣張氏

道震公

公諱友直字道震總管公長子隱不仕總管公卒哀毀骨立卒年六十餘子濂澄

繼周公

公諱濂字繼周永樂末舉明經道震公卒廬墓有白兔馴擾末年建堂曰永懷國子學正林琚爲之記太守朱

誠贈詩云永懷留翰墨足繼白華篇仕衛輝府知事有永懷堂集十卷子班

弟澄字繼與學生蚤卒

儒子公

公諱班字儒子弱歲能文章爲諸生繼周公卒居喪如繼周公喪道震公與同里張禧王翰華仲賢及故廬古松一株號忘年五友翰仲賢舉進士禧舉於鄉仕皆以清介聞子昇

伯翥公

公諱昇字伯翥爲諸生偉狀皃弘治七年　獻皇帝以興王之國道經蘄閽較騎索公卒里中少年毆之偕父

老上書曰　皇帝有訓罔敢弗欽殿下臨楚梜尉不奉法小民杜門遮格二三父老待罪江干昇等謹以狀聞

獻皇帝壯而遣之子宗儒碩儒昊

鴻如公

公諱宗儒字鴻如好道術有爻八人年且百歲須盡白而色理如壯時爲鄉約無所阿避里有訟輒赴之與爲曲直而後聞州守守輒曰經白省鄉約未時人比之陳仲弓自號大田山人鄉人慕之因名其里子敦悠高宏入博廊庠學

弟諱昊字白元歲貢生年五十不及仕卒

從弟蠡字以行以字行美髭髯善談笑年三十餘始爲

學生應鄉試問搜者何爲曰恐懷挾曰吒以行始試嘗子猶忍之既爲學生則古所謂士也古者待士有司敬請駕車待金世宗試士解髮袒衣索及耳鼻省臣奏非待士禮因立沐浴官令就沐浴更衣堂聖朝以因待士吾不忍也出棄舉子業自號東山先生喜浪游大言自云足跡周六七萬里見討子勳卽蒯子訓云又言黃金可成待不爲耳任誕如此然明於義利伉慷慈難人所不及也蠢音豚與靈蠡蠡蚌通同衆雲行兒

曾祖化之公

公諱敦字化之多隱德苦讀書弱冠爲學生有聲鴻如公八爻爻一子而疎嫡王孺人公負母丞雞公嶺陬爻居三四里質明省父歸奉母蛋餔不間寒暑風雨鴻如公卒事諸母如一從父東山公喜爲奇詭之行代衛軍押漕山東饑舉以賑卽亾命官追賠急公不以累族人鬻田以償困甚忽所居産香草賣以供母後二子先後仕宦以俸贖所鬻爲祭田建家廟蘄有家廟自公始王公世貞爲之記先是俗多火葬言於州守周公廣榮以北門外平頂山教民葬立禁格爲文諭之公自少壯至老非其力不食不肎干謁不受餽遺嘗爲屋落成多怪夜半束帶坐聞梁間唔唔聲叱之應聲墮木刻二小兒也有古樟夜見物自樹中出如狗數盜賓客屨公曰聞之松老孕怪厥名狗夔樟老孕怪厥名怒牛楮老孕怪

厥名谷都樟老孕怪厥名彭猴怪老能言是曰雲陽形如小兒亦曰兩兩今知其名不復出矣果遂不出晚築松園號遲松居士唱和皆一時巨公著松園集詩先人言行錄家訓壽八十以子貴誥封朝議大夫浙江參議長子問仲子闕陳恭人生季子闓側蘇氏生

弟諱博字載之有膂力善射正德六年五月蘄州流賊過蘄蘄守葉公士美曰孰能禦此賊者公往伏鄉勇溜口偵賊數百自西河驛鼓行而東擊之殺數十賊乘勝逐北賊奪船順江下里人得全年七十無疾而逝子一某

弟諱廊國學生萬曆十六年大旱出穀賑饑無子

弟席廣濟縣附學生居蔡山善貨殖有健奴號熊罷厮
僕與共飲食力作致富三子關闈閲
從弟諱樒字濟川歲貢生仕遷安縣縣丞有廉能名卒
於官

伯祖日巖公

公諱問字子承陳太恭人夢巖上日升而生公故號日
巖幼不好嬉五六歲時與羣兒嬉獨積瓦礫陳盤盂雍
容揖讓作顧帝禜祈之語一日牽太恭人泣太恭人曰
兒飢耶對曰不飢欲讀書耳就塾日誦數百言師不在
亦端坐至暮嘉靖十六年丁酉舉於鄉戊戌進士授浙
江壽昌知縣壽昌俗難嫁貧民多在草不稅女公嚴禁

犯者致罪懸賞格給米布定家貧嫁娶式積歲活千餘
皆呼爲顧女公又以通俗語作孝順歌令村塾教兒童
歌之月進生徒講學教化大行行取貴州道御史二十
二年七月熒惑守南斗先是嚴嵩翟鸞擕隙給事中周
怡論嚴廷杖下獄公因天變陳言追論怡事且言大臣
中官表裏　上優容之徐以入朝失儀拜杖謫來安縣
知縣風政清肅二十四年陞陝西邠州知州甘肅延安
新被兵關中少年結納匿亾命白晝殺人其小兒剪紙
作旗旛格鬬之戲明年地震雨石於淳化縣某村中如
弘治時慶陽所雨狀公謂中原將亂必始關中設義學
義倉月朔集父老子弟約束勸戒貧不能就塾者令入

社館寡孤獨疾病者出倉穀賑之立什五連坐之法枹
鼓不鳴邑無盜賊州大疫民間寫梵書六字禳之公易
以存天理遏人欲有病者見鬼入門曰是得聖道不可
犯也二十八年擢浙江按察司僉事駐嚴州巡按請覓
海勢公力言不可曰今諸亾命以海爲逋逃藪安求所
以備禦者海禍起議募兵一日而得百人公問曰何亂
民之多耶益募以收之在任勤職數以功賜白金文綺
陞參議階朝議大夫封父如其官一日晚衙見白兎馳
過心動太恭人訃至卽見白兎日也冠帶仆地良久乃
蘇行哭三千里形體變家人幾莫識與桂巖公廬墓有
白兎止廬中如道震公時三十八年封參議公卒又幾

滅性服闋鄉人爲築陽明書院講學有終焉之志隆慶
二年詔起兵備徐州黃河溢入邳州措置流亢捍禦堤
防民賴以安明年轉福建左參政桂巖公以南吏部出
爲福建按察副使不赴公亦九疏乞致政歸築崇正書
院與羅公洪先倡明理學海內比之程伊川莽年不復
聚講有詩曰楮墨因緣斷烟霞錮疾瘳尋常茶飯事一
味復相求隱居鈷鉧潭簑笠騎牛作詩曰山中名器一
簑衣帶月和雲著得歸借問先生何品秩上農夫也是
耶非公聳顴劒眉目爍爍有光性舒徐行必張拱坐則
端好終日不欹側大暑家人未嘗見其體對童僕無疾
言好服食丹砂壽八十一微疾召武昌布衣劉笏喬至

曰無他示了生死如是去來明白耳遂傾四方學者會喪千人私謚中和夫子建祠以祀歷仕之地皆爲立祠萬曆末給事中官公應震巡按御史史公學遷疏請從祀不報所著經說三十卷詩文三十卷昭代見聞錄語錄若干卷講學書劄詩文外集十卷燬於寇無子以桂巖公次子嗣餘詳湖廣提學高棄旃三楚獻徵錄太龍虬總志

祖桂巖公

王父桂巖公諱闢初字子忠遲松公曰忠何如艮更字子艮陳太恭人夢人餽大魚問魚何來曰濂溪來是日娩公幼明慧挺朗飄然有出天地間意遲松公曰兒何

志對曰駕風鞭霆歷覽無際遲松公曰吾聞志大者不祥對曰然則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年二十二舉於鄉念遠二親不肯上公車遲松公賺之行既行大哭明年庚戌三月京師晦風黃霧四塞公賦隱憂七章試畢南歸至麻城得報成進士愀然曰古人學優則仕今也天數示變遘警日聞年少學淺何以分君父憂淚下交頤乃歸抵家拜二親嬰啼不已因鍵戶讀書求濟世之務癸丑廷試二甲除刑部主事丁父母憂哀慕過毀同日巖公廬墓先後凡十年起遷禮部儀制司改南刑部員外吏部稽勳司郎中出爲福建按察司副使不赴子告歸里時年三十八在北部時員外楊公繼盛劾嚴嵩 上怒下繼盛獄公與主事臨海任公某保護獨力中嵩忌幾不測會母憂解官移南時桐城獲妖賊蔡百貫餘黨數十人當斬公白尚書此輩男女可哀不若從輕示朝廷寬大且被惑者不勝誅豈可有虞詡他日之悔尚書色動衆得免死俸不給啜菜粥同曹呼顧小菜以日巖公有顧青菜稱也官吏部時巡按爲起天官坊歸見之曰惡用是令百年後塌壓殺人耶拆而湛之湖同日巖公數往來廬山白鹿洞與餘姚王公畿錢公德洪南昌李公材吉安羅公洪先盱眙羅公汝芳東粵海公瑞安福鄒公德溥丹陽姜公寶黃安耿公定向定力講學底行或千里命駕供脫粟野蔬有旬月留者京師

爲之語曰天下清絶顧問顧闢先是日巖公主陽明書院教嚴峻及公主崇正書院生徒數百方技亦不拒日巖公卒公水漿不入口三日後數年忽謝生徒毀書院未幾有陽明異學之禁不喜居城市搆艸屋山谿間獨處無簾箔風雨至持席蔽之乏几案布地食飛鳥就啄紫爪及槃格萬曆十六年戊子大旱斗米千錢不忍食辟穀五十日而神益王秋流民劉少溪亂州守入山請方畧跪進食始食蘄有遠鄉距城二百里有司追捕遁賊犇扞殺捕者聲言殺守巡撫議勒兵剿公請以禮化與門生數人深衣幅巾往勸諭許其子弟入學肄業鄉人感泣盡內遁賊不欲以文名數規王元美宗子相吳

明卿而諸公亦不能用予相臣李元美自序別集曰倡
道者謂王子毋徒役筆硯嚮性靈蓋諸公韙也葬年稍
稍悔明卿年七十餘娶繼室將婚之夕病作不能言書
几上曰恨不見子艮溫陵李卓吾論學公頗不合卓
吾評學行必首公付公姓字于陽明集後以楚理學之
嘗若也四十年壬子有星弗東北公泣曰吾固知之兒
輩二十年後丁此變矣密書事應櫝而藏焉癸丑正月
朔書句云津吏報增三尺水山人歸臥幾重雲曰吾憂
也今夏大水吾其萎乎夏大水六月六日亦日亭午顧
視晷影正衣冠隱几而逝年八十六前二日作詩云白
日如流事似麻一回內訟一回嘿未能報國徒憂國幾

欲辭家尚在家世味到頭終嚼蠟人情於我强搏沙老
眼不見瞿雲杳志在宣尼歲已賒性至孝友與日巖公
居無出入必揖告老無言及白頭俛仰淚下如綆有詩
云幅巾坐老水雲邊綵鬢還鄉憶昔年世上無如兄弟
好艸堂風雨夜牀連門前水漲無人處澤畔高秋過雨
時隱几山肱成一夢弟兄相見語淒其蕭蕭獨處秋郊
外耿耿相依蔀屋間孤夢覺來人不見滿天風雨夜生
寒公頎長通籍修目長爪秀晳如神仙善獻一白布澣
衫二十年出則冠忠靖門生舁竹輿褰破幰繩艸絡之
江陵張文忠公言於上特召不起廷臣薦者二十餘疏
詔以通政司參議用不拜一時廉退罕出其右所著五
經發意通鑑補意社倉社學議詩文語錄詩話方外記
山海經補註黃庭內景參同契楞嚴楞伽解辨莊百數
十卷几精筮卜天文風角其學不傳門人私謚宣靖先
生同中和夫子祠祀御史史公學遷給事官公應震俱
請從祀不報餘詳獻徵錄總志

附桂巖公諸客傳

景星曰予讀紀乘及父老傳聞　世宗時海內薦紳
多廉退之士嬉跡林壑怡養性命時　上又好道術
方士先後進者數十百遠近諸臣如胡宗憲王大任
姜儆輩爭獻淡秘民間貢靈藥芝艸白鹿醴泉綠章
祝釐不可勝紀神仙之說風動朝野上有好者下必

有甚不其信哉方是時四方承平禁网疏濶海內萑
食客招方士淡所不問儒家者流自王守仁而下門
牆充牣稍雜異端布衣之雄則顏鐸梁汝元聚講動
數百人何其盛也然而末年不免於禍景星兒時讀
曾大父遺書兼訊長老當時門多名儒而方士亦閒
出　世宗末誅傪方士禁錮布衣　穆宗初王金陶
世恩等論死士大夫禁逐食客黃冠鍊師展轉溝壑
而數子令終亦方士之賢者歟寧有稗外史益可觀
世焉

樊山王

樊山王諱翊鉅（家謀𪫺藩獻記諱載玲誤）字昇甫別字震岳荆靖

王第三子溫懿王見堺之後仁宗皇帝七世孫也少穎異目十行下問古有淮南八公梁四公孫之折節名士師事桂巖公陳王帛少牢形鹽鐵籩問不死之道屏息鄰行委蛇桂巖公謝不敢王匐伏固請桂巖公亦長跪良久曰王能從僕三事乎王曰敢問桂巖公曰王不能從僕也王曰敢請桂巖公曰王立王曰先生立桂巖公立東面王北面磬折桂巖公曰往歲丙辰彗星出進賢迆西南指犯太微掩上相東北行入紫微掃天牀應在後甲子比年天變人妖三五百六厄有嘗數王誠能家庭之中效民間翁媼爾汝乎王曰諾自古以來貴盛不戒亂世冶容其殺身受辱

不可姍說王誠能去金玉錦綺御瑁瓶大布操耰鋤井臼箕帚乎誠能去後宮粉黛行纓耳璫倭髯之飾乎王曰敬諾謹奉教再拜桂巖公答拜曰王不死矣王卻步出汗渙然下歸皆如公言自號大隱山人年七十餘有廣讌堂集百卷行世長子常滄嗣次子常枈音師字書無封鎮國將軍崇禎十二年張獻忠破襄陽劫藩府將軍聞變曰顧夫子聖人也挈家人一夕遁長史追不及失所在十六年張獻忠陷蘄屠之僇荊王屄郡王皆被害劫諸妃夫人將軍免順治三年復歸蘄與英山男子王六姐起兵斗方砦死之

周復

周復字明明江西金谿人師梁汝元讀書匡廬山初張相國居正爲司業聞汝元名往與語不合拂衣出目攝汝元曰此子欲飛不得汝元曰司業必爲權相爲權相必殺我後張公首輔汝元有盛名煩議張公其門人不平誣汝元交通妖人曾光答殺之肆屄都市復垂抱屄大哭守卒訶揵不能止會張公出私第旄騎驅衛甚嚴復犯衛大罵左右以爲賊擬鞭交下斷務盤頸於懷中搜得所上皇帝書自稱耕廬山野人張公疑之命載歸復辭氣慷慨稱汝元究譏張公公大怒下復獄旣而曰賢士也而令隱淪誠宰相過出復獄給藥食許斂汝元復與呂光午鬻衣裯偷櫝

車跣走三千里至孝感葬程氏山守廬三年來蘄師事先曾大父桂巖公桂巖公爲結茅分蟠龍岡田廿畝與之二十年不去他日忽辭歸其妻尚在也命婦子行觴慰勞酒酣起曰吾語汝曹吾久客歸何哉欲與汝曹一決耳丈夫生世即不必纍馬革寧歸兒女子耶今與汝曹決矣去至孝感指汝元墓謂其子小明曰昔梁鴻死臯伯通爲葬之要離冢傍曰要離烈士伯鸞清高可令相近況我親事夫子我死破夫子墓入我數日卒小明如其言年八十四復在蟠龍有詩云鋤山餞了捧臍摩放下鋤頭漫漫歌新地坦平茅艸少舊山磊落石頭多

劉應元

劉應元字雲嶠武昌金牛鎮人爲銅工聞日巖公講學寒溪往聽悅之他日方鍛問形神合一之旨日巖公舉椎擲地曰聞否對曰聞曰此是合一雲嶠大悟棄家游久之門徒數十不求聞知所坐一牀佩稜盡滅七十餘卒於家

吳自守

吳自守字介夫廣濟縣學生棄制舉業爲日巖公崇正書院弟子授易雅有思理公曰吳生季長門下鄭元也不可等襲別庭廬署曰讀易日巖公卒學於桂巖公羅近溪嘗過講饗衆日稱於學者曰易庵生卒門人謚聞道

李言聞

李言聞字子郁蘄州人博洽經史以醫爲業里中有弟爭兄田訟甚苦言聞具酒食召欲解之訟者亦來集醉鬬促如前言聞大悲痛入跪考靈牀下曰無狀不能感閭里訟者聞之大笑後數年訟者庾死獄中族人瓜分遺田言聞往爲斂葬焉著有醫學八脈注卒桂巖公哭之慟子時珍亦以孝聞師日巖公日巖公嘗夢爲詩曰遠色隔林靜厲時珍對對曰明霞對客飛翼曰言夢皆合其神交如此

方一麟

方一麟字湛一原名汝時黃陂人少爲諸生母病瘵垂死延俗軓迎婦媒巫鼓樂合巹以爲厭勝婦至一麟亾去道劉樹下坐夜分有道士過之曰郎何事寒夜兀坐此耶一麟泣告道士曰倘從我游我活汝母一麟喜與俱歸出藥飲母母立起一麟卽拜辭母道士曰休也某年月日候我於某山之隈母死如期往道士居石室不蓄五穀惟啖果實心疑之數日道士戒曰汝安坐吾出卽歸持臼中藥去一麟就視餘藥竊取之道士歸怒曰盜根不除求至道耶去住此無益一麟泣道士曰去他日有難貸汝腳力歸仍爲諸生言黃白等術督學以爲妖下獄夜有人牽出垣外忽有長耳跨禿遂脫

徐集虛

徐集虛者自云宋臨安諸生以術數客樞密趙元鎮蘇元鎮敗集虛亾入閩遇異人授太陰煉形之術能出沒人間又言與先總管友曾授藥物云又言秦檜王和是也南風不競屠僇生民澳可哀哉

王先生

王先生名化醋字靈石貌似三四十許人自言百餘歲宣城人長八尺大耳犀額美髯始游京師陶仲文薦於上促召仲文曰此未可召臣請自致之先生不應萬曆初忽來蘄曾大夫最重之受鴻寶九敘其一

曰昆背退离歸坎以成和腎子神坎心午氣离离爲坎適同嫡水爲火妃在第七傾至陽穴內二曰周天則乾汯坤以立極尼丸初九眞人九二絳宮九三天烝下降是爲乾焉尾呂初六命門六二至陽六三地烝上升是爲坤焉三曰通郛守中逄氣以煉形中府正位黄鍾納音句股九道匡郭流行中爲谷神出玄爲陽入牝爲陰曰天地根上映囟顱光烝所烝呼爲陰魄吸爲陽魂至誠者不息不息乃長生四曰戊巳安位以結陰須水體爲巳厥動爲戊上拯元海下接精、庫里車鳴鼓神人司路軒轅馺鍼蒲牢守戶五曰凝神氣穴以媾陽丹兩腎之街小心攸府心臍凝結歸

諸契釜返精月髑歸神日母赤若丹砂白如濟乳烹爲黄金報爲春雨姹女能歌嬰兒善舞六曰和合嬰姹以成冲翕水爲火妃乾爲震父窈窕相憐纫艾知慕玄鳥和鳴弓鞴不御三嬪于天一鼂而箒七曰肶离生炊以游天地八曰超出淸濁以歸太虛九曰不二太虛以還無極自七以下其說予失記桂巖公受之三年頗會動神庭有光先生曰候至矣速棄家厺公未答他日留書曰昔王母稱漢武屎胃淫重不降上藥施翁以長房不忘憂惡終吝靈秘孫公和惜叔夜才高識少難免亂世陳希夷謂若水風骨近道未許遐翥予性急心慈地行可得飛行尚遼吾子勖諸

厺失所往東漢管氏曰朱元晦辨二氏而注伯陽桂巖子排異端而燮靈石豈先後一揆也乎

張后山

張后山不知何許人告嬭上倢魁頭一紛嗜酒善幻術覡一妓妓望見不納后山引手向空取新衣舉止綷縩衆大笑問公等可少嚌乎衆笑曰善復引手向空出美酒肥炙粱飯一坐醉飽予大人十餘歲桂巖公呼出揖后山踆視良久叫曰是夫子家伋也後坐盜楚王府物捕下長史后山涕泣叩頭額盡瘇曰無、可逃矣願乞少酒校尉與之酒后山視酒驚叫忽震雷自酒出捕者仆地后山枩桎梏俱失

五百歲翁

五百歲翁不知何許人語鄭重舉止亦衰雪天厚衣裘纊不圍爐謂渴火烘乾人髓液又不沐浴或燖湯請洗曰子不見羊豕乎負塗結毳以爲生而鬅毛溉膩以爲死也卒於黄岡碑曰五百歲翁冢

張叫化

張叫化不知所從來散髮被一鹿皮喜噉蛇鼠駃頑似非人間人桂巖公教束髮且冠之夜月明潛往漏澤園仰卧向月吞啖能運氣蛻如嬰兒或但口不食不瀎食卽數倍人或叩之曰戲耳不知所終

僧顛仙

僧顛仙姓周或曰即洪武初人或曰非也異人逃名恐不及故廣成子在帝嚳時更名綠圖帝堯時名務成文王時名燮邑武王時名育成靈王時名老耼烈王時名史儋或者兩顛仙乎或曰非也扶搖子與明同時至開元時一見與李琪游姓陳名摶字圖南天成時再見顯德末三見太平興國四見仍舊名安知非顛也或曰舉非也好事者爲之也顛居月餘無一言或請之輒作色曰啞白羊何等道惟濡墨作牡丹數十幅忽求欬掘地作坎灌以水塗胸而躶臥咯咯然欬其從墨牛瘠之痛哭㕘桂巖公卒牛忽持書來弔曰爲忘其飛而不忘其飛魚忘其淵而不忘其淵

夫子不忘其世而殀其年牛闇書㕘或疑顛或曰是言也文疑靈石也

不知名姓翁

不知名姓翁年可八九十不言語好緣高處臥或捽之墜笑自緣起如是三捽三緣起疑其瘖也一日言天地大圓也爾我圓中蛆或驚問曰先生言矣何謂道曰耳其目目其耳鼻其口口其鼻桂巖公問之曰邃哉指耳其目者神內攝也目其耳者通則徹也塞其口者聲不欬也口其鼻者食沆瀣也後失所往

程靜林

隆萬閒承嘉靖餘風女子亦有以道術詡是時母后觭夔九鳳菩薩相國弱息曇陽仙子理近于誣事亦罕覯文道士程靜林承天人知書皆夫彭翁止門下彭翁欬靜林年巳七十餘背鶴髮善搖引柰杌龔尉之淤病瘕瘕者以拇指側捫巨闕下上脘兩傷滯下病已授從叔祖妣朱孺人朱孺人授吾母明孺人大人以食噎怒病吾母用其術已之不孝兒時病母亦已之初吾嫡母療師自庵來診脈曰此不可起奈何我北面先公二十夏臘本期白日翀舉陰騎茌苒期頤見侵大志不遂命也夫顧氏冢婦不可欬我當代之向長幼拜辭見臧穫雞犬亦拜曰行矣還庵趺坐而逝鼻垂物如玉筋壽九十二母果霍然起

鳥捷

鳥捷蘄州大同鄉人或云鄔姓也少爲覓奴能口吟舌話又善作百鳥獸聲好之山林鳴哨飛丞頓集因就禽之背徙手入空室須臾牛哞羊咩雞叫鵝鴨爭呷豕狗折薪搡釜貓飜醜犬舐砧門牖開闔箱篋啟閉兒索乳啼婦姑相稽病翁呻吟聞者絕倒

查八十

查鼐字廷和小字八十歙縣人嘉靖末琵琶第一時滑人李貴善技擊襄陽吳奇善騎射山東張諾善彈豫章孫景善蹴鞠金陵馬清善簫吳人張大木善琴皆獨步鼐皆師之而琵琶最工嘗應詔教內人老流

寓蘄州楚愍王嘗聘辟不受後愍王被弑人服其智焉休寧吳錦詩云曾逐鍾生謁武皇賜絃侍從獵長楊歸來兩鬢紛如雪曲曲新聲總斷腸葉權詩新聲不及鬱輪袍空撥賜絃挂錦條獨向月明彈一曲白頭雙淚落秋濤殘技隱者非開元供奉比也

郝通悟

正德時武當山有李道士惟敷籍楚人呼楚子李言吉凶多中嘉靖初荊王定郡王禮聘至蘄就求長生訣對曰殿下修身齊家長生誤也賜金帛不受已辭歸至漢口臥舟中忽亾去其後王以事干宗正條例幾廢國思道士言改悔爵稱薦王謚端穆子諱翊鉅

嗣會荊王錄無嗣以世孫入繼是爲荊恭王恭王思道士爲祠祀之弟子栖道春蘄州道正司能符籙役鬼暮年爲鬼毆死道春弟子郝通悟得師術不用而好儒萬曆中自暴請雨三日兩如注雨止端坐死矣荊王以禮葬焉

景星曰予觀　世宗朝何多異人也時吉水羅贊善洪先京山王太僕格順慶任簡討瀚朝邑劉太守偉皆謫傳不死搢紳之士惑焉方是時邊鄙不可謂無事然而郡邑二百年來不聞兵革十且八九小大羣牧憪乎其有恩慄乎其若不終日思爲國家久長不拔之計次則貽穀子孫庀宅必完好築垣制器度可

百年嬰兒思壯壯思老老思耄期頤耄期頤則思神仙不死之術其民樂故其慮遠其慮遠故其行厚其行厚故其風醕其風醕故其祚綿其民樂迨於末季盜賊蠭動其有司數疾易位上下欺侮不思爲久長計竊名位竊嗜利若弗遠然庀宅制器蹙事修巧厭天殺巢殺社棄老尚輕俠之行笑神仙之說而天下大亂無逃之辭曰不鬪民勞惟躭樂是從自時厥後亦罔克壽嗚呼可不念哉神仙之說同於幻人守道不固率多隨之惑俗亂教拒之固當抑亦有論其世爲者乎故錄所聞先大夫客十有九人傳於後

族從介祉公

族從諱禧者字介祉宗系朱亞鋭中斯大饑出穀一千石以賑有敕旌爲義民免本戶雜役三年仍命有司立旌善坊

叔祖子敬公

公初諱閎易諱闕字子敬別號鳳巖二巖公庶母蘇氏所生也孝友方剛下筆千言文義煥發當時名士馮公夔禎蕭公良有輩皆師事之葬母蘇遠近會者千人椎牛供客數舉於鄉不第充貢自負才名不詣部變大冶青林爲壽塚日彈琴縱酒其中後墮馬折踝捶其僕僕假事訟之賄有司有司乙公恚憤卒年四十一無子有栖咫堂集十六卷行世吳明卿哭以詩云白璧心難剖

黄泉恨未平片言能辱士幾自遂捐生緩急窮交分辛酸巷哭聲悠悠江漢水東下亦令情三綱挪可數三尺竟誰操枉直難爲理低昂信所遭論才虛駿骨絶命等鴻毛濁世殊堪憤空君遂自逃隔日傳書到奚奴尚未還相將期竹下忽已謝人間今古須臾事災祥氣運關大江雲日暗老淚獨潸潸自飢通家誼嘗憐命世才時違雙足刖境逆寸心灰家學聲猶振宗祧計已摧斬城十萬戸誰不爲銜哀家難倉皇起泉臺旦夕封鑪頭思酒態坐上憶談鋒氣盡人如在才高世莫容稍聞窺大藥化去亦仙蹤久抱憂生疾那知哭汝悲齋縣曾下榻篋掩舊刪詩毒霧埋瓊樹悲風奠玉卮亦知泉路阻猶有夢魂馳

府君少桂公

府君諱大訓字德蒙號少桂別號薇垣鳳目膽準聳顴皦鬚容儀駿劭捐館時孤方齠齔瞢然未有知也聞之諸父及鄉丈人稍長讀府君遺集得其跡畧初王父仕刑部會王父自力食不就養府君甫五齡一日僅菓餅丞出門外家人驚問曰我看太娘也年十七即博學盼睞成文神撿精出王父令從新蔡山人周艮峯者受數學山人喜捕蟛蜞龜鼈食府君不平爲文嘲之曰顧子蚤行見一丈人傴僂河濱挈簍帶筒載浮載沈十步一卻若有所承爰舉一物蟶蟷稍大蛤蚌多足怒目盱睢橫行郭索竄影石隙吐沫山谷負質巖穴聚醜洞瀆誤一舉而涎流讀爾雅之不熟又舉一物厥名螻蟈瘰疱釘頭膨脝蹺腹聒鬧獄嘈嬾頷縮朒置柱變性甘旨覆餗充豕腹之彭亨何鼎俎之足辱山人見曰赫赫孺子譏我吾與若翁言若好爲我賦即不與若翁言府君听然援筆有老先生脊出上蔡象取艮陽文能王敬色别純厖性便丘壑口厭糟糠或小遺殿上或蹲坐道傍或進立柱下或退臥東牆甘與孤豘共皂不妨殺瀝同行若夫酒罷南鄰卻掃衡門席少投齒之客門無剝啄之賓蔭茂林以爲幕籍落花而當茵生平無疾首之患而隨遇有安土之仁斯時也不知人世之有堯跖又安辨

士林之有濁清見者大笑歎其天才作太和山賦辭多失傳年十八補諸生食稟氣試輒第一數奇不第折節問學藏書五萬餘卷手抄錄千餘卷書法精嚴無一字誤經史百家稗官小說誦皆上口喜談兵善騎射以濟時自命萬曆十六年湖廣大饑流民劉少溪余孟新聚衆燕子厓與黄梅劉汝國衆合調靖州守備周弘謨兵進戰至竹麻尖賊斵竹樹貫砍人首被以血衣置數百山阜判官陳策率兵癱栗自潰府君與客潘案謀曰余劉豎子坐令猖獗官軍已不可用卿爲我取砍人頭當出百金爲卿壽案偕里中少年夜取砍人頭易以紙幡賊大驚徙蘆蕩中府君出百金爲案壽言于州守徐公

希明徐公立起拜案案復之賊所會猛風夜半四面縱火官軍乘之擒賊首梅堂并其妻子太湖鄉勇張惟忠亦擒汝國餘黨悉平黃梅瞿孝廉睿夫負才氣縣令張某雅不合苛斂民譟令疑睿夫勸亂睿夫詣令自陳令踞坐詬罵睿夫怒叱令令起相捽下庭巡按御史以聞詔下頌繫府君潛爲客張子遠者治裝入京游說睿夫子甲甲弟罕皆以童子伏闕上書訟父寃　上異之問廷臣廷臣用子遠言睿夫得免以薦徵翰林院待詔而縣令率以貪墨服辜先王父不治產先慈爲尚書愛女奩富以故府君致賓客散金絫萬晚年單竭賓客漸引去以貢授南昌府通判出彰義門車撞傷足歸病甚時

萬曆三十一年也夏大水五月五日召親戚賓客大會江上看競渡日暮呼孤跪牀下手書遺命曰夫生爲行必爲藏欲存本來姑被髮而沙牀昔者童靈方回遵其理我爲單紟褁體入合之木容厀而已兒其聽之越六日捐館不孝狃於俗不克遵命嗚呼痛哉壽五十四撰續高士傳八卷孝順事實廣註十五卷語林十卷雜文詩詞八卷生平排難賙急如不及卒後諸人欺孤幼或持偽券責負或呼小字皆生前涕泗匄求分甘啜汁之夫也武昌郭文毅公語輒垂淚搤腕曰薇垣長者長者云

附陳策張惟忠周弘謨潘案張復傳　景星撰

判官陳策者江西人當黃梅賊詹三起踞蘄之柴家山烏合日衆聲言攻城巡撫都御史檄蘄州衛同巡捕官協剿承平久受令皆啼泣腐甲鏽刀不滿百陳儀仗金鼓而已皆敗績操江都御史遣前官咨問往返累月久之始提兵來會策爲前鋒賊以鉤鎗中必之後得厀石塹顏色如生事聞議䘏

張惟忠者太湖縣人賊掠英太境太湖令王一鳴募鄉勇士豪惟忠應募偕劉汝國敗走入農家索食惟忠就擒之

周弘謨者字文元麻城人靖州守偏土司官叛弘謨單騎射殺之蘄黃賊起調弘謨兵戰不利賊徒匿無

常會潘案火攻弘謨與播州兵共圍之生擒梅堂敘功遷河南都司擢宣府遊擊萬曆二十年倭酋平秀吉陷朝鮮據國王李昖妃及王子陪臣昖亾走求內徙上命軍往援十月抵山海關倭先鋒行長已渡大同江聞大軍至恐懼始聽辨士沈惟敬謀約退兵受封明年正月大軍入平壤行冊封禮行長率衆候於風月樓綵衣夾道總兵李如松將襲之倭覺走保牡丹臺夜半引去我軍進碧蹄倭伏發敗績朝廷不問惟罷歸贊畫袁黃而已久之復用沈惟敬議欽詔擇才力武臣一員偕惟敬于是弘謨往宣諭愷切倭帥元蘇大喜賦詩往來酹酒相誓請受冊納貢歸昖船

子陪臣如約退釜山待命弘謨至仁施縣去釜山九
十里倭酋長來迓弘謨病倚榻與語倭摩掌喜謝復
遣小西飛同惟敬弘謨報命會弘謨病卒封議未定
其後使臣李宗臣激怒倭倭復攻陷朝鮮惟敬匿不
以聞于是大司馬石星與惟敬皆擬死石星後得免
二十五年平吉秀死總兵麻貴劉綎平倭李松返國
松德弘謨爲文哭祭之立天朝周大將軍祠以狀聞
詔追贈都督僉事廕一子黃州衛千戶
潘案者字平仲江西人嘗爲庫吏署失火案坐庫擬
戶不動火滅他吏物多失而案衛鏹如故僑太湖濱
居斬初劉少溪爲太湖衛前得罪以命抵繫行乞弄

狗撫槍余孟新不知何許人龐眉狠顧善幻術徼垣
公謂案曰二豎有反相善遇之案陰善遇之二人樹
心曰感甚歲大饑黃梅賊起少溪聚眾斬之青山鄉
老龍洞孟新聚蕪子砦操江兵敗陳策死播靖兵無
功賊遣妖僧招案案佯許之盡得賊狀徼垣公謀於
州守火攻破賊皆徼垣公畫策懸重賞而案出死力
焉敘功案不與年七十以壽終
張復者字子遠休寧人聞黃梅瞿睿夫九思博學修
行師之睿夫坐毆邑令下獄寓書徼垣公乞救徼垣
公爲子遠治裝游說京師睿夫事白歸埽跡鍵戶益
祇厲恒自鞭箠大叫著書十數種皆有新義徵授翰

林院待詔子遠詔睿夫先生學於桂巖夫子乎夫子
隱矣先生今奉一甕粟抑將車馬印綬誇示生靚面
已乎睿夫官一年具疏堅辭上命有司歲給米六十
石助待詔著書睿夫卒門人以事睿夫事子遠年老
自焚所著述惟九邊圖說景星兒時受於先君黃河
源考已盛行於世
公弟諱大儀字德和異母弟也爲大參公後年十六補
庠生有聲工書善丹青詩倣溫李性鯁重不喜用世粗
糲卵蔬欣然自得嘗訪張公濤酒酣妓出屏息俛首頤
下垂汗淫淫見額上張公望而笑曰眞夫子家風也循
例充貢辭不行一畝之宮飲酒賦詩爲樂崇禎二年微
病卒壽六十六有詩集書苑若干卷子三天貞天祿天
祉皆名諸生
公從弟諱大誥字德宣東山公曾孫也任俠與里街年
少挾彈蹴踘酣醉父靈巖公怒械之夜半脫械系自
逸去聚飲如初中年棄弟子員益放浪麴糵靈巖公卒
聆視飲酒醉而大呼曰爸爸不來共飲酒耶舉聲踊擗
旬日遂骨立老而嗜酒無厭鼻赤而皺數步外糟風逆
人其中坦然不屑也五十無子以從子天倫爲子天倫
字少龍亦嗜酒整機笑謔時號神口知醫爲太醫院官
崇禎丁丑寇亂無酒渴死子景麟景行景鳳寇陷城背
被害

兄太初

長兄太初諱初肥白如瓠背列七黒子穎敏如府君年十五與公明卿令賦蟹云八足類蟛蠂雙眼如鵲卅腸絕無骨油滿腹夜上稻田竊人遺稻名爲輸王實則白飽與公笑曰是兒真有父風稍長與蘄水朱期晉黃岡王一鳴黃梅瞿甲麻城黃建中廣濟陳以聞里中美䫫稱六子爲文每題出輒覷移時篇章立就王父甚不懌他日見兄文抵諸地而罵曰昔李豐年十六七有美才人翕然稱善其父恢不願其然勅使閉門謝客鄒見瞿生兒子中驅使詩酒每責瞿生何令兒作此夫吉人辭寡躁人辭多輕薄浮華淺中弱植取短促耳兄工書解技

擫竹彈絲審音度曲嘗聞過訾慘然不樂呼酒痛飲取嗩吶子吹作鵲打鷺每一打遲其聲歛入駱九琵琶送曲兒奴烏撻起舞撻能爲喉吟鼻哭音節婉悲俯仰復興坐客欷歔泣下性孤特寡言笑莫測其喜怒再應省試不第遂任誕與優人郎三掘坎灌酒伏而牛飲中痼一夕卒年三十二有太初集十卷行世

弟天貞字裳吉郡庠生德和公長子尚樊山縣王不受封篤實好禮言吶吶不出口癸未賊陷蘄與二子皆被害繼娶梁氏殉節

弟天祚字悠也庠生德和公次子兄弟皆家貧苦學悠也尤躭宋杜門經歲不與人接鯁直古衣冠不隨流俗鄉人敬之無敢非義干者賊陷蘄被害娶馮氏殉節

弟天祉字石文德和公季子庠生倜儻工制舉業試輒上等賊陷蘄與其二子皆被害

白茅堂集卷之四十五終

白茅堂集卷四十六目

家傳

白茅堂集卷四十六目終

白茅堂集卷四十六

家傳

十世孫　天錫述

男景星錄

景星曰吾先世自蘄三世下祖妣墓誌多載諸家文集大人以見聞綜其往事爲內傳大宗冢婦世遠不盡考而諸婦媵妾姑姊妹賢者得錄漢書梁嫕李姬各附家傳有其例矣先嫡母李淑人生母明淑人景星有狀錄先大人狀後

始祖妣張氏夫人

始祖妣張氏崑山州人從總管公避亂廬江布衣操作

備歷禍難安若平嘗壽若干卒于蘄

曾祖妣陳太恭人

太恭人陳氏工部主事陳公溱之孫女知書言動嚴重東山公之亡漕也暹嵩公思所以償之者太恭人曰胡不鬻產濟之濟而貧亦分也暹松公曰善遂鬻產後數歲饘粥不給無悔焉既貴年近五十病目悉以中饋委冢婦胡恭人祭先則必躬親望廟門垂涕淚出廟門不傍視桂巖公成進士諸姑賀飲酒笑樂太恭人不悅諸姑進問太恭人太恭人曰吾聞婦子嘻嘻失家節也諸姑改容謝太恭人乃喜年七十餘卒先是白兔馳過感疾日巖公在浙亦見白兔馳過時以爲孝感云

裁之公妾俠節金氏

金氏者字香荊藩樂籍元故左丞金某後也有姿首其父教之新聲裁之公雁之許納焉荊庶宗某白晝椎剽吏不敢詰欲刼香值香沐握髮捉刀出戸外曰我祖宗獲罪于天世隸樂工今也輸貲國王死心願君有二天邪我且死請血吾刃衆驚散卒委身裁之公裁之公卒香齒壯或誘再適卽罵之年老極貧紉縫自食無怨言諺曰蓬生麻中不扶自正(昌日下辭)蘭生蕭棘不隱其馨

繼伯祖妣陳孺人

孺人姓陳氏父某老明經奇其女擇配不嫁曰嚴公元配胡恭人早卒繼娶嚴恭人又卒陳翁遂妻公時年三

十五無出孀居僅有田四十畝衣糧盦盬咸賴之春夏糒脩紡纑自給州守藥請舉貞節孺人聞之曰將以我爲名邪則茶蓼誰知者將以我爲實邪又烏用名爲藥公歎而止崇禎八年孺人年八十餘矣訃傳憖至走日嚴公影堂一慟而絕

庶伯祖母完節張氏

庶伯祖母張氏靳巨族之女天錫猶習見其髦年髮若漆頂微白喜硬食嘗月下見陳孺人衣敝紉鍼請補孺人宴內賓母多不在席必視正賓之供饌從㛰之酒漿無歉而後就席能誦曰嚴公近體詩百首孀居四十年初曰嚴公子息難憐其少艾曰今進汝他適矣哭倮臥

不起者數日羣㛰泣焉忽披衣起掇厠牏室中罵曰誰來者以是澆之妾幸侍公入徐入鬪有微勞焉其兆予命也夫忍棄如遺哉曰嚴公嘆而止壽九十八

祖妣李安人

安人歲貢生李公仕學諱仲儒女能屬文事父母舅姑至孝王父桂巖公初病瘵安人晨夕侍先是娶劉安人生女名山姑最慧年十二而夭見祟如山姑或作狐嗥擲瓦礫家人爭祭兜安人曰吾家伯仲立人倫之綱紀奉聖賢爲步趨安有女姑殤爲妖魅禁勿祭怪亦遂絕生平不畜餘贅好施予賻祝嘗語家人曰作善不宜妄冀險隱毋見人作小善無報輒慘慘然怨怨之不已變

爲輕薄吾盡吾心豈望報哉年五十五子一府君也

庶祖妣吳孺人

庶祖母吳氏應天上元人父溥吏目孺人年十五歸桂巖公隨李安人起居年二十一始侍桂巖公性慈厚終身不見有恚怒桂巖公致仕入山賓客門人有時雲集作膾調羹僮客皆飽乏則亦與僮客終日餓無封鑰楗閉而㛰不敢犯焉予幼孤嘗養于母母愛過其甥庚午春無疾而終壽八十四女二一適荆藩鎭國中尉諱由柱一適廣濟王光祿寺丞諱逢年

苦節朱姑

朱姑封叅議公第四女適明經朱氏子蚤寡遺腹子擬

一夕避蛩髫扶牀立曉則死矣姑故貧又喪子遂依先妣孺人衣食皆妣孺人妣孺人卒姑幾欲殉先貞姊更衣食之幼受尚書戴禮毛詩能屬文崑山叔妣朱孺人偕蓉山公避難來靳妣孺人館轂朱孺人與姑言詩有梅花館唱和老益饑寒授諸姪孫經取少米脯疾病呻吟不可忍聞而授經不輟卒年八十

先妣馮孺人

先妣孺人刑部尚書馮公諱天馭女母張夫人無子鍾愛十歲尚烏帽錦袍揖見縉紳大老于邸第大學士嚴嵩欲爲姻婭奉酒上壽馮公佯醉嚴大慚嗾給事中侯某劾尚書致仕孺人來歸食器用金玉錦帷珠絡侍婢

紈綺曳地王父聞大譙讓曰昔梁鴻郄孟光之飾鮑宣辭桓氏之裝柰何壞我家法呼孺人出磬跪移時孺人趨而易之李安人蚤粧上餔孺人侍畢始退食馮夫人聞曰吾弱息何堪鑄銀爲婢二執象揥玉盂遺安人安人謝曰禮雞初鳴婦盥漱笄履綦佩適舅姑之所請盥奉食命之退然後退妾豈利夫人貨哉拜而歸之馮夫人賢而知書嘆曰善孺人因雞鳴起嚴妝未昕趨侍安人喜曰婦知禮休矣吾家有範朔望質明上堂聽舅姑戒諭他日蚤餔下舂定省孺人謹受教府君好朋急聞里中不能嫁娶者嫁娶之不能喪葬者喪葬之饑寒者衣食之皆孺人斂貲十餘年施盡歘然相對他日桂嚴公聞舂聲驚曰誰與舂者左右以對曰此有哭聲柰何夜半燭門外石狻猊又驚曰柰何有悲色是年長兄嫂鼎病卒次兄彌長兄子皆殤府君病足孺人日夜泣明年遂卒痛哉卒之日里媼婦哭弔鱗相次孺人有異相長耳四乳言動簡凝一日所居室閒有光熠熠或曰金也請掘之弗許其識量如此壽五十二

從叔妣隱節朱孺人

從叔德宣公任俠不事家產叔妣朱侍郎仕俊之曾孫女也年十七歸德宣公姑楊嚴急中饋不敷輒呼杖德宣公僅有田數十畝池數晦家僮不力孺人脫簪珥傭佃客以晦大半種秔餘種秫歲穫倍孺人私計算木棉

子花百二十五斤則爲絮三十五斤線如之則織布二十疋苧麻以時種蔬以時蒔雞鶩以時伏鰣鯉爲六七百斤則蕘二三百斤果餱給楊孺人卒孺人病瘵女道士程靜林教服氣逾年病已德宣公嘗貸其人雅重公授豢德宣公感泣或笑之夜仗劍割笑者耳亾忿衟以殺人亾歸事覺盡破其產孺人窶居卑湫妣孺人迎養之妣孺人卒天錫養之寡飲食少言語日中夜半正坐服氣能述古女仙自緱婉姈下百餘人雅俚不一亹亹可聽予少時多病輒請說之孺人曰是皆凡人苦心得道耳崇禎壬午四月忽欲上德宣公家整衣登肩輿及家門與已逝矣年九十二嘉靖三十年辛亥生

恩姊　旌表劉貞節

旌表劉貞節字永貞天錫同母姊也至孝聰明閑正讀書旁覽百氏善詩恣漢魏不作近體府君難其適聞同里劉舉人廷桂子鉞有至性許之吾母先後十四娠子最後娠五六月胎動母撫腹語姊曰胎疑是男自來生男殤哭成疾得母復累我邪不飲藥姊潛與婢栁受計協蓐媼至母蹙額曰是汝勾當媼取藥飲母胎定姊提錦褓贈媼故姊嘗教天錫偶不聽輒詈曰惜我紅錦褓換汝命來錫郎泣錫生萬曆戊子季冬二十九日日照臨帶視體有黃毛寸許母抱而憎之姊笑曰聞昔周彥祖生而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可曰賢智多異

親與吾宗者或此兒今弟安知不興吾宗者噫不肖老矣痛無以報矣姊于歸之巽日既摯見舅姑公鉞曰鄰有賢人可拜見賢人者貞節馬氏也公鉞重禮略俗如此歸甫十八日公鉞試童子艸次黃陂潭頭河墜水物故屍歸盛夏姊伏屍哭糜爛沾面求死殉外祖母馮夫人年老臥病以手挼婢數龍曰嚘疾夵女死汝死于是羅而守之不得死不飲水漿五日不櫛沐者數月髮脫背瘡家人久不相見者幾不相識時年十九耳無何舅姑相繼卒先妣迎歸居斗室溽暑嚴寒不出戶每哭輒嘔血盈盌先王父聞之曰歎過矣禮歸有節哭有時如曰弗忍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姊乃搯其髮而拜後數年

子長兄嫂逝次兄逝吾母又逝焉水漿不入口皆三五日府君病革令婢扶而跪曰我祖宗九世名儒汝翁大宗一綫耳汝守劉氏節撫顧氏孤託汝勿復辭姊叩頭哭天錫以首觸地涕塗被面左右皆哭姊始稍飲食府君卒又水漿不入口三日州守朱公圻聞之拜于堂榜之曰禮宗祀必致膰冬必致布炭役州守以爲常崇禎二年巡按御史宋公景雲上其事　上命禮部覈實以聞尚書李公騰芳覆疏云顧氏幼稱女聖邑號禮宗僅十八日之倡隨茹四十年之氷蘗誓一死以殉夫不滅梱椉之至性歷千辛而撫弟聿追張雨之孤蹤貞節宜鐫之赤壁文心當懈于黃陂　聖旨是命有司建坊旌

表已故童生劉鉞妻顧氏貞節十六年春張獻忠陷蘄州子與兒景星掖姊行雪中憩一空廟賊至叱曰何物老媼討死早姊曰吾未亾人荷　上恩旌表恐混死辱恩命來討一明白死以首觸石血濺面天錫及妾明氏兒女爭觸石代死血濺二三步外賊斂刃曰噫一門節孝姊曰少年汝勇力如此不立功報君父乃作賊賊熟視曰坐吾郎來須史持糒與棗來曰孰爲節婦家屬者善飼之汝屬幾塊賊稱人爲肉塊也以稍數之曰十三汝屬夜見城樓火起可東馳去我南陽王三也夜北城樓火起如其言得免避之九江八月抵南京寓上清河疾作以堊畫壁曰崑山産良璧瑶池集瓊璣鄗德比貞

玉形神同所歸姊自孀居不復作文字臨終始書此嗚呼痛哉壽七十四生平不衣帛不甞糝不夜哭不聽音樂不處暗室所居奉佛香燈逆旦書史縱横父母舅姑忌日未嘗食遇禽蟲溺死者輒悲惋不自勝歲有孤燕巢于檐垂二十年畜一白牝雞不雄不抱亦近十年家人謂其聖也皆以夫子稱之甲申十二月載匶如崑山寄葬北郭祖墓側遺命必歸蘄與公鉞合葬天錫服斬齊三年景星不杖期禮以義起也

天錫曰予顧氏相傳以國爲姓者有二殷之顧侯周曰於越國滅世絕漢別求神禹裔摇封東甌王以祀禹東甌王分封其子爲顧余侯顧余侯之後居會稽若干世

爲吳丞相雍居吳郡時遂名其里曰雍里又若干世不可考明興元衛輝懷孟路總管之後自雍里分占蘄當是時予姓避難于黔于滇各藏譜系世遠派分莫得而詳焉崇禎十六年正月寇犯蘄天錫亟家廟抱始祖以下神主並譜系家集及天錫撰著捆載入城逾五日城陷書多不能舉毀譜系一卷納緼袍中九江兵亂復失嗚呼予侍王父桂巖公久頗聞先世事畧今如不言小子何述詩不云乎君子有穀貽孫子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吾子孫其視茲矣

先妣李孺人行狀　男景星撰

先嫡母李崇禎十四年辛巳棄不孝越三年不孝避亂南都禫服除扶淚疏狀母父曰承陽蘄州學生伯父曰藏陽　烈皇帝侍御史季父曰泰陽南京太學生承陽公丞李泰陽公以其次子嗣孺人養於泰陽公厚治奩母曰毋我厚我厚則嗣吾父者薄薄則視所嗣輕寧吾薄泰陽公感之卿亦薄治奩母來歸年十六耳先姑貞節撫予大人嚴母偶失恭貞節呼大人跪考妣神主前命杖母駭曰若吾有隨何致頓爾大人曰婦來若我姊者活我襁褓撫我眇孤飲食起居教我以禮詩不云乎父兮生我母兮鞠我繼則曰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伏地痛哭母驚亟出亦伏地泣嗣是問省終身不敢一日惰以冡孫婦持

憲副公之喪三年盡禮莊靜慈愛御下未嘗有厲聲中年多病謝家政終日垂簾一爐一茗己巳秋予家一碗作聲曰熇熇大人曰火邪明年正月朔火母曰無擾垣高但閉門門半旋火過矣辛巳大疫有奇鬼背見人家画幅上器皿衣褶中一賣雞翁擔雞過洲鬼從雞桶跳出黑色一目一手亟入洲人破壁中月餘洲人疫死殆盡時爭傳辟鬼十四字男女爭佩婢持入母反復觀之曰妖書也火之又傳黃彪食人惟畏門扇後有青竹杖家家置青竹杖母曰毋譌言也時羣婢皆病母慱健哭吾殤妹過慟遂病病革執景星手曰過苦汝我今不起兒好在癸上帝語未竟而逝燭影下有白物如兎墜自

牀五月二十四日丑時也生于萬曆十八年庚寅六月十日享年五十有二以兒二皆殤坳一卯景星所繇焉陽苛葬碑銘者謹技血乞大君子賜墓之銘不孝觸地稽顙謹狀

先妣明孺人行狀

男景星撰

母姓明氏其先隨州人元末玉珍據蜀國號夏子昇洪武四年以國降五年安置高麗其子姓名瓚者得徙居蘄生子萬祿給戶帖萬祿兄子晉卿永樂十三年鄉試授河南光州學正世爲儒中遷南康孫某以貢徙來江湖間復歸蘄生子敬樓敬樓公至孝其母每搥之未嘗不跪受一日抱杖而啼曰昔搥兒嫩不喘今喘嫩病邪

母投杖淚下以何病作敬樓公烹臂肉以進卒廬墓三年復之江左結髮爲業其師何翁有子壻未成室而夭妻之因姓何久之歸蘄生吾母不孝兒時先姑劉貞節言汝母幼有禮鄰嫗集嬉笑未嘗見齒汝嫡母病吾愁子息難問何翁孝有女賢以外祖母所遺金杯聘年十七從吾起居寒暑不出閾三年而後侍汝嫡母其娠汝也十有三月而生生而髮覆眉寡啼汝亦有胎教者努力貞節嘗投景星經夜就寢母爇燭刺繡重申大義曰兒識之兒稍長侍大人讀書不雞鳴不就枕母嚴粧篝燈爨粥祁寒暑雨以爲常崇禎十年冬寇犯黃州總兵張一龍駐蘄馭下急偷夫刺一龍不中罪纍大人奉

貞節先渡鴻宿洲母收圖書小舟泊葦俄風作纜絕母令垂石碇代碇神氣不少亂十四年大饑先是地震釜底皆有篆文有鄉民四歲兒一夜變爲番僧狀又楓樹生花如蓮江上雷震一物魚身牛首青山鄉周某家水甕汲滿立涸漩渦作聲城東李姓家地中有聲如牛至是大旱疫民死十六七家人乏食母爲粥飼之而私啗麩粃嫡母李病革母晝夜泣願以身代居喪哀毀過禮十五年秋死雀數萬自投江湖冬鐘鼓自鳴十六年正月武昌兵變大人奉貞節入城城閉母不得入與諸婢登暗閣細綴書籍塞十數重閣下有紙承塵須臾兵至見書籍充盈曰唶措大家以刀指承塵曰此上有人

一兵曰駃子紙承塵安得伏人邪移日殿公母至城下遇語曰賊尾兵後哨至三里外貞節宜急出渡江州守開立啓門迎入是夜大霧黑氣如帛東西亘天雨砂礫聲簇簇然予家所止獨寂次夜大雪守者散歸夜半聞呼嘍嘍聲羣犬亂嗥城陷矣明日賊令男婦折城人石俱下城與屍齊乃止予家以貞節感賊得全事詳貞節傳既避居鴻宿洲徙西塞山饑困僕婢三四人叛公母偕吾以姊擷野蔌汲爨不孝與大人采薪兩閱月下九江寓溆浦周道公祠荆世子出謁大人執弟子禮致饋焉秋至江寧寓上清河貞節病卒母粒米不入于口四日冬氏徙山明年　皇清下江南崑山堅拒清兵屠其

城予家先避地溉湖丙戌溉湖兵起予家又先入城母曰幸甚自此以往兒知我願乎願長孫磔鄉下耳時創未讀書侍貞節久能道古人忠孝大節屢用教兒初做樸公病革引景星熟視而笑曰善哉吾外孫理學忠孝齋理學忠孝人撫掌高歌而逝母生于萬曆庚子三月二十六日卒于順治庚寅二月九日不孝侍大人客西湖過蘇堤有六鶴隨舟回翔哀唳一鶴止舟長鳴者再坐客異之不孝心動淚下越十日聞變則是日背兒嗚呼痛哉男一卯不孝女一尚未字孫男普在襁褓以四月十九日殯于崑山縣一保天匯之雨華庵殯之次月景星哀迷少定抆血謹具狀

先府君私謚貞譽先生狀畧　　孤景星撰

嗚呼孤何以狀吾府君紳士汪蘅等私謚貞譽先生例有狀不孝孤嗚咽者三趦府君多隱德其可知者孝友方正與朋友交必信必誠不苟取一介幼而孤長而困躓客京師十五年一命不拜韜含典籍撥蹟聖祕著述數千萬言府君諱天錫字重光先世見家傳年十二喪父少杜公撫于姊劉貞節逮事王父桂巖公桂巖公壯年致仕為理學宗　神宗兩召不起府君十歲時從桂巖公山居屬對溉山春晝永應聲云中國善風多十五治尚書十八治春秋二十一治禮受知于督學蓮公其昌萬曆癸丑桂巖公卒不脫衰經處別寢者三年時士習偈嫮府君與太倉張天如溥金壇張公亮明弼江右艾千子南英陳大士際泰羅文止萬藻章大力世純萬茂先時華聲氣遙集倡為古學值東事變佗傺寄情于酒嘗胡粉涂面乘林泊間挽拍伶歌悲來竟日或束書孤艇彌月忘歸癸亥改國子生對策及奄寺王司大恐落其名越人曹某請生祀魏忠賢于太學强署名府君投筆曰君直取死明日即出都客保定韋氏　烈皇帝即位同堂生錢嘉徵袖疏密示曰急署名　上將誅奄必得當府君謝曰某歸不殉曹君之非今豈敢分吾子之是明年米太僕萬鍾迎居海淀以子弟從之游過永平登陽山置酒望東北雲氣五色如虎豹繒練曰王者

氣也酒酣作長歌泣數行下時太白經午雨土地震府君復出都至真定塵起道中甲騎馳塞屏車道左曰公等何為曰勤王來不給餉自求芻秣指曰吾帥在後府君立車中舉手謂其帥曰朝廷負公乎曰然安從曰南行招撫可乎曰不可府君流涕太息曰嗟乎天下大亂矣壬申中天津張氏迎為師丙子冬講禮河間弟子數百人稱顧夫子凡五試太學再登乙榜所為制舉文學者多用以售及門或登館局臺省而府君卒下第以積分謁選部得縣令不就　詔行省徵辟不應丁丑出都黃石齋道周嘆曰劉向行矣遂繇齊魯河淮作河淮江防三策歸就先人嵩園築室取中孚九二爻辭榜曰中心

顧謂出先世遺書與景星蒐稽辨難無寒暑夜必聞雞著舉史紀歷代選舉志三十卷戒史紀物異用洪範五行皇極經世推明天人儆誡後世七十卷詩文雜著四十卷北京事物紀十卷崇禎曆刻漏論一卷歲己卯孝陵蝦蟇石樹災五月家園古樟災筮之得旅之小過曰異哉是謂烏焚其巢飛鳥離之凶與漢河平元年鳶焚其巢占同先是乙亥死賊初渡河州守築關城名曰符乾府君曰異哉轉而言其乾符乎王仙芝陷淮南之年也靳淮南地也癸未正月賊由符乾關入陷城盡屠之以貞節感賊闔門得全四月避亂九江荊世子迎爲師亂兵沿江焚掠下安慶府君代世子遺左良玉書良

玉得書泣斂軍還屯武昌府君辭世子南下歸祖籍崑山甲申　福王即位南京改元弘光術者曰弘弓不引也光盡也府君曰異哉是謂言不從昔漢元帝建元竟寧時以爲終極曹丕禪位關澤以爲不十齊天保爲大人只十隋廣道爲軍丢大業爲苦末元至正爲一止言之不從應亦隨之又曰國朝年號有可異者前凉張重華五代張遇賢宋賊方臘皆號永樂夏主李乾順號正德西魏孝武號泰昌五代史契丹兀欲號天順皇帝金大安三年山東賊楊安兒元泰定帝子阿速吉八皆號天順齊立後梁永嘉王莊爲梁帝改元天啟唐僞演世隆號天啟本朝用之豈非禮臣之疎歟著改元考正統僭僞盜賊外域凡八卷乙酉南京禮部印失府君曰異哉天戒若曰無用爾禮部爲矣禮失惡無日矣筮之殫思終日因爲讔騷二章述寇亂嘅當時一章曰五沴始兮灾殫震牛首兮江干蓍雖畢閼兮人病四齡暴長兮腴皤蕭古文肅猰古文殺窅兮亥氣弇辰土坎兮木先僭奧亢兮隆蟲膈腴兮土童江汜兮蜚鴻毦既悉兮時運極神盛怒兮鬼夜泣靄塡塡兮雪霰纂長矢抨兮短兵接崇墉墮兮震轟䶂音僕什音魄匪夜明兮天緪帶蚓蟣兮追酒屍覆兮矛揆貞須烈兮與類服巫蠛渡兮湖之屋遺黎何皋兮名洗巢玄顏黍歃兮江之皋曼江滸兮迢遞顚白厓兮干雕霏霧兮次曆兩首兮自穀音聯卷局芳蕤

兮辨猗難牛何切悲風弗兮可奈何進屯屯兮退漫漫切屾音升山相連也森連蹇兮難以久延蜩螗羹沸兮肇播遷右述寇亂二章曰郵傳兮遲遲尺望兮驪驪季遽逝兮世不治全躬浴德兮忠孝維促齒身名後兮道有固然策策爲慭兮譽譽爲賢促傴院以偪卽兮弔欃槍之指玆慭世莫予知兮爰讔喻于𤔡詞𤔡古亂字𤔡曰嫄歆后育兮奠八百之丕基礀崩厓溺兮何革命之斯須赤烏腌夫踆烏兮五馬駝于一龍占厥運于關逢兮慮二儀之旃蒙謝鴟夷于東門兮汩乎吾將曷從右嘅當時丙戌避地澱湖戊子將歸楚道阻止瓜步冬返崑山念蘄黃江防重地著蘄州志起春秋襄公二十四年壬子是爲周靈王十三

年楚子伐吳止崇禎十七年甲申凡二千一百九十餘
年指遠用大言成一家曰顧氏蘄州志六十卷又二十
一史平論三十卷辛卯太倉龍闕雨血府君謂景星曰
盡歸乎秋歸蘄結茅爲廬明年三月不雨至八月隰柏
葉飲水神肅然王也環堵無門石爲几榻甎腕著書十
年石稜盡滅飲食衣裳人所不堪瓦盆野蔌不加鹽豉
縣鴞結索緝雞羽冠蕉蒯纓足前州守方公于光請以
子姪見强而後可府君曰公得毋笑方公望見再拜府
君撫其背曰公眞不笑可以長生習導引鵠息鳥申熊
經畜雄雞五六頭以名呼之輒至鳴聲如老人欬初鳴
卿起坐其後脇不沾席者六年嘗夏夜袒坐有蛇墜自

樹緣領循胷伏脇徐徐去撰養生家言曰玉京搭籙攷
正列傳本草方伎詩文一百卷鍼灸至道三卷素問甄
樞解六卷焦氏易林說二卷四書五經諸家異同十七
卷癸未後詩賦雜文曰石室集六卷其韜含典籍擷賾
聖祕有如此者不逮事父母事姊貞節如嚴父焉癸未
貞節卒于南京府君客丹陽得報自投牀下以爪務面
流血沾衣凡祖父母父母貞節忌辰長跽移日其孝友
有如此者好罵然而未嘗纍人一短發人一隱也有族
父無嗣分遺百緡罵曰若以吾以父無嗣爲利哉促班
之族之貧者有族子自鬻身往罵之質衣物贖之而分
以田避奄黨出都有友寄金帛數十段密託他所歲餘

還都或告曰某怨君府君第罵歲餘指往取封識如故
也其方正誠信不苟如此者癸卯二月乙丑晝嘶約三
四刻白烏無慮千止蒿園逐之不去凡三日府君曰殆
爲我乎今歲大水不孝未測所謂秋大水疏沼園中數
呼不孝奕不孝負令舉一畚土以爲抃笑徐曰歲在癸
亭不利考癸卯卒王考癸丑卒皆大水今如之吾當觀
化一巡不孝驚曰惡有是大人卿不弄鳳騎龍延年可
必府君微哂而已八月十五夜拜月九月十日焚糕九月九日貞節忌辰故用十日十月朔傾爐孤皆置酒賦詩娛府君府君
飲酒和詩不倦十一月十日纍下血醫勸少卧府君罵
曰傭惡能知我晝夜坐六年何爲者二十四日大雨震

雷索筆作記二十七日五鼓提不孝耳曰識之老夫無
妄言毋吾棺合以瓦缸毋受弔毋刑牲既窆毋封毋
樹是日午盥洗整冠履危坐曰父子難得吾去矣册不
孝曰勿扶四叩齒而寂頂蒸蒸然熱約二十刻熱盡明
日沐浴儼斂屈伸如生生于萬曆戊子十二月二十九
日寅時卒于康熙癸卯十一月二十七日午時享年七
十有五男一不孝景星女二長適邑庠生蕭悒次適邑
庠生朱爾孫男七以癸卯十二月二十七日庚申葬時
恩刪之貞節坊東北孤奪于俗不能如皇甫謐羸亂
克遵遺命追恨痛絕府君癸未前所著書燬甲申後所
著今藏丁家丙午亦燬大清康熙三年四月廬中孤景星泣

血書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福建延平府南平縣知縣後
學汪衢填諱
蘄州志列傳盧紘贊曰聞之家服爵者世以榮家立
德者世以學前代若程朱胡陸兄弟父子淵源世業
者號儒宗其在吾蘄以理學名家者殳惟二顧有孫
繼起修名祗行方之昔賢無多讓矣居平視履易簀
全歸祖孫一揆非其學焉有獲能臻是與昔楊洪農
以清白貽後人及葬有大鳥飛集墓頂哀鳴不去然
則松圓白鳥之感當不徒然若先生者可爲學士風
厲也
施閏章撰墓誌銘曰知道之將蕪發憤以著書知國

之將墟卷跡以全軀知生之必徂守靜以致虛殆將
與造物者爲徒而吾儕之區區安知其所如以是銘
先生之藏不亦愍乎吁嗟夫

亡室安正君狀並誄　　玉山道人景星撰

君姓蕭氏祖諱某揚州江都人昭武將軍上輔軍都尉
山東參將父諱世忠字振寰崇禎末鎮守福山參將
皇朝協鎮蘇州府副總兵官母仇恭人夢菩薩貽美玉
而生君因名瑜生字幼佩安正君者鄉謚也君卒景星
之友澗灣張子于鄉賞稱曰君生廣陵當高許之亂父
方握兵奉　詔守鎮江全家先出兆華後適顧自吳歸
蘄兵戈搶攘未嘗少改當度今也帶甲四起蘄且晏然
而君正寢告終可不謂安乎爲女若婦孝且恭爲母慈
內外無間言舉止必中禮可不謂正乎宜謚曰安正君
安正君端雅明慧知書振寰公難其配始予有馮敬通
之難及避亂家崑山而振寰公握兵駐蘇先君子爲更
聘振寰公曰顧郎天下才柰不就官貧甚君徐曰欲兒
爲孟德耀桓少君乎公起舞曰善遂許焉巡撫土國寶
忌公誣受賊賄倉皇難起予扁舟載君匿澱湖先妣同
起居妹氏詭稱阿姊事定還蘇歲戊子冬合卺先妣曰
真吾婦也真能爲德耀少君邪君斂手曰敬從命明年
舉兒普庚寅三月妣見背時予侍先子客錢塘君亦歸
寧聞變脫珠綺質錢八十千即日還崑斂襲如禮越旬

予奔自錢塘見成服之具備焉是年淫雨三月至五月
斗米七百錢冬大雪君齊衰兩禪左手抱兒右手繙書
口不言寒膚不起粟辛卯歸蘄就全勝坊舒故址誅茅
以居敗垣葦門榛礫四塞狐虎夜遶鴟鵂晝飛君不恇
怖歲洊凶采草木根葉君舉箸恬然予戲曰德耀少君
不若是之甚君笑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僕婢逡巡
叛去逾年稍稍集君無慍焉壬寅予游臨江得先子書
曰兒亟歸蘄山中大石有聲移數步兒子亟歸新婦供
老人食必鮭菜服勞過苦予捧書泣下明年冬先子疾
君兩旬不解衣執喪三年如一日舅姑忌日哀若初沒
不逮事貞節于其忌日亦然生平無惰容無睨視無但

語方言不說夢寐不覩姝遺之書予夜讀必雜再唱君
渲鬢危坐送酒焚香時出清言皆有義類予爲詩或下
語未安輒能訂易一二字又識大體說事多中振裘公
無子惟生君年十四猶稱日郎綺𩆚玩好悉付嫁時不
私攜一物不會女紅後乃更工漿酒胸炙悉造精好予
有良友或留浹旬君必重之供具無匱丙午冬鄰火作
蒼卒獨收予所著書出屋後竹中返取先子書不得入
而火且及竹斷籬得免牛衣大雪舉措怡如性和裕咤
叱之聲不加雞狗豢畜卽不食持準提陀羅尼知金剛
大義間爲難說徐酬問旨子八普暢昌晨曆昭時昱女
二玉玖玉藻甲寅春聞譬巷無居人初秋月皎予勒諸

兒乘艖吹笛君瞻顧江山淚出映睫予竊疑之十一月
中旬微疾察其神氣有異强之琴一弄未終明日痢血
數斗醫謂血熱誤投香連丸血遂劇諸兒跪誦金剛普
萌肉代香肉從爐中爆出捉入者三以爲不祥諸兒搶
地額血凝而君聞之曰兒休苦時方多故吾得正而斃
焉幸甚十二月初四日戌時息微促謂予曰氣奪矣言
語不亂音聲淸婉兒暢晨跪而執燭兒普昌按母坐勿
兒女伏足下予高聲誦金剛君目而微笑曰好遂瞑無
一兒女子語喉間亦不作聲明日申明俟斂脣爪不青
鄉黨指掌屈伸開合予啟其手福摩兒項又捋予須溫
輭如生伉儷二十七年不知殆異人也有貧婆三五各

手搘香與之錢不受曰素蒙㐲急求哭賢人豈匃錢邪
盡哀而去以遺言不陳牲不設他供名香素燭酌水獻
花纓絡華幢繽紛嚴飾德行十比丘遶棺唄誦三晝夜
親戚里友復供十比丘遶棺唄誦五晝夜渴葬亦遺言
也形家謂蘄州蟠龍山廣濟縣靈東鄉之迎山皆吉予
祁夢見先子鄰夾土壁而坐覺而曰豈謂一抔土在舅
姑鄰下邪遂祔葬貞節坊墓之東北先考貞譽公與妣
合葬之東南柩過街衢翁豎媼婦莫不灑涕既下棘築
土平棺大雪諸兒臥壙中以身蔽雪四晝夜歷十六日
壙成艮山坤向州守李公曰美哉貞節貞譽與三淑媛
皆爰此是宜碑曰亡貞三淑君生于崇禎巳巳正月二

十五日享年四十六嗚呼哀哉予修廬杖禮不可弗誄
焉誄曰
察其生也本無生非徒無生且無形此莊叟之鼓盆察
其死也非死也噫予翩何其蕭灑此仙家之尸解親莫
親兮義介一身而還其眞兮我猶爲人非我送汝兮卿
汝送我偶爾先後兮何爲不可生不辱兮死而哀御充
乞兮歸復來珥明星兮佩華月報翳幢兮劉鈸鐃碧
落兮歷浩劫寶不消兮眞固存形泯泯兮乞魂魂攬纖
阿兮嬋矣冥從帝子兮瀟湘渚出飄風兮入纍雨聰明
正兮神靈主蛻瓊蠙兮艮胡尤在玉爲瑜兮金則鏐二
貞三淑兮永千禩（乙卯五月五日兒折艾一捲插墓門烈日浹旬莖葉益青遂叢生鄉人以）

爲君之靈云爾記

梅川張仁熙撰安正君謚議曰天下古今惟正而已
正者坤道也婦道也易曰家人利女貞安貞之吉應
地無疆吾友顧黃公避寇南渡擇配廣陵之蕭氏女
名愉生字幼佩肅雍靜好婉孌琴書是時黃公年少
才豐挾少君入鄉嬛二酉之室而少君姍姍磨隃麋
拂紫玉佐黃公玄黃經緯更或按部考詞一切私媟
罔豋于几可不謂正乎寇淨歸蘄黃公尊人貞磐先
生士室靜攝少君循陔朝夕靡懈婦功不懈婦言不
溢予數過蘄詣黃公黃公好客嘗壓甑少君不惜脫
江南佳麗服佐客食飲昔鮑宣妻鹿車歸里布裳出

汲以事舅姑少君不讓焉可不謂安且正乎舉子八
人極楚教之丹黃能半夫子其卒也鄉黨莫不哀之
非安于正者之感人深而能若是歟病卧彌月諸子
諷佛氏言亦彌月長子普翳腕肉以禱將逝黃公爲
誦金剛般若笑而領之俄斂之日手足如生吾黨私
謚安正君宜也展禽之婦誄夫德耀之夫字婦黃公
必有以誄之而吾黨之謚之也烏乎弗述

忌日丘墓記

墳墓日記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墟墓之
間不施哀於民而民哀禮之本也故志山川則賢者
之墓得詳焉志忌日丘墓

總管公生卒年月失葬治東五里泥耳石有小碑焉曰
顧氏始祖七官人之墓不封不樹遵遺命也
始祖妣張氏生卒失葬治東北八里蟠龍山有碑
道震公生卒失葬蟠龍山南向有碑焉山有梧桌各數
百株翁某諱生卒失葬竹林湖鄖大畈頭
衛輝幕府繼周公生卒失葬道震公墓左有碑
孺子公生卒失葬治北七里鈌齒山長崙之南北向有
碑
繼吳公生卒葬失
伯翁公生卒失妣曾孺人葬鈌齒山正穴北向
鴻儒公生卒失妣王氏玉真孺人祔葬伯翁公墓左有

碑焉進士王公峴誌大學士呂公調陽記
封緣政化之公生年月失卒于嘉靖三十八年巳未葬
治東八十里桃朮山俗名桃樹山贊善羅文恭公洪先
誌有潭曰洗馬鄖鈷鉧也相傳有神魚其東曰顧林木
數萬章翳蔽嶺壑崇禎末賊亂鄉民多匿伏得免有總
管公故廬址曰黃石坪有古寺基階礎猶存無考
陳太恭人生年月日失卒于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六月
七日葬蟠龍山東向面湖湖中有曰彈子山者俗傳元
總管張某二女至正末寇亂義不受辱連袂投水死後
生此石墩云司寇緒山錢公德洪誌
日巖公正德六年辛未十一月初八日生萬曆十九年

辛卯正月十四日卒門人四明沈公一貫撰謚說葬鈌
齒山繼妣陳氏生年失九月二十六日生崇禎六年乙
亥十月初五日卒壽八十餘亂後葬鈌齒山未碑
桂巖公嘉靖七年戊子四月初六日辰時生萬曆十一
年癸未六月初六日卒荊樊山王諱翊鈺撰謚說妣勅
贈劉安人生卒失葬蟠龍山東向有碑焉李安人嘉靖
十一年辛卯五月十五日生萬曆二十九年辛丑正月
十三日卒亂後合葬鈌齒山沿市湖之麓尚未碑堂㚬
開葬竹林湖南向有大塘
桂巖公庶王氏生卒失葬治東二十里第二鋪
桂巖公庶吳氏嘉靖二十六年丁未九月初三日生崇

禎庚午正月初四日卒甥王　迎葬于廣濟靈東鄉
薇垣公嘉靖二十九年庚戌閏六月二十三日戌時生
萬曆三十一年癸卯五月十三日未時卒葬廣濟縣靈
東鄉黃山之田壠灣黃泥塘子山午向碑壬山丙向大
學士施公鳳來誌妣馮孺人嘉靖三十年辛亥十一月
十九日子時生萬曆三十年壬寅六月十二日午時卒
合葬刑部王事蕭公震誌
德和公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四月初十日生崇禎二年
二月　日卒葬　妣胡氏嘉靖四十五年六月
二十四日生崇禎六年　月　日卒葬
德封公生年月日失天啟五年乙丑五月初四日卒葬

治東北三十里百家冶宋鐵冶場也
鳳巖公生卒失祔葬母蘇孺人墓大冶縣湖濱青林崗
有古木百章
德宣公生卒失葬治東十里第一鋪
德宣公妣朱孺人嘉靖三十年辛亥九月二日生崇禎
十五年壬午四月　日卒葬安平鄉祖墓朱侍郎塋下
太初公隆慶三年己巳五月十八日生萬曆二十八年
庚子五月十六日卒葬鈌齒山北
旌表劉貞節隆慶四年庚午八月初三日辰時生崇禎
十六年癸未九月初九日辰時卒初寄葬崑山祖墓康
熙四年十一月景星奉柩歸葬蘄州治東二里符乾關

外時思圃貞節坊北南向公鉞隆慶五年辛未十月十
四日生萬曆十五年己丑四月十二日卒葬鈌齒山無
碑亂後失其處倣古招魂稱與貞節合葬焉
先府君貞譽先生萬曆十六年戊子十二月二十九日
寅時生康熙二年癸卯十一月二十七日午時卒葬時
思圃貞節坊北江西參議前提督山東學政宣城施公
閏章誌黃岡舉人王公一翥題明高士貞譽顧先生之
墓
先妣李氏萬曆十八年庚寅六月初十日寅時生崇禎
十四年辛巳五月二十四日丑時卒亂後葬沿市湖山
桂巖公塋側

先妣明萬曆二十八年庚子三月二十六日子時生順
治庚寅二月初九日子時卒合葬先考墓
亾室蕭氏葬時思圃貞節坊北先考妣墓東南
亾姊適庠生蕭岂先嫡母李出萬曆癸丑十二月二十
三日生崇禎癸未六月十四日卒寄葬九江府龍開河
老馬渡有碑銘亂定失其處
乳母許氏葬時思圃貞節坊之西

白茅堂集卷四十六終

白茅堂集四十六卷 湖北巡撫採進本

國朝顧景星撰景星有黄公說字已著錄景星著述甚富初有童子集三卷顧學集八卷書目十卷皆崇禎壬午以前作明末燬於寇顧氏列傳十五卷阮嗣宗詠懷詩註二卷李長吉詩註四卷讀史集論九卷贖池錄一百十八卷南渡集來耕集共七十三卷皆崇禎癸未以後作康熙丙午燬於火僅南渡來耕二集存十之三四乙酉丙戌之間又有登樓集避地邲澱集亦皆散佚是集爲其子暢所輯而其子昌編次音釋之凡賦騷一卷樂府一卷詩二十二卷文二十卷景星記誦淹博才氣尤縱橫不羈詩文雄贍亦一時之霸才而細大不捐榛楛勿翦其後人收拾遺稿又不甚別裁傅毅之不能自休陸機之才多爲患殆俱有焉

溉堂前集九卷後集六卷續集六卷文集五卷詩餘二卷

〔清〕孫枝蔚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溉堂前集九卷續集六卷後集六卷詩餘二卷》提要

溉堂詩集

豹人之爲詩當竟陵華亭互相興廢之際而又有兩端襍出傍夜徑竇如虞山者而豹人終不之顧則以豹人之爲詩固自爲詩者也夫自爲其詩則雖唐宋元明昭然分晝猶不足爲之轉移況區區華亭竟陵之間哉曩時讀鍾嶸詩品謂詩必有源或源三百或源蘇李而究其流沫顏陶鮑謝縱橫百變毋論隋唐迄今七字相嬗別有端委而即以五字推之吾不知其畛畍之所極當何如也豹人詩初

不一種今刻之長安亦不一集即諸集所列亦不一體前後年歲各有轉變譬之軒楹榱桷櫨梲節華粱綺井玉釭璧帶陰突廠嶡微有不合而總以成其爲一家之堂宇其快所欲言岸然自得吾嘗比之陳同甫之爲

文章豈有過乎顧予初知豹人時見其所選明四家詩服其清鑒既而遇于邗又既而遇于京師龎眉廣顙每望其氣宇而即以想見其爲詩今讀然就徵公車赴都則已老矣鬚眉畢白皤如商洛之就聘者然且咨嗟相

對不減疇昔况家本秦川寄居邗水乃其所名堂仍取諸溉一似烹魚釜鬻隱然寓西歸之意則夫讀豹人之詩而不知其中情之必不可易豈知詩者矣

朝霞弟李天馥拜撰

溉堂前集序

余少讀詩至秦風每當困頓無聊時輒歌車鄰駟鐵以自豪也繼又自悲悲而至於能洒然從讀楚辭傷其辭義悱惻不自振拔又輒掩卷而歎夫南風不競而章華鄢郢之物爲墟莽也詎必於子蘭鄭袖諸人卜之乎抑於離騷九辯之哀颯見之矣以故讀秦風楚辭二書知羸氏興而芈氏廢也且從人之難與衛人較也心知其說不敢以告人余世家吳中吳中諸里兒弟能歌西曲其尋陽諸樂府耳烏衣青溪之地被輕紈而謳房中曲其聲靡靡不足聽也即向者緜駒王豹之徒所罵爲不值一錢矣夫聲音之際抑揚抗墜之閒其關人性術者豈

微渺哉故余與都人士相見則必稱詩雖博徒賣漿屠狗販繒諸目不識丁字口不嫺平上去入者亦必強之使歌歌猶詩也歌焉而其人之生平悲愉可喜飲食格鬪嬉笑怒罵不平有槩於中一切於歌焉見之人顧可以不歌乎哉今年來廣陵與秦人孫枝蔚豹人歡詩豹人秦之焦穫人甲申李自成作亂孫子結同里惡少年數十人殺賊天陰月黑失足墮土坑中追者垂及屬有天幸得不死後脫身走廣陵學小賈則已傾廣陵諸中賈稍學中賈則又傾廣陵諸大賈孫子學中賈之三年三致千金諸大賈咸以肥肉大酒啖孫子孫子益飲啖自若且日出揚州北郭門而鳴箏呫囁之相隨屬者踵相接也一日忽自悔且恨曰丈夫處世既不能躍馬猶取金印如斗大則當讀數十萬卷書耳何至齷齪學富家爲於是自秦隴迎其婦來而僦居於揚州之董相祠旁閉戶日讀書閒爲詩而自曼聲以歌孫子既歌詩而家漸落詩益工歌益甚而家乃益大落人或咎孫子孫子益行歌不輟也曰爾曹何爲者今年孫子年四十餘髮毿毿然白張目不闚者如綫嘗飲酒召之飲則無不飲若忘其年之將老而身之爲客也然猶時時爲秦聲其思鄉土而懷宗國若盲者不忘視痿人不忘起非心不欲勢不可耳孫子詩數十卷名溉堂集溉堂者即董相祠旁孫子僦居處也詩不云乎誰能亨魚溉之

釜鬵孫子以是名其堂也其猶秦人之志也夫昔人云吳音妖而浮余吳人也媿不能詩然竊附於延州觀樂之義因書以報孫子爲溉堂詩集序

陽羨陳維崧撰

溉堂前集目錄

卷之一

卷之二

偕舟次仔關質巖諸子集江叔定李舟受閣登見
山樓 三首 尋江生伯先生閔夫人 二首 送王阮亭
儀部北上 二首 七夕後集禪智寺須換上人房送
別阮亭儀部 江浦至和州途中作 二首 贈和州
楊仲延 旅興 七首 蕪湖詩爲宋份臣作 名士
悅傾城篇 後名士悅傾城篇 懇雷伯籲喪幼
子 對弟五女阿淡有感 秋胡行 三首

卷之三

餅菜 留別里中諸友 鼠 蝎 蜈蚣 蝨
蜘蛛 蛇 蟻子 蘇魚 蛭 冬苗行 姑蘇
臺 百花洲 走狗塘 眞娘墓 遊虎丘 春

城曲 趙孝子歌 代箭戚作別牛歌題飯牛圖
木嘆 六首 醉題田家翁壁上 題畫 愛妾換
馬 神絃曲 勸酒 三首 馬食禾代田家 送閻
白詩返太原故里赴試 憶昔 二首 老妻有間不
對 房與公走數千里爲其尊公貞靖先生求傳
誌勒石于其將歸戴生作廬墓圖送之余有感焉
因換長歌贈別 三磨蝎圖詩 題扇上俞雪朗
所畫江南山水圖奉酬王正子送予之屯留長句
留別錢退山 陸放翁研歌爲邢載積題 雪
中憶吳賓賢 題梨園圖 題李陵蘇武泣別圖
客句容縣五歌 句容遇顔今爺請予題二顔

公祠 張孝子詩 汪復巖招同爾止湛若次功
令弟舟次叔定李舟泛舟城西偷河水初漲 五首
題方爾止四王子圖 夏日寄題潤北草堂 悅
方退谷客死歷陽次州守楊仲延韻 三首

卷之四

春宮詞 二首 供僕蕭然因憶江都魚味之美 漁
閣 二首 聞改軍已破縣城 除夕 二首 爲農 四首
不得大兄消息 二首 村居雜感 十首 昨有 二首 與
客宿古廟中 讀兵書 恭容鬼 無燈 北山
三首 出門 二首 行人 蠶行 新春 昭君怨
寒食過鄉村悶其烟火蕭然而作 七夕憶內

送家五兄大宗歸里 五首 春日登揚州城樓 春
閨有感 過李家堡訪曹僧白 二首 題吳賓賢處
士陋軒 三首 過城西廢塢 蟹 九日 喜妻子
至江都 六首 閑居 三首 早春懷鄉友 二首 懷李叔
則 九兄大宗來於鄉 姑蘇聞江上亂信 亂
後登金山有感 館娃宮 二首 梁谿 贈雷伯籲
親家 漁網 宿天池山下野人家 悅曹僧白
三首 黃公祠 二首 除夕宿邢關 程生顛州移居
贈丹徒明府張康侯 招隱洞 招隱觀梅
竹林寺 悅李平庵沛 二首 悅蘗聖野 登多景
樓 西湖 戲代小姬寄嘲 宿山店 二首 秋日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八

讀書者　癸未十月十日之夕家大人聞鬪迯已
據西安發劇不能就寢枝蔚兄弟侍立至夜半大
人尙堅坐門外受晨爽作忽焉見背嗚呼實惟憂
憤之故矣弔者在門誰獨非人臣子及今半月便
開反面者紛紛道路因涕泣有述詩云乎哉　避
亂贈劉二舍哲二首　廢吟二首　醉後口號　秦宮
人　從軍行　秋日東李太玄　開北山壯士歌
信宮焦大夏已歸東贈一絶　渡黃河　舊宮人
二首　雜鞠詞四首　齊宮　聽鶯　感雞冠花　揚
州竹枝詞七首　哭妹　寄鄉中舊遊　漫興八首
竹枝詞　楊花　靑樓曲　一　友國棋戲贈坐上

偶談及眇賊李自成事　明妃詞二首　嘲鄰舍
廣陵送曾庭聞之新安三首　榮敬期　聽春禽作
二首　觀猫戲　聘柯園雜題三首　春日對小園花
木有感　閒趣

卷之九

楊柳枝六首　蘇州雜興四首　山中　水田衣　姚
山期客淮上戲寄　途中聞播穀　對鏡作　歐
臺同王于一杜蒼界和李太虛宗伯二首　太虛宗
伯園中觀女樂二首　同姚山期遊竹西是日予試
水田衣　采蓮歌六首　寄弟稺發賓夫　寄紀伯
紫兼家令妹詩　題黃皆令詩集後　采蓮曲三

首　湖上寄内　看花作　御止宗題姬入抱鶴圖
五首　題華山高桃園詩與香休　即事送王築夫
歸八寶二首　謝張康侯明府送馬遊山口號　題
濟勝七物次江湖長翁韻　一　柱杖　二　屐　三
錢篋　四　筆　五　酒榼　六　釘鞋　七　村童
惠泉　蘇商卿使君招飲竹西觀荷二首　小園芍
藥二首　詠白髮　飢吟　送徐幸叟歸故山　與
方退谷同舟至眞州別　宙瑞二首　揚州雜感二
首　贈汪淡年奕師　入空城過無言　謝王倩五
寄茶　與村叟對飲　村中　湖中大風二首　冬
雨　飲季滄葦宅聽周小史吹笛　篋中偶檢得

亡友姚山期閒鷗一絶讀之泫然有作　東汪湛
若二首　即事贈湛若　見白鬚作　題五柳圖
感賣花人　過安豐鹽場作二首　杜于皇五十
贈方士　漂母廟　過亞父冢作　送淑源北上
廣陵元夕紀感三首　食薺二首　方爾止五十
冶春口號三首　懷李屺瞻　寄懷馮㵾蒼二首　對
菊二首　舟至徐園兼呈主人一首　鏡中遣懷　對
櫻桃作二首　隣家遺小盆送花　題畫五首同吳
賓賢汪舟次作　石崇擊碎珊瑚　朱買臣負薪
卓文君當壚　張良進履　蘇武牧羊　題方
朔偸桃圖壽吳爾世四首　過吳賓賢陋軒因題碾

溉堂前集卷之一

焦穫孫枝蔚豹人

樂府

善哉行癸未

歲暮苦寒饑以爲端河冰三尺在用乖竿一解薄衾裂
幅肢骨盤桓望見百神奔走在天二解租吏至門口燥
唇乾以何相謝清酒爲歡三解貧日窮交稱貸艱難平
原諸賓飽不能餐四解買酒一石寶玎馬鞍馬不得騎
渺下洗瀾五解僊人王喬來鶴相迎我儲未報不敢同
行六解○癒懸山口俱奇孤極窮酸郛霖莫非本色

築城曲悲抽丁也

城昔未嘗壞問汝何從入城今築更高愁汝安得出

烏夜啼甲申

落葉滿地星滿天霜華初白月初圓北風蕭蕭雁不至
殘燈欲滅還復燃忽聞啞啞枝上啼啼聲酸苦情可憐
我愧人中之曾參爾豈鳥中之杜鵑起着麻衣拜烏前
吾方八歲母棄捐去冬父亦歸黃泉兩墳只在村東邊
雖無狐兔敢來往却少松柏相接連爾能返哺吾不如
吾每夜啼爾亦然不祥恐取鄰人惡好去別棲高樹巔
汪舟次曰若讀以古色出之只覺悲聲盈耳

空城雀

昔日城中諸少年常恭挾彈手不閒彈弓本爲孝子設

乃使汝輩同鴟鴞自從桑田變滄海經過空城淚如泉
隣舍不知定何處時聞雀聲噪簷前楚頑數黃口高下
各翩翾身不如微羽骨肉失團圞回頭物所爲撫心愧
仁賢纔知性命無大小方悟天道有循環空城雀謝少
年痛上有善心將死無惡言不遭亂離定誰肯相爲憐

秋胡行

撫劍何之遠道苦崎嶇撫劍何之遠道苦崎嶇北風發
發嘗與之俱龍潛於淵其德不渝（德顯山日在前亮節）待春而驟
灕及洏陬歌以言之遠道苦崎嶇

行路難 乙酉

蒼君商山之芝君不肯食生孤疑秦君黃石之書君復

不讀將何如不如毀我書匿我芝與君日飲醇酒近婦
人走馬向南陌烹牛宴北隣自念歲月良可惜得君之
歎復何益嗟哉逐人無一可出門入門討旨左君不見
古時人歌行路難踽踽獨行豈獨我

蒿里曲 丙戌

道旁白骨走蟻蝨不如秋草隨飄風此骨有母復有妻
誰令拋置古城東肢骸雜亂相撐拄知汝或爲雌與雄
或爲壯士或老翁（王阮亭曰悲何在其）吁嗟人生誰不死姓名
須赦青史中不然亦得歸鄉里兒孫拜墓牲犴豐哀哉
長平衆殺魂天陰月黑嘯青楓國家選將貴得人無黍
士卒葬刀弓天子有道重人命鴻名赫赫垂無窮

（王阮亭曰古而健鮑明遠之流）

白紵詞

與君初相見同調世所稀贈君無他物篋中白紵衣白
紵雖微渺取意請前陳淡如古時交輕如山上雲東家
年少着紫袍君若過之暫逡巡面有酒肉馬有塵十步
之外能汚人

猛虎行

高賢能庇世取傷村市童猛虎能嚙人畏者稱其雄虎
是山中物肯使山中空箕山有許繇商山有四翁人獸
不同居焉得虎不窮既然今世士紛紛剚市中命虎充
山隱誰言天夢夢胡命食村婦孰命食村童童婦若有

知怨士與虎同

行路難（吳野人曰詠諸語使人絕倒王川東野之間）

君不見井上有螗螂蚤起不轉午亦轉架上有羅衣夏
雖不卷冬須卷人事循環多類此美器何曾屏瑚璉念
我糲糠長苦辛使我對食淚沾巾但願傭糜共白首嫂
姑見笑何足嗔坐待高天雲霧失鳳皇相賀飛鳴日

（吳野人曰飛揚跋扈之氣自在）

陌上桑 丁亥

陌上桑採桑者誰綦羅敗羅敗不出門得見使君無請
語使君莫卿斷羅敗雖出門動與禮義俱道旁問者增

嗟吁女子苟知禮求者徒爲思朝奔非楚胡爲乎誰言鬚眉仰丈夫上西樓日本一句是上意論古法以不說出爲深然乍至此亦不得不說出矣

艶曲二首

楊柳覆邪滿門前春水流怯寒衣舞袖聽雨在粧樓上酒樵日是六朝艶語高唐律一格爲送蕭郎去雙豸忽着愁施思山曰着字妙

青樓十萬戶驄馬向誰家蕩子如飛鳥佳人怨落花含情無可訴夜夜弄琵琶

妾薄命 辛卯

木中有連理禽中有鴛鴦紅顏遭亂世婚嫁失其常父母昔教我禮義古有防高樓臨大路近宅惟樹桑當春行陌上車馬生彷徨謂妾顏如花願聘雙明璫賤妾自

有夫從期焉致志歸來淚滂沱月出照空房盛年不久待遠道何泓萩阿姊問音信阿妹勸酒漿同心不同心各爲嫁時裳姊妹且如此何怪行路狂

維露行 戊子夏

春溫變秋肅朝陽成夕曛我幸得爲人倏與鬼爲羣維東有泰山維西有崑崙崇德能如茲後世皆兒孫祿位不可得何地著功勳忠孝教吾子修緝古典墳列佛有要言跽耳不須聞屈體事松喬誰當憂斯民

采蓮曲 戊戌

妾采蓮采蓮寄君子葉上露如珠思君淚可比何以答妾心拔妾在泥裏

妾采蓮采蓮常多慮交愛蓮子繁誰拔蓮根去不過惜花人敢訴心傷處

妾采蓮采蓮畏人見驚起雙鴛鴦使妾淚滿面風浪如不作花香常不散

徐言

婆餅焦兒着惱不怨新婦但怨婆新婦入門年紀小婆還語兒兒勿惱婆餅雖焦婆心好明年願得孫兒抱

行不得也哥哥人生安用黃金多莚上酒貧還未散門前吊客忽已過君今不歸當幾時世間那易淸黃河歸來高堂有老母復有諸弟工詩歌若待齒搖頭白日馬不能騎奈君何

布穀布穀難得今年春雨足忽聞北兵又經過家家城中修破屋可憐牛老進城邏被奪已飽數人腹道逢官長聽前訴但問還有新生犢官價一錢不肯酬買送前營免被辱老農生今不如死布穀布穀徒聒耳

長歌復短歌 庚子

歌聲長淚亦長歌聲短情不短人生少壯無幾時誰知白髮忽然滿篋中空有萬言書東方何日上公車置之十年懶開看只今霧爛生蠹魚出門偶逢鄉里兒高牙大纛志氣舒歸來便欲焚筆硯還聞武帝罷相如詞賦爛熳終無益焉能致主唐虞初長歌短歌空斷續命則不足心有餘安知脩越不逢時聞其歌者爲躊躇

短歌行擬王建 崔家謂三十日過五十一歲日歎見宮王分霑明其然有作○辛丑

花莫作三月花鳥莫作五更鳥花開無幾日鳥飛向道
道開時遲落時早別時多聚時少對此但當寬懷抱弟
兒一父之所生及至相逢身已老何況區區花與鳥短
歌行歌未成淚先傾

傭者歌 游君中見燕歸自田間述傭戶飢苦狀余惻然代傭作歌○癸卯

揷秧揷秧小麥登塲炎風何來吹婦衣裳婦但見稻苗
不見赤日光吁嗟我糟糠
儐主來何施施病婦下床烹伏雌長跪主前淚瀾瀾斗
斛唯命安敢辭與其豐年轉苦饑因年活我君何爲

寒夜謠

寒風夜起帷微先知仰見星河坐將霜能木則已枯復
何用枝懸罄爲室椅蟀相悲所悲伊何主人長饑無能
慰藉輾轉如斯東隣鼓瑟西隣吹笙漏沿迢遞紅燭成
燼人生無幾行樂已遲
鴻鴈南飛今夕何夕擾擾百年但爲形役奄忽已老奇
功不立悲哉悲生遭逢之塞農父不耕變貧何爲壯士
無成不如盜賊蹇窮爲君夔禹在側磐中大聖安坐未
得歌以長嘯淚下沾臆 王西樵曰筆勢駿駿欲度老鶻

悲歌 乙巳

莫以千里馬賣向田家來莫以宮中粧誇示里中婦瑟
不如箏抱此焉徂仰天而歌其聲嗚嗚歌聲亦太苦處
世亦太愚

四言古詩

阜詩客富安塲作 壬辰

河可以漁不可以牧不知魚鯖乃爲羊牖
月明光光有女焚香盥面無水何以見郎
嗟彼雷師不如吏威風霆在手帝失其機
鷃鸃雖小可以激雲鵬背雖大無風如焚
人射反射鵲能報怨巢少雨少鵲能報旱
南隣火起北隣薪徙東隣賣油西隣無水
魚與鰕語吾將化汝鰕與人語帝命罰汝
神龍徙宅魚不相隨彼國雖大高山間之

漁父無家哭向月明高岸兩面如坐空城
一婦之冤天則報之報一影偏而天不知
雋雄語雌新雄碩肥雌將欲往恥獨無衣 吳野人曰諸四言想當入樂府有類安東平諸詩者有類易林者○王西樵曰又有類于獨漉篇者

五言古詩

代書寄呈大兄伯發 壬午

鴻鴈何時至分行類友于感此生悵惘吾兄天一隅思
兄猶自可堂上聞嗟吁四男雖遠勝終日憶江都父年
逾六十眼花書字麤弟今方賦詩西抹復東塗父謂汝
能此此可代家書家中數年事備寫我模糊臨紙淚長
垂爲子我何愚自從學千祿未知祿有無男兒立功名

曾只仗操脈殺賊取封侯庶幾大丈夫不然刀霍霍亦
當從屠沽請看癡紈兒不親耒與耜持此語仲兄仲兄
不謂迂所賴大兄賢爲長㒒勤劬問兄胡不歸兄言復
不疎亦知趨庭樂敢惜負米軀弟如工語燕兒如返哺
烏燕語但呢喃烏口今卒瘏感慨請其陳但恨詞繁蕪
吾家本素封不合輕犁鋤魚鹽頗得利謂可佐軍需昔
在承平日萬里如門閭行人無阻塞奇遇歲不虛桑海
既已變貧富在須臾此事兒豈知干戈滿道途憶昨庚
辰歲米價如真珠村南人食人老父心憂虞貸粟問焦
九（中丞涵公之從弟）一得金意稍舒金雖過三百聊可周村墟笑
謂蕃與蔚我其于公徒他日高門戶今日活溝渠都記

在揚州囊淚美如酥是時梅正發床頭無一壺公然樂
飲水問者轉欷歔負債忽到今兼旦困追呼盜賊亂中
原如腹生癰疽郡邑久蕭條如患染肢膚富家練鄉兵
子弟半執殳棄村復築堡筋髓日以枯衣裳與簪珥所
存乃區區吾家亦復然父體太清癯幸有焦中丞（諱源以罵賊死）
閒輒來敝廬既携杖頭錢復折園中蔬此意過緇
縱敬父是老儒聽公談舊事奮袖拊髭鬚海內正多故
東山豈久居離別常易有良會實難圖父亦設雞黍隔
日成歡娛二子不離側起坐要人扶中丞皆草字醉墨
龍蛇趨請掃壁上塵誰慮衫袖污筆墨誠足寶殺賊幾
時除樂極悲復來悲來樂已徂高年苦夜長先愁日欲
晡兄今久客彼囊中裝何如親戚亦可托滄爵何爲乎
不見張天驥放鶴友樵漁救水姑翁媼何知有問米言
盡意不盡歸與且歸與

生日作

門戶懸弧日中原無事時隣里來相賀啼聲異他兒長
大徒可愧金印取無期烽火明道路區區工文詞趨庭
豈不樂退即潸自悲見父不見母淚落乎中卮失恃纔
八歲自恨頑且癡鞠我恩未報何用徒生爲

書懷呈同志

弱冠習雕蟲虛聲喧大郡中原紛寇盜勢恐邦畿近肉
食安足謀悠悠付氣運文學早忝竊報主亦吾分讀史

懷往賢交心有慚憤賈生無高位陳策詞何忿終軍況
童子請纓見素蘊人生無再少二子垂令問竹帛讓他
人此事負自償父兄明大義斯行吾豈紊既微橫草功
遂免無趾問壯士偶相逢淚下不可抆與爾少年場愼
毋貪美醞

田家雜興次儲光羲韻

節物近寒食游人喧郊墅花下携酒榼甕上坐兒女在
世能幾時若欲買園圃老翁去已久古墳種禾黍桃花
紅過牆楊柳絲垂渚閑有楊子雲憂心但如杵樵悴仕
恭朝身貴何足取（施愚山曰做盡自足）
娶妻非齊姜置田非附郭結交非平原或牧或樵漁親

戚不我嗔還復羨肉枯廚中辦鷄黍籬下燃竹榆相揖風雨侯丞更過君廬得巢雀相賀得食鹿相呼與爾共鄉縣將來傾此壺

桃椰既相對鷄犬亦相識新婦出採桑道上誇顏色教子不求官百年樂比翼昔有椊秋胡其事堪嘆息竟損君子名長愧高堂側安得如黃鉄家風最樸直欲知相恭敬請看親餉食

野人常在野鳥獸頗相關呶呶嘆衆雀求食何時閑慨然念羲農至治神人間鼛鼓聲不休蓁莽滿南山衣食起干戈世路多險艱仁義那可恃清净良難攀誰言莊與老不如孔與顏

獵騎過青山追逐良自樂朝出長安城晚投咸陽郭笑謂田家兒止知誇收穫乾坤方用武人命輕鳥雀養賊二十年無人收河洛突有長弓箭不射攙搶落大言竟何爲此背負輕薄

種松不言短買牛不言老衰世多愚人平生守正道藥畦階下成酒甕床頭抱不過陰雨後豈知明月好閑暇登古臺望中但野草故宮太凄凉使我歸來早

窮居少親友閉坐一茅屋日落杏園中飛鳥競棲宿張燈對嫠婦開扉候牛牧籬落絶虎狼人家滿川陸汨汨夜泉流清聲遶竹木更聞遠寺鐘俗心無嗤逐

桑者各有侶閉閑在十畝奈何冠蓋客竟忘山中友獨吟招隱詩誰携問奇酒山路亦咫尺風塵久奔走叔與庭前鶴蕭條門外柳豈無白髮親日暮倚門膈勸爾蚤歸來酌爾以大斗借問桃花源若能再往否

王阮亭曰入首便似儲文似杜新安石壕諸作

避亂雜述 甲申

盛世貴多男還復誇門戶我家渭河北雕梁紛燕語長貧異原憲爲儒習鄒魯兒弟頗不少出入誰敢侮今日遭丧亂一身去無所何況滿門中嬌兒雜弱女夜行蹤乃伏幽穴靜可處不道腹中饑但言行路苦移時聞鼾睡夢中猶與咻妻或枕我肱弟或枕我股平日守禮人縱橫僻規矩驚定默自思我命天所與天日見無期不如歸黃土 王阮亭曰從軍得北征之神

去家曾不遠留客多主人主人非故舊亦復非高門 王阮亭曰隔篇皆樂府之遺意 古 夜中無隊樹雨中無積薪艱難頗相類一飯何殷懃感此念漂母德止及王孫今我携家來何以報淺仁主乃前致詞同爲流離民自從畏豺虎無復畜鷄豚與君若共舟何時更結鄰桃源如有路慎勿走風塵

昔聞鮑文才任俠稱獨蹦遊去採蓬貿老母獨守舍母爲賊所略兒弟不敢射須臾文才至奮呼無所藉殺賊十餘人但聞聲叱咤救母母已得救嫂且行誹賊復放鄰嫗提刀稍休暇兄弟三四人泣涕但雨下嗚呼遭亂

世横死無遂夜前時隣傑破衆目少姻娅鬼哭聞城壕
人血濺蒿棚至性兼勇力誰爲鮑君嵒

覽古 乙酉

彥回本名士所惜詩命長司徒位誠高賀客滿華堂從
弟曰褚炤對客泣數行一物與兩家勿乃太披猖謂君
須作吊禍將及宗祊不弔而轉賀徵復理所當皇天忌
名德遲死中書郎遲死幸勿死無面見先王
王儉通經術文采爛雲霞洛中數十人誰不相咲嘩風
流重謝安揷簪故作斜朝野競相傚世俗頗紛華君子
貴立身儀容安足誇齊書幸已竟問在處士家
休文撰宋書肆意于訕譏蕭公所不忍乃更刪除之年

邁氣漸餒神鬼日相隨斷舌雖綵夢報應理如斯覺來
辭道士道士笑其癡勸君效貞節夢覓自安恰
房琯隱陸渾矯矯負令聲天下爲已任高談頗有餘一
朝將重兵車戰竟何如所恃揖與秩豈知皆豎儒哀哉
四萬人流血成滿漿名士苦無用萬古爲欷歔有愧諸
葛公不輕出茅廬王阮亭曰諸葛君眞名士故知名士未易言
赫赫李光弼功居汾陽右當其戰河陽靴中揷七首臣
位至三公安可辱賊手萬一有不捷一死謝我后義氣
激諸軍三麾賊皆走西向拜且舞感用酬恩厚奈何中
遭讒疑懼辭嘗有行間及慈親忠誠稍無負身沒名幸
完斯人今不朽

王建下彭州走卒乃奇才所陳凡七條百姓望招來前
問屢移床頗使神智開諫者因云善聽者亦虛懷用人
限資格何以服草萊不見王先成荷戈作塵埃
張濬明大義能責王敬武乃有累葉帝不如販鹽佐李
康能愛教亦足感千古濟名卒不立良繇私憤怒君子
鑒于斯寒欲非小補
鄭五既拜相屢表能力辭平生好詼諧此意蓋可知大
安可爲賀客從滿堂憂心將告誰一笑
前謝客還吟歇後詩孰言才不足請觀論賊時
韓偓秉雅操終不拜平章側身爲近臣中情滋可傷丈
夫感知己安忍棄危亡薦賢竟得罪從此阻恩光生離

與死別君臣永相望太阿 無益徒沾裳 若
多淚敢不誠後王王阮亭曰全性之言得小雅之惻
唐末稱哲上惟一司空圖築室王官谷賦詩足娛丹
詔忽驚至中夜起踟躕强顏赴京闕何時遂區區墜笏
竟失儀陽爲老且愚朝士皆相笑何用此山癯養高釣
虛名雖使朝中居多謝郴下常放魚歸江湖當時蒙微
罪千載享令譽王西樵曰梁史舊文不足據王禹偁辨之詳矣此作足表遯栖之志

自邑中歸田作

壯上不苟交意氣愛居兒以茲處城市恥復問東商隣
里漸乖違田園長蕪穢學劍既不成爲農則已遲道逢
賢親友勸諭詩且悲上當念先人下當慮屢屢謝君眞

與馬嚼君以鋤犁但使身常保何妨四體疲我欲抑之
去還復坐自思前日步荆榛昨日哭漸離此輩皆烟滅
我安所追隨不如從君言但恐鄰里嗤
朝與牛同出夕與牛同歸所遇但牧童安復有是非貧
家無僮婢且喜牛常肥賢妻頗能勤不廢窓下機織成
一疋布將爲賤者衣長作隴畝民高歌送夕暉
驅車當得路鑿井當得泉我本東皋垠適野便悠然小
心事農父農父謂我賢施愚山曰眞則授以耘耔法要言皆可
傳節序荷相存乾餱未有愆始知詩書外禮法不相懸
此中無羞辱聊用樂天年奈何催租吏箕踞柴門前野
人苦低頭不如對簡編簞瓢與陋巷昔不有顏淵

覽書忽不樂戰爭古來有當時立功人往往身先朽富
貴苟不終空羨田間叟達人識進退沮溺果良友可笑
王孫仲乃爲兒曹醜苦節誠未易且復對尊酒
王阮亭曰古詩能發源十九首漢魏樂府而兼有陶儲之趣以少陵爲居間者今惟焦穫先生一人耳

雜詩

狄青自有祖何必梁公強告身十餘道獻者無乃狂鄙
哉郭崇韜遠附汾陽王居然拜其墓對之生傍徨祀舜
既爲魏祀堯復有唐王西樵曰懸元皇帝更無交涉附會徒爲爾史册
紛相望自古生人民所重在忠良勸君勿爲賊宗族自
輝光王西樵曰觀結語當爲判逆閹作

與客二十餘人夜發三原赴張果老崖

客至不失期繁星照四野出門十五步濟濟水亂鳴壯
心絕躊躇衆趾疾良馬短衣二十人徒步已非寡行行
過古原村中雞聲啞數言還相戒持刀坐樹下古來得
禍人往往由苟且諸君年皆長我齒猶少者坐次反推
讓此意尊儒雅弓刃使驅除何地容詞社太息邦國壞
斯文有真假重文當輕武賞罰失用舍感嘆竟何益微
雨忽沾灑天明腹中餓空墻聚堆打農家種樹成棄此
竟幾夏四方多流離語客淚盈把
鶻子橫九州猛虎步高岡男兒須戰死將危見忠良左
手掛長弓右手寶劍光與國雪大耻何暇恤殺傷郭君
建義旗盡室離涇陽讀書寨訴饑號給啜秋霜懷織無

王命布衣念封疆王阮亭曰前有劉越石後有杜子美得此三之幸得同鄰里
提攜成大名請誦無衣詩與子且偕行
入山無所食陰雨何綿綿打糧五十里近山皆石田此
地久用兵人家遭播遷望遠神易傷蕭條絕炊烟貸牛
常苦渴兩手掬流泉是時胡桃熟到口悅清鮮山後兩
頭領部伍不相連借問彼何人同袍戒勿言此輩實大
盜刼掠已十年昨慕郭君義勉強效周旋豪傑起草澤
不復擇愚賢聞此增嘆息兵機固多端坦懷能用衆于
茲見　斑我軍仗大義何必糧草全
王西樵曰合看三章之法知是從老杜出塞諸作來

贈貧士

士身何自苦士討乃不逆終歲無僮僕畜犬亦得肥犬
無勢利腸忍饑守柴扉（李平府日貺詩又學東野詩）

怨別 丙戌

少小入君室衣食正豐絜貧賤尚不知何況知離別在
富反相守居貧忽東西悠悠萬里逆天道安能齊冬風
寒游子春風傷谷間如何改歲時各爲風所使㧞君身
上衣減妾口中食君不及早歸妾饑當何極

讀鄭所南作文丞相敘

文山在獄中賦詩稍流傳叅出賊臣手將以損忠堅北
軍氣轉揚殘喘竟堪憐不遇鄭隱翁受誣長九泉敘文
數千言終始何了然人生貴相知何必識容顏後世奉

龜鑑何必馬與班

行子吟

促刺復促刺行子棄墳墓酌酒拜先人風吹白楊樹欲
去不能去徘徊在中路家人戒他日勿爲地下怨持此
勸早歸大義敢不顧百年復幾時將身冒霜霧饑寒遭
驅迫車輪焉得住哀哉遠遊客無罪同征戍
遠鳥類行子哀哀頭上鳴道旁見弋者惻然傷我情黃
昏入旅店此鳥忽就烹停箸不忍食念其有貞名夫婦
遠離別焉知死與生仰今郭門外盜賊正縱橫
（吳野人日與張茂先我欲射鴈念子孤散情同指罪在念其有貞名一句）
行子欲何往前路多風塵撫劍望中原誰爲濟時人關
中帝王州蕭曹古名臣奈何舍此地自負頭上巾長風
吹轉蓬流落江湖濵壯士能刑笑乃與商賈親咄咄復
咄咄行子良苦辛

亂後初抵廣陵喜見家兄伯發

淸晨入郭門市井新燒燔此邦經久別焉復識存閭嫂
逢市中人欲問不能言踟躕背見人疑賢昆行行
忽相遇執手如夢魂興懸不可居哀哉此乾坤弟兄囘
飛鳥豈不愧天倫
前月得兄書今日對兄面脫身弓刀下幸喜容未變不
暇問田園艱難謀一餞慮我途中饑買酒不擇善人生
守骨肉毋論身貧賤勸兄勿多憂萬事如流電敬此百

年身有毋須歸見（汪冊次日老村之神）

譏老翁 丁亥

楊雄罵富人比之鹿與牛哀哉罵富人緩急不相周我
自入鬧市間與富人游不罵亦不諂相逢常悠悠譬如
渭水旁何妨涇水流前隊一老翁足恭爾何求朝扣富
人門夜飲富人樓子孫三五人使與富人謀靴襪有傲
色老死吾無憂豈無貧親戚視之若贅瘤還問骨肉間
往往生戈矛富人何足罵老翁良可羞豈識道北阮高
名垂千秋

久雨 庚寅

邦水非黃河亦從天上來滾滾魚與鱉走上凌風臺何

處有傑鶴騎去不放回王西樵曰近日如此等句好詩最少見○阮亭曰歎嚮懶落

小寒食雨中讀陶公乞食詩

十日雨不住遡覺雨無礙貧家非望人天晴亦稱饑寒暑風雷門門稍有態不然白色中人肯憐此龔陶公我所師遺篇存梗槩不攻示親戚聊用慰感慨冥報難有心行乞恐難再

蝤齋詩 辛卯

衛戚既飯牛公孫亦牧豕志士無不可祝雞何足恥況我琴瑟友雞鳴揚君子閒則看二兒戲嬉復戲嬉持竿逐墻下天機頗在此王西樵曰勝杜公縛雞行○阮亭曰既愛說雞妻纖趣復非儒仲可及此其所以為溉堂乎

我齋在何所廼在織機邊其側為蝤塒蝤塒但滿前蘀黍學雞口其妻未嘗賢我愛陶元亮雞鳴桑樹顛同心如翟氏共對琴無絃無食雖可慮折腰亦可憐不見古婦人能吟于役篇日夕望君子不如牛羊蹄取蝤名吾齋此義貴自含敢曰學子輿遂為王政先王西樵曰共爪雞故貴處皆有奇趣非茶筆可比○阮亭曰蝤雞出之更見奇右

我昔學為農牛饑常不免棄之來四方至今未歸返親友備相憐乞食安屯蹇不如我糟糠利雞如利觴推其辛勤意治富良匪遠忽吟鮑昭詩不覺淚為泫倚杖牧雞豚豈曰非排遣

丈夫不學賈作婦徒可憐瑣屑養雞豚自謝生計便豈我手內書為說我昔年別婦來廣陵亂餘稱人煙荊楚途方開鹽商握重權我儕學其術亦得三倍錢泰金結好友夜夜陳歌筵易富亦易貧快意貴當前到今細累汝自奔成辰從北門若交謫吾過豈不賢

慰病足贈徐增子能 壬辰

侯門不可往朱履安可為酒肉使人低王西樵曰與太白畹居使人低同妙而意正相反各非口腹貽欲進翻趑趄取誚韓退之異哉莽平原徒自殺其姬虞奇稱跛疾竟免覆禍皇甫跛偏小上疏計非左徐增雖在床敬業未肯倚天意成高名奇疾無不可

溉堂詩

溉釜待烹魚懷音侯西歸古之傷心人立言婉且微我本西京民遭亂大所依旧閑久乖別結網羨漁磯幸賴同心友相過飽蕨薇閒則坐我園談說舊郊畿因而名我堂風詩旨不違却思千載上宗國事

對酒不能飲涕淚相與揮家人或未察私笑在房幃春月方娟娟春花亦菲菲何為客與主愁嘆非寒饑

客從何方至云自故鄉來見我兄與弟怨我忘高爽孀居賢繼母倚門望我回兩弟雖侍側為農之錢財送客出門去堂上心徘徊我齒今已強念昔為嬰孩十歲受撫育期以將相才父時笑顧之兒得免折摧閱了荊大賢一身寒可哀丹恩久不報遠遊何為哉身見遭亂世

壯志等駑駘遠望以當歸且復登高臺洸堂那足戀終
南亦有梅

五月樓居雨涼欣賦甲午

大運自有常積陽生重陰貧士臥三伏安敢羨閭樓
狹如甑甑雨至頹脅爲適志有枕簟束書無古今既和
天地氣遂平父母心意中所慕兒抱立向膝禽旋笑復
多啼其聲混雷音勿看先賢傳阿㚈良可欽碧月長淸
齋鄙俗頗不侵門前荷戈士揮汗恒滿襟感此午時風
何讓豐年金瘡痍徧宇宙得酒恐獨斟

詠史

去故以適新樂毅非純仁交絕已復通往來一何頻終
身不伐燕趙國不敢嗔今日事趙王猶昔爲燕臣去國
苟無禮趙亦有四鄰所以隆準公垂問其後人
王西樵曰雖極痛快仍是於言外見意咏史詩此極足法○阮亭曰旨遠而氣古
陳平不負知安劉功何許呂布得袁渙乃使罵其主反
覆終成擒君莫怨魏武王阮亭曰勁㨗
智哉張留侯借漢以報韓絳灌皆不知中心有獨安直
至友赤松而後大節完仁矣美斯公寄身于阿瞞漢以
操爲梟操以公爲鸞梟鸞終不合其始若情款二公事
已往千載淚洗瀾奈何愚妄人刱爲稽口端
趙彭見世龍流涕滿衣襟攀鱗豈不願所愧慚二心英
雄肯相强且復是知音安車與駟馬送君還舊林行路

共嘆息仰若栢千莽復笑春柳色徒然黃似金
王西樵曰筆意似太白古風

贈別詩爲家五兄大宗北上

開君當遠行親友前相餞顧我獨無掺贈君淚滿面與
君爲骨肉誰貴復誰賤世事勿復道弟兄長可戀山風
起道旁人馬不相見欲言氣先結親友漸各散腰有靑
錢百與僕兒一飯努力事主人可以適所願
王阮亭曰山風一語在魏晉以上

伯樂之子讀相馬經誤蟾蜍爲馬感而詠之乙未

馬有善跳者其名曰蟾蜍癡絕伯樂兒索駿但按圖國
家求賢才成法乃相拘何異相馬經讀者轉益愚

古別離丙申

別君六月中氷盤浸碧藕思君八月時寒河照衰柳時
節忽復易綺羅向誰守君去衣未去欲寄徘徊久吳越
有佳人文綾出纖手故情苟不薄新衣何妨厚故衣留
妾邊亦得親君垢君若無新衣寄書獨何後
曾庭聞曰婉轉動人故情二句較之極知意氣薄不着去時衣更使愛者難堪

古意

積雨不可止古屋不可居含愁下空牀秉燭坐堂隅屋
漏非舟濡其下無鮫魚君子臥舟中此夜復何如

秋柳

柳是傷心樹當春稱佳種婀娜會幾時忽如女失寵人

生百年中學道苦不早匆匆爲秋栁悲疎枝更瘦竦既去無復存行人笑古塚

秋野

城市苦喧雜秋氣鬱難道白帝雖有勢如人閉車中行野見秋色豁然無所蒙明淨了難說王阮亭曰靜意不與蕭瑟同川光一何濟木質亦何紅此時造物妙靜觀惟野翁可憐悲秋客瑣屑獨無窮

秋風

秋至風早肅潛與殺氣從雖復多摧折頗異刀劍凶漸栁本脆質無怪難相容對之加衣冠何有疲與慵誰能師天道刑名亦可宗治鄭有惠人治蜀有臥龍

秋蝗

力田冀有秋戎馬遭蹴踏蝗飛復何爲遶田勢周匝農家墻屋矮誤落常在獨驅之既無術仰天但嗚邑我聞廉吏郊此物不相納誰謂彼蒼高與人成報荅甚初稱賢主君民志最合生吞竟無難何繇種雜遝茲事良難遣禾死同摧拉收穫望明年除汝伏寒臘

秋蜂

採菊見寒蜂似愛菊香清衆蜂已不出汝何獨多營有如辛勤士立功與羣英勠汝歸蜜房天時安可爭馳逐苦不止將恐傷汝生君臣永相別欲重或見輕王阮亭曰從杜詠物詩變出

秋牧

牧人無寒暑秋深露雨照不知誰家羔驅羊上其頂欺彼已死骨秋風吹不醒感茲增深悲學道脉絡昔有叱石客焉知非君等

秋松

園中植青松所重棟梁具笑彼女蘿枝依依相攀附秋風忽然起兩物失平素正直終無恐脆弱常多懼如何孟東野于松有深悲罪其不隨時作詩爲訓諭我欲伐此木躊躇立霜霧古人焉足信嗟然歲已暮

秋耕

出門葉盡落晚稻初上場倉廩幸稍實且免憂凶荒驅

牛復入田黃犢鳴其傍戲不憚奮起勤苦祇自傷縣帖前日至鄰舍半逃亡耦耕竟無人隨牛轉高岡楚歌聲酸厲獨歌聲淒涼安得借寒風吹聲到君王周公爲大臣九月念肅霜王阮亭曰田家之作古未有此

秋郊

殘暑滿郊野農婦共安寧隣叟歸城中所逃不足聽城中諸商賈尚復裸其形時令竟不同杯盤旋且陳何如荒籬邊涼風吹酒瓶天上有織女亦嫁牽牛星君休笑村舍明農勝明經請看禾黍收醉人常滿庭

七夕詩丁酉

天上有好女能織雲錦裳既勤亦且貞夜夜宿空房離

別離可念會合何有常爲鶺鴒何爲當期效鴛鴦大義
所感激微物亦飛揚世間愚兒女但爲針綫忙其祈今
夜巧誰憐往夜長哀哉牽牛星不是夕生光若不得隨烏
鵲上天作河梁 施愚山曰荒唐得妙

擬古

山中有三士性情渺難于一士常大笑笑聲動林巒一
笑聞人襟再笑落人冠笑臥霜雪中口不投風寒一士
好獨哭哭罷好長嘆手把楚賢書淚痕曾未乾不知所
哭誰行坐但潸潸一士兀獨與爲人愼且難不笑亦不
哭終歲惟然然我欲往詢之恐此即神僊復聞堯舜時
三士列朝端同聲還相和絕與顛與頑

會庭聞曰此應休璉三叟之變也

雜詩

少年重結友志不吝慳肥後聞古人事獨坐重獻欷寧
歆終割席稱李不相非交道雖多端君子審其微後車
驂前輪徘徊安所依諸葛兄弟間敵國增光輝骨肉且
如此寸心貴無違

杜鵑聲不嘿精衛口流血二物人所憎何況忠與節烈
世皆尚同好言成異說强爭存何敢且顧守吾拙尚愧
阮嗣宗臧否未嘗設

辱與貴同至賤爲福所環君看車輪推多在太行間日
月有出沒海潮有往還奈何名利心擾擾不知閒李斯
受五刑流淚空潺湲同時四老人歌聲滿商山

王阮亭曰似太白古風

買舟適東吳暮宿虎丘下將欲訪專諸要離抑其亞借
問行路人皆云已物化請看高塚旁離離長禾稼昔蒙
國君憐今爲螻蟻藉指軀不可爲嘆息起中夜

去歲學爲乞揚舲指江滸故人豈不好江湖多苦辛蹁
躚屢見侮乘風弄威神委逝復何難所惜父母身歸來
見諸稚嬉戲益可親忍饑自茲始垂堂堪書紳飲水有
佳味還當語四隣

閒居感懷 戊戌

隣婦爾何驕男子拜床下此禮今有之不聞于往古世

無辭兩生但笑周公廟置棘高牆頭盜賊不相犯移桃
近廁邊開花落糞土物生不得地懷若莫言苦

商人多詭寄褒世惡而氏溫當如湯泉以女浴其中甘
當如惡水汲取來兒童得名競自影受藥顧相同持此
問椰下母乃太不恭椰下但默然坑世意無窮

處世如大夢焉知夢非真昨夜見上帝賜藥名長春赤
若珊瑚珠爛爛射白雲盛以黃金盤雙成捧向前服此
毛羽生汝可謝帝恩稽首不敢受懇私請自陳不願壽
千歲願爲漢武臣朝指東方朔夕遊衞將軍將名服役
世文武非兩身覺來長嘆息嘆聲聞四隣

老莊薄聖人寓言常十九山海是何經淵明不離口諸

君跡高妙凝愁恐自有老死當何中虛生古人後諸書
存此意歲月亦已久歎哭但任性焉論傳與否復恐兒
輩覺騷雅無長語

春風意氣人長安車馬客爭妓滿後園歌兒喧大宅結
交無布衣連姻到侯伯醉中何所道將能笑古昔爽齊
服最儀蘇武頭全白同是百年身淒淒朝至夕
王西樵曰後四語是並淒古之詞更不再着一語是用筆高處古處

種樹衡門內無多亦自怡橐駝是何人其名至今垂適
已在灌園何必棄遊覩家貧不畜酒適客或未知到門
意頗慊賞及樵與蔡坐久生唼嗟非嫌王情衰清談苛
相謔且復倜吾儀求他計無難執鞭安可為王阮亭曰得陶之神

寸土能生草寸燭能焰人丈夫在高位何以利乾坤被
服美衣裳衆族多懸鶉往來乘駟馬骨肉困風塵所親
尚如此功名焉足論君見晏平仲慙愧七尺身

生男莫懸弧四方不可行呼人為昆弟隨之起五更風
土殊燥濕疾病慮難平俯視江豚上仰聽寒鴈鳴丘墓
在何所財利始為輕南山亦有田雨餘蔓草生父老相
譏誚伏臘失經營吳野人曰諸詩風度意興是陳正字感遇李太白古風一流○王阮亭曰每不解今人古詩輒擬鍊別公讌諸試觀焦穫五言有一字不似古人神理不可以悟矣

戊戌生日作

行年三十九髯若六十人竊念致此繇豈不在天親有
弟年當娶無以遂婚姻前歲遣之歸行李貸四隣至今
詩書傍常愁閭中類笄汝于札至愁臥輒一句梁鴻與
孟光周旋良苦辛我尚不敢比況汝勵青春仲兒雖薄
宦忠厚興同寅與君本一氣不得共隱淪子當如毛義
弟當如鄭均三復小宛詩其言更諄諄相見曰以老安
可愧松鈞我既久不才但望願得伸灑涕向淮水寄書
無尺鱗徒有歌此詩腸轉如車輪車輪猶得止腸轉夕
復晨人生長如此何物名大椿

四十初度作己亥

汲汲復汲汲人生無百年吾今已四十淒淒復淒淒四
十當強仕吾今客竹西本不求聞達無聞何足悲鄧禹
雖笑人諸葛是吾師但恨髮早白恐非松栢姿久遭後

輩侮安得不自疑自疑還自遣頭白心未疲猶能痛飲
酒神僊當可期

僊人在何許迺在大海東黃金以為門白玉以為宮青
青扶桑樹上掛曉日紅君欲謁真人要道本至公長存
度世心福壽自無窮

憐牛

兩牛並已老憐居路不斜常時日暮歸各自識其家辛
苦為主人百畝敢辭餘力盡貧食報草色青無涯遭遇
不賢主忽復又見加託身一失所行路為咨嗟哀鳴知
無益主人厭桑麻見殘于憐牛他食臥東畬臥起常自
如不教服大車王阮亭曰朴而雅馴

采蘋

湖水何淼淼出門無故道出門復入門憂來不可掃未知人何如魚鱉皆顛倒（時丁[illegible]少陵下[illegible]）童童孤生柳泥中死更早吾家亦腳婦但愛浮沫草謂此可代蔬不必蒼能他食罷還增感飄流不自保有物貴根蒂汝獨委行潦何異流離身長別舊里墅可憐水中萍豈如山中栲

觀釣

朝亦觀釣魚夕亦觀釣魚念魚失水時如人失其廬淺水如衡門深水如石渠貴賤雖不同行止各自如失廬猶可活失水徙欷歔亂當勿投軍貧當勿學漁萬命懸

一手不肯更留餘（施愚山曰未經人道）我屋在城中城危不可居買書將教兒腹饑復典書教離且不忍何況竭澤沮作詩戒家人慎勿厭野蔬

結屋

結屋在湖濱魚鱉來作鄰種柳在道旁憔悴逢馬客上哲貴自處無憂禍患迫世固多齊王汝勿爲鷄跖

采菱

我行適秋野常逢采菱人菱角刺人手臨老失鮮新采者不忍棄貴其中多仁還復向我言其言朴且真鮮菱但消渴老菱足救貧比之荒年穀不謂失等倫聽此使人悲物理有屈伸彼狂憐少年何以服縉紳安得遠近

俗都如此鄉醇免使江干妄歌擘縧釣綸

低田

救稻低田中常被高田嗔得聽棄其草魴鯉忽來嬉曰中對釜泣無薪安成炊厚顏向高田債米幸見貽隣翁氣揚揚忍竟笑謝之水旱無定理報德亦有時高低不相念所見爾何癡

雜興

一人登兩舟所載左右達豈知成游戲兩舟不汝容兩人進一輪前後心皆同豈無崎嶇苦日暮有成功學拙勿爲巧私故不如公古來姑聾言聽者稱英雄

越王在會稽臥薪正憂煎不如吳中兒簫管擅威權齊

國二小城不如樂毅賢當時七十城誰不笑且憐愚夫閉門事信了賭木然自古有如斯且睡酒壚邊

宋襄無智畧姑息以爲仁卒自傷其軀兒笑于桓文樂毅如湯武此擬失等倫二邑圍三年徒與驕惰陳劉備敗當陽輜重免何有不知兵貴速區區戀州民一夜三百里魏兵稱如神操刀貴能割衆綱無擇鱗丈夫非老嫗姻媚慮兒女嗔徒使千載下問者玲酸辛

過茅大方先生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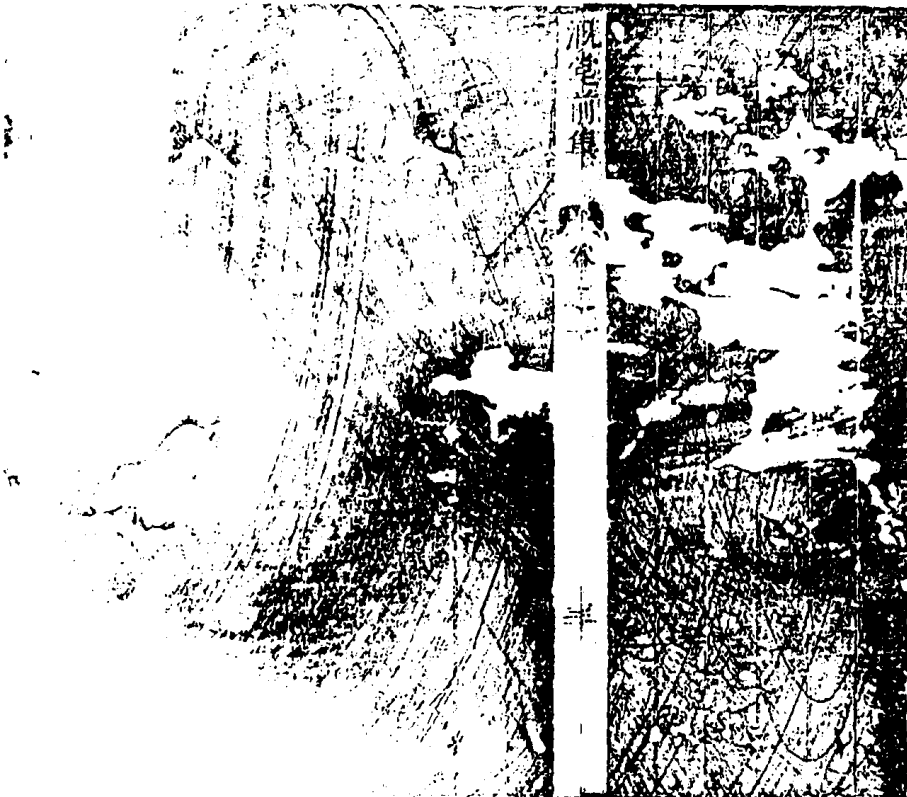
踽人逢歲暮端坐心多危爲言竊我憂乃至茅公祠借問諸父老茅公昔爲誰父老拱客言此實百世師生當高皇朝死當文皇時（[illegible]）禍發在一姓捐軀竟不辭

反戢于帳上事嘗無不爲閨門皆施養閭里均沾波人
生何有捉泰山豈不宜嘆息父老心皆知重倫輿奮貴
還鄉井多遷鄉井嗟不如守人節榮耀在親知我雖四
方人敢不再拜之百行敬攻齊爲徘論公私殷憂聊行
國吞聲勿多詞恐取聞者悲于心行何悲揮淚謝羊公
公當怨流離
祠郎昔日宅堂猶昔日堂子孫既從死過客爲傍徨銅
駝生荊棘宮闕如咸陽公侯皆第宅狐兎穴其傍豈不
繁本支失勢成遂以誰謂羊先生亦族遂可傷死尚祀
其廬頗與身顯光勢家不敢侵還來奠酒漿身後貴自
立何必兒女行區區慮後人始乃擬與狂泰興令朱茂孖守諸山陰

人因孝公故宅于市橋邊南屋爐室設成任乃仍其舊更加修傍遷于其閒立祠焉張材爲之記

管仲一不死乃復有魏徵羊公獨不然豫讓以爲朋知
人過聖祖峻德如升恒勉以首生業與致常兢兢既爲
秦長史此志無終崩煌煌蒙大語寵賚踰股肱同將方
孝孺歡愛日加增旁坐有道堂論舉輒飛騰意氣既相
許大節果同稱死無愧名忍生無愧李齊莊生復何人
遭遇未足矜始知道德士必貴有依憑從爲此穴蟻毋
爲彩貝蹤大方先生諱謂洪武初選儒士赴敘南入朝召對補官擢蜀府長史賜賚甚厚勉以直生楠相之業後擢翰林御史臺素蓄前學士遜志肯爲先生作而齋字記後竟與偕死國事

延介媳妃丁媛

朱室遭南遷嬪御涕下行六龍慘不樂白日闇無光越
烏戀南枝邊馬向北鳴何況妃子情安能忘故鄉君王
念二帝後亦念雜陞不豈明鏡惠紅顏忽銷亡側衣曰
已緩賊刹委道旁惟天與我暇日今爲悲傷所悲非翠
鈿但悄君不明宮嬪介托從容倚帝何況六陵皆無沒
此七骨猶合滿盡驚人心何必重曰哉

焦穫孫枝蔚豹人著

五言古詩

答方聖羽見懷起句用陶詩開歲倏五日 庚子

開歲倏五日一鳥鳴前軒悲生孔顏後豈不賴咨言白髮如春草誰實滋其根念茲忽不樂承書增愁煩謝我平生友書札及蓬門尚年多至性視我如弟昆賦詩和且平游若東風溫一官不周饑常懷六經恩首嵩有淺味肉食難可論將偕二三子何必車馬喧隱顯貴自力千載庶長存敢學陶淵明汲汲但盈樽

無酒

秋花爛春色當軒自芬芳撫景情不怡出入以徬徨頭上既白盡髮間復成霜丈夫空有身乞米失昂藏無錢沽濁醪何以慰饑腸稚兒勤誦讀音節更琅琅聽之使人愁詩書非餱糧恐此再誤汝不如肄農商苦懷難卒語攢斜坐容牀枕簟有盛德庶賴見羲皇節我肢體疲省我奔走忙較量醉夢閒二者孰爲良不得爲王績且復記醉鄉儔儔貧賤人僵眠終可傷

有子不使仕親戚笑我愚追念平生友仕者半已徂大義匪敢言聊以保兒軀無魚久不憂但恨酒難沽父子還相慰醉飽非良圖傾身營口腹死人滿道衢

送方聖羽還山

出處貴有道達人善自托大隱雖云偉見幾誰先作倦官當可爲茲意亦太謙哀哉尼山叟卽天命司鐸不得爲稷契委吏籌嘆柝世運使之然何損疏水樂大聖且如此寧當非叔貿賢哉方聖羽翛然念負郭當其就廣文志不遂猿鶴今茲棄如屣明珠傾彈鵲臨行當有贈一言勸觴酌鄭虔擅三絕冷官良不惡如何不早歸臨老有愧怍嚴譴向萬里同人淚紛落此豈非名賢失計愁丘壑君歸當九月菊花方爛若人生但自適南山有豆藿與時如相思更與江潮約

昔君來江都所慕良友俱令弟贈以詩（止謂爾）美言如隋珠非仕復非隱相勸保桑榆游宦五六載往還皆酒徒就中更愛予念其爲腐儒風雨共一甌魚筍費庖廚君初辭香山予亦工步趨繼子學建安辛苦作者途復得蒙欣賞謂足闕榛蕪（施愚山曰作者自有原本）經過文選樓古樹多棲烏用心千年後何補衣與襦但當對南窗努力酒盈壺況君年更老苦吟致清癯恐取儕人笑文章徒區區歸臨射蛟臺漢皇有壯圖愼勿耽隹何日使朱顏枯

飲酒二十首和陶韻

商山與谷口君當何所之上世恆得飽歸田復幾時顧念嗷嗷兒憂端實在茲樊生爲小人陶翁益可疑有酒不爲困誰復禁吾持

尊中有明月窈窕出東山是時兩小女指月漸能言對

此使人驚老去惜餘年鄙哉劉伶婦勸語那足傳
昔我當弱齡讀史發奇情氣若汗血駒恥蒙駑馬名一
朝逢世變棄去爲諸生諸生雖相笑亦復或相驚豈之
憁罔閒飲酒詩初成
春晝罕人事庭前一花飛有生終歸盡撫景滋淒悲念
花落泥中毋乃非所依持觴往奠之春去何時歸榮名
稱至寶豈不愧朽衰尊空歌正長吾願不可違
揭來游廣陵日聞笙歌㗖飲醉近婦人茲語恐太偏無
妓亦得醉何必謝東山平生慕放蕩儔徒成往還酒債
雖云急客至請勿言
顛狂誠不可獨醒豈復是君看阮嗣宗寧當受謗毀免

俗知未能所以聊復爾請從諸少年當春誇羅綺
租屋寧須廣花開紛㸃焕四海皆兄弟絕交豈人情昨
者故人過見我墻圮傾貽貲俾脩葺漸喜燕雀鳴歸鄉
雖未得亦足娛浮生
五嶽夙所懷白雲多異姿次女年當嫁愁對夭桃枝隱
之稱高賢嚮大亦太奇百年苦多累何藉此身爲嘗共
勸翁飲亦復慰塵羈
孔門雖多賢吾慕漆雕開紛紛仕李氏宗閔誰能懷惟
有顏與閔抱志與時乖汶上亦可逝陋巷亦可棲榮如
白蓮花亭亭在洿泥鳳凰不妄下徧覽寡所諧飲酒更
讀書庶解憂與迷試看勢利場去者幾人回

白日如漂舟流轉東西間壯年忽已去焉復知前途豈
身山河中憂來誰能驅不類好事人甕醪已無餘對酒
便須歌但恐聒鄉居
桃源有問答戒向外人道我願往詣之因循至于老昨
逢醉鄉人頗亦輕樂槁借問何所業但言種秫好平生
復慎交節義以爲寶再拜謝教言終身奉師表
子雲未聞道草玄忘歲時我昔同其癖立志擬文詞明
月不易得閉戶恐負茲名高身更窮不路躬自疑淮鄉
酒價賤陳饋不吾欺四方忠我焉捨此復安之
先期理舟楫將欲適遼境珊瑚產海中鼓龍櫪未醒中
夜潛下網致富得要領賜也尚見譏我何欒毛額萬一

遭龍怒目光如電炳
結交游俠子騎馬忽而至僕從三五人仗劍帶餘醉詡
言縱獵回賞功須行次出門若多處此輩良爲貴勞之
仍濁醪貧家無他味
終歲在江湖昨始歸吾宅長者榜相念門前多轍迹迎
送事畢綴教兒誦三百若復不努力汝翁頭已白淵明
雖嗜酒諸子頗堪惜
貧中葷味絕舉家誦佛經屢禁旣不能得不遂相成一
切如夢幻至理頗難更慚余血漸衰耕床賴隣庭軟飽
兼可資庶止空腸鳴他日逢遠公冀得舟中情
老婦喜我歸置酒對春風衆鳥旣綢繆吾兒亦眼中人

生貴適意何必論窮通韓信請假王徙然嘆良弓
愚者不終愚千慮或一得智者愼弃中常不自云或愼
茲筆與墨世運關通塞莊周輕仁義著書劘經國萬古
受其欺善辨不如默
幽谷有畸人恐饑不肯仕隣國慕其名貽曰少知巳讀
書幸聞道長貧何足恥魯公與夷齊相去乃萬里一爲
後世笑一爲天下紀徘徊賢愚間敢問誰何止人壽無
千年大義良可恃
安期云不死茲事恐未眞雅池一以繫幾客返其淳我
讀尼父書修德貴日新當厚較仁義有如越與秦城西
多古塚骨化半成塵顏回與宰我誰復分惰勤念此須

痛飲長看杯杓親投身既得所何妨客問津招我意中
友脫我頭上巾君但肯譆醉不須慮主人

李屺瞻遠至衕我溉堂悲喜有述

廣陵不可居風俗重鹽商近復遷陋巷蕭條類窮鄉貧
中親戚少往往成絕糧行歌出金石鄰家指爲狂出門
乞米去日中婦徬徨歸來見騶馬齊嘶門戶傍復有長
弓箭懸之在中堂比隣聚相視君家實輝光故人別五
年今來自何方科名不足羨海內誦文章拜罷印論詩
不及敘行藏賞音未易得萬事忽遺忘譏論竟不休妍
乃太匆忙（屺瞻山門兩雅相見言故鄉兩）人之兒女出見客肅成行老
年愁此物婚嫁半未償婦爲君外姊無衣苦嚴霜潛拔
頭上簪天黑沽酒漿明日向親族叚貸新衣裳恐取盛
使笑爲姊貧莫嘗吁嗟婦人心使我增悲傷李子天下
士安貧亦其常請觀諸僕從服役皆安詳索我廚中刀
先剖鯉與魴口腹累遠客感慨崩中腸餓死理所宜醜
顏分稻粱端綺荷厚賂不得留從術典此充朝餐價過
敝鷫鸘又復慮我爽綈袍稱身長高義生感激管鮑未
云亾閉坐論昔日竊悔少年場智勇謬自許願比張子
房椎秦事不成騎驢到睢揚遺產尚千金揮之如粃糠
憤激塡胸中蚤未取侯王鄰求速死術飲酒近名倡（王阮
亭曰妙語李杜二公皆有之）座上客常滿孔融殷顗頃後宣移家至
花月恣徜徉鬼神懲豪俠空手逢年荒快意倏巳過跡

米迫倉皇金盡不復來（王阮亭曰怨思此五字悽失笑）白日慘空墻買
舟謁諸侯江湖浩淼淼作文誠吾子爾父懇肯旨過高
切勿爲吾道終允臧獨幸交游廣詩名配老蒼今秋見
李子我軍勢益張新篇宗杜甫目中藐王楊踏我長歌
句浩氣森迴翔所願如星辰萬古附光芒況君當服官
祿養及方剛從此立雲霄出處各難量歡娛再會面未
必身皆強離合感知巳庭前臘梅黃援筆聊成述安知
詞慨慷（王阮亭曰極似少陵別王砅李義諸篇却自漢人發源）

老女吟

灼灼一樹桃開向老女前姊妹顧之笑狂風何大顛女
心慘若割退誦關睢篇愁中見古人遭遇怨凝痴還復

坐歎躕歲月如逝川不惜紅顏改不愛嫁衣鮮身姑不得事一年後一年君子在遠近萬一永棄捐生愧作女星沒爲父母憐義命質所安豈敢怨高天老死誓無他庶幾後世傳

老女不出戶登樓望高山千里遠結婚尚阻比翼鸝隣女大採桑嬉笑在桑間蠶饑無所食日暮不見還感此恥養蠶春日寧獨閉繡成雙鴛鴦淚下如潺湲

春鳥亦有巢春木亦有岸女子獨無家對此春光嘆婚姻非小節妄鬪關治亂二十便須嫁大禮古所撰先王垂哀憐亦防人心變幼稟父母訓媒氏恥相見端謹頗得名隣里謬稱讚孟光能擇配慈事竊潑爽得耦如伯

鸞井臼適至願遇合良獨難時節過氷泮守此光明志爲日勿爲霞 王阮亭曰寄託深至愈拙愈古

贈邢補庵 名祥

天運常難測賢士遭困窮我家渭河北飄然江海東偶逐棲鄉里握手涕淚同自言輕一出爲官多憂忡大魚呑小魚誤落風波中屢年不得歸堂有白髮翁因論藥婦訥哀音與秋蟲爲貧兼爲養惜哉兩無功南陔與白華笙管遠其叜上感賢君相孝誠得相通六經垂萬古後世耳多聾君辭何慷慨聰悲笑蒼穹宦途多險巇乾溼窮英雄出處竟難據何以教兒童小人有繼母失養愧薄躬負米稍兩弟憂愁無時終四十頭盡白過墓悲

梁鴻西北有先墳客死焉足恤人生非金石對此落日紅聖賢愛其身立言淚且洪以茲思二人亦足報穹隆況君血漸衰著述貴精工老年能好學昔聞衛武公公侯且如此千載欽遺風

勸酒效樂天 辛丑

作賦凌子虛無由獻聖君持戈向邊塞不如羽林軍兩事不可爲何以對斜曛昔日謝東山日日醉紅裙更有白太傅那時卽醺醺彼皆居大位得酒尚歡欣況我田野人何時立功勳坐令髮已斑年少恥爲羣未知臨老骨定傍誰家墳在世能幾日酌酒胡不勤自飲還自勸高歌看白雲堯舜與湯武醉後卽無分樂哉劉伯倫聽

雷如秋蚊

送梁木天歸里

出處不同途志合若一身我生常多幸論交無舊新刮眼江湖上對此金玉人救時須才俊妙年如初春樽酒亦足樂背面苦譏評取人在立談此豈有平生夙昔慕留侯臨老愛步兵肺肝久自歷何則遠豪英作客常栖栖何心論文字交多聽明曉十人九不記得逢倜儻姿誰笑概如意雖佩出閭中 丙子無迴避負面苦不易君歸自苦營經術淵笑吾呻吟復臥樹出仕及少壯風雲新遇合重此七尺身寧可輕閒閑行路徒悠悠誰言多兄弟將老臥江城恐饑無可指有

施未及報忽已成分袂相逢復何時長懷賢者思
吾家傍清溪君住城北偏往來二十里樹色常接連離
別雖可念羈客更堪憐母老弟復貧淚眼望高天

詠史

鍾儀戴南冠迹在囚人中取琴使之彈樂操必土風賢
哉范文子數言辨公忠放歸還加禮晉侯亦英雄
世龍雖制律本自防俗士既恕漏執法復有獘內史忌
諱自古來誰肯求諸己此律非不設光武負堪擬
姚崇為侍郎朝臣無反者俊臣不早誅羅織誰寛假武
后雖婦人未嘗閒用舍海刑惻前非亦足感天下

寄懷郝羽吉

衣食孰嘗物用貴得其宜原憲鶉結门端木乃相譏大
賢且如此愚人安足喂昨日吳賓賢示我棉布詩讀之
哀且嘆縕衣風不褻高義感千載何必身受為郝生誠
何人我今願見之我身亦不寒我腹亦不饑所願見郝
生好德廣無私古道如塵土感激陳此詞
王西樵曰極似昌黎贈崔立之昔者十日雨一首余意緣郝吳交情亦與子桑子輿相類

送王棻夫北行兼呈李屺瞻

木有同棲禽水有同游魚四地為男子弟兄焉可疏與
君臨分手敢忘定交初誦詩感無衣涕淚濕襟裾桑梓
本秦川淮海同結廬引領望扶桑惻愴念居諸變傷處
無益勉讀古人書君文齊歐曾予詩擬應徐有作必相

示一字互取瑜並名苟千載以此榮鄉閭古今忽遠行
寒雲照驄驢日暮孰我如跛足人失杖色躊躇借問同
行誰故人鏡高車愛君文章好賞嘆且過余貴賤必相
借禮厚意無虛丈夫重知己妻子徒欷歔鮑叔不惜金
慎勿嘆歸歟況復燕趙士慷慨擬介爽若逢荊高輩為
我道區區送遠忽不見掩淚歸城隅大江多悲風値此
歲又除

賴木西與其婚姻之友將別上周旋廣陵數年衣
物皆典盡蕭然還鄉察其意略無所怨苦獨以別
十貧不能偕歸殊有悵惘之色予感其篤于交誼
也為作詩贈之

雨雪冬正寒送君還故鄉還鄉意苦悲努乃戀維揚維
揚何足戀歌吹滿蜀岡大估號陽來使錢如粃糠中有
苦節士卒歲無衣裳于君本婚姻遠別焉能忘富別多
意氣貧別無輝光哀哉賢親戚執手淚千行富亦安足
榮貧亦安足傷管仲與鮑叔千載介名長當時不相累
後世誰稱揚盛德各努力無為徒彷徨末世風俗壞親
情如道旁作詩送君行兼做悲且狂竊比白樂天未陳
傳歌章

春酒堂詩為周茂三作

匣中亦有刀服中亦有欠昂藏稱丈夫安能事耘耔春
風堂上來老人惜林園有親戚遠游學稼良可喜姬旦

爲大臣幽人風俗美南陵與白華七月是比擬介壽酌
春酒君父無遠邇我友周茂三學詩過毛氏取酒名其
堂彈琴樂田里躬耕雖濟泊橘懇常在几入奉白頭人
出交天下士守此將終身義方稟多賢當杯忽高歌有
時忽拜跪大孝有眞樂恭敬非一理前爲公西華後爲
老萊子痛飲無拘束庶幾齊風軌

閻百詩自淮至邗上哭亡友王于一兼經營歸櫬
感其古誼贈以詩 壬寅

太白子指南自謂重朋情衰服日慟哭營葬在郭城高
義照千載豈獨詞賦名我友昨客死杭以多哭聲魂寄
古寺中尙聞鐘鼓驚我遠不及赴垂淚徒縱橫貽箋李

太白倫誼何太輕古道未淪喪乃復見閻生自淮過廣
陵釀金恤其嫠日夜整柩至將送歸柴荊閻生撫詞場
聊覗公與卿師事但王子心虛眼自明還復奉父命孀
孤勞經營世俗崇勢利遺了金滿籯獨翁獨不然衆事
貴堅貞我身在江湖終日望歸程飄泊尙漸森何與木
中萍身後貴自計焉敢影嚶鳴作詩兼示兒愀然涕沾
纓

自作挽歌

鬼伯無親疎百年有盡期欣昔兆吉籍今且忽爽茲五
十不爲夭 州家謂千歲此五十歲 便去勿復悲所恨非故里家人
痛流離老妻典衣裳幼女啼號慟買棺須一命倉皇在
貧時親戚稍來視弟兄天一涯生不頻相見死後長相
思寄書三千里待達亦已遲魂魄莫遊蕩就託夢暫追隨
爲人苦愚癡未必魂有知含酸赴九原茫茫任所之
王阮亭曰境遇視陶公殊苦須賁寫來遂與抗行千載之上

發揚州至京口

束裝將有適稚子立我前依依出門間問我何時旋北
風吹衣裳歲暮心憂煎饑寒誠可念況汝當髫年爲學
貴及時長恐廢簡編臨別申嚴訓賢哉尙勉旃
攺服游江皐適我學老子窮途將安之乞食焉知恥平
生尙耿介爲儒昧生理故人見我來設筵陳芳醴君非
孟嘗君我豈門下士口腹累安邑慚愧何時已

諸山何參差展眺雨雪中茫茫臨長江開此萬古胸 阮亭曰四句居然萬里之勢 言壽甘露寺緬懷諸葛翁當其建策時妙
算布波濤事往蹟尙存世衰道誰同寄言游覽士毋爲
徒匆匆

清明日閻再彭携歡童泛舟城北取今日天氣佳
清吹與鳴琴爲韻 癸卯

新煙何旖旎黃鳥鳴春波所過非故鄉節物傷人心良
朋忽見招爲歡聊自今子推立功名後世徒沾襟
楊柳美難述脩隄好風日許史非我儔君王非我匹衆
情悅妖妍同志貴莫逆雜坐一舟中春水流涵涵
散步雷塘上徘徊迷樓前石馬立斜日野草曼芳煙當

時殿中女皆插瑟瑟鈿鏁如復何如容貌疑帝天
漸近禪智寺桑田轉可畏樂事若久存禪宗復何貴太
息古佛前誰知心所向試聽鐘磬音稍奪戰伐氣
蜀岡亦可遊吳兒亦可借何必西湖上吹笛楊鐵崖主
人能顧曲曲中無暗乖彈箏竝柘下益覺陶詩佳
拜掃猶未了吳聲雜歌聲白馬何太驕紅妝方用兵悠
悠對酒盞忽令心肅清誰遶趙州土背及史公塋史道鄰相公塚在梅花嶺
舫內鈿箏鳴牆外鞦韆戲取樂雖不同良辰無虛棄世
間庸愚人但恐黃金費豈知竹西路自古傳歌吹
素心能幾人經年成間阻今日鶯花前重聚烟霞侶轉
憶王靳輩泉臺誰共處謂于一茶城曾點稱狂士阿宜聖所
與

婆娑愛晚桃惆悵惜穉鶯風雨幸不至田蛙已靜鳴老
來身雖健祗如人在騎尚復耽筆墨辛苦千載名
落日看歸舟忽忽與已闌客散餘山水狼藉見杯盤誰
訃明日事都言此會難惟有敦歌者夜夜理箏彈

追輓徐鏡如 有序

徐之鑑字鏡如歙西傅谿人幼孤祖母張獨支門戶
年老體羸朝夕手一梭鏡如既長與其弟遊燕湖浙
至羸餘又數年將治裝歸矣未至里門聞祖母歿慟
毀至月餘骨立死年僅二十五歲崇禎庚辰年事也

吳賓賢為作傳谿孤了行了亦和焉
慈烏亦有兒慈竹亦有孫孤兒爾丈夫敢忘祖母恩秋
風吹黃葉蕭蕭下柴門中有機杼聲忤此備艱殆撫養
三十年頭白日已昏孫今負米人母送至前村莫謂相
見日遂當及九原歸來視堂上惟見機杼存對此但一
慟何用弟與昆作書與令弟許念黃口繁有生誰不死
獨如葉隨根李密請終養其樂何可言

讀史

袁閎閉土室漢祚已將終一門方當盛乖薄念先公吁
嗟兄弟間如何志不同踽踽獨行客冥冥高飛鴻幸無
矯繳慮寧知生計窮

午日贈江都明府梁木天

令節值端陽年年客江都今夏喜故人晉接成歡娛行
路歌父母萬口總不殊何勞長命縷何用辟兵符請看
兵船過焉敢擾樵蘇相見但可駭君貌何太癯賜君無
他物勸君酌菖蒲臨勸非一詞吏議陳區區鑄鏡汲江
水但可鑒鬚髮取友若單父明鏡遠不如勿因厭賓客
因弁疎文儒君欲悉利弊誰能助訏謨相念在芳辰諒
可諒謏迂

敝邑私謚房樞部儀凡爲貞端先生眾立祠表忠
作詩三章以代輓歌

矯矯房樞部亦得不能官李寇陷召不應一死何必亟從容非

更雖我思南宋時文相亦黃冠寸心所耿耿復楚與報
韓隱忍無不可丈夫有國相偪部忠竟成賢哉髮膚完
何以敬孤松不知北風寒何以領古鏡不畏塵土干
謚公爲貞靖公不愧其名祀公有祠宇千秋見人梢招
魂向何所飄然上玉京稽首先帝前涕淚下縱橫臣心
猶能任所恨社稷傾旁有列傑人一一忠且誠慰公無
他語子孫盛簪纓

峪水何湯湯慈峨何巘巘中有萬古人大節齊孤竹焦
公能罵賊（謂衡先生）王公能餓腹（謂蔡心先生）同時稱三仁方
公頗不辱齊失七十城死竸惟王蠋何如吾邑中正氣
相接續所愧非史才歌成但一哭

哀縴夫

役夫亦有家常與道路親母老不得顧驅之向淮濱船
中坐達官打鼓過前津酒肉飽其腹焉知饑餓人
牽船復牽馬受笞手中鞭不如爲奴僕猶得主人憐雨
中泥沒骭河水浩無邊力盡長苦饑何處望炊烟

貞女詩（爲郃陽王幼華令姊作）

芙蓉爲女顏蝤蠐爲女領不如古松栢爲女性所秉昔
當關中亂州邑失安靖縉紳而有鬚公然落陷穽修表
覓紛紛待聘或延頸此事歷歲月笄齒亦已冷忽聞有
好女當時殁古井問女何爲然全身無微倖女亦不讃
昔大義但耿耿女亦不愛名但自惜形影女豈無父母
不及長跪請豺狼滿城野裁決當俄頃智哉此好女避
死獨何猛至今母與弟涕淚不能靜所傷女未字中路
斷修綆吁嗟骨肉情一死終不幸作詩郯相慰女名自
久永

客金陵一月將歸維揚留別周雪客兼懷尊公櫟
園先生

久客多明故驅馳復雖免汪與非送我（謂舟次寶賢）贈詩意
良腆止言昔金陵禾黍生廢辭下言周伯子平生最交
善開船浩風波破綠身屐踐兆韻竟不能到岸淚始泫
丈夫累長儀千謁須黽勉當塗雖相知厚薄羅能辨經
過王蠋宅馬■雜踏齋行乞鍾山側自顧眞有靦周郎

聞我來開樽設肥鵝居我于既宅（雪齋）僮僕還相道座客
皆遺老德器比瑚璉林翁（之茂）與方生（爾止）與我更游衍日
日累主人未曾施門鍵明日雨花臺騎驢興不淺徘徊
正學祠凄然血食殄歸來共周郎且復學沉湎我饑雖
無淵醉即忽遂轉還抽架上書一一皆精選誰繼忠難
餘而暇考墳典公子况妙年所期富述撰而翁救世才
應聲起靑兖州郡多流亡羣盜變拆癬此事我初聞家
書前同展兩世稱知已布衣迴非獎伊昌功最盛馬班
才大關是父壓是子底慰野人願

送王金鉉歸里（甲辰）

久客復何樂良友來故里早覺心胸好兼嘆丰姿美明

如行玉山清若近蘭芷曾世揄風流渼賢足文史文史
俗相輕縱酒且同傾蕭統樓垂眺揚州月最明罷看長
柄麈聽我短歌行壯年無由一快意貴乎生平生重意
氣目中無趙魏君性今直木我志齊清渭不效短轅駒
恥知盜泉味每讀絕交論萬古一歔欷歔欷豈徒然金
石本精堅吾徒忽貴賤世路混愚賢國中郢客曲海上
伯牙絃知音貨未易投分劇堪憐投分苦不早賤子今
衰老久滯梁鴻妻遠愧龐公嫂黃金若丹藥故鄉即洲
島買山計不成送客愁難掃送客復送君千里起黃雲
隔橋車影去別路馬蹄閒向瀟虛卜宅杜甫幾論文若
見同心者記我臥江濱

再生詩為汪長玉賦

栖落桃復開來往仰君家茗粥隨意設坐忘日已斜送
君忽遠去春風吹江槎愛弟良難別淚滴紫荊花見此
感予懷連枝隔天涯為長貴身勞何時耕汚邪弟留西
閣賓兄鋤東陵瓜

別君纔十日逢君已再生孝友世所重遞為江神驚身
歸見高堂泣涕如雨零僮僕兩三人何忍委長鯨此曹
亦人子繇我棄墳塋忠信轉自疑仰此見至誠作詩誠
世上風波慎速行

將之屯留省五兄大宗留別寶賢羽吉舟次

愁生愧農圃終歲多奔馳所志一無成忽見鬢毛衰著
書須閉門白日去難追千里豈座合策蹇復何誰昆弟
非路人焉敢久別離相見問生理兼詢止長饑
吳生性孤直知交惟數子鳳凰無枝棲鴛鴦皆獨止郝
辭與汪生相親若一己賦詩送我行淚下落邗水交情
異薄俗在遠常伊邇詩格宗大雅古淡有如此
饑食賢兄米亦勝孟嘗魚勿悲遠道人但寄數行書我
遊飽宣里吟詩下疲驢君行常千祠吊古增欷歔前賢
猶足憶同心復何如

晚程在潛

前月木邁發邀我上酒船兄弟不同來云被小恙纏諸
岑皆好奇小山方妙年風景但可悅疾病亦偶然半月
不相見嗚呼訃音傳紅橋有明月蜀岡餘清泉風流竟

蚤逝痛絕笛聲邊

皓首困江湖惟憂病易入尋常歌薤露歸坐還垂泣來
日苦不多行年望五十已閱老成謝誰慮俊少及憐若
燈始張便開客去急一客既出門衆客悵遊集何況來
獨早焉能戀維縶百年會有盡中心最快悒

贈汪舟次詩有序

余與汪子交蓋有年信自居之晦人有雲之快上也
幼而好學慈明無雙世更知名傑節最怒造贈故里
軒轅鑄鼎之山久住蕪城煬帝登樓之處維郡人產
各與京若風馬牛之不相及而汪子收為同調若神

形影之自相親于是晳鷄犬無假趣諸投李投桃
長度衛什兼以衛宇伊邇招赫無難宅隣素心資逕
碧眼日之夕矣方發投轄之門夜如何其使臥連床
之被有吳野人者東海高隱也布衣草屩太瘦苦吟
不見諸侯來依禮義伯通廡下自比梁鴻夏侯譏中
但誇鮑叔薦野人生于魚鹽之地家無斗筲之儲射
的山明兒啼如非紇干雀凍衣結至今非汪子好如
鄭國之改衣授餐則此老餓卄陶公之無被乞食矣
故知士各有志德必有隣然而世皆開孔北海之至
賓義聲在路夫孰知公西華之父子和氣滿堂兄弟
既翕父母其順又豈非人倫之樂事乎因偵汪子而

立之年爰效古人思友之作

維余漂蕩人髮素血將枯三冬辭裙布萬里隔荆株金
石平生交相關定長吁葬骨楊子宅曾思阮籍逐書空
耻咄咄擊缶歌嗚嗚不爲今離别焉知非歡娛人生貴
是男懸門貴是弧奈何子降儼致恨我適吳
公孫與鄰戚收家常飯牛吁嗟吳野人忍饑東海頭鄉
鄰逢灶戶估客驕漁舟鄉鋏既不可仗簑將焉投一自
逢汪生不願識荆州月明病客榻雨雪酒家樓豈獨念
行李常許共車裘知己有如此天下最風流
神清氣後王才優學更醇高陽舊同里嗚嗚方在椽次角
兒子七人趨庭邦長跪溯下沾衣巾兒年今三十何以娛老
親悠悠去白日寂寂坐青春丈夫多感慨毋徒損精神
寸草雖有心衣錦亦有身努力垂令名誰爲驚四隣

乙巳日同于皋賓賢湛若龍紆舟次仔園復擬諸
子集汪叔定季角愛園谷見山樓乙巳

自笑高陽徒醉中白髮新平生懶態拔閉戶登天負汪
氏好兄弟往還情最親有時卽吾園到門無逡巡石移
洞庭山花勝洛陽春結交天下士以此娛心神舉成意
翁恭自然德業純
離離新竹粉湛湛餘花露僮僕立其間捲簾圖書具歷
歷江南山是我舊遊處登樓忽相見一鳥雲中去着屐
復何時風塵多苦趣

宴會亦有時今朝好風日蜜蜂與蝴蝶爭向花圃出客
多四方人安得常聚膝緬想蘭亭內少長爲儔匹慨嘆
從中來美哉羲之筆行樂不及茲堂堂春去疾

壽汪生伯先生閔老夫人 有序

愨嘗謂於陵之妻遠勝管寧之友以辭聘之事有重
于得金也去歲與吳野人同壽汪生伯先生六十讀
野人贈先生詩獨盛稱先生昔日身見黃虎山將軍
義不受賞一事竊慨余所作未見其大然復以郑聘
常情所難凡行事有可以服後世之心不可以快閭
中之意有可以奪大將之威不可以釋屐屩之怨者
先生趣誠高遠大人同心亦由此具見奈何吳詩不

及刑于卯今歲復壽夫人五十因來與所未及于夫
人與余所未及于先生者長咏歌之不敢徒涉世俗
稱觴之指次章稍及安坐之樂則竊本於顏氏家訓
所言古樂府三婦以正擬者之謬誤先生之子長玉
舟次工詩知言者也庶許我焉

何名西王母何處蓬萊山齊眉復偕肯此事古來難汪
公倜儻人義重江淮間天地初震蕩距今二十年桓桓
黃將軍當時議公賢盛德冠四鎮頗由公一言奈何急
軍需直可奪商船財賦關大命國家體統全藏門日西
斜高議如流泉皆其初激怒利双横公前既乃大嘉嘆
問公需何官搖頭不受賞吾蒸將仲連歸來語夫人夫

人有笑顏人生貴相知閨中豈不然易回大將怒難得
健婦憐雙鶴老雲中鶺鴒戲池邊樊籠不相及儔匹但
翩翩

良配誠難得君家復易知堂中綺羅集門前華轂馳不
愛流蘇帳不侍碧玉姬濃花發後園好鳥鳴高枝江魚
滿雕盤進饌走佳兒鳳凰生九雛文彩皆離離文彩不
足與衆多乃如斯恐是高陽里何勞華封詞佩聲何鏘
鏘共言姑最慈大婦攜孫來仲婦攜孫來三婦暫停繡
壽酒同相持條男雖未婚成立各不遲阿母且安坐聽
歌南山詩（共野人日一首在也　蜀横魚漢人之介）

送王阮亭儀部北上

但飲蜀井水惟賞明月樓蕭然舍之去米價爲君愁兒
童與父老啼聲滿西頭不及雙飛鳧游戲隨蘭舟
紅橋最可憐佳節來登過長川挾文筆清風飄吟唾道
身神儒中曾覺漁樵大他歲但相望獨上山樓坐

七夕復集禪智寺預送上人房送別阮亭儀部

彩鷁停南浦斑馬鳴孤岑濟濟四方彥蕭蕭祇樹林纏
綿日復夕鐘魚起清音上方久寂寞殘碣一披尋居人
惜離別行者重登臨瞻彼雙星爛聽此白頭吟欲問怨
情老何名共命禽難言無所任齊有淚盈襟
（王阮亭曰情至文至格古調古　此詩佩之十四年未敢忘也）

江浦至和州途中作

雨過游氛淨流目曠秋原稍忘跋涉勞眷茲物色繁白
鷺拍水飛黃雀下田喧刈禾甫登場相見多笑言新
薦祖禰樂哉稱兒孫伊余竟何爲不耕思饔飧踆踆行
道旁崢嶸望侯門對此增愧赧何時返廬園棟宇久已
頹鋤犁無復存長貽松菊笑苦被父老論

經過霸王廟徘徊烏江渡戰爭跡已陳風濤聲猶怒蘋
蘩存舊典門廊待新作非爲良足傷賢姬亦可慕古來
成與敗人意非天數水決堤先頹木蠹根不固惜哉咸
陽火自困英雄步秦法若茶滋令卄如露誰言雲在
上英勝耽當路與懷慨前轍作詩垂後論請看叱咤聲
何如將建度

贈和州楊仲延

垂老厭奔走人境埒流連榆柳蔭古道鵝鴨戲前川行
行見父老擊壤樂豐年不知風雨好但道刺史賢刺史
來歷陽終日彈朱絃美政難具述風俗恥蒲鞭賦詩對
賓客詳慮囊無錢聽此慰向往懷古轉悠然我聞劉夢
得風流此地傳江山宛如昨文彩竝後先作客吾何處
城郭更崗閣況有鷄籠山咫尺杖屨遊

旅興

東鄰畜錦鷄西鄰蓄鸚鵡飲啄各以時豈不長毛羽喝
鳴何嗷嗷哀聲鬧風雨但愁稻粱艱寧知身無主常使
擁絃人對嗣心自若心搖易徙然代者幸無侮

灼灼如舜華馥馥若蘭蕙美人不自知羨慕動傍觀避
亂居空谷親戚無往還藏琴名綠綺取對明月彈初奏
別鶴曲再繼以離鸞青天來風雨白水生波瀾哀調驚
王母白下搖臺看仙女謫來久尚識傳容顏二儀方傾
裂琴龍有推殘汝質弱且細慎無徒悲酸

相逢遊宦子共在道途中野店迎朱軒古渡避青驄不
知腹所有意氣一何雄前村遇耕夫容貌如龐公見此
不回首長歎曲未終乃知市馬客徒可驚兒童出處各
自適瑟竽調難同寓目增慨慨感念萬蓬

騎驢幾道上買舟復江濱形容雖黧黑壯志頗復伸馬
遷遊沅湘村前歷蜀巻足行萬里路眼多四方人歸來

上著作子孫流鬼神貴若趙氏璧富若猗頓困自有臥
鄉里君莫恩下民

粟姿無愚智但貴有師承我本羚鈍人避賊常早與携
書遊四方益得謝親朋攻詩二十載落筆恥因仍昔如
腹冰狐今如脫韝鷹昔如短轅駒今如大海鵬但念三
男兒何時共青燈歸去教已遲欲歸復安能王阮亭曰悲憤愈古
傳經慕劉向悲哉杜少陵

縮地爲一里縮天爲一日思與萬古人往來成膠漆顧
已非仙人安得此幻術昨夜夢中事恍惚難具述良友
死已久相見無促膝出詞何怨嗔君豈有狂疾倏復對
坎兒語多情轉失不知隔風塵乃復加喝叱醒來但長

唱聲下鳴蟋蟀神鬼善戲人自愧誠愚質若復從神仙
變幻何時畢心靜魂自寧請理舊琴瑟

蓼紅桂復黃月明潭更澈問此是何時乃是農家節場
上有秔稻壠頭有瓜瓞一飽願無餘焉知有如雪志士
獨何爲俯仰生悲切登高望四方不見有時傑雀各求
其粒蟻各尋其穴勞勞爲身家風塵幾時別

疏村詩爲宋份臣作疏村圖名

用足卻平瓜山多周顚嫛何如吏部非一味不言少嗽
時七尺軀抑鬱復何條來往惟漁樵悲歌詘燕趙茹荼
遇誠艱烹葵樂不小王阮亭曰蒼蒼數語華蓋九州

名士悅傾城篇

乙逐井中閉守符來屯上殺入無怪狄胡絕路馳象進
引歷陳乃知名詞寶分
尹死既非弟兄形覩復殊投止轠轤前定難詳予樹忽
代姚僧草木尚與感傷
王郎文書縱横誰王不省姓名日介反側自寧而兄負
假未明用以如斯果弊

焦穫　孫枝蔚豹人著

七言古詩

辭墓 乙酉

風勢發發雪霏霏將出門淚漣洏桑與梓情忍違重上塚苗何時出必告敢忘之告地下知不知陟高岡望連枝江之北淮之涯兄幸不死亦可處兄哭滿城身獨居非日纔得一紙來欲托病骨使心哀騎驢早晚入燕城先向春闈看紫荊却愁兩弟年尚孺誰護松楸驅狐兔臨行再拜牧羊兒慎無擾我先人墓

留別里中諸友

身不能采首陽之薇復不能進圯橋之履年二十外稱游子衝寒自發衛紫此行策蹇三千里不如黃雀青鷇兒啁啾不出蓬蒿裏臨去別同心淚濕破衣襟今日爲塤與篪明日便同辰與參豈無旨酒亦有清琴強飲寡歡趣強彈無美音請聽我一言欲言聲復吞豺狼滿野虎在門惟無輕生喪其元歸來尋汝桃花源但問塒上之鷄柵中豚 王阮亭曰氣脉本漢魏古樂府音節亦近

詠物詩 有序 庚寅

昔窮奇之類以比四凶梟獍之殺以絕不孝而詩云莫赤匪狐莫黑匪烏亦非謂狐與烏也余讀史之餘頗有感於自古及今治日少而亂日多賢人少而愚

不肖者多不能默然而已因有比興之作得詩十首
而虎很之屬不復及之蓋物有大而易防有小而不
易防吾何必言其大者至於詞傷忠厚雖近巷伯惡
惡之旨而違夫子已甚之戒又未嘗不自慚其失矣

鼠

詩人惡無止乃稱鼠有齒斯言併失平不過要令聞者
恥頗恨齧鞍憂庫吏豈惟竊粟惱貧士況我身今容畏
鄉伊威在室誰相視憶昔避寇堡城中苦遭此物擾朕
几時方憂亂嘗晝眠枕畔公然齧背指穿牆穴戶徒尋
常抑猫欺童何所抵史令昏逢人犬驚古今不同乃如
此將無盜賊妖天位氣機相感有至理此叙避李自成之亂也至

今思之增煩怒張湯爲兒眞可慕

蝎

故鄉苦多蝎久不遭患害被螫憶兒時叫號閉戶外祖
母尚在堂撫摩恩意藹引領望墳墓自傷年已大歸期
未定思悠悠縱使得歸那免愁韓公照壁增歎意自是
心中別有求如何齊後主聚蝎乃用斗與盆浴俳盤衰
不可聞翻言此樂從未覩愚人情性險且兇鬪雞走狗
坪下風仰天使我常一笑牛蝎還復生蜈蚣或言二物
能癈疾於人頗亦有微功嗚呼生死本前定惡物種類
實難容

蜈蚣

百足之蟲產東南其首最赤吻最銳更聞吸物能用氣
每逢蜥蜴視爲肉大者還能吸役兒綏安古縣多汝族
花冠頗可備驅除無論王政須多畜甘遊一嚙痛入心
欲啼不可淚盈目勸汝欺人勿欺龍霧蝕燒樹如火紅
妖魅尚且聞聲泣報復之道肯汝容大者已傳被雷斧
小者循環死蜴虎欲知疾惡有同心請看巷中歌且舞

蝨

物各有巢穴蝨獨異行藏行不離縫際動不出褌襠汝
室亦太窄汝軀亦太肥衆蟣居左右何異臣妾微生子
復生孫自以爲吉兆一朝火滅都昧如處堂鼻其蝨之
技吾朱學英雄雖如王猛略爬搔頗厭中散煩烘燎雖

怪荆公虐或言愚蠢罪可赦焉知饕餮性至惡更聞源
清流自清肉食一輩何足懲請師商湯銘吾盤請同孺
子濯吾纓

蜘蛛

蜘蛛笑蠶繭吐絲但爲他人利汝絲能遮身不如我絲
連天地高廊廣廈前巡行蒼蠅青蝇難走避蜘蛛蜘蛛
何不仁鬼繩執矛勞心計平時常怪晉公子那見茲蟲
爲駐驅方丈之御何足羨慨然願請師共智不見周公
東歸日惆念士卒無不至蠨蛸庭戶煩閔情傳之吟咏
長堪唱一公一私王新分王阮亭日箱句彼欣此惜賢愚異我
今作歌個勸人愼無損衆惟益自更願勿如營營者羅

城網國將身試（雜城網國見焦氏易林）

蛇

蛇能爲祥我不知聽我今歌怨蛇詞通州鼻褰種最惡
巴中吞象事亦奇以蟒爲君身爲臣君臣如此良可悲
深山大澤汝所據吁嗟隱士將何之或云巳年忌殺汝
此語使我心懷疑或云雄黄長可佩廣成之言不我欺
復聞外國異中國原名蛇原積蛇積五百餘里氣如煙
飛鳥紛紛喪魂魄我身幸不經其地但恨長爲水鄉客

蟻子

防患先防内内患隱難知不見棟梁柱蟆蟻壞其基斯
于載小雅風雨謂不宜所以避陰濕正恐生蠓蟁悠悠

歷歲月主人方自怡木質頗完具豈料中心虧及至遭
傾覆然後涕漣洏譬如長城一萬里乃有胡亥爲少子
禍不繇外却繇中秦皇雖智難及此復如桓侯病將殆
尙笑越人貪財斯十五日間無奈何後時安得咎眞宰
嗚呼誰是知微者肯信蟻能傾大厦

蠹魚

有屋不妹楊子居簡册之外更無餘肯畏誰慮逢盜賊
黄卷惟愁遇蠹魚況兼爲客走江淮入架堆床任塵土
䰟腹安能效郝隆散帙何堪驚杜甫每思作檄先討蠹
替幾雖小網須深守汝日蘇汝不耻與同官吏劇食侵
或言汝食神仙字化爲脉望非凡類何諷一聞道士言

悔恨因而再涕泗我從束髮戴儒冠懶向星使求還丹
芸草果能立功効獻馘奏凱將同看

蝗

蝗蟲聞是魚所化此事不勞更躊躇不見馬援稱賢守
政行蝗復化爲魚奈何儒吏與武吏忍欺百姓肆侵漁
鬼神特遣示妖孽豈關汝類眞難除秉畀炎火計雖好
子孫蠶蠶尙堪虞吁嗟農父獨何罪哭吏愁蝗情不殊
眇茫誰能測天道夔愁且復覩史書雨螽於宋災必記
蠡以宋公爲前車

冬青行（辛卯）

宋室遺民林與唐歲逢寒食淚千行冬青樹下蘭亭傍

百官何人來奉香東風吹緑鬱參差魂魄諸帝今何之
桂酒椒漿前跪持孤臣精誠天鑒茲鳳凰長護萬年枝
相戒螻蟻及狐狸汝休妄效侵凌爲嗚呼義士良難得
從此冬青增顏色却使後人長嘆息皇天何苦生盜賊
君不見楊璉宗愷分贓死玉潛古蕢得三子貴曩有靈
應如此莫斥稗官與野史

姑蘇臺（壬辰）

姑蘇臺上春可憐姑蘇臺下草芊芊臺成借問自何日
請說吳王破越年王歸却厭爲王苦要向西山貯歌舞
漫愁勞役萬人勞所惜祖宗卅塊土祖宗讓德空嶙峋
樂事悠然讓後人洞庭恰與離宮對茂苑初看別館新

離宮別館連雲起此事蚤傳越王耳苦心物色范大夫苧羅珍重尋西子西子傾國復傾城不是高臺不肯行却將溪上浣紗手添出宮中裂帛聲老臣獨立雕欄哭不識君王何處宿當窓衆妓笑人癡那得此間有麋鹿旌旗一片竟何來只道吳王射猟回鏡裏可憐粧未了殿前誰悟死相催越兵不愛印如斗但守宮門恐王走移時捉得西施至問汝還識越王否越王自起謝西施安敢功成忘爾爲功非姿功罪非罪吳亡却在臺成時

百花洲

吳中昔日稱繁華無人此地掃落花西施自到吳宮裡吳王寵貴不敢誇無計能邀常一笑却來洲上種雲霞

西施自夫闘百草羞殺千枝與萬葩就中只愛梨花白爲與玉顏同一色回頭桃李不值錢那及宮娥妖且妍夫差去後鴛鴦老無處看花客煩惱君不見金閶大道多酒樓如花小妓立樓頭夜深能唱吳中曲勸君一醉消千憂請看英雄化黃土春風不到百花洲施愚山曰千古斷魂

走狗塘

吳王厭對宮中猟場日暮不回首西山高處捲珠簾多少美人看走狗堤上愁逢伍相來穿貂勸王且勿回今朝射殺林中鹿明歲應無鹿上臺王阮亭曰二句更妙于前篇那得此閒作麋鹿沼搖之妙亦自冠從東來今麋鹿臟之足矣翻出君不見種蠡高才復捉足烱烱雙眸常四顧却視夫差如狡兎王西樵曰夫差猶兎而未狡

眞娘墓

世上美人偏不久看花時節舞裙朽王西樵曰傷心語化爲黃土香春風何況當筵親勸酒無人經過不題詩爲問芳魂知不知墳前草色青如此城裏歌聲那可避王西樵曰讀未二語令人不敢不爲樂〇阮亭曰穠亦嘗有絶句云野外桃花紅近人穠華簇簇照青春一株低亞隣皇泉月可當杯酒人辰與此意同

遊虎丘

金閶處處行樂地惟有虎丘多香風人言此寺老僧皆不俗王西樵曰人言正未必然我來正值僧令中朝亦登虎丘蘇亦登虎丘老僧在傍常怪我君今胡爲遠登但增憂豈無美女能勸酒妖童能行謳夜夜多來石上遊嗔歡欲我

當語僧僧安知歌舞雖工匪我思娶妻當得如西子前有吳王呼不起生平膽氣猛如虎却看虎來據甚里英雄長使路人憐施愚山曰傷心萬古戰爭還未已但當與僧更登此丘之絶頂日夕坐對古虞山泰伯如可作兵戈自然閒王西樵曰虞山作登虎丘詩必不能有此却思斷髮時使我涕下何潛潛聖人隨俗尚如此何況下士賤且頑賤且頑長可愧我看支公山正與生公石相對朝朝願秣道人馬還來石上聽經聽懶憑著蘇州不愛劉夢得樂天與子瞻安足稱主客經過祠前還一笑撒公吟詩多秀特我今詩癖未曾除焉敢竟忘古人力況聞閒中復若饑此時蕩子情無極將歸未歸對佛燈妄言便欲證空色老僧聽

罷心相憐如君所言徒憂煎春風吹老茶千樹且復採
煮聽鳴泉王西樵曰筆下極變化此等作是李不是杜○阮亭曰豪宕之作絕得瀟洒又別

春城曲

楊花落地春風死蕩浦小亥笑不止男兒背向襄陽去
却負揚州花月里衛娘鏡如月臨邛馬似雪待舞眞珠
裙又聞車馬發素紗軟屏看不得但云門外紅塵好黃
爲小尼蜂梨是斷腸草蜀紙一封胡寄書錦床臥看情
顚倒王西樵曰臥看有孫學長吉不入魔故佳○阮亭曰古意

趙孝子歌戊戌

崇禎五年季冬夜賊滿山西武鄉野悲風愁雲動千里
殺人之父城門下念賊彼亦人之子不肯容人代父死

歸語我友及里中兒父仇不報子活何爲願假我斧我
必擊之月黑雞鳴事不可延王阮亭曰漢人語親族向前相泣
語百萬騎中賊何處此賊胸前掛銅牌此賊秣馬在庭
階諸君且勿勸我往我當畏聖賢不畏虎與豹王阮亭曰堂堂復堂堂皇天憐孝復憐勇須臾賊死不旋踵一賊既倒羣
賊驚此兒何如復何名自言身是趙庭與吾奏上帝當
殲汝汝曹不孝復不忠朝廷恩澤二百六七十年中何
忍負之變汝乃兒復孤人之子孫人翁竄畢投井井無
水七尺吾當全歸耳至今山西武鄉人自甲負米養其
親不見前村趙孝子聶政荆軻安足擬王阮亭曰可當秦女休行光焰萬丈

代寗戚作別牛歌題飯牛圖

鯉魚長尺半適在康浪之水中甯戚是大臣適任南山
之南東門東半夜開門爝火紅迎客者誰曰桓公牛今
大臣將別爾異哉歌聲車下起吾不與爾適楚矣奇語
後來人縕縷何足與長過背青松柏下念吾鬱鬱賤且
貧之王阮亭曰韓退之琴操之亞

水嘆六首己亥

夜聞湖漲五尺高築堤到處聲嘈嘈蚤起換米向遠市
舟小苦辭無長篙已愁鹽室欲餓死翻憐米商亂啼號
男兒性命不值錢猛風巨浪奔走勞
古人心如雨中山久雨益復識蒼顏今人心如水遊隄

洪濤一衝頹且逃往往窮途思友朋有如溺船呼遙督
君不見召伯湖中孫處士腹饑不能讀書史
老龍驅海上秋墳江田萬頃沒耕耘白骨亂爭一寸土
黃牛休嗟四蹄勤但道求用須高隴倘無徙茲還湖濱
人生有身爲妻孥雷聲孝子聞不聞
清晨已聞邪許聲夜半挺船小港中役夫背填河水塞
舟子淚淋海水紅防河主簿憂孔亟食餘不多爵不崇
前有達官坐巨艑鼓吹能使兩耳聾
城中殺犬村殺牛百錢能爲物命仇不知後夜或防賊
那計來年尚有秋大魚潑刺浪得意漁人結網將汝收
夜夢蔡魚化爲人不久公當作吾儕王阮亭曰奇然衆稚魚矣評論也

三十餘人共小艇傳聞同濟闘口邊生不相識沒相携
河廣舟少乎無錢前月避亂走湖邨衆家待米望汝旋
公乎公乎無渡河笭篌彈罷涕漣漣 王西樵曰悉從杜出唯第三首首句是乎長吉 此等詩讀之雖不必字字可尋然下筆甚難

醉題田家翁壁上

田家老翁鬚滿腮憑中初熱循狗醉憐予避亂兩月久
城中親戚絕往來時復相招共談笑荒盆盛酒瓢木杯
細句不飲飲已醉強留那𧬊雙僮僕且說生平大小事
手種桑柘棗杏梅後妻年小能織布牆東桃杷渠所栽
大兒新娶婦前月恰值桃花開次兒捉魚去湖中月落
船始回小兒能上皂角樹刪即打鼓學春雷 王西樵曰從杜大兒

聰明到能添老樹眞崖裏筍句來 出門短衣綫至骭無人可呼相追陪
患蠢不遺神鬼忌荒僻免憂兵火災只今亂離二十載
知誰大將誰盜魁 王西樵曰幾於桃源中人矣 我聽翁言意恍惚淳
于一石何有哉客能痛飲主歡喜何以報之無瓊瑰醉
墨淋漓留在壁莫教風雨生莓苔 王西樵曰眞是一篇主意却只於收處一點

題畫

霜天紅過老楓樹問來約伴題詩去雙僮携酒上山遲
不識主人坐何處

愛妾換馬 賦于

男兒盛年何所求買姬但當如莫愁忽有胡姬纔十五
自言不願嫁公侯恩寵能教長不改出入高樓最光彩
從列金釵十二行纏頭夜夜費絹絲誰家公子忽經過
立馬樓前奈汝何珊瑚作鞭金作勒駿騎惟嫌骨太多
未知此馬有何益却使人心變桃席 王西樵曰似元白語○阮亭曰亦似張王 當歌對舞忽沈吟開筵亟召樓前客命妾一曲妾敢
辭將妾許人妾不知問君衆非胡倉卒妾實無過將何
之答云難得惟駿驥閨閣中人吾老矣郭隗自是古賢
人綠珠不過良家子吾當匹馬走陰山安能長愛凡翼
鶵東鄰才子如宋玉北方佳人勝小蠻成就功名是爾
德便去不須更惻惻聞君所言妾何癡但有黃金馬易
得耳邊願卸大秦珠身上願解錦繡襦君但念妾有苑

志妾當爲君買名駒君道立功須瀚海功成樂事應難
待孫子自斬他人姬曹公曾多破賊悔妾聞古之好色
人兒女英雄本一身前有安石後子儀當時大業皆嬌
峋貴畜賤人古所誡悟君一言敢前拜馬自無情人有
情君意得如彼意快吁嗟此妾良可憐世間那少鐵連
錢閨中有妾旋有馬兼此應無恨事傳

神絃曲 露筋廟作

巫鼓鼕鼕花滿裙亂擲清酒澆熱雲神女騎驢獨自來
肌肉已盡骨如柳旋風呼雷細縣似玉鏡化爲湖水光
鬼嫂索食啼廟門大兒小姑也不溫夜深神欲上天去
人間汚穢難久住 王西樵曰諸有奇誕非漫學長爪生者

勸酒三首 辛丑

昨日桃花紅滿園今朝花落池水澁正逢老僧杖錫來

見我相勸學參禪酒杯在手無奈何君且歸去我醉眠

陶公不入慧遠社後世亦得稱高賢自注陀亭流人門語是六

少年羨似篋中玉老翁危如簷前燭少年不久成老翁

東舍西舍換歌哭勸君何不從仙人騎鯨駕鶴凌鳳麟

酒星但恐隕爲石不如杜康長作鄰

神農虞夏忽皆沒伯夷餓死太倉卒治亂循環亦天道

髮將何爲常咄咄憐徒名姆左右俱酒錢安可一日無

杜鵑聲苦聽不得請向春風聽提壺

馬食禾代田家

禾黍正油油何人放馬上隴頭碧眼虬鬚使我愁向前

長跪淚雙流租吏坐我堂聲高氣正揚縣官催納粟不

待禾登場願邀馬客至舍下今朝爲吏辦酒漿馬客來

租吏去早知馬客能逐吏馬食禾盡不須慮

王西樵曰所以其租吏也然馬客去租吏又來奈何此等是張文昌王仲初

送閻百詩返太原故里赴試 壬寅

我住江都君淮上相思但聽櫓聲響梅花開罷楊柳青

君縱不來我能往惟愁病渴苦相如離處韓侯久釣魚

匣裡豈無三尺劍篋中況有萬言書今晨別我太原去

爲言先人有廬墓立馬朝看太行雲揮鞭久指幷州樹

我聞君祖大參公令聲猶播鄉里中立朝慷慨多奇[illegible]

君今繼之稱豪雄歸來應笑淮陰市始識閻生天下士

淮陰亦是枚公鄉君且着錦拜高堂

憶昔

憶昔避賊四險堡名堡天黑崖深愁脚倒亂走棘叢無燈

火十步五步呼妻奴明朝潛身古窖裏窖上馬蹄聲近

耳當時不死亦偶然只今長貧敢怨天

憶昔仗劍果老崖雄心能縛虎與豹豈料糧盡勢遂散

馬上倉皇別同儕作事不成死亦得壯士一半無消息

只今身老羇江都甘心忍餓何其愚施愚山曰英氣雄心往往露出

老妻有問不對 癸卯

門對董子祠手持董子書老妻見笑還相詰君比董子

定何如我不能答但汯然射策何曾漢主前

房興公走數千里爲其尊公貞靖先生求傳誌勒

石于其將歸戴生作廬墓圖送之余有感焉因撰

長歌贈別

二十年前舊弟兄一春同醉揚州城賦手已爲唐進士

素心獨重辭諸生看君作客不言苦說到先公淚如雨

臨危不愧鼎湖臣多難偏遭水廂辛王西樵曰進成故實何甚老辣莫

言賓客徒紛紛董狐一筆良辛勤登墓哀少湖翔哭表

墓何勞陳詩文更遂父挑先長跪黃泉能得幾知己仁

者贈人惟一言死交騎馬行千里常州薛公久入山堆米老人爲墓誌銘

爲逢孝子門不閑中郎下筆嘗多愧有道爲人

那易礬草成函請宜城叟（曹叟耕以書丹）忍寒作楷不停手銘因予野更堪哀昔彷歐陽真不苟垂價斷不任囊空一片韓陵淚眼中所期不匠名借永此與癡人碑不同丹青吏有識生好不寫阿堵寫懷抱於佛說能欲問雷衣冠拜處少嚼易爾截此不早歸來還我此圖雨雪長小宛只宜勸兒弟努我休更磨門人（王西樵曰過名極有斤兩）

三磨蝎圖詩（邢上逢王幼華進士爲余推命因合退之子瞻及余小像爲一圖）

上天生我竟何意倏忽年過四十四長貧且讀古人書乖老獻開今世事退之子瞻人所師高名千載無軒輊受命不同磨蝎宮當將坎壈安足異一謫潮州一海外朝廷於汝如兒戲但能天上友星辰背向人間諂魍魎

愚生更苦遭喪亂東西奔走多憂惱衣食之外及詩書頗學兩公竊長嘯忽遇王生來故鄉自言知命兼傳識爲余推測費沉思細看星斗分躔次乍駭還疑復大叫君與韓蘇真氣類愈生之辰月宿斗唐詩可據有數字東坡年譜世共知大月當斗逢昔易命宮相合頗紛紛五行或受傷剋衆始知造物誠多忌不許文人滿天地君今星度正同之無怪詞場驚腹笥我聞此語重彷徨蜉蝣安敢並鵾鵬韓爲吏部蘇翰林我一布衣嘗荷蕢君言毋乃坐相欺不然鬼神將擬議王生大笑意渙然月當午時理所忌子瞻雖以卯時降冬夜夜長人尚寐吁嗟萬事皆天定誰謂貴賤能自致高車駟馬憂方大稱進寧可肆吾志若使我生月當夜一宮應只取頗額請看古今三磨蝎竟有一人長爛醉（王西樵曰竟愈于兩公矣）王生何如昔季主我題此圖或不愧

題扇上俞雪朗所畫江南山水圖奉酬王正子送予之屯留長句（甲辰）

我是關中舊酒徒今家避亂來江都此邦南北之衝衢相煩草堂多鴻儒文章不救飢寒軀歲歲掛帆江與湖雖然奔走顏色枯眼看山水終有餘夜泊廟門聞啼烏橋邊酒家女當壚醉聽鄰船唱鷓鴣江南樂事輸姑蘇（王阮亭曰字字可畫）洞庭漁人一何愚風雨不知惜肌膚近午打魚聲喧呼前灘白鷺後飛鳧可憐村農更勤劬小艇叉

泥泥最污景物此時觸老夫苦搜佳句忘客途孟嘗平原今有無容手歸來愁妻孥寵得清夢遊菰蘆此事語人人謂江令者舍舟思登車有兄遠仕新寄書屯留乃在山一隅但飲葡萄小尊鱸王郎送我心躊躇惡以長句勝隨珠知我眷戀江上漁更索俞生畫作圖他時相見吾友子但道王郎美丈夫若憶舊遊問吳趨（南中亦家兄舊遊地）請示此畫非模糊（王阮亭曰天真爛熳老筆紛披此等詩可與子美子瞻頡頏上下矣）

留別錢退山（時教猶二子從學）

生男少似陶淵明傳家難及黃玄成飄零一身走遠道臨去再拜錢先生先生亦是同志者相逢卻憶吳山下入夜杯闌哭鵂鶹臨江詩就吟白馬可憐壯士竟無家

隨身書卷仰生涯但向琴中追梧桐何曾門下得侯芭
忽到遂城作書記主人原不重文字陳琳阮瑀敢自矜
枳棘鸞凰且相避還歸海縣過揚州便問故人孫仲謀
小兒出見衣襤褸深樽忽語話綢繆先生令族教古道
先生更愛阿咸好雖授一經甚苦辛能反三隅免煩惱
以此羈栖又一年過從晨夕獨纏綿家常貧遜神童慧
凡鳥翻蒙長者憐諸子尊師若敬友疏糲但能剪春韭
薄行來脩君不嗔若言鷄黍家何有家兒近日幸屯留
寄書與弟須遠投楊朱致泣南北路陸機要對東西樓
只是平生厭離別況視膝前復頑劣孝先縱不夢周公
宗武安能希十哲出門且讀贈行詩難逆無慙是荊枝

請看鄭縣錢高士說到塤篪淚便垂有子賢愚苦相牖
君休笑我不達爲

陸放翁研歌爲畢載積題

道士洑邊日將落漁人網重心最樂王西樵曰此起勁於其本作不
聞撈刺轉堪疑到手且看石厚薄相逢未少讀書人得
錢勝寶三尺鱗攜硯歸來贈畢卓甕頭大叫驚西隣老
友如從劍南至上鶴心太平裝字放翁不止是詩人酒
龍凄涼南宋事揮毫意氣凌千秋冬天不懼寒無裘敍故
詩體在杜集外學古得全力曉嘆一篇情具見後人展誦淚長流此
石相隨到西蜀洗滌坐臨江水滌只今湮沉幾百年掛
與漁家換斗粟古來得失何事無金銅仙人來魏都衆

馬楚弓那足問船中書畫聊自娛世間正貴豐城劍笑
君癖愛江底硯可憐情性與時違夜夜名流滿高宴何
人把玩最歔欷白髮西京老布衣

雪中憶吳賓賢

故人有茶癖不合生長海之涯積雪寒如此妻兒乞米
向誰家高賢受餓亦尋常且復烹雪賞梅花平生不識
孟諫議何人爲寄月團茶

題梨園圖

家住廣陵城來往姑蘇與金陵吳宮歌舞竟何在陳主
風流亦莫憑商女猶傳後庭曲詞客空將白紵續亡國
從來事略同無如行樂光陰促畫師日午來相呼西隣

同看梨園圖兼請長歌題卷後對此感慨誰能無揮毫
任意語言麤胸中先看陳與吳月宮乃有人問路微倖
明皇得上去霓裳曲好記偏真慾召諸伶天已曙寒食
纔過清明來梨花如雪滿園開弟子教成月娥笑能得
花前聽幾回漁陽鼙起畫眉黑鳳輦西行諸將力忍哉
坐視美人死千秋爲爾傷心極東歸暮景更淒涼雨打
梧桐秋夜長當時弟子頭全白此身亦作太上皇秋去
春來愁似海惟有梨花色不改得見此花幸已多樂極
悲生君莫悔君不見堯爲天子曾微行擊壤乃是田鼓
聲曰唱耕田鑿井歌帝心問之喜且驚或言堯幽囚舜
野死獨自愁苦胡爲爾細思此言亦有理君不見烈皇

減膳撤樂萬方傳享祚容悲十七年

題李陵蘓武泣別圖

八尺李陵馬雙輪蘓武車何以贈別五言詩他日相寄一封書明知毋妻被誅戮書中不必及里閭但道君歸棠上賞近來榮貴又何如

客句容五歌

天下英雄今老矣却向侯門躡珠履憶昔年纔十五時平原青雲如足底白面紅顏騎駿駒道旁相問誰家子承平卿相多麻祿後來世事竟如此鄧禹馮異是何人書生對爾淚欲死亂餘作客邗水邊抑擲黃金亦偶然青樓且憐佳人笑安能久活從神仙求死不得求貧得

轉因男女生憂煎奔走風塵懷抱苦誰能早給買山錢

嗚呼一歌兮歌主客肥肉大酒竟何益

去年看春廣陵城富商大估多逢迎今年看春句容縣牧童村父何猙獰衣裳襤褸風俗儉此中豈宜遊子行歸坐道旁淚亂把田園荒蕪胡爲者謀生也羨牧雞豚誅求只恐懲戎馬年年空手入門來嬌兒索飯啼聲啞

嗚呼二歌兮歌春風若神怪我走西東

甲辰三冬無雪雨道旁几案多塵土葛翁煉丹井已乾安得寓居近洲渚與客出城心暫開泉流清照浣衣女可惜囊中無一錢恐渴容過茶肆前寒暖失時劇可憂藥物貧家那易求婦呻女吟常滿屋音書早晚慰白頭

嗚呼三歌兮歌聲快人命危如秋一葉

吾兒遠仕屯留縣書來怪我遲相見艱難行李費躊躇簷外楊花開又過雙眼紉針頭斧白他時那得身長從弟姪傳聞在署中清廉未必美看厭不道爲官家更貧明知多被友朋嗔紛紛請看上陽堂白草黃沙愁殺人俸金特寄難無幾能無憂懼勞心神嗚呼四歌兮歌欲泣同氣不教同緩急

平生自謂愚且癡出門寸步迷所之雖容車騎吾何有惟一老僕同奔馳昨復遣汝江頭去三更不寐烈風吹遙遙百里累筋力貽書當路答者誰溧陽階生落人歸途爲我成羈逆奚童兼可恐驅役提壺攜榼無不爲

主人能忠使能勤焉識吾心潛苦悲嗚呼五歌兮歌聲靜孤燈今夜愁形影

句容過顏舍章請予題二顏公祠

萬古傷心天寶年顏公兄弟真二難常山衆義第八日可憐舌竭一寸丹豈是杲卿少兵略如何功烈竟不完國乘諫臣天心怒朝無寧相民力殫那得鬼神助忠武徒令史筆增浩嘆兄雖身隋弟猶在同時李郭皆桓桓王孫旣出延秋門平原始得銜書官收書到即馳江淮事成豈不餘蠟丸後來君父厭蒙塵求間脅小戒朝端名震三朝太抗直年過七十但跼蹐殺公者杞非希烈有如荊棘損芝蘭身作使臣哉復哉生死何曾問金鑾

五表徒入一不報歸鴻到耳聲悲酸僞使公然發大梁
門榮坐視烹厭鏖未荷生前賞勳業寧勞死後墓衣冠
往事足爲後王鑒遺祠誰無清淚彈題入公之賢裔名有
光請我題詩渺沉淵我聞忠臣不可爲亂世寧甘守釣
竿或詩神仙求大藥或隨老衲坐蒲團君若疑予詞太
激請看屠君心所歡盤面險于山巇岏不是天憐節義
人安得遺前榮并餘

張孝子詩 孝子名清雅潛山縣人

嗚呼孝子有幸不幸潸然救父命獨何永我讀南史淚
下如綆一賊有義衆聽其請曰殺孝賢不爲威猛自古
及今賊性異乘禍如清雅天道難省崇禎十年寇勢方

逞城居者多村中人靜八十老人西山日影臥病已久
危在俄頃戶外殺人如殺雞豚子抱父屍哭聲爲吞賊
既入門乃亦有恩擁屍就木如助親鄰曰後來者不如
吾賢子如居此禍不可言君語其兒更誡其僕父肉未
寒火將及屍汝宜速逃我當守哭賊幸見憐庶此回穌
僕名雲滿年七十餘跪告主人去將焉如炙茶待賊以
活主軀死則同死勿慮老奴語猶未畢賊更至君向屋
梁且潛避賊既大索不得君便欲開棺忍脅僕雲滿捧
茶但叩頭賊方拔刀君墜地兩手覆棺手先斷血濺賊
身賊益恚幼兒發名也方匿廁舍中出廁泣求身代翁嗚
呼父子竟不免是日雲昏天大風屋中賊去火旋發雲
滿登墻救火滅三日相傳賊語行鄰人稍稍返柴荊乞
棺殮主長哀號從茲孝烈聞通城

汪殳巖招同爾止洪若次功令弟舟次叔定季用
泛舟城西值河水初漲 己巳

汪生高趣曾自許一見勝流志衛汝不言月下喜開樽
但道船中堪避暑雨聲半月不曾無今朝歡喜到登覓
丹青況有倪黃手便可相煩作畫圖 洪若善畫
六月荷花香復鮮樓臺何處不可憐近岸忽添水一丈
漁翁失色蛟龍前老夫慣作江湖客笑聽風濤意灑然
座中豈少謝安石便輒開口勸回船
故鄉風景亦不惡平生未得見漢陂一臥江城歲復歲

變化頭毛如鷺鷥暮景但愁減酒盞家山誰能無別離
況遇主人能作達岑參兄弟未爲奇
方老久家桃葉渡勸人祇合蕪城住李白杜牧皆奇才
鬭雞臺畔鳳凰臺君言那顧歸地下舊京來往少風雅
俊人今日滿維揚我獨何幸客此鄉
揚州女兒意態多日日中流採芰荷簫聲將發待明月
風急船回奈爾何片時惆悵復無益諸君笑我頭全白
昔遭喪亂客繁華此地當年厭余華

題方爾止四十了圖

畬山攻詩三十載老來作事何凝顛不願左拍安期袖
不願右拍洪厓肩但願論文過陶叟更招杜白坐兩邊

工部請吟收京作太傅請書諷諭翁楊柳未衰身在宅菊花幾香客送餞古今怪事無不有四人同生壬子年豈無崔相與劉郎（自詩何事同生壬子歲老于當相及劉郎）彼雖同庚非高賢性情已向卷中得像貌非求諸裴傳丹青無如戴恭好位置不敢亂後先列坐宛如師弟子向往何妨為執鞭世人齊杜或嗤白香山大笑石青天王楊盧駱皆千古何況自詩近自然我命偶合韓與蘇三磨蝎圖偕新懸他時得與四壬子觀者一例將流連（王西蕪日綠衣處士繫衔協母法）

（昔周益公見東坡居士周子中生於乙巳益公而今誠齋丁未鄉人劉敘叔萬為三也詞今乃復有四壬汀閣更為新奇物人與命偶合韓與蘇四語且與誠齊只道之韓同傳如陵人指點也悲人何並濟也）

夏日寄題渭北草堂

草堂遠在清渭北說與吾兒今不識（王亞亭日把高老通篇兩見于）買竹曾過渭川去有梅亦自終南得終南太華咫尺間我昔年少美容顏芳杜諸孫正來往僅僅一葦徒等閑客來日暮休回首家僮頗足供奔走痛飲還餘獨酒筒高歌請擊秦人缶京風六月滿清溪蛙聲鼓吹橋東西不勞扇上閣蟻易時復窓中讀馬蹄江南拔柏花蚊惡兼之稚穢多酬酢此時正想羲皇人自古安吉買客樂忽忽離鄉二十秋安得濯纓溪水頭擔上重看打栗婦田間先訪種瓜侯（渭上西莊日宇僕雅是合作）

輓方退谷客死歷陽次州守楊仲延韻二首

羨門為又安期窗我所思兮古仙人更讀輓詩同薤露

白髮滿頭心自悟待餌丹砂年復年七尺如何常道路夜陪舞席燭花紅朝出高士歸虛谷泉孕那有青蓮里依舊聯吟對朔風

梁鴻夫婦敬如賓空樂無如貧賤人相戒出門慎風露死別生離竟不悟老來不合繼平原騎驢却走歷陽路號輀歸去楓葉紅雞肥酒熟總帷容孤兒能說賢刺史（方時擬兒作客）麥舟猶應拜下風

方生非親復非賓與我交如同氣人相識麒陵所勝露勸讀楞嚴生覺悟年今五十竟先歸黃泉本是老人路樓頭小姿顏尚紅我何長使錦衾空明朝便買江船去下水還愁少順風

溉堂前集卷之四

焦穫孫枝蔚豹人著

五言律詩

春宮詞 壬午

玉輦聽難負長門草色新君王愛萬里女伴瘦三春那
少和如賦恥同西子顰忽看花易落流淚濕紅巾
春滿昭陽宮難言樂事同君恩重飛燕姿態擬當熊草
濕珠簾雨花殘玉殿風哀衣不須補刺繡竟徒工

供僕蕭然因憶江都魚味之美

老親歸已久江海夢猶馳筍即渭川竹魚非京口鰣櫻
桃正多實烏鳥若長饑夢絕盤中味蕭然首夏時

潼關 癸未

潼關已失守南北勢倉皇獒寇誅何及求賢詔可傷有
家懸里社無用愧詞章勝皆歸年少君初愛子房
久失中原勢長憂竹指連蒙恩非一將釀禍到今年竟
恐欺明主誰令擁重權京師根本地莫只哭秦川

聞敗軍已破縣城

徒然防寇至豈復慮兵回此輩久難測城門誰為閉微
軀猶死輒濺血忽旃摧愁煞親兼友存亡那易猜

除夕

守歲堡城中寒燈作淚紅生雖如草木戲莫信兒童剗
眼驚新曆回頭失故宮只疑天已老堪訝是春風

去歲逢今夕趨庭臥鼓遲祭仍椒柏酒哭為蓼莪詩負
主偷生地携家避難時早梅最無賴便欲綻南枝

為農 甲申

負郭吾何有荒田貧未能飢寒念妻子勤儉愧高曾帶
劍心空壯扶犁事可勝乾坤多戰血歎息對明燈
何處喧呼急豺狼恐易逢鄉鄰半從賊年少笑為農小
壁門當閉貧家婦最恭長飢安淡步吾不負青松
歸家已昏黑濁酒婦須謀身從書欲兀風微雨過樓亂
離飽經歷耕耨省千求處處抽丁壯荒村正可憂
相逢南澗叟能說太平時為感皇恩厚紛然涕泗垂生
年當萬曆臨老憶京師勸誡尤難忘花源去莫遲

不得大兄消息

江都聞已失雞犬少能留齊說睢陽死（謂史道鄰相公）誰成范
蠡遊騎驢身不憚開鴈意將愁已約同行客來尋共臥
樓
旅館處處哀道路幾時開又見紫荊發曾無黃耳來飢
寒應易及生死況難猜倘若逢相識令人想萬回（萬回僧號）
（事見西陽雜俎）

村居雜感

閉戶過清秋傷時淚暗流衣從炎月典薪向雨天求產
獲鄰人喜聞狼遠客愁中宵看烽火家有最高樓
相見惟鄰父軒車絕往來危橋新漲水破屋舊防雷路

去長安近人傳盜賊囲終南山色好引領似蓬萊（終南去子邑九十里今不可往矣）

掛樹月娟娟荒村少夜眠歌哀鴻鳳下酒蕭菊花前千
祿非今日爲儒誤少年亂中鷄豕貴租吏背相憐

空披游俠傳不見武陵人咫尺焦公子（名之叟）何時話苦
辛山中隨李廣床上對陳遵且欲想懷抱誰愁驚四鄰

亂離時序速秋氣淸吾閣架傍思豪傑能文有弟昆酒
香朝過店鐘靜夜歸村閒暇長堪愧漁樵負主恩

長物吾家少樽罍伴管絃獨醒惟病後取醉更愁邊帘
子提帶出先生待酒眠橋頭覓盃返不用啓祖錢（賦新歸示）

欲尋山中衲閑人戒不宜陶林聽遠磬傍澗坐殘碑古
廟談兵處深更說虎時雄心閒自笑名姓竟誰知

身勝羈東瀼莊寧羨輞川淸溪少遊鯉古寺滿鳴蟬曬
穀秋場上攤書野樹邊不因兵馬過誰話太平年

中丞誰作傳拜墓淚縱橫未遂興師衆空傳罵賊名魂
應朝北極客恐帝西京（賊改西安府爲西京予焦涵一中丞館客也）翰墨猶
存餘他時價不輕

先業魚鹽市江淮信不通思兒立南畝人（大兒伯發客江都）聽鴈
坐西風久亂思人苦長飢稚子同團圞知有日把酒話
兵戈

非有　乙酉

非有金陵信遙傳恐未眞朝廷憂四鎭宮女盛千人芻
馭英雄主艱難社稷臣蕭邦渡屬乞何日慰沾巾

萬一江南棄深愁陵寢荒辛勤竟以國努力繫先皇血
詔傳千祀哀聲動萬方龍髯雖寂寞靈魄自翱翔

與客宿古廟中

荒村仗劍行古廟一燈明蹤跡防人問功名待客成鬪
鷄思越石化蝶笑莊生共喜大將略前頭路漸平

讀兵書

嘆息中原事朝廷任豎儒虛名羞管葛上將失孫吳結
客心初壯論兵調竟孤牀頭足書卷近始愛陰符

慕容廆

晉室當傾覆東邊得慕容勤王開愛子効順破羣兇陶
侃蒙相責何能愧不恭中原文與武感激爾心胸

無燈

未夕早登床無燈亦可傷鷄鳴愁不寐蟲語怪偏長儉
歲思朋友閒身負帝王秋星只數點故故帶山堂

北山

山中還仗義同澤見斯人號令秋霜肅心肝草野眞充
糧芻棗樹飲血汚頭巾戰士從來苦誰伴遊紫宸

仁義雖堪恃行兵貴有神未衰防彼氣可守保吾身馬
上皆儒者軍中有婦人茲行恐不利爲爾淚沾巾

腐儒難共事間道暫還家故舊驚猶在糟糠淚轉加天

寒先命酒日落更開筵報王無策愁心付歲華

出門

貧日出門易（旅思山門自宿貧賤出門難句新具而居同）高堂淚正垂千秋

覺繼母一體視孤兒凍樹鷄鳴早征衣燭滅遲柴扉看

漸遠定省復何時

明知生計絕勉強別山居相吏朝朝怨飢兒夜夜啼忍

冬身不愧連理命難齊此去遊隋苑迷樓背爲迷

行人

行人愁野火此地驗凋殘路向平沙沒風吹古木乾開

鴉心正怯食鴈意常酸莘命逢賢主門同親愛看

丞行

征途催起丞霜滿敝貂裘開夢應隨馬耕人未叱牛僑

心愁月落河急帶冰流獨鴈何多事爭程過驛樓

新春　丙戌

往事休重問新春劇可哀流鶯稀邊樹芳草亂遮臺池

上魂應在營中信稍間人民與城郭皆識令威來

昭君怨

上馬莫逡巡命情敢自陳倘延不重色依事而和親（需伯）

（謝背體）日欺春桃花親愁寒柳葉嬰都言邊塞上今日忽生

春

寒食過鄉村惆其煙火蕭然而作

戰地蕭條久何堪火更藏寧同太原俗不與子推鄉婦

昧鞦韆戲翁思粥酪香惟應城市裏幾見負傷郎

七夕憶內

巧節炎風變殊鄉別恨新遙憐弄針婦空嫁晒書人玉

兒幾明夜丹鷄又叫晨思君雲幔內一樣望霜鬢

送家五兒大宗歸里　丁亥

暫共中宵被愁看向曉星出門成異路近寺見離亭堤

柳垂新綠山梅發待榮風光催供賞酒盡獨難停

歷歷開懷處於今事已休客爭尋鳳序家不與觴裘文

字娛親物功名報國謀東頭簡聲能還復起西頭

世事貧難料才名空自尊瘦來同餓鷄（石中餓鷄見頭黃子羽文）啼

處比窮猿更斷連床夢頻銜別路魂若非年各壯白髮

已應繁

去歲清明節他鄉淚滿衣梨花又將放燕子已齊歸分

散情何忍留連義恐非到家先上塚種柏莫教稀

伯也兵戈裏曾爲九死身黔看鴉返樹尚怯鬼爲憐愛

弟俗相伴憐君去有因高堂懸報信江上正垂綸

春日登揚州城樓　戊子

（江洲次日數首雅而麗似堂　近體多學杜此又原本六朝）

江干昔罷戰游子未歸秦仍見繁華地偏留寂寞人亂

餘輕白骨愁裏負青春幾處聞歌吹誰家宴四隣

春園有感

藥圃修幾畢魚秧買始田憐心寂寞獨與影徘徊黃

烏啼雙過紅桃露半開樓中年少婦不見寄書來

過李家堡訪曹伶白

騎驢四十里草色但堪愁逆旅牧童問恐從高士遊近
村身帶雨到戶鶴鳴樓乍得論文友狂吟夜未休
水遶關門就先生得意莊（親作水遶屋轉自號首見下）衣綃頭已禿
種狐廟須伸（俗自叙竹叙堂歸德未就）膠南隱市伯夷居海濱古
來多有此莫負甕頭春

題吳賓賢處士陋軒

幽徑小河通海邊環堵宮涼茶勤貯雨種樹預愁風隊
谷販鹽曳倂來驅犢童莫言英俊少楚館宅相同
鸐鴒迎賓語梅花應節香陋軒何有陋巷陋相當掃

地雙櫻帶堆書一草堂是予倂臥處月色更難忘
坐久常多愧誰知遠客心結廬須近藪求食便投林浩
浩江湖濶悠悠歲月深何時守故土亦得學狂吟

過城西廢馬（己卯）

歌舞人何處園林路已迷童年身屢到老父手曾攜野
樹藏巢鶴春郊蹤乳麋那堪驚淚眼城上日初西

題

橫行曾幾日秋水況無涯價為花年長盤須九月嘉祇
應驚瘧鬼何苦惱田家倂入揚州市無情是菊花

九日

漸看風俗慣一任歲時催（丁酉懸日仍喚述處爾覺其言之哀）鴻鴈傳書
過親朋送酒來移花幾向屋掃葉又成堆不用登高去
園中自有臺

送妻子至江都

終日勞鴻鴈今朝發女牛重看新寄紙轉憶舊登樓喪
亂身同在崎嶇路始休鋤犁別時物尚掛壁間不
（丁酉熙日領勝多少轉折）
忻迴琴客想不赴酒人期（王阮亭曰風詩云大大風想正是此意）明鏡初
開匣蕭孃舊廢眉傷心說豺虎邊勝愛熊羆王孫燈花
好如何濟淚垂
姊妹如桃李樓前手共攜嬌同太沖女拙怪少陵妻脂
粉爭羅列衾裯細品題客身間發語暫忘路東西

縱橫置琴瑟次第問桑麻曾乞何人米還存幾樹花壁
應因雨壞吏可為租諱兄弟能相念無勞苦嘆嗟
天氣江都煖梅花白滿梢月明非獨對機杼是新拋侍
婢猶能買雙僮不用教辛勤憐久慣留客莫親庖
便問歸鄉策眞忘路幾千汝夫非蕩子汝母況高年暫
隱魚鹽市聊發蝦菜船干戈如早定立馬華山前

閒居（庚寅）

歸山復何日坐石勿移時三月常中酒他鄉且賦詩身
今借德曜眼不識紅兒一任春風裏當窗叫子規
風雨連朝惡關心到麥苗無田吾自得不喜添應驕衣
短看霞舞歌長對月謠樓中成久坐倍惜酒盈瓢

閉戸憑衣短臨流覺帽斜功名違世路歌舞讓隣家本
少千頭橘難求五色瓜詩成新白怪川此作生涯

早春懷鄉友 辛卯

風柔兼雨後春嫩是寒餘百草知思易千條得氣徐稍
歸渡江鳫纔上夾氷魚鄉友別離久難憑門寄書
和風開牖坐殘雪閉門扃春鳥已相逐故人曾不如芳
尉停賓馬贈路動香車獨爲論文故思君未忍疎

懷李叔則

嘆息河濱叟長歌行路難花開酒滿戶叔則嘗為寳慶令楙下
巳無官倚馬千篇得雕龍絶代看何人聞奇字無使酒
杯乾

五兄大宗舉於鄉

哲兄登塔日塔名雁塔題名之地賢婦下機時意內都堪喜隣家恐
未知提寒垂久慾求食鳥新離物理推方細悠然俯小
池

姑蘇聞江上亂信 壬辰

汩汩求衣食時危重客愁門人無武譽愛子在揚州立
處聞哀角行來問遠舟梁鴻真有見不棄孟光遊

亂後登金山有感

鐘鼓仍朝暮全身計未周江邊人牧馬山下艸隨舟飛
鷲全無意居僧始有愁何時銷戰甲高枕看揚州時防江

館娃宮

離宮花正開羅綺滿樓臺鄭妲焚作寵若王財微開一
湖彈錦瑟違勝勸金杯不識越兵至鼓聲疑是雷
帶醉整新粧更衣水殿旁入宮八人後獻壽萬年長劍
舞欺身困遊閒近手香老臣新賜劍半月少封章

梁鴻

宮闕與雲平長歌出漢京備錢多志氣婦好得聲名死
後還爲客吳中不敢輕邦憑遺游子但切故鄉情

贈雷伯籲親家

不識公卿面蓬蒿道獨親未能歸五嶽且復話三秦擇
婦寒門裏論心白水濱終慚齊李杜但可並朱陳

漁網 癸巳

日落還垂網天寒必放舟前王初設法汝背多求莫
取龍宮怒聊將酒肆酬江山新戰伐白骨使人憂

宿天池山下野人家

月出前山口山家未掩扉老人留客住小婦採茶歸路
滑流泉過墻頹野竹闈夜來清夢好此地犬聲稀

晚背倚白 甲午 乙院亭日出家留客闔宛宛出

黄海一詩人詩成自擬倫山寒常積雪樹老更生春白倫
白許其詩枯木寒鴉別有生趣滿院落松子空牀剩藥巾遺文應有托
我昔唱酬頻

表聖輕千綃鄰開拒萬金聞君年少日最有古人心貧

士多相慕公卿不易尋一棺初罷交使我淚盈襟自我見狂生老來和且平孫登無怒性王湛有癡名易象十年讀欝人一笑輕只今聞訃日遠近哭同聲

施愚山曰結句與陟人宏休同苦

黃公祠 客桐城作

山城祠宇少父老祀黃公戰蹟都能說椒漿意不窮一身殉社稷諸鎮獨精忠展拜吾多愧文章小技工寂寂窗歸鳥蕭蕭雪覆柯桃祠吾作寓勝友日相過把酒消寒氣論文雜浩歌客懷聊可遣世運奈江河

除夕宿邦關

已歸仍是客關上暫徘徊夜黑城門閉燈明旅館開將

錢沽濁酒何榻撥寒灰明日春風裏家人喜我來

程生貞州移居 乙未

燕雀紛然至誰知子所求江雲為上客海月照高樓菊節須關戶桃華再汎舟十年著名書縱卜此廬幽

贈丹徒明府張康侯

弱齡擅詞賦百里試才賢江邑正多事訟堂何寂然養親須薄祿臥病有作篇但對崔秋浦長懸李謫僊

招隱洞

洞猶堪避世客半為遊春古寺疑無路晴江忽有津乾坤悲虎穴日月縱樵人飄泊嘗多愧難誇懶性真

招隱寺觀梅

精舍僧全少花時不閉門山泉空自垢佛火未能溫幸有寒梅在當如隱士存暗香欲客恨正愛酒盈樽

竹林寺

漸近雲邊寺山容四面蒼松門開法鼓竹徑見天香乞食春風裏思家老衲傍長江不可斷處處對維揚

王阮亭曰此詩予久載感舊集讀之如遇故人

輓李平庵沛

貧常能作達病肯廢吟詩使氣江湖早關心藥裹遲謁人同跛吏陷賊恥王維檢點平生事九原含笑時轉憶相逢地菊花依舊開論文無李白沽酒向泉臺海日旌旗動江風鼓角哀知君魂魄過猶自痛蒿萊

輓葉聖野

豈是龍蛇歲胡為失大賢江山存四壁風月剩空船酒負一生債詩齊七子肩招魂如有客欲就訪遺編

登多景樓

登眺初多感江南古戰場羈人念墳墓故國棄封疆仰面孤鴻下回頭一水長億翁曾到此愁絕為襄陽 鄭所南有多景樓詩自註云時叛將劉整圖襄陽○王阮亭曰筋骨神理全乎杜陵

西湖 丙申

苦憶茲湖水因惠便有名如何過汴渡慨易想東京相國能行樂居人自不平至今瞻岳廟松柏發悲聲

杜蒼略曰流連感動哀來無方

招隱寺觀梅

戲代小姬寄嘲

萍踪向何處閶闔久相疏妾本工彈瑟家貧學煮魚背前愴鞦韆池上惱芙蕖故把雙雙意欺儂獨自居

宿山店 將涉曹娥江過蕭山作

虎聲驕日暮客子此中居宿雨棲山鬼微燈動野漁宵長時有淚家遠久無書舉棹江湖盛防身不可疏

海雨蕭蕭夜牛歸亂閉門楓高秋早至葉響客無言白髮風吹影青燈電繞村荒唐兵過後野俗畏陰論

秋日過查伊璜齋中留飲兼觀女劇

堂前來往熟林鳥總依依菊屋桃花面青山白苧衣周郎原善顧惠子不思歸日日金樽裏全忘客計非

喜紀伯紫見過山寓

聽衕論文罷今知感慨同千家寒橘柚一飯對英雄王阮亭日對發久坐秋光變高歌俗物空古籬堪極目得計有寘鴻

曹娥江舟中

無數灘明滅征鴻伴遠游荒江寒白日落漈凝清秋上西樵日與謝尚書宋汀滌氣嘶各有其妙○阮亭日前四句老氣橫出路轉危檣急沙回亂草浮尋常輕短劍辭汝暫寬憂

歷險今年最臨深萬慮輕從見遊旅坐三老指孤城戰氣雲中黑烽烟水外明日斜舟易駐愁絕聽猶鳴

贈馮道濟 郎徵司馬之子

因君漢庭訓司馬有高名憔悴天顏見淋漓御墨精身衰難作相國亂猶談兵未識先公面年年哭老成 霜伯顏日通篇只作司馬身上說格甚奇闢

題雲居寺僧房

忘機惟愛坐湖水對前軒斜日明松嵐空山老竹孫磬中傳法性香裏絕名言不得長相伴吾身愧寂猿

俞次寅程奕先吳慶伯徐大文見過山寓

湖光邀客至秋色登山深坐看遊宮燕行憐萬木森情人負在眼佳句半傷心落日空相促諸君愛夜吟

輓李小有 丁酉

未得尋瑤草頻年事遠游爲官稱處士作客老諸侯伯通鄧日此小有實錄也久病僧皆厭養病僧舍長貧妾不愁遺書今散失

漢王恐難求

送唐祖命還宣城

大旱淮初涸憐君五月行雲霄中夜好詩書一船輕只畏沙連岸誰愁賊有營高談會處處不獨此逢迎

紫荊

田氏宅中樹吾園恰有之好花春爛熳久客意傷悲屢月家無信經年弟苦飢深慚作兄長愁絕只吟詩 霜伯顏日後四開隔之言、王阮亭日雜之杜詩能折不

八儒花 元人曾以代瓊花

八儒名可愛或取類瓊花足擬江都郡今開處士家睛

天香正發隣舍酒須賒莫銜風飄落遮簷只嘆嗟

桑

身久慚桑者圃中偶植桑無心成而露葉折任隣墻盛
世關朝政衰年檢藥方功勳曾不細桃柳漫輕狂

石榴

炎風偏借力不與衆花萼結實都能好充盤亦足欣種
曾來異域色只比紅裙共惜宮妃意吾憐漢使勲

梅

色淡全疑雪香微略借風江邊展看汝那及小閣中醉
使鄉愁減詩難別恨空懷人當折贈驛路幾時通

春日遊平山堂 戊戌

郭外平山近年年續勝遊與僧尋古碣對妓笑迷樓烏
望江南樹漁歸日暮舟昔昔春草綠故國竟忘愁
異代登臨處才名那易攀至今傳雅會于此得佳山亂
後詩人在春來酒伴閑浮生頭已白烟月且相關

挽梁仲木

數載稀相見訃音偏不遲梁鴻終作客伯道竟無兒瀟
倒一樽酒艱難大藥資招魂休北向向燧是南枝

海陵寓遇鄧孝威有贈

避逅常吳越君今臥薜蘿衡南詩律細韓布淚痕多旅
雨催愁劇秋風奈老何禪堂俱隣坐晨夕數相過
白髮休相詫飄蓬未敢嗔尊交生死中與子往來頻古
寺愁燈火殘烽報海濱此時對詩伯情誼倍相親

同鄧孝威飲錢山銘鹿文齋中

客況逢余拙交情到汝真沈郎初病起山銘病起鄭老況官
貧買酒長支俸烹魚更憶鱸臨吟知不易東海有詩人

同鄧孝威飲陳鴈群爽西堂

風物蕭條日園深景倍幽樹雖寬作客文字減悲秋微
雨寒高樹孤鴻過小樓對君詩興發并榻不須投

再至海陵訪州守田雪龕

千秋空有約一別輒經旬乞食了雖拙為官爾更貧海
潮兼帶雨邊馬戰餘塵不重雲霄義那能來往頻

歲暮寓中遣懷 寓樂善庵

始覺楊朱是誰言阮籍非老豈空行順辛歲竟無衣醒
看僧常睡寒愁烏更饑楊花笑遊了雨雪出柴扉
蓄逃三冬事深慚負雪天虛名動官長況愛分林泉文
史東方朔遨遊司馬遷古人誰較可失笑但堪憐
短髩前年白北風今夜涼白離中婦鏡只借老僧床萬
事孤燈裏三更古佛旁烏栖亦不定對爾暗悲傷
五嶽生平志所期婚嫁終有兒新娶婦無福半柳翁之
了知宜室吾家不諱窮一年常道路那用學癡聾
白頭無樂事況復嘆長征難得惟佳婦貧堪慰老荊五
更能問寢三日解為羹本是儒家子姑嫜教易行
誰道閨中遠揚州一日程書來愁歲盡事急愛天晴米

桶新寒劇牛衣舊淚橫遲歸今有約或不怨狂生

經堂人跡罕風夜犬聲高盜賊妨吾寐飢寒念汝勞
中求舞袖寒上急征袍莫怪工偷竊將平詠索綯

何補窮途事相知滿異鄉詩歌凡諧謔車馬暫輝光吾
不嗔中散人多怨孟嘗出門先自笑可緩事偏忙

寄小姬沈靜君 在寺寓作

作客閒無事但看朝暮雲心憐小年女日誦大家文壯
士雙蓬鬢佳人一布裙詩成饒涕淚愧使老僧聞

同周雪山黃儼裳飲易田授園中對初雪

人閒偏易聚樽酒況交情天潤塘邊樹樓高海上城江
山容問字鮑謝罷論兵老矣吾堪愧諸君惜令名

圃事防冬煖幽花凍更宜干戈雖滿地雨雪不違時且
助園林好休憐歲序移論文樽正潤不醉欲何爲

雪後劉僅三闇公招同易田授黃儼裳飲玉鈴堂
限韻

交情輕歲序爐氣變寒塘凍柳當門古初梅近座香一
樽但文字萬國正戎行跨馬吾能慣談深興易長

十四夜雪後同鄧孝威黃儼裳飲錢山銘廣文署
齋觀燈 己亥

海邦燈事少絳帳景難虛雪散笙歌夜交深戰伐餘高
懷憐節物雅會重詩書易醉惟遊子還言夜禁疏

贈黃儼裳 時將移居

不曾嗔錄事毋欲卜南村官係分租屋妻賢懶出門雙
飛憐蛺蝶一怒卽鵬鯤海上方多難高眠道自尊

別聘柯園

農圃攻吾失詩書厭婿嗟貧中初典宅客裏更移家銀
杏百年樹碧桃千朶花東西南北叟爲爾淚痕加

臨去更登臺黃鸝故依來幼兒八九歲有樹一千回酒
儘應須付隣歌覺轉哀多情賴明月處處入吾杯

去歲無日三四條不忍滿五大悵周朴隣舍見愁吟酒與主人知去索錢來更酒念有味

丘季貞寄示近詩

會面經年少驅馳爲父兄每看詩格進使我客愁輕入
楚陽春調游燕易水情歡悲都有態憶別却心驚

新居

新居亦不惡巷對董公祠少日誦三策江都得我師卜
隣强庭信好客厭當時素木貪功利惟憑閉戶遲

樹須十年大花少四時香最愛芭蕉綠宜栽野老傍移
居纔一月立處共身長雨夜聲雖苦妻兒料酒漿

輓張惠侯

獄中詩更好讀罷斷人腸俊髮聞中夜鵑啼在異鄉何
曾明罪跡能不悔詞場江上慈親老終朝淚萬行

夙昔承高義傾錢分廟儲饑兵倂不死慼激有長吁尚
乞陶潛食仍窮阮籍途難逢知己再老淚灑江湖

仍題新所居之堂曰溉堂

草堂仍陋巷何礙靜吟詩花氣還能淸聆聲亦不遲讀
書貧易入碎客老初宜但畏居城市終朝羽檄馳
車馬日喧闐先生愛書賦賣文常得俺畏吏不求田世
亂憑兒懶名成慮禍偏他時結茅屋更倚北山邊
堂名仍不改未敢語東隣但說烹魚好兼須灌樹頻學
陶書甲子擬杜紀星辰倘或千秋下稱詩及野人

春日遊徐幼長園林有贈

岸引千山近階添春水滙自然藏野色無意闘隣園歌
爲臨城急舟因傍夜喧主人朝夕在客至有淸樽
雷伯顧曰此編盡出幼長園林矣雖未至其地亦可想見
池深客防醉亭敞燕憑穿金谷非容易桃源亦偶然抱

琴閒待月炊茗細浮烟只此春花裏生涯絶可憐
題署驚人眼高齋日岵齋雷伯顧曰起句奇放父書長淸架于澤
定夢恔行乞吾將老藏名爾獨諳登臨初有憶十誡走
風霜
雪後簾常捲春初戶不關爲園雖適意有母日承顏獻
賦終投閣全身漫鑿山一丘兼一壑吾世足淸閒
觸眼山川勝驚心風雨多較龍疑有窟鳥雀半爭巢春
覺詩情進天如酒興何眼中吾數子樂事莫蹉跎

遊韓長源園林有贈

俺經身世變丘壑始鍾情教了多餘暇爲園對古城春
衣隨妓出老眼看花明黃鳥如堪聽恩聲願爾平

沿堤車馬亂愁汝戶難關老日交遊盛名園事不問釵
鈿遺竹裏枕簟轉山間舟子徒相促嚴城及早還

避地

歸城在何日沽酒且溪西親戚愁中至江洲望處迷墻
低看野鶩屋小滿隣鷄風俗成相慣家家有愧攜
湖水方秋潤村稀屋未牢宵憂賊船過晝見浪痕高向
鬓添明鏡雄心愧寶刀妻兒貧累已不得赴江皋
竭力租茅屋旁村騎又進長鑱君欲試小艇買無錢稻
熟香初細荷殘葉更圓淸秋饒異物灑淚對湖田

早起

夜凉常不寐早起意何如米寄城中犬塵愁架上書湖

寬新過雨村遠久無車俯仰成飄泊橋西看打魚

酬無言見寄四韻

城中好音至孫楚惘淹留歸興稱黃海佳詩贈白頭野
雲垂樹黑漲水入門流獻凱勞諸將先寬異俗愁

湖漲戲簡馮叟徠防河卡將

一水似天河離情脉脉么魚全不至精衛爾如何自
有西山石那愁東海波知君最豪興破浪肯相過

濈堂前集卷之五

焦稷孫枝蔚豹人著

五言律詩

懷方爾止游越中

開爾出門後偏逢戰伐初避時愁髩髮失路痛樵漁京口方多故長干未可居閒中應久罷誰爲惜相如

秋夜雜家莊作

城市終年慣不知秋氣寒此間風颼颼分外夜漫漫憂國身先老携家路正難隣砧休太急衣褐典皆完

懷王築夫

傷哉王處士貧劇爲親喪老日兼憂國諸生慍絕糧微

吟而多淚久亂道難光夙昔談經地於今作戰場（今蚆聽日詩遂判此是正難爲貴者）

憶十三弟穉發時方議諸商助倘問巳入城

日念催科急竟看離別輕身貧難助汝髮白愧爲兄江漢途方塞淮揚馬亂鳴小商愁性命無以應秋征倘賴惟朋友備身使汝嗟無才安賤足行命尊泥沙八月湖風大飢兒瘧癘加至今衣短葛愁絕水之涯

贈田家翁

浦中開晚荷一老工高歌莊僻川離少秋晴鳥雀多麑田用湖水穉未製漁鑊白說橋邊路馬蹄從未過

寄題范劉牛幽草軒

范生湖海士幽草鄭相親庭戶如空谷交遊半逸民詩能存雅體（時有詩死人辯之遂）病不厭歌辱意態飛揚甚終知與隱淪

浮雲憐世態管鮑道途尊幼遇北來客動稱幽草軒壺觴無俗氣絲竹發清音始識賢豪意經句耻閉門

送無言弟象五之汝南

但存高隱意入市有嚴阿我亦曾行賈君今遠渡河故人前路滿名士汝南多獨陟高岡處憐兒易作歌

贈延令明府唐含拙

北地推才子爲邦果有餘烽烟三月後歌舞萬家初壎僻還隣瀕官貧只羨魚辛勤濟時意曾否厭兵車

客延令遇舊感陽明府張天任有贈

西京歸未得隣邑事客開最憶千花樹長瞻萬里雲逢人論才子垂老識邦君披豁風塵裏誠懃愁夜分儒衣臨邛令誰負愛布衣多君昔爲宰處士貫光輝麻米分偏易林泉興不違吾生苦很俱感激老漁磯

會庭聞同客延令別予先歸悽然有贈

爲人常作客與爾忽相從與日衣能解窮途話易重吾儕尊鮑叔當世想臨邛又復成分手依依且暁鐘寧都經寧夏萬里獨歸人常上終朝嘆案中何太貧文章工倚馬官長爭鉅綸勞我初相慮休輕負米身移家知不易苦欲任山東愛爾先賢裔無忘闕里風六

經兵火外一水詠歌中早晚條糧衛還應待歲豐
笑言曾未了臨別更多端駿馬何時買妖姬肯意看楷
前呼中婦扇上書雙鸞切莫敎相妬仍歌行路難
貞性如君少虛懷獨我知夥薨棠不棄小大必周咨且
和巴人調休爲郢客詞論文遭側目飄泊竟何爲
忽忽歲云暮時時恨落暉夢中呼我起愁裏說君歸古
寺僧多俗霜天雁正飛去留皆拙計惟有淚沾衣

季希韓携具過寺寓

久客多相賤厨分飯後僧看君如季布失路愧孫登酒
至爐留火詩成月照冰飛揚還白首萬事荷深愁

唐舍拙明府携具見過寺寓

明府方多務僧房破寂寥公餘行古道戰後樂今朝禮
數原皆識文詞王不驕風流何娓娓雲意任蕭蕭
延令客稀至風景我能言花樹衛遮路春潮流到門絃
歌輕鐵騎意氣重金樽草布憑江拙長思報弟昆

遇張容庵話舊

於心有何恨酒能澆橫流匣裏雙龍在人間猛虎愁十
年能忍辱一日未忘讎報復雖人了淵水吏遮誅
握手十年後君應祭此心平生懷一飯原不重千金報
德稱韓信押鋤謝華歆功名與交道感嘆發長吟

得方爾止越中消息

遊吳曾有約不謂滯錢塘及月無鴻雁沿途半虎狼秋
寒楓正落湖淨練初長岳廟經過處題詩淚幾行

勉兒

寒宵不易得倏忽過深冬伊病愁兒懶名成任歲因三
千推德行十六若中庸努力稱儒者雕蟲那足攻

懷楊吉公司理 時被論未雪

嘆息楊司理金陵竟久羇十公宜有後只綿彼何爲白
眼傲偏甚清樽貧定持頻年魚雁絕使我淚常垂
姊髻開已報龍口尚難明不解皇天意空傷白首情雲
深鐘阜樹月照廣陵城風景徒瀟灑騷樽倍可驚
客中還作客鬪爾在吳門勢去酬恩少囊空典溺尊夢
還應獨上文選與誰論 揚州有文選樓 寂寞應吾道相看只酒

罇
冉冉年華逝悠悠故舊疎氣衰吾已甚眼病爾何如醉
裏休看劍愁中且著書長懷發忠告欲寄又成虛
華山未扶杖渭水待張脅欲返舊鄉里思偕老友朋雪
消看白日簪美任青驄伏意重相聚尋花更訪僧

寒

天寒不肯遲堂後北風吹鶴髮衍士羊裘共小兒窗
空須對酒薪盡更燃炊陋巷人稀過顏回是我師

贈郭次斗移居次王天桀韻 次斗

卜宅高人意林深鳥語譁但能數晨夕不必作隣家畫
閣藏紅袖晴窗捲碧紗春來梅總發樹樹是瓊花 次斗詩居

與余爲鄰

元夜索火不得作此自傷

貧日無佳節元宵倍早眠索燈嗔稚子聽雨愛寒天何
處燒銀燭誰家列綺筵揚州十萬戶野老太蕭然

同柳先招同吳仁趾宛儕較昔泛舟西溪東臯場

高會憐覊旅歡場向釣磯海邊逢妓少醉裏任春歸歌
罷微吟發詩成一鷺飛眼中童與冠愛爾更忘機李屺瞻曰詩成句大是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游人無僻壤勝槩不須多草色碧如此肉聲清奈何施愚山曰耳目搖蕩老年惜環珮醒眼畏干戈明月前溪滿歸舟緩
緩過

晚

一燈明古殿道士又焚香不分鳥投樹生憎僕計糧愁
心還此々酒味薄他鄉果有延年術先從覓睡方

葉翁招飲未赴聞吳賓賢在坐

異鄉淚高會海雨聽難微病足衝泥怯愁心對酒違虛
聞書滿架誤使燭明扉坐上吳均在詩成和者稀

露筋祠

花貌丹青古靈旗風雨多黃昏仍獨自白鳥近如何巫
曲迎神罷官船打鼓過廟門對湖水香氣但開荷

淮瀆廟樓前作

三伏愁爲客飛飛渡水禽小樓成獨坐古廟有悲吟牅

熱思粗葛見飢待一金揚州雖咫尺書信易浮沉

登北固山

幾年思北固不忍倦南遊遙對千帆影能空六代愁人
行江鳥路樹帶海雲秋望裏山皆好全將爽氣收

金山

潮落題詩處漁翁送客來山風下吳楚海月上樓臺僧
老龍猶大鐘殘鼓角哀金家窩江北絕頂首頻回

殿角鳴檣燕山腰立海鷗此間風物異無那客心愁身
世殊張祜歌吟類楚囚更憐諸老衲閒坐說瓜洲

竟作談兵地游人恐未諳樓船看海上歌哭聽江南計
礙漁家艇烽明古佛龕翻憐太平日無用是烟嵐

懷李叔則

共喜歸鄉早誰憐老態侵依人成白首教子勝黃金斂
提蕭文琰淹通劉士淡自從賦離別孤陋嘆如今

黃河舟中

自是故鄉水曾經萬里程李屺瞻曰少參詩那知故園月也到數關西今夕故鄉水意更新劇○王阮亭曰亦不異人意難共源勁勢雄因近海力大漫臨城映土
無殊色從天瀉怒聲他時遭逆命草野頌河清

長貧愁命蹇逆浪會風回賴有同舟客或邀神鬼哀分
爨及薪米問姓愧蒿萊此意須相勞何嘗一把杯

七尺雖無用臨淡亦可憐安能化爲草徘在路邊生冊
楫司吾命風塵損至誠陽侯知試客處世貴心平

不敢端然坐常隨挽縴人空腸半泥土赤脚歷荆榛忠
信寧無力文章愛此身更聞舟子語前路滿黃巾
險過思妻子茅廬傍大江觭艇何處至入眼忽成雙飽
試崑崙水歸臨松菊窗從頭說天意收淚對銀釭
不因風雨至纔斷毋堪憂險處全無浪愁時更見舟龍
形勢寸折虎勢勇中流三老躊躇甚潮吞舊酒樓
空囊行遠道賈客爲樓僂爺小多爭變河長竟飲泥防
身尊柁櫓戒殺念魚鷄爲歷艱難久初將物理齊
自省平生過波間淚易揮田荒勞幼弟名盛慮慈幃墳
墓誰相守遠遊胡不歸癸蓧歌最苦永取後人譏
生理人皆有狂瀾可奈何隨予一老僕累爾受風波識

字常知敬思家那忍訶曾同生死地說着淚滂沱
寸水驚千里長堤賴早修居民供粫料河伯喜倡優選
後家多儉危中溢有謀却思神禹德辛苦致羣謳

離黃河

初知平地好不敢厭荒村到岸斜陽在騎驢白髮尊田
頭帆渺渺入夢浪渾渾便寄家書去休招遠客魂

房村店中

徐州咫尺此地足蒹葭水去高樓在門開小市譁攤
書忘作客閑篋又思家數夜寒砧急應知鬢已華

示門人王仔雨（當下第）

少年稱賦手蹭蹬未逢人裘馬方矜翮師生且討論官
中少楊意堂上勝蕪秦淮水承歡日蹉跎不可學
前人多曠識美女待良媒莫羨浮雲貴休嗟好月來躬
耕諸葛亮好學漆雕開努力存同術千秋頂草萊

中秋夜同龔半千邀飲楊約司

隋苑逢明月清光更不同傳交洋聚少靜夜桂香通許
就忘多病（約司酌向以水始破戒爲詩）身閒愛久窮出門還望遠天
地正從戎
坐久情無限良宵恐易晨抱琴逢古樹賒酒問南鄰此
地十分月吾徒萬里人渡江休太息物外且相親（約司明日將歸金陵）

上巳梅花

汪湛若自作上巳梅花圖因爲余言園中存此異
求賦詩紀之余閣筆且久後見李杜聯詩頗以非時
而榮致增感慨有風人之遺意焉然物失其常亦繇
天道使然此似有足憐者慨焉有和

蘭亭雨臨罷（湛若臨帖）童子報梅開本是凌霜質相逢夜
裡明天桃應妬忘小燕慢驚猜客自憐幽潔巡簷問酒
盃

亂後過瓜洲

瓜渚人烟少獨行荆棘閒窮途愁白馬故物對青山（王阮亭曰右詩所遺無故物焉得不速此五字括盡）日落笳初動城空鳥自還鄉
思今倍急征戰罷滄關

天塹那堪恃孤城南北間可憐風雨夕鬼哭滿江山樹
上飢烏至宅邊潮水還昔時諸父老夜戶不曾關
贈徐半山開士
爲僧何太易隱者願無違舊宅分諸侄青山似遠歸書
成因換米衲破懶求衣日日吟詩處鐘聲度翠微
客至茶爪設風流繼昔賢開窗看駿馬結社對池蓮生
理吾多累儒冠腐可憐相逢真愧汝返坐佛燈前王阮亭曰如此手客後世嘗想見之
同李屺瞻夜過施尚白學憲寓齋留飲各賦
入夜許相尋會知靜者心坐聞霜葉下月照寺門深客
裏有談笑樽中無古今窮愁吾甚失欲鼓伯牙琴

附施尚白詩
澤畔晚招尋閒庭碧樹陰持螯諸味失坐月一宵深
世久疎觴馬遊當問向禽烟霜漸搖落相贈歲寒心
喜任淑源歸自閩中兼送之燕
閩歸復燕去雨雪此相逢談笑多真氣風塵有好容文
人行萬里孝子聚千鍾定晒南窗下終年戀菊松
和李屺瞻詠芭蕉
芭蕉綠可愛忽被嚴霜欺物自無剛質吾何惜護持葉
枯先覆草根大易含滋他日蒼生望艱難賴撫綏
見兩小女各啼其母懷中有感
索乳憐吾女啼聲滿屋中相看欣得飽慈愛意無窮報

德思黃土離鄉恨轉遙屢年虛祭掃何以對春風
和李屺瞻澱堂詠月
無酒當寒夜相知嘆困窮月輪似明鏡掛在草堂中書
卷光能射衣裳冷漸通故人今對面且足慰飄蓬
海甸同邢補庵訪汪石公喜楊吉公適至
古寺朔風吹海濱相見時窮途都若此廉吏竟何爲三君同後詩說
信有良朋樂寧無故土思梅花香滿屋聊至且論
詩
無心驚會面敘舊轉長吁哀哀添情話蒼蒼各彰鬢愁
中詩爛熳宦後路崎嶇久識浮雲態惟應戀酒徒
送孫無言兮子魯三之汝寧辛丑

迢遞中州路年年送爾行故人空惜別貨殖勝求名負
米高賢事班衣孝子情往還都可喜相勸且深觥
邢補庵蒼頭逝去嘆息有作
得失尋常事君何變且嘆高堂聞白髮日日待閭閻不
爲窮途哭却愁歸計難此奴亦人子負主在承歡
送邢補庵歸里和留別韻
匆爲歸人喜君歸况老年却將孝鄉淚一灑別離前潘
岳徒能賦燕秦未有田里中定相笑數餞滿詩篇
生孫
飄蓬方在遠忽報衆孫時岱覺衰顏老兼愁乳婦飢公
卿本無意智慧敢相期負杖歸鄉井殊于晚景宜

邢補庵贈子衆孫詩和韻奉酬

四十稱三世門前賀客來經營先到乳暄牯且卿盃但喜孫枝弄誰愁子不才弱行愧凉薄無意種高槐

和韻答郭懷德見贈衆孫詩

貽謀誠可笑貧苦在他鄉郄鑿梧桐禿初看小葉芳含飴歎老婦題鳳任門牆媿愧為人祖平生一酒狂

重遊徐幼長園林

看久戀仍好題多何懶裁門前增舊舫牆外落紅梅白髮歌誼後清樽舞妓陪何身須作樂春去幾時回

寄十四弟賓夫

念爾無衣褐如何度歲寒長貧應發憤得志好承歡鄉

黨欽年少文章傲綺紈吾褒多過望不只喜平安欲知汝兄老鬢髮揔斑然客裏嗔兒女愁中賴聖賢依人常畏路買宅始求田萬事徒多悔韶光類逝川

不雨

日下雲初黑虹邊雨又無水輪鳴竟夜牛力盡淮湖禁李經三月田天仗一巫只今囹圄裏箇箇想喃烏

桔槔

半死秧微漾桔槔相救難筏偏明野樹水漸落湖灘儉歲歌聲苦老農筋力彈一帆何處至佔客笑相看

欲雨

爭傳掛龍角佇待救暘災悶煞湖塍劇狂風不可來紛紛飛老鶴隱隱聽低雷農父叢神忠今朝一舉杯

促織

授衣逢九月病骨最驚寒蟋蟀還相促繩床有浩嘆吟詩終夜穩作客壯年殘詰仍聞城上轉思行路難揚州行樂地絲管夜紛紛任汝哀聲切何曾醉客聞燈光明翠黛香氣煖紅裙懶殺閨中婦朱門不愛勤

張牧公見過漑堂

簷響芭蕉樹墻鳴蟋蟀蟲幽人發高興大笑對秋風畏禍憐今日安貧勸野翁莫愁歸路黑明月滿城中

無言病起見過

相過何太早杖屨尚艱難木落江風大家貧野服單既

詩情不減取友法終寬莫更還人拜淹留且考槃形容今漸改學道竟何年病喫抄書手飢空買藥錢黃山頻入夢青眼愛誰憐故舊淵零盡相看更惘然（王阮亭日讀二詩如有無言在焉呼之欲出不覺老淚縱橫也）

同程穆倩訪周元亮司農留飲寓園觀菊張示所藏書册

頻年問生死相見值高秋懶說皇天意先為賤士謀（勸余丞行詩選）江湖深感激談笑識風流酒罷論當世蒼生最可憂

秋深良可念珍重倍寒花何藥依燈灯牆杏入夜餘酒情濃與土銼味淡山家（閒為方山人閒）不識論文興相看惜鬢

華
丹青雖小技规火亦堪悲游藝多高士憐才到畫師杜
陵仍作客曹霸可無詩（旅觀像附題跋）莫惜文章力永令真蹟
垂

喜周元亮司農生還次龔孝升總憲韻

歎聲閉道路公獨感慈烏（時居文述）周勃獄雖放老萊身竟
孤友朋辭絕塞（司農有竹枝來外寄龍眠公詩）舟楫趁晴湖江上無窮
淚淒斷灑荻蘆
學因憂患進春自雪霜還不死雖天意相逢怪好顏重
來華表鶴生入玉門關爭及身猶健詞人滿故山
不謂初歸日相關到野人捧書看陋巷和曲畏陽春（兒示）

（諸子和龔總憲詩）詞賦千秋事安危四海身虛名何足採所重
或清貧
何地容高臥乾坤戰伐時賓朋憐虎豹絲竹厭旌旗安
石身難退江南賦易爲加餐應努力不獨慰相知
邗上驚相見南皮盛宴開晚花香未吹黃蝶與誰迴吐
哺無虛日彈琴惜廢才江山存賦客身暇即登臺
宦餘仍四壁茲事興文闡傲吏貧難作憐人竟幾存道
偏因謗重兵更向誰論大海瀾千丈尋昔舌底翻
桃葉歌聲好烏衣巷口斜當時稱福地往事指飛花豪
士避征鳥戰場愁暮鴉梁園春歸去安穩部雍車
隣閒共借住（公時借居人宅）貧日與偏饒鵲烏成來往逢根任

轉飄朋鎮尋野寺坐石弔前朝高士方梅藿（謂閒止內日）頻
須折簡邀
平日耽書畫貪忘室倒懸閒尋臨墨帖作客載車船夜
永噴殘燭田花惜海傳更逢山水地流覽定經年
鐘嶸吾敢比住何拔關情（時方著中輯詩話今採堂實映）叙了
惟文選因公論養生啼鶴存正急老驥氣難平自倒中
郎龐公然四座驚

悲疥

家貧無藥物疥癬半身然爬爪難甘癢將身累及兒衾
胝劫棲樽客至失威儀早濕長堪慮西陸未有期
亦知爲患小丈子能抄書四體翻相累娛君那易舒愁

中新止酒客嬰兒歌魚須恐存風到根原及蚤除

李屺瞻納姬金陵

作客烏衣巷迎郎桃葉邊珊瑚承彩筆碧玉擅芳年君
許十人畫詩將艷體傳妖嬈乘駿馬誰得似青蓮

程穆倩頓有抱子之樂足不出廣陵城數年矣中
心羨之賦詩爲贈

德曜能相敬終年臥草廬高人常抱子盡日懶歌魚席
掩陳平戶刀鑴史籀書城中無可適俯仰作隱居

龔半千移居

何曾與借居到處一床書只恐比鄰惱常喧遊客車臨
溜須種竹貪畫不愁魚竹荷池留慣君廬即我廬

送丘贈戒侍講赴廣南

萬里瓊州路淒涼獨去船玄猿聲易近黃犬信難傳海外猶堪到長沙未足憐勸君思往古不必怨高天朝朝海日昏何處碧金門婦女跂形變樓臺蜃氣繁將銀須試蠱截蕊蛇防兇盼別惟詩句殷勤頌兩元次山有送孟校書往南海詩微之有送崔侍御赴嶺南詩祖膳知何日江行魚正肥寧須陸賈橐自誤老萊衣堂上雙親嘆天邊故舊稀身隨鴈南去香與鴈同歸

張廣山文學隨丘贈戒侍講遊海南

海南爲客少瘴雨彌初霽葛布身難邦檳榔餞匆兼情高朋輔累家遠意無嫌須和陶元亮肯輕蘇子瞻

聞說蒼梧郭甘棠尚有碑不同浮海客郑免望鄉悲蒼梧爲令先子宦遊之地并城則大夫人故鄉也許渾送山牧之嶺南詩好擬西崑體先傳異俗詩明珠收滿篋或勝臥東籬

再至姑蘇紀感

昔日聞歌處闔城正可憂市喧因過馬春近怯登樓勸客無紅袖逢僧已白頭旅懷蕭索甚暫對釣魚舟

姑蘇舟中

經歲旱爲虐冬來陰雨多皇天親盜賊赤子困催科老眼看長路愁心止短歌不堪宵泊處又聽戰船過古路行人恐孤舟雨氣寒水禽還獨至廟樹有誰看兵近家皆徙民飢歲更殘憂將無限淚無谿苦洗瀾

歲暮遣懷

匆匆辭故舊冉冉入殘年仰面長多愧回頭只自憐有詩吟戰地無酒敵寒天咫尺閨中婦含情燭竹邊

泊舟毘陵觸目有述

傍晚朔風急哀鴻斷幾行孤城寒水氣敗屋出燈光憔悴南來客艱難北運糧誰知垂老淚翻不爲思鄉

捉船

捉船聞薄暮舟子亂相呼檣折篙難進村荒客正孤逆風寒激浪古樹老啼烏此夜思家甚先愁夢又無

中宵

避盜渾無策中宵衣在身路危戎馬地舟進雨風晨萬

念非名利雙僮累賤貧薄田猶可種深悔未歸秦

寺寓寄無言

鐘罷寒雲白門前野草黃老僧憂米粒淺水斷舟航名姓遺人慢詩篇只自狂君宗有高士負汝勸歸鄉

哭王丁一

嗟爾不歸里云亡古寺中郊因朋友殯櫬見古人風平日揮金手高年賣字翁驚魂何所恨鼓角滿城東出門誰可詣獨自對鳴春詞客半爲鬼酒家空作鄰髮時竟何爲好色敢相嗔拔了君無慮素車多故人

挽姚山則

已矣朱絃絕傷哉白馬稀鬱人渺有恨狂士幸全歸架

剩殘書卷棺藏破衲衣無繇說踈澗松下但歔欷
買酒因開戶刪詩不下樓幾人求月旦滿世畏陽秋春
本無千歲魂應徧九州但憐開笥處獨自哭同儔
寒食對酒有懷兄弟 王貢
天氣貢仍將開懷酒滿卮爲逢劉白墮愼用介之推兄
弟多年別鸞花故國思非例家信至憂我髩如絲
同張牧公過李希韓高齋留飲即席作
春晚愛幽栖落花新築齊簷儒慚看劍歸客勸扶犁 秋公符踏秦中
風細暖吹面酒淸香到脐主人多意氣渤怪醉如
泥
春日爲王正子作

芍藥當筵早垂楊覆戶殊春風晰叱撥明月照流蘇豔
女來從趙妖童買自吳可憐行樂地何處看潛夫 後漢王符著潛夫論
紙鳶
未到淸明節常時見汝稀因風初有勢向日那能飛小
鳥虛遭嚇羣兒肯早歸退身須作計常雨正多威 于虎亭門先兒考功有絕句云風滿驕谿足路跛何須千若鶯高低楊子樹邊九層塔朝來不共紙鳶齊與先生同意
燕
華堂吾未有相見愧飄蓬泥重應沾雨身輕喜受風恩
知懷故主語豈戀貪童草報秋將近高飛只海中

王阮亭曰三四深得物理
鶯
嬌歌仍慣聽多在綠楊枝小苑來公子佳筵妬雪兒彈
丸休過慮斗酒久相期對爾忘人事春風況遠吹
蝶
栩栩知何意追飛不肯還更殘隨夢至春去覺身閑畫
手收微物繡床惜小鬟淡閑無一事團扇立花間
蜂
莫愁花易落轉眼菜畦黃十畝寬容入經旬採不妨前
身非蕩子汝豈識君王幸若與知他功成守蜜房
春日過牧公飲寓園

把酒逢迎日論文立小橋閒花紅一樹池柳碧千條樂
事輸年少閑身是野樵徑須成爛醉兼使客愁消
同蔣前民携伊上人集張韓臣因圃
竹裏同僧坐看君賣藥田得錢因置酒入夏愛臨臺世
事身皆老歡娛句轉衰相期携手處五嶽少塵埃
贈鄰家
風雨戶同閉依然易往還色分樹蔥鬱啼接鳥綿蠻行
酒借新僕送花煩小鬟高軒多過訪君或讓予閒
從有隣舍好茅屋直千金教子書聲近留賓燭影侵墻
頭追笑語川下有招尋更是怡情處山人善鼓琴

焦穫孫枝蔚豹人著

五言律詩

春盡日偶同程奕先過南鄰𨑳且庵留飲適張牧公亦至

鄰舍相尋易驚心對故知樽開落花處雨響送春時話傳音容好爭新紙筆馳不須愁後會且暫慰相思

微寒收細雨久坐見晴空江近魚偏美主賢庵最工聽鶯春夏變作客弟兄同自醉燈前酒誰知阮籍窮

歸鴉

啼聲傍落暉辛苦倦高飛多子須相顧荒村那可依兵摧新柳盡月照舊枝稀樓上征人婦還應妬早歸

月夜季南宮招同令兒希韓陶又隱泛舟

入夜游人盡開樽月正低燈明樓上下柳暗水東西泝舟次日何減張河間高下華燈光之句近檻驚群鶴回舟避淺溪不須歌管急已是醉如泥

雨中放舟城北同無言前民希韓南宮又隱

雨涼宜四月相對喜身閒草外荷初綠舟中鬢獨斑酒人喧野店水氣暗前山却厭歌聲聒興闌成早還

感季南宮贖龜放生作

數少田田葉巢居歲尚非仁心最淳美物命本纖微處亂乾坤窄近城魚鳥稀眼前羅與網誰肯予容歸

夏日同前民無言南宮泛舟至平山登觀音閣

忽有登臨興閒遊過野塘黃牛歸短岸綠水動斜陽依艇新荷嫩開鐮小麥香酒人與農父各自樂行藏

興衰飽經眼又見古雷塘到偶因山寺歸休趣夕陽遠峰晴有色破殿晝聞香愁殺高低塚此中狐兎藏

贈醫

目痛春來劇時時涕淚懸久慚巖下電忽隔霧中天空被侍郎譏誰知武子賢自從逢妙手作字復燈前

溉堂喜雨同于臯賓賢舟次

客少柴門靜憂時意轉深江邊來好友城裏得甘霖老眼蒼生活盈樽白髮禁庭花沾潤澤未足入高吟

竹中 以下四題和于臯寺宮同作

避暑曾無意追隨到竹陰只言爲客苦翻羨入林深久坐憑風雨閒行有嘯吟但能除美酒含不愛彈琴

已覺數竿好鄰園色更幽濕時蒼徑改寒處白雲流鵲囀偏欺午蟬鳴欲報秋相逢無俗客適興搃科頭

竟向飢時看鄰僧怪此情白頭無嗜好綠竹足生平書籍賣堪惜園林租未成惟應與良友古寺日同行

鄰竹

終日竹間坐更看鄰竹青隔籬翻可愛拄杖偶然停引景憑開牖防根不製亭每因林鳥聒酒困頓成醒

大樹

樹因長夏好合抱況多枝手種僧何在年深客不知千
竿能覆竹一寺但聞鵶斫伐逢今日相看意轉悲吳野人曰結處紀事悲狀深[illegible]得少陵之遺

鬪鶖

鶯知憐竹色啼夏似啼春寺古周偏大僧多語倍新得
林應自喜作客莫相嗔舊宅歸難定今看酒盞親
蟬噪蛙鳴外悠然返照閒君誰携酒聽愈伴讀書閒兵
氣銷禪院歌聲認故山隋堤往時柳興廢不相關

贈何僊掌

已識吟詩客兼聞濟世方人皆稱扁鵲吾獨敬韓康種
菊春成圃攤書夜滿床貧家荷高義藥物任空囊

自避關中亂久安原憲貧那堪多病婦長累讀書人謀
藥同衣食無錢聽兒神淵州何處士爾獨重比隣

輓金坤生

翁死何瀟洒猶能正葛巾豫知歸去日笑作別離人閒
笛漫垂淚罷琴空損神從來學道者蟬蛻在風塵

懷吳賓賢

重游東海上竊喜近吳生十日不相見秋風無限情王阮亭曰古澹便似野人風格
雨餘流水急寺裏晩鐘鳴爲有扁舟約踟
躕立古城

中秋寺寓作

海近庭應少天空月正爽隨人聽歌吹作客藉杯盤易
馯還歸寺多愁復倚欄飄零成皓首兒女幾相看

雨

久雨眠荒寺疾風吹晩鐘當秋憂禾黍近海畏蛟龍王阮亭曰沈鬱
難待寒衣寄空思煖酒濃來朝雲腳散歸計莫從
容

天涯人事少書籍滿僧床屋小難容漏花寒故作香河
魚開減價酒伴避空囊老覺吟詩苦更添秋夜長
本是西京士胡爲祇樹林寒憐風有力愁驗雨無心蛛
網朝初斷鴉巢晩自尋浮生憐物態行處觸長吟

東臺場雜詩

熬波自何代風俗不知貧店估爭于吏船鹽白似銀此

鄉堪牧家吾老愧依人釣艇門前過歌長趣轉真
河蝦仍盡取入饌少奇鮮未見釣鰲客空防浮海船時嚴禁海漁
蓬萊無福地市井戒深淵饕餮從來久因玆一喟
然
立處颶風至離鄉不計程竈歸多負草牛出每登城與
面噴鹽水邀賓食海蟶溪邊逢竈戶形累使心驚
荒旱悲今歲艱難到客船鵝須通雨候鵞竟瘦秋田市
將雲垂地城低草接天逢人先借水無處覓清泉
亂信急江潰嘗思卧海雲親朋仍易見鼓角幸無聞閒
戶薪船過誅茅竹徑分呼兒隨釣叟携婦看鷗羣

慈竹

佳名愛慈竹性直復情親羈旅淡相惯兒孫不離身恩
如知一木潛有娟東隣剪伐僧能戒徒憐霜葉新

遠遊

賤子遊眞遠狂歌涉水邊詩從狂客進酒識故人賢漁
網過橋看僧床向壁眠小花紅滿寺亦足媚秋天

醉歸寺宿

夜醉叩僧扉聲高宿鳥飛燈懸光黯淡佛古貌依稀臥
榻還呼茗聞鐘始解衣東方忽已曙未暇夢西歸

七夕吳賓賢同舟泊海陵

泊岸逢佳節愁深一衆觴看星噴電火驅暑得風凉巧
女隣船裏流螢海樹旁挑燈聽談笑輸爾是歸鄉

婦病

病劇嗟吾婦終朝侍藥皆言書海邊折湯淚夜深垂毋
被寒傷體將何味從朋便歸難門滯莫更怨分離

與君皆老日忍看病相纏垂死憂兒瘦貞慈得婦賢用
心到鷄狗失意絕花鈿一事須寬慰今秋大有年

累婦成多病求醫祇自愚劉伶仍須酒杜甫苦爲儒女
大愁華大兒多類發爲雲山常滿目書紙快微軀

富安場

海風吹日夜作客覺逡巡幸與流窮塞難辭遂佑人盤
腥仍從食書破每隨身更欲觀潮去通州路漸親

河漲後泛舟至平山同吳賓賢郝羽吉吳仁趾作

出城訪古蹟寂寞少游人樓外一行鳩亭間三尺鱗昔
賢曾自到秋水忽如秦客子能行樂花黃酒正醇

王阮亭曰蕭酒絕俗第六句尤妙

江南看咫尺落日起徘徊幾處發楊下公然飲馬來人
家愁晚稻山徑誤荒苔白鷺無情甚翩翩右墓堆

隋柳方憔悴明朝又立冬西風寒若此幾日對芙蓉好
色身誰從尋僧意莫慵最憐歌吹歇留客有山鐘

贈劉旅皇

已喜頻相見惟驚頭髮殘樽罍愁客入筆墨感天寒僞
人諸侯宅長懷釣叟竿黃山詩一卷欲作畫圖看

不如飲美酒 效樂天體

不如飲美酒倚醉過殘冬無被同元亮讀書疲彥龍窗
空風易入戶小雪初封但使杯常滿將身比老松

不如飲美酒窗外雨冥冥身賤無賓客兒多足使令詩
中題白髮醉後看青萍須盡今宵興還聞聚滿瓶

潤州廟宿雜感

奔走長如此悽悽歲又闌離家增白髮作客對黃冠廟
口山風大江頭夜雪寒荒城多馬跡只當薊門看

背日將軍廟 廟上人云今城隍廟即當日周瑜幕府舊址 今爲道士家周郎不
可見山月自光華風急鳴群雁門開面晚鴉吹笙吾喜
聽莫更雜悲笳

出門還獨返無酒祇傷神戰後多冤鬼城中少故人滋

菰對天塹櫓檣在風塵慚愧西臺客終朝涕淚新

送周雪客歸白下兼寄懷方爾止處士 癸卯

海內傳家學如君不愧翁讀書人事裏作客少年中避
近情偏好淹留術未工兵船滿前路莫恨石尤風

白下吾將往今朝送爾歸江流雪水急酒盡梅花飛 王阮亭曰有古調
耆舊人誰在王侯事已非方干憑問訊待客坐漁
磯 爾止有書遲予

第五泉

夏日依初地山僧泉上逢客來惟汲水茶罷欲鳴鐘戰
伐碑猶在飄零杖偶從聽經吾未得惆悵愧長松

紅橋

畫舫日將斜紅橋對酒家歌猶傳水調女半折荷花明
月臨城樹涼風亂野蛙竹西騎馬客歸路不言賒

彭駿孫房與公見尋不遇

二妙能相訪炎天情倍親坐淚留風字歸晚悔魚綸蕉
響臨風亂萱開向午新重來如有意休道阮家貧

寄贈李生

問津瓜渚久悔未到君家想見門開處春潮浮落花 王阮亭曰所謂渾近自然
尋僧江上寺垂釣月中槎莫爲吟詩苦却教
雙鬢華

胡彥遠病榻蕭然相對有贈

故人長不見相見轉堪憐憔悴山裏艱難几榻邊近

身備良藥留客煮清泉借問陶元亮誰來送酒錢

漫成

自覺生涯拙貧成世事疎眼昏長富閉髮短不須梳鄰
舍頻携酒諸兒總讀書吳鄉足行樂繞郭有芙蕖

贈門人王仔園舉于鄉

無求甘野老有悶愧門生正愛樽中酒相傳榜上名疎
慵原故態喧熱慰交情從此看吳董文章重漢京

甦庵老人南還後追陪頗久有詩奉贈

窮陰水雪後明月廣陵看黃髮憂時易清江把釣難律
驚關外老杯說客中寬但鍵神仙骨浮雲那足嘆

送吳爾世扶侍歸里次無言韻 甲辰

欲識慈顏悅還鄉勝遠行共言老萊子不愧魯諸生春
暖江魚躍船過竹筍迎離羣但堪念橋上月初明

送吳仁趾之秦郵

送汝孤帆去踟躕立水濱見雛多傍母游子苦依人淮
海詩名大豨苓酒味醇春風吹樂土負米莫逡巡

泛舟城西送程穎士之東亭

賞花無暇日把酒是離筵春老園亭裏人歸海水邊樹
淺黃鳥狎沙暖白鷗眠風景堪留戀須遲緩去船

對酒

臨流還對酒美景復佳筵香氣來朱閣風光在畫船驚
歌雪兒曲檢墜沈郎錢不醉非吾事身今與壯年

中秋前洲㭍吉移居

樽酒尋常滿誰因卜宅寬廚儲客久坐明月此初看[illegible]
迴聯除近窗滿桂樹與前時抱琴客依舊造門闌
車馬漫相通長吟一畝宮堂中印萊子廡下或梁鴻試
茗知佳井栽花命小童藏書期與我高義幾人同

題華龍衢新居

經旬方苦熱地僻竹風清稚柳巢高鳥開門見古城比
鄰求釀法童稚有書聲咫尺悉來往吟詩孫子荊

花朝後一日同杜子皋黃雨相汪仔園登紫漪汪
負嚴叔定季用飲華龍衢春草堂乙巳

難得春長好何愁老易孤病身畏文字名士重歡娛日

落收棋局城高對酒盧新花重有約藜杖待相呼

溽暑同方雨止王正子過汪甪次園中留飲值令
弟受巖季用偕至分得鴉字雜字

主人方避暑相對紫薇花有客尋三徑因君破五車淡
溪掬白羽坐久噪烏鴉止飲身衰後惟貪陸羽茶
豈但樽能滿弟兄賢〻多飛騰俱不後放蕩幸無訶老
友頻年別余與甪次別兩止兩仲矣長江六月波淹留莫相負歸路
想滕蘿

夏日同兩止次功叔定季用集飲龍衢齋中

論文桐樹下天氣似秋初雨過頻移席風來易滿盧愁
添賒得酒喜把讀殘書不信貧為累閒中善養魚

書懷呈家衣月太史

飄零長可感骨肉各天涯君子能為弟他鄉役有家秋
天鴻雁鳥春日紫荊花從此時相憶江頭買釣槎
畏人惟客子當晝掩柴門市近詩書賤時危鼠雀尊晏
公能忍辱韓信但酬恩作史吾宗事他年感慨存

贈家衣月太史因抗疏歸里

金門人袞袞林下見君田不上匡衡疏焉知賈誼才病
應愁侍女狂肯戀蓬萊郡縣曾難得蒼生大可哀

寓百福寺和州

愛竹曾多癖尋僧頗趁閒所憇疲道路向此息閒關松
掛塵中服燈明客裏顏更防車馬至踏破古苔斑

僕睡酣松鼠廚烟近竹林清秋法雲迴白日佛燈深未
悟無生理長勞作客心漏聲傳古堞端坐有愁吟

汪甪次曰澉堂五言近體前集大概從少陵出上溯六朝下逮中晚變化何所不有真不易窺此老涯涘

五言六句律詩

春日讀書四首壬寅

臨老貪書卷長貧罷酒杯古人皆不在春鳥忽飛來王阮亭曰十字隊禎處妙
為看流光速辛勤轉自哀
桃開那即落髮白竟如何處世常無補讀書安用多床
頭雙短劍今夜更須磨
借書頻問友衛何自教兒已苦兵戈滿還過里巷喧彭
衙與杜甫不谷退晉師

客自叩關至春耕嘆老農隔年愁吏稅蠱室作人備莫
道書生苦視川無久留

客中吟五首

客中何所携一杖歷燕齊已覺九州小兼看五嶽低男
兒非婦女安可老淡閒
老來思學道何日遂遊山作客身仍苦離家心已閒幽
鐘蕭寺夜無夢到雲鬟
傳聞山有虎儻倈怯前行生死關天意崎嶇類世情請
看朝市裏牙爪正縱橫
方着遠遊履君休勸早歸儂人在何所俠客自堪依相
識半天下敢愁寒與儀

華燭爛高堂歌童聲繞梁何曾有勢位空自擅文章一
日荷優禮終身安敢忘吳稍賢日後二首是李白客中行之遺當入樂府

五言排律

牛飢紀事二十二韻有序○癸未

歲暮牛飢且死觀者咸咎予不善牧嗚呼余牧人乎
牛不宜死而垂死予書生不宜爲牧人而爲牧人豈
非天乎嗚呼牛或不忘主耶爰作詩告觀者王阮亭曰序妙甚似元次山文序

爲農聊守拙獻策競求官微聘紛新非悲歌念歷盤諸
君雖顧盼一士正蹣跚維昔經耕耨從今羨飽餐十金
將斂賣八口望牛看野老來背屋閒人坐草灘惟思耳
濕濕敢叫夜漫漫餓何益值糴米新還價識主想偕太
智牛瘦牧常胖吏過能科急負成脂髓乾從軍爭躍馬
有僕想隨鑾吹笛他將樂負僕終日嘆我心猶戚戚爾
氣乃桓桓八關誰操尾雙拳已撲鞍光掛經故路赫奕
學前官允矣執鞭易哀哉扣角難隊醫歸部伍柴藥貴
埋圩況且逢凶疫乘之遍歲寒身尫驢慣傷毛短風時
擠牛病艮堪惜儒飢只自寬二犢還復瘦五世忍忘韓
此物關天命吟詩勸井餘

憶炎兒客延令作○己亥

兒生每夢火幼慧果驚憐髫後詩能誦飢時意不嗔巴
知祭諸儂似肯敬佳賓灑樹先兒起戴花叨妹鄰江城

別離久臘月苦寒頻失睡應嫌丈無衣也怨爺文章他
日事縫綫此時身頗不嗜梨栗何堪問米薪書須停舊
課煖且待新春少怒難慈切多憐更老人歸期吾始定
交道世誰真準擬開懷抱挽鬚看幾巡

延令書懷二十二韻

賣文無活理學劍有憂端絕域身猶往延令路更難擬
金徵異日乞食困江干地主何其貴冬夫始覺寒遶心
需酒肉對而入峰巒欲起還成止當愁故作歡論詩兼
說史舌敝復唇乾小子哀窮叟狂夫藐遠官稱銜徒取
厭杜甫謾長嘆作者千秋事傷心後代看紅燈半華屋
翠袖出雕欄往往風流甚悠悠歲月殘初筵盛歌舞人

客倣衣冠書角催歸早岔床恨夜潑東山携粉黛絳帳
列凰鸞未遂神僊福須發大將壇可憐滿頭白誰識寸
心丹豺虎妨高臥妻兒失飽餐微生痛腸血不死累猪
肝血北如棋局淮南把釣竿荒園松尚在斷簡几重攤
豈敢長飄泊爲人負井餘

邗上酬贈施尚白哲學二十韻 庚子

訪舊淮揚客居官鄒嶧師雙眸能相士一字在忘飢體
格歐陽變風雲六代卑禔躬兼理學感物愛風詩倨侮
容葬布清狂倒接羅相歡初識面偶隔輒勞思對酒吾
無忌論文愧見知中郎徒放蕩大復亦矜持數子雖能
手千秋肯恕辭苦心承作者游嚮鄙同將來月娟娟白

高雲兀兀垂鐘鳴愁古寺棹發想東籬不日憐才亟經
秋乞食悲依人非得已拙宦驗于斯憶叔常如父歸家
爲教兒孝慈原一致出處本無私后稷同顏子鄒柯隘
伯夷蒼生應仰望野老漫追隨芴念榛苓切偏看鹿豕
宜草堂荷佳句吟誦但凄其

家無言將歸黃山因極稱住山之樂以勸其行三
十二韻 辛丑

誰言住山苦隱者樂陶陶古洞携琴去危巖與鶴遭笋
鞋憑上下藤杖恣遊遨樹茂禽皆集村深虎不號中宵
雲共榻五月雪明袍自焙臨泉茗閒賒隔舍醪廚間慵
試筆盤上兔提刀喚婦收松子噴兒學豹韜登峰氣飄
渺飲水嚙堅牢何況黃山近焉知五嶽高淵自龍臥
山有白龍潭 春聽黑風飈雷雨功難測飛潛德善叚從來稱
變化此境絕波濤祠宇逢僊伯 祠有浮丘 乾坤讓汝曹浮丘
壽鳳俗奏洪若牛毛嘉遯誰能學乡風豈易遂客休誇
漢帝馬任過臨洮虛地存秋貝墜鹵姓宁叨杆轅垂制
作 煙軒杖 萬古仰勳勞彷彿存遺碣荒蕪雜野蒿孰書石
上篆力鑿海中鼇倘相徒然懶泰斯不足豪行來烟杳
杳事往水滔滔樵叟貪觀奕漁郎錯認桃惟能憐異物
何似慰牢騷近愛吾宗好果如巢父逃猶留旅寓船
仰買江皋樗札來青鳥文章別俊髦脫身生羽翼對俗
省爬搔與爾爲兄弟憐予類桔槔飢寒甘自取婚嫁苦

相撓事了頭全白能無愧搔發 [illegible]

舍弟十四賓大書來極道窮愁抑欝之狀因寄此
作聊誌勸慰之言 甲辰

吾弟遂窮下窮愁又幾年蘇君應十上孟母本三遷買
筆薪堪代開弓業可穿男兒貴勤苦吾道任迍邅久識
鶵爲服兼愁豆落田何時文史足衆屋有青錢

六言律詩

下山下送七十老叔歸里 辛丑

年年作客揚州白髮蕭然滿頭別路雁聞歌吹歸程鶯
過公侯涼風吹衣颯颯古道驅馬悠悠明日遙瞻叔父
還來山上登樓

汎舟送郭懷德歸里

揚州景物堪憐更是城西夏天節裏忽聽折柳舟中齊唱采蓮鶯簫箇箇竝起霓裳團團爭圓獨我與君臨別持杯淚似流泉

豹人先生以曠世之奇才抑憂時之深淚故其發為詩歌沈鬱悲壯吻合杜陵適旅次維揚幸數晨夕因得縱觀此集如聽上堵之吟使我纏綿悽愴不能已已且辱先生不以遹為門外漢屬為刪定然集中諸作寄託深遠各有微意雖有待於名山實無[illegible]夏標舉數言以見青雲仰附之思千秋不乏[illegible]以鄙人為子雲之侯芭可耳　同學弟彭孫遹拜識

溉堂前集卷之七

焦穫孫枝蔚豹人著

七言律詩

甲申述變 有序

賈生善哭當漢全盛之時杞國多憂在天未墜之日何況關中陷沒海內動搖匪獨脣亡齒寒慙于斷腕而已然禍有自始則古帝病知人之明咎有攸歸則大臣負欺君之罪所恃衛北兩京車書萬里倘效江宗尊金牛之道豈無諸將立汗馬之功者變出危明天應有意撫今懷昔臣敢無言

亂離回首惜韶華何用讀書曾五車欲蕩乾坤惟尺水

蒙茸牆戶只萌芽蝦蟆敢飾中秋月燕子羞歸百姓家毎到黃昏聞野哭空流清淚學長沙

田疇蕪穢向誰論里巷蕭條愁煞人但說漢文思大將曾無鄭俠繪流民立朝終日談門戶養寇多年亂楚秦辜負君恩寬似海書生為汝淚沾巾

杞憂誰不笑荒唐弱冠終軍最慨慷只道犁偷如鼠狗焉知二豎入膏肓承平時久英雄少宰相身閒節鉞忙今日銅駝立荊棘何年海水始栽桑

與鉤相對暗傷魂災異頻仍不敢言十丈妖星明白晝一團黑氣入青門山中老衲知今日殿上狐狸近至尊痛絕車書與形勝關西還有幾州存

紀感
關山萬里虎縱橫骨肉從誰問死生縱酒客休貺放蕩
讀書吾且 昇平與天企謊爐無焰戰地塵多鏡不
可笑村翁幸偷活祝雞呼犬費心情
移山填海功難爲[illegible]門有弓刀
村多堡障類邊陲諸侯[illegible]弟子三千習孔能
未必旁觀[illegible]還將一着救殘棋
黃袍想煞衆黃巾雙淚其如一淚人鼠子幾時生鳥羽
鯨魚何故認龍鱗久知患盜全無益豈可臨危更有身
遲困苦道旁行乞莫相嗔
太華終南不可遊鄉春無意更登樓才人憔悴稱新婦

瓜市麥京行故侯欲覓桃源那避亂還愁蝶夢暫寬愁
群兒作戲真頑劣學打瀧關喊背休
村村漸少種田人子弟投營欺四隣馬價千金豈難得
牛醫一歲只長貧家傳禮樂幽風俗陵對河山漢鬼神
吾自傷心客休笑愁雲黯黲滿青春

眼前
蓼莪棠棣總凄然死別生離介眼前地下雙親愁地上
江邊一雁想溪邊得于家消溪之消久不得大兄川江消息莫教烽火明他
縣忍看旗旗過巢田數夜行客斷人夢幾時書信更遙
傳

贈焦大夏公子中丞公諱源字涵一之次子
忠臣罵賊死方休孝子全身慮最周磨劍懸歸刺客手
採薇肯上西山頭漫因雷電依孤塚已作星辰照九州
覆楚可能如伍相報韓兼願學留侯

甲申春日紀事
逆春曾不異清晨開世今多見假人殺掠滿城陰氣盛
憂愁竟夜滿聲頻婕妤何有當熊力丈老偏嫌刺虎身
一卷陰符當任手旁觀莫誤擬蘇秦
催倒終朝鬧叫呼春水牛力困長途樓中身化望夫石
獄裡聲如啼夜烏盜賊都能除竊吏公刑枉自學財奴
可憐金詔生同詔縱美館瓢陋巷儒[illegible]
獄中

巳見妖氛塞西極應無春色動神京風狂更慮千林鳥
雲暗初迷萬里城誰學解揚能致命争傳漢帝自行營
旱乾水溢真難料人事天心大可驚
常將淚眼看蒼天萬國鶯花盡可憐晴日須臨仙掌上
春風肯到履聲邊唐朝曾有西巡事靈武難書即位年
七十二城原易復將軍休只說前賢

拜王葵心先生墓下作
書生拜墓淚滂沱仇似全身出網羅滿地春風荆棘長
沿村白晝虎狼多宋朝還有登山在王莽共如[illegible]勝何
他日慈峨增氣象遊人看作首陽阿

村夕

荒村日落正愁人回首長安涕淚新諸將空閒老邊塞
王孫但見在風塵廐中各養桃花馬天下君爲草莽臣
與客過從年最少生涯敢只羨垂綸
日久坐看溪水流此間父老總無憂門前雀噪百年樹
雨後身眠十丈樓豈料犬狼橫北極能忘若木掛東頭
弟兄且可餐薇蕨姓字憑教喚馬牛
嘆息中原事竟非金銀宮闕少光輝誰知兩豫皆亡國
敢恨邊臣久失機買宦有書修早上陶潛爲令苦思歸
遭逢此日堪誰比城郭重來丁令威
江州决日甲申諸律叙格絕似劉誠意

初至揚州客有談南京事者感賦 丙戌

司馬何人誤曲忙燕子箋傳奇曾進御覽可憐天塹勢全皇南京
歌舞驕南渡四鎮功名誤四方虛想廉頗爲將帥爭傳
我來慚喜烽煙定猶自愁眞滿戰場

重來江都小園立池上有感

此地趨庭曾弱冠今朝對水訝顏朱魚新買鱗難大
玉燕仍過語自閒未有舞裙能醉客屢蒙隣叟問還山
八仙花下看明月無限愁心哭楚閒

閒詠 丁亥

梅窓竹逕仰山家天使閒身管物華床上吟魂清似水
門前世事亂如麻年添歡喜梁歸燕小惹憂愁雨打花
老衲投名須答拜渡頭迎客有漁槎

落花 戊子

狼籍鉛華轉眼中依然蜂蝶趁香風雨如妬婦常招怨
春與詩人共守窮樓上閒櫚愁對客門前掃地忍呼童
癡情還向隣園問或有遲開朶更紅
無端戲笑任青春幾綴園林又廁茵聚散旋遭王處仲
是非難認李夫人少年流落向千里三月風光惟一旬
獨對殘紅成靜坐鶯啼燕語總傷神
杏村惟見酒旗搖一去繁華不可招典却春衣當昨日
燒殘夜燭免今宵淺泥無賴沾隨馬流水多情送過橋
布襪青鞋更何往江南草色似裙腰王阮亭曰風情在不即六如之間
看花愁見十分開不恨東風帶雨來快意便須防寂寞

無情可忍負栽培夜深莫上雕欄月樓迥恐吹玉笛柳
章曲飄零完何似他鄉逢憶倍堪哀王阮亭曰此意自不可少

閒居偶書 己丑

笙歌徹夜怪隣家獨自辛勤惜歲華見句心清天未曉
抄書手倦日將斜英雄豈料閒中活筋力常愁醉裡差
莫道安閒眞是福身無一事亦堪嗟

葺先人所遺園亭

免爲林塘煩地主惟傷花鳥識先人山河雖改園無恙
牖戶須脩雨敢嗔何日關門題甲子來朝恭甩趁庚中
牀頭恰有醅盈甕犒罷諸工宴四隣

記夢

頃刻多時候了冀夢中長掛大將軍開筵爲賞平戎策
下馬先成露布文頭上黃金雙鍔勝眼前紅袖百慇懃
覺來身在空林臥四壁蛩聲不可聞王阮亭曰仿放翁醉中之作

春興庚寅

春日壺中有老春狂歌痛飲慨經旬春花全讓絳桃色
高樹半藏黃鳥身射虎南山諸壯士釣魚東海一閒人
他時相較無優劣總勝楊雄著劇秦

題銀杏樹

兩株銀杏共參天老向吾家祖父前買宅當時欣得樹
收書半晌聽鳴蟬闈覓不得花爭發隣熟能知果最鮮
縱少涼風北窗下常移短榻綠陰邊王阮亭曰吾已涼矣

園中作

方池曲徑淨無塵物外悠然自在身小樹初栽將伴老
假山久玩欲同真經營只見緣詩酒德澤猶能及羽鱗
貧客不曾殊冷熱半生長賤復長貧

曹僧白山人久客富安場欲構一堂而求有貲託
其友將斂錢以營之特賦此止其事

山人作客久無聊欲蓋茅堂力未饒落日依然閒篋篥
深林何事讓鷦鷯入山但願如安道造宅須知有郄超
更憶越州郡釣客回軒巷外大夫橋

陳壬辰

結綺臨春寶帳垂如何佛寺貢爲儷珠簾開處高初就

玉樹教成酒正濃門外一朝生皂爽江中半夜渡黃龍
只言天塹分南北管井誰知竟不容
纔聽清歌酒數巡隋庭日夜策平陳可憐後主詞名大
不過金陵王氣新老將無權同草莽妖姬有貌擬天神
東宮錯立逢江總自此江山屬別人

夜入眞州

但見船頭漁火明忽聞黃帽報初更淒涼丞相祠邊去
飄泊鹽商隊裏行詩句長懷杜書記功勳全讓黃先生
蕭蕭夜雨扁舟上獨坐燈前氣不平

山中言事癸巳

靜坐閒行度歲華神仙窟宅美無加淵流雪水聲方急

峰對柴扉勢不斜雲裡逢僧刪野竹村中留客採新茶
太湖晴望明如鏡更約漁翁泛釣槎

登康山康對山先生嘗遊此因得名

奈客羈栖隋苑中閒登高阜憶康公官者偶然畱名姓
先生終不入樊籠古樹鳥雅爭落日野花蛺蝶散秋風
猶是當年吟賞地遙看京國恨無窮

有憶

燕城烟樹絮初黃樓內佳人字弱芳宜脫舞君雙燭下
別開香氣衆花旁小池立處客皆去繡被熏時背最長
何事雨雲易分散每看星月只淒涼

春盡日坐西柯園有感

佳人何處湊琵琶獨倚欄干詠落花惜別更逢時序變多情早使鬢毛華天教青樨離苔子客到紅橋問汝家老却勞聲自今日能無歌翁慰天涯

贈方爾止處士 甲午

鼓角不聞山下城布衣安穩氣崢嶸卅賢放喜兒能隱詩好何妨俗亂評求向應無王刺史殺身休學禰先生相傳卦肆歸來久（爾止曾賣卜蕪湖市上）買酒無錢亦可驚

偶看花木到河陽（爾止遊因石谷居）誰意交遊得范滂名將遺祠留客住（余寓黄虎山將軍生祠）鄰人比屋和詩忙街頭鹿賤豕同價竈下松多爨最香便欲邀攜家累至覲知肯為買山莊

武庭詩為石仲昭明府訪方爾止處士而作

桐子山城天下稀昔來景色太荒非天桃正發一千朶（邑中有甘最盛星拜鄒聲數人故有此論）古栢誰存四十圍甲第雲中連白日漁燈雲裡傍朱紳江天昨夜寒偏甚忽有郎官過少微

戲贈左子直棣納姬

大被分將翠帳薰何妨芳友事旄間為人須到為新婿愛弟還如愛細君紬出紫荊能共院吹成丹鳳不孤羣芳姿幽道盈盈小解向池塘問所云

龍眠萬壑足淸音舊約同人曳杖尋那有好山能似熊豈無流水且鳴琴沙村雨少塵難近冬月風多氣易侵

正是香奩好時節春來故故補登臨

實客催粧總有詩君將秦和却撒帷登筵自此言歸早却戶防君欲出遲通德應能說飛燕東坡安得近琴姬若憐行止皆無地主孟寧無啗我時

題方爾止處士採藥圖

壯士誰教入澗阿畫圖看能汲滂沱黑頭不是商山伴遠志寧如小草多亂世救貧無計策詩家求藥有吟哦不知誰問韓康買村市蕭條可奈何

不去垂竿不鼓刀忍聞妻子有常號古方且喜君臣在隱士誰嫌醫卜勞新倚長鑱同杜甫熟看香草註離騷篋中是藥僮皆識那識先生志節高

江上謁張坦公先生 乙未

先生昔守三原日賤子尚為童子年白首相逢大江上青山欲哭夕陽邊難言易水圖秦事（先生曾練鄉兵于黃蘗山謀復閩賊）却授香山宦游篇神去蓬窗長展讀悲風颯颯下炎天

春日園居書懷

編籬鋤圃非吾意綠樨紅桃亦可憐為看慈烏聊灌樹因尋歸雁却離廛小人有弟三千里舍弟為農十一年聞道柴門櫻柿下春來坐吏索丁錢

自笑

自笑頗狂老歲華床頭書卷即生涯典衣沽酒因留客拄杖吟詩劬看花處舍堪收高士傳金錢易盡美人家

揚州處處聞歌吹何似吾閭月色賒

偶行市上遂步至北門外徧觀諸家園林

光陰易去我何驚已是長貧剩半生杏店欲過裴早磬
書坊媄到佑無爭枝頭繡羽並肩立水面金鱗啣尾行
那識詩人羞富貴衣衫黯淡氣崢嶸
王阮亭曰五六放翁○此等詩令後世想見此老氣宇

廣化寺謁忠烈祠步吳梅村韻 丙申

霜冷孤山萬木秋閒過祠廟淚潛流斜陽自照漁人艇
湖水仍臨舞妓樓偶效謝翱悲相國何曾李白識荊州
捐軀合是男兒事莫怪狐狸戀首丘
十年邊塞不防秋江海驚看戰血流衮衮諸公皆入地

蕭蕭雙鬢獨登樓容傳越國亡吳國只覺杭州似汴州
目極神傷無可訴此時歸興動林丘
何人直筆擅陽秋可惜清流盡濁流披髮大荒麟作馬
傷心故國屢爲樓西風簇築聞蕭寺落日牛羊滿越州
歸去却憐彭澤令尚能尋壑復經丘

留別章洪上

流宕杭城半歲餘章家樽酒不曾疎銜風踏雪山頭寺
下榻張燈巷裏居歌舞他筵坐仍並追隨門士步皆徐
與君潦倒多相似莫怪纏綿衆不如

爲張萬青悼亡

桃杏空傳燭爆辰阿嬌秋水不曾春香愁粉怨來千里

婉之父母家金陵 地老天荒哭二人戶外防鷙 反哺烏廚中戒
食寄書鱗非闕大婦全無妬孝性從小 動比隣此悼其孝也
自從千騎羨東方南國離羣憶雁行婉女一雙生左氏
大姨獨自嫁歐陽書來荳蔻儲僧裝看比桃枝歲歲長
可惜良媒難得見爲其妹作媒今亦歸萬青紙錢今學蝶飛揚此悼其友
也○王阮亭曰老更嫵媚

寄懷方爾止

布袍終日走風塵白月青燈念故人兩眼山河家四壁
十年龍鳳夢三春離離怕見花枝動藹藹長教酒盞親
爲問新詩應更好愁中銷我鬢如銀

歸自越中贈內子效樂天

愛國勤家一樣愁忍于臨老不綢繆三升乳盡黄君面
千首詩成白我頭如此孟光差豔麗較他諸葛太風流
眼中兒女新成立莫悔頻年萬里遊

歸來

偶類古人嘗自愧頻從道路嘆流年杜陵老作諸侯客
彭澤飢知漂母賢病婦寄昔愁藥餌嬌兒見父問山川
歸來破屋煩脩葺從此埋頭理舊編
昏黑入門先索火便賒美酒遣奚奴已知花木栽應好
但問琴書典也無白浪滿江身未死清風在樹病皆蘇
囊中羞澀還如故贏得霜華上鬢鬚
江頭落木正飛揚歸到蕪城即故鄉抱女同看巢鵲樹

教兒先生讀書堂詩名近日紛相問酒債何時擬竟償
囑付門前車馬客老夫高臥戀藜床

閑居 丁酉

石榴開爛色如裙銀杏貪高勢拂雲久客歸家思閉戶
捌哥（即鸜鵒鳥）滿樹亂呼晴午時不向盤桓坐月下聯歌仔
細聞長愛山妻清與好澆花罷繡復停鍼

送家無言歸黃山

十年淸淚墮悲笳異俗相親即一家買酒君常呼弟醉
得錢予每向兄誇高齋舊在黃山下佳句半傳邗水涯
莫入武陵尋不見春風番爲放桃花
誰使情親離眼前白猿相待白雲邊老松隔水二千尺

古鼎燒丹幾萬年日落吟詩逢木客春深釀酒醉棋仙
逃名容易音聲絕長嘯吾家亦偶然

寄壽姜如農先生

有客稱觴可顧聞蒼梧歲歲哭江雲子房木是神仙侶
元亮嘗爲自祭文奔走鍾山看氣色飄零老衲在人羣
只今詩好全成史莫漫仍如諫草焚

壽張康侯母晏太夫人 有序

京兆孫子與臨洮張子幸忝爲金石之交吾友之母
卽吾母也當母夫人五十設帨之辰爰撰詩以進凡
三章其一謂大陸先生殉甲申國難義不食盜賊之
粟以忠臣爲之夫也其二謂康侯奉命爲養而仕以孝
子爲之子也其三乃美康侯能取友而歸于母教焉
或曰多重客則累廉吏夫多客誠不可寡友可乎哉
友懶將廢學矣

可許躋堂獻頌頻年高自署未亡人雖然眉壽逢丁酉
只是心傷憶甲申（會庭開日羅隱京日見今侍郎佑云爲備不堪言甲乎坐風常流是典申未若此用轉語之妙）夫子在天爲日月郎君遊勝作星辰世間忠
孝偏長久不似蓬萊事未真
將母琴堂傲未肴非關陶令愛烟霞魚鱗一色江中細
筍味三吳雪後嘉縣古慈烏棲滿樹年豐絲袖舞千家
更因恭媼貞能壽只種青松不種花
歲晚江梅蓮署香蘭交萬里滿華堂賢侯愛客如陶侃

阿妳教兒似徹姜淚竹斑多微備擬蕙雛年小擅文章
（謂康侯弟牧公）若令畢女無君子誰信三遷傳義方

與李岸翁淋江如初訂丁酉社齊者何印源招
飲 丁酉社名

種杏成林隱者居相逢世事足欷歔人間老去憐朋友
京口冬深美菜蔬甲子頻書添社酒庚寅猶恨向江魚
漫愁雨雪偏欺客塞上風沙更不如
採藥孫山願易還冬深四坐惜餘聊事知塞上頻年異
客自台州昨日歸海縣勞愁催戰艦江村正若失漁磯
樽前尚有二三子何日高居傍翠微
美酒江南遇歲豐天涯風俗故鄉同折梅始悟離家久

賣藥寧辭與世遁故舊十年歐與鷺新聞萬事雨兼虹
玄冬縱苦漫漫夜轉眼須臾斗柄東

呈徐莘叟太史 有序

潤州郭外有賣酒者設女劇誘客時值五月看場頗寬列坐千人庖廚器用亦復不惡計一日內可收錢十萬蓋酒家前此所未有也陽羨陳太史招余同潘江如陳延喜往觀之方酒酣起席而六安徐莘叟太史亦携數客至桐城方退谷在焉皆與余素不相識忽于隔席遥指余謂客曰此必秦中孫豹人也既問知果是則一坐皆鼓掌余愧非孟嘉之賢今莘叟乃類褚裒之奇矣歸作此詩奉呈

學士尋常愛酒樓携錢取醉大江頭千人只看場中扇
五月誰詢路上裘得我豈如袁彦道識公忽似韓荆州
歷觀坐客將無是遂使諸君笑不休

數日同李仍耳方退谷飲方聖羽旨蓄齋有懐爾止 戊戌

只言冰雪滿乾坤絳帳春風氣自暄韓愈道高偏重友
鄭虔官冷自開樽虚傳新令崇經史時開將廢八股實喜豐年
樂弟昆獨憶君家賢處士長安酒舍共誰論

贈韓聖秋

曾讀新詩老更清鳳凰池上別閣悄偏吟報國古松樹
未忘江南舊弟兄來往酒人能擊筑留連歌妓等彈箏

退朝歸院眞瀟洒並馬何時華嶽行

贈小姬沈靜君

江湖安能畫遠山開樽且復對紅顏樓中樂事如張謂
卷裡新詩贈小鬟肯笑李花頭早白定憐蝴蝶性難閒
春衫爲試海棠下客到柴門只晝關
桃樹新移近草堂邀妻喚妾出蘭房舍南舍北花皆好
無病無愁老更狂酒饌今朝足蝦菜笑言終日當笙簧
不須却爲貧家慮司馬猶餘敝鷫鸘

言志示兒

稚子床前且勿譁大兒聽我語非誇田文空養三千客
晏仲能炊七十家廣厦深容寒士住長裘暖借萬人遮

古來立志皆如此汝輩催人鬢總華 王阮亭曰子美萬間同此心事

示兒燕

鄰里何須分九百座賓還可滿三千且萁本是同根物
梨棗誰推少小年卜式爲兒輕産業陶公誡子有書篇
老夫吟罷心初苦欲囑吾兒更惘然

懷閻百詩就醫京口

苦憶淮陰閻伯子近來肺病太相磨少年最有登臨興
異縣其如藥餌何能賦茂陵消渴甚苦吟昌谷嘔心多
漫勞著作徒無益努力來衣鐃且歌

田雪龕見過承贈詩

梁園才子舊馳聲隘悲何堪皂蓋行禮法自疎同阮籍

窮愁劇甚過虞卿羣雞飛亂隣墻短一樹花開草閣明
濫彼使君高興發新詩隻字甫連城
毗陵寄贈馬晏徠主簿
河上功高懶放衙論文常是到山家宜房狐子歌初苦
秋水伊人興轉加幾夜蛟龍開徙窟隔年農圃待收瓜
淅子耤庇焉能報旅食蕭條感鬢華
哭大兄伯發
仲氏爲官伯在天予同季也臥江邊月明雙雁影初好
雪打紫荊偪可憐婚嫁空知添白髮文章那易達黃泉
家書臨發頻開看遠道凶音敢遽傳
黃仙裳往江都因寄懷宗定九

歲晚音書阻海鄉一樽將復憶清狂江都紙貴芙蓉集
文選樓連浙樹堂五嶽予初憐向子三冬爾不愧東方
若非叔度尋嘗見瘴雨腥風滿鬢霜
同孝威仙裳田授飲趙乾符郡丞署中
官閒永夜喜論文坐上高陽總不羣川和吟梅何水部
休歌行路鮑叅軍江湖歲晚書難達鼓角天寒老厭聞
幸遇主人能愛客平原十日敢辭醺
和俞天木侍御韻送錢均曆歸與門兼呈令弟山
銘廣文
誰如錢起擅詩才爾挾圖書東海隈與客看碑開到寺
將文勒石一登臺偏逢菊節歸家近欲着秋衣念婦裁

肯向牛塘多賃屋老夫他日聽歌來
聞道機雲絢異才下樓先到藕花隈與中勸客鱸魚膾
海上尋仙龐女臺鄭老無氈難久坐姜家有被是新裁
如何忽聽驪歌去不及秋天雁正來
萬慶雲寺作已亥
聽經問法竟躋蹌道路悠悠奈老何幾處笑啼俗諦共
頻年襟袖佛香多庖厨轉覺長齋慣鐘鼓空催短日過
歲暮音書愁再至蚤聞妻子淚滂沱
董公祠
卜居初傍董公祠日日經過再拜遲自笑出門求米處
何如去位食貧時（仲舒去位家居不問産業惟以著書講學爲事）著書會舉羣

儒首講學還稱百世師草野無能存禮樂空懷古道行
同悲
貧甚典及書籍自嘆有作
睡起呼童掃米囷復聞赤脚報無薪經年乞貸如任昉
何日紛綸並大春褐袳難完猶足活琴書須典始知貧
却思流覽曾何益爭及顏生只問仁
雜詠（與子）
江雲黯黯火春光湖澥飄零淚萬行縱藉故交身命活
愁聞先子墓田荒悄烏坐愧還巢鳥爲牧休驅隔巷羊
臨履于今知恐懼要離古塚敢相望
擊筑吹簫年少日勳名管樂豈難齊自經作客貪山水

不敢論兵那毋妻夜月佳人衣白苧春風高士聽黃鸝
古來行樂多堪羨久孤吾身在竹西江舟次日置之劍前集中不復可讀
老友眼中皆不見呼兒索紙寄春梅容嘆羨酒十千價
且讀幾番一百回淅淅春江孤雁去錚錚古樹暗香來
狂歌浩嘆愁無際白髮蒼顏愧不才

李叔則歸故里後懷之以詩

曾陪杖履嘆風流曩滯于今徧九州靈運每篇皆自寫
彬之百札定相酬老年歸里騎金馬俗日逢春愛上牛
雨歌南山須眺望不逢租吏且寬愁

東亭春暮憶舊遊

濱海人家絕無花卉可賞更逢春盡每聽颶風起使

人凛然偶讀楊孟載春日山西寄王允原知司詩序
云并州春半無花追憶舊遊情動于中因賦長句五
首公退之暇詠而味之庶幾春色之在目也予因擬
其意爲之

風雨朝朝蕩畫船尖中春盡畫慵眠美人到寺尋茶樹
豪士携僧入舞筵皺提但防詩有病疎狂不信手無錢
當時作客愁原少綠鬢朱顏世所憐

九州春色愛揚州蕩子名成在小樓白璧一雙持結客
紅裙十五索纏頭花邊送老星星髮酒裏惱人九九愁
回憶少年行樂伴誰教萍散水東流

尋花無限拔擲情佳麗南中老厭衍縱劉曲江誰並馬
可憐秦女擅彈箏漸愁那更慚飄泊待歸原來屬太平
辜負園林不歸去南隣酒伴笑狂生
王阮亭曰此種風格十洲集中多有之今人罕知其源流矣

淮上訪范甯生即事賦湖 時余將遊中州

游客長途倍不宜瀟然行李累相知偶當河朔酬盃日
正是淮陰乞食時詠史定憐無雍叢左思詩詠下無雍生叩門莫
到拙言辭老來慚愧披裘客高義惟應一賦詩

次范甯生珠湖詩韻

簾內衣香分外清桃根桃葉未多情携將妖質驕三婦
嫁得詩人是一生玳刂爲絲花約鉋珊瑚作架銀縱橫
乘鸞美玉千年久耻說人間有誓盟

贈王貽上

十載遙看故國雲歸心此日緩江濆邦滿景物非清潤
地主風流似右軍瀟灑已嘆書法妙清新誰敵賦詩勤
尋常泥飲遭田父最喜仁聲處處聞

無題次彭駿孫王貽上韻 有序

佺期古意存采薇室家之思商隱無題託離騷美人
之喻後之作者雜以六朝漸失其旨矣余詩韻借彭
王義竊沈李高歌當哭遠望當歸且寧近于婦人免
爲閒者所罪耳

碧玉親開靜夜扉欄干並倚見星稀芙蓉羽帳歡携手
弱羌臣床待卷衣容許勿愁風嫋嫋纖腰故學柳依依

青春若使無離別仙館瑤臺即綺幃
魚中比目鳥雙雙尺素愁看字數行錦自織成文最古
梅須折寄路偏長書蕭繡被因求夢夜坐前除不畏涼
安得人今同月娣關山從未隔明粧
夜雨空階綠蘚滋吟成曾記合歡時燕勞異路東西鳥
松栢同心上下枝年少姿容如冠玉新人手爪可彈棋
秋來別恨誰能寫賦筆江淹恐未知
遠結絲蘿路八千孤生冉冉竹堪憐不如團扇依懷袖
恐學金爐化篆烟輪轉愁腸臨鏡處倂傾珠淚寄書前
封矦志願何時畢多用黃金取麗姸
儂歡相見恨偏遲肯信綢繆只暫時織就初逢金屈膝

粧成怨出碧眾思獨開菡萏雙花艷衾繡葡萄百顆瑀
惱殺玉簫聲易遠重重門戶鎖歲難
百媚郎今只在城金蕊玉軫爲誰清黃泉尚有芝根出
白首相期馬角生水自分流初苦咽天常不老是無情
可憐小院空明月龍笛何時雜鳳笙
昔有神仙橋上居龍鬚爲席獨留予因貧路用將釵拔
欲誓恩情索寄書沒命猶憐求土後齊心敢忘破瓜初
銀瓶落井無消息却看雙星竟不如
巫山巫峽路難通酒罷開鏡月在東小字好逢誰處問
芳顏應損舊時紅若食梧子千年後錯認蘭桃十里中
節序關心何物最憾儂春燕與秋鴻

江南曲罷景全收良會尋嘗勝女牛十五妙年美無價
初三新月曲如鈎明燈卸粉教天老金縷當筵勸杜秋
何事白頭生悵望空憐潸水只東流
秋風桂實正離離何處鸞簫對月吹座上風流空綠綺
心中歷亂似黃絲七香遙望門迎佇十索愁看粉共脂
敢道夢魂無可據朝雲自昔有靈祠
秉燭尋嘗作夜遊只將城闕認瀛洲刻工不善雕黍史
畫手安能寫莫愁西北鵠飛憐遠道東南日出照高樓
豈知琴瑟縱橫散桐樹變涼又九秋
荊江欲下路迢迢相待揚州立板橋黃鵠根長情不斷
枯魚水濁恨難銷願騎千里追風馬更踏三春帶雨潮

繡帳羅幃還一處挑燈重看沈郎腰

汪舟次曰十二首一字一珠六朝物料以盛唐風格行之覺世人漫作古意新聲者不値一哂

秋夜同天葉吧膽諸子飲次斗宅觀劇

風流白日喜開樽更到秋天樂事繁賓客自然盈梓澤
江山只合對梨園歌聲宛轉鷄初唱燭色葳蕤鳥欲喧
可惜野人頭蚤白相看詞賦易傷魂

鵠　辛丑

雪後晴光照幅巾繞簷鴉鵲亂新春苦無好樹能巢汝
莫啄殘冰更畏人獨坐草堂憐物態閒看稚子識天真
百年湖海長爲客回首生涯一愴神　汪舟次曰壯意

王渭來太史見示詩集

車馬何期過老農稽康終歲只疎慵論文作客開樽滿
所節逢人執戀恭賦草世方傳羽獵詩篇吾欲比芙蓉
傾囊更得珠千斛剪燭今忘坐聽鐘
我生同負終天恨飄泊常愁拜數難李啓馳歸應有見
梁鴻客死竟何安焉能珥水通淸淵使讀蓼莪眼老槃
白首相期但忠孝音辭敢只勸加餐
談生益長方生正爾吾老友通國欲殺誰相憐久向江湖甘
流落應逢富貴若聚揖翰林自是吟詩伯處士何愁買
酒錢安得江頭長聚首儘遨風月樂餘年

溪南八首次祝京兆韻爲吳爾世作

春風及蚤過崇岡始信名祠據地强樹有神靈枝更異

歲逢時節果先嘗反林但愛脩參鳥勿剪應同召伯棠
欲識主人能好客諸公題咏滿祠堂 右祠木
恰有栅開照水濤高人兼不愧泉林無拘無束南隣伴
自去自來孤鶴心雪打軒窓添野色月明簫管發淸音
老夫他日騎驢過莫費賓筵定一金 右柳溪草堂
佳絶南山日夕遭漁樵來往不知勞却看籬下兼栽菊
欲把先生錯認陶屏幛勿憎五侯宅烟嵐須勝廣陵濤
爾世久寓揚州市歸定惹家人問不信城中髻更高 右南山翠屏
負郭寧貪二頃多豐年里俗喜相和聖朝昔日尊鉏鎛
處士全家賤綺羅細雨輕沾靑似袖微風遠漾綠成波
龐公縱有麥千斛肯買人間碧玉歌 右東疇綠波

溪水堂中共舉觴月明先上讀書堂水堪釀酒隣皆取
月照彈琴夜正長釣叟栖進明素髮游魚撥刺畏淸光
小童洗硯驚相報荷葉微沾桂氣香 右淸溪涵月
最喜門開對碧岑遊人指點立花陰山家贈客無他物
日夕看雲見素心映帶紅霞隨屋近釣留甘雨入苗深
若非犬吠神仙宅中有吳剛未易尋 右西隴藏雲
竹林閒坐意徘徊爲愛名賢手自栽把酒已同稽阮在
吹簫況有鳳凰來自看虞夏今非古安得乾坤閉復開
日內御圖奉皇帝將雛飛下最高臺 右竹塢鳳鳴
春水環流靜者居黃山泉水出山餘已添無數披簑客
更借誰家種樹書瀲灔漫從川裏臥桃花只恐洞中虛

南村日日歸須醉酒價還聞賤似魚 右山源春漲
王阮亭曰八首妍妙頗不限一格而姿態横生

同黃坤五司成許天玉孝廉家無言山人宴集許
漱石民部高寄閣分韻得遐字

閣中守歲情無限下見寒梅滿樹花入座賓朋來萬里
捲簾燈火動千家椒觴撑取顏先醉蒲柳深慚鬢久華
相約明年向採藥蓬萊咫尺未云遐 右漱石勉予學道

和坤五司成思字

太史臨風有所思高飛鴻鵠覓長飢幸依水部吟梅地
且和東坡守歲詩日月從頭書甲子江山滿目閃旌旗
惟應盡醉歸瓊苑坤五先生寓齋觀隋帝樓臺最可悲

和漱石民部東字

先生高臥大江上日夜江流自向東愁看江南與江北忽嫉飛閣立崢容每逢除夕定招客肯使了升徒作翁從此野人來往慣惆悵仍等和難工（王阮亭曰把何減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

和天玉孝廉何字

歲盡思鄉苦無奈茫茫忽對此山河主人能下陳蕃榻（天玉寓漱石宅）行路休吟鮑照歌天下文章吾黨在古來歌吹廣陵多黃金不爲紅裙盡鬓髮如銀可奈何

和無言山人城字

山人苦欲黃山去把酒偏深此夜情日落江湖寒峻閣

春隨簫鼓動蕪城揚州亦是神仙地許氏能爲月旦評服食金丹愁誤汝不如雒社對耆英

贈別張牧公三首（[illegible]）

作客相寬賴酒卮把君新句淚交頤廣陵朗續蕪城賦春日苦吟棠棣詩拔劍出門年正少䭾書歸里馬難騎何時攜手蓮花嶽高詠還看謝朓奇

曾看意氣全無敵獨立高臺羨去麀少壯能寬多病毋流離喜見故鄉人悠悠白髮吾衰甚兀兀青山爾到真萬里音書須早寄一杯痛飲更誰頻

臨岐折柳泪沾纓愁對踟蹰馬不行山帶野烟空遠色風吹獨樹有悲聲百年筇杖身何用十畝瓜田路最生

江北江南烽火地可憐吾又負西京

同王貽上奉和李侍郎讀水經注憶洞庭之作

何處君山望杳冥遙憐天地入潮青自從風雨交湘浦竟有荊秦戰洞庭（水經注秦與荊戰大破之取洞庭五渚也）鼓罷雲和人不見歌成欵乃曲堪聽相傳作句吾嘗誦却對秋蘭憶古靈（王阮亭曰他家之作率似九歌九辯先生此詩獨似國殤山鬼大奇）

溉堂六客詩

俠客

銷磨歲月費長吟悵慨喜聞燕趙音負劍遠行俄十載呼盧閒戲輙千金須封侯伯年方壯未報恩讐恨最深慚愧史才異司馬相逢何用但知心

禪客

酒肉尋常愧面容袈裟相見慰心胷要看手內楊枝濕賴有門前錫杖從得與贊公成二老懶隨貞白謁三峰瀟留竟日惟茶話第五名泉近可供

琴客

滿階黃葉走秋風聽奏冰絃花更紅豈有高梧鳴鳳鳥忽從流水伴漁翁兵戈何處身堪往箏笛今人技最工大雅淪亡賞音寡勸君常坐草堂中

棋客

戶牖蕭然破碧紗常聞棋子晷喧譁伏兵初起疑天上意匠纔開到日斜縱少謝安能賭墅肯教王質想還家

人間勝敗尋常有一局何勞重嘆嗟

吟詩客

鯨魚翡翠共誰論一代崢嶸數子存但喜文章工亂世焉知車馬重衙門涉江爲說尋何遜過楚曾聞弔屈原白首漫教恨離別家貧猶不廢清樽

丹青客

久疲塵土臥藜床芃畚碧海路渺茫豈知門如張仲蔚忽逢客是顧長康故人誰賜縑千疋茅屋須添畫一箱肯容吾兒稱弟子他日更不愁谷裘

渡江阻風

三日瓜洲渡口宿江南山色只模糊帆檣欹側蘆葦暮

風雪顛狂鳥雀無亂後逢迎誰似舊田間老死未爲愚西京尚有敵廬在歲歲不歸非丈夫（正月次日懷容排悶得之延體允難）

送周元亮先生之任青州　癸卯

敢向春風惜別筵青齊父老念君賢文章久重王元美（元美曾備兵青州）氣節應尊鄭仲連客至何愁澠作酒政成真見海爲田還詩暇日經堂阜回首冰霜莫泫然

平山堂懷古和彭駿孫

邵伯湖中花正開青蛾皓齒此同來爭傳四海文章伯痛飲千秋歌舞堆換就小詞山色裏携將勝友古塘隈只今明月猶能至照見盧堂長野苔

獨臨眺望和彭駿孫

行處烟花異昔間岡頭極目有晴雲炎天忽想峨眉雪高塚都非煬帝墳作客愛看西去馬蕩舟休覓北來軍同遊半是江南叟咫尺青山對夕曛

弔迷樓故址和彭駿孫

東來天子復能詩更起飛樓貯翠眉琪樹經年開錦繡珠簾入夏映潺湲至今人唱夜遊曲何處塚藏來夢兒結綺臨春亦如此燕泥庭草竟何知

謝郝羽吉惠茶

少年不識茶中趣健胃惟于餅餌宜久臥疾方初病渴每煎佳茗似逢醫事煩食減脾因損客至家貧椀亦持多謝弟兄能念我須酬高義玉川詩

身猶未老眼先暗耆舊貪眠神不清擬注茶經尊陸羽須焚酒頌絕劉伶虎丘三月曾停舫惠水他時喜滿鐺安得長諧住山願與君親手採兼烹

林處士墓

山色湖光遶墓門遊人容易破苔痕寒梅老去餘風韻野鶴飛來即子孫偃月堂邊悲往事棲霞嶺上弔冤魂何如死葬孤山土只愛漁翁薦酒尊

房輿公新姬（朱氏真州人善琴）

蔓綠仙人愛淡粧梳頭雲髮映朝陽移情不待臨東海絕世誰言自北方定解徽音諳皆自莫教纖手織流黃輕盈若怕隨風舉六曲屏風設小廊

棋局幾收間點茶能彈綠綺恥箏琶生兒便是宜男草
對客休矜解語花詩謫叢斯眞有味事談飛燕亦成瑕
（用通德伶玄事）背來君得熊羆夢早報相知過酒家

春日憶郊遊次錢退山韻（[illegible]辰）

獨坐茅齋有所思雷塘楊柳覆春池挾箏妓女來攸嶺
（城北有傍花嶺）對酒漁翁唱竹枝戰伐年深人未識風流事往
蹟長垂越中高士驚心甚故相墳前牧馬兒
無賴鶯聲萬樹齊誰家桃李舊成蹊興亡處處同隋苑
歌吹年年滿竹西作客莫論家遠近遊春愁看塚高低
老來只合尋花柳惱殺兒孫索餉啼

錢退山授經殺儀二子賦贈

江頭作客鬢蕭蕭黃金垂老翻憐惜寸陰弟子迎床因講易
先生入市爲修琴桃開未赴隣家飲鶯好空流古樹音
仙骨久應居福地散廬何許聽長吟

贈林茂之

飄蕭短髮走江濱詩賦翩翩弱冠聞黃蘗染成高士服
白楊栽滿故人墳身歸城郭渾如鶴眼看公侯只似雲
好與保全爲作伴不須更謁信陵君
道路仍看柳色新昔曾遊處跡俱陳語言可補循蜚紀
甲子堪驕絳縣人前輩李邕曾識面近來皐羽每沾巾
舉家忍餓鍾山側曳杖吟詩趣轉眞

陸無文招飲寺寓

甕有醇醪樹有鸝對君誰復嘆棲棲坐來古寺聞鐘磬
醉去蓮江任鼓鼙烏老將雛巢暗柳鳧嬌傍母立清溪
高堂最徙賓朋滿此樂人間孰與齊（時奉尊人來揚州）

宿汪舟次齋中

婚嫁能妨聚會頻高談豈肯厭通晨黃花近燭香生席
白兎當階走避人把盞每令僮僕倦連床倍覺弟兄親
也知書幌蕉窗好慚愧東西南北身

送郝羽吉之燕陰

新試縫衣天正寒扁舟歲歲涉風湍爲須魚筍養親老
肯信江湖行路難客訪茅容長作主杯逢阮佩不曾乾
那堪今夜橋頭月倚杖吟詩獨自看

飲程崑崙別駕署中

年年行李問軒墀定荷淹留出署遲堂後難逢深酒盞
謂中兼指好花枝（有[illegible]明花井）賓朋常滿三山口風月須如
六代時自笑間關分手易杜鵑樓上欠題詩
白首奔馳苦未休長愁地主說窮愁八行手札來前月
萬古行人愛潤州官閑已尋詩句遍俸錢先爲酒杯謀
隣江除却王司理（謂阮亭）更有誰兼陶謝流

何容書懷寄呈程別駕

悠悠歲月老人飢寂寂山城草木衰作客神仙留井處
（寓有葛仙井）思家縣令打春時閒窺明鏡愁偏劇久着殘貂
煖衣知欲上茅山高頂望難還雲樹隔相思

寓句容道觀寄簡王阮亭揚州

揚州官閣梅開未正憶新詩遠寄看和曲經年違白雪
辭家過歲對黃冠相逢得似風流少垂老兼行道路難
幸有使君憐鶴髮須知游子垂椒盤

寄懷王西樵考功

美人相別但愁顏愛弟多時綵筆閒天上文昌離貫索
床頭夜雨話巴山甘貧兼惜魴魚尾擬古初傷雉子斑
却怪長齋詩縱好東坡居士住林間西樵有長齋詩

戴公雪歲暮歸自金陵去家五十里念予窮途不
忍別去中心感之有贈

歲暮還家雨雪多淹留道觀意如何論文偏重天涯客

邀我同聽酒肆歌婦爲黃眉相待久門愁猘犬再經過
公雪偶談及此事干求已是慚安邑敢快良朋念薜蘿
人傳意氣盛輕肥今見還疑面久違落日追隨臨泮水
荒城來往少儒衣侯門稚子期難負愛客諸侯事已非
家在揚州歸未得相逢惟有勸君歸

送陸綮石之金陵省令兄繡聞時歸自關外

爾向金陵問友于山花山鳥我同俱歸從邊塞形容老
叙到家園笑語麤杯映鳳凰臺上月樹棲桃葉渡邊烏
管寗自栽遼東帽却把牛羊當畫圖
春風樹樹鳥綿蠻不用回頭說險艱男子身須行萬里
弟兄家只傍三山夢同謝氏吟春草人訝班生入玉關
別易會難原自古相逢竹使酒杯閒
來往詞人酒滿巵烏衣巷口舊門庭東頭重聚因麋鹿
時以進鹿得入關原上相關有楊錫朝士近來多入塞天山莫
去又觀銘可憐愛弟窮愁甚車馬誰能顧草亭

喜張稱恭南還因有贈

長惜才名有嘆嗟生還轉使淚痕加老來許見詩如畫
塞上惟將雪作花是處皆知楊子宅昔方賀宅無園可種邵
平瓜君身合隱金門裏暫臥何妨借釣槎
錯料愁多醉不醒故人雙鬢只長青應從雪窖逢蘇武
可向黎床別管寗問法重過禪智寺題詩舊滿竹西亭
花前不厭追陪久野老狂歌倘可聽

何曾寂寞聲音書笑語个家戀客居與婦還臨京兆鏡
呼兒且釣杜陵魚案頭螢火乾難久甕裏齏猶滿自如
回首關山經萬里夢魂應許傍牛車
丹青異域總知名案上常看紈素盈祇學苦心工水石
誰貪下筆動公卿遠歸休息須高枕重聚歡娛且聽箏
莫爲流民圖未上却教涕淚只縱橫
老來書法更嶙峋且可教兒莫慮貧客裡偏工求米帖
門前豈少養鵝人長閒篋笥札嫌短得掛龍蛇壁更新
却値開關初入塞欲煩揮洒畧逡巡
賤子奔馳家屢空壯年鬚鬢老人同無錢獨坐樽難綠
入夜誰家燭最紅已荷論心忘爾汝還看愛客有兒童

今秋悃問江南渡擬件東山絲竹中

輓范甥生客死燕中

百歲終當骨化塵風流可惜少年身挽歌但使皆名士行哭何須是婦人地下荆高應作伴樓頭雙燕不知春山陽長笛休嗚咽尚欲生芻奠水濱

達觀誰戀鬱金堂只憶孤兒淚數行劉峻絕交文已就梁鴻作客死何傷大臣貴肯儕名下（有繁欽冲遂文挽詩總憲）同室寧當學路傍意氣誰看趙司李（天羽與君生爲姻婭）身騎白馬送還鄉

汪舟次以所愛雛內鄉雞命余賦詩

得從羅網近亭臺五色文章莫自哀況羅經時關寸慮稻粱一月看千廻背人常戒兒童侮在戶兼防雨雪摧邦國養賢亦如此應須報答見奇才

歲謁日青元觀作

門前杖策更携誰道士身忙餽歲時檢點一年文債有徘徊此路酒家知敝廬苦憶梅花發小子應尋竹馬騎更被閒中閒笑我因同買鼎祭吟詩

何容詠懷古蹟

不見三神騎白鶴空聞父老望青芙（茅山父老歌白鶴青芙翔有天符嗣復來）疑城多柱雨畦苗潤玉壇高峰氣迎帝子仙輿馳俗者夫人次第位羣仙（南嶽魏夫人與楊君許衆真位號有日東嶽上真卿司命君）邑中但愛高門戶誰肯尋兄丹竈邊

三層樓上陶弘景丹井猶存句曲山不爲宦途久差外何由精舍遂齊棼（貞白謝門人曰明中求藥外若不爾當爲今日之事）松風竹猶選能好藥水長流故不閒白日青天原咫尺浮生可惜寄人間（王阮亭曰高謝遊仙之意邪郭景純遊仙之趣）

青元觀即仙人宅（暫宅葛洪）兩月淹留在此中深愧賣新求紙筆曾非避地厭兵戎（賣藥避地見仙翁傳中事）藥方縱驗頭先白丹竈空存火不紅獨拜古祠雙淚落石羊門外立春風荒村聞有倚書塚（後顏魯公塚顏椿有）虎耳山頭荆棘攢不愧賢兄唯一死豈無諸郡與同官至今伏臘宗人祭他日蘋蘩父老看却恨朝廷曾不識空煩明詔葬衣冠

輓胡彥遠處士

已知凶信是真傳猶喜何尋病榻前向市移家因賣藥入山埋骨竟無田惟憑卓女存封禪奈少童烏續太懸殺戮眼中半名士君今安穩到黃泉（吳野人詩四海十年人殺盡似君埋少不埋多結句遂與同悱）

從看碧海起黃塵把酒誰曾淚滿巾死後祗添墳上草生前總似夢中人裂裳入座忘多病騎馬盈門不救貧腸斷高堂頭似雪湖船誰去釣銀鱗

焦穫孫枝蔚豹人著

七言律詩

燈宵別興四首 乙巳

書燈

燈火愍愍戀布衣短檠相對滿螢豨明殊螢火囊中焰
殘敵憐人壁上輝將老難教心力惰因貧更覺枕衾非
夜深何處聞箏笛高宴侯家試九微

客燈

離鄉萬里失親朋作客多情入夜燈已照淚垂常濕袖
休催起蚤又擔簦鯉書將至花須笑茅屋高懸壁可憎

佳節喧闐門外事六街誰少酒如澠

漁燈

雲深月暗水風徐一點寒燈其所如岸上歸人來借火
船頭新婦正烹魚補篝未了光堪近結網將成燼有餘
不信城中上元夜銀花紅定勝芙蕖

佛燈

黃金空散錦城邊佛火偏輕信者錢光照山河爭白日
藥驚龍象認青蓮誰翻貝葉身無睡更對琉璃覺自圓
節過元宵絲管歇十方昏黑一燈懸

贈茅山道者

洞天深處坐吹笙夜靜焚香禮上清丹藥煉成鬚鬢換
朱符書就鬼神驚一雙麋鹿穿雲去九節菖蒲傍澗生
我與三茅是鄉里煩君引見問蓬瀛

傷鹿爲獵人所獲

飫聽呦聲食野餘只言千歲壽難如深山不啓將軍騎
落日空存羽客車竟避長弓失喬走誰逢綺席更欷歔
可憐仙駕無迎送却把瓊花假白驢

過峨雪上人方丈留贈

祇樹園中鳥亂呼瓶花盆草總堪圖入城何處尋詩伯
（半久婚偷歲雪自城中歸）開社吾身愧酒徒笋蕨不妨精舍滿憂愁
能使異鄉無黃沙撲面憐歸路飽飯仍沾香積厨

同杜于皇王仔園汪叔定蚊門左嚴重集華龍創

春草堂

幾處鶯花潦倒中心情兄弟總相同城閉更得論文地
天末長爲病酒翁數雨霏霏棲燕子春光冉冉長梧桐
流連景物須無厭明日還逢滿水東

春晚

輕衣軟履近郊坰檢點韶光立草亭綠笋今晨長成竹
白花明日化爲萍（王阮亭曰非閒人必領略如此）送春畫閣如南浦
缺雨良苗似北庭行樂回頭若不早相欺華髮太星星
鶯花歲歲負開關未信今年肯倍還一去難回春似水
相連不斷恨如山眼看騎馬小兒過身覺垂綸老子閒
酒伴南鄰能記憶吟成漫興懶重刪

不爲春歸但惹愁當時年少想封侯那知玉樹顏全改只學銅仙淚暗流貧裏櫻桃村店口夢中楊柳御街頭畫船簫鼓誰家事輸爾終朝醉即休

老來愁見柳成圍竟從遊諳願易違故里漸山田十畝殘春北舍客單衣江湖舊怯青龍見王謝惟憐紫燕飛幾處中門長自笑盤中櫻筍不曾稀（王沅亭曰教詩別兒當此都非流連光景之言）

同爾止飲仔閣宜樓下値龍冶叔定岐門繼至諸子因請爾止說杜詩賦得聽詩靜夜分

入座誰非解者流炎天愛客倍綢繆預因倦態鋪青簟轉爲高談詠白頭多事得娛憂益甚開懷忽與鄭何遊

竹西人夜騎歌舞肯信詩名萬古留（周主簿詩遊揚州竹西亭 山林[illegible]在揚州府北）

送周彬若遊金陵

竹西歌吹劇流連又向金陵費酒錢古渡水生四五尺涼宵月照十三絃年逢桃葉誰相似細看瓊花更可憐（瓊花以揚州爲最 金陵人）莫道客遊無長物爐香陣陣過隣船

送王正子遊金陵時爲周彬若書記

歸粹迎送倦山翁惜別今朝立晚風王粲應將賓客上周郎新共曲聲中飛盤虎踞江南少角馳龍頭午塞北同爲問滿秋詞賦手傷心豈獨景陽宮

感秋

疎懶平生與世違新添哀怨坐柴扉寒鴉衰柳當窗地荻米尊絲滿梲非夜月老人遙似鬢秋風病婦苦爲衣

貧過歲歲成來往應笑他鄉人不歸縱飲中山事不能愁看紅蟻傷斜藤晚風吹雨蜂房閉野水連天稻岸崩漸老多情憐稚子長貧無累慕高僧家園徑草堪回首放馬西郊眥有僜

蕭蕭一葉下楓林漠漠江天秋氣深閉雨客歸寒瘦騎掃場農出笑飢禽露華那用白如玉菊色何勞黃似金八口朝來愁米價老夫無意學彈琴

登歷陽城樓有感

西風蕭瑟正愁余極目江東雁過初斥候孤城閒戍角

三秋故里少家書美人已化山前草（草名虞美人）王海還爲水上魚（湖明府時燃燒之名爲湖湖中有明府主簿魚其美皆昔人所化也見宋賀方回麻湖詩注）楚漢回頭雖再問黃花多處且騎驢（[illegible]）

歷陽懷古四首

昭關

杜鵑昭關是楚關行人誰復動愁顏五更月落雞聲遠一片雲飛影別來報恩應長在路空存蘆葦待歸山吹簫乞食奇男子羞殺書生兩鬢斑

楚霸王廟

此地重瞳亦枉然荒亭遺像動人憐題詩不少秦中客約法猶思漢主賢泥馬斷生陰雨後水禽啼亂廟門前

將軍多恐英靈盡萬古長江有戰船（王阮亭曰故是詩人語）

魯妃祠（金陵山之陽有小溪曰桃花山山上有廟所祠女神曰魯妃蓋項羽爲魯公故虞姬當稱魯妃也）

家國從來有廢興王恩如海命如水烏來廟口啾春曲
姥丹神前獻夜燈白首誰同呂公女赤眉能撼漢朝陵
芳兒千載惟餘恨不勸君王聽范增

彭孝子壽燕堂（彭明徵謂遠宋元豐年間人棄官養母築堂名曰壽燕范純仁有贈詩）

壽燕堂中彭孝子歸田養母未勝詑二疏尚恨都門老
少尹公從其樹過處處板輿迎紫竹（彭有別墅）朝朝綵服伴
青襄後來那少開風者但道無如王祥何

壽蕭尺木七十

他看人事掩柴荊曾見蓬萊海淺清謳裡江山如故國
詩中琴酒即平生洪崖在右浮丘左烈士長歌老驥鳴
何似名賢多識字白頭高臥傲公卿（王阮亭曰壯宕自喜絕去繩尺）

七言排律

思春辭　辛卯

美人乍見情猶切況是難忘百歲期范蠡船中成久住
盧家堂上許新隨輕衫初舞小垂手錦瑟閒彈有所思
臨水曾分紅芍藥當杯未困黃鸝兒都歸杜牧十年夢
尚欠羅虬百首詩春去春來身漸老江南江北路多歧
二分明月今宵在一朵瓊花何處移斷恨并州無快剪
牽愁織女少長絲生怕與木名連理不分嬌禽字畫眉
已對東風惆悵極莫言秋氣更堪悲

弔張文昌遺宅（宋吳古梅謂和州報恩寺是張籍遺宅賀方回又云即百福寺已已）

自怪招提身久住因尋古蹟恨難容眼前幾客如司業
卷內長篇及黃公落日寒愁梧改色頹牆矮見桂成叢
豈無兒是萬金產竟使僧樓一畝宮異代陽春驚下里
故山明月照江東長安歲歲思歸路隣舍朝朝憶老翁
（籍有寄二山人詩歷陽舊客今應少轉憶隣家二老翁）誰論宇形應少暇經營園
地肯求豐只憐昨日精靈遂已識從來太祝窮騎馬偶
從丞相得遷官難與諫垣同歷陽遺宅今如此莫問新
居在洛中（王阮亭曰絕妙好辭）

五言絕句

桃花正放諸客於溪邊飲酒　癸未

莫笑遊春客當如席地何泰中無酒舫亦不畏風波

貧士詩　甲申

平生久安命豈敢棄山薇王恭能三聘與生忍一饑
行歌所負薪聽者勿沾巾賢婦能相敬不同朱買臣

與村童飲牛於溪

牛背諸童子笛聲愁殺人黃巾初叛主甯戚未爲臣

村中夜坐高樓書懷

爲樓高百尺防賊坐中宵何似陶弘景松風枕上飄

詠史

天下誰高士荅言惟仲連但能常戢作終當體自然
伯夷有兄弟諸葛有兒孫亦是家庭事肯爲骨肉言
王蠋能全節二城皆守城何曾有官職只是一書生
豫讓有長友相逢淚滿襟感君能識面豈復識君心
楚國兩男子存亡在手中爲人各有志後日竟成功
曹僧白日當與向有錦袍賜
並傳而命意更大有關係

毬狀元 乙酉

黃巢勢初盛荊棘滿中原累葉唐天子何如毬狀元

李天下

朝廷好音律縉紳成喑啞惟有敬新磨不畏李天下

宣華苑

共醉宣華苑嘉王好酒悲韓昭方用事涕淚莫空垂
王阮亭
曰絶調

織錦樓

織錦樓前地經年匠作勤伶人半銀帶何物賞三軍

蕭儼

蕭儼向舒州君王怒未休樓高若無井不及景陽樓
王阮亭曰與宣華苑作並絶
調予久錄入感舊集中矣

江都

今年春色苦應只是江都風日刀痕痛彷花眼血枯

春去 丙戌

堂堂春竟去不顧送春人却看樓中女雙眉別有春

芭蕉

縱有看花伴愁多那易消寸心長得展君最愛芭蕉
中宵長失寐僮僕竟誰知惟有芭蕉樹同驚風雨時

秋日寓目偶成

王簪那可簪螢火曾無火虛名亦假傳只似陳驚坐

揚州客 丁亥

揚州休作客客老不言歸小巷佳人鏡高樓蕩子衣
曹僧白日後二詩排類
六朝然初唐多有之
誰家貴公子百萬買紅粧嫁妾非關毋朝朝謝養娘
不敢說君家相逢有嘆嗟夭桃一樹死鬪汝變瓊花
曹僧白日崔顥
長干行之遺

揚州在何處笑客夜還行此地多螢火秋來分外明

贈酒家

酒錢王績少日日許重過賒酒尋常事人間可愧多

夜坐

閨中鳥不鳴隣女靜彈箏只道東墻下無人看月明
曹僧白日與下一首全學太白靜夜
思怨然妙說湊泊不得大奇大奇

怨情

爲嗔秋色苦不敢上牀遲牀上還多夢行人知未知

臨高臺 戊子

日暮臨高臺悲風臺上來戰場塵起處白骨化成灰

少年行

耻向章臺去出門尋故人寶刀無可贈天下久風塵

日斜還不醉白馬去如風有意藏張儉論年過孔融

與君沽酒後是我報仇時束手觀成敗客真輕薄兒

劍術一何工問名常慨通少年無產業不住五陵中

王阮亭曰四詩在初盛唐亦未多得

擬歎聞變代青樓有嘲

笑與棋枰對何曾看子真前山多猛虎莫作負薪人

犀盃 己丑

知是駭雞否酒人誰見憐當時登如燭今在燭光前

池中落花 辛卯

石上成朋坐春深慨讀書風花片片落香殺池中魚

雨過池初滿遊魚吞落花感花多厚意不肯過鄰家

估客船上作

身常隨估客風月笑棲棲彥伯詩雖好誰為謝鎮西

讀王摩詰詩

輞川風景好來往有高僧何事王摩詰傷心詠李陵

種柳怨 癸巳

人家休種柳種柳畏兵船戕盡春風力將來當馬鞭

王阮亭曰今事古意

使君儂種柳種柳滿河干馬上兒如虎柳條能打官

虎丘見美人

笑落松風裏香飄野水濱吳王愁更見亡國是佳人

山家

小婦採春茶庭前有落花客來無所獻却贈手中芽

寓吳山雲居寺 丙申

上山見湖水下山聞歌聲一日關門坐中間白髮生

送同遊者歸揚州

揚州望我急口信賴君傳欲寄家書去家書不當錢

借鏡

白髮為儒苦人間賤老將相知肯借鏡留我鬢邊絲

覽鏡作

白髮千莖白青山一片青相看原不礙況與鏡須聽

過林處士墓

擾擾百年內偶來湖水頭兩行妻子淚不敢向君流

偶成

卷禱還來客將錢送酒家近情良可處已甚恐難加

吳野人曰簡村遂有優劣處己加人用理學字面却無理學氣

惜夏 有序〇丁酉

惜春除夕古皆有作李叔則近乃創為惜夏詩予讀而悲之日月易邁授衣將至誠不獨景物之足念也

叟有和

送春雖有淚徒滴落花旁我餞朱明後無衣暗自傷

日長洵可喜何必苦炎風豔絕荷花色愁將落葉同

門

夙昔懷壯志門高駟馬多自從遭亂世出入奈愁何
棲遲雖有地頹念每增煩身只如賓客入門還出門

新嫁娘

嫁女與文儒入門不敢門看郎骨相好稱妾千金軀
妾生曾習苦針指與人殊姑自能憐妾何須媚小姑
三朝拜親戚引妾出前庭不用論家計郎能學六經
[illegible]婦[illegible]相賀[illegible]姑最賢愛姑如愛母妾自得姑憐
兒客誇顏色知郎暗喜存人家得好婦但在主蘋蘩
未識郎心性徒矜嬌態嬌從今愁婦職人莫羨三朝

勸酒詞 戊戌

勸汝須高枕夢中情緒多淚痕如織女容易向天河

勸酒君須盡隣家是酒家君從萬里至爲我說京華
嬌兒能勸酒父自客中回瓶裏還餘米窓前尚有梅
持酒勸君婦何愁富貴遲南陽高臥日且可唱還隨
催租終日至種秫多艱辛酒熟應非易吾爲勸酒人

僕多叛去作詩誡兒燕 庚子

薪水既堪念應門何可無自非諸顏士不必苦笞奴

自悲已除喜而成詠

老日都無慕攤書必夜分重聽慚沈約方目愛陶君
吳野人曰陸放翁已有何孫四日如若頌讀盡當年倚相書之句矣澗谷或是暗合然自可並傳

秋熱

秋日如朱夏老來如少年人皆惡秋熱吾意獨相憐
秋熱非無意皇天憫固窮爽衣皆典盡何以敵金風
誰言秋更熱吾久厭衣冠何物關情甚荷花不耐寒

題畫

山禽無逐逐山木但蒼蒼獨坐茅菴下微聞竹有香

竹家書

報書在燈下白日苦貪眠身世無窮事難憑紙筆傳

題畫

絕壁俯清江結廬在其側漁舟不肯行爲愛青山色

咏螢火

看爾光無幾空城分外多已知忘腐草莫又化燈蛾

三閭詞擬劉禹錫

三閭如天上俯看江水長哭聲聽不見一派奏笙簧
宮妃稱學士狎客是詩人誅陷深深處何從望戰塵
江東正潺湲閣內狎詞流將軍猛如虎垂淚一回頭

題汪汝爲畫 昔周櫟園冊子○辛丑

湖水杳無際停舟門外多棲中自有酒何苦涉風波
山近開樓樹湖寬懶拐艫道人心最靜只愛歇船人

待渡

作客來千里妻孥望早歸如何爭渡處不怕衆魚饑
訪友立邦河無錢不得渡本非勢利交何必忙相遇

祝雞翁

老作祝雞翁無錢買竹籠饑烏休妄下打汝有兒童

詠弓足

新月上金蓮偏宜臺榭邊宵娘初舞罷後主最相憐南村輟耕錄謂弓足始于李後主時 王西樵曰詩體絕似楊升菴

賦得桂送閻百詩入秋闈 壬寅

桂樹何莽葱香飄八月中淮南看易厭好問廣寒宮百詩家淮上

問吳賓賢成二絕

相見酒盈壺倉中有稻無旱乾三十里誰最念潛夫余別有題賓賢碾坊詩 王西樵曰無事不可入詩溉堂于此乃有獨長

肺病今何似君言病漸稀茶烟出茅屋但見綵雲飛

寄李屺瞻司理

碧玉脾如水皐陶法似山風流與經濟蒞獄雋時顏王阮亭曰元相詩身騎驄馬峨眉下面帶霜威卓氏前二句合來甚妙起法亦雋

題美人圖

獨倚當階石嬌生倦態中所思何日見楊柳滿春風

木樨 癸卯

不須愁落日且欲玩清晨誰最能相惜山中習靜人

豈爲孤姿色須邀詩客誇老人已齊物不羨古雲花江湖長翁詩鷲香長點古雲花自註天台異花千歲開一枝出神仙傳

罃花

薰風吹甕牖花艷故當階處士頭全白憂愁只滿懷

決明俗名望江南

花有金錢色寧知客不貪爲能醫老眼得號望江南

玉簪花

幽花間裏發香氣雨中含爲與金釵盡須簪白玉簪

辛苦衆湯菜飄零杜甫丹玉簪花總發也復立雅樓

雞冠花

秋卉紛披處公然戴紫冠臨風還欲鬬引得小兒看

題王阮亭小像 抱琴洗桐圖 乙巳

官舍長無事抱琴娛此生清風起桐樹何似使君清

得趣寧關樹尋聲不在琴雙僮汝知否吾自洗吾心

又題阮亭小像 天女散花圖

誰能遇天女花落不沾身詩中曾說法丈室坐千人

七夕送別王阮亭儀部北上

殘鵲傍水飛啼淚濕生衣預恐離筵散天明獨自歸

衆禽何急遽帝女太娉婷此夜分離者文星與客星王阮亭曰雙星陳語翻得出色

尋常厭離別巧手况難逢未必盈盈水知予戀去蹤

荷鋤入山谷吹玉立階墀那得如牛女相看歲有期

題漁舟圖

漁翁話夕陽慣見成親睦青山不暇看晚飯船中熟

六言絕句

貧農夏日吟 壬子

汗涔涔而入土力許許其生風登隴敢喚燕雀歸家更

訓兒童

風吹四野餅香中有一農務得去歲大兒戰死今年老
婦虎傷 汪舟次曰樂府之遺

露湛湛兮晨出月高高兮夜歸此地全無客禮從來不
用夏衣

夜涼有酒乎否老婦笑而不言解事無如穉子床頭弄
碎瓦盆

村居

脫帽村中醉叟杖藜橋上詩人此外有誰來往牽羊送
酒朱陳

七夕雜詠 丙申

到處爭看織女誰生喜見黑雲我是十年孀婦當時未
嫁大君

誰家老婦焚香禱罷明星暗傷底事女兒須巧他年不
嫁侯王

天上男耕女織人間乞巧喧譁曾被聰明久誤幽風讀
罷長嗟

織女因應何罪牛郎未必無功千年萬年相累巧者拙
者何同

深覺虛名無益徒令老大堪悲試看牽牛織女何殊燕
麥兎絲 王阮亭曰從詩人不可以敖揚等句出

褒下婦人無食瓜中侯伯無家爭陳時果祈請誰識宵

吟詩癖 吳野人曰七夕詩從來無此此六言詠懷詩

作祭妹文成悽然詠此 戊子

鮑照詩成誰寄陶潛文就堪傷 程陶集有祭程氏妹文 忍讀青谿樂
府小姑獨處無郎

題劉伶荷鍤圖

酒頌之外無聞陶潛王績諭君誰暇預為墓誌何勞自
作祭文 王阮亭曰忽作軒輊亦頗有理

七言絕句

平原君 辛巳

豐草猶能斃豫章 庚關府集豫章七年斃於豐草 高才多困衆人旁平
原亦是佳公子毛遂三年未處囊

漢高

理祖貽謀萬代長枕誰同臥拒侯王可知四百年天下
畢竟能因宦者亡

漢武帝

自比甘泉看寫真 白樂天李夫人詩甘泉殿裏令寫真 芳魂一去杳難親
多情何不如周穆天下什添姬痛人 穆王盛姬死哀痛不已遂改其族謂之痛氏

賈誼

絳灌居然是大臣誰愁七國禍方新功勳爭及河南守
門下先收第一人

董仲舒

聖道初光三策中平生耿介恥阿通董作士不遇賦有云以洮汰而明通著書不合令人見竟與三臣罪狀同劉向吹人上變分可上賦介爾自求事書以季布兒竟帝仲舒負使勝為四臣

八公

金馬求賢詔似由石渠倚少大儒來八公死作淮南客兩漢文章屬馬枚

謝安石幼度

咫尺淮南起戰塵悠然命駕間松筠小兒平日稱高手別墅今朝乞與人

謝家子弟着樞紐草木能教賊膽寒不負用人如履屐

果然拔戶得逆齒上陸卒日芝滷十國詁如此石植倒谷拜嚴樂府有江泥木戲青不耐名十何須實高閣各有其妙

殷淵源

竹馬相看未幾時都言出處係安危淼園柱下書何益淚墮曹生兩句詩

潘安仁

閒居常背太慈親不負風流璧玉身東市相逢頭白日與君俱是拜塵人

夜睡偶覺雙眸忽爛然盡見一室中物喜紀二絕

自怪雙眸夜半時如燈照物一無遺少年本昧熊鳥術他日應兼松柏姿

一生何所成不夜凡材為放想登仙版翁垂老曾聞此自說平生亦偶然

梨花酒有序○壬午

梨花酒惟吾邑有之問釀者乃不知杭州傳有梨花春之名也余既愛此酒名又歎樂天故不易及因賦一絕

獨坐長吟老杏邊梨花春熟杖無錢青旗招颭西湖路如較風流白樂天

書懷

蘇季揣摩何所得子張干祿亦堪羞人間儘有自由事可笑文章不自由

窮年汲汲不知勞好學常恥緼袍但使斯文常有託三台八座一秋毫

三世為儒守一經文章亦足顯門庭中原盜賊縱橫甚却是何人應將星

示農家子弟讀書者

救水為歉事易諳區區青紫莫縈懷古來科目君知否孝悌力田名獨佳

癸未十月十日之夕家大人聞寇已據西安憂劇不能就寢枝蔚兄弟侍立至夜半大人尚堅坐門外凌晨疾作忽焉見背嗚呼實惟憂憤之故矣子者在門誰獨非人臣子及今半月便聞反而者

紛紛道路因涕泣有述詩云乎哉
崇禎享國十六載老父年餘六十三身與山河同日盡
一時弔客半滄浙

避亂贈劉二今哲
回首劉蕡失意時相逢榜下淚雙垂桂花依舊身無恙
聽說長安血似池
莫截風流折角巾好辭崗君誓投身近村兩月無王法
爲報微嫌夜殺人

磨吟 有序○甲申
孫子從事磨盤之間而作也行歌半後夫婦相勞將
苦風作雜白髮揚當其歌能淚下腸與俱轉不獨七

尺恒作周旋矣 上院亭日元 次山文字
行歌半後日初斜怪殺風吹兩鬢華自笑旋乾轉坤手
磨盤何物作生涯
家家須磨笑鄉風也與江南米碓同明日借牛向何處
嬌兒索餅惱而翁

醉後口號
大麥初收小麥黃家家濁酒許頻嘗讀書終歲空勤苦
勸汝休驕田舍郎

秦宮人
衣裳捲罷憶深恩曾酌葡萄侍笑言醉指秦川八百里
賢王第一是強藩

從軍行
夜半提兵起草萊天明秣馬指龍堆半原太守臨危日
諸道勤王四面來 上院亭日胸中有故絶調泝 然觀此題攝虛者皆歎語耳

秋日寄李太玄 乙酉
懶詠秋來月露形偶吟唯憶草玄亭欲知夜半無眠事
獨上高樓看將星

聞北山壯士敗信喜焦大夏已歸東賦一絶
壯士臨危致命同還家能不哭秋風十年何益成三賦
寧索張良十日中

渡黃河
雪後寒沙不起塵離家雖遠未離秦今朝已渡黃河口

應作天涯海角人

舊宮人 丙戌
漠漠黃沙到舞衣君恩未報淚長揮爲憐虞舜南巡日
死向沅湘有二妃
宮衣疊後未開箱夢裏承恩入未央夜月春風暗垂淚
人前不敢說先皇

難婦詞
不管高樓妾姓誰牽來宛馬使人騎相逢已是愁無那
更被前營主將知
何關出塞始風流生長江邊不解愁自到前旗多姊妹
笑聲一半是揚州

已分將身嫁野鳥曹公高義贖文妹生來厭學男兒拜
長跪君前爲故夫
江草江花步步愁江邊生長在高樓紅顏合齒名王劍
不用鞭人似土牛

齊宮 丁亥

前殿承恩前舞裙後宮紅燭鼓連雲誰言兩句西京賦
能使啼聲滿路聞

聽鶯

恰恰鶯聲劇可憐旅愁頓釋春風邊竹西雖有能歌女
惟解含情蕩子前

感雞冠花

朶朶風前儼欲飛冠文距武是還非虛傳蜀郡聯金馬
有闕唐朝賜錦衣

揚州竹枝詞 戊子

初歸荊楚又西秦相把明珠買妾身怪煞隋家偏種柳
柳枝容易贈離人
風起蕪城柳絮香畫船放近平山堂與人莫作商人婦
故卸金釵學淡粧
廣陵城上月如霜廣陵城下水湯湯可憐郎性東流水
那及妾心明月光
書信襄陽遠寄回燈花賺妾笑顏開沿江十日惡風雨
那得船從江上來 王阮亭曰古意

楊花落盡燕雙飛天末王孫尚未歸家在竹西歌吹地
忽聞水調淚沾衣 王阮亭曰在唐賢中亦是絕唱
帶露薔薇入夜香屏開孔雀照燈光恩情但似初來日
不羨盧家白玉堂
芍藥花開羅綺新茱萸灣棹木蘭頻學成歌舞蒙郎寵
羞殺雷塘塚內人

哭妹

日夕看雲憶繡床書中溫語更堪傷早從地下逢吾父
莫說兄今在異鄉

寄鄉中舊遊

混跡魚鹽別草萊寄言同學莫相哀當時王烈爲商賈

曾免公孫長史來

漫興

男兒脫身喪亂中又對揚州花樹紅可笑隣家吞酒盞
不及蝴蝶識春風
打鼓吹簫諸少年來邀詩客泛舫船璚花宴往滁州去
尚有梅花東閣前 璚花宴洪武時官妓名楊廉夫詩二十六橋明月夜揚州城裏有瓊花
有靨如戲面如盤笑啼終日太無端落花當作西施哭
汝淚幾時方得乾
誰家紅袖過紅橋一丈秋千努折腰却憶三原二三月
空中飛下董嬌嬈
竹西風景古來聞邗關復有女如雲當筵惱殺姚和尚

吾友山明壞色衣邊榴色裙
讀書懶讀把橋書開社多時進社疎近與黃山山下客
詩成爲贈李西如（無言所弦妓）
宗生（元定九）善學西崑體汪仲（謀若）能臨祭姪文他日廣陵傳
二妙我雖飲者豈無聞
（王阮亭曰定九右君子不顧其詩之工也近詩老亦不僅西崑矣）
賣花老叟已早來沽酒兒童尚未回未必青樓能待我
不如帚訪鬭雞臺

管飲詞 己丑

風起階前撥香酒船開棹過雷塘伶人休唱安公子
主客相逢半異鄉（王阮亭曰唐賢三昧）

野花

飄蕩春風不自持綠萍從此滿清池謝家兒女曾相識
却在寒天雨雪時（王阮亭曰寄事從出漸遠）

青樓曲

歷亂垂楊覆錦城佳人含恨理銀箏日斜莫倚危樓望
未必蕭郎路上行

一友鬭棋戲贈

鬭棋多眼始稱雄獨眼如何論守攻不是范增偏爲楚
原來項羽亦重瞳（王阮亭曰項羽重瞳猶有烏江之敗此東一目者其何所歸二句意不在此）

明妃詞 庚寅

鏡裡愁容懶更窺閒來立馬兒爲戎六宮多少良家子
不顧君王殺畫師
空開大將勒燕然到妾生時過百年嫁向沙場容易老
君王歲歲願防邊
（曾庭聞曰唐人詩選妾一身安社稷下如何處用將軍不如君王何嬪而多風）

嘲鄰舍

大笑狂呼徹夜聞高談雄辨定何云生平我自憐張鏡
敢謂延之定勝君

廣陵送曾庭聞之新安

相逢草草話平生折柳何堪送遠行到日軒轅臺上望
亂餘螢火似蕪城

名士從來只苦貧琴書何日離風塵新安金帛江南少
莫學楊雄罵富人（王阮亭曰尖楷絕倒）
俠氣雄才何所施勒君行樂盛年時諸侯不少千金贈
歸買紅兒與雪兒

榮啟期 辛卯

裘索怡然趣自真何須得意爲男身我從讀罷秦風後
不敢仍前待婦人

聽春禽作

坐聽禽聲大樹邊似曾相識最相憐枝頭箇箇多歡喜
只有詩人類杜鵑（王阮亭曰似月泉汐社諸君子之作）
夜夢慈親雪滿頭朝聞病婦哭淹留觀魚聽鳥非吾事

歸去南山學飯牛

觀猫戲

不亂琴書任汝爲鬬時咬打且思伊兩耳未必有童子

上樹渾如猱小兒（[illegible]）

戲何園雜題（[illegible]）

開身兒女共團圞得意園書作臥發想到鄉園荆棘滿

何須種菊復栽蘭

東塗西抹爾如何一笑傾城那用多枉自千金珍敝帚

可能萬古似江河

思家憶弟歲將殘撥悶裁詩聊倚欄客子正顛儔獨笑

兒童莫報竹平安

春日對小園花木有感（癸巳）

桃未成粧柳未藏主人相對一長吁七尺安能同草木

春來雨露不曾無

閒趣

適興詩思節物催斟顏酒詩細看浮萍渠大魚秧活

鸚鵡聲高虎勇來（俗言鵲爲虎勇）

澗堂前集卷之九

焦穫孫枝蒭狗人著

七言絕句

楊柳枝六首（甲午）

忽見橋邊柳色黃幾知薄命是王嫱千條萬樹桃花側

各自逢春守故鄉

陌上相逢未嫁時條條翠葉惹人思自看蕩子蹤無定

不愛楊花愛柳枝

長隄駿馬並金鞍御柳春風拂漢官閘道依依還不改

江南久入畫圖看

白馬踏平橋外路黃鸝啼碎雨餘天開門處處垂楊好

何必龍池鳳闕前

勞勞亭上淚沾巾弱柳絲邊錯怨春只爲毿毿金縷好

行人勸作酒樓人

婆娑婀娜故情親紫燕黃鸝並語新不恨年年攀折盡

折殘還是故鄉人

蘄州雜興

節義吳中聲若雷士誠雖敗亦堪哀當時曾費真龍力

抵死城門不肯開

富家防賊太湖邊賊川金良可憐玄墓梅花三百樹

題詩勸客待明年

四方巧手輸姑蘇札札機聲亦太勤不信隆冬有寒者

鶉衣百結對妻孥

金閶烈士不曾無仗義聲嘗在匹夫自拜闥邊五人墓
誰經古巷弔專諸

山中

瀑布聲中對夕陽題詩今夜向禪房不知花在誰家發
但覺泉流此處香

水田衣

齋然破衲曬斜陽懶學唐裴與晉裴卻笑夜來夢中事
青牛挾策獻君王唐裴者平字伯壽能清言工篆及八分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裴一日往見許顗彥周彥周髽髻著犢鼻褌躡高屐出迎伯壽愕然彥周徐曰吾晉裴也公何怪見潮南集

姚山期客淮上戲寄

韓侯餓處問君在一株淮陰下釣時姚鉉莫愁金百兩
只因能賦釣魚詩

途中聞播穀

怨婦怕聞姑惡叫後娘愁見瘦兒飛吾今亦有傷魂處
播穀來時農未歸

對鏡作 乙未

日日逢花愛酒樓鏡中方識我曾愁可憐得及深宮女
對着君王白了頭

歐𡙇同王于一杜茶村和李太虛宗伯

不上平山亦把盃歐陽詩興此登臺珠簾燈火千家見
楊柳春風萬里來

日日看花許上臺花船新自虎丘來江南春色轉江北
誰道悲風不可回

太虛宗伯園中觀女樂

已看風景美林泉更有佳人作謫仙妙舞清歌世間少
不因詩句那能傳

曾聞水調每關愁豈意神仙愛客留不是行觴仍玉女
何緣得見古揚州神仙留客玉女行觴皆揚帝曲名

同姚山期遊竹西是日予試水田衣

捲盡珠簾第幾層茶烟颺處滿船僧稻衣爭看黃山谷
香帔羣疑王右丞王阮亭曰此妙第二句尤佳

采蓮歌 後有跋

湖中昨夜起蛟龍又報雷燒古寺松出得門來何所見
紛紛忙去采芙蓉

失卻長篙雨滿天回看村舍少炊烟但求雙子不空返
誰問紅蓮與白蓮

多少遊人看翠娥船歸若和采蓮歌從來不出深閨者
相強無如姊妹何

戲打鴛鴦荷葉東石榴裙子一般紅湖田不少荊釵婦
各自裁禾六月中

荷葉中間舟小小溪山深處路重重郎今要喫新蓮子
不管出門憔悴儂

幾處爭飛怪野鴛相逢年少恨難言老鴉又噪城頭樹

依舊歸來獨閉門

偶讀劉青田采蓮歌喜其不涉六朝艷冶習氣更復別有寄託因有感于中擬作六首并附錄劉作使覩者發省焉詩云采得紅蓮愛白蓮雙橈快轉怕人先爭知要緊瀰成慢菱葉中間絆却船

寄弟穉發賀夫 丙申

春來葬曲徧開花愁絕江城聽棘笳欲識狂兄貧更甚今年一女嫁人家

寄紀伯紫兼索令妹詩 告予適名妹詩

飄零湖海自飛揚兄妹高吟總擅場童日名如紀幼瑒妹才淸似劉三娘 劉淸綺妹

題黃皆令詩集後

蜀紙孫來重薛濤堪憐陌柳與墻桃詩中獨識關雎意合贈曹家玉帶袍 元末錢塘士女曹妙淸工詩有硯名玉帶袍

采蓮曲 西湖苦兵故有此作

前湖又聽角聲秋昨夜旌旗滿驛樓閒道捉船無大小家家沉却采蓮舟

自從夫婿受求田賤妾南湖懶摘蓮却爲採親城裏去相隨半日木蘭船

家有荷塘儘不貧青山相伴少親鄰船頭落日歸須早昨夜塘邊賊縛人

湖上寄內

寄語空閨莫怨郎西湖不比舊風光晚來但對瀟瀟雨那有能歌吳二娘

看花作 丁酉

何處能消惡雨風酒家咫尺小橋東畫船不載彈筝妓岸上桃花比頰紅

爾止索題姬人抱鴛圖 爾止自云取抱鴛二字與報寃同音也

見說文鴛尙斷腸何人持彈打鴛鴦詩篇空比香山好壽命誰如老嫗長

苦猶長慶集如何從此愁看長恨歌千載行人垂淚地鴛湖水與馬嵬坡 姬西陵女子有子木

翠被當時夢乍回落花風雨五更來驚心似送西施輦不道君身更可哀

面上春風紙上塵有情誰不淚沾巾墜樓往事雖堪痛相廹猶應是外人

劉峻以前馮敬通何堪二異復三同無人能道傷心處自序文成涕淚中

題華山高枕圖壽吳香林

那用仙家吐納頻陶然一枕自生春祇愁異日迎丹詔徧體靑毛驚倒人

即事 送王築夫歸八寶

將歸未去正愁生計到柴扉兩日程簡點來衣空在笥懷中無橘手無甕

每勸相知學六經客中燈火亦青熒君文容並昌黎好
師說當時已厭聽

謝張康侯明府送馬遊山口號

遠處尋僧怯杖藜江邊悔發已多時慇懃最有張明府
日日看山送馬騎王阮亭曰風致佳

題濟勝七物次江湖長翁韻

一柱杖

爲慮衝泥滑紫苔高僧手內借初回叮嚀桃竹君須記
莫學飛騰來雨雷

二扇

粗製鶖毛細剪絲聊遮日色爲尋題何須定用龍皮扇

六月涼風滿大隄

三錢 傚

相從何處拔難關落日城門掩半邊賓客不須虞賒酒
尚留三百青銅錢

四筆 囊

彩筆能教萬象投無邊風月貯全收羅囊暫作藏身地
花鳥吾今替爾愁

五酒 榼

花朝相對意先舒寂寞應強守屋閒莫道狂生偏戀汝
歌童舞妓更相須

六釘 鞋

芒鞋着破已無餘徑窄誰能坐竹輿多少遊人都却步
獨將名姓上頭書

七村童

豹犬開門意自真斟茶問渴那須嗔但逢客至先歡喜
不把謙恭待貴人

惠泉

賣酒人家近泉住汲泉下山去若飛老夫不悔長爲客
江南二白天下稀

蘇商卿使君招飲竹西觀荷

蘇公取樂獨多方始見官航讓野航橋下遊人齊拍手
竹西今不亞襄陽

狂生入坐藕爲衣花裏厓施巧不飛羣女未愁官長過
斜陽緩唱采蓮歸

小關芍藥 戊戌

風流花朶開何遲正爲儒生老更癡未必鄭風能辱汝
如今得入溉堂詩王阮亭曰勝西川海棠矣
幾度江南勞客思今年江北繞花行便教風雨猶多態
花正好時天更晴王阮亭曰生硬更見嫵媚

詠白髮

耽吟嗜酒一狂夫十五年中血盡枯但使心如松與栢
何妨髮似柳兼蒲

飢吟

春衣典盡金非策欲賣吾廬被客嗤聽鳥觀魚緣未了
躊躇更忍一年飢

送徐莘叟歸故山

不曾致仕有漁磯此去家山食蕨薇却勝王侯餞疏廣
琴師爽爻送君歸

與方退谷同舟至真州別

桃花也受北風吹送客偏過丞相祠日暮蕭蕭來細雨
傷心不獨惜輕離

雷塘二首

錦帆曾未到天涯寂寞雷塘事可嗟只恐村翁入閒話
李家天下是楊家

何處遺樓問翠鈿生逢亂世且求田雷塘半畝人爭買
不信江山不值錢

揚州雜感

風流杜牧擅才華烟月曾憑到處誇一自南來多北馬
如今女貌比瓊花
春風秋月幾人閒每被笙歌鬧水關何處斜陽偏憐淡
蜀岡危坐望鍾山

贈汪漢年奕師

能事看君等斵輪惟嫌費日損精神西京亦有杜夫子
天下曾爲第一人（西京雜記杜夫子善奕棋或譏其費日精其理者足以大裨聖教）
入空城過無言　己亥

滿地烽烟古戰場吾兄高興只清狂秋晴隔院葡萄熟
夜靜空齋茉莉香

謝王偕五寄茶

把讀君書日幾回兼貽佳茗向江隈且須還忍盧仝渴
爲怕柴門客又來

與村叟對飲

頭上相看霜雪多手持杯酒聽君歌歌中猶是太平曲
忘却兒孫身荷戈

村中

滿屋秋風滿樹烏人家隔水易相呼忽聞日暮鳴鑼急
亂向前村看老巫

湖中大風

召伯湖中水拍天攜家避地上柴船老夫不怕頭毛白
頭白如今已數年
船頭東去復西橫一曲長歌水更明知是蛟龍暫相試
有人還在海中行

冬雨

寒日初縫布被成今宵風雨不須驚梅花向早菊花盡
任爾瀟瀟滴到明

飲季希韓宅聽周小史吹笛

酒闌門外落清霜靜夜微吹花氣香一樣曲中聞折柳
不知何故不思鄉

篋中偶檢得亡友姚山期聞鵑一絕讀之泫然有作

平生狂態酒壚邊却爲無家也惘然笑別相知還本宅
九重泉下不聞鵑

附山期聞鵑詩

何事催歸鳥惺惺勸我還無家住何處歸去正茫然

東征湛若 庚子

窮巷全無鳥雀喧雨中誰共倒金尊船頭懶看桃花水
爲與汪倫是對門 時予將南遊未果

素心相見不曾稀只是無錢醉夕暉剩欠幾番驚稚子
籠鵞道士說獻扇 湛若善書摹古帖

即事贈湛若

不眠永夜老偏能風雨貧家興轉增多事匡衡還鑿壁
開門借得讀書燈 風雨之夕燈火不繼湛若爲余傷之嗟乎鑿壁偷燈古人亦然獨孫子哉

見白鬚作

漫入歌樓與舞筵霜髭雪鬢有誰憐鏡中大笑緣何事
遲白髭之二十年 王阮亭曰白太傅題鏡詩劉尚書雪裏高山頭白早予嘗笑之何如此詩之雅

題五柳圖

環堵蕭然與自豪先生日日醉春醪門前只種五株柳
也抵桃源萬樹桃

感賣花人

南隣浩歎北隣歌誰遣嬌花失舊柯賣盡春光全不惜
歸來惟喜得錢多

過安豐鹽場作

浦青鹽白水浩浩斜日春風動客懷若道安豐民最賤
布衣亦有王心齋

我自攜琴東海濱相逢半是賣鹽人論詩近有吳生好
三十場中一隱淪 謂吳賓賢

杜于皇五十

莫將佳句惱皇天老日且須謀酒錢乞食還同陶處士
何時幾買小斜川 淵明遊斜川詩自叙辛丑歲年五十蘊叔謂宣和辛丑亦年五十蘊與淵明同甲子也是歲得園于許昌西湖上因名之曰小斜川見老學菴筆記

贈方士

十洲三島亦尋常來去何曾路渺茫身是新豐店中客
煩君引見馬賓王

漂母廟

淒涼古廟映斜暉壯士經過淚滿衣既是千金酬一飯
如何漂母至今稀

過亞父冢作

亞父存亡總抱慚君臣情分久難堪 謂不堪義帝之死范增實義帝之臣非項羽臣也
年雖七十成何事不及舍人兒十三

送任淑源北上

駿馬牽來被繡鞍任生別我入長安看花得意春風裡

莫忘江頭雨雪寒

廣陵元夕紀感 辛丑

樂事今宵無不宜相逢帶劍復何爲揚州燈火詩嘗盛
喜殺東來馬上兒

絳蠟高門照酒卮青燈小巷哭流離江頭烽火何曾歇
太守新來恐未知

良宵酒伴不曾稀老大看燈淚暗揮三十年前來此地
行隨吾父着斑衣

食齋二首

漫笑蔬盤只久空今朝食齋感春風還愁滿地花如雪
惱殺吟詩陸放翁 放翁有食齋三絶句

王阮亭曰兩京春薺論斤賣江上鱸魚不値錢作鱠搗虀香滿屋雨中喚起醉中眠放翁詩也然風致正復似之

適口長堪敵八珍十錢能買不愁貧也須略借薑鹽味
笑爾饞于食淡人

方爾止五十

回頭萬事總堪驚老日新添思更精不遇今年辛丑歲
誰知元亮本同庚

冶春口號

桃花李花不値錢嬌鶯戲蝶絶可憐醉歸未怕城門閉
便向徐家亭子眠

今春風雨太無賴愁殺橋邊賣酒家吾與爾曹結相識
一壺日日可能賒

冒雨放船只十里因花載酒須千𢌞老翁新授種桃法
歸去籬邊也徧栽

懷李屺瞻

多病李生吾所憐江湖潦倒手無錢新詩百首誰能賞
但對斜陽估客船

寄懷馮客蒼之 圓甲戌杭進士

曾過花園愛短籬別來風雨但凄其更慚粟栗相關意
却怪陶潛責子詩 荷分金爲兩小兒果餌之費乖念紙猶在矣

飽飯青精臥薜蘿先生顏色近如何方瞳欲擬陶弘景
壯志應憐馬伏波

對菊

柴門車馬往來稀獨向東籬嘆落暉菊花自是霜中物
九月全家未授衣

杖藜毎過柴近灣採菊常思駐老顏東舍西隣花總好
眼中惟不見南山 山下家大作南山九十里

舟至徐園兼呈主人 壬寅

檻外長河雨過初買船誰復惜費虛好將艇子勤迎客
莫學漁人更打魚

徐生高義幾人同常坐花間盼野翁報答無能慚愧甚
勸君頭白此園中

鏡中遣懷

岸櫻牆桃歲歲新年過四十影如銀只今烽火遍江海
嬴得人間與老人

對櫻桃作

垂老那江美釣磯鰣魚四月最鮮肥故鄉親友應相訪
貪俺櫻桃不肯歸
學食顆顆潤吟喉兒女歡呼却解愁惱殺今年價偏貴
千株伐盡大沙洲

隣家遣小鬟送花

碧桃紅處是南隣獨有貧家未識春閨裏忽聞嬌女笑
慇懃多謝送花人

題蕭五首同吳賓賢汪冊次作

石崇擊碎珊瑚

如意一聲何壯哉可憐王愷色如灰珊瑚不是人間物
纔向天家借得來

朱買臣負薪

樹滿前山未是貧歌聲一路駭行人書生不解閨中意
笑說今朝篭有新

卓文君當壚

聽琴纔能却當壚夫壻文章世上無惱殺城中年少子
敢來調笑酒家■

張良進履

公子慇懃跪老生性急隱不肯黥笑言豪氣全收歛

無限恩仇氣未平（王阮亭曰深）

蘇武牧羊

連天野草冷斜陽衆牧休驚淚滿裳十九年中歸未得
何堪日日數歸羊

題方朔偷桃圖壽吳爾世

借問蟠桃歲幾千笑而不荅口流涎偷然戲弄西王母
豈止詼諧漢武前
老來還作竊桃兒怪汝能吟誡子詩金馬門前尋不見
蓬萊宮闕正參差
出處何曾到爾眞神仙原不離風塵喫桃血得六千歲
却作長安乞米人

海變爲田親見之潛身幾度向瑤池書生肯羨侏儒輩
正是蟠桃結子時

過吳賓賢陋軒因題硯坊一絕

伯鸞不道賃舂苦元亮偏因看菊忙能兼二子惟吾友
菊在東籬稻在塲（王阮亭曰便覺陳坊耒耜金谷）

家無言遊吳門有懷二首

題詩一路對青楓憔悴天涯五十翁獨上琴臺應有憶
吳宮寂寞似隋宮
茂苑歌聲處處哀高人蹤跡洞庭隈五湖君遇鴟夷子
何必黃山歸去來（王阮亭曰大好詩）

寄詩僧問旭

未到巳公茅屋下相傳好事聚亭懶齋蕭雨雪寒如此
何處吟詩濕草鞋

郝羽吉庭前梅花不開詩以催之 同賓賢册次作癸卯

似為主人愁貰酒臨風欲笑故遲遲郝家賓客尋常盛
不待花開酒滿巵
爭說春風有權柄雪消氷解煖初加如何不及閨中婦
巧手能開頃刻花
兄弟天涯會面難庭花只是怯春寒主人明日出門去
更有何人載酒看 羽吉將之蕪湖予亦將之金陵
亭亭獨立雪霜中歲歲題詩有野翁莫被鄰家輕薄汝
也隨桃李笑春風 王阮亭曰詩寄甚深

春日懷友

春風同坐木蘭舟長向當今讓李侯丁卯橋邊丁酉社
社名別來江水只東流 李岸翁偕
載酒朝朝過溉堂堂前明月照飛揚自騎白馬臨洮去
江北江南問小張 張牧公謙
宦後艱難在異鄉春風吹淚定千行相逢曾說黃金盡
寧貧臯橋有泰娘 楊吉公昌齡客吳門
小齋閒坐念同心共負隋隄柳色深老我風流輸杜牧
羨君書記滯陳琳 王天葉錫昌時在韓二水幕中
高興誰如龔處士尋常相見定開樽清眸小史幾離坐
白髮禪僧又到門 龔半千賢

杜二匆匆去瓜渚蕭條行李誰相憐世間兒子晨多口
天下英雄無一錢 杜于皇濬
十日難生不相見作書先問竹平安夜來凍雪高三尺
壓折亭亭玉幾竿 華龍眉表
休言海內半相知樓上終朝待詔鼓相如今有婦
如何居易尚無兒 方爾止文
戰伐江干苦未休昭陽才子老林丘品詩近代鍾嶸少
回首君家白雪樓 李艾山壽旬教人作詩須熟讀唐詩選
江北烟花絕可憐風塵奔走動經年閨中病婦呻吟歇
未送韓康賣藥錢 何絢亭舍時余將北遊
節近清明有所思夭桃綻蘂柳垂絲無人不上梅花嶺

幾箇能題烈婦詩 郝羽吉士儀有史烈婦詩史烈婦謂道隣相公令弟夫人遺劇引刀刎身得覓琴事傳守墓老僧之口
閒看歲月疾流波得意詩篇笑白多我已白頭君善病
花前更奈別離何 吳賓賢嘉紀
閉門何異臥林丘世上風波劇可愁好我新詩曾不倦
逢人切莫說神州 汪舟次楫極稱予神州詩
最憶吾宗野鶴姿逢迎處處足相知只今名士才行少
能似嘉興儒者誰 家無言默老學菴筆記嘉興人聞人茂德名滋老儒也喜留客食然不過蔬豆而已郡人來館客者多就謀之又多蓄書喜借人自言作門客牙克書籍行開豆剛笑皆予少將與之局在物爲剛定宫議經義淡淡不倦發明極多尤邃於小學云王西樵考功嘗戲謂無言有嘉興老儒之風王阮亭曰無言遂巳長夜海内風雅大衰冥矣讀此掩卷久之旅復爲作西樵也

題樽酒論文圖送別王幼華歸泰中

幼華合予與賓賢舟次別去命蘇生畫爲樽酒論文圖攜歸故里

歸路愁君調易孤君言相別只須臾江東渭北還魂夢
樽酒論文對畫圖

懷張司馬

疎狂門下老書生長愧逢人說姓名始是年來識天意
錦袍愁絕夜郎城

房與公命蘇茂滔畫余小像與己相對詩以志愧

壯年志趣厭甘肥垂老紅塵向滿衣竊比宗生慚愧甚
何勞畫手陸探微

清明王阮亭招同林茂之張祖望程穆倩許力臣

師六家無言泛舟城西酒間同賦台春絕句二十四首甲辰

客子怕聞寒食節布衣輕入使君筵即看鷗鳥還相就
敢對楊花只自憐

暮春天氣清似秋江北江南客同舟王公能作蘭亭序
太子休騎文選樓

日矮紅桃色可憐風吹綠幄腰難爲梨花幾處白如雪
却認梁園授簡時

相聯畫舫泊紅橋各裁清箋弄紫簫惟有使君愛文雅
坐中賓客半漁樵王阮亭日思山見贈詩亦有十年慚拋漁樵之句甚愧其言

誰家年少白如銀紫馬雕鞍酒半醺報答春光無一字
但能驅使衆紅裙

故相墳頭少白楊舉杯欲飲心茫茫人生幾何經喪亂
二十年前此戰場

九十春光去如鳥三千宮女化爲雲酒旗飄颺琵琶急
那識隣家哭上墳

遶綠高紅鳥亂啼如何登遠意初迷平生未識明湖水
不信風光勝竹西阮亭詩那滿未似明湖好名士軒頭碧蘸天

獨步詩花長可憐三春慣負酒家錢今朝省惱當壚女
可奈吟詩怯輞川

韋曲人家花正飛秦川何處少漁磯交情却勝子規鳥
勸老他鄉不勸歸

鄭谷傷心詠渼陂多年風物不堪思我今泥酒佯狂甚
爲伴山公醉習池

隋苑繁華類逝川平山烟月尚依然千秋敢笑歐陽老
曾爲看花費俸錢

長隄十里柳青青萬古春光剩小亭袁寶兒墳尋不見
安公子曲怨難聽

良辰欲去挽應難今日相逢且盡歡直到採蓮歌起後
樓臺重復要人看

獨著羊裘戴鷃冠聽談天寶雜悲歡老人纔自鍾山至謂茂之
莫向斜陽隔水看王荊公題蜀圖詩有鍾山隔水看

銀鞍駿馬去容回不見風流杜牧來取醉留題向何處

青樓未必解憐才（不遇于皇）
且可顛狂對酒杯張緒落更奇才殘年只作蕪城賦
可識黃河天上來（龍望新名黃河賦）
白岳黃山我所思可憐二老歸無期（程倩無言）揚州歌舞能
留客且報簪頭老鶴知
二許文章足致身只今淮水尚垂綸莫重科名輕酒盞
鶯花撩殺讀書人
潘郎鬢髮沈郎腰（阮亭余亦早衰多病）那忍相看對酒瓢船頭更
望東流水直送飛花入海潮（王阮亭曰直不減太白）
廉吏長貧却奈何可能春酒比春波斜陽縱沒西山裏
二十四橋明月多

歲歲忽例長不死使君休為客徘徊但憐白髮三千丈
要聽黃鸝一百囘
少年看花花不流老年看花花為愁吳公煬帝今何在
莫笑書生早白頭
且會今辰戀宿酒別離他日望音書沙頭定憶雙飛鳥
水面難忘共戲魚（馬文二阮亭曰末句奕雄高士不流者觀無擾詩當知之）
後冶春次阮亭韻
到手休輕狐子卮流光能使鬢成絲旗亭況有如花女
解唱黃河遠上詩
不知何處楸韆好但見斑騅去復來凄涼却近前朝寺
寂寂梨花塚上開

玉勾斜畔鬼迷人怨魄逢春未識春借問前山諸老衲
鐘聲能懺幾歌唇
寒食年年風雨中今晨一盞賀桃紅流水斜陽都不惡
相逢車馬太匆匆
頭上韶光去若飛老人相見旅人稀少年心性猶能在
偷眼船窗看舞衣
丈帳初鋪雉眼紅春場爭挾寶雕弓書生作賦徒辛苦
死守糟糠髮似蓬
親朋長是隔天涯垂老乾坤有歎嗟鬪鴨池邊春又晚
何時歸見墓門斜
狂夫不恤事無成烟月中間送此生借得軟弓開不得

短衣匹馬非人情
井通西蜀水連淮行樂蕪城未有涯怪殺農家能換酒
因耕古墓拾金釵
忽思家仲屯留縣薄俸猶堪醉故知杏粥榆羹應不少
也因諸弟恨乖離
子規啼血滿春城催起朝眠聽賣餳寄語青樓好梳掠
老夫今歲眼還明
最喜新城詠竹枝（阮亭新城人）無慚硯匣是琉璃朱荷白鳥
總堪就使有人傳絕妙詞（阮亭詩摘麗驚見明窗底讓高東堂舊日詞句出云船窗）
一似上有書手白鳥朱荷一隅者不知誰何筆也
十五年前溥倖名閒時記憶即前生曲中小妓爭相待

不識蕭郎誰處行

梨花獨白洗胭脂虢國夫人別樣姿聞木攸船休折取
正看明月上瑣枝

遊士相逢勸學仙蓬萊開館召才賢劉綱夫婦雲中老
忍愧當壚二八年

作客吳生戶懶開釣磯歸去滿苑苔廢詩止洒春風裏
每憶軒花首重回吳賓賢病肺甚

芳園且可樂天倫不用吟詩泣鬼神教子買田多種秫
而翁老作醉鄉民

自笑狂夫狂可憐鵁鶄鸂鶒荷詩篇種桃栽柳成辛苦
來作遊人不費錢

節序無如寒食好漢宮傳燭散青烟富商大估鳴箏急
汝輩焉知春可憐

歌聲宛轉遶梁塵似愛先生烏角巾莫信春光真去早
猶將何日不青春

洛陽臺榭委榛荊百歲幾人杯共傾沂水自從識曾點
朝朝紈素出春城

高紅片片落深苔昨日曾煩羯鼓催垂柳色濃兼意好
我來仍是汝迎來

桃花彷彿御溝前柳色依稀大業年祇為傷家妬名士
興亡不必定繇天

牧之去後風流盡却有歐蘇作典型勝蹟偶臨仍努別
爾昔吾擬製茅亭

和吕紅橋旅夢詞

秃襟輕袂酒微醺一曲祇應吾輩聞長笑秦宮花裏活
粗豪終日伴將軍

並立紅橋看晚暉可憐沙鳥總依依手中縱有金丸子
肯打鴛鴦各處飛

半酣姿態乍難陳玉樹當風認未真不到渡河幾得夢
相逢已似夢中人

泛舟城北餞畢載積州守歸里

畫舫清歌遶白雲柳枝何苦對離羣紅橋細雨題詩處
長與遊人說使君

題王貽上小像

又見濟南詩賦才緗書長是廢卿盃休文清瘦誰相似
只有何郎庭角梅

題醫者何仙掌小像

窓際涼風散薜蘿先生坦腹樂如何手中羽扇揮猶懶
惱殺敲門婦孺多

抄陳其年新詩

將開紅藥雨如絲飲客不來何所宜那少王融白團扇
親書柳惲五言詩王阮亭曰二君風致可想

送吳賓賢歸東淘

茱萸灣畔夕陽微回首高城雁正飛遙莫清霜船外落

故人新贈布袍歸賓賢有謝羅生贈棉布袍詩

雨欲家家刈稻忙柴門開處對源航教成鸚鵡能言語
先報東籬菊蘂黄

已過重陽溪最滿大魚網得應歸路海風愁捲屋茅去
老人丁此坐讀書

贈雷伯纘

與君垂老苦貧窮扛鼎徒誇筆力雄碑作麒麟函內物
後人應不少韓公

題茅山下曲水亭次壁間韻乙巳

丁丁伐木滿春山一樹梅花意自閑流水幾時通世法
曲如鈎子去人間古謡云曲如鈎作公侯

萬人辛苦禮名山晝夜鳴鑼聲不閒淸泉却厭山中鬧
行意隨予到世間

方爾止刻小像于箋上寄友人書輙用之爲題一
絶

隔歲相思不相見今秋信使到江都把書未讀驚雙眼
誰寫先生訪友圖

汪舟次出亡友江天際所謂與予韓泛舟圖潛然
題此

當伴曾携棹木蘭牛羊滿路日將殘自從失却丹青手
岳帶芙蓉不忍看

挽房與公米姬有序

房與公携廣陵朱姬歸里未能契後因産兒竟致病
殞其丈家兵州與公書信往來不絶亦朱之遺囑也

三山何處待相呼故物凄凉剩綵旟獨坐玄亭腸易斷
楊雄不止惜童烏

鏡臺翠黲滿生塵夜雨空窻不可開已恨幹兒無百日
況丁松下哭朝雲

病中猶自問家鄉婉孌叮嚀淚數行應少返魂爲妙藥
頻煩雙鯉及高堂

陳東日畫梅鵲圖

却憶書窻雨雪殘老梅如玉傍欄干戒兒休打枝頭鵲
此是胡胡當畫看

題舟次小像採菱圖

核桃樹下家猶在舟次家世住白下核桃樹下王蔡花邊夢易馳[illegible]花蘂
十尋瀑布鳴秋雨何似琵琶落紙時

序

辛丑春余過廣陵與孫豹人先生定交一見如舊昔久之歸貽詩見贈戀戀不忍別癸丑春先生訪我於長安雖職務填委每與先生相對論詩則必移日戊午秋

上有博學弘詞之選先生以應

召至 余所寓衛寺中與余居比鄰亦數數聚首試竣

上以中書待先生是時中丞趙玉峯爲梓先生集屬余爲序余以趨走不暇久未有以應也壬戌冬余居白下先生過訪匆匆別去癸亥夏余避暑武昌而先生亦至依制臺董公幕中甲子春制臺捐館先生無所歸且云南遊衡湘北至燕薊益其悲憂窮蹇悉中結轖不可道

之狀形於顏面相向歎息而已因出溉堂後集見示且問前序余不敢辭余聞海內諸君子論詩者云豹人先生得力在一朴字夫朴豈易言哉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瀰漫無際窮歲累月而不能竟其涯際以其朴也黃河水來天上行於地中九折注海而流不絕亦以其朴也若夫鑿盆沼以引湝泉濬池塘以時雜卉此雕繪之見耳惟先生之詩如江海黃河之大且遠讀之者絕無悅耳奪目新奇可喜之觀而中所蘊藉人亦莫得而測之蓋其元氣渾淪如江之始流於岷山黃河之發源於崑崙雖支分川滙而總歸於海以故波瀾老成絢爛極於平淡其喜怒哀樂之迹不見於語言而使人會心於意言筆墨之外此詩之所以朴朴之所以不可及也嗟乎先生秦人也寄居廣陵窮老無歸以謀生不暇日奔走於燕趙齊魏吳越楚豫之郊其所閱歷山川險阻風土變異及交友世情向背厚薄之故皆一一發之於詩以鳴不平而舒怫鬱而先生若將忘焉殆久進於道耶夫詩亦自道其性情耳高才淪落者無歎老嗟卑之辭而見有既遇者恒悲歌當泣有惟憂用老之感焉其亦皆有所不得已於中耶昔人論太史公史記惟一激字而海內論先生詩者以朴之一字敵之其推尊也至矣詩豈易言哉康熙甲子孟夏郟城弟王澤弘拜撰

先中翰公生於前明萬曆庚申終於今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正月穀旦得年六十有八生平著述甚富已未歲以六科書雲李公等疏名公薦應
上博學弘詞之召攜所作槁本入都㑹少宰玉峯趙公時爲考功郎相見歎甚傾箚倒篋授剞付梓其刻於京邸者溉堂前集九卷續集六卷文集五卷詩餘二卷久已流傳海內矣自已未秋
陛辭還山迄丙寅凡八載得詩二千餘首痛自刪削存十之三釐爲六卷藏於家以余兄弟舌耕餬口無力殺青時以不能繼述爲憾邇年來懷豐聯詹漢威甯南四兄長相繼下世余既傷先澤之久湮又悲棣華之徂謝形神俱瘁頗毛半白撫卷太息不禁涕泗交頤也今年夏偶與家姪永公名居貞者文讌之暇談及溉堂後集諸未刻稿本慨然力任剞劂始於季夏竣於仲秋不三月而剞氏告成噫先中翰公辭世三十有五年矣手澤宛然不克卽梓行世今成於吾姪永公之力蓋亦有數存焉永公年少力學閉户遁跡將來繼溉堂而與其爲欣幸又何如也余因叙述及之不欲殁善云爾先中翰公詩集已遵諸先達手訂悉登梨棗所未梓者尚有溉堂隅說四卷經書廣義四卷古今稱謂彙編若干卷仍俟有力者商確成之愧余不肖有志未逮也

康熙辛丑歲中秋後五日男匡燕沐百叩敬識

序

別豹人先生五六年天外賓鴻不可蹤跡益未嘗一日忘溉堂也癸亥秋奉使過華山意先生家於秦倘得從杖同登嶽入句豈必定思謝脁乃過華城悵惘者彌日今春放舟南下客有言先生在武昌者亟渡江訪之握手問勞不知身之在客也相與遊洪山登黃鶴樓尊酒縱談因得盡讀別後諸詩大畧數卷中歲不多作而古健質直旨趣遥深卽偶然贈答之作亦感慨蕭涼[illegible]有其故於陶杜間自出一手筆薑桂之性老而愈辣詩固如其人耶余自力疾西行棧雨蠻雲備歷艱險雖山川鬱奇足供眺詠而良朋契濶筆墨所寄以詩爲侶而已豈意盤旋萬二千里乃復有故人哉然則是行也於山見二華終南棧閣[illegible]之勝於水見滻沱汧渭涪閬巴峽之奇而又得遇先生且讀先生之詩舟車勞勞差可以無憾矣先生不得志買舟浮洞庭泝長沙將復遊京師矣自先生之歸輦下諸公相望久矣余且晚還朝待先生於慈仁松下出新詩讀之其於陶杜間又不知更何如也睦州弟方象瑛拜識

漑堂後集目錄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齗痛二首　淮安過兵船過紀所見　桃源縣
來捉船示以詩三首　濟寧署中送任三歸里七
首　望西山有懷　徐孺子墓　歸舟入彭蠡湖
題張子房祠　王陵母墓

卷之五

燈節前一日李國戚大繇招同曹秋岳侍郎杜于
皇龔桐初宴集限暖字　悶甚三首　論櫂舟者
晚雀後岳兆長令弟揚州太守述生　玉山避
風館懷李小有三首　龔鼎來生日二師　正
月二日曾錫侯見過舒峰寺僧因同訪曹秋岳方
伯於隣院留飲至夜即席限韻三首　羅參軍留

宿衛齋有贈四首　龔吳仲述三十韻　正月四
日過秋岳方伯寓齋值程稼倩杜于皇王安節同
至留飲限晴春二字　酬王安節人日雪中代柬
次來韻　贈馬見五榷稅浙關　過南市樓有感
舟中感懷　再宿卷雨中遣悶　雨中留別曹
宿卷　七里瀨　山中鳥聲　僕歎　詠走馬燈
二首　詠老人燈　雨後同宋价祝遊小祇園值
王价偶出二首　王玉倩攜具飲于黃鶴樓三首
贈龔鼎來　贈余佺盧中丞　望金山懷舊二
首　對金山城堞有感　雨舟望海烈婦詞　過
青陽　過釣臺有感二首　聞子規　嘉豐縣

作　放生池贈六僧　贈賈山人四首　閒坐黃
鶴樓下誦太白閣筒詩因成自詠一絕　白華樓
詩三首為方氏昆弟賦贈劉子業封君兼祝生日
二首　建隆寺訪遠峰和尚　贈張山來兼呈徐
松之處士　秋懷詩十一首次韻　詠史詩十
三首　題屏風十二圖為友人壽　題龔忠祠
訪陳聯宮有贈　哭方子雲四首

卷之六

贈景陵錢明府子僭二首　汪長玉招同徐松之
閔賓連汪虛中扶晨程飛濤諸子飲鄭氏園亭
顧書宣雨中攜尊過劉升如次山樓招同杜于皇

徐松之宗定九夜集　憶故園弟姪　贈武昌亢
邵丞　贈張武仕別鶴　過宗弟成公話舊　春
分前一日襲首驟命舟存將佩若招同方渭仁念
慈李仁熟雜舒峰遊洪山寺限文字　送俞存
遊漢雲二首　贈胥怡菴　家威公邀仝胥怡菴
太守王穆公山人飲黃鶴樓二首　武昌遇冀大
岈郎送之遊江南　江邊送春　泊八里江過午日
舟中晚起和白樂天　六月一日抵家　送徐
松之之潤州兼寄懷何雍南程千一　贈宗定九
呂渭叟二首　查二將七十自笑　贈江都明
府劉友山　送王子重吏部典試還朝二首　舟

溉堂後集卷之一

焦獲孫枝蔚豹人著

己未樂府

思悲翁 偶見蔣子雲集中有此題因擬爲之

思悲翁嗟嗟富貴浮雲歲月逝波鐘鳴漏盡行人奈何
思悲翁嗟嗟有兒黃口有妾紅顏帳幄十丈翁遊其間
思悲翁嗟嗟生必有死如晝有夜聯彼春鳩乃鷹所化
思悲翁嗟嗟燕乳巢中雛鳴户旁門顧非神禹八年徒
皋皋翁一何忍耶思悲翁嗟嗟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氣焰熱雙童入坐祇須臾忽逝若飄風童

子顧我笑淡竟何如濃古趣徒自異今情惟尚同敢問
詩書力豈及錢刀雄前言亦自佳此客實難從自古有
此客漢道分汚隆文帝本聖君入粟不論功釋之亦賢
者補郎由貲豐作法一以京誰不遵祖宗曹嵩爲太尉
崔烈位三公但聞賤士陋不見貧人恭後世益堪訝出
身由青銅郎將塡街上都騎衆市中相沿遂至今滔滔
何日終豈憂吾道塞所嗟四海窮

牆上難爲趨行

虎穴可以取其子龍頷可以求其珠殿上可以容人溺
誰言牆上難爲趨渾渾宰相府濟濟衣冠儒稱頌比伊
周援引皆詩書掃門終見用何損於丈夫不識窮通有

定數但云慵拙非良圖一朝禍患至塞翁寧爾愚嗟虛
先下拜潘岳身卒誅厚幣求左右東阿竟何如行險徼
倖胡爲乎信哉牆上難爲趨

鷄鳴曲

夜初更荒鷄何處鳴聞之使我心暗驚長安怪事無不
有此物竊恐關刀兵夜二更鷄鳴聲轉粗聞之使我嗟
復吁紺虎雕龍皆我輩孟嘗之客恐不如夜已半羣鷄
鳴不止聞之使我推枕起渡江擊楫彼丈夫老我依然
處妻子夜漏終鷄鳴日已出聞之使我起抱膝鐙金已
滿城門前伯夷何如跖有術

長安道

幽薊古形勝乃是今京師滄海何洶湧碣石亦雄奇西
山眼底物復可供遊嬉寒天方力大壯士歌聲悲慷慨
本自昔富貴多在茲就中門戶高敢望不敢窺從龍經
百戰如虎臥中逵呵叱到百官奔走紛義兒抵觸無獬
豸指揮有熊羆金盤捧酪酥土銼堆朱提駱駝動成羣
錦帳用代籬傀儡門塡戶問自何方來大者云督撫小
者諸偏裨門籍無名姓嗟哉誰有司蝲魁味已厭何有
於彭蜞妖姿千百人一一如花枝競誇新結束戚畹舊
容儀飾足厭行纏梳頭工練椎冠用海青帽衣兼銀鼠
皮笑彼邯鄲女合歸餧馬厮述都無遠近用意係安危
從來行樂地不在沙漠陲久宦有何好念歸吾所疑風
起陽春月塵飛太液池污瀦方側足柴車忽奔馳傳粉
失何郎不潔蒙西施沉香索高價豈惜傾家貲道旁拜
揖者汝日何多詞淸塵間督輝逢當羽獵時吉日擇今
朝風伯威難施與香宮裏出貴嬪同輦誰當能爲漢軍
敎戰怪吳癡武音習武事是以揚旌旗豈識官家意崇
文脈往規朝覽長楊賦夕和柏梁詩新進正蒙寵不因
楊臨知武臣方有愧競病難勉爲吳敵奏殿上樂官戚
低眉悔向延年學長如方朔飢人事有同異天心成轉
移反古災將及生世須合宜豈惟車與書請勸長思之

少年行

幽州多馬客焉支好顏色生長諸少年意氣何自得賢

如阮遥集貴勝蘊通國無恤天所授於汝復何慼

已未五言古詩

詠懷

桃李穠其華有實亦所須盛名同畫餅救飢功則無瓊
瑤爲舟楫金玉爲弦弧涉川與激矢持此安可圖燕昭
能取士樂毅聞風趨其文不多見僅傳報燕書不知漢
武朝奚取於相如行誼旣如彼詞賦徒有餘

二

文士多大言鋪張類錦繡不能理目前妄冀傳身後目
前何所急豈不在去就君言復甚辨援溺手難袖有經
須有權何妨由徑竇吁嗟幸我賢乃出孟子右道逢井

有人惻然思往救焉能歸閉户坐看鄉隣鬬

三

昔有安期生賣藥居海邊秦皇得聞之詣見何殷然與語經三日要訣秘不傳金璧雖數萬擲去如一錢本自貧賤士忽在帝王前世有求於我我復何求焉

四

蝍蛆自甘帶秋蟬惟飲露物生天地間清濁殊所慕惟人亦復然立身貴有素秦氏一女子恥逐趙王徵趙王豈不尊雙親恐見惡汝軀況七尺能文復善賦乃如楊白花隨風飛處處

五

出遊聊解憂相逢非所望下馬繁華子開口笑羲黃泥池雖已開珠玉猶韜光生年稀滿百不如美衣裳左手招安陵右手携龍陽道義雖云昵比之如路旁開此中自悼默默歸空堂

六

凌歊昔開讌戎冠多勳臣亦有能文士賦詩頌皇仁旌旗下拂樹笳管上徹雲意氣雄八荒遇合榮千春是時柴桑翁獨酌方醺醺偶然詠荊軻痛絕羲皇人

七

車駕出有日清道靜無譁侍臣班楊輩賦才爛雲霞雲霞豈不美脩阻當奈何是時天正寒北風嚴且苛夕卧衾凝氷朝餐飯攪沙穆王本仙骨蓬萊即帝家造父能爲御八駿去忽遐曷哉諸君子勿悲筋力差諫獵爾無書捐軀亦何嗟

八

高士在深谷垂老無交朋與至惟獨來坐起常獨行動即合古昔不自謂聰明問君何能然曰予夙有懲自得貴深造發言徒盈庭原思决履日見笑同門生同門不相知博學枉有稱所以割坐席至今誇管寧

九

翟生道淵與周生子新總角相提携當其隱潯陽同乘南畝犁詎當老於此庶將沮溺齊周生逢太尉舍我忽東西

我心如清泉但澆山下畦君心如白石爲人護沙堤自古鮮有終非君獨乖睽他日蒙相過貌恭趾不低慇去旣不可無語但悽悽劇事吾慚問野性君久迷

十

昔人年五十已知前日非我今十年長求是良已違引鏡每自相況非富貴姿直言易取禍傲性多逆時魏勃能掃門得官固所宜德操惟言佳皆婦亦如之我無一於是但當思見幾送老蓬蒿内庶免賢達嗤

十一

旣退須勇猛及歸稍徘徊輕肥本無慕飢寒將取怡所念流寓地旱澇數爲災斗米換衣裯親舊稀往來鳳凰

無竹實忍飢心不同衆雛方啾啾能無增悲哀悲哀雖
自取不妨身長久董卓與元載所蓄豈不厚那識火燃
臍焉知被塞口

十二

王維是何人乃笑柴桑翁一耻之不忍而以乞食終或
嗔南渡後處士無高風能詩劉改之與竑麻長年奔走同
斯言誠可畏復可惻因窮傾念三十口藜藿常不充棄
之爲不仁驅我西復東嗟哉士無田忍垢百年中

十三

銅仙與石鼓本自無血氣大運一朝改固宜聽移置石
尚不如銅辭漢流淸淚我身非二物敢不思自與歸去

尋舊鶴逍遙肆吾志素衣今已緇傾之竊有愧

在京荅親友

壯歲卧蓬門老日登徹巾親友喜我至置酒曰無虛酒
間何所談相勉雲路俱思之豈不熟焉敢逃厥初貴賤
各有命夫豈繇人謀齒髮兄已衰西日明桑榆朝榮夕
便悴常恐木槿如枚乘逢武帝忽焉死中途堯臣修唐
書書成人已徂彼生聖明世皇皇榮其軀焉知鬼神意
乃與帝王殊因覩自古來吾寧守故吾

爲王貽上侍讀題所藏畫

結屋靑山裏繫艇靑山根山非華與嵩延眺怡心魂嘉
樹何葱芊有意蔭柴門此境將徃卽俗士誰可言摩詰
如相對輞川卽同論

紀孟起職方屬題畫冊吳遠度摹文與可畫竹

老可今已無吳生亦勝流尺幅惟數筆便同淇園遊我
家本渭川歸思正悠悠日走軟紅堆淸陰何處求藏畫
裳相示契如針磁投却看兒補之可補之家藏文與可竹東坡有詩無異
王子猷

家惟一學士五十初度

及第昔妙齡還朝今皓首優游山水間不言歲月久遺
榮薄貢公玩世如莊叟乃知文章伯仙骨生來有忽開
鑾鵠噗草詔須臾手運炬熔獅逆珠花縫袖口用王珪事
向來恬退心能忘寵遇否我聞元和初席與卒相欄國

柄付文士十常居八九今皇重侍臣禮出唐朝右安坐
上雲霄勸且進大斗先生笑相謝富貴誠易取吾年今
五十日月疾如走學易祀吾師知非亦吾友

題松萱圖壽姜西溟母孫太孺人嚴蓀友畫

青松勢干雲鬱鬱千歲姿鶴髮如王母對之顏色怡指
萱草北堂下不因忘憂栽兒不爲潘岳憂愁何處來但
與膝下人記得種子時
愛蕭風裏兒女花正開

留別方一峯仲

迢迢離故山僕僕走京塵京城雖云大無處藏吾身曾
聞第五頡入洛無主人寄止靈臺中蕭然誰與隣以此

聊自慰不敢怨長貧豈知伯通廡意與杜陵均雖無屢
萬間淹留夕復晨藏書况滿架釀酒復極醇詩法宗北
地慚與吳士論愛我性頗直譏評的不嗔因之針芥投
豈獨意氣新皎人將出戶留珠咨愁愁悲悃無所贈臨
別惟酸辛

人瑞篇 爲職方輿公命賦

蜀中青城山傍有老人村所飲惟菊水或見五世孫鹽
醯曾不識所以年齒尊未有處城市又不絕腥羶而能
享上壽與予前所聞香山稱九老者爽十三人或在文
游列同娛花月辰考其所生里鄉國邈然分以此知造
物客使福壽均近日爲職方過我老更親酒間所稱述

兼可慰心魂惟予久爲客飄轉如蓬根六十眉如霜向
後忍更論恐羲首丘狐不見溯陵原職方頷我笑姿意
窺鴻鈞豈知南極星垂光照吾泰邑中多人瑞不數鳳
與麟請問人瑞誰歎舊爲我言其一仇學博（名儀瑲字玉華）百
歲德彌純其一李文學（名可道字公門）壽亦踰九旬二楊與出
處（楊在齋字鼎卿丙戌榜舉人年九十餘楊丹階字拱明亦八十餘）望之同松筠一爲
江山令惠政頌及民一爲老諸生尚垂清渭綸惟此四
先生城居非鄉鄰間亦同宴會色恭情復懇自從干戈
擾幾人全天真四老產一邑洛社何足云我欲求畫師
僧舍繪形神請子賦新句與畫傳千春聽此神忽王事
如在吾身狂夫或不死尚與步後塵引領還悵惘何時

歸里門

壽羅母葉太孺人（羅有章侯祖臨思之母）

筵前奏錦瑟戶外馳高車誰知賢母心臨觴轉欷歔自
稱未亡人憶昔爲婦初夫子有壯志不得當家居僮僕
雖滿門誰與課耕鋤耕鋤苟不勤何以養舅姑今日上
高堂事事增躊躇身爲堂上老耳聞樹上烏但教諸子
婦與我昔無殊天道云不遠斯言誠不虛

二

人生貴有子子復貴賢能顯親須令問簪笏何足懋自
從風俗壞皆儒若銅陵銅陵胡叔才才高道亦弘將歸
壽其親倚事辦可矜所懸鄉人笑早飛殊翥騰荊公贈

以言慨然爲撫膺教子學聖賢風化繇斯興何慮彼羣
邪笑弊如蒼蠅羅氏好兄弟立身何崚峭爲我述母教
與古堪同稱義方何多讓姑媳復含冰期子爲卧龍不
羨怒翼鵬只今東海邊菽水歡可承是月春酒熟是日
酒如澠嘉賓滿壽筵綵衣映花燈我無荊公筆何以祝
升恒因母竊有感俗態誰能懲爵位如太行險絕難勇
登任兒常繞膝何論卿與丞

送汪扶晨歸新安

自我識汪生慨作伯牙頌伯牙雖懷舊徒然輟琴弄男
兒不苟生七尺如梁棟不爲人所籍草裘何足共明鏡
受人照人去鏡無用無用本無知吾皆比庸衆汪生意

氣人四海稱伯仲涉江爲知己情勝招魂宋當其赴愬
難不獨財可賙及乎恩已酬故山浙入婺江日晚無暇
瓶水夜初凍是時閩君歸車馬紛但送巨公來坐上四
方名士賦詩贈別者五十人曾伏闕作䟽亦在坐此行頗增重我詩附其後兆
請備勸勵

君歸不擇日無乃念槃阿槃阿誠足念門前對紫霞山名
茲山饒佳樹最佳無如茶不須諫議贈頗勝盧仝家欲
荅還哽咽重問但悲嗟昔時茶樹肥當得高堂誇茶樹
今在眼茶味亦不差兒歸母不歸雖歸如天涯母歸亦
有日墓門松栢多扶櫬歸葬事

贈季調御

出門歲已暮入城雪飄揚天風我獨知自笑如枯桑所
頼文字交見即命壺觴漸知貴不歡故舊倍難忘日月
同逝波儔人與舟航舟航有返時儔人送何方而翁昔
遇我縞紵贈道旁今來逢猶給何其似嵇康渺下落樽
中談與誰能長傾我亦衰病前路徂奄畢惟願吾小友
努力少年場功書竹與帛名姚馴與王

己未七言古詩

程母詩有序

程母詩爲歙縣程處士岫字雲家母作也雲家父玉
中先生名懋衡關中中之變不食而死母事舅姑加
人在日鄉人皆稱其孝撫幼子三人皆成立丙辰秋

壽六十余友吳賓賢美之以詩他日屬余和焉余未
得交雲家但從賓賢處得見其所作江村詩并作悲
凉語啖淡行氷雪之色心異之且嘆義士節婦之有
子也詩之三章因并及之

我嘗讀史嗟嘆久褚淵馮道顏何厚祖宗養士況多年
幾士曾開軀肯捐不怪書生謊昔日世間自少讀書者
肯生亦有程先生歙邑至今傳其名行歌惟愛首陽薇
得比夷齊非不幸時復嗚咽語糊糊曰吾一死名可揚
吾有雙親吾敢忘汝與汝姑惟汝將

二

林中亦有筍溪中亦有魚夫子今日何躊躇堂上明日

開悲呼不忍見兒所讀書妾欲焚之不可焚俯視膝下
有諸孤黄金滿籯曾不如

三

二十三年轉眼過請歌南山爲母賀從恐歌詞不易成
那有陽春驚滿座頗聞令子工吟詠況有吳生謂賓賢共
切磋昨見江村二百首色如秋水淨難唾不用南陔更
采蘭臨風自有馨香播夫爲義士兒逸民門外紛然頑
與觸東海桑田與等閑麻姑歲歲且安坐

吳野人曰三首欷歔之餘詠嘆之聲立身題外射的題中非有大如椽何以能此僕作不能並欄矣

附吳賓賢程節婦詩

谷爲陵人世非鼎湖龍去不歸隴上禾熟程公服悲

解一公無名位如葬生公無門徑如將翁不願立他人
地上飽食令終解二朝不覩餐夕不覩餐室中新婦長
跪前夫子有志兒女了衣何敢牽解三歌呼慨慷仰邪
俯邪付之誰邪拜手就泉下笑謂室中婦汝稱未亡
解四未亡人捧瓷上堂但見雙白頭不聞故人聲
與背泣不以面淚滴中心解五未亡人抱杼下堂但見
呱呱黃口不見故人容與廁車輪入懷慟我肺肝解六
肺肝殷勒救水甘緣見老姑巷嬌者起盲者更明解七
煢煢照夜傳簡授編孟博上行方將為世規矩寧知
丹也惻愴勞苦二十三年解八鄒衍呼天霜飛五月鬱
陽揮戈空駐落日解九哀哀嫠婦神鬼祐爾煢煢孤兒

鄉隣莫敢侮爾嗟哉母今日之生嗟哉公昨日之死
解

題季調御小像射獵圖

秋色染㯶葉初黃甡甡群鹿銜林下公子抱劍獨端坐
召君氣度何閑雅英雄狀貌如好女無乃漢代封留者
長弓大箭時在旁有用之器誰能舍虎似健兒鷹作奴
鷹翻老拳勢欲打馭鹿歸蒲主人賞一笑翻嫌所得寡
我愛季生真名士癖如王濛惟嗜馬復學杜陵着短衣
願隨李廣馳原野射獵偶命丹青手一味粗疎更瀟灑
覽能此圖忽慨然儒術誰論真與假先王造士法久廢
才兼文武何人也讀書不堪作將帥徒然左傳手常把
季生季生須努力莫負秋冬愛春夏

喬雲漸見示悼亡詩及祭文因作此歌奉慰

喬子家居八寶城停舟每在邗河側相見尋常笑口開
比來頻怪衣襟濕樂府舊傳三婦艷五言新示悼亡什
夢中炊臼自何時鏡裏啼眉追昔日偶看詩就似安仁
何止賦成同禹錫川上心驚比目鱗林間愁對雙棲翼
夜覺牀空寢未甘晝聞絃斷悲難寫問君母乃異莊周
鼓盆聊可代哭瑟君言所愧非孫楚除服何曾忘憂戚
况讀祭文何娓娓更數生平能歷歷自從燕爾稱兄弟
誰知之子宜家室入廚新婦善調羹安坐丈人常飽食
粉黛羞施異少年湯藥親嘗愁老疾閭里齊稱孝婦名

甘旨獨勤中饋職采蘋采藻意偏恭弋鳧弋鴈口難默
方幸閨門樂事多忽傳道路羽書急江淮是處入烽煙
家鄉寸步生荊棘倉皇避亂走陽山委虵兒禍憑陰隲
此時與鉠廢耕耨此地龐公甘隱逸主人有似伯通賢
賓客何殊伯鸞匹痛定俱為思痛人憂深早講忘憂術
每念人生不孝三常笑古來出婦七玉鏡移為聘妾資
苔燈許照宜男色但令大與小無嫌何妨縑與素同織
母如樛木能下垂兒如甘棠惟庶出生遲敢謂仙家果
不妬何慙太姒德小星三五猶在東月裏姮娥無消息
樓中不少抱衾人佛前齊頌觀音力願教主母早升天
永庇嬌兒如在膝信若君言君勿悲焉知不往西方國

天道雖然苦茫昧人情可據何疑哉少文且可尋沙門
蓬萊何似歸兜率輓歌盈耳不足聽彤管流輝永無極

更衣曲擬劉夢得

昭君本是漢宮女上馬更衣淚如雨袖長拖地手裁成
舊處何曾一日舞不堪腰帶北風吹只將顏色關焉支
宮中舊作能相笑記得薰香熨帖時

己未五言律詩

元日仝毛大可陳其年朱錫鬯汪舟次喬石林吳
天章集飲曹頌嘉齋中同用青咸韻

上壽饒邀闕開樽復聚星廳重侍中席許坐子雲亭後
飲老難少淸歌醉易醒何須餳膠齒談笑正忘形

二

未覺桓伊好吹簫亦不凡（大可度曲其年吹紫簫倚而和之）聲珠聞塞
俯狂欲舞春衫客襄逢新歲秋來別舊巖交情深可倚
鄉思莫相攙

落梅稱長至次施尙白使君韻

相見喜何似靑天雲霧開越禽未南去宛馬忽東來揚
意竟難遇浩然寧不才遭逢君自古攜酒且登臺

附施尙白詩

好友離居久一樽誰共開梅花將照眼早趁東風來
天子不得召幾人眞愛才高歌夕陽裏舊是黃金臺

出處

出處能謀婦古稱偃孟賢故山長可念楚相乃徒然積
雪蒙頭上浮雲過眼前背如蜂作蜜那去採黃連

久客都門勞觀知警而作

終朝嗟老景每夜夢江干種黍田雖少推書屋頗寬爭
馳九折坂共戲百壺年醉舞傲傲者何妨不飲觀

吏部奉　旨議授布衣六人正字職銜枝蔚與焉
因紀此

一官悲遠志四海本浮鷗晉賦曾非晏（晏元獻公殊因詩賦得除此官）
童年况與劉（劉晏以神童授秘書省正字）山人今返鶴小婦免登樓
臨水看蝌蚪惟添錯字愁（岑嘉州送王伯倫應制授正字歸詩蝌蚪苦成字無令錯古文）

奉酬王貽上侍讀見賀授正字職銜放歸故山次
來韻

豈有朋雖正得蒙大許陟黃鷄日催曉倦鳥久知還拜
手辭仙伯回頭望泰山驪駒歌未了不覺動愁顏

附王侍讀詩

領取頭銜貴名高身更閒雖蒙秘書拜只似白衣還
詩仰杜陵叟官如陳后山鬚眉無恙在歸去臥商顏

爲尤展成翰林悼曹孺人

幸爲才子婦曾是女中師戀嫪今何往鷄鳴竟不知孤
桐心半活一劍匣初離遂使長安道爭傳淅岳詩

二

聞道于歸後金銀首未華光眞是鴻酡巴不羨鄉家元時李氏女適巴長卿其姊妹中有適鄉者其富而笑之巴妻遂作巴家富詩伴讀能終夜鳴
機對落霞如今傳往事七誡可同誇

三

司李榮華暫夫人計慮長惟思大門户日勸節甘棠繼
佛千針指生兒兩鳳凰但留彤管在亦勝返魂香

四

五日期曾否千秋遂永暌殘爲翰林婦生笑太常妻制
肉將誰遺修書合獨栖從今看燭跋只似數行啼

部議初授布衣及生員貢監生年老者六人爲訓
經歷正字疏上　上特命進內閣中書舍人復增

未與試者二人同授是官再紀二詩六人爲王方穀丘鍾仁申維翰鄧漢儀王嗣槐及枝蔚二人爲傅山杜越

文學曾何有　君恩亦太寬上諭傅山等八人文學素著念其年邁可授中書舍人職銜以示恩榮鬢如毛穎禿病似紫薇殘拜謝須朝服羞
慙對釣竿惟應驕賈客不是買來官人皆求官者有新例

二

無學何勞賀儻來眞可愧曾非雞肋比虛有鳳池名間
恥如原憲觀爻慕向平他時戒吾子不必上銘旌

次韻答陸冰修處士贈別詩六首

相逢各短褐臨別換单衣自賀身能退同愁而易進月
中看玉臂雪裏掩柴扉回首金籠羽何時舊路飛

二

高處從來險金門即太行訟田謀竟遂墜笏態難狂爲
返江湖棹重尋上下牀知心那易得別淚忽浪浪

三

潦倒詩萬首敢比放翁詩身世長如此勲名亦可期文
場悲虎視歸路免狐疑過爾雲間寄將焚筆硯時

四

相憐俱白首無計補蹉跎滿地八風舞彌天勅勒歌老
年宜在屋古井不生波愉爾猶狂態醉中與奈何

五

覓得官銜去何心誇四鄰虛教稱博士弘景類仙人丹
竈能同守朱顏許再新歸來滋味好豈只想鱸蓴

六

許在天閑外終朝謝轡銜還偕老隣女重補舊時衫得
夢殊棺廄題門任鳥凡耦耕休失約惡草待同芟

附陸冰修詩

山人掉頭去不脫山人衣總向風塵老誰令心跡違
傾裝買吳艇計日到荆扉得似南歸鳥因風晚夜飛

二

似爾眞無賴支離賦幾行才從鮑昭蕭態劇子陵狂
字減投人刺塵堆架筆牀倚舷還獨笑吾與本滄浪

三

六十年來事難忘萬首詩已看成卷褎差不負心期
豈有浮名誤從教俗論疑故園歸正好白耦作花時

四

平生遠遊興垂老竟蹉跎夢裏朝雲賦樽前雨雪歌
雷塘綠楊路邗水白蘋波錦纜青絲轡當年意若何

五

湖海憐同調燕山偶比鄰那看南返棹愁絕未歸人
安意黃金就無驚白髮新秋風鴻雁動相約採絲蓴

六

青山原舊領應不藉頭銜宿酒傾家釀征塵浣客衫
文章曾詛楚身世欲齊凡儻怪吾詩句元龍氣未芟

李屺瞻見賀進銜中書值六十初度兼送南還次
韻奉酬

恩榮來意外敢謂勝方干老鶴何勞賀山雞自有冠本
無尸入夢枉說也爲官五行以剋我者爲官賀語同珠玉誰能按
劍看
詩家有韓孟衆鳥怯鳴春何用窮徒富深慚力未均朱
顏杯裏在白髮鏡中新懷土兼懷友能忘百二秦

附李屺瞻詩

白髮真爲累青雲忽再干雖登鳳皇沼不著鵔鸃冠
處士思逃爵　君王敕進官兩辭大部日激切萬人
看初將試豹人諸吏部以老病辭部謂豹人未老及後驗親年老者將授官豹人復以未老辭并授部

推前語先後詞氣激切於辭甚力
著作一千卷頻嘗六十春集成燕紙貴吟苦楚辭均
豹人溉堂集時方梓成松子遊何晚山人服不新送君返邗上
吾亦計歸秦

爲黃大宗題易居易居齋名自云取君易俟命之義

坐上小山客門前淮水聲君知桂枝好人羨棣華榮大宗兄弟八人
外物既無慕高齋還易成君難何所謂應識此黃
生

嘲友

念汝常多病空齋難久居癡非經飯顆醒本似三閭入
閣應嗔犬臨流或泣魚倘能憐孺妾陛厥莫相疏

歸舟已買喜賦

素衣緇已久朝市我何求老怯桃花馬歸宜竹箭流征
塵難得入關稅不須憂泊岸憑昏黑燈光出酒樓

朝眠

美睡何難足歸來遂所寧貧家少賓客倦鳥化鴛央户
外傳騎囊衣中怯曉霜朝雞開馬上愁煞汝陰常歐陽公詩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謂顏上常喪甫也

己未五言排律

和黃山谷擬省題二首有引

御試有期同來應　名諸君子皆閉户研鍊詩賦枝蔚
如野道士本無意於進來間一脩及經卷送日而已

篋中偶攜黄山谷集見有擬省題四首試和其二聊
資游戲此外二題非志所存亦懶及焉

歲寒知松柏

蒼然松與栢榮悴恥隨時地僻長相伴天寒始見知衰
憐蒲柳脆勁耐雪風吹鶴記堯年膸龍存漢代祠陶潛
誇獨樹杜甫愛霜皮但得高人賞何勞匠石窺

被褐懷珠玉

孟子無慙璞鄒陽亦比珠求賢非古帝被褐一愚夫驪
頷詩能探璜溪釣有徒不貪眞是寶（子罕曰子以玉為寶吾以不貪為寶）無趾自相趨（孔融與盛孝章書珠玉無趾而走四方者以其有名也）掌上身曾貿
懷中罪可虞誰能同賈客販貨向京都

漑堂後集卷之二

焦穫孫枝蔚豹人著

己未七言律詩

贈王涓來宮詹

別來七載賦停雲面上依然少穎紋已悟詞名曾宿世
况傳仙骨有郎君（時次公子亟登第）德如丹里爲詹事問到金
莖愛石函秘藥可能惟獨服餘光或許野翁分

花朝前社集曹正子寓園分得京字觀字

皓首江湖一酒狂秋風深處憶滄浪虛名自笑同箕斗
大器相期在廟廊坐上客能誇北海樽中味不換西京
晴春忽弄黃鸝舌綺席還移綠樹旁
尋常阻絶路漫漫閣鳳沙鷗異羽翰且喜文場容列坐
何妨棋局只旁觀人情宦海論交薄天氣花朝傍夕寒
今日帝城都不驗貂裘脫盡酒杯寛

趙元升濟登第

角藝多年䚥戰場揮毫真不異穿楊馬蹄肯似孟東野
虎榜誰如元漫郎故里羣驚離席帽新詞獨愛詠霓裳
泥金帖子家書裏馳報慈親淚數行

將歸江都留別王金鉉司勳

自別鷗鳧鬢老懷敢誇京洛盛同儕連宵只夢三山路（揚州亦有三山）
昨日新辭九陌階且喜故人多祿米何妨野叟
醉茅柴北鴻肯寄相思字頻問漁村向水涯

愛依樹酒論文者慨走車壓馬跡閒每過舊交開笑口
重思往事動愁顔東光縣裏迎春出揚子橋頭踏月還（揚州舊遊地）三度別君今最苦老來光景日啣山

歸興

一懸才薄笑衰翁暗喜前賢作事同墜笏何曾留表聖
爭田未必累文通交朋多在煙霞裏形像須圖丘壑中
歸大海天飛野鶴焉知鳳閣與蕊宮
大梁織女本虛名（陸士衡詩織女無機杼大梁不架盈）颺鳳鷦鷯願易盈
綠樹別來如故舊紅塵少處是蕪城許詢誰料爲徵士
徐幹都知絕宦情伐木江湄吾自得憑將淪誤笑儒生（鮑明遠詩南國有儒生迷方獨淪誤伐木清江湄設置守毚兔）

願我公卿久懶陪欺人歲月苦相催愁看鴈影紛紛去
畏見家書疊疊來斑樹墻頭將結實石榴窓外漸稀開
還山好含糟糠婦斷送頭皮免遣回
預擬淮南桂可攀先傳喜信過崀灣受人紛畏愁朱紱（說苑曾子衣敝衣將君使人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曰參聞之受人者畏人）與世能同
忩白綸（與杜詩同）冠困似徐吾光可借疎逖魏野刺難還
逍遙到處王官谷不用將金更買山

六十紀事

㮇有今年異客遊公車屢月苦淹留老憑善忩知無用
少不如人久可羞世事煙雲紛過眼吾生甲子忽平頭
敢嗔多病常多辱石鼓曾遺礪角牛

奉酬梁玉立大司農送歸揚州詩

勳名稷契久相當郢曲還看逸興長武庫往時排杜預
義和今日擬開皇修容幾向龍門外沾醉曾歸斗極旁
野鶴飛來即飛去幾回翹首仰文昌

午日雨中丘曙戒廷尉招同諸子飲白雲草堂時
余同鄧孝威商還北承即席贈別之作賦此奉酬

團扇應難敵雨師桃榴沾潤倍多姿戶幾懸艾賓先入
蒸不須梟味總宜句法巧如葬百草交情長似續千絲
故人欲識歸人意免得樊山勝介推
酒友難忘荊楚俗詩人新濟鳳凰城注經也欲追王逸
不醉安能學屈平最喜淹留當永晝忽愁離別是殘生

江山追逝頭毛白何日重逢舊弟兄

送李屺瞻被放後歸里省覲次贈別原韻

昨朝多士拜丹墀此去伊人在水湄官合驚遷長錯
料心如柏悅覓難期（文選芝焚而蕙歎松茂而柏悅）秋公久向銀雲立
來子惟求綵袖隨甘旨可能輕祿食（祇縣不樂爲景陵宰）蕭然愁
絕到家時
河陽花木也鍾情莫向滄浪便濯纓至性從來傳孝友
高才久可致公卿（初詔內外官員各舉文行兼優之士似落如此膺者無幾慨此日澉試體閣下推二十韻一）送窮君爾如韓愈望貴惟吾似馬
生（東坡詩馬生本窮士從我二十年日夜望我貴求分買山錢）用舍止堪供一笑蘭
亭兹料過昭明

附李屺瞻贈別詩

孤鶴何心戀玉堆便縱雙翮向淮淵長貧從行前途
念俱老難爲後會期谷口親闗空遠夢鹿門妻子却
相隨皁輪車擁詩翁去竚立魂銷望盡時

君歸春去兩傷情獨返郊闗淚滿纓難似駆蚩共東
野祇拚愁病老歲鄉靑雲於我終無分白髮欺人已
半生倘遂還家嘗游養也應從此謝承明

揚州送徐原一贊善服滿還朝

鵷鷺羣所訃日看垂楊陌死作驚寒久因好事相尋易
忽送知音作別難孝穆文章傳海內孟陽兄弟重朝端
三年不睹君王面入告如何劝治安

黃九烟再至揚州偶得首句屬和

十九年來酒一杯乍因相見錯相猜令威忽向遼東過
蘇武何時塞上回月色分明臨几席簫聲依舊滿樓臺
惟憐烈士頭全白往昔雄心已盡灰

附九烟荅詩

十九年來酒一杯於今杯酒亦堪哀紛紛輕薄空雲
雨袞袞英雄半草萊乞食留侯難返國思鄉蘇武怕
登臺冠霞此日猶塵土那得揚州跨鶴回

吳賓賢惠示陋軒集飢餓中讀之連日夜不倦因
題此於卷末

雨打寒窓夜失眠風吹破甑午無煙欲成杜老空裝詠
更誦陶公乞食篇高調雖堪齊白雪俗情誰解賞朱絃
隨珠楚玉連城璧也恐因窮不値錢

歉歲

歉歲還家轉益愁祭華空說古揚州但聞吳蟹曾傷稻
不見秦人許泛舟舊日好朋皆落落午時飢雀亦啾啾
甘心食粥經三月敢望延年似陸游

哭無言宗兄

流滯江淮髩始華尋常來往只詩家交人久敬師平仲
知我眞貧是叔牙不見長身如鸛鶴豈因凶夢過龍蛇
蕭然歸到黃山下塚草蕭蕭日已斜

樽酒論文事永違惟於書卷覩容輝車過橋叟腹應痛
馬爲滕公淚不稀從此何須歌白雪幾人還肯賦緇衣

平山詎異稽山道每棹空船獨自歸

己未五言絶句

題獨樹軒贈眞州許明府右園親家

獨樹豈無謂荒村況不同許身如稷契最愛杜陵翁

二

退食成幽獨獨樹喜當軒相對還相賞難逢俗客言

三

椹有仙人飽（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仙人食其椹體作金色）樹因仙令存河陽
多俗氣只愛百花繁

四

大樹如今少曾經造戰船桑能衣萬户應得壽千年

五

相見秋將半秋風滿樹枝歌童聲最好箇箇似微兒

六

非關厭賓客偃室少紛紜親戚惟情話何妨獨樹間

七

歲月都難記蒼然類大椿樹猶增愛敬何況老成人

八

紀杜皆吾友（栩槃子 孫皇）尋嘗來往頻應防樹寂寞開徑待詩人

九

丈散身無事彈琴坐此中莫言惟獨樹琴即是梧桐

十

莫坐高軒裏閒吟獨樹旁願君如沈瑀萬户徧栽桑

第四子雨十二歲相對有感而作（雨小字樓兒）

童牙曾報趙（崔駰傳甘羅童牙而報趙）皓首竟逃秦相看長可愧同是不如人

己未六言絶句

出京

跳出紅塵十丈漸教白髮三千非畏九關虎豹今稱地上神仙

自笑身如老牛黄金豈可籠頭背爲三人緩帶（古語一人乘車三人緩帶）全忘五月披裘

三拜先生伯仲四休居士吾家（孫景初號四休居士黄山谷有詩）徃日名銜不惡今成添足之蛇

山人

梵志嘗翻着襪茅容草具飯賓還説中書榮貴歸來自號山人

己未七言絶句

元夕早寢施尙白使君王詒上侍讀同梅耦長吳天章洪昉思諸子過訪頗見怪訝且拉之作踏歌之遊燈火蕭然敗興而返因成二絶

也識金吾弛禁時關門早卧自相宜老夫要作還山夢

此夜何心卜繭絲

踏歌朝士最能文鷗鷺鴛鸞許作羣不見開元諸子弟方知戰伐久紛紜

處士三人被召不至美之以詩各一絶

魏凝叔

高卧金精（名山）三十年曾無足跡到長安伯原能作救荒策（凝叔亦有救荒策故以杜伯原比之）只不能爲修史官

李中孚

平生未識李中孚只道相逢在帝都不上徵車拚餓死聞風愧煞懦頑夫

應嗣寅

高士誰求史筆傳此心惟不愧林泉浙中今並淮南美
四皓何如一老賢應聘淮南人淡初與四皓同被徵不至時人爲之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南一老太史公退處士乃畧而不書

濁翁自贈

自從滄海起黃塵呼馬呼牛總不嗔他日誰知濁翁者
淸翁肯信是前身吳渭字淸翁宋時曾爲義烏令元初隱吳溪開月泉吟社

題喬石林行樂圖

從人行處卽蓬瀛萬樹花邊一舸橫艤岸春風還擘岸
都無波浪使心驚

春山佛髻一般青陶氏看來勝尹邢有底工夫把書卷
須知不是種魚經桃棚陶氏用崔玄微事

欲作三舟效水仙恐君無暇共留連尋嘗酒罷談心事
稷契分明在眼前

留别房衍公

頻煩折簡召狂生菊蕊梅開桃又榮爛醉未愁歸路晚
故人官職是司城

多病看君如沈約長貧奈我似黔婁誰能日走長安道
但爲分離未免愁

和裴九來長安憶鶴詩

夢裏常看仙客形覺來獨自步空庭不知漢殿天人策
何似浮丘相鶴經

白鶴雙飛下碧空曾將喜事報韋公事見淸異錄還山此白
眞難得也覺徵君吉慶同

飲丘曙戒季貞寓齋題畫一[illegible]詩

旅食長安秋復春出門雙眼眯黃塵玉堂兄弟好情性
看畫每來招野人

畫裏倪迂品絕超滿湖煙雨數枝饒豈知三百餘年後
筆勢重留查士標

題顧斯滄小像春江草堂獨坐看雲圖

靜對晴雲樂考槃曾無俗士造門闌心如弘景常怡悅
身似王維每坐看

煙霞多處景初分閑淡誰如雲與君我去江湖何所見
開船惟怕砲車雲予將往皖城

鼓楓仲因夢名其讀書之閣曰丹楓閣屬題

與爾相逢京雒間何時登閣更看山老來懶詠吳江冷
但愛丹楓似醉顏

休論黃帝與蚩尤且可開樽約舊游若問華林園風景
三株得似夢中不

歎歲久不食餅月下聞童孫戲語漫成一絕

月出飢人尚未眠早吹燈滅坐堦前童孫戲語眞凄絕
將餅何人送上天擬餅爲月古人有之言行錄丁晉公與楊大年物令大年云有酒如線遇詩則見管公云有餅如月遇食則缺蘇子瞻詩小餅如嚼月中有酥與飴今揚州遇中秋節餽人用月餅非無本也童孫擬月爲新巧偶然暗合然飢人何異開北卯
莫自取誠兒附自跋

天道茫然那易猜飢寒自取實堪哀凡兒臨巷依輕罷
未必牛羊腓字來

自跋誡兒詩

黄山谷云男女婚嫁緣業偎隨地行有衣食分齊所
謂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
不能殺也今蹙眉終日者正爲百草憂春雨耳余謂
昔須善讀要知山谷老人特一時自道懷抱云爾非
正論也不然豈不與中庸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二語
大相剌謬耶且詩所謂牛羊腓字之亦神異其事之
詞耳人非后稷安希腓字與亢乎嚴墻之下何異因
翻山谷語作一絶誡諸兒若能繇慈而推之於孝繇

孝而推之於敬於信方是善讀古人書者

冰貴

何事寒冬早下牀爲來檐下憶朝陽揚州冰貴如僧耳
且試東坡辟穀方

冬日蚤行經過田家述所見

早起村翁去賣牛兒童裸體倚門樓家家賜與黄綿襖
多謝皇天好日頭

歸途將至汶上作

閔子高風未易攀吾襄且願得安閑北山李兒移文至
誰怕前頭猪嘴關廕吏汶上多士族有雅黄人物介於州吏茶肆過者必有惡名門加之刱但初頗樂而已在仕者到任三日已得一名矣號曰猪嘴關推其巧能名者爲關使以有判官幹當公事

庚申樂府

昌孝子行擬游戰行爲昌菁若救父辭獨作宗謝詞有孝義記

倪明有兒賊將啖之請以身代猶不如肥自啖其兒如
何忍爲一解伯武文章相遇下邳爭市投杖涕下交頤
杖猶難舉刃何可施二解范宣挑菜傷指大啼曰吾四
體二人所遺君子敬身益在平時三解楊香救父曾於
虎口父昨得免兒貧而走易地皆然惟宜可交四解昌
家孝子禍幾不測如婦之容禦虎之力捐軀軀存神祐
於默五解

泰母行擬樂府余邑太學生泰撰一之母魏叔子爲立傳

桃李知春松栢獨不知冬士知富貴女知從一而終人

有賢愚所知不同一解劉氏有好女十七爲人婦爲婦夫
何難入門爲人母端坐受兒拜視兒淚常有問兒何所
苦兒無飢寒否二解泰氏得賢婦宗族來相賀何繇識婦
賢夫子常安坐夜聞機杼聲較比琴瑟大琴瑟豈不佳
婦心所愛書聲和三解書聲忽不聞但聞室中有哭聲遺
孤呱呱泣其兒旁血盡乳枯止啼無方止啼雖不易餬
口計則長還顧機與杼不愛他日無衣裳四解慈哦巖巖
峪溪湯湯不見夫子涕下浪浪婦也何所思但思曾敬
姜敬姜豈不賢生兒文伯亦可傷得師如孔子乃有家
珍自客藏見韓嬰外傳五解家珍母不惜頭上惟簪珥兵燹復
洊臻何以教吾子母今在天言猶在耳日歲之兇憂者

泉矣勿荒汝學憂在一巳日兵之亂亦有時止汝心之
亂則胡所底(解六)毋也年六十焚香拜謝蒼浪天夫子久
相待我當急歸報黃泉報曰一兒隱爲鹽市一兒名高
國學聞夫子有前妻相見亦得同歡然嗟乎如毋所爲
豈不難(解七)

庚申五言古詩

贈郝中丞雪海

讀史懷昔賢欹名何赫嚴蕭何在關中輸輓未嘗緩劉
晏亦奇才金錢地上滿經濟良可誇遭遇復不晚海內
方用兵財賦費無算郝公來淮揚疏滯功非淺商民仰
綿衣旦夕救殘喘昨值歲大歉梟竭川可踐嗟彼煎鹽

丁嗷嗷淚常泫徒步躬慰勞不知海岸遠持籌夜失眠
卧席頻輾轉河濟海潮至艘集歌聲普運例每應時遜
困藉得免　朝廷嘉乃績貞不虛溥簡恐生亦何幸古
人復在眼
聞公將還朝送者齊沾巾爲我語送者勿徒計一身財
賦如流泉所貴清其源公來商賈富公往朝廷尊百僚
須整齊　君側可無人紀綱尚不肅邦國何以均陰雨
膏一方豈如泰山雲願我何所願道旁請自陳願得稷
與契長庇擊壤民

王子側歸里廣陵諸同人各賦八韻贈別數日後

余自眞州歸來追和郝符

與子各行役歸期難預說生事累交情音問亦易絕及
我入衙門徒想驪歌闋昨日飲餞人悵望猶未輟更展
前途書念我情何切麋鹿長相守丈夫輕離別同在日
月下照曜無間缺但願同心人努力樹名節

送吳仁趾北上次吳賓賢韻

舉世愛吹竽吾曹獨鼓瑟不能希獵犬那會鬭蟋蟀我
自斷門歸方悲四不出君復斷門去使我生笑疾所笑
非竽手道上常遮曰
侯門無秋冬其熱勝炎曦幸有公孫弘復有魏無知往
來二者間布衣猶可爲何必海上人方能狎蔡鷺(蔡書要語鷺鷗也)
但別故山友能無愁如飢

名字傳千載亦賴金石刻泰漢多奇人功勞勝筆墨陽
冰逝已久古訓誰能式愛君工刀法復兼學與識金印
懶繫腰石印增顏色
程叟(穆倩名遂)亦藝士海內多傾心客去門常閉客至杯能
深纔起推君子同里恒披襟蓬蒿不餓死復免莊舄吟
江南酒樓上但少擊筑者
曾是天台客未爲五嶽遊此去登泰岱脚下風颼颼歸
來語畫師置身輕一丘結襪有廷尉送觴有五侯只可
驚俗人慎勿驕漁舟

附吳賓賢詩

河干落月在草木晨瑟瑟攬衣欲何之候巳鳴蟋蟀

西北路如矢丈夫門始出鵰飛曠野低馬走金風疾
行人倐不見空見長安日
長安盛公卿錦衣動朝曦毛褐不雷同姓名翻易知
浮譽詎足恃驕人未可爲平生臥蘆葦疏散如兒驚
茲鄉應接多且免寒與飢
鳥跡世無傳汝也攻篆刻用刀金石間只似用筆畧
馳騁見老態聰明行古式晉唐字屢變末俗沿陋識
斯人李蔡後書法一生色
絶技自殊衆相知在寸心漸離善擊筑交與荊軻深
含情對酒歌悲來涕霑襟今汝適燕市市人聽汝吟
祇愁異衆懷夫豈無賞音

黃山程仲子（鍾含）抱琴亦北遊城郭糞壤飛松風自颸
颼翀開試攜手不異棲林丘入門思巢許出門見王
侯京華可避世何必五湖舟

庚申七言古詩

聽程隱巷雄彈琴

老夫端坐茅堂中午猶未飯惟固窮程生贈琴常掛壁
顧之得趣如陶翁鼠行我前無猫取貪得利欲知無從
（孔子彈琴見猫取鼠欲其得之見孔叢子）日斜小樹蟬不歇聲斷還續臨清
風此時程生忽入戶屢戒迎送哀龍鍾四歲穉孫抱在
膝相見不揖顏則恭極知程生好心事趨走羞與今人
同指法不傳京尹兒自言吾慕衛次公吾兒遇汝不能
懶抱琴時復呼雙童且喜新買絃數條便請一撫開心
胸初奏越溪與楚蜀（彈琴者昔有秦聲楚聲蜀聲）洗身山水何從容
再奏不知琴鳥過忽聞雙鳳鳴梧桐三奏四奏竚觀聽
江天只恐驚蛟龍我於音律雖不解妙至不如六馬聰
爲君擊節勸且止雅音孤唱嗟徒工江河難洗箏笛耳
世間何事非遇逢程生聞言但一笑我命有窮須有通
賀若何曾承寂寞他時亦得聞九重

房貞靖公祠堂雙白松歌兼寄呈令子興公（興公索予與鄧孝威作）

長安故人新寄書江頭老客長嗟吁故人遊宦廿年餘
夢魂常依松兩株歐陽豈不稱名儒瀧岡拜掃終身虛

老惟思顯胡爲乎誰謂前賢今不如請述闖冠入關初
衣冠誰不忪葛呼樞部矢死能不渝人視謂虎公謂狐
疾入深谷全其軀歸來狐穴果然虛憂憤未忘身清癯
地下往與夷齊俱謚公貞靖由里閭三代直道今豈無
祠中白松雙扶疏鬼神呵護良勤劬色如鶴羽葉虬鬚
孝子歔欷同慈烏公昔不受黃巢汙松亦應羞秦大夫
我歌武勝蕥傴闔臣忠子孝天下模

附鄧孝威長歌

狂烽一夕來陝東黃巢突據咸陽宮怯捉衣冠供僞
職酷烈如在湯火中爲紳罕守氷霜節名士爭欲翊
戴功樞部房公登獄獄賊欲羅致情與濃詎知公也

心若鐵肯將勁草隨秋蓬垢面赤脚衣袖裂竟日奔
走荆榛叢食絶泆枯皮肉蘿背將一死酬蒼穹令了
裂屍夜來葬鄉人焚紙青山紅議論議祠議碑碣三
泰人物茲孤忠祠前何物城假裔隊邑迸移雙白松
白松泰地最難活上氣高亢鮮冲融廿年霜摧雪霧
滿樽訝僵勢獮從龍如雪如玉如鶴脊枝幹蚴蟉顔
背怒渾疑密縣之所植黃帝三女遺跡同颯然青天
雜雷雨或若幽澗鳴絲桐峥泓禰瑟不可狀髣髴神
鬼悲高空應是我公浩然之正氣鬱結草木凝淸風
武侯之栢眾公竹篠來感格非虛蒙使公龢常作仕
宦松亦化作椰與楓安能森然若褒鄂之羽衛良相

之冠珮于莪而相從長公燕邸若相憶亟呼韋偃圖
雙龍並索詩賦與叙記擬傳勝事於無窮我爲作歌
志其企何時游泰拜公之祠兼拜松

庚申五言律詩

小桃樹

種核纔三歲俄看滿樹花色嬌如小女氣煖忌寒家方
娳肩難及蓬萊路最遐明年應結實不啖要全華

老妻病愈設餅祭神惻其儉不忘恭也因有作

饁耕人已起遺肉我難如午見盤中月兒齊磨上驢貧
家神所恕古禮婦全疎一點虔誠意惟同獺祭魚

謝袁受廚餉鰣魚鮓臘醅酒

老日慵蹕鋏貧時罷舉杯木雞棲上坐銀鹿雨中來脆
膩紅魚鮮甘香白臘醅高情忽相餉正値菊葵開

繡毬花

團團雪滿枝相對老難宜說把毬場認眞同繡手爲花
神如乳母圓器戲嬰兒自笑非元結問吾意獨怡

劉介卷自閩中典試歸過江都見訪攜所刻全省
闈墨悲示諸兒

兵戈初靖日閩土半流離鼓舞須科目艱難到主司（介卷與副主考白仲調奉命入閩之後遇大司馬吳公治兵海上流請展期觸鄭令中六十日至斬米不給候士皆下乃以四月入闈）門前多玉笋榜上少陳皮（唐李宗閔所取士謂之玉笋班南唐爲翁知貢舉人謂其榜類陳橘皮年多者居上）預識　天顔喜文明亘可期

故人持故物枉駕到茅堂知我兒孫滿須教誦讀忙幾
曾防擲與豈敢賀添莊但爲斯文喜聲名藉遠揚

陳觀察夫人輓詩

琴罷禮金仙何曾戀俗緣總帷人不見貝葉奈依然鏡
憶乘鸞日針知繡佛年遥聞湘水上新有悼亡篇

寄懷焦公子大夏

出門愁遠道入樹識新年每恨飄如梗難忘直似弦布
衣懷五世公子老秦川尚記池陽下高吟白馬篇

客眞州看牡丹花有感

朶朶酣顔重紛紛帽影斜洋蓬宜老子姚魏亦天涯狂
處憐遊國閒時憶我家趙貞今滿眼幾客最知花（邵康節訪）

商守趙郎中與章子厚同會議論縱橫不知敬康節語中因及洛中牡丹之盛趙謂章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為甚詳康節因言洛人以見根撥而知花之高下者上也見枝葉而知高下者次也見蓓蕾而知高下者下也蓋備花寓諷也章默然

與客賞牡丹花叠前韻二首

開當春已盡賞到日西斜國色原無價吾生況有涯玉環初醉酒金谷未傾家無怪洛中語餘花不是花麈史洛人凡花不曰花獨牡丹曰花吾人凡果不曰果獨林檎曰果荊人亦獨楠曰果

雨幕紅衫潤風簾紫燭斜晴天蛩易得蝶興也無涯滿月如來面奇香宰相家酥煎候凋謝況對正開花李昊云候花凋謝以酥煎食之無棄穠艷

庚申七言律詩

哭婺蔚侯

尋常相見酒杯寬偶別誰愁再會難一字虛心能下拜尺書如面劇加餐詩人豈有白駒夢弔客惟過茸屋嘆竟比顏回短一歲秋風何忍敗叢蘭劉孝標辨命論顏回敗其叢蘭

用心君獨識陰何人夢吾嘗訪薛蘿隣舍猶傳救竹法湖船誰聽打魚歌風流已遠黃壚近俗物長存白眼多上巳靈前須酹酒重來相聚免滂沱

贈周榕客

皓首尋嘗憶昔遊君家賓客也風流無人更愛烏衣巷舉世爭傳讀書樓雛鳳聲音如老鳳西頭卷軸並東頭他時官貴施行馬為問能忘故舊不李義山詩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再得寬

程飛濤四十

今朝不為聽彈琴飛濤善鼓琴爽酒初香且滿斟莫羨茍郎曾早達須知杜老正長吟杜詩四十明朝過位雖作督非豨已詩若驚人亦稱心何況兵戈猶未息萊衣此世更難尋

寄懷儀真許明府石園親家

脉脉終朝一水旁如何談笑久相妨蒹葭憔悴今無似玉樹青葱未易忘明府政聲如單父真州物色勝河陽若求情話須親戚能使陶公興更狂

郝雪海中丞真州署中梅花

地有江山樹少塵南枝何況易為春夢魂應笑羅浮與

賦體誰如宋璟新姑射神人堪尚友西湖處士豈比隣霜蛩昨日乘驄去更把鹽梅自比身

手栽梅樹下揩行而帶霜威上殿爭李祐相逢曾膽落楊蟠獨坐忽詩成蔣丁瞻有和楊公濟梅花十首他年好並甘棠看此路惟愁玉節聲更與揚州添故事誰教水部獨留名

真州南郭

四方樂土真州最南郭久居鄉可抛港裏潮通下魚網門前日出曬鹽包叢生野竹瀟隣寺逐隊水禽鳴近郊暇即看山立樓閣但嗔舟子聲呶呶

家家洲課並田租日日春風長荻蘆帆影疾於千里馬山容佳似十眉圖偶居市井非膠鬲自笑淹留類賈胡

珍重水精鹽一味子瞻三月食曾無

暮春雨中汪梅坡翰林招同紀伯紫飲寓齋分得元字

作客終朝但閉門樓頭雨至鳥爭喧忽傳折簡來相名推爲論文共一尊名愧孝章逢北海事同天寶話開元是日偶談往事開敘宴正承平風雅揖讓官況然如在目前也花殘春盡身衰老路滑泥深醉敢言

李楞人招同紀伯紫袁受旃飲臨江酒家

酒樓同倚綠楊邊乳燕將飛客未旋虹現江南知雨過帆來檻外受風偏他鄉得友忘行路老日貪歡倍少年只怯詩豪無敵手文通才思不如前

送江辰六赴益陽縣任

秋老芙蓉滿眼明人隨鴻雁共南行湖湘無復園難解壯歲何愁瘴易生自愛神仙曾作令非關宰相未知名相如縱有凌雲賦文學從來重武城己未歲辰六曾與子同薦博學弘詞之薦被名試闕下

自從衰病厭離筵況復論交爾最賢且喜湖南詩有助能忘野老酒無錢桃花江上文通筆白鹿山中葉縣仙肯向牂風看八景須看明月洞庭邊

閏中秋同余子山鄧孝威查二瞻吳蘭次叅楚執宗鶴問華龍符諸子飲閔于天春星草堂

老日中秋逢閏月回頭四十七年過人間敢負金尊滿天上重煩玉斧多因與詩家添故事唐人閏中秋詩推黃滔絕句一首特招狂客聽新歌揚州兩度吹簫夜牛渚南樓敢得麼

貧白偶憶辛稼軒事有述

午餐纔能已黃昏爲少寒衣望曉暾留信硯田無惡歲新看城市有荒村平生自比陳同甫意氣誰如辛稼軒十萬緡錢肯如數不曾吝惜不言恩同甫遺書稼軒假十萬緡以濟貧稼軒如其數與之見吟嘯集

雪中對穉兒匡有詠

誰掩荆扉誦伐檀苦遭風雪傲袁安擬來秋酒須賒易典去狐裘欲贖難老日光陰何荏苒貧家福履是團圞山中喬梓儞相比小柏低松共歲寒

贈田綸霞督學江南

詩伯曾陪　殿陛前法歲余與綸霞被名試闕下歸來猶夢侍羣仙賦家只合俳優視文體難憑月露傳舊俗陳隋勢變化清音山水勁流遷起衰若不逢韓愈一手誰能障百川

喜吳蘭次始歸江都移居次余澹心韻

渭北漁翁狂酒客吳興太守老詩人幾年千里同明月開歲相邀賦冶春李廣僱應傷醉尉杜陵誰可作南鄰漫愁田宅難兼有好買黃羊祀竈神

適意何須負弩迎老來長得伴傾城郎君豈有題門鳳舊友爭尋出谷鶯唐人誤用伐木之詩試士有鶯出谷及早鶯求友爲題者至黃山谷詩中復引用之訛以承訛者有此例也北叟幾曾求塞馬南窗不必詠荆卿

新居重對揚州月賀客惟憐少後生
令威歸後已無家邵子遊時自有車詞賦平生台獄草
弟兄四海紫荆花若思五嶽非遐邇肯走長安荇狹斜
勸爾勿憂生理拙東陵爭買故侯瓜
當時衣錦恥還鄉貧日初開有此堂爲問史才收蛺蝶
何如賦客愛鴛鴦門人長見先生醉故舊難嗔一老狂
騷體從今休更擬須知邢水異瀟湘

哭郝羽吉

真州酒肆昨追隨豈料樽前永別離河洄還流如老淚
星稀易盡似交期才人不合常談鬼孝子如何誤信醫
野葛生金翻可食於今始驗後村詩（劉後村有云寧餓生金拔野葛有身不可試甘醫）

畫像依然立翠微（余舊爲羽吉題溉堂當歸圖）未知遼鶴幾時歸三
遷孟母身何倚十首任潘願不違（羽吉詩所存最少當云願得如唐人任潘星笑）
蝦菜船中風月在魚鹽市上友朋稀揚州烈士悲張
琰獨恨曾無塚可依

同宗定九黃仙裳夜過陳君三宅留飲

户外昏鴉噪樹巔與君相見值殘年夜投名刺防僮怪
忙設杯盤覺主賢老去弟兄情倍切亂餘文酒福難全
冰霜滿地憑歸路說到分離各惘然

溉堂後集卷之三

焦穫孫枝蔚豹人著

庚申七言絕句

元夕汪叔定招同胃青若饒白相韓醉白王豐垣
飲臨街小樓觀燈兼有懷令弟季甪

兄弟才名罕與傳四時吟賞徧林丘更因燈月難辭負
故故臨街築小樓
踏歌年少着春衣但爲紅妝醉不歸何似詩人會行樂
金鰲玉鶴照珠璣
忽憶去年王侍讀相公廟裏來相呼（王寓張相公廟）問予何事
登床早爲別揚州傳酒徒

懶住都門去白回難忘風景鬬雞臺揚州自古盛燈火
曾引開元天子來
看人遙隔鳳城中塵土應愁入夜風誰把黃柑遺詩客
不須貴戚有權公
那關明月帝城春兩處繁華市也均爲問燕山燈萬點
何如真對釣鰲人

題顧作酹小像（煙波江上圖）

青年節杖記相過顏色依然氣更和不信鄉心勞日夜
詩人曾倒愛煙波
貫回問說在東皐筆古從今也不勞有汝江頭同抱膝
綸巾何似幅巾高

老人 有序

救貧無策因求入幕復非老年所可得作此解嘲

在昔之推賢且仁年猶未冠即親民請看堂上誰爲伴
二十五人皆老人 見劉向說苑

送劉開生西歸

歸路重經華嶽前與誰相約問青天五湖終是風波地
回首應嫌范蠡船

樹樹鶯啼花亂開送君淸淚墮尊罍高才肯老魚鹽市
曾自黃金臺上回

我滯三山望二峭當歸遠志莫相嘲諸兒生理煩垂念
或免他年賡絕交

馬前芳草綠無涯頗勝淮安坐釣槎最是伯倫知酒味
苦藹淮安酒名應不及梨花三原酒名

題程隱巷小像 竹下橫琴圖

撫盡靈心對七絃看君古貌似前賢不須更向松間去
竹裏風來亦自然 陶山中大常聽松風聞日三者皆自然之音正合頻聚

謝裔雲漸思木瓜酒

麴生相對不知貧公瑾何來意最親只受木瓜猶厚報
如今慙愧古詩人

書離騷後 費受蒔見借曾賓齋合刻四集

口實應須防畏日雷同切莫效厮思請看微子飄然後
復有屈原懷此都

書陶詩後

一語躬行亦有餘撑腸柱用許多書詩家盡解陶詩好
誰惜荊軻慕二疏

書谷音後

龍虎紛爭非一代鷓鴣變化奈三春谷音頗勝中州集
總是悲歌慷慨人

書月泉吟社詩後

習見衣冠變裏身懶看桃李暫時春月泉榜上無名姓
方是人間失意人

題茶坊牡丹示同遊李柎人李受蒔共和之

緩步江頭日未斜來嘗野店雨前茶老夫百事灰心久

無那撩人富貴花

半寒時節半陰天花似傾城遇午前不待千金能一笑
詩人只有買茶錢

戲與同遊問彼姝不知頭重待誰扶乍看國色酣如此
錯把茶坊當酒壚

與汪汝爲坐江深閣 茶肆閣名

春興雖當花艷艷頭毛一任雪皚皚不知壯觀詩去郭亭
何處且向江深閣裏來 水元亭有壯觀亭賦載縣志

看花但恨眼初昏且把茶經共討論傳語江神須愛惜
久無渴夢不思吞

江山無計伴樵漁坐久須歸日已晡歸去所風岡溺上

相煩妙手更爲圖（汝爲畫）

送吳山若之姑蘇

新安騷客住貞州巷外橋邊江水流自說遊吳始今日閉門三十六春秋

海涌山頭到莫邊陰風六月亦來吹入聞好句多看過更玩仙詩與鬼詩

遊吳不用弔吳王到處今多糜鹿場土地祠中神像好昔人曾說類高皇（杭州土地像極肖高皇一說是鄉同時異人意有所屬者塑此謂高皇得此土地意也一說有于户某是蘇州人當下值歸語人曰皇祖天顏肖此廟土地一見孤樹莫誤一見七修）

狄筍櫻桃味雖好（二物貞州產）何如水浸紫楊梅與誰日日須同饗俠客不來詩客來

汪丁頁思畫扇（梅坡小阮）

虎丘盆景小窗前一到冬來葉盡殘誰使好花長不謝結交新落得遊鸞

畫扇慇懃贈野翁多時懷袖不曾空爲因愛看花顏色展向西風又北風

紅紅白白兩三株飛上春禽似可呼欲識此時珍玩意王家秘寶蜀葵圖（王管卿家藏寶徐處士聖檻蜀葵圖）

次韻答汪梅坡翰林贈炭

野老惟知縣背易仁人肯使直身難（孟東野答友人贈炭詩暖得曲身成直身）王褒僮約頁多事定用焚薪備歲寒（僮約焚薪作炭）

附汪梅坡詩

蓄聞廣廈徒虛願一領綈袍解亦難獨念高人方臥雪稍分爐火爲驅寒

辛酉五言古詩

寄懷郭飲霞權税九江

疇昔遊京洛將門許頻造花月荷招尋見即開懷抱對酒每論文意輕郊與島丈夫貴濟世苦吟但催老我無凌風翮止念故林好願君爲春風披拂徧枯槁歸來行江畔薄田值旱澇軍需不可緩租吏到門早昨逆九江估船上歌聲浩歌中何所云今昔殊欣惱昔日江湖窄難於行蜀道今日江湖寬樂如魚在藻問其所繇然義

人足爲寶爲關遵玷誠綦政力能掃信哉丈夫志豈肯同小草別來兩改歲屢復爲誰倒臨風可無贈令名願永保

初夏雨後程秒倩招同姿勉中學在曾錫侯吳仁趾飲秦淮寓亭各賦八韻分得浮字

雨歇清和候樹樹開聚留杯中桃花春閑外桃葉舟折柬忽相及令我忘百憂老矣桓公馬弃若田单牛僮僕顔我哂豈知心所求兄弟若四方會面常無由何況霜盈顛脆於蒲望秋且與高陽侶樂此大白浮

曾錫侯攜具過寺寓次杜于皇訪錫侯韻

可人期不來奇書讀每易（陳師道詩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相輕

不相下復是文士累況我駑鈍資腑少楊雄字君今獨何爲隔日能一至寂寂蘭若中忽列尊與罍秦淮午節前岸上人皆醉但看競渡兒誰懷形屈意豈識讀騷者別有追歡地

題吳介茲一硯齋（介茲幼受知於周櫟園司農硏爲司農所詒）

有書帙不少有琴聲亦佳一硯何足誇乃以名其齋云嘗目知已珍若瓊與瑰知已問爲誰聲名徧九垓投桃術未報駒負去不回端谿裁爲被書札藏在篋二物微且輕舍去尙不能硯以代良田思願不大哉古道棄已久時俗良可哀身後復何論生前悄巳乖翟公旣去位門惟羣雀來誰如任安義徒愧鄭信才此齋長千古硯

壽同無涯子孫世守之不愁業不恢

朱裔三母費太孺人貞節詩

節婦如忠臣所難非一死立孤能有成庶可光前史孤鸞鏡中舞隻燕巢不徙豈不念其雄哀鳴徒滿耳未聞雛能發老日身誰倚其伯逝何早栢舟怨天只莊姜稱碩人所惜竟無子我嘗誦二詩但有悲無喜事雖傳千載難言天道邇天道亦不遠朱母異於是夫亡十年餘賀酒謝隣里賀酒夫何爲先賀娣與姒節婦得聞之吾夫有後矣猶兒可爲兒不愁絕宗祀

二

天哀朱亡人夫亡午年餘宗族來相謂此即掌上珠便請擇吉日立嗣非綏圖此兒旣有兒今名閭里閒妯娌情倍好恩勤意不殊五歲就外傅三遷逝往模何以荅天意積善日無虛指困濟饑人拔釵周貧儒

三

兒兒早發第兒亦入黌序焚香告九原是日停機杼當昔昔所期但喜能自樹及乎泥金帖重至喧蓬戶當欣忽增戚因甘翻憶苦賢母今雖逝顯揚曾有睹何況華表上煌煌勅 天語朱提錫尙方建坊驚隣姥節婦人所式孝子神所與我歌豈徒然將以示萬古

送宗鶴問赴貴池訓導任

才名三十年一官始須宮遇我云相別江上吹燕風貴

池昔多賢劉吳皆儒宗（謂伯宗大尾）我嘗慕其人比於人中龍了弟從君游所談孝與忠教育得英才此樂誰能同況聞賢太守重道如文翁漫愁苜蓿綠應看帳紗紅結交頗亦廣高才實難得詩筆君最工舉羽憩鳳翼如何作賦人不在漢武側進身繇狗監相如安足式博士道自尊文風盛邦國愼勿因冷官不平見顏色請看范仲淹相業起教職（涑水記聞晏丞相留守南京請范公掌府學）

贈友

未識先生面先識書法好每欲候維舟持絹供揮掃（子翥雲停舟三日爲人書三十紙）蓬轉久自憐龍門無蹊造常實堂（周客堂名）中人於我交最早手持三大字清勁復不矯乃知善

詩家無論大與小我夙愛山谷筆陣苦難曉先生一辦
香拈出正緣繞山谷書絕佳可惜大字少獨誇瘞鶴銘
此語雖輕道黃詩大字無過瘞鶴銘學黃復宗顏自然與枯稿未
知登峴帖較此誰爲寶自從地震來宮殿修未了題榜
須仲將惟恐鬢易皓

王解子夫婦和吳賓賢

戎齊昔叩馬武王能容之不孝與不忠何太無恕辭何
人侍王側太公王所師義士不可殺一言遂解危此事
後來無取禍徒可悲玉碎孰能防羅織繇有司謂奉朝
廷法朝廷安得知直道行斯民好德出秉彝雖賢於在
位亦復未足奇最奇玉解子新不陋軒詩解子心多貪

解子役最卑貪則惟自利卑又難自由叶解子縱好善
不過共寒飢助以囊中錢分及身上衣即是度外事遠
勝彼羣鴟未聞解子婦肯代義士妻刑于既不忝達權
其庶幾慨然就遠戍忽欽罪人冒昔如鸞並游今如凰
獨飛禍善本天道何愁長別離離合焉足論使我懷古
來古有逢丑父禍因項公羅繼復有紀信能使項受欺
他兒代趙孤就死乃所宜凡此士共聞幾人肯思齊反
不如匹婦踴躍分其灾叶我友非史官歌詠聊寄懷叶
君爲解子賀我爲學士噫成仁良不易施仁猶可希善
類能保全亦足贖百非

附吳賓賢詩

詩序如皋王解子酷嗜酒里有義士妻某氏皋尚造
戍縣官差役往送解子與焉歸悲惋終夜爲之罷飲
其婦詢知願代義士妻解子許之送至戍所値鄉人
以金贖義士妻還不知其爲解子婦也姚潛爲余言
命余賦詩詩云張羅待黃鵠鸞鳳乃罹咎義士妻遣
戍解子罷飲酒慘愴還家門色驚糟糠婦漿醞寄性
命今何不入口問訊執壺前解子起搖手汝曹婦女
流中懷豈堪語若欲知其繇汝且將壺去漿醞非刀
劍能平不平事汝亟將壺去義士妻遣戍其婦毅然
謂堂堂義士妻此去爲奴婢羞辱儻念之面貌外不
識他人可代伊何人可代伊搔頭惱阿公公也無庸

惱願代者是儂解子得聞之歡喜涕還隨汝曹儂如
此我拜汝曹坐未明肩輿出曉至官衙裏鞲鞍遣戍
人點名及解子銀鐺繫馬上戈挺荷馬前意氣火伴
中寧知路險艱蕭森北林樹黯黮黃河煙蘆葦隱漁
火宿雁雙雙鳴回首睞鄉士夫婦欲何言月落別黃
河日出見戍樓來日關塞外永辭我故夫高情生惻
怛淚下如連珠無端故里客邂逅他鄉陌深悲義士
妻遽解黃金贖仁義感道路見者欣相告誰知有匹
偶天牖全骨肉西風吹歸騎東皋指茅屋解子婦言
旋義士妻免辱團圞臺上鏡皎皎匳中玉解子樂何
如滿引杯中綠

江都池烈女詩和吳賓賢

老莊能壞俗吾嘗哀晉人清談旣卿士風流亦女羣王渾娶鍾氏生子云足慰新婦但一笑惜未配參軍公然對其夫悖禮出戲言爲嫂尙如此未嫁復何論未嫁禮雖寬終難寬一門吾議豈不正旣復嫌其背丈夫能誦讀徃徃大節差得仲與魏微奈人兒弟何豈意江都縣乃見池烈女父兄竟何心征夫亦可許乘龍縱難求暴虎忍輕與女兒非牧馬臨行誰索汝夭夭復灼灼桃花但不語不語如女兒惡風摧折之惡風如嫂可忽然入門來汝婿與戰馬今日同不歸汝叔勝其兄汝可爲其妻兩馬轡一牧婿死兒勿悲心悲口不語依然花在枝

明日姨母至桃花已委地地下見征夫一牧守一騎女死不爲名名今香滿世傳名賴何人張吳有同志吳旣老烈士張猶艱一第關心獨風化可以愧有位

附吳賓賢詩

詩序烈女姓池吳廷堅妻也未嫁廷堅從軍南征戰死其父吳某藉稱里中無賴欲以女婚次子女之父兄懼之屬姨母語女且勸之嫁女不從自縊繩斷者三竟縊死吾友張瑑爲作傳命紀賦詩詩云旌旆擁野風戰馬頓轡嘶壯士志封侯不娶娉婷要娉婷方盛年桃花三月時三月轉盻肅征戰返無期無端夢沙場血汚泣遊魂覺來信已至夢寐竟成眞招魂親

剪紙滂淚濡羅巾剪爲未嫁女葬稱未亡人蝴蝶飛過墻栩栩壽春芳安得久踟躕鬼何隨姨嫂姨嫂是尊長出言何不莊令人亂匹配人生苦牛羊烏棲城郭黑三星橋前明壁上有一燈焰燿人嚴救生小不知路死路行最能永從黃泉伴三結朱絲繩鄰舍聞此變日出走來看從未識女面今日見容顏一枝紅桃花霜雪色尤鮮問女首何飾夫家聘時簪聘時更何物玲瓏雙耳環女意何所觀面向身裹徊巾帶微飄揚如上望夫臺問女住何處草屋女所居草屋有此女此女天下無銜冤不擇水泥滓在明珠商人爭殯塟酹酒多士夫酒酹起黃沙沙場鬼還家還家徒夜遊得妻不得侯始悲設好勇生死滋終憂傳戒後世人愼勿把戈矛

吳氏和賓賢 有序

世多有割股肉療親疾者亦非盡好名也爲人子望其親之生計無復出而後爲之而事亦不令其親得知然君子猶惡之未聞父可以此責望其子也泰州之安豐場有僑商婦吳氏因聞舅病中奚及里中割股兒遂代其夫效行之刀利竟致死余友吳賓賢有哀詩雖心存忠厚而義關垂戒故予和之首各異焉

種藕池塘中年年待蓮子索婦配嬌兒但求主祭祀 解一

田家惡伐樹樹色自然濃將兒代百草智異於神農 解二

病翁老且愚弱男惟一箇長嘆復大羡隣兒孝最大解三
隣兒孝若何割肱療其父意使新婦聞勸埒效此舉解四
竹埒坐燈下向燈自引刀姿顛有神鬼不死拗當高解五
亦不謂無鬼亦不謂無神聽婦一人須將戒千萬人解六
十二晝夜中嗚呼血不止夏病亦不增但哀新婦死解七
新婦誰家女姓吳名曰伍自從于歸來蘋蘩滿筐筥解八
新婦家何方生長安豐埸安豐道學里王氏有祠堂解九
道學去已久風俗今漸醜苛行恐難繩中道庶可守解十
吳野人曰旹色厚氣正論高文最有關係文字
汪叔完曰當與韓昌黎鄆人對並傳

附吳賓賢詩

詩序吳氏名伍安豐埸人嫁曾高高父病篤聞里人

有割肉療親疾者以其事語家人欲高效之也時高亦病婦乃慨然代高引刀割左肱肉刀利切骨血流十二晝夜死見者莫不悲之詩云女蘿施黃檗同煙復共雨枝葉有恐依命迎獨罹苦解一婚姻遵良時鵲銜李花枝人稱新婦好娣姒有光輝解二廚下作羹炙堂上嬰禍災西隣送媒去東隣迎醫來解三飲不宏湯液嚥不甘糜粥鬼伯促人命鬼見急人肉解四大人無弱女亦復無他男肺病肌肉約刲割男何堪解五夜起星辰下刀先在婦手明神跪拜已利鋒肱上走解六啾啾羣鬼泣燈滅風吹低豁揺草木亂門外衛羊斷解七剜身詎從俗忍痛絲代夫寧惜涓涓血十二晝夜流解八得肉舅乃愉代夫婦遂死嗚呼家人哭何人能贖爾解九嫺蘋蘩來看香名傳里中昔爲女蘿絲今爲荊蕙叢解十

辛酉七言古詩

元宵月蝕歌飲閔子天松宅作

閔生能文復愛客每逢佳節必卿觴今夕何夕爲上元楊枝插户傳柑黃燈猶未照杯未舉小兒敲鏡喧街坊長鬚自事何急遽驚說天今乃昧迭與望月明十五如初五此事豈不關災祥移時復報愉欲沒但見羣星闌斕生光芒有客能誦玉川作信有蝦蟆潛齧桂樹旁我聞月輪徑廣八百里不知蝦腹幾許大足復幾許長何

况八萬三千修月户斧各在其手胡不刳碎妖蟆腸憐彼衆星無罪戾枉遭蟣蝨厄謗傷有客獨愛洪容齋博考董秦知其詳謂如風人有比興雖極恐怒夫何妨倡然稱述雖問難尋繹滋味誰能忘文字之飲洵堪樂紅裙那要排作行自古奇奇怪怪無不有彼月而食維其常既有伏羲氏復有女中之媧皇後來繼起者呂雉武曌流災殃一食漢高之愛子一食將既復吐刖仍唐既有周與孔復有楊墨佛老侵吾彌人心被食不自覺毒害首先加三綱孟軻韓愈徒皇皇至今三教同一堂日月之行各有度掩抑太陰憑太陽吾儕且盡杯中物不愁天不還我光明王

腹劍辭和李西涯

腹中劍誰能逃殺人惟寡允朋儕掩袂工讒如鄭袖人之初自謂高上堂褰経嗔相遭書生歸來手內亦有斧揶比宰相爲櫻桃 湘額上有伐櫻桃賦爲李林甫作也

附李西涯原辭

腹中劍中自擲一日不試中怒號排仇結怨身焉逃一夜十徙徒爲勞生無遺憂死餘恨恨不作七十二塚藏山坳

新豐行和李西涯

更敬不知太公意漢皇自相新豐地新豐故豐同市闠太公遊此方開顏枌榆樹上飛鳥還有無誰記芒碭山

擁篲之儀曾未嫺兒爲皇帝身難閑今得逍遥雞犬間

附李西涯詩

長安風土殊不惡太公但念東歸樂漢皇頗有縮地功能使新豐爲故豐城郭不異山川同公不思歸樂關中漢家四海一太公俎上之對何匆匆當時幸不烹若翁

吳門陋巷行和方爾止 有序

爾止作吳門陋巷行代爲姚少師解嘲雖曰解之比嘲之乃實甚然於友與姊未有贊詞余故取而補和焉

吳士但歌吳趨行其詞誇張無足聽吳兒復會歌吳歈靡靡益足傷和平吳門陋巷無人知苟或知之安得獨無歌頌聲豈其賤不如貴枯不如榮鄉里雖親無得而稱噫吁嘻顏淵在陋巷何以著賢名吳趨吳歈且勿喧聽我一歌陋巷生陋巷生王孝子少師到門心不甚汝眼倦看北固山 看北固青眼倦看姚廣孝何也 吾眼倦看金與紫三往無從見一面但聞逆語聲到耳不是故人情太疎和尚汝差矣陋巷中乃有此人出孝從來惟一理書生出言宜不苟聽我再歌陋巷婦婦是和尚姊同氣之親異朋友叩頭向姊揮之走和尚徒能作貴人貴人得似好人否女中顏淵事更難香名永播千載後我亦不知和尚好與醜但於陋巷竊有取誰言陋巷户淺

門復低其深如海高如斗

附方爾止詩

詩序姚少師廣孝撫吳日有故人王賓居陋巷少師三往見之匿不出乃屏騶從徒步造門賓逆語曰和尚差矣和尚差矣又謁其姊姊亦居陋巷揮去之曰世間豈有做和尚不到頭者是好人耶或爲詩以解之詩云姚和尚爾何癡棄沙門官少師高車駟馬還故鄉爾不自愧人苦嗔友與姊見何爲少師口不言捫心則有辭吾雖位三公終不改初衣賜第吾不居賜賚吾不淄賜金累千萬散衆無餘貲栖心古香剎寞然一老毘彼友與姊焉得知

題朱雪鴻所作沛國朱氏傳贊後

我愛陶公命子篇先世功德何參參後來歐蘇作世譜
義兼勸戒非徒然只今名流滿眼底爲文大抵求貲錢
及其立朝復可恥但媚公卿忘祖先或如郭氏認汾陽
或稱華胄拜子孫或呼羅隱爲叔父或豎杜陵血流川
思人如斯亦不怪世謂利者同狂瀾昆山朱生大姓後
喬木鬱葱三百年不附紫陽識獨卓惟恐誣妄成罪愆
始祖但述南坡公洪武初載忠名宣復有廣文曾諫獄
還誇御史能劾奸傳家惟用忠孝字何必三槐庭戶前
墓銘邑志雖堪採惜如石鼓文難全故老宗人所記聞
一一咨詢如史遷家乘國史曾無異譜雖未成心則堅

蘭臺石室爾無分今我相逢增浩嘆正教童蒙習小學
誰識朱生今大賢君不見荊公不取衍讀書區區寘
何足言南坡名守先考任元爲昆山州儒學提舉太祖下江南公率師抗駕殉難太祖嘉其忠賜祭馬鞍山下廣文名旻號希仁正統甲子舉人天順朝上疏諫黜御史名抗號容菴成化乙丑進士憲廟時爲南道監察御史劾吏部郎貢欽招權納賄罷之

辛酉五言律詩

曾錫侯招同杜丁皐柳公韓泛舟秦淮

招尋能不倦勝地屢同遊夏日風雖至秦時水自流琵
琶無頓老紹興周錫王好聽南院頓老琵琶嘗語人曰此威武南巡所遺法曲也見有學集曲
調入京州時聞隣舟唱邊關調莫怪垂楊下珠簾怕上鉤
鍾山方對面野老忽沉吟紫氣開從昔霜毛看自今南
朝詩懶擬北海酒須斟歸路有明月誰愁坐夜深

哭季希韓

頻年懷故舊一面在長安名向金臺大家如易水寒弦
歌將欲聽希韓以拔貢肄教習滿洲子弟三年應授縣職劍鋏免長彈有志竟
無命求官翻得棺

二

魚笋尋常有榮華望白頭愁烏仍遶屋白馬忽臨丘園
少板輿出井無車轄投妻京誰忍見況乃舊交游

三

緇衣傳鄭國樂府唱劉生未見長貧者能居好事名揮
金原憲室縱博廣陵城困頓雖時有財奴爾所輕

四

鬼物人間滿相遭亦偶然阮瞻懸半夜傾劭果三年禍
爾今何遽希韓飲一友人家醉歸入門遇一鬼與相搏久之以語其妻妻懼希韓曰吾已勝之矣汝何懼爲夜半忽墜牀下卒交吾昔最賢不堪聞怪事恰在酒壚邊

訪周丁佩留飲霜英堂同徐松之作

橋邊竹欵處籬下菊開初舊雨多年別中山滿甕儲雙
鬟徐積耳丁佩耳聾昔七十七歲特註伯陽書注參同契將成更是黃公
壚從來不忍疏

米堆山懷薛公同徐松之作

米堆山爲鄧尉山左岡突然高聳如米聚之狀國變時毘陵薛公家寀避跡於此因更名米號堆山

忽憶逃名者堆山卧米堆性如南向鳥寒似北枝梅鄧尉

山多梅雲影過湖去鐘聲出寺來遊人紛眼底誰識我心
哀

附徐松之詩

引勝寒雲裏微心向碧阿山中霜瘕少春日蕨薇多
謝朓傷臨望秦人隱薜蘿東風懷洞口逐水羨漁簑

與徐松之過休休菴留題

菴爲圓覺寺舊址又名普光禪院元至正十一年蒙山和尚建在吳縣治西北申文定公時行致仕後常遊憩於此復增建樓閣因改今名

元老歸林日詩僧每杖藜江湖懷魏闕古寺換今題處
士頭空白良朋手可携所慙殊表聖終歲只栖栖

過清嘉坊訪王大席司教吳縣

昔說客居癖今看官賃齋一氊憑未有三畏自堪懷尹和靖嘗請虎丘題所居曰三畏堂後人因之改創書院以教授吳之後秀携得茅山鶴大席句容人聊依市上愧清嘉坊裏路驚認堂階

贈王大席

久識圭璋器無慙儒者宗分羊惟取瘦坐席不嫌重寺
有點頭石山名卓筆峰在天平山談經宜此邑路上滿章縫

二

先生性瀟灑官冷不曾言愛話三層閣閒尋甪里村洞庭山漁樵憑問字賓客荷閒樹況遇絃歌宰諸同司業敦

紅橋客舍酬徐松之見贈詩

飄零一黃髮南北兩紅橋江都亦有紅橋王貽上司理揚州時有紅橋唱和詞叩
户惟詩老揮金少醉樵張詩庵有醉樵歌事見列朝詩選霜盈樓上瓦
泥滑雨中梔玉趾來何數聯吟興最饒

附徐松之詩

迤邐紅橋路昂藏白鼻騧名成宜草莽才大亞京華
曉雪從簷積寒風入户斜冥鴻如復見誰是伯通家

寄懷王詒上祭酒

故人如海鳥短翮曠追隨一自青門別愁看白日馳池
邊傳獻賦殿上待賡詩學省秋風至能無桂樹思沈約爲國子祭酒有學省愁臥詩云山中有桂樹歲暮可言歸

寄懷汪叔定

對學鳴珂里過從結駟門因成陸機賦許把孔融樽此

樂長堪憶吾衰豈久存自知難比並東氾與西崑

辛酉七言律詩

元夕飲閔子天宅分韻得移字

老逢佳節懶難爲更向招尋有故知柑子真同安定釀
蝦蟆早避玉川詩是夕月蝕歡於鼓吏曾撾處魏武帝正月卞試鼓禰衡揚枹作漁陽摻飲到崑崙已奪時歸時已三更矣狄青夜破崑崙關時方三鼓穠
李落梅憑户外笑渠何物使情移

題仙舟圖次黃仙裳韻有序

田綸霞提學海陵較試畢將發江都訪予寺寓見惠
炭貲且云於舟中設酒相待有新撰數百首願炳刪
定會予有他往不果赴後有客爲予言綸霞是夜停

舟中路遣使者馬上燃炬來迎不見使歸白然後與他客飲予聞而感之方欲有作奉訓適黃仙裳亦以追送不及作仙舟圖題詩紀其事屬余和之率爾次韻不復凝思

雪中東野直身時那羨東宮賚孝威劉孝威有謝東宮賚炭啓駿馬空羣嘶易急所按上蕭於道勞將而賚者仙舟挂席望難幾工吟每聰搜狐穴唐末裔子騶能詩嘗用辟事時人謂之狐穴詩人設酒偏思傍釣磯聞說月明曾緊纜蹴躝不見芰荷衣

哭顧斯濬

麈尾爭傳把玩頻用王濛事竹林雖與笑言親撫棺此日惟良友入席從來少雜賓一瘦豈堪同野鶴千家曾免作

枯鱗己未歲斯濬約同鎮諸人出粟賑飢所全活甚衆草堂依舊江雲過不見堂中獨坐人斯濬有春江草堂獨坐有寫圖終日長吟對酒尊平生取樂在田園傳經心事問吾黨射策功名讓弟昆閒錫雖然長得見韓昌黎答李師錫書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見元賓莊周畢竟與誰言淮南子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衰年倍有傷神處落落晨星幾箇存

再至金陵訪周雪客留飲

不到金陵又七年白頭落拓故人前昔年昨日師弘景倚馬常時愧謫仙竹葉價高名勝地櫻桃色重暮春天相逢便荷綢繆劇笑說囊中恰有錢

仙山咫尺蹤三載客似飢烏未有巢不怪少年欺老醜惟憐名士重貧交修成廣志供閒話雪客舊京新志新成著得奇書許借抄更對吳均詩興好吳介茲在坐鷄聲今夜任嘐嘐

贈金長真觀察

再到先疇祭戰雄門庭不改舊漁翁難兄難弟雲霄上江北江南雨露中滿路狂歌因解網多年汎愛及雕蟲鍾山引領平山近何幸追隨兩處同

爲吳介茲題飾霞閣

閣外青溪接短垣窗前指點舊東園鍾譚楊顧都如夢鄒滿字處士讀書節霞閣中所與唱和爲詩者有鍾伯敬譚友夏楊龍友顧與治雪月風花尚到門書入新居成滿載介茲藏書曾借想老堂側周司農贈以詩有云最憐風雨後家鉀板得殘書不滿車今來見所嘯書車不勝載矣交多厚祿免空樽爭墩不是

先生事只似徐渭住後村劉後村得徐先生草堂遺址作上梁文有云地袤南上謝爭欣卜先貧門外釣磯今歸氏先生只須作徐渭介甚不收鄒隱君閣名事正相類

寄賀芳與公親家改補侍御

久怪棲遲郎署中每時談笑坐生風殿前昨日方冠豸道上何人不避驄御史聲名繼李侍將東故事有君公喜有出處都無愧不與王陽貢禹同

題李匡侯大參詩後

晝永臨窗愛紗綠午寒入夜怯燈紅好詩讀罷身如壯殘燭銷時卷欲終仙鶴鳴皋宜峻刃海鯨吹浪避剛風老錢牧齋任意喚高棟閣派如今大不同

耆舊凋零異昔年僧房慣坐亦因禪柴桑也到虎溪上

駿馬同晉支道前酒太醇醲何足取詩僥感慨自堪傳山翁亦有傷心處不在孫陵許蔡邊(巨侯傳家居金陵冬勘留中古之作)

過方爾止故居

桃葉青溪勝地遊翁山詩老住多年門人得似侯芭少寡婦能同德曜賢小閣藏書今在否頹墻畫竹尚依然我來獨立高槐下滿眼凄凉一釣船

登鍾阜有懷陳同甫

鍾阜金陵形勝地環城側畔勢崔嵬紛更六姓誰雄略經理南方幾異才古蹟難尋僧借問斜陽易促鳥飛回可憐落魄如陳亮獨自登高四望來(陳同甫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言嘗疑書冊不足憑故嘗一到京口建鄴登高四望深識天地設險之意而古今之論未爲盡也)

訪池州太守喻武功有贈(名成龍)

風流太守有詩名政簡民淳訟自清六邑易添新戶口千人難和舊歌聲久知下榻因徐孺誰復升堂似賈生笑我衰殘如老驥忽隨庭鶴上階行

贈江寧太守陳孟泉(名龍巖)

江南山水金陵最天下安危太守先久識孟舒眞長者新看余佛勝神仙(時晴雨立應故引余宗龍事)陽春有脚三農喜忠孝存心一郡傳何處最難忘祖父下車徒步孝陵前(孟泉到郡初日答客拜經過孝陵輒步行吏白本朝無此例孟泉曰吾祖父皆身食前朝恩澤人何忘祖父耶)

贈朱爾三別駕(名雯)

官居玉樹曾歌地人似金門大隱仙白粲萬般楊柳外清吟一篋鳳凰邊(金陵鳳凰臺)佩刀郡得王祥重史筆誰如繫獻賢正殿今方勤顧問高才豈只佐承宣

送蔡龍文赴國子監學正任蔡向懷王詔上祭酒

東庠西序五雲邊此去身爲儒者先袞袞日懇當省地青青兒賦子衿篇四門功教應無忝三禮傳家已有年韓愈如今還祭酒聞知寂寞異從前

訪蘇州陳太守有贈

紫馬朱輪對畫旗才於劇郡獨相宜下傳部牌能爲父不待任棠自抱兒橘熟山中秋色早(洞庭多橘)稻香湖畔海風遲萍蹤偶作吳門客輒想君家下榻時

城中綠竹夜連晨郭外湖山淨少塵俗美猶能懷泰伯客多應懶比春申(春申君廟在子城西南)緣慾雞鴨誰思闘(吳王養雞於雞陂鴨於鴨城養闘鴨爲闘鴨欄)會照田蠶不慮貧(吳俗除夜燃高炬於田間謂之照田蠶)重過遨頭來陝右(東坡詩太守爲遨頭)只白公曾是渭南人

聞黃九烟自投水死哀且異之賦二詩記其事

先生久矣厭塵寰自恨龍髯不早攀三遇麻姑對東海一心精衛向西山鮑焦只作偷奴視謝緒應居伯仲間(謝緒自投苕水死余有金龍四大王廟詩事見詩注)行客招魂魂不返玉皇恩召侍仙班

老居村塾慣安貧長夜漫漫苦不晨戎服那須如老子

楚辭終是愛靈均眼見麒麟甞作脯心傷桂樹伐爲薪
便宜揀得澄潭死絶勝風流捉月人

贈周子佩處士

當時節義滿吳門耆舊而今幾個存對爾一身如魯殿
憐余終日繡平原晝帷老子經難省婦政龎公齒並尊
余訪時適遇大人壽宴侍立恭頭都可敬衣冠亦不異桃源

訪周子潔處士偕往金陵作此寄簡

桐溪橋頗勝皐橋此有雙松並後凋謂子佩子潔兄弟一代忠
臣存敝宅忠臣謂司勳公參洲先生諡忠介多年節士守空瓢春遊怕見
五人墓夜話愁聞天榜朝忽去鍾山山色裏哀吟愼勿
駭漁樵

贈姚彥昭孝廉司教長洲

君家易識復難忘記入龍眠對雁行客座樽淺如北海
公車裝省似東方論才今並鹽梅味知命翻憐苜蓿香
何以裁成諸弟子吳中不少狀元坊

再贈姚彥昭次游劉蘭韻四首

師儒任重古來傳不羨瀛洲伴列僊士習嚴於防外患
人才急似解民懸孝廉夙頗饒詩興司業今誰乞去聲酒
錢開道門墻桃李滿半塘還繫買花船
家家絃誦比山東一變當年俠士風茂苑禽聲吟社滿
吳宮月色泮池同應知自此經師重定悔從前樂語工鄭浩爲潁昌教授范純仁爲守命撰樂語浩辭不爲純仁曰翰林學士亦作此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謝
門下何如虎丘石點頭猶解向生公
官閣每日對芹池頗勝槐陰舊作師執政何須怕鄉校[illegible]閒鄭人游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
諸生大抵愛文辭能嫌鄭老醉歸早
肯學邊韶眠起遲夜夜長洲絃管鬧從今名教賴維持
潔嘉香爐貯活灰慈頭僮僕伐條枚無氈鄭坐客常滿
有雪程門夜亦開夢吟春草渾如謝官北鮎魚不異梅
豈獨爲人多古趣文章更愛出新裁

附游劉蘭送姚彥昭赴長洲教任原韻

三吳名勝藝林傳畫鶴看君去似僊地是昔年遊屐
徧書從廿載國門懸藏經席應分坐嘉定獻及今張燈
文章並選錢蘇州張如三最喜到時多舊雨黃鸝聲裏上
歌船

烏衣才子嘆江東扇篳曾推大國風韋杜城南家學
舊機雲洛下勝遊同憑人問字胸何窄對客成詩調
更工不信州年號耆宿舉比猶坐黑頭公
白援登孤入鳳池才名一旦滿京師石經太學中郎
字碑版遐方幼婦辭冀北千群借廏計日邀五色奏
偏遲應須收盡東南美衣鉢歐蘇賴總持
茂苑丹鉛幾刦灰新開時並領鄒枚才人合受高賢
鑄詞壇還同講席開坐徧虎丘涼夜月題殘玄墓雪
中梅試揆齊滸謂舊吳邑博復齋先生行吟處或恐名山有逸
裁

酬贈余濟心次來韻

南山有路未歸來　自愧長如托鉢人　幸免史中譏鋏蟫　重逢天上石麒麟　每愁左右能抽簪 王儉因隷事命左右抽何憲之簪 却喚兒童爲正巾 杜詩呼兒正烏巾 好學袁曹皆老矣　相看暫劇忽酸辛

姓名多日畏游揚　麋鹿何年共一岡　宅舍既然依甫里 濟心今家於吳中 災祥不必問京房 己未五月京師地大震庚申妖星長十丈許自西北起指東南或云是蚩尤旗以四月見至八月方滅 芙蓉出水明初日　秋菊當籬耐早霜　才品幾人能不愧　輕肥且讓少年郎

附余濟心見贈原韻

雷塘寓客本西秦　白首松筠老舍人　詞賦有時逢狗

監　功名無意畫麒麟　秋風渭水吹蘆管　夜雨巴山漉葛巾　幾度叩門難會面　也須相見話艱辛

畢磨椎上久飛揚　何事驅車返蜀岡　李廣不封嗔醉尉　嚴陵垂釣薄君房　南塘移樹應迴雪　東閣留花只待霜　氣韻沉雄推老將　相逢顧曲有周郎 時與雪客共作姑蘇懷古詩

贈丁方伯泰巖

東南歲歲困輸征　久列藩垣任不輕　方伯自堪居四岳　諸司誰敢借常平　關中浪説蕭丞相　河北難誇李士衡　七郡一州今重地 所蒞江寧蘇松常鎮淮揚七郡徐州一州 聚頭當見福星明

溉堂後集卷之四

焦穫孫枝蔚豹人著

辛酉七言絶句

八極上人六十

甲子平頭萬事空　惟言飲酒有奇功　退之能識靈師否　會得眞如是醉中 韓昌黎送靈師詩飲酒盡百杯嘲謔思逾鮮

繩牀坐到白頭時　勝友何如遠法師　答道無心覓顏謝　自家家裏總能詩 謂令弟叔定季角

送黃俞邰再膺薦入修明史

記送麻衣返舊都　曾令宰相動嗟吁　徵車再上三年後　把酒含淒聽孝烏

資格相沿已累朝　如今薦士用科條　劉田貢禹全無慮　大吏都知重野樵

眯眼塵高北去程　安車何似馬蹄輕　難忘舉主久相待　潘朱 次耕錫鬯 同日侍經筵　肯使姜黃 西溟俞邰 久在田　書目進呈難更緩　好文天子正英年

山中亦得作傭人　滿屋堆書架少塵　或擬馬班君一笑　班依權勢馬羞貧

筆削誰能儆勸懲　每談遺事恨塡膺　王生不錄文丞相　野史從來未可憑 周石初集鄴人有王炎登者濫名忝宋季士流著江南野史不錄文丞相以呂文煥賣降爲不得已

雲霄一鶚眼中飛早爲前朝定是非謀國須知邊備重
江陵相業古來稀
史到宋元眞可廢黨分牛李最堪憂臨岐無限丁寧意
韓愈應難怪柳州

題姜勉中思嗜軒

白首相逢桃葉津詩才酒態懶重陳只看思嗜軒名好
不愧潑衣社裏人
從[illegible]飲食亦區區更是門庭不可汚向乃生歆眞恨事
建[illegible]雖遂到未云迂
拚死攖鱗血濺袞老思君父淚淋浪乃翁所嗜非羊棗
橄欖從今忍更嚐

讀元處士周霆震石初集有感

淸節先生至正中變時頗與杜陵同垂年應舉還多事
淳祐遺民是乃翁石初文復濟生於宋淳祐已酉
老眼愁看殺氣侵雄藩滅後寇如林酣歌不分全參政
匹馬須償一百金集中紀參政全子仁事不一而足有云參政軍令喪馬一匹償白金一百所是者不戢之馬也
豹虎縱橫麟鳳稀老人詩能淚長揮可憐國脈危如綫
肯聽忠言戴布衣詳戴氏濟美志
埋冤樹下怕經過白髮丹心奈若何古往今來如一日
諸君詩讀宿州歌宿州歌序云知州康能在位十二載遂近歸心因不納拜見之禮責以軍前供給知州既行宿州遂陷

送獨任和尚北遊

石室茆茨得趣多師今遠去意如何學人老向禪牀坐
只似將磚石上磨用懷讓禪師事
一瓶一鉢出江城到處天邊有月明遇着獄神能乞戒
不愁山路險難行用元珪禪師事
名門利路正喧囂問道何人似李翺李翺問惟儼禪師如何是道師曰雲在天水在瓶
驗取無塵明鏡子軟紅十丈任蕭蕭
芥僧滿路着黃衫出口焉知聖與凡但有靈山如鷲嶺
何妨文暢此開函

與笠居和尚坐朱阜公叅淮鶴亭閒話竟日有贈

老來無計守鷄窠且喜論交白社多細與頭陀碑作註

何如竟日對頭陀
方外交情絕世情十年相契一朱生那知血性眞男子
却守茅菴折脚鐺
坐有禪師即道場書生自笑只顛狂東林酒與東坡肉
冷眼相看總不妨
朱生憤悶獨何爲我已心空軟語時不待修羅藏藕孔
金仙忍辱本吾師阜公側以訟事留滯江亭

經龍江亭故址

鳳輦龍袍亭上來中原戰士凱歌同賦詩得賀徐丞相
當日儒臣亦幸哉洪武初大將軍徐丞相平定中原班師還朝　太祖御龍江亭命儒臣賦詩迎之

雨花臺

臺邊杖策訪僧寮景物淸秋未寂寥此地當年來九术
江山猶自屬南朝

自池州歸抵儀眞別江船二絶

三老開船慣禱神廝儒乞食不由身今朝出得千重浪
始脉遨遊仕路人宋序歲仕詩千重浪裏隨流出百尺竿頭試驗回
自怪栖栖二十年江湖深處少詩篇何時得作騎牛客
拚不教兒上釣船

詠吳中古蹟和王仲光高士

孫武廟

遺廟千秋並子胥無人不羨立功初不催師進惡師退

我獨因君想闔閭

附王仲光詩

詩序盤門子胥廟舊稱伍孫雙廟或指孫爲孫堅子
胥武子並事闔閭其並廟宜也或言神孫武烈是孫
堅謚或言神稱昌武大王不知是何武孫名武其是
耶詩云始破楚時謀入郢民勞能退待他時因知良
將行師處先在憐人善撫綏

孫武墓

善戰將軍卧古丘著書遺害幾時休十三篇尚嫌多事
八十餘篇忍更搜

附王仲光詩

詩序城北平門西北二里詩云行兵無敵顯當年有
墓於今是野田八十餘篇書在晉流傳惟見十三篇

梧桐園

宮闕衆樹讓梧淸園在吳宮可惜曾無彩鳳鳴已是催愁因
落葉何堪入夢復横生夫差夢前園梧桐横生公孫聖占之曰梧心空不爲用但爲盲僮與死人俱葬也

附王仲光詩

詩序故吳宮吳王夫差園一名琴川古語云梧宮秋
吳王愁詩云七月交秋未變秋輕輕一葉下枝頭君
王不在當時悟直到凋殘後始愁

石鼓

山神亂世少神靈萬古何曾久太平此地戰船曾歷下
可憐石鼓總無聲

附王仲光詩

詩序石城山西靈巖山也舊記石鼓鳴卽兵興詩云
那是岐周有篆銘雨淋青處土花生山靈休道音聲
起零落吳儂厭見兵

吳女墳

隱語從來少解人何難痛哭諫君親屬鏤賜與忠臣曰
兒女誰能不愛身

附王仲光詩

詩序闔門山塘南一說王食蒸魚餘與女女怒死一

說女欲嫁韓重王不從女怨死死後墳上女作歌樂
圃公釋女歌曰南山有烏喻越也北山張羅喻制越
非所也烏既高飛幻踐强也羅將奈何難制越也志
欲從君讒言孔多謂欲從父命奈其聽讒言而忿忠
言也此詩殆女生時賦也韓重之怨蒸魚之怒非也
按太子友憂王疎子胥信伯嚭不防越乃伐齊作隱
語諫女盜憂作歌諫樂圃所釋信然也女死非怨怒
其憂耶詩云眼看家國把僵郷無奈芳年病損身歌
裏分明人聽誤苦猜儂意是懷春

閶丘坊

守令循良未易求東坡相對話黃州如今萬户貧如洗

誰識閶丘勝虎丘

附王仲光詩

詩序張馬步橋東閶丘孝終公顯家焉公顯守黃州
與蘇文忠公甚親密詩云東坡當日在黃州愛覓清
閒去處遊不到虎丘泉石上便來坊裏謁閶丘

天平山

太行上黨吾曾到今見天平矮可憐何似范公能睦族
聲名不愧永流傳今人妄立名字過相推許稍知詩則擬之李杜略能文則稱爲班馬皆天平山之類也虛名其可惜乎作此詩不惟戒人亦以自勉也

附王仲光詩

詩序吳縣文正公忠宣公皆至焉詩云山頭隱隱在
青雲雲裏松聲遠近聞來省族人山下宿宋朝賢相

范家孫

白石山

閱耕古蹟泊舟頻白石山前愁煞人開口如今多忌諱
誰還說着顏元新

附王仲光詩

詩序滸墅北宋末顏五二山前民家子爲宋起兵拒
朔方軍結壘望亭塢故溪上拒之詩云山前民有顏
元新來與南朝拒北人戰敗不降兵散萬一齊投在

太湖濱

孫老橋

孫老橋邊孫老過閑思往事笑聲多鐘鳴漏盡不歸去
欲立賢名奈爾何

附王仲光詩

詩序吉利橋西唐白頭橋白樂天爲之天聖初孫冕
修之樂圃云孫公治蘇人畏愛故名詩云白傅經營
年紀衰蕭蕭白髮滿頭絲孫公領郡來修葺又在衰
年白髮時

伯通墩

古塚無隣草亦衰奉卿魂魄復依誰遠方賢士長流涕
傭保如今不可爲

附王仲光詩

詩序胥門西阜伯通墓也世傳伯通字泰卿詩云獨
識梁鴻與孟光生時人已不尋常城西墳上皆荊棘
名字流芳却未荒

孫王墓

決計迎鑾獨恐遲袁曹兵馬任相持中原正恨生荊棘
荊棘傷身却不知

附王仲光詩

詩序盤門外三里孫策也曹操與袁紹相持策欲往
許昌迎獻帝爲許客刺殺此焉詩云千里爭衡最少
年馬驕風疾喜行前正當許下迎天子玉樹生埋在
九泉

陸績墓

忠臣孝子死猶生陸墓千秋過者驚若皆顏淵同短命
誰誇考叔獨留羹

附王仲光詩

詩序閶門外吳地記在門外太伯廟西績幼謁袁術
懷橘遺母長事孫權直道見憚在軍旅著述不暇預
知亡日年三十二而終詩云寥落孤墳荒草淺一回
行過一沉吟邊頭有土須栽橘表見當年念母心

放鶴亭

亭上看山霽色新出籠仙鳥長精神縱然放後無歸日
駮馬猶堪伴道人

附王仲光詩

詩序支硎山支遁放鶴處詩云生身高潔是仙才可
使樊籠褁而來人在夕陽關畔望肯從塵外再飛回

角頭

角頭近在洞庭山欲往臨湖又復還我是桑人歸未得
愧君約伴入商顏

附王仲光詩

詩序洞庭山又名祿里村四皓角里先生家焉詩云
先生未出去安劉入世那知在此遊西望商山行路
遠白雲來往自悠悠

顧景繁山居

更是蘓詩未易箋放翁言語最堪傳心知顧註殊他本
閉户曾經五十年（放翁施司諫注東坡詩序云司諫公以絕識博學名天下且用工深歷歲久又助之以顧君景蕃之該洽則於東坡之意蓋幾可以無憾矣）

附王仲光詩

詩序光福山景繁名蕃詩云五十餘年不出山柴扉
無客晝常關因脚去註東坡集名姓而今在世間

周將軍巷

古巷猶存人已遐當時出入馬蕭蕭少年志氣今誰比
只羨樓中有小喬

附王仲光詩

詩序醋坊橋東周瑜家焉有遺井宋周虎太尉亦家

焉俗名九曲橋墻巷詩云將軍江上破曹公鞭馬回
時滿巷中羽扇綸巾談笑處梭臺日日有東風

苦酒城

欲藏濃醞恣歡情那復愁聲雜竹聲苦酒城偏傾不得
西施枉自號傾城

附王仲光詩

詩序越來溪魚城西南吳王築以釀酒俗呼苦酒城
詩云只怕酒漿歡似少那思版築害民多爲城恣釀
人呼苦伍子胥知沒奈何

梁伯鸞井

水火家家雖至足無求誰學古人迂井今湮塞名還在

德曜曾來轉轆轤

附王仲光詩

詩序皐橋李紳詩故園秋月無家照舊井寒泉見底
清蓋井在唐時猶可訪也詩云不乘人熱來炊飯肯
倩隣家去汲泉有井從開清見底草中埋沒已千年

張翰墓

墳前拜罷一欷歔恰値秋風到樹初欲哭精魂來祭奠
只消杯酒與鱸魚

附王仲光詩

詩序横山東五里吳四姓朱張顧陸子房七世孫名
睦字遐公東漢蜀郡太守始居吳吳張氏如翰諸才
彥皆遐公之後也翰知天下紛紛多事歸鄉又言有
身後名不如卽時酒詩云洛陽城裏秋風起天下紛
紛事暗多歸去不將身向酒虛名身後是如何

拜郊臺

横山東北有郊臺伯始稱王自取咍晉使董褐復命曰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上帝無言憑僭亂諸侯誰肯向東來也

附王仲光詩

詩序横山東北十道志横山四面皆横一名踞湖一
名五鳥詩云公公三讓辭天下孫子緣何却僭王淫
祀從來安有福未幾遭遇越兵亡

越來溪

獻龍柵楣吳有臺忽傳溪水引兵來不知此路何時熟
笑說今來第二回越獻柵楣於吳因開此溪是越來之始也岡正道詠越來溪詩云翠湖山崔嵬來越溪滑澗美娃獻國色柵楣輸梓材遠牆敝越貢一一從此來經行路已熟禍作知有胎兕甲忽夜涉桴鼓喧如雷至今風雨夕溪聲尚餘哀詩意以爲越來此亦已多回又不止第二回也

附王仲光詩

詩序石湖東北史記正義越開此來吳詩云吳人地
而越人開岸上誰將柳樹栽春水綠波三二月畫船
今是賽神回

稚兒塔

童子身亡口不聞商人聽處半塘灣如何未得生天去
一塔空留在世間

附王仲光詩

詩序半塘兒爲竺道生童子誦法華經死葬此晉義熙中商人謝本夜泊聞經聲但見墓處蓮花青色言於官詣建塔宋紹興中修塔塔中經聲又復夜聞焉

詩云芝草能生古樹根蓮花宜出葬人墳塔燈明處風鈴息清夜經聲難再聞

百口橋

骨肉團圞豈易求驚心最是此橋頭誰知歌舞風流地也似山東與潞州王彥輔麈史潞州有一農夫五世同居太宗討并州過其舍召其長訊之曰若何道而至此其長對曰臣無他惟忍耳太宗以爲然此與張公藝事頗相類余謂徒忍恐尚未能至此必也先之以勤儉乎勤則無他累儉則有餘財使其家不幸而富貴雙全淳朴易失一人稍奢衆人慕之此必敗

之勢也故曰吳中之五世同居難於山東潞州也訓爲東漢時人其時吳俗必尚敦朴理固然耳

附王仲光詩

詩序婁門西東漢顧訓五世百口同爨會集行酒子孫二歲以上皆知位次不虧禮數文名試飲橋詩云

百口橋邊春日斜舊時開徧紫荊花山東人說張公藝此是中吳顧訓家

光盪巷

尋師一飯自堪誇不忘蒙師話更嘉若道光榮因相國貴人多類碧雲騢魏泰道輔自號臨漢隱君著有一書譏訐巨公偉人闕失如范仲淹文彥博劉沆皆在所不免目曰碧雲騢蓋首發明命名之意曰碧雲騢者厩馬也莊憲太后臨朝以賜荊王王惡其旋毛太后知之曰旋毛能害人耶吾不信留以備上閑逸爲御馬第一以其吻肉色碧如霞片故號之世以旋毛爲醜此以旋毛爲貴雖貴矣病可去乎噫吁哉書成嫁其名曰都官員外郎梅堯臣撰書雖可焚然後世貴人其爲碧雲騢者蓋不少矣予不過偶然借用之耳

附王仲光詩

詩序黃牛坊橋南郁先生巳巷中丁晉公幼從讀書持節時來拜之死爲治喪葬祭焉廣陵王文子節度推官丁陳范謝四長者丁守節晉公叫祖也詩云

晉公來拜幼時師師死還來厚葬之名望已高官又大不忘鄉曲舊相隨

題姚彥昭小像圖中圓孔方袍坐於石上手執玉如意旁有書卷滿几

文章如虎氣如虹心事無窮獨坐中偶爾科頭何足異斯皆露頂對王公

風塵幾度坐公車忍着方袍意灑如說與後人休誤認袈頭不是佛家書

兀坐終朝客不來牙籤錦軸淨無埃玉雕如意金陵物合伴先生博雅才胡綜別傳時有掘地得銅匣長二尺七寸開之得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蟠螭等形時人莫知其孫吳大帝以綜多識乃問之綜答云昔秦始皇東遊以金陵有王者氣乃瘞諸山岡處埋寶物以當之此抑是乎

鷄陂在婁門外吳王養鷄城也以下和高季廸八首

鷄陂築就日嬉遊只想爲歡到白頭自顧何如鷄善鬭請成七返淚雙流吳王請成於越凡七反越王不聽復伐吳

附高季廸詩

吳妃不解報朝盈空餐鳴鷄滿別城畢竟餘杭西走

日五更誰唱出關聲

烏鵲橋 在長洲縣治東古有烏鵲館故名

烏鵲橋今存茂苑黃姑廟却在崑山 黃姑即牽牛星即河鼓祀也父老言其精嘗降於此因祀之 可憐人世非天上也復盈盈一水間

附高季廸詩

烏鵲何飛月自明恨逈銀漢水盈盈夜來橋上吳娃
過只道天邊織女行

錦帆涇 在城內即濠也世言吳王於此錦帆以遊

闔閭城下水潆洄柳外樓船日日來莫道風流渠占盡
江都亦有錦帆開

附高季廸詩

水遶荒城柳半枯錦帆去後故宮蕪窮奢畢竟輸漁
父長保秋風一幅蒲

銷夏灣 在太湖吳王避暑處也

柳灣風至水微波宮女齊嫌紈扇多只恨銷兵無計策
越人揮汗亦操戈

附高季廸詩

凉生白苧水雲空湖上曾開避暑宮清簟疎簾人去
後漁翁占盡柳陰風

吳王井 在靈巖山

山深寺遠杖須扶國破人亡井不枯誰道夫差無好處
感恩今有衆僧徒

附高季廸詩

曾聞鑑影照宮娃玉手牽絲帶露華今日空山僧自
汲一瓶寒供佛前花

楓橋

依舊鐘聲夜半過誰如張繼許吟哦老夫獨少詩中畫
始覺生平怨憤多 唐人每喜作景語如張繼楓橋詩尤爲高手蓄平李偉休予慮謂予詩長於敘事言情惜寫景語尚少予嘗心是其言而不能用也然而痛者不擇音而號悧辭者不擇地而眠予方自恨寫情與事有所不能盡遠不及老杜百分之一又安加詩中何者爲景少於情何者爲情不如景乎當予德見敎時適過他客至惜未聆其說後送別歸江都至今未有以奉復也 附記於此

附高季廸詩

畫橋三百映江城詩裏楓橋獨有名幾度經過憶張

繼烏啼月落又鐘聲

女墳湖 在吳縣西北闔閭葬女處

闔閭兒女總風流難引湖波爲洗羞女但亡身兒破國
湖邊羸得有荒丘 高季廸周正道吳中古蹟詩俱云是闔閭之女因悅童子韓重不得而死王舞白鶴於市送之今閶門外有吳女墳鶴舞橋高與周又別有墻姬葬詩注云墻姬夫差女也按此則女之死非禮可爲吳中之羞何以其墳尚存至今耶王仲光本墜闔之辭謂歌南山有烏者乃弋羞女歌亦不爲韓實竹其說近之以事涉恠忽余故兩存而兼和之

附高季廸詩

月映孤墳近水頭芙蓉遥似綺羅秋煙波千古愁難
盡因帶韓生別淚流

綽墩 在崑山縣西相傳唐天寶優人黃幡綽墓也

至尊心事爾能猜羯鼓聲中盛怒回今日更無親故別
如何一去不曾來羯鼓錄黃番綽亦知音上常使人召之不即至上怒絡繹遣使尋捕之既至及殿側聞上理鼓止謁者不令一報俄頃上又問內侍官奴來未綽又止之曲罷後奏一曲纔三數十聲綽卽走入上問何處去來綽曰有親故遠適送至郊外上頷之鼓畢上謂曰賴稍遲我向來怒時至必撾焉

附高季廸詩

淳于曾解救齊城優孟還能念楚卿嗟爾只教天子
笑不言癡在祿兒兵

題吳旭生小像圖中秋葉初齊童子牧牛柳陰之下主人科頭跣足坐而觀之

柳樹陰濃秋葉新犢鳴牧唱攄怡神不行朝市無拘束
閒煞科頭跣足人
毎到花時杯更寬扶風豪士久同看從茲客至應相訝

綠柳陰邊黑牡丹唐末劉訓指水牛爲黑牡丹
鼓腹田間一事無爲農此日勝爲儒老夫心內長多悔
似爲晁家考牧圖東坡書晁說之考牧圖詩有云悔不長作多牛翁

壬戌五言古詩

正月六日出門作

我友昨寄書謂劉超宗招我殘冬出乞食家門前爨煙恐易
絕千里一帆耳況復多親識因循倏改歲始別鳴琴室
大兒不解事隣家借曆日未聞救水火而可追其吉此
急寧復殊汝計毋乃失出城何所見隣舟已先發醵醵
賀節人道旁走何疾
送我門前犬逐我江上柳伴我僮中書相從到江右依
人懶彈鋏止飲停擊缶持此共及門鑽摩託不朽獨坐
還一笑此願知誰否道德與紛華交戰昔賢有幾閑王
謝門兼絡馬鄭後去去且去去舉家望升斗欲問歸來
日塘邊看紅藕

行舟十詠

舟

鯨波不知恐鬼彭同翱翔勞頓謝車馬吝納勝倉箱既
嘆工匠能亦感星士良錫爾以福命俾爾壽且康曾聞之星家云凡造舟及舟入水亦如人降生時皆有八字

檣

木身高且直挺立如君子賈自豫章城舟師劇歡喜當

頭燕雀鳴望影蛟龍徙愉工應愧汝暫眠每易起舟過橋則眠其檣

帆

幽村水中蒲香閣機上布織成挂高竿川犇忽有功重
因海雨過欹覺山風怒酒家望行人何用如飛去

篷

既以舟爲家聊將竹作篷頭上風雨來身如瓦屋中凡
物取適用雖賤與貴同此時馬上客豈如篷下翁

櫓

推挽朝至夕黽勉江復河搖搖如客心辛苦奈爾何辛
苦焉敢辭所願微風波爲君徐出聲咿啞和吳歌

柁

入把須長年善捩頼神手欲南誰敢北欲左斷難右所
向惟所命胡獨居其後形如魚有尾功勝鷁爲首

篙

大竿長數丈小竿八九尺潤行沾泥水勁能觸山石岸
上誰氏剮鵑偷翠玉色何似就船頭與人常出力

槳

西山日將下東流風乍息桂棹齊在手忽如張兩翼天
雖設天險人自恃人力拍拍方有聲渺渺豈無極

縴

利涉使舟楫逆風怒煞人云有百丈牽能通五湖津昔

種麻與竹所稲在農民今爲繩與纜乃惟行旅親

纜

同在江湖裏多依楊柳邊緊備砲車雲解趂魚鱗天諺云魚鱗天舶破碎豈是身難進慮爲禍所先持戒立朝人莫縱乘
風船韓退之詩有如乘風船一縱不可纜

任淑源五十初度贈詩

吾壯子還少吾衰子亦老再會任城中悲懷兩難道是
時芍將華鷄冠名卉正嫋嫋開筵酬賀客梁間歌聲繞賀
客齊再拜歡如祝翁媼已偏懸弧月尙申南山壽問客
來何方感德復不小滕縣與趙魏公綽曾難了甘棠留
至今翠色依然好一聽與人誦頃笑彭祖夭五十免無

閑且用開懷抱

下位苦難居直道未易行大吏爲知己於子豈不榮負
推與薛狀使臣所心傾唐天寶開薛陸徙河南採訪使以刑官負傷落訊覆丈使薛元甫工書奏時號負推薛狀陸皆尙任之子遇更過之亦足慰生平臨觴何
浩歎子願何時盈苍云百年中過半今可驚不願用二
項不願官九卿所願如適夫滿世稱詩名挂冠若不蚤
志業將無成無成既不可兼恐負交生
詩名亦何益不如友偓佺至貴無如人自同吟秋蟬鬢
斷答復瘦終朝雕臂肝何必酒與色能損命與年時俗
啞文雅職士樂索統二者未全非老始知其然子最慕
高適吾敢輕任落風流映百禩鏗鏘惟十篇

重陽登太白樓寄金鄉宰張扶長

幽懷寫何處茲辰況佳辰登城放老眼秋氣方鮮新酒
樓搆其上謫仙如可親賓主亦偶爾高名萬古聞聲鼓
一以動詩家窮且屯熊羆正得意誰知愛鳳麟狂生遊
四方將歌聲每吞親友豈不篤也復多苦辛引領金鄉
縣欲往還逡巡種竹今何如折腰澀生嗔未知詩酒間
兄事者誰人

偶讀元人戴帥初和陶公乞食詩感其有合於老
人今日之所爲因亦和之得二首兼寄簡王涓來
詹事

陶公昔嗜酒親戚嘗招之里入門可叩家鄉難遽辭江

湖豈不險今我往復來買舟當歲終似厭藍尾杯何以
遣吾愁正賴帥初詩無求既未易求須擇雄材繼李豈
無人作書且相貽
陶公雖得飽藏生能嗔之吸啜尙百指相安無怨辭何
不借羅端單身叩門來此厄宏難免所貪惟酒杯顏生
亦處困不邁爲歌詩乞米李大夫大夫賢且材飢飽共
家人無戚以自貽

附藏詩幷序

序云往時王遂菴嘗與予評陶顏二公云魯公乞米
於李大夫者李大夫光弼也而怪淵明所乞食失其
主人名氏以爲恨余按淵明詩云云則是淵明爲飢

所驅本不知爲何人家而叩之亦可憐矣然淵明家
有五男子傳稱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
妻鋤於後又責子詩雍端俱年十三或當別有庶毋
淵明又嘗助其薪水大約計之不啻百指之家而當
飢餓單身覓行望屋求食不知其家何以爲處乃不
如魯公闔門同飢共飽擧英賢可語者通情焉不亦
可乎余家與淵明畧相類不敢用淵明法壬辰春有
感於故人之言遂和淵明詩韻將求如李大夫者而
告之詩云今朝胡不樂取書一哦之飢窮古不免陶
生良有辭骨肉間天倫僮僕緣食來如何長年中藏
事付酒杯脫身得一飽激烈陳歌詩不如魯侯仁借

貸英雄材嗟予亦有作欲向誰門貽 作門 同一

二師

松柏孤且直誰羨桃李繁鳳凰食竹實羞爭鷄鶩餐琴
師坐滿堂鍾期無一言宮商豈不嗇所厭衆論喧東祠
璧浮圖弟子何多人巾帨以時獻衣旗日鮮新坐受女
釋拜頗誇吾道尊他師亦已久一朝還入門此時璧師
心豈无疑與嗔疑嗔良難怪人各私其身邢尹畏相形
施嬪況可論璧師雖不智他師亦不仁衣食彼所貪我
忍寒其源飛錫自有地且歸安淸貧

壬戌七言古詩

哀石榴三章 有序

僧院榴將熟蟲來齧之忽墜於地兒之意爲惻然適
家書至聞第三女以臨産得疾入死哀其與此榴復
無異也他日記之以詩音哀者節必促言之不文其
可知也

石榴開花復結子蟲來齧汝傷吾心有女須身新類此

二

腹中磊磊藍田玉墜地驚看蟻相逐翁今兒是風前燭

三

石榴之墜在我旁珍惜猶令情永傷生死何堪天各方

行路詩 有序

庚申秋安豐𡍽隄决平地水忽數尺老友吳賓賢以

赤貧無力致舟楫復無可徙之屋受患獨甚惟賦詩
自悲歌於水中而已水退後曾以見示予行路之暇
每展誦此詩未嘗不自幸平生憂患尚不甯賢若
也既復念水有退日如予行乞四方所謂至三十口
甫歸避出救飢是急視避水時者其情狀何異而退
休頗未有期此悲豈不又過之耶乃援筆追和與作
如其篇數格調獨題與異耳

與生皆示隄決詩我方覓舟遠適將城中幸免波濤怒
汝家不合近海住邾思水有歸期日窮人安得守家室
今朝入戶明朝出
東西南北胡爲者此生自笑如驛馬借問策鞭人是誰

吾妻吾子吾不辭古來行路人亦夥一身乞食無不可
跨下王孫還勝我
出門爭趂天色早在家焉知紅日好肥馬輕裘何處客
但愛雪中樹樹白夜黑酒店門尚開欲沽無錢心自哀
狂風吹雨脉上來
颶䬈蘭室入而怂行人偏知道路長你視浮雲腸斷絕
多見出岫少歸穴愁客何物塵中車悅客何物箱中書
書不救飢耶破愁
持刺將投遶朱投俗方避客如寇仇不道主人顏色喜
便供魚酒肥且旨僮僕得意吾傷神今日尊爲堂上賓
昨日嗤於驢下人

將軍南征昨奏凱歸艦塞河客行殆刼奪囊槖肆兇虐
虎豹蛟龍不足恐蕭然汝奈書生何此行望北親故多
還愁歸裝奈汝何
牛羊下山家不遠出巢烏鵲亦知返慨歸不果霜風勁
書來又報米價增久居蘭若閒淸絕生理相迫誰能聽
嗟我覊旅何繇寧
濤聲風聲相鬭雄性命惟寄一葉中竊聞臨深非孝賢
馮夷豈肯常哀憐三百甕韲嘗盡否果然無恙出湖口
飢餓誰知天意厚
篙師酹酒船頭拜口何所禱防驚湃讀書豈知神爲德
德及吾身淚沾臆妻兒閤坐朝復朝雖異勞苦同煎熬

飢寒畢竟勝飄搖
良辰佳節久抛擲惟怕淸明題店壁提壺攜榼家掃塋
我獨何異如飄伶（伶退之詩無端逐飄伶謂踰山江陵時也）家人日日
祝喜鵲老客縱歸情異昨引領首丘愧狐貉

壬戌五言律詩

過儀真縣有感

水綠山青處吾嘗數問津義門曾未識范姓恐無人（洪武初張志道學士有儀真范氏義門詩云四世於今十指盛十年何爾幾家存）滿路尊前賈愁
窮獨縉紳古今風俗異雖只怪儀真

金陵

燕子有磯在鳳凰何日來朝宗仍逝水惹恨是高臺野

寺吹蘆入城門打鼓回閲江辛苦地逍老獨徘徊

安慶題余忠宣公廟

舒城惟塊土保障有孤臣十駡臨危識荆揚感德均哀

歌得劉炳元末人劉炳字彦炳有汲之一篇哀故衢史余公闕守舒城死節而作揚州畫舫詩其詩潤泥傳代傳見方刎詩集血食並張巡危素年雖老來爲守廟人

舟中望小姑廟

廟像何年誤舟人拜禱忚山雲飽小髻江雨助濃粧莫

姑桃花水休危燕子檣亭亭立湖白不信待彭郎

汎舟十里遊汪氏梅莊大風雨至始歸復飲於舟

中同秦揆一楊聖藻中浩然

繋艇清江窄遊園白晝長鴨喧門愈靜花落徑猶香坐

問新村舍回看舊戰塲昇平猶未卜只合伴高陽

二

餘生久飄泊此會足歡娛懿戚他鄉有澄江故里無到

來春色老歸去雨聲粗勸滿情何限船中酒百壺

徐州雨夜書事

此路家雖近今年夏又終讀書空古寺得夢當新豐三

面黃河水餘生白髮翁不堪雷與電兼好夜燈紅

歸途將訪丘季貞太史

久飲彭城井難忘桂樹阿無衣想秦俗假食類韓娥自夫良計拙遂忘兔留之久也涉水惟航葦避途亦伐柯濟舟詩南鄰在伐柯注伐何不逵也慙非呂安駕似戀郤雍窩

留別任淑源

到日梧方茂歸時菊總開淹留數旬久離恨幾年纔被

爲夜寒贈袍因家還裁交情常不替不只是憐才

二

長貧吾自取俠氣猶須發路易憐千里金難買一般客

身兼老病俊味適酸鹹最喜王生婦偏知杜甫饞老杜病後過王倚飲有云喚婦出房親自饌

三

老畏親燈燭因君坐每堅聽魔新作横嘆伯久無緣別

路當寒夜歸舟任早眠方公讀書處衙內有方正學讀書堂淑源衣必辭吟其中入夢或依然

四

聚散常如此丁寧意若何從今踈綠蟻慎勿損黃婆後

會應難緩前期恐易訛餘生各自愛兄弟漸無多

壬戌七言律詩

趙雷文儀部榷税揚州

藻思從來水部同新看關路貨偏豐帆檣萬里開清曉

簫鼓中流韻晚風魚賈鹽商歌總發越裳南海路初通

只今鶴背腰纏客無數隋堤綠柳中

黃河舟中

久識滄桑易變移黃河今有緩流時老看驢背翻愁險

悶坐船頭一任欹塞路那堪兵子横修堤誰念役夫飢

樵歌牧唱深山裏何日相依結短籬

回首南方室漸遐終朝飲啖雜泥沙相如何計能除渴陸羽無心更覓茶新水都傳添一尺荒村真見剩三家漕河近岸飛還止勝我飄零老客槎

贈劉介菴使君時分巡淮徐道

作政相傳徧水隈文名久矣重燕臺看境內仙禽下徐州有放鶴亭肯使山中桂樹摧懷古枚皋存節出救時蒸軾是奇才四方漸欲銷金甲鐵石從今不用開

古耕

古耕誰謂抵鋤犂祇是饑來不自由陳亮今年着行戶李鐔何因當蒙求將營小關終無力免到孤村畧減愁

陳同甫與朱元晦書世途甚俠兇又一身不着行戶笠其兇轉隨於條壽而無已時也今年不免衆二三十小秀才以教書爲行戶一面治小圃多植竹木起數處小亭子甘筍鶴有時李婦自雜揚避亂入中山詩云祇殘三日長戈後幾列孤村雨苔時未云地蔬不傷柴坡溫猶把柴求訓小兒若比授經慚愧甚須知仍似賈胡留

春晴次門人韻二首

好花將放雨初晴雀喜蜂歡各有聲龍去偶如開劍匣客來先爲洗茶鐺春天易倦寧關老曆日閑看恰遇庚幾度挂帆風力弱倚樓無那望鄉情

夜對燈花卜曉晴黃柑何處聽鶯聲光搖湖上玄臺樹南昌有東湖氣煖窓前厭鐺鐺老子狂談效曾皙門人喜誦補日庚子夏席由庚則陰陽失其道綠楊多處關門坐太覺生涯遠

世情

贈楊士傕

閻楊名節並嵯峨作閻謂山人曰端若靈光奈爾何宅近雲龍館天驥入看齒髮擬鷄窠兵書文選兒孫熟滄海桑田感慨多元亮惟須對松菊門前伐柳寒黃河子方欲士作宅徐州守出城祭總河衙公檄督伐所栽柳立盡

登堂語舊一酸辛所喜瓜田遂隱淪有後賢如八才子先生自比宋遺民庭聯有云衆皆醒我獨醉衆皆醉我獨醒文章謹慎無驕態山水荒凉有戰塵小麥熟時禽鳥樂開尊且可嘆比鄰

百年何意守遼蕭萬事無知學老彭祖井邊黃髮在

子房山下布衣豪看人溺似門前水居巳醇如甕裏醪我亦磻溪垂釣者飢來容易別同袍

入徐州哭五兄大宗

飄蓬終日想連枝咫尺彭城數句遲昔別常將官馬送今來惟聽鶺鴒悲棠存道左徵遺愛麥滿舟中荷故知時淮徐巡道劉介菴及徐州守趙宗孚助葬懶復追逢堂上立當年軾轍共吟詩

厚祿從來不可干雲泥兄弟失圖闚平生肯悔居官拙老曰方歌行路難只道南枝偏向煖何知黍谷但生寒叔敖身後雖淒絕贏得衣冠殿上看

朱顏換盡簿書堆晚歲名心已漸灰甫欲回頭難及岸

堪憐失箸乍聞雷金鷄　詔下君何往旅鴈身孤客共
哀永訣一言聽不得江都令弟幾時來
一官徒自失清狂繞指難還百鍊剛已恨倉中多鼠雀
還愁道上有豺狼燒殘只恐禍連根剜肉何曾醫得瘡五兒以辦應軍需部後徐令狠數萬兩及狠部止准鈔準一半餘與賊同論今雖幸遇大赦而贓無免例鳴呼竟可言哉遺命猶懷徐父老雲龍山下是桐鄉

一將辭制府歸有作

朱門本自愛文章絳帳從來非所望弟子豈同文伯客敬姜對季孫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夫曾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先生寶類撲
興狂辭家路遠書難得衙府詩成句可傷一笑雄心如
猛虎如何但願主人強

贈房興公巡鹽長蘆

傳說天津男氣微署在天津人心況復樂霜威翻嗤膠鬲成
何事不信夷吾此世稀國計　朝廷嚴付託家聲親戚
助光輝長蘆大勝淮兼浙易達清名近　帝畿
久知山海讓耕桑本自儒臣薄富強謀國終難廢鹽筴
居朝獨恥學弘羊賢良何日蒙清問仕宦多時有鉅商漢昭帝始元中賢良文學答桑弘羊難有曰高帝禁商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也今則兵累年商賈得入貲作郎故云自着繡衣風采好亟陳利弊革封章

贈徐州守趙宗子

平原意氣客爭趨赤帝河山列畫圖才似干將初出匣
庇同廣廈正臨衢高賢誰可追天驥清興應能並大蘇

四境須教桑柘滿近來烽火況無虞州人不多種樹予初疑土性或不宜及問之長老曰不然皆恐寇今畏兵故耳
揚州咫尺見徐州且喜相逢值麥秋強悍土風無戲馬
荒蕪田舍有耕牛但如雲夢多餘地燕子樓徐州詩門外河流甚迅急中雲夢自濠遙應笑黃河本濁流欲問承歡何事急橋梁免入
薛宣愁非寧公甫別去漢薛宣子惠爲彭城令宣至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

再至濟寧贈州守趙進峰

繞過淮徐聞異政重經汶濟覩手姿棲臺勝蹟千秋在州有太白酒樓三皇臺侯伯家聲六合知客愛平原如北海詩成
八月坐南池風流刺史吾親戚情話今朝慰所思

送汪舟次册封琉球

兵威昨已靖蠻服萬國今看若綴旒宮錦仙人辭殿
陛皇華使者向琉球相如只草巴中檄太史應輸海外
遊爲問鄰金亭在否清名剛附蓬前修
暫逢親舊去驂停預擬揚帆臨順青嶂指何煩防海怪孫父知飛魚詩注云舟人見海怪則嘯指注血於波中其怪乃沒叱頭白認是文星不
因奉使同西漢誰信飛鵬起北溟旌節遙臨尚氏土
皇猷好使外藩聽

齒痛

左車牙痛勢難堅衰病如斯只自憐常愧子荆能漱石
且師逵叟莫遊天軟吞白飯渾無味細吐黃虀已行年
欲拔愁同溫嶠死溫嶠先有齒疾因拔中風而卒何如落去任俄然韓退

之物落詩俄然落七七
火病聊將火醞攻多時梨栗飣盤空怒勉枉有加餐札
肉莽原無救夜功抱朴子或問堅齒之道答曰養以華池浸以醴液求不動未必見
孫真被禍俗言老人齒不利兒孫惟應口腹轉忘窮老年三病
吾兼二從此須防耳更聾沈石田有老年三病詩眼花二耳聾三齒病

壬戌五言絶句

淮安遇兵船過紀所見
忽到千檣影都裝百戰身釣魚蓬畔路應少賣魚人

桃源縣來捉船示以詩
寄語桃源令休妨汗漫遊無車吾不怨可得又無舟

二

宴罷拜金鑾歸來問釣灘猶憐任太白幾日翰林官

三

需船因戰士逃路任書生可識栖栖者胸中有甲兵

濟寧署中送任三歸里
三度相逢處雖欲意轉哀驪駒在門外客子入門來

二

鴈輩正南返兄弟對離觴去坐巨燈閣淑源閣名還如正學
堂署中有方正學讀書堂

三

每逢秋色老吾最憶鄉園柿赤騎驢路梨黃臥犢村

四

歸大堤歸路晴光秋滿途相關惟老蚌尚欠一雙珠

五

憐汝丁寧意因兒瘦一官老夫諸事拙猶肯勸加餐

六

關征今倍重誰不惱漕關笑爾裝何儉思家任早還

七

內眼作淮被久識季方雄努力青雲上吾衰要早看

壬戌七言絶句

望西方有懷
二月西山花正紅家家織葛賣城中老人能記鷗冠子
辛苦田間教小童

徐孺子墓
大廈將傾禍漸深先生決計守山林墳前伐盡青松樹
好德誰同杜牧心豫章記徐孺子墓在郡東杜牧爲守於墓前種松

歸舟入彭蠡湖
妻兒待米海西頭一望湖波未免愁彭蠡小龍今在否
欲煩相送到真州彭蠡小龍事見筆談

題張子房廟
留侯遺廟枕山岡微管還令異代傷却笑宋公基業盡
一杯誰奠楚元王傳亮有爲宋公修楚元王墓教又爲宋公修張良廟教余謂當劉裕時墓
與廟並修今子房廟猶有祭者更無祀王墓者矣貴不如賢信夫

王陵母墓

擧主當年苦爲兒遭烹死後亦何知州人但要傳賢母
過問塋中卧者誰（陵母既遭項王之怒而烹矣乃復有舊在故疑之）
纂草青青古道旁女中男子永留芳無愁孤哭能爲丈
不監慳公奈蜀王

戲代任淑源小婦贈淑源

長者來遲去何速輕賢重色妾知嗔莫言不及鷄鳴婦
雜珮還能解贈人
嫁得高陽一酒徒歌聲纔歇罵聲粗堦前空種宜男草
夜露其如點滴無
繡佛心虔一瓣香佛如憐妾願須償婿能共友多車馬
身得將雛比鳳皇

漑堂後集卷之五

焦獲孫枝蔚豹人著

癸亥五言古詩

爆節前一日李匡侯大參招同曹秋岳侍郎杜于皇龔桐初宴集限暇字

十年攻未折爽角語猶傾碌碌戰徙歸簫鼓亂餘綏客
于畏長醒惟慕竹林伴節候已云佳同心復不孚聯翩
赴良會隱顯齊疎散古稀徒空談上壽座中滿幸茲遘
遲遲勿爲歌築與養情方浩蕩遊展趂暄暇別後苦相
思詎易門再款

憫壑三首

殉壑（記京師所聞）

甲第何峩峩墓門何幽幽人鬼最多處無如帝王州殉
死自何代至今效其尤神明如造化曾不及王侯王侯
來相約誰敢復遲留文武逝已遠王法久不修是以秦
穆公殺人得自由國風存黄鳥搗欲戒千秋此世乃復
然〻天子曾聞不孝子從治命魏顆能相酬君胡昧斯
理以貽先人羞名駒與寶劍可以報國仇君胡忽大難
區區爲身謀錦繡火中盡金珠泉下收貴人漸失富能
無急征求征求苟無厭四境生戈矛釀禍將自茲誰今
懷隱憂我詩無人聽聽之淚長流

火壑（記嚴州所見）

作客屆清明望遠傷魂魄焚尸爾何人山郭燻烟黑或
奉桑門教豈生儀渠國（事見列子）曰此非本心卜擲苦無力
且邀祝融惠朕勝烏鳶食王道嗟久衰異事何足責獨
怪司牧者坐視無禁革司牧讀此書此憯應未識人心
今猶古聽我陳在昔子期焚麇師子西若相抑難將火
齊鬼齊罪怒始赫他人且不可忍自殘所戚君欲息此
風此風亦易息請學元豐朝爲闕名漏澤（陳適中爲開封府界使者暮行部宿陳留佛寺夜聞垣外洶洶若有人聲起燭之四望皆骸骨狼藉野皆貧無以葬者請於神宗斥官地數頃以葬之仰曰報可名其地曰漏澤園）

水甃（記撫州所見）

水甃慘何如禍乃更甚焉灰骨納瓶中然後投諸淵一

炬猶難畢二害誰相憐此俗盛何方目擊閶門前亦有
僧徒送而無挽歌喧吳人多佞佛或信從諫言（從諫古時僧名）
陀林尸可施何分魚與鳶吳農復苦貧力稼貸人田既
無土可負還問牛所眠二者情雖殊均之忘其先我聞
古孝子覆舟仍抱棺爾親獨何辜爾性豺狼然西域俗
難革東魯教誰宣聊送兩無憾請讀孝思篇

諭權舟者

途險難容希水深不可篙倚仗惟雙槳邪許聲始高西
風漸淡薄北風方怒號努力請向前甘分寧告勞爾勞
不自訴客能歌且謠不見居官者今豈異爾曹縣令至
兩司誰免彎折腰（縣令用陶潛事兩司用嘉靖間顧夢圭事夢圭字武祥崑山人年少登科後久滯外省非其所樂嘗語人曰北河楫船者邪許之聲曰腰彎折此令人以喻兩司官也）

輓崔夌岳（崑山）兼呈令弟揚州太守蓮生（崋）

人亾邦國瘁雅詩曾有云一老不憖遺風俗何淳惜
哉惟先生忽與萬里親我未識芝眉亦未造龍門云亾
但可悼遠近情則均哀輓誰最先無如廣陵人廣陵何
獨然曰此誠有因古來賢太守閒有二馮君南郡頗相
同之亨代之遴榮矣兄與弟幸哉士與民二難如崔公
一亨乃一屯天既禍吾郡何忍禍哲昆不使如馮劉先
後來施恩復使如鴻鴈行斷哀聲聞吾儕實不幸豈獨
公酸辛況公幼事兄曾並父師尊後來成大名兄教矢
勿諼今菑煬帝苑豈藉任棠言膏雨良有自薤露敢同

論

玉山避風館懷李小有

水風鬪未已負販此相守我亦問津人沿堤看楊柳高
吟匏葉什三復惟卬否欸乃忽潸然回頭失我友

二

我友工詞賦身癯色復槁已餓非所憂人溺獨悄悄館
似魯東門客類爰居鳥無忽險中人此意同范老

三

范老久不作我友復下世富貴徒皇皇鮮見謀仁義筮
後弭閩人橫江有津吏但願臨深者聞此常惴惴

董鼎來生日

秋高鬚始華夜永燭方炳石麟降生時何人為摩頂世家鮮由禮多君獨內省兢礪如信陵能詩卽蘊頸玆世惟貴壯顧余髮垂領誰能師老馬兼之愛古井衆厭君所憐餘生良多幸于芮茲東阿年方與君等同車皆白首使者為首肯君今將服官吾老日延頸麥丘工祝詞華封或難市

癸亥五言律詩

正月二日曾錫侯見過鷲峯寺寓因同訪曹秋岳方伯於隣院留飲至夜即席限韻

春風來昨日客路老吾生詩伯連墻得窮愁住寺輕齒難親竹葉余嘗忠齒止酒交欲抵鶯聲向夕成堅坐因閒話舊

京

旅食何多幸淹留數舉杯謀身卽稀阮傍佛豈宗雷愛老稱同調論文仗別裁吳郎亦高興折簡不須催逖介茲不至

遊屐曾無倦春巒翠靄重高吟待花鳥快聚想雲龍秋岳先生有看梅之約余數日後將遊楚中故羨及追隨諸子北海多杯杓南朝剩鼓鐘買山如得遂曳杖日相從

羅叅軍留宿衙齋有贈

故舊別來久飛揚今若何夢中尋華岳羅生華州人遊處愛清波杭州有清波門柳下慿官小花間得句多出示詩餘一湖常歎灔十載豈蹉跎

論文風雨候戶外落殘梅借問西陵友誰如北地才北地謂李夢陽叅軍馬難飽處士鴿常來止酒今三月因君數舉杯

樹上多春鳥尊前是舊交主人忘薄宦竝子善為庖詩律詢三益叅軍詩多屬毛稚黃改定鄉心話二崤幾宵容共榻鷄唱任嘐嘐

張丹吾老友閉戶少逢迎爾得逍遙詮休如秘論衡張望新詮逍遙遊一篇謂喻言道家修煉之法其說較精於郭註南村文共賞北海座徒盈正恨頭全白黃金未易成

癸亥七言律詩

正月四日過曹秋岳方伯寓齋値程穆倩杜于皇

王安節同至留飲限晴春二字

白髮蕭然坐舊京紛紛拜節趂天晴鷲峯寺裏僧皆出桃葉津頭草未生客裏吟詩逢子建吾知對酒愛公榮請看六代繁華地無數寒鴉古樹鳴

圍爐日許伴親賓積雪窗寒不似春敢比崔韓來往易韓退之酬崔十六詩有云貧屋得連墻往來欣莫間應憐黃綺姓名陳輕肥正滿長安陌唱和偏僭草野身可惜史才閒袖手秋岳先生以史才兩薦舉堅卧不出惟談往事共傷神

酬王安節人日雪中代簡次來韻

僧舍春風亦不遲春遊合讓少年時鍾山尚有乘龍壻道路偏憐老馬知欲返草堂無計策徒勞人日寄題詩

眼中誰是楊修誤正對陳思洒淋卮

附王安節詩

梅信江南開較遲快逢徐庾到同時（昨秋居竹人刪先生寓舍相聯）新年雨雪千門閉舊事紫薇二老知頓啓清眞懷古眼儲多關緊看山詩倘恐今日逢人日應把成都酹一卮（金陵舊有人日升楊會楊即升菴修撰也）

贈馬見五擢稅浙關

尋常月旦論人物（許郡好臧論鄉黨人物見五與予同鄉）久爲談經愛馬融賢者爲關惟欒綮鄉人作賦愧雕蟲（陳琳見張紘賦曰此吾鄉人所作）政發歲羨帆檣滿兵氣初銷道路通聞說往來諸估客歡欣似過鄭公風

過南市樓有感

淮泗眞人初定鼎賜酺開宴此江頭柳垂南市鳴天馬花艷當筵見莫愁官妓不殊唐宋世文儒正滿帝王州可憐聚寶城門外十四樓今剩一樓（南市樓金陵十四樓之一也洪武初於聚寶門外建輕煙淡粉梅研柳翠十四樓以聚四方賓客揭軌有宴南市樓詩二首永樂中晏鐸金陵元夕詩云花月春風十四樓）

舟中感懷

萍蹤又抵越江湄小泊橋邊待午炊屈指船居多似屋驚心鷗戲豈如兒日高蜑戶收柔櫓風定漁翁唱竹枝歎煞兩曹生計穩鄉關到老不曾離

尊宿菴雨中道悶

久居僧舍寡招尋詹溜那堪助苦吟只怪羲和全失職誰知屏翳是何心乍寒乍熱天如瘧含怨含愁鳥似瘖獨立寺門閑望遠濃雲猶自滿蒼岑

雨中留別尊宿菴

三月鶯花難得見四山風雨易相隨門因畏虎關常早客久無魚去已遲遠憶蒲鞋將母者回看樟樹拂雲枝臨行爲爾躑躅甚此路重來更幾時（尊宿嚴州開元寺僧曾契法于黃檗斷際禪師俗姓陳名道明本郡人常織蒲鞋鬻以養母人稱爲陳蒲鞋今菴其養母處也）

七里瀨

栖栖到處但憂傷景物今朝助老狂一水奔騰如野馬四山包裹似行裝江吟那易追靈運涉險還應誤呂梁（謝靈運有七里瀨詩又富春渚詩險過呂梁壑）可惜貪心曾未足風帆難落釣臺旁

山中鳥聲

老向亂山堆裏坐閑於群鳥語中行頻聽古寺喧如寂預卜來朝雨欲晴道遠無書憑鵲報身衰多病怯鵑鳴門前久不逢車馬親舊如何讓友聲

僕嘆

主正思歸僕喟然此中安得買山錢水痕尚在高樓上（嚴郡去歲五月十九日大水陡至淹沒六縣居民不可數計）城堞多傾野草邊敢恨吾身無倚着愁看萬戶總顛連何時虎豹龍蛇遠再有周公制井田

詠走馬燈

金戈鐵騎爾何功來走遊人笑語中千里那愁氷與雪
四蹄惟以火爲風行空便可稱天馬好假何須喝葉公
從古儘多兒戲事棘門霸上也相同
纔見龍燈焰燦林還逢駿足似龍媒入燕誰要千金價
避楚惟防一炬灰笑指將軍遊婦女欣看躍馬是提孩
書生獨有驚心處忽憶崑崙破敵回

詠老人燈

形容枯槁影郎當怪爾遊炎意未忘共指紅燈爲絲懸
虛疑紫氣出丹房無心焰鏡髮千丈有客招魂紙數張
世上如今方賤老逍遙塵市復何傷

雨後同朱价祝遊小祇園値主僧偶出

九十春光轉眼空山頭開徧映山紅野花名 城經巨浸郊
園少客尋幽行有俊同澗水聲喧風雨後煙嵐色滿寺
門中招提偶爲看松竹漫比東林謁遠公
幾月僧扉只晝扃遊人跡少古苔青一枝竹笋留荒徑
兩樹茶花對廢亭衣食事忙誰問法鐘魚聲寂久開經
歸途何處徘徊久野水紅萍間綠萍

慕鶴鳴中丞卜居吳興往謁留贈

頗愛園如綠野堂人傳公在峴山旁閒遊未可耽蝦菜
大廈終須倚棟梁憶昨白眉爲屬吏謂先兄大宗 曾蒙青眼
盻同鄉回頭屋上烏安在莫怪相逢淚數行

王玉倩携具飲予黃鶴樓

難逢勝蹟近城闉復置清樽宴客身解悶忽聞王子論
太白詩復兼王子猶清論有似山開萬里雲四望青天解人悶 食魚須買楚江濱壺中
酒似辛家酒樓上人誰鶴背人報恩錄江夏辛氏沽酒爲業有一先生魁偉襤褸多負酒責因取橘皮畫鶴於壁拍手歌之鶴輒下舞觀者逵之金累萬他日先生復至取笛數弄須臾白雲自空飛來遂跨所畫鶴而去辛氏於此建樓故謂之黃鶴 處世漫同狂鼓吏芳洲入
望一傷神
黃鶴仙踪尚在茲仙翁跨鶴竟何之笑尋飢卒求丹處
愁見江豚拜浪時世代人非官柳盡鄉關路遠客身衰
詩名縱使如崔顥不抵終朝酒滿卮
登臨亦足快平生老日偏深弔古情陶庾名存片雲過

孫劉事往夕陽明一水湖通巴子國萬家煙合武昌城
兵船絡繹漁船少不怪樓無玉笛聲

贈黃鼎來

公子寧惟八士奇家聲特秘九重知順親何似先求友
虛己偏能自擇師欲福閩閩須與政莫雕肝腎爲新詩
老夫慙愧文中子房杜功名任爾爲

癸亥七言排律

投贈余佺廬開府

帝念東南杼軸空麟符寵命幾人同福星忽焰江淮上
鳴鳳幾離　殿陛中裴度新膺留守任公權舊有諍臣
風升遷屢見羣烏集彈壓能令百怪窮紫電清霜推武

庫騰揚虎視木文雄登筵有士皆張仲識面何人得李
邕無數歡顏依舊夏惟餘賤子尚飄蓬上書欲效襄陽
客謀食誰憐眾里翁數仞墻高今在望千金帚敝敢言
工別來裘葛經頻換歸後魚鴻亦易通老驥徒然逢伯
樂裴桃自覺辱染公（己未曾說蒙爲寧）此時心似朝宗水一葦
欣迎海日紅

癸亥七言絕句

望金山懷舊

萍蹤未易遂躋攀何記同心舊往還曾是霧堂讀書處
此山吾欲比匡山（李叔則有霧堂集人稱霧堂先生）

疇昔論文明月夜兩人狂飲妙高臺昔可恨多胡旦

仗劍曾難遇柳開（胡旦爲淮濟造春秋編年一書邀潤州守柳開於金山觀之頗自矜開拂案開編未暇閱仗劍叱之曰小子何輒敢竊聖經之名冠於篇首今日聊贈一劍爲妄作之戒語訖怳逐旦日急投稿鑑錄幾及之見玉壺清話）

對金山城堞有感

江心雉堞尚崢嶸山下曾看海艦行詩客可憐逢世難
虎丘當日也修城（明初和經詩虎丘山前新築城虎丘寺裏斷人行）

雨舟望海烈婦祠

戲水鴛鴦樂意多桃花獨奈雨風何毘陵依舊船滿
烈婦祠前昨昔過（吳有賢有擲船婦詩爲海烈婦作也）

過富陽

舟虛水急布帆輕兩岸青山入眼明指點山前花發處
春風吹過富陽城

過釣臺有感

十丈高臺一水濱羊裘何物應星辰世情誰重垂竿者
只重君王是故人
七里灘頭百感生閑將往事語同行千秋豈少文丞相
無復西臺慟哭聲

聞子規

夜半山中一鳥鳴苦將歸去勸書生此聲曾滿居庸路
（至正十六年事）齊指江淮赤氣明

客孝豐縣作

嘉名此邑真難得過客惟予未忍聞老不還鄉省墳墓

貧常在路舍耕耘

放生菴贈主僧

多病山僧卧草菴長貧客子滯江南栽桑讓爾能餬口
買葉家家正養蠶

贈賈山人

俠性從來重友生懸壺屋小坐常盈酒錢應爲參苓盡
藥市何人是宋清
何事踌栖漢水濱年年似我不歸秦醫和色戒誰能守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此地曾來解珮人
處士丹青不易爲司空昔日最相知（梁子遠少司空畫曾進呈御覽凡有應酬皆山人代筆）如今僦得一廛住不是登樓去梯時（顧澂之建昌樓）

爲畫所每當染毫必登樓去拂老客苦遭婚嫁忙須煩畫幛洗愁腸斯時若得并州鐵
不剪吳淞剪武昌

閣坐黃鶴樓下誦太白聞笛詩因成自幸一絕

聞笛他鄉意溉然自思福命勝前賢翰林當日爲遷客
何似蓬蒿到老年

甲子五言古詩

白華樓詩爲方氏昆弟賦

朝亦誦白華夕亦誦白華兄弟惟三人孝養情無涯搆
樓得佳名不在儉與奢願母享眉壽長此看雲霞

二

前日登此樓風日何清美今日登此樓雲陰風不止門

人廢蓼莪慈母歸蒿里燕雀竟何知依然聲歡喜

三

我愛顧德輝曾建白雲樓奉母居其中經聲無時休白
雲易變滅母亦歸山丘今古有同悲勗哉繼前修

贈劉子業封君兼祝生日

中山迎鼎處下有高人居往來惟羊求適興惟琴書問
年近耳順勿使樽中虛柰厠稱觴客勸飲增躊躇借問
長平坂請看白公渠遺蹟自秦漢到今漸多蕪惟有逍
遙公盛名傳里閭曳杖山水間不樂何所須有酒不待
給苴貧況不如

勸飲今何方乃在江都縣生辰十月中八月集親串郎
君爲茂宰佳政羣所羨既遵詩禮訓頗勝笋魚饌送翁
歸函關紫氣將再見翁笑謝賓客異乎老子撰加年恭
仲尼朱子謂假我數年史記作加我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寡過希蘧
瑗還語勝下人爲政常無倦自喜勝薛宣此路多留戀

建隆寺訪遠峯和尚

懶覺觀心易拙任知音寡萬事老無成往來愛蓮社香
山豈欺我栗里吾師也微尚復難遂遠遊歷冬夏歸來
逢舊雨謂徐松之寄食云蘭若首稱遠峯師說法兼風雅示
我碧雲句頗勝斷經者隔日訪其處乃在城西野緬懷
建隆榻宋太祖曾留御榻寺中尙餘彰武瓦讀碑已識王寺有王禹偁碑

記問殿還頤賢寶祐間賈似道鎭揚州復新彰武殿禪宮有興廢況乃塵
緣假即此得了義願將一切捨何必更開堂喝聲震聾
啞時當九月初黃葉走堦下坐久各無言味不厭苦檳
背茶名歸城惟數里客愁已盡寫從玆來易數況有詩堪
把

贈張山來兼呈徐松之處士

客居共蕪城識面始今日浮萍常在水芝蘭常在室以
此成隔絕三徑增蕭瑟子貌何清臒子詩最俊逸傳經
兼劉向尊人黃岳先生藏書如李泌終歲惟掩關固宜富著述
維昔杜陵翁萬卷供下筆謂詩不關學豈非嚴之失嚴滄浪詩話詩有別才非關學也時賢吁可怪讀書乃不必論甘或忌辛

五味但知一觀子用心與春華兼秋實經營意中園早
能樹榛栗（山東有意中園全集自序）徐老知味人與子獨親暱論文
談同心詩品何時出（松之有名家詩評之刻）

秋懷詩十一首次韓韻

憶昨泊江岸燕巢力凝凝歸來效程曉嘲客非得已避
暑曾幾時秋聲忽盈耳翩翩棄篋中不復其脈起四時
有進退與汝亦相似任運豈不宜壯徒苦難恃從來老
與病相尋如一軌我老幸無恙雖貧差足喜

二

桐椰如衰翁顏色何憔悴九月須授衣不必居豳地不
聽促織鳴懶婦久自恣女工固難緩教兒豈有異膏火

涼可親愁聞市價貴

三

蹤跡苦飄零志意空靡曼依劉如仲宣適楚豈亞飯幾
離鄂渚舟未遂五岳願婚嫁老難畢對食能無歎憶昔
少壯時倚馬言可萬到今自愧悔不足備文獻貧賤分
固然沒齒復何怨

四

出城展遊眺秋山何凌凌鄉園不得往有身如擬蝸偶
入少年隊衰醜羣所憎還歸坐書堂寒雀鳴瓦稜農夫
亦有耒漁人亦有罾俯畜四十口自問吾何能

五

海寒燕揔歸露重鶴知警志士悲日短豪家愛夜永貧
久安顏蠋遇豈羨王猛無田不買犁有井且垂綆長飢
得壽考豈不繫天幸市近求易遂焉能就幽所

六

屏風畫古賢乃是商山叟我髮同皤皤我心自罔罔愛
彼山中芝厭此道旁梗跳丸忪如梭隙駒疾於騁閒散
幸至老免向君王請

七

明鏡久不磨美人嗟塵暗良友在遠方我亦同斯憾泥
深須爾輔墻低處衆噉古時君子交雖然如水淡當其
共困厄乃別真與濫秋雨一何久我飢亦非暫望救如
危舟誰繫風中纜閒繙架上書取古自校勘空剩陶潛

瓶那異揚雄甔

八

雨洗秋容淨菊香滿前軒軒中讀書客老至厭馳奔虛
名何足競怪彼詩人言恥居王之後愧在盧之前布帛
與菽粟常可衣而餐道德苟不進記誦徒觔編先師及
門士豈不有三千四科惟十人回憶常辛酸勗我兒與
孫慎勿貪晏眠宵長不易得幾日成殘年

九

好物忌遲時荷枯池亦乾却視夏簟色誰愛青琅玕此
時雖卓午盤不論尖團我貧惟蔬食舉家亦能安江海

不生風何繇與波瀾聲色兩無嗜何必求丹九誰能頭
雪白還欲誇據鞍

十

萬物齊結實鳥雀多歡聲我今不行路亦愛霜華明嗚
彼勢利場祈福誰不誠及其取禍患往往繇滿盈何哉
哭窮途乃是阮步兵賤或愈於貴衰或愈於榮勿學長
息輩徒爲人使令

十一

秋色滿天地霜葉紅正好商飈每夜吹老人起常早能
歌讓餅師得錢付酒保兩謝有職業焉得受枯槁多男
徒多累戚戚向誰道

詠史詩 甲子十月揚州作

堯

古書難盡信輕信不如疑帝堯微服事正史多刪之豈
有五十載治否不自知乃事康衢遊但聽歌謠爲觀華
復何據莊周之蔓辭

舜

巡狩勤有虞柴望通幽杳封禪徒附會遷史跡且剽一
歲徧五嶽海內曾無擾徵求絶不聞可知兵衛少（文中子或問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至治況無爲
聖德誰能紹

禹

夏諺何時作惟恐王不遊大禹昔東巡但因會諸侯或
云黃帝時藏書山之幽禹來訪其處乃登衡嶺頭（會稽山一名衡山謂上應玉衡也吳越春秋禹聞黃帝藏書於此乃東巡登衡嶺）會計本所急餘說
徒謬悠

太康

后羿雖逆臣太康實自取洛表何足娛畋遊亦太久一
犯禽荒戒邦國忽不守夫豈不怨悔永別弟與母（史記注孔安國曰太康五弟與其母待太康於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可惜五子歌作於十
何後

昭王

祖德本難恃民情大可憐成康恩最深昭王溺於渡非

風亦非浪曰惟膠舟故巡狩乃舊典豈料有此說諸侯
遠未聞周人諱不赴

穆王

穆王有侈心八荒近且臨宮殿生青草轍迹靡不届豈
不樂瑤池酒半聞長唄諸侯無所向徐子安足怪歸來
作史記鑒昔吾知戒（穆王歸定徐亂乃作史記自儆記中歷序古來國之所以亾者凡二十六君）

始皇

六國既已平泰皇心日驕所求惟不死得以長逍遙驅
山將塞海渡浙欲置橋丞相夫何事篆書技頗饒功德
徒有頌禍患誰能消

武帝

漢武昔微行栢谷幾不免雄才恣意多英年慮禍淺如
何信方士岳瀆徧遊行不悛悟性遲且暮悔心輪台政
雖並議姬滿庶同善

煬帝

煬帝聰明人性復好著述當其全盛中百物最豐實賦
詩啓民帳漢世不足匹（煬帝詩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巡幸何太頻
富強從此失至今江都俗繁華稱第一

唐太宗

太宗務乂安恥居漢文下（初群臣請封禪太宗不許曰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耶）百官請封禪既許還復罷所守雖

不固侈心終易化（百官復請封禪詔許之以太常卿韋挺爲封禪使後因星孛於太微乃復罷）
老曰語東宮天命難悲藉愼勿效行遊供頓煩區夏（太宗語太子有云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爲是而法之）

高宗

高宗昏內治焉能悅神人雖罷兗州行後來復東巡普
感如鳴鳳當時稱直臣（上既封太山欲遍封五嶽監察御史裏行李善感疏諫天下謂之鳳鳴朝陽）大權歸房闥帝乃一閑身五嶽遍亦得誰能知
此因

明皇

明皇幸東都不邀顧太廟輔臣雖曲說氣味自相召東
封議誰唱與時乃同調（姚崇既曲說四室之毁張說復首唱封禪之議是時明皇尚勤於政事而邪心所召已至如此可不愼哉）良吏得三人民病稍可瘳酒酣聞
德音亦勝遠奉詔（上酒酣謂張說曰懷州刺史王丘餼牽之外無所獻魏州崔沔供帳無錦繡示我以儉濟州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眞良吏矣）

宋眞宗

眞宗晚易惑佞人心所喜因觀合計錄不覺生驕侈水
發兼火災東封復西祀惜哉王文正（王旦因受美珠遂不敢言封禪之非）
有愧林處士歿無封禪書詞好意更美（林逋詩茂陵他日求遺草猶喜曾無封禪書）

甲子七言古詩

題屛風十二圖爲友人壽

孝養圖

虞詡早孤孝養祖母縣擧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爲吏
詡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位至尚書
梧桐已老孫枝壯慈竹生孫勢可仗世間祖母憐孤兒
所願成人藉孝養長大肯念含飴時策名皇皇惟恐遲
亦知報劉日最短到手富貴誰能辭我愛順孫虞詡
晨昏不離九十姥他日尚書位頗高榮華那用怱求取

訓子圖

柳公綽在唐公卿家最名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非
朝謁日平旦輒出至小齋與賓客常會食其中諸子
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自旦達暮燭至命子弟一
人執經史躬讀一過訖及講議居官治家之法至人

定鏑然後歸寢諸子復皆定於中門之北
一代公卿好家法唐惟栁氏儞謹嚴藏書數千卷兒孫
猶倘皆沉潛沉潛是天性發方亦可敬文不尚淬華書
不讀非聖小齋只在中門東賓客飲食惟齋中夜寐恨
衛武待旦希周公中門之北子弟聚方晨秉燭出皆秉
燭人仲郢作兒玭作孫是父是祖榮且尊

睦族圖

范仲淹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既貴後聚族中貧者
日有食歲有衣婚嫁有助自政府出歸姑蘇焚黃搜
外庫惟有絹三千匹錄親族及知舊散之皆盡
木葉油油雨露所滋既庇其本亦及其枝人生富貴忘

宗族胡恐使吾身不如凡草木范家出貴人當時舉族
無赤貧政府歸來老幼喜故衣米盡令復新男得婚女
得嫁愁然栽縫忙到夜

好施圖

魯肅淮東城人家富於財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
大散財貨以賑窮結士爲務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
人候肅併求資糧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
囷與周瑜後肅位橫江將軍
世間萬事須財貨太平時少亂時多生兒慷慨亦堪賀
多少當兒金滿屋一門飽食千門飢獨把功名讓魯肅
數百人來囷可指橫江將軍功爛然只爲能交天下士
名炤丹青何灼灼若使當年但守財老向東城驅鼠雀

敦信圖

范式字巨卿少遊太學與河南張劭字伯元爲友二
人並告歸鄉里式謂伯元曰後二年當拜過尊堂乃
共剋期至期伯元白母請殺鷄爲黍以候之母曰三
年之別千里約言何期之審也伯元曰巨卿信士也
必來言未畢果至
世人旌信指白水欺水無知復無耳兩雲只在翻覆間
朝暮視之已久矣范張有約何其迂年歷三年里千里
阿母所惜非鷄黍但笑兒癡乃至此兒不癡心相知鷄
未殺故人來升堂下拜慈顏怡

愛客圖

顧德輝字仲瑛輕財好客卜築玉山草堂園池亭榭
之盛甲於吳中日夜與客飲酒賦詩一時四方文學
之士咸主其家爲會稽楊廉夫爲作玉山雅集圖記
玉山佳處亭臺多復有文士同切磋對湖光與山色
亭名絳雪還綠波何以娛酒女金鳳箏聲作山簫銀盤
鱸鱠纔離筯何以燕詩册參看核者丁香秀聽觴令者
小瓊英此事到今三百載看詩依然道人在（仲瑛自稱金粟道人）
乃知愛客計非迂羸得盛名山水俱此畫何如雅集圖
我才亦愧楊廉夫

持儉圖

昔賢字敬遠魏明帝賜號逍遥公時宇文護方柄國廣營第宅賢訶峻宇雕墻諸諷賢弟孝寬總管延州迎賢往將還以所乘馬及轡勒將之賢笑曰昔人不乘鐵傾存寧乘鐵馬踏耳吉常嘗聞立身治國之道賢對曰僕不云乎儉德之共侈惡之大

逍遥公騎舊馬延州總管其弟也贈以所乘肥且良蹄路山多高復下弟意誠佳兒一笑轡傾雖微古難舍逍遥公輕爵位用作鞣兩公無愧尚書特訶宇文前峻宇雕墻詩熟思吏蒙清問賢君立身治國無難事古云惟儉德之共臣知其一不知二

逸致圖

魏野字仲先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流庭宇選對皆雲山前爲草堂彈琴其中出則跨白驢真宗以大臣薦詔長吏存問中使還言野林居之勝命工圖其居觀之故野詩有幽居帝誥看之句

水潺潺林木邊山我我家門前中有洞名樂天前有堂可撫絃朝起放鶴去暮跨白驢旋朝有大臣能薦賢惟王魏公旦與寇萊公準同參參謝一知巳人無根先生惟恐妨高眠上方幸汾陰祀泰山臣無封禪草用臣乃徒然幽居祇自適何意得入重瞳看車朱轂馬金鞍長吏至中使還使我柴門難畫關七八何幕來此間君不見爻名野子名閑

雅量圖

韓忠獻公琦守雅圭有玉盞二每宴客藉以錦一日召客宴酒方行吏誤觸碎之坐客皆驚惶吏叩頭請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物成收自有數顧吏曰汝也非故也何罪

千乘國雖大或能勉而讓寸璧忽失爭於斯觀器量官居卿相最尊貴獨難爲者犁侍吏與言吏最賤莫言吏最危稚圭能諒汝玉杯成毀非人爲坐客聞言齊贊嘆前賢已往今重看劉寬朝衣盃傾飯豈若茲杯堪寶玩

飼嬰圖

葉夢得云予在許昌歲大水奏發常平倉賑濟活十

餘萬人惟棄兒無法救之偶問左右無子者何不收養曰願予者固有願患歲豐及長而父母來認耳因作空券數千印給內外凡得兒者自言所從來明於券略爲籍記使以時上數收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量給貧者爲貲事定稽券凡三千八百人

蕪公飼棄兒賴有剩糧數百石劉公飼棄兒但因受祿有餘積（蕪軾知密州盤撮寬剩得數百石專備以養棄兒劉彝知溫州戶曹計口受祿以其餘救飢疲飼棄兒）兩公美意頗相類曾無良法垂方策法意相兼推棄公滿路忽多螺蠃蟲朝給券暮給券三千八百人無恨東家兒西家兒長大問兒兒不知

恤下圖

陶潛爲彭澤令送一力給其子遺書曰汝旦夕之費
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
善遇之
人生受命有貴賤無異風吹一月化或飄朱户錦茵上
或落溷廁沾泥沙僕隸雖賤豈不可加王褒僮約斯言
之瑕彭澤書一紙萬古在人口一紙語無多恤下意則
厚遣力代兒薪水勞將行不行力回首問渠何所望幾
是爺娘相送後力乎力乎亦人子長者之言力知否
澤物圖
蘇軾當西湖秋涸東池魚窘甚因會客呼網師遷之
西池作從魚詩有云安知中無蛟龍種尚恐或有風

雲會明年春水漲西湖好去相忘渺湖海時黃魯直
陳無己俱有從魚次韻詩
東坡居士非詩人流水長者之後身西湖從魚詩有神
誰其和者黃與陳從此兩池無釣綸明年潮長魚知津
唐代放生池久湮刺史誰如孟簡仁公到此湖須有因
天要龍子成龍鱗十千天子福命均爲霖長救浙中民
余光明經流水長者見涸池中有十千魚遂將二十大象載皮囊盛河水置池中又爲稱說寶勝佛名後十年魚同日升忉利天是諸天子
過雙忠祠訪陳膛宮留贈
不學農不學圃老守雙忠舊祠宇雙忠祠一祀睢宮之祖永年同知詩輔龙一祀大理卿高公諱夷白四時八節跪焚香白髮滿頭淚如雨祠內

構茅齋雜花亦映户夜寢何太遲吟聲驚隣姥問君其
無家壁立云猶愈問年七十三齒堅腰不僂我問榮啓
期知樂不知苦君今處世正相同酒錢且付當壚數卑
眠那要樂天妻故鄉况勝伯通廡
不侯佛不禱神忠臣廉吏之後人遨方朔尚詼諧少卯
門曾有膠州民陳公輔竟曾任膠州五月有遺愛於州人旋罷任來作臨難自刎死後膠之士民製公遺像過廣陵哭于家宗元鼎爲立傳瞻仰皆前樹還復回首頻甘棠
雖在路比此色更新問君曾仕否齋齒何辛勤再問有
子否天道竟誰親我問昔向平昔遭婚嫁與膠人此語
未曠達焉知富固不如貧杖頭况似阮宣子樽前且學
劉伯倫

哭方千雲
思君未見君忽聞玉樹埋土中我老久無淚但坐而嘆
驚兒童兒童驚問婦女笑怪我與君非久要哭君是公
不是私婦女兒童焉得知不見皮襲美曾徵悼鶴詩鶴
是皮家素所愛李張陸魏同傷悲李穀張賁陸龜蒙魏朴俱有和悼鶴詩一首
人中之鶴非君誰
世人愛韓信往往思漂母梁鴻名既傳伯通亦不朽古
來賢俊多長貧富者相視如埃塵歎兒衣錦繡賓客憑
戀鵝一朝身死去空餘倉與囷我未識君而哭君蓋有
因君是東淘詩老之好友新安程生之主人漂母伯通
難更得何怪遠近齊沾巾詩老謂賓賢程生謂雲家

我愛炳軒集乞藥一篇詞更美天意要全孝子身險阻
脩嘗君不死馬嶺到白岳門修八十里程往尋醫朝必
返虎嘯猿啼夜滿耳父病一月始得瘳朝朝暮暮兒如
此此事聞君年少日嗚呼曾參今不起弔客白悲君自
喜得與吾翁相見矣

附東涧詩老贈方生乞藥詞

乞藥乞藥父病馬嶺醫作白岳白岳朝去曉始來一
月去來三十回峭壁陰長山月落松風瑟瑟猿啼哀
不愁草中出猛虎只愁堂上卧老父低頭嘗藥雙淚
垂藥味不及兒心苦

海濱斥鹵鄉絶少花與木若如吹律入陽春生黍谷玉

蘭花發時問君每夜花邊宿此花亦何幸得比林梅與
附菊入手聖賢門不虛滿眼資粉況不俗嗚呼君今歸
北邙墳上蕭蕭惟白楊舊時歲歲啣杯者再到花前應
斷腸

溉堂後集卷之六

焦穫孫枝蔚豹人著

甲子五言律詩

贈竟陵錢明府子儋

本是金門客初如葉縣仙高才無不可吏治復喧傳小
緩雲間翮勤張几上絃工詩濟與歷作令亦當年

二

詩人錢起裔愛客鄭莊同世久輕文雅君今見古風生
怯春雨後犬懶月明中治下多賢士誰如桑苧翁

汪長玉招同徐松之閔賓連汪虛中扶晨程飛濤
諸子飲郝氏園亭

把酒重陽後遊園古寺中（園在天寧寺內）霜遲無落葉臺迥見
寡鴻老耐光陰變才輸句法工主人情最好賞菊愛詩
翁

顧書先雨中携尊過劉升如次山樓招同杜于皇
徐松之宗定九夜集

風雨催寒早携尊傍暮鴉一爐新試火十月尚開花（樓前見八仙花）爛熳吟偏好顛狂老更加商顏即此地四皓在君
家（主中于皇年七十四松之六十八余與定九同六十五）

憶故園弟姪

檢點平生事雖貧亦溉然書堆供下酒硯足代耕田野
性公卿識虛名郡國傳惟嗟諸弟姪無計與團圓

甲子七言律詩

贈武昌尤郡丞

佐郡清廉按縣回何妨坐嘯暫相陪題興習是陳蕃事岸幘誰如謝弈才月出南樓明客座風生官柳舞城隈武昌山水多佳境司馬從容日往來白樂天云惟司馬綽綽可從容於山水詩酒間

贈張武仕別駕

鳴珂里巷記曾遊總角英姿已卒儔今日腐儒徒老大相逢別駕最風流勸農堤滿陶公柳陶侃曾種柳武昌門時武仕攝太守事攜客樽開庾亮樓誰愛武昌魚味美愛看氷玉且淹留武仕為家威公婿時威公亦在署中

遇宗弟威公話舊

論交四海皆兄弟況遇吾宗誼倍親鴈序光輝真忝竊龍眠甲第最嶙峋梅花煖處南枝盛竹實殘時老鳳貧攜手庾樓閒話舊他鄉暫得慰酸辛句自傷也

春分前一日龔首驂俞潔存蔣佩若招同方渭仁念博李仁熟羅爵峯遊洪山寺限文字

郵舍桃開春又分祇園坐望楚江濆臺邊鳥路連樵路塔上山雲逐水雲詩興發時禪板靜客愁空處妙香聞何年却入宗雷社止酒慵論屈宋文

送俞潔存遊滇雲

與君相見慰離思幾和洪山寺裏詩忽報東裝辭鄂渚因問訪舊向滇池孔明元覲勲名大滇中有孔明碑元贈碑金馬山名銀龍江名景物許亂後土風非昔日能無觸目念瘡痍

二

正好持尊共聽鸝吾衰況復與分携論才合冠芙蓉幕善賦休將鸚鵡題白石江頭雲渺渺青蛉縣口草萋萋思鄉望遠情懸切且喜年來罷鼓鼙

贈胥怡菴名遇

野老焉知萬戶侯新交今是舊荊州望中咫尺甘棠地行處時嘗漢女遊共說陳蕃曾下榻應憐王粲尚登樓追隨屐齒眞多幸況聽高吟足散愁

家威公邀企胥怡菴太守王穆公山人夜飲黃鶴

樓

秉燭宵遊慕昔賢雨飄辛氏酒樓前孤舟吹笛頻堪聽飢卒抱關猶未眠事見東坡詩幾點漁燈明隔岸一聲鷄唱徹當筵歸途共踏朦朧月變幻須臾笑碧天

贈荊州太守許可菴

未識荊州長自愧時聞佳政道途中清名共說如胡質絳帳應能笑馬融澤舞仙禽資易醉郡有鶴澤羊祜鎮荊州時取以教舞娛賓客崖存寶軸字難同江陵故有寶軸秘函藏崖竇中宋陳鵬得古易內與今文絕異藏書誰復齊田氏好向江陵問寓公田偉流寓荊州藏書至五萬七千卷可菴方搜求異書故引及

武昌遇莫大岸別送之遊江南

客子將歸似倦禽相逢意外舊知音稽康潁倒何如非
李膺艱難忽自今時有四表長樂七十應無負土力用許孜負土成墳事交遊誰有脫驂心此行免下窮途淚泗守知能重竹林
令姪莫崧皋皆爲泗州守

江邊送春

濃艷春光忽告辭衆中惟有老人悲再逢青帝緣難定
忆典玄裘餞恐遲恐劇欲同嬌鳥意恩深曾徧好花枝
無情漁父欣相語幾日鰣魚出網時

泊八里江遇午日

雖然插艾非門首不恨留人是石尤山水無如湖口好
風波況使客心愁雄黃自破斲家臼陳生宋廸公同舟白酒初

香野店旁泊處畫船三十隻喧爭只未見龍舟

舟中晚起和白樂天卧東天池宮舫作

畫舫朱門意界同全忘身在大江中倘船來化十方米
客夢驚回一舷宮起揭牀帷常見日泊依蘆荻易聞風
朝朝鼓吹非因我莫認高眠似白翁

六月一日抵家

衰老歸逢六月初飯疏飲水樂何如貧眠亟展新携簟
慮蛀須搜舊閱書程曉門前防穢穢陶潛屋外愛扶疎
回頭却憶江湖客船小人多不可居

送徐松之之潤州兼寄懷何雍南程千一

江上人家正采蓮送君獨上木蘭船竹西歌吹聰應厭
北固煙雲醉可眠擊楫久知無祖逖結廬那易學焦先
應惟詩友如丁卯相見橋頭憶往年

贈宗定九呂渭叟 有序

親友中惟定九渭叟與余同生庚申年今皆六十五
歲人矣余自閼寇入關時焚棄帖括甘心畎畝得不
早委溝壑未嘗不自幸也眼前以來益不復親燈火
以爲老態固宜然耳而兩君五六年前俱舉明經出
仕將有日矣乃鬚髮雖白志氣未衰閉其尚堪舉入
閩曹孟德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非斯人之謂乎因
賦詩以壯之

破浪垂綸志並雄誰言宗呂兩衰翁槐花黃處忙仍劇

棘刺闈時賦更工過王都驚知路馬愁寒應笑絡絲蟲
何作同年獨老前賢有徐相劉郎勝丁公宋人詩河事同主壬子歲
凡老於崔伸又劉郎
嫁衣臨老更新鮮人着何如自着便唐詩爲他人作嫁衣裳是謂人着不
如自着也不信朱衣惟愛少何妨白髮始登仙偷桃舊事吾
思朔養馬新恩孰姓田用田千秋養老馬事一榜若能收二妙同
年眞箇是同年

査二贈七十

七十誰如體更輕登高不要杖扶行生辰重陽前一日晝慵白
眼看春少夜據烏皮到五更二晚書讀皆夜間爲之濫用酒錢消
寂寞閑因筆陣費經營兎毫多爲鄰池盡未信平生最

好生

自笑

莪年旅食每經年自笑家居但偶然得守揚雄一區宅誰思范蠡五湖船朝士有人寄書札後生求我改詩篇虚名那濟妻兒事只辦狂夫買酒錢

贈江都明府劉文山

劇縣爭傳政事優賢於種竹只風流農歡雪滿謝公墅賓醉月明蕭統樓萬户笙歌無吏擾兩城花木待春遊（邑有新城舊城）老身難忘餘波及肯笑詩如杜甫愁

甲子七言絶句

送王子重吏部典試還朝

方王復繼歐梅事唱和終朝貢院中（子重與方渭仁翰林同典試蜀中各有詩一卷）此日　朝廷愛詞賦落無蟋蟀怨詩翁

新科蜀士賦長楊不羨雀華得美莊直似朱繩明似鏡歸朝只此荅君王

錦官城外杜公祠舉子能吟執事詩託今無李權輩定知君相不相疑（明唐人考功員外郎李昂典試事）

舟泊八里江同董天池限韻二首

五月蕭風滿蒲撒故人把酒對江天匡廬陶謝同遊地携手何時五老前

晚霞

進朝風雨卧江船忽見紅霞抹遠天明日漁家應曬網與渠同醉皖城前

題董天池行樂圖（圖中主人騎馬横坐手執長弓順背後馬上童子奉箭箭尚插箙中）

翩翩吾愛佳公子弱冠能文事有神射虎山中人不識願隨李廣是詩人

策馬長松古道旁雄才應恥作詩狂清宵亦勝巴童輩終日肩頭荷錦囊

人生行樂貴當年誰與林松倍有緣騎馬山中非汝事候朝多在五門前

石路揚鞭樂意多也知心性厭風波峭帆飛處船如馬正恨青山瞬息過（與生作此圖時天池正與余同坐畫舫中）

法雲寺同徐松之作 有序

揚州法雲寺舊有謝公手植雙檜樹唐人劉夢得溫飛卿皆有詩今雙檜無一存者惟銀杏樹當門一株庭前二株耳

古蹟何人弔謝安閑依詩老此盤桓僧家不識興亡恨銀杏還同檜樹看

附松之詩

謝安雙檜詠何頻銀杏空依短碣新也是參天庭下樹但論手植是何人

題韓醉白小像（醉白以上巳日生寫真者因為作修禊圖）

既向丹青識眉宇還逢祓禊想生辰安知不是再來者

四十一人中一人（王羲之與太原孫統等四十有一人修禊於蘭亭）

題王觀侯行樂圖

緩轡秋郊趣自眞翩翩公子本西隣烏衣巷裏高門第不是尋常射獵人

抱琴童子每忩疲樹色中間景物齊但怪主人無一事今朝何處訪鍾期

乙丑五言古詩

雜詠五首呈王冢中丞

古路

古路直如矢今人少行走徑捷荆棘多迂洄寧自守憫窮雖不免泣岐詎未行忽遇同心人此路長攜手我知君貲賢（司馬借貲與劉貲受同有今古路詩）君與滅明厚

古井

古井深且潔草中尋者難形擬丈尺緊光知漢月寒豈望人汲引惟愁歲旱乾忽蒙長者獎此外皆狂瀾明日何所惠金瓶璐爲欄

古琴

古琴惟自撥入市無人愛竽聲滿齊廷羯鼓重唐代二物易逢時焦桐況復晦知音忽一顧從兹價十倍絃以園客絲詩罷定相對

古鏡

古鏡明月光掩閉不自炫知龍能應禱炤膽可驚懸匣

匣別來久塵暗亦堪吁忽蒙美人盻常與玉顏俱親手拭以粉背而縄用朱

古劍

古劍在土中無繇樹勲勞漢時斬白帝晉世入吳濤自被泉泥蝕坐使烽塵高忽蒙國士賞鋒芒憐久韜黄金飾其柄瑩以鷿鵜膏

乙丑七言古詩

題顧書先草堂圖

俊人復出大橋鎮氣猛心虛學日進草堂風景亦堪愛樹色難分圍外內老夫局促城市中慙愧羊求難與同思君便欲騎蹇驢還挂一瓶來借書

楊敎諭（有序）

楊廷璧字荆璞江都人也崇禎間以明經授廬州府學訓導尋遷舒城教諭壬午四月流賊張獻忠攻舒城荆璞分守城西門賊勢熾甚矢著竹猶督守不少懈是時史公道隣開府安慶謂兵且至圍即可解也乃舒有武弁孔某者與鄉紳胡有隙潛與賊通許爲內應城以是陷遂被執孔某方爲賊發蹤指示目荆璞曰此即舒城所謂楊學師也勤於官請優禮録用之荆璞唾其面大罵孔恚甚嗾賊急殺之荆璞子繼蕃字宸夾徵余詩

草寇公然亂天下當時醜禍惟公卿鼠竊狗偷大事去

兩驚門户猶角爭坐視妖氛徧南北江湖血淚屍縱橫
何況舒邑大如斗賊衆我寡飾難攖孤七守之且無濟
儒冠性命何太輕或謂師儒異保障斯言烏足知先生
教諭亦受朝廷職敢比曾子居武城是時史公作開府
孤忠人比蜀孔明先生日夜望圖解倚如范老胷甲兵
事與睢陽略相似豈料奸人通賊營奸人武弁孔其姓
勸賊好待楊先生汝雖姓孔不識字忍害桑梓危生靈
吾死尚能爲厲鬼擊碎狐兎如雷霆賊猶知敬孔患甚
嗚呼身死仁則成只今社稷亦久傾先生萬古垂大名

乙丑五言律詩

爲吳介茲悼亾次韻

留賓無佩贈㗑我敢忘之雖劍幾時失怪風終日吹庭
花開似待（盧儲迎內子詩芍藥斬新栽庭花數朶開東風與約束留待細君來）春月好誰
知（東坡王夫人謂春月色令人和悅秋月色令人悽慘東坡喜曰吾不知子能詩耶此真詩家語矣）鰥
曠猶難作何堪自撫兒
高趣能偕隱同心愛五湖少君稱德配潛岳讓賢夫（史謂岳性輕躁趨世利乾沒不已以及於禍）出絕牽衣問歸誰鼓瑟俱鷄鳴鬪
懶起罷弋賓堪吁
四海皆兄弟君家未易忘蘭交詩窺視（用山濤妻韓氏竊視嵇阮事山公與嵇阮契合金蘭）萊隱藉勗勸自畫圍棋局鄰求釀酒方到今
談往事花落恨東皇
白頭吟未有本自與文君志畏當壚辱身同汲井勤新

衣今已故逋理昔難分除服詩雖好千秋那忍聞

責秀才有親已老而不能養者

桓公昔讀書堂下笑其粗（徒得古人之糟粕故云佀也）梁業況無益
躬行誰有除老人如病羸衰計似枯魚怪爾不能養今
之孝不如

乙丑七言律詩

贈揚州郡守崔進生遷兩淮鹽運道

太守廉名海內知理財重任亦難辭久因暮夜欽楊震
却借貪泉試伯夷王政幾两無異視遠方兵食況兼資
莫言小綫凌雲翮他日鹽梅兆在茲

寄賀許師六登第

錦標奇得亦何遲姓字鷄林久共知定有宣公爲座主
（貞元八年陸贄爲主司人稱其榜爲龍虎榜）況逢武帝想同時（今上方注意詩賦）羣
仙齊赴蓬萊路瑞羽初栖閬苑枝獨使故人常引領雲
泥隔絕最相思

賢愚

唐堯德足侔天地九子何如側陋親陶令家非無紙筆
五男誰是讀書人賢愚久驗從來事花月休辜現在身
老要墳田惟斗畝怪君終日苦嗟貧

次張敦復學士賜金園春山八詠韻

嶺上雲

還看舒卷總多姿俗客休嫌出岫遲冬嶺明因龍卧後

春山黑是雨來時紀官久聽千秋說抱日能令四海知轉怪陶公只自悅不妨牢相坐疏籬

原上村

望中桑柘覆長原別墅惟空此有村隣少獵人搜虎穴歲無租吏打入門池魚入市誰爭價野火經春不記痕戰鬪忽來荊棘蕃免同杜老歷昏昏杜詩二月饒睡昏昏然下云故鄉門巷荊棘底敎復先生以養病暫歸故鄉故云

溪上路

獨步尋春首更回橋無白馬有詩苔一聲水鳥啣魚去何寺山僧托鉢來歌是濯纓偏入聽交逢戴笠許相陪偶然村路看兒戲喝道誰防貴客猜

石上泉

風吹谷口送潺湲引永山中似小年觸熱何勞倚行遠杜詩倩行遠修水筒云觸熱藉子修通流與廚竹尋源懶喚獠奴前老杜有示僚奴阿段詩作疑絲竹憑空響復訝珠璣濺路間欲識賜金園子大泉聲惟過此門偏

池上梅

謝氏池塘少古柯但誇春草奈君何山鄉地僻花如笑節序冬深水不波寒發聞香眠處近遊魚見影戲時多世間尤物誰堪匹石湖以梅爲尤物寡和應同白雪歌

巖上竹

留宿當時愛此君自家賓客最殷勤白樂天東樓竹詩樓上夜不歸此君留我宿何如久住山中屋一任閑梢嶺上雲漁截釣竿心可忍鳳看梧樹意無分清音似爲知音奏神語鈞天夜每聞皮襲美竹詩如神語鈞天

松上鶴

共訝高飛閬苑禽新來巖畔擇幽林久同鴛鷺翱翔倦却愛虬龍歲月深偃蓋難逢真得計鶴千歲巢於偃蓋之松乘軒雖好豈初心林逋亭樹終嫌窄爭似三山問舊岑

陌上花

凝眼春光陌上明紅塵香處馬蹄輕勿將蝶作探花使勸得人爭痛飲名狼藉定逢誰護惜留連獨覺有心情上林異物雖殊絕羯鼓何如社鼓聲

附張學士原韻

觸石排空總異姿輕陰欲度綠溪遲閒看舒卷爲霖日多在徘徊出岫時峰頂午携雙袖滿窓間潛潤七絃知一從爛熳歌成後常與山家護竹籬嶺上雲

數家碓杵隔寒原一幅林巒對小軒綠樹陰中聞水碓夕陽多處見柴門嵐光常借炊煙色山徑新添野燒痕昨日鄰翁歸較晚犬聲如豹月黃昏原上村

山深溪徑自縈回地僻人稀滿綠苔春隴草生黃犢過秋籬花發白衣來偶添略彴前邨近閒倚孤笻野客陪盡日總無車馬到往還麋鹿莫驚猜溪上路

層巖飛瀑日潺湲紫蘚青蒲不記年自作雲霄幽壑

爽時開琴筑小窓前影穿密樹千珠散渾聚遊魚一
鏡圓不獨浮杯兼釀酒濯纓知向此中偏 泉石上
無數瓊英點舊柯寒心相對欲如何高標自具神仙
骨瘦影偏臨清淺波山鳥踏枝栖雪冷文魚吹浪唼
花多放翁饒有關情句一度樽前一浩歌 池上梅
叢棘何堪翳此君剪除跪蹩不辭勤篔簹淨洗千竿
翠巖谷新搜一片雲細路遶從山麓繞濃陰近傍石
泉分還期小構亦亭看解籜香風靜裏聞 籬上竹
翩翩雪羽九皐禽只合栖遲託茂林風勁乍聞松籟
起夢醒猶憶海雲深關情蓬島當年事回首樊籠此
日心寄問煙霄儔侶乘軒可似碧山岑 松上鶴

踏歌南陌近清明短後新裁白紵輕舊過溪橋曾識
路許多紅紫不知名横儀屐齒驚人趣滿插釵頭少
婦情社飲醉眠隨處好只愁風雨杜鵑聲 陌上花

附潛蜀藻次韻詩

如布如輪自弄姿欲隨春日共遲遲未能舒卷旋成
雨且自絪縕此一時觸石不難膚寸合爲霖須徧源
墻知箏閑持贈無人愛只合東溪守故籬 嶺上雲
平楚茫茫盡隰原乘風誰復到輶軒雞豚社裏花藏
屋桑柘陰中人啓門處處各增新院落田田猶記舊
潮痕晚來莫辨縱横路一點春燈雨後昏 原上村
野徑横橋往復回春泥香軟襯新苔沙平有篆牛羊
下水淺無人鷗鷺來垂釣每從漁父問杖藜時倚老
僧陪偶然行飯前溪去路本無岐不用猜 溪上路
逍遥谷裏聽潺湲一派清冷年復年乍出故山穿磵
底旋分新溜到池前亂飄霜雪氷初解細瀉珠璣月
倍圓却笑子荊太區別枕流漱石此間偏 石上泉
霏霜叢裏挺寒柯低亞清池可奈何玉骨最宜將焰
水氷魂偏帶月凌波濯來雨露姿逾絶浴向華清冷
較多莫學白家老賓客更從池上抑笙歌 池上梅
覆我茅檐頼有君幾回攀玩不知勤迎風戞石如敲
玉倒影横堦欲拂雲根帶蘚痕山雨濕梢穿崖壁嶺
煙分春來忽作鸞凰嘯疑向崑崙頂上聞 籬上竹

霜翎丹頂本仙禽愛掠春天碧樹林遼海無家歸路
遠芝田有夢暮雲深聊棲百尺虬龍上一展平生霄
漢心好共周顚伴松桂移文兒到北山岑 松上鶴
紅塵紫陌百花明幻蕊香車蝶使輕游女折來如解
語歸樵滿把不知名自開自落雖無主春雨春風最
有情何必上林園錦幄金鈴傳出護花聲 陌上花

次姚明鼇司馬最古園春山八詠韻

燒後草

春風有意尙尋根野火驚心昨滿原已分死灰懲造物
仍留生趣見王孫焚餘竹冊曾難在爨後桐陰更不繁
河畔青青獨如故詩成爲雨淚雙痕

接活樹

枝經剸截似枯楖樹有重生悟宿緣李代桃僵真少福鳥同鼠穴豈非天移花誰手千般巧結賀君家一樣圓待蒔曲成仍蔽芾正須狂藉底哀憐

分叢竹

幾家墻屋滿琅玕何可詩翁無一竿天上飢禽愁鳳鳥入中高士比袁安（高季廸詠梅雪滿山中高士卧一聯自是佳句予謂若移上句贈竹乃更確也）絕移從午日魂猶醉斫氣騷經膽正寒（李長古詩斫取青光寫楚詞）除却此君來作友早防塗炭坐衣冠

初插柳

楊枝插處俯清冷爲要他時作醉醒賓客尋來如粟里

兒童折得自旗亭河東暫許稱前輩天上齊堪並列星莫怪身低顏色醜春來還汝十分青

病愈鶴

息影松林更息機多時病瘦隔漁磯陷嫌遭射羞同類（見陸龜蒙鶴媒歌）入室防寒怕遠飛（歐陽公嶠前雨白鶴畏寒每入屋中）舊主恩深鳴肯歇春天力困舞猶稀從今永作蓬仙伴三百年仍懶一歸（見神仙傳）

脫釣魚

歷盡風波遇釣緡艱難誰肯念遊鱗非緣楚國多漁父豈識西方有聖人碧海悲教長鼓鬣白龍或免更傷唇不然還是桃源去此路從來少問津

尋巢燕

飄零遠蟄在殊鄉（燕亦能蟄見文昌雜錄）苦憶連雲舊處華堂巷口猶銜朱雀近門中曾記鬱金香來時密札逆誰付計日新雛待母將問爾呢喃何所道可知巢幕異巢梁（燕巢幕非燕巢之所見少死燕歲）

放生鹿

茸茸正美網羅侵得荷仁恩返舊岑傍母最憐求乳意呼兒猶帶斷腸音西巴惻隱宜師傅方朔詼諧在上林（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方朔謂是固當死者三）却笑吳宮何太忍空中神語本難尋

附姚司馬原韻

萌芽又見發微根憶自曾經火燎原陌上去年來士女東皋新雨舊王孫仍鋪小徑青鞋軟薄襯寒沙翠轂繁抽盡寸心何可報東風吹拂死灰痕（燒後草）

悟來鋸截馬鳴櫸截斷纏連總幻緣半死托根猶故土重生全節仗高天花開異蕊增千瓣果結孫枝許倍圓顏色縱殊香未減任人離合任人憐（接活樹）

東鄰墻畔碧琅玕親荷長鑱乞數竿記取一枝分向背番開三徑問平安影疎舊侶臨風遠響和孤吟作雨寒敢就大師參玉版笋成先製籜龍冠（分叢竹）

山塘引瀑水清冷欲學三眠伴醉醒入夢低垂南北浦前身攀折短長亭旋抽訝似支離肘移植應同白

傳呈不作溝中棄時斷新條早映酒旗青 初插柳
乘軒無夢久忘機瘦影同憐舊釣磯華表化時愁折
翼青城獨後悔孤飛爲鳴休譜離紘怨試舞空翻倚
筍稀可似上林傳帛雁箭瘢博得子卿歸 病愈鶴
溪上幾番下釣緡竿頭撥刺尺纖鱗任公子豈同漁
父鄭大夫猶觴校人敝葉橫塘驚匿影唼花清露惜
傷唇過河莫作枯魚泣歷盡危波不問津 脫鈞魚
剪剪烏衣返故鄉也來幽谷問茆堂寧丁壘就巖花
密上戊泥沾社酒香常捲蘆簾恐出入儘多芹澗任
啣將似憐野老呢喃語不羨盧家玳瑁梁 歸巢燕
鹿子離羣罹網侵百錢買得縱欽岑斷腸母自悲誰

忍聚首生難敢擇音 音傳叶蔭今從本字 樵野幸非蕉覆夢芝
田歸去藥盈林雲泉百歲霜毛白可許空春苑裏尋
放生鹿

附潘蜀藻次韻詩

祇爲煙叢護弱根東郊一望滿平原火來更較花無
主陽轉還同竹有孫南浦文通才未盡西堂靈運思
仍縈香車陌上休輕碾幾度春風洗燒痕 燒後草
花神底愛野狐禪刀剪泥封似有緣斷續馬牛誰假
手轉移贏呂踏由天分苞須到開時見連理翻從接
後圓却怪東皐難自主春權偷去亦堪憐 接活樹
春郊是處長琅玕恨不移來千萬竿欲種蔣家三徑
滿好棲杜老一枝安翠搖石壁侵苔綠影入晴窗帶
雨寒豈獨芰荷衣可製籜成堪作竹皮冠 小栽竹
一縷柔絲漾碧泠啼鶯驚起夢初醒愛他裊裊臨溪
水不爲勞勞送客亭鶴氅王恭年正少風流張緒鬢
無那從茲歲歲長條發祇有東風染得青 初插柳
主人卿汝本無機春水同游釣月磯久困雖將雙翮
舉乍調思傍九霄飛滿身霜雪何曾涴透頂丹砂未
褪稀恰似人民城郭改年深喜見令威歸 病愈鶴
春水纔生有釣緡微波亦覺少恬鱗乞來磁几池中
物伴却江湖一散人涸轍重生仍比目俟觸雖美免
濡唇不知海上吞舟者何故揭鬐立要津 脫鈞魚

飛來飛去總他鄉此地原無王謝堂交剪似防春社
雨穿林非愛杏花香烔迷故壘頻迴繞絮攪橫塘欲
取將記得山家門巷在莫教才子歎空梁 歸巢燕
雲泉深處雀羅侵縱爾還山認碧岑跂跂幸無觸壁
恐呦呦好聽食苹音從今傍母眠幽草一任銜花入
茂林悟却死生離合幻豈從蕉葉夢中尋 放生鹿

虎丘謁萊陽二姜先生祠 如農黃門如須行人

千人石側弔孤忠短簿難將俎豆同竹柏色濃花鳥裏
弟兄名在史書中歌兒好唱迎神曲舞妓都聞折檻風
半世僧裝成白首祠堂只合對生公
橋下停舟日已施堂前松竹翠如斯叟童似拜夷齊廟

子姪能傳軾轍詩異姓終人堪配食同心難得是吹箎
虎丘多少能吟鬼忠愛應誇杜拾遺(事見明詩話)
一自乾坤戰血腥二難蹤跡久飄零名花此路輸唐棣(山下有花市)荒草當年痛鶺鴒風馬雲車忘逆旅江神山鬼
護英靈於今祠宇相望處虎阜滇州與敬亭(如農先生並仕宰儀眞易貧時遇命埋骨敬亭山下故兩地亦皆有祠虎阜則先生與其弟如須後家吳門以後携手同遊地也)
二姜風節並峩峩涕淚誰如故老多長使鳳凰棲碧樹
豈令荊棘沒銅駝隹兒猶有殊方敬奸相曾無弔客過
試看賢愚身後事千秋勸戒欲如何

送繆曇書廷試北上

此去金臺路不迂若論郭隗豈吾徒至今鄉舉遵周典

空有賢良並漢儒桃李開花迎帝輦驊騮躞步上天衢
別君慵擬江生賦待聽鳴珂看棨繻

題史淑時悼亡諸體詩後

初看病熱已傷神取冷曾同春倚身兩小相憐恐擬對
一心偕老肯羞貧難逢才子作君子(詩君子好逑)可識夫人
無美人最是桃花偏短命風風雨雨值今春
橋邊能笑野鴛鴦曲裏惟知愛鳳凰得壻公然如葛勣
娶妻差不讓齊姜延醫那救千金體拜佛空殘一炷香
仙女合歸瑤島去只憐潘岳苦悲傷
自從隹婦配隹兒雪髩孀姑爲展眉年小不愁夫壻賤
才長偕怪侍兒痴可憐荳蔻含胎夜竟與蟠桃結子時

寄語多情善排遣秦樓東日亦西馳
對鏡欣看並蒂荷傾城名士意無他人稱婉弱文家妙
自詫遭逢折福多針線縱橫今若此琵琶喑啞爾如何
莊生慣會欺人者此事猶能鼓缶歌

附汪季甪次韻詩

顧家新婦好丰神三五韶光二九身得嫁文園心已
死便追桓少不辭貧豈知緣緣花花夢竟作朝朝暮
暮人可惜夭桃纔破嘴不教開滿一年春
畫屏十二紫鴛鴦誰解琴中鳳與凰好女已知歸屈
宋外家眞不羨姬姜登樓私語天應老擁被微吟齒
亦香何事長生盟七夕寄愁埋恨兩心傷(後四句共實事也)

青梅薦齒謫生兒但覺心情懶約眉病裏依然梳掠
巧歡時每詠語言癡去年十月嘗蒸日今歲重陽餌
藥時不料綠華來頃刻風車雲馬忽星馳
一夕驚風剪敗荷誓同灸穴志無他羅巾欲盡才人
少金椀重來鬼婦多酒冷香殘憐夜久春花秋月奈
愁何四絃已付塵封了忍聽誰唱懊惱歌

汪季甪十二硯齋落成詩以賀之

偶然得夢便名齋十五年中願始諧磨墨吮毫眞快意
求田問舍豈吾儕天教詩筆留千載地足煙花是兩淮
那笑翟公才思少底須賓客惱胸懷
書豈三冬方足用竹皆臘月正須栽詩人曾釀蒲荷否

賀客今先燕雀來雨後千家修第宅城西十里滿樓臺
與身有分心歡喜惟是高齋數往回

嚴寒覩芭蕉欲死狀感賦

從卷得舒心可愛因長致盡象堪憐貧家失爾書難長
雨夜從今夢易成處世何人兼五福求仙幾箇得長生
此身亦是羈中草莫怪相看少嘆聲

丙寅五言古詩

贈趙中丞

越人攀轅時吳人日歡呼歡呼何所云湯趙德相符兩
地山水鄉居官多自娛兩公冢周名不符比白燕相繼
豈易得士民福何如　皇帝昨東巡鑾輿止吳都疾苦

蒙　諮問念此財賦區江海爲咽喉風俗況可虞知人
復善任重地付大儒惟公識治體激揚育所圖好惡源
既清政事乃其餘居寵不知驚望獨器量殊蕭門講學
來體驗未嘗疎我老詞樸拙不足揚訏謨但願正直人
慎終常如初

舟中晤丘曙戒太史有感而作

束裝歲已晏行舟河復寨坐看日東西不離玉山側江
山豈不佳客心正悽惻我友着衰絰所憐面深黧胡然
有此行亦以酬罔極義不辱先人言之涕沾臆示我立
後說一帙古訓式歐陽昔多悔儀禮未有得經學苟不
明仁義生荆棘詒罪閒溯鳴江神最正直所助惟善人

前途忽可卽我病眼常早枕上增嘆息

丙寅七言古詩

爲郝子相題所藏周東村蘭亭圖

蘭亭梓澤已同廢羲賢觴詠安可追今朝忽見周臣畫
茂林修竹宛在茲亦如滄葦久失得書煥若神明時見庾亮與羲之書嘉靖年間數好手臣也何愧老畫師人生遭
遇各有命山水之樂毋輕遂舞雩詠歸聖所與虛誕妄
作渠何爲蘭亭集序云故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吾家廷尉同此集
前後兩序如塤篪新故相換乃常理今日明日成推移
興公蘭亭集後序有云往復推移新故相換今日之迹明復陳矣此與王序意略同也四十餘人
誰在者惟有詩文名永垂良辰美景況難負如何忍空

手中卮知人論世我何有郝因看畫重有思右軍本自
經世士發論往往關安危治城能諫謝安石子弟乃愧
王坦之名山滄海願偶遂心輕懷祖良非玄稱聞角聲
輒灑掃經年不使親光儀恃才傲物亦已甚遣使詣朝
毋乃遲王述旣業顯授羲之恥爲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行人失辭大爲時賢所笑可
惜平生最骨鯁投老終日惟遊嬉不樂京師離本性豈
料去郡遠如斯題圖作歌示我友偶述所見非箴規

勸酒三章壽關弭彭

菊花爛熳重陽後賀客滿堂勸壽酒勸酒何所云浮丘
在左洪厓右先生著作數千首笑謂頑仙安足友
小山叢桂前月開堂中桂酒盈尊罍尊前誰可擬枚乘

父子皆高才先生謝客誠有哉久矜儋名吾自咍
賞菊他鄉如故里文孫舉酒前長跪勸祖滿飲之吾家
福勝文中子書不待補完且美（王勃爲文中子之孫文中子作書百二十篇其有錄無書者十篇勃始補完改正）眼中親見兩發藥

丙寅五言律詩

秋來數飲十二硯齋中留詠三首

老病誰相念招尋爾未踈月昏頻拄杖室邇省肩輿種
竹聞佳詠謀金買異書門前多載酒任醉子雲居
幾載京華客懷山夢薜蘿如今風雨夜聯榻快吟哦（示見弟兄唱和諸作）高閣初開鴈低田正刈禾除書知懶闊林下故
人多

羅雀門難比登龍客所咨論文秋月夜得友少年場（坐中頎書先史淑時唯少年高才）不盡東南寶爭開蘭菊芳先生如薛卞
一顧價齊昂（李白上韓荊州書青萍結綠長價於薛卞之門）

附汪季甪答詩

見客與煩事不堪心性踈（王逸少云萬不喜見客篤不堪煩事）飢惟甘
說餅名恥問題與制食存餘力多方買舊書豈愁難
字過揚子對門居

二

牀幃聞蟋蟀霜雪歷藤蘿時已三秋改詩慚五字哦
禦寒儲酒本筭口計田禾一飽無他慮招尋不厭多

三

譽客心都減藏身是所望與君同晚境閱世幾名場
殘菊枝空卧寒梅亦漸芳肯來跳草木謂幘任低昂

重陽後宗鶴問訓導自黄池至見訪

忽忽三年別滔滔一水深五經誰在口四海幾同心爾
繼謫仙後能爲秋浦吟黄花開正好有酒日追尋

送門人董致平之兩城任

本是貴公子今將仙令同堂中宓子賤治下呂南公地
勢連閩粤人家映橘楓泰峰關眺處肯復憶泰翁

二

從來爲宰者撫字勝催科此路甘棠在當時戢馬多中
丞今有子父老喜如何爭獻麻姑酒家家舞且歌

丙寅七言律詩

雪後畏寒早睡

晩景何堪生事微惟思早睡避寒威經旬積雪忘春至
每夜登牀似客歸妾能煖老如燕玉夢不求人救晉饑
忽憶前賢貧太甚陶家無被杜無衣（陶詩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杜詩無衣牀夜寒）

生日酬汪季甪見贈詩次韻

性同任懶愛深坊（張爵贈任漸詩未肯求丹學深坊且隱居）白喜雙眉滿雪
霜我是匏瓜宏不食君如美玉豈終藏八年離別時雖
久四月過從日正長更荷豪吟能勸醉欲驕舞席與歌
場

附汪季甪原韻　八載不爲溉堂上壽今年生日兩人都假口占稱祝爲喜可知

少壯同居履道坊先生髩髮已先霜兩人蹤跡分南北一樣飄蓬合退藏櫻筍盤筵身拔從溝和風景日初長自今爾汝持觴勸大笑應須十萬場

生日酬汪叔定次令弟韻見贈詩

難覓無塵洛下坊亦無仙鶴翮如霜（白樂天洛下卜居詩逆就無塵坊仍求有水宅又云開籠放霜翮）惟欣好友居偏近頻枉新詩篋每藏飡自飢來憑羽倦馬因老去厭途長栢崖男女眞難學那得椿年樂性場（栢崖老人自號無名先生男制髮女恭適錢起贈以詩云古也憂婚嫁君能樂性場長別復一月守少文妒竟粟性場一作道場）

附叔定詩

之眞未立志和坊老曰頻沾冬路霜歸袁正分旅吏倖謀尊不問細君藏金衣公子新聲綫長版禪師道味長但願年年常不出齊得繞膝是歡場

督學李維饒試士揚州有贈

文星何意熖江潯螢案蓬門喜不禁能讀父書推庾信丞傳經學是劉歆劍有奇逢成五彩馬無凡骨忽千金自從桃李盈門後（先生曾典試秦中）芍藥瓊花此路尋

月色蕪城自古傳眼明如鏡闢嬋娟獨將韓擲歐龍體盡抹風雲月露篇趨口蘇流歸大海揚眉寒士途疏去冬天陳琳曹憲名雖盛若到龍門也執鞭（時以冬試上江……移）

溉堂續集序

三原孫豹人先生以詩文名天下垂三十年予得見溉堂初集古詩非漢魏律非盛中唐則不作作則必有古人爲之先驅至其所以似古人者漸漸陶冶若冉爲之藏物初非出於依傍而後有己酉八月予客南州豹人別且八年忽自楚中至其顏渥丹其髭髯蒼白如雪相見執手勞問既出其溉堂續集示予予袖而藏之與之過故人陳伯璣湖亭談伯璣在南州之以詩文名者也設尊酒相欸曲予之言曰學古人之文者縱不得抗衡古人亦當爲其子孫不當爲奴婢嘗如豪僕失主人則倀倀無所之子孫雖歷世久必有類其祖父之處豹

人曰學古人詩既當知古人祖父又當知其子孫知祖父則我可與古人並爲兄弟然不知子孫則不識其流弊所千道德流爲刑名荀卿一傳而有李斯知此然後學之善不善有以自考伯璣既聞而皆是之而予又嘗謂善學者必日進而不已然詣有所極則不可以復進而不已者無進境而有變境也天之雨非有進於晴也然今日晴而明日雨則人樂其日新而不窮於是談既倦主客潸醉出雨欲東來予歸客館雨大下燒燭發袖中詩讀之乃喟然而歎曰甚矣豹人之能變也今其詩自宋以下則皆有之矣衙日而出搖筆而書磅礴奧衍不可窺測然豹人年五十浮客揚州若妻妾子女奴婢

之待士人開口而食者且三百指世旣不重文字身又
不能力耕田以自養長年刺促乞食於江湖傷逝悲來
輒見於詩故其詩別有所以爲工者而豹人亦不自知
也予將歸山中豹人命爲之序適予有寒疾行且別去
不知何日復相與論文于是力疾疾書贈之伯璣以貽
豹人伯璣爲我語豹人善自愛吾船乘北風便發不復
到石亭寺見孫先生也

寧都易堂同學弟魏禧譔

送孫豹人舍人歸揚州序

關中孫豹人先生　召試博學宏辭被放將歸復有
內閣中書舍人之命同薦諸人奇其遇高其志行屬
施子爲贈序施子曰士不克汩於富貴不阻挫於貧
賤雖有漸輪之微不改懸車之素可謂確然無忝處
士者也豹人北首入都初廹於有司甚旣久諸待試
闕下者多務研練爲詞賦豹人獨汎覽他書間語客
曰吾僑居廣陵數十口饔飧待我使我官京師不令
衆家餓死乎已入試不中良喜遂束書南歸
聖天子詔賜諸布衣處士有文學素著老不任職事者
其授京銜以寵其行於是及格者八人豹人與焉初
擬司經局正字
天子薄其官遂與杜君越傅君山等同授內閣中書舍
人是時杜年八十四傅七十三皆未與試先歸矣部
議官不及而
中旨特授蓋異數也時論以放還處士膺舍人清秩恩
禮甚厚而豹人迄臈踽踽自若其將以年授官也吏
部集驗於庭獨臥不往旋被敦促乃徐入逡巡王爵
者望見其鬚眉皆白引之使前曰君老矣豹人直對
曰未也我年四十時即若此且我前以老求免試公
必以爲壯今我不欲以老得官公又以爲老何也衆
皆目笑其愚然卒以老官之蓋非崇儒敬齒無以昭

朝廷之恩非引分固窮無以見君父之志今處不
隱不仕之間身貧賤而拜官於朝名當世而遯跡於
野發不稱循古有餘榮哉豹人今年亦已六十矣而
掉頭抗辭脉今人又何如也其詩嫌㮀辭出入杜韓
蘇陸諸家不務雕飾吏部趙公玉峰既爲刻其書余
獨敘其語以送之後之稱是官者其知所由重矣

宛陵年眷弟施閏章拜撰

溉堂續集目錄

卷之一

卷之四

吾貧心如放翁而貧口不如命也因作此志悲
重至淮上訪家瀚中　家瀚中宅與張虞山趙天
醉連牀　再次虞山韻　黄大宗招同范仲艮張
虞山馬閬求趙天醉張蒼思閻百詩宋姪獻于飲
止園次天醉韻　坐逆風船同趙天醉作二首詠
逆風船詩後次日便遇順風　喪食次高蔚硎韻
錢塘章淇上相別十年矣忽遇江都見訪坐良
久値于方窘甚清談而已次日有詩見贈因答之
二首　酬家嘉客　與十四弟實夫自京口買舟入
吳越　客俎經旬無肉次東坡韻示十四弟實夫
舟過姜堰訪黄天濤雪夜留同諸子飲秋佳館

分得燈字　題家獻于小像二首　與張虞山趙天
醉飲丘曙戒李貞家夜歸同坐野航三首　即事贈
家瀚中二首　賦得春草留別淮上諸子　又賦得
春風　雨舟　黄大宗納姿揚州爲賦催粧詩四
首　重宿定光寺弔惺初上人二首　宿剡溪旅舍憶
王物溪題壁事遂成一絕　病暑不得遊天台山
將歸買天台藤杖藥物成二絕　示天台遊人
縱筆二首　雪中過姜堰訪黄仙裳　雪意　元
宵後雪夜飲王仔園小幡川觀燈次壁間東坡詩
韻　貧士詩　贈汪使君昔斯　告飢　贈吳銘
由　舟進黄河口三首　買客婦　九日梁仲林侍

郎宴集巢窩樓登高　題王金鉉明府琴趣軒二
首　怨老堂酌酒與櫟下老人歌　訪金龍四大王
廟　中秋夜舟中對月　凌蔚侯彈翁歌將蔚侯
方熟誦杜詩　贈王又陶及令姪孫德符　施匪
莪司城惠示集句全稿次東坡答孔毅父集古人
詩見贈五首韻奉贈　春寒　楊東子携具過王
仔園桐舫齋招同諸子夜坐待月　清明前宴集
魯紫衡園亭　泊舟任城同凌蔚侯遊南池二首
東光訪王金鉉明府四首　贈安肅梁明府木天四
首　梁木天明府屬題拙堂三首　爲梁木天明府題
須園八首　登安肅城遠眺　無雪　欲雪　微雪

凌蔚侯長郎八歲讀書日滿百行他日成名可
待以老夫頗相期望因挙示喜劇所詠　社集賦
得早花隨處發限七言近體　春日宴王天䇿宜
樓看梅花將放次韻　賦得春水船如天上坐
同蔣䟤天訪張虞山留飲寓齋并示新詩一卷分
得池字　過李屺瞻有贈　野性　贈許甫草孝
廉　京雒　贈辛漱六　立春後十日喜無大風
朱二玉以去冬十一月後居余於燈節前一日
赴飲見壁上諸友題詩始知之即席補賦三絕
嘲諸男　謝房興公福部惠米二首　偶覩小燕出
巢因感楊吉公無子賦寄一絕　閱東坡志林因

卷之五

焦穫孫枝蔚豹人著

丙午樂府

華山畿 有序

雲陽朱叔子請予賦華山畿云是里中勝蹟將與潘江如共表揚其事予嘗讀劉誠意此題樂府喜其旨存諷戒因而更暢之變爲短章而抑揚之詞則並見焉蓋不敢忤叔子意也

莫適雲陽道莫過華山畿相逢年少女不得便同歸

郎亦有慈母妾亦有慈母室家俱有願嫁娶何太後

寄郎雙蔽膝期郎病速好今日聞郎信妾命應難保

有何好容顏使郎爲妾死 王西樵曰語遒古而能感人 待郎華山畿

作歌妾不恥

打牛牛不動撫棺棺爲開男女幸同穴高堂身獨囬 王西樵曰以高堂五字櫽括青田詩意語復淒惻方是樂府

周南咏桃夭召南賦摽梅容聽華山歌歌聲悲且哀 王西樵曰若喜其一起一結作法○六朝樂府如歡聞捉搦其旨佻謔戒者少矣青田意在作箴詩又非樂府本色此事故不得不推焦穫耳

附劉誠意詩

華山畿勞勞沿御葬父母恩相隨黃泉去男婚女嫁當及時摽梅不見周南詩王風蕩蕩散荆棘帷薄日夕生狂癡當歌悵然有所思華山畿何足悲

丙午五言古詩

贈王幼華

鳳鳥不妄鳴黃雀常啾啾覎彼吟呲子同堂非我儔古鋒何銛利何不道九州勢利如膠漆詩書成逆讎揚雄亦有口寂默苦低頭 雄口吃 歸坐草玄亭吾意在千秋周召不可作李杜有微勲 王西樵曰大原子表雄人不能只十字 哀樂過傷殊正變體雖分洪音發金石何有蠅與蚊奇彩爛霞電何有縹與緗持此勖同調聊書吾所聞 王西樵曰妙在矜徐於此見詩 力磨礱苟無已後世讓吾勸 張掛恭曰古調古心今人知此者鮮矣 時節逢與食留滯在他鄉胡不思歸去其如道路長既無興馬費因復理舟航 幼華將有豫章之行○王西樵曰十字亦有許多委折在內

作書與同氣栽松新塚旁啞啞反哺烏戢戢跪乳羊哀哉至性人對爾淚千行 王西樵曰此詩乃足當溫柔敦厚四字

江蘺是弱草采者尚不遺駿馬成死骨千金買何爲可憐蘺與馬報德非所知我有書數卷平生辛苦詞湮沒亦足惜表章知是誰再拜託吾友因君常見推

題王西樵桐陰讀書圖 有序

王西樵考功少年讀書之地有堂曰十笏草堂堂前有三桐樹後遊宦及在西曹每憶桐樹形于吟咏揚州戴蒼善寫真西樵命作桐陰讀書圖書傳所作詩附于圖之後屬余賦之

先生瀟灑胸浩如湖與江本是窂官身長齋即老龐習

氣獨未除默坐憶書忽成佛佛須熟業此意故難降題詩記草木殘燈影幢幢三桐與四松千古忽成雙愧死肉食輩終老棄鄉邦（王西樵曰雖其老氣其言則非鄙人所敢當也）謂予亦不凡曹霸見遺風貌出廊廟其背將丘壑同奈何凌雲翮戢影為傷弓達人無喜慍吾道行窮通子雲渡執戟巨源位三公莫種掛冠樹且看棲鳳桐

程崑崙別駕生日賦詩為壽

下牀閱彌甥出門對禽魚一行作吏來筆墨未曾疎別乘良不惡京口山水區載酒凌雲亭便與神僊俱忍飢啖杞菊終稱山澤癯劇郡賴賢佐何暇慕清虛爵如斗元翰誰敢將君鬚將軍且敬重兵吏況區區極貴固分

內燒丹徒為愚安得支道人相君目中珠

壽郝羽吉母沈太孺人

郝家有賢母教子善今修誰為稱觴客無非詩禮徒我亦夙登堂拜跪未敢疎慙愧非厖杜每來損庖厨被用十幅寬枕長五尺餘賢郎同臥起細論所讀書東隣西舍兒歌舞但相娛同在廣陵城判若龍與豬渠雖有父兒成就竟何如（王西樵曰仰止便是湘郝丹地人定真省致之大手不同處）顏若王母紅髮若麻姑綠春秋雖已多中心恒苦悲問母何所悲但誦栢舟詩春老名吾孫（兒山作集）仲謀作吾兒宵青與地下地下恐未知媚茲世多有誰如福澤奇村中獨術媼倚閭望天涯嚙指空白淅游子終不歸安得

坐板與長有綵衣隨

觀驟風雨驚懼并集而作

田家最可憐祈求亦易厭中兵休無日此邦賦斂孰麥登場纔足了官欠（王西樵曰敢告有位）陰陽若無準旱火光正欲插禾一失時八口愁飢歎雨勢忽翻盆旱天勞惘念已解養鴨屁兒取蛇醫驗父老且高歌誰假莧枕簟為農豈不好估客輕天塹風浪惡如此何用黃金鹽（王西樵曰此十字當作箴銘可以觸類不特估客然耳）舟楫能殺人劇于刀與劍安危皆自取君無棄鍼砭

致嘆

聚衆斯可畏乘時誰能拒物理同人事問天天不語蛇

影偶然動蜂尾不輕舉惟有豹腳蚊夜夜恣嘬茹吳猛是孝子露筋亦烈女因爾成大名至今歸何所微物安足尤貧賤良難處淒淒百年中忍凍復愁暑有聲聞戲鼓常作利鏃覷白晝見猶少昏黑防更難我欲問汝毀自黃遷自嘆雍州地最高晉家近長安胡不蚤歸去甲濕愁江干豈無富貴人危樓生夜寒雙鬟立其旁手中持白團而我長困乏帷帳夏不完富貴雖可羨一朝生禍患大宅任將軍其孥徙極邊汝敢非虎狼嗜膚不食肝轉盼秋風起安能久撲緣

客中苦熱寄懷吳賓賢

陰陽成萬物云如炭與銅當其流爍時誰識造化功遊

子更堪哀奔走忘西東避暑豈無地芭蕉映窓櫳舍之
來江南揮汗蒸炎中朱門與酒肉席上無野翁野翁詩
數卷氣與冰雪同急歸且把鐺煮茶聽松風先洗昏眸
眼徐開煩悶釋何必毘畚頂赤腳拒青節

爲周子維鈇唇解嘲

符堅破漢南所喜得半人太冲能詠史死礫隨車輪相
士論容姿見與婦女隣周生爾何爲照鏡自嫌嗔掩關
閉劍啄欲出還逡巡意似諱其短豈非畏交親不見陸
餘慶辦論頗足欣（王西樵曰以下反覆愈既妙正引又切雖小小一洒正非大手不辦）啄
雖長三尺手挈重五斤何如方虛士吟聲出鈇唇唇似
月中兎手生紙上雲彼此試相較美惡判然分勸君但

努力無慙三拜身（王西樵曰大道理借鈇唇發之掩關四句復妙極形容）

寄懷任淑源

昔爾來揚州出門少逢迎賦詩嘲屠沽語氣何不平今
爾成進士入坐衆皆驚順風吹渡江江神多世情獨有
寂寞人無酒敘平生交如流水淡勢比浮雲輕荷爾潑
相諒念我臥柴荊衆既愁盃光飢復慮添丁贈金值存
歲辛盤亦滿盈誇向親戚間此事古人能親戚共嘆息
細問姓與名（王西樵曰古樂府之遺）名字何勞問筆墨頗有聲本
自不識人臨書恥驕矜不願學張顛願學顏真卿愧余
老更懶點畫忘其形焉知爾所得但覺病眼明別來忽
兩月獨坐鐵甕城楊柳暑天熱班鳩雨中鳴光陰何在

荀兄弟中飄零寄詩與任華應亦念孫登

初秋同汪叔定季角韓醉白陪丘曙戒太史汎舟
城西遊諸園林過紅橋觀荷晚登平山堂時河水
大漲分韻得山色有無中五首

秋水如明鏡秋荷若紅顏久爲此邦客不覺頭已斑隋
皇行樂處對之亦等閒悔不家西湖役欲在鍾山人願
苦不足吾豈異趨頑丘公淮上來命僕勿忘還對酒忽
太息浮沉京雒間可憐謝安石恭作勞追攀他前鸚鵡
洲引領茱萸灣（丘將赴武昌任）
風急船勢斜日午樓陰直歌吹亦易終蟬聲苦不息簡
序瑞中催使我心樓側閣中一老人面如陳梨色（王西樵曰）

（遊覽詩入此一段非大手頗不能於此見作者身分）自從少小來紅裙不離側登
生有恒理荒淫非正則寧學中聖人還往衆香國流連
釋班中此樂安可極
簾捲古橋邊舟行河漲後（王西樵曰字字畫景）風起波鱗鱗遠
蓮浴江日古塚飛白鷺遊魚戲枯柳欲駕雲水姿安得
丹青手晚荷開更佳惜不盈十畝沒入銀濤中嗟嘆動
漁叟隣邑地最卑水患頻年有霖雨竟何意獨與蛟龍
爲
攜妓平山堂折花邵伯湖此事亦偶然千載名難俱賢
守古所重風流世豈無詩石遶樓側往來梵王徒皿觀
隋天子指作一庸夫金石貴不朽歌舞何足娛努力二

三子德與昔人符羊祜登峴山悲傷良不迂
歸舟何所見明月在樓中冊首法海寺烟樹澌迷濛稍
厭箏笛喧不使鐃鼓逼因思一日內哀樂竟無窮偶聚
忽已散有如雲隨風諸君皆盛年惟吾稱老翁妄想李
八百刀圭救微躬作詩勸秉燭淺愧類飛蓬

（丁酉燕日因思一日內二語滴之令人欲泣 文集）

贈龔孝升大司馬

作客老蕪城十年三會面默如銜在口豈肯順羣彥叔
向識醲茂一語斯稱善茅容但危坐范蒙林宗眷我貧
愧兩君尚有詩數卷欲投還逡巡自知與衆擬
身見七十七不肯自言勞手答百十函健筆挾風瘠賓

客亦不凡長陪謝與陶今我獨何爲局促守蓬蒿有時
謁諸侯暫救飢嗷嗷俯仰庸人前布衣一鴻毛幸依陳
孟公語客勿夜逃
杜老氣傲岸（謂于皇）古人難輕服斂手對般斤愁翁和郢
曲紀生才敏捷（謂伯紫）妙語兼尺牘久坐李膺舟遠憶愚
公谷賤子百無能考槃常三復於公何所求願公念白
屋身如千尺松蔭此澗中竹

丙午七言古詩

渡江行二首

大風三日浪如山行人佇立皆愁顏忍饑寧甘琴史間
兒啼女號亦等閒江南無路尋芳草相說故人重交道
獨探勝國最高樹微風不動春禽聚江神念我多靈脩
蛟龍遠遁鏡中路主人縱不是平原飽看山色忘朝飧

京口遇方爾止

去年賦詩平山下今年飲酒鐵甕城湖海飄零成二老
相逢漸覺少弟兄君詩雖白氣猶壯使上吟詩樓下驚（王西樵曰七字寫出湖山勝槪公行歌行贈四兄使酒使才以也）豁學旁搜未肯已
六書辨論何其精將訪故人適閩粵無錢買舟那得行
我有山田未歸去歲歉租稅借人耕苦吟空滿二千首
一字未可示公卿已愁嫁女從婚男夢中五嶽徒崢嶸
昨日讀君生女詩香山東野同傷情有兒失學亦堪慮
古來哀怨何時平（王西樵曰余有絕句詢公併共室人鐵鳳雨何食揔敷膚卵五兒啾啾

筆遒邁誰得此翁如與豹人所見又有別也）不如置此且痛飲春風千樹黃
鸝鳴觀歲樓邊雨初歇坐對長江如練橫

（施愚山曰不能名其妙只可頰奈何）

呂生招飲城南酒家同方爾止陳延喜楊襟海

客心何所願看花日日騎青驄願得美酒如蘭陵願得
主人勝北風願得嘉魚如丙穴此外萬事聽蒼穹城南
酒家杏正紅六代江山在眼中橋邊樹樹間黃鳥使我
悠然憶戴公戴公不可見見無陳老襟期與相同俞山
可惜病喉嚨（王西樵曰寫俞山句句字字入神）當其朗誦杜陵作往往
能令衆耳聰頹然冷酒醉未醒此樂尤足敵愚蒙（王西樵曰此十四字尤妙）揚君海音今飄蓬勸汝休忘塞上翁得失偶然

何足道請看三分覇業已成空只今惟聞簫築之聲來
關東邑生愛客意無窮（王西樵曰如出主人口）唱歌但恨少玲瓏美
女雖言好不如年少之姣童錢刀雖有用不如意氣結
豪雄（王西樵曰用筆府調作頓挫）君言慷慨既如此客身艱是可憐
蟲明日仍期出府郭只愁花落雨濛濛
（王西樵曰極神妙調暢不盡是人所絕限得意之作〇多思山川歷落落故自當並）

磨笄山下酒家同方爾止談長孫陳其年何雍南
程千一小飲作歌

前月出城來桃花尚含萼今日出城來桃花紛已落酒
旗處處颺春風好向誰家弄杯杓悠然行過板橋西際
喨簫聲頗不惡楊柳千條絲更長鱉魚一尺味如胙樂

頭忽見磨笄山上石磽确苔蘚斑聞有好女曾居此與
爺名字留人間吁嗟乎焦公與臧女高趣並難攀吾徒
未免事干謁八口累人何日閒惟有偷閒且痛飲劉伶
王績亦高品雄談不顧四坐驚主人誰似何與程
（王西樵曰筆跳盪而輒收〇陳其年曰氣體雄健一往淋漓前于東川放乎嘉州卻此老不可及）

贈周建西

京口周生家四壁門前只有陳平轍獨把一經勸授徒
那能斗酒輕留客江上櫻桃花亂開與我相逢如夙昔
念我病渴需離岈知我性癖耽書籍邀過茶肆每清談
許借牙籤復不惜山谷先生詩最奇味如蟹黃及熊白
往年訪舊入金陵走徧坊間購難得今朝乍見老眼明
却笑時賢吟腸窄且當共賞學陶公一賜安足酬厚德
君才敏捷況妙年此道還須富捃摭請看獵山漁海人
蝦蜆鶺鴒口皆適凡覽多買諸葛家麝煤廣收廷珪宅
古來讀書貴抄寫近世殺青復何益老夫只今貲已罄
但悔光陰成浪擲不得軒窗伴燈火日向州郡謁侯伯
勸君不覺言詞繁對君惟有顏面赤
（王西樵曰活現花乞子具指人心胷及下針砭讀者宜細玩之如今朝乍見老眼明却笑時賢吟腸窄及此道還須富捃摭古來讀書貴抄寫等句是也）

程崑崙招飲城南園林同翁山長孫許士雍南干
一

野桃已盡藏公山老竹難尋劉氏宅潛路兒童說使君

新借潘園宴詞客雲如璧絮雨初晴經過酒樓多笑聲
西郭至今猶列堠南郊不絕聞擊筝（王西樵曰詩語杜絕不同時乎）何
以得此兵戈後將軍最與使君厚健兒不敢打人門況
敢摧殘橋上椰未入園扉心已開野原浩蕩春光催麥
苗刺眼禽聒耳前有鴻鶴山崔嵬未必習池如此處山
翁不可輕歸去吟詩雖是淡生活欲使千秋作憑據煞
鱉膾魚何太精足知囊子費經營已貪酒似徐元用況
逢厨類王方平客半飄零我白髮聚散人生多恍惚來
朝更攜李慕黃同泛大江看明月

憶兒行贈韓叔夜

西子湖中荷正香與君相過色凄涼月華山畔牡丹開

君復對之意徘徊徘徊何爲兩頭毛白如此爲言罷官
亦尋常所恨未即歸田里朝見雛將雛飛飛得自如奈
何爲父常客居暮聞燕語窩黄口諸偏多苦憶吾兒復
奈何別時兒猶在襁負今聞能上巢園樹荷栽松菊尚
關情何況骨肉缺歡聚君不見溉堂平生未作官只今
常歌行路難妻病臥床無藥餌兒飢對客粥盤餐咫尺
江都但引領怯聞家信增愁嘆出處亂餘無一可奔走
豈關吾計左江山佳處且扶節君待重遊恐不果良朋
盛會無幾日相尋那許更懶嫡生了賢愚命所爲莫言
歸去傳經遲王西樵曰即陶公所云天運苟如此也

贈周翁鏡夫

我因多怒傷左眼王西樵曰起老自恨平生學道晚未空關見
效神仙何異齊盲負倉扁先生老矣何所嗔無數門前
種杏人有子況爲名下士小時便認石麒麟造物要試
神醫手運針名重運斤後不妨費藥老龍腦化爲瑙腊
張文昌世事難料皆如此重見青天殊可喜聽仍用耳
視用目從今免說允翁了轉增疑惑問郎君奇方妙技
頗紛紛丘明雙瞽竟難療杜陵半耳終無聞我聞天道
有酬酢莫但歸功王彥若先生手活千萬人何患眼多
一重膜慚愧吾徒雕腎肝安知素問與金丹只應且洗
龍井水免使將朱當碧看

題畦孝廉傳後孝廉諱明水字尚平號亭教諭丹陽賀裳爲立傳

鄭虔不死芸香閣反覆歸朝名已惡王維淚灑凝碧池
微官得罪亦何辭孰似丹陽畦明承衣冠不敢辱周孔
惜哉奇計滿腹中未得貢獻明光宮老作廣文遭禍亂
烽火光中弟子散事後誰爲慟哭人惟有溪山老逸民

道院乳燕王西樵曰慈孝

帶雨欲作孫亂飛乳燕喃喃若訴飢燕巢幸不寄與官
持竿相向愁兒童翅軟力微母所憐口似罵童身近前
御蟲只遠屋簷邊偶然遠去急來旋辛勤不止喃其口
出入顧復無不有見此使我嗟嘆久爲人奈何忘父母
江湖漂泊髮垂素孫歸多種墳前樹黃冠若能聽我言

悔不家中報母恩

道院看牡丹

百花根隨東風牡丹開落獨不同也如穠桃常在前
年看富貴羨貧窮玉環合倚沈香殿嬌好須任昭陽宮
誰將姚魏當時種荒涼移植道院中道士豈應被花惱
有田且去熟梨栗空山樓觀客來稀郡愛詩人作潦倒
我今止飲但啜茶對花始覺容顏槁妙術若能致麴生
何妨醉而仰騎吳明朝風雨打松軒更仗奇香爲返魂
不見鶴林殷七七杜鵑頃刻照金樽

次贈周建西韻賀介婿子常生第三子昔子常見
借歐陽全集

兒啼忽出隣人壁（江西熊日起如爆竹一聲）吉夢夜來傳枕席久識
徐卿第二雛初作陳家湯餅客溫嶠姓名收相比叔夜
交遊本平昔幾番欲作洗兒詩還向樓頭借書籍欲識
掌珠可愛玩應與卷軸並珍惜淺山猛虎夜生兒歐陽
句好如太白我才褊淺無佳思直寫歐詩詩頗得願君
名比梅聖俞不願家如梅窘窮願君三子名位齊讀書
莫只恃陰德鳳凰豈與鷄爲群青紫視同芥易撫老夫
他日見懷祖肯學羲之情不適扁舟來往三山下便向
路人問大宅江都咫尺是吾家有兒亦可迎三益作歌
若記姓孫人貧交那忍輕棄擲平生頗笑王孺仲不及
杜甫老詩伯膝下男兒恥見人長令面似初荷赤

（江西熊日前輩風流大家手筆）

雨中鳩

日出東南隅班鳩呼其妻抱雛桑樹裹求食麥田畦一
朝風雨至但聞婦怒啼汝聲何聒聒汝心徒淒淒得配
有如此生子各東西萬物遭遇苦難齊不如嫁鷄常逐
鷄對此誰能不厭惡况我飄零還道路正憶閨中結髮
人面無膏沐身裙布勤責嬌兒早自立淺憐小婦恥相
如別時執手問歸期窗前所打芭蕉樹何年偕老故山
中我學種瓜爾織屨

（張總柴曰以本題爲比興引出本意則以也無古無今亦風亦雅寫出開朗詩者非此手）

登妙高堂

十年三作登臺客只似磨牛踏陳跡欲問山僧乞衲衣
妻兒久餓廩中宅紛紛萬事夢邯鄲惟有賢名永不刊
佛印蘇公在何處高臺未入雞門彈

寄懷家無言吳脩世

韓愈何堅是同姓交情客見序文中十年曾覺故人好
千秋惟嘆語言工我今識君年更久飄谷同作江邊叟
君家白獄我終南異地相逢應不偶爲文曾記送君還
若見韓公負賴須只似老農說耕稼那能從筆凌江山
文之美惡君自悉君復索詩限時日蛙聲瘵咖性所耽
君豈負有古人疾看君處世百無求胡不高臥元龍樓
身後之名一杯酒二者畢竟孰爲優人言萬戶侯不如

韓荊州四海皆兄弟頗勝司馬牛何怪吾宗終日疲應
接門前車馬如水流別時使造吳郎宅吳郎也復多賓
客結交須結陳孟公作客須客孟伯通吳郎愛君兼愛
我疎懶何則蒙詞可祭詩常憐買歸貧讀書分與庄衡
火（吏偷丁歲明儁木貴驚櫚之旨）世上紛紛媚爵位嗜好無乃與時左
下原公子未爲賢樓頭美人笑人跛兩君相知天下稀
恨我經年別釣磯明首竹西談笑處登高惟見白雲飛
人生自古不滿百光陰一去難再歸梁間乳燕成飛燕
身上生衣換熟衣別離若使長如此湖物從前識而非

對小柏樹有感

堂前小柏樹亦逢天寒色不失其長纔一尺不如種杏

早結實惜君如嬰兒自笑 是老翁老翁處世日若短嬰
兒方在懷抱中 王西樵曰此等題古亚難如此老
雒陽行贈汪舟次
雒陽處處春風好桃李滿街人不掃小婦輕車盛七香
王孫駿馬佩千戲引雛刺股夜不眠蘇君李君何爲然
明朝金印歸鄉里驚倒三河俠少年
送張哲之先生還里
我欲奏朱絃朱絃古淡無人聽流落江干二十柢眼看
江水湧幾零老大空思舊師友少年相見羞開口蘇家
兒弟遇歐陽此樂人生真不偶先生何處來正逢邦上
木蓮開乍看形容瘦兼病重扶拄杖驚且哀爲言行李

滯錢塘可憐吾道輕粃糠豈無門下士公然相視如路
旁行路之難今如此報恩不及游俠子況于蔚也守蓬
蒿儒冠飢餓其常耳吾家仲氏宰屯留亦逢伯樂稱驊
騮先生衰病不須慮邑中藥物尚可求但恨別離何太
易明朝相送上歸舟斜陽獨立蓼花岸凉風颯颯吹白
頭 張撰恭曰處處見厚道非本性情而後求工於字句終不合抑
西湖三舟圖王西樵司勋屬題兼呈宋荔裳觀察
楊執玉太常
范蠡五湖去無迹張融乘船住亦得丈夫去住任吾意
肯學庸人守四壁浩蕩乾坤何處是吾宅但逢好景
且留連況有良朋就嘯詠君不見三舟蕩漾湖心裏門

出租錢送舟子大笑有時類七能留滯倜然同太史酒
酣湧下何所陳似說吾母今不死飛鴻已脫網羅災彩
鳳無心阿閣止莫言憔悴是天公賜汝青山與綠水西
湖風景吾懶述陳鄧諸君詩頗悉 其年孝威各作詩 山東王
宋兩俊人與我一見成知賞宋公風雅傳海宇落筆往
往踏徐庾名德空與峴山俱飄零重聽湖亭雨可數才
蘇晁相敵我更識公好肺腑肯隨功名不介懷陳遵差
樂張竦苦當時居位且如此何況吾身對漁父太常半
姿吾未覩無愧兩賢長為伍作歌題畫一嗟吁朝士豈
合伴陽晃
送汪舟次讀書攝山

著書合在深山裏此邦人事太稠叠汪生才大吾所畏
尋常頗復疲應接刻啄終朝惱四隣書札經旬愁滿篋
忽然別我入攝山霜華滿地堆黃葉棲霞古寺攝山中
老僧種樹成亂龍蘿草青青遍崖谷無人採掇雜蒿蓬
江總殘碑尚可讀虎頭遺蹟竟難逢邦眺秦皇渡江處
攝湖獨有打魚翁此時何好須人和恐向林巒成悶坐
僮閒且汲乳泉清窗小糊鬱松風大何錯讀書常達旦
高人誰道能高臥鼙鼓晨鐘有時欲罷凝忘食亦太過
如余廢學邦堪嗟流落塵中鬢已華兒女嘤聲滿耳
入夜先防觸軀蛇夢踏江南山水窟醒來屋角有紅霞
衣食何時都不慮古洞閑繙三十車

丙午五言律詩

陪潮州守吳商次遊竹林寺歸飲鶴林寺、同談長益方爾止吳仁趾

載酒尋修竹壺觴樵杜鵑無人不相避夕照使君賢樓迥江仍見山深塚尚傳（木元章泉近鶴林）歡場易分手車馬重流連

飲米元章墓樹下同長益爾止仁趾

今朝小寒食繁蘂落櫻桃昨日人何在看碑思共勞春風滿羅綺山路下旌旄（是日要使君同游先歸）未識黃泉下逢誰酒與豪

張牧公特渡江別余歸里

白浪春風裏淸樽鐵甕邊百安千里駕何似渡江船野老謂相忘新詩大可傳名山須努力游俠勿徒然連水聞客夢非夜傍慈闈閣送新生筍燈明昔斷識海風吹別淚江霧撲征衣那得平山下看君上馬歸

初秋同家無言杳一瞻陪王西樵考功出郭納涼放船下法海寺過山不得登平山

觸熱愁爲客開樽始放船幽懷厭城郭暑氣散林泉秋有仍飛蝶塘餘未采蓮浴童兼洗馬聲亂畫橋邊風雨君何往躋攀客不能無煩抑白羽有負拄青藤古院看新竹空房問老僧懷人一悵望作記問時僧（寺壁上有先子舊遊記）

陪諸公宴集郭北園林分得西字長字

邑人傳宴會名士半羈栖漫比游金谷頗成在竹西當筵山木落背客水禽啼悅此能無詠先防醉似泥那能同卜宅且復暫携觴日落琵琶怨倚高談笑夢齊憐人窮猿白恕老顛狂別後論交地回看道路長（時宋荔裳觀察北上曹顧菴太史上西樵司勲俱將渡江今亦有此留之行）

秋興八首次王弇洲太史韻

今秋辭道路近枕少江聲酒學柴桑止詩嫌東野鳴聊看嬌女戲暫適老人情安得蓬門內彈琴送此生

老來猶勸敘交不絕山潛處禍心初細謀生智未高樂潭明似鏡霜葉剪如刀病婦頻相囑君無典敝袍

草堂清渭北螢火亂秋宵讀有幾書在歸看舊路遥少年談射獵壯士擁金貂豈料頭空白飄零近海潮

秋到山塘草蟲鳴野蔓深六宮稱蕩子萬古助哀吟詞賦陪明主功勳謝倖心不應歌舞地長使少知音

已見黃花放重開白雁來應劉俱不在樽酒向誰開醆尚留三絕詩應續八哀[illegible]管游賞處獨自首頻回（時博雅遊）

（道上雉山明上十諸子）

有田歸未遂教子讀幽風鬢父頭已白秋場類粒紅授衣寒露後剝棗夕陽中（江用次日五字抵一幅田家樂）不怪墻頭雀輕啞萬里鴻

家書來九月凄絕弟兄心獨鴈當樓迴雙魚出水深貧

須甘蕭倅老只愛長吟何日金華路初平有客尋
楚客詩相示吟當菊作花偶辭天馬路似戀野僧家（雲洲高天寧寺）讀從能無姬吾衰已倍加悲秋存宋玉貧欲妬才華

宋茘裳觀察王西樵司勳招同程穆倩宗定九沈方鄒泛舟紅橋遇大風起移飲程園分韻

出城山在眼風起亂垂楊卅里逃前浦孤帆借小堂吟詩菊花下携客驚鷺旁螢死今何處漁歌隔岸長

天佚文章伯身行水竹居他鄉同把酒二老暫觀魚絲恐苔痕破紅憐木未舒歡娛逢勝地景物記冬初

丙午七言律詩

新歲寄懷王季鴻遊浙中

泉水他時照鬢影參寥六一肯忘吾（參寥六一皆名）高歌又見采人至澹抹休合越女孤（越女謂西子湖）何奇逢僧飯香積誰家邀客飲廚櫨盧李鄭雖名族得及朱陳相見無（季鴻通家爲浙中總憲御史周方伯客新至親亦罕得通訊）

送吳薗次守湖州

黃金印顆照青春紫驄驊騮問白蘋王謝皆爲州太守齊梁能得幾詩人書生燃荻塘應在漁父披簑曲最新到日桃花帶流水高才爭欲識吳均

煙水江南愛五湖客帆容易落新蒲吾宗萃老成前代何處籌村容酒徒竹馬遊遲童子約釣船寧少鱖魚沽平生未羨朱轓貴羨爾將身入畫圖

湖州守吳薗次招同諸子雨中泛舟平山下

數里微茫辨紫縈何妨高興發清潤布衣湖海論心早皂蓋兒童拍手看酒送山樓防路滑燭明煙雨覺春寒濕鴉啼亂隋朝樹懷古詩成更不難

未覺清談讓管絃誰愁細雨濕回船紅橋便接雷塘路錦纜徐行二月天章曲家遙詩興在歐陽官好酒人憐焚香況對丹青手亟寫煙巒未醉前（査二瞻江漢若善畫）

贈羅公偉（失明已久予舟過訪輒留飲）

一榻蕭然未覺貧盤餐草草喜留賓有兒能讀左丘傳閉戶長閑張籍身背地喻心天下少爲文翻手古來頻先生相對不相見郢勝紛紛識面人

同方爾止吳仁趾陪吳薗次登多景樓時薗次赴湖州任

出城送客共躋攀萬里煙雲杳靄間天下江山如此少古來冠蓋幾人閑潮頭日午添帆影樓角風微散酒顏五馬臨行重回首故知魚鳥最相關（江舟次日可謂衆隽）

登樓天氣屬青春如練江光發興新渺渺風帆疑未動悠悠沿鷺故相親老僧尚說三分主名士何殊六代人若向碑閒搜古蹟頻穢題滿霅溪濱

飲城南酒家同談長益方爾止張季昭何雍南程

千一

景物愁逢寒食節交游幸滿大江濱客如四皓頭皆白
地似新豐酒最醇紅杏風前仍綴樹黃沙戰後不生塵
繁華惟有南郊外落日歸途半醉人

清明日同方爾止陳其年飲程崑崙署中

登筵白髮愧飄蓬遠署青山似畫中百五日逢天氣好
十千酒還旅愁空張公洞口抄書客（其年將刻今文抄）桃葉津
頭說字翁（是日爾止論篆隸八分）不為使君傷雅劇何緣共對燭
花紅

輓何西旨（長齋奉佛臨終時香氣滿身）

搏沙稱手別交親箭荷花香散滿身不是鏡空堂上客
休悲薤露曲中人放魚說法僧猶在射鴈鳴弓俗可嗔

一自江湖流戰血祇應齋豉美吾脣

黃鵠山懷古

高風與代邈難攀欲訪遺蹤僧掩關鼓吹誰喧黃鵠外
琴書獨抱竹林間幽棲名士紛迎送野服諸王共往還
宋玉當時原好事東巡須宴敬公山

寄五兄大宗

太宗家兒宰也留遣使附觸稍賜諸兒窩火之資慷
愛相悲可云難事計弟兄相別以來忽忽六年蓋不
知余貧窘之狀過於往昔且鬚髮白盡老態種種也
因寄呈三首多書此感八口為累不能違省手足抱
筆之頃不覺泫然

友于心事托雙魚官舍看雲臥起徐料處遙分一斗粟
開時珍重萬金書夜燈兒黯比隣壁乖非聊辭庾氏疏
弟勸兄酬仍未得持樽不覺淚漣如

南遊不為愛江光欲省連枝道路長防老可憐無藥裹
能窮漸信是詩囊子孫頻歲多生女（子孫有六女亦如之）初起
何時問牧羊並坐讀書成往事怕看銅狄助淒涼

（王西樵曰未是老人語）

經年乞食走塵埃蕭索形神暮景催鬬蟻當牛雖不忌
看朱成碧鬢堪哀（今年眼益暗矣）隨君那及嬰兒好憶弟初燈
一犬來他日對床聽夜雨應憐衰白廢啣盃

丙午七言絕句

題程飛濤小像

淺醉君家倚碧梧半姿瀟灑實難圖春風最有彈琴興
監子緗書會見無（圖中主人抱琴童子緗書）

經旬不見足相思總角能文坐客知身合長安騎白馬
溪邊那是抱琴時

盛年易去如東流攜手相逢意勿愁野老惟貪抱酒甕
不然射獵西山頭

寓京口城隍廟作

四山廻合廟門開垂老天涯客思哀不寐中宵聞犬吠
祇疑窮鬼去還來

江上送陳其年之雉皋為題九青小史像

草草卿杯鐵甕城有人相待鉢池行（君得爲有洗鉢池九南君家歌兒也）
河魨海鮐味初美只怪陳猗太瘦生
花飛廟口柳垂汀江上逢人說九青咫尺如犁難得到
船窗愁坐雨霎霎

重遊潤州紀感

甲第連雲擁翠娥排空昔日此經過大旗下是將軍宅
可識庭柳歲月多（第宅所存主人已非況自爲生客能無潸然）
藏公園館最芳菲談老看花興競遊（公園爲長倚舊宅）吹入春風
多馬■沾人屐齒撲人衣
酒肆春風愛聽歌遊人相見奈愁何日斜殘笳聲初起
丁卯橋邊不敢過

誰家開宴倒金樽耆舊惟餘一二存已是半生曾九死
勸人拚命喫河豚
何處關情獨野翁遊花洞口落楊風蒔山看屐春無伴
自聽長眠道院中
無恙青山似畫圖依然紅杏酒家壚春城昔日冶遊子
出得門來提索逋
記得雙柑共聽鸝諸何兄弟敢相知（昔省何中原實余叟尚招尋）大
旗搖動春風後尊貴多應是馬蹄
一黃蓑笠何太癡黃金費盡買歌兒如今走向營中去
倚勢新驕養馬廝
重上焦山對落暉春江尚有白鷗飛千陳地下遊相望

抱羨秦中老布衣

聞城頭吹海螺聲感賦

二月江南草色多長江滚滚與洮河海螺吹下行人淚
未識開元更若何

題畲山詩卷首

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辛畲山詩合荆公語
輕薄何勞哂古人

聆書

眼昏頭白滯江關把卷能消永日閒小市酒錢長可省
隣坊書債定須還

從招隱山至八公巖過僧舍留題二絕同方爾止

王幼華

下馬松林伴客行閒尋古蹟到柴荆老僧不住金山寺
（僧二十年前舊住金山）怕見風波眼底生
清泉白石可爲隣誰道神僧勝隱淪此地藏嚬存姓字
八公畢竟是何人

遊焦山同爾止幼華

風起中流浪打船秦人失色海雲邊也知賦命原窮薄
（東坡遊焦山詩風命窮薄恨江潮）尚欲西歸太華眠（丁丑次日唐人絕句中有數之作家鼓門常吟此丁廣坐間王阮亭先生聞之曰數百年無此作矣其見賞如此）
鑽石先生蹟尚留塵中老嬾始知羞蓬萊隔木迢遙甚
四十餘年到上頭（志稱劉小上汲木傑鑽石四十七年得道）

閣外風帆入杳冥絳桃初落嫩篁青書生只是貪文字
爭摸華陽瘞鶴銘
沿江村舍最蕭然列岸連屯近海邊尚剩山田三十畝
不曾 去當洲田
飯客伊蒲謝比丘王生臨別思悠悠明朝獨上吳船去
回首僊巖即舊遊
焦孝然
除却蝸廬未有他雪深三尺奈君何陀然不應伐吳問
多非還吟祝鮀歌
郭景純
京房管輅術難神難比弘農抗賊身已恨千秋少良史

還憐一賦動詞人
題郭景純墓
定數前知不可禳形家祖述是青囊暨陽去此無多路
何不相依母塚旁
曾將災異草封章志與三閭並可傷未必此中堪埋骨
故將京固作沅湘
杜鵑樓
節使當年此宴賓秋深爛熳似三春樓前共指看花地
市上休輕賣藥人
雍南千一邀過茶舍題二絕於壁上
病渴相如未有錢雕條客舍晝長眠不逢邂逅來呼起

正要揚州第五泉
小戶生疏是酒家病貪雜岭味偏嘗餘生已斷功名分
誰賜頭綱八餅茶
贈術士
已是江湖憔悴人休誇宿斗值生辰東坡要識臨終日
特訪虔州謝晉臣
為周星公翰林題像
蝦菜船歸自五湖重瞻風度在江都春秋二十詩千首
絕勝蹉跎高達夫
科頭箕坐類山家無那蒼生屬望賒回首曾開鈴索處
玉堂和伴紫薇花

題錢虞山先生與爾止手書卷後
風雨蕭蕭話所思知音將老失鍾期頻看尺素明牕下
傾倒長如對面時
因師好問序中州遺事蒐羅盡始休妄學東坡笑文選
諸君輕薄劇堪羞
雙鯉魚傳字數行荔支紅酒待君嘗為求鐵矢醫癡藥
先送藍田種玉方（後二首指書中州遺事）
雍南千一邀飲西郊酒家送牧公歸臨洮
城西依舊好風光山下多年是戰場驂馬並行如岳湛
名花真見勝熙昌（徐熙畫花卉適園館牡丹盛開）
粗豪年少解春衣酒罷歸來對落暉那識我曹情最苦

送春時節送人歸
束裝何事太匆匆不惜青山離眼中留得古來惟兩物
賜玦橋與石尤風
江漲不及王人情山好强如來上行無數枝間求友鳥
何曾中有勸歸聲

潤州新竹枝歌

到口酸甜各自知今來古往不同時爲君請唱江南曲
莫去重聽舊竹枝
黃鶴黃似女兒裙杜鵑紅似女兒脣青樓半入將軍宅
怪底女兒不嫁人城外有戲女脒筓山
月明初出似簾鉤挂在巍巍萬歲樓北人上樓歌一曲

南人對月淚長流
莫誇江上打魚郎莫羨山中豆豉香抗賊至今稱郭璞
用兵從古數靳王
登高望遠苦相思人隔天涯那得知薄負江南好風景
杜鵑開落不多時
勸君休作田舍郎年年得米納官倉江魚出網長三尺
換酒歸來滿屋香
陰雨江南四季多班鳩有婦不同窠茭身豈是因郎逐
流落他鄉可奈何

送方爾止還白下

六月扁舟暑氣煩褁年只合臥丘園辛勤莫負閨中意
愁爾入門還出門形開將之開外
羣賢惜別恨匆匆獨勸君歸意不同程曉兒教嘲熱客
陶潛好去臥涼風

列僊詩

棗大如瓜東海濱年年賣藥踏紅塵淮王處有重瞳子
那識安期是異人
別却蓬萊體漸癯自將功行奏清都松脂鍊作囊中藥
新向山前救趙瞿
五雲深處一書生曾服菖蒲眼最明日讀萬言眞自樂
無心調戲董雙成
東華童子捧瑤箋青鳥啣書送地僊險馬至今尚微服

丹成何不早昇天
鶴舞鸞歌桂樹幽銀河碧海遠悠悠流酒星勸酒才僊醉
年少新來賦玉樓
偶爾乘眞別玉池俗人相對不相知八公化作童男子
那笑淮南屈膝遲

丁未五言古詩

贈季滄葦侍御

昔遊高陽里用荀氏八龍事今登李膺堂一見荷裀繆溫若向
春陽曾聞居位日口吻含冰霜豺虎且失色狐鼠皆走
藏賢者眞不測古道焉敢忘由爲能抗疏讀者生激昂
區區雕蟲技毋效子[illegible]

骨鯁寶侍御本是鳳之雛郤羨老萊子綵服還庭除公
因省覲歸與寶情無殊救水雖云樂鼎養復何如況公
乘興咨養親兼讀書遺恨在恭火于自較辟魚雞鳴燈
未滅何其過勤劬愛日與惜陰真不負閒居

陪季滄葦侍御同令弟希韓過長生庵沐浴室頃
李三友亦至因其述其先人捨宅事賦二詩紀之

作客如吾李嘗爲頑我誰賢哉季侍御日日相招攜並
轡出高門棚畏路人窺何來白髮翁不貝幽并兒衆僧
迎下馬竹徑頗逶迤（王勃華曰善用樂府法此爲真在）伊蒲儼已備浴
室潔如斯贊公白氎巾光明不足奇便同安國寺長留
沐浴詩我是四方人塵垢竊自嗤徘徊定水邊洗濯恐

不宜佛性無南北他鄉常苦悲聞鐘發慚愧同遊應未
知（王勃華曰結如聞達鐘）

未識孝廉公今名聞鄉里捨宅爲祇園遺愛到佛子事
與王珣同功堪五張比欲知八十劫回頭一瞬耳奈何
世上人占奪若不止一卒破千家哭聲隣屋裏不見唯
陽城名園竟存幾李生述祖德使我歎祇起種秋常得
酒濟井常得水福慧傳後人食報寧有涘

喜得與王豐垣爲隣次淵明移居二首韻

千金難買隣百金可買宅欲拈吾籍貫雖且一朝夕聞
訊何將軍脩頻報書役郎君況能詩恨不常揆席今春
忽相依事無慚古昔樵家但可牋閒牆聞斧析

處世既無益陶情聊賦詩如何諸少年戲弄頗恠之兒
子溫恭度去懶使人思有作謬相賞頗共遙贊時垂老
滯他鄉卜隣始在茲日勤且衛讀應免李陽欺

往屯留依家兄大宗道中作

吾年四十八被人呼作翁未老鬢全白吟詩惱天公復
行道路間身與商賈同塵埃忽滿面赤地吹西風西風
亦不惡解熱賴微功回首廣陵郭歸宅如揚雄好事載
酒來醉臥北窗中但少同氣人一笑開心胸阿兄在
望何須泣途窮預恐相見處喜顏驚兒童

五兒署中送伍佳庚歸里

垂老厭離別況復骨肉間吾方來遠道汝復歸家山不

得偕汝去渺泗下沈瀾歸當拜祖母滿門樂且謹不見
江上兒無乃增愁嘆吾昔同汝父春夏常閉關未知讀
書處修竹存幾竿汝父雖作吏至今手不閒愼無效諸
父老歌行路難蘇氏論先進賈誼策治安（任佳庭方務策論之學）
文體準前代何用雕腎肝涉獵若無益小說紛稗官火
浣那可衣冰桃那可餐不如師古人常免飢與寒爲學
亦如此青衿無再還叮嚀語雖諸昔此爲大端

溉堂續集卷之二

焦穫孫枝蔚豹人著

丁未五言古詩

王西樵司勳以客江都道聞歸裝蕭然寄此詩

來時山茶紅歸日楊柳黃問君胡久留無乃戀名娼少男多女地皓齒善逃藏達官十常九樓下㕑傍徨腰纏不暇惜買得雙鴛鴦那能賦美人那及嫁王昌公然笑吾輩一錢留空囊往還向誰家朋伯詣傍旁詩待碧紗籠不救飢餓腸如何坐終日名姓題兩廊遨遊亦有道何況在淮揚結交諸富兒不可恃文章明月樓已廢無人愛子昂司勳寂寞人歸去仍鄉裝何時重命駕延頸

登高岡還語後來客車騎貴煇煌巷莫近曹憲友莫取顏方

留別季希韓同令兄滄葦侍御

不着千狐腋便跨千金鞍此樂何足道最憶心所歎老作廣陵客半歲別江干南京愛魚蝦西饌列脯肝困坐甚驢背腰腳失輕安上黨天下脊望遠路漫漫對此重離別亟歸臘已殘婦臥牛衣中淚不爲汝彈兒恐復却去與不爲汝闕念我故人面秉燭須細看故人喜我至設潑酒醱與我愛獸炭紅頓忘倦力疲悚雅侍御公邀過同餘發謂言吾弟宅雖無杜位寬與君同守歲勿負良會難請看雌雄劍既合誰不嘆留客無奇策何以免疲單（董京詩何爲栖栖自使疲單）但願泥滑滑后土無寸乾（王幼華曰曲折斛曲）布襪青行纏雖濕亦易乾忽憶諸生語冬煖兒號寒長鬚似有言如何忘夜闌倦臥屏風旁意頗不自安凍手折猶可凍腳踏路難累渠亦已甚吾欲鐵作肝買取從其願穩於馬轡鞍此時主與僕頗爾共悲歎不念歌舞筵嬌艷勝長干所重金玉昆意氣天下看裘須千丈長廈須萬間寬齷齪世上兒毋乃相譏彈夜讀燈青熒寧使錦衾單那能堆斛粟愿爲鼠所殘吾當效元亮卜宅共眠餐復愧垂老日衍禁久已疲萬事不遂意徒然發浩嘆歸途亦咫尺回首成渺漫

為吳賓賢題行路圖

瓶中米無幾煩君出門去妻子待君歸同立垂釣處似問向誰揚嶺頭梅正香借問往來人或恐知其詳答云過一叟行吟道路旁似是林和靖復類孟襄陽梅花滿驢背未可充飢腸雖不可無花俗煞我只愁天氣凝綻盡枝頭朵

除夕和東坡韻三首

餽歲

一歲忽已周五辛貴相佐久逃世間責筋力與財貨（王幼華曰妙甚可微道力）但爲豐年賀十日雪片大斜啄聲何高使來吾方臥（王幼華曰一句一轉極其搖曳）何心得汪郝（訓汪長玉舟次郝羽吉）羞識

陳驚坐憐我口中物惟出白與𢬵木提兼絲酒受惠亦
已過因憶東坡詩有唱可無和

別歲

歲月如行客無處可栖遲譬叟未能留夸父焉能追所
川雖不歸東海亦有涯歲獨忍長別忘我少年時王幼華曰忍字亦予感慨不書心中三日惡忽使面失肥兒前解相笑老翁
何所悲舊去新復至祖餞何多辭聽此翁傷懷豈獨處
身衰

守歲

異鄉初買宅事同添足蛇弟兄不在眼雲樹苦相遮屠
酥先少者離居將奈何守歲共阿咸亦覺笑語譁病身

須強坐樓鼓忽再撾堂中紫焰燭無風吹汝斜譬如太
平人少壯免蹉跎可憐白髮翁難同紅燭誇

除夕懷五兄大宗次東坡韻有序

今歲赴屯留省家兄大宗見邑中囹圄空虛心甚喜
之欲作詩稱述其美因循未就歸揚州過除夕偶閱
東坡詩與意有合因次其韻

新歲人所重作客惱淹留況聞囹圄中御哀有衆囚放
還既不可對泣亦堪羞將勸學古賢欲語且復休因此
念吾兒善爲子孫謀獄室虛無人雖壞不須修王幼華曰總是無窮感慨藉此發之畢作慣兒看則失之矣

丁未七言古詩

題蘇母續課圖兼呈令子而菴

韋逞精周官乃繇宣文君樵採兼紡績逐夜何辛勤陶
侃有賢母亦以絲枲開孝廉埒太息而歎正嫈嫈此事
猶從書中看今晨看畫頗相似桂香滿戶竹滿窗膝下
兒稱天下士問兒所讀是何書有用應須經與史貫伯
何難通九經范滂終當作吾子彼名早晚向長安長安
道上驚且嘆母因文伯身親績爲蘇公而賜冠可憐
勤儉從來慣他時機杼安能罷善果雖然位方岳崔氏
何曾效安逸

移居懷遠坊喜與汪叔定季角愛閣相近

舊宅曾依董相祠新居亦近蔣猪觀郭門外即廣陵濤

取水烹茶日始旦終南招客客不歸詩山笑我性遲緩
開徑但須如蔣詡登樓何必哀王粲霧堂老人昔同遊
廬雖咫尺王已換此李岸翁舊宅傍臣馬橋亦在坊內故交回首隔風塵
少年對面欺衰懦高軒那少寓公過輕裘未是㑹儒伴
入世不宜老且貧閉戶懶應呼與喚汪生衡宇幸相望
急須往就忘梳盥陸機兄弟若友朋陶潛隣舍勝里閈
日持此事誇向人更引諸兒樓下看爲指上頭讀書客
下酒尋常惟史漢汝曹非農復非商胡不辛勤守几案
少當努力壯成名無效白頭苦嗟嘆

丁未五言律詩

雨夜同藏應商季希韓李三友王子斿集李滄華

侍御齋中明日予歸廣陵各分韻附別因并和之

予得鶯字

火坐藏書屋全忘作客情春風寒帶雨閑竹夜聞聲酒
爲離人滿詩先野老成移居歸日事種樹待黃鶯

和應商賢字

此遊良不惡樂事及春天老向酒杯裏來當燈火前元夕
後十日諸友無夜不邀看烟火窮途百計拙知已萬人與有子關懷抱
陶潛亦大賢

和希韓魚字

明朝歸便得無處借奇書客半承狐貉吾嘗厭鱸魚結
茅成小築剪韭即嘉蔬與到能相訪休嫌識字疎

和滄葦爲字

隔日登筵少終宵出戶遲每防僮僕怪今與主人辭老
態公然減歡場無不爲平生留戀地竹木摠堪思

和三友鄉字

實客從來滿拏賢吾敢忘雨聲遲不絕春夜苦難長貧
負傳經了愁惟郄老方休言歸路好米即是家鄉

和子晉神字

客行忘歲月欲雪恐非春花氣香寒夜泥途淨去塵到
家談昨日相送得詩人聚散寧無定棚須聽鬼神

送汪舟次遊廬山兼寄施尚白少參

萬事吾輸爾風塵多苦顏經年看閉戶遠別爲尋山塌
頸青雲上題名白石間千秋論得失高興邈難攀

匡續成名後廬山結搆新古來天下士半作此中人婚
嫁情雖已飄零趣轉真過溪聞虎嘯莫悔往來頻

何路逢知已施公待往還樹留徐孺子堂即白香山菖
蔔壽僧寺貫休東林寺詩蒼蔔花三門枝白朱道送客溪相思不相見
煩爾道衰顏

留汝應非計看人伴去船窮途交最密老日興徒然家
寄蕪城裏身行湓口邊倚聞早宛慰伯合凌流連

爲周盛際耳韓作

醫韓無妙藥何以慰離群縱有杜康酒難論李白文高
歌容自激濩落幾曾聞多笑翻堪惘淒然對夕曛

賦得東渚雨今足呈潞安司理李吉六有序

司理公下車後分題試各邑士之能詩者余適在家
兄署中欣聞體恤屬吏及惠愛農民之意正圖彤諸
歌詠因見命題輒不揣荒陋勉作二律附邑士之末
并書呈教非敢疾之逢解發如春風之發庚媿耳

比屋歡呼異甘霖潤澤寬何曾耕雩禱聞最恤凋殘雨
歛屯雲散西成計日看催科原不慮蠶職是行官

閑說揮秧畢雲霓望不虛客心猶可喜作令更何如日
出農過嶺泉流鴨滿渠難忘霖雨思恰值下車初

竹以下四首蕭青令太守藏書四幅爲題

俗物紛吾眼看君意獨超曾逢晉賢貴不待主人邀映

水成洪與吟風即舜韶何須渭川上千畝論豐饒

蘭

幽草常堪佩發香衆不如當門應有忌處谷復誰將俗
易極若杜交多化鮑魚爲商勿爲賜日與善人居

葵

太陽恩最薄照物本無遺都有向榮意難言反側宜傾
心惟愛汝衛足況堪師可奈浮雲過長安不見時

菜

蔬食有真樂兼愁費萬錢種須求老圃味足重佳筵雨
露新滋潤公卿舊棄捐民間無此色即擬太平年

萬開冰戲副招飲園林留贈

上藥天寒早開深竟不知綠陰仍茂密錦色自紛披謝
傳身閒處陳遵客醉時更聞歌管急行樂惣忘疲
把酒臨高臺浮雲首共回王侯俱已矣烟月獨悠哉暫
袖綵綸手彌高若作才香山垂老日歌妓許追陪
花有東籬色樽無北海憂錦筵明鶴髮陰磴想貂裘醉
裏歸心緩吟邊別恨收非公能汎愛身久畏淹留時余將歸
席陵

節孝婦李氏 有序

冈兄石崇極守雲上久爲諸生以貧病死有老母年
七十餘矣繼室李氏亦儒家子也年尚少頗有姿聞
者爭托媒氏求之石族人或勸母曰得婦重聘可養
生也李氏抱所生一孤泣誓老姑前曰吾家無應門
三尺之童兩叔客遠方歲月已久未知歸省何時姑
煢煢一身相依爲命者惟妾耳妾尚不敢即死敢再
嫁乎侍妾針指尚可爲活幸姑無慮亦貧誓畢婦泣
姑亦泣媒即頭謝罪去姑或入廁李氏必從之入其
他事奉致敬盡禮又無論也余攜婦久寓江都兒女
既多言歸不易況十年以來姻婭俱在此方婦每念
母老且家貧輒淚簌簌下自聞兄訃後悲感不勝近
乃知其嫂氏節孝益篤稍自寬解余亦聞而深敬重
之此不獨親戚之光也因作詩以備他日史氏採輯
焉

黃鵠惟思舊青松不畏寒女中聞有此親戚爲長嘆只
道生兒好誰言得婦難廁牏澣纖手石建可同看

發屯留留別家兄大宗

友愛情無極離筵潞酒紅早歸如倦鳥再會是衰翁我
覺江湖適君知井邑空藏家兄與弟耍樂不相同

包家集宿舊店

樹上鳴歸鳥門前臥倦騾主人强可喜盜賊勢如何燈
掛傳府壁街閒爽夜鐸温處且休息險路已無多

抵家内子爲余置酒洗塵喜贈此詩

塵容催更洗明鏡喜重臨鏘自非吾事総清見爾心燈
花開薦喜藥物炙人參還勝黔婁婦床頭有剩金

屯留歸後始還懷遠坊宅價自幸有作

賒宅任兒童辭家五月中未栽花與竹聊敝而兼風歸約歲將變去知龔不容還資今果遂吾幸過盧仝盧詩賒買野仁宅水竹且小有軒宅將還資舊業若不厚

丁未七言律詩

送李武曾之雲中

相逢意氣本無雙卓絕文詞後代看名士誰令長在路壯年何用勸加餐飛狐白馬行人少紫塞青旗落日寒回首江南圖畫裏春風紅藥滿雕欄

看阿宜戲諸姊前有感

諸姊環床都可喜倍堪憐念爾生遲貧須料理充飢物

光兒經營遣嫁貲櫝上繫羊無不可用王敬弘嫁女事市中買犬有何奇汝翁若得看親迎便是全家快意時

丁未五言絕句

箬中錯翌作呈五兒大宗

屯留宜六月朱李不須沉仍戀妾家被兼幽必子琴

讀李長吉詩

昔漸九節死桃花千遍紅可憐讀書客聊怨示巴童已詠曹公妓復嘲秀才妻壓倒六朝人何論唐中葉

屯留聞雁

寄書幾昨日聞雁自今宵避寒愉早計先過廣陵橋

中秋憶閨人

潑盞初停後高樓獨上時月明圓似鏡只是少娥科

丁未七言絕句

題季端木小像

雨過芭蕉葉更長幽懷聊遂少年場手中茗椀頁清絕名士誰知水味香

泉石清閒俗所嗔衣靴何不踏京塵看君門第旅風雅不比烏衣巷裏人

午日樂澤渡黃河

過客爭臨酒店門知逢佳節定傷魂此身今在黃河岸江上憑誰吊屈原

九日對五兒憶存亡弟兄

衙居亦復有高樓參酒攜來自潞州忽憶生離兼死別黃花難上兩人頭

大風雪晚投村店

烏跡人蹤無一存艱難覓路到黃昏相逢正取村翁笑如此寒天客打門

夜過楊吉公三首

又發臨江數樹楊故人知道幾時來今朝雪落門前立忽值行與去復回吉公方尋余新居不得余側與相值

無復花前醉酒狂形容憔悴髮蒼蒼長貧未作歸鄉計快見鄉鄰問故鄉

高義翻令起浩嘆誰于雪裏憶袁安潮州紹與潮州筆

吉公遺二物明日抄書不畏寒

送吉公西歸二首

赤手分飽叔金低頭岐路但沉吟既無寶劍酬知己
何用平生一片心

日短天寒路未賒鞭梢忽指渭城霞細君笑坐明燈裏
節近元宵客抵家

潘安仁 有序

記少時曾作潘黃門詩人頗傳之雖意有所諷嘗自
嫌其近于論史乖風人之趣頃自達道歸來暇日偶
繙晉書不覺于潘有取仍用人字韻

四海長爲逆旅人方知潘岳是賢臣至今匆秣成行處

涼蔭溫盧淨少塵

王懷祖

有屈名家臨小縣終當足用散餘財誤人應是王懷祖
一去清名永不來

寶賢自號野人甫次自號恥人希韓戲予曰君詩
便可合刻當名三人集予笑而答之

盧仝馬異句相當名字參差復不妨得號三人誠忝竊
會稽曾說有三康 孔愉字敬康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齊名時謂會稽三康

孫安國

史才誰似孫安國別本先教外國傳自是閑君門戶事
諸兒稽顙亦堪憐

自閱丁未一年詩有懷爾止

竟歲吟成百首詩才情半向道途衰相逢朋輩多姑息
不見溪南辛敬之 元好問云敬之集中面心通敢以是北自黑白什勿薦鋤廸畨卞張柱王廉諸人之詩必爲之審音節辨清濁借帖市片語不撿微類必指如老吏斷獄文峻刻深竟不假借朋輩中有公黎而無姑息必以敬之爲師首○施愚山曰余亦有此感不謂先生之同心也

戊申五言古詩

勝音上人持張虞山書見訪兼示與淮上諸子唱
和詩

謝客常晏坐觀心頗自如白足忽到門手持老友書首
敘行路難次言音信疏離情頓攪擾如雲駐太虛終言
里中僧少年戀性殊滿衲惟詩卷唱和盡吾徒覽罷竊

有囑汝苟輕聽予我久被詩餓常自笑其愚花中愛薝
蔔味中想醍醐因循在風塵愧悔成老儒況汝學道人
不受文字拘悲休詠碧雲徒自增躊躇以詩爲佛事道
宗其庶乎勸汝且拈此衣內自有珠歸去語吾友努力
學農夫工詩多餓死後世爲欷歔

沈姬染疾憂且憐之而形于篇

歲暮狂夫歸闌闠苦不易爲君製紅袖以防隹節至相
如家壁立此物久不試今春稍妝飾亦覺可君意甫開
笑語歡乍怪顏色異忝起問無恙欲答復懶示不悟體
染疴只疑心多事春燈不得看呻吟臥翠被黃葉塢中
人十年眛嬉戲蹉跎花月里大受貧家累粗糲傷汝肌

風寒忽爲祟委頓忽若此能無增垂涙把擬况無錢那支藥物費呱呱繞床女祇知爭餅餌汪舟次以六朝首節之最古者

春夜宴汪季甪愛園分韻得晨字

廣陵二月半開花徧四隣博徒與酒豪意氣各自覩西京老狂客何處着此身日服况劇饑食貉又思尊結交得平原何如得汪遊已看酒甕滿復訝食單新那能飯脫粟只作公孫賓笑言何歡洽無非文雅人醉醒都不限通稱更誰論糊思天涯内相望若參辰一朝作兄弟此豈非前因艱難成會面夜坐須及晨

和陶止酒詩韻柬吳爾世有序

予瞻在海南會患痔因和陶止酒詩吾友吳爾世亦

患此病呻吟臥榻之上數月矣會暇頗艱作此柬之

歲月殘往來一病凝衆止本自風流人呻吟春光裏紅桃已落花青梅將結子同坐無車公獨釣思侯喜心緒爾如否搖如旌旆起當時海南人藥物誰料理惟吟止酒詩便云能愛已我欲獻此方念君與苦矣不得着春服詠歸江之涘可許榻前客高談及千祀

贈楊級莊兼呈令弟蘭佩時級莊六十初度

吾邑接谷口往來見涇水相望復相思里仁良爲美不謂在客中時復教弟子家風萬石君謙謹庶可比家訓顏之推雍穆乃如此應笑烏衣巷相逢半紈綺揚休亦輕薄靡靡安所砥

戎馬滿四郊太平誰能畢犁物若不備卜居待他日此意過敬愼因循轉同失家有十四柩孝子敢安怵出門何所聞城頭吹笳篥衆葬在一朝以此慰作述明日堂上翁抱君郄罷膝得親自有道誰用戯綵術

春秋忽六十賀客多高軒介壽何所云樂哉賢弟兄一味必同甘五車初細論絲竹雖滿耳不如篪共塤君家格與津愛敬式一門盛德傳千載寶賴史筆存我媿非其人作歌語徒繁不足備採風庶取侑觴樽

贈吳仁趾移居

燕雀賀大廈鷦鷯巢深林如何貧苦士不如此二禽歲歲聞移居悽然傷我心世無皋伯通誰敬梁伯鸞我非

杜少陵妄想屋千間悽悽復何益隨寓貴心安卒船居岸上泛宅在舟中彼豈非賢哲都無一畝宮况子抱材藝身豈慮長窮

贈馬羊山

嗟子遭亂世壯志若不伸高陽稱酒徒信陵近婦人耽此二十載雙鬢忽如銀不見廣成子中夜涕沾巾涕泣復無益便當訪隱淪先生不我棄欣然啓其扃教我餐妙氣金丹非所珍再拜謝寶訣能延垂死身從茲慵採鉛不去青溪濱汪舟次曰此首又似太白

壽汪負巖母王太夫人

花開小春候鳥下瑤池中阿母坐絳帳崗尊顏正紅登

堂多上客拜觴禮雍容借問客何人祝詞何太工滕下
孝廉君文若雲隨龍久重孝廉袞負有古人風閒閒如
馮礎煎茗似盧仝詩愛輞川人書學九成宮阿母但一
笑酬客酒千鍾
世運有否泰行路有險夷昔當多難日是母用智時携
兒遯嘉禾身名幸不虧匪獨身獲全家亦免傾危豈無
儒冠術歷歷靡所之兒幾既不遂狼狽復何辭今日賀
壽母敢忘昔日爲何以頌壽母巳婦不足奇鄒曼知天
道臧母備齊師名雖婦女中識勝偉男兒

戊申七言古詩

吳野人歸東淘爲其子娶婦屢月不來江都戲寄
此詩

江頭二月桃花紅野人別我歸安豐自說長男年已大
有室方不愧人翁牽羊復擔酒奠鴈早乘龍此事一以
畢喜氣滿房櫳新婦入門期已久丈人安坐福誰同三
日羹湯雖有味五苗件侶待相從急須別妻子慎勿學
癡聾君不見隴西金在銜要婦不失城南約事莫大于
杯在手兒女安能相束縛郝笑高翁錯相料只言無暇
共觴酌又不見金陵盛仲交不生不踐閒中諾迎親須
用主人翁主人知坐誰家閒歸來大罵任糟糠翁惟一
笑意參廓作事要當法往賢有如野人所爲安可學今盛二君事見錢虞山列朝詩選中乙洋別次日意頗慚沮

題程伯建滇南詩

昆明在何處云行萬里遙滇南何所有將軍戰馬驕官
小祿不多胡爲徒自折吾腰日落伏波祠雲横諸葛砦
兩賢同立漢時勲千秋合受參軍拜伯建有伏波諸葛祠詩參軍
家住海陵東搖檄無妨事偶同少年負笈文丞相遊子
長歌起北風何用伯建叟文丞相詩吁嗟乎昔時意氣一何雄
吳野人曰讀從于潮風人之旨

贈豐城房明府興公

幾年不見房面但有書來荷漢谷久思一上滕王閣
聞君已宰豐城縣政聲容易滿江船風吹江水急如箭
飢來驅我學淵明兒事何人如子賤關中房杜舊名家

牛刀小試焉足誇請看龍池三尺劍不數河陽萬樹花
問君安得閒中趣撫字催科兩無誤郝笑挽舟何易于
曾是坐滕王文度貞靖先生今有兒箋仕爲令名同馳
自言臣德不如父清廉惟恐人不知

戊申五言律詩

新居早春

春從迎後暖地覺掃時寬不厭客常至烹茶雪未殘酒
錢仍舊少宅價喜新完薺麥燈前飯同兒且飽餐

對第六女阿宜作

他日誰家婦猶然懷抱中左思真自樂燕檄固宜窮知
命年將及還山累未終烏生八九子雌定衆于雄

汪州次日潛務之雄

送間旭上人赴曹顧庵學士約同遊湖東

高僧非客鳥學士待同遊只載軍持去繞湖春水流餌
噴懸斷錫堤邊立驢騾不許西施女仍借范蠡舟
身披紫綺裘口詠白蘋洲不是曹顏逵誰招湯惠休談
經過古寺懷傳上高樓笑我獨行處蹊梭恐易投

賦得柳花送吳賓賢歸東湖

五樹映窗紗閑人何勿誇織成機上素曾比鏡邊花影
伴三更月香傳一水涯歸途劇煩惱吹笛是誰家

送汪長玉夜入贛州

日落鳥啼亂離羣意惘然東園閒久廢估客滿江邊憶

弟前風後(竹令弟舟次客吉安)吟詩燈燭前船頭魚潑刺今夜定
無眠

九日同曹顧庵學士程穆倩汪長玉夏綏三韓吳
仁趾諸子集家無悔寺寓用重陽登高爲韻

城外市微濕籬邊僧偶逢登高誰見約設宴有吾宗盤
味秦郵美花香九月濃不須邦望遠雲樹恨千重
作客能爲主從來意興長寓仍依故里雲復露斜陽前
詎詩身健高秋覺酒香哀鴻聲忽至怪爾獨淒凉
秋色祗阿滿紅橋吾懶登(天寧禪院上紅橋甚近)經來蜂蝶在籬
佛草花能脫帽憑風過看更慮歲增陶公逢此日不飲
有誰稱

啼鳥催坐起敗興豈吾曹林壑僧歸舍身寒客問袍秋
令心易感醉覺趾先高更爲黃花慮江風起夜濤

病

參苓初識味坐臥苦攢眉地手勤相問家人竟未知寒
天仍止酒春景一題詩慣作江湖客從今恐不宜
已識蒼顏瘦何勞明鏡窺藥方閒易婦臥懶老難離海
內思攜手樓中待謝衍男兒重性命焉敢近危階

除夕

白髮蒼顏叟今宵倍憶家孫應騎竹馬婦解頌椒花久
隔阿咸面能無岐下嗟(東坡岐下詩有饋歲別歲行與新歲辭)茅齋輸客
舍牆外有紅茶

戊申七言律詩

送王亦退赴泉州幕府

投筆從戎事已非釣竿輕別舊漁磯蛟龍勢到秋江盛
鴻雁書傳瘴海稀聞說將軍優禮數應知幕府有光輝
帆開不見論文友獨返邗關淚滿衣

得爾止書

故人書信發長干入夜重須秉燭看勸我出門因計拙
聞君弄死轉心酸作詩易似白居易行路難如蜀道難
桃葉渡邊桃葉少誰家玉樹與芝蘭

戊申五言絶句

郭門外春望

懶凭攤書几來看過渡船春風與淮水淡蕩老人前

幼孫董兒讀書戲成一絕相嘲

班生所投筆三世手同操陰德存何有書癖汝太高

烹茶雪水已盡因憶吳賓賢

掩卷罷吟哦烹茶待客過從來極諳積雪水亦無多泉水還難取淮流味不同慇懃勸收雪窖負爾軒翁

茉莉曲

茉莉滿離欄炎天當雪看女兒心不足更買貢江蘭花滿贛州船青樓間少年晚粧須得此莫惜手中錢

戊申七言絕句

汪季甪生日

關門幾度負晴春對字相過不厭頻瀨見輕裘肥馬者難逢進士郎詩人汪舟次日絕其古友方爾止海水西頭江水北醉鄉田地潤如斯當筵可少能歌女爲付新成錦瑟詞

宗定九邀同韓醉白飲紅橋酒家各賦四絕

春雨春風花亂開相思相見且啣盃却驚買酒陶元亮二萬錢誰得偷來

酒家臨水復臨橋畫舫中吹紫竹簫破帽杖頭挑不管可憐天氣近花朝

衛娘歌處正年少潘岳花邊愧老翁聽罷韓生新柳詠英姿嬌嬌酒人中

濛濛細雨灑棠梨沙路歸來未有泥天下賞心輸此地客身曾過太行西

戲示九歲孫董兒

戲將霜鬢笑苔吟分甘應識老人心久思搆宅廬山上好待他年宗茂深

王仔園招飲齋中賞菊

持螯時節臥江城買酒無錢絕送迎出去看花兼得醉陶潛深喜有門生

洗兒解嘲

不須溫嚼解相憐愛聽呱聲是老年抱送果然煩孔子洗兒何必用金錢

過小孤山舟中閱史書

山下魚鷹拍浪還小孤人與小姑山眼前謬誤猶如此若欲繙書不肯閒

遙望彭澤縣

紅霞一抹晚山明鳥倦知還客暗驚不必更過彭澤縣江流常似古人清

此地何人更勸農不須種秫學詩翁折腰亦是尋常事肯念村民屋久空

彭澤屏來不救貧小兒何苦慢詩人二疏雖是休官者歸村黃金與四隣

鄱陽湖作

湖流碧勝江流黃湖口漁家山縣旁欲識客心愁絕處
飄風急雨過鄱陽

鄱陽湖夜泊

蘆荻蕭蕭雨滿湖舟如一葉臥打夫經過諸將成功地
老去封侯夢也無（江舟次日那得虛口不缺）

大風雨望廬山不見

戲弄行人乍雨天模糊雲水故相連廬山對面渾難識
何況蓬萊弱水邊

房明府署中偶有白鷺來集于柯格之軏下因以
來鷺名軒徵詩及余口占三絕應之

那用相看到百回一回乍見意悠哉琴堂不是清如水

水鳥如何肯下來
飲啄恩深願不違籠中莫使羽毛稀他時放汝靑天去
好作雙鳧一處飛
我於十月涉風濤彷彿知行路難飄泊江湖頭總白
憑君只當鷺鷥看（江舟次日哀怨之音令人破涕爲笑）

病

烈風吹雨雪飛揚臥榻吟詩淚數行手足不仁諸事廢
只留雙眼望家鄉（江舟次日讀不得）

病中答房發公

古方新病不相能（王茗堂病中句）累慈臨川湯義仍低手從來
多此輩安心甚擬問禪僧

簡房與公明府

氏爽山茶紅似火霜前柚子大如瓜無錢買種草堂側
辜負曾逢滿縣花

寺寓苦寒

暮年多病臥江濱古寺天寒雨雪侵却笑名香二十餅
何如二百馬通薪

論詩

論詩不見安公石風韻天然誰解詩紙作牡丹工剪刻
何如堦下刺桐花（安公石著甌山詩話常與楊用修論詩謂論詩如品花牡丹芍藥下逮苦楝刺桐皆欲然一種風韻今之學杜者紙牡丹芍藥耳）

劍池有感

中夜悲歌望斗牛頻年蹤跡似沙鷗手中縱有張華劍
少小英雄今白頭

己酉樂府

君子行（感潛江所見而作）

鳳凰備五色衆鳥來相朝虎身文最炳百獸失其驕人
爲物之靈愼勿欺賢豪賢豪雖易欺何以附雲霄鄙哉
蜀中士乃被倡家嘲許慈學誠窩胡潛技亦高矜己遂
妬彼尋及杖與刀技求戒百爾謙吉乖六爻此輩君所
讀棄之如弁髦
木中有荊棘蟲中有蛇虺此身愼所往彼技徒堪哀寒
如冬雪寒無畏背蠅飛嗷如午日檄無慮玄鼓仇子產

鑄刑書叔向且相譏何怪鄉校中紛然多是非古人貴
損怨今人貴作威德音苟不瑕毀譽聽人爲
我歌君子行不與衆人聽衆人亦有耳衆人醉如醒破
格待高賢常使衆人驚衆僻不爲謡上道蕩日平奈何
師友間拘束無所成孔融與陳紀先定平生交拜紀乃
因蔡緣梓谷重橋范雲亦復然阿士才因超取友日有
道安足語兒曹緣國無君子子賤亦斗筲

之友後乃與偉比令子舍晦 結爲婚姻余聞而美之也

少年行

少年不讀書父兄佩金印子弟乘高車少年不學稼朝
出烏衣巷暮飲青樓下豈知樹上花委地不如蓬與麻

可憐樓上梯朽爛誰論高與低爾父爾兄歸黃土爾今
獨自立門戶爾亦不辨東西爾亦不能學商賈時衰
運去蘩華歇年年大水傷禾黍舊時諸青衣散去知何
所簿吏怨升堂催租聲最怒相傳新使君憐才頗重文
爾倚不識字張口無所云鬻田田不售哭上城東墳昔
日少年今如此地下貴人聞不聞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赤形容各自好眼光長百尺恥遭衆口誇
寧受驪車厄泰牙相馬察馬形九方相馬察馬精已知
斯人難再遇伯樂之兒焉足稱奇文莫恨無知者白雪
陽春和彌寡世上千人與萬人誰有君馬與臣馬

哭野人曰李杜之間

長相思

長相思在西方岐山之下無鳳凰豈無鳳凰荊棘參天
梧桐死那有竹實可爲糧恐飢却向東南飛歲暮天寒
道路長吁嗟鳳凰身有五色之文章不如鴻鵠多稻粱
淮陰雖乞食後來遇主爲侯王伍員雖乞食復讐可以
見父兄陶潛乞食獨可憐身無官職田園荒長相思淚
千行 哭野人曰絶似青蓮

前有尊酒行

前有尊酒云胡不醉主誠好客客豈無謂自我止飲於
今數歲亦知其旨輒思其祟夜飲窟室朝死汗其伯有
汰侈復何足異子旗子良禍亦踵至惡之不保酒安可
嗜我非有國我非有位我身雖賤不得則貴福亦可邀
禍亦可避如何不思自即顛墜敬仲斧齊飲酒以義晝
夜有節福及後嗣爵不過三禰明之智能使趙府逃君
之賜我有傳癖四今伊始彼將此拇敢忘名字謂我不
達取笑有自人孰不死中心惴惴死亦何傷無爲後議
身之衰矣敢復縱恣過飲成疾一旦委棄有子有孫維
誰之庇

己酉五言古詩

夯興公明府令弟發公生日

牧羊入金華昆弟昔同遊學僊亦有時辟穀待封侯久抱濟世畧復位高飛秋燕將輕千金難得惟騂騮豈有天驥足常使逐羸牛昨者識君面琳琅照雙眸比更聞妙論何其似子孫骨肉多勸勉恐貽先人羞節勞兼寡慾長生訣可求難兄溪相許謂汝和不流吉人辭最寡學道性所優旦夕拾青紫咳唾香九州功成名就後携手詠浮丘

黃鶴樓紀感

高樓何壯麗名著江漢間城中多冠蓋賓會無時閒日

暮歌聲起鷗鷺不得眠有酒如澠池有肉如丘山對此雖快意何物貽朱顏舉手招僊人僊人肯更還

插秧

皇天憫老農霖澤滿前溪曉起集四隣插秧時雖稽已開床頭甕復烹墻上雞手力互相助即此成提携蔢生數寸苗蕃育等蒿藜莖弱根不肥拔之出陳泥珍惜頻顧盼不開兒女啼分種向何所蓮塘東復西旱潦慎耆滅從此勤補畦何時稻鍼水生理各不迷儲者禮最恭歌者聲漸低客行乍逢此中心正凄凄久別長沮友恒懸吳缺妻 樾影山曰高士之言

水車謠

日午鼓逢逢歌聲兩岸同不生幾星世用澤諒知豐貫牛苦無錢賣劍羨隣翁呼我婦與子踏車逆渠水倘足口中食敢忘足下功比車用何物蜿蜒水上龍龍行無乾土龍臥旱爞爞

自豐城抵潛江與王幼華明府相見

男女豈不好苦遭婚嫁廹買山非所急且欲謝此責我自擬向平誰當效于傾出門尋故人浩浩江流碧房指頗相念偶聚情最懌豐城留不任要作潛江客因茲稍取嗔交疑有疎戚賓毀春水生浪頭如山脊今我樂何如穩坐鳴琴宅布帆已無恙百憂忽暫釋

王茂衍曰情到真至處語歸自然

相見雖堪喜君如窮若何寒涸不數語惟言拙催科君民田爲累虐哉湖與沙 沙田被湖水淤沒者半 招採豈無術流亡日以多災荒須上聞痛哭遭怒訶淺悔攻靡句無益費揣摩一官得有司萬事成蹉跎遭遇若不齊或泣亦或歌已矣河陽縣但知種名花復怪榆次令被底放早衙

五十初度呈王幼華明府

百年能幾時荏苒忽已半飄泊在他鄉茲辰增浩嘆稱觴得故人琴堂開華宴爲我推行年與我增長算勸我守庚申三彭庶永斷再拜謝厚意垂涕下滿面我身如浮雲日月如流電任世亦云久光景非所戀但願膝下兒何孫與飽飯 周伯衡曰達處達處妙文人總愛至性正爾 豈無諸名士歟

錢婚既冠自賑老病人胡以酬澆祚

楊帆過九江舊湖買未得（吳野人曰章法史如）家書來上饒人參

名過質老年需此物庶用靜攝息因循失隊備中心但

樽抑篋中有秘方頗費抄寫力到今未一試安能美眠

食死生雖前定瘠土無佳植如何守淸齋自使長荆棘

土烈愛嵇康石髓無各色三梲術九轉遶奇石藕軾故

人倘分惠買藥寧論直

昔傳王粲宅曾留峴山旁溉堂在何所乃在古維揚買

屋自前歲誦讀聲琅琅雖無百尺樓亦有六尺牀棐几

頗滑淨琴枕生淸涼美睡未云足胡爲來遠方蔡澤逢

唐舉但問壽短長吾年滿五十從此無悲傷困之懲坐

食焉得辭跟蹌涉少助祭祀早晚覓歸航

（張稚恭曰讀五十初度三首是天地間大文章不可當作詩讀過）

憶昔篇寄示燕穀儀三子

憶昔爲童子神淸嗜好寡亦未戲鳩車亦未乘竹馬八

歲背吾母出入哭聲啞九歲拜塾師端坐書屋下十歲

到江都趨庭意瀟灑頗笈玉川兒九十九須打上樹非

所能漸欲談風雅早應秀才試未時文並寫驚倒楊僕

射愛玩久不舍是時年十五老脊曾許把倏忽二十餘

海水桑田瀉射獵愛秋冬絃誦罷补夏幽燮父亦歿萬

事裂如瓦中夜淚浪浪匪虎率曠野依人竟多年頭顱

可知也傳經愧劉向校讎淡陸賈倖婿愛右軍安敢望

公治萬慮消一朝自知非達者只今老復病想人自逆

祉平生一酒徒腰刀不持卒已定未易送詐辨藥自假

何時疾竟除種菱水沒踝追昔作此篇愁緒遭牽惹遶

示兒輩知性命無苟且尚以七尺軀自造萬間厦

寓樓雜詩

傑人愛樓居而況老腐儒樓居有何好可以讀我書不

坐新豐店不釣淮陰魚安飽賴故人舍此復焉如

男兒生世間他事無所求不買千間廈亦建三層樓廈

以庇寒士樓以望神州此志今已矣三嘆不能休

（江州次日與石詩）

作客厭朝眠樓高天易曙欄杆立飢烏不忍打教去覓

物因自悲依人成相怨田間水瀰瀰求食爾何處

（張懶恭曰樓其仁想周伯衡曰此篇尤右）

叩門聲剝啄此邦多佳士過從無晨夕討論先經史相

如客臨卭作主亦可恥吾當師子雲得酒心歡喜

黑貂初脫體黃鵠正饒舌晴夜見飛螢便來乘微熱銜

樓非真宅不久須遠別仍如中風走豈爲西日烈

楚騷氣不平楚歌聲不歡挽天四時雨楚木浩漫漫潛

江復何如居人餬口難救汝有賢介汝勿常悲酸

村居近湖水大半化魚鱉山中復難住豺虎舞饕我

行歷四方對此但哽咽長飢已多幸歸與妻兒說

怪風勢拔屋梁塵墜滿案呼童急收書已愁紲帙亂此

騎江湖裏危舟誰相看微倖歸平土慎無忘大難

王幼華明府署中送令弟竺來歸里應試

美人對明鏡常自惜韶華志士亦復然挾策走風沙忽見柳垂絲使恐槐有花古諺槐花黃舉子忙兄弟止三人懷願各無涯大兄有異政小弟聰思家自頎七尺軀尚坐鷄栖車仰天常大笑蓬蒿若交加歸去趨庭日應知樂事奢一着高堂綵又聽上林鴉桂香滿雙手請向老親誇

朱偉臣招同劉聲玉幹什莫大岸飲編柳堂偉臣令子含輝聲玉令子展臣俱在明日偉臣次予寓樓雜詩八首韻見示予亦仍前韻奉酬

我昔讀魏志頗愛衛伯儒既負經濟略復工篆隷書今

日逢醉飽貴且辨魯魚請看坐上人博雅誰得如歷酒請殺牛此外何所求但願賢主人流林起書櫥長對王粲嵇懶識韓荊州傾家須取樂百歲等浮休若樂迭相遭有如昏與曙鄧侯挽不來謝令推不去自古已如斯歌謠無不恕談虎色皆變莫話傷心處貧困何足道願友天下士韓稱過雖窮豈不勝腐史君勿雜磨鍋使我增泼恥可笑高季廸作文浪驚書高有驢綠文明敘卌始本於有蘇示予嘗有三磨鴨圖歌偉臣來詩云高何一詩到今古田舒士所以昔傳人覽揆被信少窮通祇一撚應鬚亦可恥歌成問二公肯了其悲哉虞如野蔓葛不離曹公者溫如鍾山玉不提爐炭熱諸君經憂患與此竟無別得酒且須醉酒味況清烈

目日成賓主時時異悲歡念我失學兒相率路漫漫郎君年雖大豈勝竟不難君知食蔗甜爲知食梅酸飲亦可名巢飲亦可名繁但恨口腹人使人譏饕饕何如文字飲悲歌雜鳴咽偶然及世事賢侯共稱說誦君笠莊詩云有讀書案非傳能過處案碎尤亦亂君意獨愛民罷此眼不看乃知禹稷心與人同悲雖來詩有云夥傳面能過舉目下敢有自艘趣麥秋忍使識乖難目存天怨能也○曹顧海目前後八章其優游婉麗風惟宗工矣○周伯高日前窗後八首正風也詩憾樓八者變雅也至古朴性成愈老愈淡質出一轍乃令人百更得雅

安吳後莊

鄰人氣漸衰作客多憂虞百年會易盡異鄉不可居良

友殺已久念之增嗟吁殁乃長已矣生亦太相疎回首十年內論文只斯須定交豈不早會合實難圖江中既有舟壑中復有車先王設二物遠人謂可俱飄零成契闊作事我何愚汪舟次日前作波奇絕得未曾有則則復艾艾陶陶復陽陽斯人如在眼見物最可傷平生飄栖地無險及維揚經過舊酒壚使我淚浪浪賦詩采石磯意氣何慨慷再拜李先生自媿小子狂焉知身發殁追隨先生旁我亦性放蕩禮法非所長同調日以稀斷斷難相當獨行市井中取笑市井郎陳徐化異物魏文最於邑慨焉取遺文都撰爲一集此意誠可感盛名亦並立存者名與字莊周爲模則死生

付度外於斯誰汲汲況是山中人諸侯不相識王生故
右道幼華明府新鐫刻豐溪章靠遊集一字猶相拾長章陶謝灑流傳
屈宋國恨俯苑無知夜吟長夏默張伸基日三首五首既林遊言亦異問中
而康外

戲贈莫大岸

歲星稱小兒詼達固多端家中有名士相知乃吏難假
亦何堪嗟恭亦何足彈丈夫貴快意焉能傾旁觀莫老
吾所敬頭白體更房八十日彭澤歸來門常關雖然少
賓客亦復多往還博徒四五人晝夜鬨叫誰一日不作
樂愁思劇尋環梟盧呼不出口唇燥且乾家無遺寶書
安得鑄金丹已輸壁上琴復及身上衲今日猶自可明

日天大寒雀驢出廄中指與博徒看朧然一大物不畏
路險艱蹇驢如有知鳴聲帶悲酸此事誠可笑復可發
哀嘆我志與君異百金買小髮但能效楊褒何必學謝
安折腳三足床上臥鳳與鴛琵琶夜根根柳邏皆椒粒
客至使共飲客去成獨歡飲酒惟飲醇貴使助朱顏千
日醉不醒十年味猶完劉毅徒豪舉信陵請仰攀楊褒家甚
貧然好古樂家蓄書數人歐陽公贈之詩有三腳木
床坐調曲之句元朝詩藏同見置頁成陋狀依楊褒
亦太爽小吳野人日狀莫老與自狀可謂盡致然卻以
長陵不服元自反氣厚故也○王茂衍日此中各有寄
意借題
點出

答家人遠問

經歲行江湖衍無救寒餓天命本如斯故人寧有過既
來不速去高樓成穩坐相貴畏家人問客何所作攜如
馬久疲暫當解鞍馱吝已還自笑身輕歎負荷曰總患山客遊
讀此可消愁丸

題陳侯祠呈莫翁鱸峯　有序

莫翁鱸峯名若玉年已七十矣以應試之文受知于
邑侯陳則童子時事也一日之知而終身不能忘于
心乃為立祠堂于郊居之左歲時率子弟拜跪供祭
祀又慮祠久而或毀也于祠內更建文昌閣庶幾邑
人士有敬神而因及侯者慮甚周以遠也且翁家故
貧一死一木破產而後成之有足感者陳諱夢琬字
充孟交城人壬戌進士繇仕潛江甲子分考楚闈所

取皆知名士夏君雲鼎為首丙寅擢吏部郎靖難間
有陳尚書迪者成祖欲降之不屈斷舌噀血罵不止
以死即公先世也壬戌闈中閱公卷者方躊躇取舍
夜夢偉人肅謁不能言但張吻而已似有求者數夜
皆然閱者質公遂聖疑之遂取公卷中式出闈徧詢
諸門生公言先世狀質公驚嘆傳其事余獨以為忠
義之靈豈知富貴為何物不應如世所傳瑣瑣愛其
後人乃自屈下如此豈別有物焉憑之耶大章崙
闡此指用抒景仰亦莫翁所樂聞也
壽殆悲亦微感激固難已鄙哉遐有丈責備任知已陳
侯有祠堂乃自莫翁始無以酬知遇終身肅拜跪此意

滕王商伯厚嚴與今（商伯嚴時）嚴今雖鄉賢鄉賢寧
止此子雲與文翁如何刚祭祀至于如我名德與生我
比誰能敦古道一使薄夫恥莫翁亦誠爲陳公名益美
吞不繇陳公詣公門下士翁夙抱奇志腹中富文史使
其早登朝樹立見風帆蹉跎及暮景遭逢祀帝子驥老
晁可傷士貧亦常耳
昔當成祖時靖難事忽淪猗猗陳尚書烈烈光星辰罵
眷不絕口古斷義乃伸誰暇慮苗裔一死成吾仁皇天
吞忠義食報在後人科第亦常事公然勞鬼神未必公
之靈區區私所覬王司與冬烘得失乃有因明日諸門
生附爷到傳聞疑惑張吻者必是閧血臣正氣竊所仰

誕罔竊所願作詩掃雲霧庶用表嶙峋

苦熱行兼呈王幼華明府

高閣坐朱夏炎方近祝融此地難爲客此日若思冬行
天類九陽望遠億三嵕（嵕落九日嵕山書引）阻隔陽雨艱難
舞雩風不見來遊女無復披裘翁如何學稚孺未得送
康衢拜汗發初筵作禮稱觴公諒非河朔飲卑迫南皮
蹤香噴燒篤擄酒快酌新豐飲食增煩促能不恨飄蓬
故人贈廣扇其薄勝輕容製成十日餘歲之篋笥中豈
不重高義披服待相從短衫寢易廢遠道書難寄扇
對秦女涼桃侯黃童婦賢兒更孝愁絕火輪紅

斷蛇（側記所見）

物生各有地蝮蛇功足採風那瀕驅除二豎失所在仕
宦來此鄉儒家苦相迫償遺徧親知竟以抵貨所徵求
始何人常例承難改可笑州大夫本命罔敢忽蛸民因
求汝全家遭飢餒供應緩須臾鞭笞及其腿死功亦甚
微誰能誅蛇罪種類何時絕民命免危殆昔聞虞士恭
爲郡著風采蚺蛇鄉有益放去心無愧斯人世久無我
欲告眞宰蛇種何足恐官吏宜自劾

九江舍舟登岸行廬山道中作用王介甫舟中望
九華山韵何如其數

平生性所樂山水雨難兼蓋中見虬龍于艮換其貌側
然涉江湖遠隨估客鹽私喜徵天幸風起但微纖巨艇

豈不穩行必傍蒼葭視如形王舟恐是膠所黏枕工豈
不敏勇進無退謙恨無谷利刀拔出驚竅覘洞庭開咫
尺訪舊止於淋（潛江）意外逐水患衣上淚恒沾天心本
仁愛不久波仍恬返棹抵九江身如脫囚鉗是時六月
終赫然日正炎纔起見陽烏便思對夜蟾有路莫登舟
俗語勝箴砭況行廬山下得句矜新拈山路已不惡幽
興忽重添瘦者爲松柏人者爲梗柟危者爲石徑綾者
爲僧簷拂壓坐茅店幸不對鏡奩驚心來驛馬吞骨何
太尖驛遞極深山使我增憂恢望咽拔冠簪道旁跪蒼
黔勝地有通衢利名靡不漸不信昔時人藏身遇誰嚴
或言最高處塵不到緗縑欲近虎溪往躡猛前睇橋

遝紛輿馬無乃虎性厭石砌束林亏僻逕只悴滄細悽
十八公夜半酒家常在乞峰何處飛泓掛水瀑遊客宜
投此恐取山神嫌𤴓走君可笑如食苦不饕歸見江仲
了稱述為咕咕江角大盜山為最富既非仕進者施設救閒閒
無意伴樵父磨斧較鈍鋸復買販魚買船准編與舶皇
皇遊時假爲可乔茶鶩人山成虚歸俗病誰能從道與
無他物因之口難循奘野人曰谷伊介山詩題目掌

集梭孫枝蔚豹人著

巳酉七言古詩

南昌遇施尚白少叅示就亭唱和詩一卷臨行作

就亭歌奉别

好山好水不離口作事往往在人後閣皁仙山吾未到湖西分司别已久共說就亭結搆新還誇就亭樽酒醇不須曾作就亭客但願常見就亭人册泊南昌忽相遇襟期瀟灑顏如故仙骨君身應自有簪纓不奪林壑趣即看亭子初成時便有白雪明堦墀朝煙夕景已無限何如痰雲席上馳豐歲預爲父老賀荒江復念漁人飢

與民憂樂是本性懷古悲歌有所思有所思誰得知只言退食何委蛇置身合上蓬萊頂功成拂袖不可遲不爾眼前雖有好風景塵中憂勞無了期明日别君仍掛席飄零問我將何適我本東西南北人君亦不在閤山側何代千秋話峴山就亭回首成陳跡

彭蠡歌

望彭蠡兮茲茲忽有天兮無地紛東西兮萬舟銜鬼神兮一噫大風起兮不可言客何爲兮天際山盤繞兮水怒龍山沒兮蛟戲形蜿蜒兮千丈心慌惚兮誰能記彼天地開之一物兮諒雖責以仁義黿與鼉兮無變化亦食人兮各千歲大小姑兮何神紛紛虐人兮神不知愧

柁已拔兮檣折雲慘慘兮雨又至幸我舟兮未行雖旁
觀兮猶悸夾舟雙兮黃龍生可觀兮如脅彼讒職兮報
君堯輕指驅兮乃其事哀爾買兮爲悲吟不如草木兮
寸根繫徘徊中路兮鬖鬖髿然忘已之想兮謂人不智
吳郡人日中人中摩詰亦逢方能辨此

留別嵇淑子郡司馬

陶侃種柳武昌門崔顥題詩黃鶴樓今是先生作賦處
凌雲手對春江流我家住近鸚花側相望一水可同遊
直到今春始識面自憐飄泊成白頭老友無多仍易別
勝境初逢只暫留百年如此亦可哀萬事從來不自繇
詩看風流嵇淑子佐郡還臨鸚鵡洲王幼華曰浩浩狀狀樹曲不盡

次韻答莫大岸見嘲有序

僕性實善畏久客潛江復值大水孤城塊土如海中
一小島然殆矣邑中莫大岸進士居於遠郊得倖免
水患弄釣顧洞之上甚樂也貽詩見嘲因次韻相謝
覺僕爲虐矣

曾過采石弔李白更讀楚辭中不傳蒼龍露角復露牙
對此罷琴兼罷奕半月前相傳龍起江中也知死生原有命全家
衣食待區畫雀躁天晴鳩喚雨物性眼前各自適如何
顧洞老釣徒笑人不臨彿彼格子思彿彿笑而彼格情怨理遺
古所難何以報之用惡客名齒竟汚爽具油巧偷豪奪
到書籍對酒輒醉醉輒劇使汝無緣談老易然後卻借
釣船歸歸坐高樓晚後亦回頭笑看顧洞翁何異千金
遭一擲

附莫詩

顧洞水深跳沫白洞上釣徒心則窄安得進艇來孫
公與公角釣兼角奕公性不狎水自然以奕易釣爲
我書紿公爛醉釣磯側人船倒臥任所適蘆荻擾階
三百里水禽自呼聲傑格詩翁文翻驚潛蚪陶家水
僻焦孟客公詩只羨避民之後官蠡湖祇役竟除舟
子籍劉肇王爲南康成守視爲饒之德典往來必以埼近逝山險數百里頗爲同人所稱布帆
破家真兒戲戒碁得鼎難信易我聞此語亦且收釣
緡置守竹雞夜覓亦淵有白石六尺長白今任帶欸

輕擲

題王幼華明府所藏錢貢鍾馗嫁妹圖

月昏風慘人不行桃花如血柳如醉四山鬼火照三更
終南進士袍靴明怪爾何得爛用錢女弟遠嫁心所憐
何處銀燈閃千年誰家金椀出土鮮無乃魍魎逞神奸
偷來婣汝送媚媚汝最正直定不然花燭借神女所佩
之幽蘭燭疑剪古佛所坐之金蓮竿用同心相結之松
柏截爲竿流蘇之帳乃布懸槃用鬼血所化之瑪瑙琢
爲盤烏皮之几置中間其餘筐篚鉶簋無不備明鏡有
如月團團兼斗有如星在天衾枕床席無一不足紅所
纓今夕何夕嫁何方親迎者誰似是南山白石郎郎乘

青驄紫騮舍嘶宜笑侍女伴侍女如雲妖且香简简
皆類虎丘娘所騎怪獸那能許非熊非虎山中王如豚
如蓏色青荅形狀疑出海東洋神荼鬱壘門前掌山魈
攜酒魅牽羊打鼓吹簫參笙簧偶鵡惡鳥鷲飛揚朱陳
古村近荷岡經過私路荆棘長雞雞一聲出短牆咫尺
難到鬱金堂吁嗟乎天上女牛隔河水地下兄妹有悲
喜仙緣鬼趣多如此世間婚嫁何時已

勉段生孫生 段名□□孫名能□

醴水豈有源芝草豈有根丈夫貴自立門第安足論王
象昔作牧羊兒不知羊亡與羊存昔地倫散古人昔廿
受籠苑不敢言不遇楊公損金錢何繇脫身富豪門文

采興時動人主書藏秘府衆且尊我觀此事三歎息作
詩請示段與孫兩生喻落潛江城段生眉宇更軒軒樂
府古詩何奇崛讀罷爲汝聲暗吞但願努力及年少勿
慮長材困短轅相遇苦多齟齬許劭安能起九原汝南
先賢傳劭始發明樊子昭於鬻幘之肆出虞承賢於牧豎召李叔才鄉閭之間擢郭子瑜於鞍馬之吏季了
未免皮相士其餘潛夫誰能救逆花一朝出污泥西施
一朝離水村向時冷眼相看者誰不移衆來作嫿
曹顧菴曰今人競尚流□不知此體乃真古詩也

夏日坐鄧長仲水邀梅花亭長歌

自笑平生獄遭遇與客看梅但看樹雖然不見花開時
亦省却傷花落處鼓酒行遊鄧尉山千枝萬樹條已發
正如師雄在羅浮醉醒夢回想態度逆花香滿西湖中
帘占初臨處十數水邊落落數株存復似松風亭作寓
東坡詩松風亭下荊棘裏兩株玉蕊明朝暾今年五月客潛江遠郭洪濤破
杖屨當時歌舞今已無誰家臺榭尚如故大官舟閣樂
事繁白髮老翁閒告語鄧若相見獨何晚不禁木逃失
歡聚三日兩日勤相邀自造一船臨古渡翠竹春松色
撫佳更愛老梅種無數徘徊徙倚綠陰濃恍然重入江
南路只對根株興已飛莫言藥朵香紛作恨我不如倒
掛鳥徹南村裏容來去憐我不如猎下石竹墜殘香分
縞素合向深林領百罰又別幽姿批而淚潛江之遊頗
不惡潛江高士復可慕高士終朝丘壑間浮名難脅烟

霞趣何遜當時亦可憐題詩只坐楊州署那及此亭面
水開朗吟驚起雙白鷺
曹顧菴曰詩有風姿有風骨先生此篇於波折處見姿於敘事中見骨姿骨並皆無間然矣

陳元水畢第四子爲作玫瑰花歌

夜來不夢熊與羆朝來但看玫瑰花占夢猶須煩大人
不如異兆分明示異葩昔聞田氏紫荊樹曾因和氣發
根芽草木雖是無情物天却有心福此家前者陳先生
示我玫瑰詩詩中自驚復自誇謂言小草有宜男虛立
名字欺嬌娃吾園玫瑰真足異七月不知春去遐爛然
並蒂如芙蓉秋情復少烟霧遮五十以後迎得子商瞿
雖老何足嗟客來喫湯餅四坐歷詳共道河東有三

風許翁備足字榮作明牀又見第四瓶老蚌生珠何其
奇原來玫瑰有餘力春色收將不爭花之萬與玉樹引
猗亦誠佳玫瑰既作慎詳觀應同蘭玉孫齒牙我非錯
寫弄麾人無系引領遠望心如麻翁出山自此後遊諸翁火音節當落妙不可
詞巢中亦生兩雙燕田裏曾無五色瓜兒幾淵月翁出
門兩值麩賓管吹葭無食每愁渠母瘦忍對黃口饑咎
呀昨日開書如見面明朝得錢便買餻求田但當盈二
頃積書何用到五車願兒長大守耕牛無走東西羨歸
鴉先生與我真同調詩成錦色斷雲霞亦復飄流類蓬
轉何縣安坐聽兒生君今老矣詎眞率自勸勸人收興
耶小雨玫瑰能笑客主人那用慮生涯貧富貴賤無一

定只如美酒有餘有不餘但使美玉出藍田何勞黃金
淘泥沙來年更看玫瑰樹要同五桂齊交加

賦

陸止敬進士燬有別居之樂名其園曰小雲間索

清河下原各翩翩文選今傳樂府篇當時若肯老雲間
鶴唳長清雙耳邊豐城逢令裔養痾戀田園樂傾重南
宮卧起擬東山別業新栽成榆色耀秋天我行旅樹下
欲去每留連何况長翁主恐復含此求高官捉身離不
免折腰亦可憐看君深得別中趣已覺高於入洛賢野吳
人日眼前情景以古調折出可歌可味自然流也
○小構想山日高賢故當得此佳作擬身折腰二語將之
言柴僕所以與閑也

苦鹽

鹽政之弊無不有我客豫章嘗嘆久商欲傳鹽官借鹽
官先得利商抽予借鹽若問自何人上爲司道下郡守
散與郡邑索商價諸處送迎誰收後平日邀歡且多術
況此於己毫無取不過累民貿販上之所爲非吾咎
牙儈倚勢更作奸和以泥沙官知否此輩雖巧亦太愚
肥肉大酒邀朋友限期收價期久惩包賠往往私逃走
傷哉窮民食日艱累月不得鹽到口窮家見客致恭敬
嚼菜點茶供座右風俗此邦雖儉朴積蓄此世無豐厚
諸商端坐皆攢眉遲速豈關貨好醜積弊紛紛然未易除
嗟汝江湖空皓首

送楊淑子歸武昌郡司馬遷杭郡太守

銅虎分符龍非常鱷鯨橫海氣莫當遺愛誰能忘召伯
先聲早已達錢塘高才似汝難相敵今乘五馬乃共劾
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太守岑公孝黃鶴樓頭昔聚情
爲緣中有驕吟聲已歌叔度來何暮忍負兒童遠來迎
老夫行盡千山水酒船常憶湖心爽脫粟葱教飯惡賓
淡粧相待有西子

己酉五言律詩

十六夜同李伯儕陸止敬王禹大陪族與公明府
飲陳元水宅時予偶患消渴

渴偶同司馬卿如對子雲客中逢宴會愁裏得歡欣别

成林

訊陝元水病

名士類雜序經旬只養痾閒身貧日得時了萬緣第百事蠲

年多古葉將猶錦秋容且欲尚出城無酒伴誰與共高

歌

鏡裡張京兆樽前劉伯倫須聽昔日勸恐使翠眉顰樂

裝需偏缺鷸裘典易類窮蘭尘誰稱能不吝問人大人雲眉

日許蘭

李伯偉村居見懷有作且云以至日修祀事未得

入城次韻答之

無市常不出天命久相安欲問江村路初驚雨雪寒鄉

枌雲外遠家廟夢中看爽爾逢冬至情因孝享歎

巳酉五言排律

雨中大水夬堤聞王幼華明府奔走堤上憂勞已

甚詩用相寬

卑濕潛江縣終朝雨滯滯陽烏常失意神女定何心村

有蛟螭橫堂無燕雀臨登真披五月壺果值千金堤決

臨相報逡窮戍自尋乞石江滾滾愁益病涔涔閣員未

能學武城頁所欽故人官印守新罷七絃琴但想鋤租

詔如聞解愠音從歌易就精衛力難任夢謝波濤驗

前數日幼華爲予述夢以大水決堤爲慮　髮兼添領深流離悲亦了佬達

意青衿貧者原從苦勸勞祇至今高才一作吏那得更

狂吟

巳酉七言律詩

作日病起得家書寄川志宮

臘月首書昨日到愁中詩草病餘焚衣從四壁存何異

佬儂三彭昔所聞遠處加餐勸勉他時柱杖學耕耘

李花城外開如雪請約親知將取醺

病中憶內子及兆都

琵琶卜後定無眠蕩子離家又隔年只道行尖平地

誰知消渴臥春天昔題芭蕉何曾到背似飛龍但自憐

早晚歸來看兒系月明中嬌嬾嬋娟別時叔有來夢琵琶卜

漢口送同遊王再六魏晉卿不了允歸里數日後

余便往潛江

遊蹤歷歷數能真屢月相煩伴此身白浪打船書有手

紅桃隔岸酒沽唇江頭送客愁消曉店裡關門坐晚春

不得西歸更南去辛廖吾請造其人

贈吳先其光其兼攻張果星緯之書推予爲詩可六十以外自言今秋當得志數年

水勢平橋欲打城追隨風雨到天塘偶然卜命依張果

不覺低頭類賈生把酒暫聽漁父曲論文重見古人情

老夫免慮填溝壑看上扶搖九萬程

憐詩大水後作

王幼華明府

年少長安得意人於今憔悴復清貧免同飯顆山前叟

（剡舉行縣觀大館來畱便見）那識河陽縣裏花白央新界詩更怨相
逢舊好酒須醇可憐常抱文書裁誰解輕裘覆衛身
劉聲玉朱偉臣
異縣往來誰敢容朱家田大到劉家泥中追馬因詩束
衫上挑錢用蘗又槐渠三春（花名花偃攻雌假理）初得見豚臑
千日不爭差可憐堤破田皆沒忽俄吞聲哭水涯
莫大岸
環堵蕭然風雨餘牙籤萬軸忽教疎蟲思欲火常隣祭
神用虫尤爲守廬遮莫典衣同杜甫何妨賣賦學相如
可憐莫老頭全白難贖縱橫架上書（大岸典及書籍）
朱舍聯
溉堂續集　卷之三　圭
貧日仍餘未典衣老萊留此舞庭闈年逾三十成名晚
樓對池潛入市稀破屋幾修穿鉢壁洪濤又沒釣魚磯
可憐朱擬丁文字把卷長敎淚暗揮
自憐
東下別秦仍祭酒南來入楚們投詩（用杜投詩贈羽翮）向人唇
舌雖然好在世頭顱已可知上馬雖同報恩了鴛鴦常
竪弄湖兒今朝更對浮天浪只自哀憐却怨誰
思歸
思歸不見路三叉腈竹飄零若自嗟樓上坐將實有脚
城邊橋沒水無涯出門欲化杜鵑鳥抵食仍爲含笑花
忍渦潛江今兩日揚州痛哭雨前茶

（江舟次日數有畱之劍南集中如何可奈）
白燕和婁公韻（潛江高中作）
玉羽何來映夕暉啣泥每與燕同飛江天漠漠存難見
海路迢迢力恐稀紆欲舞時應其妬敘從化後久相違
舟中有客頭如雪獨愛呢喃傍釣磯
老馬和婁公韻
五十生駒亦不難地黃甘草給奚官（抱朴子韓子治書以地黃甘草哺五
十歲乜馬又生三駒又百二十歲乃死）相逢汗血皆年少獨自焦毛怯歲
寒東望桓公身已歿西聞金母酒將闌（長吉馬詩西母酒將闌）將
軍矍鑠仍堪羨多事如何更據鞍
畱別王幼華明府
溉堂續集　卷之三　圭
淹畱澤國經三月慘愴離情有萬端宦味看君如蓼苦
部光到我似更闌木肥帆飽開船易梵尾吳頭會面難
惟仗鯉魚傳尺素時時猶得問平安
九日入城飲周伯衡觀察寓齋畱宿明日有詩見
贈用韻答謝
獨行古寺無佳節多謝先生念酒狂野外但看江水白
樽前初報菊花黃當途誰下陳蕃榻把卷如登杜甫堂
燈燭今宵能作意故開紅蕊老人旁
（施愚山日真詩人相過直寫懷抱一氣滿填）
明日詩成貽野老明年身健在何方常爲行客應難得
忽把珠璣喜欲狂兩度重臨嫌剛器孤舟又發木雲鄉

客中除却論文夜何處秋來不夜長施愚山有□□吳介茲自宋諸詩句

登滕王閣

到處登臨笑轉蓬病餘筋力羨兒童官船打鼓西山外漁市收鐙秋雨中鳥向黃昏飛已倦人當白首計初窮江湖便是還家路何日開帆趁順風江舟文日此等詩要有他氣候不足觀使可得

張扶長招同陳元木羅有我飲齋中時扶長將上公車

把酒相看意氣真春生不爲小陽春桱黃楡綠園中果北去南來席上人預擬文章追董子轉教賓客戀陳遵前途莫望豐城劍變化爲龍是此身

贈魏生時在令舅與公縣署中

梅花欲放酒盈樽却爲趨庭憶故園不厭老翁稱小友方知太守得賢孫才華須似豐城劍和氣當如春草軒與公因憶弟名其軒亟與外家成宅相看君即是魏陽元

哭方爾止

下船旋即上喪車指點銘旌半老漁有鬼能歌鮑家句何人可付蔡邕書相隨鴈鶩飛還近始覺熊羆夢久虛采藥傳神曾絕肖爲寫小照真多一漁內有手采藥圖其一也他時對此學嗚鳴

平生腸肺如冰雪六月炎風滿繐帷白馬故人全不至蒼蠅吊客若相隨城中尚指先生柳泉上誰書處士碑

一事料應長瞑目故山終勝傍要離

論詩我最服膺淪作賦誰能敵子雲可惜美新傷末路甚憐有卓感明君性宜白下二山老天使方十一姓閒今日音容惟夢寐亦無寶劍掛新墳

丙歲應無不識期江湖送老歲淒其修文字稍都難據蔡琰侯芭那易追傳業上介山許侯芭爲也瘦疾乘虛力聲遲眼花樹間青邂逅因緣未必今朝斷自顧恐非松柏姿

己酉五言絕句

所見

猴錢小年耙頭戴獨葵花不識村南北誰家是婿家

感夢

夢中詩北里覺後失章臺楓樹老於昔菖蒲花正開

雪中簡房明府

急雪飄殘臘他鄉滯病夫故人肯相爲早晚附文無

己酉七言絕句

舟中過寒食

家廟別來春復春錫饗任何最傷神今朝合向舟中坐悄見紛紛拜掃人四時別家廟長舊中句也

望家書不到

南昌開罷桃花朵淚口折殘楊柳枝不見廣陵書信到逆山空學鏡中眉

王幼華明府出同人舍言題五子論文圖示予因折

有此作
今什論文迹已陳千秋左子復爲隣莫言常在書廚裏
更有將金鑄像人
朱倉卿工作古詩家傳能爲抄寫高而有贈
常年爛醉衙門裏終日高歌潛水濱除却巴童相問答
新成樂府示何人
復雨
入楚天無十日晴江頭作客但心驚只疑雨是舜妃淚
多恐雲爲巫女行
莫大岸示村居效皮陸雜體勉和二首
乖楊岸意隱黃鸝多謝莊鄰酒滿卮懶賦詩篇題甲子

買田文券手須持
兒曹植果婦栽竹愁報深江漲樹根十丈塵高遊何處
分甘寧可守諸孫
答莫大岸見贈絕句仍效前體
屋梁窩燕鳴淸晨車馬閑流復接存問左思歸歸未得
蕭條行李白頭人
呈贈莫大岸效前體敬述歸田之樂以美之
拄杖尋山館古藤看花騎馬與時升高張良夜消寒寵
重刻朝班固未能（曹和卷日刻古詩右人名均思默想與皮陸力鬬）
留別朱公祠
逝郭荷花漸欲紅遊人一棹返江東他時引領黃昏處

朱令祠堂高閣中（明代宋濂甫崑山人有遺愛於湄江縣任至今吏民祭奠不絕）
楊翰林嗣昌時爲新建縣丞
蓬萊方丈舊仙班流落江湖亦偶然南浦西山好風景
詩人快意是秋天
高才從古有沉淪誰似揚雄家更貧回首孤燈雖一夢
石君猶勝夜郎人
寺寓雪夜對故鄉人
佛火初明鼠欲窺他鄉何意對親知更逢柳絮風飄處
同憶梨花（酒名）酒熟時
歸舟經過采石因憶樊若水事
山外行舟入畫圖南唐往事動嗟吁平生慵看登科錄

若水江邊作釣徒
庚戌四言詩
老屋
余以戊申歲始買宅江都之懷仁坊宅基頗廣有容
衆之德但闕人已多未知上梁何年或欷如老人之
待杖或漸如老人之多淚妻孥誰因戚以老屋名之
身非壯者聞而感焉乃作二首
剩水殘山中有我屋大荒地老得此已足故宮禾黍蘇
臺麋鹿休言銅穴何知金谷誡我妻孥無忘多福栖遲
衡門怡情松菊
欷不難扶漸尚難補妥立名字謂屋可僻貴少賤老人

情足覩我髮鬅然聽之心怒趙有廉頗周有尚父用之
則虎棄之則鼠屋有何過傷哉衿裏請効先聖綢繆戶牖
庚戌五言古詩
遣懷
蠶因能吐絲食盡青青桑馬因効馳驅有時咬地黃物
技誠足重主恩亦何長抽女喘然坐縫衣倚東隣東隣
婦雖巧襤褸及其身寒煖不相念胡爲從辛勤爲君代
操觚羨君常袖手分勞我不辭忍餓君知否賣文難爲
活不見斛斯叟請乘毛錐子織屨聊餬口
房明府五十
憶昔癸未年賊勢何飄忽潼關一不守縉紳半逃匿猛

虎能嚙人父子易相失吾友至性人挺身輕一出救親
虎口間性命非所恤可憐丁文度甫離懷袖膝父不辱
賊手全身願已畢兒雖陷賊中吉人常得吉此事如夢
幻回首心戚戚滄海與桑田閱歷真恍惚平生憂患場
焉知有今日城中開絃歌堂上鼓琴瑟復有北海客並
坐儼之室相對即神仙請看松柏質但當樂飲酒常使
髮如漆
流民船和吳賓賢
生長水邊村將謂水邊老門前繫一船取魚媚翁媼爲
農盡地利禍將倚天道天道不可知地利棄如掃蛟龍
奪人宅汝罪誰能討舟小賴相活焉論濕與燥飄零不

自惜貧窶頗浩浩
平時在田野丐者恥同論但爲沃桑田或復倚耕妊婦
有寡缺敬夫非秋胡倫自謂鄰衛俗不如朱陳村今日
紅顏女乞食傍人門下船施脂粉上船多笑言信哉橘
易化傷哉萍無根
傷只無定向吳民戒之捲隣邑不相容不如隣家鼠將
云防盜賊只在高墻宇南北爲一家驅逐到兒女故鄉
不可歸他鄉復難處怨氣結爲害日日多風雨水患烈
如此無人信哀甫西有哀甫各有所謂壽陽已東皆是吳人雖足弭亂一朝失職憤嘆甚貧
積憂成險險積成亂亂久成水故其長恒從也壽陽已
西皆是中國新平強吳矣實皆人志畜心滿用長款嫉已
公羊有言曰俗從其悅故致早京師若能抑強扶弱先跡
後親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矣○吳野人曰二詩格調
極高
極古

王天葉示製棺自嘲詩辭索余和稿
昔世崇曠達陶公乃我師預作自祭文遂復擬挽詞唐
有司空圖元有顧德輝生壙丞自營曾不聞欷歔更愛
金粟塚樹帶四坐擁客醉主亦醉醒時不肯歸近世稱
放誕無如張孝先生辰唱喪里了弟着麻哀哭逆如幼
于公然來與之共事不足學所悲太好奇吾友王天葉
製棺自題詩把讀水龍吟辛陛忽相依詩笑世上人諱
言朝露晞朴走利共後謀身計則微詞稱黍與淡迷萊
無到期復謂屋萬間何益臨去時此有个中棺則附堅
所宜此器誠可貿欲貿轉自悲我非劉伯倫一鍤行須

隨長貧失預備憊遭荼蠅狀君科貢賦金或餘貲酒貲

請君更修懷庶好前哲徽

婁叔石仲塎先生六十初度爲九月一日於六月

中尚有豫章之行作二詩奉贈

舊種河陽花新依白社遊皈心向禪寂促膝笑東山兒

當六十時益復輕世緣平生點自笑何物稱宰官鷄鶩

附玉鐙驊騮被金鞍但取旁人悅於已何所歡宦遊雖

云好不如早歸田歸田問何日已在數年前

城下流淸溪城上見慈嶽（余邑山名）親戚滿城中有酒便相

過得句和者誰亦不少羊何先輩來與梁（謂陽伯君旭甫尤生）風

流未云遐況當六十時婚嫁累無多縱不栖五嶽安能

滯天涯客行雖云好不如早還家還家問何日云及菊

未華（吳野人曰與前作絕似陶彭澤）

大吏

大吏下郡邑賑飢散金錢紛紛鵠面人推擠車馬前號

呼滿道周肢體或不全一倒遭踐踏促汝下黃泉乘輿

濟滲漓誰謂子産賢奉行合有人施恩惡自專安得汲

黯輩發倉救時艱

擬王介甫古詩（有小序）

偶閱王介甫古詩二十八首擇其感於心者援筆擬

之得八首如子瞻和陶不離已調閒教兒開不暇復

顧其與原詩意相悖否也然以遭遇諭之手擬介甫

詩意言之間固宜相合者少矣

兩馬齒俱壯

兩馬齒俱壯齊繫店門前肥瘠逈不同皆樂使之然一

馬駝佐客飾以金銀鞍一馬走驛道芻豆常艱難彼有

萬人羨此無一人憐人情旣如此我欲問高天栖栖在

道路鬱鬱傷肺肝

黃菊有至性

黃菊有至性豔豔冒霜開朝飢不忍采將以貽所懷婦

女貧其色抑鬱臨妝臺看同桃李花至性何有哉

（吳野人曰如讀十九首）

少狂喜文章

少狂喜文章筆墨日縱橫歷歷誇得意謂可致公卿將

危何所見舉國皆書生至今思往事感慨尚難平兒輩

何爲者曾不鑒父兄仍復勤記誦每夜守燈檠問以躬

御事逡巡謝不能爲學苟如此古道何繇興諸葛起田

間竟乘宇宙名顏淵無一字好學聖所稱兒如逢我言

他人背心傾

天下不用車

天下不用車應無暇市人仲尼獨不然卒得保其身烏

名車載板梐係閉者嗔貴如馬上兒往往死風塵吉凶

皆自取物豈有寃親義私與街公也推天上輸一能布

德澤一能擅威神行天荻行地大小判然分丈夫苟不

遇老死同愚氏

今日非昨日

今日非昨日歡笑同今日成獨坐入耳有鳴鴻嘆彼兄弟烏飛止定相從西既分爲西東復分爲東天亦聽其意不使若飄蓬烏實重恩義得天故應豐奈何我與子徒然恩義隆但如參與辰幾時雲隨龍

悲哉孔子沒

悲哉孔子沒孟軻亦不存師友日以疎侯王日以尊弟子三千士從者數百人今世若見此豈不驚且宜聖賢良難學歸當深閉門

秋日在梧桐

秋日在梧桐下有讀書客陽光只暫煖風葉雖久碧古書雖尚留古人去無迹我愛淳於髡飲酒能一石

日出堂上飲

日出堂上飲及午客不留進銳退亦速因此悟其孫芽柴味雖薄數錢乃易求香醪味雖旨典衣庶足酬少年好奇計老大心始茲三復甫田詩高遠敢妄圖量力守吾拙亦得爲丈夫憫悶水清淺憑說海橫流汪舟次曰入宵隨意拈爲絕無町畦只覺古氣嶄亘

讀王介甫禿山詩有感

夜讀臨川集獨坐心躊躇問我何所感念彼禿山狙當其始相匹雌雄意自如生育既已衆復不善持鋤果穀豈難得一飽不留餘海深歲又秋愁苦將焉徂我身乃類此能不愧丈夫術幸投足處不比海山孤狙生與狙死無求於道途悵皆人川惲只成史笑在世常累人取笑衆狙愚

哭李岸翁叔則

文章垂古今日月同光彩未嘗知味人肯復食敗餒世士學無益往往工剪綵或復守丘壑便忘嶽與海此道最高深誰當繼千載我心徒慨然我力復不逮哲人已云亡盛名空巋嵬遺文誰收拾勿爲仇者紿笑吝滿江邊見之不忍采邂逅廣陵日折腰意伯每我闘兜率天白傳歸無悔今或與同遊庶兒久相待岸翁晚年頗究心內典伊呂等伯仲秦晉成婚姻推此論作者可知必有陮山

川當吾世所産已不貧東有錢虞山西有李河濱小兒妄持衡長短頗紛紛但知有西子何曾見黼黍二鳥鳴唐代二鬼駭明人二公未相見無乃是參辰回頭俱已矣遺草光千春發揮愧才短癖使骨酸辛一官寧足道爲貧良可哀如何遭猘于中路吹君回至今寶應縣誰繼彭澤才棲棲常乞食落落罷啣杯我亦依人者時復羨鄒枚梁王好詞賦梁苑盛池臺帝子方多暇賓客誰不來公卿未易取且使愁眉開自古有遭遇而我獨何哉我窮亦其宜更爲君徘徊猶言皇天意將使如老梅枝橫山谷裏香發雪霜堆忽焉化異物天道誰能猜

名士能作達亦有不必爲取快平生意從令老口悲不
學王處仲開門放衆姬亦嘗學樂天未老別楊枝先生
勸皆作也復盛帳帷未識恭持日幾人哭戀帷相從或
已久無復如花姿或各有所生亦難聽他之翰墨雖可
資價難充衆飢相識吾豈敢聊以告相知感激眞有助
勝題盼盼詩勿言絕交論但因任昉兒（汪舟次曰筆如[illegible]）

寄題康山兼懷張[illegible]恭

平山雖勝地吾近愛康山故里風流人去此不復還空
如謝公墩遺蹟在人間謝公對桓伊流涕何潸潸康公
盛意氣樂府付歌數篇貴何足道熟名亦等閒藏鼓三
百副客來聊破顏琵琶不離手詩成懶更刪幾時下揚

州何事出瀧關大抵高興發焉知進退艱傷哉談笑地
惟聞鳥綿蠻近日張涇陽才望迥難攀風雲亦路隘此
事信天慳古來高一藝白首餓塵寰況君視武功久爲
兄弟班飲酒生哀樂頃刻成循環勿嗟百鍊鋼繞指今
易彎幸居一城內不得合如鐶乞食來小邑楓色正青
殷右人既不見同心失追扳忘情豈易學身非木石頑（吳野人曰良和氣緩可咏可誦）

懷汪舟次

秋風一鷹飛目側毛羽勁狡兔漸多愁獵人已相慶遭
逢類如此循環自時令感物念同心汝才總無命爲人
恥浮薄事親篤孝敬俛首攻舉業此事何跡竟千載非

淑也爲養問之孟不在吾何敢於汝諒難評俯笑孩樹
人往往改樹性復憐吾職者何須工麗病念學聊從我
無乃異三聘弊自朱世水利日操權柄我身久同外心
如秋水淨未免因汪生氣結憂復盛詩成恐須焚不可
聞執政（汪舟次曰過承下一語[illegible]）

述夢 有序

十月初六夜臥白鶴觀衡中夢往市一友抵粜其家
人因留予宿置酒樓中及登樓則姚山期黃心甫兩
人在焉各據一几而坐見予至亦不起予心知黃於
今歲死矣問之乃答云質傳者謬也山期之逝且近
十年予益了然謂是鬼物倉皇前問復不對兼有嗔

怨之色予怛因雅思鬼因提壺挾之驚而寤嗟乎大
死生之情狀智勇之訓夢魂顛倒乃至於此因作詩
志吾愧焉

回首平生交幽明路難近相知有淺深總各工幹卸避
近誰家樓壺中是濤醞肩辛既分明坐次復不紊躋踏
忽心驚倉皇轉色慍難北稱中散悴鬼兒素編彼乃眞
覿而況無朋友分昔我與姚君（吳野人曰只如此說夢之[illegible]）與域
如同郡君類溪宿老我愈元好問遺詠今無何豈能兒
怨忿所以默不答中宵製被春覺來自責悔淚下不可
抆死生異范張感慨追孔訓汎溯百由涉音容從此斷
剛方耐止死後降當有許紀異偶成

爾止死歸逆舟中數日後降于乩有詩云一生詩酒作生涯死向江頭逆市誰幾到黃泉無所見問羅仍戴舊烏紗

方生在世時聰明復正直沒當爲明神於理庶無惑不然待上皇仙功亦分職超然鬼物外亦顯學道力時聞降于乩使我增悽惻爲鬼氣猶壯賦詩性難抑　昔時物何其感惻聰斯人不升天人道渺無極聞昔大差啾吟魂其往即杜牧與李賀依然何雕刻蕭怪兆率天白公歸未得最後來杜老出語更奇特復聞芙蓉城曼卿主其城下降友人家綢繆到日昃臨去騎青騾忽然形於乩遺詩留人間歐公最賞識兩事載詩話（見彥周詩話）

一（見六一詩話）所傳謗不忒杜白不如石于君何嘆息所嘆稱才鬼何繇生羽翼

　寄懷丁幼華明府

逆聞濟江郭歲歲揚洪波故人音信斷我勞當如何我雖長困乏一飽仰高歌君懷經世略憂愁若相磨勸農豈不勤田中遊蛟鼉鶴如桶鵲術竟不療沉痾在門萬里外流漸空滂沱王尊最慷慨義足感黃河李崇守淮安誓死心靡他回天仗誠勇今古應同科

　自號濁翁因賦

稽康面不洗一月十五日了吾脚不洗亦洗輒有失或問濁翁狀無乃與之匹翁則異於是欲答口難出逆生濁泥中不惜馨香質濁醪有妙理囘應傳賦筆後世愛翁稱今人謂之疾此疾何時瘳難施鍼砭術（吳野人曰甫絕似坡公）

庚戌七言古詩

　苦雨

旦寒竟與冬不殊坎何强王離家在咸和年間五旬雨較之奚今不爲甚水中恐脫獮猴餓井邊慮見虹蜺飲隣邑正發河泥濫吾民將學魚鱉淪久矣老夫飢缺食衆之稚子寒多疥絡絲雖賤人不買鷄鶩將與吾須審屋經潮濕頻破船礎頻汁出如流滲堂深可着破通籠市凉好織蘇氏錦誰對商羊不悽悽誰逢趙盾仍懍懍

誰如蔡順與王褒奔走墳前伴長寢城中此時猶自可村農含愁將焉聽蕁莢化螢已滿簷小麥出蛾難歸廩官長空聞禁屠沽租吏不免索烹雞安得文度却在社夜夢老翁來飲社（吳野人曰雖極工鍊而古致落落少陵昌黎之間）

　題掩錢圖壽蘇母汪太夫人　有序

唐李景讓少孤母鄭氏使人治墻得錢數甕命掩之焚香祝天曰上帝憫我母子貧苦特賜此然妾惟願諸孤成名錢不敢取也吾友蘇與蒼採古來賢母教子事自孟母下共得十一人命工繪圖徵詩於海內作者以壽其母掩錢圖其一也予爲題此歌

雲霮霮雨涔涔堂中嫠母坐沉吟墻須堅門須深飄風

疾雨無相使鑿井或得銅其事匪自今彼姊何太喜此
毋淚沾襟擲中何來錢數甦女中斟無與齊心取命將
歸來掩之貪泉之水豈可斟焚香上告滄溟天爽颯生
兒爲國琛不願得此代織紝吁嗟丈夫愛黃金一能中
乃有華歆當時見絕于管寧今日婦人笑士林賢如李
母誠可欽只言事往雖重尋異哉蘇母嗣徽音食茶茹
蓼發苦蔭兒是吾友母吾母況聞瑶池下青禽升堂欲
獻手無物何以祝母栢于郗南山永久共欲岑滕下何
如李𢷬讓前爲瑯琊後球琳（吳野人曰堅過古賢古樂府之遺也得此捄叢詩尤者）

題孫鍾元徵君答劉公戢考功書及和韻詩卷後

詩法不必戲海鴻蒼頹獨恥抹脣紅詩句不必如芙蓉
援筆直取寫心胸對此如見徵君面何縣結廬傍夏峯
遥輸德操吾自愧出門輒得諸龐公吏部平生懶自道
海內知者惟吾宗只看卷內書數行千秋再見人中龍
（詩內以陳同父一流許公戢）欲處則處出則出明白磊落眞英雄朱
晁自研彼可羞文詞苦欲欺兒童（東坡和貧士詩有云朱墨手自研嗤世之
君子不能忘世俗習氣多作文以自明其出處也）何如作句遠相和乃北深山
采藥翁展玩之餘三嘆息不忘規勸古人風

徐仲光先生來揚州爲題荷山草堂圖

山形似芙蕖遠望何田田山翁着荷衣荷服與人閒草
堂樹木最佳處竹雞松鼠惟聞幾處鳴聲相接迤吁嗟

于册青但貪貌丘壑難爲先生意象聊于中見有烟霞
疾亦非爲采仙人藥蹤跡偶然類釣者姓名曾擬登麟
閣箕山潁水笑如今滄海桑田事非非花落且當桃花
源柳下寧殊五柳門乞食向人無不可天涯如此復何
言荷蕖池上鶴雖及領頭猿汝背嗁與怨不必徒紛紛
先生欲歸即歸來不歸豈無江湖老友相追陪只愁對
酒忽成醉嬉笑怒罵筆間事眼底俗人多願忘不如高
卧草堂中長學俗迹遁吾志

思雷伯籲親家

吁嗟關中名世才艾陵湖上埋身處城居相去四十里
到今未得拜其塵素車白馬古朋友我今愧彼難自恕

飢來驅我還出門光景無多病亦蘇病軀已入金椒城
歸夢長詢邵伯渡（邵伯鎮雷伯葬處在邵伯之周堅廟東）兩家門戶總蕭
條一代文章未傳布始覺吾身死不得看君死後誰相
助

贈周盛際

我欲采藥深山中亦不爲學商山翁得與先逢伯休問
藥此能醫了美能溧陽周子命世豪硯田側口無凶豐
昨日入城荷相訪高談闊論驚兒童欲析疑義何孫折
側耳不聞雷鳴空偶然作計計亦好取筆在手代哦龍
不爾吾久養丹田因君無乃度前功坐久送去增惆悵
尋思造物真夢夢聖賢不免寒與餓耳目但貴明且聰

人來問所聽不見翁恐憐殺識字雖爲猜謎語諸弟子
顏回好學無與同與言終日心不違聽仰所得乃無窮
或言大賢豈易及孟如石頭對吳公區區問難勿徒爾
寧可滿肚術術紆勸使先生神氣充發舒目能爲春風

即事贈王築夫

龐髯傲觾向江濱幾經作客京口人高冠大帶滿門下
重胡復是東南民癸天啓胡翼之出俱見王臨川詩中先生文行應得此
似聞學子多逡巡喜見似能能其能諸君無乃葉公倫
此邦所講惟俗學生徒多寡何足論但念先生拙生計
簞石聊可代耕耘一廚蕭難復如此天寒歲暮奈長貧

庚戌五言律詩

趙子淑招飲郭北園亭同華龍眉何焚辰汪叔定
季角賦席上果蔬及園中花草

詠櫻桃

身同西蜀客口想自家兒愛看鈎簾滿愁登綺席遲勸
余休飽食即此荷深慈赤玉盤雖好何如映素瓷

甘蔗

無杖非吾事消醒有客傳飴何如石蜜漿可比爽泉未
受官家賜長蒙地主憐不能先食尾方覺虎頭賢

罌粟花

亂開竹籬畔五色奪群芳艷服何人種紅顏隔歲忙花立
中秋日令美婦人著艷色衣種之明歲開花大者如芍藥色倍鮮異貴須傾酒盞吟可檢

詩襲黃學荒淫革終朝論藥方

虞美人

春滿漢宮春誰如名字新開花何造次勸酒莫逡巡帶
雨嬌啼面迎風巧笑唇還同在垓下歌舞惜時人

蜀葵花

酒熟高人興花明村女頭一亭如在蜀千朵更臨流忽
見春爲夏方知客勝憂人生不恒少凄絕右荊州吳野人曰
五首雖詠果蔬花草即是席上果蔬園中花草他人未免只詠物矣也予過小題亦不肯草草放過

五月雨中汪舟次招同唐祖命舍人施愚山少參
劉公戩考功穆倩無言泛舟至紅橋各賦二首

乾坤半爲客風雨幾相依最愛主人好不如天氣非筵

極虛入手裘敝怯更衣漸喈紅橋柳鶯聲何太稀
眼底文章伯平時尺素傳頗難同勝地容易別芳筵白
髮貪樽酒青山對畫船爲行歌吹路使我憶秦川

七夕黃大宗招同程松倩張虞山挺天醉家無言
處處穿鍼節年年守拙翁若無詩友約那免酒杯空烏
鵲形方悴牽牛意偶通星辰愁聚散只與我曾同

飲亡友郭石公閒亭限韻

澇更仍不醉勝地轉生哀對景思開士憂時訴水災秋
風消暑濕老友滿樓臺請問行年內笑聲能幾回吳野人曰大宣修更勝

大水後有僧能修石路問其工費云盡出自興縣

惟越嘆昆侖乃能動人如此矣之以詩三首
水高堤撼破盤木乃徒然河伯幸知悔北丘乘有欲求
人因築路盡已不絫蟬聯馬如飛大還應動汝憐
此地民無食金錢不可求有司防四境俯越惘他州奋
築工將半奔馳各漸稠苦吟嘯背穩我亦感緣流
招提鄰古道車馬衝紛紛自為愛行旅非關助令君坊
泥仍用石取土戒當墳爲感慈悲意憐工誰不勸

畜猫

點鼠太無賴畜猫寧不宜未成蘇軾賦且盼陸游詩飢
勿依盤數寒休出被遲老夫因罷講任汝踞皐比

嘲猫

頗勝鄭家客雖貧猶有氈如何虎稱身却與鼠同眠踏
踞惟盆口猖狂或樹顛無魚吾自慣蹤跡任飄然

庚戌七言律詩

題王仔閣小輞川同華龍眉高小郎江叔定作

雨後塘深三尺水門前似爲絕逢迎開樹不獨同裴迪
得何源如對孟城琴樂當頭明月下棋殘入眼夏雲生
蘇翁曾愛斜川景那及君今更有情

（昊野人門可謂野事詭手）

張處山答客問有石版橋西一草堂之句屬和

石版橋西一草堂過從猶記對胡床四愁前荷柳詩久
三癖心情茝啄忙（劉禹錫作湖州崔郎中曾將三癖詩自言癖在詩與琴酒）紅樹樓

（處前傳名）畏堆蒼軸青雲客十出門將莫言幽徑無人識應
識歌聲拔慨慷

為齊菴先生重至江都見訪次來韻（先生年已八十矣）

望遠情同楚水深紛紛年少幾知心客顏久別逢誰問
書札頻開不待尋老見舟中成錯料尚愁唱和恐難禁
清談竟日兒童駭正値無聊欲擬琴

詠塵次王介甫韻

家大羽扇也須持更要西風斷日吹舉扇中宵飛不倦
送人千里望多岐非關學佛成黃面何苦離家別舉眉
孔子車中應滿載無功能補在陳時
沾天撲地意難持只有仙人不受吹身遠何堪驚面吹

眼迷誰復哭途岐午開白板尤飄座欲拭青銅怯照眉
何日到家頻抖擻浴盆相待晚粧時
眼前紗罩强支持轉憶簫聲船上吹灑掃在家猶不倦
逢迎向路奈多岐飄飄歲月歸霜鬢戢伐乾坤動赤眉
安得太平衣食足五風十雨閉門時

寄懷李岷躬親家

欲把朱陳當一家只隨風雨走天涯空閒行處催歸鳥
那及巢中返哺鴉科目昔嘗收孝弟文章近日等泥沙
可憐美玉曾三獻何用高春定五市
依牆叢竹影交加亦未當秋少菊花枰上棋存誰靜看
樽中酒飲免勤賒欲聞情話須親戚莫為啼聲惱外家

可識遠人常閉坐蕭條古觀對寒鴉

來往尋常酒不空更看門戶古人風慈親聰受安仁養
賢女甘如德曜窮時節并作和氣滿收成頻歎視田豐
相思豈獨因談笑難得高山在眼中

遭遇平生也略同君如老驥我飢鴻帖雲戢戢向南國
伏櫪時時嘶北風我來但當如子路叩門何必笑陶翁
若因氏族分輕重誰及君家四姓中（崔盧李鄭作四姓之州）

留別楊吉公（時吉公客揚州）

白頭相見憶乖離昨日歡娛未足遲並轡樓遊燈火節
攜錢店裏雨風朝爲知庾信悲枯樹長使蘇秦着敝貂
秋色荒涼塵世苦不因離別也魂消

與君難得似屏鐶終歲栖栖道路間自顧何由他黃口
相規愼勿買紅顏鳥生九子飛誰返桃熟千年果最艱
試看向平思五嶽何如白傅老香山

重陽節過雨初收君欲西歸我遠遊黃菊別時開慘淡
梨花（名酒）到日味香家居安命駕應難學楊子談經不可
求惟仗竹西歌吹好相邀重背下揚州

寂過知非昔用功今人仰與古人同恩仇定厭看張祿
得失應能比塞翁業學祝雞行樹下門憑羅雀坐窗中
若逢欲辨忘言處只恐詩成何轉工（吉公近日究心宋儒語錄）

大風雪中頗有家人之樂自述一首

竟日閑爐快杖藜老年心事戀香閨小窗雪急聲聲滿

大郡風高酒價低妾幸能蓄于山妻（[illegible]）
（狠妾既豐且愷）妻原不愧伯鸞[illegible]憶去歲豐城縣伏枕僧床
獨憐悽

庚戌七言絕句

爲房明府輓李夫人

宦遊誰不羨榮華扶病猶聞撫落霞（李名）豈料河陽春色
裏今朝忽有斷腸花

永訣何堪對早春嬌啼背面諳酸辛樓中不少金釵伴
妾是相從患難人（李蓋長安青樓女也歸明府於困阨未入仕時）

香魂冥漠路間關短命桃花折翅鸞却比楊枝緣分好
生前忍別白香山

三五良宵倍可傷依然明月下空房侍兒怪底燈前哭
火樹開花不久長（夫人死于燈節前三日）

枕上聞鶯

雨暗僧窗水漲河老人歸計久蹉跎好花開徧鄰園裏
不住鶯聲枕上過

薛能（薛能有妾自尊大者因作此譏之）

薛能驕氣苦填胸楊柳詞成調最庸敢笑蘇州兩刺史
皆初篇句不如儂

題妻叔石仲昭明府小像（圖中手把書卷臥有菊花數枝取淵明消書求菊之意）

作令何妨爲酒資晚年心事虎頭知讀書合是歸來事

雖窮欣然介意時

長身玉立舊風流痩絶今同沈隱侯且可看經遮兩眼傳燈錄藥山有看經日且圖遮眼何須忘食爲千秋

紅橋觀荷即用爲韻同張虞山黄大宗吳仁趾

共醉荷花香氣中酉迎休與往時同花經淹沒仍無恙

似我容顏病後紅祁揚州夜水尖余夫年春骨手足不仁之病調將不復與海内諸子相見

癸丑野人日偕井寄菴宿花詩

水後風光未寂寥歌聲依舊出蘭橈江南江北堪行樂

惟有紅橋與段橋註自癸日紅橋定附此詩以傳

轉憶尋芳折寄難佳人遥隔綵雲端今朝幸得同吟賞

縱是衰紅儘可觀

夕陽回首已無多欲返嚴城可奈何囑付鴛鴦莫飛去

好同明月伴池荷

憶菊

兒已長成如嫩竹女方嬌小比鮮花繁情更有饑遊菊

夜夢移盆對戸斜

十月前頭別短離花如送客勸孤卮忽看霜色明如雪

慮汝驚寒忘我飢

感道士卧病作

相傳福地有蓬瀛我欲乘桴一問程道士病來如瘦鶴

世間誰更得長生

大風有懷周盛際

偕與日夜別風吹客舍驚心有淚垂逆憶周生如杜老

床頭嗔問到嬌兒

自題松下抱琴圖

老對丹青暗自悲賞音時復憶鍾期博前指與新相識

此是興宗年少時汪舟次曰尺幅中有萬里之勢

枕上

老僕因同一室眠請問歸計曉鐘前那知枕上經營苦

但爲長吟與短篇

江湖

宵閒老僕孵羣鵞頗覺安閒勝雁奴尚恨稻粱謀未遂

飛來飛去繞江湖

讀劉蜕集

垂老愁看文冢高復愚曾不免飢號一千一百八十紙

十五年中亦太勞

復楚功高眼血枯祈年奮應亦區區江陵父老真堪哂

立廟甘心拜子胥

讀孫樵經緯集

儆禍蕭然鬢雪嵐雁兒眉角劉之齊名二語相同早知行在

稱三絶悔向長安獻一篇

西齋錄就付同人曾事來公學最純四鬼明知招不得

相憐惟有梓潼神

題吳山公應立小像

松下科頭復箕踞相看說憑是與宗如思月白風清夜
飲醉高齋號叫濃
日聽松風得幾巡先生無意綠窗中林邊未是談經處
門外其如問字人（閣中[illegible]作箋于房）

為黃大宗挽郎分也

難得詩人是藥砧敬同賀客與鶯禽如何生長揚州地
也似瓊花不可尋
遺掛床頭尚未除遊魂無術恨何如二南從此應須廢
淚盡生前縈詠書（少卿惜不如好古所生乃如已有吳[illegible]詩中）
悼亡詩就轉傷情易損其如壙壁六匆友尚愁看襟佩
安仁力竭勝莊生

焦穫孫枝蔚豹人著

辛亥五言古詩

觀新人車

桃夭忽已屆良辰安可虛幾處兒與女見桃爭踟躕行
路何喧喧云避新人車喧聲亦不聞但聞簫鼓與爲知
二姓誰母乃是盧富貴婚姻遂樂哉爲舅姑堦下合
歡樹堂中百子圖今夕費燭明年鳳將雛向平最安
貧于此定不如所思在五嶽引領恒長吁
（吳野人日氣古致閑閑更不可及）

余生生示所作悲哉行長篇感賦三首題其後

舉盃昔縱橫全蜀更可哀白骨高于山宮闕蕩爲灰勳
臣有令裔（羅浮敬公勳著西陲其先世也）脫身走蒿萊六喪猶未歸夜
坐憂思催桑海成轉瞬決計早歸來兒賊汝何心禍及
地下骸（生生詩自敘曾祖妣丘日一品夫人營掘劫物者同也兒人費蘇也）賀衣營窀穸
倉卒願易乖報仇計未遂持刀心徘徊亂爲王與謝孫
爲憲與冏但不辱先人亦可免悲摧
既得定襄郡使上雁門塚歸送父老餞詣朝廷寵皆
生有遭遇此事雖相距豈無避世人松楸勤培植龐公
渡河水淼不因耕樵時節值寒食掃墓情所重入門見
德操歎然忘壯據高風我所仰歸鄉苦不勇余生更可
憐徒然淚如涌

七哀不足哀四愁不足愁聽汝歌悲哉使我淚長流明
兒遭亂世誰能免遊遊家非鄭大夫誰能免基俞借問
嵩郎閒陵寢今存不斷萬樹冬青義士實難求忠孝無
殊致請以勸千秋（吳野人曰更勝前二作）

瑞陽前一日嚴灝亭都諫招飲江都寓宅（同集者爲子鄭王贊大鄭都魏冰叔泰州鄧孝威錢塘章淇上孫嘉客吳江潘江浦潛夫計甫草董方南徐聯樵儒休寧汪舟次君倚上人雲南朱雲卿）

門戶已懸艾風俗共浴蘭得賀文字飲何必兒女歡嚴
公在廊廟望闕星斗看見四方人相見豈不難愛客
逢北海論文比建安賤子早酩酊欄頭酒杯寬流光老
易惜鬢髮今已殘爲知千秋事且免獨醒歎

燕城非復昔竹西但聞歌朝中有諫議江上息兵戈有
勸須有酬愛德心匪他北人笑謝客哀樂何其多榴發
紅似火酒傾綠如波此身非歐囘此地與汨羅相逐不
痛飲當如今節何

爲李若金題欄圃種竹圖

鱗亦不可攀鬚亦不可攀將身伴泉石所得但清閒愛
此化龍竹節竪氣不屏有孫號龍孫無塊類湘斑他日
庭戶側風雲成往還竊恐戚壯懷容易凋朱顏吁嗟天
下士長貧肉食艱諸師皆老可訪汝東坡閒

壽宋份臣時將應聘北上

十丈華山蓮九節廬山蒲愛其馨香與將以遺彼姝弓

旌已在門良馬復安車笑謝釆藥翁身當入京都不見
陶貞白慨然念頭顱富貴與神仙相較定何如（吳野人曰風義篤厚不愧古人）

述憂

家貧防老年田旱逢秋日迎數街難逃但冀免其一賠
首尚依人十請何時畢山城少豐歲此行計最失客雖
非農夫飽食農家物多憂夜不寐汝背如同室

喜雨獻趙玉圓明府（時趙步禱十餘[illegible]日而得）

甘霖潤四野歡聲騰百室禾如嬰得乳租稅豈難畢故
人久勞瘁餐客方蕭瑟朝朝酒禁早覺憂愁失匪匪
曹法所責雨禱奇術一誠可回天吾道本平實私喜竊

不免鬢間黑絲出河流斷復通歸期已可必

爲郝羽吉題小像（有序）

戴葭湄爲郝羽吉畫小像置身千仞岡上蓋取太冲
何也方爾止吳賓賢王幼華各題詩其上羽吉將之
蕪陰時留此圖索予題錄名所獨予缺隙左詠概增
躊躇因而閣筆三年餘矣辛亥秋始與郝重相聚江
郝責及宿逋既不可卷還前畫不得已因其歸來郝
更爲速覓當歸圖賦成與之

郝生三年前告我將遠遊高堂闕甘旨煩仔仔求脈
行于一幅畫者類虎頭久不對君面時從隱此圖君既
不速歸我又被飢驅顏色惟夢寐見畫亦無緣何意重

連袂同歸在今秋索我闕中詩責我懶難瘦懶性加良
友笱不成大尤難老敢跡此欲迴車辭謝古人文字朋
往往遊觴燕辭則不發音我師呂與劉呂希純以文名若訥皆作郎劉
謂叟文名昏終身不敢高第書師意目作比君在思傳知君無如我
陟屺定懷憂今日堂上人盼歸兒凝眸却看書闕上指
點嗟未休長如秋梁公望雲登高丘迴服還君像獨坐
思悠悠貧兒看其用筆閱處野人日大文章

歸來

仕進非所樂困之窮自傷適遊無樂歸來仍空囊處
上不必資虛名滿四方依倚諸有位不如爲農商我今
何異彼奔走日皇皇在世復幾時髮禿面容黃困懷愧

雲夫生遭家運昌居不煩及人遊不出其鄉高節誠堪
仰家故饒衣糧陶然心無累年齒宜永長致云命不猶
但愧憂難忘
昔聞隣令啼書聞街巷哭我亦悼次女身損愁雙目水
早兼癘疫此邪禍太酷修德庶可恃敢不勸骨肉膂無
哲與愚來往車相續簡文論雖佳爾亦意自足治生吾
不如道旁起大屋遺兒將往學人費恐難贖憂貧定無
益且可勤誦讀

目病示諸兒

藝當緣已立名乃自人成幼壯日無多衰耗倏其矜福
相況漸得耳聰目更明我年過不惑百邪早相乘左目
如杜須臘脂融未凝右目今復病掩袂痛傷情讀書罷
上直誰敢誤何更上燕身最畏辛不爲目丁寧恐從茲
往遂同左丘盲旁讀須倚兒中貴深自警勸兒勤記覽
兒心能不驚自愛推愛親兒忍負雙睛

留別季希韓併令姪端木

不入延令郭蠟梅四度黃久別既可念見我目老脊白
從被飢驅年年在遠方兒弟笱不多君家最難忘苗裔
出三桓望同魯諸臧才若大宛馬何爲尚悲鳴矯矯賢
侍御謂希韓先生希韓從兒雖已顯廟廊取人用科目誰知了弟
良所以杜牧之發憤困三郎上書高大夫世族論之詳
我欲告執政又念身久藏不聞山中樵代人擇棟梁爲

君叔及姪旁觀但不平冬煖樹猶綠霜淨花偏香對此
好風景且共寬愁腸何以悅我鼻水沉勝都梁何以潤
我喉新茗似頭綱知我久且酒老至學柴桑意氣盛一
門我曾有文章偶然論今古詩深復攻強初或色怒施
嬉笑旋如常姪乃哂其叔不疑木兒狂此樂那易得暫
默神已傷明日須辭去叟子往傲耕困之實自取相愛
增傍偟他時再聚首故人或飛揚廝有賤齒折勝樂竹
林觴

輓凌壽吾

久爲異鄉人親舊若大冬每當送人歸悵抱帳作惡別
即掩衛門不忍上樓閣今日況送君萬里忽先作但聞

輓歌哀祇見愁雲漢去者已無知存者長寂寞猇武英
雄人不忘橋公許雞酒亦何由腹痛昔相虞此但念平
生戲笑成歡樂嗚呼君逝矣吾氣更誰託回首華堂上
燭光猶如昨

舟中有懷郝羽吉四十初度賦寄

歲暮遠依人船頭雪片大所思隔異縣四十今朝過臨
地貴是男鄉風重慶賀遥想華筵開親朋正盈坐古人
強仕時多君能高卧車馬帶傾覆吾曹久看破南陔束
晳詩文選杜甫課努力愛汝身與之成唱和何時歸相
聚餘年共婆娑封書附鯉魚引領情無那

辛亥七言古詩

貞燕行爲趙母劉孺人賦有序

涇陽舉人趙九成字伯韶妻劉氏吾邑中丞因俊之
女也年二十五伯韶死剪髮囚樓中日夜號慟不欲
生以舅姑在堂遺孤濬九歲勉復進食守節三十餘
年有燕巢于室失偶孤棲累年不易人謂貞節所感
稱爲瑞燕事載陝西通志濬字元深來遊廣陵索予
爲詩

燕初來雙雙鳴我文杏梁孝廉堆書過萬卷長恨啣泥
汚縹緗燕再來一隻已遭鷙鳥傷伯鸞久矣傍要離嵇
紹此時類嵇康燕不去歲歲單棲盧氏堂天翁有意表
貞節微禽亦解學爲孀爲孀乃是中丞女昔適孝廉纔
十五上堂問舅姑入廚備修脯坐中親戚誰不嘆貧家
小年能如許夫或浣厠牏妻常理簪珥伯韶到十年家
中無不舉只言並蔕好登科斷腸苦鄭女聞雞鳴賈生
遺鵩侮此時同心人不難從地下白頭臂黃口相視涕
如雨燕毙納檐中作事憐憐姥食參錢如穿隙駒去難
數舊巢孤燕爾何爲情深亦恥歸他所君不見莊家雞
當日公然哺乳狗乃知生祥復下瑞不過節孝所自取吳野人曰古韻悲涼如笙簧後發聞者淚下不禁

登赤城山

遙望山頭有萬家石苔看作魚鱗瓦妄生嗟嘆費徘徊
結茅願與稱隣社樵人笑答日光短非村非郭居者寡

如斯形狀真奇特乃知名下無虛假下巖地勢稍寬平
無數松竹遶蘭若佛坐石龕虎久去鼠嚙松梢僧不打
却尋鳥路更探奇及到上巖見四野山下僧無種非人
井邊還憶洗腸者久旱時逢七月初坐觀霞起湧如瀉
不信茅君司玉京玉京洞觀釋真人像梟蝎石焦龍不下

徐幼長六十索予作歌

徐家堂上客紛紛如鄭驛久看意氣橐爲知歲月積我
初識面時美人常在席川夜復花朝一斗還一石中間
契濶屢經年近日相逢亦偶然酒味誰家如白墮酒徒
何人繼七賢此事久難到我耳此情長想拍君肩未必
洪厓安期輩聲名定勝飲中仙君今忽已稱耆艾我亦

年豕如命外試聽重泰陸機歌清酒凝炙奈樂何但使
兒賢家更豐不須四壯入紫宮

米客行

飢人啼滿路米客笑入市貪癡却怨稻船多齊趣價高
來不止竹窗向午雨聲間天意應憐苦籌勸市中若有
能言者愁汝驚看一朵雲徐弦稻神能言者有米數千斛罐伐而米價猶昂爲乃爲文禱神祈更一月不雨祠荒逆至踰期亭中錢價黑雲一朵自廟後出頃之山雨大至昌爵震死於亭外

辛亥五言律詩

題馬圖求孝廉聽山堂圖

訪舊東湖曲身曾上釣船不知行樹裏忽已到門前籬
短水纔退去年大水樹多春最先問君初得意荒徑只依然

春韭家瀨中席上分賦二首

淮南逢夜雨韭味最鮮新入市看童子登盤爲故人慚
無杜陵句久類庾郎貧老圃終難學飄零春復春

蛤蜊

蛤蜊西北少飽食滅鄉心嫩韭盤同美香醪齊易滌泥
沙知遠害饕發敢忘箴多謝主人意防予渴病侵本草蛤蜊止消渴

淩蔚侯書齋紅梅已謝作詩惜之索予次韻

頫頰人難得返魂香最稀從今看綠葉只自惜存衣詩
恐侵吟卷寶多不醉歸徐熙新樣好買得更開扉

重遊吳門過定光寺喜與德韋上人相見留宿精
舍兼擬香積賦詩

十八年前客重來扣寺門必芻相問姓能識自傷魂行
路無冬夏依人即弟昆猶應勝王播慙愧爲殘飧

舟中暑夜

雨聲斜打岸暑氣直投船向夕愁過夏哀來怕問年蚊
雷喧竟夜蛙鼓急長川不爲謀衣食高齋正穩眠

贈錢塘縣丞季孚公

錢塘稱大邑輔佐得名家劇勝長江縣即看潘岳花音
書倚聰馬令弟治荊南起爲侍御樂府付琵琶季孚公亮心詞曲客是高陽
輩官貪酒肯賒
爲官惟麗地何用論高卑南渡多豪傑西湖北女兒山

前青雀舫城下竹枝詞熱客嘲難避荷香六月時余以六月至錢塘

病後同杜于皇鄧孝威程穆倩宴集陸咸一督學
寺賦分韻得聲字并和諸君之作

蹉跎逢老友把酒是餘生爛熳今朝興呻吟顧月聲腹
鄉虛俊味杜詩病身虛俊味何愧雜悲鳴東坡詩我詩如病驥悲鳴向衰草醉
倒君休笑秋風滿化城

和咸一烟字

聞道起衰手八闘聲最傳掄才如相馬落紙欲生烟白
髮爲賓客清樽潮管絃何妨晉人達不識宋儒賢

和于皇芳字

肯厭覊棲久黃花到處貴微寒逢九月取樂負他鄉縱
酒身仍健吟詩夜苦長故鄉頭白盡猶自愛年芳（時歲一十 帝鄉爲十 皇所貴）

和孝威丹字

鄉園惟咫尺酒食且盤桓企龍身遲返詩成衆借看（孝威 許選初刻成）容逢賢主少老別故交難莫愛江南路楓林槳
槳丹（孝威將渡江云）

和穆倩飛字

近冬天氣好入寺俗情違寒恐鶴將盡暖從蠅亂飛高
年貧更病妙論去難歸莫怪雲間鶴終朝戀布衣（穆倩工畫而懶於應人是日偶談及舊時所作都不知歸何人手矣坐共嘆息）

愁坐

愁坐火爐邊門關雨雪天故人一字絕凍雀數聲傳老
只添詩草飢猶倚硯田鷓鴣裘已典將恐及青氈
（施愚山曰愁成作話）

辛亥五言絕句

次兒燕詠燕韻　有序

子名大兒曰燕字之曰懷豐於大雅云詒厥孫謀以
燕翼子有取也燕自鄧衆業以來久廢吟咏忽成詠
燕一絕雖川傳成賦中浩嘆寄託物以自見其意因
索而次其韻古人多有以物爲名者今而後燕之取
義亦何必獨於文王之什乎

燕詢名二子其義勝陶潛自笑孫謀拙何如物理兼

附兒燕詩

春來如燕聚秋至學能潛多少人戀汝行藏未易兼
（施愚山曰此人大有本事在）

讀陸放翁詩愛其慷慨悲歌足以起懦既復置之
而嘆吾直心如放翁而直口不如命也因作此志
悲

生向太平世老於離亂中潤翁新自號茹殺直心翁

辛亥七言律詩

重至淮上訪家酒中

異縣每憐宗族少友朋兼作弟兄看相思到處同明月

訪舊今春忘苦寒詩法如何書久絕酒徒無恙鬢初殘
重來不怪旁人笑仍似淮陰把釣竿

家酒中宅與張虞山趙天醉連牀

相見吾宗慰寂寥灘聲永晝及清宵不堪燈藥三更燭
抑話萍蹤萬里遙（虞山天醉時方遠歸）鬢色各因詩易苦蝦聲方
驗酒難消連牀此後知何處回首兼懷石板橋（虞山住石板橋西）

再次虞山韻

明月娟娟下竹房閒論往事淚痕長四方故傳憤多英
偶歲岐能寄上林（學問水壯狼尚在出）志莫教隨髮短歸心偏自
怪顏蒼忽聞命嘆知天將（作）容仍惟詩一囊

黄大宗招同范仲艮張㳟山馬岡求趙天醉張孟
思岡百詩家姬獻于飲上同次天醉韻
登筵忽使旅愁無樂柳依風綠到簫水鳥偕偕容易狎
漁舟入夜不曾孤同來勝友如金谷老去才名愧達夫
何事招尋成洗愛久看樵牧可爲徒
坐逆風船同趙天醉作
水程迢遞日將晡風伯顛狂雨又俱去艦橫帆常如郭索
來帆猛可比於菟幾回買米過村市半路添錢覓縴夫
幸少炊煙兼病目且同詩友將吟鬚
故人今日與同舟多事能無笑石尤但聽浪聲成悶坐
頻詢開口爲奔流無錢我亦同黃帽作相誰兼是黑頭

遭遇平生多類此累君中路也淹留
詠逆風船詩後次日便遇順風
命遇有窮終有達帆懸風正亦難求忽逢高棠皆前面
無數低檣在後頭竟日篙工閒守婦此時行客勝封侯
何須檣上邑風驃頓免思家杜甫愁
寒食次高菊磵韻
墓上哭聲聞野田花逢寒食笑依然人民愁絕初歸鶴
帝子何堪久化鵑身有諸孫憑異日老思吾土倍從前
幸無釀禁妨多飲便死惟應向酒泉
吳野人曰身有諸孫何異比甘公與時見汝心更悲
錢塘章洪上相別十年矣忽過江都見訪坐艮久
値予方窘甚淸談而已次日有詩見贈因答之
悵予故舊問蝸廬不暇江都旨仲舒南北酒人今有幾
短長歌何近何如歸鄉未化遼東鶴作客仍求幸舍魚
輸爾老依山水地門生兒子然鬚與
堂中十度燕喃喃鴻鯉雖多慨不堪昔日飛揚同李白
近時枯槁學瞿曇共開笑口眞難得欲和陽春却自慚
我愛袁生勸玉趾君愁閔子只淸談
酬家嘉客
乍見吾宗各問年深慙蒲柳經秋天酒徒只解耽三雅
詩老誰能勝百篇方千有越中建孫百篇絕句刪耳溝開九州外論
心愁在衆人前錢塘自有藕門裔不數孤山處士賢

與十四弟賓夫自京口買舟入吳越
綠水青山對白鶬飄零那免客心悲三茅洞口何緣得
二陸雲間未易追求食吾曹憐倦鳥讀書爾合訪名師
他年步月看雲處憐憶扁舟共汎時
客狃經旬無肉次東坡韻示十四弟賓夫
防海多年禁打魚錢囊一任久空虛園葵誰信陶甄止
慨食方知蝸有餘患疥怯膻非病劇禱祠祈雨值秋初
蕭然何異東坡老多事惟難能讀書
舟過姜堰訪黃天濤雪夜留同諸子飲秋隹館分
得燈字
常從遠道憶高朋乍覓山陰興可乘臘盡偏宜開酒甕

竹寒幸免傍漁燈（是夜送宿館中）老成延日無多在（學士有劒劫治遣詩）
書札他時未易憑飄泊不醉成爛醉惟愁曉發過堅冰

辛亥七言絕句

題家獻于小像（圖中把卷作手擬琴下彈）

手內何書讀未終聞君詩句近偏工若非閒氣英靈集
多是離騷與國風

久知不愧燕門爵入講今同聚里看客爲聽琴遠相訪
君言得趣豈須彈

與張虞山趙天醉飲丘嶠戒季貞家夜歸同坐野
航

夜入東湖醉不愁回看城上月如鉤船師笑問歸何晚

定是論文向二丘

釣臺前面暗傷心光景蹉跎白髮侵刈土分茅名寬遂
三人誰得似淮陰

舟社初開即此湖（范蔣生舒集四方名士舉社于舟中因名舟社歌管聲聞數里岸上觀者如堵前此所未有也丙申五日事）風流人去月明孤誰知送酒舟仍在
容受今惟老釣徒

附虞山詩

春雨初晴漲滿塘城頭新月水邊黃誰知林定鴉棲
後獨照三人共一航

伊軋扁舟何處開女牆西畔水縈迴韓侯舊蹟無人
問漁火分明下釣臺

行過雙橋到鬼滿青苔白骨萬年愁榜人尚說從前
事翠袖瓊簫十五舟（舟人言丙申舟社事余與天醉爲之黯然）

即事贈家涵中

襆被登舟又夜還主人情意重如山踏歌相送聲雖好
却笑汪倫亦等閒

已聞酒客傳投轄不道詩人善繫駒五日爲期過六日
閨中怨望那能無

賦得春草留別淮上諸子

謝氏池塘已亂生王孫容易動歸情春原一道裙腰綠
別路何堪踽踽行

又賦得春風

相隨春雨入窗紗一夜吹開桃李花前路早知寒氣盡
石尤偏得故人誇

雨舟

雨打船窗點不稀春流如箭送人歸到家未必花齊放
臘月裘爲三月衣

黃大宗納妾揚州爲賦催粧詩

月令清和萬綠濃芙蕖早發鏡中紅江郎一管生花筆
試畫蛾眉定不同

日照高樓羽帳明輕黃額角細難成竹嫌鄭驛多賓客
出衆從來易得名（梁簡文帝詩若將出衆定得可憐名）

艷質芳年並莫愁新粧却出古揚州雖然生長迷樓側

愛共邦君文遊僕
唐昌觀只在東鄰怪底仙姿艷絕倫却笑張嚴兩詩客
無緣一識洞中人

重宿定光寺弔惺初上人

檢藏終年只閉關昔曾分我屋三間東坡偶識雲師面
尚自令悽過寶山
作主西方未可知塵緣垂老苦奔馳幽明報應懶相問
安得重過王坦之

宿剡溪旅舍憶王梅溪題壁故事遂成一絕有序

王梅溪至剡溪旅舍自敘離家半月未嘗作詩覩曹
夢良題壁有撩我思家第一篇之句因次其韻云客

舍那堪聞杜鵑夢魂驚斷覓無眠定知此境撩鄉思
我亦曾非第二篇予自別江都以來頗不廢吟咏乃
經此思家復與曹王無異遂效其意着一絕於壁上
腐儒雙鬢白如銀旅舍無眠剡水濱不必篇成同第一
思家應算第三人施愚山門豹人須可稱沈古人

病暑不得遊天台山

炎天無意踏崔嵬老衲期予明歲來客豈未聞劉阮事
桃花開日上天台

將歸買天台藤杖藥物成二絕

垂老名山緣分盡此遊長夏病魔隨因憑未到萬年寺
特買萬年藤數枝
兩月僧牀臥病身臨行帶笑入紅塵歸裝亦未蕭條甚
白术黄精可贈人

示天台遊人

佛窟玄身未有期紛紛着屐懶相隨如何合却寒山子寒山有寒巖詩七首
只和曹唐四首詩

縱筆二首

邀遊垂老轉多疑只似參禪喫棒時何處來還何處去
泓無一語答宗師
無事終朝閉殺憎倚廊獨立聽殘鐘龍因天旱遭鞭斥
有職不勤誰汝容時方禱雨有云宜投虎骨大血于潭中者施愚山日偶得好

雪中過姜堰訪黃仙裳

逼歲猶爲道路人停舟半日訪樗親雪天只恐山陰夜
忘却飄零是海濱

雪意

城中處處酒旗飄獨把殘書遣寂寥兄是無錢買枵炭
愁看雪意挾風驕樂天詩日暮半爐麩炭火陳無己有十餘帖青與酒務官乞買浮炭今下求浮炭亦不得往年雖貧未嘗此乏炭也

壬子五言古詩

元宵後雪夜飲王竹岡小桐川覩燈次韻東坡
詩韻

前夕怪笙歌聲鬧如蜩螗轉眼到今夕雪氣滅爐煙車
亦無來騶馬亦無門頭好事惟君家意致遙相懸招我

假卧人來對飲中僊點燈二月三十夜顧雲前賢（東坡有三月日拾遺全齊詩）況君所處境甘於蔗與泉郎伯方娶繇不肯近
婢妁繇毫拂席上逸興拔翻翻笑有火樹銀花蓊根莖
然

貧士詩

有士卧蒿廬長吟招隱篇平生守高節到今成暮年已
遇歲不熟復值水方堅無衣不得出無被不得眠亦有
親與故其室皆倒懸人情惡與已薄惡自古然富爲富
所慕貴爲貴所遊仲尼雖絕糧終不務執鞭（吳野人曰陶公風味）

贈汪使君苗斯（東粵鹽分司）

國家生財地亦恃東海隅大旱日如血海日更何如米

價既難平地又不種榆籠戶飢欲死紛紛泣道途人命
豈不貴此輩況多愚借米向市門未免群怒呼黠者復
不然爭奪任須臾賈客忍請兵謂患宜早除使君語賈
客汝計姑徐徐盜賊非得已況可輕相誅汲黯誠難學
發倉亦何須聊當捐薄俸暫活竈海夫商竈爲一體兼
請往勸渠竈顧守牢盆（牢盆即今煮鹽之器也見漢書食貨志宋徐度却掃編後明當詩法具）商願助青蚨明日賑粥鬻歡聲何太巍誰廢采詩
官陬末及秦初我詩無處陳好着徒區區

告飢

忍飢糊君子告人既不可無如情所切復何嫌與火（齊王子喻飢謂之火北餓謂之）炎齊倠一身雖死計亦受五男便可憂

文尚少於我嘗愛白公詣近情無偏頗（樂天詩有句云自嘆有男兒之句……）舉家三十口飽免渴與飢三月揚
州城餓眼看春朶出門踏躊躇閉門且且坐子與若相
念有飯勸包裹

贈吳銘甫（友桐之子肆）

致身雖多途可重惟經術近代名公卿多從庠序出芹
藻何青青春可薦廟堂相逢采芹人皆極淚轉溢嘀晴
與汝翁契合比膠漆回頭酒爐邊亦老知音失看汝似
文度無人抱置膝墓門久蕭索漸有光輝日努力繼先
志師友貴親暱

舟進黃河口

洪河失故道直走安東縣往時運漕處細流纔如線羣
舟遭壅滯坐閱昏曉變今晨始進口我舟幸輕便齊湍
復可憂勢若離弦箭進退須臾間篙師手先顫性命操
汝手男兒何太賤因思堤決時邨民誰救援哭聲人不
聞蛟龍正爭戰客心多悲酸豈惟遊易倦（人庵與山陽大旱山陽人）
一埽費千金折盡數州木捲去同落葉何怪財不足復
開下埽人轉生葬魚腹妻子在洛陽何曾望鄉哭姦民
爲足庫良民禍同酷俄頃千人沒命不如雞鶩河清是
何年狐子首修築懷柔到百神焉用沉美玉
我本類飄蓬險危實自取凌生性至孝（此行附凌侯之舟）北堂
頻厄貧自從謀祿來別離曾未有臨深淺病垂不爲閑

中姑問君歸何時只在兩月後水程昔再經頃提繫在
手我老但憶兒十歲因側曰孝慈情亦同淹留恐太久
賈客婦 紀舟中所聞
天上有雙星一年一渡河將身配賈客曾不如女蘿女
蘿雖微草長得附高柯獨宿二十載空房淚滂沱衆擲
分固宜遲坐理鳴梭妾身亦非玉妾貌亦非花但念北
堂人漆髮變成皤堂前古槐樹上有慈烏巢長成能返
哺老烏鳴聲和姑也對之嘆悔昔勤撫摩縱婦非丁男
誰能應催科門戶力已殫廿旬計無他約妾同胞爺換
妾齊時韡覇郎若得見敢辭道路賒山中逢猛虎江上
聞鳴鼉晨修不可闕二物柰妾何行行抵漢口武昌山

嵯峨古來脂膏地風俗仍繁華聞郎迎妾來下艫且登
車酒郎猶妾意同衾免蹉跎爲妾施蟬蛾額繡並蒂荷
閨中頗有恥豈同臙脂坡獨宿誠所慣願辨貞與邪明
日江湖友紛紛來相過賀郎久作客重得畫雙蛾謂妾
當久留偕老向天涯傀遺復不少烹魚或宰鵝郎亦日
酣賓美酒盈巨羅他鄉縱如此何怪棄其家辭郎數日
內郎乃大驚嗟妾身亦非玉妾貌亦非花但念北堂人
漆髮變成皤請出囊所齎送姑歸山阿仍隨其爺去長
裙拂臨沙明日江湖友紛紛來相過人誰無根本雖辭
貞備苛若有此賢婦情性非偏頗骨肉有棄絕何用黄
金多賈客聞是言旋亦驅馬騾重命舟子而長聽隣里
歌此兒情雖忍此婦名不磨

九日彩仲林侍郎宴集黑窰廠登高
粟齒入都門厚顏見公侯昔尚逢佳節紛然旅思稠欲
舒望鄉眼何處登高丘侍郎念故人開樽禮數優平生
耽麴蘖逸興放難收及其佐黄扉纜在古人儔官事雖
無窮妙手如解牛今日四坐中能虎猶見鷗却思龍山
會千載同悠悠誰能對朱萸顏作明年愁大風捲黄沙
吹帽露白頭欲歸復不忍堅坐成勸酬

題王金鉉明府琴趣軒
仕學非二途此優或彼乖伏獵紛謬誤豈免取笑咍我
友昔未仕同蒂讀其才羣輩列左右耽若手中盂爲宰

忽三年雅尚曾不迷簿書亦云勞退食有好懷日余師
宓子陶公亦匹儕悠然得琴趣入夜軒常開燭照攤
昔往往屆鳴雞問君何多嗜貴與琴相偕雖言作吏後
此事即離諧靜坐桃李縣無異蓬萊棲
琴趣豈不長琴理乃可思養性以禁情中和涓在茲百
姓吾赤子來嘗輕慍咨怨氣平已久衰心忘其慈平昔
不好名反畏頌聲來趣深中則熟頌者焉得知政暇一
無事取琴拂拭之客至疑推之論説古人詩琴雖不事
絃詩非任意爲聞此於俗吏永當承長規

壬子七言古詩

恕老堂酌酒與檪下老人歌

狄希爲造千日酒非仕爲設五石樽障機爲倒能肉鮓
復與張翰同笑言尋常度歲竹此想於世所需曾爲贑
行徧四方寂所遇一一入金陵印易得金陵賢主人當代
文章伯所坐怨老堂中惟堆書籍能官仍是老書生照
書仍是短燈檠當其會意如彭澤何可對飲無公榮憂
樂慣從季主卜得失惟愛衆翁評昔年湯火斷雞命水披
禍中許魂飛湯火命如雞他日梧桐待鳳鳴抱與樽前沒交涉海內
幾人同此情丈人賦達有如此賊子飄蓬何足歎悠悠
過半百棲棲動千里雖慟嗣宗途阨倒中郎屣翟公亦
羅雀顏公亦乞米從今若怨天眞是吾過矣

謁金龍四大王廟

客子預愁天妃閘舟人齊拜大王廟只言神與馮夷同
何妨我當靈均弔大王本是宋布衣曆數堪嗟際式微
天目山崩災忽報金龍山上淚長揮君相又傳蹈海底
布衣報國惟一死七尺無難葬白波千秋何意乖青史
錢塘不數伍員潮苕水頓高三丈水風洒真人坐戰船
英靈助戰呂梁邊怒浪能教流向北余中驚看雲下天
綴于海牙膽初破會稽烈士志何堅未死投水之前帝其徒問志得遂
其在黃河逆流情于中宵入夢奇如許自陳姓名曰謝緒兄弟行
中身第四金龍會見貴昔地敕封大王報神功河上至
今廟貌崇嗚呼與亡轉眼總成空丈夫血食終古永無
窮

中秋夜舟中對月

城中雖有月屋宇苦相礙蕭瑟泊舟處千里寒光內舟
攜美醞況如泉凌家兄弟皆妙年衆蕊先期髣叟抑
毫同對桂堂仙回頭若復思妻子天之眼睛應羞靦但
聞豪客滿綠林不許酒人有行李童僕司更類雁奴我
亦不睡同寒魚方識汀洲景徒好不及茅蓆意自舒

凌蔚侯彈翁歌聘蔚侯方熟誦杜詩

蹉跎將蘇年憂愁開笑口壽舫從不寬風佰何善吼豪
士出蘭州取樂無不有自言杜老是吾師當時射飛亦
好手引臂能令燕頷喜得名豈在葛彊後尚恨涉長川
不比馳林藪船頭絕叫使我驚一彈正中水禽首羽雖

潔淨智則疎非駕非鶩翁識否念此亦蒙造化力肉味
不堪佐樽酒願君妙技勿輕施紛紛梟獍正飛走大小
黑白須早剗狄聽何足快窮途因君兼怪濮西叟

贈王又陶及令姪孫德符

五民稱遊子百年老異縣異縣何足悲鄉里衣冠久不
見今冬策蹇來安陵汝翁顧我情繾綣交如管鮑既難
忘名似紀羣況可羨聽汝論人物數言豁胸臆四海一
李生每稱述李臣馬子德不置口吾慚面未識大雅久寂寥刪並多
姑息已闕亡不苟同宜名早立更愛汝姪孫威儀齊不
忒年方少壯經書熟杜陵孫老那及得可嗟名蹟可忝
何不教天厩飽芻禾周穆漢武去已久忽然使我淚滂

沱是科又嘲德將以剌滂沱胡爲爾自笑未免思作家頗易識盛
事久甚圖八蔣門第大萬石家風殊何九三槐樹陰濃
色正朕但恨東西南北人無繇英俊長爲隣若憐回首
曲江畔蚤望斧書楊子津

施匪我司城惠示集何介稱次東坡答孔毅父集古人詩見贈五首韻奉酬

古來取禍每因詩剌舌徒然戒其兒東坡詩悵使我驚
心曾似鹿命如雞先生集何討誠得何殊江海泉流歸
縱令危言非我罪能招古人立在塀
衣冠優孟誰能識撐劍常爲義山惜嘔心斷幾復可憐
雕琢空令頭早白能觀千劍斯善劍此語曾聞楊執戟

因君更憶王荊公十八拍成驚魂魄
長裴不是一狐腋良馬無非千金骨或若友朋或先後
蔣之翹注韓昌黎南山詩先後猶娣姒也終南羣峰並峭峍天然配合乎哉
衡此將深契往哲情只似楞伽須再寫前生事待此生
成
游戲詩篇等五木驅使諸家代歌哭夾袋中間無所遺
府庫何憂用不足因茲慨想到春秋聘問不絕隣諸侯
嘗日最稱知禮者賦詩相見事即休
百和爲香手自焚百花爲蜜蜂養身比擬如斯恐未盡
雲行水流心不紛從今却笑偷桃兒狡獪惟恃王母慈
浮丘洪厓吾左右拍肩揖袖忘歸遲

五言律詩

春寒

只期花早發不道雪仍飛作却殊冬煖年方似昔饑敢
裴兼作被古屋太多扉難怪兒啼懸無錢粗救稀

楊東子攜具過王仔園桐舫名吉招同諸子夜坐待月

金谷成前代潘生見後身攜將惠泉酒東子初自吳中歸來對
廣陵春選地過桐舫吟詩待鏡輪華無多酌我恐作醉
眠人

清明前寅集魯紫瀨閣亭

攜客出城來看人上塚回樹中如北海園裏即南陔太儒

人頗與昔來遊園中嘉樹啼黃鳥閑身步綠苔水邊逢落日欲醉
共徘徊

泊舟任城同麥蔚庭遊南池

南池眼中見懷古意躊躇飄泊翻無悔才名愧得如荷
枯仍有葉水涸不生魚景物雖長在咿孤未可虛
潛河日壅塞海運異當年池失幽清意門臨上下船高
吟成已往秋色尚依然邈邈吊情無限兼思主簿賢杜甫時行海運之法若如今日南池邈近潛河時呵滿開知不足發子美詩與其代異境殊惟文章長踞於天壤之間四作是詩既以自勉兼勸同遊

東光訪王念鉉明府

風流近何似背滅折腰將驥足原無假牛刀得何敢

應開　殿陛邑廚近京師暇日游河畔携樽且賦詩
論文藝苑裏已是七年前自覺稍康慚誰逢范叔憐鱗
鴻疏不怪裴馬顧應堅相見增悲慨棲棲老尚然
昨走長安道棼公惘敝裘雖然蒙說項未可抵依劉亟
訪飛鳧縣忘歸跨鶴州北方風雪大何以慰淹留
故人難再見得見却神傷榮棣曾同榜浮萍只異鄉絃
歌盈老耳風土失愁腸兄弟如鴻雁還須共稻粱

贈安肅梁明府木天

禹貢乘堯命銅門並鐵城古來稱要地今日付書生花
少河陽色琴無單父聲看君常得意治下有荊卿（縣佀禹貢冀州之域堯命和叔宅朔方保州遂城在縣北兒內伯其地也宋景德元年甲辰以梁門爲安肅軍武遂爲廣

信軍謂之銅梁門鐵遂城）
幾處郵符下終朝驛馬馳酒徒空自負傲吏敢相期古
邑神京近雄才大吏知不須輕百里且可放雙眉
丹砂不可得憐爾在風塵懷古詩篇進憂時策界新黒
山多盜賊黃洞少仙人（黃仲賢洞在狼山）犬吠宵來急何曾劍
離身
縣吏爾能爲長貧衆豈知貪杯同吏部謝客異常時門
下多桃李奴中乍虎貔焉能免愁處依漸只如斯

梁木天明府屬題拙堂

誰識官情淡相看幽事多經營惟甕酒護惜到庭柯彭
澤真貧劇陽城亦拙何非懷知不厭蕪沒古山河

從政才難及安貧拙自甘訟聽常少至射圃見多能課
僕調生馬遊賓看熟鷹雖除湖海氣何太似陳登
嗣宗疏禮法中散絕逢迎箇意神仙宰還同達者情日
高猶倚枕月落每持觥簡要雖多暇清狂亦可驚

爲梁木天明府題須圃

只闢樊須圃不栽潘岳花畝寬兼近井巷僻好歸衙月
令公餘驗陽春縣裏賒炎天仍課僕獨樹可能遮
吏散琴堂靜經旬一事無爲園隣射圃剪韭入官廚夜
雨苗初潤春風甲欲蘇對茲多樂意肉食笑君迂
抱甕吾徒事君曾願結隣官如彭澤懶味勝庾郎貧入
夏瓜園靜迎秋豆架新不知風雨夜小摘爲何人

黃芽他邑少土豆亦馳名佳種爲官得幽懷學圃成櫳
轆樓外響筇杖樹邊行但慮雨風嗇寧知冠蓋榮
古邑蕭條甚琴堂可讀書官今忙種菜客莫嘆無魚入
徑泥沾屐循墻月照鋤此時觀景物吟興更何如
勸農身偶暇入圃意先欣政簡逍遙甚僮多灌汲勤盈
筐猶帶露飽飯笑浮雲忠愛情何似曾思獻美芹
爲政鋤非種園居事可通解酲知味美待雪想年豐細
玩蔬兼藥頻防牧與蟲經營雖費力亦足代天工
園丁向何處雪意正蕭然名馬嘶墻外慈烏立樹顛溝
渠憑指點賓客動流連君見蕪菁綠真垂野老涎

登安肅城遠眺

宋遼分界處燕趙易賊時戰守多名將河山似奕棋登
高聊極目懷古欲潸盜賊今猶盛民生亦太危

無雪月十日東光縣署作

歲暮依親舊防寒亦有裘吟詩須雪夜展齒想瓊樓可
怪白霓懶祇增額項羞堂中琴爲龍市上米難求

欲雪

無復瘴飈吼仰天同一雲老農方苦旱東雀莫呼羣熾
炭紅難滅香醪綠易釀主人能愛客集飯任紛紛

微雪

開門驚見雪覆瓦只如霜庶得上農喜何勞行客防易
消非土援難濕苦塵揚却憶袁安宅霏霏太近牀

壬子五言排律

凌蔚侯長郎八歲讀書日滿百行他日成名可待
以老夫頗相期望因蒙示詩謝所詠

神童吾罕覩汜性汝堪驚書似循曾讀年爲客所輕無
人捕獐越自欲學顏生何忍放疏食寧須待業成宋賈黃中幼時嘗父玭每旦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等身書課其誦讀常令蔬食日俟業成乃得食肉相逢心
輒醉久對氣偏清禮議道家重交存厚世榮苑駒馳蔚
里竹馬笑棊嬰童了開科第詁傭問姓名此時青玉案
他日鳳凰城積善開天關貽謀拜祖塋因披郎伯何轉
見孝慈情寫削選流涙吟餘罷酒觥外高祖有黃縣題先世之句

壬子七言律詩

社集賦得早花隨處發限七言近體

到處看花傷客情愛看惟在廣陵城天如剪綵隋宮外
路異飄萍杜市行樂土誰家無好樹早春終日想嬌鶯
不愁酒債愁詩債近郭園林報又成

春日宴王大棐宜樓看梅花將放次韻

老樹枝橫拂檻斜春雲陰散日光華吟詩不待花如雪
對酒先愁面似霞佳種問知名綠萼深情看得到昏鴉
主人能笑師雄輩獨愛紅燈映碧紗趙師雄遷羅浮于林間見美人芳香襲人蓋花神也今天棐獨卧十餘年矣故余前日作小惜川觀燈詩既云那伯方畏鉄不肯近那壻而此復云然也

賦得春水船如天上坐

水肥帆飽入春風俯看游人指點同懶笑塵埃坐蹤背
何如蕩漾在雲中擬登瑤島尋仙侶逸服金丹變老翁
錯把輕舟比鸞鶴人間天上路難通

同蔣麗天訪張虞山留飲寓館并示新詩一卷分
得池字

別後逢人問所思客中相見慘淒其多愁本是張平子
太瘦新同杜拾遺休爲蓬飄隨逆道何殊萍聚在清池
艱難京國一樽酒爛熳風塵百首詩

遇李屺瞻有贈

買山心事向誰陳誤走黃沙但悲塵忽對窮交如夢寐
總離宦海轉酸辛名工出徽旌旗滿馬客還家第宅新

我若無田君能賦長安道上雨愁人

野性

把釣江湖鬢已絲今秋飄泊到京師布衣避路愁狐貉
野性驚人似鹿麋欲哭那王無廟宇閒吟馬客有歌辭
傷魂最是烏棲後亦喻聲高半醉時

盼計甫草孝廉 時甫草居王阮亭學士寓中

無田常自笑萍踪不勸先生學老農與地至今愁賦稅
池中誰料困蛟龍文章權柄吾曹重酒肉光陰志士慵
到處逢迎亦堪羨王家舊幕號奚容

京雒

百年踪跡半乾坤京雒煌煌亦鼓鼕垂老酒徒銷意氣

遭時■士長兒孫羊裘黯淡西風大馬■飛揚白日昏
歌■向人知不可驚看咫尺是金門

贈辛淑六 擬之

鷹揚虎視途窮日痛飲狂歌雨雪晨利器每愁遭缺折
蛾眉曾合嘆沉淪朝中誰設麴材館幕上曾爲入幕賓
已信封侯原有命不如歸守釣魚綸

壬子七言絕句

立春後十日喜無大風

春江吾擬買蘭橈惟怕銅烏影動搖富世艱迍灘壇令
和風亦自不鳴條

朱二玉以去冬十一月移居余於燈節前一日赴
飲見壁上諸友題詩始知之仰席補賦三絕

四壁題詩墨尚鮮新居賀雨聚殘年來爲賀客吾雖晚
却在春風燕子先
卜居難得里稱仁十翰從來願作鄰何似君勝曹窟宅
長爲文選巷中人
門前書友日相尋 朱善讀 多葺林頭買酒金既是移居近
臘月欠裁修竹待狂吟

嘲諸男

男子雖多只累身災祥觸門九方歎國君同食知無分
免作渠公街上人

謝房與公掘部惠米

故人分米念飢寒更囑加餐努力爲自笑長貧如束皙
明朝只恐債家知
閉戶愁吟向午天春衣典盡無烟忽聞米至驚隣舍
錯擬顏生尚有田

偶觀小燕出巢因感楊吉公無子賦寄一絕

乳燕呢喃又出巢故人垂老久相拋不知何寺僧堪訪
策竹行吟似孟郊 孟詩有爲子孫

閱東坡志林因成一絕簡醫者何東表

京口何氏多名醫余有所何仙掌詩今仙掌殁已
數年矣其子洋字東表能不墜其家學且以余爲父
執執禮甚恭余男女既衆頗遊二豎之侮每服東表

藥甁効然貧無以報未嘗不愧於心也偶閱東坡志林云龐安常爲醫不志於利得善書古畫喜輙不自勝九江胡道士頗得其術與余用藥無以酬之爲作行草數紙而已且告之曰此安常故事不可廢也余因嘆東表父子高義過於龐胡二君遠甚以余并不善書畫也作此奉餉

滿屋呻吟夜達晨欲求醫藥每逡巡無錢復不工書畫羞見龐胡一輩人

偶題撲滿以志蕭然

無錢可入竅空存成敗區區何足論幾夜燈花全不準陸賈答樊噲云目瞤得酒食燈火花得錢財惟應持汝贈公孫

貧劇至於無衣見客漫成一絕

客漸來稀滋閉戶衣經典盡不開箱無人知我貧兼憊却勝莊周過魏王广請山木篇昔笑莊子正緳係履而過魏王未免多事無怪魏王見之而以爲憊也

附凌蔚侯舟北行

此生南北任萍浮老向燕臺只可羞幸免楊朱泣岐路敢言張翰在扁舟

夜發

客夢初回夜正長鷄喧閙口楊人忙起看波浪三更月能使鬚添一番新番請去聲獨孤及詩舊日看毛一番新

聯句

月斜客醉已三更對月看花觴再行王叫乞祟作遮莫雞啼
閒古縣懸愁樹影近前榮伎府

焦穫孫枝蔚豹人

癸丑樂府

思悲翁

少年尚智勇作事無狠狽斧迎能射堂周處善除害不
愛七尺軀妄鬪萬里外崆峒劍可倚東海鯨可膾百年
何迅速萬慮難淘汰不成爽已維漸欲謀棺蓋歸來坐
爽膂氣味如當艾文贊既已長別禮行復大(用張融語)貧與
黔婁同累較向平故隣里轉相哀英雄何足賴

癸丑五言古詩

房衍公孝廉與予一見後朝夕不能相離在長安

得此友尤不易也因感贈三首

桃李花滿城無人看松柏高賢忽見之愛其長千尺坐
卧不相離流連到至夕紅塵汚蒼翠頗爲此樹惜奈别
清冷泉難依巉巖石可弔亦可賀邂逅青雲客須知房
次律(房琯爲永新師後身)不讓陶貞白
京維何煌煌相府何濯濯飽馬鳴聲驕飢人心自悲性
拙不識路動迷北與南君家慣出入門巷乃獨諳(令兄典公
武庫司楊家居慈)歸遲每留宿永夜開高談了我何所取無乃
荷也酒不見橄欖子辭與聚爭廿回味豈不佳有吐或
一合
風塵困公車江湖老舟楫相見苦不蚤我鬢白難鑷結

交半海內逢君意最懶潛然名利場議論無枝葉三日
不命而轡騎來相接知我徒步艱又復上馬怯感君好
意氣因之倒筐篋薄技何足觀所期樹大業少陵師薊
李長吟求妥帖如何近世人徒然誇敏捷小心作者途
千載光同轍

徐州獨無戒石不知廢自何時五兒大宗到任之
初亟覓工刻碑將朝夕見而自省焉尉聞兒言喜
其與古人行事有合也因援筆紀之

州縣立戒石其來蓋已久宋室雖丘墟遺訓垂不朽不
顧膏脂盡背念俸祿厚下民誠易虐上蒼可欺否徐州
久缺員石廢誰之咎或緣貪墨吏或經地震後吾兒甫

至州太息常在口謂此宜亟舉箴銘勝座右便欲立碑
亭將以儆官守因憶王龜齡入夔詩可取當時修戒石
太歲方在酉摩娑石上字瓌奇愛黃九命工設欄檻護
持計不苟豈惟藉自省勸勉及僚友兒意與相符同是
民父母清白道遙勝頌聲流黔首天道苟不遠金章即
到手(施愚山曰古人之言古人之詩)

燕子樓(有序)

予嘗讀關盼盼和白樂天詩而傷之夫既守節至十
年之久雖更二十三十年當無異也雖終身不死未
害其爲節婦也觀其和詩之工必讀書達禮者其不
與張僕射建封同死固自云恐彰好色之失耳燕子

樓題咏甚多未有及此者余故特爲表出

彭城我再到燕羽[illegible]池經過燕子樓城上長蒿蔾或
言關盼盼雖死無乃誰白楊可作柱紅顏亦已衰君請
聽我言於禮故有之不見祭文伯內人行哭將賢母語
弔客此了與禮違不見楚昭王有蔡姬越姬蔡姬許以
死越姬獨相非侍死成君過敢取後世譏盼盼讀此書
定然喜得師待至十年後泉路亦易追想生遭亂世所
遇驚且悲紛紛偷生者反面無不爲道喪風俗壞遲去
人心移誰如張公妾肯死樂天詩

癸丑七言古詩

夢研歌爲汪季甪舍人賦

汪舍人狂且迂夜夢亦與常人殊覺來猶自成歡呼但
道世間尤物罕與俱同衾艷婦勝當壚欲問未問心躊
躇或到巫山神女居不然所得明月珠研數云與巫峯
符傾城一笑真腐儒聽起題詩信手書覺比江淹才有
餘斷窗舍人事可吁陽溜豈堪作汝奴自述高門蕩若
逆直入廣廈無所虞四面列几一塵無寶研縱橫好形
模漢廷馬肝質較粗魏家銅雀瓦不如不知誰氏居此
與或卿或相士大夫終朝弄此相戲娛不暇包裹亟取
諸懷歸但尋閒道趨笑君夢中卅太疎富貴那得閒須
臾肯蓄多石勞其軀我聞神仙不須惡文人在天迎非
誣應是杜韓與蘇如今各乎刻清虛感君相貸于研
朱（竹垞所選曰皓青四家詩將合選成集行世）鍾嶸殷璠德不孤報以多研徒
區區煩君千載事今來（與[illegible]遊山日此數研身我門爲當仁）

再題汪舍人十二研齋歌

曾登百尺梧桐閣復來十二研齋中梧合卷阿鳳凰至
研與莊生蝴蝶同齋名好奇復近幻無乃以此聲情傲
谷六志趣誠各別有如將木語夏蟲樹邀彩嫁白祇竟
滋蘭齊嫌九畹豐使我坐擁金釵十二行何如此石一
一走蛟龍尋思君言殊有理愧爲賞名嘆君窮若笛一
研尚須焚士衡何意許相從善舞何宜長袖女善賈斷
扇多財翁舍人自此名更大尚方筆札下九重鬼神於
汝真用意餘人妄想夢魂通我歸但掩柴扉臥起即刪

拄看山笏氷池寵煤無所用履月但憑塵土封雖少才
名共三益却免劉喙驚雙瞳痴守蓬蒿亦不惡夢中誰
要見周公故人文債方爲累聞此一笑悔忽忽

送王子重下第歸里

男兒意氣雄九州一生遭遇難預謀皆子何曾病三走
卞和亦得傳千秋才如王生竟不第益信鬼神操權勢
久識超宗有鳳毛（爲公爲祖來人也）莫學孫秦嘆貂敝聘朝相
見告歸期愧無錢酒勞臨岐自笑奇窮如昌谷聊歌一
解贈送之

清明觀遊女作

百歲光陰如逝川清明花鳥又依然烏狗銜肉或銜紙

海棠含雨復含煙香車寶馬紛如許處處賞花問笑語無人愛看尸陀林使我長懷七賢々

任明府捉賊歌

滕縣東山十三寨招安諸賊歸其內錢乃之徒使擄來腐雖化鳩眼猶在一賊藏身山包挾狡猾頗得上官愛剔也桃李登易成荊棘被寵門墻壞強人入家奪人妻財雞豈是鸞鷟對昔生計出賊意外上馬身輕箭滿袋率領徽徒當歲首狐兔擒來媿細碎吏胥曾不知所爲此賊何繇施狡獪親入虎穴縛虎兒誘虎視兒離草萊執法請除百姓害上官聞之翻見怪君能用臯陶刑塵中背下安仁拜至今滕縣乃明中無復當時舊犬吠

癸丑五言律詩

贈梁峒樵舍人

姓字兒曹熟（子諸子皆能熟誦峒樵開卷）科名故國傳知君非一日相見値衰年意氣真傾蓋壺觴那惜錢長貧亦堪耐瘦馬繫門前

書生羞俗吏載筆正相宜（皇甫曾寄中書王舍人詩[illegible]）官似廣文冷才如天馬奇輕風鵁鶄細雨鳳凰池突食又將至舍人應有詩

先生耽麴蘗夙有晉人風痛飲仍燕市愁吟笑杜翁身應從羽獵家莫憾空同賦就酬　天寸何愁酒盞空

贈李聖年孝廉

文史東方朔賢良董仲舒徒然能射策只自困公車愁坐老松下病眠紅杏初思歸歸易得莫爾有田廬

贈房典公樞部

匣裏豐城劍猶聞夜吐光那官居武庫是備匪文昌他日平津閣終朝北海觴未若知易致賓客日相望

宦向京師遠交於老大真鳴珂重鄉里倒屣及親鄰荊樹三株盛苑駒萬里馴惟聞述先德腸斷鼎湖臣

接物名逾大爲官道更通延知聞有咏因驗靜多功爲宿嗔驚燕中宵夢華嵩件惟閑史好價重奈囊空

花官亦良苦幽事慮相妨未暇親茶竈何曾遠筆牀杯

添櫻筍候養共弟兄行樂此輕朱紱無人識爾狂

惟勤堪補拙得趣向誰陳愛爾無他嗜求爲有用身光陰同過客爽任如神豁壁雖賢者應憐逕幾人

斗室真清絕繁華君所羞陳遊勝珠玉法物辨商周舊自豐城辦新從廟市收更披金石錄思與古人遊

無數長安客漁樵心自驚善交惟晏子舉世棄君平輕服同袍意（紫綬紗袍見贈）高齋下榻情淹留不覺久夜醉復朝酲

贈周星公光祿

娛親方愛日華主再朝天大陸金門裏長貧玉食前紫薇刪故物紅橋奉高年顏謝行光祿詩名爾並傳

長安裘馬地古道似君稀潦倒每沽酒寒天併解衣狂
名吾自厭拙討衆相譏惟喜飄零日論文願不違

淅楚吟名其書屋曰停帆屬題

居與牽船異身應向世悄停帆真可賀戢笠許相從燕
市人如海朱門馬似龍風波此中惡爾意獨從容

房衍公每以治生養生相勸因有贈

好奇兄與弟來往已多年與爾延相見依人正自憐客
愁消並榻生計勸求田老日饒鄉思從今益浩然
學道自何日談玄正可聽出門尋羽士拭几展丹經應
識金銀氣習觀龍虎形吾懸裘自甚亦漸惡羶腥

京師寓中閱劉貢父中山詩話有感

詩話石曼卿獨行京師一豪士撰之而語曰公幸過我家石詩之同入委巷抵一大第蓮飾宏麗錦繡珠翠始非人間所擬歌舞蘩麗可喜爲押篩華騈詩數篇以金帛數百十辭之復使騶從送還恍然不如其誰翌日訪無復有所居矣他日過訪途又遠以自余數兩渭日詩中意中流水遠恐外舊山青最爲佳何

長貧棄鄉縣垂老入京城米價從來貴錢囊到處輕舊
山青入夢流水遠無聲豪士如今少誰憐石曼卿

贈滕縣任明府淑源

太瘦驚相見艱難爲我言一河愉悅書時方多事可大擢卿料兩驛
往來煩潤澤定何似井田難再論古時見才地滕薛事
偏繁
傲性依然在狂歌總不如朝炊連藥餌夜寢抱文書道
上紛交滿堦前花木疏何孫開　殿陛爲爾意躊躇

儀行衛堪嵩笠無琴可張到官翻敗意避妬却還鄉天
上雙鳧影窗來列宿光後人嗟葵藻何用獨淒凉
昨效陶彭澤公然乞早歸上官齊勸慰父老最瞻依共
識宦情淡誰言公道非得名應不偶懷宋有人肥

癸丑七言律詩

慰曾庭聞下第

崎嶇萬里頭將白憔悴青春谷且紅絕塞封侯曾未遂
高樓少婦久成空庭聞學道近來遊黔不更娶千篇自信詩無敵二
北誰言戰有功爲問大羅天上客可知成佛讓英雄

彭城懷古追和潘蜀藻八詠

彭祖井在城東門內相傳彭祖觀井而覆以輪即此

顓頊玄孫久不在彭城遺井且閒聽當時已並龜蛇壽
此地曾懷恐懼心係女豈堪傳道術殷王誰肯聽朝箴
先生到處如觀井回首人間殺氣深

附蜀藻詩

城邊古井覺春莎未必泉通濁水河却訝老彭偏踏
踏直數年壽欲如何養生詎有神仙術遠害還緣恐
懼多莫怪世人軀命促更從湖海狎風波

子房山

絕少雞聲過短墻惟看秋草滿山蒼人心昔日全歸漢
此地千秋尚祀張銷印非關忘五世散兵終不敵三章
山即雅與山相傳子房散楚兵處可憐帝業須成就負却初心說項梁

子房曾說項梁請立韓公子成爲王

附蜀藻詩

雞鳴山下炊煙平此地曾聞散楚兵五世相韓身未許一生爲漢自分明神椎已釋先人恨銷印應無故國情誰使巍王猶口實事仇翻託報仇名

放鶴亭 在雲龍山

山人昔日此躬耕元祐年間尚太平世上已傳經義說 時王介甫三經新義方行東坡謂之新說 河邊未識鼓鼙聲孤鶴慣上雲龍卧病馬長隨野鶴行 東坡過雲龍山人詩孤鶴卧斜日病馬放秋艸 江北雖然梅樹少卽看梨棗也怡情

附蜀藻詩

雲龍缺處補煙霞細認當年隱者家除却使君無伴侶 蘇子瞻詩慣與先生爲酒伴 只憑放鶴作生涯聽殘清唳松陰杳舞罷玄裳月影斜底事不如林處士山前山後種梅花

黃樓

黃樓臨水勢崢嶸經始當年不日成慈父但哀鄉亦了河神亦畏老書生孤忠直與王尊並遺愛翻存召伯輕却爲居官徒自苦終朝只是想歸耕 東坡渦亭懷張山人詩云生如寄耳歸計失不早又遊百步洪相應亭倚卿詩云劍關大道車方軌君自不去歸何難

附蜀藻詩

黃河河上有黃樓樓自崔嵬河自流尚是亭臺能鎮壓祇緣威德足懷柔魚翻鱷浪回千里龍抱驪珠徙十洲不信請看今刺史三年霖雨蔭神州 謝師直侯守公外封

戲馬臺

荒臺築自楚重瞳馳騁中原虎視同戰馬千金多異種將軍八載厭群雄如何意氣銷垓下徒向悲歌哭帳中亭長慇懃却相待開船咫尺是江東 施愚山曰重瞳故自英雄先生不肯抹倒

附蜀藻詩

楚王項籍渡河來叱咤長驅萬壑哀竟有沐猴真帝子祇將逐鹿假龍媒揮鞭自合千人廢失路偏無一騎回誰道漢家非馬上不曾兒戲起高臺

亞父塚

七十老人奇計多鴻門無奈沛公何可憐亞父虛當國爭及良禽早擇柯泉下莫驚身道路墳前曾是楚山河猶勝義帝江中死終古悲風捲白波 施愚山曰亞父泉下恐亦難見義帝

附蜀藻詩

諫臣亡後蜀圖空尚有穹碑茂草中龍氣既然成五采鴻門何必怨重瞳三章無計除苛政十罪曾難效小忠漫道一增猶未用艮平智不與君同

泰興道中

路入延令竹木幽江潮曲折遶村流蒔花稻穗迎雙寺白雪黃雲亂九秋自笑書生但倒日相逢農父欲低頭

幸無旱潦災隣邑不礙琴書訪舊遊

九日社集朱紹芳半舫舫名

重陽天氣似花朝吹帽無風物色饒屋裏香傳元亮菊
門前水接大江湖歡呼自向深更慣口腹真從濁國驕
莫怪野人狂太劇白年哀樂髩蕭蕭

坐朱紹芳半舫留題

兩面秋風池館凉一堆書畫米家航濟川身老才空擅
泛宅情深事易妨煙月每逢歌管處波瀾難到酒壚旁
坐中客在泰中住錯認蒹葭水一方

癸丑七言絕句

族侄斗岳登第喜而有作

看花未暇便趨庭得句何妨擬叔聽白首紛紛似張倬
登科記當佛名經

爲人夙昔耻驕矜宴罷瓊林喜不勝族叔但饒莊子癖
却如海上看鯤鵬

六月十九夜徐州署中與客同坐月下忽有白虹
見於月之西移時雨至而月明如故賦一絕志之

夜虹曾見紹興年老眼驚看客未眠欲向時人問災異
梅溪當日亦茫然

愁歎

徐州足歎似泰中短夜無眠愁老翁家在江都別來久
何時照壁見蜈蚣

州士有送茉莉花及桂樹者賞玩之餘因成小詩四
首呈五兄大宗

茉莉

茉莉花疑抹利花古來栽植只山家自從將世人心變
香味但蒙兒女誇

盆花特贈自州人名字梅溪辨未真王梅溪有兒沒利花詩又謝二道人以抹利及東山蘭爲贈詩自注云抹利見佛經名義未究或云沒者無也謂聞此香者令人覺悟而好利之心沒故前作沒利此作抹利姑兩存之且喜對花無覬色兒爲廉吏弟長貧

桂樹

愛花非是使君貪古署蕭然類野菴笑謂此花來不遠
徐州封壤接淮南

待得花開八月中逍遙堂即廣寒宮堂在州宅內山人只與
桂無分歸去難冠花正紅予于七月初歸廣陵

逍遙堂有懷

彭城太守氣如虹早退曾期兄弟同自謂形容勝冀鋼
登知名在黨人中東坡詩猶勝相逢不相識形容變盡語音存蓋用夏侯事
堂前松竹樹全無子由詩風吹松竹雨凄凄人夜依然風雨俱頭白
自慚聞道晩暫來還去客相符

早睡

垂老英雄道士旁烏幘人靜步空廊閒中轉覺愁無那
只被鐘聲催上牀施愚山曰余數聽鐘每近三鼓總就枕恒謂更漸催人睡也

甲寅五言古詩

題圖詩十二首

甲寅孟春汪生伯先生七十初度先生行誼類前賢
者親友繪圖以介壽索同賦賓賢製詩

劉般授七子經史圖

教子樂有成經史爲根本學行貴精專甘田貴應發長
盛昔多男門庭最烜赫七葉今弟與北方稱才苑登堂
何所聞誦聲清且婉丈人樂何如聽此加餐飯汝子兄
弟間出如蘭在畹脊謝浮浙人堂廬可以返

王祐三槐圖

雷雨雖在天亦復在吾手善人如彫春生意一何厚晉
公德最深彦卿曾知否彼宛幸已白吾退何足覩種樹

告樹神人與樹同壽其上百鳥巢其下三公走此意豈
流唐于公堪尚友三株亦異絕效靈無不有

虞玩之欲屐圖

虞公所着屐歲月亦已悠蔑斷接以芒儉德誰與儔新
屐豈不好云非臣所求著簪與弊席曾可棄之不齊主
善其對拜官聊汝酬朱末俗方敝朝士尚風流散髻向
爲者綷幘炫人眸臧否雖無忽請君勿和尤

陶侃運甓圖

士行能習勤孔明之流亞當其守廣州郡齋頗多暇運
甓乃至百以此惜晚敍曰余聞古聖惜陰遺有賢如何
效優游竟以成風化君力有川將未竭難自罷中原事
如此老壯爲足藉請看運甓人破賊石頭下

劉凝之散錢圖

劉生隱衡門好施曾無悋賢主慮其餒餉以錢十萬答
書自稱僕頓首謝縋綣尋常輕此物喜色忽盈面歲饑
民正貧充腸惟藜莧持此散市門豈不適君願吾腹亦
易飽吾用亦易周仍乘漸笨車且偕老妻遊

王烈感化鄉人圖

君子能化俗不必在朝廷彦方居鄉日功勝政與刑取
有遺偷兒知恥云可矜此兒遂改行終以善人稱仁且
信爲美無人詐訟聽曲直偶須質望廬心已平析獄推
聖門片言嘆其能斯人若得位爭訟何繇興

范仲淹義庄圖

范公贍其族德澤垂無涯置田名義庄千畝一何多族
人荷鋤出歸每及棲鴉固是勤力作亦以酬恩波年年
好風雨先熟義庄禾老幼坐樹下相與頌且歌爰子爲
薦相待炊數百家沾恩雖一時久遠當如何

郗成子反璧圖

意氣生杯酒患難無交親賢哉郗成子一觴成故人酒
間受重寄傍徨夜達晨損俗亂作難果及殺臣妻子
荷分宅再拜長者前他日諸孤兄曰有故璧存仲尼不
妄譽嘆其智且仁信者可託財知幾其如神

楚丘先生說孟嘗君圖

尚父與方叔詩人稱其美老成實難得少壯焉足倚曾
連啞田文謂之不好士果然七十翁乃以老見鄙先生
但一笑春秋誠高矣亦不能搏虎亦不能逐雉出詞當
諸侯决疑定國是未知坐上客誰復能辨此

龐德公辭耕答荆州刺史圖

龐公齒與德諸葛所父事刑丁無忌容偕老有高致刺
史亦賢者田間能躬諸矣指膝下人豈得無所遺高林
巢鴻鵠深淵戲鼉鼊物亦識安危防彼罟與羅子孫守
耒耜所遺豈不多刺史默然别海内正持戈

衛武公規箴圖

堯謂壽多辱曾被封人嗤聖人能修德夫何慮辱為衛

武識此意耄日自作詩抑抑德之隅溫溫德之基旅賁
與贄御其職恭已畢赫然為君侯不敢棄箴規古來富
貴壽齡齒罕與齊大德者必壽斯言不我欺

萬石君家居圖

漢庭方重儒文多奈質少慎哉萬石君子孫無儇佻太
后聞其名是時君已老少長齊拜官亦足榮壽考誰謂
君無文動與古禮俱慶也守父訓入里必下車下車雖
一節豈不勝相如相如過故鄉邦君負弩驅

亂中再入滕縣贈任明府

烽火靜已久謂可開絃歌雨露私善地歲豐五穀嘉河
决頻為災民力尚可嗟柳料費轉輸絡繹惟斗車遭亂
又如此驛遞何暇譁朝迎■■式夕接御■■明府疲
奔走百姓當奈何小心供差役各如勤其家勞民民不
怨得此亦足誇將軍過縣去不損道旁花（吳野人曰勝他人趣政詩多少施恩山計賢將軍亦難得）

壽周雪客母馮太孺人六十

夫子昔游宦二親居里中登山望白雲憂如狄梁公寄
書與賢婦慎無忘曲從苟非婦之孝誰成臣之忠供養
曾不怠問者稱女宗只今頭已白奉祀禮必恭采蘋咏
召南七誡著扶風竭誠既不忝受祿亦齊豐
不老誠不易不妬亦良難誰如鮑孺妻答奴有正言所
以表門閭宋公敬其賢阿母德如之五男舞堦前（母所生）

（子雪客將長）不如誰所出但覺中心歡今朝齊進酒一一綵
衣鮮願母億千歲長受君恩寬

題三子聯句圖 有序

徐原一翰林與姜西溟文學集飲汪季甪舍人愛閑
原之門人高士亦與焉適善書者為生作帝因命
作是圖季角為記
屬余題詩其後

姜子負才名揚馬謂可儔落落性寡合夜光難暗投翰
林與舍人傾蓋最綢繆宴集偶聯句因復寫為圖侍立
惟高生門墻亦勝流但能悅君道何必頌唱酬我尚題
卷後援筆一長吁交道世久衰名勢非所謀文章如鴻
毛勢利如山丘所以布衣人出門恒低頭君非將相從
誰能來手求

昔聞王秀之貿癡宗敬微寫像與巳對所樂永相依李
賀續平原吾嘗笑其非同心實難得好客安足希徐君
與姜汪況復生同時宴會偶然非公然付畫師趣與古
人協像令後世思二君名最盛爵位亦不卑姜子在泥
塗鬱鬱獨可悲請問河東賦吹噓當仗誰

題金太守長眞小像

圖中桐樹三株上有白雲觀之主人據几而坐把筆如有所思

畫永池館清亭午桐陰厚中有盛名人據几科其首疑
是韋蘇州宴坐焚香久意與雲俱遲援筆初在手題詩
將寄誰新知或舊友
先生經世人豈獨工詩筆丹靑如虎頭但能得其一汲

黯在淮陽臥治事已畢馬援守隴西自事懶更詰大體
雖足尚庶務亦未悉時危況不然軍需無停日於此心
能閒信得弄九術畫師良有意高才畧寫出簿書無塡
委文墨轉親密

甲寅七言古詩

壕有水歌爲任明府作

去年過滕縣但見城壕不見水今年過滕縣壕中有水
深如此滕人爲我言壕水久乾盍有以几事辨公私公
者易成私易毀城壕事雖公術非其人誰料理貪吏若
畏人偶舉一事輒中止迄不得廉吏於今二十餘年矣
境內多流泉二十七處分遶邐惟有五道泉引之可到
此壕裏水昔何繇塞而走運河失舊址漕運關軍需壞
雖久洞悉洞其水今何繇通賢侯清直政事美改泉先
築壩無人敢道工可巳繞城還入河運亦不阻城足恃
復慮山水發壩遭衝決亦易北易上加爲石閘閘波水
永相倚一錢民不費日有餘錢吾可使盜賊見此水策
馬臨壕愁溺死百姓見此水種柳栽荷釣魴鯉賢侯功
既成只今干戈紛道里有備可無憂城邊那怕黃塵起
聽此慰客懷作歌吾當是知巳實心行實政天下何事
無終始富貴勿徒然功業無間何足齒惜哉磊落人未
免折腰長自恥吳野人曰只將水道與治水委曲疏法而明府德政自見奇文奇文

送漣且巷俊之淮安

漣生賣藥江都市高符無慙古君子瓶中粟盡懶求人
自信善人窮不死今來別我入淮安君豈往持韓侯竿
欲答未答淚如雨江流戰血心膽寒城門未啓天欲曉
家家送殯車聲早我有慈親我未舉何以爲兒兒將老
許汝負土使成墳無田取土奈長貧所望脫驂師至聖
豈無饑絹出仁人用東坡助李廌舉喪事與汝爲隣深可愧作詩
勸助畢吾事汝所交游多孝賢愛親及人豈有異

爲胥靑若題廢花朝圖葉澹生畫

君家愛客日開樽況值花朝春色繁三吾亭與蘭亭比
飲酒賦詩非難諼孝子今年謝賓客畫友明朝忽到門
滿幅烟雲何慘淡久看使我傷心魂亦無杜鵑來樹杪

亦無慈烏啼耳根但覺鵲欲靜時風不寧蕭蕭吹滿桃
李園對此不須見孝子襟袖依稀淚有痕乃知因母忌
辰花朝廢亦如蓼莪詩雖存嗚呼此圖豈可少人誰無
母忘母忌却喚自出猶多事母多年前且溫我昔失
恃纔八齡祖母哀憐弱使恃與因食之云有味悲悦程
會昧吐吞復聞對怕聲哽咽張拒張濂亦或見扇淚潸潸泉張
翀風諸賢都在孩提日萬古長看天眼將君今儘有趨庭
樂但當侍立花前聽笑言何況丈人頭已白遭逢亂世
多煩冤我詩慎勿令聞之要若聲如三峽猿與蕭同激
簸笥裏他年惟可示子孫（溉堂山日廢蓼莪後得此篇又添一故事）

甲寅五言律詩

同楊吉公飲王天樂書齋兼觀圍棋次吉公韻

亂日欣豐聚豐年值麥秋故人才有用老我醉無憂餅
似春盤薄（鄉俗立春日以麥餅薄餅謂之春餅）情如夏木稠為貪鄉味美加
倍憶林丘

手談稱坐隱王子響楸枰易識吾能問梅詩誰擬呈琴
書同得意勝負貴忘情老眼堪傷處長安事頗更（杜詩聞道長安似奕棋）

王亦退入學有序

亦退弱冠即負才不羈及年三十有工詩善射之譽
然落魄江湖久矣豪氣雄心一無所施始俛首取舉
子業稍復溫習之便刊其衿詩以勉之

烏衣舊門巷白眼閱飄零祿筆慚千騎陰符伴六經總
拜千祿客便上采芹亭（方孟春中丁令宮牆明初有嗣頒采芹亭）傀達眼
中滿慎哉矜已青

楊吉公招同程穆倩鄒孝成林伯遜泛舟納涼分
韻得川字今字

去郭園皆好臨流暑即捐病餘貪俊味亂裏怪華筵風
柳搖如篷晴荷香上船不須却悲慨揚帝舊山川

上岸入花陰回船別竹林歡塲陪故舊老態笑吾今狂
省主賓禮樂知魚鳥心只言炎暑永不覺景西沉

席允叔招同程穆倩王九有李湯孫飲齋中

客爲論文至飲同河朔豪一京還坐久三伏似秋高（是日

遊得快風）驛站馳戎馬軍書插羽毛皇天真用意爛醉屬吾
曹

中秋同桑楚執飲王天樂宜樓坐蕉下待月

招尋當令節況復有高樓風起蕉聲動雲開桂影流闌
山殊昔照甲馬亂今秋酩酊何須慮圍闕未易求

甲寅七言律詩

陪任明府遊劉若木園林留飲花下即席賦贈

遊子未歸將欲歸名流相見可相依養親自有園中笋
（若木構園以待入在坐）留客長開樹下扉春色便同潘岳縣花香特撲
老萊衣聽鸝更對盈樽酒亂日惟憐此會稀

留別任明府

風荷滿酌日把杯多年膠漆擬陳雷窮途念我鬢如雪
什路看君心似灰戰馬愁聞城外過依化忍見州時開
海田閱歷真難料珍重當今濟世才

挽房發公文學

辛苦名場被折磨（東坡詩作詩人被折）修文地下竟如何才華
誰不羨三虎年齒猶應高四科別後音書遲歲月生前
雲樹隔山河算惟森艸封前路不待招魂魂蚤過
長足吾曾患不仁（客豐城得此疾）（曾）煩君問訊久連晨撑醫想
親倉公效餽藥因聞杜老貧客裹友朋同骨肉開中賦
佩雜悲辛誰知老病吟猶活失却哀憐老病人

秋夜社集張與參宅同紀欒子黃仙裳范汝受余

來儀

羽檄連朝苦不停座中相對倍忘形華筵難向愁時見
佳句何妨醉裏聽詞客風波同宦海老年兄弟似晨星
近來意氣三龍盛我亦遼東舊管寧（與參遼東人）

得徐松之江晉賢曹兼恭示雲山酬唱詩詩成列
集賦此奉答

雨過江風送鯽魚剖魚未了意躊躇較之木李投何厚
想及隋珠報不如（張子詩何以報之明月珠）四海壎篪同伯仲所
身波陵貴樵漁遞詩懶效中州集應怕人看當史書（遂例）
（不冊小序不加評論）

九日江叔定李丹招飲見山樓同程穆倩姜西溟

徐原一

世短意多吾自悲二難瀟灑愛吟詩幸衙對宇招尋慣
美載良辰酩酊宜家有高樓山最近年無閏月菊何遲
（戊申今年宜有閏月以節序驗之陽無閏火重九無菊花則其效也）笑辭亂洛梧桐樹
忘記江頭羽檄馳

宗定九東原九日見東次韻

重陽節過雨初殘好友書來值午餐垂老多憂憐對鏡
得詩狂喜似彈冠隣無白墮真堪詫世少王弘亦可嘆
須識高天長用意羨名成就賴酸寒

赴金長真太守宴賦謝（同郡中孝廉文學同宴者十六人）

自遊家樹苦可知躬親馬草豈難爲（用陸佐公八米全辭陽郡敘中語）只

言杯似東坡小（東坡作太守時有詩云請君莫笑銀杯小爾來歲旱東州窮）不道樽
同北海持籌盟事壽兵過後管絃聲驗歲豐時終朝未
滅論文興高會還酬賀雨詞（郡士作賀雨詩予亦有和作）

五兄大宗重修彭祖樓有詩命和

故山雲母儘堪餐辛苦除生也服官八百年高身未死
（彭祖爲殷大夫殷王遣綵女從受房中之術行之有效欲殺彭祖彭祖覺而逃去時年七八百非爲死也）兩三朝換意常酸彭城自古留仙蹟剩史登
樓望井欄新向樓頭懸匾額怕人錯認壽星看（扁新成）
（字日）

附五兄大宗詞

先生昔亦是人臣跨歷商周歲月新欲獨養生能學

道誰如處亂竟全身倚樓仍與井相望為政難忘化
竹隣從此愛看香火盛要令福壽及吾民

和五兄大宗重修燕子樓詩

經營豈獨愛斯民恩澤猶能及古人纔為樓成閒得意
復緣詩就暗傷神天涵日暖來棲燕雨虐風饕瓦似鱗
彈壓河山憑志節城垣雖固讓嶙峋
微禽那解伴多情歲歲雕梁相對鳴只為美人能盡節
却教燕子亦傳名張公豈料勝王謝自傳偏能管死生
異代登樓愁極目打毬場上草縱橫
樵恩仙日余過徐州絕句有題詩自傳多情甚留得春風燕子樓又為香山解嘲

附五兄大宗詩

芳姿已似雨餘花燕子依然巢此家古瓦風吹易飄
落高樓日久奈敧斜城工幸畢軍興日勝蹟難忘節
度衙化俗無能長自愧惟將盼盼向人誇
翠袖曾蒙僕射憐高樓異代尚巍然多情鳥亦依貞
妓好事吾嘗笑樂天但守故衾長獨卧遲歸黃土亦
堪傳莫言命似殘花蓋萬古知名是大年

放鶴亭和五兄大宗

表裏河山入畫圖却嫌奔走為儲須纔催戰馬過城去
也放仙禽對客呼歸計還如熟軾晚家風曾見崔生無
東坡贈張山人詩比之天隨子韋郎爾 自從亭子新修後應有高人願與
俱

附五兄大宗詩

為愛山家景物殊雲龍高處一長呼思歸田里何縣
得久走風塵未免恩馬草堆場頭檢點渡船編冊人
追呼幽人那易長相近放鶴亭前愧大蘇渡船以渡過兵

子房山祠和五兄大宗

楚兵一夜散何方萬古陶陵屬子房刺史可能師進退
游人誰復感興亡封侯曾慕神仙侶祠宇今臨山水旁
只是范增墳咫尺魂來魂去忍相望

附五兄大宗詩

子房勳業重千秋瞻仰平生願偶酬此地誰知來薦
酒楚人何故也忘仇城東尚有高皇廟遺蹟兼傳異

姓侯自是古來公道事免看風景更銷憂

重修黃樓詩和五兄大宗

古蹟經過感慨生黃樓頹圮更堪驚當時豈為遊觀美
此事須知力役輕無復霸王廳可拆東坡詩重瞻遺蹟已塵埃惟有黃樓臨泗水自注云郡有廳事俗謂之霸王廳相傳不可坐僕拆之以蓋黃樓幸逢淮泗水俱平
勞民最得民心處五穀豐收百室盈

附五兄大宗詩

賢守文章感至尊却撩餘鉛領黔黎自逢眼底城三
版不負胸中策萬言更建黃樓能遮遏還携綠酒客
微喧我困修葺增慚愧未有功勳答　聖恩

甲寅七言絕句

五十五歲自題溉堂詩集

愁起虛名因綵筆，粗成老物是衍餘。年從此恐無幾，誰與石屏爲二巖（戴石屏祝二巖詩成，老歸故山，殘年能幾許。平生五百篇，無人爲之主。零落天地間，未必是吁吝。再拜祝二巖，爲我收拾取）

呂尚

朝歌市上鼓刀夫，虎變鷹揚絕世無。寄語時人休老老，須防妾倚笑君愚

示大孫舒

老知天意厚吾門，詩道將憑詒厥尊。他日若能進家集，得官應比許公孫（許渾孫因進家集得官，見王元之小畜集）

題禹生尚基自畫小像飲犢圖

曾持妙技走風塵，每遇鼯頭鼠目人。路上原來發鄧少，歸家引鏡自傳神

戴笠朝朝向草萊，山青水綠興悠哉。與牛作伴身將隱，却笑何充老秀才（東坡有贈寫真何充秀才詩）

堆牀金璧傀從誰，抛去偏臨飲犢池。不自圖形丘壑裏，如今真覺虎頭癡

題喬雲漸小像

丰度翛然迥軼倫，幾時疎嬾到冠巾。老夫乞食長奔走，愧爾終朝趺坐人

乙卯四言詩

春木四章（汪卅矣，四十初度，詩以相勉）

春木將華，日新月異。今朝我友，四十已至。詩如陶公，無聞是愧。賀客盈堂，誰知斯志

我初識君，三十未及。日月推遷，忽焉四十。陸生作歌，雖誇體力。勳業難成，念之悒悒（陸放翁四十時作歌，有力堪手搏，氣可吞胡羯之句）

遲遲帝鄉，出入承明。梯天有路，清酒瓦盆。何必縈縈，系於明經。如何我友，長守柴荊。退亦何辱，進四十始仕。問諸禮經，如何我友，長守柴荊

亦何榮。曰有老親，爵祿難輕

區區爵祿，而翁不然。翁昔辭貴，曾恭爵遜。凡百非親，養志爲先。顯崇明德，以娛高年

乙卯樂府

新翻子夜歌

郎莫問儂家，儂家千樹橘。橘有渡淮時，儂今伴郎宿

莫笑東家蝶，今向西家飛。願郎開醉眼，看儂顏色稀

懷中有破鏡，何日更重圓。恐郎填念舊，擲碎在郎前

郎性哮如虎，佩刀復奈何。知儂怯上馬，教儂長着

籠中雙孔雀，飲啄何自然。儂欲願如此，各得主人憐

後新翻子夜歌（哀雜婦也）

昔是宜男草，今爲思鄉棗。棗意向西南，不知東北好

臙脂有大罪，顏色誤儂感郎。儂歸不敢更爲容

儂是宦家女，郎亦宦家兒。買綵繡聶德爲　蔡文姬（施愚山曰：千古無人道出）

别郎雖一月身未出鄉關愁郎今夜夢遠上焉支山
價身值幾錢應限何太許知郎不含價故故索高價

吳騷人門變體歸闢部復古絶

乙卯五言古詩

題汪季甬舍人三好圖

舍人有三好性類蕭彥瑜音律與書酒缺一不足娛因
命善畫者寫入行樂圖圖成先示我不棄老腐儒中有
五妖姬時妝總不如一姬坐吹簫一姬調箏初一姬開
按譜細看手爪殊二姬立近前行酒復較書主人方啣
杯醉面微有髭盛年身游從安閒退食餘買書不論價
黃金到手虛几上所羅列富過於陶朱展玩此圖罷既

喜還躊躇所喜神情肖所慮歲月徂百年易至耳少壯
乃須臾蕭公嘗募畢三事亦難俱人生貴自足何必擁
羣妹詩看楊直講惟一嬌小奴兩幅青布裙長飢縮其
頭三脚木牀上調曲淸且適此樂亦尋常梅翁家所無
雖無何足傷富貴多庸愚美名天所吝庸福不可居高
才如舍人落紙傳通都應接損精神車馬塡其閭而況
絲竹邊又自稱酒徒竊願方剛日預爲衰老謀再酌三
者間禾保金石軀

題程休如小像 圖中峨巖峭壁上人倚行其側

丈人家黃山泉石舊相識思之不得見低頭平山側搆
園先求石愛其峭且特平生最透逦奚夢在胸臆所賞

惟巉削賢者眞不測取人能推此豈肯棄孤直行止多
閒趣衣冠亦古式誤擬列仙人爲有好顏色

談長益有錐鐵淚詩烈士暮年過物不平故其言
如此亦足悲也余乃代錐鐵淚作答詩

但聞匠者歌不聞鬼哭聲匠者誠小人遭侮竊不平只
今道路間白骨紛縱橫問誰使之然凶器令人驚越王
見吳沼趙卒入秦坑豈無刀與戈勝敗非鐵能區區安
足恃謂可立功名金鐵若有知不願爲甲兵願蝕泉下
土永使世無爭

附談詩

嗟有錐鐵淚日夜苦不休汝歌自爲適吾恐鐵生愁

短勿嫌刀劍長不爲戈矛僅琢五寸釘釘入棺四周
錐鐵有聲其聲似不平終焉沉沒死不得錚錚鳴

勉兒輩學醫

相馬相牛者亦各立其身使兒無處所所愧非賢人褚先生日者列傳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讀書守章句有志常不伸吾已成自
誤忍復誤子孫矧今亂靡定富貴安足云古聖隱卜醫
斯語可書紳審擇二者間惟醫術更仁出能活婦孺入
能壽雙親

中秋夜與同幕者把杯頃刻概已散去獨坐書室
因念古人遭際不同有感于中詩以言懷遂多所
援引是夜復作家書與諸兒詩亦附示焉

我有同心人各在天一方川塗既云阻歲月復已長尺
書久不來戎馬日倉皇茲焉逆令節何緣共歌觴新知
豈不衆誰可語行藏閱世成晦盲愁看忘氣鳴叔牙恕
貪財鍾期辨宮商回念古人中尙友焉能忘
百歲如晨夕形膚非壯年既老不行樂何以畀蒙顏抑
鬱翻自令風流不及前學究非所恥句讀苦難折虞仲
曾文身中清兼中權茲事良難齊將古聊代田嫦娥方
高居妄希哀且憐何因化玉兔依桂永安眠
豫章古名郡徐孺垂芳聲（孺子雲卿）亭闌悅過客勝蹟藏於
青眼中非昔日于戈滿村墟明月照流離我爲涕漣如
豈惟哀郡民亦自悼微軀危亂不遑避骨肉久難居坐

深氣稍寒漏急夜欲徂美彼巢中鳥同類獨相俱
頻歲看明月今秋乃獨明醉問月宮仙毋乃時偶亨既
無浮雲掩不受蝦蟆驚仙人不我答低頭淚縱橫局促
如轅駒幾時萬里行閉置如新婦徒自誇娉婷天運詎
獨泰師道古難輕馬融遇鄭玄王通得房生
月雖照華堂亦復照泥滓安得百年內有樂獨無憂況
愁又無益祇酒敢如仇但恨坐一室無人互獻酬索紙
作家書將欲寄揚州書中何所道援引理煩優稱史
至誠其語萬古留蠻貊謂可行惟於言行求

乙卯雜言

九十翁歌贈汪觀瀾先生四首

九十翁曾却聘嚴君平翁所敬益州牧難賢君平常高
眼愛才如史相（翁曾薦人於史公許可以聘）翁不棄林泉身隱子乃
顯任運惟樂天嚴君平業術傳不入其老無錢
（施愚山曰吾師古甚仰此可傳法先生）
九十翁心最樂榮啓期翁無作榮公披鹿裘似寒非所
憂翁家故自饒於世更何求況復膝下人才名播九州
榮啓期未有兒雖自寬天何知
九十翁不阿意轅固生翁所企固生氣稜稜面責公孫
弘翁亦教其兒曲學恥爲朋身雖老田野頗爲福所憑
轅固生亦可矜擊彘時恐不勝
九十翁齒最卑笑張蒼不足豪張蒼多美婦飲乳如黃

口翁不近紅裙歲月亦已久語兒盤中物梨栗也須有
如蒼者雖白首乳仍臭非吾友（吳野人曰四詩轉折無窮波瀾莫測化用絕出）

乙卯七言律詩

病瘧

何時張王病根苗別夏逢秋勢正驕僕爲離家常竊嘆
醫因敬老不須招（總督董公門下有宋勉公者名醫也）層冰幾苦深千丈
（見東方神異經）十日還愁並一朝忽憶奇人今古少卻衣師道
解衣焦

重陽次劉超宗韻

酒徒何處問高陽佳節關門學退藏瘦並龍鍾日憔悴
老輸籬菊晚幽香征人滿路難求醉殺氣橫秋易下霜

訓罷童蒙成一笑舌耕猶免賦空貲

輓丁彼雲

交游吾最愛龍眠老失知音只自憐共擬雪帆遊大府忽驚雲馭向高天江流浩浩魂難召夜雨迢迢夢戍牽忍見及門書卷內丹黃手蹟尚依然

木落江寒訃到遲思君且復讀君詩門墻問訊田間計幕府經營殯葬貲自爲生前長可敬若論身後更相悲武城亂信還如昨曾子而今總不知

乙卯七言絕句

始買洲田作此自嘲

久識人間行路難買田垂老慰江干園中懶種閒花木只愛劉家黑牡丹（宋京師有人劉訓者好客賞花方繫水牛累百于門客指之曰此劉氏黑牡丹也好事者引爲談柄）

題汪叔定小像（圖中獨坐梅花下看月）

覓句閒尋入夜梅詩成獨坐意悠哉歡惟不預百人會（王新城詩百人會中身不預）長怕酒人林下來（叔定能詩文不善飲）

二十四橋橋上月法曹東閣閣前梅如今總在愛園（名閣）裏消受應須作賦才

示燕穀儀三子

半世高眠老自悲從來勤苦是男兒夙興待旦家門有衞武周公自壁詩

泊舟燕子磯夜夢沈姬

熟歷江程愛早眠鐘聲忽上曉來船心懸未有徐生夢只夢姬人立鏡前（徐文長燕子磯觀音閣詩有夢立閣中巷觀大魚用）

夢生於想想生因燕子磯邊淚滿巾從嫁書生長忍餓至今將燕比腰身

采石懷古

采石江邊古有堂詩人醉死亦成名伯倫一醉吾難做老眼還思見太平

允文安得起論兵矯制行權事竟成武略誰如劉太尉猶言慚愧一書生（虞允文謁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朝廷養兵三十年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

阻風望馬當山憶王勃事有作

江鷗飛去又飛還何意相看十日閒客本無心炫文采逆風憑起馬當山

六月舟過小孤山懷李珉躬親家

綠掛蒲帆午欲過舵工船尾唱吳歌海門第一關前客（宋高宗大書海門第一關）回首海門親戚多（珉躬名和修字門族文學）

老客看山忽惘然還遊曾不避炎天思君正卧北窗下弟子憑嘲邊孝先

舟中望廬山雲起

匡山對面氣溟濛欲上無因途正窮安得虞眞逢帝子便如弘景在山中（寧獻王每日令人往廬山之巔貯雲以歸箱中小啟以雲齎草以瓶閒每日放雲一襲陶弘景書謝賞賜雲啟）

瘧不止

纏綿一鬼太親人隔日相尋已數旬在昔何曾饒杜甫
於今能不念殷均

閒將世事比沉疴聊把艱難訴病魔皮骨僅存肌肉盡
可憐無地避催科

茶因寒冒椀全辭酒自離摯杯懶持只道杜詩能辟瘧
若遭愚鬼不知詩

枉見醫家止瘧方人參須買覺空囊助兵不及行仁義
愚盜應先用善良

病後林君晛惠人參兼以輕袍共我二絕奉謝

病卧朱門憶舊岑相過出袖有人參不愁再拜難如昨

準擬沉疴起自今

黃菊開殘九月終枯桑似我獨知風輕裘與共前賢志
不與尋常意氣同

感籠中孔雀

羽毛雖好命堪憎舊路千山樹幾層有爾徒然炫文采
打圍時節不如鷹

見調鸚鵡者有作

隔窗鸚鵡閉雕籠少語多愁類病翁一聽便令俱老大
心情偏不減秦宮李長吉秦宮詩禿襟小袖調鸚鵡

簡林君晛

軒窗最近與須乘風雨連牀事不能功過尋常皆相示
君晛有功過格冊子比書之所爲夜必書於其上科頭宴起亦何曾

書齋雜詠

門下生徒未佩觿卑比絡帳總難齊講堂正待研朱點
人報墻邊日又西

端坐終朝絕欠伸惟愁小子效因循多將未讀燕黃集
爲伴程朱一輩人

寒宵坐久漏聲催把卷令人憶古來王儉幕中爲上客
馬融門下有英才

師生端坐理殘編火急頻書打鼓催　古老兵能　詐
却來閒立小窗前

問予何術誨童蒙大匠從來規矩同麟趾鳳毛天所與

當時師傅敢居功

明農不早買山遲多病衰翁童子師此手長教親負楚
閒揮麈尾更何時

戲簡林君晛

執經人退覺身閒月下何曾數往還同看芙蓉依綠水
睞同在齋中獨携楊柳似香山

對燈花自嘲

燈花何事喜如斯辛苦浮生只自悲婆影似霜頭似雪
高門聘作女宗師

示公子

將象彫朽用功多元微之獻裴勇公詩勒勒彫朽木細新尋象泉朱戶光陰倍

易過公子也須行灑掃老夫長是愧山河

寄示諸兒

雞唱書聲一處聞乖嶅公子太辛勤因思茅屋嬌兒滿
睡覺牀頭將色分

自嘲

只爲童蒙力已疲如何更作帝王師太公泉下應相笑
除却釣魚安可爲

答童蒙問號

貧劇何妨稱學究病餘惟可鶩蟲魚童蒙若問先生號
詩老書淫與酒徒施愚山目先生六字西

冬至有悼

莠挺芸芳喜得春踐長迎福本茲辰衰年獨有驚心處
進襪人今少一人大兒婦李氏壽門文學祉修字蚇彤之女也生時値嘉婦積今殁已一年矣

總督公衙中書屋漏甚夜起雪滿牀几戲成一絶
舊諸女眾近古婦人常以冬至日進履襪于舅姑蓋長至之義也

屋如舟小夜如逃釣叟從來慣雪風只怪侯門深處坐
何曾笠簷敗天公本草呼敗笠爲敗天公以天形如笠而月地之表也

溉堂續集卷之六

丙辰四言古詩

寄誡諸子詩十章

焦稷孫枝蔚豹人著

殷之王子師事甘盤自云廢學綠於遯遷矧予士庶頗
累飢寒迫其暇矣敢仰於安

口辱賜鳥爪辱蚊蟆佛亦忍辱桓如孔何矧在凡庸負
恩實多橫逆之來詰代切磋

嗟予老矣道路靡寧匪遊是好惟懶是懲戒爾居家皆
竊偷生毋若瓜瓠自起不能

相彼鳥矣傲不如雛雛亦匪智雛亦匪愚雛雛匪智食
能自謀發雛匪愚維母之須

溉堂續集　卷之六

相彼襪雀即鷦鷯善爲巢巢至精密如襪然故名襪雀又名女匠巢於葦苕制之
巧矣伊誰汝教維惰生拙惟拙與朝鳥中斑鳩人中曹
交

綸況似綸音關鹿肩袁紅亦似紐因形得名厥實則醜幸服
儒衣中何所有勿愧先民經文緯武

樹枸音矩隣園酒味斯薄種竹東墻笋穿西屋爲竹爲枸
愼爾閭度無俾爾隣增其寂寞

維弟事兄如父如師爾有稚弟愛之敎之夏楚雖設愼
哉輕施盍覩慈母折㚇行笞次兒穀教童弟及姪過川夏楚之刑因作此示之老
人憐幼子情固然也

惟予生平實懇出處今未出頭長飢累汝求田自今庶
幾無悔亦既耄矣尚肯播否
田雖無幾仰齊顏淵稚子十齡恐類雍端（此謂第二子）歸與
歸與胡能弗遄苟從兒懶亦父有慙

丙辰樂府

君子行

曾聞君子儒西河有晉君文侯不敢臣干木亦其徒于
狄我何人八師彼史大尸佼羞相擬鬼谷不足俱（尸佼爲商君師鬼谷爲蘇秦師）今來訓童子不同向雞卵口提求其齊致刑
作白虎所講但今文此事足欲獻瑣才將何成自傷口
卒瘏

丙辰五言古詩

人日示小子

歲月催老翁詩書伴童孺金勝同荆俗芝蘭愛謝樹二
子入學堂七朝始輕度此分汝易忽素餐旨稱慨茲辰
稱靈辰維以人之故五官豈不同千秋誰有譽令人愧
爲人古人人所慕欲問古人誰鄭公好遊遨出門謁至
尊上殿承寵顧吾師嘉管仲有味人也何太宗謂人曰
卿來貢無負既蒙天子獎便入史臣注此事亦偶然而
足垂竹素人生貴自立讀書實先務一字變爲三傳寫
多差誤進鴿彼世與乃不如上庶米門少俊才惜哉習
紈袴小子宜努力整名須遠布勿只獻菜羹徒然敬師
傅

苦雨雜詩

陰昏兩月來淋漓無朝暮入夜更滂沱滿籬頹猶固紅
桃損顏色黃鳥失下素惱殺冶作客今年成虛度閉門
亦可樂骨肉幸一處戰血腥江湖羽檄飛道路不愁濕
旃旗惟恐滑婦鵲頗聞逃難人去家無回顧客縱忘流
離忍復耽遊豫

農家敢春耕淚眼看龍戰內陂只數步欲往天又變班
鳩鳴屋頭水怪行場面心羨打魚翁蓑衣恣游戲書生
亦可哀太淵翻噴兒老猶訓童蒙對枕無留戀睡思如
邊部防嘲敢自便雷車軸縱竪胡乃不知倦誨人倘同
此尼父即再見

坍雞棲於棟池魚遊上臺我聞豫章郡水患自古來孽
龍恐復出鐵樹花先開（郡有鐵樹井相傳以鎮孽龍一年前廟中夜火延燒數百家上人憂之曰鐵樹開花矣）陰氣盛自今前歲何處回黑雲覆千里雷
聲震九垓敝宅在揚州竊慮壞垣頹即此成已私豈免
仁者咍但同懷居士難諺拯溺才

貧人夢金錢飢兒夢餅餌雨中不夢日吾亦怪吾意陰
晴有定理當知非幻異所以神與鬼中宵不我戲推此
恒淡漠雖遠終可致委運任自然頗聞古人事傅說版
築間弓旌非所冀呂尚釣磻溪竟展鷹揚志既然在泥
塗蠖屈敢輕棄

愧爲舉業師

道既不可輕禮必尊其師天子至庶人受教無參差所怪倡優輩見師肅容儀尊所不當尊不自覺其非頗彼諸弟子但學彈與吹技成雖絕世徒爲荒淫資陳國好歌舞風刺見於詩巫風且不可況可身自爲岵及子祖考奈何忘孝慈稽首向仇賊仇賊坐受之謂汝傳吾道衣食將在茲恩與二人同受拜豈不宜我笑謂奉優幸不遇仲尼誅戮免相及自尊乃不疑奉優各我言古道久難追且曰予獨聖誰祭雉與雌紛紛誦讀者視我無高卑教人惟舉業授經並如斯排比粗成篇記誦戒好奇亦無揚雄字亦無司馬辭子弟道從遊父兄多受欺

巧竊章何間事不異偷兒日夜所縱臾青紫謂可期成就竟何如不過取輕肥等是衣食計何忍相訶譏聽罷低吾頭終身愧皐比

示小子

東向不見西（文心雕龍東向而望不見西墻）三隅苦多蔽古來喻大愚今世乃常事小子聽務言慎無忽瑣細畧舉昔所聞引伸庶觸類同是一皐陶因呼別其義音遙則爲人音桃則爲器（考工記鞄人爲皐陶陶音桃皐陶鼓之匡以木爲之）同是一俗華命名益有二或縣或婦官豈不關古制呼甕作平聲便非沈約意邪婁荀不辨僭然亦已至勸汝思誤書勸汝察訛字勿效干祿人空疎欺主試記文與方言爾雅考工記凡此數種書几上須常置

望隔墻冬青樹有懷吳穉賢

冬青隔墻看看罷增嘆息無人知懷抱但謂愛樹色松竹不在眼此樹復難即嘆息謂阿宜聽之心益惻故人卧海濱守拙艱衣食本是歲寒交別來歲非一冬青覆墻頭衆首悵佇側與子各一方爲隣安可得

（施愚山曰交情如許丁野人曰古音高調）

寄汪舟次

好友如連枝離愁滿落葉久客胡不歸出城江有艤再而非艱難萬緒煩稠疊自悼復相關流涕忽盈頰念昔我與子同自命豪俠鬼神一有權出處兩難愜韓愈困

二試記誦恣涉獵君今何爲者尚攻舉子業朱雲諸門徒不敢轉負笈我今何爲者傳經代彈鋏天高不可問幽憂但相接變化亦多端復想莊生蝶日日讀南華聊當喚夢魘

問醫者宋勉公

蟄依鈴閣旁經看公子執齋如新婦車身似白駒縶廄詩常屢月有酒空千日況我非伯倫性不貪米汁逢君願有問將恐發狂疾

丙辰七言古詩

舞獶盤行并序

古之喻舞態者或云翔鸞遊龍或云鴻歸鶴立畧足

盡之矣然手之所持浑巾扇之屬耳故能矯纖腰而
自如頓皓足而無礙且歌兒舞女所擅各殊未聞予
都知能百戲雖號仙童但工六博而已丙辰八月既
望侍宴於中丞崔公之署中有二童子年可十四五
爲舞瓮盤之戲冐代杯槃猶疑未巧羊家翔玉盞
可同觀爰命登場以樂永夕二童則擬娥眉之妝效
垂手之舞手中之盤繫以金鈴如雜珮然頭上之盞
立以銀燭如高髻然且復啣箸任口箸長出額初疑
此箸何所用之既乃知其與所戴之盞相撃也及其
對舞坐卧回轉無所不可而盤如飛之蝶盞如入
定之僧遂使二器有動靜之異矣背後排立雛唱者

六人或挾琵琶或執笙簧以助鈴韻當其節相應
復使歌舞無彼此之分矣此誠劇場絕藝也是日在
坐者閩中林君晛名崐曾龍眠劉超宗名鴻儀及予
三人耳幕中舊有丁彼雲名倬者亦龍眠人曾賦此
題長歌爲中丞公所賞何意今日之樂乃同山陽之
笛相如逝矣但對鄒枚阮瑀不存轉憐吳質撫景愴
懷誰能自已耶爰概然有作非敢云能和丁生高唱
也

二童侍立油幕間髣髴雲中六博仙命着舞衣效娟娟
廻翔復似雙彩鸞乍進乍却何翩翩彝槃一身總不閒
瓮盤在手盞在首盞內銀燈燦若蓮口啣曲箸着仰天
與盞相撃聲淸圓惟愁舉動成挂礙正爾陂危勢更安
腰肢貼地轉如環手中頭上仍依然且看冐代舞杯槃
誰誇唐妓戴長竿興盡悲來涕汍瀾消渴人今歸下泉
對此如聞山陽笛多時不聽阮瑀絃

丙辰五言律詩

在豫章幕府求書不得而作

芸臺在何處欲往救空疎應少一官分長思四庫書彥
深爲抄錄（趙彥深抄書無誤）尉祖作鄰居假貸誰無吝猶能較
魯魚
聞道廬山下曾藏李氏書斯人今不見僧舍復何如馬
爲增兵費兒因避亂愚不知生此世誰得帶經鋤

得家書說還債未了

家書來歲暮未拆淚先垂裁褐報初就寄金嫌太遲嚴
催春又至病與老相期自笑如張籍曾無債盡時（姚合贈張籍詩多見愁迸曉解開債盡時）

丙辰七言律詩

春日齋中

從遭喪亂別西秦久恥逢迎一任眞高興每思遊五嶽
酣呼常是惱比隣嵇康潦倒麤疎性李白欹斜歷落人
今日重教尋訓詁何時還我自繇身

述夢

平生未識寶文閣夜夢偶同劉將之身坐胡牀忽輕舉

俯看奔走笑羣兒難如紫紵騎鯨客亦異黃冠化鶴時
喜劇欲狂緣底事不愁歸路到家遲

丙辰七言絕句

總督董公署中送劉遐宗歸桐城

欲附歸舟訃每窮明朝相送護春風知君最愛忘機者
應見江鷗憶老翁施愚山曰見江鷗憶老翁句是詩人所思
雅量虛懷總可思幾聞欲去淚交頤詩家信是相親愛
不爲他鄉更別離
拍天春水一帆輕咫尺家山只數程回首翻憐授經地
江城殺氣似長城
飽帆　意多遣歸買江魚問釣磯縱使氣同馬融帳

親故相尋日幾迴懸知尊酒定常開無勞更寫青山賣
自然不及老萊衣
新別青油幕下來

病愈贈醫者朱廸公

因循瘧鬼久相妨病退教書聲漸揚却愧爲師少功効
不如甕藥靜昏狂
閉門頻過卧樹前自言學術愛前賢平生獨得黃公訣
寢膳常居藥物先文中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膳而後鍼藥
藥雖非酒亦常賒吾道艱難付嘆嗟看汝慇懃知有意
憐貧敬老愛詩家
肯念江淹才盡時休嗔相謝賦詩遲術甫昨歲揚州去

說與兒孫已共知
一藝超然嘆絕羣書生頭白愧無聞何時始草陳琳檄
醫得頭風却賽君
看君瘦骨似仙禽珠樹何年返故林應檢當歸長下淚
知君益母更驚心遐宗公因遭恙辭留幕府
長使鍾儀拘異國徒然扃鵲想前身烏頭馬角應難料
天道從來福善人
馬廄旁邊屋作隣何妨厮養也相親低頭幕府尊嚴地
種杏安能許外人

得家書

遠道書來每勸餐誰知對案正長嘆頃增痰疾如元九

那有裴公送橘丸

宋太和

武成遺廟並文宣兩廡寧須十哲全但爲役降嗔白起
何知篡逆罪滔天

爲江辰六閣題長安借書圖

圖中驢背馱書童子五人或抱書或抱酒缾

日日羣公許借書全忘五度困公車長安米貴君無慮
芻豆關心到蹇驢
擊筑高歌人已無攤書把酒儘堪娛即看侍立都清絕
李賀巴童頴士奴

丁巳五言古詩

塵鏡詞 有序

總督公因長公子歿後倍憐愛諸男光祚隆祚兩小子入宅已三月上學之期杳爾無聞惜前功之將廢也因作此示之

銅質美惡殊刮磨總難誤美者出秦宮或從廣陵鑄及沈古井中光彩何繇露常銅木雜染況復好遺遇繡帶爲提携錦囊煩包護良工偶到門請試磨拂具初如開泥池欲放星月路纔如淘汚濁泥沙亦漸去主人蒙一笑賸錢養婦孺受恩無報顔情有微勞故如何數月來塵埃任堆聚懶將寶匣收誰借玉臺助前時負局人進退心猶豫既自惜前功還復增後慮

寄吳實賢

歲歲素心稀日日朱顔毀會客尚嫌疏況隔千餘里佳作看無繇好音亦寂爾寂爾自何時兩見楊花起豫章饒賈客未曾絕行李端坐自躊躇不覺淚如水求田問舍心應爲高人鄙學稼誠小人謀食非得已君貧如延之誰繼王公子（以顔延年宗巷甚陋故取以比陋軒）勸君當治生復恐轗軻齒在陳有繇歌先師曾不死雖飢幸免寒自暖陋軒裘

雙節婦詩 有序

太學生汪九阜欲太蚤死遺孤尚在襁褓妻程氏年二十六能撫其孤湘至於成立九阜有從子名澂亦蚤死妻汪氏年二十七有遺腹既産而不育以伯氏子爲後與叔母程氏相依且相勖也今程年五十有五汪四十有六湘來徵詩余既慨嘆二婦之賢且有感於君臣之際焉援筆成篇兼告搢紳士使無忘節義云爾

婦道比臣道此語昔所聞既當全志節更欲樹功勲撫孤須成立徒烈何足云寧難勿爲易譬如報故君嬰臼不多得況彼釵與裙列郡或一遇當世罕其羣不謂雙節婦嬌嬌在一門歙邑敦禮教江氏重婚姻刑于固無忝柏舟可同論至今程與汪苦節如一身叔姪在地下相見長歡欣曰各有賢婦曰各有後人既效共姜義復

擇孟母鄰爲婦能如此請以勸爲臣

汪舟次赴贛榆教諭任去後數日余始自南昌歸抵江都不及祖餞悵然無已因賦寄懷四章

兩年羈幕府三益勞夢魂歡喜登歸舟踴躍入城門謂可對雙枝日與倒金樽我歸君已行不得共笑言雖嗟同心遠所喜吾道尊三鱣頗足貿抱關勿同論

學官繇延聘事曾聞元季當時司鐸者往往居大位翰林李繼本且親買楚事逮乎洪武初邑宰得招致全公希賢與丘公克莊風流亦相繼（李繼本丘克莊事俱見錢牧齋列朝詩集）學徒來四方光及郡縣志我友負奇才三賢乃行輩鳳池與烏臺旦夕謂可至如何年四十一官纔小試聘衆人不

行貲郎翻無愧高人多下僚因君發長嘯
吳楚雖名邦孔轍曾不入遺蹟在夾谷君無嫌小邑尼
山况接壤何難變士習近聞斥鹵鄉子弟寡成立夏翟
羽不如文藻非所急贛榆縣今淮安禹貢海岱淮徐羽畎夏翟古禮廢巳久
射圃牛羊集况復遭亂離舊經誰暇執文事與武備頻
君重收拾瓠葉亦可烹講舍亦易葺勿爲咨無種徒然
增嗚唈
古來工詩人頗得山川助此邑雖荒僻日照接連處與靑州日照接壤日夕坐城樓晴霞明海樹引領鬱洲山遙指蓬
萊路是將詩興發生徒誰可語亦華應自笑勢比海潮
怒曠文官雖冷吟哦日無誤不知對景餘曾有懷人句

觀察金長眞以丁巳八月十三日祀歐陽子於平
山堂招客賦詩予亦與焉詩限體不拘韻同程穆倩杜于皇泰珍示鄧孝威方邵村徐原一宗鶴問華龍眉許師六黃仙裳汪叔定季甪李符如汪翰臣劉彥度趙雜伯家無言賓主共十九人
古人既巳往接踵賴後賢子輿訓尚友子長願執鞭歐
公守此郡惠政到今傳當時宴飲處遺蹟留平山平生
勤爲文吾徒費仰鑽如稷勤於農其勤於本官干戈尚
滿眼文教廢多年山堂久巳毀祀典誰相關當途貴不
邇書生徒慨然繼起惟金公瓣香何其虔構堂復築樓
木主設中間思齊誠無怠化俗亦有權重來攝鹽政俎
豆最拳拳曰聞古名臣英靈長在天雖當人代異魂魄
戀山川勝友兄雲集文詞總翩翩迎神神所喜曠世成
周旋祀畢還觴客令各勉旃

丁巳七言古詩

汪季甪舍人與令兄叔定招同程穆倩鄧孝威宗
鶴問陶季深華龍眉范汝受王仔園家無言汎舟
至平山堂登眞賞樓樓有歐陽公木主與諸子展
拜既畢乃飲酒堂上各賦七言古詩一首將予初
歸自豫章幕中登覽唱和之樂二年來所未有也
去作豫章老學究堂甫落成樓未構歸途內閣賢舍人
云樓可登非可漱井爲第五泉新設亭於上折簡忙邀十日前着
被綬當一雨後荷花將放荷葉焦如夏畦妓乏長袖對

此使我感災傷亂世蛟龍習戰鬭高處忽令懷抱寬偏
江山色靑如舊古人亦賴文章力盛名不隨往來宙煬
帝何曾有宮殿歐公儼若在左右至今眞賞迹仍留坐
久何勞笙歌侑諸君努力爭千秋如歐繼韓爲時救援
徒自笑如劉昆但烹瓠葉充俎豆
金驛憲去郡三年復來攝兩淮鹽道事和汪叔
定竹馬歌奉贈
郭伋治行何其優當時遺愛在并州及其再到名益顯
兒童奔走如有求竊因此事發狂言曾令聞者笑不休
兒童豈不勝父老迎邪似覺勝送劉後世父老修故事
往往欲推翻挽留惟此不識不知者欲號則號謳則謳

樂易寬和如父母然後懷中亦可投誰其繼者惟金公爲政簡易恩愛周兵戈始起甲寅歲紛紛駭竄如火牛(爾時避亂者如避大水)爭門但用田單籠(出市宋人以跌龍爭門出)訛言欲登王鳳舟公笑謂民何爲者縱爾出入爾無愁潛辦芻糗供兵馬久之歌吹聞江樓只言黃堋堪爲弟何意羊祜乃其衙門卒曾蒙延壽名王生願從龔遂游蔚也迂拙無足道亦荷提携兼綢繆去郡到今歲未久但聞驛遞須發流舊治重因覩蹉來誰先拍手爭叩頭兒童鼓舞見貢性竹馬清絕擁鳴騶微聞吏胥詰兒童公今國家之鄰侯汝曹非商復非寵且牧黃犢卧田疇

丁巳七言律詩

久不得徐州五兒大宗書

怯對青銅髮滿梳意懸胥愛入淮徐蛟龍爲患今何似(徐酋各木患)鴻雁同歸各不如(大宗久有歸田之典今又假寒此州兩年矣)衰白光陰偏迅速亂離音信太稀疎黃河便在州門外難道中無尺半魚

題凌蔣侯有懷草堂四首(另有記見文集)

無求錄事草堂貲尚復驚心小宛詩不爲江關殊故國但傷風木異前時孝烏棲樹惜相感慈竹當階手自移從此關門勤誦讀休經湖墅坐圍棋(草堂在橋墅其地爲謝公七墅之一)千頭橘樹背經營長憶先人似李衡魚稻鄉中親戚飽(蔣侯家於報恩菑少田給之)茶鬪社裏文朋詩(鬪茶社見中州集)惟逢春露

秋霜節懶共田翁釣叟行祇覺卜商哀未散彈琴猶自不成聲

良田廣宅願初諧燈獨花時供物佳熟看群鷗門以外間栽小柳水之涯才華到處名流重(鄧孝威詩觀初集曾青藜過日集於蔣侯詩極其嘆賞)俠氣中宵劍客諧絕愛湖村魚豕賤何愁有酒却無朕(無朕見商史)

地僻從來足嘯歌此中曾不羨榮阿幽人別業竹梧滿世良朋泪溺多湖裏蛟龍塊不得(大水頻年及村人亭堂獨得無恙)梁間燕雀喜如何問君更罷高樓否三十乘書藏得麼

丁巳五言絕句

猛虎爲獵士所斃明日復搜穴得其子歸獻總督公公命養之籠中大纔如猫日思乳而號予有感焉

何人曾入穴得此小於菟猶勝孔融死巢中完卵無

剪燭花有感

年覺爲儒老春從閉戶闌燭花休剪去又少一花看

詠燈油

相藉還相苦吾憐火與膏本來求潤澤翻使受煎熬

丁巳七言絕句

新買得狐裘忽自念五十八歲人着此復得幾年

不覺楚然

買得狐裘風雪天偶思齊相轉凄然前途看去黑如漆

縱活那能三十年

題金正夏小像圖中趺坐泉石之旁衲管將書兒讀樹瀆

濁世幾人似公子趨庭纔罷意悠哉偶人答策紛紛者

誰讀顏公家訓來

趺坐看君思最清閒攤不此費經營多應得句如休璉

或是栽書答士衡

徐原一昆弟四人小像合圖一卷索題

棠棣並爲天下士用東坡句勝流誰不想丰神樽前幸識姜

肱面肱兄弟四人謝畫裏還逢共被人

富貴場中取樂殊獨多高趣獨憐夫子昆金友人間少

玩好無非博古圖手各付持皆博古圖中物

自豫章歸後得汪季甪絕句八首次韻奉酬

偶去爲師有花無詩章摘句怪門徒序文也愛滕王閣

總督蔡公一日於大廳後對客誦滕王閣序及正氣歌不差一字自云童日最愛讀此二篇歷三十年未嘗溫

習終不遺忘先生教諸兒記誦不可不以老夫爲法殺氣偏愁彭蠡湖

談笑今爲却病方何殊破賊手偏強尊前况復聞佳句

味似連珠許飽嘗

歸逢佳節試龍船誤把騷魂比餓鳶賢婦應能作菰黍

可人何必問蒼玄

幾客能傾倒屣迎朱簾人最善調羹老來難忘杯寛處

自喜心如鏡子明

杜老詩中愁太多文姬拍裏恨如何但存孟德憐才意

也抵將金馬上馱

亂餘仍此對江天細話憂愁夜月前不向　山下過

誰知顏色　金錢

往日酣呼達四隣今來相對素冠巾百年始覺歡娛少

我是羈人爾棘人

文債停催事稍閒季甪自謂以來久不爲文歸人轉覺有愁顏無

金可入劉叉手况敢思量到買山

次韻答鄧孝威

睨眼看書如有無因君起舞類狂徒東坡言劉景文至詩只看眞是豬手

述起坐熨眼如有無余目苦有跡來恰值鄧孝威自茂陵至亂餘握手非容易詩興

况堪吞五湖黃絹前高公如大國花存五湖江

有負懸弧射四方依人但願非人強歸途鄧禹賢苗裔

羞說艱難已備嘗

君網珊瑚上海船孝威詩觀二集又將刻成矣我惟餔肉似寒鳶東坡

詩來鳶餔肉巧謀身困看載酒塡門戶益覺談經讓草玄

舊友相過省送迎休嫌粟飯與藜羹尋花問柳無多事

落落晨星幾箇明

能文稚子太平多每憶將軍昔姓何廬山舊是藏書地

滿路軍裝載駱駝

烽火回頭尚徹天須將現在闘尊前况聞紙價今如洛

肯爲碑文去索錢

井闌苔憶舊鄉鄰曾被綸巾笑帽巾笑謂此翁誰可比
東坡三事不如人

輪君忙處亦長閑詩尚能敎謝勝顔痛飲狂歌仍不減
藏書豈獨愛名山

江季角避暑平山堂之真賞樓次宗鶴問韻奉寄

求閑果否得長閑亦欲求閑懶上山兒擬程詩嘲熱客
曾無廋賦動江關（自慚不如季角雅有古人之長却得閑散遐曠不知城市之異山林也）

百尺梧桐閣上人宵看月色一般新哲兄（謂叔定）尋報山
中弟洗罷高梧亦少塵

縱不能詩不恨曾文章經術有師承若論爬癢麻姑爪

欲倩昌黎與少陵（季角閱杜韓蘇陸四家非於山中功事評選）

賓客尋常滿四筵君中曾廢牛時賦如今坐到泉香處
茶學盧仝每自煎

樓上久停京兆手鏡中看慣夕陽山恨愁此路蓮歌女
幻引詩思不放閑

愛向前賢行處行不因消夏費經營只道儒門長冷淡
誰知吾道有干城（平山堂舊址久爲寺僧侵奪議興復自季角始）

戊午五言古詩

藝圃十二詠 有序

姜貞毅如農先生流寓江南得吳中文文肅公別業
將以老圃終焉因名之曰藝圃今其仲子學在居之
汪民部若文爲作藝圃記繼以短詠十二章其詞斐
然盛矣予以戊午五月客吳門與學在晨夕過從酒
闌觴于和作勉如其數景物之外不自知感慨之何
從也

南村

村路無人識云在此闌中時聞布穀叫桑柘來遠風但
能友沮溺何必築牛宮

鶴柴

月出炤琴風聲下松樹忽有仙人騑來學道士步戲
舞在廣除芝田非所蔡

紅鵝館

舫相西亭前景物頗相似當時燮國人閑頗偶對此舫
同鶴陣看誰論筆意美（黃山谷詩定頸相迎筆意多那勢喬旋轉其頸古之學書者法以運腕）

乳魚亭

洲島聚一池魚作千里視築亭俯臨之無人知樂意荷
風四面來正看魚了戲

香草居

坐此讀騷經琴亦香如昨小徑聊自娛深樹正有託不
求園客妻（廣記園客種五色香草）恥造芸暉閣

朝爽閣

諸山遶城郭指點臨高臺旭日炤蒼翠風颸爽氣來俯

看枝上鵲飛去復飛回

浴鷗池

沼綠似春酒鷗白於冬雪主人非海翁應性自相悅（鷗性最馴應）

曬翅朝陽遨和風亦不缺

度香橋

小橋楊柳邊曾不通舟楫蟾光滿三五幽人嘗獨立乍度水芝香忽疑荀令入

響月廊

閑庭夜更佳月照修廊下最憐梧與竹聲影俱瀟灑高歌明月前不少同心者

垂雲峰

峰有千霄勢久與太湖別挺然窗戶前玉笋森羅列當時洞口雲相尋曾不絕

六松軒

滄海一揚塵徂徠惟遠望開軒向六松頗勝陶元亮（陶公撫孤松而盤桓）不遇歲寒時誰識風姿壯

繡佛閣

龐蘊家中人愛向閣中住惟以種種香而焚繡佛處鸚鵡不曾教能誦金剛句

施尚白少參招同鄧孝威毛大可汪舟次飲寓齋賦謝

音息曠已久會面復臨觴年齒在桑榆此樂寧易常京洛多宴會但見車騎忙賓客滿華筵形骸誰相忘何如同心人話舊燈燭旁論文趣自佳茨枯味亦長豈將復可驚旅食恐須防大馬合從東枌榆渺北方自知非貢禹不敢慕王陽日夜苦思歸僵臥舊草堂聚口無幾何且慰飢渴腸縱同弦與管已勝參與商

贈趙考功玉峰

憶昔逢君時塵中並馬首意氣但相親縞紵曾何有一笑雖須臾自賀吾得友貽書未及報旋歸看隋柳豈知項斯詩常在楊公口

別久會良難室遠人忽邇聞君入試院引領惟一水白屋苟相存美莊非所喜示我棘闈作獨宗文選體何事

歐與梅賦詩招謗毀壯心灰已久耽美惟篇章雕蟲誠小技覆醬亦可傷縱免廁中投何取枕中藏仇愛雖懸絕均之失所望慨焉謀梨棗感君亦空囊長安米方貴旅食費經營豈無公孫閣欲往還自驚守拙吾難改求他人所輕赤手竟無慮緇衣一何誠幸分仁祖粟不羨五侯鯖

送黃俞邰奉太孺人喪歸金陵

君來曾幾日君歸亦已遲遙遙三千里駑馬到何時張主悅承顏自古多有之看君兩俱乖誰不為涕洟部下徵賢良博洽亦旁資朱閣游與夏反勝會參為陳情

拒不納竊懼非所宜俾君有此恨倘於孝治虧布衣如
李頻荷　恩貫弘慈顯但以疾告哀憐倘至斯豈肯同
溯上竟焚介之推奉行在敦迫咎當歸有司我亦蓬蒿
人霜雪上雨衙　賜麝吳蒼老稽首增惕惕字非干祿
書謝妹應制詩還民與儒林合傳母乃奇因君忽自述
萬一　至尊知吞當返江都相尋或有期祖道一杯酒
今日難勸持淡淡西日落獵獵北風吹止哀勉粥食大
事當仗誰

送王子側歸新城

與君相別來中間歷幾閏金焦留咏處風帆吾屢進所
思未易逢罌瓚猶能認賦詩曾不多冷然有遠韻此事

屬君家上蛻維與綃非復題類圖風流傳吳郡在遠若
同堂咫尺如千仞君知稽性懶我愛膺門峻東歸問有
期緇衣急省覲我亦厭京塵將欲尋田畯倘念瀟姿衰
幸無魚書吝

送陳六謙任安邑丞

識面無幾日告別北風前交情與離情新舊不相懸凡
是吾益友予皆與周旋背面何所云勉子今大賢所以
問上馬愁看鐙與鞭或謂子為丞才如萬斛船今行一
港中自視為長川意雖愛子深於道恐不然古人畢教
授謂無及物權相勸居此職親民在所先見朱子語錄　韓愈
記廳壁履道譏其偏慎無效斯立日哦二松邊觴觴酒

雖美聞之勿流涎痿痺正可惻風流安足傲雙陸無休
藝仕宦亦有焉用唐宋安恭語安恭爲龍門不數年而登列岳何以此語勸人惠愛兼
清白拭目望高遷

贈李湘北學士

國門身再入齒稀髮更疎老鶴使乘軒心知理所無但
喜蓬萊閣仙伯舊相於別來今七載重得上階除況看
坐上人作賦敵相如可謂毛大可也　或似張安世記誦到亡書
謂李子德周篤　竊願比黃憲著作讓蓊儒野性復劇懶何意蒙
吹噓海嶽衆所歸諒難執一隅

西山有佳致去城惟咫尺仁智實難覩山水誰有癖岢
謂勞坡人屢尋鬱嶺迹氣味王摩詰襟懷謝安石示我

登臨作佳絕非一格獅象力最雄鐘魚聲不迫及讀廢
陵篇轉令情不適信哉詩中史杜老如同席試問丘壑
中誰是文章伯

鄴侯三萬軸公擇九千卷家風紹前賢籯金非所羨顯
子甫髫齡文場雄一戰告捷八月中桂香方瀟院傳經
情既遂藏書功亦見賓筵正當謙　君恩更縉紳內醞
出黃封　賜墨來金殿

壽李書雲都諫

何閣直冲天其上巢鳳凰飽食惟琅玕亮音聞高岡遊鸞
水與旱一鳴變禎祥俯視立仗馬塞默南衙旁日仄三
品㣲何補於朝堂我願九苞羽亨年千歲長

古來批勅手曾是畢相器一姓多傳入三台眞易至草
野木無知諫藁蒙相示頗慕韓公賢（韓忠獻公有諫垣存藁）似勝
田錫事今日歌南山賓客工文字先生惟一笑誰識平
生志萬民登壽域四方皆福地然後懷抱開蓬萊任遊
戲

戊午七言古詩

題逡蔚侯小像

逡生年富身多肉而其奇氣難再收謝公墅有讀書屋
艾陵湖水映修竹有田可以代薪祿幽居且喜無剝啄
牙籤滿架意不足貪如得隴還望蜀（圖中書卷在几竹榻滿窗）浩然
遺像留人間雪中眉皺有殊山不遠耶覓縣清寒詩能

瘦人豈其然君若下筆有奇思肥而寂髯待擬誰努力
無慚韓退之文章追琢兼翠詩（罕謨世人畫韓退之小面美髯乃江南韓熙載耳熙載謚文靖亦謂之韓文公因此謬爲退之肥而寡髯後世不復辨也）

吳蘭次罷官後重過江都値守將北上爲作此歌

昔送先生出守時何人不羨朱轓好先生相見潤州城
日尋戴公與米老題詩洞口懶言歸來迎吏役增煩惱
幾日先生竟罷官何人不惜歸來早先生卜宅愛吳門
梁鴻爲兒孟光婢抑笑行吟澤畔人如何自使顏枯槁
已覺鴻文並徐庾更讀新吟勝郊島天公憒憒亦何爲
但能奪人溫與飽不能奪我文章印及我青山與綠沼
先生且約舊酒徒麴蘗之事亦易了但恨虛名轉悞余

遠志惟愁呼小草坐間何可無車公減君歡趣恐稍稍

讀夢愚堂記長歌贈施尙白使君

十五年中三見面示我高文復數卷始識愚山號所繇
不比愚溪苦悲惋道人未必卽愚公持刺偶然來夜半
先生自認是前身心無所感夢不亂內典何曾肯入目
作記毋乃近荒誕曰此不然吾有說因馬因車繇一念
古夢之官載周禮官名久廢亦堪嘆佛說不盡異吾儒
何況再生非罕見東坡曾是戒禪師謝公抑號邊羅漢
草菴西山非兩人伯成十朋惟一轉其餘紛紛述難盡
探樹得環如昏旦於事於理皆有之誰謂先生信夢幻
謂幻雖謬眞亦非盛德若愚刪所贊先生之道如泰山

何妨自視等愚賤漫叟吾愛次山公散人誰及江湖彥
千秋復覩陸與元一記愚教羣與訕海市蜃樓不長久
愚谷至今無改變先生寄託或在此凝人豈止隔一間

戊午五言律詩

哭碭山楊明府吉公

爲政無多日千家有哭聲豈知求小邑眞爲寫銘旌鼓
罷琴猶在騎來馬尙鳴不須更聞笛對此若爲情
去尋衆香國寄到老僧衣果驗靈山夢何勞鵩鳥飛（甫蒞任聞鵩鳴或曰鵬也夜夢菩薩指而謂曰汝亦靈山會上人又讓巖綱起和尙示寂時留法衣屬其門徒必寄楊佑士亦適於是時寄到）
已知魂不返所慮櫬難歸谷口迢遙甚徐
州故舊稀

輓徐母顧太夫人兼呈令子原一昆弟三太史

令德三吳重高門一代看巾幗悲蘺曲兒忍述熊丸彤管名雖大青松路最寒徒然傳孟母不復講周官

愁絕河東鳳悲號聲入雲歸天雖倏忽食報已豐殷會葬皆名士哀歌過傳聞當時開後閣投幘任郎君

絳幔徵音容如今不可逢板輿香已散高里露初濃魂去蓬萊島兒如華嶽峰（唐詩天外三峰削不成）翻憐徐孺子但爲一林宗

貴未忘機杼賢偏敬草萊青蓮心可比貝葉手常開豈料升堂客今看負土回眼中芳草色依舊滿南陔

長塗

高臥竟難遂美名眞不虛自憐同老馬未得別長塗詔類漢廷事賢誰說勝徒私車乘自可安敢比騶巫

泊石佛閘遇任淑源

喜爾維官舫知予在客舟仁聲方滿路別恨疊驚秋葭茨明燈外樽罍古渡頭虛名眞自誤不得遂淹留

夜過汪舟次寓合適鄭孝威與天章亦至因留飲賦詩

老覺同心少宵驚天氣寒談深關出處坐久費杯盤賦似揚雄易才如樂毅難兵戈猶滿地莫只喜彈冠（客主同憫被徵留長安）

壬欽文先生七十

先生年七十嘗自號匡廬跡類匡君隱家藏李氏書朝廷問封禪長者意何如娛老惟經籍貽於此禮疏（家近泰山而號匡廬因云）

先生年七十祖父篤忠貞門第三槐盛鬚眉四皓清舊人傳世德　天子重家聲笑指蓬萊路兒曹頂上行（時令子伉亭爲戶部郎中改官侍從）

先生年七十曳杖愛鄉鄰飽食安期棗嬉乘尙父綸松風華不注竹露小陽春坐滿呈詩客能輕放鴿人

施尙白少參有惱予移寓較遠之作賦謝

眼底長安客相尋各有徒多君似皇甫獨自愛潛夫懊惱情何厚風騷調豈孤高軒休更說節杖尙能扶

附施少參詩

難得良朋近猶嫌見面疎今朝來覓伴昨日恨移居避客少閒地藏身存舊書醉歌狂自可莫是嘆無魚

送鄭方旦虞部榷稅韶州

快意誰兼得歸途是宦遊（方旦家揚州）梅花香嶺上雀舫過沙頭使節仙郎貴文章賈客求詩朋應滿坐張相本韶州

虞帝經巡路韶音久不聞煩君彈古調所至起南薰水上珠光動山中蘭氣芬肯憐京洛客乞米日辛勤

題王咸中石鳴山房

西山舊遊處悔未到堯峰乍對王維畫（王茂京原祁爲作石鳴山房圖）

兼逢谷口農幽人肯招隱野老願爲儒更勸讀書暇多
栽巢鶴松

壬戌中山居與汪茗文民部爲鄰見茗文留題池亭諸作心竊慕之因有贈

來往惟三益看君意最謙卜鄰得王翰置酒待陶潛尨
匕鳴松鼠林中出村蟠吏逢詩伯至淸興若爲添
幾時來巷下何日返山中對食思芸子談氷覓夏蟲鄰
家負似杜匪宅本如雄久處紛華地難忘戰勝功

除夕飲吳維申舍人寓齋

日月除今歲京都滯此身不逢祭詩者誰召買歡人爆
響聞朱戶儺名進紫宸王建宮詞金吾除夜進儺名回思太平事

對酒博傷神

除夕更除愁新知勝舊遊爲歡非惜寐作戲一藏鈎簾
動春風入杯寬臘味留看君詩與好不愧鳳池頭

戊午五言排律

題洗象圖

詭異復魁梧鞭騎有象奴馴山放無日阜澤養何須食
物多憐鼻聞名皆應呼來時望南海舞處是西都被誘
因甘蔗離羣爲美芻馴雌何不見獨立與誰俱拜定隨
人意恩曾潅汝軀脂揮煩教訪洗濯費工夫戰莫思身
毒在捌兰図名耕當功有虞但能勤報答豈在効馳驅燧尾
時堪慮花牙我自吁老牛金在首弘景欲爲圖

送宋牧仲員外權稅虔州兼寄懷易堂諸子

傳聞贛州路羽檄近來稀蒼樹臨章水帆檣聚夕暉江
行魚鳥狎南去雪霜微地煖嫌貂重峰高少雁飛　朝
廷倚籌畫關市有光輝湖國才須展論文事不違山川
誰共賞耆舊許相依謂彭躬庵魏凝叔和公諸子公事如多暇携
尊訪釣磯

戊午七言律詩

贈高蒼巖蘇州太守

壯麗湖山對郡城公餘詩酒自平生客惟皮陸頻來往
政視龔黃即弟兄寒馬幾年疲戰伐吳歌此日頌昇平
三公自是循良分白鹿何勞夾轂行

贈慕鶴鳴中丞

頻年羽檄滿江干吳楚封疆控引寬八座位高才不忝
九重憂劇寄無難徐方麥黍傻河伯揚域金錢罄將壇
凋瘵未蘇征稅急早開尺疏達金鑾

閱邸報見慕公薦表濫及野老姓名將修辭啟先

成二詩

浪得聲名傷已遲如今檄恐北山移自經亂後無恒産
誤喜朝中有故知魏野方思看舞鶴莊周只願作生龜
忽蒙匠石頻相顧櫟社神應替我悲
百歲風狂實可驚眼昏頭白骨峥嵘縱曾在位冠須挂
豈合辭山網更攖文舉何勞稱一鶚許懸長使憶三生

自樂天詩世說三生如不謬其發巢許是前身曾郊金奏雖堪悅誰識當時海
鳥情

見徵入京後作

百八十人何濟濟都矜博學且弘詞釣鰲容亦來龍伯
寶扆翁初別劍池池在豐城杜詩竹劍老叟衣食法瑚上季友也南士儒林難
其傳柴車駿足敢同馳布衣老死甘吾榮豈料遲逢類
荔支杜詩雲壑布衣鮐背死勞人害馬翠眉須蘭布衣終然永留曾不如荔支遠入長安供翠眉之一笑也余詩特反其意

壽馮易齋相公

齊魯山川鍾氣厚今　皇穠契讀書多絲綸不放壽仙
去吐握還如見士何報　主鬢眉澂併自安邊將相最

調和開中細寫長生籙待看河清海不波
沙堤風景接瀛洲　賜酒頻繁禮數優早歲衣冠形玉
鏡用宋璟事當朝姓字擬金甌人知儉德飈旋馬天與遐齡
杖刻鳩賀客不須關老子相傳惟羨五湖遊

書懷

老日林泉味頗諳年來士卒職猶酣身如橘柚病於北
心似鷓鴣飛向南隴上全家能習苦牀前稚子待分甘
出山久矣深源誤入肆將尋季主談
曾看作賦猶俳優只辦長吟一散愁宋玉登朝學有益
陶潛在野本無求不關老馬能千里敢慕仙人聚十洲
得荷　君恩早歸去猶能擊壤海西頭

分米惟應北農父漢章帝分粱族賜米給民給錢亦許廁儒林時蒙恩
諭令戶部月給諸人銀三兩米三斗詔　素餐贅合詩人義偕隱難違老
婦心徑似南山防共笑賢如北郭擬相尋欲知莊舃甘
貧賤抱病終朝作越吟

戊午五言絕句

題袁重其午日負母看花圖

此士讀何書孝經常在口將肩代板輿潘岳曾知否
富貴忽雙眼君看不值錢年過有虞氏時重其年六十母年九十擔
慕尚依然
葵榴仍滿闌肩背乃容存重其所今發已數年從此逢端午無心
弔屈原

戊午七言絕句

贈張幼南廷尉兼送之歸婁

茂年懷抱古人中最荷　官家眷待隆用法早齊于定
國薦賢新效狄梁公所薦同鄉傅學弘詞三人
廷尉君家舊有聲重開掌法最寬平獨看結襪尋常事
未必王生勝李生謂富平李子德
裴翁無夢到金鑾也別山頭老鶴來珠履滿堂容列坐
就中相愛有鄉校
遠逝東床事久違昨朝新奏　九重知八鸞百兩候門
事請為君歌大雅詩
滿河冰凌歲將闌　賜得貂裘不畏寒華嶽經過如有

興驚人謝何待同看

鳴雁乘龍促馬蹄齊姜宋子小侯妻丈人從此思安坐古稱朋友之父母亦曰丈人丈母何日邊頭靜鼓鼙

再逢項眉山學士 有序

項眉山學士出予舊所書扇示坐客自覗十年前筆蹟便似出他人之手至於扇上詩皆七言絕句又一無忌諱而先生愛玩之至亦大異於人情矣因成六絕以志感愧

再逢京洛亦前緣一別蒼茫已十年老衲善提曾不長偈成還似臥輪邊

潦倒麤疎一野翁揮毫任意懶求工竹頭身料逢陶侃

燬尾何期遇蔡邕

書家真賤久難明老眼今朝忽自驚錯認家鷄爲野鶩不知蝴蝶即莊生

田翁人手被人嗤李後主不喜顏魯公書云叉手並脚一田舍漢耳獨嗜瘠痂恐太奇所喜全無科臬氣唐人以書判取士故士大夫筆畫多科臬習氣若論點畫竟何知

世情誰不厭疎狂每嘆前賢命可傷邪有波瀾兼曹植東坡詩押卷波瀾入小詩瀾作絕句也何曾懶慢責嵇康

老懶惟應肴賜冠何心作賦對金鑾自知在世無多日再爲先生寫白圖

題乜會侯明府小像 戴笠垂竿圖

與君相見在金門入夜銜杯共笑言有手應操燕許筆持竿尚憶釣魚村

曾傳佳政入歌謠暇日臨流興頗饒一自明廷愛垂釣不須陽豈說陽橋

早晚看君坐石渠漁竿從此恐須疎朝中若是逢楊毅莫道君威勝大魚

溉堂文集序

予論詩於當代推一人爲徵君孫豹人先生其爲詩不僅宗一代一人故能獨爲一代之詩亦遂爲一代之人他不敢知矣亦時爲文多謙讓不自居曰吾非工此者用以殿吾詩耳屬予序予於徵君非弟好其詩且并愛其文其爲文甚異夫今之爲文者也獨取徑唐人或晉魏六朝獨不肯學宋時之人或非之不知其文之可愛亦如其詩者正在乎此耳不見徵君之爲詩乎最喜學宋時之人大非之而其詩之工又爲曾其文也歟此徵君詩之所以異即其文之所以異也夫

揚州汪懋麟撰

溉堂文集卷之一

焦穫孫枝蔚豹人著

序

張牧公得樹齋詩序

臨洮詩人之有二張猶汝南之有德璉休璉吳郡之有士衡士龍也乃造物善忌使牧公之兄磊砢奇㤞回頭鶺鴒傷心散絕不謂此事復見于今牧公方在弱冠即流離江湖間數年家產耗沒欲歸不得垂白老母日夜泣于堂上牧公于是奔走東西負米爲亟且復朝出而夕歸惴惴然不敢忘倚門之待也同志者聞之或竊相嘆息謂牧公既能爲子弟何必讀書蓋以牧公不暇讀書也嗚呼既免于羔羹禮之譏復伸鶺鴒急難之義予夏六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同志之言豈盡非耶及禍難稍平牧公僦江南侍太夫人過維揚僦一椽暫憩息其下予乃得與牧公再一相見恍惚若夢中人且驚且喜未及坐遽問令兄康侯遺櫬何在牧公曰幸禍不及此耳然余尚不知牧公能爲詩也未幾牧公又過江去相別輒復年餘牧公今年纔二十一歲其疲頓舟車之間如此然則才雖高獨安從得學乎近日與予稍有過從之樂益得盡知牧公之爲人則誠好學之士也吾兩人酒後耳熱劇談古今來成敗得失隣墻有老生吹燈竊聽未嘗不驚爲聞所未聞矣論史之餘稍及詩

歌則予聞牧公之詩而驚無異于嵝老小聞吾兩人之言而驚矣嗟乎吾知牧公誠不易譜然以牧公少年負雄才丈夫何所不可乃見亦復用力于此後日恐益以此致窮吾行箴戒之耳不惟不能相箴戒且復爲評訂其詩何必轝飾此予愛才之心出于不自已也若其詩如來哲補亡能使讀者興仁孝之性五言規摹少陵已近肉骨是何可以少年易視之今濉内知詩者十人而五嗣與鍾評當日所吾言又安能欺人耶吾序其詩深喜吾亡友之有弟也

送無言歸黃山序

辛丑歲無言遊于廣陵且十有餘年矣然後將歸黃山

老焉於是別海内諸同學而諸同學有送之者或贈以詩或以文縈縈其詞而不止也或曰黃山之下無言先人之墳墓在焉今將歸省其祖先盡孝子之志也或曰江海之間紛紛多事無言懲弋人之慕效飛鴻之智明哲之士不當如是耶或曰無言初出而交天下之士以爲四海之大豈無有如黃石公其人者今既見其人則受教而退焉宜也或曰無言之歸將以云勸也詩云惠而好我携手同行其虛其徐既亟只且爲此詩者其知道乎無言詩人也義當奉詩教以招夫同學詩者庶幾篤信好學者也或曰無言有弟若子善治生往來魚鹽之鄉可不必婚嫁畢而後效向平也則可謂樂矣或曰登軒轅之臺如見黃帝焉或曰無言欲爲農則無田可耕今將學辟穀之術與安期羨門者遊矣嗚呼不得爲士而思爲農則志日卑不得爲農而思爲仙則志日高高與卑何其無一定之見也要之此數說者皆不過欣羨臆度之詞予終無以測無言也然予之交無言也久愛無言也尤深是安可以獨無所贈則據其所聞于古人者告之曰夫使吾友能慎交遊少作詩則雖不歸黃山可也使吾友歸山之後或不以詩歌爲戒或不絕當世聞人之交則雖歸黃山無謂也謝靈運之取禍以遊山楊惲之取禍以田彼南山之詩二事可以爲鑒也伯夷栁下惠少連魯論同稱逸民而後世如賣藥賣卜者

皆得列于隱君子之林或逃名而名在或辱身而身榮此豈可執一而論乎無言曰善敬藏之中心矣請書以補諸同學所未逮焉然如予者求歸故鄉而不可得而竊引孔子無可無不可之指以自廣其意知者曰是無可奈何而爲之者也不知者曰是欺世而盜名者也則又無言之所深哀憐者已

廣陵唱和詩序

蓋聞梁園賦客不同產而同遊鄴下詩人不殊調而殊土世雖永傳爲盛會事實難望於布衣若乃綺食雕盤誰是扶風豪士銀燈璧月忽遇東平劉生妙句擘七香之箋情人來千里之駕此則可謂萍水許致金石古歡

者也甲辰之春八閩林茂之鄞縣閻淳古錢退山楊鵷仙王正子宜興陳其年錢塘蔣別士海陵吳賓賢新安程穆倩孫無言上人梵伊皆聚于江都會海陵陸無文亦適來兩尊人至甬於天寧蘭若之旁遂招諸君開筵春夜聯句城南調貧畏茅容不敢重親輕客賢如北海亦云有酒無憂坐上交遊會聞父母寺中鐘鼓恩報劬勞丈人安坐之時出就主人之位諸侯慢士之日彌覺君子之恭當其琴樽傾奏歌賦和諧才則如海如江情則似膠似漆諸君於是樂莫樂兮或白髮滿頭不喪丈夫之勇或齊肩在遠絕無兒女之仁各鬭七襄遂誇盈篋惟予病眼初平同日休之貪飲賦才已盡類文通之

恥吟偶爾續貂終難蹋繁（昌黎詩伊余何所擬跛鱉詎能踊）而諸君但以勸規慵不恃皺笑鈍何圖盛德之事乃見於高才將無賞罰之權難行於兄弟耶既而無文將訪臨川諸君復集脩苑篇章益廣梨棗須煩命予敷言以為之弁譬如不飲之人使序酒頌若病之子使引醫書云爾

王阮亭詠史小樂府序

往時聞吾鄉李岸翁自言其近所作凡已用故實必不再見以為快意余頗怪其言之過也詩安用以是見長為及觀昔人于太白譏其十句九句多說婦人與酒于浩然譏其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而病無材料于夢得譏其十首以後語意多重余然後有取于岸翁焉近讀阮亭王公寄示讀三國志所撰詠史小樂府三十五章乃前此集中所未嘗備益喟然而嘆是何其體愈出而彌工思愈道而愈深也蓋才與學不可偏勝然才有盡而學無窮古之能兼擅者亦不多得惟少陵子瞻二公耳才猶山之有木木一本而已而葉與歲俱新百歲之榮無以異于一歲焉是可謂無盡矣而旦旦而伐則無牛山之美故學猶雨露之滋栽培之力也吾讀詠史之作又深喜其可以勸學焉阮亭公詩發源漢魏傍及宋元今自云效鐵崖乃似欲過于鐵崖或以余為佞非知詩者也若鐵崖詠史亦大勝李西涯而虞山前輩之論不然嗟乎即作者亦豈有定論乎

易老堂集序

楚中馮密菴先生可謂有仁者之壽而老而好學者也蔚初奉教時蓋在十六年前今先生再至邗上年且八十矣當時詩酒同遊之人半已化為異物而先生如魯靈光殿巋然獨存偶有贈答及手札相及點畫必莊見者不如其出老人手也端坐深談雖竟日無倦容蔚以蒲柳之質對松柏之姿慚愧幸喜交并於心既退之後未嘗不與妻孥輩言之以自炫耀先生又獨愛蔚之迂拙誠實雖與俗多迕而與道不遠以愛之篤也于是志其不可語於詩文而凡所譔著必出以相質且命蔚必有以序其簡端嗟乎愚且懶如蔚衆所共笑而棄之者

先生獨折節下問忘先達之尊恕無知之妄豈非長者盛德之一節乎蔚何敢辭邪應也序曰夫詩與文皆言也言以傳道而謂道在於是則有所不可况今之人舍道而求言所賞者乃惟是音節之工與體態之美而已乎夫二者亦何難之有鸜鵒鸚鵡之類教之百日能學人語矣馬可使之舞象可使之拜其體未嘗不備也柰何傚然號爲作者而甘自比於是必也不得已而有言者乎宋之不如唐也班之不如馬也是其大較已容菴先生登崇禎甲戌榜進士歷任至於寇遭亂後遂隱居杜門自題所居之堂曰易老堂因以名是集平生兢兢猶過之意亦從可知矣既性好讀書記覽無遺而尤潛

心於理學故其發而爲言蓋不屑求悅今人之耳目者也譬之有源之水雖一泉一竅而自有莫可遏禦之勢與夫引水爲園池者異矣有本之木雖蒼枝冷蕚自有一種幽鮮之色與夫剪紙爲牡丹芍藥者異矣觀者第以是求先生之指庶幾於十得五焉若其繇先生之所學而於出處進退吉凶悔吝之故亦惟易之是求或吾意所在而於先生之言恍然遇之則十且得其七八矣不然而辨其何句何字爲合於文選爲出於八家蔚未敢訓之知言也

汪舟次山閒集序

汪子舟次年弱冠時卽善笑駡今一切爲詩文者予嘗聞之隣嫗汪湛若湛若其族人之嗜詩者也予曰如予可得兒否湛若笑應予君弟自度何可知耳然予久疑其爲狂生亦姑置不爲意後因東淘與野人與之定交則舟次故恂恂善下人而予詩何爲其所笑者已恂山應酬不得已久自焚棄然後知舟次不妄笑人者余三人交既久舟次每一篇成予與野人未嘗不憚之鉅鋒銛利如干將莫邪新出于冶光鋩不可逼視近且變其利者爲鈍則益不可測識矣或未達予鈍之說曰車所載重則十牛不得前舟所載重則微風不能動唐人之善用鈍者其惟少陵乎知舟次寢食于杜久矣予頻年乞食江湖當舟次遊豫章時予亦初客豐城咫尺隹君

但引領而已後復遊楚歸將再入豐城則自九江舍舟登陸以七月初旬策蹇廬山道上赤日黃塵中經過東林虎溪之勝但停鞭一憩而已舟次遊玆山詩且裒然成帙矣竊念予之爲舟次笑殆未有已時也予於宋賢詩頗服膺東坡而公廬山之作寥寥短章耳然則豈獨予不免笑耶

送劉超宗歸深莊序并詩

邑名樹子山號大能劉生超宗之家在焉語其勝槩則淵明樹裏村住山前然而名邑衣冠遠勝桃花之峽群農耕鑿朕同芝草之山超宗旣世居於此而樂之因榜其精舍曰深莊蓋不知其異於桃峽芝之山也豈非會心

者不遠寡求者易足耶昔江淹自序惟望卅林綠水沈
約作賦僻書林鳥水禽然沈則已遂郊居之樂江乃但
存論隱之書是知惟宅與閒便關福命超宗以丹老家
貧不怫筆耕舌耨與余共處中丞董公署中訓公子之
至幼者二人類許衡之爲師苑則小學嬰臂髀之所處
不上舞雩毋嘗川山始成是聚於是長統論及樂志庶
佳詩其小閣余因得熟聞深莊佳處輒恨不獲移家相
就也超宗既將說詩兼工遊藝而年過不惑尚列諸生
賢若孫余不逢豢穆才如玉猶未遇待賢達者雖無怨
尤而旁人代爲嘆惜此亦人情之至公也而余獨頗有
以廢之若使超宗早遇誠遂菽養之懷然遭此亂離能

長守膝下乎昔孝穆在齊久違温清獨孤還北不顧私
親或五縣易危或方寸已亂或強依程煜之計欲立田
單之功又其甚者道使遠迎在途貽禍傳及後來猶爲
下淚未知當日何以爲心然則毀救之寰豈不愈於萬
鍾耶況如所稱深莊之勝則白魚無鉄青箏偏饒每遇
良辰板輿可坐或逢茂樹慈烏可聽誠孝養之善地也
今者束修足以供丹孝經且以教人無煩五秉復給亦
也豈須百斛還餉薪蔾況去家無千里之遠言歸則一
葦可航豈如因萊衣之不見增杜陵之嘆息者乎頗聞
深莊贈言已盈篋笥然率嘆美主人之才因而傷及其
遇觸祭孝思非所樂聽余夙昧雕蟲之恥不無代茨之
能又逢陸吡之時因效南陔之補先以短引聊述舊聞

巳聞匡衡詩復見王維畫積學不逢時遊藝聊自快共
惜風流人坐老淡莊內滄海正橫流命舟將安屆

昔在淡莊日悦親惟讀書嘉客偶然至山中多野蔬廿
肯若不足筆舌代耕鋤歸路亦咫尺終朝念倚閭

吳賓賢陋軒集序

泰州之安豐場海濱斥鹵之鄉也自三百年以來前有
布衣曰王艮號心齋以理學聞後有布衣曰吳嘉紀字
賓賢號野人以工詩聞而安豐場之人材於是乎足以
稱雄於四方矣獨是賓賢詩多哀怨之辭似于顔子之
簞瓢陋巷曾晳之沂水舞雩不無略相乖者然余得交

賓賢今三十年之久矣習知其爲人恭醇厚而狷介者
狷介則知恥醇厚則善自責善自責則恕於人其怨也
非於人有所不平之謂也其哀也亦不過自傷其所遇
之窮而且以爲詩不出于誠意則不足傳也故其體如
此今有作人者曰汝不誠則受者必靦然怒而詩之不
誠則往往強自託於佩玉鳴珂以爲文不必標枝野鹿
以爲質也然乎否乎此其非是亦最易別白者矣然予
每三復其詩又未嘗不深有慨於古法之久亡也自鄉
舉里選廢而衡門考槃之詩作矣自井田廢而大田南
山之詩不復有繼而詠之者矣賢如賓賢而窮如此吾
不獨爲賓賢悲也後世有位君子有讀賓賢之詩如吾

之悲者願無如吾之徒悲而慨然以舉行周禮爲任厥幾怨誹罕聞而賓賢之詩有益於人之國家不既多乎或曰賓賢今之處士獨無意於學顏曾與曰命不同也顏曾非窮人也夫旣得聖人而爲之師且其家庭亦必有可樂者顏淵死於顏路之前而曾皙父子間事孟子畧載之矣憂於國而樂於家窮於出而通於處賓賢都未有此也而何疑於其哀且怨乎嗟乎賓賢之哀怨乃其詩之誠而亦其人之所以高與

冒巢民七十一歲壽序

如皐冒巢民先生以事來邗城居半載至次年三月事畢將歸且是月望日爲先生覽揆之辰年七十有一矣

江都諸同人及四方士之偶遊此者同堅留之願就旅館稱觴焉先生辭不獲然亦意不忍舍諸同人遽歸也余曰先生誠不宜遽歸也今之堅留先生者非如昔之或有求於先生者也先生昔少壯時卽以文章擅譽東南交游甚盛及馬阮當國幾罹黨禍然望乃愈高是時先生年纔四十雖所交多耆宿亦豈無後來之秀願附靑雲而不朽者乎其有求於先生一矣先生本貴公子又家有別墅日宴賓客其中人以比顧仲瑛之玉山草堂其知者以爲先生性好客不知者疑觀察公所留遺先生至厚而先生又往往解衣推食於士之貧者其有求於先生二矣今先生自作七十矣盲將絕交游守寂寞矣既遺同祿家無餘儲是柳子厚賀王參元時也夫然後友之無求者由焉宜先生之不忍舍此遽歸也然先生意似有愀然者曰吾老矣乃尙以意外事半載居此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在未老時聞之可耳余獨舉酒賀先生曰先生出處之際天人之間其有合于易也夫易者吉凶之書也聖人教人趨吉而避凶而身不能自免於憂患然天下所以信其說者聖人憂患與人同而能居易俟命無所改於其樂與人異乃其後凶亦不及然後人知聖人之不改其樂卽其吉也故信之也孔門弟子無言易者然如子夏所謂敬恭亦易之理也孟子私淑孔子其七篇中引書詩禮春秋獨不及易然所

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亦易之理也余願先生之學聖人亦無改于其樂而已且余以天道往復之數觀之而知先生昔之日賓客滿坐人視先生誠樂然憂患伏焉凶也今之熒惕示災纔以戈矛及戶人視先生誠憂患然自此可保無他焉吉也敢以是爲先生賀時先生之子靑若侍側先生顧語之曰老友豈獨知吾家事乎知吾心矣自今伊始云胡不樂

祁門三汪先生集總序

余從汪叔定季角兩君得祁門三汪先生集讀之三汪先生者環谷檗菴石西也兩君謂余曰此吾兄宗豫天如所刻其先世藏槀也予爲嘆羨久之昔黄御史滔集

至八九葉之後得賢耳孫始表見於世序其集者洪邁謝譔同稱美焉若天如復以易及哉他日天如請予爲序謝陋如余高山之仰久矣其何敢辭夫理學文章之分途舊矣環谷檠菴能兼之而石西獨以詩傳此三先生與同之大槩也環谷生平見於其及門吳國英所撰行狀年譜然同時召修元史者如胡公翰仲申趙公汸子常行狀皆未及之子常不願仕而還仲申與環谷修史畢同賜金遣歸錢虞山謂仲申老于虞文天下但知有潛溪鮮知仲申也仲申沒後二百四十餘年吳郡朱艮甫叔英乃詳論之可見人與文之傳亦各有其時也環谷詩虞山所選者惟七言古詩三首向予偶見之未

嘗不驚嘆謂在長吉玉谿之間也今乃得盡見其全集文多於詩要皆原本經史而賦體亦不作晉魏以後語信乎根本豐者枝葉必茂也檠菴議論多師法朱文公丘瓊山而宗法一議尤於風俗有裨及觀其詩純乎朱儒之作矣石西專工於詩者也諸體中五言古詩尤爲卓然然亦非無意於理學者示兩兒云賢聖雖云邈六經函大原德既立元本功復探道門偶與云恒足不受辱過忍能乾唾雜詩云瑰云無端倪元化本比鄰豈以樂滅戚尤防僞混眞派則陶韋理則程朱起環谷檠菴而閱之有不笑相視者乎今世詞章盛而理學衰三先生之集既出庶幾有見而興起者非獨汪氏之光也昔

太白詩爲唐一代領袖而王荆公獨所不取謂才高而識卑十首九首多說婦人與酒陸放翁謂其淺陋有索客之風以布衣得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當時笑我微賤者却來請謁爲交歡宜其終身坎壈也以太白識度尚如此詩人其可不究心聖賢之學乎三先生集其可寶也夫環谷諱克寬字德輔檠菴諱禔字介夫石西諱予秙字受夫

汪南珍屏齋詩序

新安汪氏一門倜詩人之盛也予初與舟次定交蓋因其能詩既復得交叔定季甪其詩或如白鷺之皎然獨立或如駿馬之不可羈束皆未易才也予嘗與東淘吳

處士賓賢共相嘆賞謂今之汪氏殆勝於昔之汪氏昔伯玉司馬以文名今三君以詩名而太函之文譽之者半譏之者亦半今於三君則未有能譏之者也此亦可悟文與詩之高下惟是華實內外之分耳太函之取譏豈不以其過於華而得諸外與今舟次且以詩應　召試　闕下一旦離背宿之羈游承明之庭預修史之選遇至奇矣舟次伯兄長玉氏亦頗吟咏自適攜什獨簡於難弟退然不以詩人自居然唐人如劉脊虛詩即何得多乎其亡弟三韓有百一詩爲詩老所許惜乎未見其比遮同顏子之早夭也今南珍年甫弱冠持其所爲屏齋詩請予評定閒淡老成類久於詩者中間憂悶處

夫之辛苦其言不一而足予讀之私喜衰暮之年又得
一畏友矣昔張橫渠敎人讀三百篇之法謂詩人之情
性溫厚平易老成不可以崎嶇求之而朝氏解之曰平
易謂所言皆眼前事老成謂憂深思遠達於人情事物
之變觀兩先儒之論今之號爲能詩者其合與否可知
也予少歲居京師時見有巧於仕而拙於詩亦以詩自
許者予戲詰之曰君知今日之詩抓乎亦猶吏道然可
謂雜而多端矣其人黙然視其面有赤色若南珍之於
詩知所以自立矣其所以自立不求諸華與外者也能
不雜者也他日齊名諸兄吾雖老矣尙能待之

郝羽吉詩序

新安郝子羽吉殁一年餘其子乾行梓其生平詩惟存
七十首與其父執吳後莊遺詩合行於世武問余曰君
嘗稱羽吉詩人今其詩如斯之少乎余曰猶爲過多矣
嗟羽吉不獨詩人固今世隱逸之士也自少時負穎異
之姿能濟於聲勢既久客江都無田產以養其母乃以
魚鹽之業聊代負米將終身隱於市焉古逸民類不以
詩文自曜間有所作言志而已初未嘗預計傳與否也
詩國風所存如北風十畝之間衡門大率一國之中僅
得一人一篇焉已耳後世則梁鴻惟有五噫及適吳思
友詩焦先惟有祝鮑歌董京惟有答孫楚詩及人於其
寢處所得詩二篇張志和惟有漁父詞並傳於今蓋其
人之足傳實有不恃乎詩者而詩每因而傳焉若羽吉
所爲詩至可存者七十首較之古人則林逋魏野之流
亞也豈不過多乎况其形於篇者至性纏綿油然足以
感人而一以唐人風調爲宗雕鏤纖靡之習毫無有也
可不謂詩人之卓然者乎跡其生平所交遊實惟吳野
人後莊湯椒夫王幼華汪長玉舟次及余數人而已而
尤篤念野人貧乏時出衆與布周之故野人陋軒集中
贈羽吉詩獨多觀其友亦又可以知其人矣後莊先羽
吉亡十年數子之中野人與余又年皆六十以外落落
晨星欒欒爽和因序其詩輙不自知涕泗滂沱也

詩志序

今論詩者曰夫士風騷自命幸而生於古人之後亦不
幸而生於古人之後也祖習諸家采其所長如謝靈運
之擬七子江淹之雜擬規矩當前取攜由我斯可謂之
幸矣然極盛者難爲繼博取者慮不端鍾嶸謂源出於
某儕遜於某元稹謂效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
力屈於五言沾溉殘膏有志羞爲蚍蜉撼樹復取譏前
輩幾於無一可焉斯又可謂之不幸矣爲此說者大抵
似是而非夫十五國風各不相同並爲太史所採聖人
所存二雅非一人之手不可謂吉甫家父拙於周召三
頌非一代之樂不可謂周拙於商魯拙於周安見古之
爲幸而今之爲不幸耶自舜典云詩言志毛詩序本之

云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厥後荘子有詩以道志之談孟子有以意逆志之解揚子有說志者莫辨乎詩之語三子高才絶學不耻相沿所謂聖人復起斯言不可得而易也故予網羅同時之作頗有選揀名曰詩志敢竊取其義焉文之有選自昭明始遠自周室迄乎本代流惠唐人功亦偉矣而賢如李相家無儲本才如蘇氏目爲小兒豈不因其采華而忽實以爲非志所關耶詩之有評惟劉會孟最善語簡意切東陽賞之然古來詩話孰非評論必云簡勝於繁則何如得兎忘蹄得魚忘筌爲太上也詩美碩人螓首蛾眉之類極其贊詡數語而止耳而宋玉曹植輙衍爲長賦亦不嫌其繁富于篇有之

評亦其類夫既棄瑕取瑜視同彼姝可也若謂善譽者愛多偏譽諸鑽皮出羽弊或至此要不能自知則予之罪亦復所不辭焉然片善必揚亦可觀過知仁後之君子必能諒諸

論語孟子廣義序

余餬口四方年復一年毎以諸兒失學爲慮不敢如杜老之嘲淵明也歸坐家塾丈子偶爲師弟孟考所肄業則自論語始論語總括五經之要書也及聽所對大抵拘泥朱注謂此外即恐於舉業不利也余語之曰誤矣誤矣程朱豈盡當程子謂自漢以來無人識權字朱注存其說然唐人如陸宣公替換李楚琳狀發明論語權字甚晰且確胡氏深取之以爲秦漢諸儒所不及是程說可不存也近日錢虞山毎勸學者通經先漢而後唐宋又跋文中子中說云文中子序述六經爲洙泗之宗子有宋鉅儒自命得不傳之學禁遏之如石壓笋使不得出六百餘年矣余嘗聞其言而心是之方恨舉業盛行時鮮有可共語者不謂專心時俗之文乃出老山人膝下可嘆也況汝非謂能篤信朱注抑知朱注固非無所根據耶因爲旁引漢唐諸家之說間亦采及近賢雜辨復附以鄙說積久成帙命曰廣義非敢妄議紫陽自同蚍蜉之撼大樹聊以勸勉後人勿效癡蠅之鑽紙窗云爾

爲秦母劉太孺人苦節乞言引

昔栢舟之節著於國風敬姜之賢稱於孔子此後中壘於列女有傳臨川於賢媛有世說其載在史書及諸家墓誌銘者又歷歷可考纍纍乎使人欽祗而起敬者也然而中間湮沒無聞者亦復不少余竊爲太息焉豈賢婦人生世有幸不幸乎抑士大夫有文章之名者或不盡關心風化耶不然則其子或無令聞望足動當世之名公鉅卿以表揚其母故至於斯也嗚呼亦足傷矣如余邑秦母劉太孺人者生長名門爲涇陽充寰劉先生之女凝采髫歲賁笄年能通內則孝經諸大義至於形管女圖之學纂組綺繡之工靡不嫺習也年十七于

歸文學天錫泰公爲繼配而柔懿之德乃日以彌彰天
錫爲愼齋先生長子譁甲秥恪遵父訓亦君子儒也先
正冢宰溫恭毅公器其品曾以孫女許配未娶而卒公
綠於邑庠有文名方將接武其家方伯中丞諸名賢太
孺人相之敬事尊章外井臼親操苹蘩無間於是里之
人群以光鴻比之曰娟甫六年公旋以瘵疾廢將太孺
人年二十三孫太孺人遺子名四符纔九歲太孺人子
四抹纔一歲凡公起居藥餌及閫內外事一皆萃於太
孺人公賴其扶持調攝延至十年後卒太孺人既稱未
亡人視符與抹無人已先後殊也里之人又群比之魏
芒慈母焉然余謂芒母之賢能聞之魏安釐王以前要

子犯令因慈母而得赦母因以有名則亦不幸而有名
也何如劉太孺人禮義素明訓廸於童幼之年但有鳴
鳩之愛而無救罪之名乎然拮据卒瘏天似有意過困
厄之嘗其遇兵荒洊臻脫簪珥鬻口太孺人慨然嘆曰
年荒衆人之荒也學荒則吾兒之荒也兵亂衆人之亂
也心亂則吾一家之亂也亟延師教子得迄于有成於
是太孺人一身爲泰氏之母爲泰氏之父爲泰氏之師
爲泰氏再興之主爲泰氏稍緩之督爲泰氏傑傷之臣
無異王季重之所稱歷陽馬太母也于斯時也又豈獨
貞節過人足重乎其艱難以教二子者四十年而後乃
今年六十四符業雖成家隱居市廛四抹今雖
由邑庠登太學而毎以古大儒自期所交遊多賢豪長
者太孺人懿德已求有誌銘足以盡之邑侯徐公又已
有旌門之舉此與世之無令聞望之子以表揚其母者
異矣若夫關心風化形諸歌詠以爲風雅之續此則操
觚者之任也特約與其大者敬呈諸名公先生幸勿吝
珠玉咳唾以永鄉梓壤且以備輶軒之采訪補史冊之
不及則豈獨四符四抹琬琰藏之而已

葉思菴龍性堂詩序

詩爲六經之一而今人恒易爲之何也且其失復不在
易也自鍾記室作詩品謂其詩源出於其後乃又有江
西詩派曰源曰派皆不過論其門戸耳夫門戸猶之面

貌也人不各有其風神氣骨與夫性情之大不同者乎
奈何舍其內者而第求之於其外者以爲詩如是遂足
自豪也故有信詩品之說者其失也巧者爲優孟之衣
冠拙者爲東施之捧心矣有信詩派之說者其失也善
者太伯逃荊蠻之鄉不善者公孫作井底之蛙矣凡此
即難爲之復何益焉因宋人既有西江派而近代牧齋
錢公乃目林子羽高廷禮爲閩派斯又過矣余謂林與
高亦自閩中徙者獨惜其詩但從唐人入手耳林高而
後如曹能始黃石齋兩公炳炳大節既可與日月爭光
而詩或本之國風或本之離騷要之其人千古其詩亦
千古決無疑也閩詩其易及乎辛酉初冬余來與門徒

過閩之三山葉思菴先生時能性堂詩集甫梓成屬予爲序他日復出示詩話若干卷予把玩數日乃喟然而嘆曰嗟乎先生之於詩豈如今人之易爲之者乎五言古詩熟精文選而復出以新移頗得學謝不學陶及其規矩唐調又似昌黎復起非凡雄放若不知爲學謝者所爲蓋一體之中而變化乃爾大抵風神取諸謝氣骨取諸韓也詩云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此之謂矣彼易爲之者何足語此及諸今體特主氣格似懲廷禮之專喜圓美而思補救之者惜虞山氏逝矣不及一見之也思菴於詩過人遠矣余論詩之旨如此未知可備詩話一則否也

焦穫孫枝蔚豹人著

書

謝家無言

溉堂拙集過蒙痂嗜抄成副本不煩小胥深感此德無以云喻祇覺泰山不足仰滄海不足測也暇日閒覽予山之文輒重滕王之序所云賜都舊稿百不一存江陵三卷重遭軍火吁嗟哉身後之名不亦危乎至于李幹詩文半爲俗所亂則又甚過祖龍惡勝洪水者也今此拙吟既懶手抄幾將身散慷慨酸苦之詞復非世所樂聞而賢仁垂念周至且復急同捕亡蔚所未慮及便

已先之有同劉巧編綴東坡之集無待李賀補作會稽之歌篤交如此實足激揚頹俗豈止惠愛雕蟲援筆有謝聊抒無忘

與和州守楊仲延

昨月半上之客今日忽已死其一矣早起桐城方退谷適召蔚同飯纔放箸爽症暴發對面人鬼可駭可嘆幸公亟來一視之昔孔文舉爲北海相時四方遊士有死亡者皆爲棺具而斂瘞之繼此事者非公而誰耶不幼安居京師時有客於京師而死者輒棺斂之無難色彼死者固不必曾爲坐上之客而幼安又非顯官且如此也然則豈獨文舉足法也然非公則開吾言必且大駭

矣

問無言疾

秋氣日深不調攝體尚在加護每當美景清夜朋儕相
從獨少吾兄其所接席共爲灑然何可道說哉劉兄殷
弟見十作公之詩此時間緒始欲同之也弟區區忠愛
之私竊謂止清渴之疾不必甚露已風咳之災無須門
冬若求藥症相對祇宜閤目靜坐淹月浹旬俗涸既去
清虛日來于夏四游之言但爲司馬而發意圓語滯久
矣見識胡氏願從此勿更守爲師說也與兄相夫幾兩
三坊而攔前蹤跡久疎亦正不願復煩起居耳作書代
方能日進若日否

示兒燕

初讀古書切莫惜書惜書之甚必至高閣便須動圈點
爲是有壞一本不妨更買一本蓄惜書是有力之家藏
書者所爲吾貧人未遑效此也譬如茶杯飯椀明知是
舊物當珍惜然貧家止有此器將忍渴忍飢作珍藏計
乎兒當知之

又

能道古人之失又能不道今人之失可謂智矣能諒古
人之不得已能不爲今人之得已可謂仁矣能用古人
之長又能用今人之長可謂勇矣吾皆有志于三者而
未逮也

又

被裏作文枕上觀書此是熟境馬上賦詩山頭馳馬此
是險事吾生平得失之處告爾知之蓋作文之法與用
兵不同與其拙速不如工久也

又

栽竹必待辰日此決非嘯竹者捕魚蝦必待亥日決非
漁翁所爲讀書人又可知也故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
失之而程子釋之云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與王阮亭

吉節未敢趨賀非山人之無禮也循例逐隊之後惟恐
轉勞嘗爲耳然讀先生之書友先生之友如日見先生

焉形跡之間故當無關疎密而世士往往不知徒爲賢
者所笑僕復何能蹈此也昨從程穆倩處讀手札知有
布衣詩選欲采及拙詩感甚愧甚既不敢久負雅意而
春寒不解勝寫爲苦未免望教遲遲讀書人少一書記
此正如老人無杖行人無車雖不廢行然色已沮矣此
中情事想蒙察及也謹先白謝不一

與弟貢夫

弟書屢到我奈何說貧不止耶謀貧家如謀弱國用急
着則當效諸葛之治蜀用緩着則當效孟子之策滕熟
思兄言貧不足憂也然如溉堂措辦八口之法又萬萬
使人學不得正如李廣將二千衆深入時無論勝敗要

不失爲職將然亦可爲太息矣言本自悼而若自[illegible]
聞之將笑我乎抑憐我乎

復王阮亭

承索明四傑詩選此書久未發印非爲紙貲因中間評語有未妥者尚須改刻數板而囊無一錢且復置此是以不敢更問世也王介州謂作藝苑卮言時年未四十與于鱗輩是古非今此長彼短未爲定論行世已久不能復秘牧齋許其能虛心克己不自掩護今僕與山期共爭視將年纔二十七八耳而才又非元美比每思此事澳然汗下已非一日矣于鱗爲先生鄉前輩若以牧齋刻朝詩持論存心之法例之定當在所推挹也竊間

代興賢者不爲公中之私或復不免僕將傾耳而承教矣暫復不一

寄王阮亭

僕風雪渡江旅況殊苦旅所遊之地絕少詩人偶有吟咏自賞而已寓葛仙公祠旁寄簡程崑崙詩有作客神仙留非處思家縣令打春時之句亦可想見悶絕懷抱也今兒先生從患難歸來計已聚首正如破冢而出布帆無恙岸上觀者猶爲心驚何況骨肉相聚耶拙詩求懷二首書扇寄呈幸不吝回音慰之

寄兒燕

爾父到句容句容令非知爾父者肥肉大酒相[illegible]

且喜寓中無一事行蠟梅大竺樹下日吟詩數首[illegible]之遍以十日了之案頭禿穎遂多吟咏之暇便復抄書習聞方衙止爲我道錢虞山先生老年終日抄錄蠅頭小字卷帙無數此事可爲老人訓也我十月後即歸來惟恐爾兒弟廢學耳古語云力勤十頃能致嘉穎願吾兒努力早夜勿爲兩祇國丈夫所笑也至我遊況但問老僕能備言之

寄汪舟次

弟二十年不屑策蹇及抵句容腰滕都筋非枸杞之類所能濟事也奈此間但有諸客呆無喜客主人遊況殊苦惟長吟疾書日無停晷爲書元觀中道士所笑何其

酷似趙老試秀才耶新作錄成一冊呈覽幸教之吳野人已歸東淘否傲觴之需能不缺否貧中亦有等級東坡云仰吾二人而觀之當推樊得爲首是也若弟與此老可謂孫吳齊名矣一笑

寄候二叔父書

姪遊教海多年矣緣此身遂轉無定鄉里鄉使未易相値遂久缺候訊二叔雖憐念異鄉子姪不忍加責然姪罪狀苦趣竟何堪令竹林諸君了兒也非于五月初十日抵屯留兒弟相見已覺無異家鄉引領祖父墳墓漸在一千里之內至于歸計仍須少待窮人作事大抵駑鈍如此不論節目之大小也惟庚當能備述之姪年未

五十鬚白如銀兄者駭嘆椒思三叔當四五十歲時鬚
髮曾亦早白今以踰七望八之年乃開步健如飛視淵
坡如平地余何便敢自傷衰頹因而頹益努力手繙覽
庶補已往之蹉跎自三十及今四十八歲無一善狀可
聞叔父之前獨此足自寬解耳清河修築石橋工費甚
大聞三叔毅然爲之功成可待較之澆竹種果以娛晚
景者大小勞逸懸絕矣侄去歲同郤陽王幼華進士遊
焦山見焦仙祠紀傳先生像與焦仙並坐因題傳先生
一絕云蓬萊隔水迢遞甚四十餘年到上頭蓋傳先生
用木鑽鑽石四十七年石鑽透因得道白日飛昇木鑽
鑽石之物鑽玉于四十七年雖石亦無如之何也然

四十七年而得道則亦未爲太難也此事大可勸學修
石橋難易何如鑽石天下事往往敗于因循安逸之人
姪書此爲三叔一開笑顏且願更持此勉姪諸兄弟耳
數年遠別問候稀疎及出乎作書復不暇多涉家事東
坡老人與猶子遲絕句有云隨翁萬里心如鐵此子何
勞爲買田若姪亦可謂久在他鄉心腸如鐵矣姪離揚
州時鍾華在富安故未有書

與弟舜發貫大

兄弟久別相念不待言相聚早晚便關數命可奈何吾
久離吾母膝前今在屯留咫尺故閣不得與貞姪同歸
速遂定省無非窮之所使兩弟當爲具陳情緣也身無

子厚之罪戾而不掃墳墓者二十餘年客真不可爲哉
右之沾襟近來穀儀二小子都漸通文字此是汝八兄
一椿歡手事然滿頭霜雪雙眸雲霧若欲待此輩成名
亦復何益於老人耶昔人不以即時一杯易身後名正
同此意遊道將絕干請無濟及見五兄作官謹慎清廉
吾又豈可勉相累嗟乎求首丘殊難求首陽甚易吾平
生豪曠實自取之復何尤哉兩弟其力農勤業切勿效
汝八兄

與任淑源

平山分袂黯然歸城追思前會便成昔遊况濶別至今
耶弟闊依乎足年復一年今夏五月初十始入純留與

家五兄相見鬚鬢皤然其道旁觀者指弟爲兄幼姪動
輒誤認遠客于劇歡之際忽使神傷久之嘆老嗟貧最
是世間不濟人而弟開此于足下者惜百年之幾何重
睽離之可念也力自里中返同家五兄捧玩手書如再
聞咳唾知不日將入京謁選以足下才器自當有善地
相待譬如工書巨手不愁無張芝筆左伯紙韋誕墨供
其揮灑也邪上所約致一日忘之新嫂夫人吉夢如何
腰尙細如舊時否但可使立珊瑚筆架之側或播香潑
决勿令分任中饋也然他日老友如予者至皆舉纖纖
京魚亦更添風韻一笑弟將餘上黨便返渭北草堂然
期向未定家兄宦況清苦殆不可堪而純留大可銷夏

五六月間如揚州九十月天氣此地是弄射九日處殘日雖入夏無威可施亦一異聞也家兄既開稻田復鑿煤井而租稅拖欠未完每用增憂乃鬚髮黑于其弟亦無異夏涼于秋也弟則兀坐容齋一日之間忽思妻子在江都忽思親知滿里門東西南北腹輪轉遍無有定時止堪獨自一笑引筆及此言無次第惟以抒懷幾忘却紙長幾幅白香山嘗云勿以繁雜爲倦且以代一夕之話也

與梁木天

闊闊一別眼中遂不復得見酒狂只此那得不相念故鄉交遊中求豪宕不羈如溉堂老人者恐亦未易多得

料足下胸中亦不至便遺忘也此身已在屯留相去漸近可多準備佳謔遠追衛武以俟晤時取一笑之樂母中桃味正美大如碗口少年所飽享至今談之口尚流涎梨花釀熟不數秦鄉五加皮之醇釀玉碗盛來琥珀光溢足相擬西陽村棗長二寸許墜地即碎多水食二三十枚可以飽人羊驢肉價賤稈大樂土所產最便老饞而弟在外之年過十重耳藕武此真世之大愚也若讀書之暇與客角射爲歡馳駿馬于平原無澗谷溝渠之患獵罷賦詩叅夂進酒徒丁環刻割貲兎肉以親手劈蜥嚳脣沾蝦醬而云快意適口者何如耶此樂則當讓足下獨爲之新婚燕爾抑或不暇及此耶上京補銓有期否家鄉雖云樂優遊卒歲恐非廊廟之器所宜也貧困如弟懸望之切過于蒼生此又不待多言耳書中信筆亂寫隨意所及所不及者尚多獨不敢一語涉戲謔如昨日對面時背報所投亦祈莊言可使緘而藏之永傳來者耳

寄兒燕

胃熱發除初甚畏之及行十數日覺可無他患寒暑風濕果不能着勞人之身也人就安逸豈非自取疾疢乎抵屯留則地無六月夜臥尚覆棉衾清涼爽快惜不與妻孥共之及見汝五伯父作令甚苦又使我彌念節瓢之樂上黨仰瞻雲漢去天咫尺三峻之神能降冰雹屢

年災及黍麥一過太行便無此患今歲風雨調順麥得登場守土者輒以爲徼倖然租稅久逋縱復以催科得之旋即爲彌縫奔走畏嚇艸肉旁觀寒心秀才家枯坐螢窗時妄想極慨回味若使知向後甘苦之不相償如此讀書但當無愧古人而已何苦被利達相牽作繭自縛也吾書此非灰汝鼓舞進取之心要知富貴本無與讀書事耳吾久在外仍無救汝輩飢餓宅價未完不豈力所致奈何一門出處無非苦人欲寬釋老懷惟在佳子弟耳可并示汝兩弟

與潞安太守蕭公

蔚前日許聯朱霞慰生平退而譔成八行聽記一篇

古詩八首四圖詩四首共手錄一卷呈上以文爲贄不自蔚始也蔚聞古人記事之文有必待其在上之命與一時同事之求而後應之者如韓退之新修滕王閣記蘇子瞻凌虛臺記是也顧命之求之者一也而退之承邦伯王公之命敘修閣一事甚畧而特詳及于其上之政事則命之作者得此可以爲幸矣子瞻應太守陳公之求記中頗多規諷至以爲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彼求者得此豈所堪乎然則命與求而後應者必其有不得已于此者也蔚才短學陋偶發爲語言文字不及二公之萬一知不足爲名公大人之重而中心好德之私則竊謂凡所聞見有當于此中雖使韓

蘇二公在今日亦决無待命與求而後應之理何也非其本性之所在也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是凡出于好德而有所記述者不必其才如韓蘇而後可也有待者爲不得已則無待者爲得已有待者爲私則無待者爲公後之君子或有觀蔚八行廳記者亦可不于文詞工拙之間責之矣況所記惟門內問答之詞此非因貢諛而作明甚前者承賜相見之際察其爲人當非狂妄者惟不吝郢斧爲幸方有目患字大小參差幸恕不恭

與王仔園

夜來得厠姻親之末共作情話觀張燈之樂殆十倍戲綵乃知承歡有道固非一端歸以告豚兒輩爲人子不當如是耶然此輩愚魯雖學爲博士家語亦不能工蔚又甘心老向枯槁寂滅之場時時教之讀他書是他日斷不能得此一日之娛可知也然此老人到處行樂便視作吾家耳寧打現鐘肯又大鍊銅耶書此不獨取一笑且欲爲尊公助其開顏也晨起偶讀東坡與姪壻書忽復增感壻亦姓王名庠君家同多俊物當坡老竄嶺海時既得罪朝廷親友多斥絕與庠相去蓋萬里而庠所得近著必遣人遠寄所云經說一篇及剛勃論今雖不可得見然坡老嘆伏甚卦之至謂粲然如珠貝溢目當非妄贊也才士出于至戚問答行于天末不亦樂乎

今蔚與仔園處一城中衡宇相望而近日篇什諸友皆已見之獨不以示蔚此爲可感耳然蔚才非坡公而妄思奇文到眼亦可謂之不自量矣親戚非有大過又非甚不祥之人不當使相棄況足下志得名盛之後益須勉行古道願更以此言開之尊公也老狂多事既得醉飽便使故態復作此後愼無多酌我矣呵呵

與臨洮廣文郭懷德

弟飄泊無城幸多奇遇蒙足下傾蓋之際歡若生平痛飲細論每夜吟咏之聲徹於戶外此樂人生未易多覯也且復分鮑叔之金敝子路之裘爲所隨廝養卒痛愍都役不恤嗟乎樂固不小苦亦至矣吾兩人窮途壯

志見之詩歌傳之後世庶當有哀憐者卽爾時酒社諸君亦不可告語况賁養卒部小人乎音問久疎中心耿耿懶爲書札病同中散足下或久能諒之年祖之變在抵里後聞之驚悼不幸之幸則在天使足下早歸也臨洮一席或尙足給筆札杯酒之費廣文先生不廢吟哦足矣牧公得歸故里大是可喜事其詩才不讓雛兄卽老夫且當放此人出一頭地足下與之晨夕唱酬必能有功詩格不少也附寄七言律二首聊寫中所欲言見之得毋又增一番叱咤浩嘆否相見何時得便卽以數行慰我至幸至望

與叔岳石仲昭

捧潮州一紙書如天上飛來舉室歡舞兼蒙憐愛骨肉惠含并摛雛東坡之愛王庠未聞有此也裁謝遲緩非謔闊疎懶長安貴客相識雖有託之寄書長恐浮沉耳蔚以處貧多憂累及鬚鬢幾于皤然一翁每自念蕭梛益欽嘆老叔岳松柏之姿也然披閱來書亦頗以多病爲苦風塵鞅掌時幸爲蒼生自愛高遷伊邇慰願無久困枳棘之理非敢獻諛信之以吾道耳蔚飄泊無似然努力詩詞以追古之作者頗不敢自棄歲月所堪仰副篤眷惟此而已令侄久佇隱賢名亦漸聞海內安貧有功皇天待蔚儻亦不薄幸家兄已陛屯留從此或可免滿衆以無辱門戶知應聞而解顏開襟者也二三年間携家歸里與內兄弟數人侍側談笑重說客中之苦文當如夢中事耳偶因族牧公歸鄉之便草候起居輒絮叨至此性情痴狂亦見一斑不獨兒女之私滿紙而已

與王築夫

邗關一別忽易寒暑每念高人遠羈天末未嘗不于夢寐之餘繼以欷歔也鄉承手教相戒深切誼同骨肉甚感甚感弟近來間有吟咏聊用筆墨自娛都不敢一字示人名場風波目擊心駭自念鶉衣百結囊無一錢皇天好生安忍更加之意外也叱聽厚道虛心兩賢砥礪何似甚羨之鄭君完娶向平之願已了其一足下此行

不謂無益不必便發歸興也切囑切囑伯顏何住湖村絕無入城意自得尊札後益復畏名如虎矣蕭然高寄弟每與相對便如對築老也泰懶拙作匆匆不及書呈侯續寄上不悉

與王西樵考功

先生停車邗上四方諸子來相陪侍維蔚亦得潦倒其間生平談笑之歡如此會者不可多得也旣而蔚有屯留之行一過太行十風雄飛不知詩酒唱和爲何事惟弟兄相對古署中差兒胸懷作惡耳及歸則聞先生亦以半月前歸矣四方之士星飛雲散但深掩柴扉打掃積雪不得不轉于冷寂中討匡床火爐之趣屈指半年

中大約爲離情別緒所苦也然正坐多一番熱鬧聚會耳接手教具審居家之苦租吏之插詩興自古而然先生亦不免耶蔚歸棄頗不薄然但能完却宅價及爲兒女輩製過節衣服此外仍復紛然來擾貧人矣因先生過相關切故具述及遊道既絶蹙蹙靡騁計止有作幕客一着差可救窮而筆札之任復非所長若使妻坐米桶兒啼門東則又情所不堪茲敢私瀆者學道幕中或有缺人者若可爲地帖括積習覺稍相近此阮亭先生所不難啇牙得之而道路長安復不便及此意先生肯爲蔚切囑之乎窮猨投林不暇擇木作此皇皇致足哀也臨紙馳切

與吳野人汪舟次

久闊向淡近日所撰得何題目願一見之前月地震勢甚可畏比來遠近所傳被災之地慘不忍聞覺此方未爲大酷也若世有張平子丞使銅龍發機矣僕欲作紀異詩尚未就兩公曾有作否僕嘗謂平子既有四愁詩可以不造候風地動儀梁父艱矣湘水深矣隴阪長矣雪霜雰矣此即是地動詩即是發機之八龍首也蓋致動之繇也然則僕與兩公亦可竟省此題詩但不可少如四愁一類之作耳何如何如聞野人數日內將歸東淘果否歸囊中若只用詩倘填塞恐有顏見古人却無而見家人也其慮之幸回示詳及慰我

與汪舟次

別來想念不待言至于弟遊況復不足道也但從令兄處得讀近所作西山紀遊詩五百字老來氣衰力竭之時甚羣而畏之足下意何不壽至此直欲兩北征二南山矣幾月不相見作此驚人伎倆眞不虛却遠遊也吳野人詩格日長其意便欲多毀却從前詩弟謂却似不必也譬如舂米精粗不同要之皆是米精粗從辛苦中得來何忍棄之若是稗了則斷不可存耳足下以爲何如弟此遊專依盟城故人嘗有數月淹留且復欲往潛江尋幼華若非仍來驅我滕王閣下鸚鵡洲前安得有有孫郎鄉跡老態滿身性復極懶因在窮苦中使老不

得不壯懶不得不勤益信世間逆境眞成就人多少好事也寄懷詩餘一闋詞不必佳聊寫相思笥中未攜有扇書尾附呈一笑不宣

與陳元木

缾聚玄亭頓忘宿疴數日來忽患左腿疼痛寸步不能動用伯偉兒所患膏藥亦不見速効近曬而日投瘠之處杳然如阻霄漢矣弟此間客况如嚼橄欖求回味須是有耐性人弟性既不耐所得者酸苦而已擬于二月初旬乘江水未漲便往武昌尋丘將戒老病如此奔走不休忽念上陽諸君且行求老病江湖不可得者作如是觀差得便宜貧與病眞無奈此頑鈍之物何也一

奚詩刻何時印成惠教石上作篆有暇幸爲之得此不
願得豐城寶劍也諸面話

與汪舟次

數日來未審作何功課若弟自歸來至今已復彌月但
終日謀食憂貧而已野人何時出門裝糧買舟當急趣
江水未漲時世間除却江湖方可論仁弟登高臨深孝
子所謹慈父可知既不能已于此行便須以弟意促之
其新稿已俗爲評點過矣王難攻錯欲效他山之石不
可得也携向潛江當有九谷杜什金鑄買像者不獨幼
華一人知味賞音而已弟欲與彼間諸相知作書懶性
未免因循須俟其臨行時奉上耳項見季希韓云相傳

方翕山死後之第二三日蕪湖人有請乩仙者得翕山
降乩題一絶何人一生詩酒作生涯死向江頭遠市譁
縱到黃泉無所見閻羅仍戴什爲紗此事甚奇非翕山
決不能爲此詩也錢虞山所録曹縣王上龍玉海詩中
求如此一首不可得盡氣不散流落如斯而始曰如某
者且云此首乃人勝生前所作彼之是非雖不足據但
翕爲殁者傷心耳兄下愧詩且既可成否珠玉盈紙無
翕泉壤而所可效于朋友者惟此物耳若并此斑綫則
亦一大過也何如何如

與汪季甪

遠歸同日方欣披衣叩門從此可數晨夕而有川之身
又將束帶矣信一談一笑之難得也兄示新詩數十首
精進乃爾使諸同人讀之皆當氣盡况僕衰晚之年乎
目昏血少漸恐廢學孔子何以不復夢見周公爲恨僕
何爲常夢見燕李曹劉諸人耶作此自傷語可想見畏
服之至也

與王幼華

別後仍入豐城又約半載方歸爲兒索婦之計茫然也
萬事前定且復聽之耳親友以久闊故又值櫻桃鰣魚
滿市頻荷相招老饕日日得飽食美味餽送之物間足
以沾妻孥東方割肉右軍分甘與之同情舉家歡然頗
堪愉快又念老病之軀幸不死于道路雖手無一錢而

身有千金緣兹婦益賢子女益孝敬但慮有道旁觀謂
歡喜憂愁同是障礙耳向聞貴治深悉勤勞過人今日
有司之苦無異樊籠又當流亡滿眼時而神智一毫不
亂每與舟次較門諸君言之共相嘆異具此定力何事
不成區區百里無久困天下豪傑之理願且寧心待之
耳吳光其星緯之術果驗否若使合轍不第何以爲活
頗回原憲利在門墻之下不利在治下也野人因未慣
遠遊竟爾負約千里命駕既不易學雪中僵臥亦復可
憐願足下念之湛生多允有言不盡

與陳元水

僕浪遊豐城久客彌年命之所在人不能強歸抵廣陵

狠狽可知然與足下聚首甚久則是生平最快意事也竊嘗此行以爲如老衲托鉢鉢無所得乃於城中得遇尊宿手中之鉢無日不容而此儀緣不可思議以是心中快樂無比昔之足發一笑也銷魂惟別況在老年同此河山便覺無異燕李海內諸賢都不免於奔走近日與施愚山虞耕熇再相聚於文選樓邊愚山爲僕廻小像有云不嫌痛飲疎豪態眼底君曹半白頭誦之輒爲神傷僕遊興倦矣筆耕古轉何可爲活勿相憂也一兩年之內良友相繼凋喪殆盡然皆非飢餓死者亦多非衰老之年如孫介夫董文友鄒訂士皆未滿五六十歲人貧與老又何礙吾兩人久活耶唐人云不如高臥且

加餐多累之身高臥即不能加餐則何可不勉湯便草附數行惘然不盡

與馮密菴先生

蔚去歲客武昌數月聞馮先生蹤跡於當道諸君竟無有能知其處者因嘆昔沈東陽殷井要陶通明不至便爲史書美談以今觀之陶固難幾沈亦未易學也然通明居山日與蓊相望於道豈有賢如沈而獨不一致慇懃者以此又笑三層樓上人殊不免多事矣久鈌聞問忽遠辱崙使手書具審近日起居康勝至慰又荷厚貺拜受增愧易老堂尊刻曾家郎君見惠一部今得副本便可效鍾嶸殷璠所爲將使丹黃盈紙矣大約尊

作孤情幽韻正如對老衲譚無生之理然似不欲見近代于鱗子相輩也又譬之入山陰森滿路襟袂皆綠不可復着塵俗車馬品如此誠哉詩如其人乎古文一冊則尚未細讀也承命作序不敢草率狠不便稽來使俟再寄呈蔚數年來頗受婚嫁薪米之累男女十人主僕共三十口身爲書生又往他縣安得不大困所以年纔五十有一而鬢髮無一絲黑者梧桐凋蒲柳先零彼其生質宜然耳我輩日當之豈得委於氣血于抑鬱無聊中又念石田向平豈非古來俊物乃不如陳留市上刀鑷氏得以自祿刀鑷氏年四十餘惟一女故得日以刀鑷所收錢與其女醉飽飽則簪花吹長笛肩女而歸

黃山谷謂是近于得道者蔚嘗笑謂無累即是道然則得道者天也非人也先生以爲然乎否乎然蔚貧而不即死亦覺胸有欄柄物不能搖或復無戾太上之旨也大道洋洋而叩何日神馳可知聯郎右云不日迎養將以蕭然冰署爲趨庭之地關頭紫氣日夜望之矣新夏伏惟若時珍練不一

復周元亮先生

蔚客豐城時初聞先生事駭嘆累日既而竊欲相賀也無君宜弔失位宜唁而敢於反用之者謂天於先生蓋將崎嶇其遇以大光文苑耳使蔚或不窮於遊海內巨公偉人亦未必尚有哀憐而記憶之者也賜雖賢乎顧

何如愈高賢且然而況下愚貧不負蔚而蔚實負貧正
如腹負將軍然斯可愧也尺牘遂有二選之刻乃信辭
命之才代不乏人抑世有九方歅因當遂有千里之足
應之耶蔚於此事實非所長性復懶慢無堪每成一札
如昔二都因而舊時親友往往見誚即丁先生且復久
缺書問他又可知偶存數十首應命昔上東莞劉子所
稱陳遵占辭自封各意禰衡代書親疎得宜則二家翰
辭于古最富乃流傳後世何寂寥也豈非成之者易則
不自愛惜而然乎蔚惟其艱難得之因輒錄存若干首
復遇先生便一旦得傳布此世幸雖過於陳禰心滋慚
矣耦何近所錄無幾附呈教覽昔水中有留神者貌醜

不敢出見魯班畏班之善圖物容也班拱手與語令之
出頭及留出首班遂以腳畫地置其象於水上惟有腰
以上蔚嘗笑此神之愚今先生乃強蔚出頭矣當奈何

與張稺恭

蔚三年拙藁共三卷呈上請教粗淺之吟止可供少陵
之過目無勞如東坡之叅禪也雖知歲暮多冗而一覽
易盡或復無妨應接耳肯不吝斤箠之施使泯瑕䐢之
痕便為一字之師何啻百朋之錫當今直道久廢標榜
相尚若云得失自知何以又貴細論昔顏之推自入鄴
後便有忤人之悔至誡其子弟必無輕議此可謂之愛
子弟不可謂之厚朋友且彼所遇偶應如此耳頗惜老

友勿相效也況吾鄉風俗頗異山東僕昔攻舉業時有
五人社尚以彈射病累及以文示他人謂欲攻瑕無緣
可得而此五人者屢試輒得高第彼時有平日喜聞譏
說至為擊羊醵酒而後卒不利於有司者未嘗不問之
自悔也蓋雖彼人無自見之明實亦乏直諒之友也況
於詩復非時文之比而榮辱不徒關目前乎僕嘗以近
時方爾止比之辛敬之有一絕存續集二卷中蓋甚感
其直也稺老觀此亦可以察其求教之誠矣

又

小像得邀珠玉之飾已屬光寵至於溢譽非所敢當揄
揚過差君子失辭比擬縱橫小人逃惑蓋奠于山嘗言

之矣前奉托事果為撓足者先得之則僕之命也久寓
異土既無可灌之畦可鋤之畝供魚菽之祭兼之食指
甚繁縱放織屨緝蕭亦無以相給因昧為師之忠願假
筆舌聊代耕耨而謀復不遂偶成切齒用博一笑賣藥
者不可於不病之鄉今則非病者之少也特緣醫者之
眾矣然而與善山中教授成市將軍築室千里相從彼
皆高賢固應得此僕德既不逮勢復與殊雖有善為謀
如稺老者人之子弟非同烏雀之類豈羅網所可致耶
草此布謝不一

與顧茂倫

別日甚久以飄蓬無定不逢便郵未一通候於左右盛

德如足下定不見罪也向者殷索及拙稿云方有驪
珠集之選不謂便已成書勤作懶寫既是夙疾亦不意
過煩搜括謬採拙律四首皆見于黃心甫舊選者對之
面赤而已扶輪一書縱未必速朽亦未必能遠傳然僕
恭惟恐其不速朽也若足下見地甚高自非心甫之比
此書傳天下謂僕於詩所得與止此矣足下寵愛過深
殆是害之也今有貧販之子草衣而若履怡然自得走
親戚之門不知愧也甚或誇示貧隣吾有草衣勝無衣
也若履勝無履也他日家且稍稍有餘而改業矣惟恐
人或識其向之草衣若履者也今有蕩子焉色無美惡
適意爲美而已及其一旦聞父兄之訓而知悔矣後復

經過狹邪相逢娼毋惟恐人或識其爲舊所暱妓也此
亦人情之必至也拙作數首見扶輪集中者皆僕方貧
販及爲蕩子時也今自定瀫雲集久皆刪去而又爲足
下表暴其短愧可知矣駟不及舌況落紙筆僕之愧悔
不足論足下因愛人而不暇自愛則亦已過矣惟急削
此板另搜一友之作補之庶幾於詩兩得耳足下無謂
我愛惜虛名太甚人有不愛名者非天下之惡人必天
下之不肖人也凡人姿分所受各有不同仲宣爲文舉
筆便成無所改定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延世屠
長卿亦然文賦有云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如
王豈非寡尤者耶若僕於詩所師獨有杜老改罷長吟

樽酒細論數語非欺我者故毋遇題到手稿必屢易或
數月之後再取視之復一字不留老來愼重如此蓋亦
懲往日之失也然而癖性所耽二十餘年中得詩滿二
千首亦不可謂不多矣恨相去遠又無錢給傭書者無
繇使足下盡見之也此身或不即填溝壑早晚乞食來
貴鄉則相見有日便當倒篋而請教也臨紙悚息不宜

與弟姪書

與十四弟別輒五年餘與十三弟別則又歲月都不可
記矣朋友久濶尚復頳色入于夢寐況兄弟乎當墮地
懸弧時豈知分散常如今日耶先人墳墓賴兩弟照管
我卽如袁伯變死與中無不可者但毋讀史見古所稱

孝子多是善事奉繼毋人而我久于江淮之上子職久
曠賢毋復絕無怨責近者使我愈不可爲人矣明年太
人壽登六十決欲跪上高堂此身非如子厚子瞻被朝
廷流放者獨自策蹇而還豈不得自繇耶可先告太人
知之也穀兒已二十三歲尚未能完娶江左一行殊不
濟事主人相待且如雲林山水數筆寫意而已歸來使
坐困到今急欲渡江側口而鉄于裹糧蟄虫啟戶飢人
閉門可嘆也時蓋姪當能備道之十四弟想與佳與姪
一處讀書吾家無作惡人當爲福祿所歸無長貧久賤
之理惡觸陰善觸陽栽樹向陽之地自然發生不同埋
土而已然讀書人又不可有所恃譬如恃向陽者忘舉

勞侍㰖㜸者勸折取也願更加苦功勿負父兄懸望之
意吾年五十二歲終日行路書卷未嘗離手此弟姪所
知明窗淨几何可易得也念之念之

與汪舟次

僕旣不工於文因久無意爲文今忽用其所短爲尊稱
作序老不解事如此類者多矣然正欲使見者只作一
幅尺牘視之若求有當足下意卽工文者恐復難得耳

與五兄書

枝蔚再拜省來書知有娠人之戚其父母尙未聞知念
其隨五兄遠宦便爾奄忽可悼也然所生子已能讀書
五兄當以此遣懷卽亡者亦可瞑目耳書至弟亦正哭

次女三七之辰此子容貌體態不惟不類短命者且似
一位長亭福澤夫人今纔二十八歲以產後殞矣生兩
兒其長者已入小學便令其第二舅教之未知池口能
酷似或復勝之但丁夜中舒夢切而泣聽此那不感觸
老人耶今歲揚州水旱之後繼以疾疫棺價大貴尤是
有錢之家多死醫人之手此輩殺人後官法不及何怪
其坐車中揚揚自若耶弟家大小主僕無一人不病者
幸以困乏無請醫買藥之資聽之天命竟都平復耳昔
溧陽文作勸醫論而至今卒不可勸爲民上者復皆不
熟周禮官不聞先王之法與醫不知古人之方又何異
乎周禮疾醫掌萬民之疾凡民之有病者分而治之歲
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於醫師知其愈與不愈以爲後
法之戒也五兄治屯留邑中豈少病人亦當彷其意行
之此事豈不關陰德耶弟貧已極不待再述世無孔文
舉誰恤鄧子然烈士者緣茲閉口入前久矣五兄還陛
消息今歲仍復杳然弟當何所恃然病時舉家不求醫
聽命豈此處又不聽命乎弟無所恃豈五兄居官亦可
無所恃耶可示其故前寄上汪湛若所臨古人書問有
一二紙草率者近日書家絕少卽復不忍輕擲之耳謹
啟

與王幼華

僕甚思再遊潛江久矣潛江可不再至而知交在焉如

莫如朱如劉如郭烏得不思如莫如朱如劉如郭非因
足下爲其父母又得與定交乎則於足下烏得不深相
思也況思足下又不因此而以貧劇不能出門戶未知
重會尙何時惟有隨緣安命而已今歲四方多凶旱疫
癘之災貴治或應獨免耶以天道盈虛循環之數卜之
旣患大水十年矣當無復被旱災之理況至誠勤勞如
足下而天意久不回則古聖人之言爲不足據也僕年
踰五十貧苦日甚然於此境中頗驗氣血之未衰在禮
五十養於鄉已預燕饗食修之典矣今僕倘終歲道路
之間齒頗堅則不必異粻也身頗健則不必杖於家也
爵肉本無養亦何需乃今覺先王之設是禮未免過慮

而孟子云非帛不煖亦未爲至當之論矣使僕家或豐於財則以爲先王先賢其事其言萬不可違逆之則入有不堪而又未必不逆慮已或處貧恐不如處富之時因忘其不孝而預憂其衰也今則了然自信雖再經十年當亦不至待杖而後行待帛而後煖也特以此相聞者緣足下嘗有憂僕早凋之言耳野人舟次羽吉俱無恙但與野人咫尺間亦復久濶耳令弟貫夫從褒陽歸里去貴治近特命之走謁好友骨肉足下必願見之也不宣

寄慰汪季用

都門相聚每讀足下詩將毋作歌陟岵與奬逝篇之中

此意疊出方謂春暉正永何變思之深也及僕先筴歸欒幾入柴扉即挺效升堂之拜則令兄以太夫人之訃聞矣使僕驚怛之至必知足下星奔而歸奮飛猶以爲緩矣乃僕僅一再月之後即有黍典之遊禮同束芻情異孺子蓋飢驅之故席不暇煖也若都如此友誰當伽訃丧者數相孝子僕罪不容誅矣昨兒燕書至果云足下已奔喪歸而哀慟幾殆也久知至性深用相憂今特致書抑挽復恐不聽足下性同劉士澄顧僕豈能賢於阮孝緒乎雖然足下不得不聽僕也尊大人幸體健齒尊耳聰而目明聰則號聲易聞明則毀狀易覩豈可增其憂慮加其哀悼古有頁子輿者純孝之士也喪母毀痛因父戒以滅性乃止哭泣願足下勉效之以孝緒爲友友不能起吾母也以子輿爲師豈不得父之心乎令兄叔定體素清癯近益可慮與同聞此言察其相愛之深也

與楊吉公

昨相見長安正如風萍偶聚非意所及笑言未幾還復飄散四方俛仰寥濶百年復其迅速而吾輩蹤跡若此可嘆也弟歸家十日後旋又出門昔張融狂者倘乎高士一則有千祿之累一則非入山之願皆以婚嫁故也碌碌如弟少壯時揮金如糞今之困窮奔走乃其自取跡同兩賢心實愧之矣當茲知困識悔之時若復有知

已如仁兄者當路效郗嘉賓之於戴安道近日見幼元之於王百穀則弟買山有資婚嫁何難使可一意閉戶豈不彼此有光千古哉此妄想耳而言之不恥者感知遇之難再明中心之永藏也昨兒燕書至知仁兄因親戚之托爲謀甚忠不憚跋涉又入廣陵嗟乎使排難解紛之魯先生今乃但爲親戚用耶亦足慨已黍典去江都百四十里舟車所費甚有限而無錢買之引領悵望而已歲已云暮仁兄得無遣作歸計乎倘能稍待至二十日後再一相聚樂何如之弟身如窮頭陀亟思一瞻護法安知窮宰官不爲之作疏募緣乎一笑如昨在京時所云招弟歸里醵金開館之說雖是戲談然於古有

之如南史所載吳下士人爲臧顯祭室江祐徐孝嗣荒共爲吳苞立館於鍾山下教授朝士多到其門吳差山中學者數十百人從沈麟士聽講經各營屋宇依止其側此皆先得仁兒及房七衍公之心者也但愧弟高操實學不逮二了無能感發邑里向慕之誠耳此事即使得行亦等西江之水安知仁兒不更有呪地出泉之術耶十年以來僅得把管都未謀及於此可知孫生往年窮尙有立錐地也趨候恐遲以此代商若有嗣音可付凢身不悉

預定終制

吾聞知命爲君子諱死非達人吾近年以來凢兩夢親

友祖餞遠行此非佳兆也又夢中或語言蹇澁及覺而臂指猶半胸麻木將恐風痰症發便至不可救療是以預勅兒等吾氣絕後棺取蔽身而已可用一千錢多至二三千錢買市上見成者吾生平所行率多度外事頗以古人自命汝等須以古人事父若過此數是使我不得爲張思光劉士深一流人也魂若有知豈無怨懟歛可隨身故服勿受弔勿設祭勿延僧誦經速葬勿擇日貴逐親上而已亦不必擇地見近世相陰宅者多不從死者起見汝等若小心爲善天必相之地復何力吾家無葬異鄉者若親友或勸歸棺故里愼勿聽之首丘之說達者不爾辭爲聖人葬非耕稼之鄉伯鸞高士乃可要離之側先人墳壠豈能不念魂氣旣無所不之吾與祖宗父母安知不常常相見於天上定謂地下相從耶吾此言非妄誕生無鬼氣死不應却在閻羅王側累世居心正直抑此事斷可信也汝輩聞此亦可自勉他日與勿哀毀過禮吾遭遇干戈之世幸得全而歸矣豈不樂哉

與王幼華書

往日弟兄聚首之樂自不可數得若怨別憂亂定集於懷則自今伊始數年以前固猶未料及此也引領遠道倍增潸然潛江縣地方困窮已久加以用兵悉索敝賦上下何堪聞足下已荷內召入都門得脫此世有司之

累恐繼任政者實難其人然區區之私且不暇憂彼士民先爲吾友舞蹈也僕以叅商重遇橫流生計狼狽年甚一年撫魚無託吳燕何巢禍亂之際物尙有然況乃貧士乎久爲旅人無末可恃偶遇桐城友人丁彼雲名倬者爲入董中丞署中爲公子師計無復之乃忍而就此而不知者稱爲僕榮之甚可笑也私語三兒謂爾有父執王先生者必不樂聞吾有此及兒燕來豫章修定省之禮乃捧故人書察兒頗自喜及展讀則是與燕書因其父旣爲中丞之客或欲談多有不便也書中云云果深得僕心把玩再四頓使積悶渙然然足下雖知僕不過謂倔強之性不工依人之術耳或尙未悉其苦狀

也茹苦思叶人之常情僕亦何能獨效瘖默且懽欣歎痛不以相聞者必其所遇道路之人而可也若骨肉之間斷不出此足下爲僕非道義而兼骨肉者乎試備述之知必爲僕酸鼻也大麥麵食苦自以爲甘從乎葵菜焉知其必樂也昔僕在家時與諸友會談麥醴乾魚未嘗不美今則日厭腥肥未食先飽非獨不慣羊酪之味也此身放浪山水自壯及老一旦足之所履惟函丈之地席近油幕則談笑不敢戶函鈴閣則往來都絕嗟乎馬融之帳誠不足羨王儉之幕彼獨何修哉雖値重陽亦不得一登高束縛如此忽已年餘昔之學也且日窺園今之教人翻使閉戶若果教學半此則天有意厚之

耳而所教者乃惟十二三歲之兩童子聾之農且老矣而所耕者瘠也二歲而爲畬三歲而爲新田四歲而始爲田古云俟河之淸人壽幾何老農夫視瘠之爲田猶視河淸也欲棄而他圖則妻子不悅慮無以養已也且田主亦不肯聽之蓋見其耒耜之類甚備且利而又聞於旁人共以爲此人夙昔良農也嗟乎戀巳甚矣況夫時文之不足教學也韓退之以爲類於俳優之詞歐陽永叔以爲浮巧樵源明以爲淺狹可笑而今世之文又非唐宋可比彼雖有愧於博學宏詞雖穿鑿經傳移此偭彼然猶未嘗不涉獵書史也今則所記誦不出近科數人之言視書史且爲疣贅矣僕少時求衆養親學之

頗工自遭大亂廢棄已久此足下所知也乃復以之訓彼童蒙夫教人者不能成就人才已無責於爲師若更從而壞之於心忍乎或曰歐陽公之答樂秀才亦云莫若順時然則何傷乎曰童子之年非樂生比也使樂生童而從學於歐陽公必知其不當事此矣耻過作非僕其能免乎或爲僕解之曰子卽去此而他爲其師者必不能違時立教可知也而謂繇巳壞之何其言之過與曰彼惟不知是壞人之術故樂而爲之無所違於心不自以爲非也若知而復爲之則不彼若也多矣僕平日猶頗志於仁者而此事固與爲惡無異豈不重可愧悼耶然以久居異邦復託高門居處執事忠信篤敬兢兢

焉日遵先師之訓非復如從前放蕩禮法之人矣則亦未可謂全無益也兩年來所得詩不滿百首孤陋寡聞是以至此使排集或不至覆人醬瓿則又知後世之相悲也然天方薦瘥性命不自保虛名又何足計耶相見無期惟足下努力自愛有用之身且以慰僕也

答友

昔孟德集中有謠俗詞云友來從我貸不知所以應似爲僕今日道也知能亮之

與濟蜀藻

有聚必有散有離必有合此恒理也顧今僕已老矣追念生平有大傷吾心者二辭故鄉三十年而未嘗得一

往返其間也與足下別二十三年矣而未知復有相從之日否也至於道間之書亦極稀疏罪其可贖乎然非無說身所寓揚州郡城爲南北道衝以爲足下或有四方之遊或應貢舉北上未有經過此而不一枉顧者又僕以伉與之累亦非能閉戶者或得軍遊貴邑或道路彼此相過或相見親知之門亦諸侯老賓客常事都未可知且年方盛壯時志願無涯庶竊以郭林宗自比將周遊四國盡觀天下士與緣此得再一握手而不自量其非任也及今日言之始知慚赧是其心蓋以再面爲絕無難殊覺尺牘往來之爲煩而實非其罪也然亦有微罪復不敢終自隱諱向來足跡未遠所見不廣心疑

東南之美天下之寶固當無盡如足下者或亦易得耳乃今知不易得也荊山之璞惟有於楚連城之璧惟有於趙其他雖大國即不得而有之也此則其失蓋同於妄信鄒衍之大九州矣非於前而明於後將以此自贖足下其許我乎雖未得再見足下之面讀向所寄示徐充草每不忍去諸乎深見足下之心矣比面倍親也世有憂時憫俗如斯人者而老不得居一職今日事山中野老固已久知之矣但當日飲美酒樂桑榆之年耳回首舊遊凋喪略盡滿目惟少年難言之而不聽者衆矣彼唱而我不和則以我爲驕我唱而使彼和之則彼又未必定和也此或老人有同悲未知足下能不以此爲悲否也錢西頑人與詩俱古人也方翁山在日當與足下爲鼎足今則當爲聯璧矣時時曾一見否爲僕一致相思劉超宗與僕共處豫章旅中詩才頗清雋若使其得一枚更乘帖括其進未可量也因其暫歸之便特託道候左右萬惟賜答數行視等瓊瑤之報

啟

爲温玄肆醵金營葬啟

昔聞斷竹續竹孝子作歌一死一生翟公興嘆若使掛劍無一坏之土埋玉無十尺之坑此亦行路所悲交遊可愧者也三原温玄肆處士歿已週年貧無以葬其子幼榮徒步三千里泣告同人求麥舟之助嗟乎傷哉昔

洛陽書生本無姓字洞庭客子未著詩篇而王忳但重執手之一言卽任埋殯李白不辭負骨于萬里兼多丐求斯皆義重泰山名光俊日況玄肆與酒高流讀騷名士西臺慟哭有謝翱之風水社豪吟類劉乂之筆溘焉朝露此已可傷未就首丘其誰任咎夫谷風之婦尙能匍匐凡民在原之鴒且復急難同類然則久遲此舉不令二者笑人耶至于孝親者不敢惡人之親篤友者因而及人之友四海皆吾兄弟誰是路傍三代惟恐好名陰行善事世多長者何待吾言但求蛩捐囊底之金急返孤兒之櫬無仰收飛六月傷及吳猛之膚雲起太行但指梁公之舍謹啟

爲郝母沈太夫人徵壽詩公啟

進南山之祝雖世俗之繁文勵析舟之操誠閨門之難事况登堂拜母義重同人戢綵承歡情深孝子若北德則曹大家之風範論年則西王母之生辰而賓徒滿于玳筵善不彰于銀管豈不慚房祖之交友致剪髮愧陶范之淹留倘對堂萬乎某等與黃山郝子羽吉結縞紵之歡申雞黍之誼退而感歎如林宗之於茅容贈以詩篇如少陵之于孟氏頼羽吉隱于魚鹽之市毎念倚閭遂爲江湖之遊聊勤負米推其志登山臨水不足爲樂讀其詩南陔白華輒復興懷此非枕授孝經宅選仁里之所得歟嗟郝子之母沈太夫人者産自名族嬪于

賢夫並王謝之家風齊光鴻之隱德值茲昧且方將宜雁而宜琵撫彼貌孤便已斷機而斷杼豈自古貞稀借老之福益彼荼欲成節婦之名旣而避亂貞州扳叙渡口識危邦之不可入免辱文姬念貨殖之不可爲恥同巴婦是時君友郝子漸近志學之年而沈太夫人益志未亡之苦用能延先業于不墜致家道之克昌夫敬姜雖賢未遭飄泊宣文多學嘗被恩榮未有全身保家以豹成仁蓬戶荆簪與兒偕隱如今沈太夫人者也丙午歲某月某日爲太夫人五十初度某等特疏短述徵倏湯章寡婦孤兒天旣使之得名而得壽鉅公長者我所望乎有德而有言謹啟

爲汪封君觀瀾先生九十歲徵詩奉賀啓

竊聞福有五尊有三並著遐齡之美商有彭周有老同爲歷代之光故鶴似齊桓發美哉之嘆聖如孔子有仁者之稱至於九十望百之年復是自古迄今所少若入睢陽之盛會便與王渙同貞使刘者英之仙班當與諸公爲弟形諸圖繪即像神仙贈以詩歌宜誇祥瑞有如封君汪觀瀾先生產於新安禮義之鄉適逢南極老人之現維正月當下浣始懸弧而射四方茲乙卯登九齡願下籌而滿十屋大德必壽積善餘慶人共驚其齡然似𦒎光之稱觴我則愛其瑟彼宜玉瓚之汪黃流已近衛武公之耄年勤修術宝正同楊誠齋之叔父倒誦

黃庭（楊萬里壽叔父詩漆溪居士登九齡未顧㣲鬢如後生橫拖仙人綠玉杖倒誦上帝黃庭經）況復家訓最嚴長遵顏氏衣裳獨古不效蜉蝣當其教子頗笑兆金及乎擇交惟求攻玉乃今兒如雙鳳各上梧桐翁學潛龍老於田野當夫子就室而問之歲有老萊斑衣而戲之時斯可謂詩禮收功桑榆助暖者也于是范欽阿上孔愛陳羣或緣梓而益重僑遂因兒而還拜丈尊之至也樂莫大焉竊因爵也平日之所聞轉嘆先生得天之獨厚榮公帶索未免飢寒（榮啓期詩九十行帶索飢寒況當年）伏生授書曾無男子雖有聞於後代並無福於當年孰似龍駒能娛鶴笑凡是登堂之客可無介壽之章好賢當如緇衣況其秉彛之性自須同古而庶幾君子之言

謝吳爾世惠燭炭啟

夜闌秉燭頻登君子之堂匡床火爐久識高人之意往來爲許資予何冬益念僕貧謝夜遊寒令身曲盤匡衡之壁但借隣光號韓愈之兒誰言冬暖因而照分廿茂績合徐吾賓類搆寒溫如此往從此鄭國賢婦不妨坐待鷄鳴幽地寒豈何勞熏及鼠穴

謝王麟友惠蟹啟

紅蓼入市黃菊滿園不持螯蟹逆九月竊嘗嗜其味因惆其遺享其功兼察其過形模取笑類覺者之過美人束縛甚憐似淮陰之遭武士然而橫行之罪既所當誅無腸之名亦又可愧僕久爲冬病之身難果老饕之

腹力恨好同畢卓氽在子之常容何知惠等皮君題形容而見欲三刀肉味非關在齊能忘子中事美未信崇間善對謹啟

溉堂文集卷之十三

焦穫孫枝蔚豹人著

記

蒔齋記

齋名蒔孫子樂有賢婦而自名之也孫子遊廣陵二年初嘗學爲商稍致富始慨然慕梁鴻孟光同老吳中故事因嘗書與婦婦亦至矣家又三年與其兩兄同產業不同經營從日甚好讀書日甚其叔父心憐而庭責之曰吾雅知汝爲人吾所哀憐者汝吾爲汝婦爲汝小兒女不爲汝辭甚嚴蓋不敢不跪謝過者再且三焉然卒不悔其伯氏憤其卒不率大人之教也則督及仲氏知

仲氏年長不倍而才長倍之此爲可萬一相成焉爾乃仲氏於分受其弟之責也始亦未嘗不難之終且甘之蓋兄弟之間既相與千秋爲期誠不暇復慮生產也然伯氏稍稍厭惡之矣孫子每自察其婦則獨陰賢仲氏自是讀書之名漸著一門憐者皆懼懼之詞曰處亂世不憂生者不祥日與四方士往來不顧其後一旦有急是且將不顧其身也孫子聞之因亦自懼遂不擇地而齋焉齋之前爲竈爲爨爲薪室齋之上爲樓樓之上爲兒啼之狀爲婦臥婢走之虛孫子讀書於樓下不知寒暑與飢他獨畏客謝不復見客者所謂不堪其憂者人也不堪其憂者所謂時之名士也時之名士所謂貧而

必焚香必啜茗必置玩好必交遊諸貴者也婦既知其
獨畏客謂客以外夫必聽我遂畜鷄貧者必儉儉者必
慈遂又不忍殺雞夫既不善治生婦則微戒其事因而
好小利焉遂多畜鷄齋之旁乃又爲塒其大察其見之
其小又悲其事且苦方惻惻不過忍而拂焉荅自是孫
子竟不得不爲宋處宗矣然鷄日多則兒女日樂樂而
呼而笑而啼兒女之聲勢進而鷄之嶷更稍退孫子雖
欲爲處宗之靜談又不可得客有過之者曰悲乎曰何
悲其夫好讀書其婦不忍違其意則聽其置齋爲其婦
好畜鷄其夫不忍違其意則聽置塒焉夫婦相得名曰
塒齋樂矣

鸛雨樓記

貨殖之中乃有少而能賢者汪生名民俊字次朗新安
人販鹽海濱事父孝不妄交一友孫子客于虎墩聞而
敬之過李家堡策蹇赤日黃塵之內四十里往造其居
而大野構樓百尺自顏曰水雲其下不結一宇孤峙于
市側觀其樓則知其人能獨立志者也樓簷下蓄一鸛
新被彈折翅故汪生蓄之噫汪生仁人哉予往來海陵
凡數年怪此來經過古廟數十獨不見前日一鸛巢悲
之又今年壬辰適大旱鼓鞞雨鳥亦避旱他徙耶問土
人則爲予言因兵過避彈射去噫兵之爲禍亦及于海
隅之鳥耶鳥猶避去人將安所往耶天下至于海隅荒
矣海隅之民至于竈戶窮且楚矣饑寒困斃而爲盜兵
至則合妻子去兵去則復歸竈殺之無益徒有損耳殺
一盜損白竈損百竈損白商然則如之何而加之兵也
加兵于竈惡其盜也可也然則如之何而加兵于鸛也
豈不得賊射而不得不遷其怒于鸛耶吾聞春鸛上飛
則可激雲致雨今旱甚矣走數日如見一折翼鸛于汪
生之樓下以物理求之旱將誰所底止矣推汪生之志
豈弟哀此鳥乎愛物者仁民之大也仁民非處士之事
也而不可一日不有其心若汪生者可以與議矣蓋遼
早亦又寶甚焉乃汪生之自名其樓曰水雲蓋宋逸民
汪水雲也然水雲則終處士自全之鄉耳嗚呼今何時

哉而水雲樂乎哉汪生尤得爲仁人乎哉不得爲仁人
乎哉知逸而不知勞不敢不戒也朋友有一善不敢不
章也則爲更之曰鸛雨而作記爲汪生之友有曹僧白
能詩甚欲予言之有也觀其友則益知其人不止獨立
志者也而親賢尊師者也

憑雲館記

龍之爲德陽德也故易以比君子然其宅身宜在湖海
不宜在池沼況在庭戶階石之下乎是失所也雖然或
伏于階石之下能不害兒童往來及其將升于天也復
無裂廡拔材之患雖有震雷遊樹而賓客止于失箸童
稚得以無恙是可不謂能之有德者乎有德而失所益

不宜也然而孫階石之至卑一旦躋雲霄之至高此又可爲居下位立功業者勸也余仲兄大宗初宰屯留携諸子讀書任署因于退食廳之左側建館而延師焉因午夏方宴客于廳忽火光滿宅內外驚走且譁莽疑是火起也頃之霹靂一聲席上杯墜于地者數人左右亦仆而復起云隱隱于雲霧中見鱗爪狀從槐樹旁乍騰起去亟趣視諸子皆俯掩耳亡其最幼者纔七歲訊之云當齋石階下見有一物蜿蜿從土中出其細如小蛇及出則閃震雷起而疾走入屋中避之也雨止後視階石色紅如火石下土有一小孔但可容鉶耳龍其不測也哉仲兄因名此館曰蟄雲誌異也然余察仲兄之

意亦若有感于中者不然何取于韓公之言也昌黎云龍非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與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夫龍之出於江湖也得水之力騰雲而上勢甚易而龍之小者則不然乃無地不可以托身焉亦猶之乎官之居於縣省也可以不待人之力自爲人所借力而官之卑者則不然職居縣令又治瘠壤跼蹐其才力多建異績若欲早達于天子之左右非得大吏之歡心其道無繇也當龍之伏階齋下有能知其他日之興雲雨者誰乎兄前或無心而遇之實客能遇之者亦少矣當縣令之困于下僚也不從而苛責之亦已甚矣豈非階齋下之類與令之視大吏豈非所憑依之類與噫乎作令誠苦將切應吏果不可爲乎雖然仲兄亦第勉其所自爲者可矣昌黎云既曰龍雲從之矣余亦云令誠賢大吏必重之矣或曰此爲讀書之所子之兄不過望其子早致雲霄之上耳余曰仰諸子亦當勉其所自爲者可也仲兄曰諾汝言吾與諸子當識之然切勿持示外人也

八行廳記 附詩

余久客江都丁未五月省仲兄大宗於屯留仲兄時爲潞安郡守蕭公爲吏余因得備聞蕭公爲政化民之道公方新建八行廳于郡城之聖泉寺徵詩勒石使郡民

之遊此者知所觀感焉蓋行周官三物教民之法酌六德六行之要而復援引古之能篤是行者數人孝如狄仁傑弟如楊津忠如道所鉏麑信如季札禮如敬姜義如管鮑廉如楊震恥如唐代宗時乾州一女子命工畫爲圖并勒石而爲民衍說其大節于圖上如蔡師之訓童蒙然惟恐其不了了也大人聞琴瑟而思臥易之以鼗鼓鍾磬之樂則臥者起焉公其用此法與余獨疑公何爲近舍鄉賢甲仁而遠衆其他以余所聞太行大河間狄梁公而外其餘賢人君子中于八行者甚多若以其高曾所爲勸其子孫不更切近而易傚乎諸子佳其侍側請問昔之往賢爲誰余曰因無暇多舉舉汝所宜

熟聞習知者如趙至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鮑永因其妻于母前叱狗而出之可不謂孝乎裴楷推新宅于其兄衍可不謂悌弟乎豫讓爲智伯報仇何其忠也楚人以樓車登解揚使呼宋下之而揚竟致君命程嬰以死下報宣孟杵臼于十五年之後何其信也恒少君不忘先姑之言郤缺之妻饁缺耕有如賓之敬可不謂知禮乎郭琦不願復爲令世山雖綸名隱逸之列又孰有如其義也閔貢不以口腹累安邑令不厭而能之乎文姬以無媒不嫁趙衛子此非知恥女子乎不知公何爲未及此也佳與問曰然則公無說與仲兄聞之嘆曰噫此非汝小子之所知也如汝叔父所稱引今或問其

子孫無有矣或求其墳墓亦不得焉或其子孫尚存衣食不給者有之所行輒辱其舊德者有之彼愚民聞之必且曰古云無德不酬今諸賢皆吾鄉德之最盛者也而天之報之如此乎於是爲善者之心怠且沮矣而公抑有所不忍及也昔孔子不答禹稷之問而南宮适出使公幸得遇孔子豈不得稱爲君子人乎哉且如豫讓程嬰數賢者或見其用心過深苦則恐不易學也吾不妨舉其非吾鄉者告彼愚民彼愚民乃不知其鄉昔日之賢人亦曾有是事也而問人曰彼季札諸君子何郡土所生而使吾郡之人千載下尚聞風景仰乃爾余與子何人也奈何絕不由閭里君子孫亦可復使如余耶歸而父教其子兄勸其弟或復以語人人即或告之曰吾鄉昔日之賢人亦曾有是事也因其所聞以及其所不聞彼愚者乃始益自喜或不暇復問其有墳墓子孫與否而但樂吾鄉昔日之亦曾有是人也然則公之所以遠舉其他者與此可該彼舉遠可該近之義也兒識之化民者亦貴從俗而利導之耳余聞仲兄言亦憬然有悟仲兄之能知上意如此余因以知翁公之能知其下也上下相得則政易有成遂喜而記之并作詩附于後

富貴亦有命田家亦有兒督責譬其成寧論早與遲百年若易到東職忽西馳廿古待他日作計爾何癡爾身

雖已達爾親髮已絲不見狄梁公登山涕交頤親舍白雲下白雲去難追寄語宦遊子令名及爲期不然萬里外侍奉恐不宜懷狄仁傑

芝草與爲瑞金玉亦非珍家有賢兄弟歡喜及四鄰地各東西那得長相親榮枯偶然異賦命或不均如何驕與吝施之同氣人爲弟更不可爲長多苦辛事兄如事父君不見楊津佳粟寄千里灑淚泗水濱再見知何日傷哉老病身楊津

山甫能補闕周宣光大雅晉嶽怒挺揹壯士手可假入斗貴道遇亦須明服捨耳目幸不死何苦效瘖啞入門無門者入閭無門者所食惟魚飧子誠仁人也殺子者

不忍一死吾聊且嫉賢更妬能甞生滿朝野翻覺不讀
書竟死古槐下（翻覺 題病）
結交不在多死生貫無貳夕諾晨已忘意氣但杯酒昔
信與季札乃是徐君友長劍況寶物能使魍魅走生既
未相許死後復何有再拜故人墓歸來竟谷子昔賢義
最高汝曹良可醜此事過相疑何以勸忠厚（季札）
曾人能秉禮無如敬妻賢觀其見康子是及從門遂有
問不敢應惟恐成大愆家政尚不預朝政焉可專以此
戒後世防患及未然豈獨授受間嫌疑宜相傳如何愚
婦人但取衆目憐出入頗隨意門於雙行纏莫言是小
節終中多少年（敬姜）

山中冬夏交市上無親客輕義重黃金俗情苦難詰吾
路其裘馬叔牙乃其匹辭多轉取疑寧不慮家室夷吾
貧過我到于揮已畢功名安可昔忍使長貧聽仰此成
知已施恩何用衔管氏亦賢者感頌自口出誰偏貴顯
時常懷貧困日（管鮑 仲叔牙）
清如楊太尉門有酬恩客欲入復逡巡懷金宵日久傀
遺用此物將謂勝自僾昏夜況無人何須慮指摘相知
良不易對面成凹陷焉賢本爲國身家寧有益纖不恤
人言何以逃鬼責仰今俯仰間誰謂形影隻王密誠小
人徒使愧難釋（楊震）
洛陽女雖好態使多不頭但能育絲布或解彈然後誰
家嬌姊妹生長秦乾州村亦無大族居亦無高樓朱顏
何所似都勝盧莫愁可憐代宗朝僕懷苦未休大盜來
自日村小無所求但得嬌姊妹勿投馬與个姊是村中
婦敢貽君子羞妹雖未嫁人焉可配寇仇投身向古崖
隣人雙淚流至今秦中女畏露如西門（乾州二女子）

有懷草堂記

余於淩了蔚侯名堂之意有感也小宛之詩所云明發
不寐有懷二人者蓋周之大夫值世亂兄弟相戒以無
忝所生詞旋懇至然彼身爲大夫遇不恤瑣窭之主役
有採衆出卜之窭因宜其憂傷至於如此也蔚侯家號
素封年方妙盛負才不羈又能濟然名利之場此其遺

遇志趣與小宛迴別矣余嘗問其取義輒嗚咽淚下不
能止云是堂經始于先君子之手規模已具而未及見
其成也及元顯始成之因名焉嗟乎登是堂者有不油
然生其孝思者乎書之大誥有云若考作室既底法厥
子乃弗肯堂矧肯構梓材有云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
其塗塈茨今蔚侯能成先志若此豈惟無負二百之教
亦於書有得者矣然大誥梓材之作當周之盛時其君
臣諄戒且爾而後世乃有如小宛所云彼昏不知不恤
瑣窭者合二經觀之又可以見承家守國之難有遠倍
于開創者也余且將特是說以告夫世之有位者矣草
堂在橋墅之大宅後宅廣可二十畝草堂之側有亭前

有危不難植花木出則臨湖垂釣入則彈琴賦詩仲長統樂志論中所稱殆無所不備如淩子於斯世又何求乎

溉堂前集卷之四

焦穫孫枝蔚豹人著

雜文

勞誨辨

論語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後人守其說皆以愛爲父愛之忠爲臣忠焉余竊疑焉言父宜並君言臣宜並子此古人立言之大槩也如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孟子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皆斯義也見於他書亦皆然今獨以父與臣並論可疑者一矣且

仲云父愛之而徒以勞爲異於禽犢則亦未計矣教子者聞以身教不聞可事撻楚也孟子曰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仕王氏曰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善則亦戒之而已矣王氏亦不云撻之也且使論語已以勞爲愛則君子之不教子公孫丑可省此一問矣蘇氏或見禮稱周公於成王有過則撻伯禽遂本之以立說與夫忠於其君者大義滅親豈惟撻之而已此不得引爲愛子之證也惟愛其君則不得愛其子故至於此或有之也且此爲幼沖時事父之愛子而教獨幼沖時耶吹曰昔文作教則又云撻以記之何謂也且此之刑也允之子罰於而

其臣放齊向稱其啟明使堯或有撻之之事而放齊有
不聞知者乎舜命夔之詞曰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
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
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以商均之不肖而
所以教之者乃惟於樂而已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
以教國子弟蓋亦本此也夫樂之與刑豈不如水火之
相反哉所謂扑作教刑者其下文即云流共工於幽洲
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將序誅四
凶之事乃先詳其輕重大小之序以爲聖人之用刑出
於不得已如是也教刑雖鄉否未聞可施之家庭也所
謂撻以記之者正與扑作教刑畧同然以此待庶頑讒

說之民則已極矣蓋聖人之待民尚如是也後世若周
宣帝嬪怒父杖已恨其死脫雖嬪之不肖寔甚亦武帝
不知教子之法也史臣斷曰嫡嗣非才脈宗社之大計
但欲威之捶楚期于嚴肅義方之訓豈若是乎曾謂夫
子見出後世史臣之下乎或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何
謂也曰此謂父母怒時耳至於大杖則失愛之將也故
以怒爲恩視雷霆無異雨露誠孝之心也認怒爲喜指
風霜謂之日月顛倒之論也或曰凡所爲責成與戒敗
者皆勞也子何以知蘇氏必指撻爲勞也曰勞而不怨
朱注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于以此知之
也或曰然則子將作何解曰予以爲顏延之之說得之

延之庭誥文云遊道雖廣交義爲長得在可久失在輕
絕久繇相敬絕繇相狎愛之勿勞當扶其正性忠而勿
誨必藏其枉情觕以爲業會以文詞使親不可褻疎不
可間此以愛與忠皆指朋友于余所疑以臣並父之疑
亦得渙然或曰宋賢於晉何所不讀獨未見延之集耶
曰不然唐人如李德裕家便不畜文選安知宋人必畜
此耶諸賢力道學自任其於晉宋間人語言或以爲不
足觀者有之間即涉獵及此而於中復無當也或曰然
則子舍道學而聽藝文之家將無第趨愈下乎曰不然
不以人廢言先師言之矣或曰藏其枉情而謂之忠可
乎曰可子夏曰未信則以爲謗已也藏亦取信之一道

也

書陶淵明集後

晉人惟陶淵明識論語極熟故其出處之節最有可觀
觀其與子儼等疏云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
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
永無外請故耶又云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
之義七十二弟子述云恂恂舞雩莫曰匪賢俱映日月
共餐至言慟繇才難感爲情牽回也早夭賜獨長年時
運詩云延目中流悠悠清沂童冠齊業閒詠以歸分明
自比曾點一流也榮木詩云先師遺訓余豈云墜四十
無聞斯不足畏勸農詩云孔耽道德樊須是鄙示周續

之祖企謝與夷三郎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襲然孫道喪向千載今朝復斯聞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云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有會而作云斯濫豈彼志固窮夙所歸餒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詠貧士云閒居非陳厄竊有慍見言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又云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詩家用論語之多未有如淵明者也其師法惟在此書故當與有意用經書者不同宜爲貞西山所賞也若其作孝傳贊則有意爲曾子其不仕宋則閔子騫不仕季氏一流列之德行夫何愧乎然却似未見孟子書者詩中既絕不及之而作孟嘉傳有云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

思實鍾厥心與孟子所謂凱風親之過小者也意不合亦可證且詩中有洙泗輟微響二語若知戰國有孟子安得謂之漂流逮狂秦乎或曰命子詩云三千之罪無後爲急何嘗不用孟子耶余曰乃孟子自引成説耳觀其於陵贊云至矣於陵養氣浩然蔑彼結駟甘此灌園孟子方自謂善養浩然之氣而斥仲子辟兄離母之罪今乃以養氣歸於陵則是實未見孟子七篇也

誡子文

昔余年過四十往往多悔悟少年之所爲至中年則愧之得意之所爲至失意則非之誠反躬而易明不待他人之好我也今以諸吾兒燕人非螺贏何必類已事父幾諫子道之常昔子見南子則子路慍見弟之于師猶子之于父也若懲諸羊之失更蹈畫虎之訕徒貽笑耳且資有上中不可強同事或偶然不可有意故同一事也智者爲之得吉愚者爲之得凶古人繇之觀成令人繇之取敗昔趙奢之子不善讀父書而坑長平卒四十萬非其父兵法之過也況吾心已知其大謬而後人尙奉爲家法非獨于實自害亦且愈章吾過耳故俠爲美名懶亦高致散家財如馬援卒稱東漢之佐省迎送如沈頭何傷處士之賢然而墮郭解之禍則俠不如謹觀稽康之事則懶不如勤故欲學伯夷則至潔者無徒至清者無魚溝不可爲也欲學柳下惠則蓮花雖不染泥

鮑魚亦不聞臭和不可爲也故孔子曰我則異是無可無不可孟子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繇也然而聖賢既不易逮必也寧爽無惡寧狷無狂硜硜小人抑可謂次焉耳昔東方誡子歸于優遊淵明誡子兄弟爲重彼蓋意有所專望故不暇多及也有一言而可以終身有屢言而不豁其義吾既非二賢之比不敢效顰簡要今將爲吾兒述五倫之得失指萬事之利害且願吾兒先當以吾爲戒耳吾少年遭闖寇亂見張良潛身下邳故事心竊奇之遂朝友屠狗夕客雞鳴短衣匹馬入北山中謂當盡射猛虎然後歸見妻子何其雄也既而幾蹈不測潛遁行間苦彼荊無秦人十日之索耳萬一危及闔門

忠孝兩失永爲罪人矣吾至今每思之猶可寒心也然昔所以爲此猶曰幼好奇服耳至于事既不成遂來揚州憩于魚鹽之市先人產業尚足自給乃復憒憒不事無所寄托則以飲酒近婦人爲事謂丈夫不得行胷懷雖速死聲色中可也志日奇而趣日卑心日放而名日損玩世不恭狎及倡優當此之時豈復知有貧窮老病之苦哉年幾四十鬓髮蕭然幸尚無疾病不至速化然維憂用老安能保其永年即使有疾亦無錢可求藥餌一棺之費便須累及親友兄弟天涯那易得一永訣故吾時時嘗作此想洵可哀也亦可畏也昔棄萬金如敝屣今謀一飽若登天于是東奔西走不以乞食爲恥見

不顧見之人強顏歡笑行同優丐昔所欲罵欲唾者一旦或且奉爲恩人視同漂母期以異日酬之千金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豈非大惑耶前後矛盾失其本心乃至于此推其所繇豈非烈士之不易爲過高之能爲累耶後世且不可欺况欺吾兒子故吾具告兒使聞吾少日之過事關大節勿藐藐也今吾又嘗有繼旬不答拜之客客或出怨言謂孫生何所挾而驕人後又遇此客于其鄉客乃復爲予具飲食予心愧其厚道也書札堆積都久而不能裁答往往至于失歡每念昔陶侃于遠近書疏莫不手答門無停客是真吾師也凡此皆非小過願吾兒知之吾既不可爲訓兒復當效何人

乎詩云我思古人俾無尤兮又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自處之道也若今之世惟多讀書可以使人敬惟至誠可以使人感惟耕田可以不求人此三者之外吾不能爲兒計也吾嘗中夜而起呼婢索燈婢云油盡目中不得見一物深苦之心有所得不能即刻書之于紙憂愁煩亂惟恐起而忘之也及明豁然無所不見然後知白日之難得兒念之無負寸陰也昔王韶之絕糧三日而不輟卷家人謂之曰窮如此何不耕韶之答曰我常自耕耳若以無田爲慮者硯可爲田也吾自二十以後始謝去遊俠聲色之習折節讀書慨然慕陳慥之爲人今吾雖長貧而不至飢死者賴學耳生平多失惟此爲

得願吾兒效其一節可耳吾言雖繁意不至雜碎他人或笑其不達冀兒勉爲孝子足矣

三皇兄弟頌

皇風沕穆皇德淵廣神聖一門並爲君長濬瀹相師壽考均享無爭何讓無歡何愴及堯與舜兄輩弟象俗化澆漓於茲可想王季克君泰伯長往列彼後王肥瘦頓兩布粟激鳴且其哀響能無緬懷義農之上

少康頌

生長母家備歷艱難一旅之衆一成之田動心忍性四十年間稍收夏衆思及播遷孑存可教臣靡最賢元凶克殄舊都方旋惜哉夏書少康闕焉髙貴鄉公猶爲慨

然

湯頌

揖讓雖變聞知相傳惟恐口實繇來有言我讀泰誓廢書而嘆於君稱名詞何傲然不如湯誓數罪必恭所以伊尹美其克忠歸亳誥衆維皇降衷性命之說先於中庸

太公頌

興王預定避紂遯居不逢西伯終老爲漁大禹洪範黃帝丹書一時並授克商之初惟商與德天下達尊惟敬與義守之終身女列十亂男位虎賁身修家齊福及後人我觀漢世惜彼勲庸霍光兒女卒滅其宗始學伊尹田延年勸霍光廢昌邑王曰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終愧太公信哉欲勝罔有不凶

施愚山先生小像贊

余嘗謂愚山先生有嗣宗之達而禮法是循類子雲之吃而辨論驚人稱如瞿曇而有獨必感者其情臞如山澤而無僻可擊者其神也謝生文侯爲作此圖但持羽扇而不着綸巾豈亦微窺見先生之善學先民而非區區形跡之可論者與見湄伯雪子則目擊而道存而吾又奚知夫石可爲床扇可避塵是或講學之暇是或休沐之晨乎

楊蘭佩小像贊 有序

圖中主人抱膝坐桐陰下側置長琴處襆中露其半一童子荷犁歸村以長繩牽牛過石橋自題其上曰躬耕隴畝圖屬予爲贊

樂哉此翁肆志林泉抱其雙膝不屈厥寶家餘荷犁牛倦須牽長歌過橋聲落橋邊擬翁爲誰復是琴仙得趣誠深撫美無須我亦不仕深愧翁賢食指煩衆以研爲田思畫一圖置身中間掛除中袖拍槊里行

范汝受真贊 圖中手持書卷着短衣科頭獨立於垂楊之下

短其衣頫遊俠不跨馬不射獵貴公子老詩人泰不驕懶是真雖獨立非棄世手中書天下事高柳下小橋邊笑汝受此留連

賢母贊 有序

夌母梁太孺人七十令子功九尉候檢古來賢母故事得十二人屬蕭露賤爲圖書於屏上益以比母令德且欲常自警焉索予作贊

鄒孟子母斷機圖

名世之生經五百年天雖生之成就匪天自古王者必有聖母孟乃王佐成於母手既遷其舍復截其機機絲偶廢兒安得衣如何爲學不繫織杼一貿未成半途斯沮堯舜孔子兒志不紛藉黍喪儀母教無聞

齊田稷子母責受賂金圖

昔田稷子身爲齊相下吏何人敢賂其上受賂遺母豈

料見疑曰兒為相祿亦有涯此物何來其數太侈叩頭
白母兒知罪矣明日遂起席藁請王請受國法實愧忠
良王高母義仍復兒職賜金旌賢永示矜式

楚子發母閉閤不見將軍圖

穰苴王翦同得士心衣食必共醫藥親臨如何楚將粱
肉自奉三軍枵腹何以賈勇遣使請樹因問母安母召
使者詢及盤餐幸而奏敗將軍歸第母坐閤中詞嚴色
厲請看子發望閤叩頭見母之面勝于封侯

漢雋不疑母問知平反為具飲食圖

雋公為尹嚴而不殘出治其事入視母顏曰兒今日多
所平反母心則喜為具盤餐曰無所出母則艴然或廢
飲食或絕笑言母誠好生亦貴無冤兒讀何書春秋一
編經術淹通名冠朝端豈如嚴孀徒生延年

吳孟仁母製褥被將賓客圖

孟母教兒所重氣類擇隣取友前後一致念彼學者或
多貧賤容床無衣夜不得寐手製厚褥兼以大被遺兒
將之客感其恩其後恭武潔清為吏無以供母惟鮓是
遺鮓何足郵嫌亦當避請看母言福告有位

晉陶侃母剉薦剪髮圖

松不雜棘鶴不群雞士得勝友聲名不低晉有陶侃為
臣正直乃其成名母氏之力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無苗
無藿何以縶維臥薦可挫聊以言秣有羞不備還恤髮
髮孝廉太息賢哉高堂行非丹穴不產鳳凰

晉韋逞母坐絳幔中講周官圖

維宣文君博士所舉為女勝男課兒勝丈初遭亂遠
適異土負經在背心憂風雨出則樵採歸守機杼以資
膏火不辭辛苦徹諳膝下周官傳汝家學不墜爰光門
戶及遇秦王歸然一姥生徒聽講此儒不腐

唐柳仲郢母手和熊丸圖

柳母韓氏生長高門相國之女相國之孫儉約自處不
御彤繡課子有方以慈兼嚴和藥為丸賜與諸兒夜讀
或倦口必含之兒知藥苦焉知母心母心如何無異苦
參仲郢既長頗工於文昌黎所許盛名遠聞

唐李景讓母掩錢圖

李母鄭氏治牆得錢俯視其口仰告蒼天天豈憐妾家
故貧薄妾惟禱者諸孤勤學命僕聚錢掩錢勿進無妄
之獲可想在茲嬰時景讓位居方面兒身雖貴母教不
變有過須杖爰褫其衣遂平衆憤實賴慈閫

宋蘇易簡母受召入禁中賜冠帔命坐圖

維蘇易簡名重金閨玉堂之署御筆新題家稱令子國
有良臣其母薛氏冠帔蒙恩受召入朝坐對聖人曰臣
教兒敬束其身帝顧左右嘉嘆不休誰言孟母千載悠
悠家國之間氣滿太和一時謁帝賢母何多（是時宰相張齊賢母孫氏參知政事賈黃中母王氏俱承召入謁命坐稽神勞之）

宋陳堯咨母杖擊金魚墜地圖

兒女之識但重富貴牙笏金魚詡家之瑞秦國夫人教子獨異堯咨還家問及政事兒輿名滿何功可記堯咨默然俯伏慚愧繳予小技何足得意附念父訓爲知國計舉杖擊之金魚墜地愛而能勞斯母之訓

宋歐陽修母以荻畫灰教書圖

歐陽公孤依母鄭氏一代名臣四歲童子雪片如掌貧屋如洗以荻代筆以地代紙受教之昔兒無忽此而父爲吏廉而有恥傳家何物淸白而已誦讀之外兒無生理君恩既厚親饌斯美祿位名壽誰與母比

新婚箴爲汪季燦

女如桃李男如琳球同心比德永荷天休雙絲爲絹無縫爲禍几今之人好色是求有斁有斁祀事以修有兇有用以謙朋儔愛爾椿萱勖爾好逑敬獻明箴俾爾無尤

二

夫子是倘云如泰山仰之至高無自夾彰顯親揚名輕色重賢福命繇已不在于天連理之華比目之鮮不如琴瑟聆音蕭然女有令德士享遐年種葯山下與瓜相連王西樵曰二篇有原三百淵取漢魏可爲作四言詩之法

涚堂文集卷之五

焦穫孫枝蔚豹人著

祭文

祭妹文

維年月日八兄枝蔚八嫂石氏聞吾妹訃第七日乃設汝位于客居之涚堂具清酌庶羞之奠遥祭汝恭姐之靈嗚呼汝年十七一病而卒我昔出門汝問歸日送我于外儀歷淚溢不謂彼時便成永訣天涯聞訃肝腸痛絶嗚呼三世儒門教行深閨素封之子人願爲妻兼此二者年復及笄汝顏如玉汝手如荑竟未受聘此理難稽嗚呼蘭香遠聞無論空谷焉有淑女室家不足吾妹

何辜不如樸樕語及于此悲動親族揆厥所以喪亂之故或富而貧失其嫁娶或北而南流離道路何怪邦人六禮不具女誠窈窕不遑悅慕嗚呼汝未擇婿吾未從龍男女雖異遭際則同使汝不死終配賢雄猶勝八兄老于墻東永爲處子汝罪何因天地崩缺吾亦長爲吾今哭妹妹不哭兄汝嫂在傍焉知此情遥奠一卮引領西京夜臺黯黯豈有途程魂如有知冀聞吾悲畏行多露神須護持俯饗

祭温玄墀文

嗚呼玄墀不愧前修功盡者百年之日月難凋者一字之琳球所恨世既遺于處身竟老于林丘風俗則學

書不如學劍遭逐則呼馬可以呼牛于是歌同燕士狀若楚因大笑落船豈有士龍之疾長號在野爲知桑苧所求既佯狂而不死偶乞食于諸侯人雖惡其放蕩閒亦愛其風流棲常恕于戶外錢未絶于床頭然復挿金若餐親禮如仇信杜子美之言但訓詩堪送老讀王無功之記惟云酒可忘憂豈知送老之方貧窮隨之而至忘憂之物疾病因之不瘳大喟婦隨何五噫之易欺男婚女嫁曾五嶽之未遊嗚呼維我與君久成契濶當金銅墮淚之時是縞紵定交之月舞衎地而悲歌但仰天而嗚咽經旬不見則道上銜泥一語足傳則國中和雪予既萬里飄蓬君亦終身短褐螢飛隋苑節序難堪焦

失黃河音書易達方期王粲南遊馬遷西出相與弟相江捜禹穴上范蠡之扁舟尋庾信之遺宅然後同歸故鄉各葺陋室拜于床下君卽罹公共此燈光于如衛八志願無違人生已畢夫何偶遭二豎不聞七發遽爾杳然傷哉奄忽況乃陶潛自作祭文陸績能知亡日坑深十尺皇甫謐之遺言棺足周身范史雲之絶筆孝經一卷可爲殉殯之書彝鼎數銘便是蒸嘗之物手勒賢郎神飛仙闕氣最淸明詞非恍惚實死理之無繇奈芳蹤之永失嗚呼玄埘何曾黃耇交多到淝誰憐任坊之兒上鮮巨鄉難托陳君之婦築處士之墓愬無曾埜千人哭高賢之靈止可彈琴一曳然而傳正恤青蓮之孫女素未列于親朋王忳埋洛陽之書生曾不識其誰其莊莊四海豈曰無衣寂寂夜臺何從得酒嗚呼死者已矣生者悽然天末飄零更聽山陽之笛窮途慟哭况吟九傷之篇招魂誰賦封禪何年生芻遠奇物大悲繼嗚呼哀哉尙饗

祭凌壽吾文

嗚呼百年易盡瞻彼日月過隙之駒所以昔人好聽輓歌相勸歡娛維詩亦云宛其死矣他人是愉於晏飮時曾不諱言變滅須臾死何足痛但貴不負生爲丈夫惟君處家旣孝二親兼篤友于爲長獨勞顧念諸弟坐而躊躇復念此世不可爲農不可爲儒比歲荒旱邑多猛

吏農怨追呼才如班生尙投其筆而况我乎問牧羊者乃有卜氏曾功軍需國家理財雅引於邊支鹽海隅身産邊方請得治引遠辦國租爰告友朋爰離桑梓爰涉江湖初來浙東鹽政久敝商困難蘇預支商課套搭割沒其名堪吁君謂諸商司農可告我往誰俱碌碌者多矯矯者少一驥千駑事勢已亟君乃獨行不憚勤劬旣人國門謁者見君多有所須大計尙行小費何吝願布區區當事聽君指陳病根扁鵲之徒朝之所議夕已報可衆愧其愚何以酬德斂金滿篋佐以明珠一笑擲去我獨急公豈私是圖至今越中師君往事衆曰無殊及遭鼎革爰止邪上吳彼瞻烏家雖蕩然有智可恃胥貧

無處仍學貨殖隱於魚鹽牓商間朱三十六場行白駒場竈戶最饟少年惡子惟牛磨劍要結豪猾訛言沸騰漸及於遠聞於當途將請甲兵疾搜巢穴盡剪其雛君曰奈何一場荊棘衆場荒蕪亟白上官敢保無事以其妻孥維國賴商維商賴竈如炭與爐盡遣丞簿先以偵察然後加誅如議行之果無猛虎但有鼠狐上官嘉君君布衣耳具此訏謨我當上聞俾君從玆衣冠榮軀君則稽首再拜而辭願守故吾昔魯仲連排難解紛超然孤蹈其視戰國功名之士直比爲奴以今較古一仁一義事異志符天豈無知報以令子其溫如瑜壽過古稀杯滿綠蟻婆滿青蚨樂志論中良田美宅非君所無優

遊以老正命而死笑卽黃壚予心獨傷松栢如此况栁與蒲又處異鄕緩急誰藉患難誰扶嗚呼已矣生死交情盡此一壺尙饗

祭員親家文 將可劉字賓卿之父

嗚呼吾以翁故有憾於天惡或蒙福善乃不然福惡何如吾不敢言發口有礙退而長歎維我親家人識其賢三喪相繼五十日間翁婦吾女姻訓夙閒先翁而殞翁淚如泉病臥在榻晝夜潸潸謂喪吾婦寧使身先翁之猶子起家海邊聞翁老疾懷金下船將營後事白金及棺豈無兄弟哀其乏錢翁聞姪來稍慰目前豈料入門亦遽溘焉翁方病劇忍報翁知一句有餘魂魄追隨罹禍酷毒孰有若斯翁是善人誰不涕洟况吾前蜀兼硯門楣入門號聲人可無兒身猶悼女甥忘其妻匪忘其妻夭方傾危甥頗工文久不逢時里俗嗤笑翁心所悲卞和屢刖終售何疑他日名成慰翁在玆薄陳醪羞侑以句辭靈夙相愛來歆庶幾

祭季因是先生文

嗚呼自古及今壽命雖長率不過百年內外而已忝身歸乎盡者無二致而人之相弔者不一揆自聞公訃已及數月弔客盈途絡繹不絕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苟不達乎詩說但爭先而恐遲彼於貧賤之門謂綏救而非宜乃爲生者而非爲死者之辭况弔固必有其義

不獨盡吾之私觀林宗何以生芻如玉爲愧後之不愧者伊誰蔚生也晚於公出處之節進退之機或偶得之人言無既信而且疑昨聞令子侍御公所撰行狀已徧傳於京師及見公之猶子希韓亟請讀之輒使蔚浩然而嘆息泫然而涕洟曰吾雖去公之居百四十里有林宗而無徐孺能不對古人而忸怩身隨衆以奠公心與衆而異悲夫公惟生所遭之可痛衆乃但悼恨於云亡之時亦或惜公爲一代之人又孰察異代之多類乎今玆昔史冊之所載匪名臣之不多或道隆而身泰建崇勳之嵯峨或死忠而無益俾後人之滂沱惟夫立羣小之朝不肯揚濁水之波激與隨而兩非身與國之奈何

譬蘭草之芬芳雖能自異於荆棘而藥物之迅利其可
施之於沉疴於是剛不廢柔堅不畏磨跡偶晦於一時
功罕與之同科吾於東漢最慕陳寔赴潁川而獨弔爲
常侍之所德及善類之保全孰有如其大力吾於唐初
最服仁傑曾縱傳於嘗朝得女主之心折竟完軀而全
唐孰有如其明哲如公所處豈不甚難遭中官之威焰
視四海如狂瀾彼乾兒與義子已布滿於朝端雖有外
之撫按多婢膝而奴顏公起家於縣令能委蛇乎其間
當立祠於魚頭絀事應主乎祥符公名父老而泣語吾
命廹於須臾既得父老之心幾將大吏之猜祠卒移於
他界公有耻爲何如將有京卿能劾奸究其名若墨其

姓李氏得罪杖謫將置之死大吏委公汝可承指公欲
活之計乃近詭既陰驅其卑隸殺忠臣者汝死矣旋陽
喝於堂上要吾君者無活理已而道消者小人道長者
君子摘靑天之片雲得嶺南之一紙公適乞身田間李
特遣人千里引趙臺卿之歌以孫賓碩爲比嗚呼使公
在漢則必爲陳在唐則必爲狄其深識苦心大畧如此
胡多口之忍加蓋亦未嘗無以縣縣令而郎官惟選司
爲最美不四年而得之宜羣讒之不止而蔚獨驗公於
馬阮當國之日五十始爵之齒値東山之久臥又帝京
之甚咫奸黨充朝公獨不仕苟欲信其已往副詣觀之
今始嗚呼遭人之謗受天之祉名臣出於膝下諫章味
於甘旨五福則壽齊洛社之班八龍則才與高陽相擬
已極人生之至樂何恨九原之不起然蔚所以哭公則
銅狄如昨靈光失踰星暗南極路阻弱水嗚呼哀哉尚饗

祭萬太恭人文　季滄葦侍御之母

嗚呼仰愁雲之漠漠兮俯逝波之悠悠月正明而遭蝕
兮樹欲靜而風不休天几然其無情兮地又廣漠而難
求目所見而心傷兮耳所聞而泣流聽驪子之悲鳴兮
與鳳雛之啾啾號聲滿於高門兮痛賢母之不可留嗚
呼維賢母兮克生國士兒成名兮以悅夫子兒趨庭兮
有聞母重問兮經旨曰詩禮之外兮豈無諸史彼范滂
兮兒之師彼潘岳兮母之耻初爲令兮蘭谿母猶倦兮

父心則喜辭夫子而言邁兮愛道路之山川近此郡之
城郭兮顧人民而愀然異瘠土兮可樂知善性兮誰全
見道旁兮父老懽膝下兮少年及令舉兮聞於朝曰匪
臣之能兮母教之然蒙異數而屢遷兮事驚及於隣姥
拜君爵而匪榮兮榮母心之深許兒再起爲御史兮母
曰何以報吾主操白簡而抗詞兮酬劬勞惟茲舉朝吾
叩夫虎豹之闢兮春將歸吾采蘭之所荷九重之優容
兮翱徬徨於屺岵嗚呼徽音兮猶存綸綍兮承濕冠帔
兮何徃生芻兮在門謁王母兮蓬萊登璧玉兮偕鬼乘
鸞駕兮不下視諸方兮塵埃正樂處兮瑤闕遑獨念兮
烏臺奈孝子兮毀瘠使賓友兮增哀伏惟尚饗

又代人祭萬太恭人文

嗚呼太君杳然逝矣人之知母蓋以孝子子雖有善必歸母氏名騎何由大宛之思身如風轉稍侍于廷不曰天所降曰母所生頭上峨峨獬豸爲冠不曰君所寵曰母所教都亭埋輪史冊炳然不曰神所勉曰母所嘉御史厥初起家縣令奉母同行以之爲政刑罰減省以慈爲性能在必卻以廉爲教車騎毀陛官乃屢遷既察臣忠旋旌母賢恭人受詔鄉閭喧傳遂於今日夫豈偶然維太恭人祖父儒術教授女郎織老帳下伏生之訓女之一經常把闡門河風薰雅如飛凫以太君內則夙聞微其夫子惠及侍髮曰純比聲而炙彝額恩雖如波浩乃如山泉叨觴全賦備聞燃然登堂拜母退而歎息且有是子以正邦國以教民庶以補家職嗚呼方卷恩綸遽奏挽歌象服在笥魚軒不過天有浮雲地有逝波人有本宅須歸奈何何以尊觴以歌一樂母其來歆與爾涕哭尚饗

溉堂文集 卷之十七 八

溉堂詩餘目錄

溉堂詩餘卷之一

焦穫孫枝蔚豹人著

小令

夢江南

無限事細雨密天饒一片春心三月水夜來停槳只搖搖坐久莫嫌勞（鄴程郵曰細雨蒙天饒本山谷揚柳索春饒句得來○王阮亭曰春心二語思乃得其妙）

清平樂（東亭春日寫懷）

花時雨候羸得雙眉皺短嘆長吁人背後却怪人憐清瘦　歸來甕酒初甜堂前桃柳相兼小妾不嗔白髮先生而坐朱簾

瑞鷓鴣（杏伊墳宅觀女劇）

終朝兒女作英雄元末旅夫事偶同火鳳身邊青海駁牡丹花裏白頭翁　臨歌誰怕周郎顧欲臥除非杜甫聾門口雖知明月好客心惟愛燭花紅

又（寓雲居寺思歸不得而作）

賦詩終日對香烟若問安心却不然赤手渾無長計策青蚨似結短因緣　投林久在棲鴉後乞食應居老衲前孔子乘車穿鼠穴吾今敢復怨皇天（辛稼軒詞仲尼去衛又之陳此是乘車穿鼠穴）

朝朝鐘鼓鬬清新有客中間憶古人石塔寺偏逢飯後永禪師本是前身　俍妹二子他年貴難作千山古佛隣當路肯憐行路苦歸帆仰日掛湖濱

採桑子（嘲俗客）

春風古渡行人滿來自何方終日奔忙枉到青山綠水旁　前頭歲月無多在鬚髮如霜不肯還鄉說着妻兒淚數行

又（題焦山僧房）

老僧頭白焦山頂不管興亡安穩禪床臥對江南古戰場　客來坐久渾無語飯熟茶香歸路茫茫水打客船月照廊（鄧孝威曰固自英爽有伯符當年氣槩○張虞山曰予廿年前登山賦詩臨江釃酒何其壯麗今讀頭白臥對句淒涼滿紙）

如夢令（題磯磯孫夫人祠）

劍戟生前森列巾幗鬚眉人傑萬里永安宮兩地行人哽咽淒絶淒絶哭蜀今無分別

浣溪沙（寓豐城壽昌寺作）

又見僧雛掩寺門愁聞鐘鼓動黃昏天寒難得被兒溫　不慣中宵明佛火無魚一月斷腥葷家書寫罷暗傷魂

客裏寬愁僕裏書多時誰費醉工夫今朝況要一錢無　歸去好同兒子說老來欣與古人俱汝曹何忍廢三餘

歲暮還逢雨雪天更無人到寺門邊卷中陶謝且周旋

居士辛勤誰可比老僧功課有時閒木魚聲斷佛燈

前

寶劍詩成弔古餘蛟龍雲雨有時俱英雄豈料困長途

不見當年王季友人疑客是馬相如鵝裘典去忍寒

初 邱孝威曰四首讀來極是悽滄

又 閨怨

已見秋風數雁歸玉郎消息至今稀江湖何處一帆飛

怕照嫁時明鏡子羞看耍處舊屏幃心煩剪壞寄郎

衣 ○邱孝威曰心煩剪壞寄郎衣因是別出新意 ○張虞山曰此詞在先生集中又是別調

不出羅幃上講堂玉容消瘦自悽惶薰人一蕊藥偏香

地任狂夫行駿馬天教怨妾老空房受誰恩重便爲

鄉

又 讀前史於梳道洲中有感

萬里長城百戰身月光臨死倘驚人他時空憶李將軍

宋文帝以道濟比李廣 傳稱可憐惟木雁落毛誰肯與麒麟一

門千載爲酸辛

鷓鴣天 乙巳初度三闋

弧矢懸門萬事休空中賀客醉仍留命名當日如元亮

養子他年擬仲謀 今已矣復何求長將淚眼望松楸

江湖漂泊朱顏改老大空貽地下羞

膝下斑衣跪獻詞老人微醉淚雙垂難忘北海分梨日

最憶姜家共被時 兒與弟各天涯那堪頭白又如斯

丹丘縱有長生藥歲歲年年惱別離

張虞山曰如讀摩詰登高之作使人益重棠棣之情

多謝隣家老詩星勸予斟酒滿丹經悅然面少封侯相

且可神遊不死庭 纔嫁女又添丁窗中小婦倚娉婷

人間五嶽偏難到何况蓬萊路杳冥

又 泊舟東溝步江村

十月江邊柿未褰艤船先望酒家旗白鷗飛過黃雞叫

正遇青裙縞袂兒 茅舊店板爲扉漁翁壁上挂簑衣

村臨大道多行客指點揚鞭與豎桅

又 夜夢

帆落寒雲瘦日旁身無一事轉淒涼安排衾枕呼僮葦

變化憑他蝶與莊 鷄亂叫月微光覺來猶自意倉皇

通宵惡夢牽纏劇安穩何曾是睡鄉

又 虎溪道中

爲怕江深浪似獒却尋山路避風波相逢策蹇人無數

不信溪仍有虎過 身困頓路逶迤翠禽閒殺老松窠

暫時畧歇閒鐘地可有人家賣酒麽

炎熱難消七月初看碑入寺動躊躇白蓮一朶何曾見

綠竹千竿好作圖 塵面目老髭鬚笑溪前面哭窮途

縱年乞食依親戚莫道陶公今日無

又 客中七夕

不寐因觀牛女星腐儒心事也縱橫叩門曾覺言詞拙

此巧如何乞得成　長寂寞久飄零耳中何日與卿卿
夫孫有恨天知道若說無私恐未能
又 客南山觀人鬬者感而賦
萬事吾今已白頭槐花依舊照雙眸蛟龍雲雨偏相左
滄海桑田大不侔　回首處帝王州少年心肯繫巢由
可憐駿馬塵中老只憶燕昭淚暗流
又 七夕書懷
瓜在盤中果在盆癡男騃女總祈神年年呼老逢今夕
跳上匡床早閉門　長慣情最清貧眼中曾見海生塵
何時四巧根方斷共熱吾家窮措人 見前樵乞巧對
又 詠硯

肯結為鄰野老家 結鄰硯名 因防塵污待龍紗多於絳縣人
年紀當 去聲 得青集十齒牙　毛穎傳可同誇相君之面
界堪嗟形容雖是端方甚生活惟嫌冷淡些
又 小史於席上出袖中鴝鵒戲弄不已季希韓命作詞贈之
一種天然意態真銷魂不待動歌唇手中何物心歡喜
此物云從樂府聞　時顧盼頗慇懃與他緣分恁般親
淵明曾賦閑情賦笑客公然願化鵝
季希韓日和學士詞却愛熏香小鴨羨他長在屏帷已有先於願化鵝者矣
白月紅燈小翅明關心飲啄兩多情袖中出入同歌扇
扇底生風不會鳴　年最弱體偏輕更誰能敵汝音聲
登場也作鶴鵝勢未肯輕輸定得贏

又 飲王金鉉明府署中遇徐父入座醉而罵坐明日賦此呈金鉉
相指飄零歲月深胸中五嶽失崎嶔逢人啼笑如狸狒
任客烹燒到鶴琴　遭罵坐畧沉吟居隆昔亦類吾今
等是入度真難料爭使吾徒重賞音 名長卿與馬闕之書聒過從見下甚好乃不幸遭徐父作並伸搞使酒罵坐令人悒悒不敢傾安得與足下抵掌論床談笑又安得長與撫俗客于門令吾兩人勿傷雅道也嗟嗟人奈何能無此遺哉太史古僕夜來流亭入度足下豈亦有此耶
又 題汪李升令人小像二闋有序
圖中主人獨坐高閣中夜有美人于側下抱錦瑟而立蓋李升名其諸姬之閣日百尺梧桐閣又名其所作詩餘日錦瑟詞遇吾齋者爲生因爲作此闋也
看汝丰姿豈酒狂少年能賦擬長楊問中偶愛花間集
曾撰歌詞錦瑟旁　桐百尺恰朝陽影移層閣坐相當

揮毫才子何殊鳳抱瑟佳人即是凰
傑閣崔嵬勢若飛詩當俗物到門稀乍疑太乙燃藜處
欲認湘靈鼓瑟歸　行樂耳莫相譏婦人醇酒豈全非
承恩更上絲綸閣却別梧桐看紫薇
又 題徐原一翰林小像
玉署深嚴令闈馳珠庭犀角好丰姿見山樓下相逢處
余初識原一于汪季角舍人之愛閑 似共浮丘拍袂時　蕉靜對卷長披
從今更語虎頭知一門鼎甲朝中少補寫荊花爛熳枝
又 題蔡九霞小像
彩筆曾將氣象干布衫芒屩着何年自言彌勒同龕坐
更勝無懷與葛天　頹沃若意悠然餘生惟願老林泉

其如狗監知名姓新奏凌雲殿階前

又 薛家無言

後汝爲人尚七年飄零一樣在江邊也知妬忌非男子妬殺盈頭髮怎支 妬與官不相關何須更要住深山塵中自有延齡術請學吾兒也獨眠

鄭孝威曰獨眠是得養秘訣但人學不得

應接雖煩意自勤容顏非故興逾新年生不解藏人善名下人人愛老人 橋上月魂中春當筵何可少歌唇近來能作花間語誰似山東妙絕倫 無言孫劉十家詩徐山東謂西樵昕

上兒弟與無言最善

長相思

愛潛夫勝狂夫騷雅場中調不孤多將相見疎 路模糊淚模糊愁過黃公舊酒壚斯人今已無

叩天門天無言直木誰教伐邦根不如春草蕃 便長存已傷魂卷聚哀吟似峽猿飄零惟酒尊

惡風吹雲何之者舊凋零忽若斯老人心更悲 天難知善難爲伯道如何未有兒藏書今付誰

長相思長相思不道如今長不歸更尋相贈詩 長相思長相思今日相思是了期明朝還憶誰

恨悠悠夢悠悠滿腹文章一土丘魂仍招得不 玉爲樓月初修王李多將在上頭誰今第一流 王李指見玉士王能徵孝宗

王漁詩中錢牧齋列朝詩選錄其語作小序王謝七希不違世如則已甚矣○鄭孝威曰題此詩晚年多與唐

放筆僕曾于米澄嵐李叔則兩先生席間聞言之然其詩僕老處正復不少行當與溉堂共遊而行之○西詞可謂極其悲痛友朋之情于是乎至矣○張實山曰余哭兩止十金山草堂讀洋山詩嘆其爲鬼尚具生性退而作詩中之愧不成章溉堂五詞不啻山陽之笛

柳梢青 和戶書事效辛稼軒八難辭

常在家難江深千尺過順風難老從仮難杜康不死能解愁難 買山錢到手難要野老同談笑難醫俗病難君休妄說古與今難

生查子 不寐

月下小窓西燈燼三更後尋是不成眠惡夢尋常有本愛揶爲腰莫使逢如首憔悴鏡中人値得相思否

點絳唇 曾闕看桃花

疑入秦源又疑采藥天台裡赤城霞起洞口逢仙子短竹籬邊帳漲官河水還堪醉聞梨偏美更雜房陵李

張正見賦關梨真定之奈梨權房陵之縹李

好事近 題韓醉白小像

作達不曾遊雙眼懶施青白但向醉鄉深處養少年顏色 雙龍會合定何年長劍過三尺世上幾人知我許紅裙相識

又 冬至

日短爲愁長長短全無定理守得窓兒黑了要燈花傳喜 驚心葭琯又飛灰日更長如此妬殺江邊楊柳漸抽枝含蘂

明日更堪愁何物與愁堪比身在天涯異縣對長江千里　閨中果否線曾添多恐懶針指因看天心回轉怪郎何爲爾

又（舟行入燕經過淮陰重訪家瀕中）

咫尺易相尋何況弟兄垂老別後最驚心處見兩回秋草　上堂一揖又登舟身只似飛鳥所寄音書易達是長安大道

宴會荷淹留燈火去年時節小弟一時狂態類西湖老鐵　飢驅今日入長安堪此遠離別慚愧淮陰釣者本漢朝人傑（張虞山曰二詞爽快如食哀梨）

秦樓月（客京中二首）

奇如此先生也入長安市長安市人情不重布袍芒屨　西風吹綻黃花蘂黃花與我同無恥同無恥朱門相見何如栗里（鄧孝威曰遊戲得妙然非溉堂先生不能作是語○張虞山曰予與溉堂同在都門人多怪之常欲賦詩自嘲今讀此詞不覺噴飯）

情誰訴青衫破帽悽惶路悽惶路荆高已死吾年垂暮　西山闕是登臨處何人天壽山中去山中去十三陵寢淒涼烟樹（鄧孝威曰僕近過友人呂半詩有句云未薦天壽路空哭賊塲春與溉堂同此情也）

小重山（迎春冬東光）

闕道東皇駕出遊先過潘岳縣賞風流雖無梅柳有來牟論風俗此地少歌樓　何事久淹留芒神應笑客愧春牛老思村舍見無繇歸期遠荒草滿田疇

又（凌巨調年十七作離江都慈幃入京就婚花燭之夕爲賦此詞）

孔雀屏風列壽圖香添宮裏餅繞流蘇新人意內貴壻蹀郎家好得似妾家無　郎也貴壻蹀躞花驚乍見似江都上堂何日拜賢姑知今夜花燭眼模糊（鄧孝威曰花燭詞無此雅正之音○張虞山曰歸拜賢姑具見古道）

朝中措（平山堂懷古和歐陽公原韻）

平山人昔對晴空得句酒杯中依舊荷花開了人今化作飄風　山堂久廢風流如見萬古情鍾何必曾遊門下方思太守僊翁

少年遊（題鄭紫瀾小像圖中一人抽劍旁有俠客三人旋立一人閒立蕉樹下似與之談劍術者）

園林佳處手曾携紅葉正如斯新來賓客鷹揚虎視借問是伊誰　自從烽火驚雙眼笑迂腐只吟詩出袖鋩鋒能藏腦後聲俠讓蛾眉（用聶隱娘事）

壽帶相見輒論文心事也曾開寶漿屠狗無非我輩耻入腐儒羣　非關年少須行樂劍術愛紅裙銀液犀株鎮松防怯莫比畫中人（李長吉惱公詩犀株防脾怯銀液鎮心忪）

西江月（題馬圖求孝廉小像）

共愛鵝池筆墨誰欽龍臥才姿壯懷先被虎頭知寫出南陽葛子（圖中羽扇綸巾）　麈尾清談何益隱囊冊致非宜能兼將相是男兒肯只驕人青紫

又（早春雪夜飲王仔園小樓用即席限次宋希真韻）

花是宵來火樹雪仍冬去寒雲古入誰可作同心梁苑鄒枚自命　家慶能偕故舊來衣著意鮮新開樽知道爲娛親白髮公然坐定

二 又次黃山谷過宴集獨醒韻

王績從來好飲謂仲開尊公天榮 陳遵未必能過平生怯見酒如波任把東坡嘲我　後閤不教客走前門更被童攔淹留每到漏將殘樹上棲鴉早散 東坡詩茂悲已愁當酒杜

鵲橋仙 閏七夕集飲王天榮宜樓

忙哉烏鵲頭毛再禿知汝雖勞不怨人間離別那能無重引起愁條哀蹙　姮娥依舊廣寒孤處 聲上 恐不持杯相勸書生老矣學忘情任河水頻翻波瀾

十家兒女兩番爪果拈尺何曾巧寸從來巧莫過詩人得何處香清茶嫩　酒星重會文星無恙萬里乘槎休論歡娛無那閏更難也只似雙星多恨

調笑令

張紅橋

張家有女號紅橋工吟柳絮待桃夭傾城但願配名士東隣年少魂容消林生句好王生妬姻緣易盡金陵去情長命短小樓寒遺詩泉下重相遇

相遇因佳句年少東隣枉相妬春鴻遠向天邊去獨對紅橋烟樹情長命短人何處寂寂泉臺無語

憶王孫

題劉六皆舍人小像圖中美人手折蘭花一枝六皆正襟危坐手持書卷意殊不相顧時又有侍兒抱琴鵠立於側六皆同年汪蛟門爲作減字木蘭花詞處涉嘲謔予特反其意作憶王孫二闋

拈花人不讓芳蘭相對終朝手一編看作風流恐誤看賞音難琴在囊中久不彈

侍兒應怪主人迂樂事從來只讀書孤負蘭香貿鼻初慧軒殊不信貧務勝饋魚

附汪蛟門詞

飲醇近色不信劉郎腸似石雙眼模糊左顧柔奴右念奴　荒淫甚矣詩卷而今須閣起何事沈吟半爲琴心與慧心

減字木蘭花 答懷

逢春江上只道春愁難釋放又渡黃河若問離家兩月多　登樓何益一片閒雲頭上白無賴山光秋色如今也斷腸

又 看雲濤戲筋斗

妖姿無那移向掌中嫌掌大登鼓相催收拾紅巾換繡鞋　亂翻筋斗不辨佳人身與手翔鳳驚鸞下得場來仔細看

又 贈山西妓

昭君村裏當日題詩傳子美何地無才一朵紅蓮山後開　能歌善舞借問芳年纔十五門少垂楊却勝楓橋遇泰娘

又　寄雲樵

歌喉舞態寒夜能留春色在更是情長曾送狂夫上太行　劉郎老矣重到天台應不似白髮雖然若問心情勝少年

歡娛難買破費千金吾不悔只惜裝盔又別貿衾雨雪中　看卿體態合與詩人長作對肯嫁寒儒同守匡床竹火爐

王幼華曰癸酉歲淮海帆雲樵卅長沙之北則以遇合有幸不幸耳無錢好色甚矣其無聊也

又　久旱

慳雲吝雨似學人間商與賈天道長貧又似艱難辦稅人　鞭龍不起誰借太湖三尺水瀉菱難詳一口真堪

吸老龐

晴天雨下苦淚千村同日瀉滄海塵飛一帶荒京舊釣磯　流亡無數机史空回官長怒兒比翁賢戲學鞭笞却偶然

又　飲戴雅聲齋中

逢君便醉客路飄零都不記且復狂歌白髮其如壯志何　杯闌燭燼嘹唳雁聲窗外進夜已三更橋上吹簫對月明

踏莎行

陳其年贈王西樵詞有云才子為官休亦好弟當偕隱兄攜杖西樵深佩其語蕭尺木因為作圖西樵屬予題之

磨蝎宮中南柯郡裏才名官爵渾如此歸來那用維陽田秋風又報鱸魚美　陽羨詩人蕪陰畫史他時相見應狂喜古來林下少人行急流勇退先生耳

璩璜齊肩機雲並齒烏衣中第烟霄裏新詩多半詠田園一門高趣誰能比　官舍聯床家書數紙館心聚散十年矣高人出處略相同出山常是無錢使

又　題家涵中小像五幅

東湖垂釣圖

腳底波清眼中天碧平生懶入王侯宅抓衙深處便開懷釣竿何必長千尺　自笑吾身乾坤蹐躅飄零已是頭全白不知范蠡肯相憐許為蝦菜船中客

又　飲酒讀騷圖

太白風流靈均著作兩賢萬古雄奇鶴餘人傑傑耻相師尋常自怪吾輕薄　手把離騷口卿杯杓何妨任意成哀樂輕將此事讓君兒誰知小弟心中作

又　台山遠望圖

若問先生公和苗裔辭鄉久築淮南第小山桂樹儘怡情回頭只愛台山翠　昔別丹青有人能繼解衣兼識蕭然意生綃寫出老龍身與君髩色青無異

鄧尉威曰結句是李長吉錦囊中語

又　虎溪濯足圖

故里難忘虎溪風景垂楊綠覆春塘靜滄瀾不比濁滄浪何妨詠史詞同警左思詠史濯足萬里流　高士從來愛身及

脬紅塵深處看如雍不管失脚踏横流誰言濯足汚清
泠

又　跣杖芒鞋圖

鐵杖芒鞋高尋福地塵中那得人同志青山到處可容
身鏡湖不要君王賜　進滕能㴑盆窓蘭蕙何曾婚嫁
傷高致向平只是可憐人相逢莫肯兒相事　時子方爲次兒謀娶
婦○張虞山曰結處忽自說心事便覺風格跌宕

又

描寫鵪鶉主人所惡大風寒無人肯爲修架婦處鵪鶉默默就死而已子觸爲偶諧李容同李氏大傳至吏隱公爲訓導時十提學御史闕高錫君中謂此鳥不寵樂之不究轉相道假以哉乍卸蝦有能語者以喻已受俗之難及闊言劫之井阮深嘗其言得先王造士之法而又哀描鵪之窮井其罪也作二詞呈主
人

冠玉徒然中無有也綵裳朱喙空開雅誰知却似息夫
人不言不語精神寂　終日回頭隴山鄉野禽中甚是
傷心者滿天風雪正愁人如何忍置寒簷下　鄧孝威曰仁者之言
客至呼茶猶來喚打只須雨何何其啞無人宛轉導聰
明工夫肯似教歌者　我既飄零汝非瀟灑拙人拙鳥
情孫愁上書思學李先生疾呵凍硯書窓下
張虞山曰鸚鵡二詞似循老杜詠物詩

又　爲揚州太守金長真禱雨有應而作

叔度初來萬家安堵如何旱魃翻相侮看公自是泰山
雲隨身到處豐年雨　自笑愚儂久離鄉土出疆含耒
愁兒女此生不想雜陽田但聞米賤私歌舞

南鄉子　途中

南客復西行遊興何時倦長卿那有諸侯真好事相迎
道旁猴子獨多情　千里火雲明撲面風沙又一程此
去太行山下路尋兒牧羊慚愧說初平

又

曉起揭簾兒不怕寒風面上吹故故回身懷抱裏嬌癡
懶整新粧對鏡遲　巧語發黃鸝笑我頭如白鷺鷥四
十八翁休笑老情知老在逢君二八時
張虞山曰四十八翁二語與不見盧郎年少時皆巧于自嘲

又　贈送無言令子齊之汝寧

隋苑柳青青身着班衣勸酥醪負米歸來曾幾日消停
依舊騎驢向汝寧　書寄竹西亭多少愁心對鶺鴒入
夜他鄉應得夢趨庭仰看天邊有壽星

又　見客爲債家所迫而作

催促奈君何紙上光陰急似梭却愛草鞋名不借知麼
到處逍遙得似他　忍餓且高歌省得相逢有怒訶說
到向平婚嫁事蹉跎我亦人間負債多
董樗亭曰祝京兆不得專美於前
山重恐難馱累債如山力幾多縱有馮生能市義差訛
不過田文却奈何　君自惹愁魔壁面須乾莫怪他也
覺哥哥行處有叵羅今後相纏莫恁麼

汪季角曰趙鼓獻李僕射詩有新諾似山無力負之今曾見唾於倚常之山重恐難馱二句精切便非趙倚樓可比

醉落魄 離揚州十四弟賀大初從故鄉來

孤舟初發回頭更望隋宮闕客心此際愁難說似渡桑乾却與并州別　遠來吾弟謀生拙聯床夜雨聽幾歇出門自笑腸如鐵懶荅妻兒問我歸時節

又 旧淮

眼花如霧關山回首天將暮寒鴉啼亂江邊樹一點青山今夜停舟處　凄凉牛胸人無語前途明日逢親故錦城雖樂留難住寄語江豚莫阻歸時路

南柯子 望江邊村舍

多識愁邊路長回夢裏家不知身老有誰嗟但見他舟蓬尾最欹斜　霜打青楓樹風吹白葦花村邊山口竹交加可羨居人賣酒作生涯

鄧孝威曰頻年作客美江頭賣酒翁真是天上然宦游浮沉更有甚于作客者

又 滕王閣不亭寺關並俯臨章江感而有作

富貴當時事文章萬古名滕王高閣最崢嶸却賴王韓筆墨動公卿　齊景雖千駟夷齊獨有稱須知今古此人情誰道韓丹不抵李元嬰

又 冬至日憶兒

城外江波綠城中橘柚黃今年至日好晴光只許催人節序往來忙　愛日兒知否趨庭事久荒也應愁與線

同長愁我老來多病在他鄉 張虞山曰老病他鄉一語不忍讀

菩薩蠻 歲暮題書尾寄揚州

裁書遠報蕪城裏歸舟更待桃花水無事且親梅梅殘桃仰開　自從書信斷只道郎將返讀了恨燈花欺儂也似他 鄧孝威曰恨燈花還是第二○汪蛟門曰可敵柰柳

強將樂事從頭勸窗前不用長嗟怨大婦善持家焚香且煑茶　兒啼聲自好停繡當窗抱掌上看明珠應憐老蚌愚

誰因煖老思燕玉天寒遠慮腰如束相累是長貧衣單風雪晨　一金聊附寄識我憂勞意且莫賦琴書荷紬典無

腰肢久別春天柳近來眠食能佳否遠處正冬疑休教回信遲　因郎休更悶行冰須親近嬌女意堪矜新粧學母能 鄧孝威曰遠處二句細膩之極

又 賦雪中寶珠山茶

天寒轉覺花兒美畫中好景應無此雪舞滿簷風赤城霞更紅　將花持獻佛可是僧家物色自勝珊瑚人言是寶珠

採桑曾是羅敷女不妨翠帶村中趣艷絕兩株花不妨名與茶　賞花須對酒難與龍團友又似黨家姬淺斟低唱時 張虞山曰詠物能手

又 僧舍夜聞雨聲

夜闌時候瀟瀟雨倚床不寐聞飢鼠猶勝泊江邊浪聲來打船　客心容易碎風雨颸無罪歸路幾時聽憑教滴到明張虞山曰舊風雨何矣颸無罪更奇　黃樗亭曰倚勝泊江邊二語非老于覊旅者不能道

蕪城雨是江都雪那邊天氣冬無熱兒女夜圍爐遙憐客舍孤　憐多疑不少何故歸期杳到處有迷樓能教客不愁

又 憶故鄉東

多年不見隣家叟眼中吾婿今偕老憶昔對秋盤客來倩整冠　歸鄉公有意歎辭非吾事刪且錄血詩赤心投向誰

又 黃天瀚見示琴怨詩及其亡姬陸小雲詠花十絕次宗定九韻二闋書卷後

樓頭忽聽琴聲起曲中哀怨非流水莫怪懶看花同誰倚碧紗　損眼非一節句句心頭血長吉作嬌娘難求人命長

樓頭終日吟聲起傾城名士魚和水解語一枝花香風透帳紗　依然逢令節不見裙如血亦不少蟲娘徒誇諸技長蟲娘見柳耆卿樂章集

玉樓春 仰事贈汪叔定

朱樓中有如花女絕世傾城心自許愛依宮樣作新粧多少村姑曾笑汝　驚看百兩神仙府誰道佳期常間阻手中針線恐難疎天上衣裳閒衍補

浪淘沙令 自鶴觀道士問予生產若以二詞

謫世已多年尚記前緣嫦娥宮裡桂初鮮不合手中揄快斧斫入花間　滄海正滔天不買桑田如今方悔手無錢若見雙成羣玉畔調戲依然陳其年曰使雙成見之得毋揶揄此老山久不相見乃帝心猶昔邪

家世愛文章非買非商兒今出仕未還鄉我是金華山上客叱石成羊　辛苦笑牛郎何似文昌久傳王母髩如霜怪底吾身容易老人喚東方

中調

一剪梅 閒居

門前只繫釣魚航花滿春江月滿春江歸來樂事一椿椿大婦東窗小婦西窗　閒看刺繡對銀釭鶯也成雙

蝶也成雙笑他燕子苦奔忙今日秦邦明日燕邦張虞山曰寫兒女情時有老氣自是先生本色

又 閨怨

當時樓上共看花鏡拭菱花笛落梅花人同秋燕暫辭家燕已還家人不還家　到頭夫婿總如花輕薄桃花寂寞梨花知郎終歲在誰家黃四娘家與二娘家

又 代李希韓家

頻年相隔在天涯未見堪嗟見了堪嗟高才猶自困泥沙富者誰耶貴者誰耶　三更深坐月初斜樹影窗紗人影窗紗併愁腸窄豈些些他死君家醉死君家

又 贈希韓

題詩欲贈費沉吟做汝從今悄汝從今自言深悔着背衿山有清音水有清音　文如珠玉竟誰欽重似胡琴輕似胡琴雖貧仍見古人心一擲千金一諾千金

又 寄懷吳賓賢孔丹次

男兒無命欲封侯似鳳啾啾俄虎垂頭公卿何物眼中猶不學雖遊裾馬襟牛　歸寺一妙且同遊將徑須修好待羊求無錢買酒漫憂愁與老妻謀且典鷫鸘裘

又 酬慈恭人贈別詞用來韵兼告以古今作者用心之異敬答虛懷敢謝後言

蕪公昔日守徐州梁了清修千里從遊吾兒謂汝與梁仲莫上黃樓却望屯留　如予何足助勤修有問難休奈賈長頭別期將告淚先流老病窮愁後會何繇

雖蟲豈敢論千秋遣興驅愁伎倆徒傻明師須向古人求宋玉風流藉李同遊杜詩風流儒雅亦吾師又云李陵蘇武是吾師　漫逐花月費雕鎪六代齊休靡靡堪羞須知此事有源頭共兒河流誰見齊牛

臨江僊 送王金茲之楚中

春到揚州人又去獨看東閣梅花高樓何處弄琵琶不知吾意懶空自鬭繁華　帶雨早潮何太急還中離恨無涯孤舟明日聽啼鴉多情江上客不獨爲思家

又 五日壽王天葉

此日結齋椒艾當時降甫生申公然鶴壽異雞羣獨醒非屈子好客是田文　續命不須金縷浴身何用蘭盆多年厭對石榴裙老人壽白社兒董上青雲

又 周伯符七十壽贈 鄧孝威曰字字確切天然

莫怪此翁貧且老風流依舊多情古來門第拔崢嶸吹簫扶漢祖顧曲駭吳伶　慚愧吾衰今甚矣餘人半已凋零回頭漫悔事無成酒徒常快意狎客也傳名

殢人嬌 喜沈姬生子

老蚌生珠昨夜光明環堵喜歡然垂綸漁父三朝豹子便食牛如虎還自笑難忘西施兩乳河豚作西施乳　女作門楣男特門戶復何用狂夫作主向予相勸莫奔馳塵土問教法力田明經博古

行香子 江舟使風作

順逆循環風也難猜怪吾生衣食偏慳棲棲何往吳楚之間嘆鬢如霜舟如葉浪如山　家住邗關鏡有雲鬟問歸期淚眼潸潸青春無幾悵却紅顏笑客何爲不如烏倦知還上幼華曰氣槩語終是英雄本色介山以雌雄爲次未可深信也

又 詠燈下水仙花

姑射冰肌似是還非費躊躇夜靜香飛燈前細認髣髴湘妃兒肩兒翠裙兒綠水邊歸　額黃堪愛却勝宮闈長精神書屋燈輝十分淡蕩別樣芳菲正酒兒清茶兒嫩好相依張度山曰恰是水仙他花那借不去　爲愛仙豐欲畫屏風奈丹青不及天工惟應夜夜秉燭

呼童看形兒潔影兒淨勝圖中　清琴一操曾記相逢
怪燈花似識情悰居然含笑慇懃報喜報洛神降無妖
態少凡容

漁家傲　本意

八尺魚舠輕似鮁翁歌欸乃兒能和山角漸看風浪大
歸去那棲花春店樓頭坐　醉即還來船上臥不知明
月何時過師友平上無幾箇嚴共我風吹雨打羊裘破
白葦黃茅風蕭蕭打魚人在村中宿新婦開門紅日旭
呼小叔弟當晒網兒持竹　水何淡蕩山重複誰家借
梁屏風綠笑看飛塵粘馬足豈無屋先生但向窮途哭
雖落蕭條惟種竹漁翁兒客談心曲于世無求衣食足

饑不服任公子莊中多欲　收龍蘆花裝作衙生兒跪
向船頭祝不願三閭才滿腹高人座中問多少入奴僕
張廣山日胸僕眼界高人一等先生借漁家自道黃山今日從來賦漁家傲者無此新聲變調

又　題徐笔發楓江漁父圖

楓葉黃時天似水圖書堆滿船艙裏不共諸侯分邑里
吾欲擬筆床茶竈天隨子　辟世江湖非得已干戈爭
鬬何時止釣得玉璜心自喜時至矣擲竿早爲蒼生起
何日新投漁父社題橋才大如司馬眉目偶逢高手寫
塵俗殺細看十度眞閑雅　不得一魚何謂也智謀肯
出任公下笠子遮頭遮雨灑無苟且奴顏婢膝先生罵

江城子　賦錢戲爲既恨復憶之辭

孔方畢竟與誰親謂他昆不曾開飾口如予手足恐難
論看汝輕如榆莢樣道幾字也稱文　夜來春雨報詩
人綠苔痕滿衙門酒與來時無計免公樽安得青蚨賢
子母飛不遠去仍存
郵孝威日世間惟風雅事無錢做不得奈何以孔方忽之親之如兄同爲不錯

千秋歲　題陳元水小像圖中丁爲二子

江湖作侶曾向樽前遇年老日憐童孺如來親抱送孔
子還桐願看膝下而今又倍徐卿數　文選精如杜莫
爲傳經慮從此後高門戶攜臨青玉案引上青雲路誰
可比將雛鳳在梧桐樹
髮今垂素莫只歌行路寬買宅多栽樹勤書長統論更

貴相如賦錢到手酒家不可都持去　海內爭相慕車
馬朝朝駐兒問姓曾無誤敢題凡鳥字能合楊梅語方
信道滿籯何用金如許

又　古友吳補世母胡太君七十

稱觴酌兒文字爭新綺誰有當都非是愛河刀可斷古
井波難起巾幗內東門吳與蒙莊子　漸欲添兒商且
爲含飴享桐與竹孫枝美曾參今不返李密猶堪倚論
母德綿綿瓜瓞其宜耳

又　閔太母熊氏百歲

生當隆慶上壽齊潘鄭隆萬時新安有潘母鄭母同百歲　風俗美祺祥
盛黃山靈所聚婺女光相映堪詫事麻姑王母持家政

買宅依名勝懶和嚴張詠嚴休復張籍閒居昌觀有仙人來遊偶然賦詩親
眼見仙姿靜行嗅華頂杖視窓西洋鏡應一笑何須李
客依爲命張虞山日行嘆二語奇創

又上巳韓醉白生日先予賦者五人韓有答詞

平生嗜紫璧地逢佳節流可樂蘭堪悅古來祥瑞盛名
士生辰別非然者文章何獨如水雪　史有張華說觴
變義之設思往事真濤絕何如蓬島客更唱千秋闋君
但喜樽前稍勝田文熱
巧鶯聲亂一帶秋千院斟薾酒多親串獨憐逢上巳不
侍華林宴天何意色如黍號偏承眷　莫道男兒賤長
看他人面錢易得磨吾硯豈無金買賦亦有文酬絹須

痛飲流觴時節花千片

附跋　蘭亭修禊久爲美談瓊觀稱觴復添新話蒸
韓子醉白頗擅詩名誕逢三日金賜束皙之時年少
八仙玉如宗之之美固宜勝友齊贈佳詞直如得緱
山之桃不止投衛國之李而已觀韓答諸君詞益嘆
知之不盡能此不能彼免招放翁之譏善詞不善詩
始笑稼軒之拙惟予序齒最長和曲獨遲所謂珠玉
在前形穢增愧瓦礫在後淘汰何辭者也

定風波　無酒

每笑淵明止酒時留錢應是少延之誰料一壺賒未得
當尼吾今止矣更何疑　讀罷離騷風又雨無語古愁
新病倩誰醫莫怪酒龍常苦渴迂闊腰間從未佩金龜

天仙子　第二體　賀家無言舉次孫爲友二長男

天上石麟誰易識載路何其聲似稷若言繩武武難繩
芝可食履堪織潛德幾人如祖德　次第孫枝名早立
箇箇才華驚郡國相逢他日老何爲看筆墨須休息恐
被人猜詒厥力

二　賀友三

賀客朝朝來不止爾父久爲名下士堂無錯寫弄麞人
祝詞美歌聲喜孝子於今生孝子　萬事看君真足矣
三鳳八龍從此始世間愚魯牛公卿東坡詩但願生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青與紫常事耳早勸熟精文選理

蝶戀花　送王仔園之金陵

鷺裏風帆輕似鳥兩岸青山送客金陵道敏捷詩才誰
鬭巧剪江神手看三老　歌舞南朝天易晚一霎君臣
一霎開花草但把江山爲詩料莫勸君不用傷懷抱
鄧孝威曰南渡情事盡于一霎君臣二語不敵潮打空城寂寞回也○張虞山曰一霎君臣一霎開花草與多少興亡看過了且看湘裙六幅皆傷心語必傳無疑

意難忘

劉六皆舍人偶讀曹楝亭詞中贈苕詩適坐客有善丹青者因天台采藥是君家故事遂采詩中願得花間有人出不令仙犬吠劉郎二句命作圖并寫小像于此景之前自題曰采藥圖

采藥何年正東封議萃西省偕班花香蘭殿外鳥語鳳
池邊臨玉鏡惜朱顏朝罷忽凄然似白公心頭眼底詩

酒雙閒（白樂天晚從省歸詩云入去丞郎非散秩歸來詩酒是閒人木天終是不如山下去心頭眼底兩無塵）雲中吠犬聲傳比鵲橋成處却巢烏銜淮王收

不得蕭史恐難前驚玉女出桃源相見話良緣問此來

汲書孰定漢史誰專（尚書翰相常命人許汲書何嵩定漢史蔡邕專）

青玉案（題劉六皆舍人小像自題曰傳經圖圖中天祿閣高人雲中下有二童子負書並立）

君家自古家聲赫曾閣上緗青簡看爾傳經真上策宗

文宗武縱然不慨文選終何益　雙僮清絕難訶責書

在肩頭意偏慘所喜門前無俗客牙籤滿架任兒能讀

此福天應惜

洞仙歌（送汪李角中偷入京）

夢中相見有神仙識字劬食嵩潮益人智待拍肩挹袖

踏遍湖山還移請匡廬瑤函相示　告余將別去駕鶴

飄然不管樊留住清淚覺後猶躊躇此夢何因却應在

故人汪季角五色彩毫詞不明道雖竹絲綸致志薜荔

（曾顧卷日盡臻應酬庸料此法得之條軒荅贊竹山風範）

溉堂詩餘卷之二

焦穫孫枝蔚豹人著

長調

滿江紅（偶題）

憔悴江湖英雄老皇天知否笑半世嫁兒嫁女斂錢驚

狗五岳相看原不遠重游尖我何其久漫矜誇壯氣若

虹霓常空手　滄塊壘無如酒惹禍害無如口況少年

一輩欺吾老醜詩賦合當加杖罪閒吟敢效張芸叟昔

從今燒却楚騷經壽王母（自註紹聖初以詩賦爲元祐學術乃罷之政和中遂著于令士庶傳習詩賦者杖一百畏謹者至不敢作詩時張芸叟有詩云少年辛苦校蟲魚晚歲雕蟲恥壯夫自是諸生猶習氣果然紫詔盡驅除酒間李杜皆投筆地下班揚亦引車惟有少陵頑鈍叟靜中吟撚白髭鬚蓋芸

叟自謂也）

又（題朱錫鬯處士小像錫鬯有歸耕之志因命戴蒼酒爲作煙雨荷鋤圖索予詞）

管樂肩頭長卸却乾坤擔子怪造物從來顛倒英雄如

此始覺微通殘可玩只看簑笠身難比每遭逢烟雨偶

然閒功成矣　羨轍贊寧操耒羨從寧于耜問死生

門第云同巫里晉室勳臣司馬後祖孫出處各齊美（錫鬯爲太傅文恪公曾孫）想同行此路豈無人桃源裏

又（前題）

萬里曾遊塵撲滿東西南北却走向三家村裏披簑戴

笠攜手同行人最少北風雨雪催歸急訪稚牛屠狗非

豪賢無消息　這遲路黃狐立那邊樹立猿泣愁獨行

踽踽如何去得。餽肉君能庵道濟，買山吾豈須于頔。莫
便言泪溺耦而耕今難及
又 壽周聿田先生爲學公喻林尊人
老眼偏明獨喜看家風萬石年少日名齊董相天人射
策 先生甲子榜舉人 丹桂依然香滿路蒼松古絕高千尺把勲
名早付與佳兒求閒適 雲爲狗憑朝夕田爲海憑今
昔但長供把玩床頭有易綵袖深籠紅橘瓶金樽滿酌
黃鷄渼笑蓬萊未必有蟠桃如顏色
又 題宜州老兵荷戈遺像姜貞敉先生如農給諫自號宜州老兵
一代完人曾含笑輕投魑魅喫往事朱雲折檻遭逢難
兩宰相豈容林甫輩諫官須作能逢黨笑當關虎豹亦

何爲頭空仰 憑血濺形廷杖憑肉爛鶯臺長荷天王
明聖殷商之上陟岵嗟予誰忍讀執殳伯也猶堪做問
籠頭邊悄是何人黃門像
又 給諫姜如農先生易簀遺命必葬我宜州戍所使我千秋無遺君命作此詞輓之
三十年來常語客孤臣惟欠到今日敬亭山下如投客
店諫草萬言長不朽孝經一卷須同殮愛文山祠側骨
堪埋山光豔 殉葬物非鉛槧流涕處因弓劍記君恩
最重征衫可驗自祭陶潛曾竊比招魂宋玉誰無泰正
百端交集晚歌時過天塹
沁園春 戴務如攜具過寺齋
身久不歸節近重陽徘徊獨行正嗚頭雨過豆花將落

殿前風起松鼠齊驚乞食題詩遣愁沽酒滿鏡誰憐白
髮生差堪慰有奇文在儗閒寫削評 家君念我飄零
信海內公然有弟兄更米分仁祖飢腸頓飽薪攜畢卓
左手同壓海已爲田橘還化枳往事回頭涕淚橫吾衰
矣願無雙國士努力躬耕
鄒孝威日淑堂詞家徒如侃劇猶此頁紲聯覺機軸殊爲不凡
又 調務旃重九前辭予歸家
我亦思家偶遇良朋且須留連念出門十步妻兒刺刺
結交四海裘馬翩翩誰是誰非誰優誰劣欲問惟愁座
客喧君微酒已畫成棋局寄到書箋 明朝便策歸鞭
想樓上裁書拜鏡前道鹿雖求友鳳常思配劍猶依匣

琴不離絃五日爲期日之夕矣何用慇懃贈婦篇急歸
去正登高節近化石堪憐 鄒孝威日柔情脈致纏綿筆端圖是孫郎自爲寫照
又 詠香
好向珠樓應賜阿嬌鈿盒初盛是鬱金沉水兩般通意
都眾迷迭萬里馳名繡幔風吹紗窗雨過裊裊惟看寶
篆明難消受怕滿身花氣蛺蝶須驚 休嘲十索關情
便翠被慇懃到五更看季和相見下官欲走蘇州端坐
好句初成睡鴨爐中紫兒屏下一縷公然價不輕這滋
味羨誰堪共賞茶嫩琴清
又 偶興
閱世如何傳舍中間夢幻難知看西山兄弟搗虀餐朽

東山甥舅賭墅圍棋苦樂無常勳名何益往事吾今憫問伊憑天命遺花飄糞土萍散清池　從今無事休悲也無意還將酒盞持但破鐺石室枯如老衲埋盆汲水戲學童兒若問吾鄉此心安處不比人間路險巇誰得似把湖山賞徧筆墨淋漓（注李角曰偏然蕕陸）

又（叠前韻）

四海茫茫獨自歸來幾箇相知嘆廣寒宮裏昔曾操斧斕柯山上今只觀棋到手樵翁回頭月匠巢與由兼呂與伊還自幸勝人盲馬瞎夜半深池　從來樂極生悲奈跌宕風流不自持請呼牛呼馬憑呼老子管山管水衆管些兒海變爲田田仍變海舉目平原即險巇且遊戲甚泉分清濁酒辨醇漓

又（作書寄兒是日偶讀莊子因用莊子語）

一紙平安心事無窮誨汝諄諄看賣名天下取譏抱甕讀書堂上見笑斲輪談我多年何堪談汝莫信文章能致身裁書罷笑生兒恐似類厲之人　虎狠何以稱仁奈大道終難告子孫但授之以職多男何懼華封三祝此語偏真夫國離鄉見人而竊病裏看誰操藥勤須歸去任糟糠相責辭粟安貧（列子辭鄭子陽粟）

又（遣愁）

愁太欺吾語汝知之決絕從今汝虐如秦始城誇萬里敵非王濬鎖恃千尋舊復生新長還續短年少能教白髮侵芟雖久奈一朝悔悟疾怨方深　豈無山水清音更靜夜閒彈綠綺琴見皆前當草隹名可愛湖邊盧女小宇堪欽懶讀離騷惟觀齊物掃汝何須用帚瘖愁誰料正明明如月杲日當心

又（愁不去）

愁答先生幸不傷人老過相疑況寄于天上天傾久矣埋于地下地陷多時肯學虞卿著書自見願立微勳報故知從今往但與憑江草敢不追隨　重來聚會何時是獨上高樓笛正吹看杜康一醆盧名無益張衡四咏得力伊誰滿載扁舟君王不稅方識人間此貨奇君休誤待人言皆爾我始如斯（注岐門曰愁復能言奇矣二詞可與昌黎送窮並傳）

又（題想園想想園圖有序）

家新齋先生舉進士仕爲大理評事以清白傳家嘗擬構一園久不就有友陳涉江侍御爲作想園圖蓋彷文衡山神樓圖遺意也先生歿後令嗣坦夫追慕先志更命爲想想園吳梅村祭酒宋荔裳觀察皆爲文記之四方同人題詠最盛況予追隨喬梓唱和塡篪賞爲榮遇敢獨默焉爰賦沁園春二闋書之卷末

頗笑吾徒環堵蕭然此外何求只花生筆底堪名解語草成枕上足號忘憂廣廈千間總容寒士何異香山萬丈裘不知足更願逢酒帝封醉鄉侯　吾宗前輩風流也臺榭惟從臥處遊縱官于南海越裝金少貴爲齊相

舉宅長湫只似株籠還同蜃市五嶽胸襟小九州與奇想論洸洋自恣復類莊周 題想園

又

俗尚繁華州號韓揚祇杜伊誰恨招魂何處悲深弟子門庭已矣痛絕佳兒我亦當年登龍之客共對丹青有所思回頭處奈樓臺無地廉吏難爲 應同乎澤看之與魂愧千秋尚戀斯昔馬家舊宅改題園額魏家賜宅贖賜孫枝股器非遥儉存奢失請讀前賢諷諭詩吾多幸問誰曾畫裏兩世追隨 題想想園

邱孝威曰題應詞實爲得繽紛錯落皆驪珠玉之光

又 又次宗定九韻二闋

離擬人間遊者觀之盈處禪中况苑共死矣他人入室鬼惟如愛茂柏深松百畝爲園終身辛苦大抵移山事客同真堪哂是酒闌客散燕去樓空 先生退學明農遇識子相知點染工似李侯夢寐嘗遊天姥桃源宅舍不傍秦宮託配仙人與俱遊戲此意還追穉子蹤披圖罷悟不須錢買豈獨清風

又

孝子思親笑語難忘髣髴圖中看而今稽紹身如野鶴當年陶令子撫孤松非路非途不門不陌圖與思光文體同傳佳話須子虛亡是彩筆凌㝉 眼前如見黃農更弓冶無慚譽百工笑延年宅守依然如待怕逢兒面肯入兒宮汝善爲之後人誰惜蚩料他年狐兎蹤誰得似却論成樂志詩詠家風 張虞山曰幻事幻思幻出之生幻筆不能寫得盡情

又 詠硯池李容士范滕夫索和

衮衮詞源共鈞伊何王仕蟾蜍 杜詩有硯玉蟾蜍 憶潘江陸海名從此得怒猊渴驥勢必相須既有城池誰爲將帥敢忘義之筆陣圖 筆陣圖云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 論恩澤最周旋揩大潤及枯魚 臨池何事躊躇笑用舍行藏爾與吾若用爲霖雨帝王之佐老於泉石賢聖之徒爾不言功吾當表奏即墨侯封豈過歟池如泣正漢文求果見錯陳書 陳其年曰老氣横九州讀書破萬卷方能作此

念奴嬌 偕諸公宴集城北園林限屋韻坐有魚較書

柳衰如此笑忙人城市終朝相逐畫裏烟波誰作主付與樊川孤鶩還伎微歌尋花載酒此是吾曹福風流前輩揚州休讓杜牧 爲問螢苑雞臺繁華幾處但見青山禿多少興亡看過了且看湘裙六幅年少飛揚輕衫匹馬曾射林中鹿老來腸斷如花人倚修竹

張虞山曰歌舞場中着無限感慨語非東坡稼軒不能下手鄧孝威曰是將名流騈集亦復作製加彬讀至多少興亡二語不覺齊爲服拜不減孟襄陽微雲之吟劉賓客石頭之唱也

家無言思歸未得爲賦此詞次曹顧菴學士遥

又 別韻

黄山白岳向圖中偶見奇峯叫絕我欲遊峰歸未得自笑心同頑鐵猿鶴須知先生無婦不問張儀舌買山錢少誰追子頭前轍 亦有太白山人老於吳會頗覺家

風別腸死鶯花原不惡傷昔何妨坐熱霞樂城中爲傭
廡下敢道藏身拙寒梅白處寧殊巖畔積雪

又 題黃大宗小像

少年磊落更蘭亭竹樹烏衣門第却愛顏公家訓好循
惡粱朝子弟刪而蘸衣僱人從此革黹奴隸翩翩公
子翛然身在天際　曾忝座上稱賓狂生老矣滅盡從
前慧下筆千言看倚馬老鈍愁邊笑銳綠酒論文紅燈
說劍滿腹藏經濟幅巾道服怪君何用輕製

又 題喬石林舍人小像閑中坐捲金釵不須石林所爲

如椽大筆正五花分判二麻專司西掖歸來休沐處閑
暇君王所賜名士科頭任人睢面棊于南唐戲風流跌

宕看君正出無意　昭明識寄兒童閒情一賦何用輕
譏議使擲金釵無不可忠孝不過情字心內原無眼中
遐有況與荒淫異諧家應愛糖成金屋樂事

水調歌頭 月夜泛舟遇大風飲紅槿酒家同華龍眉子圍汪叔定李用

不測天公意何若阻清歡封姨狡獪閒試手段戲晴瀾
身似三眠弱柳且向船中斯倒誰暇整衣冠只有汀沙
上白鷺不愁寒　翻自笑長作客抑江湍酒旗搖處招
我小店坐盤桓回首人間萬事何異風波片刻與客倚
雕闌諸子俱年少衰鬢愧相看

又 贈李蟠木

百四十餘里四上獨輪車回回定看歌舞爛醉故人家

嘗對汝翁談者頗憶在鄉前華康海擘琵琶汝且讀書
眼努力愛年華　賞奇文析疑義靜無譁老人偏荷相
傲此處更堪誇其愛周郎顧曲那識江東年少勳業有
誰加我亦丈夫也章句笑生涯

綺羅香 戲爲[illegible]掃鏡圖[illegible]寶應夫人新[illegible]以掃鏡名之

通德相依閑談飛燕頗勝笙歌院落掃地焚香此事儘
猶能作愛貧家璧尙留琴評詩更庭帷曬藥更堪誇弟
子環床彭宣豈肯窺簾幕　小家生長纔成忿哭中故
士因誰拋却掃鏡吳女敬問先生可怕夫人條約看阿奴他
日榮華忍教風半生蕭索好留心此後浮蹤歸期休更
錯

燭影搖紅 同曹顧菴鄧孝威雷伯籲孫介夫飲于西堤看梅間黥紫然女史度曲分韻得六字

客坐闔爐斜陽已掛梅花屋解歌金縷是秋娘勸盡樽
中綠吏部清狂絕俗興來時全無邊幅佳人知否帛卓
從來酒船千斛　皂帽青衫雲龍那得常相逐歡娛休
使外人聞恐側長安目稚會便同金谷況揚州假紅倚
玉若論歸計五日爲期亦何妨六

漢宮春 鄧孝威曰竹屋天寒華燈酒濃妙倚紅袖細寫烏絲此會幾如隔世寧不念同燈上雙蛾上之悲也雅飲惟生它日下聽客舉琵琶異陳隋間曲驚感而賦之

花月同佳正千金清夜三月揚州主人香醪滿甌月更
泥留四條絃了把陳隋兒女魂勾須側耳　曾

拚古謔風流　初似鶯啼燕語忽天荒地老鬼怨神愁深知工夫不易急處摋幽（白翠天籟亭詞已謂花蕊性其妙處不必定言者不可得耳）幽閒勸君且止對清樽要為身謀君須識江山如此多時白了人頭（鄧孝威自四月來病數語可謂曾）

木蘭花慢（王生遊楚娛藏名花數盆歸來中作此詞贈別）

狂夫年少日過北里走章臺問埋劍江濱君寧有意開弔張雷好花卻如好色道他鄉景物聚情慘沸手相前酪酊寶珠茶下徘徊　歸途誰可伴尊罍紅紫漸將開似范蠡西施五湖船上風月悠哉家人怪君好事向千山萬水與同回不枉身遊花縣會逢潘岳多才

瀟湘逢故人慢（謝瀟客菴先生惠蘄州簟）

蘭溪笛竹莞織作斐文許人獨宿對汝驚心日笑病叟支離三間破屋淡繪青蠅久此草紛紛多欲畧勝似元九通州癖氣來侵肌肉　臥龍鱗鋪雜葉須霧帳銀床牙簟玉局閒上人非俗愧許讓饒才寶分鄰留擬報隆施笑那有明珠清玉請自此永好相期長取木瓜三復

賀新郎（韓醉白歸自中州大雪後為花燭之夕因賦贈）

夜冷燈光熱恰相宜嫩梅天氣水仙時節欲笑佩蘭諸伴侶歸後添衾如鐵誰得似少年英發阮瑀陳琳書記好更周郎孫妹風流絕名與福君無缺　垂垂一樹香非劣到今宵花香有限人香迴別偷覷個奴應暗喜未免小年荒怯暫請為新人代說成就歡娛天有意謝天明只當窓明月寒情甚為什說

又（讀紀騊子和陶右吉諸作有贈大普和答士兼之隱士伯昭仲孫）

洒掃西風卷憶當年荊高一輩悲來難遣仗劍經過慨慨地萬古行人淚泫慚愧縮身如在兩君閒中生曾閱歷笑遂萊海水回頭淺除撰述予難展　先生微語多於顯似懷中禁方親授長桑過福歌能鬼神聞夜哭憤起吹笙犬盛名下應酬誰免獨與酒人稱伯仲聽壎篪聲不離鶯與嶰谷竹伶倫剪

又（壽龔芝麓宗伯）

龍虎看舒卷（東坡句）　笑留侯終借此黃石王未遣古柏蒼松年最大雨露朝朝光泫經濟手真如契稷杜陵

徒窃北只當時階級何其淺論樹立偏輸展　懷歸心事詩中顯愛江南鱸膾既異蜆形還緬變理功夫曾不少雲日其如吠犬水與旱向天求免自古老臣多涕淚肯庸庸碌碌蒙恩典三徑草漫思剪

又（前題）

誰慮狂瀾卷看先生回瀾筆力風雷可遣何幸吾猶逢薊子摩挲銅人涕泫山有竹勝溪有蘭對此但言吾事濟笑愚愚邀敬多疎淺顯已老足偏展　閒情一賦微瑕顯怪葉兒以作為惡以圓為福殷大門庭殊不爾孤藥能昇雞犬但酒借哥管不免賓客紛紛來牀上見朝回日日衣曾典

又 詠龔宗伯病

失霧茫誰念或相傳維摩示疾文姝須遣或報先生頁病矣眼常家山常泫門下士簇如簪爾或勸先生歸不得爲彼聲高處思升淺嚼 暫技休彼 爵名誰似倉公顯更何人文章七發賢於和緩但請賡詩如杜甫也抵補半看大公瘦甚吾愁那免老在方爲京雒客正無門可向書難典髮上書鏡中剪

又 寄汪李舟名人病也

秋霽浮雲卷過黃花爛開時節客愁難遣更喜相如無渴病曾否金莖露泫笑一暖藏形無爾漫向鳳凰池上去漫講舊仍慮工夫淺技種種且徐展 機雲兄弟才

名顯記江都守衙相望燕有門偏燕市重逢情更好豈爲吾能屠大略和事先愁不免老目自知才力盡但相招觴政猶能典話易允不須剪

又 寄兒燕縠儀書

釣能絲綸卷向塵中如僧取食維摩驅遣爲客偶逢寒夜永秋樹枝頭露泫衾安想客隻仙爾竹肉尋常相聚少嘆姻緣或是三生淺要代函紙須展 陶潛杜甫名容顯笑當年愚憑儼俠斷徙輪扁自此詩人成定例心事多發脉大寒與餓吾兒那免詬讀但如常守父念平生積蓄惟圖典脉絲補貲裁剪

又 賦北雜石鼓

所果毡包卷想元人當時移取駱駝曾遣好古誰如韓博士對此清聯雙泫嗔俗守懶揩汚爾無讀長歌思敵手有眉山愁較才深淺況弱步敢輕展 千秋方召名猶顯佐周宣功高勒石非同石扁者老天生人共賀闕虎還曾伐犬用東坡石鼓歌怪寶物奈災能免嘆息勳名非我事但員遊容想前王典石鼓文有天君子員獵員獵員游腸此際痛如剪

又 既預定終制示諸子復作此詞

來去雲舒卷學僧家騰騰任運何勞排遣僧頌云今日騰騰任運明日騰騰任運未死只如霜滿兎紅日高時未汝陸放翁詩日高未汝晨霜白風勁先消那酒紅憐往哲築菴名爾美總管自築墓舍名爾菴亦見放翁集市上

戒棺容易買更埋身土不論深淺目縱閒眉猶展 銘旌我自羞尊顯但題云詩人處士禪愚容扁亂世許多華屋客爭死惟蠅與犬吾許矣於茲可免終制他年能敬守勝爲兒若要將身典倘怜我紙空剪

又 龔半千寄示新詩作此荅之

詩體如翁卷卷字靈舒與友徐璣徐照趙師秀爲詩力追唐調稱永嘉四靈費工夫專精五字浮詞盡遣我藥引泉常自適徐照題翁卷山居詩引泉移岸石栽藥就圃肯學青衫淚泫心所嘗採桑繰爾誰與結鄰誰入社除村農寺衲交情淺樵徑外漁帆展 才人多向金陵顯也難忘吾家舊蹟酒樓殘扁何日買山龍虎地卻共裴生聽犬用王維山中與裴迪書中意行路償謝天饒兇鼓吹唐

詩憑唱和更誰思天樂教夔典門永閉汀休矜

瑞鶴仙 祝無言兄六十

看君頭故黑笑陸展染髮難逢側室稱觴多上客是商山四皓竹溪六逸壽星南極去海邊蓬萊咫尺共傳言隋苑瓊花長兄神仙蹤跡 須識平生心性惟愛詩篇不求官職逢人索句老至依然波波怪乏聊妙詠逢江祐葦此事定非所急論世間誰似君兄把詩過日

風流子 題無言兄斗瓢

壺公吾所羨一壺耳中有小蓬萊看深樹鷓鴣一枝可寄荒原狡兎三窟堪哀客須識斗瓢名屋者其意最訴諾丈室維摩儘堪說法小園庾信倘未忘懷 與君多

閒歷驚心甚已是暮景相催安得長伏小築永伴樹罌況王謝烏衣劉郎感慨洛陽禾黍洗約徘徊滿目傷心如此忍踏塵埃

滿庭芳 題龔節孫小像

蘭陵龔節孫家陽羨將學東坡老子買田築園種柑橘二百本作一亭名之曰楚頌像為此圖

瀟灑宗之論年相似如何慕前懷蘇買田陽羨種橘課奚奴聰學荊州計利憐秋色要滿園廬真高興亭名楚頌行樂預為圖 非迂山水地絃歌之外足辦吳租問霜前三百昔奇狂夫說甚三王法度只隹味可口爭須莊子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譬諸柤梨橘柚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京塵裏為君題像回首憶江湖

又 節孫有感

馬乳經霜龍鱗含潤西風塞雁飛來忽思當日漢使大宛回更有將軍致利功成後獻種蓬萊千秋下吾徒坐饕老死守書齋 堪怡憑一斗涼州可得奈汝何哉美榮華無益誤我樽罍請學晉中方法收千斛釀作春醅留佳客高陽一輩談笑任詼諧

水龍吟 己未春日遇舊江都明府駱龍媒于長安方候補選命予為題小像圖中趺坐洞庭石上遠石細草初縟

利頭箕踞伊誰相逢記在燕城裏廿棠一樹到今無恙公餘愁此長安道上重聯丰度光陰彈指又春風吹入萋萋芳草畫中景依稀是 欲問高懷清節但蕭然飲

泉而已賦詩初就讀書微倦石頭堪坐無數蒼生須煩救濟牛刀再試想名流自有阜財佳政且彈琴耳

過秦樓 題陳其年小像像作搊箏填詞狀一雙鬟吹簫度曲其旁

使爾填詞何人草檄此技不平之事鬚長似戟筆快如風故作麻姑狡獪也覺流宕無聊且對蛾眉消人愁思況方回近日斷腸佳句是兒能記宋詩能道江南斷腸何只今惟有賀方回 看從此宮禁聞名新成樂府便付神仙行綴紅雲擁處紫袖垂時召賦蓬萊祥瑞天上聞歌歸來舊日恭娥巧相嘲戲願卿如紅杏尚書情重寒天半臂

醉蓬萊 被徵入長安重遇王茂衍副使有贈

憶初聯丰度黃鶴樓中墨成珠玉一見論文便千秋相

剔判秩多年滿眼烽燧想廿棠循績料長安重逢故
舊細談心曲　遭遇崇文　天子最愛司馬凌雲飄然
絕俗若問詞臣即當時岳牧四海澹疲總入篇什勝風
雲累牘僕本農夫且歸田里追逐鼓腹

法曲獻仙音　壽秦補念鹽使

舊日金閶新來鹽鐵誰似文章經濟欲問張融初成海
賦數句曾增瀏未看不日多才思和羨誰可繼君無愧
况天津雄關重地論山海說甚齊桓劉晏莫道理財
人便同他咸陽心計（漢武帝時有東郭咸陽生顧蘇民因官鹽作鹽除）
也須識皇天有意想今朝寬容不止水晶一味

溉堂前集九卷續集六卷後集六卷詩餘二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孫枝蔚撰枝蔚字豹人三原人康熙己未薦舉
博學鴻詞以老病不能入試授中書舍人罷歸枝
蔚於甲申闖賊亂時曾結里中少年殺賊失足墮
土坎中幸不死後至廣陵學賈三致千金既而僦
居董相祠扃戶讀書刻意為歌詩此集題曰溉堂
即所僦居處也前集十卷各以體分續集六卷則
起康熙丙午止戊午後集六卷起己未還山以後
迄丙寅皆編年為次詩餘則以小令中調為一卷
長調為一卷枝蔚在當時名甚重然詩本秦聲多
激壯之詞大抵如昔人評蘇軾詞如銅將軍鐵綽
板唱大江東去也